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八二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21381/12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八二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2.2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八二冊目次

史部·傳記類

范文正公年譜一卷年譜補遺一卷義莊規矩一卷

年譜〔宋〕樓鑰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刻范文正公集附

.....一

呂忠穆公遺事一卷

不著撰者

北京圖書館藏清乾隆四十二年孔繼涵家鈔呂忠穆公年譜附

.....三九

呂忠穆公年譜一卷

不著撰者

北京圖書館藏清乾隆四十二年孔繼涵家鈔本

.....四三

尹和靖年譜一卷

不著撰者

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九年洪珠刻和靖尹先生文集本

.....四六

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一卷

〔宋〕度正撰

北京圖書館藏宋刻元公周先生濂溪集附

.....五五

二梅公年譜六卷

〔明〕梅一科輯

上海圖書館藏清初鈔本

.....七一

宋忠獻韓魏王君臣相遇傳十卷別錄一卷遺事一卷

不著撰者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崇禎大觀堂刻宋三大臣彙志本

.....一二七

范文正公鄱陽遺事錄一卷

〔宋〕陳貽範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刻范文正公集附

二五三

范文正公遺跡一卷

不著撰者
北京圖書館藏明刻范文正公集附

二五九

范文正公言行拾遺事錄四卷

不著撰者
北京圖書館藏明刻范文正公集附

二六三

道命錄十卷

〔宋〕李心傳輯
北京圖書館藏明刻本

二八四

許魯齋考歲畧一卷

〔元〕耶律有尚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四年怡愉等刻魯齋遺書本

三四〇

劉文靖公遺事一卷

〔元〕蘇天爵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鈔藝海彙函本

三四七

思賢錄四卷續錄二卷

〔元〕謝應芳輯 續錄卷二〔明〕鄒量輯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道光二十九年詠梅軒刻本

三五一

臨川吳文正公年譜一卷

〔明〕危素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成化二十年方中等刻臨川吳文正公集附

四二四

褒賢集一卷褒賢祠記二卷諸賢贊頌論疏一卷諸賢詩頌一卷

諸賢論頌一卷祭文一卷

不著撰者
北京圖書館藏明刻范文正公集附

四三五

欽定滁陽王廟碑歲祀冊一卷敕賜滁陽王廟碑一卷

敕賜滁陽王廟碑〔明〕張來儀撰
陝西省圖書館藏明鈔國朝典故本

四八二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十卷

〔明〕崔子璣輯 崔曉增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十三年唐胄等刻本

四八六

陸右丞蹈海錄一卷附李江州遺墨一卷

〔明〕丁元吉輯
上海圖書館藏清康熙十二年王乃昭鈔本

五六九

張乖崖事文錄四卷

〔明〕顏端 徐瀚輯
北京圖書館藏明弘治三年邢表等刻本

五九〇

唐李衛公通纂四卷

〔明〕王承裕撰
陝西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正德十六年弘道書院刻清道光十八年重修本

六一六

朱子實紀十二卷

〔明〕戴銑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正德八年鮑雄刻本

六四七

范文正公年譜一卷年譜補

遺一卷義莊規矩一卷

年譜〔宋〕樓鑰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刻范文正公集附

附《四庫全書總目·范文正年

譜一卷補遺一卷附義莊規矩

一卷》提要

范文正公年譜

後學時北文校正

後學黃姬水校正

後學李鳳翔校正

十五世孫蔭義同校

十六世孫惟元同校

公昔遠祖博士范滂為清詔使裔孫履冰為唐丞相
諱鳳閣平章事世居河內四世祖上柱國隋懿宗
咸通二年任幽州良鄉主簿諱書猶存至十一年
遷處州麗水縣丞一支渡江中原亂離不克歸子孫
遂為中吳人曾祖夢齡任吳越中吳節度判官宋贈

年譜

太師徐國公祖贊時仕吳越九歲童子出身終祔

監宋贈太師唐國公父璘從錢俶歸宋任武寧軍節

度掌書記武寧軍節度州封太師周國公文正公即書記第

三子也諱仲淹字希文端拱二年己丑八月癸酉二

日丁丑以辛丑時生二歲而孤母夫人謝氏貧無依

再適滿州長山朱氏亦以朱為姓名說上長白山僧

舍脩學隱泉寺後居南都郡庠五年大通六經之旨

為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孝弟忠信祥符八年年二

十七歲舉進士禮部選第一遂中乙科初任廣德軍

司理後迎侍母夫人至姑蘇欲還范姓而族人有難

之者公堅請云止欲歸本姓他無所觀始許焉至天

位益顯章諸子第曰吾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國而親疎然以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疎也吾安得不卹其饑寒哉且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得至大官若獨享富貴而不卹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亦何以入家廟乎故恩例俸賜均族人盡以俸餘買田於蘇州號曰義莊贍養宗族無間親疎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凶葬咸有贍給公爲人外和內剛樂善汎愛喪母時尚貧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臨財樂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

年譜

爲趨捨凡有所爲必盡其方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公爲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其行已臨事自山林處士里間田野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事仕至參知政事謚文正道德博洽曰文經天緯地曰文內外賓服曰正有文集二十卷別集五卷蘇軾作序政府論三卷奏議十七卷韓琦作序李氏參政呂公著女也公有四子長曰純佑歷守將作監主簿自幼讀書爲文章籍籍可稱嘗侍公城馬鋪寨率兵馳據其地西戎兵衆大至且戰且督不數日而成其城一路恃以爲安次曰純仁字堯夫皇祐元年進士相拒宗謚忠宣御書世濟忠直之碑高宗朝贈太師追封許國公次曰純

禮字彙更仕至尚書右丞次曰純粹字德孺仕至龍圖閣學士戶部侍郎知河南府

太宗皇帝端拱二年己丑秋八月丁丑公生於徐州節

書記官舍按公神道碑及國史皆云年六十四薨于皇祐四年也

元年庚寅丁父太師憂年二歲

大中祥符元年戊申年二十歲

公諱郭郊友人王鎬墓表云君之父贊善公哀憐慨有英氣善爲唐律詩歷著作通判會太守不法憤而辱之失官居長安中與豪士遊縱飲浩歌有嵇阮之風人特駭之公不安其高復起家就祿得請監終南山上清太平宮從吏隱也時祥符紀號之初戴某薄遊至止及公之門因與君交相與嘯詠於郭杜之間

間

二年己酉年二十歲讀書長白山醴泉是歲政科舉

取士按言行錄載陳水記聞曰范公少冒朱姓舉學

究嘗同衆客見善諫議導導素以剛嚴著名與人

款曲衆客退獨留范公引入中堂謂其夫人曰朱學

究年雖少奇士也他日不惟爲顯官當立威名於世

衆坐置酒待之如骨肉人莫測其何以知之也

三年庚戌年二十二讀書長白山按東軒筆錄公與劉

某同在長白山醴泉寺僧舍讀書日作粥一器分爲

四塊早暮取二塊斷盡數莖入少鹽以啗之如此者

三年

四年辛亥年二十三詢知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學舍

掃一室晝夜講編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
益苦按家錄云公以朱氏兄弟浪費不節數勸止之
朱兄弟不樂曰我自朱氏幾何預汝事公聞此疑
駭有告者曰公乃姑蘇范氏子也太夫人携公適朱
氏公感憤自立決欲自樹立門戶佩劍徑趨南都
謝夫人率使人追之既及公語之故期十年登第來
迎親

七十甲寅年二十六有唯陽學舍書懷詩在南都學舍
錄云真宗謁太清宮幸亳駕次南京皆往觀之獨
公不出或以問公公曰異日見之未晚留守有子居
學見公食粥及不出觀駕歸告其父以公厨食饋公
既而悉已敗矣留守子曰大人聞公清苦故遺以食

八年譜

四

明

物而不下飭得非以相克為罪乎公謝曰非不感厚
意蓋食粥安之已久今遽享威饌後日豈能啗此粥
乎又按遺事云公處南都學舍晝夜苦學五年未嘗
解衣就枕夜或昏怠輒以水沃面往往饋粥不充日
與始食

八年乙卯

甲第九十七名試置天下如置器賦君子以恐懼脩
省詩順時知微何先論登第後有詩云長白一寒儒
名登二紀餘百花春滿路三月雨隨車鼓吹迎前道
煙霞指舊廬鄉人莫相羨教子讀詩書調廣德軍司
理參軍按張唐英撰公傳云祥符八年登進士第
說者是也又按汪藻撰祠堂記云公以進士

廣德軍司理參軍日抱具獄與太守爭是非守歎以
威怒臨之公不為屈歸必記其往復辯論之語于屏
上比去字無所容貧止一馬鬻馬徒步而歸非明於
所養者能如是乎獄官有亭以公名之者舊矣公既
登仕版始迎其母以養初廣德人未知學公得名士
三人為之師於是郡人之擢進士第者相繼于時
天禧元年丁巳年二十九遷文林郎權集慶軍按九城
也節度推官始復范姓其表略云名非霸越乘舟偶
效於陶朱志在投秦入境遂稱於張祿用事最為親
切

二年戊午年三十歲為譙郡從事也祭龍圖楊給事

文曰余歲三十考從事于譙獨樓難安兮孤桓易搖

八年譜

五

明

公方監郡兮風采翹翹一顧而厚兮甚乎神交又太
子中舍上官融墓銘云余天禧中為譙之從事秋八
月進皇儲資聖頌

三年己未年三十一除秘書省校書郎

四年庚申年三十二是歲校書省官守官集慶

五年辛酉年三十三監泰州西溪鎮鹽倉有西溪見牡

丹詩西溪書事按皇朝類苑云初呂文靖嘗官于此

手植牡丹有詩刻後公復題一絕後人以二公詩故

題詠極多而花亦為人重護以朱欄歲久益茂為西

陵奇觀

仁宗皇帝乾興元年壬戌年三十四歲按文集冬十二
月有上張知白右丞書稱文林郎試秘書省校書郎

權集慶軍推官監泰州西溪鎮鹽倉

仁宗皇帝天聖元年癸亥年三十五公在西溪上言寇準被誣事除興化今時富鄭公弱冠來謁公識其遠大力教載而激勸之故其祭文略云昔弱冠識公海陵顧我譽我謂必有成我稔公德知已服膺自是相知莫我公比一氣殊息同心異體始未聞道公實告之未知學文公實教之肇復制舉我憚大科公實激之既舉而仕政則未諭公實飭之徙楚州糧料院二年甲子年三十六遷大理寺丞子純佑生

三年乙丑年三十七夏四月二十日上書請救文弊復武舉重三館之選賞直諫之臣及革賞延之弊

四年丙寅年三十八丁母夫人憂有書與發運使張綸

八年譜

六

明

言復海堰之利按李燾通鑑長編泰州海堰久廢不治歲患海濤冒民田疇公言于發運副使張綸請修復之綸遂奏以公知興化縣總其役難者謂濤患不息則積潦必為災綸曰濤之患十九而濤之患十一獲多亡少豈不可乎役遂興會大雨雪驚濤洶湧役夫散走旋濤而死若百餘人衆謹言曰堰不可成復詔遣中使按視將罷之又詔淮南轉運使胡令儀同公度其可否令儀力主公議而公尋以憂去綸表請身自督役踰年堰成民至今享其利又按記聞通泰海州皆濱海舊日潮水皆至城下田土斥鹵不可稼偽文正公監西溪鹽倉建白于朝請築捍海堤於三州之境長數百里以衛民田朝廷從之以公為興化

今掌斯役發通泰楚海四州民夫治之既成民享其利興化之民往往以范為姓

五年丁卯年三十九夏六月丁亥子純仁生時公寓南京應天府按公言行錄云時晏丞相殊為留守遂請公掌府學公常宿學中訓督學者皆有法度勤勞恭謹以身先之由是四方從學者輻湊其後以文學有聲名於場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是年有上執政書略云蓋聞忠孝者天下之大本也其孝不逮忠可忘乎所以冒哀上書言國家事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憂請擇郡守舉縣令斥游惰去冗替遴選舉敦教育養將材保直臣斥佞臣使朝廷無過生靈無怨以杜姦雄凡萬餘言東軒筆錄云公在睢陽掌學有

八年譜

七

明

孫秀才者索遊上謁公贈錢一千明年孫生復謁公又贈一千因問何為汲汲於道路孫生戚然動色曰母老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足矣公曰吾觀子辭氣非乞客二年僕僕所得幾何而廢學多矣吾今補子為學職月可得三千以供養子能安於學乎孫生大喜於是授以春秋而孫生萬學不舍晝夜行復脩謹公甚愛之明年公去睢陽孫亦辭歸後十年間泰山下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學者道德高邁朝廷召至乃昔日索遊孫秀才也有送李紱殿院赴闕詩按九域志南京應天府六年戊辰年四十歲上書言朝政得失民間利病宰相王曾見而偉之時晏殊在樞府薦一士為館職曾論

之曰公知范仲淹舍而他薦乎晏公遂以狀舉公
略云臣伏以先聖御朝群才効用惟小大之畢力
天人之統和凡有位於中朝願薦能於丹衷不虞
越用廣詢求臣伏見大理寺丞范仲淹為學精勤
文典雅略分吏局亦著清聲前曾任泰州興化縣典
海堰之利昨因服制退處睢陽日於府學之中觀書
肄業敦勸徒眾講習藝文不出戶庭獨守貧素儒者
之行實有可稱云云欲望試其詞學獎以職名庶衆
多士之林允洽崇丘之詠是歲服除冬十二月甲子
以公為祕閣校理晏丞相殊之薦也又文集有南京
府學生朱從道名述有南京書院題名記又奏乞王
洋充南京講書狀

七年

八

七年乙巳年四十一歲按長編是年十一月癸亥冬至
上幸百官上皇太后壽于會慶殿乃御天安殿受朝
公上疏言天子有事親之道無為臣之理有南面之
位無北面之儀若奉親于內以行家人禮可也今願
與百官同列虧君體損主威不可為後世法疏入不
報東坡志林云先君奉詔脩太常因革禮求之故府
朝政案牘具在考其始末無諫止之事而有已行之
明驗質之於文忠公公曰范公實諫而卒不從墓碑
誤也當以案牘為正今按涑水記聞亦但云奏以為
不可而不言見從與否則蘇公所記疑若可信但
書皆云冬至而蘇公獨云朝正則誤也晏公
為館職聞之大懼召公詰以狂率邀名且

九年

九

明

者公正色抗言曰某緣屬公舉每懼不稱為知己羞
不意今日反以忠直獲罪門下殊不能答公退又作
書遺殊申理前奏不少屈殊卒婉謝焉又奏疏請皇
太后還政亦不報遂乞補外尋出為河中府通判
八年庚午年四十二歲按長編上疏論職田不可罷其
略曰真宗初賜職田實遵古制蓋大賚於多士俾無
蠹於生民無厭之徒或冒典憲由濫官之故非職田
之過若從而廢罷則吏困於廉收而均給則民受其
弊天下幕職州縣官三班使臣俸祿微薄全藉職田
濟贍其無職田處持廉之人例皆貧窶曩時士負尚
少凡得一任必五六年方有交替到闕即日差除復
便請給當時條例未密士寡廉隅無職田自可優
足今物貴與昔不同替罷之後守選待闕動踰二年
官吏衣食不足廉者復濁何以致化天下受弊必如
臣言乞深加詳軫不以一時之論廢經遠之制天下
幸甚上疏論士人寄貫開封府上疏論太后復辟其
略云陛下擁扶聖躬聽斷大政日月持久今皇帝春
秋已盛膚指明聖握乾綱而歸坤紐非黃裳之吉象
也豈若保慶壽於長樂卷收大權還上真主以享天
下之養疏入不報是歲三月三司言方建太一宮等
處乞下陝西市材詔可公在河中府上言昭應壽寧
天戒不遠今復侈土木破民產非所以順人心合天
意也宜罷修宮觀減定常歲市木之數蠲除積負以
彰聖治夏四月轉殿中丞五月有上時制舉書

六月十五日有與周縣推官書七月十二日有與歐
 靜書上疏言減郿邑以平差役其略云天下郡縣至
 密吏役至繁奪其農時遺彼地利是以邊廩或窘民
 財未豐臣竊漢光武朝併合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
 置其一今欲去煩苛之便致富壽之俗當施此令以
 寬兆民如河中府倚郭二縣惟河東縣上戶四千不
 至臨垣河西縣上戶一千九百內八百餘戶屬鄉村
 本縣尚差公吏三百四十人內一百九十五人於鄉
 村差到線鄉村中等戶只有一百三十戶更於已下
 抽差是使堪役之家無所休息以臣管見其河西縣
 宜併入河東及大名府縣分極多甚可省去或謂縣
 邑之中有權酷關征之利臣謂所廢之縣止可為鎮
 而坊市仍舊所貴吏役稍減農時不奪地利無遺民
 財可阜也有上資政安侍郎書十二月與唐處士書
 邵氏聞見錄云富鄭公初遊場屋穆修伯長謂之曰
 進士不足以盡子之才當以大科名世公果侵部試
 下第太師公官耀州公西歸次峽范文正公遣人追
 公曰有肯以大科取士可亟還公復還見文正辭以
 未嘗為此學文正曰已同諸公薦君矣久為君聞一
 室皆大科文字可往就館時晏元獻公判南京公以
 大理寺丞丁憂權西監一日晏謂范曰吾一女及笄
 仗君為我擇婿范曰監中有二舉子富臯張為善皆
 有文行他日皆至卿輔並可壻也晏曰然則孰優范
 曰富脩謹張疎俊晏曰唯即取富臯為壻後改名即

富公彌也為善後亦更名方平云按國史范文正公是時嘗在陳州舊舉永昭之事詳在
 九年辛未年四十三歲春三月辛巳子純禮生公遷太
 常博士移通判陳州上疏乞將磨勘轉官恩澤移贈
 考妣其略曰臣自蒙恩改授京官到今七年不敢僥
 求磨勘今為遷奉在邇未曾封贈父母竊念臣襁褓
 之中已丁何怙鞠養在母慈愛過人卹臣孤獨臣
 多病夜扣星象食斷葷血踰二十載至于其終又臣
 遊學之初遠離者久率嘗殞血幾至喪明而臣仕未
 及榮親已不逮既育之恩則重罔極之報曾無今欲
 將磨勘轉官恩澤乞先移贈考妣所貴安厝之日得
 及追榮臣在壯年序進未晚伏望特降曲成之造用
 覃廣愛之風奏致仕分司官乞與折支全俸狀
 明道元年壬申年四十四歲在宛丘聞京師多不關有
 司而署官賞者乃附驛奏疏甚懇至願以唐中宗朝
 上官婕妤賀婁氏賣墨敕斜封官為戒又屢上疏言
 內降之弊引韋后為戒
 二年癸酉年四十五歲是年三月甲子太后崩帝始親
 政裁抑僥倖中外大悅時公為陳州通判太常博士
 四月公被召赴闕除右司諫公初聞遺詔以楊太妃
 為皇太后參決國事亟上疏言太后母號也未嘗因
 保育而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
 陛下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也時已剛去參決等語
 然太后之號訖不改止罷其冊命而已時太后既崩

言者多追斥垂簾時事公言於上曰太后受遺先帝保佑聖躬十餘年矣宜掩其小故以全其大德上大感悟五月降詔曰大行皇太后保佑冲人十有二年恩勤至矣而言者罔識大體務訾訐一時之事非所以慰朕孝思也其垂簾日詔命中外母輒以言行公之言也六月同審刑院大理寺詳定天下當配隸罪人刑名秋七月甲子以公同管勾國子監是歲以江淮京東災傷公奏請遣使巡行未報公請問曰宮掖中半日不食當何如今數路艱食安可置而不卹八月甲申遂命公安撫江淮所至開倉廩賑乏絕禁淫祀奏蠲廬舒折役茶江東丁口鹽錢饑民有食烏味草者擷草進御請示六宮貴戚以戒侈心又陳救弊

八年

十一

八事上嘉納之又薦知崇州吳遵路爲郡得古人風乞以遵路救災事跡頒諸州并付史館十二月奏請天下諸郡縣弓手七週年者聽歸農從之時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閣諫先是美人尚氏於上前有侵皇后語后不勝忿批其頰上自起救之誤批上頰上大怒內侍聞文應因與上謀廢后且勸上以爪痕示執政上乃示宰臣呂夷簡且告之故夷簡以前罷相故怨后而范諷方與夷簡相結乘間言后九年無子常廢夷簡贊其言上意未決外人籍籍頗有聞者公因對極言不可且曰宜早息此議不可聞於外也居久之乃定議廢后夷簡先敕有司無得受臺諫章疏詔稱皇后以無子願入道特封爭妃王京冲妙仙師

賜名清悟別居長寧宮臺諫章疏果不得入公即中丞孔道輔平知諫院孫祖德等詣垂拱殿門伏奏皇后不當廢願賜對以盡其言守殿門者闔扉不爲通道輔撫鉅環大呼曰皇后被廢奈何不聽臺諫入言尋有詔宰相召臺諫諭以當廢狀道輔等悉詣中書語夷簡曰人臣之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固宜諫止奈何順父出母乎夷簡曰廢后自有故事道輔及公曰公不過引漢光武勸上耳是乃光武失德何足法也自餘廢后皆前世昏君所爲上堯舜之資而公顧勸之效昏君所爲可乎夷簡不能答拱立曰諸君更自見上力陳之道輔與公等遂退將以明日留百官揖宰相廷爭而夷簡即奏臺諫伏閣請對非

八年

十一

太平之美事遂詔出道輔知泰州公知睦州祖德等罰金詔諫官御史自今毋得相率請對於是御史楊偕請與道輔等俱貶御史郭勸復言廢后及不許請對之說爲非是河陽簽判富弼亦言朝廷一舉而二失縱不能復后宜還范仲淹以來言路疏入不報景祐元年甲戌年四十六是歲春正月出守睦州有睦州謝上表及出守睦州詩赴桐廬淮上遇風三首出守桐廬道中十絕公在桐廬與晏尚書書略云罪有餘責尚叨一麾敢不盡心以求疾苦二浙之俗躁而無剛豪少如虎示之以文弱者如鼠示之以仁吞食之害稍消而息乃延見諸生以傳以約非某所能蓋師門之訓也又云郡之山川滿目奇勝且有章阮

二從事俱而文能琴風宵為會交迭唱和為郡之樂
有如此者公君親之恩知已之賜宜何報焉在郡有
瀟酒桐廬公十絕新定感興五首遊烏龍山寺詩
桐廬郡齋公事一首依韻酬周駿太傅同年詩建嚴
先生祠堂復其子孫四家而奉祠焉又圖唐處士方
十象于堂之東壁夏六月壬申徙蘇州蘇為公鄉郡
地濱震澤田多水患募遊手疏五河導積水入海有
上呂相公并呈中丞詒目言水利事秋八月徙明州
轉運使上言公治水有緒願留以畢其役九月詔復
知蘇州有與曹都官書與孫明復書略云其至新定
江山清絕自謂得計及來姑蘇却修人事斯亦勞矣
今在海上部役開決積水俟寒而罷之足下未嘗遊
浙或能枉駕與吳中講貫經籍教育人材是亦先生
之為政買山之圖其在中矣以來者未易他謀也
與晏尚書書云其自睦改蘇首捧鈞翰屬董役海上
至還郡中災困之氓其室十萬疾苦紛沓夙夜營救
智小謀大厥心惶惶久而未濟在郡有蘇州十詠用
韻謝晏尚書近著示及詩又有奉酬晏尚書見寄詩
天平山白雲泉詩題常熟頂山上方院僧居詩
二年乙亥年四十七歲是年公在蘇州奏請立郡學先
是公得南園之地既卜築而將居焉陰陽家謂必踵
生公卿公曰吾家有其地若天下之士咸教育于
此貴將無已焉遂即地建學成或以公太僕公曰
吾恐異時公其隘耳元祐四年公之子姓公自奉

常制置江淮六路漕事持節過鄉縣即學拜公像親
學之敝復請于朝新而廣之吳學至今甲于東南五
月八日有朝賢送定惠大師詩序八月有祭謝賓客
文冬十月除尚書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有謝表
見文集召還判國子監時朝廷更定雅樂詔求知音
公薦白衣胡瑗對崇政殿授校書郎公進除吏部員
外郎權知開封府公自還朝論事益急宰相陰使人
諷公待制待臣非口舌任也公曰論思正待臣事余
敢不勉宰相知不可誘乃命知開封府欲撓以繁劇
使不暇他議亦幸其有失卸罷去公決事如神京邑
肅然稱治都下謠曰朝廷公憂有范君京師無事有
希文十二月郭舉公后暴薨公外疑內侍問文應置毒
公劾奏其事即不食悉以家事屬其長子曰吾不勝
必死之上卒聽其言公文應嶺南尋死干道
三年丙子年四十八歲春正月公上太宗尹京日所判
案牘遂命宗政殿說書賈昌朝王宗道同編次三月
應制賞花釣魚詩夏五月戊寅朔公論建都事其略
謂洛陽險固而汴為四戰之地西洛帝王之宅絕無
儲備宜以將有朝陵為名漸營廩食陝西有餘可運
而下東路有餘可運而上數年之間庶幾有備太平
則居東京通濟之地以便天下急難則居西洛險固
之宅以守中原陛下內惟修德使天下不聞其過外
亦設險使四夷不敢生心此長世之策也上嘗以選
都事訪諸夷簡夷簡謂公迂濶務名無實公聞之又

上四論以獻一曰帝王好尚二曰選賢任能三曰近名四曰推委大抵譏指時政又為百官圖以獻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某為超遷某為左遷如是為公如是為私意在丞相又言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有王莽之亂臣恐今日朝廷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以大為小以易為難以未成為已成以急務為閑務者不可不早辨夷簡大怒以公語辯於上前且訴公越職言事薦引朋黨離間君臣公亦交章辭析辭益切遂罷黜落職知饒州時朝士畏宰相無敢過公者獨龍圖閣直學士李紘集賢校理王質出郊餞飲之時質以病在告扶病祖宴都門獨留語累夕大臣謂之曰子有疾可辭何為自陷朋黨質曰范公天下賢者何敢忘之若得為其黨人公之賜質厚矣聞者為之縮頸公既貶諫官御史莫敢言秘書丞集賢校理余靖上言謂公所言事在陛下母子夫婦之間猶以合典禮故加優獎今坐刺譏大臣重加譴謫倘其言未協聖慮在陛下聽不聽耳安可以為罪乎陛下自專政以來三逐言事者恐非太平之政也請速改前命靖遂落職監均州酒稅太子中允館閣校勘尹洙言臣常以范仲淹直諫不回義兼師友自其被罪朝中多云臣亦被薦論范某既以朋黨得罪臣固當從坐況余靖素與范某分疎猶以朋黨

朱為

節度使書記監鄂州酒稅節閣校勘歐陽脩

移書責右司諫高若訥曰范希文平生正好學通古今班行中無與比者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為辯其非辜又畏有識者之責已遂隨而詆之以為當黜是可怪也今皇帝即位以來進用諫臣容納言論足下幸生此時遇納諫之聖主如此猶不敢一言何也前日又聞御史臺勝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職言事是可言者惟諫臣爾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無得言者也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當去之無妨他人之職其任者也春秋之法責賢者備今脩區區猶望足下之能一言不忍便絕足下而以不賢者責若猶以希文不賢而當逐則予今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爾願足下直

朱為

有司召脩戒諭脩坐罪貶為夷陵令西京留守推

官仙遊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傳于時四賢指公
洙徐不肖指若訥也是時契丹使至密市以歸張中
庸使虜過幽州見燕山館中已有書未叔若千壁者
秋八月饒州有謝上表略曰守上非輕報天無所臣
出自畎畝陷于縉紳驟陞天閣之遊親委王畿之政
至孤難立屢請弗許恭寵既渥報宜異必將危墜
猶或建明情雖匪他罪實由已然而有犯無隱惟上
則無許國忘家亦臣自信此時為郡陳優優布政之
方必也立朝增蹇蹇匪躬之節公又遷建饒之郡學
饒之山水大幸秀拔公識其形勝曰妙果院一塔高
峙當城之東南屹起千餘尺城之下枕踞數湖水脉
連秀於是名之曰文筆峰硯池學既建而生徒浸盛

四賢

八年譜

太一

由公遷指學基而興建也且曰二十歲後常有魁天
下者逮治平乙巳彭汝礪果第一人及第公沈幾遠
識如此有題芝山院詩云偶臨西閣坐五老夕陽關
之句五老峰有亭饒人踏青而至必曰范公五老亭
又饒有九賢堂自開寶迄紹聖郡守六十八人而在
九賢之序者公一人而已饒人為立祠頌壽堂天慶
觀州學之講堂凡三所由景祐距此六十載牲牢日
盛凡禱晴雨及州官之刊罷皆致禮焉講堂每上下
具禮祝有滕公夫人刁氏墓誌銘有靈鳥賦和謝希
深學士見寄詩在郡有依韻酬黃瀨秀才詩鄱陽酬
泉州曹使君見寄詩郡齋即事詩云三出專城贊似
絲蓋公先歷睦蘇二郡也

四年丁丑年四十九歲十二月壬辰公徙知潤州上論
執政今移近地故也先是京師地震直史館葉清臣
上疏因言公與余靖以言事被黜天下之人辭舌不
敢議朝政者行將二年願陛下深自咎責詳延忠直
敢言之士庶幾明威降鑒而善應來集也書奏數日
公等皆得近徙公既徙潤州讒者恐其復用遞誣以
事語入上怒亟命置之嶺南參政陳琳辯其不然公
訖得免自公貶而朋黨之論起朝士牽連出語及公
者皆指為黨人琳獨為上開說上意解乃已有潤州
謝上表移丹陽郡先遊茅山詩京口即事詩滕子京
魏介之二同年相訪丹陽郡詩

寶元元年戊寅年五十歲春正月十三日赴潤州道由
潤州

全書

九

彭澤謁狄梁公廟慨慕名節為之作記立碑至郡謁
甘露寺李衛公祠以其湫隘遷于南樓并以本傳刻
之祠下與李泰伯書云今潤州初建郡學胡瑗秘閣校理
教授又慮遠來難為將家蘇州掌學胡瑗秘閣校理
見明堂圖亦甚奉仰或能挈家必有經書請先示音
為幸與胡安定屯田書略云近改丹徒併獲雅問豈
君之心不易改棄而然耶某念入朝以來思報人主
言事太急貶放非一然僕觀大過之象患守常經九
二以陽處陰越位救時則王室有棟隆之吉九三以
陽處陽固位安時則天下有棟撓之以非如良止之
時思不出位者也吾儒之職去先王之經則茫乎無
從矣又豈暇學人之巧失其故步但惟精惟一死生

以之冬十一月徙知越州按公文集有刻唐相先生墓誌於賀監祠堂序題曰實元元年知越州范某序係元年知越州長編却稱二年三月丁未當考是冬元昊僭號元昊性凶鷙猜忌通漢文字嘗諫父德明母臣中國德明日吾族三十年衣錦綺此聖宋天子恩不可負也元昊曰英雄之生當霸王耳何錦綺爲明道元年德明死朝廷遂命元昊襲父爵元昊雖嘗奉貢然居國中益僭侈景祐元年春始寇邊犯府州秋七月又寇環慶因下詔約束之元昊既悉有夏銀綬靜宥靈鹽會勝甘涼瓜肅之地仍居興州阻河依賀蘭山爲固始大補僞官創十六司以統衆務又置十八監軍司委酋豪分統其衆總十五萬又選豪族

金部

千

善弓馬三千人迭直僞號六班直至是用其黨楊守素之謀築壇受冊僭號始受其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國稱大夏改天授禮法延祚元年點兵蓬子山遣使奉表來告僭號納旌節敕告鄜州通判富弼請斬其使尋詔削元昊官爵除屬籍絕互市勝公邊有能擒元昊除定難節度使

康定元年已卯公年五十一歲在越有諸賢道中詩越上聞子規詩春二月有兵部侍郎胡公墓誌銘有贈兵部尚書田公墓誌銘有題翠峰院詩有與李奉伯書其略云此地比丹陽又似開暇可以卜居請一來講說因而圖之誠衆望也兒子在蘇州今年欲行飲酒俟先生講求也公在越有清白堂記六月有祭

胡侍郎文又有祭蔡侍郎文

三年庚辰年五十二歲春二月有胡公夫人陳氏墓誌銘節度掌書記沈君墓誌銘三月公復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用陝西安撫使韓琦之言也未至永興又陝陝西都轉運使五月甲戌西方用兵公上疏言守邊城實關中之計近邊城若有五七分之備而關中之備無二三分者吳賊深入乘關中之虛或東阻潼關臨兩川貢賦則朝廷不得安枕矣爲今之計莫若且嚴戒邊城使持久可守實關內使無虛可乘若寇至使邊城清野不與大戰關中稍實豈敢深入既不

金部

金部

三

金

宿將精兵而西討艱難終未收復況今承平歲久無宿將精兵一旦興深入之謀臣謂國之安危未可知也惟陛下緩而圖之七月已卯公除龍圖閣直學士與韓琦並爲陝西經略安撫副使同管勾都部署司事初公與呂夷簡有隙及議加職夷簡請超遷之上悅以夷簡爲長者既而公入謝上諭公使釋前憾公頃首曰臣向所論蓋國事於夷簡何憾也八月庚戌兼知延州有延州謝上表先是詔分邊兵部署領萬人幹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有寇則官軍者先出公曰不量賊衆寡而出戰以官爲先後取敗之道也乃分州兵爲六將將三千人分部教之量賊衆寡使更出禦賊賊不敢犯既而諸路皆取法焉賊相戒

曰無以延州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蓋指雅也是歲橫渠先生張載來謁勸讀中庸呂與叔作橫渠先生行狀云康定用兵時先生方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正公公知其遠器欲成就之反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即是年也築青澗城復承平承平廢若神道云云公為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於延州築青澗城營田復承平承平廢寨屬范歸業者數萬戶有舉子孫明復狀乞修京城二劄子慶曆元年辛巳年五十三歲命以正月出兵討元昊公上疏其略云正月起立寨外雨雪大寒暴露備什我師可憂萬一有失噬臍何及春深漸暖方賊馬復

四百八十

大年譜

三三

人饑其勢易制此得天時之便又可以擾其計作日元昊謂國家太平忘戰邊城無備是以桀驁今邊鄙漸飭賊至則爭願許臣稍以恩信示之或可招納不然臣恐情意阻絕優兵無期若用臣等歲月無効徐圖舉兵先取緩省據其要害屯兵營田為持久之計則橫山人戶挈族來歸振疆禦寇莫此之利上用其議於是公固守鄜延有答趙元昊書是年元昊遣塞門寨主高延慶還延州令見公約和公不問之朝廷乃自為書遺元昊諭以禍福二月元昊寇渭州始朝廷既從陝西都部署司所上攻守策經略安撫判官尹洙以正月丙子至延州與公詳出兵計三日公徐言已得旨聽兵勿出洙留延州幾兩旬公堅持不可

辛丑洙還至慶州乃知任福等敗績賊侵劉瑋堡未退因遣權環慶路都監劉政將銳卒數千來援未至賊引去夏竦尋劾奏洙擅發兵降通判濠州始韓周等持公書入西界逆者禮意殊善行兩日聞山外諸將敗亡周等抵夏州留四十餘日元昊俾其親信野利旺榮為書報公別遣使與周俱還且言不敢以聞元卒書辭益慢公對使者焚其書而潛錄副本以聞書凡二十六紙其不可以聞者二十紙公悉焚之餘又略刪改書既達大臣皆謂公不當輒與元昊通書又不當輒焚其報宋庠因言於上謂公可斬杜衍謂公本志蓋忠朝廷欲招納叛寇爾何可深罪夷簡亦徐助衍言知諫院孫沔又上疏為公辯上悟乃薄其

四

金鑑

三五

責夏四月癸未公以陝西經略副使兼知延州龍圖閣直學士戶部郎中降為戶部員外郎知耀州職如故有謝降官知耀州表及耀州謝上表五月壬申公徙知慶州兼管勾環慶路都部署司事初元昊反陰誘屬羌為助環慶酋長六伯人約與賊為鄉導後雖首露猶懷去就公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立條約明賞罰諸羌受命悅服始為漢用九月辛酉公復戶部郎中十月公以龍圖閣直學士戶部郎中管勾環慶路都部署司事兼知慶州為左司郎中是月梁適自陝西還公附奏攻守二議是歲有舉滑州節度判官歐陽脩充經略安撫司掌書記狀又舉天雄軍通判張方平充經略安撫司掌書記狀

是歲築大順城神道碑云於慶州城大順以據要害又城細腰胡盧於是明珠滅滅等大族皆去賊爲中國用又曰其城大順也一旦引兵出將不知所嚮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所往築城至於版築之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三萬騎來爭公戒諸將戰而敗走者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失計乃引去於是諸將服公爲不可及有兵部尚書蔡公墓誌銘太常少卿賈公墓誌銘舉丘良孫應制科狀

二年壬午年五十四歲三月癸丑公請給樞密院空名宣及宣徽院頭子各百道以備賞功從之巡邊至環州州屬羌陰連虜爲患邊上公謂神世衡素得屬羌

全譜

王

心而青澗城已堅固乃奏世衡知環州以鎮撫之詔從其請四月癸亥除鄜州管内觀察使辭不受其讓表略云觀察使班待制下臣守邊數年羌胡頗親愛臣呼臣爲龍圖老子今改觀察使則與諸族首領名號相亂恐爲賊所輕且無功不應更增厚祿辭甚切表三上乃命復爲龍圖閣直學士左司郎中有謝守舊官表傳宣候將來邊事稍寧詔卿用在兩地非出擬亦非臣僚奏舉特出朕意宣諭卿知兼令密舉臣僚代邊任奏聞先差入內侍省高班陳舜封至傳宣又差入內西頭供奉官麥知微至傳宣旨撫問賜鳳茶一合有上呂相公三書十月辛亥以公爲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鄜延路都部署經略安撫招討

使有讓表元昊寇邊葛懷敏戰死賊大掠至潘原關中震恐公自將兵由邠涇援之知賊已出塞乃還上始聞之川事按圖謂左右曰若仲淹出援吾無慮矣奏至上大喜曰吾固知仲淹可用亟加職進官公以西帥久無功密疏乞賜貶降以謝邊隣辭不受命不聽十一月復置陝西四路都部署經略安撫兼公邊招討使命公及韓琦龐籍分領之公與琦開府涇州而徙文彥博帥秦鞏宗諒帥慶皆從公之請也十二月壬戌詔韓琦范仲淹龐籍已帶四路都招討使其諸路招討使副並罷從知慶州鞏宗諒請也有舉鞏宗諒狀是歲有書環州馬嶺鎮夫子廟碑陰乃正月書也

八年譜

王

韓琦范仲淹龐籍凡軍期申覆不及皆便宜從事用安撫使王堯臣議也上親擢公與富韓諸賢而黜夏竦國子監直講石介作慶曆聖德詩以美之指夏竦爲大姦公聞之不樂蓋恐其召禍於後日也二月乙卯公與韓琦上疏言元昊如大言過望爲不改僭號之請則有不可許者三如卑詞厚禮從元卒之稱亦有大可防者三神道碑云公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已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爲謝諸蕃實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者召之卧内屏人徹衛與語不疑公居三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決策謀取橫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公歸矣按名臣傳曰公與韓琦叶謀必欲收復

靈夏橫山之地邊上謹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
磨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元昊大懼遂稱
臣四月甲辰公與韓琦並除樞密副使皆以西事未
寧凡五辭不許而後就道有除樞密副使召赴闕陳
讓五表有與朱校理書云十六日彼旨赴關至二十
五日與韓公同上五章爲邊事不寧防秋在近乞且
留任必得俞允入則功遠而未濟後有邊患欲歸何
人軍民億萬生死一戰得爲小事耶諫官歐陽脩言
公與韓琦久在陝西備詰邊事才識不類常人宜時
御便殿訪問使其盡陳西邊事宜合如何措置是歲
自春至夏不雨上言六事其略云臣親聞德音謂屢
有災異當脩德以及民并詔臣等謹省刑法此實見

金語

三六

聖人憂畏之心合於天意今條奏數事一降詔罪已
二遣使決獄三詔州縣賑卹四存養陣亡之家五邊
民被戎狄驅虜者量支官物贖還六已該赦除放欠
負官司不得催理諫官歐陽脩余靖蔡襄咸言公有
宰相才不宜局在兵府願罷王舉正以公代之舉正
亦自求罷上從其請六月丁丑除參知政事固辭不
拜甲申以公爲陝西宣撫使公既辭參政願與韓琦
迭出行邊上因付以西事而公又言河東亦當爲脩
任師中常守并州上即命使河東兩人留京師弟先
移文兩路公又請近臣同使每事議而後行詔命田
况爲副使按公尺牘載與中舍家書略云某近蒙恩
擢武樞府此蓋祖宗之慶下及家世累讓不允今月

金語

三六

二日已簽署勾當至十二日蒙恩改參大政尋面陳
利害已得旨依議且在西府相次必出巡邊諸骨節
各安吉互相戒約勿煩州縣如輒與詞訟必奏乞深
行請指揮兒姪知委八月丁未公自樞密副使右諫
議大夫復除參知政事知諫院蔡襄言已差公宜撫
陝西又除參政未有尋邊之日切以西賊遣使入朝
其言驕慢必無可從之理原其狡心本無欲和之意
朝廷既罷遣之其勢必須用兵邊將雖多莫如朝廷
輟柄臣以臨之又謂柄臣之中莫如公自行望於西
人未行之前早遣巡邊無使後時以失大計先是公
與任師中分路宣撫踰月皆未行韓琦言賊恐乘公
盜邊當速遣某河東臣方壯年可備奔走師中宿舊
大臣毋勞往乃詔琦宣撫陝西師中卒不行九月庚
辰命同修中書時政記有述實諫議陰德錄祭石曼
卿學士文祭吳龍圖文上擢任公與韓琦富弼每進
見必以太平責之數令條奏當世之務公語人曰上
用我至矣然事有後先且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能
也上再賜手詔督促曰比以中外人望不次用卿等
今琦暫往陝西仲淹弼與宰臣章得象盡心國事毋
或有所顧避其當世急務有可建明者悉爲朕陳之
既又開天章閣召對賜坐給筆劄使疏于前公與弼
皆惶恐避席退而列奏十事一日明黜陟二曰抑僥
倖三曰精貢舉四曰擇官長五曰均公田六曰厚農
桑七曰修武備八曰減徭役九曰覃恩信十曰重

今上方信卿公等悉用公說當著爲令者皆以諸事
畫一次第頒下獨府兵輔臣共以爲不可而止十月
丙午詔中外有陳叙勞績或訴雪罪狀中書批送有
司者謂之送殺更不施行自宜令主判官詳其可行
者別奏聽裁行公之奏也是歲劫盜張海橫行數路
剽劫淮南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諭富民
出金帛牛酒使人迎勞盜悅徑去不爲暴事聞朝廷
大怒樞副富弼議欲誅仲約公時爲參政欲宥之爭
於上前弼曰盜賊公行守臣不能戰不能守而使民
贖錢遺之法所當誅也聞高郵之民疾之欲食其肉
不可釋也公曰郡縣兵械足以戰守遇賊不禦而又
賂之此法所當誅也今高郵無兵與械雖仲約之義

管仲

本傳

宋

當勉力戰守然事有可恕戮之恐非法意也小民之
情醜出錢物而得免於殺掠或喜之而云欲食其肉
傳者過也上釋然從之仲約由此免死既而弼愠甚
謂公曰方今患法不舉舉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衆
公密告之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一臣下此威德之
事奈何欲輕壞之且吾與公在此同僚之間同心者
有幾雖上意亦未知所定而輕導人主以誅戮臣下
他日手滑雖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弼終不以爲然其
後兩人不安于朝相繼出使弼還自河北及國門不
許入未測上意比夜彷徨不能寐寢寐嘆曰范六丈
聖人也又遣事亦載此事但云淮南盜王倫與此不
同又載公與富公爭於上前之語曰寇至無備若守

臣死之則民盡塗炭今吏雖不死節而民之宗者數
萬家誠國家實事所存不細乃與有備而縱賊者例
行誅罰恐非陛下寧失不經之意退至政事堂昌言
曰朝廷異時以四方無事不肯爲郡縣設備吏敢以
治城隍閱兵卒爲請者以狂妄坐之一旦事生不虞
吾輩不自引咎專以死責外臣誠有愧於青史也按
言行錄載遺事曰公爲參政與韓富二樞並命銳意
天下之事患諸路監司不才更用杜杞張昱之輩公
取班簿視不才監司每見一人姓名一筆勾之以次
更易富公素以丈事公謂公曰范六丈公則是一筆
焉知一家哭矣公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爲罷
之

四庫全

本傳

三

明

四年甲申年五十六歲四月上與執政論及朋黨事公
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自古以來邪正在朝未嘗
不各爲一黨不可禁也在聖上鑒辨之耳誠使君子
相朋爲善其於國家何害五月壬戌朔公與韓琦對
於崇政殿上四策一曰和二曰守三曰戰四曰備請
朝廷力行七事一密爲經略二再議兵屯三專於遣
將四急於教戰五訓練義勇六修京師外城七密定
討伐之謀是日公與琦指陳於上前數刻乃罷六月
公與琦又奏陝西八事河北五事已而公又奏今防
秋事近願賜罷臣參政知邊上一郡帶安撫之名足
以照常邊事乞更不帶招討都部署職任遂以公爲
陝西河東宣撫使先是公嘗言契丹元昊事可疑者

六可憂者三始公以忤呂夷簡放逐數年士大夫持
二人曲直交指爲黨及陝西用兵天子以公士望所
屬拔用護邊及夷簡罷召還倚以爲治中外屬望公
亦感激眷遇以天下爲已任遂與富弼日夜謀慮興
致太平然規模濶大論者以爲難行及按察使多所
舉劾人心不自安任子恩薄磨勘法密僥倖者不便
於是謗毀浸盛而朋黨之論滋不可解然公與弼等
所議不變先是石介奏記於弼責以伊周之事夏竦
怨介斥已又欲因是傾弼等乃使女奴陰習介書久
之習成遂改伊周曰伊霍而僞作介爲弼撰廢立詔
草飛語上聞上雖不信而公與弼恐懼不敢自安于
朝皆請出按西北邊未許適有邊奏公因固請行乃

習介

一
年譜

三

有是命初公之出也過鄭州因見呂夷簡問何事遽
出公對以暫往經撫兩路事畢即還夷簡曰君此行
正蹈危機豈復再入又龍川志云范公以參知政事
出使呂公已老居鄭范公往見之呂公欣然相與語
終日問曰何爲亟去朝廷范公言欲經制西事耳呂
公曰經制西事莫如在朝廷之爲便范公爲之愕然
公遂去自公出使讒者益深而王益柔者亦公所薦
王拱辰因其作傲歌事劾奏之力言其罪當誅蓋欲
因益柔以累公也時賈昌朝陰主拱辰等議及輔臣
進白琦獨言益柔少年狂語何足深治天下大事固
不少近臣同國休戚置此不言而攻一王益柔此其
意有所在不特爲傲歌事可見也上悟乃寬之夏六

片有上呂相公書八月辛卯命公領刑法事賈昌朝
頌天下農田有利害其悉條上之初公援唐故事請
以輔臣分總其務雖嘗降勅然其後弗果行有上呂
相公書冬十月丙申命公提舉三館秘閣寓書籍上
疏乞罷政事知邠州詔不許十一月四日又有上呂
相公書有舉許渤簽署陝府判官事狀十二月公議
築古細腰城檄知環州种世衡與知原州蔣偕共幹
其事又檄偕築大壘堡是歲有陳乞邠州狀十二月
有祭呂相公文祭陳相公文有舉張伯玉應制什狀
五年乙酉年五十七歲正月乙酉公自右諫議大夫參
知政事除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緣邊安
撫使可賜推誠保德功臣有謝授邠州表邠州謝上

四
年譜

三

三

年

表有祭韓少傳文二月癸卯公請以新建細腰城隸
原州從之有邠州建學記有論復併縣劄子閏五月
有祭環州种染院文八月有祭陝府王待制文自公
與韓琦出使讒者益甚兩人在朝所施爲亦稍沮止
獨杜衍左右之上頗惑焉公愈不自安因奏乞罷政
事上欲聽其請章得象謂公素有虛名今一請遽罷
恐天下謂陛下輕黜賢臣不若且賜不允若即有謝
表則是挾詐要君乃可罷也上從之公果捧表謝上
愈信得象言於是富弼自河北還將及國門右正言
錢明逸希得象等意言弼過又言公去年受命宣撫
河東陝西聞有詔戒勵朋黨心懼彰露稱疾乞醫纔
見朝廷別無行遣遂拜章乞罷政事知邠州欲固已

位以弭人言欺詐之迹其明乞早廢黜以安天下之心使姦詐不敢效尤忠貞得以自立明遠近之望詔罷公及弼并鎖學士院草制罷衙十一月詔以還事寧息盜賊衰止罷公以西路安撫便并罷官安撫其實譏者謂石介謀亂弼將舉一路兵應之故也公先引疾求解邊任遂改知鄧州有陳乞鄧州表是月乙未轉給事中資政殿學士知鄧州謝轉給事中知鄧州表鄧州謝上表

六年丙戌年五十八歲秋七月丙戌子純粹生公在鄧是年鄧人暫內翰黜以狀元及第歸鄉謁公願受教公曰君不憂不顯惟不欺二字可終身行之內翰不忘其言每語人曰吾得於范公者平生用之不盡

百五

全譜

三

也二月有祭謝希深公人文九月十五日作岳陽樓記中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之句蓋公平日允蹈之言也有依韻酬荅邠州通判王稷詩依韻酬太傅張相公見贈詩依韻酬李光化見寄詩依韻荅王源政憶百花洲詩中元夜百花洲詩覽秀亭詩合提刑張太傅嘗新醞詩喜雪詩資政殿學士謚忠獻范公雅基誌銘依韻和安陸孫司諫詩送河東提刑張太博詩种世衡墓誌銘

七年丁亥年五十九歲公在鄧二月有祭龍圖楊給事文有祭尹師魯舍人文按尺牘載與韓魏公書略云師魯去赴均州時已覺疾作至均寢食或進或退僅百餘日得提刑司文字昇疾來鄧以存歿見托至五

日而啓手足苦痛苦痛至終不亂初相凡時却且言次不談後事疾勢漸危遂中夜詣驛着他告伊云足下平生節行用心待與韓公歐陽公各做文字垂于不朽他舉手叩頭又告伊云特與諸公分俸贍家不令失所他舉手云渭州有二兒子即就枕更不他語來日與趙士看他云夜來示諭並記得已相別矣顧家人云我自當不復管汝略無憂戚又兩日猶能扶行忽索濯漱訖憑案而化衆人無不悲泣無不欽服其明也別趙學士云不怛化別韓倅云少年樹德別賈狀元云亦無鬼神亦無煩惱尋常於兒女多愛不謂能了了如此又云已去安州蘇之翰處作行狀待送永叔作墓誌某不敢作恐知當年事不備故也却待作文集序明公可與

百五

全譜

三

他作墓表也十一月有祭故相太傅李侍中文有乞召還王洙及就遷職任事劄子

八年戊子年六十歲春正月丙寅徙知荆南府鄧人愛之遣使者請留公亦願留從其請也有謝依舊知鄧州表公守鄧凡三歲求知杭州二月有十六羅漢因果識見頌序

皇祐元年己丑年六十一歲正月乙卯公知杭州有杭州謝上表公守杭日林逋隱孤山公過其廬贈詩曰巢由不願仕堯舜豈遺人風俗因君厚文章到老醇其激賞如此與人約訪林處士阻兩見寄詩和沈書記同訪林處士詩時孫甫爲兩制轉運公以大臣或便宜行事孫曰范公貴人也吾屈於此不得不伸於

彼由是一切繩以法而常以監司自處范公過之無倦色公遇范公不少下退而未嘗不稱其賢也按文集天竺山日觀大師塔記云皇祐元年余至錢塘正月帝御便殿訪近臣以備禦之策權三司使葉清臣言詔問輔弼之能今爲社稷之固者莫如公又謂公深練軍政公在杭有過餘杭白塔寺詩西湖筵上贈胡侍郎詩和僧湖居五絕和運使舍人觀潮二首和蘇州蔣密學詩并謝賜鳳茶表和蘇之翰對雪詩和并州鄭宣微見寄二首秋七月癸卯除尚書禮部侍郎舉張昇自代云伏見工部郎中集賢殿修撰知潤州張昇筮仕以來清介自立精思劇論有憂天下之心純誠直道無讓古人之節朝野推服臣所不如乞

回臣所授以允公論十月庚申朔有祭葉翰林文置義莊于蘇州按言行錄云公在杭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間請治弟洛陽樹園圃以爲逸老之地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况居室乎吾今年踰六十生且無幾乃謀治弟樹園圃顧何待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難退不患退而無居也且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爲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獨障吾游者豈必有諸已而後爲樂耶俸賜之餘宜以賜宗族若曹導吾言毋以爲慮又按程氏遺書云橫渠張先生言有欲爲公買綠野堂公不肯曰在唐如晉公者誰可尊也一旦取其物而有之如何得安寧使耕墾及他人有之已則不可取也

二年庚寅年六十二歲春有暇君慕表兵部貢外郎王君慕表公在杭轉尚書戶部侍郎依前職任有謝表按沈存中筆談云皇祐二年吳中大饑殍殣枕路是時公領浙西發粟募民存餉爲術甚備吳民喜競渡好爲佛事乃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遊又召諸寺主首論以饑歲工價至賤可大興土木於是諸寺主作鼎興又新舍厥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遊不節及公私興造傷耗民力公乃自條叙所以宴遊興造皆欲以有餘之財以惠貧者貿易飲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於公私者日毋慮數萬人荒政之施莫此爲大是歲兩浙惟杭州晏然民不流徙皆公之惠也歲饑發司農之粟募民興利近歲遂著爲令既已恤饑困之以成就民利此先王之美澤也八月建昌軍草澤李觀撰明堂圖議公奏之授試太學助教觀能研精經訓會同大義按而視之可以興制今朝廷行此威禮千載一辰斯人之學上契聖作謹具錄以進庶討論之際有所補助詔送兩制看詳稱其學業優博有舉李宗易向約堪任清要狀有乞召杜衍等脩明堂老更表進故朱家所撰春秋文字狀冬十一月有兄中舍墓銘

三年辛卯年六十三歲是歲公以戶部侍郎知青州充淄濰等州安撫使有貴州謝上表正月八日有續家譜序按尺牘載與韓魏公書云某上巳日方至青社

繼富公之後庶事有倫守之弗墜但歲饑物貴河朔流民尚在村落因須救濟又按言行錄載東齊記事云公鎮青社會河朔賑食青之與賦博州置納場青民大患輦置之苦公戒民納價每斗三錢納鈔與之以書與博州遣官輓金詣博坐倉以倍價招之資巨榜數道介其境則張之且戒曰郡不假廩寄僧舍可也至則貿者山積不五日遂足而博斛亦衍斛金尚餘數千緡按等差給還之青民因立像祠焉有舉彭乘自代狀舉張諷李厚充青州職官狀正月有祭杜待制文三月有太子中舍上官君墓銘有陳乞穎毫一郡狀冬十有一月戊申有寓黃素伯夷頌寄京西轉運蘇才翁文潞公杜祁公富鄭公等一時名人題

今年譜

五

跋上書言古者內置大夫士助天子司察天下之政外置岳牧方伯刺史觀察使採訪使統領諸侯守宰以分理之今轉運按察使古之岳牧方伯知州知縣古之諸侯守宰之任也與陛下共理天下者為守宰最要耳比年以來不知擇選一切以例除之以一縣觀一州一州觀一路一路觀天下率皆如此其間縱有良吏百無一二使天下賦稅不得均獄訟不得平水旱不得救盜賊不得除民既無告訴必生愁怨救之之術莫若守宰得人若守脩政舉則天下自無事矣四年壬辰年六十四春正月戊午徙知穎州夏五月二十日至徐州罷先是公在青未盈歲以疾徙知穎州詔自青州徙行于徐州有遺表壓官推誠保德功臣

資政殿學士金紫光祿大夫尚書戶部侍郎護軍汝南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六百戶贈兵部尚書謚文正累贈太師中書令燕尚書令追封楚國公十二月壬申葬于河南洛陽縣尹樊里之萬安山下初公病上嘗遣使賜藥存問既卒嗟悼者久之輟朝一日以其遺表無所請遣使就問其家所欲既葬上親篆其碑曰褒賢之碑勅賜西京褒賢顯忠禪寺蘇州天平山白雲禪寺奉香火賜忠烈廟額為政忠厚所至有恩鄉慶二州之民與屬羌皆畫像立生祠及其卒也羌酋人數百為舉哀佛寺哭之如父三日而去

今年譜

五

宣和五年慶帥宇文虛中奏請賜忠烈廟額慶陽平江府凡一十九處成都府學以上並有公祠朝旨所在監司郡守學官歲時詣祭祀欽宗皇帝靖康元年丙午二月壬寅詔褒贈近世名臣故任資政殿學士贈太師追封楚國公謚文正范基可特追封魏國公

北文正公年譜

年譜補遺

前譜所載公事多有闕遺今取其未載者見之逐年之下

明道二年八月公時爲江淮安撫勘會真定泗州有發運司轉般斛斗差撥綱運於三處裝發糶米大小麥豌豆等共五十萬石救濟沂密徐兗等州九月體量淮南州軍除糶人民二麥并賒買亭民鹽貨未有見錢支給并向春逐處缺乏軍儲亦無錢和糶奏乞借賜錢五十萬貫并定帛香藥三五十萬下淮南軍州應副前項支贍又體問得諸軍州自來和糶當農民出糶被行人抑壓價例收糶不前直候冬深斛斗已入商賈之家方始添價出糶是以大段虛費官錢又

全譜補遺

不濟得農民奏乞許農民作保申乞先請價錢限一月內入納免被經販人隔截農民不得抑勒令請領十月奏爲蘇常秀潤旱蝗乞依吳遵路所奏權罷配斛斗又自江寧府乘遞馬到潤州起發楚州等處斛斗往廣壽登萊等州時江淮州軍有因疾疫死亡人口種苗不敷田段甚多公牒逐官依災傷一例體量放減并孤貧老幼不濟人戶多無田苗除減放外移稅數不多者虛煩催科無可送納即與全放十一月牒江淮災傷州軍應實因災傷遷移拋下稅產已曾申報州縣後來雖是未差官檢覆今却歸業者並放免稅賦及有已曾歸業者官中令納稅存濟不得又

放舒廬等州折役茶又看詳江寧府上元縣等處所管主客戶口逐年送納鹽錢即不曾請蠲食用其容戶鹽錢數不多欲乞朝廷特與除放

景祐元年正月薦丁鈞鄧資徐執中衛齊廬革李碩張弁並公廩文雅爲衆所稱堪充京官如擢用後犯入已贓甘當同罪時黎德潤無辜獄死公奏乞訪求本家骨肉量與支賜令其收瘞仍乞指揮今後命官使臣犯公罪流以下賊罪徒以下並不禁繫許責保出外聽勅

康定元年正月十二日牒環慶路今後如有報到賊馬深入鄜延路更請相度一面部領軍馬入賊界攻討要害城寨須管大段殺獲分張賊勢不得只在界首

年譜補遺

及打虜些少族帳便爲策應之名若環慶有賊馬亦令鄜延路分驛諸頭出軍馬深入賊界攻討十五日陝府申稅戶朱大成等八百九戶各於送納秋稅不前拋下稅額全家逃走公牒陝府指揮逐縣鄉村拘管上件逃移人戶屋業生產不得燒燬斫伐其逃移人口即與倚閣去年秋稅招誘歸業免致逃移毀却產產將來歸業不得即大段虧失省稅所有諸州軍人戶慮恐亦有似此逃移并牒逐州亦請相度安恤樞密院劄子奉聖旨西界首領約遇沒兀等二人部領蕃賊七百餘人在塞門寨駐泊其部署司爲何不差人馬掩殺公言延州去塞門寨並無煙火又行川路之中一水屈曲五七十處涉渡恐傷兵士脚手問

迴又無舊日熟戶縱得此寨其勢孤絕亦恐難爲駐兵以此不如訓練兵士候春暖可以涉水或輕兵掩襲或大軍攻賊縱被棄去自家兵士不致有損○二月八日奏上延州熟戶見今饑餓若春深無田可耕別思作過或虜劫漢戶北入橫山則延州東界大有憂事乞與脩廢寨御前劄子付夏竦仰一面與范仲淹計會商量但應機乘便可以出師即同謀進取又聖旨令范仲淹於鄜州與夏竦商議邊事十二日奏乞相度禁放首盜利害事十四日公有晷奏答朝旨論攻討西賊利害十七日奏張建侯狄青等與西賊戰于保安軍有功乞重加錫賜公嘗舉歐陽公充本路掌書記尋詔除館閣不赴任十七日公上言竊見著作佐郎通判天雄軍張方平富於文學後有才用乞朝廷改除充本司掌書記取進止是月二十四日牒張元修豐林城及萬安寨又牒朱吉任守信种世衡高良夫相度東路承平南安兩寨如久遠可守即進兵前去修復是月二十五日又奏乞修廢寨○三月初一日牒青澗城种世衡永平寨郭延珩等接此春暖耕農之時速勘會上件驚移熟戶蕃部如內有未敢歸業依舊耕種即便相度鄰近有無官司空閒地上或遠年逃田權撥與耕種如無牛具者官與量借錢收買常以安存無令失所初二日又奏那兵馬五萬防托秦州時知保安軍王信西路巡檢公青自來入陣勇猛公恐其爲賊所誘二十八日奏乞

指揮二人令持重小須身自開敵○四月五日差周美揚麟陳求圖等修復萬安寨豐林城甘泉城已畢公又相度將興修承平南安新寨等十一日牒种世衡郭延珩等據的是見闕乏糧草蕃部相度逐戶口數目每十口已上官中量支借貸糧粟各一石十口已下各借五斗仍常切照管安存無令失所○六月奏乞指揮逐路將諸軍弓弩手教習短兵又乞揀選武士充節級○七月十五日舉孫汚田况充經略判官又舉胡翼之充本司催驅公事○八月一日舉劉牧錢中孚等十七人充陝西差遣時延州金明寨招到殘破蕃部三百二十八戶雖給與田土無力耕種缺少糧食公奏體量延州西北被西賊破蕩蕪知延州張存母年八十寄泊他郡人子之心宜不獲安伏乞別選人知延州如未選得即令臣知延州所貴依得約束訓練兵馬十八日公牒延州通判大理寺丞高良夫將本寨見管熟戶蕃部等每家十口已下各支斛斗二石其十口已上支三石公巡邊到延州據左侍禁王聰狀陳弟王繼元差在寨門寨權兵軍監押被蕃賊打破寨門相殺身死二十日爲奏聞朝廷乞特賜獎錄以勸死節之士○初鄜州至延州一百六十里元是三程於新店牢山各有館驛後城廢○九月公與轉運使明鎬巡歷自鄜州至延州兩程遇晴明皆昏黃後方到驛程太遠山坂至多及巡歷回來却值泥雨崖路險滑三十餘度涉河自甘泉縣

平發至晚只到得皇甫店去廊州尚更兩鋪所有隨行軍馬已各疲乏便無喫食須用回買其軍馬既不到驛即無支請草料去處燕是山居無可收買遂牒延州將軍山新店館驛量行脩補及存留甘泉新置驛每有過往使命軍馬或遇晴明直中路甘泉縣即支給一日口食糧草或遇雨雪并山河水漲即於新店牢山勘請止宿十六日奏乞放免張元斬軍不當罪名是月奉聖旨節文令公密切厚支與金帛召募敢死之士深入賊境探候等事公言臣在延州差韓周張宗永賚送文字直到吳賊處二人不期為臣所累皆竄遠方今雖奉聖旨令臣募人入賊界以何面目更可使入伏乞勾還韓周張宗永量加恩澤○十月初一日巡檢李惟希下兵士王義等四人作鬧扇搥軍人公到延州提司理院勘到並斷送葛懷敏軍前要斬初五日公牒朱觀將領兵軍計會王達朱吉王守琪張宗武自廊州西北入德靜寨進兵討掠族帳又牒葛懷敏將帶周英鄭從政部領兵馬離延州往保安軍逼逐蕃賊仍差劉政充先鋒取路深入破蕩部署初九日又奏乞逐路部署已下出入進退處置軍馬公事並聽經略安撫都部署司諸使處分時西賊大將剛浪咬兵馬家為強勁在夏州東彌陀洞居止又次東七十里鐵冶務即是賊界山鐵製造兵器之處去河東麟府界黃河西約七八十里可出麟府并石州兵馬與延州兵馬會合

掩襲以分賊勢惟朱觀久在麟州知得次第已曾奏議奏乞令朱觀計會河東軍馬以幹此事邠州曹司馬勳張武黃貴斌尅兵士請受公言當此軍期之際兵士多是饑寒逃亡若更斌尅轉難存濟遂牒邠州將馬勳等三人對諸軍處斬又奏脩城及般運糧草工役辛苦地又惡寒日有逃亡乞每月支醬菜錢是月十二日公上言陝西軍州自西事以來應副軍期利幸百出如官真得人稍能均濟或知寬猛則不致於殘民其不得人處政在胥吏因其急速得恣貪暴既屬軍期民無所訴臣自膺寄任奏薦頗多乞朝廷深加照察知非請托其所奏之人多是僥倖優穩之處永祝辭免不來赴任朝廷遂一夫之私情忘百姓之深患清目疾苦將何以濟伏望聖慈特賜愛軫應陝西所奏官真曾經免者除別有擢用外却乞盡底催發前來赴任十七日公具諸將所獲生口鞍馬畜產器械并首級具聞于朝十八日保安軍奏乞早降宣命下本路轉運使司并經略安撫使副火急於近襄州軍人戶秋稅內科撥赴本軍公體量得延州至保安軍山路一百五十餘里昨因西賊侵擾燒却八戶田土則各逃散公路不住有蕃賊出來打劫若令近襄州軍人戶就保安軍輪納轉見苛虐於民不便公遂壁畫只將邠延兩路界近保安軍送納公將部將任福打破白豹城蕩四十餘里狄青黃世寧到盧千平捉到西賊婦女朱觀打破洪州一十餘寨并族

帳二十餘處二十八日奏乞不禁青鹽二十九日奏乞朝廷念及邊遠之人率多無告特告朔首應舉充將令人限一季內並與移陝西路如在沿邊州軍即便乞與除職官知縣如人數不足即乞委清望官於三舉已上進士有行止文學者具事狀連坐各薦一兩人不致闕官辦集邊事○是歲十一月虎翼軍第九指揮王瓊奪長行干與研到人頭作自己功劄上名字申奏宣轉充下名正指揮使後干與告訴問訖招伏公書斷云奪戎士死戰之功誤朝廷重賞之意其王瓊集軍負等處斬又奏乞建故寬州為青澗城十三日奏狄青黃世寧頗勇氣乞早加獎用十六日奏張繼勳破賊於歸娘谷乞賜酬獎十七日時陝西

四年

軍州每年夏稅支移在邊上送納民疲於役公又上言乞令於陝西近裏州軍送納則惜得百姓時自京起發兵馬來陝西邊上州軍駐劄訪知押軍使臣內有懦弱生疎不能鈴轄致兵士在路作過攪擾縣鎮十九日公牒鄜同華州河中府如軍馬經過相度使臣稍有生疎不能鈴轄便請那差都監監押一員或差得力使臣支與驛券同共管押逐州交割不得縱令不著次第及攪擾縣鎮施行十一月差張建侯與狄青黃世寧劉政在保安軍差鄭從政在萬安鎮又牒鄜州令張宗武往敷政縣且令探候如近邊寨無備則便行討擊二十六日奏舉种世衡知環州○十二月初二日乞陞擢滕宗諒差赴陝西必可濟辦邊

事時清邊弩手新到州司不敢依例給錢公言公邊苦寒之地所有晉州清邊弩手指揮人負兵士已到延州例各單寒闕少衣裝初四日遂遣延州一例支給○十二月十二日奏乞朝廷特降指揮下京西陝西嚴切鈴束如有兇惡即行軍法十六日牒同州抽差北縣分弓手二千人并牒河中府抽差弓手一千人並差使臣押送鄜城縣駐劄把隘防托又牒耀州郡兵士兩指揮赴坊州防托時關中諸郡支移百姓苗稅配納糧草往邊上州軍送納惟鄜延一路最是辛苦磨費數倍蓋是山陵道路不可通大車只是小車并驢子般運或遇晴明則一月程僅可往還或值雨雪艱難寸進至有離家四五十日裹糲乾糧並盡

五年

却更那人歸取盤纏今延州稈草每束一百七十文其關中百姓秋稅入邊上送納每束稈草只折三十文若據在市價頗甚虧民公相度得鄜州鄜城縣後魏時為鄜城郡隋為僊州南至同州河中府各是四程北至鄜州兩程至延州五程物價稍賤奏乞朝廷建鄜州為軍令建營房倉廩厰舍所有同華河中府以來州軍近下等第苗稅只於此處送納且減得一半惡路至春却那減鄜延軍馬於此處屯泊就得賤價稈草稍減得百姓勞弊辛苦亦且近便往復
十二月二十八日奏乞暫出延州賞給熟巨
審部首領給與文帖并散茶絲內有功勞異於眾者第支給襖子腰帶係審部巡檢者給與紅纓交椅

仍與別立約束今遞相鈐轄準備其時聖旨令公與梁適商量邊機事公奏乞指揮涇原路招安明珠滅藏二族時邊上臣僚陳乞買馬纔得宣頭便令人於熟戶及百姓公人之家覷步收買其差去人接便起動熟戶取奉虧價強買邊上新馬官賣各稱准宣買馬無時了絕往往一道宣頭應帶數疋公乞朝廷降指揮將買馬宣頭並乞勾收繳納

慶曆元年是歲春正月公在延州朝廷既用韓琦等所畫攻策先戒師期公言正月內起兵塞外雨雪大寒暴露偏什使賊乘之必有所為願朝廷存此一路未行討伐客臣示以恩信或可招納戊午詔從公所請時公前凡六奏卒城承平等十二寨蕃漢之民相踵

四十六

九

信

復業○二月四日奏乞於諸寨置推場用疋帛等博買熟戶將到青鹽只於慶環二州添起一倍價錢出賣收得一色見錢糴買糧草及支諸軍請受大段減得近理見錢應副邊上○三月任福等既敗朝議因欲悉罷諸路行營之號明示招納使賊驕怠仍密收兵深入討擊詔范仲淹体量士氣勇怯公言任福已下皆邊上有名之將尚不能料賊今之所選往往不及更令深入禍未可量於是行營之號卒不罷兵亦不復出○四月徙知慶州無管勾環慶路部署司事初元吳隆誘屬羌為助環慶酋長六百人約與賊為鄉道後雖首露猶懷去就公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賜賞諸羌閱其人馬立條約諸羌受命悅服自是始

四百七

一

十

信

為漢用初曹瑋於環慶添置六寨差田敏部轄軍馬在彼防托至今熟戶倚此城寨四月公奏乞聖慈以曹瑋田敏前後戰功并建寨托邊之利特加贈典其直下子孫量行恩澤以獎勸邊士六月陝西體量使王堯臣言范仲淹韓琦皆天下選其忠義智勇名動夷狄不宜以小故置散地○先是一月聖旨令韓琦牽制西賊不令往河東作過公牒本路主兵官員盡底部領戰兵往沿邊入界牽制併摩畫合行事件指揮逐路主兵官員施行十月初五日將所行事件盡一具奏○十一月二十一日舉劉貽孫及葛宗古二十六日乞將以所授左司郎中一官回授种世衡與轉諸司使知環州是月梁適自陝西還公附奏攻守二議是月奉聖旨體量鈐轄都監○十二月初七日奏乞改移張明郝緒慶曆二年時蕃部巡檢趙明勾招到賊界偽署團練使訛乞并手下蕃官等共二十三戶公乞奪賞賜銀梳頭巾角茶交椅銀帶錦襖等物那與緊官房舍居住正月初二日公奏乞為蕃官訛乞等補官十一日到環州管設蕃官支與銀綵等物與立約束蕃部喜躍二十九日再舉种世衡知環州時牒各寨逐月一度勾集蕃官管設又恐公用錢物使用不足又牒環州簽判陰諒臣往逐寨標檢官地種蒔蔬菜貨賣并諸蕃部賊罰添助公用去訖所費不破省錢是月公到邠州排陳新兵據人戶王招瑋等陳告官中陷營

占却園林地土拆了屋舍乞估計合支價錢公牒委
邠州請依上項條貫支給逐人價錢及除放隨地
稅後邠州准轉運司牒勾收已支價錢公言雖准都
轉運司指揮令將空閑官地充還既無官地即合回
申都轉運司豈得故違條貫並不回申便却倒行催
納已支價錢侵害人戶勾到本州元行典級王益等
取勘招伏上項有違條貫情罪於杖一百上斷遣差
人押送本州收管所有上件人戶地土價錢却牒邠
州依條支遣○二月四日太子中舍通判延州高良
夫奏乞下陝西四路令銷兵士防托州軍一依范仲
淹擘畫先定下守城人數於近裏州軍輪差弓箭手
充數次邊州軍弓箭手却輪差在極邊城寨奉聖旨
且令邠寧環慶路諸都部署司相度又無妨礙且利
害疾速聞奏公言相度所差弓手並是人戶三丁內
破一丁充役若是撥於極邊州軍屯戍緣邊上食物
踊貴亦少營舍官中請受至薄難裏經必於本家骨
肉處頻有呼索動是數百里本家更破一名往來供
送即是一戶三丁之內二丁防邊徒使破壞家產伏
乞朝廷更請相度二月奏言延州陷破前年西賊圍
閉之時山城未曾修築微有墻壘未能禦捍惟劉平
星夜前來救濟得延州不至陷破此實劉平忠勇之
力今來子弟復在邊任其跡孤危未能雪耻竊聞劉
平尚在恐邊臣有所憎愛別造飛語乞朝廷倍賜照
管又言計用章無不順之意乞與叙用初五日有

詳趙司所奏畫一奏疏時樞密院劄付經略司諸將
在外者若賊寇大至並須領兵覓便攻擊二十五日
公言將有勇怯師有眾寡用兵無常勢非可畫一而
制者也乞朝廷指揮逐路主帥近雖降此指揮即更
體量將之強弱敵之眾寡地勢險易天時晦晦臨事
處分以保民安邊事為重庶少敗事其樞密院指揮
未敢施行○三月七日奏陝西不可行川鐵錢○日
月今李丕諒宋良移風川寨於烽火臺山上尋令弓
箭手兵士等寅夜與工山上只築女牆四面削壁近
下低處築城圍入水泉續又牒本州通判太常博士
范祥與李丕諒等同相度新脩寨城已了見分擘街
巷脩蓋軍營倉庫場解署及城上置敵樓般運糧儲
兵甲入新寨二十八日奏舉高端高良夫楊畋○寧
州狀申稱於五月五日申時以後忽降猛雨風雹雷
電有大霹靂一聲於草場火發燒却秤草四千餘束
轉運司令觀察推官劉銑置院取勘公言逐處異物
蟄藏之處多致雷火合依邊勅指揮只令陪納入官
若更須令根勘官吏不切防慎罪狀却慮今後沿邊
倉場作過要得負累官負為害轉大願乞朝廷特賜
釋免二十四日奏舉焦遂卿李顯張忠張信等乞與
轉官二十九日體量得環州界肅遠馬領支邊安和
安塞等寨軍馬糧草人戶不少並各城墻低下濠塹
淺狹未得牢固遂牒環州立便刷那廂軍兵士脩築
開淘○六月初六日石昌鎮中梁家族蕃官屈都等

并小遇族蕃官薛娘等為讐其梁家族點集一千餘人騎待報讐相殺公又差指揮使郭慶宗齎銀稅綵綰走馬往本鎮體量各且和斷之○閏九月初九日慶州北路都巡檢司狀申探得吳賊親領八萬人騎奔往鎮戎軍去遂牒寧州通判張去感著作暫往邠州計會點檢城上防城戰具家事安排整齊如聞西賊大入漢界即起遣鄉村人戶入州其人戶多是少得柴草不願入城即官中壁畫揀掠稗草支借十九日諸處申探到西界點集蕃賊馬大段緊急公差焦遂卿种世衡等點集蕃兵防托所有老小牛羊並發遣入寨城迴避其候看族帳田苗蕃部即令於高險上空處權時就藏避其入寨城人口並依先降條貫

支與口食并鞍馬草料牛羊即令於側放牧如遇閉圍三五日間亦借與稗草准涇原路經略招討司牒今月十日夜一更時准副使葛懷敏公文及鎮戎軍號帑中蕃賊不知數目奔充圍遶三川安川寨公牒張建侯策應探事軍人張遇分析狀稱今月二十二日早辰到鎮戎軍西南蓮花堡德勝堡見自家軍馬與蕃賊相殺又見向太保劉太保手下軍馬被蕃賊殺散所有自家軍馬總在定川寨與蕃賊相殺公令鈴轄李丕諒領軍馬於二十日起發計會張建侯同往原州會合策應○十月二十八日入內侍省西頭供奉官王懷德齎降御前劄子問當欲移卿往涇原路為本路近經賊馬抄掠藉招緝與文彥博對

公乞依舊領環慶路職任同涇原路經略並於涇州駐劄與韓琦日夜聚首三二年間可期平定時渭州鎮軍戎寨主職田有每歲獲千餘貫延州慶州諸寨多無職田十月廿八日奏乞均支諸寨官負職田○十一月初六日公上言涇原土兵有在慶州者慶州土兵有在涇原路者山川道路既不諳練又是邊上土兵請受微薄拋離本營裝纏不易公欲朝廷指揮逐處土兵各令撥歸本路使喚公私俱便是月復置陝西四路都部署經略安撫無治邊招討使命韓公與公及龐公分領之公與韓公開府涇州而徙文彥博帥秦宗諒帥慶皆從公之請也甲申以處士孫復為國子監直講從公與富公之薦也○十二月西賊入山外打并原州打虜公牒知原州景泰與當路鈴轄李丕諒等六人部領軍馬計會節次向前於鎮戎軍以來會合出奇伏截山外回來賊馬收救人民公又到邠州示以兵勢出榜永興軍諸州以安眾心又與都監張肇部領諸兵馬於初三日發離邠州取長武路往涇州策應

慶曆三年正月辛卯詔陝西沿邊招討使韓琦凡軍期中覆不及者皆便宜從事宣命指揮召募沿邊少壯人為護塞指揮公言其不便○二月己卯保安軍狀申邠延經略司牒報西人請和公上言有不可許者三有不可防者三○三月甲午上令內侍宣諭韓琦范仲淹等候邊上稍寧當用卿等在兩地又令琦等

密奏可代處邊任者琦等言元昊雖約和誠偽未可知願盡力塞下不敢擬他人爲代○四月庚申諫官蔡襄言伏見陝西路招討使范仲淹韓琦各除樞密院副使並以西寇未寧懇辭乞朝廷不聽辭讓各授恩命二十四日公起發往邠州提舉并就近勾抽乾羅州新兵請知州通判內一員押赴一依宣命指揮重行揀選并排連人負及指畫閱教次第并商量定奪蓋造營房○五月江淮歲漕不給京師乏軍儲發運非人○言國子博士許元可獨倚藉辛未擢元江淮兩浙制置發運判官京師足食辛卯公與韓公又言臣等切以天下郡邑牧宰爲重得其人則致化失其人則召亂推擇之際不可不謹雖曾詔臣寮

四年

五年

各舉所知或舉主非賢則多謬薦臣等欲乞聖慈特降詔書令中書樞密院臣僚各於朝臣中薦堪充舉主者三人候奏到姓名即逐人各賜勅一道若將來顯有善政其舉主當議旌賞若贓汙不理苛刻害民並與同罪所貴生民受賜冠盜自息從之○十月初五日用張鼎之爲河北都轉運按察使王素爲淮南都轉運按察使沈邈爲京東轉運按察使從公與富公之言也

慶曆四年二月切見審官三班院并銓曹自祖宗以來條貫極多乞選差一條就審官三班院并銓曹取索前後條例與主判官負同共看詳重行刪定畫一開奏付中書樞密院審酌進呈別降勅命各令編成例

策施行是時公意欲復古勸學數言興學校本行實詔近臣議於是宋衍王拱臣張方平歐陽脩曾公亮王洙孫甫劉湜等合奏謹參考衆說擇其便於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於學校則學者脩飾矣先策論則文辭者留心於治亂矣簡程式則閱博者得以聘矣問以大義則執經者不專於記誦矣乙亥詔州縣皆立學○五月壬戌朔公與韓琦並對於崇政殿上四策○六月十二日舉元積中管勾機宜文字○七月丙戌詔諸路轉運使副提點刑獄察所部知州軍知縣縣令有治狀者以名聞議旌擢之其或不

四年

五年

如所舉令御史臺劾奏並坐不實罪從公奏請也十三日舉葛宗古楊麟充閣門祇候是月勘會河東邊上所關弓弩并衣甲器械刀槍等自來從京支撥多是沿路損失枉費脚乘般載邊事不逮二十七日公上言伏乞朝廷指揮下河東轉運司取要便出產炭鉄州軍置都作院舉差官負專監其人匠於本路諸州軍揀選抽差○八月辛卯命參知政事賈昌朝領天下農田公領刑法事有利害其悉條上初四日吳賊差使臣一道姓金不得名往北界界丹處去不知事意公慮兩國計會與謀十五日奏乞那撥陝西兵三萬來赴江東乞朝廷更不遷延十三日舉張子奭張燾張去惑蘇舜元陳榮古堪充刑獄錢穀重難任使十五日舉夏安期充河東轉運使又舉向約乞差知陝西河東煩難大郡十六日又舉張子奭等五

人赴河東任使初諸州軍縣每五年一造城郭等第簿公體量得河東陝西自西事以來甚有人戶因差配破却家產州縣不能矜恤減放第候五年造簿方行定奪必是破盡家產多爲失所之人十八日奏言八月出榜曉示逐處人戶并與逐州軍及都轉運司及三年便造簿重定等第其因差配破落更不候三年便於簿內注鑿減下其有即今淪落應役不得者即與免放先是除宣撫韓琦到邊上散却特支後至是已是一年不曾支付二十一日公奏臣今往陝西河東宣撫其沿邊駐泊諸州軍及就戰兵并人戶兵士欲乞朝廷等第各賜特支○九月公在并州見都轉運司指揮諸州軍場務更不得收納大鐵錢要得止絕欺弊纔方行下文字使有百姓經并州告訴各是交易到大鐵錢無處使用公遂出榜并州街市且令依舊行用擬嵐州申本州九月一日支料錢并銀鞋錢二百萬准運司上項指揮尋行告示其軍人例各高聲言道官中支賜典我因何却不得行用其轉運司牒本州更不敢施行公又恐諸處軍民疑惑發榜示逐處曉示軍民其官鑄大鐵錢並依舊行使時河東諸軍州勑新收刈白草降下萬數不少逐處官吏不能體量利害例各差兵士或探斫不前便逃走公人等即出錢官買或於人戶係稅草地強行採打引惹爭競即令逐處搔擾公出榜曉示軍州自榜到日以前拋下兵士公人收刈白草

並與放免體量得逐處賊盜多是逃軍燕近南郊恐成羣黨驚却人戶州縣不能禁止指揮河東州軍令逐處出榜招召今日以前逃走廂禁軍人與限一月許於官司首身更不問罪並令依舊收管十六日西夏楊守素赴闕公奏乞所有封冊之禮須候西北收兵只行於體稍便乞朝廷再三詳審二十日樞密院劄子奉旨令公就近差人知麟州公與明鎬商量舉閭門祇候張繼勳是月出榜曉示諸州軍應坊郭鄉村人戶今日已前帶即配賣物色或包二稅移逃者並令與放罪各令歸業其元欠二稅並與除免仍劄都轉運司公到憲州體量憲州城池窄小奏乞增修○十月九日余靖奏乞劄付河東令彼處差人伴作葺豐州所貴邦丹不敢占據奉聖旨令公相度公言豐州至河東一百二十餘里並無人烟道路不通今來難便去管與脩初麟州無酒務不推酒利寬假邊民自慶曆二年十二月權起酒利公恐居民貧困出榜并劄與麟州令百姓依舊任便開沽十日公到麟州體量二州四面邊疆並無城寨防護人戶不敢復業遂與明鎬商量申奏乞脩復城寨是月發遣散移往府州與土田耕種十三日奏乞收贖麟府陷破蕃界熟戶百姓依舊住坐耕作出得糧草方可却減下正兵大段省得國家錢帛是月體量得火山寄嵐保德軍三處各屯兵馬所入軍儲皆是商旅人戶將銅錢糴北界斛斗入倉中貯每日計出却銅錢數

貫過往北界每歲計置河東銅錢不日將盡此邊防之大弊也十九日奏乞朝廷支絹五萬疋送下河東轉運司俵與崑崙等三處博羅軍儲急止銅錢出界之弊二十七日張亢奏准經略司牒崑崙軍等處有閑地萬頃乞先於要路安置堡子兩三箇然後將上件地土擘畫奉聖旨令公相度公恐置堡子代州與北界相接引惹言語只令作社戶名目三五十家靠險居住高築牆院防備盜賊○十一月初五日知原州蔣偕狀申細腰城修築已完湏藉土兵守禦公劄與涇原路土兵充細腰城就糧振武蕃落指揮○十二月經畧司管勾何涉有母在蜀中迎侍不得切於孝養初一日公舉涉充益梓路通判以便奉親俾全

度到開耕禁地利害事十六日公自麟府路回到崑崙軍次日有鈴轄孟元并崑崙軍使米元濬來言有萬勝指揮兵頗和告稱有本指揮軍人結集背叛司理院勘得本人不着次第多欠人債所告只聞人說並無照據欲領顏和赴營處斬公尋指揮令與逐官更子細勘鞫實情如委實誣告亦且決配況未曾刑害著被告之人恐今後更不敢告事至十八日孟元等來言審勘得別無實情更不敢枝蔓追究公又奏訪問得萬勝指揮招到雜色人多有邊上已滿三年其間輕狂之人不奈辛苦或亂出語扇搖人眾於邊上不便乞早降指揮差替十九日奉聖旨差入內供官衛克勤押賜醫藥至公處并傳宣命公探候北界

事宜及邊上設備者公言見各訓練選奇兵備戰敵以分朝廷萬一之憂二十日西賊點集壯人壯馬往環州界公劄經畧司起發軍馬赴乾興寨駐劄防托及令環元州多方安撫前來蕃部蕃官二十三日奏言切見太常博士趙拯秘書丞劉奕馮浩殿中丞范寬之馬仲甫徐執中杜樞太子中允王復太子中舍王孝和大理寺丞張謨並有才稱宜處要務俾臨邊事可濟軍期伏乞望朝廷速差上件官充陝西河東大部通判貼黃自來兩府臣僚無同罪舉官條例臣出使應所舉過官負恐朝廷未賜施行如任用後犯正入已賊臣並行同罪

慶曆五年正月十四日奏檢細腰城屬環州二十七日

河東轉運司申諸縣尚類等陳狀為老小殘疾及年六十已上至七十年老除外別無人丁見今單身乞放免公劄下磁州疾速體量尚類等如有人戶可以指射充替即依條貫施行如別無人戶指射即與免放施行○二月劄下并代等路經略司東都轉運司遍行指揮逐處疾速出榜曉示諸義勇軍習學弓弩是月翰林學士吳育為諫議大夫育初尹開封府時公在政府因白事數與公有迕既而公出安撫河東有奏請多為當國者所沮育取可行者固執行之○三月十八日西賊部領三千餘人打劫軍築城等四月十四日公奏乞下部署司揀選得力將佐嚴行禁約至時與漢兵會免致疏虞○四月三日新邊壕外

榷柵至葫蘆河一帶稱有西賊人馬約二萬餘人劄寨及逐川內各有烟火五里至七里蕃漢人戶一例驚移及差人探問却稱來放牧牛羊其驚移蕃漢人戶尋却歸復本處住坐公言昨往河西體問得鄜州路前來被西賊破蕩之時其初西賊用謀亦是如此其人戶為前來無事便各安心更不驚移遂遣軍戍殺今來亦恐如打鄜州時設此計謀遂牒涇原路經略司今後如得知西賊點集人馬即將蕃漢人戶多差人起遣回避不得慢慢免致驅虜初四日奏留蔣偕知原州新降宣命應係弓手兵士年及五十已上或疾病久遠不堪醫治者許本戶人填替如本戶無人即許召人充替施行公十七日奏言似此為疾發疾

之類非可詐偽者為年未五十已上有碍上項宣命諸處不敢替放官中前來許顧人承替之時內有事力之家即可雇人其下等第無錢顧人多恐脅家間有令典賣莊田雇人深屬不便乞指揮轉運司看驗如安實是為疾廢疾之類並依諸軍類更不問年甲與揀停歸農不須要家人并顧人充替又令疾苦之人各歸田園所以不致失所○五月歐陽脩上疏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委任之臣一旦相繼而罷天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賢而不聞其可罷之罪陛下於千官百辟之中親選得此數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此臣所以為陛下惜也十五日奏乞指揮麟府二

州勘會歸業蕃漢人戶約量人口數目支與貧糧乞更賜指揮與逐戶買牛具錢本選差朝臣一員照管撫恤各令安歸復業○閏五月涇原部署司所奏抽減年深上京東兵那官部押赴近裏永興等處駐劄候今秋管押歸營次奉聖旨令公相度公相度上件兵士已各年深過滿又知別路並減那歸營秋間縱有事宜亦難勾回邊上恐遞相扇搖別有言詞尋涇原路差使臣管押歸營二十四日具狀申奏○六月十四日奏諸軍頭失墜補署文帖免勒充長行只於舊職名上降一等所貴兵級安心十七日舉劉貽孫知鎮戎軍二十九日舉譚嘉震知德順軍時慶州東路巡檢竹昂公勒膽勇狄青許遷等皆推許此人可

用舉曷充慶州駐泊都監。八月十三日聞朝廷差國子博士高良夫往延州計會夏國差人定立疆界。又據高良夫申商量立界未定其西界楊守素回宥州取覆囊霄去公言夏國一面稱大段點集軍馬待與契丹相殺一面却與漢家爭些小疆界臣謂契丹元昊除是天亡時則有戰爭不顧利害如顧利害則無戰爭之理或二蕃連謀窺伺中原則今後契丹先起事端候朝廷抽減陝西軍馬付河北然後元昊入寇則陝西四路皆可憂虞乞朝廷察此情狀不可信憑大爲之備免致臨時敗事再錄與韓琦所上攻守策錄呈乞賜親覽是月與韓魏公奉聖李顯授閣閣祇候二十三日禁秦州博易奏體量得秦州自來客旅收買川貨物帛等入蕃博易券馬入官中賣熟販蕃馬回訖百姓所買馬錢亦收買匹帛入蕃與販今來若將秦州界西蕃博買一例止絕必是一路蕃情怨望熟大段隔却與販券馬及阻節客旅與販川貨則一路糴草少入入中必是誤事伏乞朝廷下秦州依舊降條貫施行二十九日舉李顯充邠州都監。九月舉張瑄知寧州公以河西麟府田野空荒城市窮困使河東一路供饋糴草錢帛未有休期若置一權務一則招誘蕃部牛羊鞍馬行貨供河東一路官稅要用二則麟府路收得客旅稅錢大段出得貨利就近供軍三則止絕得私下與外界交易免犯令初四日奏乞於麟州初置權場二十日西界送石元孫

歸漢配全州編管公言素不與元孫相識亦不知本人善惡臣在延州但聞劉平石元孫部領軍馬救護延州同戰拒賊日夜血戰兵少食盡力屈被擒即不曾退走亦非不戰而降但有不死於王事之罪又累該大赦却有赦存延州之勞縱不堪任用亦且免其戮辱少加存恤當授一南班近下名目於近州安置使隨蕃將校等聞之未絕向漢之心不怨朝廷不助夷狄此禦戎之一策也。十一月十一日准樞密院劄子節文臣僚劄子秦鳳路部署已下自來各破親兵逐月支破添支錢乞今後所差親兵揀選知武藝慣熟人數不得替換逐月更支破添支錢候巡邊及駐劄出戰時即乞一例量支盤纏錢三百文所貴均平免有虛破官錢奉聖旨令陝西四路安撫司相度公相度若是揀却知武藝慣熟人數久占在逐官手不得替換却恐不切閱習因茲生疏有誤使喚已牒秦鳳路都部署司據部署手親兵輪差替換依其餘路分更不逐月支添支錢。十二月二十一日山外德順軍界靖邊德寨壕外各有新招弓箭手共八百餘人請射地土耕種脩築堡子把截并逐家老小在彼居住自來累遭虜掠公牒涇原路安撫司各人將老小人口等般入壕裏居住且量留少壯人在壕外堡子安泊防守管勾耕種若遇大段賊馬難以禦捍亦須入壕裏回避免在遭虜掠。

按舊年譜竄聞文應嶺南尋死于道此據富

鄭公所作墓誌按閩文應景祐二年十二月辛亥落入內都知以昭宣使領嘉州防禦使爲泰州鈐轄後兩日改鄆州鈐轄百官表同景祐四年四月乙丑文應徙潞州鈐轄百官表同寶元二年九月癸卯文應卒此據百官表贈鄆州觀察使此據實錄未嘗有竄嶺南指揮及死于道事迹不知鄭公何據也今姑從鄭公墓誌埃考

范文正公年譜補遺

八五譜補遺

主

卷

建立義莊規矩

范忠宣公奏

知開封府襄邑縣范純仁切念臣父仲淹

范仲淹

學士日於蘇州吳長兩縣置田十餘頃其所得租米自送祖而下諸房宗族計其口數供給衣食及婚嫁喪墓之用謂之義莊見於諸房選擇子弟一名管勾亦逐旋立定規矩令諸房遵守今諸房子弟有不遵規矩之人州縣既無勅條本家難爲伸理五七年間漸至廢壞遂使飢寒無依伏望

朝廷特降指揮下蘇州應係諸房子弟有違犯規矩之人許令官司受理伏候

勅旨右奉

聖旨

八義莊規矩

聖旨宜令蘇州依所奏施行

劄付蘇州准此

治平元年四月十一日

押

文正位

勅會

先文正公於平江府興置義莊賜給宗族德澤至厚其始定規矩雖有版勝不足久傳及有治平元年所得朝旨亦未揭示族人兼有後來接續指置可爲永式者未曾刊定深慮歲久漸至隳廢今盡以編類刻石置于天平山白雲寺先公祠堂之側子子孫孫遵守勿替今具如後

正公初定規矩

一 逐房計口給米每口一升並支白米如支糯米則臨時加折支糯米每斗折白米八升

一 男女五歲以上入數

一 女使有兒女在家及十五年年五十歲以上聽給米

一 冬衣每口一疋十歲以下五歲以上各半疋

一 每房許給奴婢米一口即不支衣

一 百占凶增減口數畫時上簿

一 逐房各置請米曆子一道每月末於掌管人處批請不得預先隔跨月分支請掌管人亦置簿內

一 轉簿頭錄諸房口數為額掌管人自行破用並探支與人許諸房覺察勒追填

一 嫁女支錢三十貫下並再嫁二十貫

一 娶婦支錢二十貫再娶不支

一 子弟出官人每還家待闕守選丁憂或任川廣福建官留家鄉里者並依諸房例給米絹并吉凶錢數雖近官實有故留家者亦依此例支給

一 逐房喪葬尊長有喪先支一十貫至葬事又支一十五貫次長五貫葬事支十貫卑幼十九歲以下喪葬通支七貫十五歲以下支三貫十歲以下支二貫七歲以下及婢僕皆不支

一 鄉里外姻親戚如貧窘中非次急難或遇年飢不能度日諸房同共相度詣實即於義田米內行濟助

一 所管逐年米斛自皇祐二年十一月文給逐月數并冬衣絹約自皇祐三年以後每年一動熟椿留二年之糧若遇凶荒除給餼糧外一切不支或二年糧外有餘却先支喪葬次及嫁娶如更有餘方支冬衣或所餘不多即凶吉等事眾議分數均勻支給或又不給即先凶後吉或凶事同時即先尊口後卑口如尊卑又同即以所亡所葬先後支給如支上件餼糧吉凶事外更有餘羨數日不得求償椿充三年以上糧儲或慮陳損即至秋成日方得糶償回換新米椿管

右仰諸房院依此同共遵守

皇祐二年十月 日

資政殿學士尚書禮部侍郎知杭州事范 押

續定規矩

一 諸位子弟得大比試者每人支錢一十貫文七兩

一 諸位子弟得再貢者減半並須實赴大比試乃給即已給而無故不試者追納

一 諸位子弟縱人採取近墳竹木掌管人申官理斷

一 諸位子弟內選曾得解或預貢有士行者二人充諸位教授月給糙米五石若遇米價每石及一貫文雖不曾得解預貢而文行為眾所知者亦聽選仍諸位共議學者不得與議若生徒不及六人止給三石及八人給四石及十人全給

右三項以熙寧六年六月

日

二相公指揮修定

一掌管人侵欺及諸位輒假貸義莊錢斛之類並申

官理斷償納不得以月給米折除

一族人不得租佃義田

詳立名字同

一掌管子弟若年終當年諸位月給米不闕支糙米

二十石雖闕而能支及半年以上無侵隱者給

一半已上並令諸位保明後支若不可保明各

具不可保明實狀申

文正位

一義莊勾當人催租米不足隨所欠分數剋除請受

如欠米及一畝即至納米足日全給更不支

有請與者申官決斷

今義莊規程

四

右四項以元豐六年七月十九日

二相公指揮修定

一身不在平江府者其米縮錢並勿給

一兄弟同居雖衆其奴婢月米通不得累過五人

謂如

七人或八人同居止共

一未娶不給奴婢米

未娶而有女使生子在家及

規給

一義莊不得典買族人田土

右四項以紹聖二年二月初八日

二相公指揮修定

一義莊費用雖闕不得取有利債負

義莊費用雖闕管人依規處置其族人雖是尊長

不得侵擾干預違者許掌管人申官理斷即堂

管人有欺弊者聽諸位具實狀同申

文正位

右三項以紹聖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二相公指揮修定

一義倉內族人不得占居會聚非出納勿開

一因出外住支月米者其歸在初五日以前取諸位

保明訪實聽給當月米

一義宅有疎漏惟聽居者自修完即拆移舍屋者禁

之違者掌管人申官理斷若義宅地內自添修

者聽之

本位實貧乏無力修完而屋舍疎漏

文正位量支錢完補

五

一諸位請米曆子各令諸位簽字圓脩方許給給

請人親書交領即去失曆子者住給勒令根尋

候及一年許諸位及掌管人保明申

文正位候得報別給曆頭起支

一積留月米併請者勿給

一諸位不得於規矩外妄乞特支雖得

文正位指

揮與支亦仰諸位及掌管人執守勿給

一義莊人力船車器用之類諸位不得借用

一諸位子弟官已陞朝願不請米縮錢助贍衆者聽

一諸位生男女限兩月其母或所生母姓氏及男女

行第小名報義莊義莊限當日再取諸位保明

訖註籍即過限不報後雖年長不理爲口數

米

一遇有規矩所載不盡事理掌管人與諸位共議定

保明同申 文正位特不雖已申而未

得 文正位報不得止憑諸位文字施行

右十項以元符元年六月 日

二相公三右丞五侍郎指揮參定

一諸位問報義莊事雖尊長並於文書內著名仍不

得竹紙及色牋違者義莊勿受

右一項以元符二年正月十七日

三右丞相指揮修定

一義莊遇有人贖田其價錢不得支費限當月內以

元錢典買田土輒將他用勒掌管人償納

三自三

一義莊規矩

又

右一項以崇寧五年十月十二日

五侍郎指揮修定

一諸位輒取外姓以為已子冒請月米者勿給許諸

位覺察報義莊義莊不為受理許諸位徑申

文正位公議移文平江府理斷其大觀元年七月以前已收養

給米者不
得追訟

右以大觀元年七月初十日

五侍郎及 二相公指揮參定

一諸位子弟在外不檢生子冒請月米掌管人及諸

位覺察勿給即不伏堂管人及諸位申

文正位移文平江府理斷

右以政和三年正月二十一日

五侍郎指揮修定

一族人不得以義宅舍屋私相允貸質當

右一項以政和五年正月二十九日

五侍郎指揮修定

右仰義莊及諸位遵守施行內文意前後相妨窒礙者

從後規若有違犯仰掌管人或諸位備錄治平元年中

書劄子所坐

聖旨申官理斷各令知委

政和七年正月十三日

朝散大夫充徽猷閣待制提舉亳州太清宮范

續定規矩

清憲公奏

朝散郎左司諫兼侍講范之柔奏臣不避

主

一義莊規矩

七

營

誅夷輒瀝誠悃仰干

天聽伏念臣五世祖故參知政事謚文正臣仲淹奮身

孤藐遭世休明深念保族之難欲為傳遠之計自慶曆

皇祐以來節次於蘇州吳長兩縣置田畝立義莊贍同

姓創定規矩刻之板榜以貽後人已而臣高叔祖故尚

書右僕射謚忠宣臣純仁於治平元年知開封府襄邑

縣日慮板榜不足又傳且諸房子弟有不遵規矩之人

州縣既無

勅條本家難為伸理必將漸致廢壞即嘗具奏乞降聖

旨下本州許令官司受理繼蒙朝廷依所奏施行遂得

憑藉保守伏自南渡之後雖田畝僅存而莊宅焚毀寄

廩墳寺遷寓民舍蠹弊百出盡失初意慶元初臣與兄

身始協謀同力盡復故基漸還舊觀奉定約束加備於前固嘗經本州鑄給板榜揭示義宅然非更得朝廷行下本州申明受理元降指揮恐無以善後懷此日久無路自伸今臣幸蒙公朝軫念故家擢綴班列若不於此時控告君父則何以副先人屬望子孫之意用敢冒昧以聞伏望聖慈俯鑒微衷特頒降旨劄下平江府令將續添規約常切照應治平元年已降指揮受理庶幾足以勸勵來者增固舊規臣與閩族實均戴天地施生之造所有治平元年指揮并慶元二年續添條約謹繳連在前瀆犯宸嚴臣無任惶懼俯伏候命之至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前連治平元年已降規約指揮十一月五日奉

聖旨依

嘉定三年十一月七日

右併錄連送范司諫

義莊規矩

八

一文正公曾祖徐國公祖唐國公父周國公墳塋並在天平山坐落間有族人輒敢於上牧羊及偷斫林木柴薪近雖行下義莊專一責令墓客看守外今後如有違犯之人諸房覺察申文正位罰全房月米一年全房謂照本房請米曆內此數並行住罰下皆此義莊輒令墓客充他役者罰掌莊子弟本名月米一季

一天平功德寺乃

文正公奏請追福祖先之地為子孫者所當相與扶持不廢香火今則不然多有疎遠不肖

子弟請過義米歸已却返齋食於寺中至有欺詐住持逼逐僧行借借舟船役使人僕亞托私酒食飲本米樂於占常住田地布種或作田園不還租米以致常住空虛住持數易日漸敗壞今後探聞有違犯之人罰全房月俸兩月欺詐住持及占種田地者罰全房月米一年詐過錢物經官乞行根究從條施行田地退還常住為業畢日申

文正位候回報起支雖已退業而故作阻障不容常住耕種者亦行前罰

義莊及白雲功德寺並後并應下非泛科敷並蒙官司豁免近來縣道胥吏多因乞覓不從故意

義莊規矩

九

搔擾今後如有似此之人許從本家經府陳理嚴行斷理

一舊規諸房不得租種義莊田土詭名者同近來有恃強公然於租戶名下奪種者及有損捺義莊田渭涇浜車漕種菱不容租戶車水上下者為害甚大今後探聞有違犯之人罰全房月米半年

一義莊租戶所當優卹使之安業聞有無賴族人將物債高價賣賣願屬不便今後輒有違犯罰全房月米兩月仍經官陳理

一舊規義莊事務惟聽掌莊子弟自行處置雖是尊長不得侵擾干預緣違犯者未嘗有罰是以近

來多有族人專為傾賂不顧義莊利害或為攬戶拋納苗米必要多增貼耗或主張不逞之徒充應脚力及墓客之類甚至鼓誘外郡族人挾長前來擅開倉廩妄用米斛恣行侵擾意在破壞今後如有違犯許掌莊指實申 文正位自行體訪知覺罰全房月米一年外仍經官乞行根究徵治內有乞覓過錢物之人即合從條施行

一舊規掌莊子弟侵欺徑行申官理斷勒令陪填近自移建倉宇遴選主計此弊稍革深慮日久玩習合行閱諸房今後掌莊子弟如有違犯許諸房覺察申 文正位委請公當子弟對衆點算

一舊莊規矩

取見實侵數目以全房月米填還足日起支仍控告官府乞行徵治以為掌莊侵欺者之戒諸房子第即不得專擅興詞索煩官府

一諸房間有不肖子弟因犯私罪贖者罰本名月米一年再犯者除籍永不支米

良之類若非除籍之後長惡不悛為宗族鄉黨

善良之害者諸房具申 文正位當斟酌情理

控告官府乞與移鄉以為子弟玷辱門戶者之

戒

一舊規諸位輒取異姓以為己子冒請月米者勿給今乃有將己子與人破蕩他人家業却欲歸宗請米如有似此之人仰掌莊中

文正位不得支行

一義宅地基久為外人占據今來復業甚為艱難宜體 文正公之意專為聚族之地即不許族人占造私宅等用如有違罰全房月米一年仍勒還元地

一舊規諸房子第得貢大比者義莊支果足錢十千今物價翔貴難拘此數如有子弟得解赴省義莊支官會一伯千其錢於諸房月米內依時直均尅其免舉人及補入太學者支官會五十千庶使諸房子第知讀書之美有以激勵

一歲寒堂除科舉年分諸位子第輒請肄業餘時不得於內飲宴安泊如違罰全房月米一月

義莊規矩終

史 82-37

范文正年譜一卷補遺一卷附義莊規矩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

年譜一卷宋樓鑰撰鑰字大防鄞縣人隆興元年進士官至叅知政事除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卒諡宣獻事迹具宋史本傳補遺一卷不知何人所作前有自識一條謂取舊譜所未載者見之各年之下所摭前譜闕遺頗多亦足以互相考証元天曆三年仲淹八世孫國僑與文正奏議同刊行之其義莊規矩一卷則仲淹嘗買田置義莊於蘇州以贍其族創立規矩刻之版榜後其法漸墮治平中其子純仁知襄邑縣奏乞降指揮下本州許官司受理遂得不廢南渡後其五世孫左司諫之柔復爲整理續添規式其本爲范氏後人所錄凡皇祐二年仲淹初定規矩十條又熙寧元豐紹聖元祐崇寧大觀間純仁兄弟續增規矩二十八條其慶元二年十二條則之柔所增定書中稱二相公者謂純仁三右丞者謂純禮五侍郎者謂純粹皆其子孫之詞也

呂忠穆公遺事一卷

不著撰者

北京圖書館藏清乾隆四十二年孔繼涵家

鈔呂忠穆公年譜附

附《四庫全書總目·呂忠穆公

遺事一卷》提要

丞相呂穆公遺事

建炎三年車駕倉卒渡江公以孤軍扼京口躬擐甲
冒晝夜奮力以遏金虜劇寇卒能保障江浙等路自
建康倡義復辟時次于撫守官錢塘公無所顧恤得
撫書報二賊叛逆之狀公執書慟哭即日起兵乞建
炎皇帝亟復帝位公輔佐真主方虜騎犯會稽公獨
建航海避狄之策朝廷臣所論皆不合又衛士鼓譟
欲生變公力排群議願聖意確然下移大駕還幸浙
西士氣復振公扈駕登海舟早晚朝奏事因一日奏
事畢已出御舟門上復召回議事步稍亟遂墜海中

卷之三

聖上大呼衛士急救相公當有重賞公即時得出建
炎皇帝命衛士以官是日春寒賜衣服湯劑公並無
所苦亦未嘗在告公任江東安撫制置大使日李成
進擬江筠二州公提兵親冒矢石雖疾病亦馭軍破
賊公憤群盜乘艱危之時並起為患乃建言今天下
之勢當先平內寇遂招張遇斬賽薛慶裴淵趙廷壽
崔邦衡張守忠張琪崔增李捧劉超邵清韓世清馬
友曹成范汝為等巨寇皆聽命公履蹈危機必忘身
殉國公再拜左揆兼領都督擁兵北代師次京口病
瘳疾踰月日以北向爭中原為謀公病未愈上遣中

使召還公處心甚公留意人才雖有仇怨亦未嘗報復及再秉政除趙承相鼎知平江帥江西秦師相檜被逐之日公拜于榻前力為保特卒不至貶竄樞密盧益路允迪二公頃貶英梅公營救之皆除淮東西制置使後盧公除同知三省樞密院扈衛降祐太后于慶州公末年力疾赴召以病劇不能任事乃竭忠罄以陝西机事條奏扶輿東歸還家三日而薨公任燕山河北西路都轉運使日丁母憂自雄州扶護歸濟南晝夜哀泣終日徒步不下二三十里殆起後命下哭于墓側連日不食而行鄉人重之公自除同簽

卷之三

二

書樞密院拜右相遷左揆凡轉廳拜罷並不請合得錫賜銀絹等物公初拜左揆上章力陳故事辭免金紫光祿大夫以下七官祇帶通議大夫罷公相除鎮南軍節度使開封儀同三司累上章力辭使弼改除特進觀文殿大學士公除少保兩浙西路安撫制置大使知臨安府兼行宮留守累上章力辭亞保乞致仕不允公除少傅鎮南定江軍節度使充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五上章力辭亞保兩鎮節鉞仍乞休致遂依舊以少保鎮南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成國公任便居住公任江東安

撫制置大使兼知池州總師控扼大江依主兵戰守之官合請真俸是年米價翔貴遂月祇計口請俸米十三石五斗餘皆不請以助軍用公天性簡約自奉至薄自布衣至宰相勤儉不少加損公居第卑陋東閣退老堂以竹為椽粗能庇風雨公生平不治產業雖出入將相十餘年而身後無餘資葬事追奉之外諸子貧無所有公出入將相提師總戎未嘗以私喜怒誅戮一人公剛明而恕每云欲成大事不可山不忍公為主帥深得軍情能與士卒同甘苦公為監司師守所至有惠愛公控扼大江濟渡軍民凡招平諸

卷之三

三

路巨寇賑濟飢民全活生靈不可勝計公之用心人有患難喪死赴之如不及人之有恩子已終身不忘賑孤恤貧無所吝惜公凡有所按刺人無冤濫不妄起獄公天賦氣直胷中洞達無所隱蓄公性嚴重剛果無所屈撓凡人陳述利害有不中理者輒面折之然必用其所長公在政府不薦臺諫官公不交通臺諫官公不與中貴人交結伺門官禁問事公憂國愛君不以利害得喪易其心公判意名節難進易退公為監司帥守出入將相僚吏畏服繇是少有按諂者公不復仇不報怨不災害士類公在政府不植黨與

動搖同列公踐更中外政事精明統臨之內罔不信服公奉上接下推心誠慤公出入將相素有威望凡有施設令出必行公凡招大寇必單騎素隊入賊軍雖十數萬眾莫不聽命解甲公為帥守每有新禱即日應公喜鞍馬弓劍慕裴度李德裕之為人公才雄志大頃以胡虜未滅國步多難每憂憤不平嘗以平定中原盡復境土為心勤勞百為遍歷艱險中興之基公實啓之公主兵任將臨机料敵與古兵法合公又在西北邊而能料虜情公每用兵必親冒矢石陣中督戰自人將韓世忠以下咸畏服云公以艱難

卷之三

四

之時修練軍政謀求武備搜文武賢能堪任將帥適時應變之才以承帝意公持權謀大事定大策決大疑毅然剛果處之甚易公謀國馭軍憂深慮遠號令精審人莫敢犯公所至政事嚴肅官吏不敢犯法公詞賦登科平生喜讀書一覽輒記博識警敏晚年益聰明對賓客誦古文舊學鏗鏘不絕公長於古文門下侍郎李清臣一見公之文大奇之公詩賦句法雄偉似其為人公自拜相以來表章奏劄多親製之晚年尤好吟詠如諸公賦退老堂詩亦多有屬和者公雄辯該洽深知歷代典故公平日不專事章句自布

求已屬意天下事每為文議論以忠恕康濟為主公平昔訓諸子及弟姪必曰居官以公廉為政以勤謹為本公秉性至孝頃登第後仕宦凡居官所請俸給並納之于其母唐國夫人養膳族人婚嫁弟妹本房並無所蓄必奉父母以歡心然亦未嘗少有倦意由是諸族中賴公存拊者甚眾公自擢陞從列荐登輔弼每遇郊祀所得蔭補恩澤時其子已長必先數之族人曰某未授命率先與之凡弟姪輩皆緣公而得爵祿公居家甚簡儉而每月養育親族撫恤周至惟

卷之三

五

恐其不及公雖居官及間居治事之餘書憲隱几諸經子史嘗少釋手訓誨後進必曰士夫守職宜盡心于公家間居則留意于書史公每于弟姪及使人必教以忠議謂此語不虧人神明必祐之公嘗語諸親舊云赴國家之急不宜以劇易辭如僕用心若泰山之自雲霓中下令僕承接亦不辭難雖糜碎而不悔一切以誠實處之故四明決航海之議非公忠誠許國則孰能如是耶公初見門下侍郎李清臣謂公曰公眉目有宰相氣像他日必貴為一品則公之貴已先為李所知矣豈可移乎

呂忠穆公遺事一卷

永樂大典本

不著撰人名氏陳振孫書錄解題載之亦不云誰作所記呂頤浩言行每條必曰公於某事云云蓋其後人所述也

呂忠穆公年譜一卷

不著撰者

北京圖書館藏清乾隆四十二年孔繼涵家

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呂忠穆公

年譜一卷》提要

呂忠穆公年譜

神宗皇帝熙寧四年辛亥公生是年哲宗皇帝紹聖元年甲戌公二十四歲畢漸牒登科調北京城安尉及第後道中燈不讀書有詩云他年若遂平生志肯為長檠棄短檠紹聖二年乙亥紹聖三年丙子公卿居家貧自此凡數年不調官紹聖四年丁丑元符元年戊寅元符二年己卯元符三年庚辰初赴密州司戶參軍有呈張智周仲英詩云宦塗忽忽六周星萬事于今一未成徽宗皇帝建中靖國元年辛巳崇寧元年壬午崇寧二年癸未就除大名府國子監教授

卷之一

一

崇寧三年甲申避親改邠州教授崇寧四年乙酉崇寧五年丙戌大觀元年丁亥邠州教授再任大觀二年戊子大觀三年己丑大觀四年庚寅改宣教郎代還除周王宮崇子博士有貽謝任伯詩政和元年辛卯政和二年壬辰通判延安府政和三年癸巳就除西浙路提舉常平等事行至鄜州改差充提舉蔡河撥發措置糴買政和四年甲午政和五年乙未政和六年丙申除河北東路提舉常平等事政和七年丁酉政和八年戊戌修北京城及被旨行常平賑濟法特轉兩官除直秘閣重和元年己亥改宣

和元年宣和二年庚子除河北路轉運判官未幾召對除太府少卿繼除直龍圖閣河北路轉運副使借紫謝表云舜陞堯庭方遯趨朝之路朔風塞雪蓋深戀闕之心宣和三年辛丑以職事修舉特轉朝奉大天除右文殿修撰賜金帶宣和四年壬寅除徽猷閣待制河北路都轉運使宣和五年癸卯緣上書諫開邊之失徽宗皇帝震怒落徽猷閣待制依舊為河北路都轉運使兼經制燕山有河北京東路財賦後金人需求不已徽宗皇帝感悟公前日之言遂復公職進徽猷閣直學士宣和六年甲辰被旨起復還任宣

卷之二

二

和七年乙巳欽宗皇帝靖康元年丙午公以病乞宮祠除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建炎元年丁未光堯壽聖太上皇帝即位于南京召赴行在方就道差知揚州未幾聖駕幸揚州召對進職徽猷閣學士繼除戶部侍郎兼知揚州建炎二年戊申進戶部尚書依舊知揚州未幾除吏部尚書建炎二年己酉除資政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江淮兩浙制置使兼知建康府錄送臣苗傅劉正彥作亂遂倡義統率諸將勤王復明辟除宣奉大夫尚書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御營使未幾除金紫光祿大夫進尚書右僕射公力陳

故事納七官止帶通議大夫建炎四年庚戌罷相除鎮南軍節度使開封儀同三司充醴泉觀使任便居住寓居台州未幾除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池州紹興元年辛亥召赴行在除少保尚書左僕射固辭少保授特進是年春公屯兵左蠡有寄晁守詩云玉帳夢回烽燧曉水鄉春夏銑衣寒紹興二年壬子除衣前特進尚書左僕射領都督江淮兩浙荆湖諸軍事紹興三年癸丑公以病召還是年罷相除特進觀文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任便居住先是

卷之三

三

無一紹興四年甲寅食洞霄宮祿寓居台州旋營小園于東郊起居數掾勝曰退老堂自號退老居士一時名士皆有篇什公亦有屬和者和張全真詩云天台山下柴荆路白首棲遲學灌園紹興五年乙卯除鎮南軍節度使開封儀同三司依前提學臨安府洞霄宮任便居住未幾除荆湖南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潭州紹興六年丙辰紹興七年丁巳除兩浙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臨安府未幾進除少保兼行宮留守是年明堂大禮進封成國公紹興八年戊午除少傅鎮南定江軍節度使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

兼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力具辭免改除水少傅鎮
 南定江軍節度使醴泉觀使任便居住緣固辭少傅
 兩鎮節鉞續降制依前少保鎮南軍節度使醴泉觀
 使成國公任便居住紹興九年己未召赴行在以病
 還除少傅依前成國公致仕是年公薨享年六十九
 贈太傅後以郊祀恩追封太師秦國公謚忠穆淳熙
 十五年戊申蒙恩配饗高宗廟庭

卷之二

四

呂忠穆公年譜一卷 永樂大典本

不著撰人名氏中頗載頤浩詩句與他家年譜體

例小異

尹和靖年譜一卷

不著撰者

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九年洪珠刻和靖尹

先生文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尹和靖年

譜一卷》提要

和靖尹先生文集卷之

年譜

神宗皇帝熙寧四年辛亥

是歲七月

辛未日

先生生于河南府河南

縣嘉善坊之第祖河內先生諱源字子漸

叔祖河南先生諱洙字師魯皆有文集行

于世考虞部員外郎諱林妣陳氏澗上陳

公廩字叔易之女

五年壬子

六年癸丑

七年甲寅

八年乙卯

卷一

九年丙辰

十年丁巳

元豐元年戊午

先生年八歲丁虞部憂

二年己未

三年庚申

四年辛酉

五年壬戌

六年癸亥

七年甲子

八年乙丑

哲宗皇帝元祐元年丙寅

先生年十六

二年丁卯

初陵徐乃昌校勘

中華書局影印

先生年十七爲舉子時教授蘇明一
見大奇之謂先生曰子以狀元及第即學
乎唯復科舉之外更有所謂學乎先生疑
一日蘇因會茶舉盞以示曰此豈不是舉
先生遂往見伊川先生

三年戊辰

伊川先生授先生以大學西銘又令看敬
字

四年己巳

五年庚午

先生年十九應進士舉策問誅元祐黨籍

卷一

一三

先生嘆曰以此策士吾尚可以下祿乎不
對而出告於伊川曰吾不復應進士舉矣
伊川曰汝有母何以爲養先生歸曰陳夫
人曰煇昨應舉策問如此煇不忍答而出
煇將不復應舉矣恐無以爲養夫人曰汝
以仕可爲善耶汝以學可爲善耶先生曰
皆爲善爾夫人曰吾但知汝以善養不知
以祿養先生喜出告伊川伊川曰賢哉母
也

六年辛未

先生學易於伊川

七年壬申

先生年二十二娶張氏

八年癸酉

紹聖元年甲戌四月十二日改元

二年乙亥

三年丙子

四年丁丑

伊川先生謫涪州

元符元年戊寅六月一日改元

二年己卯

三年庚辰

卷一

一三

徽宗皇帝建中靖國元年辛巳

先生年三十一

崇寧元年壬午

二年癸未

三年甲申

四年乙酉

五年丙戌

伊川先生以易傳授先生

大觀元年丁亥

先生年三十七新學日興諫官范致虛上

言曰程頤倡爲異端尹煇張繹爲之羽翼

二年戊子

三年己丑

四年庚寅

致和元年辛卯

二年壬辰

三年癸巳

四年甲午

五年乙未

六年丙申

七年丁酉

八年戊戌

重和元年

二年己亥

宣和元年三月一日改元

二年庚子

三年辛丑

四年壬寅

五年癸卯

六年甲辰

七年乙巳

欽宗皇帝靖康元年

是歲九月鎮洮軍節度使同知樞密院事

京畿河北東路宣撫使种師道上表薦先

生乞召寘經筵御子云臣竊惟陛下自臨

才凡為公論所與者無不收用况於中外人

之選苟有其人理不可遺伏見河南府布

衣尹焞故尹源之孫尹洙之姪孫學府

古行足屬俗蓄心允蹈三之姪孫學府

致者皆稱仰之未嘗應書不求仕進若蒙召

皇懼之至取進止勝有旨召赴闕令河南府

以禮津遣先生辭曰欲寡過而未能安足

以上副此遣河南府守臣王襄引孔子不

俟駕之語促行先生曰焞草萊之臣不敢

當君命不俟駕此孔子當位時事若不在

其位則不然也王襄曰先生辭矣再有旨

促召先生不得已至闕又謝不敢朝上知

不能留也十月詔賜和靖處士放還山

云勒西京布衣尹焞廣曆間有賢臣馬

不見也每覽國史高其節槩爾能學

行以世其家甘貧守約不競榮利是亦

嘉矣用錫美名式勸爾其以行義教

靖處士靖康元年九月日中書舍人劉正

行戶部尚書梅公執禮兵部尚書孫公傳

御史中丞呂公好問戶部侍郎邵公溥中

書舍人胡公安國諫議大夫徐公秉哲又

同奏乞特加職擢奏曰臣等伏見河南布

根本言動惟時皆可師尹焞德備中和學

任大臣等淺陋不足以盡知然近來招延

之士無出其右者昨蒙朝廷特召河南府

津遣赴闕伏聞命之處士以歸使焞翰藏

國器不為時用未副朝廷又席求賢之意

伏望聖慈特加職擢以慰天下士大夫之

望謹錄奏聞

二年丙午金人陷洛陽

先生闔門遇害張夫人與子均俱死于賊

先生死而復甦門人潛載以逃尋訪尹氏

遺族遇先生之弟武功府君燭及武功夫

人全氏携姪塙逃匿民舍時亂兵間尹氏

僅存者先生與塙三人耳塙時甫八歲後以先生葬

恩補將仕郎終於通判金州先生傷重不能行家人輿

昇匿山谷間

高宗皇帝建炎元年丁未

先生年五十七在長水山中

二年戊申

先生在長水山中長安陷劉豫僭號使其

僞師趙斌卑詞厚禮儀從甚盛以兵劫先

生于山中先生抗罵不屈夜徒步渡渭携

卷一

六

塙及邢氏女潛匿蜀水谷中

三年己酉

先生在蜀水

四年庚戌

先生自秦中至永興軍黃蘗谷

紹興元年辛亥

先生年六十一

二年壬子

先生隨楊彥中入蜀至閬州時張公浚宣

撫川陝門人呂禧中為計議官延請館先

生于閬中遂至遂寧復往瀘南子婿邢純

官所又過戎淑七月二十五日有題伊川

易傳後語

三年癸丑

先生往來至巴中廣安軍弟燭武功府君

卒于廣安

四年甲寅

七月二十三日邢純監涪陵酒稅復迎侍

先生以往先生寓館於涪州千福院十二

月望日門人馮忠恕來有題馮聖先墓銘

卷一

七

跋語

五年乙卯

先生寓涪扁一室曰六有齋名所居曰習

堂六月十五日左朝奉大夫充徽猷閣待

制提舉建隆觀兼史館修撰兼侍講兼資

善堂翊善范冲舉先生自代有旨尹焞召

赴行在仍令川陝宣撫司以禮津遣九月

十二日左朝奉大夫充徽猷閣待制提舉

建隆觀兼史館修撰兼侍講兼資善堂翊

善臣范冲再奏蜀道雖通然行旅艱難自

非州郡委曲津遣無緣起發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令川陝宣撫司差撥人船優給路費以禮敦遣前來赴行在所十月初三日宣司發省劄至涪州時涪守李瞻備禮至千福院津遣先生申宣司辭免二十八日宣司再牒涪州備坐聖旨指揮差撥人船以禮津遣先生再申宣司乞備錄奏免時上謂侍臣曰昔召程頤蓋自布衣除崇政殿說書十一月六日遂降旨尹焞特授左宣教郎除崇政殿說書仍令川陝宣撫

卷一

八

司依累降指揮加禮津遣赴行在所十一月二十七日宣司准入內侍省御前金字牌并御前實封劄子付下左宣教郎說書告并差幹辦官蔣世雄來涪州尋訪先生居處催促起發涪守李瞻申尹處士獨處一室嘉遜養浩志尚高潔邦人莫得而見非有司文移可致

六年丙辰

正月宣司差官委夔路運副韓固運判王肇知涪州李瞻詣先生之廬備禮再三勸

勉起發十三日先生以告繳納涪州軍資庫再申宣司辭免三月六日又降旨促召四月六日又准省劄催促五月七日宣司再得旨催促及又差使臣史誠等解袍笏等來先生不受仍以繳納涪州軍資庫八月十八日有跋馮聖先墓銘後序自五月以來宣司所差官日夕候門不敢去至九月十七日先生迫不得已登舟啓行又申制司以病不敢受誥乞於前路聽候指揮先是伊川先生有祠在涪之北巖九月二

卷一

九

十五日先生以文告于伊川之祠面行其云有補於世則未也不辱其門則有之云云先生既行蜀人又於北巖立先生之祠焉十月至夔十二月二十六日朝廷又降劄促令疾速無程前來仍不許再有辭免

七年丁巳

正月十三日先生至荆南朝廷再降劄促召二十一日至鄂州二十三日又准尚書省及御前實封劄子促召先生又以疾乞自便將理二月十九日至江州二十五日

及三月十七日又連准省劄催促二十一
日又申江州乞具奏辭免四月四日至五
月五日凡三劄催促五月二十日左僕射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都督諸路
軍馬張浚又上疏力薦乞更加禮津遣五
月二十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奏五月二十
九日巳時御前金字牌備張公浚劄子又
加促召先生又繳申江州乞自便尋醫六
月二十四日又准省劄促召先生又以疾
辭八月又得旨令江州守臣以禮津遣九

卷一

十

月先生至建康府界先是左司諫陳公輔
上言請禁伊川學至是先生因併引以辭
涪州所差隨行軍員何伸以本州所繳崇
政殿說書告乞袍笏等繳納行在激賞庫
何伸狀云九月十一日朝廷又以官告袍
笏等劄下責付先生家屬交領又辭上曰
尹焞可謂恬退矣辭免之奏十數上而未
止候疾痊安即召對又降旨遣宰相趙鼎
及叅知政事秦檜出國門存問慰勞仍先
賜御府金帛藥等先生再力以疾辭官九

月十三日又降旨體劄下事理疾速祇受
告命仍具知委文狀申尚書省先生又列
前後所上二十狀繳連乞收還恩命十月
八日又劄下今候空安日令閣門引見上
殿先生以病未敢受告聞十月一日又劄
下訪聞本官今已痊安所有告命即疾速
祇受閏月初八日奉聖旨尹焞除祕書郎
兼崇政殿說書先生又辭十一日奉聖旨
不允今先次朝見赴講筵供職十二日先
生始入見力辭於上前上曰朕渴卿久矣

卷一

十一

知卿從程願學侯卿以講學不敢以有他
先生遜謝辭不獲命遂供職講筵承續講
衛靈公之末章稱旨遂給筆札解論語以
進時先生又力辭祕書之命十五日奉聖
旨不允先生既再辭不允又乞致仕左僕
射趙鼎奏曰尹焞有山林之志不樂留
此願以禮留之上遂再加錫賚

八年戊午

二月車駕還錢塘先生以病從百司先行
二十七日除祕書少監仍兼崇政殿說書

先生又凡五辭三月病少愈力疾赴講筵先生每當赴講之日前一夕必沐浴更衣以所講書置案上朝服再拜齋于燕室學者問之先生曰必欲以所言感悟君父安得不敬人君其尊如天必須盡已之誠意吾言得入則天下蒙其利不能入則反之又安得不敬十三日詔促解論語四月九日乞免史館并修日曆職事從之十四日再乞歸田里十七日又於經筵留身求去且曰士大夫不理會進退安用所學上曰

卷一

三

待與卿在內宮觀先生力辭翌日上以諭叅知政事劉公大中曰尹焞學問淵源足為後學矜式班列中得老成人為之領袖亦足以見朝廷氣象十八日除直徽猷閣主管萬壽觀依舊無崇政殿說書凡三辭不允又乞致仕又不允二十日進呈所解論語五月四日詔賜緋衣銀魚復被旨解孟子上曰楊時物故胡安國朱震又亡同學之人今無存者朕甚痛惜之趙鼎曰尹焞學問淵源可以繼震上曰震亦為焞八

月十三日詔先生講尚書夏講筵初開講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先生曰此安而有之上語中書舍人呂本中曰此尹焞受用處二十三日除試太常少卿兼職如故先生力辭不允十一月十六日先生以疾在告十九日除左通直郎權禮部侍郎時先生再已乞官觀不允二十一日又除兼侍講凡十辭皆不允是時秦檜獨相方主和議金虜遣張通古為詔諭江南使通古在館浹旬朝議未定人情洶洶先生在病中力

卷一

三

疾上疏極諫以為不可墮虜計陛下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反復千餘言又以書切責秦檜檜大怒書題並見文集

九年己未

正月除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仍兼侍講先生曰病不能朝而寵祿日至雖主上賢我大臣安我我何功德以當之上表力陳當去之義有五檜見而益銜之乃見上具言尹焞負天下重望凡所奏陳乞付中書詳酌行之先生又力辭乞歸田里遂差

提舉江川太平觀待制如故十五日先生
既得祠即離國門仍乞追還待制職名不
允二十日至平江寓居虎丘西庵扁上方
所居之室曰三畏齋時門人呂稽中呂堅
中祁寬蔡仍蔡迨黃循聖徐正夫侍十月
十七日有書伊川修襖帖跋語
十年庚申

先生年七十正月十七日有題蘭亭碑軸
後語先生曰吾無功而為從臣吾去而不
能復辭七十而老尚矣遂上章乞致仕二

卷一

古

十二日得旨遷一官依所乞致仕時先生
子壻程暉為桐廬令九月十五日先生自
平江往桐廬館于縣齋二十五日有題桐
廬縣齋詩十月初十日有題雜後語十二
月子壻邢純為浙東撫屬遂迎侍先生往
會稽時門人呂稽中取中虞仲琳祁寬從
行

十一年辛酉

先生寓居會稽

十二年壬戌

三月晦日有題溫公莊子節帖六月二十
六日有答謝用休書十月先生病十一月
初四日先生病革初五日先生卒年七十
三上聞而悼惜之命特贈四官自奉議郎
贈朝請郎徽猷閣待制依條與致仕遺表
恩澤賜銀絹三百疋兩給葬事仍遣中使
護其喪塋于會稽縣五雲鄉龍瑞宮山之
原

卷一

事

和靖尹先生文集卷之一

尹和靖年譜一卷

永樂大典本

不著撰人名氏和靖尹焞諡也據書中稱謂蓋其門人所編焞講學以存養爲先著述無多又立朝不久亦無所表見故是譜所記事跡殊甚寥寥又不及涪陵紀善錄矣

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一卷

〔宋〕度正撰

北京圖書館藏宋刻元公周先生濂溪集附

附《四庫全書總目·周子年譜

一卷》提要

濂溪先生周元公世系

從遠 智彊

式 汀州上 正 鐸 輔成 贈 輅 迪功郎 夫 議大

先生

礪 仲章 見先 生付伯順 手帖 同記

先生字茂叔世家營道濂溪晚乞分司寓居九江以濂溪名其書堂故世號濂溪先生生於天禧元年終於熙寧六年夏贈宣奉大夫謚元封汝南伯炎祀寧宮三子

壽

小字季老 字元舉 合州司 封郎中

伯達祖隆終迪功郎秦州儀曹年三十二 虞仲公陰修職郎江州刑曹年四十五 叔夏字求正叔父濂澤補登仕郎卒 季友字求仁年三十九 季仲字求善娶陶氏子 季次字求憲年三十

此六位遭變於之厄不知去向

生

小字通老 字次元第 百二生於 庚州終實 謨持制知 成都府 通奉大夫 並封年

縉 字慶醇父 蔭承事郎 綱 字慶和父 蔭承事郎 終固始丞 縉 字慶和父 蔭承事郎 終固始丞 縉 字慶和父 蔭承事郎 終固始丞

澹 汪 濤 沅 洵

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

真宗

天禧元年丁巳年盡五某月某日

濂溪先生周子生

先生之生所係甚大當書其月日地而史

失其傳今存其目而關之以俟博考先生初諱惇實字茂

叔後避

英宗舊諱改惇頤維周氏之先自帝嚳

生后稷至太王邑于周後遂以為氏漢

興封周後於汝南先生蓋其後也明道行狀

稱汝南周茂叔世家營道莫詳其遷徙所自族

衆而業儒曾祖從遠祖智強別本出家青州遠祖

崇昌唐永泰中為康白州太守因卜居道之寧遠縣太陽村其裔孫諱虞賓

虞賓中子諱從遠始徙家營道焉從遠即先生曾大父也生智強即先生大父

智強五子長識別本作式天聖五年王堯臣

榜第二甲及第終汀州上杭縣令次鐸

次正皆不仕次輔成次伯高別本舉進

士該某年特奏名迪功郎輔成即先生

之父大中祥符八年蔡齊榜六舉以上

特奏名賜進士出身終賀州桂嶺令葬

道州營道縣榮樂鄉鍾樂里樓田累贈

諫議大夫先娶唐氏生礪礪生仲章唐

卒左侍禁鄭燦其先成都人隨孟氏入

朝因留于京師有女先適廬郎中廬卒

為諫議公繼室是生先生善夫朱文公

於江州祠記論之曰

藝祖受命五星集奎實開文明之運異

人問出孔孟已絕之緒於是而復續焉

蓋實錄也可謂極本窮原之論矣謹按

濂溪在營道之西距縣二十餘里蓋營

川之支流也以營道大富橋古碑記考

之自有所謂濂水者蓋春陵溪泉之名

大率多從水如洄溪淙泉淳泉之類濂

溪亦然耳而蘇文忠公黃太史皆其同
時人乃專指清廉為義若先生名之以
自況者不知何也先生既愛廬山之勝
遂卜居山下因溪流以寓其故鄉之名
築室其上為濂溪書堂學者宗之號
濂溪先生云

乾興元年壬戌

先生時年六歲

仁宗

天聖元年癸亥 盡九年

先生時年七歲

天聖七年己巳

先生時年十三志趣高遠濂溪舊有橋
橋有小亭先生常釣遊其上吟弄風月
至今父老猶能言之

天聖九年辛未

先生時年十五侍禁之子龍圖閣直學

士鄭向 向南省元大中祥符元年
年號曄榜第三人及第 令先生

母兄盧惇文挈之遂偕母仙居縣太君

自營道濂溪入京師依舅氏 按石刻家
譜以惇文

為先生弟非也惇文乃廬郎子子鄭夫
人先適廬郎中廬卒桂嶺公以為繼室
而先生同母之兄也

明道元年壬申 二年

先生時年十六

景祐元年甲戌 盡四年

先生時年十八

景祐三年丙子

先生時年二十行義名稱有聞於時龍

圖公名子皆以惇字因以惇名先生奏
補試將作監主簿故廬氏子亦名惇文

景祐四年丁丑

先生時年二十一七月十六日仙居縣

太君鄭氏卒葬于潤州丹徒縣龍園公

之墓側

寶元元年戊寅二年

先生時年二十二

康定元年庚辰

先生時年二十四服除從吏部調洪州

分寧縣主簿

慶曆元年辛巳盡八年

年表

五

終

先生時年二十五按先生序彭應求詩

自言慶曆初為分寧主簿當是此年赴

上時分寧縣有獄不决先生至一訊立

辨士大夫交口稱之脩川志先生初仕分寧縣有疑獄久

不决先生至一訊立辨邑人驚詫曰老吏不如也嘗被臺檄攝

袁州廬溪鎮市征局鮮事表之進士來

講學於公齋者甚眾

慶曆四年甲申

先生時年二十八部使者以為才奏舉

南安軍司理參軍脩川志分寧縣舊在縣西七十步燔於

兵火紹興初移在縣治西園其西有虛直堂晦菴朱文公為清江劉州之名取

通書中靜虛動直之義分寧舊祠先生于學難以諸賢頗不專後遂行祠

慶曆五年乙酉

先生時年二十九南安獄有囚法不當

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苛刻吏無

敢相可否先生獨力爭之不聽則置手

年表

六

終

版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仕

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逵感悟囚得

不死

慶曆六年丙戌

先生時年三十大理寺丞知慶州興國

縣程公珣假倅南安視先生氣貌非常

人與語果知道者因與為友令二子師

之及為郎每遷授當舉代輒以先生名

聞二子即明道伊川也明道生於明道

元年伊川生於明道二年時明道年十

五伊川年十四耳故明道傳云自十五

六時與弟頤聞周惇實論學遂厭科舉

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先生手以太極

圖授之別本按程氏家傳珦知安州興國縣二年就移知冀州二年覃

明堂恩改殿中丞代還在途而微智高亂陷冀州按國史皇祐二年有事于明

堂其明年智高叛則珦以轉運使王逵之率與國正其年也

松

年表

七

松

薦移郴州郴縣令長沙王民極云先生

首修縣學有修學記當考

慶曆八年戊子

先生時年三十二為郴縣令知州事職

方貢外郎李初平知其賢不以屬吏遇

之嘗聞先生論學而嘆曰吾欲讀書如

何先生曰公老無及矣其請得為一言

之初平遂日聽先生語二年而後有得

初平兩知郴州按題名記此再任時也

皇祐元年己丑盡五年

先生時年三十三李初平卒子幼先生

曰吾事也為護其喪歸葬之往來經紀

其家始終不懈

皇祐二年庚寅

先生時年三十四為郴州桂陽令

皇祐五年癸巳

松

年表

八

松

先生時年三十七先生在郴桂皆有治

績諸公交薦之別本云此後至丙申載先生出處疑有小誤讀

若更當以歲月參考

至和元年甲午二年

先生時年三十八用薦者言改大理寺

丞制詞王珪知洪州南昌縣南昌人見行見附錄

先生來喜曰是初仕分寧始至能辨其

疑獄者吾屬得所訴矣嘗得疾更一日

夜始甦潘興嗣視其衣服御之物止一
弊篋錢不滿數百

嘉祐元年丙申 盡八年

先生時年四十以太子中舍僉署合州
判官事先生性好山水游峽至秭歸聞
龍昌洞之勝與廬陵蔣繁洪崖彭德純
遊焉蔣記之事見秭歸集十一月至合
州十日視事有回謁鄉官昌州司錄黃

年表

九

君慶牒

牒見

是歲轉殿中丞賜五品服

別本云按先生序彭推官詩石刻在嘉祐二年正月十五是時繁街猶云承奉即守太子中舍僉署合州軍事判官公事周其撰又傳者嘉祐二年冬作先生書尚緝為官舍則轉殿中丞賜五品服疑不在元年

嘉祐二年丁酉

先生時年四十一正月十五日作彭推
官宿崇勝院詩序九月回謁鄉士牒緝
為解元才郎今不詳其為誰氏子當是

年表

十

生

去年鄉貢今年南省下第而歸者聞先
生學問故來求見耳遂寧傳者伯成少
有俊才年十四薦於鄉先生妻黨陸丞
自小溪解官東歸過合陽為先生言傳
之為人先生致書於傳傳答書云執事
以濟眾為懷神所勞賚故得高士與施
至術而心朋遠寓名方豈不盛哉賤子
聞之弗勝喜躍書言心朋意似指二程
後書又云遠遠高賢鄙吝復萌曩接高
論回多餘意行思坐誦嘿有所得不遂
溺於時好失於古道也時傳已來合陽
見先生矣後書又謂蒙示說始意遠而
不迂詞簡而有法雜之元結集中不知
孰為元孰為周也廬次山謂其詞深義
密如軻之文鄭夫人前適廬郎中次山
必郎中族黨之知學者味其言尤為知

先生耳是歲傳和先生席上酬孟顥太

惲詩

詩見附錄

嘉祐三年戊戌

先生時年四十二傳伯成請策題先生未暇作因遣人至遂寧探問新合州使君有書寄傳且託買皂紗作夏衫并樗蒲綾袴段二箇按先生在合州與同事者三人何涉董宗式李鄠何涉之來在先生前李鄠在四年十月惟宗式在三年三月此乃三月四日書則所探新合州爲宗式無疑耳

嘉祐四年己亥

先生時年四十三左丞蒲公宗孟從蜀江道于合初見先生相與款語連三日夜退而嘆曰世有斯人歟乃議以其妹歸之

嘉祐五年庚子

先生時年四十四六月九日先生解職東歸時呂給事陶爲銅梁令有送先生序并詩今載集中先生初娶職方郎中陸參之女封縉雲縣君按嘉祐二年傳與先生書云封君尊候康寧又云聞封君雅候甚平復當是素抱疾故門人書問及之然竟以不起又按呂和叔有詩賀其弄璋未知陸所出否也至是再娶太常丞蒲師道女是爲左丞宗孟之妹左丞二姊五妹其別黎郎十娘詩云六娘周家婦晚方偶良姻乃是我手娉不見五六春是也先生在合士之從之者衆矣而尤稱張宗範有文有行名其所居之亭曰養心且語之以聖學之要其汲汲於傳道授業也如此一郡之人

心悅誠服事不經先生手更不敢決苟

下之人亦不從既去相與祠之南禪正

少時猶及見之南禪濱江為大水所漂今不存淳熙八年簽

判何預祠之官舍紹熙二年正請於潛臺祠之郡學其後郡侯任逢重加修葺

姚自祥創田以備釋菜之用今大帥曹叔遠又增書院之意增廣其田以備延

請堂長及養按劔門集有先生詩先生

在合陽無因過劔門或是嘗過閬中蒲

氏聞劔門之勝因往遊耳先生東歸時

年表

年表

十三

年表

王荆公安石年三十九提點江東刑獄

與先生相遇語連日夜安石退而精思

至忘寢食詳見遺事是歲趙清獻公抃以言

事切直出知虔州別本先生是年沿外臺職按臨赤水縣簿

書與將仕郎赤水縣令費琦遊龍多山有唱和詩八首正月刻石又東歸時十

月二十一日與余從周工人相會于江州東林寺有題名

嘉祐六年辛丑

先生時年四十五遂寧傳蒼第相遇

京師先生刺云從表殿中丞前合州從

事周某專謁賀新恩先輩傳弟三月十

二日手謁是歲二月辛未御崇政殿試

禮部進士三月癸巳賜進士王俊民等

一百三十九人及第傳第三十八十二

日則唱名之三日耳遷國子博士通判

虔州先生前在合陽或諸之清獻清獻

臨之甚威先生處之超然清獻疑終不

年表

年表

十四

年表

釋至是熟試先生所為執其手嘆曰幾

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薦之於朝

論之於士大夫終其身

嘉祐八年癸卯

先生時年四十七行縣至雲都邀餘杭

錢建侯拓四明沈幾聖希顏遊羅巖正

月七日刻石四月壬申朔

英宗登極遷虞部員外郎追贈父桂嶺

君爵郎中五月作愛蓮說是歲處州民
家失火焚千餘間朝廷行遣差替時先
生季黥外縣不自辨明韓魏公曾魯公
皆知之遂對移通判永州程師孟吳下
人樂易純質喜為詩時知洪州以詩送
行詩見附錄

英宗

治平元年甲辰 盡四年

治平二年乙巳

先生時年四十八

先生時年四十九

先生時年四十九三月十四日有同宋
復古遊廬山大林寺至山巔詩復古名
迪善畫江南西路轉運使成都李公大
臨才元詩謁先生于濂溪云簷前翠靄
逼廬山門掩寒流盡日閑指江州之濂
溪也運使李公丁憂四月先生以疏慰

五

秋

本系

年表

五

本

治平四年丁未

先生時年五十一先生素貧初入京師

鬻其產以行擇留美田十餘畝畀周興

耕之以灑掃其父郎中之墓至是自永

州移文營道言之因携二子歸春陵展

墓三月六日與鄉人蔣瓘數人同遊含

輝洞八月營道給吏文付周興從先生

業濂溪旋結廬疑先生往來廬山定居九江在此一二年間

年正月左丞成十詩答之

別本所寄詩有對雲寄長

延之等作今皆不存矣或曰觀大林詩并李才元詩及蒲詩有云濂溪方營

昌嘗以詩一軸寄蒲左丞除夕方達次

于圓丘先生遷比部員外郎先生在武

寄詩當在四月以後十一月合饗天地

也按成都記清獻以是年四月視事所

外行倅藩仍喜便歸程指道州之濂溪

之清獻公自成都寄詩云君向濂溪湖

之言也 神宗登極遷朝奉郎尚書

部員外郎加贈父諫議大夫六月十四

日與其兄之子仲章手帖云可具酒果

香茶詣墳前告闡先公諫議是也其帖

後歸張敬夫今刻之道州桂林學官先

生在永三年嘗作拙賦既去永人思之

爲立祠題曰康功胡宏仁仲別本作胡寅明仲

有詩云千古濂溪周別駕一篇清獻錦

三

聖

九

年表

十七

欽

欽

欽

欽

欽

欽

欽

欽

欽

欽

欽

欽

欽

欽

欽

欽

欽

欽

欽

欽

欽

欽

欽

欽

欽

欽

欽

欽

欽

欽

欽

欽

欽

欽

欽

欽

欽

江詩是秋攝邵州事九月先生自邵陽

發遞以改定同人說寄傳伯成傳時知

嘉州平羌縣明年傳復書云蒙寄貺同

人說徐展熟讀較以舊本改易數字皆

人意所不到處宜乎使人宗師仰慕之

不暇也先是邵之學在牙城之中左獄

右庾卑陋弗稱先生始至伏謁先聖祠

下起而悚然乃度高明之地遷于城之

東南逾月而成

神宗

熙寧元年戊申 盡十年

先生時年五十二荆湖北路轉運使孔

延之爲先生作邵學記書曰治平五年

正月三日其日先生率僚吏諸生告于

先聖先師亦書治平五年 神宗即位

改治平五年爲熙寧元年時改元詔未

神宗

神宗

神宗

神宗

神宗

神宗

神宗

神宗

神宗

神宗

神宗

神宗

神宗

神宗

神宗

神宗

神宗

神宗

神宗

神宗

神宗

神宗

神宗

神宗

到故學記及祝詞皆作治平五年耳後

人徇尋常利便之說輒徙其學他所乾

道九年知州事胡侯始復其舊張敬夫

爲詳其事而記之呂正獻公公著在侍

從聞先生名力薦之會清獻公在中書

擢授廣南東路轉運判官有啓謝正獻

公云在薄官有四方之遊於高賢無一

日之雅

熙寧三年庚戌

先生時年五十四轉虞部郎中擢提點

廣南東路刑獄

熙寧四年辛亥

先生時年五十五以正月九日領提點

刑獄職事治在韶州行部至潮州有題大顛

堂詩至春州有詩至惠州有題羅浮山詩時虞部郎中杜

諮知端州禁百姓采石獨知州占斷人

熈寧

年表

十九

北

號為杜萬石先生惡其奪民之利因為

起請凡仕於州者買硯毋得過二枚遂

為著令先生盡心職事務在矜恕得罪

者自以為不冤俄得疾聞水齧僊居縣

太君墓遂乞南康八月朔移知南康軍

十二月十六日改葬於江州德化縣清

泉社三起山葬畢曰強疾而來者為葬

耳今猶欲以病汚麾綬耶上南康印分

司南京

熙寧五年壬子

先生時年五十六先生平日俸祿悉以

周宗族奉賓友及分司而歸妻子饘粥

不給曠然不以為意酷愛廬阜至是遂

居于書堂正過九江必路馬距州城十

望像三山帽紫衣方領赤舄坐乎方床

之上又左則為光風霽月亭自州城來

者先至焉右則愛蓮亭拙堂後為一室

熈寧

年表

大

北

墓碣祠記圖書皆附晦翁解釋於其下

不著何人書或云永嘉陳益之書之門

外數步即發源蓮花峯下先生寓名以

為濂溪者溪之外不二十里即廬山正

嘗留詩今夢澤王忠甫嘗為德化縣近

因書道舊云好事者重修書堂前詩不

復存矣

詩附錄

熙寧六年癸丑

先生時年五十七清獻公再尹成都聞

先生之去拜章乞留朝命及門以六月

七日卒二子壽憲時皆太廟齋郎以十

一月二十一日葬先生於仙居縣太君墓左從遺命也清逸處士潘興嗣爲墓銘左丞蒲宗孟爲墓碣而孔延之之子文仲爲文以祭之曰童蒙之歲隨宦于洪論父之執賢莫如公公年甚壯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盡傾又曰有文與學又敏政事絕今不比伊傳自視其後蘇文忠公追賦濂溪詩有曰先生豈我輩造物乃其徒言之至此是必嘗見太極圖者故推之於造物以形容之也黃太史亦云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非其親見先生接其辭氣則其所以爲言亦安能曲盡其妙惟先生稟生知之異質加以汲汲於學故一時老師宿儒專門名家一藝一能有過於人者聞於世者無不訪問然其所至皆天造

自得所謂不由師傳默契道體者是爲得之或謂陳搏傳種放放傳穆脩脩傳先生今種穆所著存於世者古文而已然亦未純於理觀搏與張忠定語及公事先後有太極動靜分陰陽之意然其所爲龍圖記蓋直陳其數無復文言與太極圖說絕不相似今觀太極圖說精妙微密與易大傳相類蓋非爲此圖者不能爲此說非爲此說者不能爲此圖義理混然出於一人之手決非前人創圖後人從而爲之說正是以謂不由師傳默契道體者之爲得之也或謂無極二字出於老子先生之學蓋出老子然老子之言無極如列子莊子之言無窮無極釋氏之言無量無邊蓋指四旁爲義先生之言無極而太極是指中間極

至之理未形之妙今以其字之同而不
察其指之大異比而同之不惟不足以
知先生之意恐於老子之言亦未識其
指歸也或謂先生與胡文恭公同師潤
州鶴林寺僧壽涯或謂邵康節之父灝
近文恭於廬山從隱者老浮圖遊遂同
授易書所謂隱者疑即壽涯也其後康
節著皇極經世書以數為宗文恭立朝

二十四

年表

廿三

卷

論堯遷閼伯於商丘主辰遷實沉於大
夏主參商丘為宋宋火德大夏為并并
為水古稱參辰不並火盛則水衰宜進
辰抑參蓋亦星曆之學也先生之學得
之者莫如明道伊川明道伊川嘗云靈
山會下若干人皆悟道其敢道無一人
悟者若果有一人悟道臨死時湏求一
尺帛裹頭蓋謂曾子以士之身死於大

夫之簪為非禮必易之而後已彼斷髮
之人不能全而歸之本之則無知先生
之所不取也今以先生嘗請問於此二
人者即謂其學本出於此二人者亦失
之遠矣蓋孔子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襄
洪謂孔子生知未嘗師問老聃襄洪者
固不可謂孔子之學本出於老聃襄洪
者可乎此不待聖智知其必不然耳先

二十四

年表

廿四

卷

生既沒之後春陵人祠之學官復於里
舍塑像春秋二仲有職於學官者遵故
事宿舍中夙興盥薦惟謹淳熙庚子郡
博士章穎捐俸金率士子增大之於廳
之左右闢兩齋扁曰吟風曰弄月以處
學者晦菴帥長沙首遣祝幣臨奠詳云云見
附錄今刻祠中壽字李老一字元翁第百
一生於合州郡人何平仲及銅梁令呂

陶皆以詩賀之娶鄭氏即先生母黨元豐五年黃裳榜登第初任吉州司戶次秀州知錄終司封郎中熹字通老一字次元蒲所生於虔州初授司法元祐三年李長蘆榜登第嘗知成都府終朝議大夫徽猷閣待制二子既顯累贈宣奉大夫先生之學門人弟子多矣而二程爲能傳之二程之學門人弟子亦多矣而謝上蔡楊龜山游定夫張思叔侯師聖尹彥明爲能聞之龜山傳之羅仲素仲素傳之李延平延平傳之晦菴先生上蔡及師聖傳之胡文定文定傳之五峯五峯傳之張敬夫敬夫及晦翁相繼稍被召用推明先生之學所在祠先生於學官以興起學者而又解釋太極圖說及通書正學者之差繆明其心法

以示後世使百世之下有志之士得其書而讀之如親授於先生聖賢事業可學而能孔孟之學絕而復續豈誣也哉然必嘗從事於此心通嘿識然後爲能真知之矣近年以來世之推行其學講明踐修者益衆臨邛魏華父了翁除潼川憲下問政令所當先者正謂之曰濂溪先生幸仕弊鄉下車之初宜遣祝幣委簽判或教官告之以導學者趨嚮既而華父更思所以表顯之者遂有易名之請上即可之於是下太常定議吏部覆議久之議上賜謚曰元實嘉祐十三年六月二十二日也故併書之以見聖朝褒崇儒學以風勵學者如此其至學者其可不勉之哉

右正少時得明道伊川之書讀之始知推尊先生而先生仕吾鄉時已以文學聞于當世遂搜求其當時遺文石刻不可得又欲於架閣庫討其書判行事而郡當兩江之會屢遭大水無復存者始仕遂寧聞其鄉前輩故朝議大夫知漢州傅耆曾從先生遊先生嘗以說姤及同人說寄之遂訪求之僅得其目錄及長慶集載先生遺事頗詳又之又得其手

年表

年表

年表

年表

書手謁一帖其後過梯歸得梯歸集之成都得李才元書臺集至嘉定得呂和叔淨德集來懷安又得蒲傳正清風集皆載先生遺事至於其他私記小說及先生當時事者皆纂而錄之一日與余夔路運司帳幹楊齊賢相會成都時楊方草先生年譜且見囑以補其闕刊其誤楊先生之鄉士也操行甚高記覽亦極詳博意其所考訂必已精審退而閱之

其載先生來吾鄉歲月頗自差舛甚者以周恭叔事為先生事又以程師孟送行詩為趙清獻詩於是屢欲執筆未暇也及來重慶官事稍閒遂以平日之所聞者而為此編然其所載於先生入蜀本末為最詳其他亦不能保其無所遺誤正往時嘗有志遍遊先生所遊之處以訪其遺言遺行今自以衰晚莫能遂其初志有志之士儻能垂意搜羅補而修

年表

年表

年表

年表

之使無遺缺實區區之志也嗚呼天之未喪斯文也故其絕千有餘年而復續續之未久復又晦昧至近世復燦然大明小人之用事者自以為不利於己盡力以抑絕之賴天子聖明大明黜陟而斯文復興如日月之麗天人皆仰之有願學之志假令百世之下復有能沮毀之者其何傷於日月乎其何傷於日月乎嘉定十四年八月二十有九日後

學山陽度正謹序

正頃在成都夜讀通鑑其後常患目昏不能多作字其編類濂溪家世年表皆口授子弟執筆從傍書之書至買平紋紗衫材樗蒲綾袴段曰不太苛細否曰此固哲人細事如食之精膾之細魚之餒紺緞之飾紅紫之服當暑之絺綌鄉黨皆備書之今讀之如生於千載之前同堂合席也豈可忽乎恐觀者之不達乎此併令記之以示同志云嘉定十四年九月二十五日記

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終

周子年譜一卷

浙江鄭大節家藏本

宋度正撰正字周卿合州人紹興元年進士官至禮部侍郎事迹具宋史本傳是編乃嘉定十四年正官於蜀時所作自云於周子入蜀本末爲最詳其他亦不能保其無所遺誤此本前有像贊後附行錄誌銘及宋史本傳蓋後人又有所增入非正原本矣明張元禎嘗與朱子年譜合刻之

二梅公年譜六卷

〔明〕梅一科輯

上海圖書館藏清初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二梅公年

譜二卷》提要

刻二梅公年譜序
宣城阻山帶江產多才賢二
梅公接迹起咸平嘉祐間名
韓狀垂世矣余讀屈士
康見歐陽文忠志二梅公詳
又每至悼慨若謂一時官位
不究二梅公才用噫魁壘特
傑之士淪沒艸間者代有之
即其名建身後猶稱之人則
視彼對勛庸當世者足相當
也二梅公又奚忝哉文肅公
少以英儻受上知時期政府
可致諍出靈州之議請以身
往一何壯也真宗又從之數

訪時事陳西陲方略者累牘
頗切舉刺自知迴翔州郡訖
老不得窺三省堂署論者謂
時宰側目枝柱其間竟弗果
柄用豈君子不為天下愛才
耶迄天聖朝號稱名文歐蘇
曾王輩兢以文章衣被海內

稍經剪拂便獲軒者乃聖俞
公誣名籍甚最為歐陽所知
酬贈簡寄集中並可考見聞
其卧疾委巷身燼香至驚里
中卒之日縉紳奔哭屬路丞
相以下咸賻賻之可以卜多
情矣願其仕止都官郎而後

共惜焉夫以瑋文之士而反
窮於名文之朝此又何耶豈
國運之隆替士類之通塞抑
皆有數耶否耶嗟乎士之遇
不遇夫固有數也非女也晉
晁賈志弘經國李杜藻發揆
天終以薄仕痺秩詘於當時

所幸者嘉穀華間不能抑之
後世二梅公迭殊類之以故
卯百年所名炯不少衰諺曰
力田不如逢年夫偶獲之利
孰與所自致者有孔雋哉梅
氏之族蕃衍於宣城二梅公
後代有顯者不逮二梅公之

著至嘉靖間衆政宛谿公文
望碩霄光乃前烈始與二梅
先後糲相映宛谿亡送子一
科少領鄉薦有顯庸亡漸又
相似二梅公踵起之速于是
益徵二梅亡澤世未斬也其
夾有無窮亡間哉余曩叨校

士得一科者簡亡知梅氏有
後一科乃不妄二梅亡世休
亡懿曲其家藏年譜推正亡
將梓以傳以揚二梅公平生
所得名亡實走可嘉矣間謁
余請為亡序因論次歸亡
皆嘉靖癸亥孟冬亡吉

賜進士第中議大夫
欽差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兼
巡撫應天等府地方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前奉
勅提督南畿學校姚江周如
斗擢

年譜叙

夫千將莫邪沉蝕土中其光
隱隱上灼斗牛之墟不可
遏抑迺若五侯七貴勢嘗
煒赫矣一旦淪謝遂就澌
滅如泡沤然蓋造化陶冶萬
品莫不有真精妙理保合
而凝是故形色之肖精完而
理具維物亦神也神則可
以不朽而常新不則徒張
大乎形色飾焉耳已外雖
隆隆中寔浹浹謂之虛物
奚足語神又奚論于得失
之故哉然則吾宣二梅公之

風流韻澤更數百年如一
日其中之所存詎微眇耶爰
稽許昌公自少穎異秀拔
不羣登第躋膺謇諤論
事邊防國計之重大琅琅
明若觀火時遇投艱輒挺
然自任有鞠躬盡瘁之志

雖辛老州郡勲庸未究厥
施而忠謹之奮發誠經濟之
行誨也都官即性情冲澹思
致雋永其稱詩不事靡麗雕
刻獨脩然塵壒之表要之充
養既邃含咀悉醇振藻吐
葩宣靈闡蘊而自得乎風

雅之趣庶幾握一世之奇珍
揚前代之絕響而非可以英
華聲調淺近窺之嗟乎若
二公者其人往其神固存也
又觀許昌公之在當時春倚
于天子信嚮于士林故厯
建明所至動色都官郎與
歐陽文忠知己莫逆迨後文
山諸偉人亦皆景行仰止稱
頌嘖嘖是必有真精妙理
融渙于其間而其光賈之穹
窿將與天壤俱故不誣矣且
千將莫耶之劍之神賞鑒
于博物君子猶然多方採

取不使其終于輜伏矧為二
公之神之所寄也寧能已于
慕而愛愛而傳哉噫子賢氏
亟梓二公年譜意不在菲與
萬曆二年甲戌秋孟
賜進士第中憲大夫河南按
察司副使前吏部驗封司郎

中邑里後學唐汝迪譔

編許昌梅公年譜序

鄉先正許昌梅公以文章事功名天下久矣至今猶不忘誠江左之偉人予嘗慕其人而因論其世乃知初能取敬於里翁壯能見奇於天子治郡謂能興譽立朝謂能敢言此皆大過於人而使人人可述以傳諸後者顧不偉哉顧不偉哉太史公曰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嘻若公者遇明主歷顯宦不可謂不富貴也而名不磨又曰鄙淺世而文采不表於後嘻若公者詩文紀諸誌傳奏議紀諸史官

文彩翩翩與天壤相敵其名盛可述矣當時親炙者誠為有幸惟聞風而繼來者與其泛然而稱泛然而慕何若以詳以悉開卷一覽儼乎升公之堂而拜公之影也為可乎是故竊為據其出處推其源流叙其始終著其言行具次於歲月之下而題曰許昌梅公年譜嗚呼九原可起公與天麟否乎

昔
淳熙丁巳三月朔集英殿脩撰
同邑陳天麟書



許昌梅公年譜卷之一

郡人陳天麟編次

公諱詢字昌言宣城人祖諱超父諱選皆不仕

父以公贈刑部侍郎母李氏贈隴西郡夫人

宋太祖乾德三年乙丑 南唐後主四年

二月壬寅朔公生於州城之東門津宮之西街第先是母李方娠公時玉夢有鳳來五色尾長數尺飛止於中庭之脊雖離然鳴十餘聲而去遂誕公公賦性遠舉視則眉目秀豁額額暫然而風骨迥殊於凡子也是雖彰其家之積善致祥抑以吾宣山川之降靈風氣之開淑故爾

開寶元年戊辰 唐主李煜七年

四年辛未 唐主李煜十年
公時年七齡穎敏秀發以父侍郎公命就傳啓蒙於里塾能日記數百言漸知對偶一日里翁入戲試之云汝知敬老手即欽襟應曰予樂親賢也翁愕然詰諸盛謂侍郎曰賢郎神俊志不卑於鄉間類如此家門戶耶其恥愛於鄉間類如此

九年丙子 是年唐亡

春正月南唐主李煜以國降由是宣之土宇人民悉歸于宋公時猶童子嘗逐諸少游城中陽坡適見朝廷遣使來詔諭因日占小詩曰宋禪周天下神兵領四夷况茲荒蕪國歎不率先歸自是人知公才之捷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丁丑

公入郡齋補弟子員時年十三矣聞上親試舉人推呂蒙正狀元一榜五百餘人盡賜進士及第皆綠袍鞵笏鈔宴千闕寶寺御製詩二章賜之公聞之喜謂群彦曰臣輩幸際聖主在位得為盛世士曷不相率振作以副求治之具乎遂下帷講習孜孜靡倦慨然有用世之志矣

七年壬午

時公年十八
領秋闈鄉薦

八年癸未

春試下第歸讀書郡坡東乾明寺僧舍有賦寺松古風一篇寓志厥後兄子聖俞嘗有詩云昔年吾叔讀書處夜半聚螢暗復明意若懷感云爾

雍熙元年甲申

二年乙酉

入京應春試以彭城郡公劉繼元弟繼明奉朝請一見公於國門深器之遂妻以女時公年二十一夫人方踰笄公子五人皆其所出焉

四年丁亥

長子鼎臣生

端拱元年戊子

二年己丑

年二十五登陳堯叟榜進士第試校書郎利豐監判官五月子得臣生官至殿中丞得臣生子宰嘉祐二年章衡榜進士調涇縣令元豐中通判大名府後官朝散大夫呂好問有詩贈宰子成和紹興二年登張九成榜進士第筮仕鄂州江夏縣尉賑饑平江寇有功調授舒州太湖宰興學易俗嘗取唐人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明臣忠合於十義者悉為繪像刻名刊印數千萬紙頒賜閭里下民以示化高宗聞其名不欲令在外特詔召入臺省為侍從幼時大母卽舍章之女孫

淳化元年庚寅

二年辛卯

擢將作監丞三月子實臣生幼穎拔好讀書善屬文領鄉薦早卒

三年壬辰

出宰臨安仁和縣境有白樂天遊覽勝跡題詠石刻公治邑政尚簡靜多休暇遊樂

徜徉吟詠不減樂天風致焉

至道元年乙未

三年丁酉

以治有能聲召入為監察御史二月以帝不豫決事便殿百司皆得入內祇奉公以爲非宜乃上疏曰臣不佞荷憑光寵具位風憲每值百官起居日分立于廷糾察不如儀者奏劾之因獲仰瞻陛下天威霽慈宥容侍臣論政紛音往廷極涉煩勞至於有司職官承意將順文書叢睦悉以上聞豈惟狎瀆聖躬實有輕紊國體况帝王舊

也每以先世許昌公而下諸公事業教勉踵之且指以語人曰此兒性質不凡吾家之千里駒他日必獲充大梅門也至是人咸賢其義方之教而服其識會之明云

典勳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紀之布在汗
青用為世法不可不慎也至乃當今急務
顧在契丹未滅烽火猶熾氣候未節賦稅
猶多厚德未歸澆風猶在王澤未洽流民
猶虛此皆今日所急者馬仰乞陛下自今
以始萬機之概聽一得之言專意樞機大
臣與之商確俾沃心造膝精一論思則治
體化源何所不至臣嘗幼讀唐書記貞觀
初年特開崇文館命學士者儒更直進
聽朝之暇則引入內殿顧問訓謨商確時
政或日宴未休或宵分方息紀諸史官垂
為不朽矧陛下前後左右皆善士正人幸
願端拱凝旒旋觀回聽去尋常之細務養
浩然之元氣深詒近侍發揮直風上為藝
祖張無彊之休光下為翼子定不拔之大
業則三王高致不獨專美於昔時二帝無
為自可追蹤於今日與凡區區較量金穀
剖析毫釐以有限之精神任無端之
細務者安可與之同歸哉帝嘉納之

真宗咸平元年戊戌

二年己亥

春二月以御史與考進士於崇政殿會帝
臨軒試士過殿廡一見以為奇才遂注意
焉是時天子以公為天授公以天子為知
己君臣相遇殆猶唐文皇之馬周也是時

舉人集都下者計一萬四千五百六十二
人詔勅吏部尚書陳恕禮部尚書溫仲舒
同知貢舉學士董龜年黃涉同考試官取
中格者依太宗初年呂蒙正榜例奏額五
百六人以王曾為狀元帝以恕等取額大
多仲舒因請覆試時公受詔為御試官侍
御考校及唱名曾復得第一於是中外翕
然以公為得人上亦甚悅焉八月子輔臣
有御製詩賜復有詔諭

三年庚子

春正月扈從駕幸澶州還京詔試中
書待制直集賢院學士賜緋衣銀魚

四年辛丑

初帝以公人物脩偉文才穎拔論宰相欲
用掌知制誥以寵異之向敏中請如諭出
制李沆以為進用太驟不可因遂改制以
左司諫楊億禮部郎中薛映兵部員外郎
梁鼎並受命而公
仍直集賢院學士

五年壬寅

春三月趙保吉冠陷靈州時裴濟知州事
州城被圍急濟刺指血染奏求救大軍不
至城遂陷濟死之初保吉兵衆日盛有圖
朔方之意靈州孤危帝詔群臣議棄守之

宜揚億奏以為北虜方點其財猶豐未可
以歲月破也須廢棄靈州退保環慶然後
以計困之爾帝又訪打左右朝臣公奏曰
靈武鼎西北關隘之區戰兵控扼之處尤
為重地若一旦遞輕委之則是自撤藩障
之所他日戎馬侵軼雖我有百萬甲兵亦
莫能當臣竊以為棄之非便而眾亦咸以
為靈武乃必爭之地苟失之則絲邊諸州
城寨亦不可保由是帝頗然之獨宰相李
沆奏如億議以公等所奏為不可然公奏
雖寢議者竟謂公言為是而以沆億之言
為非也又先是契丹數寇河北李繼遷急
攻靈州公乃上封事曰河北河西沿邊將
帥未甚得人乞精選材官代州猶不可輕
授夏州次為緣代州近雲應而夏州近靈
武皆道途平坦今昔最為艱難控扼之場
太宗朝以驍將楊業守代州業歿以今宰
相前給事中張齊賢繼守之而夏州則委
智將尹憲以專制其慎重用人乃如此自
後兩邊稍寧然亦用武臣中有才略者今
朝廷委任非人必恐敗事貽當守憂且西
北二寇已相連盟蓋欲合兵協勢以圖我
朔方而為中國莫夫之患也以今觀之釁
端已兆廟堂之上所宜察於未萌而預為
國家意外之遠慮則可今天下不患乏人
患在不能用人用人之道不必別文武之
科拘崇卑之秩限貴賤之等分汙潔之名
在其材之何如耳如其材雖劫囚奴虜苟

推誠信結恩寵亦未為不可也但當考以
應敵制勝之略策以安邊禦眾之宜觀其
鮮氣之疎奇舉動之方重者擢而任之則
用人之要無過於此臣又念契丹先國家
而起久與我為敵國今無如之何矣惟河
西事體與彼不同保吉新叛殺害我官吏
寇掠我州城朝廷累行招諭及進兵攻討
至今猖獗益甚況地據要害境接敵界兼
開北虜屯兵界上以防隄為名則我靈夏
諸軍可不急以宿將重兵鎮守控扼預備
侵軼之患乎且兵家之法惟務拙速若
用兵進取則鋒銳難降勒招諭則狼心
未信倘不別議措置必恐變患難測此誠
事機危迫之秋也固不可以尋常容易處
之欲乞聖鑒於近臣中選擇素有才辨可
任者令齎密詔徑往西蕃以朔方節度使
授六國首領潘羅夫其靈州西面都巡檢
使以授其部將慶香結以深恩推以大信
自然德我而警彼使自攻取在兵法是謂
以夷攻夷也昔唐之中葉安史皆叛河非
朝廷累命出師未能收復乃因吐蕃回紇
僕固懷恩等以進討未久而安史敗亡河
北朔方竟平此乃前事之明驗若但虛詔
遙授此輩未審朝廷確然推誠信之恩渥
適致其張虛聲馳實績苟延日月而靡有
成功且將別生他虞事體不小在陛下不
可不深計也以臣熟慮不若恤臣之言而
速行之則事必可濟而於理亦便也惟陞

六年癸卯

下留神省察書奏帝深然之問誰可使者
因請自行帝方眷注之不欲使蹈兵間公
跪拜謝舉手起對曰苟活靈州而罷西兵
此係天下百萬生靈大事詢一人何足惜
耶帝曰壯哉固知卿之才畧議論也遂命
中書省出書授之因遣行且謂曰俟卿還
當居卿兩府公拜辭曰國難效忠自是臣
子分內事爾敢受賞乎既上道馳驅促行
未至西涼而靈州被賊陷沒矣帝手勅召
還擬拜知制誥宰相李沆固止之遂改命
遷太常丞明年遷三司戶部判官是年十
月季子清臣生官衡尉寺丞後遷尚書司
門郎中

時公雖不得遷兩制猶得留佐三司未離
侍從之列帝眷以加數訪以時事公於是
備言西北事宜以思報稱時遼將皆守境
不能出兵遼國收復公廷議請大臣自臨
遼督戰募游兵以擊賊則威靈氣焰自舒
而敵當悔禍可平也又嘗極論遼將傳潛
楊瓊敗績當誅而田紹彬王崇等可責立
放以贖其過凡數十條其言甚壯帝益建
之春二月潘羅夫遣蕃官吳福聖臘來貢
方物且奏言威朝廷恩信已集騎兵六萬
於界上乞會王師收復靈州詔許之遂如
公前議加羅夫以朔方節度使夏四月趙

景德元年甲辰

保吉寇洪德砦蕃將慶香欺之入陷西涼
府羅夫集六國蕃部兵合擊之保吉為流
矢所中而死其子德明立上表請降帝降
詔釋其罪西河平噫其事果如公所料也
公之才智如此宜見奇於天子哉

公在三司為戶部判官先是三司使陳恕
以疾固求罷去詔以冠準代準以公多才
辨屬為檢尋恕所前後改革與立之事以
為範公執忻然領意極力為之綱挈條陳
纖悉備具類冊呈準準因喜曰有寮如此
何患政不脩乎二月帝念去年趙保吉為

潘羅夫所墮以公嘗力主其謀卒有成功
手詔出飛龍廐馬一疋鍍金鞍轡一副人
皆榮之後公致以此馬遺其猶子亮臣馬
老死亮臣以詩傷之云附記公為人修潔
起入朝必焚香兩廂以徹公之德也
雲云野食時亦有梅香日之至令猶香
以詩為題錄四月公以上眷顧日加志切圖
報時西寇雖平而北虜尚熾因上封事論
北虜機宜以為臣伏見近來事勢西賊雖
稱納款北虜復為猖獗顧北虜先因西賊
背叛以來侵軼未見少止其機謀可揣臣
訪問中官俸所給太薄軍餉所與太微
故自將相而下以及族帳久生南牧之心
所未及行者特制於其主耳非其甲兵之

不辱利部落之不和睦其力固為有餘其
算固為有優也所以然者能我中國之財
尤富土尤大無以無饜之可乘亦知加兵
不祥不欲曲在彼耳非能存仁義行德讓
也其貪而好利之心如老狼忍而好殺之
心如乳虎強而驕傲如鷹揚之冲天弱而
卑順如燕雀之投人夷狄之常性也故先
王以禽獸畜之來則羈而縻之去則備而
守之然無世不為中國之患議者或以四
夷為肢體瘡癰之疾且肢體膿血雖瘡之
漸甚未有不傳於心腹者苟肢體疾病未
瘳則心腹安能無害自今左右言事有以
虜中無事以安聖心謂不必過為隄防萬
無一失而為是說者臣恐大誤於陛下信

矣兵家有云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
也無恃其不攻恃吾之不可攻也况迩來
地震并代之境此蓋陰盛之象夷狄者中
國之陰又震於純陰之地上天示戒豈無
故哉必有潛謀耀兵之志尤不可不深慮
也臣嘗行邊竊見延邊諸將所任皆非其
人一旦急用必先事而敗况河朔地方千
有餘里列郡數十與虜界接連深入之患
甚可畏也郡無良將營無勝兵猝有來如
掣電奔如脫兔緩急之際何以當之臣每
與言及此則毛髮灑淅觀今之事勢乃深
入必然之兆乞陛下速召執政大臣與總
戎將帥預為措置庶幾無歉來城下之警
不然恐貽陛下宵旰無涯之憂書奏不省

冬十二月扈從大駕幸澶州持苦寒在道
左右輔臣朝夕見帝因目公曰卿本書生
何料敵之神也惜朕連言狼狽至此令復
奈何公愧謝且對曰臣雖百輩無能為者
承相寇準在軍雄畧不凡當宣扶日行天
之力展挽河先甲之才矣陛下不必過虞
但祈勉強進軍駐蹕行宮張帷幄飲少待
須臾以觀其折衝捷敵之成功然後徐命
班師推牛犒士笑聽壯士長歌八大都正
在此時爾帝始莞然笑是月帝以曹利用定
和議南朝為兄北朝為弟交誓約各解兵
歸人知為寇公專決之大利而不知公在
其中與力亦多

二年乙巳

南北弭兵天下太平公優游侍從之間王
欽若等以公與楊大年輔贊寇公心甚惡
之每於上前交擠因遂見疎不用

三年丙午

坐斷田訟失實謫杭州
通判未幾徙知蘇州

四年丁未

授兩浙轉運使陳文惠公
以詩送之是年有初褒諭

大中祥符元年戊申

判三司門折司遷太常博士冬十月帝以西北寇平海內無事天書屢降而醴泉出蒼龍現遂為薦功盛舉東封泰山南禪祀首時公以文章見用常扈從齊歌其間是月大赦用封禪恩進遷為祠部員外郎十二月扈駕如曲阜祀孔子命分奠七十二弟子還京師

三年庚戌

坐事出知濠州先是公扈從封禪集禧宿齋宮公嘗風戒作詞投泰山神祈夢夜夢

入一公衙廳宇明敞前廷有三石牛俄而吏白有宰相入謁公迺至則乃一美少年姿儀豐偉紫衣金魚相與握手如平生交因喜極遂寤寤時未知何占至是公被謫政府方授任處文知何占至是公被謫素愛公才欲任以要地公預知八請欲得濠州王曰濠僻在幽處何欲往焉公曰正欲往彼溫故耳曰必欲往吾當選一好伴讀與矣未幾王公以進士呂夷簡多才故授以推官令往與公俱既入濠所見悉如夢中三石牛者古時以州有水患故作此於廷以壓之呂宋佐州乃專以講讀為事此觀之人生出處得喪豈偶然哉

四年辛亥

夏四月以帝祭后土於汾陰大赦遷公刑部員外郎

五年壬子

冬閏十月以刑部員外郎為荆湖北路轉運使

六年癸丑

二月請賑給百姓畧曰臣蒙推授荆湖北路轉運使以去年冬到任迄今從事近半傷故今米價湧貴民食甚艱不速救濟必

至流亡強壯者必將起為盜賊而老羸者不免轉死溝渠因此作孽貽患非輕各州除軍糧常平倉外別無准備竊見李迪所請起義倉所在見儲米數稍多州縣未敢專輒夫用若一一取候朝廷指撥復數月當此艱食之際恐無所建乞下州縣勘會災傷去處如委人戶缺乏即約日將義倉米速行賑濟免致流亡及結成群黨如允臣所奏即乞早賜指揮六月坐擅給驛馬與人奔喪而馬死奪級通判襄州

八年乙卯

徙知鄂州

九年丙辰

徙知蘇州

天禧元年丁巳

復為刑部員外郎陝西轉運使秋八月上封事言臣伏見陝西一路連年災異天久旱枯竊惟彌災消極要在朝廷自脩比年費用侈廣倉庫出納不嚴內中採辦既多有司憑文上供然亦無緣鈎較虛實臣敢請凡乘輿所費宮中所用宜取太粗太宗朝以為準况今宿師要害力戰重傷所獲功賞計惟燕薄何為內官醫官樂官畧無功勛反享厚賜故天下目以為三官亦或指以為三害願少裁損無厚資予惟專以勵戰功則寇虜不足平也奏入不報

三年己未

時靈州廢棄已久公為總轄在關中遂與秦州大將曹瑋尋得萌蘆河一路平坦無沙可以出兵趨靈州因上封事請移曹瑋居環慶以圖出師討賊其畧曰臣以庸懦之職荷總轄之任才輕責重不能稱職進退顛越莫知所措伏自明城納款以來西鄙無警十七年守備之具因循浸久將領之選未甚得人卒伍之輩復多驕惰若不

擢將擇才一旦緩急用人以庸常之將總驕惰之卒必先事而敗雖有犀甲利兵何所施哉况虜終有機詐作怪百端不可謂降表懾服定盟永無背德往年之事足為明驗人亦有言寧我乘人毋為人乘人所乘者我勝人母為人所勝而兵法亦以先登者無敵也若邊鎮將領得有才之士委而用之則內懷外畏庶幾可成收復河朔之大功臣前待罪侍從未嘗不列及此今叨國翰遘餉之寄安敢循然而不傾竭愚慮圖所以為報哉臣竊見秦州大將曹瑋沉勇有謀善撫士卒綏安邊人夷夏畏懷自少擇禦西陲熟察羗戎之情周知河朔之事屢出奇計所向大捷行有父風動增士氣伏望解其秦州之輕任授以環慶之重符則得以經營措置方可伺機而疾掩乘便而深入即成收復不難矣仍乞宣諭兩府大臣參議可否莫為中制銳意而預圖之天下幸甚書奏會朝廷詔瑋入為宣徽使而止

四年庚申

春正月遷工部郎中是年巡檢朱能反於咸陽兵勢甚張朝廷以公知兵詔往捕之為元戎不戒坐兵敗貶為懷州團練副使未幾公復以計捕斬之朝廷責其在前者玩愒再貶池州在州有遊崇教院詩云鳳剗宮雉掛斷霓雲沮如暗窓扉江風曉

定釣人出山月
夜隨禪客歸

乾興元年壬戌

仁宗天聖元年癸亥

拜度支員外郎知廣德軍事本州橫山在
州西五里許有廣德王張公祠唐天寶中
封祠山山之上有一臺曰集仙亭曰攀蘿皆
公所建公後在朝送王元出守廣德詩
云家山東畔古桃州往歲分符作懿遊碧
瓦萬家烟樹密清溪一道瀑泉流簾軟郎
埠水生枕茶煮鵝山雪滿甌我有
集仙經始在勞君一到為重脩

二年甲子

公長子鼎臣是年登宋郊榜進士官至殿
中丞遷翰林侍讀學士飛白書墨莊二字
以賜之曰美卿世居文翰之地
也故其族世稱為墨莊梅氏

四年丙寅

遷兵部員外
郎知壽州

五年丁卯

知陝
府

六年戊辰

復直集賢院遷工部郎中夏五月奏乞罷
崔珠玉匠云臣近者伏見傳降聖旨差崔
玉工珠匠微臣疎賤因知內造服用然職
在監管苟有愚見不敢崇伏無言恭惟陛
下自陟元以來聲律身度日謹一日迨無
貪好之玩遠無追索之勞雖古之聖帝明
王未易能過唯今水旱相仍公私俱困北
有契丹之抗敵西有德明之寇背尤宜恭
儉齊紀律厲嚴明惜國用以豐實制兵威
而震難臣愚以為不急之服玩實亡國之
妖媒近奢之器物誠喪邦之恠孽宜悉屏
絕以勸天下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禮

曰無作淫巧以蕩上心伏願陛下視珍奇
為棄物以奢侈為覆車則天下幸甚疏上
帝納之勅罷
珠玉局工匠

八年庚午

改直昭文
館學士

九年辛未

夏六月契丹主隆緒死太子真宗立冊其
母蕭耨斤為太后果七月詔遣公等如契
丹王隨致祭王駿與公弔慰范諷賀即位
孔道輔賀其太后冊禮道出真定府時曹

瑋為真定總管公等過之瑋出郊迎入館
握公手謂曰西北事宜公獨與吾嘗任之
索為人沮未獲成功惜哉又謂曰君
異日當柄用願留意邊防曰何以教之
曰吾嘗遣人覘之明賊之子元昊形貌異
常他日必為邊患駁不以其言為然後瑋
以老病去國駁果入樞府大用元昊反叛
兵勢孔熾帝數訪以邊事駁不能對始嘆
瑋之明謀

明道元年壬申

知荆南
府事

二年癸酉

有勅追贈父邈為刑部侍郎
郎母錢氏為臨安郡夫人

景祐元年甲戌

秋九月召為龍圖閣侍制
糾察在京刑獄判流內銓

三年丙子

改龍圖直學士知并州未行加權兵部尚
書以往黃覺贈以詩云交龍旂外豎紅旗
學士新聞掌六師出去暫開龍虎幕歸來
須占鳳凰池裴公不係兵家子杜預當原

桂籍兒莫訝儒林增壯
氣往年天子亦稱奇

四年丁丑

遷右諫議大夫入知通進銀臺司復判流
內銓二月進劄子論帝王為學之本其畧
曰臣竊仰觀自古才哲之君固有務學以
為先者然而學非其本則失所以為學而
終不足以成帝王之高致也先儒揚子雲
曰學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
武汲汲夫堯舜禹湯文武是為二帝三王
皆萬世所仰以為帝王之師者也尚汲汲
於學而不敢怠為人君者其可以忽此乎
恭惟陛下天資聖神群臣莫及方且收召
名儒入侍講讀咨訪謨論用廣聰明固已
卓然知所務矣惟所以為學更望深思察
焉雖處深宮之中常若對越天神則知人
安民自如帝堯能察遠言自如帝舜身為
法度自如大禹不途聲色自如成湯卑服
即田功康功自如文王端拱而天下治自
如武王其事豈不至約而其功豈不至博
哉陛下不以臣愚而廢其言則不勝幸甚
帝嘉
納焉

寶元元年戊寅

改翰林侍讀學
士兼群牧使

二年已卯

遷給事中知審官院二月上謂侍臣曰今天下民籍幾何公對曰自五代之季生齒彫耗太祖受命而太宗真宗繼聖承桃休養百姓今天下戶口之數蓋增於前矣詔三司及編脩檢閱以聞於是編脩院上歷代戶口之數謂太祖朝二百五十萬八千九百六十五太宗朝三百五十七萬四千二百五十七真宗朝八百六十六萬九千七百九十九寶元元年一千一十六萬四千二百九十帝喜曰庶矣哉公復奏曰前代戶口之數未有若今日之盛者也蚩蚩生聚蕃息哀耗皆由時政之所陶冶故明

主知其然也必為薄賦歛寬力役救荒餒三者無失然後幼有所養老有所終無天札之傷無征役之苦此由陛下日慎一日以致其盛若益與之休養則可封之俗當無減於二帝之時矣上然之秋七月朝廷以夏竦知涇川兼涇原秦鳳經畧安撫使公作詩以送其行而警句有曰亞夫金鼓從天下韓信旌旗背水陳好者為刻於同安石壁云十一月以老疾求外任上書曰臣以老羸擢朽之質過叨甄擢猥參近侍仍預諫垣才微責重何以云補伏惟陛下納愚直此誠臣百千載之奇逢也然形表無神垂垂已老足中有思進難前上則

康定元年庚辰

有負陛下求治之心下則有妨諸賢進用之路且忠良在下既不能進不肯居中又不能退官局非養老之堂諫垣非迎醫之地公議日迫無所逃責久茲忝冒實不遑寧伏望陛下恤以老癯矜手不逮寬其罪謹賜以保全裨出領於卑麾庶少闕於薄願激切之至書奏得請出知許州

二年辛巳

公在許州以足疾轉劇每因撫摩而嘆曰足中有鬼不能令我至兩府豈非命也哉

六月初十日以疾卒於許之官廨年七十有八州以開仁宗悼惜久之遣使贈賻封謚諡以前翰林侍讀學士權兵部尚書正奉大夫行給事中知許州軍州事兼管堤堰橋道勸農使梅詢可如上柱國南昌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六百戶賜紫金魚袋謚文肅仍給錢幣備葬祭以明年秋八月二十九日葬宣州宣城縣長安鄉西山里峰山之原大叅政歐陽公撰墓誌銘丞相王荆公述神道碑考之公為人嚴毅脩潔而才辨明敏少能慷慨見奇真宗自為君臣不世之遇已而失職逾二十年比登侍從而門生故吏或至宰相王

者自處論事尤多發憤及在許李繼遷孫
元昊以河西叛朝廷出師西方而公已老
不復言兵矣性喜為詩有許昌集五平甫
為之序又別有文集二十卷歐陽公稱其
勇義敢為且謂識昌言雖
晚其詞氣尚足以動人也

許昌梅公詩畧

全集凡二百九十篇今散逸莫
致檢家歲獲其什一若或有不

容泯者存之為梅氏餼耳博
古君子幸念諸不肖一科識

過陰陵懷古

霸王西失利東來向此行遂却長安道狂尔
重瞳睛高皇奮天鉞烏騅具郊牲楚歌聲徹
夜溪月色將明始開若猶豫再聞乃大驚縱
有拔山力無奈漢姬情帳中流淚別眼前厲
階成援臂斬閼出冒矢突圍征天亡非力弊
漢興以蹶生自此天下定于一作定無從二龍
爭

送夏子喬招討西夏

丹墀曾獨繹綸綸御札親題第一人驚喜上

遷張筆力馬諳西討仗威靈亞夫金鼓從天
下韓信旌旗背水陳耆定尔功還奏闕圖形
仍許上麒麟

登金陵吳故城懷古

炎靈靡重光雲暗龍闕野當天缺真人霸圖
忘久假龍蟠鍾山高虎踞石城閭誰令却金
刀碎分躍于冶錫鑄若天成隅峙為三級顧
雖漢室英畏長上短下襟帶限天慙謀謀任
儒雅雲長阿蒙周亦瑩周郎諸一戰勦敵遁
四顧無來者服冕即郊裡玉璫莫灌竿文物
極三吳聲名震中夏黃屋眼前軒赤符手中
把直欲千機王不圖屋遠杜天命難忱斯一
統歸司馬雄圖帳若茲王氣在何也
奉使入契丹界道中偶成

旌節張皇鼓吹鳴遶軍道上宋官行和戎利
益三儀宴遣使交通兩國盟酣寢驛亭紅線
辟胃行沙漠白題迎旋車言邁過歸日不辱
欽茲答聖明

扈從東駕東封

郊裡早已薦戎功復此東勤泰岱封璞玉篆
文析壽永泥金作表禱年豐四夷入賀威靈
顯萬國追陪禮貌隆天監聖明親有道千秋
萬歲樂無窮
登封泰時祥雲亭聖主多儀百辟刑天下太
平開白道宮中長樂誦黃庭山呼萬歲天顏
喜王灌三靈帝德馨事訖請從車駕轉丹墀
舞蹈佩玎珰
齊宮集

太平時世享無為功薦天神與地祇榮望臭
升隆漢制金聲玉振漏唐儀常羞武帝開空
藏不効明皇浪費賞大抵舉行巡狩典特來
假此一條施
巍巍喬岳與天齊聖德神功許並分具冕珠
旒恭矯頻金根玉輅連登躋扇開鸞驚雙花
翅策進麒麟五隻蹄沐浴齋宮端風戒萬年
壽享萬年祺

挽張丞相知白

挺生名世一高標聲滿華夷壯本朝龍虎榜
中同及第端拱二年公與同登鳳凰池上獨
昂霄紫微踐履星辰順黃道行扶日月招無
可奈何天遠奪百寮號慟淚珠跳
濠邸與呂倬夷簡

小作山州又水州州中山水正清幽黃埃迫
絕銜如洗綠野寬平駕可遊齊寂官間擬百
甕庭空訟簡卧三牛勞君伴讀良多益諸築
書臺讀大猷

哭寇萊公

相君文美武英兼壁立岩岩衆具瞻正論回
天天子式明謀懾虜虜師潛雷陽竹活威靈
顯日穀駮扶氣焰炎大命惜終南海極楊機
近起拂髭髯

哭王文正公旦

斷斷猶天一个臣好賢愛士滿腔春不將富
貴凌寒峻唯事謙恭恭接緒紳深虜懸懸西北
虜先憂切切求南民茲遂造化衆雲去慟哭
誰憐廡下賓

中秋月

海蟾湧上太玄宮萬里清光一鑑空舉子偷
香丹桂窟嫦娥燭燭廣寒宮望僊人物水壺
裏如浸樓臺水國中假使三郎環子在玉容
花影惜匆匆

遊齊山寺守他州日

鳳利岩荒掛斷霓鳬雲沮洳特懸扉江風曉
定釣人出山月夜高禪客歸塔外蔓藤移過
密院中杉子落來稀老僧獨坐蒲團穩自在
晴簷補衲衣

濠州四望亭閒記

南北舟行互擲梭長淮混混接天河石梁景
絕虹垂渚桐栢春深雪作波四望空明無俗
翳殺聲欸乃有漁歌誰言此地殊幽僻自我

今來風味多

真廟挽詞

愁烟暗島湖龍馭入清都陟降紅雲陞陪歆

赤帝霄亮陰真聖嗣遺詔盡嘉謨尚鑒孤臣

泣蒙知直殿廬

陰陵

龍虎相馳逐干戈事戰爭千重漢圍合一夜

楚歌聲空竭烏鵲力速成白馬盟淒涼七十

戰漫散八千兵失道欺田父窮途遇灌嬰天

亡終不悟覽古亦傷情

江樓晚眺

潮落蚌拼洲霞天雨盡收月來山寺候雲駐

海門秋野鷺馴舟遠江魚逐餌遊欣然乘此

興呼酒醉高樓

春夜贈別

剪燭散輕烟催花開綺筵嘯歌延永夜離別

定西川莫我畱華月愁人報曉天臨行一長

揖馬著祖生鞭

西湖

吳越江城外烟霞隔斷塵鍾聲諸寺曉花艷

六橋春地有桃源景人猶闋苑賓太平遊賞

樂忘却宦途身

吳興道中

野闊多桑柘湖平聚沃田採蓮花樣女載酒

葉兒船黃犢青山下綠楊古道邊行行頻北

望戀闕意懸懸

聖旦早朝應制

拜祝列千官山呼各竭丹龍顏天上喜歡舞

殿前歡壽酒吞瓊液仙桃獻玉盤太平多聖

制恩賜近臣看

明妃曲

絕色如花壓漢宮萬枝綠裏一枝紅可憐出

塞和我去悔不當初賂畫工

舟回江上夜興

滿天明月滿江風誰笑歸船一任空明月清

風隨受用一場富貴一時雄

蕭相樓

樓中九華峰天削米蒼玉賓主何參差來雲

自聯續我相唐蕭家八人居宰錄朱欄幾興

廢下視寒江曲吳侯來居邦事見窘束休

日一鳳臨風月咏觴足安得附黃鵠一舉遺

塵俗

香山寺避暑

有客乘新霽雲林共扣扁輕舟過下渡遠水

漲前汀原隰含幽靄峰嵐入杳冥誰知得真

趣獨坐石苔青

題竹山寺

亂山幽藹隔招提祇許相邀入剡逢山樹風

泉為誰響春城一夜到鳴雞

疊嶂樓

謝公城上謝公樓百尺闌干掛斗牛碧瓦萬

家烟樹密蒼崖一檻瀑泉流波光灩澦前溪

滿利影亭亭古寺幽此地近除新太守綠窓

明月為君畱

許昌梅公詩畧

附錄

許昌梅公詩集序

王安國

志有動乎氣則言出于不得已而可以制後世之法者此詩之所以訓也先王沐浴天下以德而無不能言者則推之於君臣父子之際而情有不盡者乎故曰可以怨又曰止怒莫若詩陵夷乎後世羈臣逐妾仁人君子勢絀身危失國窮處方傍徨瞻顧之時仰而視星辰日月風雨霜露所以為四時之相代俯而視山川草木鳥獸蟲魚所以為萬物之相生其感於外者得其理于中遇千人者安其命于天是以怨出于性而不悖于理怒同于人而卒復以命盛哉餘澤之入人也澤竭而

人自為言雖然不繫乎時之治亂因其言亦可以見其志矣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許昌梅公仕於景德咸平之時始以文章見用方海內無事真宗皇帝薦功天地東封泰山預扈從賡歌太平君臣之間自為知己公又嘗慨然論朝廷之事逆策西人之變欲以身蹈不測之虜而指日以就功名不能如其志而播從萬里江湖淮海之上後雖入帷幄而公已白首無所施為故其褒揚人主盛德之餘而寫元元權忻之意被之絃歌所以為一時之樂而中自放于山崖水濱隱約之觀遊以去國愛君之思寓之翰墨所以為一身之憂者見之二百九十篇矣宜其聲昭于時而縉紳之士望之若不及焉餘尚何足以為公之

重哉公子清臣見屬以叙故為之書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梅公墓誌銘

歐陽脩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梅公既卒之明年其孤及其兄之子堯臣來請銘以葬曰吾叔父病且亟矣猶卧而使僕誦子之文令其墓宜得子銘以藏公之名在人耳目五十餘年前卒一歲余始拜公於許公雖衰且病其言談詞氣尚足動人嗟余不及見其壯也然嘗聞長老道公咸平景德之初一遇真宗言天下事合意遂以人主為知己當時縉紳之士望之若不可及已而擯斥流離四十年間白首翰林卒老一州嗟夫士果能自為材耶惟世用不用尔故余記其始終至於咸平景德之際尤為詳焉良以悲其壯也公諱詢字昌言世家宣城年二十六進士及第試校書郎科豐監判官遷將作監丞知仁和縣又遷著作佐郎舉御史臺推勳官時亦未之奇也咸平三年與考進士於崇仁殿真宗過殿廡中一見以為奇材召試中書直集賢院賜緋衣銀魚是時契丹數寇河北李繼遷急攻靈州天子新即位銳于為治公乃上書請以朔方兵授潘羅吏使自攻取是謂蠻夷攻蠻夷真宗然其言問誰可使羅夫者公請自行天子惜之不欲使蹈兵間公曰苟活靈州而罷西兵何惜一梅詢天子壯其言因遣使羅夫未至而靈州沒于賊召還遷太常丞三司戶部判官數訪時事於是屢言西北事是將皆守境

不能出師公請大臣臨邊督戰募游兵擊賊
論傳潛揚瓊敗績當誅而田紹斌王榮等可
責其効以贖過凡數十事其言甚壯天子亦
器其材教欲以知制誥宰相有言不可者乃
已其後繼遷卒為渚羅夫所困而朝廷以兩
鎮授德明德明頓首謝罪河西平天子亦再
幸澶淵盟契丹而河北之兵解天下無事矣
公既見疎不用初坐斷田訟失實通判杭州
徙知蘇州又徙兩浙轉運使還判三司開圻
司遷太常博士用封禪恩遷祠部員外郎又
坐事出知濠州以刑部員外郎為荆湖北路
轉運使坐擅給驛馬與人奔喪而馬死奪一
官通判襄州徙知鄂州又徙蘇州天禧元年
復為刑部郎即陝西轉運使靈州棄已久公與
奉州曹瑋得胡盧河路無沙可出兵趨靈州
遂請瑋居環慶以圖出師會瑋入為宣徽使
不克而止遷工部郎中坐朱能反貶懷州團
練副使再貶池州天聖元年拜度支員外郎
知廣德軍徙知楚州遷兵部員外郎知壽州
又知陝府六年復直集賢院又遷工部郎中
改直昭文館知制誥召為龍圖閣直學士知
察在京刑獄判流內銓改龍圖閣直學士知
并州未行遷兵部郎中樞密直學士以往就
遷右諫議大夫入知通進銀臺司復判流內
銓改翰林侍讀學士群牧使遷給事中知審
官院以疾出知許州康定二年六月某日卒
于官公喜為詩為人嚴毅脩潔而材辯敏明
少能慷慨見奇真宗自初召試感激言事自

以謂君臣之遇已而失職逾二十年復直於
集賢北登侍從而門生故吏策時所考進士
或至宰相或居大官故其視時人常以先生
長者自處論事尤多發憤其在許昌繼遷之
孫復以河西叛朝廷出師西方而公已老不
復言兵矣享年七十有八以終梅氏遠出梅
伯世久而諱不明公之皇曾祖諱遠皇祖諱
超皆不仕父諱邈贈刑部侍郎夫人劉氏彭
城縣君子五人長曰鼎臣官殿中丞次曰寶
臣皆先公卒次曰得臣太子中舍次曰輔臣
前將作監丞次曰清臣大理評事公之卒天
子贈賻拜得臣殿中丞清臣衛尉寺丞明年
八月某日薨公宣州之宣城縣長安鄉峯山
之原銘曰

士之所難有藹無時偉與梅公人主之知勇
無不耿惟義之為困于翼飛中垂一歛一失
其塗進退而坎理不終窮既晚而通惟其壽
考福祿之隆

梅侍讀神道碑銘

王安石

宋翰林侍讀學士正奉大夫行給事中知許
州軍事兼管內堤堰橋道勸農使上柱國南
昌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六百
戶賜紫金魚袋梅公之墓在宣州宣城縣長
安鄉西山里公有五子鼎臣得臣寶臣輔臣
清臣清臣今獨在為尚書司門郎中以公行
後及樂安歐陽公之銘來請銘以刻墓碑時
熙寧元年八月四日也銘曰
公先梅伯後氏其國彌周涉秦不見史策有

銷有橘著漢名籍公橘之孫詢字昌言三世弗仕陵陽之里公第廷中判官利豐再歲而擢以丞將作以宰仁和人譽用多主推御史侍考進士一見天子以為知已詔曰試我遂試中書館之集賢賜服緋魚於時繼遷兵我西鄙老弱饋守丁強多死靈州告危帝視不怡公請擇人使潘羅支兵法所謂以夷攻夷帝曰誰可無如臣者曰予汝嘉賓陷奈何公拜且跪颺言而起苟紆西師臣不愛死璽書授之往訖爾謀至疆勒還會棄靈州帝察公藝可盡帝制相或止之留佐三司其後羅支果窘西賊論將料敵皆如所策或從或違或擠或推晤合阻夷神者公尸黥之倖州用獄一青去抗而蘇列國來屏漕輸浙河就付將領三年告功僅得故省又以譴投守彼淮州有條許公相得於此與之欣然樂以忘徙使於漢北還自濠梁又奪一官往裨於襄坐發驛馬給奔喪者于鄒于蘇剖將之符握節關中使總其輸煌煌金章厥賜特殊謀復靈武度兵胡盧秦有將瑤詔公與俱會瑤召還公復論胥有反咸陽能名氏朱始難弗察後捕而誅自環祖池再副戎車仁宗新陟罪垢皆滌為郎度支以將廣德外更四州楚壽陝荆乃還待制中糾獄刑有歸龍岡其堂殖殖就以學士專其閣直輟之銓衡乘傳臨并起從部秩進直樞密起歸封駁考國中失申命選事得權進黜如鐵侍讀改司群牧移之審官審是在服伐閭積遷給事千中出守于許鼓

歌從容方公少壯志立人上談辭慨然帝悅而嚮及後晚出皆為將相公則老矣將歸田里康定辛巳六月十日公七十八以其公卒公開南昌勳爵第一夫人曰劉不及郡封封君彭城其卒先公公卒明年季秋浹日子州西山卜柑而吉公有五子伯為進士丞于殿中與仲前死仲賜科名叔也皆丞將作殿中或廢或興有類惟李氏丞衛尉令為郎中論序初終實來求詩刻示無窮以事入峰山請項王祠經梅翰林墓上有風歎翰林老埋王峰山陽中天飛白日下土開玄堂野花空向笑長夜迥無光慘松悲喚鶴高梧慘孤凰荆閣迷艸徑山刺牽人裳下馬為公拜拂石觀銘章伊誰當作者大手筆荆王政服齊居問郡乘見有王前輩經梅翰林墓詩遂和木待問宋興堯舜理五星羅聚奎兆為人大瑞黼黻太平提賢哲蓄叢出立朝如拔薦揚梅翰林傑帝祗以天鷄采色天鷄具大名二子齊梅公遠承寵眾仰天際雲天子奇材謂至今好品題峰陽埋玉處想見草萋萋奉和昌言番宿翰林夜涼漫興韻絲綸閣下掌王言鳳翥蛟騰勢捷翻入仕莫過為學士居身何幸在詞垣地如蓬島多清雅人似神仙少俗煩天付才華均我輩故常

耆直侍金門

同前

劉筠

肅聽綸音草玉言縱橫筆勢若風翻自矜顯

官依黃屋誰信精光近紫垣恒願傾陽忠竭

盡不勝補家寵頻煩玉堂直宿清無限曾有

威風到北門

奉和題竹山寺韻
謝方叔州守

載酒肩隨不用提尋幽忘却醉魂迷
覺進優夢驚起聞啼山下鷄

奉和梅侍讀送王屯田守廣德縣

占好山川第一州幾年亭想幸來遊院中秦

鶴聞風喚墻下飛花下水流僻處孤吟貯錦

囊公餘衆賞勸金甌集仙壯觀勞先哲舊賢

堪仍豈必脩元注集仙名在州治西五里

聖湖大山之林有舊集仙名在州治西五里

聖湖大山之林有舊集仙名在州治西五里

聖湖大山之林有舊集仙名在州治西五里

聖湖大山之林有舊集仙名在州治西五里

聖湖大山之林有舊集仙名在州治西五里

聖湖大山之林有舊集仙名在州治西五里

聖湖大山之林有舊集仙名在州治西五里

聖湖大山之林有舊集仙名在州治西五里

聖湖大山之林有舊集仙名在州治西五里

聖湖大山之林有舊集仙名在州治西五里

聖湖大山之林有舊集仙名在州治西五里

聖湖大山之林有舊集仙名在州治西五里

聖湖大山之林有舊集仙名在州治西五里

聖湖大山之林有舊集仙名在州治西五里

聖湖大山之林有舊集仙名在州治西五里

聖湖大山之林有舊集仙名在州治西五里

聖湖大山之林有舊集仙名在州治西五里

宛陵先生年譜序

宛陵梅先生以道德文學發而

為詩變晚唐卑陋之習啓盛宋

和平之音有功於斯文甚大歐

陽文忠公知之最深既題其詩

稟文序其集又序其所注孫子

又銘其墓而哀之以文蓋文忠公

之知先生猶子房謂沛公為殆

天授者是豈容贅一辭哉然昔

之君子以言語文字為天下後世

所貴重者必其出處語默之際

無或少悖於理而後能垂世而

行遠此年譜之所為作也張君師

曾叔與世為宛陵人著宛陵先生

年譜

年譜

年譜

年譜

年譜

年譜

年譜

年譜

年譜

年譜

年譜

年譜

年譜

年譜

年譜余得而讀之愛其詞約而事
備論覈而理明其多以歐陽子之書
為據依已為得書之體至於辨魏
恭邵博之厚誣使先生可作亦
自喜後之人為能知己者且尤有
補於世教也抑又考之宋嘉祐
二年詔脩取士法務求平澹典要
之文文忠公知貢舉而先生為試
官於是得人之盛若眉山蘇氏南
豐曾氏橫渠張氏河南程氏皆
出乎其間不惟文章復乎古作
而道學之傳上承孔孟然則謂
為文忠公與先生之功非耶吾鄉
周丞相定著文忠公年譜學者賴

之此書當與之並行宛陵文獻於是
足徵矣叔興以余誦習歐陽子之
書屬叙而刻之不獲辭謝為識卷
末云
至元二年丁丑八月既望廬陵劉
性序

編宛陵先生年譜引

宋御史虛谷方萬里評宛陵先生詩為宋室詩人第一今攷其出處端靜蹈履高淳及乃父兄師友傳授淵源又非魏晉隋唐詩人所能並也設其詩文不工猶當敬愛信之況潛珠蘊玉在

昔賢實有定論邪僕生也晚幸與先生同里仰瞻切切恒以不得親炙為恨雖然於文獻足徵猶得為聞其風者也輒敢採摭集傳訪咨故老手錄其年譜一帙以遺後之懷賢君子與厥家之紹業仍孫云

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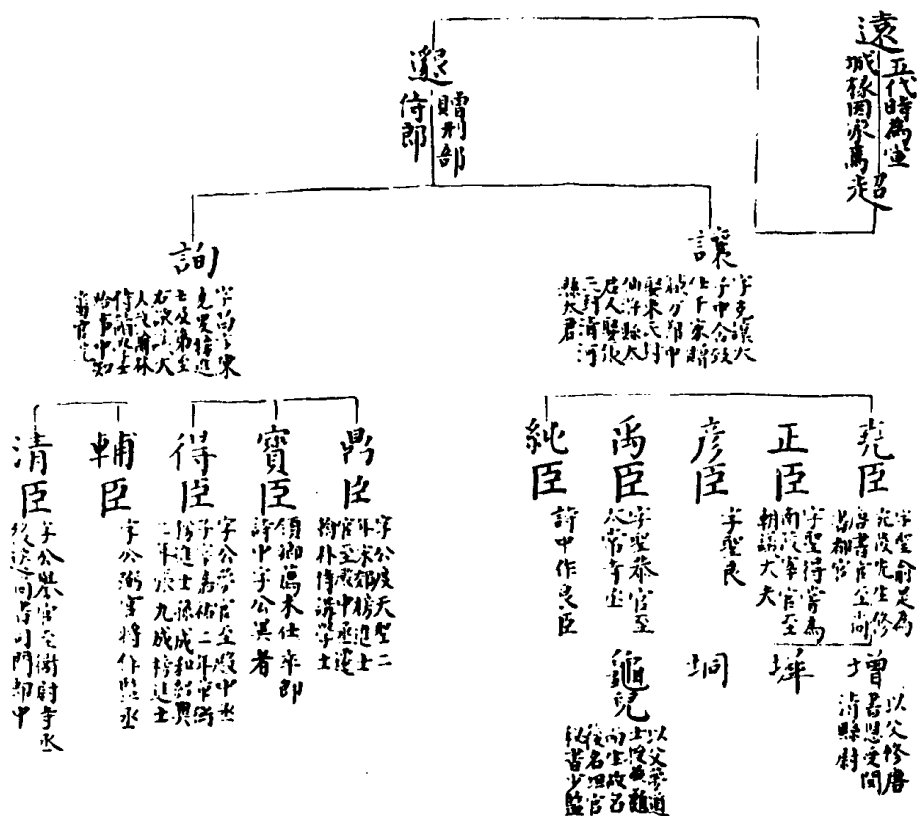
至元元年三月之吉里人張師

曾書

宛陵先生年譜家世

郡後學張師曾述

惟梅氏之先世遠而譜不明在
殷紂時有封梅伯者以國為氏
後遂泯泯至漢將軍銷南昌尉
福始克振於時又久而宋有詢
用大臣顯真宗朝於先生為叔
父及慶曆嘉祐中天下之言詩
者以先生為宗梅氏遂稱著姓
矣今頗次其家世如左



宛陵先生年譜卷之二

宋真宗咸平五年壬寅

先生以是歲生居宛陵雙溪之間地勢夷衍即謝宣城所謂平楚正蒼然者也先生有手植鴨脚子樹參天百尺陰地教畝美猶及見之後有伐為杏梁者君子惜焉先生曾寄鴨脚子都下親友詩云後園有佳果遠贈當鯉魚正謂此也劉原父題先生所居云後都足賢臣梁園多長者風流慷慨慕意先儒雅子懷無遠近子語抱瀟灑何不其門稍令容駟馬今其地為郡學學之南諸孫猶在焉

六年癸卯

景德元年甲辰

二年乙巳

三年丙午

四年丁未

祥符元年戊申

二年己酉

三年庚戌

四年辛亥

先生十歲宛陵集序云初習於詩自為童子出語已驚其長兄劉貢父詩話云梅聖俞初戲謝師直詩云古錦裁詩句班衣戲坐隅木奴今正熟肯效陸郎無師直小字

錦衣奴至十歲讀之方悟

五年壬子

六年癸丑

七年甲寅

八年乙卯

九年丙辰

先生十五歲慶曆四年歸自湖州登疊嶂樓詩云伊我老閑里爾來三十秋即謂此年也蓋先生癸歲侍從父給事公宦游四方累舉進士蔭補齋郎因而歷仕故云然天禧元年丁巳 二年戊午

三年己未

四年庚申

五年辛酉

先生二十歲序云既長學乎六經仁義之說其為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悅於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東坡與陳得道書云知傳道日課一詩甚善此技雖高材非甚習不能工梅聖俞法也蒼溪漁隱云聖俞日課一詩寒暑未嘗易聖俞詩名滿世身試做爾之效爾

仁宗乾興元年壬戌

天聖元年癸亥

二年甲子

三年乙丑

四年丙寅

五年丁卯

先生二十六歲娶謝氏夫人迺太子賓客
氏墓誌云知制誥絳之妹也年二十歸于梅
謝氏生不盛族然治其家有常法其飲食
器血雖不及豐侈而必潔以完所至官舍無故
新而庭宇澆掃必潔以嚴其平居語言容
止必怡以和用夫恩封南陽縣君二子曰
增曰塤第四子龜兒生歐陽文忠公作洗
兒歌賀云月暈五色如虹霓深山猛虎夜
生兒虎兒可愛先陸離開眼已有百步威
詩翁雖老神骨秀想見嬌嬰目與眉木星
之精為紫氣哭山生玉水生犀兒翁不此
他人翁三十年名天下知才高位下衆所
惜天與此兒聊慰之翁家洗兒信常喜不
惜金錢散閭里宛陵他日見高門車馬煌
煌梅氏子范文正公次韻云遙望瑞氣縈
彩霓上天誕降麒麟兒麟兒瑞物等長離
不事蒼鷹乳虎威聖俞次第五兒育此
兒良擬馬白眉眉宇秀整頭角聳容光一
脉通天犀今朝抱洗蘭盆中英物試啼
占知世家學業有源安聖翁才學家得之

我朝文盛殊堪喜才學楊梅動帝里此兒
而家千里駒當復見奇於天子富鄭公云
都人引領望雲霓誰識慶雲兆此兒此兒
初與母腹離視有神光動有威蓋是聖俞
家積善天齋英物令揚眉不然何以夢羽
士親授黃龜價倍犀犀製棚暈彩洗三朝報
我同官諸友知盤羅玉果列香案夙供我
輩來賀之雲擁高軒過來喜笑達宛陵舊
闕里此兒李賀真後身但愧我輩非韓子
公和答云夜夢有人衣蛟蛻水邊授我黃
龜兒避甥瞞一夕婦仰看星宿正離離王
魁東指生斗威明朝我婦忽在蓐乃生男
子寶秀眉自磨丹砂調白密辟惡辟邪無
寶犀我慚暮年又舉息不可不令朋友知

開封大尹憐最厚持酒作歌來賀之畫盆
香水洗且喜老駒未必能千里虛全一生
常困窮亦有
添丁是其子

六年戊辰

七年己巳

八年庚午

先生由齊即改桐城主簿至明年官河南
始與歐陽永叔諸名卿定交宛陵集又起
于此時其事願與歐集互見故自河南
以前從仕歲月所賦篇詠不可詳考云

九年辛未

先生三十歲為河南主簿邵氏聞見錄云
天聖明道中錢文僖公自樞密留守西都
謝希深為通判歐陽永叔為推官尹師魯
為掌書記梅聖俞為主簿皆天下之士又
歐公在洛時賦七交篇謂張推官堯夫尹
書記師魯楊戶曹子聰梅主簿聖俞張判
官太素王秀才幾道與歐公為七人其詠
先生詩云聖俞魁楚才迺是東南秀玉山
高岑岑映我覺形陋離騷喻香草詩人識
烏獸城中爭擁鼻欲學不能就平日禮文
賢寧久滯奔走交友之情于此可見矣魏
泰東軒筆錄云錢文僖公惟演生貴家而
文雅樂善出于天性晚年以使相留守西
京官屬皆一時文士遊宴吟詠未嘗不同

洛下多水竹奇花凡園圃之勝無不到者
後歐公哭先生詩云昔逢詩老伊水頭又
云三十年間如轉轂正謂是年也有陪錢
相公遊嵩山七章并留守相公新翔雙桂
樓太尉公池亭宴會和謝希深會聖宮遊
龍門過寶應精舍午橋石澗中得雙鰕魚
陪希深遊大字院同希深昆仲遊龍門香
出趙韓王故宅與諸友普明院納涼司永
叔遊近郊諸詩○今按唐之詩由元和長
慶以降氣格寢衰流而為晚唐變而為西
崑先生承其靡麗雕刻之餘遂大振頽風
獨追古作此王文康二百年之嘆所以興
也為呼詩至于先生文至于歐陽
一時復古世稱為歐梅有以哉

明道元年壬申

二月陪太尉錢相公遊嵩山有轍山子晉
祠少林寺少姨廟天封觀善寺啟母石
輶轅道諸詩是秋調河陽主簿既之官以
吏事來洛陽歐公送以序云至寶潛乎山
川之幽而能先群物以貴于世者負其有
異而已故珠潛乎泥玉潛乎璞不與夫蜃
蛤珉石混而棄者其先膺美澤之氣揮燄
特見于外也士固有潛乎卑位而與夫庸
庸之光氣俯仰上下然卒不混者其文章才
美之乎海亦有粹然而特見者矣然求珠
者必之乎通色大都據其會就其名而擇
者必之乎通色大都據其會就其名而擇

其精焉爾洛陽天子之西都距京師不數
驛指紳仕宦雖然而處其亦珠玉之淵海
歟予方據是而擇之獨得于梅君聖俞其
所謂輝然特見而精者耶聖俞志高而行
潔氣秀而色和嶄然獨出于眾人中初為
河南主簿以色和嶄然獨出于眾人中初為
士游故因吏事而至于此余嘗與之徜徉
于嵩洛之下每得絕崖倒壑深林古宇則
必相與吟哦其間始則惺然以相得終則
暢然覺乎薰蒸浸漬之為益也故久而不
厭既而以吏事訖言歸余且惜其去又不
夫潛乎下邑混于庸庸然所謂能先群物
而貴于世者特其異而已則充氣之輝然
者豈能掩之哉先生自為詩序云余將北

歸河陽友人歐陽永叔與二三君具觴豆
選勝絕欲極一時之雅以為別於是得普
明精廬醴酒竹林間是時秋初分得高樹
早涼歸為韻賦詩五絕九月通判謝希深
被詔奉御祝封香遣告嵩嶽因與歐陽永
叔楊子聰尹師魯王幾道遊嵩山見峭壁
有神清之洞四字希深於是貽書先生述
其遊覽之勝先生因取其所書意而韻之
希深又以書答之云忽得五百言詩觀之
之美如指諸掌則知足下於雅頌為深吾
徒將不足遊其藩况敢與與降也當時先
生之詩為諸公所推如此先是先生夢與
永叔遊嵩嶽雨于峻極院賦詩云風雨幽
林靜雲烟古寺深俄而有自洛來者言永

叔諸公陪希深祠嶽因足成夢中之詩蓋
其交友契合故精神感通如此云

二年癸酉

是秋先生除德興令因歸宛陵歐公貽書
云陳秀才來自河橋喜聆動靜甚慰又知
公府已發薦章聖俞在洛時常言親老南
方思一歸侍今應獲素志亦朋友之共榮
也然作宰江浙山水秀麗益為康樂詩助
誰與敵哉又聞先生除德興戲書云君家
小謝城為客洛陽裴綠髮方少年青衫喜
為吏重湖亂山綠歸夢寄千里洛浦見秋
鴻江南老芳菲自言北地禽能感南人耳
京國本繁華馳逐多英軌爭歌白雪曲耶

景祐元年甲戌

酒西城市朝逢油壁車暮陪青驄尾歲月
倏何忘行樂方未已忽爾聞蘭書翻英浩
歸思江上故園近風物饒陽美楚岫烟中
黃吳尊波上紫還鄉問里邑上堂多慶喜
離別古所難更畏秋風起先生歸途初見
淮山詩云遊宦久去國扁舟今始還朝來
汴口望喜見淮上山又旌義潞阻風云侵
辰下長淮忽值秋風惡自足至長蘆江入
金陵於采石懷古詩
宛陵有遊響山諸詩

先生在德興蓋去冬已之官故蕪湖口留
別弟信臣詩云少也遠辭親俱為異鄉客

二年乙亥

昨日偶同歸今朝復南適南適畏簡書叨
茲六百石觀此則留宛陵非久也永叔答
先生書云販舟船至得書甚慰僕來京師
已及歲矣未與足下別時每相見惟道無
聊賴憶洛中為感況爾南北一異維艱鬱
復誰道耶足下素善南方今居之樂否此
比得書甚喜畧不能究所懷訝久不作詩亦
疑情與頓損也今以先生詩集考之於德
興絕不見所作此
歐公所以訝爾

是春先生以德興令知建德縣先是縣廨
護以藩籬不營版築吏得戶率為松先生

始作新墻有詩又有春陰春晴對月五日
登北山望競渡姑蘇謝學士寄木蘭堂官
醞九月見梅花答陳五
進士遺山水枕屏諸詩

三年丙子

先生三十五歲是年立春在元日有詩時
天章閣待制范仲淹權尹京邑以直道自
進每因奏事必陳時政得失大忤宰相意
五月斥守饒州司諫高若訥不救言歐陽
永叔貽書責之若訥以其書聞生敗言歐陽
夷陵令余安道尹師魯繼上書直仲淹復
被逐常時天下以四賢稱之先生有寄饒
州范侍郎開致陽永叔誦夷陵開尹師魯
誦富水及四禽言諸詩按于後志歐陽公
之誦以八月癸丑過蕪湖甲寅東風晝夜
行丙辰已至江州先生遂不果見後政公
移乾德先生寄詩云始誦夷陵日當居建
德年一書寬逸客四詠繼樹賢自謂臨江
微相逢莫我先安知貪桂席不肯暫迴船
謂此
時也
四年丁丑
范仲淹徙潤州約先生遊廬山以事不往
作詩謝之仲淹過池陽於其坐中賦河豚
策力雄贖遂為古今絕唱又
有和詩前遊齊山寺諸詩

寶元元年戊寅

是春先生解建德宰徐元與遊至峰山溪
上同遊以詩留別李君而歸未幾赴京與
馬秘書約同行遂離蕪湖至觀頭橋有寄
建德徐元與云才子方為邑千峰對縣門
則知與先生交承者元與也夏至汴中
廟子灣有白蓮憑險為波潮以驚吳上下
作辭以達之九月至都下有對雪寄永叔
師魯和劉敞秀才諸詩十一月天子朝餐
太廟先生上裕禮頌聖德詩賜以獎諭勅
梅堯臣省所進裕禮頌聖德詩具悉兩學優而
粹行懿而淳以詩白名為眾所服矧乃諫
祖宗之功德述禮樂之聲容宜復朱絃以

薦清廟載獲來獻深用歎
嘉政茲獎諭想宜知悉

二年己卯

歐公與書云今春得子聰書知已在京尋
得所示書伏承榮改京秩聖俞久滯州縣
今而泰矣下交怍慰何可勝言不知聖俞
美任何處又云見邸報有襄城之命當與
謝公偕行耳先生自叙云己卯三月紫微
謝公守南陽時余得知汝州襄城縣而末
及代期遂從謝公以行五月永叔自乾德
謁告來會留旬日而還永叔歸乾德寄政
紫微坐中賦安篇山送永叔歸乾德寄政
陽永叔四十韻諸詩九月方之官有送劉

康定元年庚辰

子思宰巫山襄城對雪挽南陽謝紫微諸
詩是冬歎公自南陽至襄城先生郊迎訪
及謝公相與流涕焉後歐公書云見與謝
家書甚詳云買洪氏庄與十莖市屋業又
云減俸為助此符聖俞患于力弱不能厚
報知已而災恐於謝氏無益而於聖俞有
損爾幸思之也洪氏庄極佳不須聖俞獨
囊索此固親朋好事然幸其自可以辨爾
望聖俞竭力幹之
祭文輓詩極佳

是歲七月汝水暴至溢岸先生觀率縣徒
以土塞郭門居者知其勢危皆結庵于木

末作詩自欲詔民三丁籍一立校與長號
弓箭手用備不虞上下愁怨天雨靈靈作
田家語再點弓兵老幼俱集大雨甚寒道
死者有餘人作汝墳貧女詩又有卧羊山
昆陽城老牛陂葉公廟和李君讀余注孫
子諸詩歐公書云孫書註說日夕渴見已
經奏御敢借示否後歐公作先生注孫子
序其畧云世所傳孫武十三篇多用曹公
柱牧陳皞注號三家孫子吾友聖俞常評
武之書曰此戰國相傾之說也三代王者
之師司馬九代之法武不及也然亦愛其
文畧而意深其行師用兵料敵制勝亦皆
有法而注者汨之乃自為注吾知此書當
與三家並傳而後世取其說者往往于吾

慶曆元年辛巳

聖俞多為又呂原明記胡先生環在仁宗
朝嘗上書請興武學其畧曰頃歲吳育已
建議興武學但官非其人不久而廢今國
子監直講梅堯臣曾注孫子大明深義孫
復以下皆明經旨臣曾任邊陲頗知武事
若使堯臣等兼蒞武學每日只講論語使
知仁義忠孝之道講孫吳使知制勝禦敵
之術于武臣子孫中選有智畧者三二百
人教習之則一二十年之間必有成效臣
已撰成武學規矩一卷進呈時議難之

先生四十歲六月從父翰林侍讀學士給
事公卒于許州先生遂解襄城宰頃之往

鄧州墓謝希深未幾得官吳興秋晚南還
歐公贈詩云洛陽舊友一時散十年會合
無二三吾交蒙俊天下選誰得蘇美如君
兼詩工饒刻露天骨將論縱橫輕玉鈴遺
編最愛孫武說往曹將論縱橫輕玉鈴遺
賤不敢薦為四十白髮猶青衫吳興太守詩
亦好往和玉瑄如英威先生醉別永叔云
到君宮舍欲取別君惜我夫頻增喜江湖
秋老鱖鱖美歸奉甘旨誠其宜道經壽春
為宋廣平賦望儋亭詩過揚州宋諫議庠
遺白鵲作詩謝之次次洲值海沙初落因
借小舟遊金山寺僧乞詩又有瓜洲對雪
金山莊芝二僧
楊若見訪諸詩

二年壬午

歲日旅泊家人為壽詩云舟中逢獻歲風雨送餘寒滿人相慶并共坐列材雙至京口裴如晦刁純臣二君雨中來訪相與唱和又有甘露寺舟中對雪諸詩自是發丹陽寄徐元與云別君忽五年相望非一日謂解建德寧時也三月監湖州鹽稅時胡宿為太守遺先生牡丹以詩謝之自此與武平數相唱和又冬雷詩云我今來江南歲曆惟建午和陶元之聽月上人彈離騷云粵教祥之陽月兮客鼓琴吾與聽皆謂此年也

三年癸未

是春先生之兄公度以先生常語洛中花品而吳興之人不敢以花為言值風雨經時花期又過有云去年三月來吳中欲擬看花無與從今年二月花偏發於洛陽多不雨與風前日清明要尋賞謂齊洛陽多不容是也武平解官湖州述其作新塘建興梁之美以送之又和其別後見寄詩自武平之去先生之詩和者寡矣

四年甲申

先生賦牡丹云洛陽牡丹名品多自謂天下無能過及來江南花亦好絳紫淺紅如

舞城所以解去春之嘲耳又云明年更開余已去風雨摧殘可奈何又惜春云此身不及深溪水隨得殘紅出武陵則有賦歸之意矣四月解官歸宛陵有早夏陪知府登臺嶂樓詩云新篁未掃簾又云春餘聚芳歇謂初夏也未久赴京師至邵伯堰王君王邀先生同餞王仲儀赴渭州經略於席上賦詩送之句甚雄傑七月七日次高郵三溝謝夫人沒于舟中先生悼亡詩云結髮為夫婦于今十七年八月過睢陽謁雙廟廼至汴都蔡君謨以右正言出知福州送以古劍篇蘇子美坐鶯故紙賽神得罪賦雜興寓意又按謝夫人沒後政公為墓誌其略曰慶曆四年秋予友宛陵梅聖俞

俞來自吳興出其哭內之詩而悲曰吾妻謝氏亡矣其出而幸與賢士大夫遊而樂入世久矣其出而幸與賢士大夫遊而樂入則見吾妻之怡怡而忘其憂使吾不以富貴貧賤累其心者抑吾妻之助也吾嘗與士大夫語謝氏多從戶屏竊聽之聞則能盡商確其人才能賢否及時事之得失皆有調理吾官吳興或自外醉而歸必問曰今日孰與飲而樂乎聞其賢者則悅否則嘆曰君所交皆一時賢雋豈其屈已下之耶惟以道德為故合者尤寡今與是人飲而惟耶是歲南方旱仰見飛蝗而嘆曰今西兵未解天下重困盜賊暴起于江淮而天旱且蝗如此我為婦人死而得君葬

五年乙酉

我幸矣其所以能安居貧而不困者其性識明而知道理多類此嗚呼其生也迫吾之貧而沒也又無以厚焉謂其文字可以著其不朽且其平生尤知文章為可貴沒而得此庶幾以慰其魂且塞予悲此吾所以請銘于子之勤也若此子忍不銘夫人享年三十七二男一女梅氏世墓宛陵以貧不能歸也墓于潤州之某原今先生墓塋中有三塚世傳謝司二夫人附豈又自潤而還歟

歐公寄先生詩云憶君去年來自越值我傳車惟去闕是時漸秋嫩正肥恨不一醉

六年丙戌

與君別又云到今年來三十九怕見新花自序云乙酉六月二十一日予應辟許昌京師內外之親則有司氏昆弟蔡氏子反人則胥平叔宋中道裴如晦各賜殷酒送我於王氏之園盡性而去又云延平任君適往者登進士科入許帳後二年予被太原公辟與君為代有荅裴如晦送序意開封阻淺六月二十九日夢登河漢日強通判桃花廳送內弟滁州謝判官諸詩

先生四十五歲是歲暫入京寓安上門外與裴如晦胥平叔輩相見時司經臣將歸

七年丁亥

南徐許先生尋謝夫人墓地親朋以先生兒女幼穉共勉裴司氏為夫人有新婚詩迴許時晏元獻守汝陰先生見之將行公置酒韻河上因言古人一句中全用平聲製字穩帖如枯桑知天風是也恨未見又字詩先生既引舟遂作五反體寄公五月二十二日晝寢夢妻謝氏和資政侍郎湖亭雜詠詞花啼鳥諸詩今按宣城誌錢醇老文云刁氏金陵人父渭都官員外郎適并歸聖俞聖俞所與遊皆世儒人歐陽公與朝之士大夫至門無虛日刁氏視公飲已夜乃歸刁氏迎侯屏間恐不及聖俞卒哭三日水漿不入口過飲食誦佛書領諸

其夫遠目輒蔬食如居喪之初逾月諸子泣諫乃止初封渤海縣君改恩平縣君二男曰堦曰道兒歸田錄云聖俞以詩知名三十年終不得一館職晚年受勅修唐書語其妻刁氏曰吾之修書可謂稠糲入布袋矣刁氏對曰君之仕宦何異鮎魚上竹竿聞者皆以為善對

是歲歐公於滁州作豐樂亭致書云因飲滁水甚甘問之有一土泉在城東數百步許遂往訪之乃一山谷中山勢一而高峰三面竹嶺回抱泉上舊有佳木一二十株

八年戊子

乃天生一好景也遂引其泉為石池甚清
甘作亭其上號豐樂亭亦宏麗又於州東
五里許菱溪上有二怪石乃馮延魯家舊
物因移在亭前廣陵韓公聞之以細芍藥
十株見遺亦植於其側其他花竹不可勝
紀已作一記木曾刻石亦有詩託王仲儀
寄去告乞一篇留亭中因便望示及其寄
題豐樂亭詩為此而作也又有寄題蘇子
美滄浪亭與道損仲文子華陪泛西湖諸
詩先生又自叙云九月十六日自許昌解
官迴至京師胥平叔來中道迂於郊外有
云今日至國門二子來迎我在京有送王
宗說寺丞歸南京對雪憶
往歲西湖訪林逋等詩

先生為國子博士賜緋魚有云謫居四十
七腰間始懸魚苗袍雖可貴髮短齒已疎
是時蓋欲以君賜榮觀且以刁氏歸觀遂
買舟南還寸景純期於水門再別先生以
風雨不克往遂行有夜泊虹縣同施景仁
太博河上納涼書事又與景仁詠泗州普
照王寺古檣舟次山陽與王宗說寺丞相
見寶應道中賦詩甚衆五月過高郵三溝
有云甲申七月七未明至三溝先妻南陽
君奄化向行舟戊子夏再過感昔涕淚永
時歐公守維揚寓宿進道堂論文又詠永
叔文石硯屏別去過長蘆至金陵懷古早

皇祐元年己丑

發慈姥磯詠望夫石又過褐山磯入港至
宛陵謁昭亭廟有云眷予來故鄉潔齋陳
奠簞先生父中舍君墓誌云堯臣來歸朱
衣象笏侍君傍鄉人不榮其子而榮其父
正謂此時也初先生嘗許佐陳州晏相公
幕未幾復行與親舊別昭亭潭上有云吾
與丞相約安得不顧期足也舟次姑孰江
口知刁景純歸逸與相見至揚州復與歐
公會晤時近中秋邀許發運具先生說月
且云仍約多為詩雅備共防梅老敵難當
歐公既命來嵩嵩其真又令畫先生像相
對其交情之厚如此自是別去宿邵伯埭
八月二十二日又迴過三溝為之惆悵二
淮陽韓信廟賦哀王孫自濠梁過荆塗二

山九日次壽州有云登臨不學孟參軍帽
墜山風賞嘲紙又自句陵入潁州十月簽
署陳州鎮安軍節度判官有詩
晏相公花園小飲及諸唱和詩
先生丁中舍君憂歸宛陵歐公墓誌云改
太子中舍致仕梅君諱讓字允讓世為宣
城人常以文學仕進君獨不肯仕其弟詢
勉之君曰士之仕也進而耻榮祿易欲行
其志無媿於心者難吾豈不欲仕哉居其
官不得行其志食其祿而有媿於心者吾
不為也余吾居父母之邦事長老以恭接
朋友以信守吾墳墓安吾里閭以老死而

無恨此吾志也其弟後貴顯必欲官之君
堅不肯乃奏任君大理評事致仕于家有
子六人曰亮臣曰正臣曰彥臣曰禹臣曰
純臣其一早卒其三子皆仕宦而亮臣有
名當世今為國子博士累以郊祀恩進君
為太子中舍亮臣等皆以君年高願留養
君不許曰此非吾意也顧其二子曰勉爾
朝夕以輔吾老顧其三子曰勉爾名譽以
為吾榮居者養吾體仕者養吾志可也君
享年九十一康強無恙以皇祐元年正月
朔卒于家今墓在宛陵之南十里松林之
原而先生之弟正臣嘗為南陵宰其時先
生以詩送云新買紫驕馬言歸清江是
也是歲有記歲詩云買臣四十八猶苦行

負薪我免以樵給貧居年與均八月十五
夜有懷云緬懷去年秋是夜客廣陵今來
宛溪上聊以故歲徵又冬至感懷云御
哀想慈顏感物哀不平皆宣城所作也

二年庚寅

先是歐公有卜居清穎之志屢形於賦詠
至是約先生買田於穎而後來居穎之時
宜不能久也蓋先生官於四方沒于京師
而又歸葬於宣城故其子孫之在穎者不
可復考矣是歲有寄題歐公蒙泉亭云吾
年將五十尚未暇讀易與諸弟及李少府
訪廣教寺文鑑師因尋古石盆寺其菊裝
休并存焉賦詩記其事又十月二十一日

三年辛卯

得許昌晏相公書云哀寢向二年羽舊誰
與書敢忘大丞相尺書俾我廣又得餘子
李尉書錄示唐人于越亭詩
因以寄題今墨迹藏于梅氏

先生五十歲是春先生服除聽若訥上人
彈琴云祥哀已逾月遇子彈為琴鬻別乾
明寺僧云自余對哀歸不與人事接兩至
此飯僧華宇何暇晷今我將還朝方丈一
登臨別施入評事云三歲守廬次兩迴來
澗邊拜壇經田家云今我還朝固不遠紫
宸已夢瞻珠旒將行賽昭亭祠喜雨云莫
言春作遲但念寒灘阻願來溪沅深沅沛

隨徽祖二月十三日發昭亭又云我無農
畝勤千里事行役寄謝昭亭神果不吝深
澤答遠觀碑師贈別云今年輒五十所向
唯直誠近因喪已除偶得存餘生強欲活
妻子勉為事但征五月至京師與王正仲
飲云我來自楚君自吳相與泛波御舳舻
時大廷屢薦先生宜在館閣仁宗曰能賦
一見天顏萬人喜却迴宮路樂聲長者手
召試學士院九月庚申賜同進士出身仍
改太常博士胡武平以詩贈先生且序其
事云聖俞太博與張陸二學士同呂試於
禁林翊日二君帖校理之職聖俞登俊造
之科議省有不得非道山之恨聖俞恬淡
獨喜所得因占長句以廣美意賦就甘泉

四年壬辰

先生鹽永濟倉有云神武立四極收兵銷
衆豪輸糧來萬國積庾下千艘又云曾非
雀與鼠何彼太倉為千年過五十度霖冰
生肌七月十六日赴庾直亦云何似長狂

人悉棄卒林亦聖哲前範迥今矣實
甚錄也合避夫命書也歸月非錄板報
於之余二君作不覆余事而之場聖名皆
泰與書者錄無改記使明解賢嗣俞梅用
矣遺詩以語朕示名完人可至所子至私
宜明博為亦令人聖陵其愚此作孫命書
其其之皆嘗復暇勿集書信也范不與怒
所疾書先漢見今東晉書載明仲祖友誼
言賢凡生解於編軒寶詩戶其尹故范曉
如誥書所其此集下合以他纂次文前
此善人作爲後引銘爲政爲秦楚之正人
於是而人去全註載不所度信而是
斥助即誤之載三寶琴序幾重天後
孟觀得入語此觀出如誥知以下作
子泰必耳則詩泰於若者泰歎發曾
昔乃欲巨知有作聖堯前亂世然

五年癸巳

人沙塵聽刀斗是也尺歲有觀何君竇楊
之美畫任太博歸省西都張學士知洪州
郡郎中知潭州李審言遺
酒江鄰幾避暑采茨諸詩

是處歐公貽書云閒中不曾作文字祇整頓了五代史成十四卷不敢多令人知深思吾兄一看如何可得極有義類須要好人商量此書不可使俗人見不可使好人不見其雅重先生若此有垂拱殿起居聞南捷京師逢賣梅花江隣幾邀觀三館書畫諸詩是秋先生之母張氏沒于京師按先生墓誌云母曰際游縣太君東氏又云

至和元年甲午

清河縣太君張氏祭則張氏者先生之繼母也是時中舍君沒已五年先生既為長子後七年而亦卒其爲繼母明矣但東氏之沒與塋蓋在先生官河南之前故於詩無所考而先生事繼母至孝有云身許就遠祥况復奉阿嫗又云予生五十二再解官居憂頓李廷老劉原父諸君賻贈經營甚至裴如晦為墓誌楊元明篆蓋於是買舟護喪歸宛陵其見於寧陵阻風雨之詩途中又有新霜感雪中發江寧浦至采石阻風宿大信口洵昭亭山下諸詩寧陵詩云小子雖不令長養恩曷鼎為繼母可見

張氏太君之墓在今宛陵城南之柏山其地始名雙羊山所謂風雲雙羊路是也先生詩序云去臘隱靜山僧寄樵子十四本相樹子十四本種於新坑有云樵子移皆活風霜不變青又云東邊夾路少更致倘能令後隱靜懷賢仰自攜相栽二十餘本種與會慶堂即今之僧中故新開坡路詩云欲為蘭若處松栢屬吾家蓋居僧以守莖後遂為寺栢山之名實原於此又嘗種碧映山紅於新坑亦有詩今先生之墓又在其傍昔人題詩云白雲憐有母芳草瘞何深言栢山梅氏之墓非一所也是歲有十六日會靈火夢與蔡紫微同食櫻桃萬松亭虎窺泉與王仲屯田遊

廣教寺九日陪馬殿院會登嶂樓馬御史酒闌一夕而西因以寄之有莫打鴨送郭公甫還青山諸詩

二年乙未

是秋先生母張氏服闋赴京和丁元琮見寄云我從江南來桂席江上正又云道路何遲迴季秋越孟春是也

嘉祐元年丙申

先生五十五歲是春淮上遇風杜挺之先至洪澤遣人來迎遂宿洪澤會泗守朱表

臣同遊樊氏園行至七里灣表臣送芍藥及櫻桃阻淺王平甫來飲與劉原父相遇晴唱至京謝永叔內翰詩云昨朝喜我都門入高車臨岸進舟蓬自茲連雨泥沒脰未得謁帝明允宮尋除國子監直講翰林學士趙槩及歐陽脩十餘人列言於朝曰臣等忝列通班無裨聖治知士不薦咎在蔽賢伏見大常博士梅堯臣性淳行方樂道守節辭學優賂經術通明長於歌詩得風雅之正雖知名當時而不能自達切見國家直講見闕二員堯臣年資皆應選格望依殊復例以補直講之員必能論述經言教導學者使與國子諸生歌詠聖化于庠序以副朝廷育材之美故有是命說者

謂歐文忠公與先生交友三十年雖深服其詩曾不力為薦引使窮老不振為後世所疑余觀文忠嘗云嗟予身賤不敢薦又云晚被選擢濫官朝廷薦予學舍吟哦六經正謂此年也其可見者如此是歲有和承叔感興五首送石昌言使白奴和中道觀車駕朝謁景靈宮賦閤門水朝堂宿齋當世家觀畫永叔白兔桃花源諸詩

二年丁酉

是歲歐陽永叔與韓子華王禹玉范景仁梅公儀同知禮部貢舉辟先生為參詳官時永叔疾時文之說異銳意欲有以救之適先生得蘇子瞻刑賞忠厚之至論愛之

三年戊戌

臣以視求叔求叔大喜欲以冠多士疑門
下曾子固所為乃真第二後子瞻謝先生
書云執七八歲時始知讀書聞今天下有
歐陽公者其為人如古孟軻韓愈之徒而
又有梅公者從之遊而與之上下其議論
其後益壯始能讀其文辭想見其為人意
其飄然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樂也今
年春天下之士群至於禮部執事與歐陽
公實親試之誠不自意獲在第二既而聞
之公亦以其能為世有文而取焉向
陽公亦以其能為世有文而取焉向
知之十餘年間聞其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為
色溫然而不怒其文章寬厚淳樸而無怨
言此必有樂乎斯道也執願聞焉先生以
書示永叔答之云讀蘇軾書不覺汗出快
哉快哉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頭地吾徒
為天下所慕如執所言奈何動輒踰月不
相見執所言樂乃脩所得深者耳不意後
生達斯理也子瞻山是始有名矣有禮部
唱和及送曾子固蘇軾七月九日大雨寄
永叔哭孫明復挽程文簡公諸詩晁氏客
語云梅聖俞作試官日登望有春色題於
壁云不上樓來經幾日滿城多少柳絲黃
惟歐公一見賞之以為非聖俞不能先
生既日課一詩凡若此類必散逸多矣

四年己亥

吳歲歐公與韓忠獻書云竊見國子監直
講梅某以文行知名以梅之名而公之樂
善宜不待情言固已知之久矣而公之門
夫之議皆願公薦之館閣梅得公之門
一美事也公之薦梅一美事也朝廷得此
舉一美事也公之不薦梅一美事也朝廷
言之雖公而不敢淺公賜馬冬拾于太
廟御史中丞韓絳言天子且親祠當更制
樂章以薦祖考惟梅某為宜不報有元日
閣門拜表遇雪呈水叔王樂道立春早朝
錢君倚日本刀月蝕送李君錫使契丹吊
慰送朱純臣使契丹奠祭送次道學士知
太太平州送江陰僉判晁太祝送楚北
田知扶溝送王郎中知江陰諸詩

先生同修唐書次韻王景彞喜予赴修書
云荏苒十五載探討日已精如何力引我
我本學專經宋敏求春明退朝錄云慶曆
五年夏命四判館二修撰刊修又命編修
官六人將卒業而梅聖俞入苟修方領百
官表嘉祐五年六月書成聖俞先一月餘
卒詔官其一子於是長子增授開清尉後
奉繼母刁氏之官是歲有歲旦呈永叔送
韓玉汝知洋州門人歐陽秀才還江西答
來上人春日即事和范景仁殿中雜題諸
詩

五年庚子

先生五十九歲累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
按墓誌云嘉祐五年四月乙亥聖俞得疾
卧城東汴陽坊明日朝之賢士大夫往問
疾者駟呼屬路不絕城東之人市者廢行
者不得往來咸驚顧相語曰茲坊所居大
臣誰耶何致客之多也居八日癸未聖俞
卒於是賢上大夫吊哭如前日益多而其
尤親且舊者相與聚而謀其後事自丞相
以下皆有以賻卹其家粵六月甲申其孤
增載其柩南歸以明年正月丁丑葬于宣
城今墓在城南栢山章友直篆墓表山東
有寺以奉灑掃嘉祐六年歐公賦感二子

詩云黃河一千年一清岐山鳳鳥不再鳴
自從蘇梅二子死天地寂然收雷聲蘇謂
舜欽也王荆公哭先生詩云詩行於世先
春秋國風變衰始栢舟文辭感激多所憂
律呂尚可諧鳴球先王澤竭士已偷紛紛
作者始可羞其聲與節急以浮真人當天
施再流萬生梅公應時求誦歌文武功業
優經奇緯麗散九州衆皆少銳老則不翁
獨辛苦不能休惜無來者人名道賁人憐
公青兩眸吹雅可使高岑樓坐令隱約不
見收空能乞錢助饋餉疑此有物司諸幽
樓樓孔孟英魯鄒後始卓落稱判丘聖賢
與命相存才勢欲強達仍無由詩人况又
多窮愁李杜亦不為公侯公窺窮厄以身

授坎珂坐老當誰尤嗟吁豈抑非善謀虎
豹雖死皮終當誰然再喪下陰溝粉書軸
輜懸無旒高堂萬里來白頭東望使我商
聲詎司馬溫公亦有詩云我得聖俞詩於
身亦何有名字紀文編他年知不朽我得
聖俞詩於身果何如留為子孫寶勝有千
金珠後慶元下已南郡滕珂彥可為宣城
丞嘗訪栢山感今懷昔慷慨賦詩其一曰
百年詩老卧空山猶憶當時語帶酸羸得
兒童喚夫子可憐名位抵都官手編新史
唐文備骨立殘碑漢攜漫落日牛羊上丘
壠草埋翁仲獨我冠其二曰宛陵城南栢
山寺行到西廂見舊祠人物欲觀嘉祐老
銘文空有醉翁辭銀章粉墨誰舒卷金薤

琳琅自陸離每見河豚起春岸永懷風致
細哦詩至嘉定己巳南城周伯熊教授宛
陵明年始率其在學之士於暮春之初致祭
于墓乃繪像更祠又明年復祭如初於是
刻石紀蹟其言曰自明年遂為故事庶幾古
之所謂鄉先生歿而祭于此者余聞之長
老由周君以來祀事遂盛太守躬率其屬
與教官諸生及梅氏諸孫至墓下祝與興
拜既事相與觴詠題名而退當時名卿大
夫懷賢起敬如此丞相文公天祥尤深致
其意祭文有云大江東西蘇曾先生則
歐陽東則先生有靈僕生也晚實任歐鄉天
有在天斯文有靈僕生也晚實任歐鄉天
有命來守公邦感時改火爰薦苾芳詩云

蒼蒼宛水陽鬱鬱都官墳喬松拱道周緣
 瑩茁芳蓀古時北邙嘆白楊邀游魂大雅
 獨不墜脩名燹乾坤再拜墳上土躡履騏
 諸孫握手慨以慷而有與刑存渥注生騏
 騏荆山產璵璠悠哉清渭流春言保其源
 實咸淳庚午也又通判翁逢龍詩云樵牧
 指空墳荒山老栢根白雲隣有母青草瘞
 何孫身受一窮厄詩清古魂年三月
 墓鄉杜醵芳樽邑丞尹煥詩云開闢宋文
 章歐梅日發空山栢自蒼禽言至今苦亦
 野寺花仍發空山栢自蒼禽言至今苦亦
 自嘆淒涼教後趙與鄧詩云陰廊鍾鼓畫
 沉沉苔把殘碑寸寸深桑落杏花三月路
 菽芽楊絮九原心宛陵風景多非昔夫子
 詩名直到今回首故山霜露感夕陽馬上
 一沾襟增教曾士倬詩云南豐曾出公門
 下今日親陪過宛祠二百年來無此作四
 千里外亦相師邦人能說梅家譜天下事
 傳春雪詩况有文忠題品在無窮生意發
 孫枝如邦人周紫芝郡守劉朔齋教授文
 天祐暨元朝右丞燕公楠承旨閻復憲使
 盧摯祭酒鄧文原御史王德潤諸鉅公皆
 有題詠先君敏中父亦嘗為郡學祭文云
 惟先生詩人之名著於天下夫子之名美
 於鄉邦斯名也豈直以詩而已哉自洙泗
 而下得之者幾何人而先生得之必有以
 也歐陽氏謂學乎六經仁義之說其為文
 章簡古純粹不求苟悅於世世之人徒知

其詩而已嗚呼茲其所以為夫子歟然則
 先生之名既不獨以詩而大先生之詩亦
 豈待後人贊美而傳姑載其一
 二以見夫高山仰止之思云

承務郎松江府判官八世孫爽芳校正
 八世孫致和繕寫

宛陵先生年譜卷之二 畢

宛陵先生文集拾遺

手書題于越亭送君石秘校二章諸名公賞鑒不一

讀會慶堂記愛親之心惻惻獨至養盛神完宜若至今存也不肖一科識

得餘于李尉錄示唐人于越亭詩因以寄

題

餘水之干越之鄒築基相對琵琶尾琵琶日
起長刀剡峰碧耳耳嫪城夜出在寒谿青銅
瑩磨光幾里朝因吳客愔蒲輕滿紙如蠶書
可喜

送君石秘校尉河內

古縣太行下老槐三四株以言新作吏不似
舊為儒黃綬心猶壯青雲志豈無漢朝吾遠

祖不道此宮麓

雙羊山會慶堂記

余以附城之地勢勝神靈所栖故建閣曰寶
章以嚴帝書為堂曰會慶以安吾先君先叔
畫像有僧澄展願歲時奉香火澄展先叔於
其有思雖然抑之不欲背本堂之前許其置
佛俾報恩奉佛兩得焉况吾之親域在其石
欲因以固護初余一發意吾鄉孝子義士咸
助以資噫愛人之愛親者知其有親也不愛
人之愛親者知其不有親也不有其親則孟
子所謂慕少艾慕妻子慕君者歟余老矣慕
親而不可得見見噴傍之草樹不敢慢常若
吾親髣髴在其下唯恐今傷一草樹切切焉
不忍去欲常居此則業為王官欲致為臣又

拾遺畢

無以自給僧能專事藉以守之守之必精潔
其宇無令棄俗趣而樂處之余之存心者此
耳堂之經畫始終由吾里人張景崇景崇力
為之者愛吾有其心以吾貧不能自為也眾
人亦由景崇然後從而愛之愛他人之愛親
者於其親可知矣吾不得書以示後人知
吾卿之多禮義又書其姓于石陰至和二年
八月初吉宛陵梅堯臣記

附錄

宛陵先生詩集序

余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
所傳詩者多出于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
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
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
徃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于
怨刺以道窮臣寡婦之所嘆而寫人情之難
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
者而後工也余友梅聖俞少以蔭補為吏累
舉進士輒抑于有司困於州縣凡十餘年
今五十猶從辟書為人之佐鬱其所蓄不得
奮見於事業其家宛陵幼習于詩自為童子

出語已驚其長老既長學乎六經仁義之說
其為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悅于世之人
徒知其詩而已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
聖俞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于詩而發
之故其平生所作于詩尤多世既知之矣而
未有薦于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歎曰二
百年無此作矣雖知為雅頌以歌詠大宋之
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不
偉歟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為窮者之詩乃
徒發于蟲魚物類羈愁感嘆之言世徒知其
工不和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聖俞
詩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
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於吳興以來所

作次為六十卷余嘗嗜聖俞詩而患不能盡
得之適喜謝氏之能類次也輒序而藏之其
後十五年聖俞以疾卒于京師余既哭而銘
之因索于其家得其遺藁千餘篇并所藏
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為一十卷嗚呼吾
聖俞詩論之詳矣故不復云慶曆六年三月
右正言知制誥知滁州事廬陵歐陽脩叙

注孫子序

世所傳孫武十三篇多用曹公杜牧陳騭汪
號三家孫子余頃與撰四庫書目所見孫子
注者尤多武之書本于兵之術非一而以
不窮為奇宜其說者之多也凡人之用智有
短長其設施各異故或膠其說於偏見然無
出所謂三家者三家之法皐最優其說時時
攻牧之短牧亦慨然最喜論兵欲試而不得
者其學能通春秋戰國時事甚博而詳然前
世善用兵稱曹公嘗與董呂諸索角其力而
勝之遂與吳蜀分漢而王傳言魏之諸將出
兵千里每坐計勝敗投以成策諸將用之十
不失一有違者兵輒敗北故魏世用兵悉
以新書從事其精于兵也如此牧謂曹公於
注孫子尤畧蓋惜其所得自為一書是曹公
悉得武之術也然武嘗以其書于吳王闔閭
闔閭用之西破楚北服齊晉而伯諸侯夫使
武自用其書止於強伯及曹公用之然亦終
不能滅吳蜀豈武之術盡於此乎抑用之不
極其能也後之學者徒見其書又各幸於已
見是以注者雖多而少當也獨吾友聖俞不

然嘗評武之書曰此戰國相傾之說也三代王者之師司馬九代之法武不及也然亦愛其文畧而意深其行師用兵料敵制勝亦皆有法其言甚有次第而注者汨之或失其意乃自為注凡膠于偏見者皆挾去傳以已意而發之然後武之說不汨而明吾知此書常與三家並傳而後世其說往往於吾聖俞多焉聖俞為人謹質溫恭衣冠進趣矜然儒者也後世之視其書者與太史公疑張子房為壯夫何異廬陵歐陽脩謨

上梅直講書

門人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

每讀詩至鴟鵂讀書至君奭常切悲周公之

不遇及見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而絃歌之聲不絕顏淵仲由之徒相與答問夫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又何為至此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爾多財吾為爾宰夫天下雖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樂如此乃今知周公之富貴有不如夫子之貧賤夫以召公之賢以管蔡之親而不知其心則周公誰與樂其富貴而夫子之所與共貧賤者皆天下之賢才則亦足以樂乎此矣軾七八歲時始知讀書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其為人如古孟軻韓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從之游而與之上下其議論其後益壯始能讀其文詞想見其為人意其

飄然脫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樂也方學封偶聲律之文求升斗之祿自度無以進見於諸公之問來京師逾年未嘗窺其門今年春試之誠不自意獲在禮部執事與歐陽公實親其文以為有古孟軻之風而歐陽公亦以其能不為世俗之文也而取焉是以在此非左右為之先客非親舊為之請薦而向之十餘年間聞其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為知己退而思之賢人不可以苟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有大賢焉而為其徒則亦足恃矣苟其饒一時之幸從車騎數十人使閭巷小民聚觀而贊歎之亦何以易此樂也傳曰不怨天不尤人蓋優哉游哉可以卒歲執事名滿天下而位

不過五品其容色溫然而不怒其文章寬厚敦樸而無怨言此必有所樂乎斯道也軾願與聞焉

題宛陵書院

程敏政新學以

自從刪述來詩道幾更變騷些無遺聲漢魏起邵彥謝鮑及宋沈入眼已葱菁穎波日東馳李杜出而殿當時多渾成豈必事精鍊云胡倡唐音超若郵傳坐今詩道衰花月動相眩千載宛陵翁惟我獨欲羨翁辭最古雅翁才亦豐擅一代吟壇申張主力不倦遂使天地間留此中興卷如何近代子落落寡稱善紛紜較唐宋甄貶失良賤無乃久浸淫曾靡得真見渺渺歲將夕南來宛陵縣頃首升公堂松竹猶春春感慨撫陳跡江水一再奠

我心風景仰我學誠機線上想三百篇斯境

重刊宛陵集序

余被命來守宛陵視事之翌日有客謂余曰
郡學請鐫板印書公竊意否乎乃問其目曰
梅聖俞詩集自遭兵火殘編斷簡靡有全者
幸郡教官有善本余樂聞而應之曰昔龐參
為漢陽太守郡人任棠有奇節參到先候之
棠不與言但以羅一本水一孟置戶屏前抱
兒伏於戶下參思其微旨曰水欲吾清板羅
欲吾擊強宗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率而
行之漢陽大治余殿北邦之初學官諸生以
學校為言今客又以聖俞公詩集為言客
其吾之任棠也欽聖俞公以詩聞於當世實

此邦之前哲客其欲余先庠序之教而借梅
文以為論余固淺陋雖不足以發揚幽光敢
不率行或庶幾乎如漢陽之治也乃命學官
董其事錢板既成請序於余余豈敢辭聖俞
公之詩簡古純粹華而不綺清而不癯淫詠
於仁義之流出入於詩書之府而其工歐陽
文忠公已序於集首此不復道姑叙鐫板之
由云爾紹興十年上元日檢校少傅保信軍
節度使知宣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
新安郡開國公食邑五千二百戶食實封二
千一百戶汪伯彥後序

題宛陵集後

右宋都官員外郎宣城梅堯臣聖俞宛陵集
六十卷今宣城太守袁旭廷輔所重刻也何

為刺之表先賢以儀後進者太守職也始宣
城郡政久弛袁君至殫志竭慮雖森沐義
歲之間橫氏以嚴良民以安修舉學政爰興
教化表章先賢風勵多士於是修都官之墳
率學諸生行展謁之禮而詢求其文蓋郡人
莫或知者及訪都官之後始得此編遂刻以
傳聖俞當仁宗朝與韓范富歐諸公游聖俞
詩名特盛於時最初王文康公睹覽之歎曰
二百年無此作矣而見知歐公尤深相與充
審時有擬歐梅於韓孟者非宣城山川靈秀
之所鍾歟欽今天下學士君子皆知聖俞為宣
之傑出顧宣之人有不能知此袁君之心所
不容已也聖俞平生所著又有唐載二十六
卷詩小傳二十卷注孫子十三篇又嘗編修

筆

唐書此亦後來宣之人所當知也因併及之
正統己未冬十一月乙巳朔光祿大夫少師
兵部尚書兼

奇題

改作梅聖俞祠亭記

宛陵先生梅聖俞宣之先賢之尤者也先賢
不可得而見得見其象者斯可矣余治宣之
明年政舉仕優欲得表章先賢以勵後進為
學政倡求不負為守臣職也仰思間適梅氏
子孫以事見因訪其所以始知先生有祠亭
在栢山依於其隴北明且肅楮幣牲簋見亭
柱如槎四壁斗立而中存斑剝之畫像者三
俯拾莽中敗木主視鏤曰先考太子中舍贈
職方郎中梅公諱諱曰先仲父行論事中正

奉大夫梅公諱詢此二座者蓋先生存日為
奉先思孝而立數其一識為先生之遺像既
視行展謁禮甫畢且詣墓而式之仍環視其
址慨然嘆其荒涼莫有表者何由歆動後進
而宣教化耶震孫決為經營於改作模繪舊
像於中以使若家之子孫有蒸嘗之所若邦
之士類有景仰之標兩用其極庶無繇吾之
職云時大宋寶祐甲寅秋九月十有三日渤
海劉震孫記

重修會慶堂記

栢山有會慶堂為吾梅先生奉其父叔之祠
也故中室置二畫像在後先生歿其家人亦
奉其神而合祀于堂蓋堂作于至和二年時
仁皇之御極也今天下所奉已更咸淳之五

朔顧于甲子計過三匝矣為風雨所穿漏其
棟宇生菌者殆半於此所幸未盡傾乎奚可
以昭事先生者殆半於此所幸未盡傾乎奚可
大德垂大名而不得大用至於死而制廟血
食曾弗與僅偃然附歆麥穀於其父叔之祠
而其祠又若此是可不哀也已天祥自志學時
切慕先生之大名恨不得一見其象者可以
崇之矣今幸叨守先生之鄉土既得弔於墓
下又常拜於祠中夙願諸也亦有表崇而作
興之是近誣先生之神為是不恤清議而作
官中之冗屋易其堂而更新之意猶有未足
仍捐俸買材木築大門於外而中翼以兩廊
以處其子孫之族莫食者凡此非直為美
觀也不如是不足以稱先生奉先之心於地

下不如是不足以白予表崇之誠於今日既
咸刻石於堂書以告諸後之人當有嗣焉孝
咸淳五年三月朔知寧國軍府事廬陵文天
祥記

復梅氏會慶堂記

范吉

舍公政充陵梅會慶堂記
素德學士公曰澄辰者請唐其偏而司守奉
像其教於堂左以弗違其志其地舊名雙羊
山巖切郡城據形勝之最而其地舊名雙羊
氏墓亦在焉先生親為之墓而心深且切矣
堂鞞於宋至和間先生親為之墓而心深且切矣
言堙附寄者反見宗而先生家舊物亦告朔

之莊同去矣噫嘻惜哉幸有三先生兄弟父
子間聞望昭晰在人耳目至宋季文山先生
為吾道振墜追想風聲尋索舊址復作斯堂
而故事一新人心翕然交會胡元渾夏而後
俗鄙風漓趨向貿貿而其地又漸奪於佛者
流行道相指策問駒遊以遊者皆惟曰栢山
寺也堂之名遂泯矣茲茲再百年至國朝
正統間郡守袁公旭嘗事修舉而堂終不復
子以弘治改元承乏守此早夜究心志在復
訪古以賢人君子將表慕之使郡之人皆知
所瞻仰而自奮焉卓乎照耀千古誠可以
模範後學而振作志士者乃詢其祠之所
而宛陵之裔孫淑奉其家譜以進讀先生會

慶堂記又然後人知先生愛親之念至誠惻
怛而一時人心鼓舞向慕先生亦且自慶得
人心之同然詎謂效有如此是載郡志詢
振或湮不可常者有如此是載郡志詢
諸故老言皆如之遂之柏山巖故地復作會
慶堂題其門加梅氏二字於中舍學士二公
之次加附先生又釋源也構一小亭榜之曰
景梅以舒予企仰之意而二公之生氣尚凜
凜射人先陵先生為孝之念感激乎人心之
同然者如此且予因謗薄無似不能步驟
躡萬一尚惟郡之士廣聞風興起將駕集有
歸道諸有則而他岐不能為之惑矣既訖上
叙請記諸石以昭示永遠他日淫汨之患
可免焉遂不辭而為之書淑在諸生循循有

造日緒曰慎曰黃皆可進而其父兄宗族
眉皓首衣冠緝紳彬彬乎不下數百楮梅氏
之澤亦可謂遠且盛哉若三先生之茂才盛
德有文忠政陽公雄文在是為記

亭故在城薰化門外西南一里許雙羊山下
郡守天台范公栢軒創于大明弘治庚戌以
宋尚書都官梅先生聖俞會慶堂墓域所在
創斯亭寄所仰也歲久傾圮太守黃州楊公
鳳以屬之通判蒲陽林公康嘆曰亭與墓祠
蔽於佛宇僧寮若不相屬然過者知有寺而
已不知寺為梅守墓而設也潰墜不振何以
別正妄與廢之宜為是亞捐俸買木石往營
之作亭一區下礪棟強半翼以扶欄四向軒

豁丹聖甃蓋煥然一新仍揭范公景梅亭匾
于楮梁南壁以節觀者浚舊溝引水相映帶
架石梁以便涉別敞府通亭西磬折而
南祠亭始相聯屬繚以周垣為門三座使有
鍵鑰閱但間遠埃壙不到誠足安靈而揭度
也工迄審一往謁畢禮坐亭下于時春和景
明山水澄瑩草樹秀發魚鳥翔鳴烟雲幻化
四時景象殊無盡藏一偉觀也林公茲亭之
建始于丁丑四月落成于戊寅正月相之者
今守蘄州俞公志貳守建寧魏公浚通判貴
州安公忠孝推官晉賢萬公潮知縣堂復建
公萃也表墓有碑歐陽文忠公脩堂廢建
文山先生天祥樂安袁公旭而復堂有記范
栢軒吉通判新昌何公宇也梅先生文章道

德照耀今昔諸公相繼有此修葺景先哲激
後進諸公不在其官之崇卑也非梅先生之
賢則諸公無此舉非諸公之賢視皆鞠為荒
田野草亦或不暇計也若又不能葺護而復
攬蝕焉非斯人所可與同群者矣因併記之
以示勸

梅公亭記

士君子游宦之邦去之數百年人猶想其夙
契而不忘至於崇表而章顯之是雖好德之
心然其所以使人至此而為本俗之勤者豈
小哉池之建德故宋尚書都官員外郎國于
直講梅公聖俞景祐間為知縣事集中詩幾
百篇皆在是邑作而當時風物宦况之大畧
可考見也後人嘗於即官舍西偏為梅公堂

以祝之既廢而前令柴夢規重建於縣園之
北世易事更復改縣後之半山亭為梅公亭
以識其舊未幾亦化為荒墟師道之來也按
行遺址見大碑在茆草中竟兒牧豎躑躅其
上老樹三數株錯立蒼然為之倚路太息自
是嘗構之念往來于懷越明年始克就緒為
屋三間復扁其號限以周垣健以外扁飛簷
虛檻高亢既明既與邑人慰其景仰之思而
溪山屋室深繞映帶又得登臨之美以相樂
也當宋之初文體卑陋公倡古澹之作一變
其習歐陽子以一世巨公而盛推尊之若已
弗及又以仁厚樂易澁蔡雖質稱其人一時
諸公交口論薦難任不大顯而文學行義足
以儀當時而表後世則建德肇邑自唐令長

凡幾何人而公名獨稱之至今是豈可以勢
力致哉使凡吏於此者登公之亭誦公之詩
思公之所樹立以自勵則斯邑之民將被其
賜於無窮不然皆公之罪人也師道於公無
能為雖然不可謂無志于自勵者斯亭之作
既自為之經營而衆來致以乃命邑人陶起
東董其事不以煩民庶幾可久尚告來者嗣
有葺焉其或還吾之為漫不顧者任其圯壞
泯滅亦獨何心哉亭成當至元三年丁丑之
歲十二月己亥明年某月日記

示梅氏子孫
四百年來會慶堂是誰教占作僧房我今論
為斯文得梅氏兒孫看永昌
兩餘醉倚景梅亭楚楚雙羊山更青一曲樵

歌何處起時暘時雨又豐登

前人

題景梅亭
景梅亭上一登臨竹外幽禽遞好音一代豪
華稱自昔百年祠宇復于今池涵曲檻驚詩
鯉樹擁巡簷失遠林自是先生詩派盛彬彬
才子總能吟

和

吳宗周

拱木蕭森蔚寵臨人賢曠世值知音文章嘉
祐傳來古祠宇

皇

明復自今奕葉蒸膏歸子姓歲時香火祀禪
林應將企仰山高意寄與池亭共越吟

和

徐冊

逕擁雙羊試一臨喜陪皂蓋聽餘香祠隨亭
合運恢古名逸詩高直到今魚破碧流分審

藻鳥歌青嶂隔深林堯臣已去英雄遠四百
年來有此吟

和

曹瓚

皂蓋翩翾遠肯臨池亭幽處駐車音烟收雨
霽昭天日水秀山明亘古今幾隊遊魚依淨
藻敢聲啼鳥隔芳林都官已去詩名在景仰
高風一慨吟

和

梅淑

文山去後更誰臨始見朱補車馬會慶堂
新恢自古景梅亭創扁于今百年詩老棲僧
寺一代文豪振士林我幸追隨慙不肖分嚴
貂尾續孤吟

聖俞墓誌銘

歐陽脩

嘉祐五年京師大疫四月乙亥聖俞得疾卧

城東汴陽坊明日朝之賢士大夫往問疾者
騎呼屬路不絕城東之人市者發行者不
往來咸驚顧相語曰茲坊所居大人誰耶
致客之多也居八日癸未聖俞卒於賢士
大相與走吊哭如前日益多而其尤親且
者相與聚而謀其後事自丞相以下皆有
以明其家粵六月甲申其孤增與其從南
也其名堯臣姓梅氏宣州宣城人也自其
世頗能詩而從父詢以仕顯至聖俞遂以
開自武夫貴咸重兒野要皆能道其名字
妄愚人之不能知詩義者直曰此世所貴
遂能行之天下其所喜為消麗間肆筆落
遂行天下其所喜為消麗間肆筆落

演深遠間亦琢剝以出怪巧然氣力餘華
老以勁其應于唐者多故辭非一體至他
文章皆可喜非如唐諸子號詩人者僻固
狹陋也聖俞為仁厚樂易未嘗忤物至
其窮愁感憤有所罵譏笑諠一發於詩
以為離而不怨懟可謂君子者也初在河
王文康公見其文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
後大臣屢薦宜在館閣嘗一召試賜進士
身餘輒不報嘉祐元年翰林學士趙鼎等
與國子諸生講論道德作爲雜頌以歌詠
化乃得國子監直講三年冬給于太廟御
中丞薛稷言天子且親祠當更制樂章以
祖考惟梅堯臣為宜亦不報聖俞初以從

蔭補太廟齋郎歷桐城河南河陽二縣主簿
以德興縣令知建德縣又知襄城縣監湖州
鹽稅簽署忠武鎮安兩軍節度判官監永濟
倉國子監直講崇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嘗
奏其國子監直講崇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嘗
乃命編修唐書載二十六卷多補正舊史闕
九曾祖諱超祖諱端邈皆不仕父諱讓太
舍致仕贈職方郎中母曰僊游縣太君東氏
又曰清河縣太君張氏初娶謝氏封南陽縣
君再娶刁氏封渤海縣君改恩平縣君子男
五人曰增曰堯曰堯曰堯曰堯曰堯曰堯
長適太廟齋郎堯曰堯曰堯曰堯曰堯曰
氏詩為小廟齋郎堯曰堯曰堯曰堯曰堯
十三篇余嘗論其詩曰世謂詩人少達而多

窮蓋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聖俞以
為知言銘曰
不戚其窮不困其鳴不躓于艱不復于傾養
其和平以發厥聲震越渾鎗衆聽以驚以揚
其清以播其英以成其名以告諸冥
黃河一千年一清岐山鳳鳥不再鳴自從蘇
梅二子死天地寂然收雷聲百蟲不語喧
顰萬木逢春不發萌豈無百鳥解語喧
終日無人聽二子精思極搜抉天地鬼神無
適情及其放筆聘豪俊筆下萬物生光采
人謂此規天巧命短疑為天公憎昔時李杜
爭橫行麒麟鳳凰世所驚二物非能致太平
須待太平然後生開元天寶物盛極自此中

原沒戰爭英雄白肯化黃土富貴何止浮雲
輕惟有文章爛日星氣凌山岳常呼嘯賢恩
自古皆共盡矣兀空留後世名蘇謂并飲也

哀宛陵先生詩

前人

昔逢詩老伊水頭青山白馬渡伊沅灘聲八
節響石樓坐中解氣凌清秋一飲百杯不言
休酒酣思逸語更過河南丞相稱賢侯後車
日載梅與鄒我年昆少力方復明珠白璧相
報投詩成希深擁鼻詠歸魯卷古藏戈矛三
十年間如轉瞬屈指十九歸山丘凋零所餘
身百憂晚登王墀侍珠旒詩尤憂憂太學愁
乖離會合謂無由此會天幸非人謀領鬚已
白齒根浮子年加我貌則不歡猶可強間展
偷不覺歲月成淹留文章落筆動九州金甌

過午無饋歸良時易失不早收篋積瓦礫遺
琳瑯薦賢轉石占所尤此事有賦非吾羞命
也難知理莫求名聲赫赫掩諸幽嗣從素疏
歸一再送子有淚沅如溝

祭墓文

文天祥

視我廬陵夫子歐陽彰彰韓愈昆孕蘇育黃公
於其間以詩名世飽韓奉芳育蘇挹袂故醉
翁於公之德則曰衣冠儒者也於公之詩則
曰英華而雅也翁既與韓而始終公亦與翁
而上下公仕于何如鮑上竹生過昭陵官同
鄭谷使詩遂窮人則三百篇之作者將其身
之俱不叔咸淳六年庚午三月

遭時蔭補位都官窮困方成藻句寬精力上
吊宋都官聖俞墓王勃賦范人

追宵雅易苦心下變楚騷難古墳寂寞風烟
淡英氣孤高草木寒遺德千年應不泯歐陽
銘刻燦琅玕

又

野烟衰草相山巷荒塚濕溫溫玉一函還有文
章射牛斗更無詩話對瞿曇高名已得生前
墓遺稿尤今死後談叨守宛陵慙我陋懷賢
走吊劉禪龕

賀復會慶堂

曹翬

祠堂復舊賴賢侯肯許山僧久占幽梅氏蒸
嘗遂得所都官才行木難倚龍頭松栢風霜
古階前芝蘭雨露稠天佑斯文知有在雲仍
俱可繼弓裘

王鑑之

老梅鐵骨閑幽馨尚有餘香襲敬亭愛酒從
人呼靖節送窮無計遣奴星生因學杜形先
瘦死去逢歐眼倍青擊破玄堂呼不應都官
何處駕雲軒

栢山吊宋都官梅聖俞先生拙作一首用
刊亭所仍書界其家以備修譜系所采云

齋居曾讀宛陵詩落款如聞大雅時薦疏不
逢仁廟用明珠還有醉翁知夢寐三代此機

杼唱咄咄晚唐多路歧我亦健吟愛冲澹栢山

風物益凄其

弘治癸亥歲春二月上浣巡按監察御史羅

山石門居士劉淮東之稿

讀宛陵詩集

吳宗周

澤矣梅夫子丰標與世殊才名比韓孟事業

友歐蘇瑞世呈麟鳳輝淵炫寶珠醉翁辭尚

在十載獎襄區

公餘閑宛陵集偶成 杜範
詩法將誰踵四詩杜陵宜也宛陵宜兩家古

淡兼醇雅作者還當遵守之

弔梅都官墓 前人

盛宋風流有聖俞政公愛重勝明珠琴中威

里稱三謝門下英才榜二蘇史學兵籌皆所

具文章道德米何孤雙羊山下都官碣弔祭

恭傾酒一壺

題宛陵集後 方回

二百年來無此作王文康以好音償資元有

詔專推獎嘉定無由賴中傷秘苑刊傳銅印

板外夷纖佩錦弓囊顧瞻古道誰容與李杜

陶韋足抵當

才美無驕客駸駸可入聖吾鄉顧有誰梅聖

俞堪敬當宋全盛時所交皆名勝非徒文學

優兼有高德行千古夫子名昭如日月並常

哉范栢軒景仰方寸既為復崇祠貞珉勒

無豐再開水上亭脫屣神仙境稍扁題景極

賦詩來藻興諸公唱和繁韶護雲成併事堂

由偶然生窮死連命斯人久云亡鎖骨山中

殯老成拙無文詩評羞上釘 張經

歌公去已久誰為栢山愁白髮詩十首蒼烟

主一丘諸孫時并掃過客獨遲留寂寞僧窓

晚春溪水自流

又 盧學

一上高齋憶謝公雲間江樹有無中詩家政

有都官宅賜斷荒山落葉風

入 新汝弼

宋有梅夫子靈鳳朝陽鳴文章炳星日當時

照東京歐陽期並轡朋輩俱名卿事業何顯

著滿腹儲太平思之不得見但恨逢我生陵

谷變遷後薄宦來宣城偏素謁鄉里雲乃亦

賢英幸因休澣日下馬拜荒墓栢山得其高

雙溪得其清二者能永久延公千古名

又 劉禹錫

昔聞夫子名今始拜其墓栢山寺古碑斷橫

三尺荒墳儼如故稻溝流水聲且哀老樹號

風悲更怒詩儂已去二百載壤垣空走狸與

兔嗚呼再奠一杯酒潸然回首西山暮

又 阮麟

嘉祐微言絕重經二百年殘詩斷石荒壠

入平田山鶴夜應怨河豚春又鮮邠人說天

子寒食寺門前

祭宛陵先生文

朝散大夫顯謨閣行制知寧國軍府事

兼管內勸農營田使王逵

惟宋文章曰歐與蘇有梅夫子歐蘇之徒在

漢去訖於唐棄世八百餘年涕去杳如斯

元氣變化百殊廢曆之盛上跨周虞顛倒奔

走涵浚之郁空餘翰墨一世楷模相厥寒泉

在彼坤隅文氣貫天落日平蕪返生雅晚此

意中孚肅肅官僚陳其毀鋪斯人遠矣不可

叫呼文猶未墜其在茲乎淳祐二年士寅

又

劉震孫

嗚呼名位之不可兼得也久矣然得位者榮
身一時得名者流芳千載以公之文學行義
雖仕不稱德而自嘉祐至今踰二百年矣天
下之言詩人者必曰聖俞國人之誦所尊敬
者必曰宛陵先生是則天之所以厚公者固
在此而不在彼也震孫少嘗誦公之詩今
幸守公之邦式公之墓悲其亭之久廢而燕
嘗無所乃即故址而改作焉表以石刻繚以
恒甍而封植其宰木迨茲考成乃率僚采醑
酒一酌庶幾懷賢尚德之意精爽如在尚歆
韻之

題千越亭送君石叔校二詩後

南昌一尉老西都文采風流接聖俞詩好見
稱歐永叔書工不減蔡君謨洞庭鴈過風生
蕭千越峰青斗曼湖細讀粉箋當日詠終篇
無字不麗珠

又

張斯立

宛陵梅夫子才名冠當世歐蘇與並驅時稱
天下士哲人去已久手澤見英氣可慕不可
攀悠悠千古意行我魯滅孫流芳垂後裔今
過叔章君集張元不墜

又

貢奎

詩還二百年來作身死三十里外官知己若
論歐永叔退之猶自媿郊寒

張伯淳

聖俞先生宣城裏經行修明教胃子不特詩
名滿世間紀載精詳繼前史當時梅叔誦其
文曰二百年末有此先生泰山北斗然管窺
蠡測難為言我從聞孫見手澤定知家學有
根源爾紙可腐石可泐世美自有不朽存

又

劉必大

先生文章在青史先生勲名揭白日詎謂二
百有餘年得見兩詩親翰筆允幾松煤色尚
鮮元祐偉人如再出名器時來或可求家瑤
世傳難可必叔章持此上天朝橫斗高風低
少室

又

王士熙

宛水留荒宅空山老柏株詩名唐正統經法
漢先儒賢裔今重見高風古亦無郎官為直

講遺說辨精麗

又

汪澤民

宋代文章梅與歐薦賢何不致公侯宛陵詩
老名千載嘉祐即官閑一丘調寫心聲諧寶
瑟書存手澤榮銀鈎曾經千越琵琶尾愁絕
西風鴈過秋

又

荀宗道

拜觀宛陵梅先生手書寄題于越亭送君石
秘校尉河內之作詩律嚴整法莊重蓋天
稟仁厚樂易於見於心聲心畫自不能掩
者歐陽公謂氣充力餘益老以勁斯二章足
以當之矣

又

宋勛

前輩文章字畫無不楷謹精密者正若平生

大節余嘗見昌黎韓公福先寺下題名歐陽文忠公集古跋毛司馬文正公日曆東坡論語解易說皆起草時冊于雖旁注細書一瑞正可讀至園改行間悉可見其先後用意處今觀梅忠田公自書詩兩章校其同時諸人若一軌轍又用筆作方闊法李西臺蔡瑞明然

又

陳儼

完陵公去世二百餘年今觀遺墨二詩猶旦暮遇之也或以為平淡或以為枯槁惟具眼能識之惟公生而卒以詩窮元然世愈速而愈增重雖與日月爭光可也視當時烜赫者澹然泯然不復知為何人相去蓋有間矣亦可謂一世之屈百世之信者歟寥寥遺響子

其嗣之

人

李個

樊崇師苦心琢句非韓公不能見知於世梅都官之於歐陽公亦然何異世而同軌也耶仍孫奕芳持公千越亭并送君石秘校二詩出示亦可想見其風度矣咨歲之勿墜

又

元明善

梅完陵負一代詩名歐陽公吃吃推重想當日課一首用心亦苦矣妙墨二紙勢節得其勁氣愈倍歎公為知人

又

張興材

聖俞詩名為歐蘇所重後之人不吝復議矣獨翁星見於世者少其八世孫叔章能瑤茂之今觀其筆意蕭散有高人逸士風度此豈

汲汲於聲利者心畫正爾豈時坐詩窮耶

又

樊補

去浮靡之習超然於荒牀極樂之際存古淡之道卓然於諸大家未起之先此所以為梅都官詩也當聲名文物之盛有欲公為之依歸而歐公收拾人才識拔於科舉之外者於先生與老泉可謂不遺餘力矣雖道相與輝映千古猶計官資而曰不遇是孰為有遺乎尚論其世誦其詩讀其書必知其人者始足以語比完陵先生之鄉子孫在焉叔章瑤日出示真蹟使人歎慕無已按尚書屯田員外郎當是階官後遷都官耳即元豐官制改後朝奉郎也國子監直講乃是職事官宋初已置常選通經有實行者為之宜歐陽以為公

薦也書局編修亦公辟云

汪澤民

完陵梅先生為文以記會慶堂其奉先思孝如存之誠至矣歲久石泐嗣孫致遠致和寔等具碑請余重書刻置堂上億繼自今歲時綸熙百世一日則梅氏子孫之職釋子能固護集栢如澄辰之心則各盡其道矣尚易之謹之

完陵先生附錄畢

重刻二先公年譜跋

寰宇內所藉以定國是宣性靈者功與言也古以德列為三不朽如古所謂總之準於德耳不則一歸於漸盡泯滅而已吾先曰許昌公而其兄子曰先陵公踵起宋代粵稽昌言試宗仁殿真宗奇其材守靈州請以身往

何壯也脫如願議咸和景德屹然其安豈至元吳革能一二窺耶運移宋祚雖文靖無所施矣王文康有二百年無此作之嘆夫亦感於大雅不復聖俞公為所知矣嘉祐間詔修取士法而眉山蘇南豐曾諸賢皆出於門其有裨於斯道甚大問其秩猶靳崇

撫也何與雖然四百年間論宋事者云靈州之議當以輔臣為是謂諤生氣至今若存歌清廟明堂者有深遠古澹之思而弗之逮則功言要於其當不可易矣後人其猶覲乎憲憲哉子曰雖百世可知也二譜為里人陳張兩先生所述兩先生里之達而望者其不阿所好也審矣宜與史傳信也不穀視先世足羞今茲譜鏤殘缺而顧自忍於佚焉非矣向有請於觀所周師氏矜其愚可之校以再梓二公當時有祠附城南里許世世修治文献其徵癸酉春郡守滕越峰王公令荆守冲姜公懷賢表哲助俸繕

圮寺田仍給僧人掌之以奉祠事蓋
亦不失已往意耳祠之者正以足風
後學也而譜之所紀是已沿襲云久
一時並新謂其先公有以不朽而存
者非耶大卷次一二以緣分也刻必
合帙以繫時也有附錄者誌碑稱思
諸類也昔者趙無恤懷藏簡子所貽
而重於晉矧斯為先公精神履歷之
實貽厥宏遠光昭之責宜有在矣一
科踰越若是抑惟有不吝謏者又冀
以興嗣歲乎爾敢幾無恤哉

萬曆甲戌秋八月吉不肖二十世孫
一科頓首百拜謹

二梅公年譜二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梅詢年譜一卷宋淳熙中陳天麟撰梅堯臣年譜

一卷元至元中張師曾撰二人皆籍宣城與梅氏

為同里也明萬曆中梅一科合而刻之又於詢譜

後載詩畧一卷附錄一卷堯臣譜後載文集拾遺

一卷附錄一卷

宋忠獻韓魏王君臣相遇傳
十卷別錄一卷遺事一卷

不著撰者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崇禎大觀堂
刻宋三大臣彙志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君臣相遇
錄十卷》提要

序

吾師林玉鉉先生守揚
州日以韓忠獻傳見遺
鄧不敏受而讀之慨然
歎曰韓公其古之大人

君臣相遇傳序

一

古今金鑑

歟蓋範言正人易言大
人書傳云正人謂有位
者夫人臣之正猶女子
之貞未有不正而可言
臣者也然使貞女日以

其貞而譟於五父之衢
則父母國人亦將賤之
矣人臣自倚其正而或
以流甌者其端不可不
訾也故必有大人而後

君臣相遇傳序

二

能化正人之偏而盡正
人之用易曰大人者天
且弗違而況於人乎且
如一泓澄潭魚游石綻
人得指而鑒之若長河

屈注大海迴瀾可濁可
清可曲可直與天地霧
氣相吞吐其孰從而蠡
之杓之也乎夫大人之
學則韓公盡之矣公曰

君臣相遇傳序

三

寡欲則事簡崔夫人逝
盡遣女樂曰何如自適
其閒靜也此大人之本
在無欲也公曰能平得
有已之心則譴矣李師

中曾論斬公而公薦用之此大人之器在無我也胸中邪正了然而專務包含容忍善惡黑白不太分別此大人之用

也嗚呼韓公其盡之矣凡此何獨庸人所驚即名節道義之流得一譽而不敢望涯者而天若獨資公使襄有宋三朝之盛嗚呼易乾之九二非公其孰當之哉傳原額曰君臣相遇不知何人所題予初視之以爲漫後諦考之殆亦深知

公之言也蓋三代而下
交難期於朋友遇猶可
望於君臣仁英二廟所
不必言即牴牾新法時
讒構不測而保全恩眷

至死不移者神宗也若
朋友之間論西事與范
文正不合論洞蠻與文
潞公不合論撤簾與富
鄭公不合論義勇與司

馬溫公不合此數公亦
人傑非王陶類也而斷
斷如此使主知稍間小
人乘之縉紳之隙豈必
待豐祐哉蓋君臣天也

朋友人也公之所能者
天也公常曰生平遇大
事以死自處幸而偶成
實天扶持之惟公之心
表裏一天故君臣之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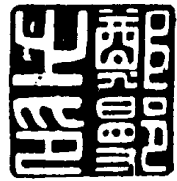
終始一天嗚呼此爲大
人而已矣

皆

崇禎戊辰春上元日
毘陵後學鄭鄮謹序

卷八

八



原序

昔吳臨川述百代殊絕人物者四而于宋獨推
范汝南公當是時韓范俱以大賢命世而臨川
所指獨不及韓愚竊嘆臨川氏之未爲知論也
范公諱正多大節固無間言然於宰相器則范
非韓之匹也韓氣魄大范稍褊韓識力厚范稍
伎警之於水范則巫峽建平崖峭流急爲不可
固而韓則如黃河之水吐納噴薄衆流一赴歸
之而愈有畜之而愈壯左右游波又寬緩而不

君臣相遇傳序

一

迫者也魏公楊抱自昔相業所心許者裴晉公
一人而已猶以爲有所未盡也噫相天下蓋難
言之凡魏公之於晉公其所以相許與相爲甲
乙者是皆可知而不可言距晉公數百年而知
晉公者唯魏公今距魏公更數百年矣而不復
有魏公者出焉噉論臆測又烏足以知魏公哉
人臣出身事主卽莫不願忠至於不徇其君不
有其身忠止矣雖然不徇其君不有其身者良
臣之所共也原其所以不徇其君不有其身者

材有鉅小量有濬隆而相天下所由與分職率屬者異矣古之相臣若冥冥然若浩浩然德有不居怨有不辭功有不居罪有不辭名有不居晦有不辭身捍天下之大患而不以力聞苞舉天下之羣略而不以智見者也在治平初天子方遘疑疾宮府之間猜慮日設時惟韓公不震不悚彌縫擔荷迄有餘用任守忠大噤巨猾也檄而流之如驅雀鼠而于時但知有太平無事之安公卒亦謝神功於寂若耳公未嘗以臆許君臣相遇傳序

二

人每以自許而愚則謂公之膽智不獨臨事敢爲固所謂立於不測而行於無迹者也汴宋之有黨禍者再慶曆有脫距之黨已而熄元符有紹述之黨已而熾其熾其熾人以爲宋運之自隆替而不知人實爲之當慶曆時韓公務在并容君子小人以成其大而分數未嘗不明是故羣公賴以禔福及至元祐諸君子介介乎褒秋毫之善貶纖介之惡既其甚者操戈日尋而天下脊脊多事矣昔管仲將以謂鮑叔牙不可以

相國以其善惡心大明故也噫使慶曆無韓公同文之獄黨黨之碑當不待紹述而后起使元符以後而復有韓公者當國將金陵與洛蜀暢而爲一意槐榆與橘柚會而爲一家於以和衷持世宋之爲宋其可量哉韓公其可思也已凡公生平宋史其載茲錄特出其家秘錄章徐若谷先生之所珍襲而少宰劉公手自校定今侍御溫陵徐公爲劉門人而若谷友也因梓於治峴行臺而益以王巖叟強至二編其知韓也夫君臣相遇傳序

三

其思韓也夫

萬曆甲寅秋仲江都後學王納諫頓首謹序

魏王真像



君臣相遇傳像

陝西經畧安撫使四路都總管行軍招討使

封魏國公謚忠獻贈魏王配享

英宗廟廷白號安陽惠叟

魏韓公文武兼資相我

三宗身任安危周勃定策霍光受遺古社稷臣

公實有之非我

仁祖具孰能知

敷文閣直學士兼

太子詹事王龜齡贊

宋三大臣彙志

韓琦

君臣相遇傳

李綱

靖康傳信錄

建炎進退志

三大臣彙志

姓氏

建炎時政記

文天祥

紀年錄

指南錄

指南後錄

吟嘯集

集杜詩

督府忠義傳

七大臣集卷之

杜氏

二

宋丞相韓忠獻公家傳目錄

卷一之十

君臣相遇傳

卷之十一

別錄

卷之十二

遺事

韓忠獻傳

目錄

一

宋忠獻韓魏王君臣相遇傳卷之一

明 翰林院庶吉士武進後學鄭鄮評點

公諱琦字稚圭安陽人韓氏之先出自晉卿獻子之後以國爲氏子孫散居諸郡在昌黎者最爲著姓公即昌黎之裔也其後徙居於深州之博野遠祖肫爲近州司尹參軍生沛爲登州錄事參軍沛生全隱居於博野全生三子曰又賓曰文操曰存又又賓生定辭昌辭文操生隱辭晦辭審辭存又生止辭又賓仕唐僖宗爲成德君臣相遇傳卷之一

軍節度判官檢校太子左庶子至御史中丞以唐光啓二年終鎮府立義坊之私第以龍紀元年葬博野縣蠡吾鄉之北平原子昌辭爲該城縣令以天復二年二月終于真定以天復三年七月葬蠡吾以晉天福二年附夫人張氏改葬趙州贊皇縣之北焉村高祖昌辭生一子諱珍終廣晉府永濟縣令累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齊國公夫人史氏追封齊國太夫人始葬相州安陽縣之豐安村則公曾祖也珍生公之皇

祖諱高宗仕本朝爲太子中允知康州終于治

所累贈開府儀同三司魏國公夫人李氏深合

義之女晉相松之猶子追封魏國太夫人皇考

諱字國華諫議大夫知泉州召還道病卒于

建陽驛國史有傳慶曆五年葬安陽縣新安村

尹洙師魯誌于墓永相富弼爲神道碑所載事

業甚詳夫人羅氏諫議大夫延吉之女鄴王紹

威之孫追封魏國太夫人所生母胡氏蜀士人

覺之女追封楚國太夫人公以大中祥符元年

君臣相遇傳卷之一

戊申歲七月二日辰時生于泉州公自幼而孤

鞠于諸兄既長能自立有大志氣端重寡言不

好嬉弄性純一無邪曲學問過人天聖五年仁

宗初臨軒試進士公以二十歲名在第二時唱

名第一甲方終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左右從

官皆賀于殿上先是赴省進士元絳有叔同待

試于都下因疾委頓久而復蘇具言冥中嘗至

一官府殿閣甚嚴密中有一堂榜云侍中堂俯

窺堂中則列人之姓名曰趙普曰丁謂曰馮拯

曰韓琦字皆黃金外以青紗覆之此事其播于當時然公猶未第但閉門爲學未嘗妄與人交人亦莫知公爲誰何及省榜出始見公姓名衆人驚相謂曰非元氏所夢者乎公旣亞榜首知者異之厥後卒踐此位乃推考本朝以來爲眞侍中者至公始四人而已授將作監臣通判淄州侍奉國之官踰年秦國亡哀毀過禮服除明道元年冬遷太子中允又改大常丞直集賢院二年六月監左藏庫時高科已入文館者指曰君臣相遇傳卷之一三

可至貴顯公監臨物務衆以爲非宜公處之自若不以爲卑凡職事亦未嘗苟且禁中須索金帛皆內臣直批聖旨下庫無印記可以考驗公奏曰天禧中嘗專置傳宣合同一司關防甚嚴官物非得合同憑由不可給後相習爲弊廢而不行頗復如舊制以杜姦僞詔從之舊有監秤內臣一員天下綱運至必俟監秤始得受納內臣者往往數日不至寶貨皆暴露廊廡遠方衙校苦于稽留公乃奏罷去內臣災傷州郡所輸

之物帛不如度者例猶追剝公請蠲之景祐元年九月徙開封府推官賜五品服陳留等七縣月遣人一詣禁地巡捉飛放民頗爲擾公奏曰陛下畋遊之事廢之已久蒐獮之地共之斯衆豈容姦吏未革侵牟願中嚴禁止之三司循例下府配買馬食草六百萬公奏諸縣凡有災傷者豈可槩令認數爲奏得蠲減九縣二百餘萬凡刑名輕重不當疑慮未明者皆斟酌奏府事雖日紛冗省覽亦不減裂無巨細必詰正而君臣相遇傳卷之一四

後已時文牘得公書者郡吏必喜相謂曰過韓家關矣二年十二月遷度支判官授太常博士文武官在京丁憂至服闋月俸給見錢六分在外遭喪至者止得四分公謂均是服除朝見豈常有內外之別請爲一等至今以爲法三年秋詔公與丁度胥偁高若訥同詳定阮逸胡瑗鄧保信等所造鐘律公論曰樂音之起生于人心是以喜怒哀樂之情感於物則嘒殺嘽緩之聲

隨而應之、非器之使然也、故孔子曰、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者、其旨斯在、孟子之對齊宣王、亦有今樂猶古樂之說、言能與百姓同樂、則古今一也、唐太宗聽祖孝孫新樂、乃謂禮樂之作、蓋聖人緣物設教、治之隆替、亦不由此、魏元成對以樂在人、和、不由音調、此皆聖賢述樂之大方也、臣粗考前志、參驗今古、二家之說、差舛未安、蓋逸、瑗之園方分、保信之用長、黍、質之典據、皆所無聞、伏自藝祖造邦、二宗接統、縟禮具舉、熙

君臣相遇傳

卷之一

五

事咸備、通用王朴之樂、悉無更易、以至黎庶又安、兵革銷戢、天下無事、垂八十載、爲樂之用、非不和也、頃因燕肅獻規、妄加磨鑿、適合李照赴闕、謂非克諧、陛下發天縱之能、留日昃之聽、精加練、覈、詳之改作、逮于成功、即薦郊廟、暨逸、瑗繼至、盛言照樂穿鑿、再令造律、則又罔徑未合、保信續上新法、亦乃長廣乖古、竊以祖宗舊樂、遵用斯久、屬者徇一士之偏議、變數朝之定律、賜金增秩、優賞其勞、曾未周卦、又將易制、臣切

計之、不若窮作樂之源、爲致治之本、使政令平簡、民物熙洽、海內擊壤鼓腹、以歌太平、斯乃上世之樂、可得以器象求乎、既達其源、又當究今日所急、以祐隆業、國家方夏寧一、朝廷晏清、西北二陲、久弛邊備、夫戎之性、豈能常保、弱則卑順、強則驕逆、渝盟背約、何代而無、必思密備不虞、未可全推大信、此陛下之與左右、矧臣宵旰所慮、宜先及之、緩、茲、求、樂、之、誠、宜、訪、安、邊、之、議、急其所急、在理爲長、臣欲乞詔下攸司、盡記二

君臣相遇傳

卷之一

六

家律法、及所造管尺、鍾磬權量、存而未行、再命天下有情曉音律者、俾之詳正、然後施用、候一二年間、訖無至者、則將王朴逸、瑗保信三法、別詔稽古近臣、取其中多合典志者、以備雅奏、固亦未晚、今之定奪、權且停罷、詔從之、明年上將行南郊之禮、公又奏曰、臣先曾將歷代典志文字、及用漢錢分寸、較量得王朴舊樂、于太祖朝曾令和峴以司天監景表尺減定、與漢唐尺度差近、胡瑗阮逸鄧保信并李照等鐘律、俱不合

古遂具聞奏再奉聖旨令將漢錢分寸及景表尺別造律管參校臣與丁度等各陳述不曉音律乞再訪知樂者俾令詳定後蒙宸罷其時臣曾將景祐廣樂記看詳備見實紀李照不依古法出意制造律度之事今來南郊在近陛下躬行大禮不可以李照所造違古之樂上薦天地宗廟臣竊聞和峴減定王朴舊樂鐘磬等見今並存欲乞下太常寺將來郊禮復用舊樂所貴國容咸備神聽惟和詔下兩制詳定皆以謂當

君臣相遇傳

卷之一

七

如公請遂詔將來南郊且用和峴舊樂時災異數見朝廷但齋醮禳謝公既上疏極論爲無益繼又聞大慶殿建設道場及分遣中使詣名山福地祈禱公奏前世祈禳之法必徹樂減膳修德理刑下詔求言側身避殿始可轉禍爲福願法而行之或宮中有宴飲之事亦望稍加節減不獨仰奉天戒實可上安聖躬且大慶殿者國之路寢朝之法宮陛下非行大禮被法服未嘗臨御臣下非大慶會則不能一至于庭豈僭道

凡庸之人繼日累月喧雜于上非所謂正法度而尊威神也管唐高宗立皇太子將會命婦於宣政殿博士袁利諫曰前殿正寢非命婦宴會之地望請命婦會于別殿自可備極恩私帝納之即令移于麟德殿臣亦望今後凡有道場設醮之類並于別所安置上嘉納之內侍省都知以下非時遷轉公奏曰近曉親宅告成自提舉臣僚而下有詔增秩用勸勞者入內侍省副都知張永和實總其事故有違領剛練之命逮

君臣相遇傳

卷之一

八

夫同列旋以推恩當時公言其謂非當蓋以其一官之効而衆人蒙賞故也或以爲省局之內官次相妨因而叙遷未甚爲害臣是以不敢遽有論列今聞前省都知以降又復優加使額臣竊觀衆論益以懷疑誠以沮勸之方爵賞爲大若匪閱其官簿時以年勞則必顯著功藉特申寵拜或不由是皆涉無名故書曰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管衛人賞于奚以邑辭請繁纓以朝許之孔子聞之曰惜也不如

多與之邑。惟名與器不可假人。自古孝宗賞如

此。願亟行追寢以勸天下。時中外臣僚多干求

內降。撓政。公奏曰。祖宗以來。躬決萬務。凡于賞

罰任使。必與兩地大臣于外朝公議。或有內中

批旨。皆是出于宸衷。只自莊獻明肅太后垂簾

之日。遂有奔競之輩。貨賂公行。假託皇親。因緣

女謁。或于內中下表。或只口為奏求。是致僥倖

日滋。實謂倒置。法律不能懲有罪。爵祿無以勸

立功。唐之斜封。今之內降。森壤綱紀。為害至深。

君臣相遇傳卷之一

陛下聖德日新。惟此久敝未除。願降詔諭戒飭

其出于請者。姓名付有司治之。又聞文臣中近

有進狀乞克三司副使及武臣內亦甚有進狀

乞加建郡。或橫行使額之人。緣此任使。並是國

家要近之職。必須稽會公議。選于聖衷。固非臣

寮自可陳乞。此後輒上章妄求選任者。乞重置

於法。上皆降詔禁止。仍令御史臺糾劾之。民間

復作銷金服。既極其盛。至于臣寮戚里之家。服

之以入宮掖了無避懼。公請以先朝舊制禁絕

之。雖貴近之家犯者。無令入內。付外勘劾。朝廷

乃下詔申諭。未幾開封府有犯銷金者。以刑名

未明。申請審刑院議。止徒三年。公曰。大中祥符

八年。勅犯銷金者斬。今偶敗獲。正宜行法。以警

衆。豈可創意定刑。壞先朝之法。啓奢僭之漸。請

復用祥符舊勅。詔御史臺刑部與審刑院大理

寺詳定以聞。公以災變屢發。主於執政者非木

累言于上。未見納。公又奏曰。陛下擇輔弼未

得其人邪。若杜衍范仲淹孔道輔宋祁等。儼衆

君臣相遇傳卷之一

以為忠正之臣。可備進擢。不然嘗所用者。王曾

呂夷簡蔡齊宋綬亦人所屬望。何不圖任也。章

已十上不報。公乃拜疏曰。臣伏聞有虞至聰也。

成湯至明也。其命相則猶咨于岳。選于衆。不敢

以獨覽。自決于上。必僉而舉之。始正其位。故得

百工信其治。而不仁者遠于朝。未有衆以為非

才。上獨為可任。付以大柄。信其操執。而望萬化

可成。而衆功盡美者也。臣職在諫諍。志無回隱。

自去秋迄今。累上封奏。指言陛下承弼之任。未

得其人，蓋以宰臣四王隨山登庸以來，衆望不協，差除任性，偏躁傷體，廟堂之上，不聞長才遠畧，仰益盛化，徒有延納僧道，信奉巫祝之癖，貽訪中外，而自宿疾之作，幾涉周星，安臥私家，備禮求退，方天地有大災變，陛下責躬訪道之際，不思抗章引避，而不朝君父，扶疾于中書視事，引摧親舊，怡然自居，暨物議沸騰，則簡其拜禮，勉強入見，面求假告，都無省愧之心，固寵慢上，寡識不恭之咎，自古無有，今聞所患再加，不能復詰。

君臣相遇傳

卷之一

三

中書養疾，陛下優遇之禮，既已備矣，彼人貪祿竊位之計，亦已窮矣，其次則陳堯佐男述古監左藏庫官不成資，未經三司保奏，而引界滿酬獎之條，擢任三門白波發運使，況程琳任三司使日，曾定奪監左藏庫吳守則，雖界滿出剽，而帳曆憑由，不能依限結絕，尚猶不應酬獎條勅保明之官，以重寬其辜，以此較之，則述古之授，是爲欺罔聖明，參知政事韓億，初乞男綜爲羣牧判官，以隆成命，却令男綜不以資叙回灘郎

兄綱將朝廷要職，從便還換，如已家之物，紊亂綱紀，舉朝非笑，此二事陛下若文而小之，因循不問，彼則曰：我營私若是，而上不之責矣，言事者疏我之罪，而上不之聽矣，則必愈任威福，公然爲不善，更無畏忌矣，又石中立本以藝文進居近英宗兼領常局事，尚不能少有建明，但滑稽談笑之樂，爲人所稱，處于翰墨之司，固當其職，若參決大政，則誠非所長，何況仍歲以來災異間作，衆星流隕，躔次不順，河東地震，壓覆至

君臣相遇傳

卷之一

三

多，雖歷代所書譴告之事，未有如斯之大也，而又冬無積雪，春首震震，寒燠之序，未甚均協，考天戒之自，則燮理之任，正當其責，而在上獨使陛下引咎數詔，詢求讜言，繼日臨朝，孜孜政道，在外則勅天下偏責刺舉牧長之吏，各修其職，於政府之臣，則以爲過不在己，泰然自處于臯夔稷卨之右，臣僚欲廣陛下之德，乞頒前詔于天下，而罷立其限，則皆抑而不從，蓋臣事專而君道弱之明應也，陛下用輔臣如此，不惟使四

方觀望浸成弛慢之風必恐外夷聞之亦有輕視中國之意如望天責可消而福應自來則又不可得也陛下儻以爲選免大臣其事至重非下臣所宜輕議孰若以祖宗八十年太平之業坐付庸臣恣其隳壞乎今下至閭里之人猶能揚言而非之投書而劾之又況陛下置臣于言責之地可知而不言哉臣是以不避斧鑕屢有論奏乞從罷黜以慰具瞻之望於已非私也於柄臣非有嫌隙也所切者以陛下有堯舜之資君臣相遇傳

卷之一

五

而爲在位壅蔽一思開發睿明以濟亨運非它意也然慮陛下以臣過有詆誣疑在離間是故久而不行伏望出臣此疏明示中書委御史臺于朝堂集百官會議正其是非如以爲臣言不謬則乞陛下公而行之若以爲輔弼等前件行事於朝廷無損國體無害只是臣發于狂妄則誅戮貶竄之辜臣無所逃矧遇陛下勤政答天申明賞罰之秋特望判其邪正以塞羣議幸甚幸甚上乃罷宰臣王隨判河陽陳堯佐判鄭州

參知政事韓億本官歸班石中立爲資政殿學士成州防禦使楊景宗莊惠皇后之弟入臨皇儀殿而被酒喧譁公劾奏曰景宗起于寒悴本無勛績特緣戚里遂冒貴階肆情犯法所在秦論矜貸實多驚祭無改今于宮掖之間猶無畏忌使之州郡之內就過侵凌請下有司明按其辜上以太后故不欲重貶出爲兗州兵馬總管都官員外郎魏莊自陝西催市糴糧草遠旣得對乃面求爲省府官公言莊人品猥下因王隨

君臣相遇傳

卷之一

五

援引得知赤縣而三司希旨舉薦俾往陝西辭之日已賜三品服今敢復有干瀆請劾正厥辜乃降莊通判揚州公以自變茶法以來歲輦京師銀絹配擾江北居民而內虛府庫外困商旅請選官參定酌中之法乃命公與御史中丞張觀侍御程戡同三司使副別議其法四年秋發解開封府舉人時惟禮部貢院置封彌謄錄二司開封國子監考試止有封彌官公請並設謄錄司以示至公從之寶元元年八月假太常少

卿昭文館直學士充北朝正旦國信使以知環

州高繼嵩副之公言繼嵩知環州因軍人得遺

箭繫以匿名文字言繼嵩心不自安遂乞還朝

乃差充國信副使臣察其事之偽者有二辨其

惑者有一繼嵩久在西邊頗以勇敢聞或為西

賊所惡設反間而去之不然則馭下嚴而為戍

卒巧計以中之此其偽可察二也且繼嵩背義

投誠元昊忠于朝廷則當密奏其事何必以遺

箭達其叛狀乎此又其惑可辨一也臣愚以謂

君臣相遇傳

卷之一

五

空急遣繼嵩還邊其元告匿名文字亦請論學

如律外以杜點賊行間之謀內以破情兵詭詐

之計次堅繼嵩用命之心使邊郡聞之就不畏

朝廷之明而厲忠義之懷乎遂詔繼嵩復還環

州以閤門通事舍人王從益代之公以京城內

逼郊禮數日益賊公行輦轂之下空有禁暴之

法請南郊前一月降勅開封府約束強盜及持

杖竊盜舉至徒并折傷人以上如犯在勅後無

得以赦原其竊盜賊重者亦奏聽裁從之三年

五月侍御史王素言乞依賈昌朝所奏取景德

至景祐年凡百用度靡有鉅細較計所入所出

之數省罷不急詔公與張若谷任中師同三司

詳定公謂景德以來歲月已深文案必不備具

若俟齊集而議徒成淹久但考見今日寔為浮

費自可裁度上聞如故將相戚里及權近之家

多占六軍等耗縣官衣糧為私家僕隸在京不

啻數千人若此類何必待景祐文書較計邪詔

從之又言自古興儉以勸天下必以身先之今

君臣相遇傳

卷之一

五

欲減省浮費其如自宮掖始請令三司取入內

內侍省并御藥院內東門司先朝及今來賜予

支費之目比附酌中皆從減省無名者一切罷

之詔禁中支費只令入內內侍省御藥院內東

門司同相度減省報詳定所其臣僚支賜即許

會問入內內侍省等施行公言解鹽禁榷地分

三十一處而利害不同請命近臣以新舊二法

取其利最長者議為經久之制詔翰林學士宋

庠知制誥王堯臣同三司講議七月授起居舍

人知諫院王沂公曾望重當時孝宗廟諱許可公爲

司諫時沂公尚未罷相見論事謂曰每見章疏

甚好只宜如此向來高若訥輩惟擇利苟安至

如希文亦多姓名於國事何益公以是益知自

信公以所諫案欲歛而焚之以效古人孝宗廟諱密

之義然恐無以見人上從諫之美乃集七十餘

章爲三卷曰諫垣存案自序於首大略曰諫主

於理勝而以至誠將之在職越三載凡明得失

正紀綱罪忠良擊權倖時人所不敢言者必味

君臣相遇傳卷之一主

成論列上寬而可其奏者十八九八月以本官

知制誥知審刑院賜三品服先是盜殺同黨既

已就捕例不抵死公曰此但并有其貴或欲滅

其口非有自新改過之心無足矜者請更議其

法乃詔盜殺其徒而不首者無得原是月以益

利路大飢爲體量安撫使公至則蠲減稅賦募

人入粟招募壯者等第利以爲廂禁兵一人充

軍數口之家得以全活檄劔門關民流移而欲

東者勿禁簡州艱食爲甚明道中以災傷嘗勸

誘納粟後糶錢十六餘萬歸於常平公曰是錢

乃賑濟之餘非官緡也發庫盡以給四等以下

戶時皇子初降天下進金帛爲慶列郡聞風修

貢甚急公言勞擾疲民詔悉免之益州歲織錦

綺五十餘旁州皆染紅紫數萬練所費甚厚而

皆出于民公請權以半爲額諸州設布買院收

市上供物多不以直公請停止之逐貪殘不職

吏罷冗役七百六十人爲館粥活飢人一百九

十餘萬蜀人曰使者之來更生我也康定元年

君臣相遇傳卷之一大

春西邊方用兵上念禁兵久戍因請遣使安撫

陝西遂命公爲陝西安撫使東上閣門使符惟

忠副之上謂公曰異類猖獗官兵久不習戰而

數出無功今因小警將以開後福也公勇於自

効七日受命十二日上道既至則列郡城池皆

頽廢無守禦器乃期以月日責之修濬又以河

北樓櫓爲法烽燧素不設但遣人以候虜公悉

度遠近以置之方兵興窘于財用公謂陝西產

鐵甚廣請鑄錢兼用爲便延安賊雖引去尚留

兵圍塞門、安遠寨將吏畏避、莫敢出援。知延州振武軍節度使范雍、已有責命、除象州防禦使。環慶路總管趙振爲代、人情憂駭、訴于公。願無替雍。公奏曰：雍二府舊臣、實盡瘁邊事、而郡人德之、願留以安衆心。振麤勇、使備總管可矣。若以雍節制無狀、勢當必易、則願起越州范仲淹委之。方陛下焦勞之際、豈敢避形迹不言？若涉朋比、誤國家事、當族。初、總管劉平來援延州、遇賊戰、內臣黃德和率衆先遁、兵陷平、被執。德和

者臣相遇傳

卷之一

七

乃誣平降賊。朝廷遂錮平妻子。遣御史文彥博具獄於河中府。乃命公案實。仍報彥博曰：平以疲兵數千敵賊十餘萬衆、晝夜力戰、爲德和所累、既就擒、猶詈賊不已、忠勇無愧于古人、今以誣言所惑、憫忠恤孤之典、未下、邊臣豈不解體乎？由是始得推恩。又條死事之臣皆被賻贈。慶州駐泊神衛軍隨平戰沒者纔十之一二、本軍都指揮使與衆皆遁歸、分屯邠寧、係近上禁軍、不能力戰、以至陷覆。主將若朝廷一切不問、

則無以勵衆。請罷歸令樞密院處分從之。詔京畿京東西淮南陝西路、括市戰馬。公以陝西科擾頻仍、民已不勝困苦、請寢一路以安衆心。從之。先是詔陝西點募強壯、命公撫諭、仍促本路如詔。言者又以增數爲請。公奏曰：轉運司及郡縣尚未點集、必謹重此事。慮有驚擾、益民情謂旣爲強壯、且愛利以充軍、本路近嘗添差弓手、耳目皆已習熟、必無疑懼。請除商號二州外、各於逐縣見管鄉村三丁已下主戶內選差一名。

者臣相遇傳

卷之一

八

亮弓手、更不差強壯、使減稅免役、立階級分教習、著爲條約甚備。詔悉如所請。令旣行、人心帖然、得數幾一十萬人。邊聲甚壯。將佐懦怯者悉使罷去。停諸州上供不急之物數十萬。時慶人陳叔度等、陳邊防策、旣而補官東南。公奏曰：士忠義憤懣、爲國獻計、雖稍收用、乃置于僻左、實羈縻之、何得自效？非所以開示誠意、來人才也。詔皆徙邊任。公遍歷邊陲、見利害甚詳、乃上疏曰：臣素昧兵機、不經邊任、昨以寇犯延安、陝右

驚駭陛下不以臣非才俾用安集臣受命引道
逕趨西陲晝則奔走長途夜則評遣局事凡至
邊郡率須宴犒故經度廉采不能纖悉究知然
前語以謂口說不如親逢耳聞不如目見今既
周歷疆鄙管見所得粗有一二思欲歸覲之日
而陳旒宸之前又慮後於事機先合敷奏臣竊
以吳賊包藏逆志積有歲年朝廷待之不疑養
成兇惡今甲馬雄盛金帛富饒誘納亡命之徒
助成狡計與賊遷跳梁之日事勢其實百倍故
諸臣相遇傳

卷之一

手

敢驅脇醜類直擾延安破寨逼城號三十萬且
朝廷命劉平統兵三路蓋極一時之選石元孫
委任次焉已并爲之擒矣偏裨之勇鷙者如郭
遵萬俟政孟方張異者又爲俘馘矣藩籬熟戶
李士彬米知順李思忠之族亦爲之降且虜矣
戍卒陷殺者蓋不啻萬人諸路聞風惕然喪氣
彼賊氣焰從而可知范雍緣此降移已有趙振
爲代今延州之民兵雖益而未補于舊若范雍
之策慮彈壓劉平之謀勇有望裨將郭遵輩之

驍悍敢鬪後來者未聞過之所存驍兵既難以
自保不無去就之意而又鄜州去延安止二小
程其城周圍二十四里跨二土山在其中正當
狗道嶺賊馬來路川原坦濶昨來張守誨應辛
繕營甚未固備制度低小木植細弱其番鐘板
盡以開文戶獨肩門爲之至今無材料修換王
德基到任後再行計度人工材木萬數甚多轉
運司又無可應副近知張亢交替便有物力營
葺亦須冬末了畢況在城所屯兵馬不滿三千

諸臣相遇傳

卷之一

手

之數萬一賊計不測直攻鄜州但恐即日備禦
未能固守鄜州旣不能守則延州城寨非朝廷
之有也況鄜延一帶係吳賊納款之時出入道
路山川險易盡曾涉歷而復咫尺銀夏便于巢
穴臣竊慮出其不意再來奔突故禦捍之備宜
以鄜延爲先鄜延若有重兵必無深入之患其
次則環州最逼賊境新周劉興知州慶州久闕
部英宗高繼隆張崇俊雖有心力不經行陣未
可全然倚任駐泊都監之內亦無得力之人夏

疎節制涇原等路，復用葛懷敏副之。若取其謀，則懷敏非夏竦之比。若藉其勇戰，則懷敏平生未識偏伍，亦與一書生無異。鄜延涇原，本設經畧使二員，分護諸將。自范雍得舉之後，更不選人。經畧一司，已明無用。是徒使夏竦懼而求免，豈能成功？唯秦鳳一路，去賊甚遠，比之別路，未足多虞。同州河中府與鄜延不遙，宿兵策應。魏昭昞王克基未嘗出離金關，便使領衆禦戎。昨來暫至延州，皆已破膽。加以諸路城寨，軍屯

唐臣相遇傳

卷之一

五

種落併侵一路，彼衆我寡，戰必敗亡。所至嬰城，避其鋒銳，因而長驅開輔，人戶驚逃，大邑富居，任其屠掠。都輦之下，豈不動搖？陛下宜訪帷幄之嘉謀，審攻守之良策。早圖平殄，以安生靈。蓋非臣淺慮所及也。臣今爲陛下計者，莫若差銳兵三五千，或于同州河中府等處分減進屯。鄜州選才望大臣一員，復本路經畧之任，兼知鄜州處置邊事。令張亢就充本路鈐轄，于鄜州駐泊。用朱觀知環州，就差葛懷敏充環慶部。

唐臣相遇傳

卷之一

五

如朝廷必以經畧一司，更不合置，即乞專於鄜州益兵，使葛懷敏知涇州，充替夏竦，自然事體均一。不撓邊臣之心。早賜選差才勇帥臣充環慶部。英宗廟諱今泰州曹琮，兼管幹涇原路兵馬公事，准備分擘秦鳳間兵，互相策應。其沿邊堡寨，除自來係大寨廣屯兵馬之處外，其餘孤小寨柵，所自朝廷專委經畧部。英宗廟諱司，須得移那兵馬分食，舊積糧料，無使餘羨。然後兵入城，只留人負兵士三二十人，以爲斥候。量事更差弓

護所是沿邊路分都監都巡檢等闕額即于諸
班新換右職臣闕文內選差催發其河州府同
州郡闕文鈐轄別差稍知邊事臣僚充替魏昭
昞王克基所有沿邊州軍招置蕃落保捷等指
揮多是本上勇悍之人只爲拘定等秩失人甚
多亦乞速降指揮催促招收但以人才壯勇堪
任披帶者充今後更不拘等秩愚短所見願早
裁擇上皆施行之

宋忠獻韓魏王君臣相遇傳卷之一

五

宋忠獻韓魏王君臣相遇傳卷之一

宋忠獻韓魏王君臣相遇家傳卷之二

明翰林院庶吉士武進後學鄭鄴評點

五月以忠武軍節度使夏竦爲陝西馬步軍都
總管經畧安撫使開府于永興軍命公爲樞密
直學士范仲淹龍圖閣直學士並陝西經畧安
撫副使同管幹都總管司公事公陳用兵練卒
之策曰沿邊總管鈐轄下指揮使臣甚衆每禦
敵皆臨時分領兵馬而不經訓練服習將未知
士之勇怯士未服將之威惠以是數致敗衄昨

宋忠獻韓魏王君臣相遇傳卷之二

一

諸班中選武藝優者爲寨主監押然拘于一城
未能各適其用欲下陝西都總管司擇所試中
人鄜延路十五員環慶涇原秦鳳路各十員爲
逐路教押軍隊分逐州禁軍各令主之以士卒
所習精麤禦敵勝負重行賞罰如此則兵之勇
懦者得以悉諳又有賞罰驅之必各思奮身復
免主將爭占精兵專爲已衛也自古臨敵取勝
必有奇兵若併力出攻則所向皆潰今兵卒非
無號果膽力出于併類緣分在逐指揮每指揮

不過三二十人，與中常之兵，混而爲一，禦敵之際，勢分力寡，多爲懦卒所累，雖欲挺身奮擊，其可得乎？欲乞委臣與范仲淹、龐籍等，分路于屯駐，泊并本土廂禁軍內，選爲上使，鋸刀槍槊，鐵簡棍棒，勇力過人者，爲平羌指揮，以五百爲額，其衣糧加龍衛而立，驍捷之上，鄜延環慶涇原秦鳳四路，各置兩指揮，本路土兵一指揮，屯駐，泊兵士一指揮，鄜延路屯延州，鄜州、環慶路屯環州，慶州、涇原路屯涇州，鎮戎軍、秦鳳路君臣相遇傳

卷之二

二

並屯秦州，若已請龍衛，已上請受者，卽以爲節級，若後來闕人，卽選試殿前馬步軍司、龍衛以下諸指揮武藝有勇力者補填之，本路上兵止選千就糧指揮，其選中屯駐，泊兵士聽三年一代，仍令諸州軍揭榜以募投平羌者，送經畧司揀試給禁軍例物外，別給錢十千，絹十四，無馬者并馬給之，詔從之。八月，上遣翰林學士晁宗慤入內都知王守忠，賫手詔，督出兵攻賊，合府議奏曰：「今將與兵尚未習練，願謹邊防，期以

歲月平之，使旣還，九月十四日，賊寇鎮戎軍，本路都監劉繼宗等戰敗于三川寨，官軍陷沒者五千餘人。公奏曰：「時涇州駐泊都監王珪屯瓦亭寨，率援兵至師子堡，賊圍之數重，珪諭軍中曰：「此死地也，不可不用命，乃揮鐵鞭進鬪，賊衆披靡，珪中三矢而還，番賊留軍大掠三日，知渭州鈐轄郭志高率大兵趨三川，賊乃退，三班借職郭倫固守定川堡，得不陷，劉瑋堡本軍指揮使散直王遇，弓箭手都虞侯劉用，以事急出降，君臣相遇傳

卷之二

三

遂并陷乾溝、乾河、趙福三堡，然繼宗來權本軍方一日，而李緯等未曾經歷行陣，倉卒出戰，而士卒畏怯，遂至退衄，使黠虜恣行殺掠而歸，其劉繼宗、李緯、王秉望特免推鞫，不以敗兵馬後少計罪，但量其情之輕重等第削置，或更移降差遣以資後效。王珪以孤軍千餘當鋒血戰，所殺賊兵不少，旣被重創，次日尚求益兵出戰，人皆服其勇節，雖所亡數多，蓋衆寡不敵，欲望其敗軍之罪，必能感勵奮身，盡死爲報，從之，至

璽仍賜黃金名馬，上聞繼宗之敗，又降手詔曰：
此是是宗怒等，聞省所奏，選差使臣教閱諸軍武藝，召募士兵，候稍成次第，審度山川，伺察虛實，討賊境，庶無虛發。及專務持重保邊，待其作過，即覓便出奇，痛行掩殺，并欲直取和、市等場務事。今來朝廷相度，若只務守禦，則不惟虛延歲月，兼又耗費供億。至如近日賊軍深入延州、保安軍界圍，脅金明寨，并燒蕩熟戶族帳，輜折兵馬，陷殺使臣，殺虜安然往來，略無畏懼，即又未君臣相遇傳
卷之二
見持重保邊，待其作過，覓便出奇，痛行掩殺之效。若言緩宥二州人戶不多，徒有城壘，却欲先取和、市後橋等場務錢帛，則去年曾打後橋亦無所得。如此，則守禦未驗。攻討本期終用何術息此勞弊？卿等既膺重任，休戚所同，當須體認朝廷宿兵日久，防慮非一，速盡經畫，早謀平定，仍具進兵時月，密切聞奏。府中復議曰：「將在軍，雖得以自便。」然攻守大計，當稟算于朝廷，乃畫攻守二策，公與經畧判官尹洙馳至闕下奏之。

唯上所擇，上乃聽用公策。十二月，遷禮部郎中，入謝曰：「臣以邊防大議，不俟召而至闕，乃僥倖進秩，何以述清議？力辭不拜。」詔鄜延、涇原兩路取正月上旬同進兵入討。既而范仲淹乞存鄜延一路招納，未行討伐，而又沮議者不一，事遂未決。公奏曰：「累准詔問，促令進兵，及令分析向去有何方略？授與諸路，即委不誤事，遂與夏竦參定攻守二策。臣探知冬月吳賊未能舉動之際，兼程赴闕，來對進呈，乞賜裁擇，尋下兩地大君臣相遇傳
卷之二
五
臣商議，只取攻策施行。臣屢曾面奏，茲事體大，繫于安危。若陛下決之，可行兩地大臣主議不變，或能集事。今臣方歸本司，而橫議日騰，朝聽已惑。攻討之說，比比割下，且朝廷舉大事，主大謀，自當堅如金石，無有回易。時降詔旨，激勵將士，沮軍事者，約古行法。今乃深憂重慮，必謂無成。况鄜延路范仲淹意在招納，更不出兵，雖具奏聞，乞依元策。假若朝廷強之使進，終是本非已謀。將佐聞之，必無銳志。今已二月將半，漸有

暑氣必難進兵、臣此來奉行成算、非是年壯氣銳、慮不及遠、幸而求勝、以誤國家、誠以吳賊據數州之地、精兵不出四五萬、餘皆老弱婦女、擧族而行、陝西四路之兵、雖不爲少、卽緣屯列城寨、勢分力弱、故賊始犯延安、生擒二將、屠掠無數者、蓋劉平石元孫聚一路之兵拒之、纔及九千而已、去歲末復有鎮戎之敗、劉繼宗等分兵禦捍、不滿萬人、比援兵之至、則賊已捷、是彼勢常專、我力常散、今中外不究此失、遂乃待賊太君臣相遇傳 卷之二 六

過、屯二十萬重兵、只守界壕、不敢與敵、中夏之弱、自古未有、又未聞臣僚堅執守議、以爲必勝之術者、臣恐春失數寨、秋陷數堡、邊障日虛、士氣日喪、賊志乘此、則有吞陝右之心、加以興師以來、科歛萬計、民已大困、配率不止、去年秋稔、尚窘急如此、忽有水旱、其何以堪、臣近過邠乾涇渭等州、所至人戶、經臣有狀、稱爲不任科率、乞行減放、內潘原縣郭下、絲絹行八十餘家、每家配借錢七十貫文、哀訴求免、國用削弱、以至

於此、緣轉運司計無所出、臣是以不敢邀愛民之譽、直行放免、恐相矛盾、上煩朝廷、臣恐一二年間、經費益蹙、人情大騷、師老思歸、及其無代、每慮至此、臣難盡言、望陛下省羣言之難一、爲大事之當、年宗所詳知其異議、已沮師期、且令諸路置辦軍須、調整兵馬、俟及初秋、若范仲淹招懷未見其效、則別命近臣以觀賊隙、如必須討擊、卽乞斷在不疑、剋日降旨、則庶事已辦、便可進兵、朝廷終難之、初攻討之議未決、朝命未下、因君臣相遇傳 卷之二 七

命環慶總管任福至涇原、經制邊事、賊復遣人叩延州請和、公曰、是知我欲大舉而爲款兵之計耳、不然、懈我邊防、又將謀入寇、乃戒諸路益嚴備、不可弛、公乃行邊趨涇原、諜者報元昊閱兵、公度賊必寇山外、卽徑趨鎮戎軍、召諸將會議、坐間、報賊入界、公乃盡出其兵、又募敢勇凡萬八千人、使福擊賊、以涇原路兵馬都監內殿崇班閻門祇候桑懌爲先鋒、涇原路兵馬鈐轄崇儀使忠州刺史朱觀繼之、涇原路都監禮賓

副使武英又次之。涇州都監禮賓副使王珪奏軍事，將作監丞耿傳皆從，公而授福等方略，仍指圖示之，令併兵合勢，自懷遠城趨得勝寨，至羊牧降城，出賊之後，諸寨相距四十里，道近且易，糧草足供，如未可與戰，則據險設伏，待其歸，然後邀擊之。福等就道，公亦至城外重戒之。既行，又自爲檄遣福等當持重，勿貪利，爲賊誘也。福自新壕外，引輕騎數千，趣懷遠城，捧龍川，過鎮戎軍西路都巡檢常鼎，同巡檢內侍劉肅，與

君臣相遇傳

卷之二

人

賊兵一溜戰于張家堡南，斬首數百，賊衆棄馬羊橐駝，佯北。桑懌引騎趨之，福亦踵其後，薄暮，福懌合軍屯好水川。朱觀武英爲一軍屯籠落川，隔山相距五里，約明日會兵川口，不使賊得逸去。諜者傳賊兵少，故福等輕之，路既益遠，芻糧不繼，人馬已乏食三日，福等不知賊之誘也，悉力奔逐，至籠竿城北，遇賊大軍循川行，出六盤山下，距羊牧降城五里，陣以抗官軍，諸將乃知墮賊計，勢不可留，因前接戰，桑懌馳犯其鋒。

福陳未成列，賊縱鐵騎衝突，自辰至午，陣動兵馬上山，欲據勝地，而伏兵自山上合擊而下，卒墮岸塹，相壓者衆，桑懌劉肅皆戰歿，賊分兵數千，斷官軍之後，福矢盡，鐵簡挺身決關，鎗中喉而絕。既而賊併兵攻朱觀武英，戰既合，王珪自羊牧降城引兵四千五百，陣于觀軍之西，而渭州駐泊都監趙律將瓦亭騎兵二千二百繼至，珪屢出畧陣，陣堅不可破，英重傷不能視軍，賊兵益至，步軍從東先潰，衆遂大奔，武英趙律王

君臣相遇傳

卷之二

九

珪耿傳等皆戰沒，軍士歿者六千餘人，唯朱觀以兵千餘保民垣，四嚮縱射，會暮，賊引去，與福戰處相距五里，然福敗歿不相聞也。方元吳傾圍入寇，分兵爲四流，會于好水川，其一流乃福所遇也。賊不意逢鎮戎之軍，欲奔所聚之地，福亦不知賊兵數流，素有期會之所，故乘急追逐，陷賊之大陣，當是時，賊兵雖勝，殺傷亦相當，故卽時拔寨出境，山外居民堡聚，得以安全者，亦諸將死戰之力也。公乃上章待罪，曰：臣整所領

將士以禦賊獨居孤壘之中日俟勝捷而福等不依臣指縱邀其歸路以致敗亡上挫國威願正顯戮御前以劄子付公曰卿訓勵邊師皆合事機但諸將偶失持重輕敵寡謀然其盡節死戰足謂忠勇亦卿獎勵所至免更悉心極慮以圖來效倚任之功鑒寐不忘諫官孫沔輩乞置公大罪後竦得公所為檄于福衣帶間上之會朝廷遣翰林學士王堯臣陝西安撫時范公以擅答元昊書亦降知耀州堯臣言此兩人天正君臣相遇傳卷之二

十

山外之敗卒被明譴志不克遂然尚有計慮豈敢以釋去重責偷安循默猶冀陛下亦不以臣一失驅策棄而不用竊以西賊叛命以來言邊事者蓋以萬計皆人持所見獻忠于上而朝廷廣務聽納纖悉必行其間大抵欲保疆守境愛民省用者多矣所謂保疆守境者則曰賊衆我寡不可較力但來則收民固壘示以持重郊野之外不暇救也殊不知永平以來沿邊與次邊之民日以繁盛所居必近田畝有神宗積室廬之便樂土重遷自去年九月賊犯鎮戎軍之後經畧司專差籠竿城監押馬爲美勸誘山外之民人居城寨而競略爲美終不移徙臣博詢其故則曰今細民一家大率數口耕穫之時老幼皆須在野至于伐薪汲水悉使其用既令入堡寨不唯無所居止兼薪水所來亦須市買以此井在田野賊來方始逃避或則全家被虜又自環慶抵于涇原次邊熟戶數踰十萬自來以官軍勢弱不能保全皆有去就之意竊謂若以見

上

屯之兵爲保境之計則慮歲月之間邊民苦其屠掠盡徙內地諸族熟戶皆與賊合沿邊城寨數百里外田野一空唯有孤壘則歲計糧草何從而出以分散之卒禦專一之兵未知何時可息茲患賊既知無後患則乘勝深入關輔根本能不搔乎所謂愛民省用者則曰民爲邦本不可重困沿邊戍卒漸可裁減若但守禦不必兵多則可以省科歛之煩轉餉之苦矣殊不知賊勢未弭邊害滋大日腹月削所傷益多斯皆利

嘉臣相題傳

卷之二

立

於近而局於遠顧其小而遺其大若爲國家張久之策則不然夫以祖宗之德業陛下之仁聖天下之事力而使小差常遂併兵之一策不敢與較但謂彼衆我寡而爲慶境棄民之計豈不惜哉臣所以盡忠憂國豈忍隱而不言今鄜延涇原環慶三路除駐劄防守兵馬之外可以各那一萬人聚于鄜慶涇三州臣今爲陛下計者莫若鄜慶涇三州各更益兵三萬人拔用有勇略將帥三員統領訓練預先分定部曲遠設斥

候于春秋西賊舉動之時先據要害賊來則會駐劄之兵觀利整陣併力擊之又于西賊未定點集之際出三州已整之兵踐入大掠或破其和市或招其種落或更築壘拓地廣招強人別立經制以助正軍熟戶有助賊者卽會兵密行破蕩諸族見此事勢自然無去就之意漸可驅使既不敢爲亂則可以嚴青鹽粟帛之禁勿使與賊交通朝廷節儉省費傾內帑三分之一分助邊用以金帛賜逐路帥臣使行間覘賊則動

嘉臣相題傳

卷之二

立

靜先知遇盛暑那兵次邊就食糧草如此則臣二年間賊力漸屈平定有期誠暫勞永逸之長算也或曰益兵數多豈可驟然招置臣謂揀刺主兵自有祖宗舊法在行與不行耳果行之又何難哉且土兵旣壯則沿邊拱聖龍衛雲武神騎及神衛龍騎等軍應係創團東兵漸可代還以實京師爲強幹弱枝之固則內外安矣公其以本路兵備素少請益軍馬朝廷以諸處未可抽那難于應副詔公詳度以點到弓手選其少

壯刺手背充軍、或爲保毅弓箭手、或別立名額、連具利害以聞、公奏曰、有唐以前、兵出于民、而國不費財、戰得其用者、蓋軍令必行、而尺藉有叙也。五代多故、法制不立、乃募黥面以名正軍、年祀寢久、耳目習熟、百姓更不知前代籍民爲兵、但爲刺面給糧、則其成戰鬪、聖朝因舊重敗、廣置禁卒、以安天下、以服四夷、亦隨時御世、不易之良制也。自逆吳寇擾西鄙、乃于陝西黥民爲弓手、以助防守、有警則赴集、無事則歸農、武

君臣相過傳 卷之二

古

禁廢而不修、禁約輕而易犯、至有父子兄弟疎屬外親、或則顧人應名、更相爲代、而官中不了、可別、每遇上州防扼、多是結衆逃避、以此州郡徒有人數、若倚以戰賊、適足敗事、臣是以累陳揀刺土兵、自有祖宗舊法、今或只刺手背、及充保毅弓箭手、名目終是與民不殊、請以秦隴川鳳翔府弓手、黥以爲禁軍、人給刺面錢二千、無川例物、詔陝西弓手揀充保捷指揮、仍給招軍例物、命既下、朝廷復檢會公前奏、令如公請、例

物不給、公曰、揀刺土兵、人皆知爲當、今之利、無敢爲朝廷發明者、慮生事、已有責耳、臣不避數十萬戶之怨、捐軀建言、幸已衆情帖然、今數十萬人所得之物、又以臣一言罷、豈不取怨益深、欲使總此新兵禦戎立事、豈不難哉、願給例物如前、詔從之、後轉運司言、刺保捷軍凡一百八十五指揮、前此朝旨、創募人爲強壯、公恐民情驚擾、請止、以招弓手爲名、人心遂安、得數甚廣、雖爲一時之便、然弓手終非正兵之比、難責征

君臣相過傳 卷之二

五

戰及刺爲軍、所利至大、公以秦川東西草市居民軍營、僅萬餘家、皆附城而居、無所捍蔽、絕塞之地、豈不防慮、因請築外城、凡十一里、計工三百萬、自十月起役、而至正月城成、賜總役官吏金帛有差、劉渙乞於古渭州起立文法、修營城池、收買質帳、若成此事、則洮河一帶蕃部、可以照管、朝廷下此議于公、公奏曰、秦之寧遠寨、西至古渭州八十餘里、其間皆熟戶住坐、今于百里之外、建一孤壘、未見其利、洮河一帶生戶、從

來部族星散各立頭項依附險要不相服從不能爲邊鄙之患今招撫近邊蕃部資用已廣其遠地生羌悠久所費豈易支哉詔于永寧寨以宮舍五十間給哨廝羅收貯財物公曰使外夷居邊城非便未敢奉詔詔曰哨氏已有謝表不可失信致于生事兼不與屋宇亦不絕秦州往來可於間慢處修葺常開防覺察之公曰秦州居常蓋暫往來今既許置舍貯財必當留人主守豈能旦夕防察使朝廷舉動皆知况契丹元君臣相遺傳卷之二夫

吳亦未嘗沿邊給屋昨楊勤等至龜茲一行皆鑲之于館我使至哨氏在驛亦禁出入遠蕃于中國尚備慮如此防微杜漸不可忽也官舍勿給爲便從之公言今之試武藝弓弩惟務斗力多而不求所射疏密其左右斫駢腰躬腦躬一綽管子放數箭之類乃是軍中之戲又馬槍止試左右盤弄而不較所刺中否皆非寔藝而使臣軍員緣此例得拔用故諸軍亦循守常法而無所更以此臨陣對寇罕能取勝臣嘗熟思之

縱得武士挽三石力弓踏五石力弩不能射親則與空手無異嘗閱武部式見唐取人皆較實藝今定凡步射弓弩於四十步內各射箭十弓一石五斗以上七中爲第一一石二斗以上五中爲第二九斗以上三中爲第三弩三石五斗以上八中爲第一三石以上七中爲第二兩石五斗以上五中爲第三凡馬射鹿子或笋椿各箭十弓一石以上八中爲第一九斗以上七中爲第二八斗以上五中爲第三凡馬上使槍左

君臣相遺傳卷之二

志

右十刺得五中本人爲及等馬上鐵鞭簡棍子雙劍大斧連枷之類並是一法每兩條共重十斤爲及等但取左右實打有力者爲中馬槍鐵簡俱及等爲第三步刺槍步斫劍卽勝者爲第三馬上盤鋤刀木槊五十斤以上勇力過人者第一以上若一件入第一請優與遷擢入第二恩澤次之入第三量材錄用如二件入第一三件以上入第二四件以上入第三並槍簡及等與不次獎拔詔送樞密院行之慶曆元年十月

朝廷於四路置帥。王公涇原路、范仲淹環慶路、龐籍鄜延路、進公禮部郎中，仍舊職，知秦州兼秦隴州鳳翔府階成州路駐泊馬步軍都總管兼經畧安撫公邊招討等使管幹本路糧草兼本路營田使。又以殿前都虞侯廣德軍節度觀察留後李昭亮爲秦鳳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公言昭亮本貴家子，生平未識行陣，今備邊方急，豈宜居是任？詔徙昭亮永興軍總管。公以前日山外之戰，諸將多亡，其所從之兵衆不可一

羣臣相遺傳

卷之二

末

槩問罪，今不立法制，他日各務生全，豈復以至將存亡爲意？若人數不多，則軍法可以必行。請諸總管許置親兵百五十人，鈐轄百人，招討都監等七十人，月加給錢二百，其出師臨敵主帥陷沒者並斬。從之。吐蕃族帳四路，惟秦號最盛，雖藉以爲籬障，然久授姑息，無畏服心。公邊熟戶多爲其賊脅從，公既加慰撫，有違叛者必舉兵討除之。隴波等族嘗鈔邊，已出師焚蕩，未入漢謝罪，又遣使詰問，皆納子爲質而去。公以恩

威既行，乃遣通判尹洙詣諸族，召酋首戒諭曰：爾族可出人馬若干，我閱視而籍之，緩急禦賊當發符召爾等，宜駐營于野以聽命。一人不至，納羊爲罰，半不至，是慢令也。率師誅剪之。獲賊首者進官增俸爲賞，得蕃兵一萬三百餘人。環慶路總管司奏得勝後陣亡軍員與退敗殲陣者恩澤一揆，以此非便，乞將勝陣亡軍員子孫一依賞格酬獎。其退敗陣亡者止推恩子孫一人。詔令逐路總管司依所奏。公奏曰：將卒臨陣

羣臣相遺傳

卷之二

末

皆圖勝捷，力有不敵，戰敗而死，人命至重，爲國喪身，臣子之忠無大于此。旣已歿于王事，豈以勝負爲言？國家唯追崇虛名，存錄孤子，所以誘勸來者，使之效命。今邊臣讀此條貫，往往傷嘆以謂一死報國，更分勝負，恐非朝廷激勵將士之術。兼前記所載亦無此例。若果須分勝負，則傷中并孝贈亦合作兩等支賜，理實未便。乞並加舊制施行。從之。范仲淹奏：朝那之西，秦亭之東，有永洛城，亦爲之阻，合策應軍馬，由儀隴二

州十程始到如能進兵修永洛城斷西賊入秦之路其利甚大詔公同諸路經畧司詳度以聞公奏曰永洛城通秦渭道路穿募生戶幾二百里計其土功亦數百萬止可通二州援兵亦不能斷西賊入秦之路近築秦州關城方畢功尚有衝要城寨當修補者甚多未敢再勞人力今恐未能興永洛之役詔公更不興修

君臣相遇傳

卷之二

二十

忠獻韓魏王君臣相遇傳卷之第二終

宋忠獻韓魏王君臣相遇家傳卷之第三

明翰林院庶吉士武進後學鄭鄮評點

二年四月四路帥皆改觀察使公爲秦州觀察使范仲淹等三帥皆力辭不拜公獨不辭上表謝曰議者惜臣茲授謂匪美遷臣但以處不避汚事上之節遜而就職守道之常當朝廷憂邊之秋非臣下擇官之日辭之則有可疑之迹援希求進用之嫌受之則有從權之名協軍旅稱呼之便既而仲淹等尚未受命公奏曰臣始者

君臣相遇傳

卷之三

上體朝意即時拜命稱謝將佐等謂臣別無辭外亦甚慰悅俄聞仲淹王公龐籍皆累表避免恐朝廷以臣授職難於措置卽乞并臣所授罷之兼不知臣者謂他路辭之爲得宜臣則壯年貪祿而已方俟命未報今准詔肯令臣依樞密直學士立位繫銜臣本以嫌疑略布誠懇豈敢較品秩高下况朝廷自有定著不可以恩私亂也詔爲見充經畧安撫使立位繫銜依前項指揮寧遠永寧二寨控扼賊路人戶素繁富城隍

頽圯，命部將率禁卒增築之。閏九月，西賊寇鎮戎軍，公卽遣部將紀質率兵數千赴援，遇賊於瓦亭寨，擊之，聞涇原將葛懷敏戰沒于定川寨，又遣總管許懷德將軍十二管駐鳳翔府以策應。懷敏旣敗，賊抵渭州，涇原路移文諸州使備賊長驅入關，公曰：「賊雖至渭州，當是抄劫游兵，乃慰諭屬部，無令驚擾，果如公言。」十月，授右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范仲淹亦進官，制略曰：「援護邊防，安輯關輔，皆著勤效，簡在朕心。」公辭曰：「

帝臣相遇傳

卷之三

二

得還舊職，固爲榮幸，比賊犯隣道，將卒潰亡，雖督遣萬兵爲援，實無毫髮之助，不當遷官，以速公議。」詔報曰：「邊任方重，朝命已行，宜速祇授，不須堅辭，更思禦捍之計。」上以涇原之敗，王公已貶降，乃御前出劄于付公曰：「陝西公邊自分委四路以來，頗聞訓齊士卒，修營城堡，羗醜踰年，不來犯寨，朝廷本謂寇兵儻來，必能固守封陲，挫彼兇焰，不期涇原路將帥無謀，輕出關戰，旣誤國計，慮啓戎心，今雖已除文彥博代王公，狄

青填葛懷敏闕亡，失使臣軍馬器械，並已那移補填，仍於永興軍別置都總管司，一如四路屯聚兵馬，精加訓練，准脩分壁應援及鎮守關輔，兼聞渭州鎮戎軍一帶，昨經虜掠，道路方通，或賊馬向去復來，如何控扼，縱使涇原支梧得定，豈不防別路作過？西鄙之患，平定未期，卿等早副朝覲，久處邊任，雖稽殄寇之效，備存許國之誠，必有深謀，破其姦計，候劄子到日，審細從長經度捍禦之策，具陳利害，令梁堅張庾齎來赴

君臣相遇傳

卷之三

三

闕，公上章歷陳王師不利之因，又畫禦賊之策，大畧曰：「前嘗上淺攻之策，是時民力未甚疲耗，北虜未有間隙，以中國之氣吞之，其勢宜稍衰，今民力已困，北虜觀釁而動，是攻討之策，當置之而不言，今若召勇猛偏將五七人，使募敢死軍民一二萬，屯於一路，俟賊入寇，合本路兵馬出擊，若犯他路，使恃虛因糧，直抵興州，覆其巢穴，縱未得志，他時深入，豈不顧慮？此計如狂，用之或有奇功，朝廷方以公言爲當，而元昊請和

矣十一月公與范仲淹同充陝西四路公邊都
總管經畧招討安撫等使並駐於涇州公奏曰
西賊僭叛之初朝廷委夏竦范雍以經畫之任
竦居永興專制涇原秦鳳路雍居延州專制鄜
延環慶路朝廷尋以永興去邊地遠乃移竦於
涇州暨賊犯延安范雍被責即以夏竦為陝西
都部英宗廟諱復居永興軍差臣與范仲淹佐之仲
淹繼乞知延州臣則常在涇原蓋以耳目所接
易於裁制時夏竦在永興但閱簿書行文移而
君臣相遇傳卷之三四

已去年春臣與范仲淹俱有罪累朝廷又差陳
執中同陝西都部英宗廟諱兼知永興軍未幾移夏
竦於鄜州陳執中於涇州駐劄朝廷終以事不
專一遂分四路臣與王公范仲淹龐籍各當一
道庶務必親訓兵屯選將佐堡寨之守禦山川
之險易耳目所經臣細得以周悉以一年之後
與上下之情方已通達自古久於其任則政舉
况臨軍易帥兵家大忌今專總四路則緣塞千
里之外不可遲度若朝廷以涇原屢經寇掠欲

臣等兼四路之職便於移那他路軍馬則環慶
秦鳳兩路黠虜久已窺伺兵數纔可自支鄜延
復地遠不能為援他日欲併力涇原逐路以失
脩為辭豈肯一一聽命臣端坐涇原惟翻符牒
復類前日仍兩都總管同在一州亦非軍中之
制願止令臣等各依舊職兼管涇原兵馬足矣
公累奏未見聽前後所條利害甚悉上以御前
劄子報公曰省所陳未便事今脩錄范仲淹元
肇畫事理令卿知委如顯有妨礙須至移改即
君臣相遇傳卷之三五

別具利害奏聞緣朝廷已有成命可只依前降
旨揮速赴涇州公謝曰仲淹乞臣為涇原總管
知涇州兼秦鳳如舊仲淹兼涇原經畧亦領環
慶如故乃與臣前奏無異今詔旨趣行更不敢
以利害辭候巡邊還即之任矣先是公以賊數
誘脅西路生熟戶欲親出按邊因以撫諭將行
徙兼四路乃曰不可失信諸蕃乃巡邊畢至涇
州公在秦招徠諸羌馬優估以市之又遣使誘
諭喃廝羅進馬入漢厚賞厥直校往歲之入幾

增數倍、又以籠竿城據六盤山下、居山外四寨之首、宜建軍屯兵以扼賊入寇之路、詔爲德順軍、未幾、西界遣賀從勉納款、公因與范公同言、今元昊將納和、來人已稱六宅使、伊州刺史、命官之意、欲與朝廷抗禮、臣等謂元昊如大言過望、不改僭號之請、則不可許、卑詞厚禮從凡_{是恐}走卒之稱、亦有大可防者、臣等視朝廷信賞必罰、今已明白、帥臣奉詔、已得便宜、又舊將漸去、新將漸升、前弊稍除、將責實效、約束將佐、不令君臣相遇傳_{卷之三} 六

輕出、訓練軍馬、率多變法、但今極塞城寨、或未堅牢、新集之兵、未可大戰、若賊今春便來、以臣等計之、尚可憂虞、然大軍持重、奇兵邀擊、宜無定川之負也、如俟秋而來、則城寨多固、軍馬已練、或堅壁而守、或據險而戰、無足畏矣、臣等已議於一二年間、訓兵三四萬、使號令齊一、陣伍精熟、又使熟戶蕃兵與正軍參用、則橫山一帶族障、可以圖之、降我者、使之納質、而厚其官賞、各令安居、籍爲熟戶、拒我者、以精兵加之、不從

則戮、我軍鼓行山界、不爲朝去暮還之計、元昊聞之、若舉國而來、我則退守邊寨、足以困彼之衆、若遣偏師而來、我則據險以待之、蕃兵無糧、不能久聚、退散之後、我兵復進、使彼復集、每歲三五出、元昊諸廂之兵、多在河外、頻來應敵、疲於奔命、則山界蕃部、勢窮援弱、且近於我自來內附、因選酋豪以鎮之、足以斷元昊之手足矣、然乞朝廷以平定大計爲意、賞軍行之時、不以小勝小歟、黜陟將帥、則三五年間、可集大功、仍

君臣相遇傳_{卷之三} 七
詔中外臣僚不得輒言邊事、以沮永圖、我太祖太宗統開四海、創萬世之基業、今以三五年之勞、再定西陲、豈以爲晚耶、契丹間國家深畏之、謀必懼而保盟、不復輕動、然後中國有太平之期矣、臣等所以言彼賊非禮之求、不必從者、蓋有此議也、臣等早蒙聖獎、擢預清班、西事以來、供國廩使、三年塞下、日勞月憂、豈不願聞納和少圖休息、非樂職於矢石之間、蓋見西戎強梗未衰、挾以變詐、若朝廷處置失宜、他時悖亂、爲

中原大禍。豈止今日之邊患哉。臣等是以不敢念身世之安。忘國家之憂。須罄芻蕘。少期補助。望於納和禦侮之間。孝宗廟諱其處置。為聖朝長久之慮。時公與范公在兵間。宣勞已久。名重一時。上欲用為輔弼。遣內侍李允亨諭曰。日近差遣兩地臣僚。未差除間。已指揮中書。劄記候將來邊事稍寧。詔卿用在兩地。非擬議。亦非臣僚奏舉。特出朕意。先諭卿知。仍密舉可代卿邊任者。以聞。公以元昊雖約和而誠偽未可知。願盡死。

君臣相遇傳 卷之三

入

塞下不敢舉官。明年四月與范公同召為樞密副使。公自請捍邊。至五表。詔諭以已差鄭戢為代。命不可回。公既至鄭州。又不敢赴闕。復辭。上遣中使趣入對。既就職。公上疏曰。臣聞漢文帝襲高惠承平之後。躬行節儉。國治民富。刑措不用。時賈誼上書言事。尚以為可慟哭太息。豈其過哉。蓋憂深思遠。圖長久之計。欲大漢之業。垂千萬世而無窮者也。今陛下紹三聖之休烈。仁德遠被。天下大定。民樂其生者。八十餘載矣。而

臣竊觀時事。謂可晝夜泣血。非直慟哭太息者何哉。蓋以西北二虜。禍屢已成。而上下泰然。不知朝廷之危。宗社之未安也。臣今不暇廣有接引。請粗陳其大槩。竊以莽丹宅大漠。跨遼東。據全燕。數十郡之雄。東服高麗。西臣元昊。自五代迄今垂百餘年。與中原抗衡。日益昌熾。至於典章文物。飲食服玩之盛。盡習漢風。故虜氣愈驕。自以為昔時元魏之不若也。非如漢之匈奴。唐之突厥。本以夷狄自處。與中國好尚之異也。近

君臣相遇傳 卷之三

九

者復幸朝廷西方用兵。違約遣使求割關南之地。以啓事端。朝廷愛念生民。為之隱忍。歲益金幣之數。且固前盟。而尚邀獻納之名。以自尊大。其輕視中國。情可見矣。又元昊父祖以來。畜養姦謀。招納亡命。雖外示臣節。而內恃兵力。至元昊則好亂逞志。西併甘涼諸蕃。以拓境土。自度種落強盛。故僭號背恩。北連莽丹。欲成鼎峙之勢。非如繼遷昔年。跳梁於銀夏之間耳。且元昊累歲盜邊。官軍屢剿。今乘定川全勝之氣。而遣

人納和、則知其計愈深、而其事可虞也、議者或謂昨假契丹傳導之力、必事無不合、豈不思契丹既能使元昊罷兵、則不能使元昊舉兵乎、況比來辭禮驕抗、殊未屈下、北虜之言、既已無驗、亦恐有合從之策、夾困中原、朝廷若軫西民之勞、暫求休養、元昊且以金帛啗之、待以不臣之禮、臣恐契丹聞之、謂朝廷事力已屈、則又遣使移書過邀尊大之稱、或求朝廷不可從之事、察其誓約、然後驅犬羊之衆、直趨大河、復使元昊

君臣相繼傳

卷之三

十

舉兵、深寇關輔、當是時、未審朝廷以何術而禦之哉、若委西鄙于藩臣、專事北寇、陛下親御六師、臨澶淵以待之、即未知今之將卒事力、與環衛統帥、比真宗北征時何如哉、如欲駐驛北京、以張軍勢、臣恐虜衆由德博度河、直趨京師、則朝廷根本之地、宗廟宮寢府庫倉廩百官六軍室家所在、而一無賊守之備、陛下可以擁北京之衆、却行而救之乎、臣所以謂可晝夜泣血者、誠憂及于此、冀陛下一寤而急爲拯救也、朝廷

若謂今之盟約、尚可固結、則前三十年之信誓、朝廷何負二虜、而一旦違之哉、彼豺狼之心、見利而動、又可推誠而待之乎、夫得以先見預爲之防、則功逸而事集、若變生倉卒、駭而圖之、雖使良平復生、爲陛下計、亦不能及矣、臣是以夙夕思之、朝廷不大新紀律、則必不能革時弊、而弭大患、臣輒盡當今所宜先行者七事、條例以獻、其大畧、一曰、清政本、夫樞密院本兵之地、今所立多苛碎繼末之務、中書公事雖不預聞、恐

君臣相繼傳

卷之三

十一

亦類此、謂宜詔中書樞密院事、有例者著爲法、可擬進者無面奏、其餘微瑣、可悉歸有司、使得從容謀議、賜對之際、專論大事、二曰、念邊事、政府循故事、纔午即出、欲稍留、則恐疑衆、退朝食罷、忽遽簽畫而去、何暇款及疆事哉、謂宜須未正方出、延此一時、以專邊論、三曰、擢材賢、自承平以來、用人以叙遷之法、故遺才甚多、選中書樞密院、求一武臣代郭承祐、聚議累日、不能得、謂宜倣祖宗舊制、於文武中、不次超擢、以試

其能四曰備河北自北虜通好三十餘年武備
悉廢近慢書之至驕然莫知所謂宜選轉運使
二員密授經略責以歲月使營守禦之備則我
待之有素也五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
河外熟戶殆盡隣府勢孤絕宜責本道帥度險
要建城堡省轉餉爲持久計六曰收民心祖宗
置內藏庫蓋備水旱兵革之用非私蓄財而充
已欲也自用兵以來財用匱竭宜稍出金帛以
佐邊用民力可寬而衆心安矣七曰營洛邑今

君臣相遇傳

卷之三

十一

帝都無城隍之固以脩非常議興葺則爲張皇
勞民不若陰營洛邑以爲遊幸之所歲運太倉
羨餘之粟以實其廩庾皇居壯矣繼又陳八事
大畧謂當今救弊之術不過選將帥明按察豐
財利抑僥倖進有能之吏退不才之官去冗食
之人孝宗入官之格然數事之舉訪必隨之願
委信輔臣聽其措置雖有怨謫斷在不疑則紀
綱漸振而太平可期二虜豈足爲國家之患哉
上嘉納之公又與范公討於崇政殿上禦戎四

策曰昨元昊叛命王師數出不利而北虜舉數
十萬衆謂元昊是舅甥之邦中國不當稱兵國
家以生民之故稍增金繒以續盟好之事今元
昊雖暫求通順後如物力稍寬則又有長驅深
入并不關輔之心何以知之昨定川之戰彼作
僞詔誘脅邊人欲定關中蓋漢多叛人陷於窮
漠必以劉元海苻堅元魏故事日夜游說元昊
使其侵取漠地而以漢人守之則富貴功名衣
食嗜好可如其意乃知非獨元昊志在侵漢實

君臣相遇傳

卷之三

十二

漢之叛人日夜爲賊謀也朝廷若從其和則北
戎要功下視中國若拒絕之則元昊今秋必復
大舉北戎尋亦遣使問所以拒絕元昊之故或
便稱兵塞外張勢脅我國家必於陝西選將調
兵移於河北未戰而西陲已虛元昊乘虛而來
必得志於關輔此二虜結亂之勢何以禦之臣
等思和與不和俱爲大患然則爲今之謀者莫
若擇帥練兵日計用武之策以和好爲權宜以
戰守爲實務彼知我有謀有備不敢輕舉而盟

約可固。如不我知，輕負盟約，我則乘彼之驕，可
困可擊，未必能爲中國之患。試畫一言之，其一
曰：臣等觀西戎蓄禍，積有成年。元昊外倚北戎，
屢乘戰勝，而乃輒求通順，實圖休息。所獲者大
利，所屈者虛稱。然猶于請多端，姦謀未測。國家
以生靈爲念，不可不納。如唐高祖太宗之雄略，
猶屈於突厥，當始畢之卒，爲之舉哀廢朝。遺百
僚詣館，弔其來使，其屈禮之甚也。又太宗馳六
騎於渭上，見頡利與諸復親與之盟，旣退，左右
君臣相遇傳

卷之三

十四

勸擊之。太宗謂我擊彼敗，懼而修德，後患必深。
乃周旋俯就，使之驕怠。一旦遣李靖擒之，威振
四極。此聖主之謀也。陛下當如唐高祖太宗隆
禮光宗信，以盟好爲權宜，選將練兵，以攻守爲
實務。彼不肯盟，我則撫納無倦。彼將負德，我則
攻守有宜。此和策之得也。其二曰：元昊未叛命
時，歲受朝廷恩賜甚厚。尚或時擾邊境，今累次
大舉，曾無沮敗。乃遽請和，定蓄陰計，非屈伏之
志也。今若以權宜許之，更當嚴作守備。然陝西

減兵，則守備不足，不減則物力已困。臣等以謂
沿邊城寨，須日加繕葺，使戎虜之心，無所窺伺。
又久守之計，則莫如蓄土兵。蓋其衆諸山川而
多習戰鬪之力，比之東兵，其功相倍。然沿邊次
邊，土兵數少，而分守不足。當更於要便城寨，益
招置之。若有近裏土兵，願改隸邊寨者，卽遷其
家而團集之。况慶州昨創大順城，欲置振武保
捷兩指揮，乃於永興華州耀州土兵中，召願守
寨者，而應募甚衆。何則？關內諸州土兵，多在邊
君臣相遇傳

卷之三

十五

上。或代歸而數月之間，復出遠戍，豈但星霜之
苦，極傷骨肉之恩？征夫不保其家，娶婦頗多犯
法。人情久則怨起，如得并遷其家於沿邊住營，
更免出軍，父母妻子，樂其團聚，戰則相救，守則
相安。此可恃之兵也。或謂土兵携家塞下，則請
給之費尤多。臣等曰：不然。土兵月給差少，又素
號精強，使之戍邊，比之東兵，數復可減。然於逐
路漸爲增損，一二年間，方能整集。固非一朝可
驟改也。又陝西新刺保捷，其中有孱弱不堪戰

者宜少汰之使歸于田畝既省軍費復增農力然後三分東兵以一屯邊以助土兵之勢以一徙次邊或屯關輔以息饋餉之勞以一歸京師以嚴禁衛之防彼如納款未變則東兵更可減三分之一又沿邊無稅之地所招弓箭手必使聚居險要每一兩指揮兵修一堡以保其家與城寨相應彼或小至則使熟戶蕃兵暨弓箭手與諸寨土兵共力禦之彼欲大舉則必先開舉集之期我之次邊軍馬盡可屬主於堅城以待

君臣相遇傳

卷之三

六

敵之進退沿邊山阪重複彼之重兵必循大川而行先求速戰既勝則敢散兵虜掠過越險阻更無顧慮我若持重不戰則被之重兵川路中芻糧無所繼牛羊無所獲不數日人馬俱困既不敢越險又未能決勝必不得已而散兵虜掠我於山谷中伏精銳以待之使散無所掠聚不得戰欲長驅而來我則使將出奇以躡其後欲保師以歸我則使諸城并力以乘其弊彼將進而無利退而有禍三兩舉勢必敗亡此守策之

得也其三曰元昊巢穴實在河外河外之兵懦而罕戰惟橫山一帶蕃部東至麟府西至原渭二千餘里人馬精勁慣熟習戰鬪之事與漢界相附每大舉入寇必爲前鋒故西戎以山界蕃部爲強兵漢家以山界熟戶及弓箭手爲善戰以此觀之各以邊人爲強所以秦漢驅逐西戎必先得山界之地彼既遠遁然後以河爲限不能深入僅元昊歸款則請假和策以撫之用守策以待之或順而變則有可攻之策竊計陝

君臣相遇傳

卷之三

七

西四路之兵幾三十萬非不多也然分守城寨故每路戰兵大率不過二萬餘人坐食芻糧不敢輕動蓋不知賊人果犯何路其脩常如寇至彼則不然種落散居衣食自給忽爾點集併攻一路故犬羊之衆動號十餘萬以我分守之兵拒彼專舉之勢衆寡不敵遂及於敗且彼爲客當勞而返逸我爲主當逸而反勞我若復用此計使彼勞我逸則取勝必矣臣等請於鄜延環慶涇原路各選將佐三五人使臣一二十人步

兵二萬騎兵三千。以爲三軍。訓以新定陣法。候其精勇。然後觀賊之隙。使三軍互掠于橫山。降者納質厚賞。各令安土。拒者併兵急擊。必破其族。假若鄆延一軍先出。賊必大舉來應。我則退守邊寨。或據險要。勿與之戰。不越旬日。彼自困弊。勢將潰歸。則我復出。環慶之軍。彼必再點兵而來。卽又有涇原之師。乘間而入。使賊奔命不暇。部落携怨。我則兵勢自振。如宥綏二州。金湯白豹折蓋等寨。皆可就而城之。其山界蕃部。去

君臣相遇傳

卷之三

六

元昊且遠。求援不及。又我以堅城據之。以精兵臨之。彼既樂其土。復逼以威。必須歸附。以圖自安。三二年間。山界可以盡取。此春秋時吳用三師破楚之策也。元昊若失橫山之勢。可謂斷其右臂矣。矧漢唐之舊疆。豈今日之生事。此攻策之得也。其四曰。臣等既以三策陳之。又以北戎爲憂。且北戎久強。在後唐日以兵四十萬送石高祖。至洛陽立爲天子。遂與石晉爲父子之邦。邀求無厭。晉不能支。一旦舉起長驅。直抵京師。

虜石少主暨當時公卿。盡室而去。爲中原千古之耻。國家始與之結和。將休兵養民。有所待也。及天下無事。人人懷安。不復有征戰之議。前年北虜驟起。詭謀稱兵。有割地之請。今來元昊欲議和。又欲因而要功。其勢愈重。苟不大爲之脩。禍未可量。且後唐無備。昇丹一舉。直陷洛陽。石晉無備。一舉直陷京師。故戒心于今。驕慢且爲邊城堅而難攻。京師坦而無備。一朝稱兵。必謀深入。我以京師無備。必促河朔重兵。與之力戰。

君臣相遇傳

卷之三

七

彼戰或勝。則更無所顧。直趨潼關。張犯關之勢。至時遣使邀我。以大河爲界。將何以禦之。是京師不可以無脩也。若京城堅實。則戒河朔之兵。勿與之戰。彼不得戰。則無乘勝之氣。欲謀深入。則前有堅城。後有重兵。必將沮而自退。退而不整。則邀之擊之。皆可也。故修京城者。非徒禦寇。誠以伐深入之謀也。漢惠帝時。起六百里內男女城長安。三年而就。唐明皇時。城長安九十里。而就。今約二年而城之。則民不勞而利大。不可

不蚤計也。是日，公與范公指陳於上前，數刻乃罷。元昊既遣賀從勉至，其牒稱天授禮法延祚元年，及云本國大王，爲已據本處國號，無上章表體式。今有函書，內男邦泥定國元卒。聖祖霄上父南朝皇帝，其元卒如古單于可汗之類。南朝使至本國，坐蕃宰相之上。見元卒時，元卒離雲林問聖體萬福。願與南朝百年爲父子，兼契丹遣人到本國，言南朝令梁適言知契丹與彼是親，請諭令早議通和，故遣從勉等來，從勉至

諸臣相過傳

卷之三

手

都亭驛，承受使臣取來書至二府，乃諭以文字各體未正，又名一字犯聖祖諱，不敢進稱男，雖恭順，然亦無不稱臣之理。乃遣邵良佐同往議之。後又遣人至，亦未從朝廷約束。時二府以宿兵已久，姑欲從之。公執爲不可。衆未聽，屢合對於上前。宰相晏殊曰：衆議已同，惟韓琦爲不然。仁宗顧公，公歷陳其未便。上曰：更且議之。公至政事堂，持議益堅。晏殊至，變色而起。公乃退而。上章曰：今西界遣人議和，其患有三。朝廷曾達

意北虜，欲令元昊納款。其荅書云：梁適口陳夏臺之事，已差左金吾衛上將軍耶律祥彰武軍節度使王惟吉齋詔諭元昊，令息兵。况其先臣德昭北朝，曾封夏國王，仍許自置官屬。至元昊亦容襲爵，自來遣人進奉，每辭見燕會，並陞坐於矮殿。今兩朝事同一家，若元昊請罪，其封冊禮待亦宜一如北朝。臣觀邵良佐賊中語錄，乃云：賊言朝廷議和，何必往問契丹。昨吳賊先遣人至保安軍，言爲朝廷差梁諫議適往北朝，令

諸臣相過傳

卷之三

手

本國議和，北朝亦差耶律祥等至本國，故遣賀從勉等持書而來盟。是吳賊因北虜達意而來，及與良佐語，反不承納。又所求稱號，卽於北虜書中事體相違。此事固有疑。若朝廷且務休兵，許其不臣，契丹聞之，必然別索名分。既不可屈，則恐因此爲名，再陳誓約。此一患也。若只許冊爲國主，畧增良佐所許歲遺之數，朝廷更不差人，只令來人齎詔而同，恐賊未副所望，則謂朝廷已與之絕，必忿而興兵。北虜亦謂阻其來意，

緣此生事，此二患也。若再遣人齎詔諭以封冊之禮，不可異於北朝，更優增良佐所許之數。賊既從命，則契丹以爲已功，遣使來賀，或過自尊大，或頻有邀求，久則難從，此三患也。朝廷始欲假契丹以制元昊，事未可知，而三患已形，勢不得已，則莫若擇其輕者行之。其欲呼爲吳祖，及自稱年號，又遣使到彼參於殿上，與陪臣爲列，此終豈爲便？望且令中書樞密院再三論難，使朝廷得大體，契丹無爭端，以此議和，庶爲得策。

君臣相遇傳

卷之三

重

朝廷遂遣大理寺丞張子奭往與之議。子奭回元昊雖復欲稱臣，然歲乞賣青鹽及增歲給之數，公又言子奭嘗論西界令盡還前所侵延州地，然未聽從，此於朝廷所係者大。且栲栳塞門安遠黑水等寨，自爲賊所破，直至延州，更無障蔽。其承平長寧南安等寨，亦當時倉卒棄之。今若遂不修復，則斥候至迫，而邊民不敢耕殖，豈得爲延州之利乎？又聞賊更欲每年入中青鹽十萬斛，今只以解鹽半價約之，已及二十餘萬。

貫并所許歲幣，僅四十餘萬，此乃與北虜之數相當。議者又欲許其入中青鹽，却復所侵邊地。臣竊思之，亦恐未爲全計也。緣青鹽只於保安軍入中必難盡易，當須官自輦置別州，且疲弊之後，可復興此勞役乎？自來沿邊熟戶與西界蕃部交通爲常，大半以青鹽價賤而味甘，故食解鹽者殊少。邊臣多務寬其禁，以圖安輯，惟漢戶犯者，坐配隸之刑，曾無虛月。今若計入中青鹽，其計官本已重，更須增價出賣，則恐沿邊蕃

君臣相遇傳

卷之三

重

漢盡食西界所販青鹽，無由禁止。解鹽之利，日漸侵削，而陝西財用不得不屈矣。是使西賊蓄銳俟時，禍變不測，其勢必然。今急於議和者，但見目前苟且之利，而不顧貽患於國家。欲乞朝廷熟慮今來所許歲幣已厚，須是盡還延州侵地，方與約和。其欲入中青鹽，決不可許。若西賊緣此未肯納款，即乞早議修復，侵廢城寨爲一路，經久保守之計。其後夏州又遣張延壽等來，使人凡五至闕下，元昊卒稱臣，進納栲栳鐵乃

南安承平四寨，朝廷止增歲幣，不許通青鹽，封冊爲夏國主云。公以西夏講和之初，邊防當有

此奏不可少

處置，乃言朝廷已封冊夏國，又契丹以西征回來告，當此之時，若便謂太平無事，則後必有大憂者三。若以前日之患而慮及經遠，則後必有大

大利者一。請略言之。自羌人盜邊以來，于今七

年，小入大至，未嘗挫其鋒。今乘累勝之氣，而與朝廷講和者，得非凡軍輿之物，悉取其困人而

所獲不償所費，又久絕在邊和市，上下困乏，故

君臣相遇傳

卷之三

言

暫就稱臣之虛名，而歲邀二十萬之厚賂，非爲得計耶？且契丹勢素強，而夏人尚敢與之抗衡。若使其歲享金繒，及和市之利，國內充實，一旦我之邊備少弛，則必有窺圖關輔之心。此臣所謂後必有大憂者一也。契丹昨以羌人誘致邊民，遽往討伐，既不得志而還，見朝廷封冊曩霄，其心必固不樂。近譯者傳契丹國人語云：往河西趣沙漠中，所得者唯牛羊爾。若議南牧，則子女玉帛不勝其有。臣恐契丹異日，或更有邀求，

或請絕西人之和，以隳盟誓。且河北兵驕不練，忽爾奔衝，則必震動京師。此臣所謂後必有大憂者二也。又昔石晉假契丹之力，以得天下，歲則遺繒帛三十萬，今朝延歲遺契丹五十萬，夏國二十五萬，使二虜日以富強，而國家取之於民，日以賡削，不幸數乘水旱之災，則患生腹心，不獨在二虜。此臣所謂後必有大憂者三也。昨契丹自恃盛強，意欲平吞夏國，舍卒與師，反成敗衄，犬戎之性，切於復讐，必恐自北交兵未已，

君臣相遇傳

卷之三

言

且夷狄相攻者，中國之利。此誠朝廷養謀觀釁之時也。若能內緝紀綱，外練將卒，休息民力，畜歛財用，以坐待二虜之弊，則幽薊靈夏之地，一舉而可圖。振耀威靈，彈壓夷夏，豈不休哉？此臣所謂後必有大利者一也。臣願陛下深思夫大憂而取大利，則爲天下之福。今范仲淹富弼往河東河北經制邊事，必有所陳。然臣久在陝西，敢陳陝西合措置事。且鄜延環慶涇原秦鳳四路，雖罷招討使，而邊備不可弛，請仍選有才幹

近臣爲之主帥特降手詔委之久任使其經營
一方以脩羌人讎覆之變又四路所駐兵十分
中宜留六分在邊二分令東還二分徙屯近裏
州軍其鄜延路徙屯河中府環慶涇原路徙屯
邠州水興軍秦鳳路徙屯鳳翔府逐路分鈐轄
一員駐泊都監二員與逐處知州同行訓練而
本路仍領之非有事宜不得輒抽動其徙屯軍
馬處知州才官輕者請選人代之又四路所抽
就糧土兵請委逐路帥臣相度歲分兩番留一
番臣相遇傳

卷之三

美

番在邊一番放歸本處不唯減節選上糧草兼
使無久戍之勞又陝西州軍經南郊賞給之後
官帑倒皆空虛今范仲淹若過陝西宣撫則又
有軍間特支徒益所費若臣策可行陝西亦別
無處置不必仲淹更往也復見諸路昨招收宣
毅兵僅十一萬然朝廷物力未充何以贍給况
閭里竊發自有巡檢縣尉可以捕捉若防群盜
只當益屯一路都會之地不必每州盡要防軍
其宣毅兵欲乞河北河東外其京東京西淮南

兩浙江南荆湖福建等路每指揮可減以三百
人爲額後有闕卽招填之今天下兵冗不精耗
蠹財用陝西河東河北京東州軍已曾差官揀
選其餘路亦請選近上內臣分往揀選所貴冗
食可蠲而經費可給也上悉施川其言

君臣相遇傳

卷之三

毛

宋忠獻韓魏王君臣相遇家傳卷三

不忠獻韓魏王君臣相遇家傳卷之第四

明翰林院庶吉士武進後學鄭鄆評點

八月以公爲陝西宣撫使知制誥田况副之初西夏方議講和公以謂邊備不可弛請與范公互往陝西既命范公陝西宣撫俾未行而移文治事范公又奏河東亦當爲備仁宗謂任中師嘗知并州今可往亦好范公未須行公言賊請和無它則二人遙領宣撫之事可矣彼若未副所望必乘忿爲邊患當速遣仲淹河東則臣方

君臣相遇傳卷之四

一

壯可備奔走不煩遺宿舊大臣上於是罷中師行以公代范公往陝西范公宣撫河東未行而請益兵數萬屯河陽蒲中及以兵從公以爲不必請兵上前議未合退於殿廡中范公猶爭以非益兵不可公曰若爾則某乞自行不用朝廷一人一騎范公色忿欲再請對以道公語會杜祁公富公皆贊公說卒不發兵范公亦不以爲忤也公既至關陝屬歲大饑羣盜嘯聚商號之郊張海郭貌山党君子范三李鉄槍者爲之渠

率衆稍相合涉京西界劫掠州縣環遶虢州廬

氏之東洛陽長水之西脅從者僅千餘人繼而光化軍宣毅卒叛五百餘人負寨邵興爲之長至商於灤口衆已千餘人與永興東路都巡檢使上官珙遇珙與戰失利珙之餘軍以失主將悉潰散於藍田界上藏匿山谷間邵興又距商百里揭榜招誘本州鎗錢監重役配兵約二千人皆鄜延涇原失陷主將正軍及韓澧岳鄂累作過人配隸籍中商號藍田馳急報於延雍而

君臣相遇傳卷之四

工

師臣未有所處會公入關尋遣屬官薛向乘傳往商於料簡錢監役兵其舊係沿邊禁軍卽令却歸元配州軍仍隸籍冊澧岳鄂州壯健役兵並押赴陝府填龍猛龍騎壯勇闕額興誘致之謀遂不聞文有不當者亦對上指陳以實同列多不悅獨仁宗識之曰韓琦性直監進奏院蘇舜欽因本院賽神聚飲預會者皆當世聞人舜欽宰相杜衍之壻御史以故極論之事下開封府劾治上夜遣宦官散捕同飲者送獄翼日公

對曰、夜來聞遣內臣、遶京師、捕館職、甚駭物聽、此事、但付有司、自有行遣、陛下自卽位、未嘗爲此等事、今日何至如此、上悔見於色、在朝姦邪者、旣欲因奏耶事、傾正人、宰相章得象、晏殊、不可否、叅知政事、賈昌朝、陰主之、張方、平宋祁、王拱辰、革皆同力、以排、至列狀言王益柔、作傲歌、罪當誅、益柔、范公所薦、試館職也、中書方進稟此事、公徐進曰、益柔狂語、何足深校、方平等皆陛下近臣、今西方用兵、大事、固不少、不聞畧有君臣相遇傳

卷之四

三

論列而同狀、攻一王益柔、此亦其意、可見也、上意釋然、富弼河北宣撫、還至都門、除知鄆州、公上疏曰、臣伏觀前月二十九日、杜衍、范仲淹、富弼、並罷政事、出補外任、臣竊謂陛下用杜衍、爲宰相、方及一百二十日而罷、此必陛下見其過失、非臣敢議、范仲淹、以夏人初附、自乞保邊、朝廷因而命之、固有名矣、至於富弼之出、則所損甚大、臣始不敢容易奏陳、慮言事、臣僚與縉紳高識之士、必有爲陛下別白論列者、數日觀聽

畧無一人啓口、得非惜身畏禍人之常情、臣受國重恩、備位樞輔、若事有干國家之大計、惑天下之耳目、豈可偷安固祿、隱而不言、竊見富弼大節難奪、天與忠義、昨契丹領大兵、壓境致謾書於朝廷、倉卒之間、命弼使虜、弼創老母之愛、蹈不測之禍、以正辭排屈強虜、卒復和議、亡身立事、古人所難、故近者李良臣自虜來歸、盛言虜方自虜主而下、皆稱重之、陛下兩命弼爲樞密副使、皆弗有其功、辭避弗受、逮抑令赴上、則君臣相遇傳

卷之四

四

不顧毀譽、動思振緝紀綱、其志欲爲陛下立萬世之業耳、去年秋、北虜黠集大兵、聲言討伐元昊、朝廷未測虛實、弼以河朔邊備未設、又自請行、于今在外、已是半年、經久禦戎之術、固已畜於胸中、事畢還朝、俯及都門、未得一陳於陛下之前、而責補閑郡、外人不知得罪之因、臣亦痛弼有何負於朝廷、而黜辱至此、臣恐自此天下忠臣義士、指弼爲誡、孰肯爲國家之用、所損豈細哉、臣固知朝廷成命、不可追改、然尚有一策

可救其失。願陛下試加詳擇。臣竊見近日李用和多疾。陛下欲召李昭亮赴闕。管幹本司公事。而武臣中求一代昭亮者。皆難中選。臣謂陛下不若因此改弼知定州。仍兼總管之職。遣一中使宣諭。令赴闕奏河北公事。畢赴任。俟其陞黜慰而遣之。弼素稟忠義。感此恩遇。唯思效死。豈敢更以內外職任爲意。別有論列。如此。則是朝廷以北事專委富弼。以西事專委仲淹。使朝夕經營。以防二虜之變。朝廷實有所倚。又北虜素

君臣相遇傳

卷之四

五

知弼之威望。亦可以杜其輕發之志。若無事則棄於閒郡。有事則責令扞邊。不惟措置後時。亦是國家失體。臣所以不避朋黨之疑。思一寤於聖聰者。蓋以臣下朋黨。本求進身。今臣叨竊寵任。班著已優。不能惜事。寡言隨衆上下。漸圖進用。而救辯得罪之臣。自取禍患。臣爲朋黨。不亦拙乎。願陛下察臣此心。則朋黨之疑自解。兼近日臣僚多務攻擊忠良。取快私忿。非是國家之福。唯陛下久而察之。不報。公前在秦州。嘗言與

永洛城不便。會公歸朝。宣徽使鄭戩爲四路招討使。主靜邊寨。主劉滬議奏於朝。遣屬官著作佐郎董士廉同往城之。公宣撫還。奏曰。今朝廷未能討伐元昊。則爲守禦之計。修建城寨。遇賊至清野以待之。當不戰而自困矣。臣自涇原路相視城寨。類當營葺。然鎮戎軍及山外弓箭手。去年差役修城。已有勞苦之嘆。若今春止令增築所居城堡。必自無辭。如聞更修生戶。獻永洛城。頗爲未便。蓋永洛城通秦州道路。自涇原路

君臣相遇傳

卷之四

六

新修章川堡至秦州床穰寨百八十里。皆生戶住坐。止於其中。通一徑。須築二大寨及十小堡。方可互爲之援。其土功自以百萬計。仍須採山木以修敵棚。戰樓。解舍。軍營及防城器用。雖卽營就。又須正兵三四千人。更歲積糧草。始能屯守之。其費若此。止求一日以通秦原之援兵。兼去儀州黃石河路。才較兩驛。况劉滬昨已降。永洛城一帶生戶。近李中和又屈伏隴城。川蕃部各補職名爲熟戶。若進援兵。動不下五六千人。

諸小蕃族豈敢要阻、是則雖無永洛之援、官軍亦可往來、且近邊城堡切於保聚人民、尚力有未及、何暇於孤遠無益之處、枉勞軍民乎、請就差劉滬李中和為涇原秦鳳路巡檢、令每月互領兵於永洛隴城川習熟所通之道、以備緩急策應、仍下陝西四路總管司、涇原路經畧司、且併力修葺逐處木了堡寨、其永洛城候向去別奏聽旨詔從之、既而罷四路招討使、改知永興軍、戡乃坐前帥移文飭疑是滬等督役如初君臣相遇傳卷之四 七

廉贖金而已、士廉詰問訟其事、是時公與范公富公杜公欲盡革天下弊事、而小人權倖皆不可無便諸公既相從皆罷去、公亦自謂迹不安矣、因自請補外、五年三月以資政殿學士知揚州、轉給事中、州自偽命楊行密以軍儲乏、於民常稅之外、借取其半、借者不載稅籍、公謂聖朝不當有無名之歛、請為蠲之、公在陝西屢陳天下置義倉不便、至此始有詔罷之、已輸之粟、令悉歸官廩、公謂非當日建倉之意、於民失信、請盡發以賑貧乏、七年五月、徙知鄆州、京東素多盜、捕盜之法、以百日為三限、限中不獲者皆抵罪、盜未得而被刑者甚衆、公請獲它盜者聽比折除、過捕者有免刑之路、故盜多獲、朝廷著為天下法、至今用之、十一月、貝州妖賊王則據城反、河北用兵、十二月、除公知真定府、貝州府鎮之士卒、敗圍者、賻賞於家、涅孤兒使繼衣廩有功、得補將校者數百人、已降宣補置、在逐指揮河北安撫使賈昌朝、因一處小有語言、乃請已授

宣軍員一齊更易已得旨施行公言今兵驕易
擾當鎮靜以彈壓苟動有疑畏則上下不寧矣
列校就職已安不可紛然遷徙願如舊以安衆
心從之北寨谷口有連虜界者山林舊禁採伐
後於寨南三十里悉禁之民不爲便公聽樵採
如故八年四月河北置四路安撫使都總管知
定州前此守臣皆武臣安于無事循尚姑息兵
頗驕縱公至則修明軍政剷除宿弊士卒犯令
情涉暴橫者立斬以徇連營惕息皆就律有詔

君臣相遇傳

卷之四

九

士兵闕都頭以上皆自京差補公謂士卒習藝
有階級進遷之望一旦窒其路於軍制未安力
請得如舊法近制諸軍在緣邊而止命者徒家
屬於內地蓋防入於化外公曰一身犯法未必
皆逃虜中使父母妻子流離千里之外轉戍道
路有足矜者奏不得徙考李衛公遺法爲方圓
銃三陣以教兵於是軍聲震河朔裨將如狄青
輩熟聞教戒後亦爲名將先時契丹入漢界爲
寇吏輒禦捕則以引惹得罪故劫掠居民不已

而官司莫敢禁止公先以帥檄移虜中使約束
部下尚不聽乃飭邊吏以時掩殺之朝廷亦聽
公如此自是虜寇莫敢犯寨會大水歲饑公夙
夜竭力以修荒政廣儲救粟設區處以待流徙
之民遠近歸之如市又募其壯者使治城隍至
春復給路糧遣歸舊業全活者不可勝數優詔
褒美畧曰都轉運司吳鼎臣等奏去年河北艱
食人戶流徙卿多方擘畫全活人命及五七百
萬並歸本業蓋是卿用心拯救朕甚嘉之河北

君臣相遇傳

卷之四

十

安撫司戒邊城禁民毋得市米出門過四斗者
坐之公曰諸門豈能日以斗升較之哉况雨熟
戶亦吾民何可不恤也命勿禁時宦官楊懷敏
管幹河北屯田澹泊奏禁定州西北山林不得
樵採旣而督州縣百詬河北以此巡邏日益嚴
犯者輒置于法邊人或徙居它處公奏曰比朝
廷欲禁近邊山林不許斬伐以杜戎人人寇之
路是時并以近裏淺山耕熟之地槩行禁止致
邊民遽然失業今薪炭翔貴翻令虜人乘時以

取厚利、臣遣官行視可禁之處、去虜境尚五六十里、亦可廣爲防蔽、已別定可禁之地、揭榜諭民、非今所禁者、任採伐之、先是公在真定、已開北寨山林、至是又除此禁、民得地六百餘里、民心莫不悅、而便之、唐縣四山口、舊以下戶二百人主巡守、公悉遣禁卒代之、得歸農業、皇祐元年、七月上、思念執政舊臣、諭政有令推恩、於是十餘人並進官、公與富公方領安撫之任、同除資政殿大學士、二年、明堂、授禮部侍郎、三年、八

希庵相遺傳

卷之四

士

月、除觀文殿學士、再任河北、自慶曆八年、沿邊始廢見錢入中、而以茶鹽香藥見錢作四說、近裏州郡、即依康定二年敕作三說、由是便糴州軍、積滯文鈔至多、商賈不行、又爲富室賤價收膏、轉取厚利、以至穀價增貴、米斗七、百、甚者千錢、公以軍儲漸窘、言四說三說之法不便、前後章十上、至是始有詔河北沿邊入中糧草復行見錢之法、衆議皆以爲便、公在定久、民德公深、數州之民、詣闕擗登聞鼓、乞立公生祠、時雖不

許、迨公薨、定州競爲公廟、後又有詔、載於祀典、五年、拜武康軍節度使、河東路經畧安撫使、知并州、入境罷前帥所興不急之役、宦官廖浩然爲走馬承受、誣奏前帥李昭亮、因移成德軍、公奏曰、臣至此察訪浩然所言多誣罔、近差侍禁馮靖同承受浩然忌其廉潔、無名奏納、朝廷亦移靖它路、今浩然誣逐一大帥、又望風誣逐一同職官、朝廷略不辨證、皆從其請、官吏皆憂歎不安、按浩然性貪恣不法、狀甚多、願召還使保

希庵相遺傳

卷之四

主

全、不爾、臣將行法矣、仁宗俾代歸、勅本省報之、契丹侵我天池廟、公使禪將蘇安靜諭之曰、爾嘗求我修池神之廟、得爾國移文、今固在、曷見侵也、虜不服、安靜以移文示之、乃服而去、又侵我聖佛谷、朝廷與之、旣以黃蒐山麓爲界、乃侵不已、公又使安靜與之爲約、揭石塹地而限之、後虜人遣蕭滌吳湛來言黃蒐山之界、已守約不敢渝、此後南北界、願各謹封畧、以公文授館伴使張昇、昇以生事不敢受、往白政府、時公爲

樞密使諡昇曰、虜辭服矣、宜速受之、異日要切之據也、太宗朝潘美爲帥時、虜未講和、頻出寇抄、並邊之民甚苦之、美乃悉令內徙、空此田以爲禁地、歐陽修嘗奏乞耕之、朝廷就委宣撫使范公相視、時明鎬爲并帥沮止之、公曰、此皆我腴田、民居舊迹猶存、今虜日加侵、苟失不耕、是將遺虜也、乃以代州寧化軍如岢嵐軍例、去北界十里爲禁地、自餘地就委鈐轄蘇安靜實舜卿與兩州通判召募強壯之民、刺爲弓箭手、給君臣相遇傳

卷之四

主

邊人戶彫殘謀利之臣、不識馭邊體、乃興酒禁、失人心、公請除之、詔既從、又以府州相望、咫尺人情事體皆同、亦當弛禁、未報、至公在中書、因拾享赦書亦罷之、又論河東一十四軍州、諸縣人戶稅外、每年更有額定和糴糧草萬數、浩瀚民間不勝其苦、自來官中每米一碩支錢三百文、省作四停支遣、內一停見錢七十五文、三停支茶二百二十五文、約實賣得三十七文五分、每石實得一百一十二文五分、每草十束支錢一百、內一停見錢二十五文、三停支茶七十五文、約實賣得錢一十二文五分、每十束得錢三十七文五分、人戶所得至微、錢茶零碎、又每次直候差衙前於晉潞等州般到茶貨、多是隔年方行支散、人戶各有農業、不能一一等候、亦不能計旁紐筭、錢茶分數、逐年盡爲豪販之家、就賤收買、却作人戶交鈔赴官請茶、却將往晉潞州入中筭請禁引、又獲厚利、人戶所得十無一二、上件稅外、額定糧草雖名和糴、其定白配人

卷之四

主

戶、公乃會所支錢茶之數、實可糴米若干、欲止令納實糴之數、更不支錢茶、官自糴粟、時主計者以行之已久、未可遽改、後公在中書、請革此弊、乃詔三司自來河東路和糴根草支一分見錢、三分茶、自今並以見錢給之、公以天下里正衙前爲弊已久、因奏曰、州縣生民之苦、無重於里正衙前、自兵興以來、殘剝日甚、甚至有婦母改嫁、親族分居、或棄田與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單丁、規圖百端、以苟脫溝壑之患、殊可

希臣相遺傳

卷之四

五

痛傷、國朝初置里正、主催稅、及預縣中差役之事、號爲脂膏、遂令役滿更人、重難衙前、承平以來、科禁漸密、凡差戶役、皆令佐親閱簿書、里正止令代納、逃戶稅租、及應無名科率、亦有未曾催稅、已勾集上州主管綱運、又每鄉被差踈密、與物力高下不均、假有一縣甲乙二鄉、甲鄉有第一等十五戶、每戶物力及三千貫、乙鄉有第二等五戶、每戶物力及五百貫、卽甲鄉十五年一役、乙鄉五年一役、富者休息有餘、貧者敗亡

相繼、豈朝廷爲民父母之意乎、請自今罷差里正衙前、只差鄉戶衙前、令轉運司將逐州軍見勾到里正衙前人數、立爲定額、令本縣令佐將五等簿於一縣諸鄉中、第一等選一戶物力最高者爲之、如更差人亦倣此、若甲縣戶少而後蕃、卽權許於乙縣戶多而役希處差、簿書未盡實、而願決戶者、亦聽其稅賦、只令戶長催輸、以二年一替、於是下京畿河北河東陝西京東京西轉運司相度利害而皆請如公所議、便、遂詔

希臣相遺傳

卷之四

六

罷天下里正衙前、先是公爲樞密副使、言并益州素號大府、昔朝廷責其叛命、遂降州名、今四海一家、皆被聲教、獨此二郡、尚以惡逆貶之、士人常以爲耻、宜因赦恩、俾復舊號、不報、至此上奉太宗御容安於并之統平殿、公因又言太宗皇帝以劉繼元請命後時、毀太原舊城、徙其民於唐明、因降州爲軍事、于今州不書勝、門無樓、不立戟、至此幾八十年、當時助紂之民、淪沒殆盡、後之子孫、奉賦役沐聖化、與四方同、今儀衛

入境士民歡呼願因此時與除降賊之迹以慰衆心章既上翰林學士胡宿曰昔高辛氏之二子不相能也堯遷閼伯於商丘主火而商爲宋星遷實沉於台駘主水而參爲晉星國家受命始於商丘王以火德又京師當宋之分野而并爲晉地參商仇讐之星今欲崇晉非國之利也自宋興平僭僞并最後服太宗削之不使列於方鎮八十年矣謂宜如舊制公議逐格後爲公相卒因裕享赦恩復二州爲太原成都府焉師

相臣相遇相

卷之四

三

府歲遣將統內郡兵戍河外謂之防狄公曰羗人服命久矣平時徒耗邊廩寇來當預知罷不遣又請三路兵每遇春秋大閱武藝絕倫者與免軍中諸役將稟有闕克補之從之大通監西冶歲鍊青鉄十餘萬所用礦炭錢糧自劉繼元於交城縣直取於民所積鉄已數百萬可支百年川公請權停典扇五七年詔從之河東俗雜羗夷或者燔而後瘞貧者寄骨佛祠中歲久盈積不可勝數公下令開諭自今毋得燔爲買田

近郊立表四隅爲園刻石若令使民得葬於園中自是風俗遂變公屬疾奏乞太醫齊士明而翰林醫官院言士明當診御脉不可遣上曰韓琦吾重臣也立命內侍賈昭齊挾士明來視之公因以疾乞上旄節守便郡命以節度使知相州并人環擁號泣者萬計盡日不得出郭門至有毀橋斷路隨數驛然後還者相州利城軍鉄冶四十年前鉄礦興發山林在近易得礦炭差衙前二人歲納課鉄一十五萬斤自後採伐山

君臣相遇傳

卷之四

六

林漸遠所費浸大輸納不前後雖增衛前六人亦敗家業者相繼本州遂於六縣中白差上等入戶三十家充軍戶更不興廩止令歲納課鉄民甚爲苦公奏停之又論河非諸州當權鹽之初以官鹽散坊郭主客戶令納見錢及鹽法通行其鹽錢遂爲半額而不除主戶則尚能隨屋稅納官客戶則逃移莫知其處但名掛簿書而已遂差坊正五七人直令認納謂之客戶乾食鹽錢人皆陪錢百餘貫歛之無名良可矜憫請

應河北客戶乾食鹽錢令坊正陪納者特蠲除之詔從之

君臣相遇傳

卷之四

九

宋忠獻韓魏王君臣相遇家傳卷四

宋忠獻韓魏王君臣相遇家傳卷之五

明翰林院庶吉士武進後學鄭鄆評點

至和三年七月疾既愈召爲工部尚書三司使將上道除檢校太傅充樞密使溪洞蠻彭仕義納厥子師寶之妻師寶乃與子投辰州告父之惡且言將謀叛轉運使李肅之等遂領兵討之自是入寇不已又遣寶舜卿等經制之自此已數歲矣仕義方乞復通貢奉却欲得投來子孫二府合議宰相文彥博呼吏擬奏許仕義貢奉君臣相遇傳卷之五

如舊却令送還二子公聞之竊哂彥博正色曰且聽彥博處置何笑耶公曰此事未安二子既還則爲魚肉矣他日朝廷何以來蠻夷也遂議遣殿中丞雷簡夫往議之先約勿殺師寶俾知龍賜州然後許就降仕義乃聽命納款荆湖之間無事公以樞密院圖籍紛亂無紀次不可考究乃奏曰歷古以來治天下者莫不以圖書爲急蓋萬世之根本後世之模法不可失也恭惟我宋受命幾百年矣凡機密圖書盡在密院而

散逸竄朽多所不全。至于近歲文書欲求證用已不可得。臣此到院。因北果爭寧化軍地土。令檢北界朔州牒寧化軍稱天池廟係屬南朝。當日無牒。累月檢之不獲。及因西人理會麟州疆界。亦尋慶曆中臣在院日。與西人商議納款始末文案。亦已不全。以此知機要文字從來散失甚多。請差官於諸房討尋編錄一本進內。一本留樞密院聽以備經久之用。於是自建隆以來以歲月先後事類相從而纂集之。得祖宗御筆君臣相遇傳卷之五。二

所裁則悉上之。總千餘帙。後至中書亦行之。又言內外文武官俸入添支并將校請受雖有品式而每遇遷徙須由有司檢勘中覆至有待報歲時不下者。請命近臣就三司編定為祿令。又以所給驛券皆未有定例或多少不同乃會萃名數而纂次之為驛令。頒天下。三司吏自此不得復弄文移為稽留賂賂自絕。又奏曰嘗覽前代見兩漢之世其於鰥寡孤獨老眊篤癯之民每詔郡國則必哀憐軫惻間有粟帛之賜故大

漢之德感人之深不獨當時之人思愛不已至於後世亦嗟嘆而稱美之陛下紹祖宗積累之業至仁至慈視天下之民猶父母保赤子唯恐其有傷也豈愧于二漢哉但賑恤之事議者有所未至耳請罷鬻諸路戶絕田募人承佃以夏秋所輸之課給在城老幼貧疾不能自存者乃詔天下置廣惠倉仍俾諸路提點刑獄司專領之歲終具所支納上三司十萬戶以上留一萬石七萬戶八千石五萬戶六千石二萬戶三千石萬戶二千石不滿萬戶一千石有餘則許鬻之熙寧中天下方散青苗錢河北提舉官王廣廉乞併廣惠入常平以廣青苗之本此倉遂廢公又言朝廷頒方書諸道以救民疾而貧下之家力或不能及請自今諸節鎮及益并慶渭四州歲賜二十萬餘州軍監十萬委長吏選官合藥以時給散從之又以天下見行緡勑自慶曆四年後距今十五年續降四千三十餘條前後多抵牾請命刪定為嘉祐緡勑迨公為相又專

君臣相遇傳

卷之五

三

總領後屢修編勅而議者以嘉祐為詳平又請稍出內帑錢糴粟數百萬實邊備遣官汰三路病弱不堪出戰馬發在京估馬司歸羣牧司以絕券馬艱阻之弊豐州古九原也與麟府鼎足向為羌人所破公建遣郝質王慶民郭訥修復之嘉祐三年六月文潞公罷相富鄭公遷昭文館大學士拜公次相制曰亮成天工實繫于宰職緝熙王道允寄於賢才矧久服于機廷且周知於治體俾正中階之象用膺次相之文既考

君臣相遇傳 卷之五

四

師言復涓剛目式揚孚號誕告庶工推忠協謀佐理功臣樞密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傅行工部尚書上柱國南陽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七百戶食實封一千四百戶韓琦志度純深才致高妙行足厚于風俗言必合于典常立于本朝毅然懷體國之色訪以大略直哉有匪躬之風義者猶俗擾邊勁兵宿野始仗指蹤之略邁升基命之司功濟西師得關中之感悅策留樞府底河外之附輸間從書殿之華就寵師干之拜

持中山之帥節臨大南之盛秋寂無邊虞深得戎重召言還國申命登樞總是煩機乃茲舊物謀而鮮過慮不及私備挹猷為聲宣忠力文武參試固亮節之卓然台宰對司在至公之允若是用參之龜策付以機衡仍登書殿之名更拓土田之賦於戲寅亮天地之化調序陰陽之和衡石無心以平而為體豪籥有道以虛而為宗勉思此言同底于治可特授依前行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加食邑一

君臣相遇傳 卷之五

五

千戶食實封四百戶此亦要務中書習舊弊每事必用例諸房吏惟意所去取公令刪取五房例及刑房斷例除去冗謬者為綱目類次之每用例皆不可隱非所載者吏亦不得用自是諸吏不能擅高下崇本院白本書歲久多蠹又散失不全乃于館閣自擇儒臣一員充編校官據崇文總目收聚遺逸刊訛謬而補寫之又以黃紙為別本以絕蠹敗命姚闢蘇洵編纂禮書成百卷號曰太常因革禮選官分詣諸路寬恤民力均定田

稅天下河渠事舊三司置案主之因大河屢決
公謂非專置職守無以責任乃修舊制置都水
監罷武吏為提點刑獄川廣福建等凡十一路
增置轉運判官一員治亭前進擬赦書條目極
多惠澤及民甚廣及宣赦果咸稱前後赦恩未
常如此命諸路九宗廟諱遣學行尤異者續食諸京
師館于太學試舍入院差次授官進士高第三
人常循列不次進用欲使增資任以養人才緩
進之以觀自效自第一人而下人仕之恩率差
希臣相遇傳卷之五 六

崇義公給田一頃凡祭享所須悉從官給以法
堯舜國賓春秋三統之義又以示存亡繼絕以
廣繼嗣之福也自唐建中始有茶禁近歲為患
尤甚官受濫惡而民間私藏盜販犯者實繁嚴
刑重誅無有虛日於是降詔盡弛此禁俾通商
利歷世之弊一旦除去天下莫不稱頌諸州牧
馬草地馬少而開田多往往為民侵耕遣職方
員外郎高訪詣河北標定除留牧放外餘田聽

下戶請佃乃得利田三千二百五十餘頃歲得
穀十一萬七千餘石絹萬三千二百餘匹草十
六萬一千餘束又秦州永寧寨元抄市參馬之
處後修古渭寨絕在永寧之西而蕃漢多互市
此間因置買馬場凡歲用緡錢十餘萬蕩然流
入虜中實耗國用乃復置場于永寧而罷古渭
城買馬委薛向領陝西監牧專以馬政責之公
在定武日見澧水之弊屢陳於朝終為屯田司
所沮不得行至此乃奏曰朝廷與北虜通好以
希臣相遇傳卷之五 六

來屯田一司專以內臣參領邊陲無事唯務增
展澧泊以為勞績每歲入奏優得轉遷相繼者
務廣於前典作不已至堰斷澧沱沙澧等九河
下源不令入海盡灌邊吳累又堰徐河以諸保
州西沈苑泊水每歲夏秋水之際澧水漲溢
浸壞邊民廬產不可勝計使生者無田可歸死
者無地可葬皆謂朝廷殊不顧惜怨入骨髓又
順安軍界有十洪橋牙家港兩處是從來出洩
澧水入北界三臺小李村之處近年復以硬堰

閉塞、唯務漕泊渺瀰、邠令北界人戶、皆免水患、措置顛倒、無甚于此、兼保州是宣祖皇帝鄉里、彼處有宣祖皇帝先達墳塋、及民間所謂天子巷者、爲漕水滄浸、每聚雨暴漲之際、此兩處人皆行舡網魚、而懼屯田司、事勢無敢言者、臣先嘗遣知保州趙滋相視、頗知其利害、願更遣臺省官往彼、同議其經久之計、詔遣三司鹽鐵判官楊佐管幹屯田司張茂、則與趙滋同擘畫以聞、佐等乃言保州界徐河見于河身內築堤截

君臣相遇傳

卷之五

八

斷水勢、灌注沈苑泊、每至夏秋山水泛漲、滄浸民田、及逐年衝注破沙堤口子、一槩滂沫人戶田苗不少、今欲於截河堤修作石水限、通流夏秋漲水入舊河流行、兼約留得居常泊水、詔從之、六年八月、富弼遭母喪、力辭起復、進公上宰相曰、禮戴六卿而莫先冢宰、書稱四輔而莫重前凝、蓋地隆者付畀益嚴、職近者責任彌大、苟非全德、曷副具瞻、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佐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行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上柱國平陽郡開國公食邑六千七百戶食實封二千二百戶韓琦有實重之資而濟之以敏、有方殺之氣而守之以和、左右歷年、夙夜一節、至于弛國之禁而惟刑之、卹均民之賦而惟力之紆、茲太平之本、原寔真宰之事業、若特茂績、宜服寵嘉、是用進司寇之聯、正中台之位、監視史筆、譯修梵文、陪光宗戶封、增衍真賦、於戲、授受之際、茲謂不虛、譬諸濟川、汝惟舟楫、如彼作室、汝惟垣墉、往其欽哉、祇

君臣相遇傳

卷之五

九

率朕命、可特授行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潤文使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公以祖宗之初本支未廣、今諸邸蕃衍、前世未有此比、而但處之諸宅、略無措置、甚非永遠之法、當參酌唐制、使補外官、屢請下有司以議典禮、事未及行、而值昭陵變故、治平中邵必蔡抗復以爲言、中書已具換官格目擬進、而英宗不豫、後神宗熙寧初卒行之、立考校監司殿最之法、令考課院爲上

中下三等上之、諸路守令有清白不撓而實惠
及民者、委安撫司保薦於朝、俾令再任、刑法寺
天下歲上獄淹繫者多、命月具所斷以聞、詳議
詳斷官仍委審刑院大理寺輪舉之、既已督責
天下吏職、固亦無滯留、又欲推廣上之仁德
使及微細、考尋天禧初嘗於京門外四禪院買
地以瘞無主骸骨、官給錢六百、幼者半之、後因
循不復給錢、而死者暴露于道、見者閔傷、乃舉
舊制行之、七年十二月、仁宗召從臣於天章閣、
君臣相過傳卷之五

卷之五

十

觀三朝瑞物、復燕羣玉殿、酒行、上宣諭曰、天下
久無事、今日之樂、與卿等共之、宜盡醉、因召公
至御榻前、別賜一大卮、又出禁中名花以金盤
貯香藥、令持以歸、故公和御製詩曰、流霞仙飲
罷、又賜一盃醪、後數日、仁宗上仙、公定大策、人
皆以謂前日酌公、如意有所屬也、故公爲仁宗
哀冊文有云、因驚此會之非常、似與羣臣之敘
訣也、初仁宗在位四十一年、皇嗣未立、天下共
以爲憂、公始召爲樞密使、因上章乞內中建立

書院、擇宗室賢才者升于內學、願聽斷之暇、時
賜臨幸、以觀其器識、時欲先以此請、感動上心、
及爲首相、謝日、卽具手疏曰、竊見近歲以來、內
外忠孝之臣、皆以陛下臨御四海三十餘年而
皇嗣未育、天下無所係心、不遑重誅、繼有論奏
乞于宗室中擇幼而可教者、權以爲嗣、陛下慈
仁恭儉、冠絕古今、天監至明、非晚必生聖子、以
爲廟社無疆之慶、至時宗室中權爲嗣者、優加
職秩、使之退就宮邸、誠善議也、臣愚切惟陛下

君臣相過傳

卷之五

十

何疑而不行之然茲事至大當獨斷於聖心雖
至親至近之人不可得預議如陛下素有所屬
已得其人則望宣示中書樞密院使奉而行之
以慰中外之意若謂賢愚難審選擇當謹則臣
乞於內中建學取宗室中幼而謹厚勤於爲學
者升于內學陛下每於聽斷之暇或休暇之日
親幸學舍觀其道業進退應對短長不年歲間
陛下必盡知其賢否然後聖意取其可屬者權
而命之則無不當矣臣蒙陛下非次拔擢使待

罪宰相、思有以上報、而事無重于此者、故昧死盡言、唯聖度寬納、則天下幸甚、自此陳情不一、未蒙開納、一日因論此事、帝笑云、後宮方有姪者、且更待之、後誕育皆皇女、又以前奏爲言、前後凡十餘請、終未有開可之語、或怒形於色、或悽慘不樂、中外臣僚漸多以此爲言、然所上章疏未嘗降出、公意欲臺諫官進言爲助、知司馬光在并州、嘗上疏乞立皇嗣、乃命光知諫院、光就職、果面陳立嗣事、後光語人曰、韓公差光與

君臣相遇傳

卷之五

十三

御史陳洙同詳定行戶利害、一日洙召光于佛寺中、屏人語曰、近大享明堂、韓丞相攝太尉、洙監祭、公謂洙曰、聞君與司馬君實善、君實近言立嗣事、何不乞以章疏送中書、幸達此意、行戶利害、非所以相煩也、光得此意、遂再上章、它日光至中書、袖納上殿劄子、視之、乃乞早建皇嗣章也、公喜曰、藉此可復伸前說矣、明日因請呈光疏力請之、公又自懷孔光傳于上前、開陳漢成帝立定陶王事、曰、漢成帝在位二十五年無

子立帝弟之子定陶王爲子、成帝中材主猶能爲之、陛下之聖何難於此、又曰、願陛下以太祖之心爲心、則無不可者、帝始感悟、乃曰、宗室中誰可、公曰、臣等與宗室素不相接、此事豈臣下敢議、當出自上擇、上曰、昔嘗有宗室二人養於宮中、少者俊大者純而不慧、因道英宗舊名、公卽贊曰、旣屬任以此、不慧者固不足論、仁宗曰、如此則惟宗實可、公曰、陛下旣以知之、則定矣、時六年十月也、諸公議事當有漸、明日再啓、且

君臣相遇傳

卷之五

十三

除判宗正事、自右衛大將軍岳州團練使起復爲秦州防禦使、上喜曰、甚好、命旣下、英宗力辭、時內則宮人宦官之不悅、外則大臣小臣之橫議、帝意不得不惑、公每進呈英宗辭免章奏、察見仁宗顏色不樂、不知身之所容也、時已及半歲、英宗又繳還所授勅告、仁宗曰、他旣如此、不如且放下休、公曰、天下人已知之、而中輟、非朝廷舉動、彼能退避如此、乃是有識慮也、若陛下更賜以手詔、知今來出自聖意、彼必不敢不當

命公草手札以進其手札曰朕親書劄子賜汝爲昨來差遣出自朕意令汝投告勅豈得更有辭遜今再差人去傳宣便須受告勅將謝表與去人附奏候差安入謝七年八月英宗尚復辭上曰柰何公曰若名分正則自辭不得帝釋然曰如此則更休作別名目便立爲皇嗣與就明堂前了當中書遂乞宣諭樞密院及樞密使張昇至乃驚而厲聲曰此事體大切須子細官家莫錯帝笑曰事已定矣公乞親書手札付外施

君臣相遇傳

卷之五

七

行仁宗頌之是日中使降手札翌日二府同進呈幕次中歐公曰皇嗣莫太分明不若只爲皇子公以爲然二府既同奉旨立皇子于是再拜而退遂召學士王珪面諭帝意及示手札令草詔頒天下珪不敢草乃退而乞對面稟是時若爲珪語所惑大事變矣仁宗宣諭出自朕意詔書遂下英宗既立爲皇子尚堅卧懇辭仁宗以問公公對曰今既爲陛下子矣願以家人禮待之若遣宮人慰諭更令本官族屬光宗廟諱勸入內

彼必不敢違命帝皆如請于是令判大宗正從古防禦使宗諤親諭朝廷立嗣之意又俾潤王位大將軍以上皆從英宗肩輿入內入對於清居殿時皇子雖立尚有姦諛之臣言未當立皇子者故英宗卽位之初光獻因譏間不喜一日謂輔臣曰當初既立他爲皇子却甚有臣僚章疏言不當建立此事志意不同近宮中亦有文字恐他見後心裏不好昨因齋七並與焚于錢爐矣公贊曰如此甚好然英宗猶以蔡襄爲疑故君謨不安而

君臣相遇傳

卷之五

五

請去也英宗爲子方十月而仁宗上仙四月一日壬申天祺節假是夜五鼓公以簡約二府夜來上疾發早同入問聖體至漏舍出內降文字三紙示諸公云一更三點聞咳唾聲呼醫急診脉下藥未幾再進藥尚未醒及灼艾二百壯醫云脉絕未復洎門開同樞密院詣內東門候問至福寧東閣簾下皇后語公夜來一更三點皇帝有事軍國事委相公裁處遂哭公奏且止哭請遣中使扶侍皇子候到請柩前卽皇帝位尊

皇后爲皇太后宣學士王珪至草遺詔須臾皇子到傳遺旨訖簾下及內外並慟哭取御衣衣之皇子懇辭迫于公等請卽位于東偏羣臣草賀日午召百官既集公宣遺制時內外肅然已午間市肆猶未有知者加公門下待卽兼兵部尚書平章事進封衛國公制曰王者紹景炎之序履皇極之尊永惟置器之難屬在佐王之略瞻夫上宰翼我先朝適其委裘之辰肆于奉珪之始定策宗社贊心神明逮躬丕務之咨敢後

君臣相遇傳

卷之五

宋

元勲之獎首敷邦渙誕告朝倫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佐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行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潤文使上柱國儀國公食邑八千七百戶食實封三千戶韓琦器博而適時道闕而濟物稟星辰之精粹會日月之休明歷宣外勞更倚二柄蹈夷險之一節寄安危之大機仰文考之知賢絕時髦而登用維召公之託嘗聞顧命之言維漢相之謀終應大橫之兆蓋懷先見者識

之遽決至慮者才之英天扶不拔之基神贊非常之輔是用進文昌之卿序正黃閣之台符降以封爵之文益以戶田之數以蕃爾寵以懋爾庸於戲天視靡私居飭有邦之畏民心曷戴一歸厥后之仁念先猷之不敢康顧成業之不可恃益經茂烈永佐昌圖可特授行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潤文使進封衛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功臣散官勲如故英宗

君臣相遇傳

卷之五

七

卽位之數日方掛服于福寧東廂時百官在庭公爲攝太尉范鎮內翰攝太常卿各具衰服立簾前俟時行禮忽聞簾內連聲大譁云待殺我左右莫不駭栗公乃投杖於地揭簾而入直趨至前曰誰激惱官家且入內中服藥遂擁帝以授官人內侍扶帝而歸出則語景仁曰此事惟內翰見謹勿漏露俄令百官拜慰而退外庭無一人知者歐陽修退謂所親曰始見韓公遇事真不可及也英宗旣感疾倦於進藥雖親近勸

之莫聽、公常親執丹劑、上必爲飲之、一日議當進一醉膏、此藥蓋世所傳用辰砂乳香酸棗仁酒服者是也、服之當熟寢一晝夜、藥劑多而難飲、公親執藥杯以進、帝飲幾盞而却之、淋漓公衣、太后亟出御服、令公易之、公辭而出、英宗既驟自外來、又卽被疾、久不預事、禁中人情多傾附慈壽宮、讒言間譟、兩宮遂成隙矣、光獻簾下屢有不平之語、公卽深以危言感動曰、臣等只外面見得官家裏面保護、全在太后、若官家失

君臣相遇傳

卷之五

大

照管、太后亦未得安穩、太后驚曰、相公是何言語、自家更是用心、公卽曰、太后照管則衆人自照管、同列爲之縮頸、既出、吳奎曰、語不太過否、公曰、不如此不得、公奉使昭陵、一日太后以語曹公亮、公亮但云、乞候韓琦來、公在陵下、忽中使至、持英宗手寫歌辭數紙云、太后令相公觀此、然語言無序、皆病中所書也、公卽焚之、謂使者曰、豈不知官家心神未寧、心神未寧之人言語失節、何可恠也、後簾下忽問漢有昌邑王事

如何、公卽對曰、漢有兩昌邑王、不知所問、何王耶、語既塞、公卽奏曰、此語必有從來不知其人于太后前道此事者、亟曰、無它、舊曾聞耳、他日復言、昨夕一夢甚異、見這孩兒却在慶寧宮坐、大哥乘龍上天去、大哥謂神宗也、公卽曰、却在慶寧、乃是聖躬復舊之兆、此亦好夢、公又從容曰、太后無親生兒女、今皇帝自少鞠于宮中、皇后又是外甥、乃天安排此兒婦以遺太后、不易際會、如此豈不愛惜、光獻既憂英宗病久、公因

君臣相遇傳

卷之五

九

曰、大大王長立且與照管、亦謂神宗也、后含怒曰、尚欲舊窠中求免耶、又英宗遇紹瑞少恩禮、左右不悅、多道禁中隱密事者、雖大臣亦心感其說、獨公屹然不動、昌言于衆曰、豈有前殿不曾差了一語而一入宮門得許多錯來、琦深疑此事、簾前亦屢以此爲對、自爾人情知公意不可搖、妄傳語言者遂稍息、慈壽一日送密札與公有爲婦嬪作主之語、仍勅中使俟報公、但曰、領聖旨、公以山陵有事、進呈乞晚臨後上殿、諸

公不與，既見，謂上曰：「官家不得驚，有一文字須進呈，只是不可泄。」陛下今日皆太后力，恩不可不報。既非天屬之親，願加意承奉，便自無事。」上曰：「謹奉教。」公又云：「此文字臣不敢留，幸宮中密焚之。若泄，則間遂開，卒難合矣。」它日，光獻對中書泣訴，英宗疾中語言起居之狀，微而樞密對語亦如前。富公退而謂公曰：「適間得廉下所說，否？弱則不忍聞，蓋富意以太后之言爲然，而歸咎於英宗及公力勸太后微廉，不敢令富公預。」

君臣相遇傳

卷之五

五

聞其後中書已得光獻旨，還政樞密院，猶未知也。迨手書出，富公愕然，因此不悅。太后聽政，止在內東門小殿中，後屢語而怒曰：「此中是何坐處？」公曰：「今日之事，難比明肅，當時以仁宗年小，自有典故，今皇帝已是長君，止因服藥暫煩太后聽政事，當日詔書明言權同處分，既言權，則安樂便當如故也。」后聞此益不悅。公既察英宗已安，遂請出幸寺觀禱雨。英宗曰：「當與太后議之。」及至簾前，后曰：「恐未勝其出。」公曰：「適帝意似」

可出矣。」后曰：「人主出豈不要儀衛？」今方居喪，素仗皆未具，更且俟之。」公曰：「此小事，朝廷順指可辦。」後數日，素仗備。英宗遂幸寺觀，上既出，又已日視朝。臺諫官繼有章疏，乞早還政。后責輔臣曰：「且欲與照顧，何須便使臺諫苦煎迫也？」公曰：「自來執政，豈敢與言事？官相通，況此事何必假他人言？但恐衆議如此。」后邑邑不樂，泣而語曰：「今日放下，更豈見眼道邪？」公曰：「雖不預政，要尊崇太后如天，亦不爲難。」太后曰：「且以仁宗爲念。」

君臣相遇傳

卷之五

五

公察其意，回卽贊之曰：「當國家憂虞之際，聽決政事及帝躬康復，便能復辟，太后能自閱書史，試觀歷古以來，豈有如今日之美？」后曰：「自家豈敢比古之賢人，止數日，遂降手詔，罷聽政，徹簾帷，後中書進呈太后儀範，稱聖旨出入如明肅故事，有所取索，使臣錄聖旨付所司。」英宗動色曰：「相公若崇母后，豈是好事？」公曰：「始不以此豈肯放下，所放下者大，此何足惜邪？」治平元年二月，提舉修仁宗皇帝實錄，英宗既聽斷，閏五月，

推思輔臣以酬保護之勞制曰無德不報者古人之甚重有功而賞者當國之所先況予輔弼之良嘗任社稷之寄豈無異數於耶大猷推忠協謀同德守政佐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行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潤文使上柱國衛國公食邑九千七百戶食實封三千四百戶韓琦天資落一純世濟英敏擢自先帝付于冲人藩邸側微首與建儲之議宮車晚出復推定策

君臣相遇傳卷之五

臣

之忠尋屬過哀之所傷在于幾務而威廢乃能厲一德以無懈底庶工之允修逮茲平康寔用嘉歎進升右相兼領東臺重啓多封益陪真賦於戲書載伊尹勲格于天史稱霍光義形于主今朕所得宜無愧焉可特授行尚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潤文使衛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公懇辭凡七上章不得請乃已

卷終

宋忠獻韓魏王君臣相遇家傳卷之六

明翰林院庶吉士武進後學鄭鄆評點

二年五月以樞密使富弼在告久差兼樞密院公事上謂公曰事有方今所宜行者可密上之公請面試諸班直武藝書禮優者與官禮部貢舉以三年爲制復置武舉一科武臣刺史以上十年不遷而三更鎮者許遷諸軍營宇額弊者專委官葺之如此之類十餘事因曰獨斷之初願出聖諭以順人心英宗悉如公言旨多自中

君臣相遇傳

卷之六

一

出聞者莫不悅服上又以未能遍知羣臣能否公乃籍內外從官臺閣監司之名各品題其才業之實任用之宜以進京師老疾孤窮丐者雖有東西福田院給錢米者才二十四人乃卽寶勝寶壽禪寺置南北福田院并東西各葢屋五十間所養各以三百人爲額給錢米有差月命開封府官巡視之公以英宗康復躬親聽斷朝廷無事累上章乞罷相位上賜手詔曰卿有大德于朕有大功于時一旦無名謝事而去豈不

駭天下之耳目而重朕之過乎其輔朕使無忝先帝之命則卿之終惠也英宗面諭公曰今尚在諒闇豈當去之時邪明年仁廟終祥公力請去英宗留益堅是年當郊上意未欲躬行謂公曰初服滿恐未當出公曰大禮不可曠兼陛下卽位未曾郊見天地力請行之十一月充南郊大禮使禮成恩封魏國公又懇求去位不許辭兼權樞密院從之初英宗皇帝卽位覃大慶于天下羣臣並進爵秩恩澤遍及存亡而宗室

君臣相遇傳

卷之六

二

故諸王亦已加封贈惟濮安懿王上所生父也中書以爲不可與諸王一例乃奏請下有司議合行典禮有旨宜俟服除治平二年四月上既釋服乃下兩制雜學士待制禮官詳議翰林學士王珪等議濮安懿王宜如本朝封贈尊屬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而已中書以爲贈官及改封大國當降制行策命而制冊有式制則當曰某親具官某可贈某官追封某國王冊則曰皇帝若曰咨爾某親某官某今冊命爾爲某官

某王而濮王于上父也未審制冊稱爲何親及名與不名乃再下令議而珪等請稱皇伯而不名中書據儀禮喪服記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又據開元開寶禮皆云爲人後者爲其所生父齊斬不杖其爲其後父斬衰三年是所後所生皆稱父母而古今典禮皆無改稱皇伯之文又歷檢前世以藩侯入繼大統之君不幸多當衰亂之世不可以爲法惟漢宣帝及光武盛德之君也皆稱父爲皇考而皇伯之稱既非典禮

君臣相遇傳

卷之六

三

出于無稽故未敢施行乃畧具古今典禮及漢孝宣光武故事并錄皇伯之議別下三省集官與臺官共加詳議未及集議而皇太后以手書責中書不當議稱皇考中書具對所以然而上見皇太后手書驚駭遽降手詔罷議而追崇之禮亦寢後數日禮官范鎮等堅請必行皇伯之議其奏留中已而臺官亦各有論列上旣以皇太后之故決意罷議故凡有言者一切留中言事者但乞早行皇伯之議而中書以謂前世議

禮連年不決者甚多，此事體大，況人主謙抑，已罷不議，有何過舉，可以論列？於是置而不問。臺官羣至中書，揚言曰：「相公宜早了此事，無與他人作奇貨。」上亦已決意罷議，故言者雖多，一切不聽。由是臺官愈益媿耻，既勢不能止，故所言惟務激怒朝廷，無所忌憚，而肆爲誣罔，多引董宏、朱博等事，借指歐陽修爲首議之人，以恣醜詆。初，兩制以朝廷不用所議，意已有不定者，及臺憲有言，遂翕然相爲表裏，有識之士知皇伯君臣相遇傳

卷之六

四

之議爲非者，微有一言佑朝廷，便指爲姦邪，久之，中書商量欲共定一酌，中禮數行之以息羣論，乃略草一事目進呈，乞依此降詔云：「濮安王是朕本生親也，羣臣咸請封崇，而子無爵父之義，宜令中書門下以塋爲園，卽園立廟，令王子孫歲時奉祠，其禮止于如此而已。」上覽之，畧無難色，曰：「只如此極好。」然須白過太后乃可行，且少待之。是時漸近南郊，朝廷事多，臺議亦稍中息，上又未暇白太后，中書亦更不議及郊禋，既

罷，明年正月，臺議復作，中書再將前所草事目進呈，乞降詔，上曰：「待三兩日間，白過太后，便可施行矣。」不期是夕，忽遣內侍高居簡就曾公亮宅降出皇太后手書，云：「濮王許皇帝稱親，又云濮王宜稱皇，三夫人宜稱后，與中書所進詔草中事絕異，而稱皇稱后二事，上亦不曾先有宣諭，從初中書進呈詔草時，但乞上直降詔施行，初無一語及慈壽宮，而上但云欲白過太后，然後施行，亦不云請太后降手書，此數事皆非上君臣相遇傳

卷之六

五

本意，亦非中書本議，是日，公以祠祭致齋，惟曾公亮、趙槩與歐陽修在垂拱殿門閣子內，相顧愕然，以事出不意，莫知所因，請就致齋處召公同取旨，少頃，公至，不及交言，遂同上殿，公前奏曰：「臣有一愚見，未知可否。」上曰：「如何？」公曰：「今太后手書三事，其稱親一事，可以奉行，而稱皇稱后，乞陛下辭免，別降手詔，止稱親，而却以臣等前日所進呈詔草，以塋爲園，以園立廟，令王子孫奉祠等事，便載於手詔行出。」上欣然曰：「甚好。」

遂降手詔曰朕而奉皇太后慈旨爲濮安懿王典禮久未施行已降手書付中書濮安懿王庶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令朕稱親仍尊濮安懿王爲濮安懿皇王氏韓氏任氏並稱后朕以方承大統懼德不勝稱親之禮謹遵慈訓追崇之典豈易克當且欲以塋爲園增置吏卒守衛即園爲廟俾王子孫主奉祠事皇太后諒茲誠懇卽賜允從宜令中書門下依此施行時議論紛然臺諫官皆已罷去

君臣相遇傳

卷之六

六

上慮中外不知詳悉乃詔勝于朝堂曰朕近奉皇太后慈旨濮安懿王令朕稱親仍有追崇之命朕惟漢史宣帝本生父稱親又曰親謚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既有典故遂遵慈訓而不敢當追崇之典朕又以上承仁孝宗廟社稷之重義不得兼奉其私親故但卽園立廟裨王子孫世襲濮國自主祭祀遠嫌有別蓋欲爲萬世法豈皆權宜之舉哉而臺官呂誨等始者專執合稱皇伯進封大國之議朕以本生之親改稱

皇伯歷考前世並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向自罷議之後誨等奏促不已忿其未行乃引漢哀帝去恭皇定陶之號立廟京師于亂正統之事皆朝廷未嘗議及者歷加誣詆自比師丹意欲搖動人情街惑衆聽以至封還告勅擅不赴臺明綴留中之奏于中書錄傳訕上之文于都下暨手詔之出誨等則以稱親立廟皆爲不當朕覽誨等前疏亦云生育之恩禮宜追厚俟祥禪既畢然後講求典禮褒崇本親

君臣相遇傳

卷之六

七

今反以稱親爲非前後之言自相抵牾繼以堯俞等不顧義理更相唱和既抗權以示衆復歸過以取名朕姑務含容屈于明憲止命各以本官補外尚慮搢紳之間士民之衆不詳本末但惑傳聞欲釋羣疑理當申諭宜令中書門下俾御史臺出牘朝堂及進奏院徧牒告示庶知朕意二詔皆公所自草也桂州陸誦奏交州欲取溫同等地上因問交趾于何年割據輔臣對曰唐至德中改安南都護府梁正明中土豪曲承

美專有此地。公曰：向以黎垣叛，命太宗遣將討伐，不服。後遣使招誘，始効順。山路險僻，雖尋得其地，恐不能守。公上陝西點刺民兵之議曰：三代漢唐以來，皆籍民爲兵，故其數雖多，而贍至薄。所以維制萬寓，而威服四夷，又非近世冗兵可及也。唐置府兵，最爲近古。天寶已後，廢不能復。因循至於五代，廣募長征之兵，故困天下而不能給。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生于天性，而有物力資產，父母妻子君臣相遇傳

卷之六

八

之所係。若稍加簡練，亦唐之府兵也。陝西當西事之初，亦嘗三丁選一丁爲弓手，其後刺爲保捷正軍。及夏國納款，朝廷揀放，所存者無幾。河、北、河東、陝西三路，當西北控禦之地，事當一體。今若干陝西諸州，亦點集義勇，止刺手背，則人知不復刺面，可無驚駭。或令永興河中鳳翔三府先刺，觀聽既安，然後次及諸郡。一時不無小擾，而終成長利。時議者謂西人方納款，動衆無名，頗難其事。明年，西夏點兵於界上，湮原等諸

路皆調兵爲備。公曰：此得機會矣。復上前議，樞密副使胡宿請且刺沿邊州軍。公曰：若以機事難失，諸州皆可乘時點刺。上曰：不若卽了之。乃命朝臣三人詣陝西，除商虢二州不刺，餘皆籍之爲義勇。得一十四萬人。諫官司馬光極陳不可。二府以光疏進呈。上問曰：河北有義勇乎？曰：有。曰：如此，陝西奚獨爲不可？論遂決。三司官歲以資還而任不久，相習以養資假塗爲說而不修職事。乃擇尤緊要者五員，用資淺人久任，自君臣相遇傳

卷之六

九

通判資序理任至提點刑獄，始許出外。夏賊寇慶州之大順城西邊甚警。公奏曰：慶曆中，仁宗皇帝嘗召臣與范仲淹對延和殿，論以西鄙未寧，令臣等同上策畫。乃退而上禦戎之策，有四：旣上此策，而元昊納和，不克施用。今諒祚狂童，固非元昊之匹，敢爾輕動，勢將渝盟。願付臣當日之議，俾二府議爲成算，付以五路之帥，小羌不足勝也。乃命翰林學士馮京安撫陝西而使與逐路議方略。公又奏曰：臣向收得本朝何亮

劉平議西事二策，亮言靈武不可棄，棄則西人必忤諸戎，爲後大患。當時不能用，而今悉驗焉。平之所陳，雖與臣近錄慶曆中同仲淹所上之策，稍有不同。然大槩以待西人，山界地土，部族爲甚利。願付京持往參議，上可之。賊旣寇大順，上對二府問如何處置。公曰：當勒住歲賜降詔，詰問以全國體。樞密使文彥博等皆曰：不可。如此則邊事大起矣。至引寶元康定之喪，師以勅上意。公曰：兵家須料彼此，今日禦戎之備，大過。

君臣相遇傳

卷之六

十

昔時且諒祚乃一狂童，豈可比元昊也。詰之必服。上乃從公議遣何次公持詔以往。奏事退，二府諸人以所論不用，行相竊語。彥博曰：他言料敵且看他所料。逾月，次公還以諒祚表進。屬英宗已臥疾，二府因入問起居。公叩御榻曰：諒祚表云何。英宗力疾顧曰：一如所料。一如所料，謂諒祚上表謝罪也。後英宗上僊，神宗卽位，公乃親草賜夏國詔曰：昨以夏國累年以來，數興兵甲，侵犯疆垂，驚擾人民，誘逼熟戶，去秋乃復。

君臣相遇傳

卷之六

十一

直叩大順，圍迫城寨，焚燒村落，抗敵官軍，邊奏屢聞，人情共憤。羣臣皆謂夏國已違誓詔，請行拒絕。先皇帝務存含恕，且詰端由，庶觀逆順之情，以決衆多之論。逮比遜章之稟命，已悲仙馭之上賓，朕纂極云初，包荒在念，仰循先志，俯諒乃誠。既自省於前辜，復願堅于永好。苟疾封所敘，忠信無渝，則恩禮所加，歲時如舊。安民保福，不亦休哉。初，英宗臥疾久，一日公問起居。退神宗出寢門，憂形于色。顧公曰：柰何。公曰：願大王早暮在上左右。神宗曰：此乃人子之職。公曰：非爲此也。神宗感悟而去。英宗自感疾後不能語，凡處分事皆書于紙。治平三年十二月，上疾漸革。二府問疾，罷公奏曰：陛下又不視朝，中外憂惶。宜早建立太子以安衆心。上領之。公請上親筆指揮，上乃批曰：立大王爲皇太子。公曰：大王乃穎王也。煩聖躬更親書之。英宗又批于後：大王穎王某。公曰：欲乞只今晚宣學士降麻，上領之。公召御藥高居簡于前，授以御札曰：適已。

得聖旨令今晚宣學士依此降制是晚鎖院時神宗侍側聞是命辭于榻前者久之制下又設置東宮官屬於是國本定矣初英宗既許建儲處分畢情色悽慘欷歔涕下文潞公退而語曰相公適見上面色否人生至此雖父子之間亦不能不動公曰國事至此無可奈何治平四年正月英宗昇遐公以顧命請神宗柩前卽位神宗曰求子小子何以當之顧避數四而後出克英宗山陵使是月拜守司空兼侍中制曰若古君臣相遺傳

卷之六

士

后王之興承序宗祊之重永言配命無競惟人在商則陟屺致格天之功在周則召畢奉經承之訓著於謨誥茲謂王勲矧在眇躬肆膺端冊方繫賴于丞弼以圖濟于艱難首舉元功猷告庭策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亮節佐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潤文使上柱國魏國公食邑一萬一千七百戶食寔封四千二百戶韓琦欽奉仁聖克享天心

亮翊先皇靈承帝事實道揚於末訓遂光輔于冲人扶維神器之安保佐邦基之故百工稟式四國具瞻帝省其衷予嘉乃德登上功而論道兼常伯以疇庸光宗廟諱衍戶封崇進功號是爲九命之體用助三光之明於戲朕荷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周咨元宰共卽康功俾庶績之緝熙至大猷之平格庶幾纂御永荷休成可特授守司空兼侍中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潤文使魏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

卷之六

士

仍賜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亮節佐理翊戴功臣散官勲如故公辭曰昨日進擬之間已曾面奏歐陽修以降並遷一秩若宜召學士草制乞如此例寵典或過必須煩瀆聖聰今乃以司空侍中二官併以授臣緣此極高之品自本朝以來罕曾兼拜不同中書門下侍郎可以并除臣既與通臣推恩特殊則是行賞不一況陛下聽斷之始當以至公示于天下獨私首宰則必喧沸公議而損辱新政愚臣之罪固不容誅早來又

已面剖肝鬲，皆非矯妄，其所降恩命，臣不敢疑。字一並乞追寢，欲望天聰垂察，許于二官之內，止受一重，兼前來甚有貼麻改換體例，手詔云：省所上劄子，陳避司空兼侍中晉國公事，具悉。先帝不以朕非薄，使主宗廟，而卿承傾命，定大冊，諸臣未有以先之也。方朕推恩天下，而于一二股肱之臣，蓋亦攷尋故事，而甄序之，卿乃過陳惻惻，至于再三，夫輔立兩朝，而功不獲報，豈朕所以褒賢錄德之意哉！且稽祥符之制，則遷官君臣相遇傳卷之六 古

恐未爲過。比乾興之除，則兼職猶不加厚，何疑而固辭？今朕初臨大政，而將使命反如汙丞相，豈不爲朝廷惜哉！所辭宜不允，仍令貼麻依舊封魏國公。上又賜手札云：佐命元老，兩朝顧託，於此而不能褒大其功，優以典禮，謂天下何公？乃拜命。一日中書進呈罷，上獨留公訪對久之。因語及英宗初卽位服藥次第，上曰：是時不易處，當日如何？公對曰：是時人情誠憂懼，然內則惟于太后前主以必不妨，外則急于皇子位差

置官屬相繼，陛下自觀察使除使相，封郡王，奉朝請，立于九初之上，人心知有所屬，內外遂安。英宗亦得安然服藥，上欽容拱手曰：此恩何敢忘！公惶恐謝之。它日上謂公近有欲以二大國封濮王者，如何？公曰：不可。且先帝遵守典禮，不敢爵父，而陛下豈可爵祖？又當以何親稱之邪？此必黨濮議者欲求必勝，殊不顧上累陛下孝德，而惜先帝於重不幸也。願深察之上，欣然納焉。中丞王陶公待之素厚，自小官擢至侍從，陶君臣相遇傳卷之六 五

自以東宮之舊，當亟踐二府，旣而除爲中丞，不如所望，忿然形于言。未幾，遂彈宰相不押常朝班，公與次相曾公亮奏陳曰：自來以前殿退晚，及中書聚廳見客及商議，急速公事，循例不赴押班，歲月已久，非始自臣等，遂上章待罪，降手詔不允。陶理不勝，遂肆誣詆，上乃除樞密直學士羣牧使，續內批指揮王陶與司馬光對換過着。時二相待罪未出，參知政事吳奎上章力辨，言王陶天資險薄，造言翻覆，真市井小人之不

若臣早來與趙鼎屢陳欲王陶補外且令思過陛下重難其事令除舊職及差遣臣等不能守義固爭已負大罪今若又行內批指揮除翰林學士乃是因其過惡更獲美遷不惟臣等取輕羣衆使天下待陛下爲何如王哉以廢格制詔居家待罪又上疏極言陶本因臣與韓絳延薦裁疑是爲御史卽攻韓絳項年選川事陛下於東宮是時先帝服藥固未知王陶之才堪任器使蓋韓琦曾公亮等進擬今以一班久廢之禮君臣相遇傳卷之六

十六

肆行深詆是其心見利忘義惟攫搏是爲畧無差惡溪壑無以喻其深阻也至如邵亢嘗聞德音以爲鹹覆今居諫長爲陶驅迫脅使疑誤陛下亦當顯黜既而公又上章乞罷遂黜陶知陳州上賜公手札慰諭云卿援立先帝功在王府自朕纂承虛懷託賴惟是同德豈容間言昨王陶等所言過爲誣訾至于事理朕所自明但中丞屢斥頗動朝議欲除學士意者示之美遷其寔使去言路不謂亦有章表遽然避位是著朕

之不聰益駭天下之聽已處分王陶以舊職出知陳州乃君臣大方卿其勿以爲嫌國之休戚卿當與朕共之言發于誠想宜深悉今遣張茂則齋朕手札賜卿便可朝來餘意候對來面諭公乃入謝復位陶既黜邵亢猶欲撼公上曰若不是他韓琦朕只是一皇親太保耳亢聞此詔惶懼自悔時亢知開封府忠彥爲府官屬亢爲忠彥道上語如此意以蓋已之失也九月英宗山陵復土公還至鞏縣卽上章乞罷相尋詔諸

君臣相遇傳

卷之六

正

處無得受公章奏公入對面陳不臣時公意已決去自此不復入中書視事一日上又召趣公視事公亦不請如前遂出四方一二士大夫勸退之書以進上奏曰自有唐至于五代首相之爲山陵使者事已求罷例皆得請昨仁宗皇帝昭陵復土而先帝尚進藥劑其時臣上體國家不敢援此故事遽然引去今先帝已安陵域祠廟禮成乃陛下發明新政以恢太祖太宗光烈之時固當升進賢傑共熙聖治而臣二府一紀

祿位盈極自近朝以來凡任首相未有如臣歲月之久者妨賢之甚夙夕不能自安此臣當去之一也中書事無不總文字繁委而臣故疾嬰纏日難牽強此臣當去之二也痛心宰政不舉謫議日興事業不著于時聞望益衰于前此臣當去之三也前世爲山陵使者事訖而罷載籍具存今臣兩爲山陵使若恬然不能避位則是爲輔臣而不知典故何以勝天下之責此臣當去之四也臣顧中外公議且謂臣何上察公意確度

君臣相遇傳 卷之六 六

不可留遣內侍賜公手札曰朕以大臣進退國家所重矧卿勲力光于三朝朕之眷懷未有涯也此勅有司不通章奏而卿數因入對懇求罷免復以賓友之言袖書見進圖解機劇朕中夕思念足以見卿至誠豈不使卿少就安逸以永康寧哉今許卿暫臨藩服朕將虛上宰之位以待卿還果能如旨朕卽有命可密奏來手示更不多及公奏謝曰宰輔之任朝有定制老臣無狀不當虛位待之願亟進良弼以光新政上卒

虛此位降制曰朕光宅萬邦聿新駿命正權綱之達御謹名器之大方眷余宗臣特崇異數以表圖勲之重用昭報禮之隆爰揆剛辰誕揚贊策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亮節佐理翊戴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司空兼侍中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潤文使上柱國魏國公食邑一萬二千七百戶食寔封四千六百戶韓琦宣昭賢業熙亮天工光翊三朝咸有一德材周五則之用體備四時之和社稷是經文武維慮在成

君臣相遇傳 卷之六 七

功而弗處實有大以能謙薦上奏封懇辭政極顧倚毗之厚詔諭數頒而精懇之堅辭誠難奪是用進司五教增峻三階且疏茅土之崇仍遂麾符之便當盛展而均逸望故里以榮歸大義甚明休靈殊渥於戲臣行其志茲爲自得之全君篤于恩深惜老成之去無安帥節之樂猶待袞衣之還乃情本朝不遐謂矣可特授守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揚州管内觀察處置營田等使判相州軍州

事同羣牧兼管內勸農使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仍改賜推誠保德崇仁宗正協恭贊治亮節翊戴功臣散官勲封如故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兼命主者施行是日早上趣召公對于便殿上諭曰侍中須臾去今日已有恩命矣上遂泣下公亦感激垂涕敘謝而退又詔賜第一區于京師擢忠彥爲秘閣校理仍授二子官初除公鎮安武勝兩軍節度使公以兩鎮之命本朝以來未嘗有此除授力辭不敢當上面諭之

君臣相遇傳

卷之六

手

曰朕再三思之禮數大段殊異侍中必不肯當惟此兩鎮可稍示殊禮朕秤量得甚得中也切不須辭英宗神宗皆以官呼公後神宗對宗彥每語及公亦止稱先侍中云上又以手詔賜公曰兩鎮節度未嘗除非有所愛也誠有待之也今卿歷相三朝功烈休顯抗言引去朕歉然有不足于心推求恩禮惟恐遇卿之薄也尚何辭哉公又奏祖宗舊制惟宗望近屬方有茲拜臣若踰越常制不自度而處之則是開通臣希望

大臣之心

偕武之源自臣而始章累上制改淮南節度使元豐間文潞公加兩鎮以公嘗辭不拜訖不敢當公又以文館清職祖或是宗以來必給札試藝合格而後除今忠彥不敢濫當此任詔學士院召試既入等乃授時歐陽修先罷政知亳州馳書賀公曰進退之際從容有餘德業兩全謫譏自止過周公遠矣又聞所加恩禮力辭不拜此尤高出古人王安石爲知制誥知江寧府亦親作啓賀公曰伏審辭寵上宰榮歸故鄉兼兩

君臣相遇傳

卷之六

主

鎮之節旄備三公之典冊貴極富溢而無亢滿之累名遂身退而有褒嘉之榮在于觀瞻孰不慶美伏惟侍中受天間氣爲世元龜誠節表于少時德業冠于近代典司密命摠攬中權毀譽幾至于萬端險夷常持于一意故四海以公之用捨一時爲國之安危粵執洪樞遂躋元輔以人材未用爲大恥以國本不建爲深憂言衆人之所未嘗任大臣之所不敢及臻變故卒有成功英宗以哀疚荒迷慈壽以謙冲退託內揆百

官之衆，親當萬事之微，固無危疑。人以靜一，周勃、霍光之于漢，能定策而終，以致疑。姬崇、宋璟之于唐，善致禮而未嘗遭變。載有舊史，號爲元功。曾未若獨運廟堂，再安社稷。弼亮三世，敷寧四方。嶮然在諸公之先，煥乎如今日之懿。至若進退之當于義，出處之適乎時，以彼相方，又爲特善。此書盛傳于世，公未行，會种諤領兵入西界，取綏州，納降人鬼名山數族，朝廷以爲憂，公以辭免，恩數久之。至此方入謝，既升殿，上諭

君臣相遇傳

卷之六

五

曰：青澗城种諤已領夏國投來蕃部，及本城屬戶直入西界夏州以來，其帥臣陸詵薛向並不預知。公退而奏曰：「臣元不知朝廷措置本末，昨日倉卒應對，固不詳悉，蓋不審投來蕃族得其壯兵幾人，种諤所領屬戶又復若干，而不令大帥知，委必無合用錢帛糧草隨行，卽种諤到西界內，作何施設？」且橫山一帶番部，自延州東路青澗城至西路保平軍及環慶原州一帶綿亘數百里，其間甚有大族酋豪，未必皆欲背諒祚

而投我。今种諤乃一城寨小臣，不容朝廷逐路帥臣通謀協心營致，俟其橫山衆族皆有順漢之心，然更須逐路兵將夫力錢帛糧草版築之具，百事畢備，尅日齊發，方爲得計。今當陝西連歲旱災，兼聞沿邊弓箭手蕃部等穀食旣已不收，蕎麥又爲早霜所害，比戶正此疲困，諤乃引數旅投來人戶深入西界，欲成大事，朝廷若不深謀遠慮，遽欲因其任意邀功，擅興不授節制之衆，遂令逐路應接彼界亡歿之人，奈何？朝廷

君臣相遇傳

卷之六

五

元不曾與逐路帥臣預謀，及新經優賞之後，災旱民困之時，未有大段錢帛糧草兵力戰具準備，及開展興修城寨控扼要害扞衛投漢蕃族次第，又邨延環慶秦鳳三路帥臣皆是權官，轉運使例亦新差，勢力不加，是將勞擾關中億萬生靈，以至天下受弊，只就种諤小子一時狂易之失，兼諒祚旣聞彼邊蕃族叛已，大怒邊臣招納以爲曲在朝廷，復乘我素無預備，必大集平夏諸兵收討，更于我之諸路更互衝突，則是西

邊用兵戰禦未有已時臣爲朝廷憂之兼蒙陛下諭臣候到相州三兩月間就移永興臣當國家急難之際豈敢辭避致彼朝廷必以邊事落字一臣緣有上件闕備利害甚多若只以空身而往安能少濟國家欲望陛下與兩府大臣熟圖勝策及廣出錢帛兵力以濟之免成國家大患不可收拾

君臣相遇傳

卷之六

話

宋忠獻韓魏王君臣相遇家傳卷之六終

宋忠獻韓魏王君臣相遇家傳卷之七

明翰林院庶吉士武進後學鄭鄮評點

十一月改差公判永興軍兼陝府西路經略安撫使上以手札付公曰今封蔡挺李肅之奏云可見卽今彼中處置事宜次第卿若行裝已辦或三兩日引道前去甚好蓋爲此際最要經畫公奏曰薛向始議欲招誘橫山一帶蕃族今種諤已擅據綏州啓此數端朝廷急遣向往至則主謀遂微諸路舉兵牽制環慶李肅之領兵

君臣相遇傳

卷之七

一

七千破蕩族帳乃是舉無名之兵反殺戮橫山老幼豈招誘邪涇原蔡挺又欲合環州兵直趨興靈卽是諸路帥臣肆意妄作自棄誓約取怨戎狄以開禍亂之原臣朝夕引道非難邊事倒錯如此須稟朝廷定議願召二府大臣早決成筭翌日公辭二府方奏事未決曾公亮等奏曰今日韓琦朝辭在門外乞與之同議上亟召之公既對卽奏曰臣前日備員政府自當參議今日滿臣也惟奉行朝廷命令耳決不敢預聞上

觀公意確遂罷議後元豐中呂惠卿除知延州乃自請乞與二府同議邊事坐是貶黜上因諭輔臣曰嘗記韓琦初往陝西召至此與二府議事再三辭不肯預始知老臣自識體也公未辭之前先請對曰此對亦不刊比蒙陛下累次宣諭以延州事宜欲令臣西去忠義感激豈敢拒違聖意然再思之昨王陶斥臣強臣跋扈又謂六卿分晉三家弱魯之事人臣豈可當此今乃以陝西五路兵柄付臣雖自顧無它慮復有效陶語以相傾

君臣相遇傳 卷之七

二

者臣誅族奚憚恐於國事有害願更熟慮未行間尚可改議上曰侍中猶未知朕豈有是理邪公既辭上命二府官就公第賜筵屢遣使持酒器勸酌公入境檄諸路非王師命舉兵者軍法從事先是諸將得隣路帥臣或監司移文卽領兵入西界紛亂無節制自此各知紀律公至則詔旨屢趣棄綏州遷降人於內地時會西賊誘知保安軍楊定等數人殺之公曰今賊既若此綏州未可棄命薛向賈逵再議之皆謂令折繼

君臣相遇傳 卷之七

三

世統降人共保綏爲使樞密院又降旨曰虜自來有邊上庸淺使臣及關中輕躁土人扶扶种薛之謀謂因此可遂前非况朝廷豈與大羊螻蟻計較尺寸之地已令廢棄綏州不計楊定之事先後速如前詔施行公奏曰西賊誘害朝廷沿邊知軍巡檢朝臣不接詔匣其賀登極與賀正且使亦更不來過界則是不復顧藉和好朝廷因而不止佳歲賜令邊上常作用兵之計既兩相隔絕即彼此各擇利而求勝朝廷今已納其降人蒐名山以下及諸首領幾萬人令在折繼世下禦敵西賊若盡撥在近裏城寨居止不惟無地可處兼逐首領亦未必肯與本族下人分作兩處住坐慮人情不安別生它變况見有已修就綏州城池及綏州州內甚有膏腴空地若令降人蒐名山與折繼世等因而募之其手下人戶皆令在綏州州內相近居處各人知具生業以久可自存活自然併力以捍諒祿似合機會遂指揮卽不得更殷糧草赴綏州亦

不得留禁軍廂軍在彼駐劄者非是要久遠費國家錢帛糧草爭此無用之地蓋欲以空城付之使數萬必歿之兵牽制西人常令屯守隄防曠日持久自當疲弊不敢併聚固醜於別路作過及令諸路更作困撓之策則冀其早來請命今已納其降人得城與地而反自棄之乃是先形自弱之勢也且兵主於勢自結隙以來西人屢入屢敗其所獲首級不少我之兵勢方振而遽自弱之使彼見其形而毒慢不已向去雖欲

君臣相遺傳

卷之七

四

屈就必益驕蹇而難合也況朝廷前降指揮許以綏州城與鬼名山住坐亦是全朝廷信約若更厚撫繼世鬼名山使過所望則必洛盡滅力以報朝廷是以夷狄而攻夷狄於國用別無所耗萬一二人者他日不能抗而失之亦不繫國家邊鄙利害則諒祚所傷所損固亦不勝其計矣臣謂薛向賈逵等孥畫到上件事理委是於國家即今邊計爲便可以施行非是聽用輕舉庸近邀功生事之人淺妄之說以救全向諤之

失也謹遣走馬承受馮德誠乘傳以聞願早賜可會夏國主諒祚歿乞遣使告哀公又奏曰當此變故尤非棄州之時願且留數月以觀虜情他日再許納款猶可爲議論之端或令別立疆界或換易塞門舊寨或矛之拒求降人之請是時取捨皆在朝廷樞密院文彥博呂公弼耻於中變協謀決議廢棄督促如初公亦條陳不已上乃遣入內押班王昭明齋手詔訪公有廢利害公奏曰臣當職無狀上煩聖慈委曲開諭風

君臣相遺傳

卷之七

五

夜不勝愧恐然臣始欲留綏城令繼世與降人同處者蓋以西人與朝廷隔絕之後欲降衆有地可居而因以抗賊既西人來告諒祚之哀則邊事又有變易朝廷下次必須許令復好故乞留此綏城只備數月之糧差人防守貴與商議時易爲束縛存得朝廷久遠事勢今若朝廷以臣前議爲是即乞責郭逵依此照管如不繫議和利害亦乞直行毀棄詔始如公議不棄初夏國乞遣使詰問告諒祚之哀公又奏曰西夏自

誘害揚定以來，與朝廷相絕，今遠遣使來告，即見其國內饑喪，乘此危迫，故急來赴訴，此時若來，且以彼國前後違犯誓詔之事，先行詰責，及令縛送害定等人，李崇貴自供奉等歸朝廷行，遣以雪數家之冤，以正國體，俟其一一順服，然後開納，苟便如元昊身歿之初，亟行小童冊命之禮，且要無事，即恐一失機會，轉難控制，公又以夏國當此變亂之際，可以開示大信，招納橫山一帶部族，乃為大字勝於諸路，使散入虜中，

君臣相遇傳

卷之七

六

詔問公乘此機會，有可行事宜，密以聞，公奏曰：「若告哀人過界，沈然不來求議，許臣於諸路擇要害處，興建城寨，使彼震懾，必速就議，先是涇原路鎮戎軍新寨裏有地六千餘頃，可招弓箭手三四十人，蔡挺嘗乞於此壕內修築，變會為寨，公至此便宜檄挺聚兵城之，城成後，賜名為熙寧寨，公又遣屬官李立之馳奏曰：「秦鳳路沿邊累為西人侵掠，西番熟戶日失藩籬之固，昨郭達已築治平雞川二寨，包入熟戶疆土不少，

若更修葺果城一兩處，則西與古渭寨相接，方成外禦之勢，樞密院難曰：「葦粟城是秦州熟戶地土，將來興置一兩處，接連古渭，又須添屯軍馬，計置糧草，復如古渭之患，況西番熟戶本要為漢藩籬，若與築城，令熟戶自守，必知熟戶不能自守，須藉漢兵，儻有賊至，則漢兵當鋒，熟戶受庇，漢有餘力為之，則可，但虛內而事外，非計之得，前後臣僚累有奏請，以此未曾施行，更切子細相度以聞，公復奏曰：「竊觀漢世圖制匈奴，

君臣相遇傳

卷之七

七

患其西兼諸國，故表河列郡，謂之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今西夏所據，蓋多得匈奴之故地，自昔取一時之議，廢棄靈州以來，因失斷臂之勢，故德明元昊更無忌憚，得以吞噬西番，以至甘涼瓜肅諸郡皆為賊有，勢既大，至寶元初始敢僭號以背朝廷，是時賊方與諸路邊兵相攻戰，故秦渭一帶西番未暇窺奪，臣慶曆初曾知秦州，今二十六年矣，是時永寧安遠之北綿亘一二百里之外，皆是西番熟戶，其間有不擾

補職名目官中亦不勾點彼族兵馬者則謂之生戶並與熟戶同居共爲籬落故秦州最號藩籬之壯訖元昊納款未嘗侵犯只自慶曆通好彼來西人以寇抄爲事見秦渭間西番最爲繁盛又爲我之降人獻說以謂西界諸郡當貴廣有所出可以先取西番然後以兵扼要害則西川諸郡亦皆得之遂一向攻脅秦渭諸番太半爲其所屬浸淫直逼秦州西路城寨北慶曆中藩籬大段薄弱近年西人復將西市城修葺建

君臣相遇傳

卷之七

九

爲保泰軍於其中修葺行衙間甚宏壯命爲駙馬花麻總領之只去古渭寨一百二十里卽近蔡挺與白知軍者公文往來之處去漢界之近如此自前未有也又秦州上下族暗藥怒質其父厮鐸心及逃去與木征相合木征者卽喃厮囉之孫暗趙之子也其木征暗藥更與自來秦州多點集不起廣有力量青塘族相結謀立文法去西界所建西市城甚近陰與夏人通款若漸次盡爲西夏所誘不獨古渭城危秦州西路

城寨日爲賊逼則其董趙一帶至回紇以來般次盡爲阻隔秦州秀馬自亦稀絕可謂秦塞之深患也與臣二十六七年前在秦州時邊事變易全然不同臣不因再秦西帥亦不能知此子細所以久在西垂諳知邊事者皆謂城軍粟則可與雞川古渭通成外禦之勢隔絕得西人吞併古渭一帶諸番與暗藥木征青塘等族相結之患少得前世所謂斷臂之策兼自來鄜延環慶涇原等路沿邊例皆以城寨包衛熟戶使諸

君臣相遇傳

卷之七

九

族知有家計則可以相爲表裏號爲籬落之固不然則諸族老小散居山谷田野間去城寨稍遠西賊一來官軍旣難救應則盡爲賊所殺掠此安可謂之籬落也臣復見涇原路原州有明朱滅滅唐奴三族廣有人力以居處恃險從來點集不起屢殺官軍出入西界買賣都無忌礙慶曆中每西人入寇則前爲鄉導同爲抄劫後來范仲淹遂於三族之北與西界相接處修置靖安綏寧二寨佛空平耳朶城二堡其明朱等

三族於是不敢作過聽從點集始爲籬落之用臣今所以乞城軍粟者非好生事也蓋欲因與西人議事未復好間乘此機會可以城之既城此則經久有臣前所陳之利忽而不爲則它日有臣前所陳之害故城與不城其利害寔繫於國家而不繫於臣在朝廷之深筭也若謂其修城之後又有積兵聚糧之費力未能給臣以爲不然蓋軍粟既城則秦州三陽伏羌永寧來遠寧遠諸寨却在近裏可以均勻抽減逐寨之兵

君臣相遇傳

卷之七

十

往彼屯泊更有拋置酒稅場課利相兼充贍復聞軍果城側近有隙地自可招置弓箭手七八百人就使防守則邊防之勢其雄重可知矣臣今畫鄜延環慶涇原路沿邊城寨對西界小紙圖子黏連在後陛下觀之則可見今之諸路側皆以城寨包衛熟戶非妄言也欲望陛下更與二府大臣裁酌可否詔從之公又委秦鳳帥馮仲甫與置噴珠堡甘谷通渭熟羊等城寨訖役戎人不敢近寨勸誘古渭一帶蕃部獻地八千

餘項招置弓箭手於是籬落壯固邊聲振矣西夏乃械送害楊定者李崇貴楊道喜詣闕請命朝廷遣韓縝同公屬官劉航至延安與西人薛宗道議事仍令偕至長安稟公而後往後西人果議願獻納綏州塞門亦乞如舊朝廷遂許之熙寧元年七月公以凡處置多爲執政沮難不得如志又邊事向寧乃以疾求罷因奏曰陛辭之日親奉德音候西事稍寧即令臣却知相州願全舊恩使均勞佚章六七上不許乃召忠彥

君臣相遇傳

卷之七

十一

上殿令馳驛往彼慰諭及詢訪邊事忠彥回奏附表懇訴之乃詔復知相州仍令赴闕朝謁公時冒大暑至都上見公形顏黧瘁驚歎久之乃曰不知侍中實曾不安始疑託以爲辭自此須且速就安養公退而喜曰相州始可必矣陛辭之日上從容訪問政事公因條陳用人當辨邪正爲治之本莫先於此上又謂卿去誰可屬國者公引元老一二人凡所以裨聖德者甚多止曰侍中國之龜鑑朕敢不從公至相州數月止

遣御藥院內侍劉有方齎手詔曰地震河朔涉
秋冬未止川防潰決里民流離朕甚惕然朕嘗
虛上宰之位矜卿之還雖歲月一易猶恐未欲
卿去鄉里且大名爲天下喉襟之地相去止數
舍間人情未爲不樂也將欲除卿河北四路安
撫使故馳一介之使以諭朕意苟勉而祇命則
朝廷豈有北顧之憂哉公奏曰君之使臣當卽
降命而先馳使指委曲爲論此乃陛下仁卹老
臣過示優禮然臣方得守鄉郡陛辭之日陛下

君臣相遇傳

卷之七

七

矜臣狀貌知其未安許臣亟赴本任今到任未
及百日恐未能輒當煩重况當此大異之後正
在朝廷加意拯救凡有措置須假應副若復如
陝西一皆沮而不行必上誤聖寄二月復降手
詔曰已除卿判大名府充河北路安撫使仍聽
便宜從事苟朝廷有可應副朕當力爲主張今
差御藥院內侍李舜舉齎勅賜卿宜卽祇受公
再辭不許遂之任公以河朔沿邊災變及迺襄
以來州軍鄉村人戶自去年秋冬以來將帶老

小車乘衣裝篋物過黃河南去稱昨經災傷往
唐鄧許汝間請買田土居住至今未絕自來朝
廷累令州縣存卹賑濟兼去年夏秋殘零稅賦
租課並已停閣及住催貸糧不差夫役又見賒
糶常平倉斛斗支俵麥錢非不周至况上件人
戶各有行裝次第且非寒餓不能自存之人時
間聽信姦人扇惑輕去父母墳墓與鄉里骨肉
離散近奉朝旨賑濟許從便宜乃分遣官於諸
橋渡曉諭計口給券令還鄉里至則又以糧貸

君臣相遇傳

卷之七

七

之策并之家乘時賤市流民田者皆先令還地
寬以歲月歸厥直朝廷以大名府路強壯元額
一萬三千一百餘人今管五千七百餘人今具
不補因依以聞公奏曰河北強壯自慶曆二年
棟剌義勇之時下等短弱之人並退充剩員強
壯於帳內別項椿管至今近三十年州縣以退
下人數更不差填今一路久罹災困非是添補
強壯之時願罷取索以安衆心從之保州自嘉
祐以來議欲修展關城至是劉几復乞展築朝

廷終以張皇引惹難之、公奏曰、保州聞欲展城、軍民莫不欣嘉、况雄州高陽關皆嘗修展、不聞引惹、既非創築、於慮誓無嫌、願亟城之從之、

君臣相遇傳 卷之七

古

宋忠獻韓魏王君臣相遇家傳卷之七終

宋忠獻韓魏王君臣相遇家傳卷之八

明翰林院庶吉士武進後學鄭鄮評點

熙寧三年公乞罷河北四路安撫使奏曰、前年以河朔新經大災、異民罹餓殍、棄業而去者、道路不絕、臣上體累詔付委之意、不敢固辭、今已踰期歲、賴聖德所感、去年夏秋連得大稔、流庸歸復、疲瘵一蘇、震壞城壘、悉已繕固、至于定州、真定府、高陽關三路、皆得良帥、北虜晏然無事、若尚冒此職、實爲冗長、乞只充大名府安撫使、

君臣相遇傳 卷之八

一

累奏、詔從之、上留意河北事、詔問公曰、自北道休偃兵革、垂七十載、而人情恬於安佚、武備弛於因循、養兵雖多而未練、畜馬雖衆而未精、繕修城壘而未盡堅固、簡閱器械而未盡犀利、加以隄防決壞、溝洫湮廢、賦歛不節、徭役無時、民力困於累年、軍儲匱於列郡、在興廢而補弊、務經遠而適時、至於軍政之弛張、將吏之能否、出入之險易、守禦之利害、皆可密爲條畫以聞、公奏曰、此見陛下臨御以來、憂邊求治、日謹一日、

居安慮危思患預防之深意也天下幸甚然臣竊謂國家自景德歲與狄人講和邊鄙無事而於禦備之計未嘗不以河朔爲急至於守臣將吏亦皆盡一時之選其在任者唯以練士卒利器械修城壘治樓櫓爲職業往往曲生新意自衛能績以求勝取名者多矣積此六十餘年治葺之功可謂堅固犀利數倍景德之前矣去年秋偶以地震水災頗見處多煩朝廷究心隨已復故唯是朔州信安軍數處以功料稍大經冬

君臣相遺傳

卷之六

二

息役今則兵力已集土塲盡出不三數月間亦見成就臣竊謂平時守備與用兵禦賊急緩之勢固有不同蓋平時守備則當爲之有漸使不勞而易集況兵法曰百樓不攻今河朔諸城待敵之具何止百樓哉而朝旨令十分營葺外更以三分木植爲之准備是過計也且賊至城下則城內公私所有一木一石皆可爲城守之用較之三分之備不亦多乎夫以平時守備而爲用兵禦賊之計臣恐財用先屈而民力不勝其

弊矣臣願朝廷加意選擇一路守臣將官若寢得其人則不在日加束約月降號令自然備豫之事益以修舉也詔旨謂奇馬雖衆而未精者臣觀近年朝廷講求馬政最爲首務河南河北分置牧使以總治牧事又各有幹當公事官三數員更出巡視編降新制條目甚多臣願朝廷責以歲年則可見其效詔旨謂隄防決壞溝洫湮廢者自去秋黃河決溢恩深等州悉被水患朝廷累遣近臣與都水監官員經度已於二服

君臣相遺傳

卷之八

三

河進約分減大河之勢西治生隄以防漫溢臣亦嘗以衆議未一輒有論列已蒙朝廷遣司馬光等集議條奏事已施行若得向去大河水勢均調於今冬來春自可再圖其便詔旨謂賦歛不節徭役無時民力困於累年軍儲匱於列郡此見陛下軫及一道生靈惟此重困思欲慰安撫養俾盡適再生之路甚大幸也臣竊見本路今夏蠶麥盡登流庸漸復此乃上天垂鑒陛下肝旻憂民之心乘此之時臣固願陛下深思邦

本之重責臣與諸路守帥專務寬卹凡守禦之事悉令漸爲之備無得煩勞使其瘡痍日安生業加厚縱遇邊垂有警不得已而取之則民力可勝而樂輸於公上矣矧狄人衆勢少衰顧惜盟好制勝之道亦當先料敵情不可亟自紛更鹹令虜所窺測至若軍政之弛張則朝廷方下教閱新法諸路皆謹於奉行將吏之能否則臣常加體訪苟有不職卽當具迹狀以聞不敢懈也出人之險易則河朔地皆平坦別無障塞雖

君臣相遇傳

卷之八

四

有澹沼之阻而盛冬冰合或可平度又定保州廣信安肅軍等處皆旁接西山川口平濶是從來北虜大兵出入之地不當遮限當用兵之際或先據險要或設奇邀擊此皆繫臨時將略不可預言守禦之利害則臣前論頗詳不敢煩述雖然臣仰膺聖諭丁寧如此謹當力疾自勉夙夜究訪管見或有所得容臣繼以條上不敢遽然塞命妄進瞽言以誤陛下倚任詢采之意無任兢惶待罪之至是秋方行青苗法衆議皆以

謂不便臺諫官凡言及者皆以罪斥是以中外無復敢言者公慨然上疏曰制置三司條例司奏今欲將常平廣惠倉見在斛斗遇貴量減市價出糶就賤量增市價收糶仍以見錢依陝西青苗錢例取人戶情願預行支給令隨稅送納斛斗內有願請本色斛斗或納時價貴願納見錢者皆許從便務在便民如遇災傷亦許於次熟日送納若此行之非唯足以待凶荒之患又民既受貸則於田作之時不慮闕食蓋人困乏

君臣相遇傳

卷之八

五

常在新陳不接之際兼并之家乘其急以邀倍息今通一路之有無貴發賤歛以廣蓄積平物價皆以爲民而公家無以利其入是亦先王散惠興利而抑民豪奪之意也仍乞且於京東淮南河北三路先行此法俟成次第卽令諸路依此施行奉勅依奏續准勅節文常平廣惠倉見錢許依陝西出俵青苗錢例每於夏秋未熟以前約逐處收成時酌中物價立定預支每斗價例出曉示召人情願請領者十戶爲一保卽不

拘戶等高下，不願請領者，不得抑配。若客戶願請，即與主戶合保。若約度物數，支與鄉村人戶有剩，即亦許准上法支俵。與坊郭有物力抵當人戶，如納時斛十價貴，願納見錢者，亦聽。仍相度量減時價送納。夏料於正月三十日以前，秋料於五月三十日以前支俵。又准轉運常平廣惠倉司牒支俵青苗價錢，每十戶以上結成一保。須第三等以上有物力人充甲頭。第五等并客戶每石不得過一貫五百文。第四等每戶不

得過二貫文。

第三等每戶不得過六貫文。

第二

第每戶不得過十貫文。第一等每戶不得過十五貫文。如所支錢外更有剩數，其第三等以上人戶，委本縣量度物力，於今來所定錢數外更添數支給。若更有剩錢，如坊郭人戶實有自己物業可充抵當，願借請官錢者，仍五家以上結爲一保。依鄉村青苗例支借，不得過抵當物業所直價錢之半。其逐縣不得避免，逐時出納，致令諸色人扇搖。人戶却稱不願請領，仰逐縣官

吏用心曉告。人戶如不願請領，仰具結罪文狀入馬遞申赴當司，以憑選差清強官往彼曉諭。人戶如却願請領，其本縣干繫人，必定別作行遣。如事理稍重，必具事由申奏。應夏秋收成合納所請過價錢斛斗，如物價稍貴，願納見錢者，當議於市價上減撲錢數，仍比附元請價錢十分不得過三分。假令一戶請過錢一貫文，如送納見錢，即不得過一貫三百文。臣竊以國之頒號令，立法制，必信其言，而使民受實惠，則四方

觀聽，孰不欣服。

伏詳元降勅語，務在優民，不使

兼并之家，乘其急以邀倍息，皆以爲民，而公家

無以利其入，謂合先王散惠興利，抑民豪奪之意也。今乃鄉村自第一等而下，皆立借錢貫伯，其第三等以上人戶，更許添數支給。坊郭人戶，有自己物業可充抵當，願借請官錢者，依青苗例支借，不得過抵當物業價直之半。鄉村上三等并坊郭有物業人戶，乃從來兼并之家也。今皆多得借錢，每借一貫，令納一貫三百文，則是

官放息錢也，與元勅抑兼并濟困乏之意，絕相違戾，欲民信服，不可得也。又鄉村每保須要第三等以上有力人充甲頭，雖云不得抑勒，而上等之戶，既有物力，必不願請，官吏既防保內近下貧戶不能送納，豈免差充甲頭以備代陪也？復峻責逐縣，如人戶不願請領，卽令結罪申報，若選官曉諭之時，豈無貧下浮浪願請之人，苟免措拾，則其勢須行散配，且貧下人戶見官中散錢，誰不願請，然本戶夏秋各有稅賦，又有預

君臣相遇傳

卷之八

八

買及轉運司和買兩色紬絹，積年倚閣借貸錢糧麥種錢之類，名目甚多，今添紬此疑是一重出利苗錢，愚民一時借請則甚易，至納時則甚難也，故自勅下以來，一路州縣上下惶惑，皆謂若不抑散上戶，不願請領，只據近下等第與無業客戶願請者支俵，則實難催納，將來必有行刑督索，及勒干繫書手典押者戶長同保人等均陪之患，大凡兼并所放息錢，雖取利稍厚，緣有通欠，官中不許受理，往往舊債未償其半，早

以續得貸錢兼并者，既有資本，故能使相因歲月，漸而取之。今官貸青苗錢則不然，須是夏秋隨稅送納，如人戶災傷及五分以上，方許次科催還。若連兩科災傷，則必官無本錢接續支俵，而官本因而寢有失陷也。其害明白如此，更有緣此煩費虛擾之事，不敢具述。兼去歲河朔豐熟，常平倉所糴白米，每斗不過七十五文，省以來自前年分少有以此價賤之時，若剝時收歛，遇向上價貴出糴，不唯合於古制，而無失陷之

君臣相遇傳

卷之八

九

弊，兼民實被惠，亦足收其羨贏。今諸倉方有糴入，而提舉司亟令住止，蓋盡要散充青苗錢，指望三分之利，而遂收爲已功。縣邑小官，敢不奉行，豈暇更恤貽民久遠之患哉？諸路所行事體，必料大率如此。朝廷若謂陝西嘗放青苗錢，官有所得，而民以爲便，此乃轉運司因軍儲有闕，遇自冬涉春，雨雪及時，麥苗滋盛，決見成熟，行於一時則可也。今乃差官置司，爲每歲春夏常行之法，而取利三分，又豈陝西權宜之比也？兼

元勅明言且於京東淮南河北三路先行此法。俟成次第，卽令諸路依此施行。今此三路自觀新制州縣，方憂不能奉行，而遽於諸路遍差提舉官員，以至西川廣南亦皆置使，伏惟陛下自臨御以來，夙夜憂勞，勵精求治，況承祖宗百年仁政之後，民浸德澤，唯知寬卹，而未嘗過擾。若但躬行節儉，以先天下，常節浮費，漸汰冗食，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興利之臣紛紛四出，以致遠近之疑哉？臣職當安撫，日間一路官吏所論，

君臣相遇傳

宋之人

十

皆云散錢不便，轉運司明知侵撓利權，不可經久。尚皆不敢陳說，而小臣畏罪，孰敢言者？臣若顧避形迹，從而默然，大懼有悞陛下委寄之重，欲望聖慈，矜臣愚直，更賜博訪。若臣言不妄，卽乞盡罷諸路提舉之官，只委逐路提點刑獄臣僚，依常平舊法施行，以安衆心。天下幸甚。特有勅諸軍五服內親卑幼充節級人員，若被轄人係尊長，卽轉移於一般軍分，公以諸軍多是弟姪子孫，以父兄尊屬在軍，遂願投本營同活，或

無子孫者，卽召本營人爲舍姪，與一身有託，更有堂從踈屬有服外親充軍。後有卑幼補爲人員，若一旦盡改配別指揮，恐軍中人情未允。只大名一府禁軍合移者已五十餘人，在京與諸路恐移避者人數不少，請轄下有尊長唯副指揮以上，被轄人與轉移，其餘止移別都，詔從之。至今行之爲法。

君臣相遇傳

宋之人

十一

宋忠獻韓魏王君臣相遇家傳卷之八終

宋忠獻韓魏王君臣相遇家傳卷之九

明 翰林院庶吉士武進後學鄭鄮評點

八月公既上章乞罷青苗法條例司復疏難頒下公亦再上疏辨曰臣近以河北路差官置司春夏秋青苗錢與鄉村坊郭人戶明取三分之利每保須要第三等以上有物力人充甲頭督促峻責逐縣支俵有傷國體一路官吏上下皆知不便而以制置條例司是大臣主領但人人腹非而不敢公言臣被傾三朝而又職當安撫君臣相遇傳卷之九

實不忍雷同默默遂詳陳利害本末乞更加博訪若臣言不妄即乞盡罷諸路提舉之官只委逐路提點刑獄臣僚依常平舊法施行所冀陛下洒然開悟亟賜更改使天下歌舞聖明不爲盛德之累老臣獻忠之心豈有它也今准都進奏院牒却蒙制置司以臣言皆爲不當條件疏駁乞中勅諸路及直令進奏官張士程指揮本院將曉諭中書劄子頒行天下臣詳制置司疏駁事件即將臣元奏要切之語多從刪去唯舉

其大槩用偏辭曲爲沮難及引周禮國服爲息之說文其謬妄上以欺罔聖德下以愚弄天下之人將使無復敢言其非者臣不勝痛憤須至再有辯列欲望聖慈特紆親覽然後降付中書樞密院看詳送御史臺集百官定議如臣所言不當即甘從竄殛若是制置司處置乖方天下必受其弊即乞依臣前奏盡罷諸路提舉官只委提點刑獄臣僚依常年舊法施行以慰衆心一臣前奏以元降勅語務在優民不使兼并之

君臣相遇傳卷之九

二

家乘其急以邀倍息而公家無以利其入今乃鄉村自第一等而下皆立借錢貫百其第三等以上人戶更添數支給坊郭人戶有自己物業可充抵當願借請官錢者依青苗例支借不得過抵當物業價直之半且鄉村上三等并坊郭有物業人戶乃從來兼并之家也今皆多得借錢每得一貫令納一貫三百文則是官放息錢也與元勅抑兼并濟困乏之意絕相違戾今制置條例司疏駁云言者以謂元降勅命云公家

無所利其入。今河北提舉官乃令取息三分，是與元勅絕相違戾。失信於百姓，本司今按周禮泉府之官，民之貸者，取民息有至二十，而曰國事之財用取其焉。今常平新法，預俵青苗價錢，但約熟時酌中物價，若熟時物貴，即許量減市價納錢，即是未定合納定數。故河北提舉官則約束州縣，若情願納錢，不得過三分。至於京西陝西等路提舉官，則大抵約束，不得過二分而已。此蓋為量減時價指揮，未有約定定數，恐遇

君臣相遇傳

卷之九

三

納時斛斗價例倍貴。州縣量減錢數不多，却致虧損百姓，所以如此約束，即非法外擅為侵刻也。就諸路提舉官所納，唯河北所納分數最多。然云不過三分之息，定取三分之息。若物價低平，即有合納本色，不收其息，或只收一二分息之時，多少相補。比周禮貸民取息，立定分數，已不為多。近降指揮，又令諸路預俵價錢，若遇物價極貴，亦不得過二分，即比周禮所取尤少者。臣竊以既立太平之法，必無剝民取利之理。但

漢儒以去聖已遠，解釋或有異同耳。按周禮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歛市之不售貸之，滯於民用者，以其價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各從其抵。鄭眾釋云：書其價揭著其物也。不時買者，謂急求者也。抵故價也。臣謂周制民有貨在市而無人買，或有積滯而妨民用者，則官以時價買之，書其物價以示民。若有急求者，則以官元買價與之。此所謂王道也。經又云：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鄭眾釋云：賒賈

君臣相遇傳

卷之九

四

也。以祭祀喪紀故，從官賈買物。唐賈公彥疏云：賒與民不取利也。經又云：凡民之貸與其有司辨之，以國服為之息。鄭眾釋云：貸者，謂從官借本賈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賈之國所出為息也。此所謂王道也。而鄭康成釋云：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為息也。於國事受園廬之田而貸萬泉者，則期出息五百。臣謂周禮園廬二十而稅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漆林自然所

生非人力所作，故稅重。康成乃約此法，謂從官貸錢，若受園廩之地，貸萬錢者，出息五百。公彥因而疏解，謂近郊十一者，萬錢期出息一千，遠郊二十而三者，萬錢期出息一千五百。甸稍縣都之民，萬錢期出息二千。臣謂如此，則須漆林之戶取貸，方出息二千五百也。然當時未必如此。今放青苗錢，凡春貸十千，半年之內，使令納利二千，秋再放十千，至年終又令納利二千，則是貸萬錢者，不問遠近之地，歲令出息四千也。

君臣相遇傳

卷之九

五

周禮至遠之地，止出息二千。今青苗取利，尚過周禮一倍，則制置司所言，比周禮貸民取息，立定分數，已不爲多。亦是欺罔聖聽，自謂天下之人，皆不能辨也。且今古異制，貴於使時。周禮所載，有不可施於今者。其事非一，若謂泉府一職，今可施行，則上言以官錢買在市不售，及民間積滯之貨，候民急求，則依元買價與之，民有祭祀喪紀，就官中借物，限旬日三月還官，而不取其利。制置司何不將此周公太平已試之法，盡

申明而行之，豈可獨舉注疏貸錢取息之利事，以詆天下之公言哉？鄭康成又注云：王莽時，貸以治產業者，但計歲所得受息，無過歲什一。公彥疏解云：王莽時，雖計本多少爲定，及其催科，唯所贏多少。假令萬泉，歲贏萬泉，催一千，贏五千，催五百，餘皆據利催什一。臣謂王莽時，官貸本萬錢，歲終贏得萬錢，只令納一千。若所贏錢更少，則納息更薄。比今於青苗錢取利，尤爲寬少。而王莽之後，上自兩漢，下及有唐，更不聞有

君臣相遇傳

卷之九

六

貸錢取利之法。今制置司遇堯舜之主，不以二帝三王之道，上裨聖政，而貸錢取利，更過王莽之時。此天下不得不指以爲非。而老臣不可以不辨也。況今天下田稅已重，固非周禮什一之法。則又隨畝更有農具、牛皮、鹽錢、麪錢、鞋錢之類，凡十餘名件，謂之雜錢。每遇夏秋起納，官中更將紬絹斛斗，低估價例，令民將此雜錢折納。又每歲將官鹽散與人戶，謂之蠶鹽，令民折納絹帛，更有預買轉運司和買兩色紬絹，如此之

類不可悉舉，皆周禮田稅什一之外，加歛之物。取利已厚，傷農已深，奈何更引周禮國服爲息之說，謂放青苗錢取利，乃周公太平已試之法。此則誣汙聖典，蔽惑廉明。老臣不得不太口息而慟哭也。又制置司所云，提舉官約束州縣納錢，不得過三分二分，蓋爲量減時價，指揮未有約定定數，恐遇納時斛斗價例倍貴，州縣量減錢數不多，却致虧損百姓。若物價低平，卽合納本色，不收其息。臣亦謂此論之不定也。緣小麥

君臣相遇傳

卷之九

七

最爲不耐停蓄之物，自來常平倉不糴，蓋恐積留損壞。今歲諸路雨雪及時，二麥有望，麥價必賤。提舉官必不肯令人戶送納本色，蓋納不本色，則無由變轉。若於轉運司兌換價錢，則諸處軍糧支麥絕少，必難兌換。既難兌換，則占壓本錢，下次却無錢散與人戶。臣以此知制置司與提舉官，本無令人戶送納斛斗之意，故開此許納見錢一門。將來只令言人戶情願送納本色，則人戶須至糴麥納錢，豈不殃害百姓，唯陛下

早悟臣言，一制置司云，言者以謂三等戶及城郭有物力戶，卽從來兼并之家，今乃立定貫百，許之貸借，卽非抑兼并之意。又河北提舉官，每保須要上三等戶一名，卽上等人戶，必不願請官吏既防貧戶不能送納，豈免差充甲頭以備代陪。又河北提舉官，乃峻責州縣如人不願請領，卽結罪申報。若選官曉諭人戶，却情願請領，卽當別作行遣。若選官曉諭，苟免招拾，豈無貧下浮浪願請之人，或須行散配。本司今按鄉村

君臣相遇傳

卷之九

八

上三等及城郭有物業戶內，亦有闕乏之人，就人取債，豈皆是兼并之家。今貸貧民有餘，則以俵此等人戶，免令就私家取一倍之息，乃是元勑抑兼并之意。河北提舉官，每保須要上三等戶一名者，蓋爲關防浮浪之人請去，將來難爲催納。若有上等戶肯與同保，卽非浮浪之人，自不須憂難爲催納。若無上三等戶肯與同保，卽自依准提舉官公文，不許支俵，何須更行散配。若謂上三等必不肯請領，須是差作甲頭，卽自

是抑勒有違前法况今年開封諸縣已經俵散甚有上三等戶情願請領卽非官吏抑勒以近驗遠事理可知至於提舉司約束官吏如無人情願請領卽結罪申報別選官曉諭乃只是關防因循避事壞法之人卽非迫脅官吏須令押配百姓若提舉官急於功利諷令州縣押配與人卽諸路各有安撫轉運提刑其爲朝廷委任皆在提舉之上若有州縣官員故欲隳壞新法曲徇提舉官抑勒百姓自當糾舉依法施行并

君臣相遇傳 卷之九 十

具事狀聞奏宜宜以官吏違法之故遂欲廢法臣竊以鄉村上二等及城郭有物業人戶非臣獨知是從來兼并之家此天下之人共知也今制置司以爲不是兼并之家者只要多散青苗錢與之而得利亦多也其如元降勅意本務拯濟困乏却將錢放與此等人戶則天下明知朝廷專以取利爲意實傷國體制置司若謂周官有貸民之法取之以道於理無嫌則今兼并之家例開質庫置課場若恐取民倍息以傷貧細

則所在皆可官自開置以抑兼并然自前世以來惡其大近衰削不忍爲之今青苗錢一事無近於此乎又云每保須要上三等戶一名者蓋關防浮浪之人請去難爲催納此則抑勒之勢不假臣言而自明矣又云若謂上三等人戶必不宜請領須至差作甲頭卽自是抑勒有違前法此又殊不察事勢人情有不得已而爲之者且青苗之法內有大臣力主事在必行外有專差之官唯以散多爲職辦州縣官吏往往變抑勒而爲情願者蓋事勢不得不懼而人情不得不從也監司之官其於事勢人情亦何異此九重高遠豈得盡知唯陛下早賜辨察一制置司云言者以謂躬行節儉常節浮費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興利之臣四出以致使遠近之疑本司今按先王之政未嘗不以食貨爲始張官置吏大抵多爲農事也近世以來農人尤爲困苦若朝廷但有徭役加之初無歲時補助之法近自京畿陝防溝洫多有不治乃至都城側近縣

君臣相遇傳 卷之九 十

地數百里棄爲污萊，父子夫婦流離失業，四方遐僻不可周知，一方水旱，則餓殍者相枕藉而流移者填道路，如前歲河北一饑，不免漕江淮之米以救之，然於人之流亡餓殍，未有補也，至於非法用度，或不免就等第人戶，彊借錢物，百姓典賣田產物業以供暴令，此亦可謂國用之闕文矣。至於差役困苦農民使之失職，則士大夫之所共見，不待論說而後可知，故陛下即位，詔書丁寧，以務農理財，免人役爲政事之急，誠

諸臣相過傳

卷之九

七

方今宜憂爲在此也。今置提舉常平廣惠倉官，兼管幹農田水利差役事者，凡以爲此而已，固非使之廢削百姓，以佐人主私費，亦豈得謂之興利之臣，而以爲致遠近之疑？臣詳制置司所言提舉常平倉官員，不是興利之臣，今既明舉貸錢取利之法，謂取之以道，於理無嫌，則非興利而何？至於東南所差均輸之官，亦皆興利之臣也。且西川四路鄉村，民多大姓，每一姓所有客戶，動是三五百家，自來衣食貸借，仰以爲生。

今若差官置司，更以青苗錢與之，則客於主戶處從來借貸，既不可免，又須出此一重官中利息，其它大姓，則固不願請領苗錢，又廣南東西路土曠人稀，水鄉之俗，粗足生計，今亦置官司貸錢取利，故於遠民尤爲不便，豈得不謂之以致遠近之疑也？國家幅員至廣，一方之有水旱時所不免，然朝廷未嘗不假貸糧種，盡救荒之政以濟卹之，故得饑饉者復蘇，流庸者復安，自祖宗以來，可謂仁政充洽矣，而未嘗曾就等第

諸臣相過傳

卷之九

七

人戶處彊借錢物，唯是英宗皇帝及陛下即位之初，天下各有優賞，朝廷自京師應副未及，則有三兩路州軍，曾於坊郭富民處權暫支借者，然亦卽時輦還，今制置司指爲暴令，以頒布天下，是唯知主張青苗之法，而不顧毀謗之甚，誠可駭也。唯陛下早賜省察，一制置司云，言者以謂坊郭人戶，既無青苗不可貸借，本司今按常平舊法，亦糴與坊郭之人，今若俵散農民有餘，仍不許坊郭之人貸借，是令常平有滯積餘藏。

而坊郭之人，獨不被賑救，乏絕之思也。周禮設貸民之法，卽無都邑鄙野之限。今新法乃約周禮太平已試之法，卽非專用陝西青苗條貫也。臣詳制置司此說，尤爲不定。蓋自來常平倉遇歲年不稔，物價稍高，合減元價出糶之時，其鄉村則逐處多下諸縣，取逐鄉近下等第戶姓名，印給關子，令收執赴倉，每戶糶與三石，或兩石。以來，所是坊郭則每日零細糶與浮居人戶，每口五升或一斗以來，故民受寔惠，甚濟饑乏。卽

君臣相遇傳

卷之九

圭

未見曾坊郭有物業人戶，乃來零糶常平倉斛斗者，此蓋制置司以青苗爲各欲剩借錢與坊郭有物業之人，以望得利之多，假稱周禮太平已試之法，以謂無都邑鄙野之限，以文其曲說。唯陛下深詳其妄，一臣近准真定府路安撫使司公文稱，准河北都轉運常平廣惠倉司牒，真定府准制置條例司劄子，據河北都轉運常平廣惠倉司狀，准朝旨於內藏庫支到山東絹二千萬匹，充常平本錢，尋分擘與諸州縣出賣，必

是破貨不了，欲將絹分作兩等，上等每匹作一貫三百五十文，省次等每匹作一貫三百文，省召人戶情願依青苗見錢法請領，仰更切相度，如依減定價例，委是人戶情願，卽依所申施行。如坊郭人戶情願請領者，亦聽常平司差帖，殿侍康承丙稱自京般來絹二十萬匹，唯有真定府未曾差人赴恩州請般帖，康承丙疾速往真定府管下縣分通行催促，火急和顧脚乘赴恩州請般赴時支俵，勘會真定府於恩州支下絹

君臣相遇傳

卷之九

圭

三萬匹，雖未般到，緣係準備充秋料青苗價錢，卽不闕錢支用。若更差使臣下州府縣分催促支散及取索文字，深屬張皇搔擾。牒臣本司請照會者，臣遂備錄聞奏。庶朝廷見其爲害之深，乞察臣前奏散青苗錢不便事理，早賜施行。却准中書劄子，奉聖旨，康承丙元係皮公弼等乞差充差使，幹當兼累降指揮，令提刑司常切覺察所散青苗錢召人戶情願，不得抑勒或有抑配俵散，便令止絕。當職官員具姓名聞奏劄與

臣知者、臣勘會轉運司、昨將山東絹配賣與諸州軍坊郭等第人戶、每一匹估錢一貫五百三十文、至一貫六百文以來、限半年納錢尚猶近、下等第人戶有破賣家財、方能賒陪送納了當者、今常平提舉官將山東絹二十萬匹上等者作一貫三百五十文、每一貫取利二分、每匹已是一貫六百五十文省、下等者每匹作一貫三百文并利亦是一貫六百文省、並隨稅只是百餘日省限納足、與轉運司配賣、與坊郭人戶價

嘉臣相遇傳

卷之九

五

例、全不相遠、即於農民、豈不爲害、更差使臣督迫支俵、公文內動是火急之言、則州縣小官唯是應命苟免過咎、將抑配以爲情願、何處更可辨明、且制置三司條例司、雖大臣主領、然終是定奪之所、今將絹二十萬、四直行指揮計散與鄉村人戶、依青苗法納錢、及令坊郭人戶願請者亦聽、則自來未見有定奪之司、事不關中書樞密院、不奉聖旨、直可施行者、如此則是中書外、又有一中書也、然中書凡事亦須進呈、或候

畫可、方敢施行、未嘗直便處分、唯陛下察其專也、如此、則在外守職、臣僚其誰敢不稟從、望早賜辨察、使事歸政府、庶於國體爲便、上始得公疏、意已大悟、亟欲寢罷、時王安石聞公有言已引疾在告、准參知政事趙鼎等對上、諭欲罷之意、并意曰、此主於安石、乞更俟安石出議之、安石既出、執之益堅、聞者惜之、未幾、呂公著爲御史中丞、亦言青苗法非便、安石欲黜之、上曰、須別坐事令出、既而又曰、公著言韓琦近有章疏、

嘉臣相遇傳

卷之九

六

朝廷亦當聽納、自古執政與藩臣若生間隙、至有舉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者、安石遽曰、只此可以逐矣、公著遂坐誣大臣、欲舉晉陽之甲、罷知蔡州諫官孫覺聞之曰、此言覺嘗奏之、今貶公著、誤也、公既以言忤權臣、又公著告詞明坐所因、公益皇恐、遂以疾上章乞知徐州、章四上、神宗遣內侍李舜舉慰諭乃止

宋忠獻韓魏王君臣相遇家傳卷之九終

宋忠獻韓魏王君臣相遇家傳卷之十

明 翰林院庶吉士武進後學鄭鄮評點

熙寧四年公至大明二年矣。又上章乞相

郡。二月，改永興軍節度使再任，制曰：分卿伯，召南當公職之尊，啓魏就封畢，萬得國名之大。况吾元老，爲世宗工，久倚帥垣之嚴，宜遷尹飾之寵，飭宣典策，敷告縉紳，具官琦道醇而深，器遠而博，渾渾忠孝之業，憲憲文武之資，感通仁朝，亮衆采于台極，冀戴英考，捧大明于天衢。君臣相遇傳 卷之十

朕續圖，厥初謀落，爰諧四氣之序，熙輯百家之成，登昭公槐，奄洩國枕，鎮定大事。爰如九朝之安，承寧諸侯，端若元龜之信。歲勤再閱，師律既和，重念郊圻之雄，旁據河山之險，徒得君重，以宣王靈，就更西雍之旄，留主北門之鑰，載疑薛一字爰賦，并實幹封，於戲，漢咨陳平安危，注於上意，唐因裴度，輕重繫乎厥身，維迺純誠，無媿前烈，懋服休命，往其欽哉，可特授依前守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行京兆尹魏國公克永興節度管

內觀察處置等使再任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

司事畿內河堤勸農監收使充大名府路安撫

使兼大名府路駐泊馬步軍都總管加食邑一

千戶食實封三百戶功臣散官勳如故公力辭

不拜，後及三年，復乞納節如前請，章七上不許。

滿四年再請，六年二月，移判相州，契丹遣使辨

理河東地界，上賜手詔詢訪，公奏曰：臣伏蒙聖

慈，特差入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幹當內東

門司裴昱齋賜臣手詔，以朝廷通好北虜，幾八

君臣相遇傳 卷之十

十年，近歲以來，生事彌甚，代北之地，素有定封，

而輒開邊端，妄來訴理，比敕官吏，同加按行，雖

圖籍甚明，而詭辭不服，今橫使復至，意在必得，

朕以祖宗盟好之重，固將優容，虜情無厭，勢恐

未已，萬一不測，何以待之，古之大政，必詢故老，

卿夙懷忠義，歷和三朝，雖爾身在外，乃心固不

在王室，其所以待遇之要，禦備之方，密具以聞，

朕將親覽，臣晚年多病，心力耗殫，日欲再乞殘

骸，保此頽暮，不意陛下以北虜生事，深思預防，

記及孤愚曲有訪逮敢不免竭衰殘少塞聖門臣竊以契丹稱疆北方與中國抗者蓋一百七十餘年矣自石晉割地并有漢疆外兼諸戎益自驕大在祖宗朝屢嘗南牧極肆凶暴當是時豈不欲悉天下之力必與虜角哉終以愛惜生靈屈就和好凡疆場有所興作深以張皇引惹爲誠以是七十年間二邊之民各安生業至于老成不知兵革戰鬪之事至仁大惠不可加也臣觀近年以來朝廷舉事則似不以大敵爲卹

君臣相遇傳

卷之十

三

虜人素以久疆之勢於我未嘗少下一旦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圖復燕南之意雖聞虜主孱而佞佛豈無疆梁宗屬與夫謀臣策士引先發制人之說造此繫端故屢遣橫使以爭理地界爲名觀我應之之寔如何耳所以致虜之疑者臣試陳大畧高麗臣屬契丹於朝廷久絕朝貢向自浙路遣人招諭而來且高麗小邦豈能當契丹之盛來與不來於國家無所損益而契丹知之謂朝廷將以圖我此契丹之疑也秦州古渭

君臣相遇傳

卷之十

四

之西吐蕃部族散居山野不相君長耕牧自足未嘗爲邊鄙之患向聞疆取其地逮熙河一路殺其老小以數萬計所費不貲而河州或云地屬董種董種卽契丹塔也旣恐闢地未已豈不往訴而契丹聞之當謂行將及我此又契丹之疑也北邊地近西山勢漸高仰不可爲塘泊之處向聞差官領兵徧植榆柳冀其成長以制虜騎然興于界首無不知者昔慶曆慢書所謂剏立隄防障塞要路無以異矣然此豈足持以爲固哉但使契丹之疑也河朔義勇民兵置之歲久耳目已熟將校甚整教習亦精而忽然團保甲一道紛然義勇舊人十去其七或撥入保甲或放而歸農得增數之虛名破可用之成法此又徒使契丹之疑也自虜人辦理地界河朔沿邊與近裏州郡一例差官檢計修築城壁開濬壕塹趙冀北京展貼之功役者尤衆敵樓戰棚之類悉加換葺增置防城之具率令備足逐處衣甲器械累次差官檢視排梁張盤前後非一

又諸處都作院，頒降新樣，廣謀造作澶州等處，紡爲戰車，此皆衆目所覩，謀者易窺，且虜人未有動作，彼無秋毫之損，而我已費財彈力，先自困弊，又徒使契丹之疑也。近復置立河北三十七將，各專軍政，州縣不得闕預，雄州地控極邊，亦設將屯兵，其隨軍衣物，有令兵士已辦者，有令本營增置者，有令官造給付者，以至預籍上戶、車馬驢騾，準備隨行，明作出征次第，不可蓋掩，此又深使契丹之疑也。夫北虜素爲敵國，君臣相遇傳 卷之十 五

不便事，而言者輒肆厚誣，非陛下之明幾及大戮自此新法之下，雖其間有未協人情者，實避嫌疑不敢更有論列，今親被詔問，事繫國家安危，言及而隱，是大不忠，罪不容誅矣。臣嘗竊計始爲陛下謀者，必曰自祖宗以來，紀綱法度，率多因循苟簡，非變不可也。治國之本，當先富彊之術，聚財積穀，寓兵于民，則可以鞭笞四夷，盡復唐之故疆，然後制作禮樂，以文太平，故始散青苗錢，使民出利所得之利，復以爲本，必務多取，歲增本錢，無有定數，又爲免役之法，自上等以至下戶，皆令次第出錢，募人應役，從來上戶輪當衙前，重難故其間時有破敗者，今上戶一歲出錢不過三十餘緡，安然無事，而令下戶素無役者，歲歲出錢，此則損下戶而益上戶，雖百端補救，終非善法。又役錢之內，每歲更納寬剩錢，以備它用，此所謂富國之術者也。且農民送納夏秋稅賦，一年兩次納不前者，始有科校之刑，今納青苗與役錢，已是加賦，有過限者，亦依

二稅法科校，則是一戶一歲之中，常負六次科校。民不勝矣。稍遇水旱，則逋負官錢，流移失業，事已著見。孰敢言者？又內外置市易，務盡籠天下商旅之貨，官自取利。主者以得利爲功，雖劣必取。小商細民，遂無所措。加以新制日下，更改無常。州縣官吏，茫然不能詳記。稍有違者，皆坐徒刑。雖經赦降去官，不得原免。監司督責，以刻爲明。薄法之苛，過于告緡。故州縣之間，官吏惴惴然日苟一日，皆以脫罪爲幸。夫農者國之根

君臣相遺傳

卷之十

七

本也。商者，能爲國致財者也。國吏助朝廷之教化者也。今農者則怨于賦歛，商者則難于道路，官吏則所在不安其職，而恐陛下不能盡知也。夫欲攘斥四夷，以興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搖，衆心離怨。振古以來，未聞能就。此則爲陛下始謀者之大誤也。陛下有堯之仁，舜之聰，知其所誤，能改不吝。聖人之大德也。又令好進之人，不顧國家利害，但謂邊事將作，富貴可圖，獻策以干陛下者，必曰：虜勢已衰，特外示驕慢耳。以陛下

神聖文武，若擇將臣，領大兵深入虜境，則幽剽之地，一舉可復。此又未之思也。今河朔累歲災傷，民力太乏。沿邊次邊州郡，芻糧不充。新選將官，皆驍勇寡謀之人。義勇保甲，新點未經訓練。若驅重兵，頓于堅城之下，糧道不給，虜人四向來援，腹背受敵，欲退不可。其將奈何？此太宗朝雖曹彬守信，名德宿將，猶以致岐溝之敗也。臣愚今爲陛下計，謂宜遣使報聘，優致禮幣，開示大信，達以至誠。具言朝廷向來興作，乃修備之

君臣相遺傳

卷之十

八

常與北朝通好之久，自古所無。豈有它意，恐爲謀者之誤耳。且疆土素定，當如舊界。請命邊吏，退近者，侵占之地，不可持此造端，欲懷祖宗累世之好。永光宗廟諱信誓，兩絕嫌疑。望陛下將契丹前所疑之事，如將官之類，因而罷去，以釋虜疑。萬一聽服，則可以遷延歲月。陛下益養民愛力，選賢任能，踈遠姦諛，進用忠鯁，使天下悅服，邊備日嚴。塞下有餘粟，帑中有羨財，俟虜果有衰亂之形，然後一振威武，恢復舊疆，快忠義不平

之心雪祖宗累朝之憤陛下功德赫然如日照耀無窮矣如其不服決欲背約則今河北諸州皆深溝高壘足以自守虜人果來入寇所在之兵可以伺便驅逐大帥持重以全取勝然自此彼來我往一勝一負兵家之常不可前料卽未知何時復遂休息也至于清野之法則難盡行蓋事變之際不可率一境之民比戶將牛馬餓糧盡入城郭蓋至時或有往保山寨者或有挈家渡河者或有留人看守莊舍者或有就近入

君臣相遇傳

卷之十

十

居城郭者當使人得自便方保安全固不可按圖先定必令盡入城郭而居也雖有嚴令必不從也在祖宗朝屢經北虜之擾鄉民避寇率亦如此願朝廷不須一一處置臣歷事三朝十年輔相官已極品歸榮故郡萬事無不足者年將七十宿疹在身每思告老而去度全始終此緣聖問之及因敢一貢盡言非嫉善也非求進也○用是足以自信○今天下之人漸不敢以直言爲獻○臣寔不忍負累朝眷遇之恩○猶覲愚瞽一悟

聖心爲宗社之盛福惟陛下加察賜以不疑非獨老臣幸甚天下幸甚時文潞公富鄭公曾魯公同被詔問公所封最爲切直七年秋公累上章乞致仕章每上上必遣近侍齎詔慰諭不允明年夏公又力謝事復改永興軍節度使京兆尹再任公方力辭而疾革矣八年六月二十四日薨于相州之正寢前一夕有大星殞于晝錦堂側享年六十八訃至京上震悼甚輟視朝三日遣中使慰撫本家凡典禮悉令按趙普故事

君臣相遇傳

卷之十

十

施行贈尚書令告第曰朕勿休聖緒綏撫四方實賴全德老臣蕃屏王室今其亡也何痛如之故推忠宣德崇仁保順守正協恭贊治純誠亮節佐運翊戴功臣永興軍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行京兆尹上柱國魏國公食邑一萬六千八百戶食實封六千五百戶韓琦靖淵以有謀莊重而不撓早有天下之望自結人主之知出入三朝周旋二府仁皇與子旣推定策之功先帝遣

儲復預受遺之託，沆繇輔翼，以底不平，澤被生民，勲在社稷，嚮以懇辭重任，出撫近藩，累厭節旄之榮，願還印綬之寄，方深注倚，遽此藏凶，夫三省之官，惟尚書令爲尤重，非功德卓越，不以假人，眷言老成，宜峻徽典，尚其精爽，膺此寵榮，可特贈尚書令，宣制文德殿，以公配享英宗廟廷，制曰：功茂者賞，惟其稱德，厚者報不可忘，故命丹褒崇，舊史有追封之典，祀祧躋配，前書存與享之文，蓋君臣之義，不獨欲榮寵之于有生，

君臣相遇傳

卷之十

主

抑邦家之光，實亦冀顯揚之于不朽，惟時故老翼我前朝，式敷誥于治庭，肆儀圖于典禮，故永興軍節度使守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魏國公贈尚書令韓琦才資沈偉，宇量恢宏，勇義出于至誠，朴忠可以大受，盡瘁于國，利無知而不爲，任重于時事，雖難而必濟，惠澤有加于四海，謀猷實紀于三朝，緬懷昭亮之勤，重起淪亡之痛，是用進登列考之清祜，俾序功臣于大烝，上以慰祖宗之靈，下以爲忠義之勸，於戲，爲臣至此

可無愧于前良，與國同休，庶永傳于茂烈，茲惟盛美，以荅元勲，可配饗英宗皇帝廟庭，主者施行，上以尚書令不兼官，是爲真令，故特以贈，公又配享特鎖院告廷，皆異典也，上又遣禮官大常丞集賢校理李清臣致祭于樞前，又遣內侍詢本家所欲，凡例外令一切條上，復命姪正彥自兩浙提舉官知相州，令過闕，賜對面諭，令照管諸孤，差入內都知利州觀察使張茂則監護塋事，入內供奉官張懷德增修墳兆，以石爲幽

君臣相遇傳

卷之十

主

室，今特詔用之，自公始也，再遣幹當御藥院李舜舉奠於靈几，及許幼子嘉彥將來尚主，仍諭忠彥曰：先侍中忠義於國，平生奏議甚多，可悉錄奏來，勅崇文院遣筆吏數人至相州，遂以平府忠議五卷，諫垣存藁三卷，陝西奏議五十卷，河北奏議三十卷，雜奏議三十卷上之，上得之喜，閱之殆遍，後嘗因二府奏事，上問或曰：韓琦嘗有此議，蓋見奏議所載也，又有安陽集類五

十卷祭儀一卷藏于家。有司考行應憂國忘家。文賢有成之法。謚曰忠獻。詔本家令以行狀來。上。神宗乃親製神道碑以賜之。題碑額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之碑。墓于相州安陽縣豐安村。祖塋之西北原。公昆仲六人。長兄次兄與弟四兄皆蚤亡。先太師捐館時。公方數歲。惟第三兄諱琚最長。始爲州縣官。後終于司封員外郎。公同母兄諱璩終著作佐郎。公與著作皆育於司封兄。後公與著作同年登進士第。公方爲禁從。若臣相遺傳 卷之十 古

漸貴顯。而三兄相繼皆亡。收恤諸孤。皆同也。公氣貌嚴重。人雖望而畏之。及夫接物。極恭而溫。初爲館職。所與游者。皆一時英俊。石曼卿氣豪邁。多戲侮同舍。獨見公不敢少慢。但時呼爲韓家。蓋當時市井小民。凡所畏者尊官。則呼厥姓曰某家。故石効此語。爲人敬服如此。器量閎博。小大無所不容。公自在館閣。及登侍從。卽有重望於天下。與同館王拱辰。御史肅定基。同發解開封府。舉人拱辰定基。時有喧爭。公安坐幕

中閱試卷如不聞。拱辰忿不助已。詣公室謂公曰。此中習宰相器度邪。公和顏謝之。及公爲樞密副使。石介有慶曆聖德頌曰。予早識琦。琦有奇骨。可屬大事。光宗廟諱厚如勃。後爲宰相。歐陽永叔作相州畫錦堂記曰。臨大節。決大事。垂紳正笏。不動聲氣。而措天下于太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天下傳之以爲知言。堂乃公爲鄉郡時所建也。慶曆中。公與杜衍富弼范仲淹同心輔政。更革弊事。援引正人。時張方平錢明逸王拱辰爲兩制。皆歷中丞。故杜祁而下爲三人者。排逐指爲朋黨。相繼罷去。是時二府計逐。廳見賓客。拱辰來見。因諷勸公奮手作跳擲勢曰。須是雖出黨中。公對曰。琦惟義之從。不知有黨也。既而公亦求去位。公之在相位也。凡進人才。惟以公議所在。多有未嘗識者。人亦不知出何人門下。人或可詢。聞所稱薦。用之不疑。嘗訪於王安石。曰。文行則孫覺。吏事則張頴皆可用也。時二人皆常調小官。公乃處寬于館閣。任頴于省府。

若臣相遺傳

卷之十

古

如此之類也。公薦引于上前者固多，亦未嘗自漏。上前之語，問因上有宣諭，或同僚談說，人始聞也。公初罷相，上問孰可以爲執政者，時公力薦韓絳，忠直有公輔之器，上遂用爲樞密副使。既而有排毀絳者，上曰：韓琦引去，推薦此人，朕豈可違？公既罷去，蘇頌除修起居注，往謝二府參政趙鼎曰：韓公累欲用君，以魯公避親嫌，今乃上記前日韓公語矣。二公始知公嘗援已也。○是○人○之○類○如○此○心○事○由○此○而○大○公○之○大○人○公○待○人○一○以○至○誠○亦○未○嘗○懷○怨○于○人○人○或○有○不

君臣相遇傳

卷之十

五

喜于公。公待之終不疑也。慶曆中，孫沔爲御史，以西事詆公甚力，後公爲宰相，沔以罪廢。會陝西用兵，起沔帥慶州，過關賜對，英宗諭曰：韓琦稱卿有邊帥才，故復用卿。沔退而袖長書，俯伏謝罪，皇愧幾無所容。天章閣待制李師中父緯，昔爲陝西裨將，公方領經略之任，時緯與賊戰而兵敗，密詔公斬于退兵之地。公特申理，緯得不死，而猶重貶，人莫之知也。師中乃謂父貶因公所奏，遂請開訟。公言：西兵之敗，當先誅元帥

後緯知公嘗有言救已也，每見公未嘗不泣下敘感，然師中終以前日之訟，惶恐自疑。後師中方生事，廢黜，一日擢爲高陽關安撫使，賜對日，神宗諭曰：韓琦薦卿有木，故委以方面。師中方大愧服，特枉道至相臺謝公。公所至惠愛及人，既去，思慕不已，往往畫像事之。揚州泰州真定太原京兆府皆有公祠。魏人仍立生祠爲塑像，歲時奠獻，以比狄梁公。天下士大夫識與不識及里閭田野之人，聞公之名，無不咨嗟瞻慕，至

君臣相遇傳

卷之十

六

夷狄尤畏服公名。凡奉使契丹者，虜人未嘗不問公安否。今在何處？信使過北門，京尹往來書例用抑字。公至則易以名，副使成禹錫仍論來介曰：今以侍中在此，故特書名。及公既去，來者亦欲使彼名，數強之，卒不肯從。每南來涉臨清界，卽戒于下曰：此是韓侍中境內，謹勿亂須索。忠彥奉使至帳前，館伴楊興功謂忠彥曰：早來上，向召曾使南朝，會韓侍中者數人，問之，少卿貌類父否？皆云頗類，遂于宴坐令畫工密圖之。

而去公孤忠直道、惟范公富公氣類相同相知最篤、及論事于上前、繫國家利害、則各正色辨論、未嘗以私相符同、退而皆不失驩、三公名重一時、天下稱爲韓范、或韓富、希文嘗遺杜祁公書曰、天下始終不變者、仲淹惟敢保韓富二公而已、公輕財好施、不計家中有無、賙人之急、惟恐不豐、或求之愈數、而意愈不倦、俸祿之入、月未終而已竭、是以天下之士皆歸之、至于自奉養則儉約不改于舊、左右侍者不過二三人、嘗

君臣相遇傳

卷之十

七

曰、吾閨門之內、如當日朝官時、無以異也、內外宗族割俸以養之者、嘗十數家、嫁諸兄孤女十餘人、教育諸姪皆有成立、所得恩例、常先旁族交舊之子孫、貧而無託者、如尹洙石介之家亦分俸以給之、公天性清簡、至于圖書博奕聲伎之娛、一無所好、獨觀書史晝夜不倦、家藏圖籍萬餘卷、卷末皆題曰傳賢子孫、餘暇則喜書札、素愛顏魯公書、而加以道健、自成一家、人觀公字體、皆曰端重而剛勁、類乎爲人、公孝于祖宗、

常恨祿不及親、傾所有以奉塋域、公五代祖葬博野、曾祖葬贊皇、雖家諫具載塋地、值五代兵亂、常趙並邊復有北胡之患、子孫避地多故、于歲時灑掃、蓋不能及、歷祀既遠、遂忘所在、公常刻志求訪、嘉祐三年、得曾祖府君之墓于贊皇、八年得五代祖庶子墳于博野、三塋之失所在、百有餘年、公卒能訪而得之、世歎公孝誠所感云、公娶尚書工部侍郎崔公立之女、追封魏國夫人、男子六、長忠彥、次端彥、次良彥、次純彥、次

君臣相遇傳

卷之十

八

粹彥、次嘉彥、女子四、長不育、次適朝散郎王景修、次二人不育、孫男曰治曰戢曰深曰誠曰浩曰證曰哲曰括曰拓曰裕曰樞曰洞曰格、曾孫曰肖、胄曰肯、胄曰碩、胄曰膚、胄曰顯、胄曰宏、胄曰頴、胄曰全、胄曰安、胄曰寔、胄曰膺、胄曰顏、胄曰薨、後歲餘、右侍禁孫勉監元城壩、一壩多墊、陷費工料、勉詢知有巨黿冗于壩下、乃伺黿出射殺之、後數日、勉方晝臥、有一吏持檄召勉曰、有黿訴爾、當往證之、既隨吏行過一宮闕、其狀

守衛皆金甲吏兵，勉詢之，吏曰：「紫府真人宮也。」勉詢姓氏，吏曰：「韓魏公。」勉忽省，曰：「我故吏也。」亟往求見焉。既入，望魏公坐殿上，衣冠若世間所畫神像也。侍立皆碧衣童子。勉砌下俯伏哀訴不已。公微勞云：「汝當往陰府證事乎？」勉具述殺龜事。又敘嘗蒙薦舉，今入陰獄恐獲罪不得遠求庇助。公乃命取黃誥示之，謂曰：「龜非與人同，被害汝婦，戮之汝職，遣之使出門所追吏曰：『真人釋爾，吾何敢攝也。』」青衣人引勉至家，遂悟。事既傳播，一日神宗謂輔臣曰：「聞說韓琦爲真人事否？」曰：「未之聞也。」上具道所以，咨嗟久之。孫固時爲知樞密院，退而謂所親曰：「如韓公平生所爲，豈不爲真人乎？」元豐中，忠彥以墳墓久闕，照管乞弟粹彥監相州酒稅。神宗御批曰：「韓琦有功於國，非他臣比，特依所乞，仍令吏部今後常注其見在仕子孫一人隨本資任，或親民監當相州一差遣。」國朝以來，臣僚之家未嘗有此乃非常之恩也。

卷終

宋忠獻韓魏王君臣相遇別錄序

涇州觀察推官前主客大府路機宜文宣王嚴叟撰

熙寧四年秋，河決魏北家府，以都水丞待罪於魏。嚴叟始得見魏公。五年夏，公薦以爲北京國子監教授。其冬，又辟以就幕府。六年春，公得請守鄉郡，又延之于安陽。公旣在安陽，多暇日，而嚴叟間居，且無職事，方得從容獨侍公于便坐。公不以爲不可與言，而開心寫誠，無復間外其間事。有時人之所不知，言有古人之所未到，退

希臣相遇傳

別錄序

十

輒書而藏之，記或未詳，則他日再叩以竟其說。方貪嗜未足，而八年六月，我公已薨，嗚呼！清風在堂，俄隔萬古，望斷霄漢，不聞餘音，痛念二年之間，公以疾居于內，而嚴叟以行役于外者，旣已三之一；良時美景，與衆賓並進于宴賞之間者，又三之一；則間見于公，蓋無幾矣。竊自根其生之晚，而識公之不早，見公之不數，而問公之不多也，姑悉所聞見者，敘而次之，以爲公別錄云。昔乙卯七月十五日。

宋忠獻韓魏王君臣相遇別錄上

明翰林院庶吉士武進後學鄭鄂詩點

公至和中自相州入西樞爲太尉首以建儲爲言既遷丞相每乘間必及之援古喻今前後蓋數十矣一日仁宗忽開悟公賀曰堯舜之心也社稷幸甚上曰然則誰可者公曰宗室之賢唯陛下所擇上曰昔嘗養二人爲子一人者不慧公曰既不慧更不須論上曰如此則唯宗實可公曰陛下既已知之則定矣遂命判宗正以試

希臣相遇傳別錄

十

之公已得請于仁廟許立嗣矣而宮人宦官環泣于內大臣小臣橫議于外上意復動臨朝默然不樂公每顧上顏色不知身之所容也洎因英廟謙退久之不宥就宗正而上意尤懈迺曰不如且放下公復從容獨對曰天下人已知之而中輟非朝廷舉動也彼退避如此迺是有識豈可遂已上釋然曰既如此不如便就明堂前與了當公又進曰且爲皇子以待聖嗣立則必自求歸邸上領之即日乞宣樞密臣寮諭之既

而張昇至失聲言曰許大事如何容易便做不教臣知上笑曰議已定不須驚也當日下殿便降文字英廟既卽位之數日初掛服于樞前哀未發而疾暴作連聲大呼語之恐人所不可聞左右皆反走大臣輩駭愕癡立莫知所措獨公亟投杖于地直趨至前抱持入簾曰誰激惱官家且當服藥內人驚散公呼之徐徐方復來遂擁上以授之曰皆須用心照管官家再三慰安而出仍戒當時見者曰今日之事惟某人某人

希臣相遇傳別錄

二

見外人未有知者復就哭位處之若無事然歐陽承叔歸以語所親曰韓公遇事真不可及也英廟初以驚疑得疾久之疾已平而疑未解潛晦自居猶若疾者面壁堅臥莫肯受藥餌公日率同列入自捧藥以進公俯而懇告則或熟視公而不言或取藥以覆公之衣而不顧公或跪于榻上者移時或拜于牀下者數四太后在簾間每勞公曰相公亦不易勝矣大王汝自勸也宗及大王勸之尤不顧也然須公強之而後服

英廟疾時，太后一日遣使持一封文字至中書，直以授公。公啓之，題疏列上禁中縱意事，其極曰：老身今無所容，相公當作王也。公讀訖而懷之。雍容以語使者曰：但做某奏太后道太后常自言官家心神未寧，帖心神未寧帖之人言語舉動不中節，何足恠也。安則自無矣。太后意遂解。英廟之疾，中外莫知其誠偽，且遇貂璫少恩，禮左右不悅，多道禁中隱密者，雖大臣亦心惑其說。顧未敢發口爾。獨公屹然不爲衆說動。一

君臣相遇傳 別錄

三

日昌言曰：豈有前殿不曾差了一語，而一入官門得許多錯？某好疑此事。自爾人情覺公意不可搖，遂不復有妄傳語言者。英廟既驟自外來，又方寢疾不預事，人情傾向在太后。公憂宮中有不可測者，一日因對于簾下，深以言動太后曰：臣等只外面見得官家裏面保護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得安穩。太后驚曰：相公是何言語？自家更是用心。公卽曰：太后照管則衆人自照管，同列爲縮頸流汗，既出吳長文

曰：語不太過否？公曰：不如此不得。公既潛察英廟已安，而曹后未有還政意，迺先建議于英宗曰：可一出祈雨使天下之人識官家上然之，遂以咨太后。太后怒曰：獨不先稟此邪？孩兒未安，恐未能出。公曰：可以出矣。太后又曰：人主出不可不備禮儀，方處喪，素仗皆未具。公曰：此事小朝廷順旨卽辦，不數日素仗成。上遂幸相國寺。京師之疑以解，而太后不久竟歸政。曹后初未還政，公力引古以動之云：前世母后更聰明者，

君臣相遇傳 別錄

四

莫不以固吝權位，敗名德。太后若脫然便能復辟，則千古所未有，請自閱史書，一一可見，不敢妄也。后曰：自家何者敢望賢人？公察其意回矣。卽連贊之後數日，批出文字云：自某日更不御殿，公亟令捲簾撤坐，迺往白上。上曰：莫未否？公云：已得親詔矣。上遂釋然。初曹后難于歸政，公說云：當別爲太后議儀制。山呼警蹕益衛太后既允，卽以諷上。上正色曰：相公苦崇母后，豈是好事？公曰：臣等以此誘勸之，方肯放下。陛下何

惜此邪。若以輕重比之。與者止如鷄邪。而放下者。迺如太山富公。亦贊云。何啻太山事遂定。曹后雖臨政。只在一小殿中。屢曰。此是何出處。公每對他事不應也。真有微意哉。仁廟山陵已成。靈駕至鄭下。而傳聞皇堂石裂。架以大木矣。衆人駭懼。未有以處。公獨曰。果然則便當別爲。不可病遲。而憚費人臣于此。豈當苟且。旣而迺安云。

君臣相遇傳 別錄

五

宋忠獻韓魏王君臣相遇別錄中。公曰。能平得有已之心。則爲賢矣。人人莫不能道之。及到行時。大是難事。常合着意于此。勿以爲易也。公嘗曰。內剛不可屈。而外能處之以和者。所濟多矣。公曰。君子當先處已。至于義足而後委之命。可以無悔。公曰。聞人多矣。久而不變爲難。公曰。以之遇。則可以成功。以之不遇。則可以免禍者。其唯晦乎。公曰。中等以下人。見利則去。是其常情。不須惟也。公曰。人情微處。當深體之。若直用已意。以處則所失多矣。公曰。知其爲小人。便以小人處之。更不須校也。公无勲盛德如此。而聞人小善。則曰某不及矣。公曰。君子循理而動。靜以自居。禍福之來。非所惑也。公曰。人能扶人之危。則人之急。固是美事。能勿自談。則益善矣。公曰。汎交之道。與其所長。而避其所短。則歡心得矣。公曰。處已以難。處人以易。則無所往而不服矣。公曰。寡欲自事。簡公曰。能識理。則事事無礙矣。公因論待君子小人之際。公曰。一

君臣相遇傳 別錄

六

當以誠。但知其爲小人。則淺與之接耳。凡人至
于小人。欺已處。不覺則已。覺必露其明以破之。
公獨不然。明足以照小人之欺。然每定之而不
形也。公性至仁。然其臨事或誅一人與答一人。
顏色不覺有異也。公曰。欲成大節。不免小忍。公
曰。君子所履。須當謹微。放過一事。便爲小人所
窺矣。公之客有被召而請教者。公曰。富貴易得。
名節難守。孫和甫奉使虜中。過魏因請教于公。
公曰。但勿以其爲夷狄而鄙薄之。甚善。凡人語
君臣相遇傳 別錄 七

及其所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辭必厲。惟公不
然。更說到小人忘恩背義。欲傾已處。辭和氣平。
如說尋常事也。公曰。某平生仗孤忠以進。每遇
大事。卽以死自處。幸而不死。事皆偶成。實天扶
持之。非某所能也。

宋忠獻韓魏王君臣相遇別錄下

天聖五年三月二十四日。唱進士第于崇政殿。
甲科未絕而日五色。于時羣臣皆賀。後議者以
爲公同升諸公。雖多至二府。然終福社稷。則獨
在公焉。趙良規賓客嘗曰。公初入館時。方二十
餘歲。亦未有事迹著于人者。然人意已自以公
輔許之。不知其何也。仁宗朝。李都尉喜延士大
夫盡聲色之樂。一時館閣清流無不往者。公于
其間獨爲年少。獨未嘗造焉。李數召而數以事

君臣相遇傳 別錄

八

辭人有強之者。公曰。固欲往。但未有名爾。公處
之而不失。和李旣莫得以怨。同時諸公亦不以
爲介也。石曼卿意氣豪俊。同時諸人無不被凌
謔者。獨未嘗侵公也。公曰。某以誠待之而已。公
言王沂公器德深厚而寡言。當時有得其題品
一兩句者。人皆以爲榮。某爲諫官時。因納劄子
忽云。近日頻見章疏甚好。只如此可矣。向來如
高若訥輩多是擇利希文。亦未免近名要須純
意於國家事爾。公聞此言。益自信也。公言王沂

公當國時，門下未嘗見顯拔一人物。希文乘間輒諷之曰：「明楊士類宰相之任也。」公盛德獨少此耳。沂公徐應之曰：「司諫不思邪？恩若已出，怨將誰歸？」希文惻然自失，退而嘆曰：「真宰相也。」公言希文師魯，皆畏沂公。師魯初入館，編校四年後，欲得一差遣，遂自至中書，援錢延年例。沂公徐曰：「學士自待，何爲在錢延年等例？」師魯終身以爲愧。公嘗言：「天下事不能必如人所望。」仁宗朝，王隨、陳堯佐爲輔相，皆老病而不和。中書

君臣相遇傳 別錄

九

事多不決，韓億、石中立、叅預，又頗以私害公。公時爲諫官，屢疏之不納。後物議益喧，公復上章乞庭辯，上迫于正論，遂盡罷四人者。然當時天下之望在王沂公、呂申公、杜祁公、范希文，而公亦薦之。及宣麻之日，廼張仕遜、昭文、章得象、集賢、宋庠、晁宗憲參政。天下大失望。公曰：「事固如此，不可知。」人意不能必也。公旣攻退四執政，朝廷議欲以知制誥龐其盡忠。公曰：「諫行足矣。」事理亦合如此因取美官，非本意也。人其謂何？語聞，事遂寢。公

嘗言：「章得象在中書時，方天下多敝事，且有西鄙之患，每與范希文、富彥國以文字至相府，欲發論議，輒閉目數數，珠不應人。彥國憤惋數欲忤之。希文惜大體，不許也。」公言：「希文嘗與呂申公論人物，申公曰：『吾見之多矣，無有節行者。』希文曰：『天下固有人，但相公不知耳。』相公以此意待天下士，宜乎節行者之不至也。」劉后上僊，仁宗欲以楊太妃爲太后，以問申公。申公曰：「典故無此事。」上曰：「柰已許之矣。」呂曰：「太后樂乎？」上曰：「樂之。」呂卽曰：「唯唯。」陛下宮中甚孤立，不便呂以此意密語公。時諫官御史知其非而畏其說，竟不敢爭也。先是宮中以劉爲大娘，楊爲小娘公曰：「呂公固多不正以結上，然皆有說以勝人，人亦不能奪也。」劉后服未除而勸仁宗娶曹后。希文進曰：「又教陛下做一不好事。」他日呂語某云：「此事外人不知。」劉旣上僊，官家春秋盛，郭后尚美人，皆以寵廢。以色進者不可勝數，已幾于昏矣。不立后無以止之。公曰：「每事自有深意，多此類。」范公作諫官，

君臣相遇傳 別錄

十

申公不悅，王隨適面諷希文云：「隨近日多引師巫出入及某事某事，皆打擊也。」希文云：「某不知其詳，未敢聞命。」呂知希文不納，恐事泄，反以語隨云：「范司諫欲奏言某事，某已勸之且止矣。」公曰：「呂申公極有機智，雖忌正人，然亦未嘗敢全踈棄之。」公言杜祁公心至公而樂與人之善，既知其人，無復更有毫髮疑問，始某為樞密副使，而杜公為大尉，某輒論難一二事，而杜公不樂，人或諷解之，迺曰：「某長渠三十歲，尚有誤邪？」久

君臣相遇傳

別錄

杜公可思
士

之既相亮，即每事問曰：「諫議看來未但經諫議曾看，便將來押字。」某益為之盡心，不敢忽也。以此見杜公存心至公，而不以出于己為勝。賢于人遠矣。蘇子美輩進奏事既發，仁宗為譏者所惑，夜遣內臣散入大臣家，捕同飲者。公明日對曰：「夜來聞遣宦官繞京師捕館職，甚駭物聽。此事但付有司，自有行遣。」緣陛下自即位以來，不曾做此等事，何故今日陡如此？上色悔久之。公云：「諸人欲以進奏事傾正黨，宰相章得象晏殊

不可否。賈昌朝參政陰主之，張方平、朱祁王拱辰輩皆同力以排之。至列狀言王益柔作傲歌罪當誅，公時在右府，下列不與此事。因兩府同對，獨言益柔狂語，何足深計較？方平等皆陛下近臣，今西邊方用兵，有何限大事不為陛下論列而同狀攻一王益柔？此亦其情可見。上遂釋然。公嘗稱內官王昭明絕不類內官，往年執政賈昌朝陳執中惡歐公，欲因張氏事深治之，令蘇安世鞠獄不成。蘇云：「不如鍛鍊就，仍乞不錄問。」

君臣相遇傳

別錄

主

昭明時為監勘官，正色曰：「上令某監勘，正欲盡公道，鍛鍊何等語也。」歐公遂得脫。石守道作慶曆聖德頌，忠邪太明，公與范公適自陝西來朝，道中得之。范公撫股謂公曰：「為此惟范某壞了也。」公曰：「天下事不可如此，必不成。」公因說康定已來事，嘆曰：「忠義難立，直道難行。」公曰：「希文常見勸以身安而後國家可保，師魯意謂不然，直謂臨國家事不當更顧身。」公雖重希文之說，然性之所喜，以師魯為愜耳。公云：「昔與希文深議，

開邊事，惟旋旋少進，爲得計，亟欲多展，必不可。保公言：慶曆中，與希文彥國同在二府，上前事議論各別，然下殿來不失和氣，如未嘗爭也。當時相善三人，正如推車子，蓋其心皆主于可行而不爲已也。公曰：某與希文官同職，同而事無間言，當時人以爲難。公云：國家事鎮之則靜，但取者少耳。如希文亦不免有易動處。慶曆中，希文出宣撫河東，未行先請益兵數十萬，分以屯陝、河、陽、蒲中，公以爲不消得如此。希文既對

希文相遇傳

別錄

主

後，公又爭之，恐希文以爲不益兵不可，則某乞自行，不要朝廷一人一騎。希文怒，遂却行，欲入崇政門，再請對，以爲韓某之說如此。公卽笑而拽之曰：希文迺不容某議邪？彥國亦贊公之說，卒不遣一人。然希文終不以爲忤。公帥定武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于旁，侍兵他顧，燭然公鬚，公遽以袖摩之，而作書如故。少頃回眠，則已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鞭之，亟呼曰：勿易之。渠方解持燭矣。軍中皆爲感服。孫和甫嘉佑治平

間在中書，編排諸房文字，嘗言：公常昭陵未復，土英廟未親政，朝廷多故，中書文字日盈于前，一一從頭看看了，卽處置了，接人更久處事更多精神，意思定而不亂，靜而不煩，如終日未嘗觸事者，殊不似諸公議了一件事，讀了一紙文字，精神意思半日不來。歐陽永叔在政府時，每人有自陳不中理者，輒峻折之，故人多怨。公則不然，從容論以不可之理而已，未嘗峻折之也。公言：在相府時，有難處事，蓋天下事無有盡如

希文相遇傳

別錄

高

意者，須當包忍，不然不可。一日處矣，公言：往時同列二三君，不相下語，常至相擊，待其氣定，每爲平之以理，使歸。于是雖喜勝者，亦自默也。公言：常自持正，故同列不敢犯。公言：同列間常當調和，往時在相府十餘年，如此。公言：某待罪中書時，事有當然不當然者，必堅立不移，反復論列，須正而後退，不敢取次放過也。公爲丞相，每見文字有攻人隱惡者，卽手自封之，未嘗使人見也。公晚年與歐陽永叔相親，而相知最深，永

叔心服公德量嘗曰。繫百歐陽修何敢望韓公。韓公曰。永叔相知無他。某以誠而已。公知永叔不以繫辭爲孔子書。又多不以文中子爲可取。中書相會。繫年未嘗與之言及也。錢明逸久在禁林。不滿意出爲秦州。居常快快不事事。公聞之。語人曰。已雖不足獨不思所部有百十萬生靈。公在相府時。家有女樂二十輩。及崔夫人亡。一日盡厚遺之。同列多勸公且留以爲暮年之歡。公曰。所樂能幾何。而常令人勞心。孰與吾閒。

君臣相過傳

別錄

五

靜之樂也。公舊有德于關中。秦人愛之。後子華自丞相出。宣撫秦之父老。有遠來觀于道傍者。迺愕然相謂曰。吾以謂韓侍中迺非也。於是相引以去。虜人每見漢使必起立致恭。以問曰。韓公安否。今在何處。次問文富二老。亦以公餘歲以官以名而已。公治大名四年。虜使每南來涉臨清縣。卽戒其下曰。此韓侍中境內。孝宗廟諱勿亂須索以辱我也。又嘗有使曰。我輩在國中。想望韓公名。今幸至此。如何得見。故事唯通判攝少

尹與之相見而已。留守不出也。又嘗有論其下者曰。獻侍中馬須擇好者來。既而不如言。怒曰。此豈比他處而敢爾不加意。遂笞其人。易其馬。公在北門見客。或至午方服引公事。必呼開者諭之曰。訴事者餒矣。過曉之。令飯而後來。人皆慰悅。然公亦未食也。公在魏時。府僚路拯者就案呈有司事。而狀尾忘書名。公卽以袖覆之。仰首與語。稍稍潛卷。語笑從容。以授之。路君退而自愧服曰。真天下盛德。北京大內壁間有太宗

君臣相過傳

別錄

六

詩意在燕薊辭筆甚壯。公之來得旨修護之。既而客有勸公進此詩者。公曰。修之則已。安用進客亦莫諭。公旣去。韓絳來。遂模本以進。公聞之。嘆曰。昔豈不知進耶。顧上方銳意四方事。老臣不當更導之耳。凡將相隨行公使錢。令子弟至之。遂以給私用。無復限量。獨公不然。所至以屬本郡。月之所給亦隨衆人。皆著爲例。例所不當得。一毫不取。其外博施而內持約如此。自唐以來。守北門者不知幾何人。唯狄梁公有生祠。

希臣相遇傳

別錄

七

公之去魏，魏人亦立生祠於熙寧佛寺，儀形宛然。每公誕辰，士女焚香于堂，小民獻技于庭者，終日不絕。公聞而笑曰：「我尚生也，而如此邪？」及公薨，魏人之來赴者甚多，而就哭於祠下者尤衆。近古未有也。公昔任定武時，爲資政、定武故老。至今曰：「自家資政在并州時，爲太尉，則曰：『自家太尉在相魏時，爲侍中，則曰：『自家侍中，其所至得人心如此。』雖去鎮十餘年，相遠千里外，每公誕日，爲壽者常不絕。」公在相州一日，被司農

希臣相遇傳

別錄

七

亡賴者養之以爲兵。良民雖稅歛差厚，而終身保骨肉相聚之樂。此豈小事？又其練習戰陣而豪勇可使，安得與農夫同日而道也？王安石初罷相時，實不召公與司馬君實。百姓相傳云：「侍中三詔，猶以疾辭。」司馬家兩詔，亦不肯行。其爲當時屬望愛嚮如此。公嘗言：「吳長文有先識，方天下盛推王安石以爲必可致太平。時長文獨曰：『心強性狠，不可大用。』後卒如其言。」公晚年在相，多疾，忽忽少意思，容貌羸削，非復故時。嚴叟嘗因從公出游，聞道傍觀者之語曰：「見侍中令人感動。公身在外，心繫社稷，老而益篤，病而不忘。每聞安石更祖宗一法度，朝廷一紀綱，則曰：『泣血泣血，或終日不食。』」熙寧八年三月，上遣近瑞齋詔問公曰：「兩朝通好垂八十年，近歲以來，生事尤甚，代北舊疆，自有定分，此亦遣官按行經界甚明。朕亦回光宗盟好，固欲優容，虜情無厭，勢未可已。今橫使再來，意在必得。祖宗舊地，失難順從。若事有不測，其將奈何？」卿夙著忠義，

歷事三朝、適心罔不在王室、國有大政、謀及故老、今待遇之要、備禦之方、如何、卿宜密陳、朕將親覽、公慨然曰、事至於此、難於從半、奎間理會、須講其所以致之、之山、迺可因條六疑以對、其略曰、開熙河、曰通高麗、曰置保申、曰修城堡、曰創軍器、曰分將官、此皆所以致其疑者、故先撓我以自爲計、爾實未敢輕動也、宜遣使報聘、優致禮幣、示之大信、告以至誠、極陳祖宗以來盟好之重、盡解所疑、則自無事矣、祖宗舊地圖牒

別錄

七

甚明、一寸不可許也、又引及熙寧以來事、曰、迺始謀者之誤、爾陛下若堯之仁、舜之聰、知所誤而改之、不吝、聖人之盛德也、其終曰、臣歷事三朝、十年輔相、位已極矣、年幾七十、榮守本邦、無一不足、今日之言、非沮善也、非求進也、但天下之人、浸不敢以直言聞于陛下、臣實憂之、願陛下不以臣言爲疑、早悟以爲宗社盛福、非老臣之幸、天下之幸也、凡三十餘言、公自手寫疏、既上、公曰、言行或有益於國、不行、亦老臣無負矣、

公又面語使者曰、橫使雖傲慢、不肯去第、勿恤、待以常禮、使之久留、不害也、宜復遣使、使虜就議、則果自難安矣、見上請作韓某如此言、比使者歸、朝廷已許其地、而蕭禧還虜矣、公起堂於比第池上、以做樂天、因名曰醉白堂、五月堂成、公賦二詩、其一卒章云、霓裳百指非吾事、只學鰕酣石上眠、自是寢疾、以六月二十四日薨、此詩遂爲絕筆、既而上遣使爲石藏、以塋公、始悟石上眠之句、若識云、公薨、士大夫恨勲德之難

別錄

七

名也、皆嘆曰、天何不留歐公爲魏公作誌文而後歟也、

宋忠獻韓魏王君臣相遇別錄下終

宋忠獻韓魏王君臣相遇遺事

明翰林院庶吉士武進後學鄭鄮評點

公自定武入爲樞密使時仁宗嗣未立公請置內學教宗下建儲之意默存其中事未及行公秉政仁宗倦勤甚勢漸逼更不暇置內學每進對罷卽論太子天下本不可不預立以繫天下心語日益深切如是者前後不可勝數仁宗終無一言不喜亦不怒公患之他日仁宗忽顧公謂朕亦有意多時時有一宗子嘗育宮中公乘

君臣相遇傳

遺事

一

其意動急叩老謂二宗子陛下必自能見其孰聰明智否可屬大計仁宗以英宗爲言公卽將順以彼一人便若幽厲語更不及英宗乞降聖旨劄子權判宗正司後兩府通簽御劄張昇太尉見之懼深罪公何不素議及次日殿上大言此事繫社稷陛下不可錯上徐曰此事與相公經商量來昇下殿至中書又詰公公曰此甚人思慮來不錯昇退公笑曰若與之素議豈不壞了事後英宗畏避不就職幾半年竟以事迫便

作皇子仁宗彌留英宗卽位之次日疾作不能眠朝慈壽攝政疾每甚卽獨召公責曰相公自看取公謂不須如此但服下涎藥自無事公嘗藥以進英宗怒以藥覆公公徐進藥而退慈壽一日又獨召公入英宗疾作甚直抵二王謂公曰何不立長君此輩做不得相公錯也公退立俱無言慈壽一日又謂公人皆謂錯公曰不錯慈壽怒曰文字滿前後雖大臣亦有言者公力開陳以爲不然卒能翼清躬復大位皆公力也

君臣相遇傳

遺事

二

英宗寢疾時公一日進對罷謂慈壽曰上疾須太后護眠若上不豫太后亦未得安慈壽怒曰相公是何等語當時同列皆謂太峻退至中書往往責公公曰諸君不思耳兩宮素相疑彼又內事皆在手天性既薄若狃於權位擢於闈宦女謁之言或有不測何以禁之衆服其遠識後謁宮中果調護日益加上後疾愈慈壽不肯還政公每進對罷卽陳歷代母后之戒權位不可久居久必有禍后必嘗觀史知之慈壽曰婦人

豈知讀書慈壽色勃聲厲前後以寸數他日復請謂若復辟後禮數必有加不敢損如不然臣獨當責慈壽曰此言何足據慈壽一日忽謂公本欲且管三二年教養疾相公迺如此公乘機力陳上前日出祈雨雨應百姓又皆知上無恙天人如此不可不還政次日遂批出還政英宗既臨朝公請加慈壽禮數英宗曰相公休獎縱母后公曰慈壽之始深不肯放下臣誘以利害動以禍福僅能復辟彼遺太山之重陛下迺惜

君臣相遇傳

遺事

三

一雞子輕英宗尚遲疑富公在其旁颺言曰何嘗太山議遂決即建慶壽宮歲時稱聖躬萬福出入加儀衛焉人有以使承昭陵後公不退爲問者公曰是時英宗始立疾作不任事慈壽懷二三時在承昭一日遣一近瑞小封親札諭英宗狂惑等事問相公如何公報云若語言無節慈壽既云未定疊未定疊人語言何足惟他日復遣使見逼甚公曰只乞與曾公亮已下商量曾公輩果不敢當皆云候韓琦回公是時既使

回且正內變矣一日奏對罷直論以爲太后既無親出子。上幸養在宮中久先帝有詔與子其於子母不爲不順若更懷猶豫聽讒佞禍亂由此必起立人之子人皆知不若立已之子然太后既無子不得不自認慈壽由此語塞不復出口琦是時豈暇自顧進退之分未幾英宗上僊今上即位一日遂懇辭位上流涕謂相公欲何之琦一日又盡持四方士人見責不退書問陳以謂清議不容如此豈敢安位上又流涕不

君臣相遇傳

遺事

四

語請益堅他日忽宣諭已有恩命云亦不久在外廬家席以待故除兩鎮有袞衣待還之語公復進見謂制語太過使臣不得安外乞改之上不許遂之相復移雍上使諭之只候西帥回召既而召見某是時已知不可爲堅請還相次改北門事由此分矣仁廟疾欲立英宗時允弼最尊屬心頗不平且有語一日仁宗疾亟英宗已立親王皆入後殿國朝制度嗣天子即位先親王賀次六軍次見百官公是時獨先召允弼入

稱先帝晏駕皇子卽位大王賀允弼謂皇子爲誰曰某人允弼謂豈有團練使爲天子者何不立尊行公曰先帝有詔允弼曰烏川宰相遂循殿陛上公叱下云大王人臣也不得無禮左右甲士已至遂賀次召諸親王見六軍百官中外晏然英宗立數日百官朝輔臨兩府立殿兩廡上垂簾時英宗忽疾作厲聲大呼謂殺某二府愕眙不知所處公獨投哭杖寒簾入見上廼疾作非有他變宮人殿後避去不敢前公迺扶上君臣相遇傳遺事

五

呼左右翼入時魯公已下皆汗浹背以事出不意也英宗初晏駕急召上未至英宗復手動魯公愕然亟告公欲止召太子公拒之曰先帝復生迺一太上皇愈促召上其達權知機如此英宗初立外六班有謀變者或言於公公曰事不成不過族耳吾不懼也既而卒無事英宗卽政公以其勇智不世出可與有爲迺考尋中書祖宗御批得百餘軸俱缺落不全補綴僅能識其字畫皆經國長算大策如取太原下江南伐大

戎付中書使類編成十餘軸一日袖進英宗一見之不覺避御座是時同列皆謂公有不宣教萬乘事業後上僊公哭之慟曰何事不可爲今上初卽位慈壽一日送密札與公論及高后與上不奉事意有爲婦婦作主之語仍勅中貴俟報公但曰領聖旨一日入劄子以山陵有事呈乞晚臨後上殿諸人不與既見謂官家不得驚有一文字須進呈說破只是不可泄上今日皆慈壽力恩不可忘然既非天屬之親願加意承君臣相遇傳遺事

六

奉便自無事上曰謹奉教公又云此文字臣不敢留幸宮中密焚之若泄則間遂開卒難合上唯唯後二宮相懼人莫能窺其跡仁廟靈駕欲到承恩殿且有日道路忽傳皇堂棟損有司憂駭不知所出公至鄭始聞時諸使見公鈞公拊背欲不問而掩之公正色曰不可果損當易之若違并期修所費此責猶可當亦無可奈何若苟掩之後有壞覆人主致疑心臣下何以當責一坐爲之歎惜服其不苟處事必盡識且及遠

既到皇堂棟廼不損熙寧中公自長安入覲朝廷欲留之公陰知時事遂堅請相陛辭日上謂卿去誰可屬國者公引元老一二人上默然問金陵何如公曰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此地則不可上又不荅公便退後有問公何以識之公曰嘗讀一金陵答楊忱書窺其心術只爲一身不爲天下以此知非宰相器太宗眞宗嘗獵於大名之郊賦詩數十篇賈魏公時刻于石公留守日以其詩藏置於班瑞殿之壁既成或請打

君臣相遺傳

遺事

七

石本以進公沉念謂其詩有衛霍爲鷹犬及有復山後之意恐益啓之遂止後子華守北門首獻焉有問公郭達衆人謂皆公出力公曰此等事非人臣得專須還他主人若用人是則將順非則閒陳何謂某力始英宗欲用郝質在西府公謂質固得但二府論道經邦地使一縣卒處之恐反使不安如秋青才業爲中外所服一旦居此論議卒紛然而去愛之適所以害之英宗沉吟久之曰如此則用郭達琦亦以郭達粗勝

質遂然之既阻其一又阻其次不可王陶遂見誣以引往年關文之廝役又曰此事唯趙少師知之是時同議以爲太隲等當近下安排名目遂有權同簽書之號公嘗言范公一日見沂公謂宰相當顯拔人物爲朝廷用自丞相當國門下未見一人沂公曰司諫不思邪若恩盡歸已怨使誰歸范公恍若自失退語公曰真宰相器公論近世宰相獨許裴晉公本朝惟師服王沂公又嘗云若晉公點檢着亦有未是處君子成

君臣相遺傳

遺事

八

人之美不可言也不知公摘晉公何事恨不得聞之或問公威克厥愛允濟如潞公臨大事全是威何如公曰待威而後濟者亦是也然有不須威而能濟者觀公意豈以德不足者必待威以立事邪古人謂鵬鶚百鳥望而畏之鸞鳳百鳥望而愛之其服則一其品固相遠矣公嘗謂大臣以李固杜喬爲本其弊猶恐爲胡廣趙戒以胡趙自處弊可知也此可見公出處大節公嘗謂處事不可有心有心則不自然不自然則

擾太原土風喜習射。故民間有弓箭社。某在太原時不禁亦不驅。故人情自得。亦可寓武備於其間。後宋相繼政。頗着心處之。下令籍爲部。仍須用角弓。太原人素貧。只用木弓矢。自此有賣牛置弓者。人始發然矣。此蓋出於有勝心也。公嘗言真廟議配享清議。皆與沂公不與。申公誠意不可欺如此。又曰。頃時丁寇立朝。天下聞一善事皆歸之。萊公未必盡出萊公也。問一不善皆歸之。晉公未必盡出晉公也。蓋人之善惡爭希臣相遺傳遺事 九

歸焉。人之修身養誠意不可不謹。公謂沂公爲相。論其事則無可數者。論其人則天下信之爲賢宰相。其品何如。公謂申公以進賢自任。恩歸於已。時士皆出其籠絡。獨歐陽范尹旋收旋失之。終不受其籠絡。公謂挺然忠義。奮不顧身。師魯之所存也。身安而後國家可保。明消息盈虛之理。希文之所存也。敢問二公孰賢。公曰。立一節則師魯可也。考其終身不免終亦無所濟。若成就大事以濟天下。則希文可也。公謂論性之

極不可變。君子謹言。恐廢其學。然學者要在隨其性以修。至於成德。皆可入聖。若不揆性而遠求。恐其反喪本。終亦無所至。不可不知。公惟務容小人善惡黑白不太分。故小人忌之亦少。如富范歐尹常欲分君子小人。故小人忌怨日至。朋黨亦起。及其極。君子消退。巨公大人有不能出力救之者。方諸公斥逐。獨公安焉。一日王君貺見公。謂雅圭不如拔出彼黨。向這下來。公曰。琦惟義是從。不知有黨。君貺不悅而去。後扶持諸公復起。皆公力。士君子立朝。不可不知此石守道編二朝聖政錄。將上一日求賢於公。公指數事爲非。其一太祖時常惑宮鬟。胝朝晏群臣有言。太祖悟。潛伺鬟方酣寢。刺殺之。公曰。此豈可爲萬世法。已溺之。廼惡其溺而殺之。彼何罪使其復有變。將不勝其殺矣。遂去此等數事。守道服其清識。公執政臺諫有言。訐不當理。或涉薄害風教者。皆密封之。終不示人。呂誨趙瞻言濮園得罪。御批與廣南別駕。公力陳與善地以

希臣相遺傳遺事 十

來言者人謂公性根疑有仁義公平日論時望
諸公皆不以經綸許之謂才器須周可當四面
入巖入細迺經綸事業今皆可當一面才也公
在相臺作久早喜雨詩上句言雲動風行雷雨
作解之事繼句云須臾慰滿三農望却歛神功
寂似無人謂此真做出相業也公在北門重陽
燕諸曹於後園有詩一聯云不羞老圃秋容淡
且看寒花晚節香公居常謂保初節易保晚節
難故晚節事事尤着力所立特全又作喜雪詩

蕭相遺傳

遺事

主

一聯云危石益深鹽虎陷老枝擎重玉龍寒人
謂公雖在外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公爲詩用
意深非詳味之莫見其指皆此類也劉御藥好
收古畫多求諸公跋尾數冊上有金書字悉上
筆餘三冊公卿多題于後劉到北門宣公出畫
冊謂獨未得公數字爲恨公題云觀畫之術無
他維逼真而已得真之全者絕也得真之多者
上也不得其多非中叩下矣持吾說以觀劉氏
之書其可逃乎哉安陽慈叟病中題時公講相士使劉

宣人謂此術不獨可觀畫亦可觀人物也諸公
問一體公有問彥升材品於公者公曰慙直而
獨養之且忠於人然過涉滅頂非伊分上所有或問之
爲其膽力薄公平日謂成大事在膽未嘗以膽
許人往往自許也或問君實晦叔天下所屬望
他時入用何如公曰才偏規摹小問晦叔平日
公曰今日迺是平日人有疑公待君子小人均
以誠往往爲小人所欺奈何公曰不然亦觀其
人如何隨分數放之耳人謂公待人誠則皆誠

蕭相遺傳

遺事

主

但有深淺以明濟之也豈可以爲小人不待以
誠邪皆嘆以爲不可及公平日獎進人物極博
至心許者不過一二人多見其與人長忘人短
而用之謂太濫其實胸中不啻黑白在北門時
一屬官有小才不知道公多委以事人謂公真
許之他日或問公曰某人但愛任術所爲不光
肅篤人中其弊公爲陝西招討時師魯與英公
不相下師魯於公處卽論英公事英公於公處
亦論師魯公皆納之不形遂無事不然不靜矣

公論爲善其初往往能持久而不變爲難計日計月爲之者甚多也公語小人害君子猶蜂蠆之毒物違之正使不能加諸人可謂善處矣公云臨事若處得是當割定脚做更不移成敗則任他如此方可成務又云孤忠每賴神道相助幸而多有成其至誠自信如此孔嗣宗任河北憲司農召議役法別公請言公不荅請益堅公曰故舊不當無言此行但爲河北說得些衆人不取道者足矣嗣宗臨上馬又曰富貴易得名

君臣相遇傳

遺事

七

節難保嗣宗歸不懌者數日終不能自克吳長文璟素以勁挺有器節稱公亦稱之及幕府有闕門下有以璟爲言者公曰此人氣雖壯然包畜不深發必暴且不中節當以此敗置而不言不踰年璟敗皆如其言趙君錫被召別公請教公曰平日之學正爲今日此若不錯餘不錯矣終不語及他事又請云若上問某事以何對公曰此則在廷評自處李清臣平日公前多論釋氏貴定久謂無定則不能主善公每然之後朝

廷斥異論者李進取頗持兩端公因書開之此來臺閣斥逐紛紛吾親得不少加定力邪公之善論人如此公言狄青作定副帥一日宴公惟劉易先生與焉易性素疎訥時優人以儒爲戲易勃然謂黥卒敢如此高宗嘗武衰不絕口至擲樽俎以起公是時觀武襄氣殊自若不少動笑語益溫次日武襄造劉易謝之公於是時已知其有量李師中爲布衣父鎮戎退陣當斬公馳至云鎮戎以賊衆我寡非諸將罪且欲戮其

君臣相遇傳

遺事

七

爲首一人師中父在貸中方請于朝時師中赴南宮試遂上書論公募民爲兵往應賊太擾乞斬公以謝陝西既不行後嘗有疑公心執政有謂勿害師中者公笑曰彼是時以子救父豈可加罪人間之咸服其公恕然師中終未之信後擢爲兩制師中方愧服且深謝之公兄爲泰倅孫元規爲司理嘗薦之公遂拜元規書問未嘗踰時不講後公爲西帥兵敗元規領言責深議公罪朝家知罪不在主帥少謫卽復自此元規

歎公書問遂絕。公一日以書問元規，平日事契如此。若以伯氏嘗薦而後見，攻此廼韓厥之舉也。若琦當言責，亦不爲元規隱。此何待琦之不廣。願公勿疑。元規亦疑之，終不講書。公秉政頗以公有害已心，後起廢爲慶帥。元規過闕，廼泣見公曰：「汚真小人。」公知汚，汚不知相公，公與樓澈有舊，數到大名。于公待之厚，或以澈爲人言者，但曰：「人材難全。」公以恩及人，無求德心，故所及者廣。所感亦深，平時非不知人之欺，終不君臣相遇傳遺事

主

別曰：能受其欺，賤官因事爭於前，每及已之誤，卽受之，事行其直者，不主已爲是。若稟事嘗許觸，非而却之。上做若中所無，強之終不能從。公判大名府，一日倅車出按屬縣，其女與簽判子踰牆私通，倅妻親送至府廷，公廼爲之掌判，使成婚，封以掩前過，仍以五百千助嫁。公判京兆，且得姪孫書云：「田產多爲隣近侵占，不欲經官陳理。」魏公止於書尾題詩一絕云：「他人侵我且從伊，子細思量未有時。試上含光殿基看，秋風

秋草正離離。其後子孫蕃衍，歷華要者不可勝數。以其寬大之德，攷然也。公判相州，因祀宣尼省宿，有偷兒入室，挺刀曰：「不能自濟，求濟於公。」公曰：「几上器具，可直百千，盡以與汝。」偷兒曰：「願得公首以獻西人。」公卽引頸。偷兒稽顙曰：「以公德量過人，故來相試。几上之物，已荷公賜，願無泄也。」公曰：「諾。」終不以告人。其後爲盜者，以他事坐罪，當死於市中，備言其事曰：「慮吾死後，惜公之遺德，不傳於世也。」公判大名府日，有案吏請君臣相遇傳遺事

主

假娶妻，繼有訟其不法，及參假送獄，勘正，將引斷，乃令封起公案。半年後，一日令取前案送簽廳行遣。二倅乃白公曰：「此人自封案後，頗謹，愿不爲非法，乞恕罪如何？」公乃問二倅曰：「二公知某封案之意乎？」曰：「不知。」公乃云：「此人緣請假娶妻，繼而至訟，當時若便斷遣，必傷三家人情。此人與父母，必咎其妻而妻之父母亦不悅，所以封其案卷。今已半年矣，無可疑者，請一而行之。」公之臨政，雖輕刑亦必致慮。其後子孫蕃衍，充

滿要途皆公處心仁恕而致然也

君臣相遇傳遺事

十七

宋忠獻韓魏王君臣相遇遺事終

君臣相遇錄十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載宋韓琦事蹟考晁陳二家書目
自今所傳韓魏公家傳韓魏公別錄韓忠獻遺事
外尙有韓魏公語錄一卷又韓忠彥所撰辨欺錄
一卷語錄卽別錄之文而顛倒其先後惟卷末多
一條辨欺錄爲忠彥記其父嘉祐末命事與文富
諸人辨今雖未見其本而書中大旨皆可考惟此
書晁陳皆不著錄不知何人所作蓋南宋時其家
子孫所爲合辨欺錄別錄所載裒爲一書觀書末
載曾孫名十二人而無侂冑蓋諱而削之知其成
於開禧後矣

范文正公鄱陽遺事錄一卷

〔宋〕陳貽範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刻范文正公集附

附《四庫全書總目·鄱陽遺事

錄一卷》提要

范文正公鄱陽遺事錄序

漢孝宣帝常曰與我共治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天下之
廣郡有太守能用良稱者幾人哉且鄱陽禹貢揚州之
域春秋時爲楚東境後屬吳史記言昭王十二年吳伐
楚取番蓋其事也秦并天下曰番陽縣屬九江漢更爲
鄱陽縣係豫章後漢建安十五年吳大帝時張昭等議
以豫章上廣人夥請分置廬陵番陽二郡初治部故城
後徙吳芮即今之所治也梁天監中置吳州陳廢爲郡
隋平陳罷郡爲饒州大業仍爲郡唐武德四年平江左
乃復置州則饒之爲州殆四五百年矣推諸牧守無慮
近千人然據於廳壁記自開寶八年僞唐歸朝有鐵林
軍主張仁忠權知焉迄元祐壬申朝奉大夫鄒軻凡六
十有八人而比閩州圖經序賢牧內史者止吳周魴晉
虞溥隋梁文謙柳莊梁陸襄唐馬植李復七人焉求之
州圃間有吳虞梁柳陸馬李七公與顏魯公并文正公
畫像以千百歲而守者近千人而其著於圖記繪像者
陸虞二內史梁周二太守柳儀同馬常侍李刺史顏范
二公九人云二千石之良不幾於難有耶余倅於饒見
魯公雪程小娘被冠事特道其始末而圖其像以附文
正公之祠堂是賢太守不可得而多也噫鄱陽之守近
千人著於圖記繪像九人而公之德尤不泯饒人爲之
立祠班春堂天慶觀州學之講堂凡三所繇景祐距此
僅六十載香火不絕牲牢日盛較以千人間流澤之遠
惠愛之被獨公一人而已矣然公之遺風餘美實決於

物毋於民之去思又豈止夫祠堂而已乎公視政日所以制作修初之跡游賞吟詠之禱莫不敬而念之余因采其所敬念者命曰范公鄱陽遺事錄非敢微名於世庶其垂諸乎後而不事於召棠之歌詠也且公始通判河中府徙宛丘歷延慶杭越蘇潤青穎邠耀鄧永興一十二郡純猷茂蹟燦在國史家集奏議間何假於是歟如公所至有恩鄧慶二州民與屬羌畫像而生祠之御篆以褒賢碑額青史傳載四方千載固已聞之矣竊疑饒之遺事或有所未聞者安得而弁乎紹聖乙亥六月丁卯天台陳貽範序

鄱陽遺事

二

范文正公鄱陽遺事錄

慶朔堂

蜀錦海棠

郡齋

春香虛靜亭

九賢堂

五老亭

碧雲軒

寶福侯禱雨

文筆峰硯池

州學基

秋香亭

三祠堂

長沙王廟記

慶朔堂

慶朔堂公之所初也在州園之北偏左瞰蜀錦右連流杯前古春香虛靜傍對湖光四望直見清心退思以正設廳儀門之道基平而棟隆勢巍而氣壯公之意非所以示游玩也將以承宣天子風教而發施於政令儀乎古諸侯藏朔焉所以題之曰慶朔而且親植花卉欄焉二壇公既移潤是以作詩而紀之云慶朔堂前花自栽便後官去未嘗開公景祐三年八月三日移潤州五年正月十三日到任年憶着成離恨祇託春風管勾來後之人觀公之堂思公之政及公詩之來而爭和之以刊于石壁度支員外郎提點鑄錢魏兼史君去後堪思處慶朔堂前獨到來桃李無言爭不怨滿園紅白為誰開職方員外郎知饒州畢京花木還依舊徑栽春園不惜為時開幾多民俗熙熙樂似到老聃臺上來祠部郎中提點江東路刑獄公事陳希亮翁柳奇花遞間栽紅芳綠翠對時開主人當日具真竟夢還應發到來供備庫副使同提點江東刑

鄱陽遺事

三

獄公事曹涇池館名花舊日栽幾番零落又春開誰人
解識紅芳意猶有多情五馬來噫世之人常以絳之園
亭為最而鄧之百花洲抑為其冠若錢塘有美烏程
瀾瑯琊醉翁貴池弄水率為士大夫之所珍愛者然以
公之慶朔名著乎建康廣信雖愚夫稚子莫不知尚頌
念之非公之仁德惠澤流播于風俗間安及於此哉

蜀錦海棠

公慶朔堂詩云慶朔堂前花自栽今堂之東南隅有海
棠二樹各一夾植于小徑兩傍說者皆曰公之所栽也
得無詩之謂哉公去饒殆六十載度其高已丈餘而蟠
結之陰復四五尋春陽之布如錦綉然元祐末太守鄒
公朝情其無臨當休息之所遂築亭其後題曰蜀錦蓋

海棠

海棠本蜀植也而花開猶錦綉推而名焉殆非愛公之
流風遺澤而充擴自我之句耶

郡齋

公守饒凡十有八月移潤而饒為繁劇之郡民頑好鬪
吏狹多梗公下車與庠序曉教令待賢愛物宜以愷悌
終日無事故常留題曰三出專城髮似絲公自河中府
徙為右司諫出知睦州後齋中蕭灑過禪師有存
後蘇又知饒是三年城也齋中蕭灑過禪師有存
及蘇軒養正點軒之每疎歌酒緣多病公守饒欲
名得非過神師云云公守饒欲
無不負雲山願有詩公守饒欲
五老亭及題月上人碧雲軒并題
士鍾離神道士程用之并題
花秋賞健病時提點花
為之作秋香亭賦黃花
一江明月夜歸遲人間禍福何

須道塞上衰翁也自知後之為守者以饒之繁劇鬪
而民樂於性每開公即事之
詩必致仰而談公之優游於政也

春香虛靜亭

春香虛靜分峙慶朔之前與二花檻並列傳云乃公之
所建也慶朔之舊常為宴賓之懋焉樂既作於庭而卉
木環抱得二亭揜映真娛樂之趣也求公之措置豈獨
政事而已哉雖應接細務必有法度而為後人之矜式
良足書也

九賢堂

州之後園有堂焉四壁間圖陸襄虞溥二內史梁文謙
周飭二太守并柳莊儀同馬植常侍李復刺史與顏魯
公暨公凡九人因攷郡圖經若陸襄虞溥梁文謙周飭

柳莊

柳莊馬植李復俱以賢牧稱魯公止載於樂平縣乾元
初被中丞唐旻誣劾降知饒而雪程小娘遭寇屠害父
兄事不廁於賢牧之列何賢者難得如此耶國家自開
寶迄紹聖六十有八人而在九賢之序者惟公一人已
矣信夫人才不世出而公之仁德惠澤非尋常侔也惜
乎基隘而屋庫土隘而像泯余遍於受代不得從容而
新之也命之曰九賢復錄其始末為記云噫建康古
名郡府之後園有瞻儀堂繪像者近百人人率為之
讚然明其新舊年月而已猶饒之廳壁記焉安如九賢
之必以德乎

五老亭

五老峰廬山之勝也饒去江殆數百里而州北芝山院

危坡屹起晴霽間可以瞰焉公下車憐其可觀乃作題
芝山寺詩云樓殿冠崔嵬靈芝安在哉雲飛過江去花
落入城來寺去州城三里得食鴉朝聚聞經虎夜迴偶臨西
閣望五老之西五老夕陽開寺僧遂作五老亭于危坡之
頂饒之人寒食以芝山為踏青所至者必曰范公五老
亭也

碧雲軒

碧雲軒芝山寺海會堂後之小軒也外瞰危石中鑲幽
檻軒簷之庭栽列花木蘭蘆諸藥似有高人達士趣嚮
公守饒時有昇上人占居此軒公每到寺必適其處愛
其閑寂蕭灑常為之留題曰愛此詩家好幽軒絕世紛
澄霄半牀月淡曉數峰雲遠意經年就微吟並舍聞只

如陽道事

六

應虛靜處所得自蘭芬公移潤而饒人矜公之詩有以
二南名者蓋見公之辭騷雅且名重當世足以為後人
稱想有以然也今之人纔遊芝山莫不尋徠其所以閱
公之詩榜焉噫鄱陽境上如德興之聚遠餘干之于越
興薦福之澄心開福之寒林幾二千首獨公之詩為士
大夫所膾炙而饒人惇尚之非公之名重當世而政著
於去思何以臻此耶

寶福侯禱雨

寶福侯乃漢之樊噲也舊廟于芝山之頂曰鹿頭大王
公守饒凡民間早即禱於此神頗有驗應今之廟地公
之所徙也且州之民邵都院者卜其地置生墳公一日
入院詰其故乃曰五十年後當出侯伯不得鬻於人於

是令移鹿頭廟屋於此復移文于僧寺暨元豐庚申太
守馬淵以久不雨因禱於神而霧霽沾足遂獲其感應
而奏之乞加旌獎朝廷下太常封為寶福侯淵之奏陳
且道公之請雨有功修飾廟貌迄今血食以景祐迄元
豐恰五十年公之先知誠可尚也後之人凡入寺見其
廟必指之曰范文正公之遷而五十年出侯伯處也

文筆峰硯池

饒之山水大率秀拔有豪傑者出焉公之至識其形勝
一日乃曰妙果禪院一塔高峙當城之東南屹起千餘
赤饒之文章應也城之下枕瞰數湖水脉連秀抑為儒
者淵顯也於是名其塔為文筆峰目其湖為硯池且曰
二十年後當出狀元逮治平乙巳州人彭尚書汝礪果

一會陽道事

二

第一人及第公之沉幾遠識良足書也

州學基

公所謂妙果浮圖為文筆峰東湖為硯池而郡學之基
乃占文筆硯池之中而公指之也然其當州城之巽地
周環枕湖水長堤數里林木揜映坡麓森爽學既建而
生徒日盛勝勝有登第者多巍科異等信夫公之興創
非唯示法於一時能為典刑於後世者也噫饒之學自
晉虞溥作教諭以招誘士子數歲間聚徒幾二三千爾
後零散儒風挑撻由公遷指基址今殆四千人公之德
惠豈尋常之比哉惜乎公去之速未及建立而規模不
甚宏齋宇不甚整迄今見者之歎惜而學者之歎念焉
之上所以置公之祠而朝夕瞻敬者蓋不忘公之指

擇也

秋香亭

鄭公之後芳宜其百禄使于南國兮銓金粹玉倚大旆於江干揭高亭於山麓江無煙而煉回山有嵐而屏畫一朝賞心千里在目時也秋風起兮寥寥寒林脫兮蕭蕭有翠皆歇無紅可凋獨有佳菊弗冶弗天采采亭際可以卒歲蓄金行之勁性賦土爰之甘味氣驕松筠香減蘭蕙露溥溥以見滋霜肅肅而敢避其芳其好胡然不早歲寒後知殊小人之草黃中通理得君子之道飲者忘醉而餌者忘老公曰時哉時哉我賓我來緩汎遲歌如春登臺歌曰賦高亭兮盤桓美秋香而酡顏望飛鴻兮冥冥愛白雲之閑閑又歌曰曾不知吾曹者將與

人鄱陽遺事

夫謝安不可盡歡而聿去乎東山又不知將與夫劉伶不可復醒而蔑聞乎雷霆豈無可而不可兮一逍遙以皆寧范文正景祐間罷天章閣待制守鄱陽爲提點鑄錢魏侯作此賦公賦之就攷其景趣求其意思究在目下公之製作信非苟成也必其成法以矜後世古人云賦體物而瀏亮者乃公之所能賦也今其舊址雖易爲征官所居而提點之別廨於大廳之東偏傍猶以秋香名是不忘公之所愛也元祐癸酉太守鄒軻閱公之舊址而看經院之南芟剗蕪穢修平坡壠初以廊宇以發公之所用心不幸鳩工而亡得無公之遺事在人而不哀乎

三祠堂

漢晉而降迄于聖朝守饒者無慮千餘人今之立祠祭享者止公一人而已矣信乎公之德澤惠愛遠出今古而爲民去思也且饒之所立祠班春堂天慶觀州學講堂凡三處春秋祭賽禱晴雨及州官之到罷皆修敬不絕若學講堂每遇上下釋奠亦具禮祝公之功德豈數百歲而泯邪愚以召棠歌頌北焉者蓋適於此也

長沙王廟記

長沙王迺吳王芮也東漢建安十五年吳大帝時張昭等議以涼章土廣人繁請分置廬陵鄱陽二郡初治鄱陽城後徙吳芮即今所治立長沙廟貌得非緣於此哉且饒之爲國殆千餘年而廟不立公之守饒始建焉然公之窮古尚德好賢樂善之心豈尋常人也今攷諸碑

人鄱陽遺事

九

而刻其傳贊以歲月列公之名銜復命提點鑄錢魏兼家額且使賢令嗣監簿純佑書公之遺跡尤足矜後人也

元文正公鄱陽遺事錄終

鄱陽遺事錄一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宋陳貽範撰貽範天台人初范仲淹嘗守鄱陽有
善政饒人爲之立祠紹聖乙亥貽範爲通判因取
仲淹在饒日所修創堂亭遺蹟及其游賞吟咏之
地採而輯之以志遺愛自慶朔堂至長沙王廟記
凡十有三日前有貽範自序

范文正公遺跡一卷

不著撰者

北京圖書館藏明刻范文正公集附

附《四庫全書總目·范文正遺

蹟一卷》提要

遺跡

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是雖召公之德教明於南國亦足見人心天理之所在盛德至善果能使民之不能忘也文正公之勲德被於海宇凡平生所至之地後人皆爲立名號建祠宇以示不忘迄今三百餘年敬慕猶昔是豈人力之所致哉於此見窮天地亘萬古斯民好善之心猶一日第患在上者不能以善政感發之耳是故勢力非所以服人貴富不足以傳久惟盛德大業可以服人心而垂後世觀者其亦有省於斯

遺跡

百花洲在南陽公集有荅王叔源憶百花洲詩洲上有文正祠黃山谷先生嘗游百花洲謂文正公祠有詩東溪書院在澧州初公幼時侍其父朱文翰宰安鄉縣讀書此地後爲文正公讀書堂寶慶丙戌知州董與幾建東溪書院

西溪書院在泰州海陵縣西溪鎮初公監西溪鹽倉築捍海隄二百餘里人懷其惠旣爲立廟邑士姜國英復請于官中書送禮部議舊有祠堂委係前賢合設書院宜從所請

忠烈廟在慶州宣和中宇文虛中爲慶帥建與种世衡同祀公廟號忠烈世衡廟號威靖

景范樓在鄧州古牙城公嘗知鄧州邦人思之建景范樓

思范亭在廣德司理廳詳見孫莘老詩及汪浮溪樓銘
祠堂記

清風橋在潤州公知潤州時所建

范公栢在番陽郡學凡十八株俗傳公遺言栢及地則
吾再出今栢枝去地不及二尺

嚴子陵祠堂公知睦州日建以祠子陵今為釣臺書院
內有公祠堂

讀山在池州青陽縣東十五里長山公幼讀書之地人
名之曰讀山後建文正祠堂池人以公隨所養父溜
州長史朱文翰之長白山非讀書於長白山所謂長
山者乃在此而非溜州之長山也紹定二年池州郡
守丁黼記之有辨甚詳亦未暇考

金錄

二

平江府文正公祠宋咸淳間太守潛說友建撥官田以
供祠事既成以聞于省依所請其末為范文正公坊
其西則文正公故宅高木森蔚蔚然故家其南則為
范家園有石刻太守李大異書

國朝至元初平江路學官衙中皆帶提督范祠祠設教
諭至今每歲春秋二丁郡官致祭臺省諸司官因事
按吳者皆與祭凡達官顯人過吳必拜謁祠下其題
名具在

吳郡學本文正公南園也公以南園為郡學後余仲子
持節按吳復加增廣至今郡學為浙中之最學有文
正公祠以范氏子孫一人為主祠

褒賢寺在洛陽文正公忠宣公墓在其地是寺為奉祠

之所內有仁宗所篆褒賢碑吳中子孫亦常遣人至
洛陽致祭其寺僧亦常來吳

褒賢顯忠禪院重修法堂記

奉議大夫前同知歸德尹事賜紫金魚袋
蔡如撰并書

昔佛成道坐於菩提樹下化力風行峰象頭山入王舍
大城瓶沙王御于郊野因以迦蘭陀竹園為佛寶舍伽
藍之興自此始也漢明帝夢金人項佩日光飛于殿庭
乃遣蔡愔秦景使大月氏與攝摩騰竺蘭遇焉二沙門
入于洛獻釋迦圖像并諸經於是肇有寺於洛城佛法
入中國自此始也由漢至唐由唐至宋悉加崇奉故此
禪院創自李唐初名法會宋元祐間范文正相公得請

金錄

三

于朝改號褒賢顯忠經靖康亂法堂火災有慧照大師
福漁來住斯刹四方敬信徒眾歸依時河南初定人烟
稀少師乃振錫渡大河登太行抵金臺勸化鄉黨仁彥
智夫得金以歸命工伐木造瓦重建法堂一所水磨兩
盪修葺弊漏煥然鼎新招來客所廣闢田疇倉廩實矣
齋粥衍矣梵香芬馥法喜禪悅嗚呼無慈悲之德者昧
於苦樂不能與是事無喜捨之心者著於慳貪不能結
此緣無頓悟之識者樂於小法不能成此大惟師脩行
四無量法惟師參悟佛光真諦是以名達天庭禮納使
相住持向太后功德寺太觀宣和間聲名籍甚今行年
八十有七可能辨此一大事因緣可以見其平昔之志
丁卯仲冬師來訪知足居士曰本院修造於皇統乙丑

至丙寅仲夏畢功未有為我記者敢請居士為記其事
以示後人居士唯然願樂書之皇統七年十一月十三
日記

住持傳法慧照大師福漢立 裴下刊

尚書禮部牒准元祐三年 月 日辰時到部

門下省送下中書禮部奏准都省批下太中大夫尚書
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上柱國范純仁狀近奉 旨授尚
書右僕射合依例置度僧追薦先祖純仁先祖母及父
墓在河南府河南縣有功德褒賢禪院今欲乞兩遇節
於本院添剃度行者一名 祖以上並葬蘇州天平山
白雲寺亦乞兩遇 節添剃度行者一名其兩處 每
一年度一名申尚書省伏乞依例施行狀前批送禮部

乞請一依

四

奉

指揮施行者右下褒賢院仰一依前項禮部牒內旨指
揮施行元祐三年七月初三日

范文正公既葬而墓隧之碑乃立嘉祐元年

仲兄右丞相時為著作郎以國朝故事大臣塋所恩許
置寺度僧遂請于朝願以彭婆鎮舊法會院改賜名額
開歲聽度一僧以嚴崇奉朝廷從之元祐元年仲兄進
貳樞府三年乃登相位兩以例恩皆得增度僧數它日
院之度僧道因請以始末詔旨刻諸石余既許之又為
書其所以然者元祐四年 月六日左朝請郎充實文
閣待制環慶路經略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兼知慶
州軍州事范純粹記

至大二年四月七世孫邦瑞遣八世孫國衡
宗俊宗是實

江浙行省咨咨河南行省河南省劉付河南
府路委自同知徐景儒率屬僚詣墓加禮致
祭

先文正公墓下祭文

昔吾范氏始於陶唐根本深固奕葉流芳漢有清詔郡
國流行唐有春官鳳闕平章世家河南譜係甚詳咸通
以後一枝渡江爰居度處閭閻蕭邦麗水哦松誥牒猶
藏子孫保之為今甘棠四世而後文正挺生少長比地
即家穎昌學問淵海聞望珪璋條奏十事嘉謀孔彰昭
陵注倚國之棟梁四子顯貴悉稱元良監簿忠宣恭獻

遺跡

五

侍郎封胡羯末華萼相光父子勲業巍巍煌煌具載信
史代曰無雙化窮數盡玉藏洛陽佳城鬱鬱拱木蒼蒼
炎運中微紐解皇綱地維云絕南北異疆市無寧居後
昆傍後離湯沐之故邑不復敬止於梓桑別祖父之先
塋不克時奉於烝嘗孤免得以出沒荆榛從而蕪荒多
歷年所幾易星霜丘壠寥閨風悲白楊瞻望弗及念切
羹墻坤軸旋轉成歸職方車同軌轍衡出康莊展敬松
楸匍匐踴躍恭拜墓下我心則降目想英靈如侍其旁
有肴在俎有酒在觴感格歆子馨香福我後人地久
天長

歸拜辭墓文

某等自高祖曾祖祖父不獲拜省

始祖祖禰墓域者又四世矣抱恨終天齋志而歿勢使然也時使然也柰之何哉今則天道好還地軸旋轉南北坦塗離而復合機會之來間不容髮某等匍匐至此恭拜墓下剪其荆棘上以慰祖宗屬望之霧下以盡子孫追遠之責先憂後樂不墜成訓至若徼福後人惴惴已露不敢再犯瀆告之戒祀事告畢言還言歸回塗寧止不能無望吾祖宗之默相也敢告

范文正遺蹟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輯范仲淹生平遊歷自其出於吳中長於山東以及洛陽陝西睦池饒潤諸地爲仕宦所經後人傳爲遺蹟者採其名目共爲一編間附以前人題咏碑刻至於西夏堡寨亦并載之中有文正書院等六圖爲仲淹裔孫安崧所繪蓋亦其後人所編也

范文正公言行拾遺事錄四卷

不著撰者

北京圖書館藏明刻范文正公集附

附《四庫全書總目·言行拾遺事錄四卷》提要

言行拾遺事錄卷第一

公丁母憂寓居南都晏丞相殊請掌府學公常宿學中訓督有法度勤勞恭謹以身先之夜課諸生讀書皆立時刻往往潛至齋舍調之見有先寢者詰之其人給云適疲倦暫就枕耳問未寢之時觀何書其人妄則取書問之不能對辭之出題使諸生作賦必先自爲之欲知其難易及所當用意亦使學者準以爲法由是四方從學者輻輳宋人以文學有聲名於場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

公在淄州長白山僧舍

今讀

讀書一夕見白鼠入穴中

探之乃銀一甕遂密掩覆後公真顯寺僧修造遣人欲求於公但以空書復之初僧怏然失所望及開緘使於

四百四

八遺集

一

四

某處取此藏僧如公言果得白銀一甕今人往往談此事

公遣子堯夫到姑蘇餞麥五伯斛堯夫時尚少旣還舟次丹陽見石曼卿問寄此久何如曼卿曰兩月矣三喪在淺土欲塋之而北歸無可謀者堯夫以所載舟麥付之單騎自長蘆捷徑而歸到家拜起侍立久之文正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爲三喪未舉留滯丹陽時無郭元振莫可告者文正曰何不以麥舟與之堯夫曰已付之矣

公以朱氏長育有恩常思厚報之及貴用南郊所加恩乞贈朱氏父太常博士暨朱氏諸兄弟皆公爲塋之歲別爲饗祭朱氏子弟以公蔭得補官者三人

公既貴常以儉約率家人且戒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
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克也今而得厚
祿欲以養親親不在矣汝母又已蚤世吾所恨者必令
若曹享富貴之樂也

公子純仁娶婦將歸或傳婦以羅為帷幔公聞之不悅
曰羅綺豈帷幔之物耶吾家素清儉安得亂吾家法敢
持歸吾家當火於庭

公過夜就寢即自計一日食飲奉養之費及所為之事
果自奉之費與所為之事相稱則斂鼻熟寐或不然則
終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稱之者

公自政府出歸焚黃搜外庫惟有絹三千疋令掌吏錄
親戚及閭里知舊自大及小散之皆盡曰宗族鄉黨見

我生長幼學壯仕為我助喜我何以報之哉

公與南都朱某相善朱且病公視之謂公曰某常遇異
人得變水銀為白金術吾子幼不足傳今以傳君遂以
其方并藥贈公公不納強之乃受未嘗啓封後其子案
長公教之義均子弟及案登第乃以所封藥并其術還
之

公為人作銘文未嘗受遺後作范忠獻銘其子欲以金
帛謝拒之乃獻以所畜書畫公悉不收獨留道德經而
還戒之曰此先君所藏世之所寶其竊以為宗家惜之
毋為人得也

公以晏元獻薦入館終身以門生事之後雖名位相亞
不敢少變慶曆末晏公守宛丘文正過南陽道過特

留歡飲數日其書題門狀猶稱門生將別授詩云曾入
黃扉陪國論却來絳帳受師資之句聞者皆歎伏

有守饒州日有書生甚貧自言平生未嘗一飽時盛行
歐陽率更書薦福寺碑墨本直千錢為具紙墨打千本
使售于京師紙墨已具一夕雷擊碎其碑時語曰有客
打碑來薦福無人騎鶴上揚州東坡作窮措大詩曰一
夕雷轟薦福碑向使不擊碎書生享用其有窮乎於此
益知吉慶避者非吉慶避之其福德淺薄自不能與吉
慶會也讚曰淑慝以類吉凶在人譬如儀鳳不棲棘荆
虺蜴之窟豈產珠玕冰雪凝沍寒谷不春一氣所感當
識其因韓魏公客有郭注者行年五十未有室家公以
侍兒與之未及門而注死

公為吏部員外郎出守時及官歷二府以至于薨凡十
年不增一人未嘗易也

公言幕府賓客可為已師者乃辟之雖朋友亦不可辟
蓋為我敬之為師則心懷尊奉每事取法於我有益耳
公守越戶曹孫居中卒子幼家貧公助之俸錢百緡治
巨舟差老衙校送歸作一絕句戒其吏曰閨津但以吾
詩示之詩云十口相將泛巨川來時暖熱去凄然閨津
若要知名姓定是孤兒寡婦船

公守邠州暇日帥僚屬登樓置酒未舉觴見衰經數人
乃管理喪具者公亟令詢之乃寄居士人卒於邠州將
出殯近郊賜斂棺槨皆未具憮然即徹宴席厚賜給之
吏畢其事坐客感歎有泣下者

公守杭州蘇麟爲屬縣巡檢城中兵官往往獲薦書獨麟在外邑未見收錄因公事入府獻詩曰近水樓臺先得月向陽花木易逢春

公過淮境遇風賦詩云一棹危於葉傍觀亦損神他時在平地無忽險中人雖弄翰戲語卒然而作其海險固得之心未嘗忘也

公守桐廬郡始於釣臺建嚴先生祠自爲記以示南豈李泰伯泰伯讀之三嘆起而言曰某妄意輒改易一字公變然扣之曰雲山江水之語於義甚大於詞甚博而德字承之乃似碌碌擬換作風字如何公凝坐頷首殆欲下拜

公守饒州創慶朔堂既去以詩寄魏介曰慶朔堂前花
三言
不遺嘉業

自我便移官去未曾開年年長有別離恨只托春風管
四
幹來舊州治有石刻

公與韓魏公爲經略安撫招討副使約公進兵公曰當自謹守以觀其變未可輕兵深入尹洙歎曰公於此乃不及韓公也韓公嘗云大凡用兵當先置勝敗於度外今公乃區區過慎此所以不及韓公也公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而乃置於度外某未見其可魏公舉兵入界次好水以全師陷沒魏公還至半途陣亡父兄妻子數千人號於馬首皆持故衣紙錢招魂哭曰汝昔從招討出征今招討歸而汝死汝魂識能從招討歸乎哀慟載動天地魏公悲憤掩泣駐馬不能前者數刻公聞而歎曰當是時難置勝敗於度外也

公尹京日有內侍怙勢作威傾動中外公抗疏列其罪疏上家所藏書有言兵者悉焚之仍戒其子曰我上疏言斥君側小人必得罪以死我既死汝輩勿復仕宦但於墳側教授爲業疏奏嘉祐其言罷黜內侍公知慶州兼經略招討使未幾賊兵三萬叩城公麾兵血戰賊奔西北遂戒諸將無追奔既而果有伏兵又奔爲大順城久之世衡不利於定川公晝夜爲領兵與初開輔人心搖動及見公耀兵號令嚴兵威震戎落人心遂安相賀曰邊上自有龍圖公爲長城吾屬何憂

公與呂申公論人物申公曰吾見人多矣無有節行者公曰天下固有人但相公不知耳若以此意待天下士宜乎節行者之不至也
四言
不遺嘉業

公言息盜賊誅奸雖浩然無憂乃所以爲身謀若未能如是雖州里不可保七尺之軀無所容於天地之間矣公在慶曆中議弛茶鹽之禁及減商稅公以爲不可茶鹽商稅之入但分減商賈之利耳行之商賈未甚有害也今國用未減歲入不可闕既不取於山澤及商賈須取之於農與其害農孰若取之於商賈今爲計莫若先省國用有餘當先寬賦役然後及商賈弛禁非所當先也其議遂寢

公爲參知政事日兗州守梁適乞以廂兵代廂戶又裁減人數是時章得象爲宰相執政欲從梁適之請獨公云此事與尋常利害不同而此人可減吾輩雖行他人必復之尋有中書劄子令差足人數當時天下無賢不

肖莫不稱之

公爲參知政事日歐陽脩余靖蔡襄王素爲諫官時謂之四諫四人力引石介執政從之公獨曰介剛正天下所聞然性亦好異使爲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君必行少拂其意則引裾折檻叩頭流血無所不爲主上富春秋無失德朝廷政事亦自脩舉安用如此諫官也諸公服其言而罷

公與韓魏公富彥國慶曆中同在西府上前爭事議論各別下殿各不失和氣如未嘗爭也當時相善三人如推車子蓋其心主於車可行而已不爲已也

慶曆初上厭西兵之久而民弊亟用公與富鄭公韓魏公而三人者遂欲盡革衆事以脩紀綱而小人權倖

八遺集

六

皆不悅獨公與相佐佑而公尤抑絕僥倖凡內降與恩澤者一切不與每積至十數則連封而面還之或詰責其人至慚恨涕泣而去上嘗諭諫官歐陽脩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耶吾居禁中有求恩澤者每以杜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此外人及杜衍皆不知也然公與三人者卒皆以此罷去

公與相國韓公爲西帥秋武襄青隸其節下爲人器度深遠成奇之曰此國器也公嘗以左氏春秋授秋武襄曰熟此可以斷大事將不知古今乃匹夫之勇青於是晚節益喜書史既明見時事成敗尤好節義公與韓公杜公多知本朝故實善決大事初邊將議欲大舉以擊契人雖韓公亦以爲可舉公爭以爲不可大臣至有欲

以沮軍事非公然兵後果不得出契丹與夏人爭銀盆族大戰黃河外而鴈門麟府皆警公安撫河東欲以兵從公以爲契丹必不來兵不可妄出公怒以語侵公公不爲恨後契丹卒不來二公皆世俗指公朋黨者其論議之際蓋如此及三人者將罷去公獨以爲不可遂亦罷

公知開封府獻百官圖指宰相差除不公而除薦韓忠獻公億可用文正旣貶仁宗以諭公公曰若仲淹舉臣以公則臣之拙直陛下所知舉臣以私則臣委質以來未嘗交托於人遂除參知政事

公與韓琦自陝而來朝石守道作慶曆聖德詩忠邪太明白道中得之公撫股謂韓公曰爲此惟鬼董壞之也

八遺集

七

韓公曰天下事不可如此必壞其後果然

公慶曆中與富弼韓琦杜衍章得象賈昌朝晏殊同時執政呂夷簡罷相夏竦罷樞密使歐陽脩余靖王素蔡襄並爲諫官徂徠先生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曆聖德詩其略曰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茲之去如距斯脫衆賢謂衍等大奸斥竦也詩且出泰山先生見之曰子禍始於此矣先生不自安求出通判濮州

吳遵路丁母喪廬墓側蔬食終制既歿家無長物公分俸綱其家

錢尚書通爲洪州職官緣事過鄱陽見彭器資值月朔有衣冠數十輩來見彭公設拜各人進問起居而退錢

在書齋中窺見甚訝之因問公此輩何人公曰皆鄉里後進子弟也錢曰今他處後進必居於位或與先生並行何以有此彭公曰昔范希文自京尹謫守是邦其為政以名教厚風俗敦尚風義為先州人仰慕咸傾嚮之遂以弟自任而不敢忽久之不變也此大賢臨政之効可以為法

公知慶州日有人以碑銘托公者公為譏述賁緣及一賁人陰事一夜夢賁人告曰某此事實有之然未有人知者今因公之文暴露矣願公易之公夢中謝曰隱公此事則某人當受惡名公實有此我非誣人者不可改也賁人即以語公曰公若不改當奪公子公曰死生命也未幾次子純仁病既而又夢賁人曰公子我豈能奪

八遺事

一

今告公為我改之公子安矣卒不改公之剛正是可見也
公為江淮體量安撫所至賑乏絕又陳八事其四曰國家重兵悉在京師而軍食仰於度支則所養之兵不可不精也禁軍代回五十以上不任披帶者降於畿內及陳許等處近下禁軍一卒之費歲不下百千萬人則百萬緡矣至七十歲乃放停且人方五十之時或有鄉園骨肉懷土之情猶樂舊里及七十後鄉園改易骨肉淪骨肉懷土之情猶樂舊里及七十後鄉園改易骨肉淪謝羸老者歸復何托是未停之前大蠹國計廢之之後復傷物情咸平中揀鄉兵人無歸望號怨之聲動於四野祥符中選退冗兵無歸之人大至失所此近事之鑒也請下殿前軍馬司禁軍選不堪披帶者與本鄉州軍

別立就糧指揮至彼有田園骨肉者許之歸農則羸老之人亦不至失所矣

神文時慶曆淮南有王倫者嘯聚其黨頗擾郡縣承平日久守令或有棄城而出者請論如法公參預大政爭以為不可今淮南郡縣徒有名耳其城壁非如邊塞難責城守神文膚德寬仁故棄城者得以減死論既退鄧公忽謂文正公曰六丈當欲作佛耶范公曰主上當於春秋吾輩輔導當以德若使人主輕於殺人則吾輩亦不得容矣鄉公歎伏

言行拾遺事錄卷第一

八遺事

九

言行拾遺事錄卷第二

公用人多取氣節闊略細故如孫威敏滕達道之徒皆深所厚者為帥府辟置多請藉未牽叙人或以問公公曰人之有材能無瑕類者自應用於宰相惟實有可用不幸陷於過失者不因事起之則遂為廢人世咸多公此意凡軍伍以雜犯降黜者皆改刺龍騎軍石林燕語韓魏公章得象在中書時方天下多弊事且有西鄙之患每與希文彥國以文字至兩府章公輒閉目不答彥國憤惋欲悖之希文惜太體不許也魏公別錄公常言史稱諸葛亮能用度外人用人者莫不欲盡天下之材當思近已之好惡而自不知也能用度外人然後能周大事沈括筆談

遺事錄卷三

公與韓魏公召為樞密副使天下聞之士大夫皆酌酒相賀曰上用韓某范某非惟社稷幸乃天下生民之幸公知開封府明敏通決照事若神每上殿奏事多陳治亂以開人主歷詆大臣不法者長篇慶曆二年仁宗以涇原傷夷欲令范某與文潞公對易道內侍王懷德喻旨公謝曰涇原地重臣恐不足以當願與韓琦同經略涇原並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慶一則夷夏相安事不亟易二則涇原有警臣與韓琦可合秦鳳環慶之兵犄角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以相應援三則通脩環州鎮戎諸砦藉此兩路事力必能速有成功四則臣與韓琦日夜建議選練兵士漸復橫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間可期平定願

詔龐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彥博慶州用滕宗諒總之孫沔亦可辦集渭州一武臣足矣朝廷皆從其請實錄

遺事錄卷二

公言公邊遠寨雖有險固只有三二百人何以施為又環池中也無井水若不量事勢但令堅守徒陷一城軍無性命自挫軍威無益邊事其在環慶路相度二十三寨內有美泥窟泥大拔城等小砦但只量兵士差百十人把截道路如探得賊馬大段入寇便令歸側近大城皆內一處防守所貴不致枉陷軍民人心遂安奏議慶曆二年南郊赦書應因公事受到諸處行軍司馬副使司士文學參軍仰逐處並具到任月日負犯因依分折開奏候到令刑部子細勘會元犯因依申奏委中書門下別取進止者公因奏言懷才抱藝之人一落散地終身不齒獸窮則變人窮則詐古人之所慎也況今邊事未寧尤宜使過欲乞朝廷催促逐處依赦文分析聞奏乞差近上臣寮就中書定奪元犯情理分作等第又委長吏密切體量上件人或有利質或有節行亦具申奏所貴負犯之人各期自新不懷幽憤唐張說薦負犯之人充將帥之用其表云活人於死者必舍生而報恩榮人於辱者必盡節而雪耻古猶今也乞朝廷留意元吳寇鎮戎軍葛懷敏入保定川砦涇原鈴轄曹英又敗於砦之東北隅懷敏所部人奔駭懷敏為衆所擁幾踣踐死與至瓮城乃蘇賊遂圍城懷敏與諸將謀赴鎮戎軍賊斷其歸路與諸將皆遇害賊遂長驅至渭州初

懷敏之除郿延也范仲淹言其不知兵而又怯懦用遂徙涇原卒敗事東都事畧

張元築清塞百勝中候建寧鎮川五砦而麟府之路始通元復奏以所通特一選請更築並邊諸柵以安河外議未下會契丹渝盟徙知瀛州遷果州團練使夏人與契丹戰河外范公宣撫河東因奏使元知代州就令提前議增築事不閱月諸砦成蕃漢歸者數千戶歲減戍卒萬人張元本傳

公薦舉處士有徐復履尚高潔衍卦氣之法公過潤州問復以衍卦占之今夷無動乎復為占西邊用兵日月俱少差又有郭京者好言兵公數薦之由是二人同召

金遼事畧卷三

三

張俞上言謂今能詭制北虜散其陰謀使與叛醜疑貳有結國家之心間誘西涼羣夷勿與賊結則虜首可得而天下定矣范仲淹以諫爭而遭擯斥若外徇物望內惟邦本宜委重柄而授之苟能行此是謂失之東隅收之乘榆也呂夷簡甚重其言張俞傳

公以西賊攻塞門砦其寨城池未備兵甲又少部署司不與救應砦主高延德為賊所擒後放歸漢界遂配遠方公言漢家將率有數人陷在賊庭俱是苦戰力屈為賊所擒即非背叛如朝廷貸高延德被以寬恩仍與近邊任使使陷蕃將率聞之必願吳賊歸順望再見其家或即懷本朝之恩不助賊計如朝廷責其不死來者送竄其陷蕃將率更無歸降必懷怨望其中或有助賊為

孽其患不細昔漢中行說傳公主入匈奴說不欲行怨

漢乃教單于大為漢患此人情之可見也乞朝廷留意康定元年九月辛未公以任福等出師攻賊白豹城破之冬十一月又出師出歸娘谷與夏人戰大敗之西夏本末公以孫明復居秦山之陽著春秋尊王發微得經之本義為多學者皆以弟子事之公言其道德經術宜在朝廷召拜國子監直講東都事畧

韓魏公與公在兵間最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為重故天下稱焉韓范初京師歲遣戍兵脆懦不習勞苦賊常輕之目曰東軍而土兵勁悍善戰琦奏增土兵以抗賊而稍減屯戍內實京師又以籠竿城據衝要乞建為德順軍以蔽蕭關鳴沙之道又建請於郿延渭

金遼事畧卷三

四

三州各以土兵三萬為一軍軍雖別屯而耳目相通為一視虜所不備互出擣之破其和市屠其種落因以招橫山之人度橫山隄則平夏兵素弱必不能支我下視與靈穴中免耳章既上遂與范公定謀益堅而元昊知不可敵歛兵不敢近塞矣東都事畧

石水川之失利韓魏公降知秦州公亦以檀谷元昊書降知耀州王堯臣言此兩人天下之選其忠義智勇名動夷狄不宜以小故置之明年葛懷敏敗涇邠以東皆閉壘自守公自將慶州兵捍賊賊始引去仁宗思其言乃以魏公與公為伯討使堯臣曰陛下復用韓某范某幸甚然將不中御六法也願許以便宜從事仁宗以為然從之本朝通畧

仁宗嘗語張士遜曰人言仲淹嘗欲乞廢朕朕但未見其章疏耳士遜曰陛下既未見其章疏不可以空言加罪望陛下訪之精十數請仁宗曰竟未之見也然為朕言之多矣士遜力為辯其不然仁宗意乃解其後士遜歸老啟國于鄧范公適守鄧州士遜還鄉范公置酒高會明日士遜復置會揮金甚盛時人榮之張鄧公傳

韓魏公曰呂申公以進賢自佐恩歸於已時士皆出其門獨范公歐公尹公旋收旋失之終不受其籠絡也公魏

原州屬走明珠滅威二族兵數萬與元昊隔絕隣道公聞涇原欲嚴計之公奏言二族道險不可攻前日高繼嵩已嘗喪師平時猶懷八側今討之必與賊為表裏南

遺事錄卷二

五

信

入原州西擾鎮戎東侵環州邊患未艾也宜因元昊別路大入之際即并兵北取細腰蘆泉為堡鄣以斷賊路則二族自安矣而環州鎮戎等處徑道通微可以忘憂矣後二歲遂築細腰蘆諸砦屬羗歸服長編

慶曆五年三月歐陽公上疏言公與杜公富公不當罷其略曰昔年范仲淹初以忠言議論聞於中外天下賢士爭相稱慕當時奸臣誣以朋黨尤難辯明近日陛下擢此數人並在兩府察其臨事可以辯也此四人者可謂公正之賢今范仲淹四路之任亦不輕矣願陛下拒絕羗誘委信不疑使盡其所為猶有裨補長編

慶曆四年八月辛卯初命參政賈昌朝領天下農田仲淹領刑法事有利害其悉條上初公建議請以三

羣牧殿前馬步軍司各委輔臣兼判臣願自領兵賦之職如其無補請先黜降章得象等皆以為不可久之乃降是命九朝通畧

慶曆元年春正月朝廷既用韓琦所畫攻策先戒師期知延州范仲淹言正月內起兵塞外雨雪大寒暴露僵仆使賊乘之所傷必衆賊界春煖則馬瘦人飢其勢易制及可擾其耕種之務縱出師無大獲亦不至有他虞又言鄆延是舊日進貢之路蕃漢之人頗相接近願朝廷存此一路令諸將勒兵嚴備賊至則擊未行討伐容臣示以恩信歲時之間或可招納苟歲月無效遂舉重兵取綏宥二州擇其要害而據之屯兵營田作持久之計如此則茶山橫山蕃漢人戶可以招降則是去西賊之一臂也戊午詔從仲淹所請宋朝通鑑

遺事錄卷二

六

公在延州言鄆延路入界北諸路最遠若先脩復城寨即是遠圖乞遣使命令臣督諸將出兵先脩復廢砦別置戍守既通近蕃界彼或點集人馬朝夕便知大至則閉壘以待隙小至則扼險以制勝公前後凡六奏卒城永平等十二寨蕃漢之民相踵復業宋朝通鑑

慶曆間江淮歲漕不給京師乏軍儲樞密副使范仲淹言國子博士許可元獨倚辦遂擢元淮江兩浙荆湖制置發運判官元日以六路七十二州之粟不能足京師吾不信也至則命瀕江州縣留三月糗悉發之遠近以大相補引千餘艘轉漕而西未幾京師足食長編

諫官歐陽脩言韓琦范仲淹久在陝西備詰邊事是朝廷親信委任之人况二臣材識不類常人其所見所言之事不同常式言事者陛下最宜加意訪問使其盡陳西邊事宜合如何處置余增亦奏言范仲淹號為最曉邊事

給事中叅知政事王舉正為禮部侍郎知許州初諫官歐陽脩余靖蔡襄咸言范仲淹有宰輔材不宜局在兵府願以仲淹代之上從其請遂以范仲淹為叅知政事仲淹曰執政可由諫官而得乎固辭不拜

公在陝西戒約諸寨若是賊馬大段入來更不得出兵迎賊聞敵但且堅守一面供報部署司并策應官負候逐處軍馬來到方得設謀掩殺如輕易出兵致有輪折

四

金華錄卷三

七

文

其本處官員並行軍法既而准樞密院劄子若賊寇深入應外城皆除留定防守城池外並須領兵先據險要覓便攻擊如敢以防守為名端坐不出具狀申奏乞行軍法奉聖旨依奏公言自古用兵本無常勢非可畫一而制也相度本路諸砦之兵多者千人少者五七百人或三二百人只令防守城池尚慮不足若有蕃賊入寇其寨主監押等縱有勇敢往往見小利便出兵與之追逐如西賊以羸兵誘致離砦稍遠別出精兵斷其歸路砦中無兵即見危陷假有一將在外去州或遠應援未至如遇賊衆大至多選精銳并攻一處謂之奪險非有驍將血戰勢不能支若外兵先敗則州城之兵望風挫氣必難為用臣謂應變之機拘以條貫非其利也其所

降指揮不敢行下 奏議

西賊寇鎮戎軍官軍不利公牒知原州景泰等令六頭項下軍馬會合相度揀選精兵三二千人夜整齊若探候山外賊馬迴時即多出奇兵夜間或侵曉伏截衝擊收救人民仍戒約不得脫剥被虜人戶人物公又恐諸將貪功一向急去追襲被西賊設伏兵更落姦便又牒景泰等火急多差人搜山探候如探得西賊先有伏兵即便就高駐劄別選敢死之士多作頭項先去掩擊只以收救人民不得貪小功小利再有疎虞以副朝廷之意公又到邠州略示兵勢又出榜示與軍諸州以安閭中人心 奏議

四

金華錄卷三

八

文

陝西新刺保捷兵士多將本家贍軍田土并已分物業典賣破債公言上件兵士並是鄉民若向去稍似年高披帶不得即須揀放歸農如今來破債了莊產將來無可歸投便見失所遂出遍榜曉示諸州軍應新刺保捷兵士如今後乞將本家贍軍田土已分物業典賣破債者不得施行其典賣人嚴行斷遣如將來殘患不堪征役及有年高不任披帶放令歸農者即給與已分莊田養種并劄與逐處令指揮諸縣依此出榜常切覺察施行 奏議

皇祐元年春上御便殿訪近臣以脩禦之策權三司使葉清臣對曰今輔翊之臣抱忠義之深者莫如富弼為社稷之固者莫如范仲淹又曰諳古今故事者莫如夏竦議論之敏者莫如鄭戡方面人才方重有紀律者莫

如韓琦臨大事能斷者莫如田況剛果無顧避者莫如
劉渙宏遠有方畧者莫如孫沔至於帥領偏裨貴能坐
運籌策不必親當矢石王德用素有威名范仲淹素練
軍政龐籍久經邊任皆其選也

長編

言行拾遺事錄卷第二

金鑑錄卷二

九

言行拾遺事錄卷第三

公知開封府每進見輒論時政得失宰相呂夷簡惡之
斥守饒州諫官高若訥詆訕公與歐陽脩為黨歐陽公
以書責若訥謂其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若訥以聞
夷簡令徙軋德復為武成軍節度判官公帥陝西辟
掌書記脩曰吾論范公豈以為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
可也辭不就

張昇改轉運使知鄧州昇以親老辭或以為避事范仲
淹曰張昇非避事者乃聽侍養

通鑑

富彥國幼篤學有大度范公見而識之曰此王佐才也
懷其文以示王曾晏殊殊即以女妻之

談藁

四十五

金鑑錄卷三

十

河東轉運司指揮諸州軍場務吏不得收納大鐵錢為
民間漸多私鑄要得止絕欺弊遂有百姓經并州告訴
各是交易到大鐵錢無處使用公遂出榜并州街市且
令依舊行用公又恐諸處軍民疑惑各已入急遞發下
榜示逐處曉示軍民其官鑄大鐵錢並依舊行使諸場務
亦仍舊行用鐵錢

麟州元無酒務至慶曆二年十二月官中初置酒務後
據百姓劉遷狀申公勘會麟州元管三縣六蕃落蕃漢
戶二千五百餘家朝廷以河東極邊不惟酒利今來殘
破之後四面並無居民入城交易只有城中主客二百
餘戶別無經營從去年十二月官自開沽在市居民更
無營利之地今算出官本并官負兵士請受外只有淨
利二百餘貫燕城中居民逐旋離去久遠不成州郡遂

出榜并割與麟州指揮本務據見在酒債賣盡百姓行
醞造令百姓依舊任便開沽

陝西側峻瘠薄逃田地土自來勒地分隣人分認空納
租錢人戶不願送納陝府申乞除放公割與陝府據諸
縣通田官地勒地分隣人空納租錢者并見欠錢數並
典除放今後不得抱認送納

慶曆四年十二月上差入內供奉官衛克勤押賜醫藥
至公處并傳宣令公探候北界事宜公上言見各訓練
選奇兵准備戰敵惟難得經歷將帥如北戎兵馬未放
散間臣不敢便離河東北邊或有緩急與明鎬商量指
揮將佐料敵使人庶幾分朝廷萬一之憂公言諸軍頭
等遺文帖宋舊勅文應有軍頭等補署文帖誤被水火
損壞或賊人偷盜者許申本管人負勘會詣實給與公

金華錄卷三

二

據如自失墜即勒充長行者公言軍頭失了文帖降充
長行其中甚有能部轄勾當人因累次功勞方得還補
被手下軍士憎嫌多方窺算藏毀文帖便降充長行情
實可閔以此苟且和同不敢幹覺察手下兵士違犯
作過成弊愈深乞朝廷特降宣命指揮今後未去補署
文帖有因故事失去勘驗不虛即依舊職名重給公據
收掌別無因依稱失去者如勘會得委不因酒醉及不
是典解錢物即於舊職名止降一等別給文帖安排所
貴兵級安心無致誤犯

公禁義軍搔擾樞密院劄子與安撫司行移都部署司
依准朝旨施行仍指揮本路州軍縣鎮出榜及鄉村紛

壁曉示人戶嚴行覺察如替名人及諸色人等起動
擾即收提赴官勘斷施行

公言天下郡邑事朝廷從之降勅署琦仲淹等奏請公
又言若署臣等奏請於理未便只乞作朝廷憂勞之意
特選臣僚舉官則事體甚重也

慶曆四年六月己丑省河南府頴陽壽安偃師緱氏河
清五縣並為鎮逐鎮令轉運司舉幕職州縣官兩員監
酒稅仍管勾煙火公事又拆王屋縣隸河南府始因參
政范仲淹之請也

類苑

康定元年春正月丙子經畧安撫判官尹洙至延州與
范仲淹謀出兵越三日仲淹徐言已得旨聽兵勿出洙
留延州幾兩旬仲淹堅持不可辛丑洙還至慶州乃知

金華錄卷三

三

任福等敗績長編

慶曆四年七月丙戌詔諸路轉運使副提點刑獄察所
部知軍知縣有治狀者以名聞議旌擢之或不如所舉
御史劾奏並坐上書不實之罪從參政范仲淹奏請也

公奏言西人請和有不可許者三有大可防者三又言

臣等已議於一二年間訓兵三四萬使號令齊一陣伍
精熟我軍鼓行山界每歲三五出元昊諸廂之兵頗來
應敵疲於奔命則山界蕃部勢窮援弱自求內附足以
斷元昊之手足矣臣等早蒙聖獎擢與清班西事以來
三年塞下日勞月憂豈不願少圖休息非樂職矢石之
謂蓋見西戎強梗未衰挾以變詐臣等是以不敢念

世之安忘國家之憂須罄芻蕘少期補助其元昊來人到闕伏望聖慈於納和禦侮之間慎於處置為聖朝長久之慮則天下幸甚寶錄

公牒逐州相度新兵未有營房欲配買木植則大費官錢兼播擾人戶又卒難了當其自來等第戶各有莊園宅舍及將家入營僅得一間營房難為存濟新兵內貧窮之家即給與係官木植其稍有家力情願自於本家般到材植要蓋舍屋者聽如中等已下苦無事力除自與解鹽交引大省官錢又逐家自蓋屋宇早得了當并等第之家乍住營房不致迫窄可以存濟

公累奏薦種世衡知環州未用又上言環州勾當一郡

四

十三寨當此危地須在得人朝廷以臣不才而輕此一路臣恐將有麟府之禍雖加罪於臣無益邊事臣今乞將新授左司郎中一官廻授種世衡轉諸司使知環州權鈐轄司或朝廷從臣所請使邊臣知推讓之風亦非細事如終不允從則乞差臣帶本路一將軍馬權知環州文備如朝廷體量臣稍涉虛妄甘受上書詐佞不實之罪又奏云臣前乞將一官保舉本人非欲鼓激蓋為環州可憂後朝廷竟從公請果得世衡之用奏議長編
公出巡邊至環州點檢環州管界熟戶蕃官共一千七十二人與酒食管設作聖恩等第文與綵緞角茶銀梳紫綾襖黃花襖銀腰帶銀裹頭杖帽子旗槍銀交椅紅

今恭部望闕謝恩率皆喜躍名臣傳

公言禁青鹽欲以困西賊非困賊之要却有所害會准安若捉到買青鹽兵士二人勘得本指揮大陳掠錢買鹽入衆喫用公言竊見諸軍常令敵樂蓋欲悅其衆心不至愁苦今兵士處於窮邊冒矢石負星霜若飲食失所更禁絕鹽味何以聊生未能困賊先困我師其買鹽兵士是本部衆人之罪實不敢盡法恐傷士心只決二人杖二十押送本部仍奏朝廷乞更參詳青鹽條貫

河東諸處坊郭村鄉人戶甚有差配頻併貧困祇當等第不得各拋下產業逃移在外大段失所公出榜曉諭諸州軍應坊郭村鄉人戶今日以前帶却配賣物色或

抱二稅逃移者並令與放罪各令歸業其元拋下產業不得納官疾速差能幹官吏比附見在人戶物產定奪合該減放等第招誘歸業者不得更依元本等第其元欠二稅並與放除仍與都轉運司施行

五

陝府有稅戶朱士成等八百九戶各為送納秋稅不前全家逃走延州延長等七縣逃移却稅戶三百七十一戶公牒陝府逐縣鄉村拘管上件逃移人戶屋業桑產不得燒毀斫伐其逃走人戶權與倚闕去年秋稅其見在第五等秋稅只於本處送納其第四等戶亦於隣州送納免致逃移毀却產業將來歸業不得所有諸州軍人戶慮恐亦有似此逃移并牒逐州亦請相度安恤類任福破白豹寨捉虜到偽首領李家妹在慶州官真充

奴婢公恐蕃界首領聞及轉生怨毒別起奸弊遂差指使侍禁石斌往慶州取同延州通判馬端及本路都監朱青問得所說事文狀一紙及稱於慶州淮安鎮有投來軍是親叔公即差石斌押送慶州分付與親叔歲奴收管令嫁事人爲妻後石斌回稱到彼歲奴骨肉並來覲當號哭

延州東路青澗城承平若并保安軍北巡檢劉化基手下熟戶蕃部遭西賊打虜驚移傷殘戶數并投來蕃部並在逐寨及本軍側近住坐未曾歸業公慮恐其失所却逃入蕃界遂牒神出衡等勘會驚移熟戶蕃部有未取歸業即便相度隣近官私空閑地土權撥與耕種如無牛具者官與量借糧收買又勘會驚移人戶并投來

四十五

入道錄卷三

太一

蕃部其中甚有缺乏粮食存濟不得却恐致有逃走又牒神世衡相度逐戶口數目每十口已上量支借貸祿粟各一石十口已下支借五斗嘗切照管安撫無令失所又金明砦蕃戶三百二十八戶雖給與田土緣經討虜後無力耕耘公又牒延州通判高延夫將蕃部每家十口已下各支斛斗二石十口以上支三石並令於本處砦倉支給西夏本末

公常言官人之法人主當知其遲速升降之序其進退近臣不宜全委宰相實錄

康定二年五月十四日中書省劄子陝西軍州如有因修展城郭倉庫草場營房等但係侵占人戶地土去處並令將係官空閑地許人戶請願指射官司給還若無

地上印取索本主元買契比類隣近地段買置價例支還本錢公到邠州據人戶王昭璋等陳狀稱官中修營上却園地拆了屋舍乞估計合支價錢公體問得邠州稱遠城側近並無空閑官地給還公遂委安平知縣李仲昌訪地所估到王昭璋等合支價錢牒邠州請依上項條貫支給逐人價錢去訖又據後邠州申准轉運司牒修營占却人戶地其却令兌換係官空閑地土撥還却勾收已支價錢赴軍資庫送納公言諸州自來修造營房只是踏逐官地不許毀人戶見宅邸舍物業其邠州便將人戶見住物業毀拆逐起人戶無處存活既無官地允還即合給還價錢買屋當司支與錢物其人戶當已破費雖准轉運司指揮今將空閑官地允還既無

四十五

入道錄卷三

七

官地即合同申轉運司豈得便却例行催納已支價錢侵害人戶遂勾到本州元行典級王益等勘杖一百斷遣所有人戶地土價錢牒邠州依條支還名臣事實公體量河東州軍人戶近年徭役科配頻併例各貧困遂免放今年秋稅稍得休息又恐陝西州軍人戶亦自兵興以來祇應差科不易尋劄與陝西轉運司依河東例減放人戶支移奏議

麟府州計嵐軍極邊之地人戶稀少其色役公人並差主戶客戶祇應輪差出入應副軍期多致陪備破却家產又邊人日見貧困祇應不前公劄與轉運司并府州計嵐軍據見今計前使院人吏並仰依鎮戎軍條例支撥與係官荒閑田上仍免送納二稅租課名臣事實

西夏襲宵之叛其謀皆出於華州士人張元與吳昊而其事本末國史不書此得田畫承君集實紀其事云張元吳昊姚嗣宗皆關中人負氣倜儻有縱橫才相與友善嘗薄遊塞上觀視山川風俗有經畧西鄙意姚題詩崆峒山寺壁在兩界間雲南粵干戈未息肩五原金鼓又轟天崆峒山叟笑無語飽聽松散春晝眠公巡邊見之大驚又有踏破賀蘭石掃清西海塵之句張為鸚鵡詩卒章曰好著金龍收拾取莫教飛去別人家吳亦有詩將謁韓范二帥耻自屈不肯往乃能大石刻詩其上使壯夫拽之於通衢三人從而哭之欲以鼓動二帥既而果召與相見躊躇未用間張吳徑走西夏公以急騎追之不及乃表姚入幕府張吳既至夏國夏人倚為謀

入道書錄卷三

八

主以抗朝廷連兵十餘年西方至為疲弊此二人為之時二人家屬羈縻隨州間使謀者矯中國詔釋之人未有知者後乃聞西人臨境作樂迎此二家而去自此邊帥始待士矣姚又有述懷詩曰大開雙白眼只見一青天張有雪詩曰五丁仗劍決雲霓直取銀河下帝畿戰死玉龍三十萬敗鱗風卷滿天飛吳詩獨不傳觀此數聯可想見其人非池中物也

容齋三筆

延州都監周美言于范公曰賊新得志其勢必復來金明當邊衝我之蔽也今不亟完將遂失之公因屬美復城如故數日賊果來其衆數萬薄金明陣于延州城北三十里美領衆二千方戰會暮援兵不至乃徙軍山北多設疑兵賊望見以為救至即引去既而賊出艾蒿砦

遂至郭北平夜聞不解美悉衆使人持一炬從間道上山益張旗幟四面大譟賊懼走獲牛羊馬橐駝鎧甲數千計遂募兵守其地

東都事

嵐石都巡檢司接應到西界蕃部噉移團練使十三戶奉勅於海州住坐噉移願殺其妻子自刎死公差人往石州勾喚到噉移問當深不願海州居住公言噉移歸投新來其心未安若必遣往海州安泊不惟遠去鄉土全失蕃情又其人不測朝廷意旨却自刑害今來西事未寧邊上蕃部聞之絕其向化之意則皆為怨敵邊害愈深遂發遣噉移往府州與田土耕種準備緩急使喚及令招喚本族未來蕃部

金華集卷三

九

賊奔衝便見輪折遂驟東路朱吉任守信等候賊奔衝未得出兵但堅守城池故令深入即計會多著頭項緝突掩殺不得先出軍馬只作一陣排布依然無功如是賊賊守門出兵不得却多實索梯從城上夜出奇兵掩擊賊砦以資勝捷如違者當行軍法施行

西夏本末

公門客滕達道龍圖布衣時公尹京而滕年少頗不羈往往潛出狎邪縱飲公病之一夕至書室中滕已出公因明燭觀書以俟意將寢之至夜分乃大醉而歸公陽不視以觀其所為滕略無慚懼長揖而問曰公所讀者何書也曰高祖傳滕曰漢高祖何如人公遽巡而入

錄

公言閭中民苦轉輸請建鄜州之鄜城縣為軍以河中

同華中下戶稅租就輸之。夏徙邊兵就食可省糴價。什之三他所減不與詔名。具軍曰康定。實錄

公知慶州兼管勾環慶路。部署司兵馬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其人馬立條約為信。凡讐已和斷。

輒私報之及傷人者罰羊百馬。二已殺者斬。負債爭訟。聽告官為理。輒質縛平人者罰羊五十馬。一賊馬入界。

追集不起。隨本族每戶罰羊二質其首領賊大入老幼。入保本若官為給食。即不入寨。本家罰羊二。全族不至。

者質其首領諸羌受命悅服。自是始為漢用。長編

慶曆元年三月任福等既敗。朝議因欲悉罷諸路行營。之號。明示招納。使賊驕怠。仍密收兵。深入討擊。詔公體。

量士氣勇怯。如不至畏懦。即可驅策前去。乘機立功。公。

言任福已下勇於戰。聞賊退便追。不依韓琦指蹤。因致。陷敗。此皆邊上有名之將。尚不能料賊今之所遷。往往。

不及更令深入。禍未可量。臣非不能督主兵官。真須令。討擊。不管疎虞。敗事之後。誅之何濟。惟聖慈念之。其鄭。

延路罷行營文字。臣且令所部許懷德收掌別聽朝旨。臣一面依此聞報。夏竦韓琦商量申奏。如所議未合。乞。

朝廷取捨。臣方待罪不敢久冒此職。妨誤大事。從之。於是行營之號卒不罷兵。亦不復出。實錄

慶曆詔諸路轉運使副提點刑獄察所部知軍知縣有。治狀者以名聞。議旌擢之。或不如所舉。令御史臺劾奏。

並坐上書不實之罪。從范仲淹所請也。通鑑

和魯公有觀畫鷹獵兔詩云。雖是丹青物。沉吟亦可傷。

君誇鷹眼疾。我憫兔心忙。豈動騷人興。惟憎獵客狂。鉞。網百餘尺。爭似製衣裳。文正公觀之。歎曰。真仁人之言也。筆錄

宣和五年。經略宇文虛中奏。故叅知政事范仲淹知慶。州築大順城為一路。扞蔽辟洛苑副使种世衡知環州。至今諸路戰守之備。多二人規畫。今慶陽府有仲淹廟。環州有世衡廟。合古者有功於民。以死勤事之法。乞各。賜廟額。詔賜廟為忠烈世衡威靖。東都事畧

言行拾遺事錄卷第三

金華錄卷三

十一

言行拾遺事錄卷第四

此以下係監簿忠宣諸公遺事忠宣遺事極多其已見於言行錄行狀者茲不復載

宣仁寢疾宰輔入問后留忠宣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章獻朝勸后盡母道在仁宗朝勸帝盡子道卿當似之言行錄

諫受金帶康定間元昊寇邊韓魏公領四路招討駐延安忽夜有人攜匕首至卧內遽塞帷帳魏公起坐問誰曰某來殺諫議某不忍願得諫議金帶足矣遂取帶而歸明日魏公亦不治此事俄有守陴卒報城上得金帶乃納之時范兄純佑在延安謂韓魏公曰不治此事為得體蓋行之則沮國威今乃受其帶是墮賊計中矣

魏公握其手再三歎服曰非琦所及也

文正長子監簿純佑幼有智略在洛與富彥國家子游

富氏引堊陳設從堊器用其盛觀者如堵器用蓋錫造者監簿在側取一器擘而示衆曰此錫器爾等謂何物

耶富氏子大怒以為吠已監簿徐謂曰尔何所見吾正

恐愚民致疑害尔先堊爾富子歎服時始十餘歲

赴官只三檐忠宣公孫直方初仕平恩主簿啟行拜辭

叔翁右丞平居寡言端坐如木偶人終日未嘗移足至

於塵印跡無倦意家中不見喜愠之色至是問姪主簿

曰爾行擔幾檐主簿是時新娶寔應之曰有十檐右丞

曰爾初仕已如此若久宦何我昔赴遂州守時只有三

檐能官仍舊不惟緩急易於去就亦免張外醜也

忠宣公元祐間當國一時科舉取人多得豪傑之士忠

宣公亦病夫公卿家子弟或不知書言於朝乃於有無

出身人衛位上帶左右字以分優劣忠宣公之意非有

它也蓋欲公卿子弟知向學故為是以獎勸焉

指宗親政呂汲公欲遷殿中侍御史楊畏為諫議大夫

忠宣曰天子諫官當用正人楊畏不可用汲公方約畏

為助謂忠宣曰豈以楊畏嘗言公耶忠宣曰不知也蓋

上初召忠宣畏嘗有言上不行忠宣故不知也忠宣因

乞罷政上不許後楊畏首叛汲公凡可以害汲公者無

所不至

忠宣貶永州命下公欣然而往每諸子怨章惇忠宣必

怒止之江行赴貶所舟覆扶忠宣出衣盡濕顧諸子曰

此豈章惇為之哉至永州公之諸子聞韓維少師謫均

州其子告惇以少師執政日與司馬公議論多不合得

免行欲以忠宣與司馬公議後法不同為言求歸白公

公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同朝論事不合即可汝輩

以為今日之言不可也有愧而生者不若無愧而死諸

子遂止

公疾革精識不亂諸子侍側口占遺表凡八事命門生

李之儀次第之諸子以其所言皆朝廷大事且防後患

以公口占畫一繳申穎昌府用府印寄軍資庫及將葬

之儀又作行狀論公平生立朝行已大節蔡京用事小

人附會言公之子正平等撰造中使至永州傳宣聖語

以為遺表非公意也正平與之儀皆下御史獄捕楚甚

苦正平之儀欲誣服其傳宣中使獨不服曰舊制凡傳聖語受本於御前請寶印出注籍於內東門遣使受聖語籍中使從其家得永州傳宜聖語本有御寶如所言又驗內東門受聖語籍亦同又下穎昌府取繳納遺表八事皆實獄遂解正平猶羈管象州之儀羈管太平州正平之家死於嶺外者十餘人獨正平遇赦得歸不出仕終身為選人蔡京者紹聖初為戶部尚書欲結后戚向氏故奏展向氏墳寺事下開封府正平為縣尉往按視其地日向氏寺地步已足民田不可奪府以其言聞指宗怒京贖銅二十斤京由此恨正平故欲誣殺之嗚呼使忠宣公無恙相上皇於初載天下豈復有今日之恫公既病不能朝上皇始命相曰曾布與蔡京云

金鑑卷四

三

治平二年以范純仁為殿中侍御史呂大防為監察御史裏行近制御史有闕則命翰林學士御史中丞迭舉二人而上自擇取一人為之至是闕兩員舉者未上內出純仁大防姓名而命之

實錄

熙寧元年司馬光登對上曰召還韓維如何光曰韓維陳薦忠厚方正者也呂誨與傳堯俞范純仁呂大防皆忠直之臣也願陛下常識其名

熙寧中公知諫院言侍從官實古九卿職是宜朝夕論思同國休戚今只主判司存或有時政得失惟能退有後言願降詔督責凡朝廷闕失並須陳列其所上章疏付政府銓定量加賞罰上與執政議之以為當然而展詔曰侍從官員今視朕過失與朝廷政事之無有

細各具章極言無隱長編

忠宣嘗言薛向不可為發運使或致民心別生事變上曰今令發運使兼制置六路財賦務在均適有無何由乃致百姓人情怨駭純仁曰人主不當言利但當務農桑節用而已上曰欲務農桑如何措置純仁曰但當脩風教上曰有風教而無政事如何人肯務農桑純仁曰當擇守令上曰以何法擇守令曰當令近臣薦舉上曰朕即位以來屢勅近臣舉士然初不知所舉之當否欲知所舉之當否當以何術曰當責執政

長編

蘇轍既再具劄子上固不悅李清臣鄧伯溫又先媒孽之及面論上益怒遂責轍曰人臣言事何所害但卿昨奏謂機事不可宣于外請秘而不出今乃對眾開陳且

金鑑卷四

四

以漢武帝上比先帝引論甚失當轍復曰漢武帝明主也上曰卿所奏稱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立鹽鐵權酷均輸之法其意謂武帝窮兵黷武末年下哀痛之詔此豈明主乎轍恐動趨下殿待罪上轍甚厲范純仁獨進曰史稱武帝雄才大略為漢七制之主轍果以此先帝非謗陛下親政之初進退大臣當以禮不宜如此急暴上怒稍霽轍退舉笏謝純仁曰公佛地位人也

長編

熙寧中朝廷有生老病死苦之語時王荊公改新法自為生事曾魯公以年老依違其間富韓公稱病不出唐質肅與荊公爭按問欲舉理直不勝疽發背死趙清獻唯嚴苦時忠宣為諫官皆幼之言荊公志在近功忘其非學富公謀身過於謀國曾公趙公依違不斷可否忠

宣每曰以王介甫比莽卓過矣但急於功利遂忘素年耳邵氏聞見錄

公攝帥成都程子將告歸別焉公曰願少留純仁將別子曰既別矣何必復與衛遂行公使人要於路曰願一見也既見曰先生何以教我子曰公嘗言為將帥當使士卒視己如父母然後可用然乎公曰如何子曰公言是也然公為政不若是何也公曰可得聞與子曰舊帥新亡而公張樂大饗將校於府門是教之視帥如父母乎曰亦疑其不可故使屬官攝主之也子曰是尤不可也公與舊帥同僚也失同僚之義其過小屬官於主帥其義重曰廢饗而頒之酒食如何曰無頒也武夫視酒食為重事弗頒則必思其所以事帥之義乃因事而教

遺事錄卷四

五

吳

也公曰若從先生言而不來則不聞矣其喜聞義如此

徽宗即位之初欽聖皇太后同聽政忠宣公自永州先以光祿卿分司南京鄧州居住蓋二聖欲用公矣遣中使至永州賜茶藥密諭曰皇帝與太皇太后甚知相公在先朝言事忠直今虛位以待相公不知目疾如何用何人醫治只為左右有不是當人阻隔相公公頓首謝又曰太后問相公官家即位行事如何天下人何說公曰老臣與遠方之人惟知鼓舞聖德又曰天下有不便事但奏來公曰敢不奉詔又曰鄧州且去否公曰已出望外如歸鄉里又曰離闕下日二聖再三言太后在官中皇帝在藩邸甚知相公是直臣公感泣不已俄復起

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召赴闕供職而公病詔書云豈惟尊德尚齒昭示寵優之光庶幾鯁論嘉謀日聞忠告之語公捧詔泣曰上果用我矣目明全失風痺不隨恩重命輕死有餘責上又遣中使賜銀合茶藥促公入覲仍宣渴見之意公曰老臣命薄虛蒙聖眷乞歸穎昌養疾上不得已許之每見輔臣問安否乃曰范純仁得一識面足矣公復告老不允詔至公已薨矣上與皇太后震悼出涕邵氏聞見錄

元祐元年呂大防范純仁言故御史中丞呂誨忠於先朝極陳讜論致忤時宰譴死外藩今其家貧甚諸子仕於常調請優加贈典錄用諸子之才者以旌名臣之後詔誨特贈通議大夫男由庚與堂除合入差遣長編

遺事錄卷四

六

元祐元年詔著作郎范祖禹宣德郎游師雄朝請郎朱勣並令中書省記姓名以同知樞密院事范純仁薦故也實錄

元祐八年八月丁卯呂大防范純仁蘇轍鄭雍韓忠彥劉奉世入崇慶殿後閣問太皇太后聖體太皇太后諭大防等曰今疾勢有加與相公等必不相見且善輔佐官家為朝廷社稷初大防等欲退太皇太后獨留純仁意欲有所屬也上令大防已下皆住太皇太后曰老身受神宗顧託同官家御殿聽斷公事試言九年之間曾施私恩與高氏否大防對曰陛下以至公御天下何嘗以私恩及外家太皇太后曰固然只為至公一兒一女病且死皆不得見言訖泣下大防曰近聞聖體向安乞

稍寬聖慮服藥太皇太后曰不然政欲對官家說破老
身沒後多有調戲官家者宜勿聽公等亦宜早求退令
官家別用一番人乃呼左右曰曾賜出社飯否因謂大
防曰公等各去喫一匙社飯明年時思量老身也長編
忠宣公謫居永州客至必見之對設兩榻多自稱老病
不能久坐徑就枕亦授客一枕便與對卧數語之外往
往鼻息如雷客待其覺有至終日不得交一談者能改齋漫錄

元祐元年蘇轍言今日廟堂之上司馬光未出只有呂
公著一人忠朴可倚其餘皆姦邪備位者也伏望聖慈
早進范純仁庶得賢者在位同心一德以輔聖政實錄
忠宣晚年益以天下自任尤留意人才或問其所儲蓄

人才可爲今日用者荅曰陳瓘又問其次曰陳瓘自好
也言瓘可以獨當天下之重也宣和未人憂大厦之將
傾或問游酢以濟世之人酢曰陳了翁其人也劉安世
亦嘗因瓘病勉以醫藥自輔云天下將有賴於公當加
保養以待用也長編

范忠宣公再入相子正平博學能文行義甚高竟死選
調朱勝非云二府表則之地不阿其親

公在相凡薦引人才必以天下公議所薦士未嘗知公
未嘗示恩意於人本傳

左正言朱光庭奏臣嘗論奸邪則指蔡確章惇韓縝爲
之先論忠賢則以司馬光范純仁韓維爲之先去姦邪
忠賢唯先者爲急蔡確既去乞以司馬光補其間韓

縝既去乞以范純仁補其間章惇既去乞以韓維補其
闕蓋此天下大任唯天下大賢可以當之非張璪已下
備位之臣所堪任也朱公掄集

公元豐八年爲左諫議大夫司馬光以公親嫌爲言惇
曰臺諫所以糾繩執政之不法故事執政初除親戚及
所舉之人見爲臺諫官者皆徙他官今皇帝幼冲太皇
太后同聽萬機當動循故事不可違祖宗法光曰純仁
祖禹作諫官誠協衆望不可以臣故防賢者進臣寧避
位九朝通畧

紹聖元年夏四月范純仁充觀文殿大學士知穎昌府
上親臨政言者爭論垂簾時公乞依明道二年故事下
詔禁約并錄以進不從公數稱疾求罷最後出居慈孝

寺再錄詔以進且言今妾爲詆訐者既多陛下從之則
幼聖孝慈之則恐不忍不若以詔禁約庶得兩便訖不
從純仁固求罷而命通鑑

東都曹生言范右丞既貴接親舊情禮如故他亦不改
世未有也然體面肥白潔澤豈其胸中亦以爲樂耶談叢

元豐八年十月韓維言今聞已召知慶州范純仁純仁
父子世爲帥臣熟知虜情邊事伏望聖慈更促純仁入
朝面賜詢問庶爲詳審十一月癸亥以京東轉運使范
純粹知慶州代其兄純仁也長編

司馬朴承相光之兄里之孫也少喪母育于外祖范忠
宣公紹聖初黨議起父宏坐中書論辯得罪忠宣亦坐
黨人責永州目疾失明客至必令朴導以見時方七

歲進揖應對如成人客皆驚歎以公遺恩補官後死節於靖康之變

事畧

右丞純禮在政府宦者閭守忠恃寵勢傾廊廟一日至堂宣諭辭意甚傲諸公拱手而已右丞作色叱曰老奴何敢爾守忠退步連應曰守忠不敢在堂諸公皆為寒心曰范君必不久居此矣右丞蓋自如也未已虜使至選右丞館伴虜使忽自中批出范某言犯御辭落職知許尋乞官祠去

名臣傳

元符三年秋已亥范純禮為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先是吳居厚尹京專任察視以刻深為治純禮一切寬之或以為言純禮曰寬猛相濟聖人之訓今處深刻之後若益以猛是以火濟火也方務去前政之苛猶慮未

四百五

一遺事錄卷四

九

盡何寬之患耶

元符三年夏四月是日曾布再對因言自蔡京復留中外人情無不惶惑及黜劉極收用葉濤范純禮王右軍人情方少安

長編

純禮以光祿卿召遷刑部侍郎給事中凡所封駁正名分紀綱皆國體之大者起居舍人張來先在病告中書省錄黃不候叅假令供職純禮批勅謂來既能供職豈不能朝見壞禮亂法所不當為一時為之聳動

東都事畧

公拜尚書右丞侍御史陳次升乞除罷言者並自內批不由三省進擬右相曾布力爭不能得乞降黜純禮徐進曰次升所陳不過防執政引用親黨及罷黜不附已言耳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何用深責之也

本傳

呂惠卿告老徽宗以問執政執政請許之純禮謂惠卿前在二府位節鉞豈不存朝廷體貌雖其人不足留所重者國體也

本傳

戶部侍郎竇文閣待制范純粹知延安府先是樞密院聞趙高死韓忠彥與王巖叟議所以代高者惟純粹可及都堂聚議呂大防亦以為莫如純粹他日樞密院又言差純粹極當乞以恩慰遣都堂又召純粹面諭純粹猶不受命三省樞密院言朝廷恩意如此若固辭免朝廷何以使人欲限五日朝辭如不行則須與行遣純粹乞八月初赴任從之大防又曰延安雖去終恐心不安萬一厥母道病卒不如易之岩叟又與忠彥論不可易之理謂同列曰塞上數十萬生靈性命繫一主帥側

四百五

一遺事錄卷四

十

隱此一人不若側隱及數十萬人也

大觀中又有虞仙姑者年八十餘狀貌如少艾行大洞法一日微廟誦大洞經舉首見有仙官侍立者蔡京嘗具飯招仙姑見大猫指而問京曰識之否此章惇也意以諷京京大不樂徽宗又嘗問仙姑致太平之期答曰當用賢臣上曰賢人謂誰答曰范純粹也上以語京京曰此元祐臣僚使之遂遂於是士大夫爭言虞仙姑亦入元祐黨矣

涇水燕談

純粹元豐末為陝西轉運判官當五路大舉後財用所乏屢請於朝吳樞密居厚時為京東轉運使方以治鐵鼓鑄有寵即上羨餘三百萬緡以佐關輔神宗遂以賜范純粹得報慨然謂其屬曰吾部雖窘豈忍受此膏血

之餘耶力辭訖不納

石林燕語

章惇敗安置潭州上諭三省言惇之惡曾布方對范純禮曰惇如丁謂不爲過詞色甚厲布曰如此即須過海上大笑曰只教這下遂以雷州司戶處之

純粹知慶州時夏人不庭純粹謂諸路策應舊制也自介禧罷策應若虜兵大舉一路攻圍力有不勝而鄰路拱手坐觀其不救者幸爾謂宜脩明戰守救援之法朝廷是之本傳

元祐中神宗問罪夏人取其安強茂蘆浮圖朱脂四寨又取蘭州至是議分畫疆界趙尚書在延州純粹在慶州以爲得之無益於中國純粹請以虜所陷官吏丁夫歸朝廷以所削之地給賜之於是還以四砦而夏人服

金史紀事本末

十一

純粹聰明下不能欺在京東時會蘇軾自登州召還與軾同建募役之議軾謂純粹講此事尤爲精詳侍郎爲帥端重有體間諜明功罪當恩威兼用邊人畏服焉本傳高遵裕攻靈州與劉昌祚爭功欲以軍法斬昌祚昌祚憤恚成疾轉運判官范純粹謂遵裕曰兩軍不叶恐有他變力勸遵裕詣昌祚管問疾以和解之遵裕不從後果敗長編

言行拾遺事錄卷第四

言行拾遺事錄四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不題撰人名氏記范仲淹言行事蹟爲行狀墓誌所未載者故曰拾遺大抵取諸實錄長編東都事畧九朝通畧諸書而說部之可採者亦附列焉其第四卷所錄則仲淹子純佑純仁純禮純粹四人遺事也

道命錄十卷

〔宋〕李心傳輯

北京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道命錄十

卷》提要

道命錄序

嘉定十有七年月正元日

皇帝御大慶殿朝百官詔尚書都省曰朕惟伊川先生紹明道學為宋儒宗雖屢被褒崇而世祿弗及未稱崇獎儒先之意可訪求其後特與錄用德音傳播天下誦之蓋自伊川之被薦而入經筵逮今百四十年矣愚不佞蓋嘗網羅中天以來得失舊聞編年著錄次第送官因得竊考道學之廢興乃天下安危國家隆替之所關繫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惇京檜侂之際也程子曰周公歿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夫道即學即道而程子異言之何也蓋行義以達其道者聖賢在上者之事也學以致其道者聖賢在下者之事也舍道則非學舍學則非道故學道愛人聖師以為訓倡明道學先賢以自任求

嘗岐為二焉自數十年不華儉邪譏諂之小人立為道學之目以廢君子而號為君子之徒者亦未嘗深知所謂道所謂學也則往從而自諱之可不嘆哉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故今參取百四十年之間道學廢興之故萃為一書謂之道命錄蓋以為天下安危國家隆替之所關繫者天實為之而非惇京檜仇之徒所能與也雖

道命錄序

卷一

然抑又有感者元祐道學之興廢係乎司馬文正之存亡紹興道學之興廢係乎趙忠簡之用舍慶元道學之興廢係乎趙忠定之去留彼一時也聖賢之道學其為厄已甚矣而義理之在人心者訖不可得而泯也孟子曰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故由孔子之言則有天下國家者可以所戒由孟子之言則修身守道者可以

任至若近世諸公或先附後畔或始疑終信視其所以則先附後畔皆出於一時利害之私而始疑終信則由夫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而致此也又有或出或入之士義利交戰于中而卒之依違俯仰以求媚于世蓋所謂焉能為有焉能為士者必也見善明用心剛而卓然不惑於生死禍福之際於道學也其庶幾乎嘉熙三年己亥夏五月之吉朝奉

道命錄序

三

庚

大夫守尚書工部侍郎兼秘書監兼史館修撰兼修玉牒官仁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李心傳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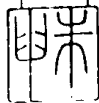


道命錄者秀巖李公所編也命名之義取諸論語蓋有感於吾道廢興之由子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學者又當思君子不謂命之意申區區管闕蠡測如此願與朋友講明之因刻梓于九江郡齋淳祐十一年辛亥月正元日朝散大夫知江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新安後學朱申謹書

道命錄

四

朱申



宋秀巖先生李公道命錄五卷刻梓在江州燬于兵榮秀嘗得而讀之疑其為初稿尚欲刪定而未成者齋居之暇僭因原本畧加釐正景次為十卷如左或謂卷中所載多吠堯毀孔之說有弗忍讀者孰若曰而諱之為愈哉嗚呼是淺夫之見爾 二先生道德昭乎如天日在上諱之何益不諱何損獨彼小人者甘為鷹犬以禍君子巧發狙中無所不用其極而此則獄案也跡其包藏狡惡組織讒誣豈徒以蔽時君世主且將以欺天下後世今不著之而反諱之是小人者既逃罪于前又泯迹于後何辜之多邪蓋必著之而後小人之罪益暴後世之警益嚴若 二先生則豈俟此而為損益哉然榮秀於此竊有感焉孔

文仲疏後有淳夫范氏之說陳賈疏後有和靜尹氏之說林栗疏後有水心葉氏之說至於劉三聘沈繼祖疏後迄無一人為之說者世愈降士愈卑有識者比而觀之惡得不扼腕追悼于百代之下為世道惜哉行省相君爰命有司重刻于龜山書院而屬榮秀識其後以誌觀者若是書之所以名則秀巖已序之

道命錄序

六

詳茲不復贅至順四年歲在癸酉春二月既望奉直大夫江浙等處儒學提舉新安後學程榮秀謹書



道命錄目錄

卷第一

司馬溫公薦伊川先生劄子注三程先生出處及蔡確執政未即召用大略

伊川先生授西京國子監教授制詞注伊川先生辭受初王滂處先生

孔文仲劄伊川先生疏注伊川先生經筵講官事亦及錄翰林編本未并詳論

伊川先生乞歸田里奏狀注先生去官大略

范太史乞還伊川先生經筵劄子注先生力辭西京國子監公重致罪本

卷第二

伊川先生活州編管指揮注聖廟人召復及相

道命錄目錄

范致明論伊川先生入山著書之覺察注先生掛冠後事近及方提舉請給還先生所奪伊川先生田土大略

元祐學術政事不許教授指揮注蔡京生大略

言者論伊川先生聚徒傳授之禁絕注蔡京盡逐元祐黨籍事及海康解蔡大略

卷第三

紹興庚寅伊川先生制詞注渡江後褒贈

錄用伊川先生手劄勸黃文憲錄注先生諸大略

朱內翰論孔孟之學傳於二程注先生開道於兩溪又熙豐及陳公輔論伊川之學感亂天下乞屏絕注先生開道於兩溪又熙豐及陳公輔論伊川之學感亂天下乞屏絕

周秘劄重令升沮格詔令注黃大山告訐欺詐

呂安老論君子小人之中庸注安老論

胡文定公封爵邵張二程先生列從祀注秦呂二相相傾趙張

論胡公補石松

尹和靜公師學辭經注和靜公引義和靜本末

卷第四

尹和靜辭免待制侍講劄子注秦檜傾呂趙

汪勃乙戒場至司去專門曲說注秦檜試毀伊川

何若乙申戒師儒黜伊川之學注何若許政正業書聖

曹筠論考官取專門之學者令御史彈劾注書呈出放書聖

鄭仲熊論趙鼎立專門之學可為國家慮注胡明仲胡李

張震之申飭天下學校禁專門之學注張震申飭天下學校禁專門之學

莫伯益論程學不當一切損棄注秦檜向胡明仲胡李

道學錄目錄

二

卷第五

晦庵先生辭免進職奏狀注張公欽信道學及紹興以來湖

處至因校吏片

陳賈論道學欺世盜名之憤注陳賈

卷第六

晦庵先生除江西提刑誥詞注先生造

林栗劾晦庵先生奏狀注先生仍舊

葉正則為晦庵先生辨訟封事注葉正則為晦庵先生辨訟封事

劉德修論道學非程氏私言注劉德修論道學非程氏私言

注先生與詹元度書

卷第七上

晦庵先生除煥章閣待制侍講誥詞注先生晚年出

何澹論專門之學短拙致詳且錄真去偽注何澹論專門之學短拙致詳且錄真去偽

何澹中心衷

晦庵先生罷待制仍舊官觀誥詞注先生淳熙末兩除紹興力

劉德秀論留丞相引偽學之徒以危社稷注劉德秀論留丞相引偽學之徒以危社稷

韓秀碑注韓秀碑

胡紘論偽學猖獗圖為不軌豈可容立注張茂獻李元德

父等六士表叔等三舉官至汪李路得罪大器傷及劉德

秀等不肖奉行禁言時事

沈繼祖劾晦庵先生疏注明欽與繼祖先生事述及

卷第七下

晦庵先生落職罷祠謝表

晦庵先生落職罷祠謝表注先生落職後事又答

言者論廷有魁西慶釋楊旨為徒不可輕召注楊旨為徒不可輕召

道學錄目錄

三

劉三傑論偽黨為逆黨之不可不至注劉三傑論偽黨為逆黨之不可不至

姚愈論偽黨之徒欺世盜名之定國是注姚愈論偽黨之徒欺世盜名之定國是

論偽黨之徒欺世盜名之定國是注論偽黨之徒欺世盜名之定國是

呂泰然論不當立偽學之禁注丁建論調停張金論劉德修

周丞相降

偽學逆黨籍名大事記

言者乙虛偽之徒姑與外祠使有進向方注說賢廉言偽事

言者論偽徒送偽師未某之葬乙嚴行禁約注言者論偽徒送偽師未某之葬乙嚴行禁約

言者論習偽之徒唱為攻偽之說乙禁止注言者論習偽之徒唱為攻偽之說乙禁止

卷第八

晦庵先生宋文公賜諡指揮注宋文公賜諡指揮

晦庵先生宋文公諡議

晦庵先生朱文公履論議

李仲實之下除學祭之詔頒朱先生四書定周邵程張五先生

從祀及錫嘏伯端立語五集注于學官本末

南軒先生張宣公履論議注清大

南軒先生張宣公履論議注清大

東萊先生呂成公履論議注清大

東萊先生呂成公履論議注清大

卷第九

魏華父為濂溪先生請謚奏注太常寺勘儀

任伯起為二程先生請謚奏

魏華父為周二程張四先生請謚奏注太常寺勘儀

濂溪先生周元公履論議注高宗傳乞依唐官議

明道先生程純公履論議

道命錄目錄

四

伊川先生程正公履論議

濂溪先生周元公履論議

明道先生程純公履論議

伊川先生程正公履論議

魏華父再為橫渠先生請謚狀注東坡傳胡仲子即擬謚未定

卷第十

嘉慶錄用伊川先生後人詔旨注伊川曾孫觀之

伊川先生四世孫源授通功郎制

晦庵先生贈官封爵指揮

晦庵先生贈太師追封信國公制詞注晦庵子侍卿年八歲以

從祀大畧

晦庵先生改封徽國公制詞

濂溪明道伊川橫渠晦庵五先生從祀指揮

濂溪明道伊川橫渠晦庵五先生封爵指揮

濂溪先生追封汝南伯制詞

明道先生追封河南伯制詞

伊川先生追封伊陽伯制詞

濂溪先生加封道國公制詞注

江南行臺請加封二程先生公爵狀又註行臺請加封本中

明道先生加封豫國公制詞

伊川先生加封洛國公制詞

晦庵先生改封齊國公制詞

道命錄目錄

道命錄目錄

五

敢子細敷奏處煩 聖慈有所疑伏乞特賜寬問容臣一一開
陳當 陛下三年不言之際願無日無此語以惑上聽而 陛下亦必
題勉為之應答又如 陛下因咳嗽罷講及御瀨學士以下侍講讀
者六七八人願官最小乃越次獨候問 聖體體弱過甚並無職分如愚
之王休王叔文李訓鄭注是也任以侍講侍讀叔文以基待詔三聖交
踵終兆永正之亂注以藥術用訓以易義進兩邪合縱卒致甘露之禍
臣訪聞願有家不及治有祿不及養自跨匹馬奔馳權門偏謁貴臣歷
造臺諫其諫貴臣也必暗藉重輕之意出以語人收為私恩及有差除
若合符節是以人皆懼懼而又深德之其造臺諫也皆有感願辭人促
席或以氣使或以術動今日當論列某事與曰當排擊此人而登諫之
中常有傳檄竭盡死力如宋尤廷柱純實易之亦是也臣居京師近二
年願未嘗過臣臣比除諫官願即來訪臣先談實易之賢又賀與易
同官遂請及名陶事曰臣陶曾補同諫命已又除臣聞復下何也如此

東坡集卷三

三

順

則實明叔必不安職矣明叔者指實易也臣答曰何以言之願曰明
叔近有文字攻陶之罪已數日矣今陶設為司諫明叔畏義知恥者
言既不行其辭去矣矣公能坐觀明叔之去乎臣曰將如之何願曰此
事在公也公之責重也推願之言必是與陶有隙又欲調臣攻陶則
也臣素與願不相識只在經筵相遇又未嘗過臣一旦乃非意相干
論如此 陛下以清明安靜為治於上而願乃鼓騰利口間亂群臣
之相爭關於下紛紛擾擾無自足日如是者幾年矣伏惟
太皇太后皇帝陛下鑒察貴儒雖在萬里之外無所遁逃況於咫尺
近而肯容願者城澤班列繚亂白草莽然決事者排舉之而
人之明伏望論正願罪僅求誅教且當放還田里以示典刑取進退
月一日奉

聖旨程頤奏權同管勾西京國子監 元祐二年八月上

伊川先生以元年四月受經筵之命開故事程頤即上言

主上富於春秋輔養之道豈可疎畧臣遇六參幸臣奏事退許講讀
官上殿問 聖體六月又上 太皇太后疏請俟初秋於內殿或後
苑召見當官講官陳說道義仍擇臣僚家十一歲子弟三人侍
上習業且以適英迫使乞自今於延和講讀後極垂簾
太皇太后時至簾下庶輔導之間有當奏事便得上聞時已命先生
兼修國子監太學條制先生乞免兼官專職輔導亦不許八月差判
登聞鼓院先生復引前說且言又談道德出領訴訟非用人之體再
辭不受在職累月弗言緣吏亦弗致諸公聞之命戶部持給焉及明
堂大講又不為奏求封或問之曰某起於草萊三辭不獲而後受命
今日乃為羣求封乎先生之被旨入見也蘇文忠公賦曰自右史
除中書舍人蘇公先以論新法不合謫居黃州五年溫公得政起用
之然先生在經筵歸其門者甚盛而蘇公繼遷翰林亦多輔之者遂
有川黨洛黨之論蘇公所從皆輕俊之士以先生之學為不便於已

東坡集卷四

四

順

相與排之而溫公素重先生未敢動也溫公舉申公獨相凡事有疑
必質於先生進退人才一蘇疑先生有力故極詆之而先生之門人
亦不平初溫公之薨也上方祀明堂禮成肆赦百官稱賀而兩省官
欲往與溫公先生止之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豈有賀哉用事乃往
平喪生客有曰聞哭則不歌不聞歌則不哭蘇公遂以鄙語戲先生
未幾學士院召試館職蘇公與承旨鄧溫伯各撰題而蘇公所問有
云今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惠自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於偷法神考
之勵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於刻 太皇太后點用蘇公
者左司諫宋光庭公按即奏學士院考試不識大體謂 仁祖神考
不足師法之正其罪以戒人臣之不忠者詔特放罪御史中丞傅堯
俞欽之侍御史王巖叟彥霖繼言之申公乃上言以策題非是議誠
祖宗召臺諫至都堂說論然官司試人亦無以 祖宗故事評議者
蓋學士院有失檢會制本院令知事乃已先生又言邇英宴熟之就

崇政廷和殿或他寬處講讀給事中顧鼎以殿上講讀為不可有
旨屢修通英閣先生復上言臨之意不過尊君而不知尊君之道臨
遂出為河北都轉運使先是神宗喪未除而百官以冬至表賀先生
乞改賀為慰將除喪有司又擬開樂宴先生復以為不可及被命
修三軍條制之去和訪專委任及置賢賢堂待賓更師齋立觀光法
皆不納於是臺諫論蘇公未已蜀人呂陶為殿中侍御史為
上言蘇軾以鄙語戲程其眾大笑結免之端蓋自此始五月遂命
居舍人孔文仲為左諫議大夫陶為左司諫兵部員外郎賈易為右
司諫彥霖公後皆從官後六月又命欽之與吏部侍郎胡宗愈兩易
皆為策應事也易言陶不當用七月陶罷為京西轉運副使易先生
門人也宗愈既受命首論先帝三舍科條固已精密宜一切仍舊因
力詆先生不宜使在朝廷一日先生赴講會 上瘡疹不坐已累日
先生退詣宰相問 上不御殿之因曰 二聖臨朝 上不御殿

蘇軾

五

太皇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大臣弗知可為寒心羽且辛執以先生
奏諫謂問疾 太皇太后不悅文仲因奏先生罪罷之易亦以論事
失當知懷州先生即日歸河南其月遂命蘇公兼侍讀而文仲十
一月亦改除中書舍人蓋申公不直之也明年三月文仲卒於家
錄附文仲傳載申公之言云文仲為祿賦所誘脅論事皆用軾意又
申公家傳云文仲以仇直無怨不曉事為浮薄輩所使以賄善良
晚乃自知為小人所給憤鬱而死蓋指此也其後蘇公上章有
臣素疾程某之姦未嘗假以辭色之語而右正言劉安世器之亦論
先生辭卑君尊未被命而先論事為非是因進排訾先生之說劉非
蘇黨輩豈知不足以知先生云後劉公門人馬永卿者記劉公之言
有云一時講罷未退 上忽起憑檻折柳枝有老儒進曰方春萬物
發生不可無故枝折上擲去色甚不平溫公聞之不悅按先生以元
年三月除說書四月二日方再具辭免繼即以暑熱請計先生入

侍不過一再又且以四月上旬非所謂方春發生之時若以為二年
春講時事則元年之秋溫公已薨矣尚安得聞而不悅即劉公之學
自不妄語入不應如此疎誕未知未卿誤記之乎抑劉公於所惡而
辟焉不暇審也此書又行於世晦庵先生所作年譜亦誤以為據而
但於注文疑其不然今不可不辨年譜又載文仲幼疏有云騰口問
亂以快恩讎致市井目為五鬼之魁今李丙丁未錄中有文仲全章
乃無此語考張商英紹聖初章疏則謂五鬼者乃指歐陽美事仲游
揚國齊郊號及先生謂受命於呂希純通傳機密獲復恩然呂居仁
記劉諫議劾先生章疏亦有之疑申公在相位時文仲未應出此語
譜誤也

伊川先生乞歸田里表狀

六

誠仰下 天聰竊念臣本草萊之人因三三大臣論薦蒙朝廷擢臣
之經筵授以朝階今既有罪不使勸講則所受之官理當追奪雖朝廷
務寬厚在臣義所難處伏望 聖慈許臣納官歸田里以安愚分○
第一狀臣今月十四日準河南府送到尚書省劄子一道以臣乞歸田
里奉 聖旨不允所乞者聞命惶懼不知所安須至再竭愚誠上
天聽臣昨自崇政殿說書受 勅權同管勾西京國子監傳聞因臣
有言臣雖不知所言何事必是罪惡有實竊意臣賦畀之人因司馬光
呂公著韓絳等以行義稱薦蒙朝廷受官今既有罪惡是無行義自
追奪以正誤朝廷之罪尚叨祿位有何義理臣愚竊意朝廷顧惜事
必寬用不欲放去臣竊以為不然始聞其言而用之 陛下意之
心也後見其惡而去之至公之道也伏望 聖慈俯鑒并誠許歸田里
伊川先生既就西監之命即具奏乞納官歸田里三年二月又乞致
仕章五上迄不得命五年正月遂以父喪去官

范太史之復召伊川先生還經筵劄子

翰林學士兼侍講兼修國史范祖禹奏臣自右補職稱謂天子當求天下賢才置之左右以備顧問裨益聖事追觀祖宗之時講筵之臣多由舊官薦引故臣每思得人開導天聰然無因而言懼為煩瀆或涉親舊言則有嫌今臣已三奏之外任將去講職肝膈所懷不敢不吐露于陛下臣伏見元祐之初陛下召程頤對便殿自布衣除通直郎崇政殿說書天下之士皆謂得人雖真宗待種放亦不過於此也孔子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夫舉一人而天下莫不歸心者何哉為善幽隱者知其必不廢陛下用願實為希縉之美事而繼及歲餘即以人言罷願之經術行誼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皆與願相知二十餘年然後舉之此二人者必非為欺罔以誤聖聽也願在經筵切於皇帝陛下進學故其講說語常繁多願草茅之人一旦入朝與人相接不為關防未習朝廷事體疎則固有之而言者謂願大俊

道錄卷一

七

順

大和會講求奔走交結又謂願欲以故舊傾大臣以意氣役使其言皆罔非實也蓋當時臺諫官王巖叟朱光庭實易於推伏願之經行故不知者指為願黨願亦夫也有何權勢動人而能傾大臣役使乎自古處士入朝無有不被謗毀蓋處士本不求仕進能實貴公卿大夫自以已不能如此故無不稱重將謂處士入朝必有過人之節然太平之術故其責望重至於不賢者則直以處士為許為活故為名文處士多不次得美官故其憎嫉之人多是以處士入朝未嘗不謗也陛下慎擇經筵之官如願之賢乃足以輔導聖學幸如華功補講職實非敢望願也臣又欲為願一言懷之累年猶像不果使願受詔罔之謗於公之朝臣每思之不無愧也今臣已乞去職若復召願侍講必有補聖明臣雖老在外無憾矣取進止

元祐七年三月伊川先生將免喪宰相呂正惠公奏欲與職判檢院蘇文定為門下侍郎奏云恒恐不肯請宣仁云只與西監逐除直

秘閣判西京國子監四月先生上疏再辭新命極論馬者進退之道而監察御史董敦逸奏以為有怨望輕躁詔改管勾西京嵩山崇福宮未拜以疾辭賢年九月宣仁崩哲宗親政再伸秘閣西監之命先生再辭九年三月丁酉蘇文定自門下侍郎守本官知汝州四月壬子蘇文忠自中山府路安撫使落兩職知英州癸丑改元紹聖范公先已數求去是日除龍圖閣學士知陝州其薦先生蓋遲二蘇公之去而後言之也

伊川先生涪州編管指揮

十一月日中書自言勸得放歸田里人程頤有係司馬光同惡相濟的係激黨直下河南府收押轉送涪州編管以示懲艾奉聖旨依紹聖四年

道錄卷一

八

順

懲艾於是呂及公以下三十三人皆坐貶竄而先生追毀出身以來文字放歸田里十一月送涪州編管時李清臣知河南府事即曰差人迫遣上道先生欲入內別叔母亦不許門人謝良佐告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為爾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幸乎既知天焉用尤臧氏初御史中丞邢恕與先生素善同知樞密院事林希意必救先生因以傾恕語人曰便斬願為恕恕亦不救聞者笑之○門人尹焞彥明應進士舉策問洙元祐黨人彥明白噫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先生曰吾不復應進士舉矣先生曰子有母在彥明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善為意不知汝以祿養彥明遂不復就舉先生聞之曰賢哉母也

道錄卷第一

道命錄卷第一

伊川先生謝復官表

臣願言今月二十日准河南府送到官詔一道蒙 聖恩授臣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者始竊遐荒分甘終廢齊期洪造復昇舊官仰荷恩私伏增愧懼竊念臣天資愚暗自致放投既仰荷於寬恩如安居於樂土忽遇非常之有繼蒙牽復之恩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道大兼容明無不照念 先帝經筵之舊推至仁愛物之心臣敢不益善其身勵精所學期有傳於後世以上報於深恩 元符三年正月 徽宗即位二月范忠宣以下十八人並叙復有差而先生移峽州編管四月范公等十九人再叙而先生復舊德郎在便居住十一月李邦直范致祥同秉政復先生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先生既受命即調告欲遷延為壽暨計既而供職門人尹焞深疑之先生曰 上初即位首被大恩不知是何以仰承德意然書之

道命錄卷三

不住蓋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焉然後惟吾所欲爾

方據舉請還先年所奪伊川先生田土

提舉京西路常平公事方宙劄奏臣伏見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程頤博學好古躬行仁義夷險一節老而益堅願於元豐間以錢數千市汝州戶絕荒田二十餘頃躬耕以贍親族逾十六年開墾灌漑漸成熟土至紹聖元符之際願得罪遠謫而舊佃人乘隙爭賣戶部以開朝廷之下汝州出榜重賣按願初以處士召用久侍 哲宗于經筵今蒙復舊官既老且病將辭職以歸而貧窶特其幾無以為生竊見前世高士如願等輩多蒙朝廷賜田給粟以養其終無以為生竊見前世去當得而有司不為理使之與親族自口瀆於饑饉殆非國家所以優賢獎善敦勸風俗之意也願田被奪雖在臣未到任已前然貴官絕田乃臣所領職事既有所見不敢緘默之下汝州依元買價給還願田取進止 元符三年十二月上

由初名輔宋莆田人熙寧中進士歷官司農丞章惇蔡確等交薦將處以臺閣由耻之力請補外得提舉京西常平至是乃上此奏事雖未行士論譴之

范致明論伊川先生入山著書事

臣僚上言臣聞松義善國松智非上先王之所禁而邪說誣民處士橫議亦聖人之所不容謹按通直郎致仕程頤學術頗僻素行謬怪以詭異雜糅為俗有在元祐中因致黨議朝廷遂命以官勸講經筵則進迂闊不經之論有輕視 人主之意議法太學則專出私見以緣亂神考成益為事紹聖中宣明正罪罰而元符之末叙復過優猶以道籍致仕田野出處自如未嘗心伏前日之罪顧洛之凡庶節操不立之徒往往為先生弟子名目標置朝廷有大政令則其徒更唱迭和指而議之敗壞風俗莫此之甚竊觀原之亂德治世之姦民也原其罪惡不在鄙析以正卯之下此而不治何以純一道德訪聞本人日近以入山著

道命錄卷三

二

書為名未委所著書是何等文竊慮如野史小說之類妄及朝政貽惑天下後世不可不察契勘本人任身官職本元祐致黨黨引所得伏望聖慈特降指揮削奪施行以為亂治者之戒取進止四月三十日奉聖旨程頤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其入山所著書令本路監司常切毀禁 崇寧二年上

崇寧元年五月溫公以下四十四人復行追降而先生追所復官依舊致仕乙亥令三省籍記降人四十四人姓名更不得與在京差遣先生預焉丙子勅榜朝堂明年四月御史又以先生為言遂有是命晦庵先生年譜云范致虛言程某以邪說誘行惑亂眾聽而尹焞張繹為之羽翼出河南府體察盡逐學徒復隸黨籍長緬致虛此時不在言路譜因誤錄載此必誤也今按致虛兄致明以四月除殿中侍御史八月罷則此奏乃致明所上語錄誤以為致虛也 元祐學術政事不許教授指揮

請司知泗州姚華之天下之士皆不得於在外私聚生徒即使邪說流行無自流行看詳若不許在外私聚生徒即不係置學之處子弟無從聽讀難以施行外其邪說流行非先聖賢之書及元祐學術政事不許教授條禁欲徧行曉諭應於下聚學之家並仰遵依上條取進止七月十三日奉

聖旨依崇寧二年下

先是元祐七月蔡京拜右僕射創講議司自領之至是頒學制於天下首有元祐學術政事之禁凡二十有四年至金人圍京師乃罷

言者論伊川先生聚徒傳授之禁絕

臣竊謂伊川先生聚徒傳授之禁絕非上故先王盛時察致去邪尤致其詳命之教然後為學而奇行不能自恣於世其昏頑悖戾不可教化則誅誅隨之非禁於刑人以誅致邪不盡去則至治之功終無自而成也恭惟 陛下聖學高妙神

通鑑卷三

一三

斷不疑凡所設施必操其要此詔有旨增廣學校興建師儒講誨聲遍於天下其頒法之始親閱條目著之於首曰邪說流行非先王聖人之書并元祐學術政事不得教授學生犯者屏出此書既頒有識之士莫不忻戴鼓舞咸知 陛下之所以懲惡著明如此故行未月成効已見往歲邪說上書人有易名遁迹於學者必聞于朝而究其實考校之際有一言不協于上者必麗於法而復于上可謂四方風動不承 聖志矣然臣竊謂法之施於學校固已精密而致邪散處以聚徒傳授為事者或出閭里或在原野或在山林妄相推排誣惑後進如西洛程頤之類恐非止一二尚未聞嚴為之禁也自元祐以來俗學志以私義相結而以私智自高所守甚堅確然不樂肯持資稟俸俸而己哉句藏禍心無所不至今黨與被禍之人屏居外鄉氣類相感假有徒師其前非陰與地者不保其無為凡士之未入學或雖學而不能自拔於流俗者為所誘安得不惑是邪說流行非先王聖賢之書并

元祐學術政事取以教授者猶未能禁絕於學校之外也近觀刑部行下曉諭聚學之家全備學制然猶告未嚴執任其責臣故乞特降府旨委府界諸路監司覺察其部內有如臣言則上狀以聞隨罪輕重必罰無赦仍分上下半月具本部有無上件事由申尚書省若有而不發許臺諫風聞或察訪舉發究驗得實則所隸監司並坐失察之罪庶幾在學與不在學之士均被教養素歸純正俟之以歲月則道明而風俗一所成就者皆可用之材而 陛下聖德美意益昭於無窮矣取進止十一月四日奉

聖旨依崇寧二年上

先是七月既下元祐學術政事之禁八月頒禁姓名下監司等處刻石凡九十有七而先生於餘官為第二十三人言者遂有此後四日范致虛自兵部侍郎除顯謨閣待制知河南府實奉行之先生於是屏居伊闕之南語四方學者曰各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

通鑑卷三

一四

及吾門也尹張見逐或在茲時乎

元祐黨籍碑

皇帝嗣位之五年旌別淑慝明信賞刑黜元祐害政之臣靡有餘乃命有司表著罪狀第其首惡與其附麗著以聞傳三百九人焉

皇帝書而刊之石置於文德殿門之東壁永為萬世臣子之戒乃詔臣等之將以頒之天下臣竊惟 陛下仁聖英武遵制揚功彰善懲惡以昭先烈臣敢不對揚休命仰承 陛下孝悌繼述之志同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臣蔡京謹書

文臣曾任宰臣執政官二十七人

司馬光

文彥博

呂公著

呂大防

劉摯

范純仁

韓忠彥

曾布

梁燾

王巖叟

蘇轍

王存

范百祿

鄭雍

傅堯俞

趙瞻

韓維

孫固

范百祿

陸佃

胡宗愈

李清臣

劉奉世

范純禮

安燾

陸佃

黃履 張商英 蔣之奇
曾待制以上官四十九人

蘇軾 劉安世 范祖禹 朱光庭 姚勛 趙君錫

馬默 孔武仲 孔文仲 吳安持 錢勰 李之純

孫覺 鮮于侁 趙彥若 趙高 王欽臣 孫升

李周 王汾 韓川 顧臨 賈易 呂希純

曾肇 王觀 范純粹 呂陶 王古 豐稷

張舜民 張問 楊畏 鄒浩 陳次升 謝文曜

岑象求 周鼎 徐勣 路昌衡 董敦逸 上官均

葉壽 郭知章 楊康國 龔原 朱紱 葉祖洽

朱師服 餘一百七十七人

秦觀 黃庭堅 晁補之 張耒 吳安詩 歐陽棐

劉唐老 王鞏 呂希哲 杜純 張保源 孔平仲

湯敏 司馬康 宋宗國 黃隱 畢仲游 常安民

汪衍 余奕 鄭俠 常立 程頤 唐義問

余下 李格非 陳雅 任伯雨 張庭堅 馬涓

孫諤 陳鄂 朱光裔 蘇嘉 龔美 王回

呂希績 吳儔 歐陽立 尹材 葉仲 李茂直

吳處厚 李積中 商倚 陳祐 虞防 李社

李深 李儀 范正平 曹蓋 楊珩 蘇昞

葛茂宗 劉謂 柴袞 洪羽 趙天佑 李新

衡鈞 充公適 洪伯藥 周誼 孫琮 范桑中

鄧耆甫 王察 趙峒 封覺民 胡端修 李傑

李貴 趙今畸 郭執中 石芳 金極 高公應

安信之 張集 黃榮 吳安遜 周永徽 高漸

張夙 鮮于綽 呂諫卿 王貫 朱紱 吳鈞

梁安國 王古 蘇迥 檀固 何大受 王巖

韓治 江公望 曾紆 高士育 鄧忠臣 仲師極

呂彥祖 梁寬 秦希甫 錢景祥 周綽 何大正

王拯 黃安期 陳師錫 于肇 黃遷 劉勃

許堯輔 楊拙 胡良 梅君前 寇宗顏 張居

李脩 逢純熙 高遵恪 黃才 曹盟 侯顯道

周遵道 林膚 葛輝 宋壽岳 王公彥 王交

張溥 許安修 劉吉甫 胡潛 董祥 楊慶賢

倪直孺 蔣津 王守 鄧元中 梁俊民 王陽

張裕 陸表民 葉世英 謝潛 陳唐 劉經國

扈充 張恕 陳并 洪芻 周諤 蕭利

趙鉞 滕友 江洵 方造 許端卿 李昭玘

向糾 陳察 鍾正甫 高茂華 楊彥章 廖正一

李夷行 彭醇 梁士能

武臣二十五人

張巽 李備 王獻可 胡田 馬諗 王復

趙希夷 任濬 郭子旂 錢盛 趙希德 王長民

李冰 王庭臣 吉師雄 李惠 吳休復 崔昌符

潘滋 高士權 李嘉亮 李琬 劉延肇 姚雄

李基

內臣二十八人

梁惟簡 陳衍 張士良 梁知新 李倬 譚表

竇鉞 趙約 黃卿從 馮說 曾燾 蘇舜民

楊備 梁弼 陳恂 張茂則 張琳 裴彥臣

李維 閻守勳 王級 李穆 蔡克明 王化基
王道 鄧世昌 鄭居簡 張估
爲臣不忠曾任宰臣二人
王珪 章惇

崇寧三年六月丁巳詔元祐黨黨首元祐黨三百有九人而先生如舊 上親書刻石于文德殿之東 又命蔡京書而頒之天下至正月乙巳以星變黨碑夷成劉忠肅以下二百有七人叙復自差而先生復承務郎依舊致仕三月戊戌詔黨人許到籍而先生於餘官爲第二等第二十八人尋以通直郎致仕時易傳成其父學者莫不傳授或以爲諸先生曰自量精力未衰尚須有以進爾其後終始始以授尹焞焞大觀元年九月庚午卒于家年七十有五 疾革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正今日要用先生力疾微視曰道著用便不異其人未出寢門而先生沒洛人畏黨無敢會葬致詞

道南錄卷二

七

以祭者惟張繹尹焞范致厚四人乙夜有素衣白馬至者視之即謂也蓋張繹故晚出云○和靜尹氏曰先生之學本于至誠其於言動事爲之間處之有常跡通簡易不爲矯異不爲狃介寬猛含且非重有體或說而獨以弔喪誦孝經以追薦皆無此事衣雖細素冠襟必整食雖簡儉蔬飯必潔太中年老左右致養無違以家事自任悉力營辦細事必親傭給內外親族八十餘口又曰先生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能謝氏曰伊川才大以之處大事必不動聲色指顧而集或曰人謂伊川守正則盡通變不足子之言若是何也謝氏曰陝石錢以鐵舊矣有議更以銅者已而會所鑄子不輸毋謂無利也遂止伊川先生聞之曰此乃國家之大利也利多費少盜鑄者見民不敢盜鑄則權歸公上非國家之大利乎又有議增解鹽之直者伊川先生曰價平則鹽易減人人得食無繼而不售者歲入必倍矣增價則反是已而果然司馬溫公既相薦伊川而起之伊川曰將累

人矣使韓富當國時吾猶可以有行也及溫公大變既變復祖宗之舊伊川曰役法當討論未可輕改也公不然之既改數年紛紛不能定由是觀之亦可以見其梗槩矣

罷元祐學術政事及黨禁指揮

二月壬寅三省同奉

聖旨元祐學術政事及元祐黨籍指揮更不施行 靖康元年

靖康元年正月金人犯闕二月壬寅遂有此命時伊川先生卒二十二年矣

道南錄卷第二

道南錄卷二

八

道命錄卷第三

紹興癸卯伊川先生制詞

初故左通直郎崇政殿說書程頤先生周衰聖人之道不得其傳世之學者違道以趨利捨己以爲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者孰從而聽之問有老師大儒不事章句不習訓傳自得於正心誠意之妙則曲學阿世者又從而排陷之卒使流離顛仆其禍賊於斯文其矣爾願將心大業無待而興者也方退居洛師則子弟從之孝弟忠信及此侍講惟則拂心逆旨務引君以當道由其內以察其外以所己爲而逆所未爲則高明自得之學可信不疑而浮偽之徒自知其學問文辭不足表見於世乃竊其名以自售外示恬默中實奔競外示朴魯中實狡詐外示嚴正中實回僻遂使天下之士聞其風而疾之是重不幸於朕錫以贊書寵以延閣所以振耀褒顯之者以明上之所與在此而不在彼也尚其明靈知享此哉可特贈直龍圖閣

道命錄卷三

一

自渡江後朝廷次第褒贈元祐諸賢紹興元年七月 高宗皇帝諭參知政事張守素檄曰黨籍至今追贈未畢卿等宜爲朕留意程頤任伯雨龔夬張舜民此四人名德尤著宜即褒贈八月遂贈先生直龍圖閣名其孫將仕郎嚴赴行在先生之歿至是二十有五年矣其門人高弟往往進爲特用致位通顯而亦有安託其名以自售者故制詞及之

錄用伊川先生子孫粉黃

行在尚書吏部準尚書左選關紹興十年四月二十九日 勅中書省下省尚書省送到吏部狀承都府付下遂安軍承直郎祠部職事程易陳之故祖贈朝請大夫直龍圖閣程頤元祐黨籍承都府指仰特與本家恩澤一名本家自被上件恩澤節未曾陳乞今有堂弟賜係故叔端彥之子見今白身欲乞將上件恩澤奉補堂弟賜於文資內安排緣元隆指揮內即無與補是何名目之文所有元得一資直木札

子粘連在前合申取朝廷指揮四月二十九日奉

聖旨程頤與補將仕郎其繳到札子令尚書省毀抹今來本人依上件指揮合行奉 勅補將仕郎

靖康之難伊川先生諸孫避狄流徙寓居池州先生三子長端中故知六安軍金人入寇死其官次端彥其嫡也以太中公任入官住至從政郎會州司戶參軍至是褒錄黨人端彥之子賜遂補迪功郎

朱內翰論孔孟之學傳於二程

給事中兼侍講兼資善堂翊善兼權直學士院朱震奏臣竊謂孔子之道傳曾子曾子傳子思子思傳孟子孟子之後無傳焉至于本朝西洛程頤程顥傳其道於子有餘歲之後學者有發軔衣親承其教散之四方或隱或見莫能盡紀其高弟曰謝良佐曰楊時曰游酢時晚遇靖康建炎間致位通顯諸子世祿雖仕至監察御史出典州郡亦有二子仕宦獨良佐終於監竹木移名在黨籍著于右列終身不遇難以朝奉

道命錄卷三

二

耶致仕奏補一子克己逢巨賊於德安府舉家被害一子海閔死於瘴癘一子克念今存流落台州貧窶一身朝夕不給竊見黨籍諸人及上書得罪人後無人食祿者 陛下皆寵之以官良佐之賢親傳道學舉世莫及又遭禁錮而死諸子衰替最爲不幸伏望許依黨人入上書人例特官其子克念使奉良佐之祀以昭 陛下尊德絕道之實取進止五月二十四日奉

聖旨謝克念特補右迪功郎紹興六年上

自慶曆末年二程先生侍官南安聞濂溪周先生論道交談料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而未知其要之臨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及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東熙豐間二先生復盛行尊南北之士從游者甚衆而橫渠先生亦以其學傳授于關西二先生之門人前有故給事中朱光庭公按吏部尚書邢恕和叔太學博士劉藹皆夫校書郎李綱端自監西京竹木務謝良佐願道監察御史游酢定夫今

論列特降 聖旨且使布告中外命下禮部郎官欲遵故例漏牒所屬而中書舍人權侍郎董登獨難之戒諭曹吏無得印發其意猶不以前日所行為非而今日命令為是也蓋登素無士行躡躑待從今朝廷客其朋附之罪已極寬容而登猶敢肆其凶憤沮格詔令無所忌憚一至於此若不斥之於早臣恐陰邪害政無所不至臣愚欲望 睿斷將并逐賜罷黜以為懷松慢令者之戒取進止正月九日奉

聖旨董登除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免謝辭 紹興七年上

陳公輔之奏錄黃下禮部而吏部員外郎兼權郎中黃次山欲鐵板權侍郎董登今升少俟之今升以已見求對次山聞即申御史臺謂并沮格詔令秘遂上此奏又二日令升罷張丞相尋奏除次山起召郎上不許曰豈非告訐董登者乎此風不可長可與外任張公意甚沮除次山湖南提刑

呂安老論君子小人之中庸

道學錄卷三 五

尚書部侍郎鄭叔府參贊軍事呂社奏臣伏讀 聖旨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為師幾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賢臣僚所奏深用無然布告中外使知朕意中外傳播有識交賀以謂聖有謨訓學者不迷於所向道術而復合矣臣竊惟孔子刪詩序書最屬易作春秋明禮樂與門弟子答問則見於論語凡學孔子無如子思孟子中庸與七篇之書具存自漢至本朝上所教下所學鴻儒碩學端亮宏偉之士接武於時何嘗不由此道豈待程頤而後傳也臣竊詳程頤之學大抵宗子思中庸篇以為入德之要中庸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程頤之所得也近世小人見靖康以來其學稍傳其徒楊時輩雖濟近名動一時意欲慕之遂易市易服更相汲引以列于朝則曰此伊川之學也其是道也非欲建排則為之說曰此王氏之學非吾徒也號為伊川之學者類非有守之士考其素行蓋小人之所不為有李處廉者知瑞安縣專事貨賂交結權勢取程頤文并雜說刊板作帙通達朝士朋比者交口

稱譽謂處廉學伊川近聞處廉犯入已賊殺為非當棄市遠近傳笑此皆子思所謂小人之中庸而無忌憚者也中庸一也然有君子之中庸有小人之中庸非學之謬乃學者之罪也臣僚所論謂切理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將前日 聖旨指權臣僚所論出榜於諸路州學學舍使學者皆知權學而不為近世小人之所習以副聖神樂育之意不勝幸甚取進止正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依 紹興七年上

陳公輔之奏既行吏部侍郎呂社安老在建康自上此奏先是時公輔之勢方盛朱內翰等皆憚之不敢出口安老張公客也乃抗章論此議者以為難

胡文定公乞封爵邵張二程先生列于從祀

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胡安國奏臣忝預從臣職當次對難與疾疹尚稽同官苟有見聞自當論奏庶幾口素之責以酬隆厚之恩伏見元祐之初宰臣呂公著秉政當國急於得人首薦河南處士

道學錄卷三 六

程頤以為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實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乞加詔命擢以不次遂自草布超居講筵而臺諫臣僚朱光庭等又奏頤道純純備學問淵博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是天下之先覺聖世之真儒也頤之見知於當世至矣自頤之司勸諭不為辦辭解釋文義所以積其誠意感通聖心者固不可得聞也及當官而行舉動必由中禮養身而去進退必合平義其修身行法規矩準繩獨出諸儒之表門人高弟莫不繼焉雖崇寧間曲加禁防學者向之私相傳習不可遏也其後頤之門人如諫議楊時右史劉安節舍人許景衡殿院馬伸待制吳給等稍稍進用於是傳者浸廣士大夫爭相淬礪而其間志於利祿者託其說以自售傳者既失之蔽淫邪道之辭紛然淆亂莫能別其真偽河洛之學幾絕矣壬子年古晉至行闕有教授仲并者言伊川之學近日盛行士大夫將轉而為伊川矣臣語之曰伊川之學本絕如綫可謂孤立而以為盛行何也豈以其說滿門人傳為耳約口出而以為

盛乎自是服儒冠者以伊川門人安自標榜如喻樵輩又益其焉或者
又言非伊川門人卻皆准用樵輩其人也乃不見知近臣亦有信之而
稱其者故樵之改官入館舍人王居正命其辭曰頃窮西洛之淵源遂
見古人之大體夫西洛淵源古人大體雖其高弟謝良佐游酢楊時諸
人尚難言之而況樵等易為者也乃敢託於詞命妄加褒借識者有憂
之士大夫所學各分黨與互相排擊自此起矣紹興五年省試舉人經
都堂陳之不用元祐人朱震等考試蓋從於新學者耳目見聞既已習
熟安於其說不肯遽變而博河洛之學者又多失其本真妄自尊大無
以屈服士人之心故衆論涵涵深知詆誶夫有為伊洛之學者皆欲屏
絕其徒而乃上及於伊川臣竊以為過矣夫聖人之道所以垂訓萬世
無非中庸非有其高難行之說離世異俗之行此誠不可易之至論也
然中庸之義不明久矣自願兄弟始發明之然後其義可思而得也不
然則或謂高明所以處已中庸所以接物本末上下析為二途而其義

道學集卷三

七

愈不明矣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為師庶幾言行相輔可濟時用此亦
不易之至論也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願兄弟始發明之而後其道
可觀而至也然則或以六經語孟之書資口耳取世資以于利祿愈
不得其門而入矣今欲使學者知中庸師孔孟而禁使不得從願之學
是入室而不由戶也不亦誤乎夫願之文於易則因理以明象而知體
用之一源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孟則發其
微旨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然則狂言怪語淫說鄙訥豈其文也哉
願之行其行已接物則忠誠動於州里其事親從兄則孝弟顯於家庭
其辭受取舍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與諸人雖祿之千鍾有必不顧
也其餘則亦與人同爾然則幅巾大袖高視闊步豈其行也哉昔者伯
夷柳下惠之賢微仲尼則西山之餓夫東國之黜臣爾本朝則諸祐以
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其弟頤關中有張載四人者皆以道學應行名
於當世公卿大夫之所欽慕而師尊之者也如司馬光呂公著韓維呂

大防等皆論薦之曾主安石當路重以蔡京得政曲加排抑故有西山
東國之賢而其道不行深可惜也今雍所著有皇極經世書六十卷或
有正蒙書二十七篇頗有易春秋傳一十卷雖未及著述而門弟子
皆疑答問之語存於世者甚多又有書說銘詩並行於世而傳者多矣
其真臣愚欲望 陛下特降指揮下禮官討論故事以此四人加之其
號載在祀典比於荀揚之列以見聖朝雖常禁禁暴亂奉辭伐罪之時
猶有崇儒重道尊禮樂之意仍詔館閣聚四人之遺書彙官校正
取旨施行使於學者傳習羽翼六經以推尊仲尼孟子之道使邪說
者不得乘間而作而天下之道術定矣曰小補之哉取進止
紹興改元之秋呂頤浩元直與秦檜相秦欲傾呂而奪之柄乃託
內修政事外懷夷狄之名俾呂督軍手外脩政局自領之多引學
士聚于朝廷首召胡文定為給事中兼侍講呂覺之欲盡去秦所引
未得其方過平江太常唐益語之曰目為黨可也然黨魁在瑣闥當

道學集卷三

八

先去之呂大喜至常州會其後輩散去乃引疾不進復還行在召朱
丞相於紹興以為同都督胡公駁之改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命檢正
黃綱年書讀行下胡公以失職求去乃落職奉祠旋被斥於是給事
中程瑤等二十人皆罷去事者一空已而朱呂繼免四年秋為齊人
寇趙忠簡相張忠獻自責籍中以趙公薦除知樞密院拒賊兵却之
五年春張公相夏四月張公出行邊五月建諸制下自是二公始有
違言趙尊伊川之學士大夫為然鄉之然趙公實不識伊川故有為
稱河南門人者亦蒙進用張公之門多吏趙公亦不樂之趙公每
言於上前謂元祐之人與紹聖學觀之黨決不可合而張公亦苦英
州所薦習聞紹述之論數以孝弟之說陳于上前二公所操浸異趙
公改修 神祖聖訓實錄明者王氏及章蔡諸人之罪張公又不然
之六年冬為齊再入寇趙公懼議棄淮守江張公以為不可力戰卻
之十二月趙公免相陳公輔遂上疏乞罷伊川學朱內翰汪經廷不

敢諫胡公時奉祠居衡聞而非之遂上此奏然未達也七年三月有旨召文定赴行在初趙公既去位張公復引奏丞相爲樞密使秦陽爲柔俊一切無所異會文定春秋傳成宋內翰之嘉獎乃命召之張公既批旨矣會往准西視師有旨胡公除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奏潭州守臣以禮津遣用傘旆行張公既以事不巳出形於言而文定之奏至公輔乃與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共劾胡公學術頗僻行義不修疏交上有旨胡安國繫上章引疾可與便郡除知永州胡公力辭復提舉太平觀

尹和靜以師程學之文辭經筵

和靜處士尹焞狀竊見臣僚上言程頤之學惑亂天下有爲此學故竊士類者皆屏絕之明詔天下焞實師程頤之學垂三十年學之既專自焞爲自壯至老益甚安使焞臨列經筵其所敷繹碎陋之言亦不過聞於師者不惟無以發明經旨又且仰惑聖聰焞雖其愚敢偷一

道學錄卷三

時之顧矣不顧四方之公議捨其所學上欺君父加以疾病之增精神衰耗決不能支持前進伏望朝廷特賜敷奏許令自便訪藥醫治免使道途瑣索勝幸甚伏候指揮謹啟

先是靖康元年秋神師道同知樞密院事薦先生學行可輔勸講召至京師先生不欲留賜號和靜處士戶部尚書孫傳伯野御史中丞呂好問從從戶部侍郎邵溥選民中書舍人胡安國康侯以爲未副求賢之意特加識擢會同城不果召處南先生妻子皆死于賊先生死而復蘇寶朝安山谷中劉豫潛以命爲帥趙彬厚禮聘之先生逃去夜涉渭川問道盡獨張中徽爲官撫處置使招與相見已而自聞之活依其子婿以居紹興四年春趙公張公並相五月范元長除徽猷閣待制兼侍講元長奏先生誠明之學實有淵源直方之行動合規矩舉以代臣允偃公議有旨召赴行在宣撫同劉下涪州知州事李瞻中宣撫司云尹處士雖寓本州獨處一室邦人莫見

其面恐非有司文移可致之自使司專差一員以禮津遣權宜無司加禮致遣赴行在范侍講又奏之今雖路漕臣一員往涪州敦遣仍差撥舟船及兵士二十人給中金五百兩爲行費俟至荆南令本路帥漕司敦遣督從之六年九月先生離涪十二月趙公免相元長繼罷諫官陳公輔乞禁伊川學張公從之七年二月先生至江州以病少留先已七上章辭說書之命至是復引程學爲言乞自便張公耻之乃顯薦先生避偽之節且言其所學所養有大過人者乞令江州守臣疾速以禮敦遣有旨依奏九月先生至國門力辭新命詔不允會張公罷趙公復相先生猶以疾正免上賜金帛命趙公存問慰勞須病愈入見先生又辭凡二十狀不允乃受命既對又辭于上前上曰朕渴卿久矣知卿之從伊川也俟卿以講學不敢必有他先生不得辭遂就職時年六十有七矣

道學錄卷三

道學錄卷第三

道命錄卷第四

尹和靜辭免待制侍講劄子

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義迺君臣之大倫報施之道也臣獲侍燕閒一歲之久五遷名秩幸甚清華則陛下所以使臣可謂盡禮矣臣敢不盡事君之義圖報陛下乎臣自辭免禮部侍郎恩命章疏上上條列懇請備陳盡未奉俞允臣等亦不敢固執無足道而朝廷名器之重豈宜輕以假人深慮辭之不至誠之未格不避再三之瀆重陳當去之義仰干天聽惟陛下赦其愚使再其說以全事君義不勝幸甚臣自是闕廷職在勸講而本無學術茂有發明者月之間病告相繼坐竊草稌無補聖聰先聖有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此臣義當去者一也臣起自草萊誤膺召用守道之語形于劄詞而臣貪戀寵榮遂移素守使朝廷非常不次之舉利苟得之人非特上累聖知將復貶辱師友此臣義當去者二也臣每念謫受寵知幾聞補報比嘗不量

道命錄卷四

道命錄卷四

分軒輊及國事識見迂愚已驗于今跡其庸愚當時用此臣義當去者三也臣昨拜命奉常曾未踰月方移病告遽獲春官因病至今未償供職以病去更獲起遷有何功實得以祇受此臣義當去者四也臣聞國朝典故按之禮經年七十皆當致仕今臣年齒已及加之疾病伏枕累月實難支持血氣既衰所戒在得先聖遺訓其理甚微此臣義當去者五也臣聞聖君有從欲之仁匹夫有莫奪之志今臣有五可去之義無一可留之理仰惟陛下眷知之深洞照情實曲推上聖之仁俯成匹夫之志特賜檢會累奏放歸田園伏候勅旨正月五日三省同奉

聖旨尹焞可差提舉江州太平觀待制如故紹興元年

先是陳公輔請禁伊川之學事雖行趙忠簡再入公輔旋亦罷八年趙公免秦檜獨相以趙公之門多善士已深忌之及決屈已和戎之議而一時仁賢爭之尤力檜大怒遂盡斥之蓋檜初非知道學者如

特籍其名以傾呂元直終則沒其實以害趙忠簡是已若是其紛紛也和靜先生聞和議成病中上疏極諫以為不可不慮

陛下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又以書切責檜檜大怒先生因力辭禮部侍郎恩命章疏上上迄不就職乃得在外宮觀尋得請致仕時先生子塔程諱為桐廬縣令因往依之諱則伊川先生之孫也又有塔邪純為浙東安撫司准備差遣先生復往視之遂以十二年十一月五日卒于紹興年七十三

汪勃之戒科場主司去專門曲說

殿中侍御史汪勃奏臣伏觀陛下臨御以來興衰廢亂投戈息馬學藝以講藝論道為先務比者兼愛南北之民力定和議與天下更革重道同符祖宗萬幾餘暇不遑聲色親寫經刻石上庠頒賜泮宮蓋將以斯文陶冶多士是宜人人洗心滌慮明知上之好惡臣愚以為

道命錄卷四

今年科場當國學初建萬方多士將拭目以觀取捨為之趨嚮則所繫顧不重歟今鑾院有日欲重戒飭使司去一取尤在所謹苟專師孔孟而議論粹然一出於正者在所必取或採摭專門曲說流入迂怪者在所必去以曉諭諸生俾皆知正習將見文有典則與六經相為表裏以不應聖化豈不建歟取進止八月二十四日奉聖旨依紹興十四年上

紹興十四年三月尹和靜既去秦檜進呈諸議閣官因言士人讀書固多但少適用或託以為為教則不若不讀之為愈上曰王安石程

頤之學各有所長學者當取其長不執於一偏乃為善學檜曰陛下聖學淵奧獨見天地之大全下視專門之陋弱於所聞真太山之於丘垤也檜所謂專門指伊川也自趙忠簡去後檜更主荆公之學故上訓及之然檜非但不知伊川亦初不知荆公也汪勃時為監察御史未幾遷殿中侍御史言上此奏檜進呈上曰其言固學也

說書經同當抑之使不得作則入之心術自正矣可如所奏他日
上因及尹和靜檜遂言程氏之徒祖宗之諱不避而避其師之名甚
嚴事君事師之道恐不當有厚薄兼已受官乃欲廢人繼纂商人繼
肉曾不忠孝乎處貧師之位仕而不受祿則有此禮先是胡文定修
進春秋傳乞不避名諱而所引伊川之說皆程氏故檜言及之然文
定所不避者乃正經本文而所引伊川說初已稱其名矣繼而稱氏
者蓋與左氏公穀一體爾古者臣既死君不稱其名故季文子之
告君有先大夫臧文仲之語是稱字稱諡也伊川在元祐間實未嘗
言祿檜既不考而妄為云云然自是又設專門之禁者十有餘年逮
檜死乃已

何若之申戒師儒黜伊川之學

右正言何若奏臣仰惟 陛下紹開中興恢宏治道天縱將聖增以緝
熙光明乃崇建上庠復以元豐金法造士鑒觀臨幸用彰龍首親覽宸
意

道錄卷四

三

三

翰並刊石經使多士知所取法士生斯時親得 聖主之師何其幸哉
今秋科舉既命有司群太學國子諸生而試之又俾同文館進士附焉
所以網羅四方之士殆無遺者前期申勅有司精加考校文下臣餘
疏使士人知所趨嚮德至渥也有司仰體 聖意謹於去取故一時俊
秀之士多在選中惟是專門曲學未能遽以去取故為 陛下之
蓋猶趙鼎唱為伊川之學高閣之徒從而和之乃有橫渠之學
傳十論大率務為新奇立異流而入於非 聖之域幻空寂之地其
聖人之道益遠矣頃緣高閣為國子司業 聖主按所好於是助成
行雖然凡試有司者未有不志於得者也 聖主之司去取之際
則所助者知所趨嚮矣臣愚伏望 聖慈申戒外師儒之學
訓飭諸生為兼府之說虛空幻寂之論者為 聖主降詔如見則
專門曲學不攻而自破學術既正則文體自醇既不陷溺其心又不
是於異質則人才之盛風俗之厚亦必由此而致矣取進士十月

七日奉 聖旨依 紹興十四年上

時臺官汪勃既請禁專門之學諫官何若以為未快又併伊川橫渠
攻之正蒙書者橫渠先生所著其高第弟子河南府軍巡判官蘇昞
李明哲為十七篇而聖傳十論者則右承議郎劉子登彥冲所作也
檜進呈 上曰若所論甚當程頤當 哲初之初任經筵奏曰
陛下記得臣說否如記得明白則對臣說過時 宣仁皇后聞之大
怒曰皇帝雖年少然宮中自不廢學指大家不識事體如此於是僉
書樞密院兼權參知政事李文會退而書時政記

曹瑋論考官取專門之學者令御史彈劾

殿中侍御史曹瑋奏學校科舉必欲得真賢實能而近來考試官多以
俗意取專門之學至有一州而數十人者士子怨忿有遺才之歎欲
特舉戒飭其有不公令監試御史出院日彈劾廢台士心取進士九月
十二日奉 聖旨依 紹興二十年上

道錄卷四

四

四

秦檜既禁伊川學檜慮士人未盡知之十五年四月三日檜入居賜
第是夜書出東方十一日赦天下赦書內一項去勘會數十年來學
者皆尚代異今當崇雅黜浮抑其專門議者以為 祖宗以來未
有此蓋欲天下戶知之也瑋積舉得官為戶部錄事參軍守中書
欲按其罪檜與之有舊引為勅令所刪定官旋除御史遂上此奏

鄭仲熊論趙鼎立專門之學可為國家慮

右正言鄭仲熊奏臣伏見工部員外郎楊迥監察御史胡襄心鄉胡寅
之門有識之士為之切齒蓋有趙鼎妄立專門互相標榜大開文結詭
詞周客朝事一切不卹一時羣小所聚而寅為之魁又今事已敗而人
猶惟寅是嚮不知國家何負此輩而迫與羣甘心從之凡有從東而來
者過必首詣之訪其賄賂略無顧避襄此當秋闈監試題目衆已議定
襄乃中夜自易之意私其黨初趙鼎立專門之後有司附會專務徇私
不論才與不才有是說必置之高等士子扼腕二十年于茲今襄文為

之喝欲使人盡歸於趙鼎胡寅之門而後已臣所以爲國家慮也欲
望賜罷黜庶使邪正一分而在位者知所戒懼取進止十一月九日
奉 聖旨依 紹興二十三年上

先一日秦檜奏事因詆伊川而及胡文定有 祖宗之諱不避而避
其師之名等語右正言鄭仲熊聞之即上此奏迨龜山先生之仲子
寅字明仲文定公長子也明仲先以徽猷閣直學士致仕坐傳會趙
忠簡謫新州安置故仲熊奏及之明年三月仲熊復論司勳員外郎
權國子司業兼權中書舍人孫仲鼐力主專門以私黨與包藏其姦
詭計回則仲鼐亦坐免職字李臯仲鼐字道山皆永嘉人而仲鼐則
首論禁詭僻之書以附會者也其年仲熊除僉書樞密院事明年
兼權參知政事再閱月罷文數月檜死仲熊亦廢終身

張震之申勅天下學校禁專門之學
秘書省正字張震奏臣仰惟 陛下臨御以來興學校制禮樂厚風俗

東錄卷四

五

美教化天下靡然鄉風其盛德也土生斯時宜通經學古仰稱
陛下樂育之意然尚有溺於虛無不根之說者其源漸不可長願
陛下申勅天下學校禁專門之學使科舉取士專以經術淵源之文其
涉虛無異端者皆勿取庶幾士風近古悉爲可用之才天下幸甚取進
止十月一日奉 聖旨依 紹興二十五年上

先是秦檜既指伊川爲專門之學士大夫爭附之太學生孫仲鼐首
論書坊刊行詭僻之辭望明示條制更或違戾必置之法新知漢州
蔡甫又論全蜀數道文籍山積其間豈無詭世不經之書以惑民聽
望申嚴法禁不得擅輒錄板庶幾異端可去邪說不作監登聞鼓院
曹紱又論建陽邵武兩縣民間以印書爲業望下本州縣檢察其或
以非僻之書刊印委令止絕詔委本路提刑趙令詠奉行所謂詭僻
不經皆言程學也至是震又明指專門異端虛無之學斷不可長從
之後二十餘日檜死士大夫之攻程學者自是少息矣

葉伯益論程學不當一切擯棄

秘書省正字兼實錄院檢討官葉謙亨奏臣伏見 陛下留意場屋之
制規矩一新然臣猶有慮者學術粹駁繫於主司去取之間向者朝論
專尚程頤之學有立說稍異者皆不在選前日大臣則陰佑王安石而
取其說稍涉程學者一切擯棄夫理之所在惟其是而已取其合於孔
孟者去其不合於孔孟者可以爲學矣又何拘乎願詔有司精擇而博
取不拘一家之說使學者無偏曲之敝則學術正而人才出矣取進止
六月十五日奉 聖旨依 紹興二十六年上

秦檜既死以黨盡逐館職葉謙亨因對論程學一切擯棄非是

上曰趙鼎尚程頤秦檜尚王安石誠爲偏曲卿所言極當於是隆興行
下自檢事國柄程學爲世大禁者凡十有二年至是始解○後乾道
四年建陽魏掞之元履爲大學錄釋奠先聖職當分獻先賢之從祀

東錄卷四

六

者先事曰聖相言王安石父子以邪說亂天下不應祀與河南二程
唱明絕學以幸方來其功大請享于 上罷安石父子勿祀而追爵
二程先生使從食宰相陳魏公康伯不可且諭元履結密之元履曰
此事何以密爲丞相曰恐人笑君爾蓋程學不爲當斷所知如此

道命錄卷第四

道命錄卷第五

海庵先生辭免進職狀

宣統元年九月四日到廣州署理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借緝臣朱熹

石臣九月四日到廣州署理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借緝臣朱熹

聖旨准照八年早傷去處監司守臣賑濟有勞令古進職二等著歸部

震驚不知所措謹已即時謝恩伏乞念臣昨以孤愚誤叨臨道仰

視玉色既開然有畏天恤民之誠而聖訓丁寧文無非惻惻憐勞之

實退惟此際遭逢如此誠不敢受其夙夜之勤其以仰稱萬一而疾病

之餘精力淺短徒費大費數十萬之積而無以全活一道德饒流

之民蓋嘗一再自劾恭候嚴科陛下赦而不誅已為寬典至於過

假龍圖等疏榮則懼非所以示勸懲情名器而謹厥臣之柄也况臣昨

以按劾知台州唐仲友及被論訪見家寄浙西提刑司差官體察近日

雖蒙聖斷已罷本人新任所有體察指揮尚未結絕臣方當因服籍

謹以俟矣誅豈有差錯恩榮以系賞刑之典所有前件恩命臣實不

敢低受欲望聖慈特許辭免臣不勝幸甚

自泰禮死學禁稍開而張忠獻公為禮所忌謫居邇來間者十有餘

年精思力行始知此學為可用然禮之餘黨猶繼在位國論尚未正

也惟山林之士不以榮辱為意其心者乃克好之先是胡文定既

居衡山湖南學者間往受業而得其傳者則公之弟子石承務郎宏

字仁仲所謂五峯先生者也五峯傳故石文殿修撰張叔敬夫故夫

即忠獻公之嗣子所謂南軒先生者也龜山先生之門受業者尤衆

而龜山雖從彥仲素故右正言陳淵仲勅令所刪定官李郁光祖

為稱首又有石次子鄭子重彥冲秘書書右正字胡憲原仲建陽劉

勉之致中皆聞河洛之緒三人自相講習不名一師所謂龜山籍溪

白水三先生即其人也仲素傳郡人李同原中是為延平先生延平

傳晦庵先生朱熹元晦庵庵草孤初從三先生受業後見延平語

其學而聖焉年十九中進士第調崇安尉秩滿代歸遂不復仕殆死

陳魯公執政言先生之賢召赴行在紹興二十九年八月也嘗言路

有請抑奔競者意侵先生先生辭不出孝宗即位改元隆興陳魯

公獨相再召先生既見首論講學復離二事不合意除武學博士待

次乾道元年促就職又以執政錢端禮等議論不合引歸三年陳正

獻劉忠肅公初秉政差充樞密院編修官會大學錄魏之元復以

論會觀賜罷逐力辭九月丁母憂胡邦衡以詩人薦與王民瞻同召

以喪制未終辭既免復復申前命先生以祿不及養辭者三時虞雍

公獨相也虞公罷張說猶在樞府先生又辭者三九年五月有旨安

貧樂道恬退可嘉特改台官主管台州崇道觀時鄭公為相厚

熙三年龔莊敏以首參行丞相事薦先生得除秘書郎上批謂

公以虛名之士恐誤朝廷公力爭不能得復辭奉祠五年史忠定

為相必欲起先生趙鼎公執政言宜以外郡處之差知南康軍四

辭不許七年春章詒謫言都守陳利病先生因極言近習用事之害

有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不悟之語上大怒命

先生分析趙丞相詭辭解乃止先生復請奉祠章主上除得舉江

西常平茶鹽待四年閏七月以南康修舉荒政民無流弊除直秘閣

先生亦再辭乃受浙東大饑除提舉浙東常平茶鹽許過關既對

又論近習蔽賢天理濁亂聖心之害言極切至九年先生行部至台

得台守唐仲友不法事奏之王丞相素善仲友除江西提刑先生章

十上詔罷仲友而以先生代之又以賑濟有勞進直徽猷閣先生引

義力辭詔易江東免避田產先生又三辭最後之退開以免宰相中

傷之禍上察其諫乃詔朱熹之宮祠可差主管台州崇道觀

陳魯論道學欺世盜名之類片

監察御史陳賈奏臣竊謂天下之士學於聖人之道未始不同既同矣

而謂已之學獨異於是必假其名以濟其偽者也邪正之辨誠與偽

而已表裏相副是之謂誠言行相違是之謂偽聖人於此所以謹其疑
以而示以好惡者不得不然是故若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孔子之惡
鄉原者惡其偽也行辟而堅言偽而辨孔子之誅少正卯者誅其偽也
以夫人之飾偽若此不有以抑之則將欺世盜名無所不至矣臣伏見
近世儒紳士夫有所謂道學者大率類此其說以謹獨為能踐履為
高以正心誠意為已復禮為事若此之類皆學者所當然而其徒乃謂
已獨能之夷者所為則又大不然不幾於假其名以濟其偽者邪是以
已之所其欲者爵位也其語人則曰吾嘗泥塗冠冕而不顧已之所甚
愛者爵也其語人則曰吾能兼千金而弗受又其甚者道先王之
語而行如市人竊處士之名而規取顯位輕視典憲若無人故上焉
者得以遂其志次焉者得以護其短下焉者得以掩其不能相與造作
語言互為標榜有善雖小必交口稱譽以為他人所難辦有過雖大必
曲為辭說以為其中實不然故附之者皆假其勢以為梯媒此之者常

本道錄卷五

三

獲其助以為肘腋植黨分明斷不可長夫朋黨之始不過相與為謀彼
此矛盾而已萬一有是人而得用也則必求有以相勝欺君罔上其術
遂行利害不在其身而在天下也蘇洵有言事之不近於人情者鮮不
為大姦賊故臣願陛下明詔中外痛革此習於聽納除授之間考察
其人慎斥勿用以示好惡之所在庶幾多士靡然向風言行表裏一出
於正無或肆為詭異以干治體實宗社無疆之福取進止六月五日奉
聖旨依議十五年上

晦庵先生祠命之末下也時相先權大府寺丞陳賈為監察御史至
是輪當面對遂上此奏時鄭丙為吏部尚書亦上言近世有所謂道
學者欺世盜名不宜信用遂有道學之目焉夫道學云者謂以道為
學也其曰周公殺棄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者謂道衰
學廢也近世學者不知其實因小人立為道學之目以攻善類遂所
其名而自諱之可勝歎哉當時太學諸生為之語曰周公大聖猶遭

謗伊洛名賢亦被譏毀歎古今兩陳賈如何更把聖賢非

道命錄卷第五

本道錄卷五

四

道命錄卷第六

晦庵先生除江西提刑誥詞

勅宣教郎直徽猷閣主管南京鴻慶宮朱熹爾好古道據正不回利物
愛人用志彌篤擢川塵分使節先德後刑民從其化而救荒之政所全
活者尤衆父從家食念之不忘江右持平往哉惟允行爾盡心之學廣
我好生之仁可依前官差提點江南西路刑獄公事

附四詩七

先是晦庵先生以按吏忤時相歸奉崇道雲鴻慶之祠五年周永
相爲次輔議除轉運副使而或謂金穀非所長乃授江西提刑先生
再辭明年五月王丞相罷朝廷又促行者再六月先生入對極論天
理未純故爲善不能充其量人欲未盡故除惡不能去其根
上曰父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勞卿州縣
八月除兵部郎官先生以足疾乞宮觀不許

林栗劾晦庵先生奏狀

道命錄卷六

黃昇判

臣等聞郎林栗奏伏見已降指揮朱熹除兵部郎官日下供職而熹
乃收同陳秘計非便只欲回就江西提刑已受官制不伏赴部供職四
司郎官職印記不肯收受推出門外令送長貳聽緣長貳不合管郎官
印記且其出令送還仍加錮諭既能出入宮門上殿奏事并編誦聖訓
亦非郎官職入部供職良不爲難難難官印記難以棄擲在外虛有失
去其來熹堅執不從臣爲貳卿不能率羈致其假寒拒違

熹謂官制無學術徒竊職程願之緒餘以爲浮誕宗主謂之道學妄
自擬詩所至輒搗門生十數人習爲春秋戰國之能妄希孔孟歷聘之
風繩以治世之法則亂臣之首所自益絕今來其虛名俾之入奏將置
勅列以次收用熹聞命之初遷延道路高價安意要津門生迭爲
游說政府許以風聞然後入門既經陞對得旨除郎而輒懷不滿傲脫
累目不肯供職其作爲有不可掩者豈張我程願之學教之然也陸

下愛惜名譽館學寺變次當遷郎官者只令兼權其視郎選亦不輕
矣而熹乃輕之兵部郎官本係太宗正丞計衡兼權以熹之故移計衡
於都官而以兵部處熹以待熹亦不薄矣而熹乃薄之臣竊惟職制
者朝廷之紀綱緣熹既除兵部在臣合有統攝若不舉劾敬罪惟均乞
將熹新舊任指揮並且停罷始令領旨以爲事君無禮者之戒取進止
淳熙十五年上

侍郎林栗數日前與先生論易不合退慚其從者遂劾先生欺慢
上以栗爲過丞相周必大言熹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強登對上然
之詔以舊職之江西

葉正則劾晦庵先生辨誣及論陳賈封事

六月日宣教郎太常博士葉適謹昧死再拜上書

皇帝陛下臣聞臣子告君父之言必以實非其實而敢告者惟移意之
徇而忘君父之爲不可欺者也臣竊見近日朱熹除兵部郎官未供職

道命錄卷六

黃昇判

聞而侍郎林栗急劾去之士論怪駭莫測其故熹素以文學行義居官
所至有績因王淮深惡之遂不敢仕 陛下差熹江西提刑使之奏事
熹趨辭辭終未敢前准既罷去 陛下趣熹入對用爲郎官人知
陛下進熹有漸無不欣喜忽爲票誣奏使去此衆議所以洶洶不平臣
始疑之以爲票何爲爲此得非熹果有罪外人不能知而票獨得其
以告乎 陛下也暨票劾奏文字傳布中外臣得始末參驗然後知其
所言熹無一實者也特發於私意遂忘其欺爾票雖貴而近臣雖賤而
疎然臣子之於君父大義一也烏有票以熹不實之罪欺罔君父之前
而臣忍不以其實陳於 陛下乎票言熹敝自陳秘計非便只欲回江
西提刑已受官制不肯赴部供職臣聞熹既受除郎官制即時還回江
西提刑司接人客將兵卒等皆已解去其時朝士有候熹者其見之
熹以脚疾發動不任下床遂申尚書省結假候差安日供職是票謂
熹欲回就江西提刑司不肯供職非其實也票言熹因郎官職印

記不肯收受推出門外令送長吏聽其言不肯管即官廳印記臣再令
送還仍加鎖諭既入宮門上殿奏事行編韻等執事即乘轎入部供
職良不為難兼官印記難以乘轎在外慮有失去其朱喜堅執不從
臣為貳卿不能率屬教其便差指違 君命實負慚懼所有印記無所
歸着不免令四司人吏拘守終夕至于達旦臣聞喜對之前朕疾已
作當對之時偶能止對下之後與宰執臺諫相見脚痛浸劇既申尚
書自祗受恩命止乞給假供職適會歐泊旬休未及將上所有郎官印
記喜既未供職其可受乎喜已申省給假矣雖欲聽候諭而扶曳供職
可乎郎官未供職已前印記合是向官司收管此正長貳之所當知其
可推以委喜乎是果謂喜不受印記便差指違 君命非其責也果又
言喜本無學術徒為張載程頤之緒餘以為厚誼宗主謂之道學妄自
推崇所至輒携門生十數人習為春秋戰國之態妄希孔孟歷聘之風
繩以治世之法則亂臣之首也臣聞朝廷開學校建儲官公教育於上

道學集卷六

三

果

上于國家塾隆師友私淑文於下自白而然矣使喜果無學術欺人何
用師之果有學術欺其相與從之者非欲強自標目而動人為忠為孝
者乃所以為人才計為國家計也惟蔡京用事諱習元祐學術曾有不
得為師之禁公棄以諸生不得從喜講學為甚之罪而又謂非治世之
法具暴絕之此尤非其實也果又言喜邀索高價妄意譁傲睨眾曰
不肖供職以為作偽有不可掩夫果逆探喜之用心而暴揚之此非臣
之愚所得知之臣所知者喜以今月初八日除郎十一日再為江西提
刑果之劾喜當在初九日初十日兩相去隔日之間而果遂以喜為自
不肯供職是果急於誣喜而不自顧其言之非實也果又言 陛下愛
惜名器館學寺監又次當選郎官者只令兼權其待郎選亦不輕矣而
喜輕之兵部郎官下條大宗正丞計衡兼以喜之故移計衡於郎官
而以兵部處喜所以待真亦不薄矣而喜乃薄之臣聞 陛下明詔曾
任監司知州者始得除郎其事以矣館學寺監雖又次而未嘗歷知州

道學集卷六

四

果

監司則不免兼權官得謂之當選郎官豈非除之際那換關次移衡用
喜實尚德焉是又果急於誣喜之罪組織言語以足其文爾而不自顧
其言之非實也果又言職制者朝廷之紀綱喜既除兵部在臣台有統
攝之將喜新舊任指揮並立序罷臣聞唐以左右丞進郎官矣本朝
故事未之或然惟臺諫彈劾有停斥之請給舍繳駁有寢罷之文至於
六部寺監舉劾其屬必曰之行迴避微其文婉其義所以重臺綱而尊
國體也今喜得為果之屬尚宋供職而果望風効之且兼用給舍臺諫
繳劾百官之例何哉果以職制紀綱勿喜而先自亂之是職制紀綱之
說非其實也凡果之辭始末參驗無一實者至於其中謂道學一語則
無實最其利害所係不獨宋喜臣不可以不力辨蓋自昔小人殘害善
良率有指名為奸為好名或以為立異或以為植黨近忽創為道學之
目鄭內唱之陳賈和之居要路者各相付授見士夫有稍務修德能
操守輒以道學之名歸之以為善為玷缺以好學為過復相為鈞距使
不獲進從旁窺伺使不獲安於是賢士端慄中材解體銷聲滅影憾
垢行以避此名始如噉菜事瘞景迹犯敗之類往往曰王淮表裏臺諫陰
廢正人蓋用此術此於 陛下彰善黜惡植人材以為子孫無窮之
計者其損不細矣果為待從就其暴淺無以達 陛下之德意志慮卒
信於下而更襲陳賈鄭內密相付授之說以道學為大罪文致誣遂
去一喜固未甚害第恐自此游辭無實讒口橫生善良受禍無所不有
臣伏見果耻不得與朝號之議遂為蔡京之說而人知其橫怒詳定所
人執權遂請罷果而人知其專而況職匪風聞官有常守今苟恣一
身之狼戾不畏君父之聖明公形無實之辭斷遂知名之士 陛下原
其心術察其指趣舉動若此欲以何為誠不可不預防誠不可不早辨
也臣去冬蒙恩同對論一大事有四難五不可之條其說甚長未及
竟方齋心條慮以俟 陛下反覆詰難庶幾竭忠愚忠今一即
何至上封諫議徒爾空言聽說蓋見大臣以下畏宋為難故欲

既顯然而易知曾未足以深慮甚矣是非方嚴而邪得以害正清議方
晦而私得以勝公則往鑒昭然危機所伏方今之憂孰大於此明是非
以別邪正立公論而抑私情方今之事孰急於此臣觀本朝士大夫學
術最結近古足以愧漢唐追三代其端本也以居仁由義爲道以正心
誠意爲舉其交際也以共學爲朋而實非朋以同道爲黨而實非黨窮
達知其有命進退知其有義是以進之不見其泰退之不見其戚躬而
在則以窮性命之奧爲數名樂正道之味爲鐘鼎達而在上則以責
躬爲主諫爲愛君本朝盛時初非有強國之術而國勢尊安根本
上蓋其學術議論率由於此故也咸平景德之間渾然不見其際當
此時也道臻皇極而治保太和至於慶曆嘉祐所謂盛矣不幸而掣於
鼎豐之邪說陳襄正士招來小人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而未流太
分事故反覆紹聖元符之際羣凶得志絕滅綱常異論既勝其勢既成
異人崇觀而下尚忍言乎臣所謂道之消長時之否泰而實爲國家之

以爲君子矣行之爲者人將見其肺肝然是固其師友之所不予也而又何學臣每因論學之間必有至平之說往往爲者色愧淺者心服又安敢一槩輕議而痛疾之也何況其率多善士善人所至人必喜稱又必爲黨若俱損臣安得更有好人必取凡才充塞朝路陛下親臨之初揣拱而治凡所進退率用人言初無好惡之私豈以黨偏爲準而一歲之內斥逐紛紛中間好人固亦不少反以人臣之私意徼笑曰之謂明方是時大臣無所異同給舍無所封駁侍從無所論救撓歎而已委寄謂同所以斯論無職今之君子不明大道自是太高而責人太許自是太高則實將不副責人太苛則衆怠且怨雖然以此窮居之道猶之可也朝廷之上賢才並用名利之途智愚交馳古今然也而或者乃僞爲薦士之舉若區別而封域之夫薦士非不善也然而凡有所取豈無所遺凡有所揚豈無所抑品題既衆則疑然衆與心雖主於至公迹已派於朋黨謗毀先噴於羣口進退豈必於一言是以一時之虛名

而賈今日之實禍彼既得志決不我容我於窮進退之間亦未有不
得稱之者彼如議請以修往德必至過甚而快私情往往忠諫之言
指諸右名之舉至於潔身以退亦曰然對而然欲激怒於至尊必加之
以計計事勢至此循嘿成風國家安賴臣欲將來之禍故不憚及復
以陳伏幾 聖心廓然未為皇極之主使是非由此而定邪正由此而
別公論由此而明移情由此而熄道學之議由此而消朋黨之迹由此
而和平之福由此而集國家之事由此而理生靈之幸社稷之福也
如其不然使相激相勝轉轉復為禍無窮臣實未知稅駕之所臣家
恩擇任請對之初首以是非公論為言以免異時無所稅駕之禍伏乞
聖慈留神采覽必能上當於天心然後下臣章風曉在位一洗往陋共
趨至公臣言或非甘受誅責敢進止二月十七日奉
聖旨依議元年上

王丞相秉政日久士多失職周益公既相批嘿無所預詹體仁元

為太學博士率同志者請於益公反復極論貴以變通之理因疏納
知名士發不用者陳傳良君舉而下三十三人益公雖不能用然其
後亦多所收權主丞相罷留象相為次輔與益公不合權何濬為諫
長攻益公罷之益公之門多佳士相繼去國者眾太學博士沈有開
應先為留丞相所厚力勸以技用知多之士留丞相從之自是一時
善類多聚于朝而不得志者始則自矣劉公在三館時與何諫議
及是還為重密少監首以保全善士勸之何不納會同被命同知貢
舉劉公遂有副端之命入對首上此疏天下聞而避之三月劉公被
命拆號南宮與何坐席甫迫何曰近日風采一新劉公曰光祖非立
異也但平日與大諫言者今則自言之爾及退同院諸公曰何何
然見公疏為悅者數百至館定志九他可知也劉公入對復陳
諫議大夫陳賈公右正言黃倫儉點俊系清議所非出賢與劉公
郡二人皆攻道學者也先是劉公以拆號差誤自劾既放罪矣

上謂使見端者除帝御器械可諫議論之疏三上 御筆令依已
得指揮又有孫瑞者言 壽皇潛邸舊人亦轉行觀察使給事中
胡晉臣直對還銀黃詔令書讀向胡既承命劉公入劄子再
上論劉公相遺都司沈既楊經至臺諭指劉公即日三上章論
上未樂六坐劉公拆號差誤從太府少卿劉公求去即以爲直秘閣
廣川府轉運判官其至五月也十月何諫議除御史中丞議論自此
分矣始劉公入臺也識者望其擊而去之以絕禍本而劉公不忍但
擊陳黃龍之後五年遂有道學之禁焉○詹體仁後帥江西欲刻晦
庵經說先生以書止之云蒙諭欲見諸經說初意因此可以求教
故即寫呈乃聞已逐列刻聞之惘然繼以驚懼况賤陋方以疏僻橫
遭口語玷黜之禍上及前賢為喜之計政使來自悔匿尚恐未能免
禍今侍郎丈乃以見愛之深衛道之切不暇以消息盈虛之理推之
至為刻畫其書流布遠近若將以是與之較疆弱華勝負者意其
未能有補於世教而適以重不敏之罪且門下亦未免分朋樹黨之
議蓋未論東京禁錮白馬清流之禍而近世程伯禹洪慶弔之事亦
可駭矣豈可遽謂今之君子不能為前日之一德大臣邪况所說經
固有嫌於時事而不能避忌者指為訕上而加以刑誅回不可乎去
歲建昌學官偶為刻舊作感興詩遂為諸人注釋以為謗讟而納之
臺諫此尤近事之明鏡雖無足畏避然亦何苦而直觸此危險之鋒
邪欲布愚癡便之履龍且今日紛紛本非為程氏發但承望風氣視
其人之所在而攻之爾若此人尚談清虛則所攻老子幸修齋戒則
兼詆釋迦實讀三經乎說則攻王氏曾謂權書衡論則斥三蘇然至
色市彼亦何嘗有定論而可與之較是非曲直哉但不察此而欲力
與之爭則必反以成其勢而益堅其說或真為道學之害亦不為
難此尤不可不慮爾

道命錄卷第六

道命錄卷第七上

晦庵先生除煥章閣待制講誥詞

朕初承大統未暇他圖首開經閣詳延學士眷懷示之在外須召節以趣歸經筵以重吾道爾後八經之編始百氏之源其在兩朝未為不用至矣四海猶謂多奇擢之次對之班處以適英之列若程頤之在元祐若若焯之在紹興則吾尊德義誠究爾正心誠意之說尊推慰滿于上論將增益于朕躬非不知政化方行帥垣有賴試言之于馮如不實之本朝名實證于長沙自當接以前席慰茲渴想望爾通驅馳而往

晦庵先生既為林栗所劾孝宗養禮未竟也而先生力辭江西之命有旨未嘉昨令面對奏策皆論任職事朕諒其誠復從所請可依已降指揮疾速之任時淳熙十五年六月也先生力辭乃有贊文崇福之命又辭有旨赴行在因上書論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提舉綱

道命錄卷七上

維變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事言切詭矣之類日詔以先生主營西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先生方控免而新政有指道學為邪者除秘閣修撰依舊主管崇福宮時內禪前七日也先生辭職名跡再上有旨依所乞依舊直寶文閣令學士院降詔諭八月除江東轉運副使先生以田產辭詔勿避又辭十月差知漳州從所便也紹熙二年春先生以長子之喪力求去除秘閣修撰奉祠先生再辭職名詔諭獲之職以龍名牒不許九月除湖南轉運副使先生再辭因以任漳州日不合妄議經界自劾有旨與湖南使節事不相關乃乞補滿堂觀月日差知靜江府又再辭依舊觀差知潭州先生復再辭有旨長沙巨屏得賢為重任抵成命無執辭先生至潭州視事六月乞歸由里未報上登極詔先生赴行在奏事八月除煥章閣待制講誥先生行且辭章四上入見面辭者一退又入章辭者再十月五日御劄卿經術淵源正濟勸講次對之職勿復率

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先生乃受命焉

何澹論專門之學短拙難詳宜錄其大者

御史中丞何澹奏臣不佞不足以任風憲之寄陛下不容其辭臣既覬勉就列矣今日之事當別白而公言者言敢懷顧忌之私為容默之計而不陳之於陛下乎今日之病在於士風之不純國是之不定至煩陛下親下明詔曉諭以中道正理之所在臣竊謂此病所從來久矣頃歲有為專門之學者以私淑諸人為己任非不善也及其父也有從而附和之者有從而詆毀之者有畏而無敢竊議者附之者則曰此致知格物精義入神之學而古聖賢之功用在是也一人倡之千百人和之幸其學之顯行則不問其人之賢否兼收而並蓄之以為此皆賢人也皆善類也皆知趨嚮者也詆毀之者則曰其說空虛而無補於實用其行矯偽而不近於人情一入其門而假借其聲勢小可以得名譽大可以得爵祿今日官學之健悍無以易此畏之而無敢竊議者則曰利

道命錄卷七上

集

其學者實繁而護其局者甚眾言一出口禍且及身猶不見其入乎因言其學而棄其賢矣又不見其入乎因論其入而擯斥矣彼欲以此鉗人之口莫若置而不問臣嘗平心而論以為附和者或流而為偽詆毀者或失其為真或良之而無敢竊議則真偽無所別矣是非何自而定乎有人於此行乎闔門達乎鄉黨其踐履可觀而不為偽行其學術有用而不為空言其見於事也正直而不私廉潔而無玷既不矯激以為異亦不詭隨以為同則真賢實之道學也豈不可尊豈不可尚哉抑其學術之空虛而假此以蓋其短拙踐履之不潔而借此以文其姦詐或者又憑藉乎此以沽名譽而釣爵祿甚者沽名賊士論之不齒而更緣緣託亦借重則為此學之玷此道之累爾又人之竊議則不知自反又羣起而攻之曰彼其不樂道學也彼其好偽善類也彼此是非紛爭不已則為漢晉宋齊梁陳之學皆受其害可不慮哉臣聞紹興間陳公輔嘗言程頤王安石之學皆有尚同之弊高宗皇帝親臨講

有曰學者當以孔孟為師臣願陛下以高宗之言風厲天下使天下皆歸孔孟有志於學者不必自相標榜使眾人得而指目亦不必以同門之故更相庇護是者從其為非者從其為非朝廷亦惟是之從惟善取而無彼此異同之別聽言而觀行因名而察實錄其真而去其偽則人知勉厲而無敢飾詐以求售矣士風純而國是定將必由此取進正七月十四日奉 聖旨依內榜朝堂慶元元年上

孝宗將內禪留正仲至自參知政事越次拜右揆而周益公遷左揆光宗登極仲至以宮府舊僚為上所厚而益公適忤 上旨仲至引兵部侍郎何澹為右諫議大夫攻益公罷之王蘭諫仲為樞密使素為仲至所憚後兩月又攻諫仲罷之由是大為清議所薄既而澹有本生繼母喪上疏自言不更事之下給舍臺諫議太學諸生喬嘉等移書責之太常亦謂備申心喪澹卒去時紹熙二年八月也是冬光宗不豫繼而以疑畏得疾於是過重華禮始簡公卿士民獻言

遺錄卷七上

一三

者其癸丑年春 孝宗疾浸棘六月十一日遂棄天下逮七月朔光宗猶未執喪人情恻恻大臣乞立嘉祐為 皇太子 光宗批出云歷事已久思欲發簡紹熙五年六月二十四日也留丞相得之重乞奏事不報二十九日又批出十六字留丞相大懼七月三日昧爽上奏乞致仕乘婦人車以去趙忠定時知樞密院事四日忠定遣知閣門事韓侂胄內侍關禮以定策白 太皇太后又遣工部尚書趙彥逾諭指殿帥郭象五曰 上即位于重華宮人心乃定侍御史張叔椿乞議丞相去國之罰趙公奏從叔椿吏部侍郎晦庵先生除煥章閣待制侍講兼赴闕趙公見議下山陵留丞相不欲士或因而問之侂胄亦欲得權中罷留丞相而以趙公為右丞相自趙公得政凡一時知名之士朝除暮拜畧已無遺矣儉小人相與則月侂胄亦自謂賞不酬勞重以怨恨趙公未之覺也九月叔椿除諫議大夫上奏論學術不可偏尚而何澹先此免喪除煥章閣學士知明州亦怨

侂胄乃以將作監李沐為正言使論趙公罷知福州且召澹于慶元除御史中丞遂上此奏於是趙公引用之人一網盡矣明年正月澹同知樞密院事自是主為學之禁者凡六年

晦庵先生罷待制仍舊宮觀諸詞

勅從欲者聖人之仁尚謙者君子之行眷我執經之老辭夫次對之榮既諒恍誠其須茂命以爾心耽墳素性樂丘樊被累朝之特招補疾矣矣於十連而趣召肯起雖然既陪東學之游兼侍西清之殿見生幾時方喜言榮之說書高論未聞遽若貢生之懷士乃夫華職秩以真祠豈彰優老之風且示隆儒之意康茲累歲始復有陳前受之是今受之非誰能無憾大遜如慢小遜如偽天豈其然顧而務拘於名高在我詎輕於爵敝俾解禁嚴之直復受論者之駭雖雅志之勉從在至懷而良非噫獻本明勞侍從既違持憂之班歸鄉里授生徒徒究專門之業其誰予訓用蹈于中可依舊秘閣修撰宮觀差遣腰航航許計二

遺錄卷七上

四

故事講筵每遇復旦早晚進講及至當日或值假故即行權罷又大寒大暑亦繫罷講月分先生奏乞除朔望日休及過宮日外不以寒暑難集月日諸色假故並令逐日早晚進講從之瑞慶節前一日晚關報來曰百官稱賀先生欲不出不可乃草劄于明日班役進有旨即賀表不受未復請三年內賀禮並免節序進名奉慰先生每講務積誠意以感悟 上心以平日所論著者數陳開折坦然明白可舉而行講事有可以開益 上德者聲竭無隱 上亦虛心嘉納焉先生在經閣凡進講者七內引留身奏事者再而面對賜食者各一十月十九日講筵留身奏疏論還內過宮山陵朝綱四事言皆力至侂胄大怒是日 即批朕聞卿言又方此窮冬恐難立講已詔卿宮觀可知悉趙丞相留卿固諫侂胄遣中使王德謙以御筆付先生先生上奏謝以申尚書省照會遂行給事中僕補大防封還錄黃中書舍人鄧嗣千里繼對面奏乞留先生 上許除京祠已而不下起

居郎劉光祖德脩又言之中書舍人陳傳良君舉并封還錄黃而密
疏論先生有論事迂闊更之密處之語有旨除先生實文閣待制
與郎應脩再上疏留行不報大防又封還錄黃有旨依已降指揮
工部侍郎兼侍講黃文伯黃因對問所以逐先生之驟上曰始除
喜經廷爾今乃事欲與聞伯黃請再三不已吏部侍郎兼侍講
孫逢吉從之亦上疏乞留先生又因講權輿之詩反覆以諷上曰
朱某所言多不可用有優人王喜者時於上前効先生容止進趨以
爲戲倪青喜之欲用爲閣門祗候從之誦言將入諫命乃寢十一月
差知江陵府先生再辭差提舉鴻慶宮職如舊先生辭職名不許乃
以議僖祖朝祧不合自幼不允尋乞致仕章再上有旨辭職謝事
非朕優賢之意先生復以章安議山陵自幼乞歸黜有旨無罪可
待先生不得請乃乞收還待制職名十二月依所乞仍舊秘閣修撰
提舉鴻慶宮祠詞有大遜如慢小遜如爲等語書舍人傅伯壽所

道會錄卷七上

五

韓

行也初時倪青猶未敢有加罪先生之意遂憤再上皆有褒詞朝廷
寄聲云朝廷欲以此別真偽先生體此意勿固辭先生不聽辭益
力朝廷不樂伯壽故家子弟實執弟子禮恨不薦已因行詞以逢迎
之是後小人始敢直詆先生無忌憚矣

劉德秀論留丞相引爲學之徒以危社稷

右諫議大夫劉德秀奏臣聞人主之治天下要必有大賞罰以震動天
下之心是以動無不應爲無不成捨是而能濟否也臣竊見陛下近
者因臺臣之請而實趙汝愚之罪薄行流竄于以示懲警意善之奏而
如趙汝愚之功進加殿職于以示勸天下悚然知大賞罰之所在矣然
臣以爲猶有失罰者請爲陛下言之謹按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醴泉
觀德衛國公留正初無學術又乏才猷徒以曲謹小廉欺人耳目至其
懷狡狴詐見肺肝其背公營私附下罔上之罪累累條舉已見於前
日臣僚之章疏臣更不欲重瀆天聽特舉其罪之大者爲陛下言之

國家祖宗以來垂三百年聖慮深遠宗室不得參預機政乃力薦汝
愚破壞成法又欲固寵位見爲學之徒方盛以不能敵及爲防縱
更欲致諸權臣其意危社稷惟其自則正之由此其大罪一也
孝宗皇帝之初太上即位之始正專輔政首尾五年驅去復來專無
廉耻前歲太上重懷不忠保祐聖躬如韓琦之於英廟乃與小臣引
裾扣額者責其功名流傳中外動搖人心爲臣不忠孰甚於此其大罪
二也昨者陛下未登極之時人心危疑之際汝愚造妖謀意圖不
軌正既逆知其心乃復陽爲憤憤地督指其腋以語同列曰此際拜他不
得暨聞趙汝愚建策之謀則登旦委之而逃夫大臣許國存亡與俱
正使汝愚敢爲無禮擅置正色折之籍使不濟亦必身死豈有平居則
貪竊相位有急則遺棄他爲臣如此社稷何賴此其大罪三也方

道會錄卷七上

六

正位九五太上御劄令藏金匱仍頒史館止復藏之私家及罷相位
又攜以去至頃宣取方始繳進不知正藏太上御劄意欲何爲此其
大罪四也夫以正有四大罪臣之所共忿乃及假然居隆名享厚祿
實累國典望將正職職寵少正其罪庶幾臣子知所戒懼敢進正
月二十四日奉聖旨依慶元二年

留丞相既罷趙汝愚定爲丞相時倪青已大用事以丞相跡已有於
言罷羅春伯發書極密院事辭解之倪青終不釋有大理寺主簿劉
德秀者江西人自知重慶府代歸求進用留丞相惡其人不得已下
除寺簿德秀大怨恨倪青乃論中丞謝深甫薦德秀爲察官遂除監
察御史九月十四日趙汝愚除端明殿學士知建康府有
旨倪青往來兩宮備言忠力特遷三官爲承宣使汝愚始知事定引
已共政倪青亦望除節制及是皆不徐詣于直爲京尹勸定以
節度使授之忠定悔遣人諭倪青倪青答語不遜遂力辭止受一官

彥卿改除四川制置使彥卿愈恨既辭疏廷臣姓名于上以為定之黨曰老奴今去不惜為陛下言之而上始疑矣是月十九日晦庵先生以論朝綱事忤旨即日罷侍講與在外宮觀明年二月趙丞相以右正言李沐論其擅權求勝與訛起訕動搖人心而罷中丞何詹文論其有無君之心復落職監察御史胡紘又言其不遜者有十書散官居永州二年正月詹遷同知樞密院事德秀選君諫議大夫遂上此疏蓋德秀於留丞相有深憾而詹乃留客方為言事之長故德秀未敢誦言攻之至此始發也趙丞相之不能得及趙相抵度文叔欲論沔之罪語洩為所逐晦庵先生侍經席與史部侍郎彭龜年子壽相繼言之皆賜罷趙丞相懇留之不能得及趙相抵罪指紳大夫與夫學校之士疏論其累沔害患之乃引詹德秀分居言路使盡去趙公之客朱先生之徒又謂知名之士不可一一誣以罪則偽為偽學之目以名之蓋以詹續放肆乃人之真情潔廉好

直金錄卷七上

七

禮者為焉而已爾德秀遂言中道萬世所常行也則以中道為卑而說僻險傲者為高致又况本非高致特欲依正行邪假義以干利轉其言則周孔考其行則桀跖甚至西漢權臣歸過朝廷制臺諫鼓倡附和如飲狂藥如中毒餌願下詔書訓飭在廷毋蹈前轍朝廷為降詔如所請元年五月十三日也後數月德秀又言邪止之辨無過於真與偽而已彼口道先王語而行如市人所不為在與止之所必斥也昔我孝宗垂意規恢首務敦實凡虛偽之徒言行相違者未嘗不深知其姦故臣願陛下以孝宗為法考核真偽以辨邪正至是趙丞相已貶沔益大用事德秀恨留丞相不已乃以引偽學之罪歸之偽學之稱蓋自此始

胡紘論偽學偽黨圖不軌豈可容其並進

太常少卿胡紘奏臣竊惟自古以來未有君子小人雜用而致治者比年以來偽學猖獗圖為不軌搖動上皇詆誣聖憲幾至大亂和

三大臣諫出死力而排之故元惡殞命群邪屏迹自御筆有枚偏建中之說或者誤認夫意急於奉承倡為調停之議取前日偽學之黨為第用之或與宮觀或與差遣以冀幸其他曰不相報復往者建中靖國事可以為戒陛下何未寤也漢霍光廢昌邑王賀一日而誅其臣一百餘人唐王不殺武三思不旋踵而宵斃於三思之手今縱未能盡用古法亦宜且令退伏田里循省德劬革去舊染濡慕聖化然後徐區處之置於無其事權之地豈可容其並進願陛下宣諭其執凡偽學之黨曾總臺諫論列者並與權住進擬勿啓其經營求進之心不然紛紛四起橫難提出雖有伊尹太公莫能為之策矣惟聖旨依慶元二年上

直金錄卷七上

八

揚簡敬仲復疏留趙公沐文効之祥簡俱罷太府寺丞呂祖儉子約又疏留李公併論晦庵先生彭侍郎子壽等不當去語侵沔旨詔祖儉勿比罔上送詔州安置中書舍人鄧駟千里封還錄黃乞賜裁酌駟字上舍生楊宏中充父周端朝子靜張衡周叟林仲麟景冲蔣傳象夫徐範範亦投匭上書論其事且乞鑒漢唐之禍懲靖康之變念汝愚之忠勤察祥簡之非黨灼李沐一回邪黨沐以謝天下還祥簡以收士心詔祖儉志在無君其罪當誅姑從寬宥以示寬容自合書行又詔宏中等妄亂上書弱國是各送五百里外軍州編管鄧千里乞改為聽讀詔依已面諭書行是時知名之士罷斥者相繼人情洶洶沔退之侍御史楊大法右正言劉德秀乃乞降詔以國是尊君道等事訓飭廷臣有不如詔重責典憲千里亦罷知泉州德秀又劾國子博士孫元卿東伯太學博士袁熒和叔國子正陳武藩皆罷罷司業汪陸李珣入劄子辨之德秀以為言李珣亦罷

秀遂上疏乞考覈真偽而辨邪正偽學之禍自此起矣遂相繼
求州過衡陽已病又爲守臣錢鏐所窘遂增刻而卒天下冤之二
年正月二十日也有迪功郎趙師召者嘗上書乞斬趙丞相事不行
計聞二十七日有旨復元官許歸葬中書舍人汪義端以趙丞相
之門多佳士也引唐李林甫故事欲根株斷除之一時善類震懼相
繼憂望慈顏舊聞而非之六月二十六日御筆令後給舍等
論奏不必更及舊事務在平正以稱朕救偏建中之意命下右
大夫劉德秀監察御史姚愈張伯垓力爭以爲不可乃改爲不必
及舊事始御筆之出也殿中侍御史黃勳元章獨持之與同列
七月徙元章起居郎權刑部侍郎姚愈爲殿中侍御史元章去左
史改除兵部侍郎貫疏之也胡紘者紹興五年冬總督都進奏院未
爲人所知趙丞相時奪職居餘干佗意未快會自紹興可備
若慶元年六月遷紘司農寺主簿九月除秘書郎十一月除
御史後十九日趙丞相遂有零陵之命用紘疏也明年三月紘建
方喪之議遷太常少卿遂上此奏奏二日遷起居舍人又二日元
章罷自是學愈急三年三月紘遷起居郎用歲餘三遷至右
郎五年坐同知貢舉者宏詞不當而罷未幾學益漸弛紘亦廢而
死焉

沈繼祖劾晦庵先生疏

監察御史沈繼祖奏臣竊見紹興間諸提舉南京鴻慶宮果實資全回
邪加以伎忍初事豪傑務爲武斷自知聖世此術難售尋歸所習
衆載程頤之餘論寓以喫菜事魔之妖術以箠鼓後進張浮薄誕松立
節顯收召四方無行之徒以益其黨伍相與餐粗食淡衣聚賭博或
僱徒於薦信鵝湖之寺或置身於長沙敬簡之堂潛形匿迹如鬼如魅
士大夫之沽名嗜利其爲助者又從而譽之爲之根株既固肘腋既
成遂以匹夫竊人主威福之柄而用之於私家飛書走詔所至無不

者得利大者得名不惟其徒咸遂所欲而真亦富貴矣臣竊謂有大
罪大而也惡又不與焉人子之於親當極甘旨之奉烹也不夫惟母存
焉建寧米白甲子閩中暴米以此供其母而乃曰糴倉米以食之其母
不堪每以語人嘗赴鄉隣之招歸謂烹白彼亦人家也有此好飯聞者
隣之肯茅容殺雞食母而與客流飯今真欲餐粗約名而不恤其母之
不堪無乃大戾乎真之不孝其親大罪一也真於孝宗之朝累被
召命屢蹇不行及監司郡守或有招致則趣駕以往說者謂召命不至
蓋辭辭小而要大命駕趣行蓋圖朝至而夕餽其鄉有士人連其姓者
貽書誦責之真無以對其後除郎則又不肯入部供職託足疾以要君
又見於侍郎林栗之章真不敬於君大罪二也孝宗大行舉國之
論禮合從葬於會稽真以私意倡爲異論有入奏劾召江西
草澤別圖改卜其意蓋欲藉此以官其素所厚善之妖人蔡元定而附
會趙汝愚改卜他處之說不顧祖宗之禮典不恤國家之利害向非

直學錄卷七

陛下聖明朝論堅決幾誤大事真不忠於國大罪三也昨者汝愚
政誤爲不軌欲藉真虛名以招致故黨真爲腹心羽翼驟升經筵取
次對真既用法從恩例封贈其父母妻孥其子弟換易其章服矣乃於
上章作爲辭免竟有以職名受恩數而却辭職名玩侮朝廷莫此爲甚
此而可忍真大罪四也汝愚既死朝廷交慶真乃率其徒自餘人哭
之於野真雖懷羽翼之私恩蓋顧朝廷之大義而乃猶爲死黨不喪人
言至和其徒建陽知縣諸用之詩有除是人間別有天之句人問其
別有天神其言意何止於此而已真之大罪五也真既信妖人蔡元定
之說謂建陽縣學風水有侯王之地真欲得之諸用迎逢其意以縣學
不可爲私家之有於是以護國寺爲縣學以縣學爲護國寺以爲真也
曰可得之地遂於農月伐山鑿石真率其徒搜取捷爲路所過騷動聚
田畝運而致之於縣下方且移夫子於釋迦之殿移釋迦於夫子之殿
廢舊廟用大木巨纜絞縛聖像撼搖通衢衢市之內而手足隨指觀者

弊曠邑人以夫子為千萬世仁義禮樂之宗主忽遭移之罰又重以折肱傷股之患其有實於風教大矣意之大罪六也以至欲報汝恩援引之恩則為其子崇憲執柯娶劉珙之女而奄有其身後鉅萬之財又誘尼姑二人以為寵妾每之官則必與之偕行謂其能修身可乎家婦不夫而自孕諸子盜牛而宰殺謂其能齊家可乎知南康軍則妄配數人而復與之改正帥長少則藏匿赦書而斷徒刑者甚多守漳州則搜古書而妄行經界千里騷動莫不被害為浙東提舉則多費朝廷廉濟錢米盡與其徒而不及百姓謂其能治民可乎又如據近來祖業之山以廣其居而反加罪於其身發掘宗安弓手父母之墳以葬其母而不恤其暴露謂之恕以及人可乎男女婚嫁必擇富民以利其奩婢之多聞門受徒必引富室子弟以資其束脩之厚四方饋賂鼎來雖至一歲之間動以萬計謂之廉以律身可乎夫廉也起也修身也齊家也治民也皆真平日竊取中庸大學之說以欺惑斯世者也今其言如彼其行

道學錄卷七

十一

乃如此豈不為大姦大惡也邪昔少正卯言為而辨行偽而欺夫子相魯七日而誅之夫子聖人之不得位者也猶能亟去之如是況陛下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而意有浮於少正卯之罪其可不亟誅之乎臣欲望 聖慈特賜賚斷將朱熹職罷祠以為欺君罔世行盜名者之戒仍將儲用鑄官永不與與親民差遣其蔡元定乞行下建寧府追送別州編管庶幾奸人知懼正道復明天下學者自此以孔孟為師而儉人小夫不敢假託憑藉橫於清明之時誠非小補臣謹具啓奏聞伏候 勅旨十一月二十六日三省同奉

聖旨諸用特降兩官蔡元定州編管餘依

晦庵先生聞趙公自貴慶陵自以家東朝知遇之恩而帶從臣職名義不容默草封事數萬言極陳奸邪蔽主之禍因以明汝愚之冤繕寫已具諸生更進法諫以為必且賈禍先生不聽蔡元定請以著史之遇遇之同人先生默然取奏焚之因更號避羽乞致仕及已受

過次對恩數如封贈磨勘服色爵邑奏薦之類朝廷不許二年十二月陳賈自知寧國府召為兵部侍郎賈其言也末幾張貴樞指論太極圖說之非省闕知貢舉葉翥恩劉德秀奏論文弊復言為學之魁以匹夫矯人主之柄鼓動天下故文風未能不變之將語錄之類並行除毀是科取士稍涉義理者悉見黜落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為世大禁羣議沸海爭以先生為奇貨門人楊道夫聞鄉曲射利者多撰造事跡以投台言者意亟以書呈先生報曰死生禍福久已置之度外不煩過慮然父之相顧不敢發獨胡絃草疏將上會選去不果沈繼祖以追論伊川得為察官絃以臺授之繼祖銳於進取意謂可致富貴遂上此奏初絃試宰虞謁趙忠定自叙科第嘗階上府真集列忠定狀然曰若朝堂盡以前名用士則或非前名與不由科第者同由進神色不接絃先嘗吐道謁晦庵先生于武夷精舍先生待學士惟脫粟飯至茹熟則用薑鹽浸三四枚共食絃至先

道學錄卷七

十一

生遇禮不能殊絃不悅退語人曰此非人情斐然尊酒山中未為之也會此肯欲論先生絃然任責物色無所得經年醞釀釀疏乃成○董誥云偽學之說蓋指劉德秀鄭希陳賈之緒餘始猶未敢誦姓名是猶有羞惡之心也至是沈繼祖之章無所忌憚則幾於無是非之心矣然先生之學之行卓然在世果何傷於日月乎○郡縣補元定甚急元定色不為動與李于沈徒步上道先生與嘗所自餘人會別蕭寺坐客感慨有泣下者先生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曰友朋相愛之情李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之矣既別之後先生與元定長于淵書曰臨川曾景憲報尊丈已過彼有以驢為贖者可免徒步之勞矣明年元定卒于春陵先生為之哀動與劉公度書曰與李通交游四十年於學無所不講所賴以祛蒙蔽者為多不謂晚乃以無狀之迹株連及禍遂至於此聞之痛但不知弟四之疏落也又與黃真卿書曰李通之極已歸萬事盡矣尚何言哉一慟之餘行自

病也蓋元定從游最久精識博聞同輩皆不能及故先生深致其哀焉

道命錄卷第七上

道命錄卷第七上

一十三

道命錄卷第七下

晦庵先生落職罪祠謝表

臣某言臣前任秘閣修撰提舉南京鴻慶宮今年五月十三日已該滿罷至二十七日伏準尚書省慶元二年十二月劄子節文臣僚論臣罪惡之賜 睿斷斷職罷祠奉

聖旨依臣已於當日謝 恩祇受訖者罪多擢髮分當兩觀之誅量極包荒姑示片言之貶逮復尋於白簡始知麗於丹書竊延閣論議之名輟真祠香火之奉茲為輟典允賴洪私捧戴茲勝感藏曷喻伏念臣草茅賤品江海孤生蚤值明時已誤三朝之眷將晚逢興運復叨上聖之深知召自澹維權參帷幄更無可紀足稱所蒙暨遠去於朝行即永歸於農輒然猶賦之佚祿使死身於卜祝之間真在清流容別亦於圖書之府所宜恭恪或追悔尤乃弗謹於彝章致自投於寬網果煩臺劾盡陰私上責 宸嚴交駭聞聽凡朕大譴大何之目已皆不忠

道命錄卷第七下

一十三

不孝之科至於疲患之交歸亦乃羣情之共禁而臣憤恥初聞聞知及此有循用深疑懼豈謂乾坤之造獨回日月之光畧自從之常規既俾但書於簿罰稽責終之明訓儻許卒遂其餘生是宜衰涕之易零已覺大恩之難報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堯仁廣覆舜慈周知謂表正於萬邦已極忠邪之判則曲全於一物未傷黜陟之公遂使負頑獲逃竄竊臣敢不涵濡

聖澤刻鵠愚衷雖補過以修身然及桑榆之暮景然在家而憂國未忘葵藿之初心

自創始至先生方與諸生講論有以小報來言者先生畧起視之復坐講論如初翊日諸生乃知有指揮後竟無告命蓋接垣不敢秉筆公論焉可誣也

晦庵先生落秘閣修撰依前官謝表

臣某言臣昨於慶元三年正月二十七日準尚書省劄子節文臣僚奏

臣罪惡之與終職罷職奉 聖旨依前臣照會臣即於當官望闕謝
恩解罷職之奉表稱謝去後今復蒙都進奏院遞到聖命一道付臣
落秘閣修撰依前官者雖文上微已至免於嚴誅詔下須復寵加於
明訓開時既久私命惟新感極涕零懼深首伏伏念臣章事賤士章句
腐儒唯知爲學之傳豈適明時之用叨任使已憂養於罔功旋即使
安復未能於寡過致煩重劾重荷宿愆謂其習廢外之妖言曷市墨之
汗行有男而骨小人之食可驗恩養爲臣而高不事之心足明禮闕以
至私故人之財而納其尼女親學官之地而改爲僧坊諒皆考覆以非
評政使寬授而奚憾不真 恩旨乃誤係全第令少避於清班尚許仍
爲散秩庶 聖書來下忱歲律之還周視夢因詎止於自時蓋存
皇恩下仁兼覆明極昭昭作福作威總大權而在已曰賢曰俊付
公論於得人謂則刑固足以懲而播告於庶指式數顯號編警
具僚臣敢不深省昨昨非細事今是年歲晚雖非後効之無期肝膽輪
困尚喜孤忠之有在誓死守節各生成

先生獲罪之後黨禁益嚴稍稱善類斥逐無遺至薦舉學校皆爲厲
禁好負者暴慢恣肆之徒紛紛而起墳墓要塗士知務修飭寸莖
偶者例取姻姻或及於禍一時從遊特立不顧者爲伏丘壑依阿異
儒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遊市肆以自別其非黨
先生與同志講道於竹林精舍不爲輟時多勸先生以謝絕生徒儉
德避難者先生笑而不答○先生與祝汝玉書云其罪戾所積久知
不免不謂尚爾推遷以至今日孤豚之蹤初亦何足言顧勢重貽有
識之憂四方朋游雖有謝絕生徒之誨然鄙性於此却有所不安
始復往之若禍害之來未遽止此計亦非關寒暑所能免也季通
徒步上道令人愧嘆昨日又聞有毀學校以還僧坊之請事亦施行
彼雖然當坐者豈亦不謝受而遭此邪可付一大笑也

言論廷省兩優釋褐皆爲徒不可輕召

臣僚上言臣伏見近日偽學荒誕迂闊之說徧天下高官要職無非此
徒 陛下灼見其姦特詔廷試官試與兩優釋褐第一人除職事
官可謂公選矣三十年來偽學顯行場屋之權盡歸三溫人預說試題
陰通秘號所謂狀元首與兩優釋褐者若非私其親故即是其徒若
專守此格恐爲學之徒轉滋其伏望明詔大臣審察其所學而後除
授取進止六月一日奉 聖旨依 慶元三年上

據進奏院報是日宗正寺主簿楊寅輪當對而寅以閏六月十二
日除秘書丞前固未有此比五年三月又以著作郎引年告老除直
秘閣主管書院事數充異先是詔監司即守薦舉改官竝於奏
牘前聲說不是偽學如是偽學日伏朝典又有大理司直趙稟然者
乞自今權臣之黨偽學之徒不得除在內差遣事已行至是寅復有
此請左宣教郎錢文子字文李者時以太學兩優釋褐一任回當召
乃就部注潭州醴陵知縣而去人多稱之

劉三傑論爲學黨變而爲逆黨防之不可不至

朝散大夫劉三傑奏今日之憂有二有邊境之憂有偽學之憂邊境之
憂有大臣以任其責臣未敢輕論若夫偽學之憂始末論其遠請以三
十餘年以來而論之其始有張氏者談性理之學言一出口虛枯吹生
人爭趨之可以獲利祿雖欲爲義而學之者已爲利矣又有朱熹者野
於爲利借大學中庸以文其姦而行其計下一拜則以爲顏閔得一語
即以爲孔孟獲利愈廣而肆無忌憚矣然猶未有在上者勢爲之主
盟已而周必大爲右相欲與左丞相王淮相傾而奪之柄知此曹敢爲
抵觸忌大言而能擊紅黑白也遂誘而置之朝列卒藉其力傾去王淮
而此曹愈得志矣其後留正之來雖明知此曹之非顧勢已成無可奈
何及藉其黨與心腹至汝愚則素懷不軌之心非此曹莫與共事而此
曹亦知汝愚之心也垂涎利祿甘爲鷹犬以觀幸非望故或駕娼笑君

父之說於夷虜或為三女一魚之符以感眾庶甚至因雷風不時之變則以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有如劉光祖因陛下未登極羣情洶洶之時則詐降降慈有旨得趙家肉一塊足矣之語有如徐誼其他易妖造怪不可勝數蓋前日之盛德至此變而為逆黨矣類陛下聖明去之之早此宗廟社稷無疆之福然今此曹潛形影影自夜同隙雨陽稍微則喜見顏面聞虜國侵擾之報則移於吾之君父此如鬼域百方害人防之不至必受其禍臣謂今日之策惟當銷之而已其習然然而附逆固者自知罪不容誅終不肯為國家用其他能革心易慮則勿遂廢斥使之去偽從正以銷今日之憂取進止聞六月六日奉聖旨依慶元三年上

劉三陟者嘗為監察御史未三月以憂去免喪入見因上此疏既言大喜即日除右正言明年九月除侍御史文明年七月遂除兵部侍郎郎

道藏錄卷七下 一四

姚愈論效偽之徒盜名欺世乞定國是

右諫議大夫兼侍講姚愈奏臣竊見近世行險僥倖之徒創為道學之名竊取程頤張載之說張而大之聲震寰宇權臣力主其說結為死黨陛下取其罪魁之顯然者止從寬免餘悉不問所以存至之意可謂至矣奈何賢之深者怙惡不悛日懷怨望反以元祐黨籍自比如近日徐誼令弟若援韓維誼筠州日諸子納官贖罪以求歸侍此皆假借元祐大賢之名以欺天下後世當元祐時宰相如呂馬光輩其肯陰蓄邪謀窺伺神器自謂夢壽長授鼎自能登天如汝愚之無君者乎侍從如蘇軾輩其肯阿附權臣妄謂風雨之變為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如劉光祖者其肯當損益之際有但得趙家肉一塊足矣以助汝愚之為姦如徐誼者其肯自職事如秦綱輩其肯推尊宗派以為汝愚之為王之裔宜承大統如游仲鴻者其肯獻汝愚以為外間軍民推戴相公如沈清臣謂汝愚為書生張致遠陰受汝愚指授圖兼兵柄

如此之類見於論疏不一而足此天下之所共知安可誣也夫元祐之黨如此而今偽黨效彼臣願特降明詔播告天下使中外曉然知邪正之實庶幾為之徒不至假借疑似以盜名欺世仍乞宣諭宰執侍從兩省臺諫凡進退人才宜各堅守正論無為邪說以定國是取進止四月二十二日奉聖旨依慶元四年上

先是趙丞相得政首擢左司郎官徐誼子宜為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紹熙五年八月也十一月除工部侍郎兼知臨安府趙丞相罷子宜上疏請留之子宜亦罷既而胡紘論趙公士不遜謂子宜嘗欲以兵衛上皇適庭號為紹熙皇帝又公然告人有但得趙家肉一塊足矣之語坐是責歸田里使南安軍安置慶元二年六月

上始得子太皇太后命禮部太常寺國史院討論禮體校書郎陳峴壽南公為可因此還流人之在嶺外者同列難之已而用七月十一日德音移子宜袁州安置至是子宜之弟若援韓維誼筠州例

道藏錄卷七下 一五

納官贖罪以求歸侍政郎上疏誡之疏中所謂投書登天乃何處易趙丞相章中語也劉光祖德情初為趙丞相所引上受彈之五日外除司農少卿至則除起居舍人後月餘兼侍講又數日遷起居郎為監察御史劉德秀論能今天動威乃其年閏十月應詔上書之文也始趙丞相之入蜀也游仲鴻子正為檣葛交秉政子正自幹辦審計司改監登聞鼓院趙丞相罷政始除將作監主簿慶元二年五月出知洋州沈有開權先嘉府舊僚本留丞相所引上即位之八日趙丞相自著作郎拔為起居舍人兼侍講九月遷起居郎以言罷沈肅臣正卿壯士也紹熙初為秘書丞被章去張致遠者武舉進士也何嘗言其貴之以趙丞相兼樞密使慶元元年十一月罷江西兵馬鈐轄又用監察御史張伯珍言罷同姚愈者字次韓平江人關隴孫也中進士第淳熙州縣紹熙二年秋權監尚書省門四年秋除諸王宮大小學教授遷司農寺丞慶元元年夏兼權右曹郎官成以薦

部覆臨察御史廖壽中侍御史野耕侍讀三年陞右諫議大夫前年乃上此奏臣曾大書慶會其節而置五年七月拜御史中丞會其病甚遂自請去

諭旨偽邪之徒防微杜漸

朕惟向者權臣擅朝禍於邦國朕先包藏禍心積天地之靈靈廟之福朕獲承烈訓膺天授而陰險狡詐復安其士大夫厲精更始凡曰淫侈比德幾其自新而歷載茲茲弗迪厥化維交台盟親同間隙發覺升隆述言間將以傾國是而惑衆心甚至於竊出元祐之規賢而不思實難乎紹聖之慈寧國家素懷康寧弗致致珍全焉自作弗靖意者虧于流俗之失不可復反朕將伊于胡底而創有弗及厥何其未能死權以無虐意也朕既深詔三大臣與夫執政言議之官益維持正論以明示天下矣諭旨所以其各改觀回轍毋得復疑以之說以惑亂世俗有其遂非不悔終不悛邦有常刑必罰毋赦布告天

道者錄卷七下

六

下毋勿茲茲詔示想宜知悉朕既四時注

劉三傑既論劉永相引爲學之罪送邵州居住言其又論爲學之禍畢節大臣鑒元祐調停之說杜其根源又用新知綿州王沆言旨今曾受爲學禍及刑法廉吏自民之人竝今省部籍記姓名與閑優差遣蓋前此已有旨奏舉改官人竝今聲說不係爲學如係爲學且其朝典故沈又有此請也吏部侍郎黃由子由奏人主不可待天下以寬與不必寬精以示不廢起居舍人費士黃戒父新爲從實所愛亦引蔡京文德殿雜事爲危言言之流議遂格至是姚愈文如詆程張二子之學及趙丞相諸人之罪之下明詔播告天下乃命

呂泰然論不當立爲學之禁

九月十一日進士臣呂泰然謹昧死再拜上書 皇帝陛下臣聞道與學自古所恃以爲國也丞相收愚今之有大勳勞者也立爲學之禁

汝夢之夢是將空 陛下之國而 陛下不知悟邪陳自強何人也徒以臣曾重儒之師職致禁從 陛下謹學之臣若彭龜年等安在哉蘇師旦平江之吏胥周筠韓氏之所役人共知之今師旦乃以潛邸隨龍周筠以 皇后親屬至大官不知 陛下在潛邸時果識所謂師旦者乎版房之親果有斯役之周筠者乎其目尊大而里陵朝廷一至於此也願 陛下誅斥周筠及蘇師旦周筠而能察陳自強之徒故大臣在者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其任不然事將不剛惟 陛下亟圖之臣昧死再拜 慶元五年上

先是姚愈乞降詔戒飭偽邪之徒溫人有爲辭叔以象先葉適正則地者以天運循環無往不復之說惑侂冑乃起象先正則典州郡象先嘗爲戶部侍郎正則太府卿准東總領皆坐蔡丞相累罷斥者也直寶文閣丁逢自四川茶馬司歸入見極論元祐調停建中調和之害且引蘇文定任忠敏之言爲證聖執京鑑何詹大然之乃留爲軍

道者錄卷七下

七

器監會直秘閣劉光祖德簡作活城縣學記有云世方以道爲儒而以學爲棄物又云好惡相攻一時是非定於萬世學者宜謹其所先入以待豪傑之興張金時爲右諫議大夫即論德簡佐逆不成當懷效欺世慢上五罪詔德簡落職居州居住但泰子泰然於子約爲族弟子約既慶元二年以生皇子德簡移居州居住四年秋卒于邸所明年爲學黨事作奏然不勝其憤乃擊登聞鼓上書此其大略也陳自強者侂冑重子師也慶元二年六月自選入除國子正至是已爲右諫議大夫蘇師旦者侂冑書佐周筠有侂冑家書讀皆補右職徑用爲要官故泰然書中及之書又侂冑大怒會方祀明堂故不治明堂禮畢有旨泰然挾私上書語言狂妄遂連州拘管右諫議大夫程松奏祖泰有當誅之罪繼不殺猶當杖脊縣面投之還賜有旨令臨安府從杖一百真決免刺面配欽州牢城收管泰然了無懼色既至府尹爲好語誘之曰誰教汝共爲章次該言者且置汝於

笑曰公何問之愚邪吾固知必死而可受教於人且與人議之乎尹
曰汝病風喪心邪泰然曰吾觀之若今之附韓氏得美官者乃病風
喪心爾爾益公時以少傅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居吉州監察御史施
康生曾察相泰所上書及周必大姓名且言爲賀之成造端自必大
制隆益公爲少保依舊致仕任官死今史丞相得政下欽發州求祖
泰所在會祖泰自歸詔補上川文學使改通功郎監潭州南獄朝嘉
定四年內艱無以葬來中都謀於諸公間遇其疾死年四十八
爲學逆黨籍

宰執四人

趙汝愚

周必大

待制以上十三人

朱熹

徐頤

陳傅良

鄭樵

黃由

孫逢吉

餘三十一人

劉光祖

楊方

沈有開

吳玠

趙汝談

趙汝談

趙汝談

黃度

留正

王隨

彭龜年

薛叔似

樓鑰

黃輔

何異

呂祖僉

項安世

會三聘

李祥

趙汝談

汪達

陳武

張體仁

蔡元定

楊宏中

仲麟

先是大比

爲無州

學如以爲

就學主

亦是

庵言

言者

無以見

解天也

也小

之身而

道先主

願以爲

則舉手

福威以

助則美

黃頤

王厚

白

武臣

楊宏中

仲麟

蔡元定

楊宏中

仲麟

蔡元定

楊宏中

仲麟

蔡元定

楊宏中

仲麟

蔡元定

楊宏中

仲麟

蔡元定

楊宏中

仲麟

蔡元定

楊宏中

仲麟

蔡元定

楊宏中

仲麟

蔡元定

楊宏中

仲麟

蔡元定

周南

孟浩

趙肇

張致遠

張致遠

張致遠

張致遠

張致遠

張致遠

張致遠

張致遠

張致遠

張致遠

張致遠

張致遠

張致遠

張致遠

張致遠

張致遠

張致遠

張致遠

張致遠

張致遠

張致遠

張致遠

張致遠

張致遠

張致遠

張致遠

張致遠

張致遠

吳柔勝

趙肇

張致遠

張致遠

張致遠

張致遠

張致遠

張致遠

張致遠

張致遠

張致遠

張致遠

張致遠

張致遠

張致遠

張致遠

張致遠

張致遠

張致遠

張致遠

張致遠

張致遠

張致遠

張致遠

張致遠

張致遠

張致遠

張致遠

張致遠

張致遠

張致遠

因不顧事體彼此取易有同市道當此亂離相迫去來視府
第如傳舍既抑復予等典章為棄物國家利害生民休戚如秦越之視
肥瘠然不介意有時失勢則形影相吊嗚呼此豈復此愛
君憂國之人所以當食息餘榮絕其根本也恭惟 陛下如堯則大君
文廟後自即政之始建中去彼以絕偏黨之害崇雅實以開眾正之
路向來為徒其大者已屏斥禁錮用懲其甚者亦投閑置散使有
德計以義門三用嚴致平使臣往者傳以悔過方來者可以遠罪融會
當端咸歸聖極 聖德廣大可見於此然安有危機治有亂萌彼為徒
失勢且且伏驚如蛇蝎遇之而秦之世內君子外小人以成小往大
來之吉亦當憂之防彼向中行以戒彼復中行之漸則惟 陛下御
極于茲六稔執紀情偽同見邪正而又臨朝宣諭大臣用正之士黜
虛偽之徒足以見 聖慮所在矣今之邪勢待之已輕恩可謂深德

可謂學其回心向道洗滌自新者欲之明詔大臣仰傳 皇祖之訓如
與引諫使知小懲大戒之福其有畏法弗戢者固不服自為聖時之罪
人者必重賞重懲後之荒蕪庶幾咸知懲創循道向方悉為皇極至正
之師以成 聖明極治之治疎遠小臣妄竊大計惟 陛下財華取進
正十二月十三日奉 聖旨依議元五年上

為學之禁雖出於貴而力主其說者聖執京銓何嘗不勸德秀胡
絛也至是德秀絛皆去死實亦相厭前事凡以為學得罪者往往禁
同補郡而或者又以建極之說投之小人懼其事之變也故復令言
者以辨治為請然經所謂皇極者非此之謂也蓋皇者君也極者至
也言人君之身居極至之地以為天下之標準周公所謂治為極
者是也自漢儒誤以大中二字訓之而後世因之遂以為會合始
善惡不分之目如曾布之建中主准之皇極是也然自泥胄主建
極用中之論而學禁漸弛一時發紬之士稍相率鼓譟者亦以為幸

焉

言者論為徒會送偽師朱其之赴之嚴行約束

臣僚上言臣風聞四方偽徒互相煽呼期以一日聚于信上或傳飲送
偽師之葬或傳飲哭偽師之野蓋偽師朱熹曾子建安信為中路其身
已及其徒不忘生則畫像以事之歿則設位以祭之容有此事然聚會
之間必無羨意亦無佳語若非妄談世人之短長則是謬議時事之得
失人有一喙噤有一說固非一通寒暄一敘闊闊而已特假送葬哭喪
之名爾臣聞此徒盛熾之時竟衣博帶高談闊論或沈嘿不言則其口
似道或踴躍不絕則其步以蹇蹇以知天時儒者事也彼儒者巧其禁約而為不正
之徒仁義道德性命之說此儒者正論也彼則肆為異論以毀其正論
中植大學儒行之書此儒者正道也彼則肆為非道以攻其正道猶且
譏謔然是何異盜憎主人邪至今人心之迷未悟學者之疑未釋實是

道錄卷七

此徒肆為譏論肆為非道有以浸淫乎人心動動學士者使仁義道德
性命之說中庸大學儒行之書晦而不明塞而不通是誰之過歟此者
初為偽徒投有約幣陳獻獻書願執弟子禮惟恐其不納既而學士排
詆其說謂非其黨遂逐時好以千仕進者尤可怪也臣又聞之異時偽
師假儒道以文藝言極虛名以欺世俗往浙東則浙東之徒盛往湖南
則湖南之徒盛以臣所聞則湖南為尤甚蓋一時作帥嚮導如意其徒
百人又從而往盡館于郡下遇夜三鼓後即大開講門延之而入聚于
一室之內偽師身據高坐口出異言以授其徒或更相問答或轉相辨
難或吟哦怪書如道家虛虛之聲或幽默端坐如釋氏入定之狀至于
遇夜則入至曉則散如家人事履之教觀其文則對偶偏枯亦如道
家之科儀詭言險怪亦如釋氏之語錄雜之以廢書之說故倡之以廢
法之和同意在於獵富貴也則語人曰富貴非吾願意在於釣功名也
則曰功名非吾意其徒有在選調者偽師一絨必取一薦有不待旬月

而及格其徒有在軍官者偽師一語必逐一遷有不待年歲而上達有
以富其家其居官也有公家之常賦或擅放之以市私恩有霸更之無
罪或文致之以快私忿其至若公輔之位不肯負荷大事而輕去朝廷
處危疑之時更相從吏更意而發危社稷惡之大者為狼為虎惡之小
者為蜂為蟻均之害人如此之類不可勝道今乃聚十信上所談者同
事所主者同意無非溫習其故態鼓弱其效究窺同事端睨世故相
率而為偽也昔孟軻氏七篇之書皆言仁義楊朱假義之名以害夫義
其極至於為我而不知有人墨翟假仁之名以害夫仁其弊至於兼愛
而不知有君孟軻氏及後於闕楊墨正人心以承三聖使仁義之實昭
示於天下後世 陛下自御經筵愛重其書講明其道至於終篇臣知
聖意深知楊墨之害仁義而不知今之偽徒者壞仁義道德性命之說
攻中庸大學儒行之書使此理不明於天下其為害尤甚於楊墨也臣

道學錄卷七下

十一

願陛下下此章令禮部鑄板布告天下使下學者曉然知今日好
惡取舍之實所惡所否者在於偽徒所好所取者在於儒者之正論儒
者之正道使仁義道德性命之說中庸大學儒行之書其正論其正道
皆如孟軻氏七篇之仁義復見於世學者以是而正言有司以是而取
士使偽徒不得以伸其喙如楊墨不得以塞其路惟不得於此而求之
科儀釋氏之語錄與其怪僻之語出於偽徒之口者場屋所禁禁
市肆不得復售其文今後如遇取士之令禮部申嚴行下司照例施
行則人心自正三聖可承也所有偽徒如有聚十信上之令守其說
行約束散植壞群毋使滋蔓具已施行申尚書省如此則偽徒殘其
身息正道庶幾其昭明天下幸甚取進十一月十二日奉
聖旨依議元六年上

晦庵先生既奪職罷居慶元四年十二月乃申建寧府以年七十乞
預保明申奏致仕五年有旨依所守朝奉大夫致仕六年三月九

日甲子卒于考亭年七十一先是癘疾諸生惟蔡沈蔡元九人在
側辛酉歲大學誠意章奏多諸生入問疾先生起坐曰誤諸君遠來
然道理亦止是如此但相倡率堅苦工夫牢固著足方有進步處
諸生退先生作書一范念德書托寫禮書黃幹書令收禮書底本補
葺而成之其書發行開且逐項合條條目且封一卷往為式子在書
令早歸收拾遺文甲子移移中堂諸生復入問曰先生之疾革矣萬
一不諱用書嚴乎曰疎畧然則當用嚴禮乎乃領之良久而逝其年
十一月葬建陽康石里大林之原而言者誤以為歸葬婺源故有此
請也先是有新除州學教授余嘉者數書致府請斬先生以絕偽學
丞相謝深甫抵其書于地語同列曰朱元晦蔡元定不過自相講明
爾果何罪乎事乃止然先生之歿言者猶不能已時程松為石諫議
大夫陳謙為殿中侍御史林來施康年為監察御史明年議除太常
少卿朱熹中侍御史康年右正言松同知樞密院事○先生既沒論

道學錄卷七下

十三

益壽張至嘉泰二年壬戌時論欲相示更張以就平於是遂除先生
筆文閣待制與致仕恩澤時傳伯壽牛建寧猶以前憾不申先生之
歿致以生存出命○先生平居倦倦無一念不在於國聞時政之闕
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未振則慨慨以至泣下然謹難
進之禮則一官一拜必抗章而力辭傷身易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奉
身而退去其君君也不貶道以求售其愛民也不徇俗以苟安故其
與世動輒齟齬自致仕以至羈縻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於外者
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然紹道統立人極為萬
世宗師則不以用舍為加損也

言者謂習偽之徒唱為偽之說之禁止
臣竊案臣聞習偽者之教之偽人欺君者臣子之大罪欺與偽蓋人材
風俗之所深患誠不可不察也苟有人焉為習之教則從之及為習
之壞則攻之譽之於前而毀之於後揚之於始而抑之於終彼自以為

得媒身進之計而不知墮在欺君之域為人臣子而欺君雖有也美其罪莫贖也臣惟陛下有英明之資秉剛健之德不昭國是公道四達其於人材進退升黜之際若持衡焉軒輊自分若止水焉妍醜畢見初同容心於其間者曲學異論之徒得罪名教心跡昭晰陛下奮發英斷固已不容於中外臣子自宜精各一心盡忠竭誠以承休德而當爵賞錄之人不知聖意所在於是習偽之徒倡為攻偽之說自謂足以追逐時好故有推尊其人相率士友立祠作記褒美其所學而復上排擠之書僭竊美官者有素與其徒保相結納求為序文誇詡其篇什而復進切詆之說肆其說計者有曾誦薦其德與家人私相往來而今竝緣奸計以自媒其身者有曾經臺諫論列其廷策專主是學而今復及其說以自文其過者甚至所師者以學所友者比徒人具言其有樞密贊見之書而復自焚其習矯飾前非獨其說於淺里不足數之人其他從風者皆隨波逐流前譽後毀始揚終抑不可偏舉夫前日習偽之徒盜名以欺世其罪固不容誅今有以偽攻偽其弊遂至於欺君罪又甚焉臣嘗讀慶元初迄今十餘年陽內陰外其類已分真偽非其論已定人之趨嚮又已一歸于正謹守而隄防之其權在三執政大臣其次在給舍其次在臺諫設使朝廷未知其人有否除授給舍不繳駁臺諫不論列而百執事之間指其人聲其罪可也今乃不然徒肆諸言遂使世人譁然指攻偽而為進身之具鈞取爵祿資悅投醖而上書陛下雖而進說召見而賜對其論一本於此臣亦切料陛下之所厭聞也臣恐繼此有操入室之戈譬時習之弓轉前日習偽之心為今日攻偽之欺相師成風上下一律是言清朝之所宜戒臣愚欲望 睿慈下臣此章摭實外繼自今以始專事忠恪毋稍欺諛不惟可以昭 皇朝公正之心抑亦有以杜偽習清亂之患其於人材風俗誠非細故取進止正月十七日奉 聖旨依議嘉泰二年上

已者許小附之牢不可破五年紘罷吏部侍郎德秀自吏部請出知婺州六年鏜以左丞相死干位獨濬未去也書者復論鏜之罪餘孽未能盡革願於用人聽言之際防微杜漸其年七月鏜罷樞密院事出檢盡去佞言亦厭前事且有開邊之意而佳時發止之人又有以復讐之說進者故比疏遂上時林采為殿中侍御史施康年為右正言其年二月朔遂命追復趙丞相資政殿大學士而黨人之見在者徐子宜劉德修陳君舉章茂獻薛象先葉正則林正甫詹元善蔡行之曾無逸項平父范文叔黃商伯游子正之流咸先後復官自便或與州宮觀文館舊積中不係偽學一節俾勿復有言十月有旨采某已致仕可除華文閣待制依條與致仕恩澤十二月周亦莊復少傅留丞相復少保自是學禁稍解矣

命錄卷第七下

道錄卷三下

十五

贊

道命錄卷第八

晦庵先生朱文公賜諭指揮

聖旨賜與致仕合得恩澤十月十八日三省同奉
聖旨特與賜諭令有司議定申奏仍依條與遺妻處澤一名

右節付禮部太常寺議定元年十月

晦庵先生既沒之四年韓侂胄將用兵遂以太師平章軍國事開禧二年四月鎮江軍取泗州五月襄陽軍敗虜州皆大敗十二月興州都統制吳曦受虜命稱蜀王朝廷大震三年二月隨軍安輯運河以義士楊巨源正將李好義之衆討曦殺之朝廷復與虜議和虜必欲得首議用兵賊臣以易淮陝侵地資虜直議彌遠爲上謀除侂胄同其朝遣兵殺之十一月三日也明年改元嘉定於是追錄學夢之申加恩數而晦庵先生之忠誠先見始得禁白

道命錄卷八

其年十月十八日有旨某特賜諭令有司議定申奏明年博士論曰文忠吏部員外郎兼權考功郎官劉翥正去忠存文天下以爲當三年又特贈資諡贈學士○蔡元定亦特贈通功郎制曰士之遇不遇天也其或擯斥於生前而獲伸於死後大理昭昭未有父而不定者爾問學有源操修無玷杜明著書初無與於世者不幸見誣若遭遠謫今是非已定爾則死矣朕其慰之其贈以官慰爾泉下死雖莫贖尚知享哉

晦庵先生朱文公論議

議曰三才定位非道無與立也儒者多學所以講明大道正人事之綱常而參天地之化育故世之治亂常賴道之隆污若饑者之食必以穀粟其資之衣必資桑麻不可易也自周衰正學不明道術分裂急功利者昧本原其流爲申韓尚虛虛者忘實用其極爲莊老孔孟生其時躬履是道既與其徒辨問講究又著而爲書居後世有傳焉然猶恐天

道命錄卷八

下詆毀困厄至老而不獲用身死而後其道始明是何不能取信於當時而乃獲伸於後世邪蓋眞儒之相奪固不容以口舌勝而枉已直入者又聖賢之所不爲也百年之後愛憎泯而非定則謗毀熄而公議行矣至漢之揚雄隋之王通唐之韓愈學孔孟者也其出處通塞大抵皆然故待制講朱公自以有志斯道既仕志愈篤更窮其理益得以涵養所學其後不獲命亦屢立乎朝分待制節外而類多粗濫不合主上龍飛擢待經筵未幾力排權臣而家去尋以論者詆爲僞學而公亦繼以下世矣權臣既誅聖化日新乃還舊職特賜諭以公之學曾不究用於平生而僅昭白於身後其儒者之道固不能以苟合而亦不可以終湮蓋異世而同符也謹按論法道德博聞曰文康公方正曰忠惟公躬履純誠潛心問學近承伊洛遠接洙泗自格物致知開邪存誠以爲踐履實用力於不睹不聞之際加資於日用常行之間及行著而習察德新而理明然後明聖賢蘊奧之旨救清談功利之偏訓釋經旨平實坦明使後學有所依據居鄉則信於朋友而有講切之功居官則信於吏民而以教化爲務非道德博聞之謂乎勒卹民隱如恐傷之奏減橫賦修舉荒政爲民有請不避煩屑必使實惠下究任部使則糾發吏姦不撓於權勢雖時必得其職乃已至於立朝則從容奏對極言無隱剴切論疏發於至誠之權臣初得志竊慕威福知其漸不可長觸目及天下抗章極論繼於講筵密奏雖知取禍弗顧也非庶方公正之謂乎彼詞章制作恭備裝體雅深雅健追古作今可以爲文矣而未足爲道德博聞之文也彼盡心獻納隨事規拂或抗直以揚名或削藁而歸美亦可以爲忠矣而未必皆廉方公正之忠也曰文忠忠惟公足以當之而無愧合是二者以定公行傳之天下與來世庶乎久而益信謹議賜諡文忠

晦庵先生朱文公論議

議曰諡古也復諡非古也諡法曰諡生於行者也苟察其行一字足

李仲寬之下除學禁之詔頒朱子四書是周邵程張五先生從

祀

承議郎秘書省著作佐郎兼沂王府小學教授李道傳劄子奏臣聞天下治忽繫乎人材之盛衰人材盛衰繫乎學術之明晦臣前所陳願下搜羅人材以待天下未至之憂雖書生常談實切今日之務然所以作成人材之本則未之及也臣請為陛下終言之臣聞孔孟既沒正學不明自漢唐非無儒者然於聖門大學之道或語之而未近或近之而未真理未能盡窮義未能盡精施之於事未能盡得其當致千數百年之間雖有隨時以就功名之臣亦不過極其天資力分之所止而已治不如古職此之由至于本朝河洛之間大儒並出於是孔孟之學復明於世用雖未究功則已多近世儒者又得其說而推明之擇之益詳諸益精凡學者情已接物事君臨民之道本末精粗殆無餘蘊誠使此學益行則人才衆多朝廷正而天下治矣往者繼臣願以此學為

重錄卷八

四

史

之曰長問學之功深也平居與其徒磨切講貫皆道德性命之言忠敬孝愛之事由公學者必行已莊與人信居則安貧而樂道仕則尊君而憂民重節節而愛出處合於古而背於時若此者真公之學也嗚呼門下道喪人各自是公力扶聖緒本末宏闊而弄筆墨小技者以為汚雅於山澤與世無競而汨沒朝市者以為矯自童蒙至耄耋動以禮法而附於繩墨者以為為護世尊以是病孔孟矣公何恨焉初太常議以文忠公按公在朝之日淺正主庇民之學鬱而不施而著書立言之功大暢于後世又與忠諫公似矣而非也有功於斯文而謂之文簡矣而實也本朝歐蘇不得諡文而得者乃楊大年主介甫甫經學非醇也其事業亦有可恨楊公正復文士爾文乎平實是之謂乎世多評韓愈為文而非也原道謂軻之正不得其傳斯言也程子與之公晚為韓文立者異一書其心亦有合歟請以韓子之諡諡公謹議尚書史部類考

聖賢傳正上卷

禁士數年間士氣日衰士論日卑士風日壞識者憂之今其禁除而獨未嘗明示天下以除之之說臣竊謂當先務莫要於此今有人焉入則順於親出則信於友上則不欺其君下則不欺其民義不可進不肯苟進以易其終身之操義不可生不忍苟生以害其本心之德誠得此等人布滿中外平居可任緩急可恃豈非陛下所願哉如此等人皆皆天資知而行之非學不可然則學術成人人才非今日最要之務乎臣願陛下特出明詔崇尚此學指言前日所禁之議使天下時然知聖意所在君臣上下同此一心感應之機捷於影響此詔一下必有振勵發矇之功陛下作成之意者臣聞學莫要於致知致知莫大於讀書書之當讀者莫出於聖人之經經之當先者莫要於大學論語孟子中庸之篇致知講求莫有論語孟子集註大學中庸章句或問學者傳之所謂擇之精而語之詳者是乎在臣願陛下詔有司取是四書頒之太學使諸生以次誦習俟其通貫決治後次第以及諸經夫太

學者所以教育人才為國家用且使四方之士聞其風節傳其議論得
以慕而效之也今學官選任太輕而學法未之太嚴教育之責有所不
暇故近以來風節議論亦未有以風示四方凡上下之所從事不過每
月之試而已臣以為非建學本意謂宜稍實學官生員往來之禁使得
用意課試之外從容講論文相資益幾成成就德業以備 陛下之官
使臣聞紹興中從臣胡安國嘗欲有請於朝以邵雍程顥程頤張載
四人春秋從祀孔子之廟淳熙中學官魏安石之言宜罷王安石父子
勿祀而祀顧頤兄弟厥後雖詔罷安石之子雋而也未及行儒者相與
論說謂宜推而上之以及二程之師周惺臣願 陛下詔有司考安國
拔之所嘗言者議而行之上以彰 聖朝崇儒止學之意下以示學者
所宗其所益其大其所關其重非特以補祀典之闕而已 陛下不以
臣言為謬誠能下除禁之詔顧四者之書是諸儒之祀三事既行人心
興起當見天下之才日盛一日天下之治歲加一歲其可不然臣請伏

奏言之罪取進止

五

奏言之罪取進止

先長紹興七年春胡文定公奏疏陳公輔所託程學之謬因之以
康節明道伊川橫渠四先生春秋從食孔子之廟張魏公為政奏入
報聞乾道五年春終除魏公之元履為太學錄又白宰相言宜罷王
荆公父子勿祀而祀二程先生宰相陳魏公不可淳熙四年趙侍郎
粹中文奏去王雋而罷本朝名儒列于從祀詔禮官學官與給舍
議李文簡時為禮部侍郎上諭以范同馬二文正歐陽蘇二文忠從
祀李公以為可趙衛公在西府尤主之且欲置范歐而升司馬蘇于
堂上魏公二參政不以為可乃不行其年秋但去臨川伯雋書像而
已至是仲實見 上首之下除學禁之詔因以廉溪及四先生列于
從祀會西府中有不樂遵學者而朝廷亦以其事大體重故未及行
焉明年國子祭酒劉倫伯又乞以晦庵語並集註立于學官從之
南軒先生張宣公論議

議曰公蓋代儒宗為國世臣起千載絕學自四海名功業未究中道
以沒于今三紀矣易名之典又未克請維時師臣列其事于朝 上即
報可所以尊遺化也天光下臨雷厲風動容容拘常龍寶賢名浮
者所可同日道哉公丞相魏國忠獻之嗣子五峯先生胡公之門人也
鍾美萃靈英特邁往親承忠孝之傳講切義理之學慨念孔孟既沒正
論淪喪言道德者窮虛無尚功利者急繼詐而儒者功用泯然無見於
世去古愈遠流弊日熾宋興百年河南二程始唱明道學開迪人心由
是聖賢不傳之緒賴公復續然俗之文安者難變理之僅明者易微公
為此懼毅然以斯文為己任采摭遺書尋繹精義居敬窮理以立本開
物成務以致用其學極於廣大高遠究其歸則不離於簡易篤實故凡
見之言語文字之間職守事功之會無非發明白務實求是謂克己
復禮顏子所以為百世師也作希顏錄早夜以自警讀以義復正諸葛
忠武所以為三代佐也作武侯傳又為之記為之贊先漢人物獨註重

奏言之罪取進止

六

奏言之罪取進止

相以知學若趙營平之為國遠慮尤筆筆焉則其講學之精微趨向之
純一識者有以知其心矣 孝朝初元銳意規恢建置督府公參贊機
機間以軍事入奏為 上開陳正名復仇大義慷慨激切及為郎賜對
申演前議乃在實於修德實於立政實於儲德而無取乎徒修其名經
筵勸講援古證今願 上以三代之治自期其論高矣至條舉治要不
過曰宅心為萬事之綱修身為天下之本上稽天理下從人欲見於行
事者皆至公務實而已三復至言其視帝王盛時元臣碩輔所以識遠
國體啓沃君心者異世一轍公自以蒙被殊知圖惟補報舊不顧身重
言無隱如指切發軍政之病民力排僞學除授之非陳英詞勁氣至
今雲雲道難行致言且至公不得久留內矣越數歲 天子深思其
賢俾臨磨礱公道行報主不以外為間隨其所至先立成規其經畧
廣西也所以復于 上者必欲以撫存安靜為本及制置京南也首以
凡事務實不但空言見義則為不敢顧避諱諱為 上言之公惟誠於

為民若保赤子誠心求之不墜重寶之訓故府吏二鎮凡民事利害休戚咸與周諮惟恐不及如鹽英如馬政義勇如弓弩手究見本末立奏罷行曾無留滯必使封圻之遠閭閻之細悉徹聽上亦嘉其忠實聖書勉勞有志大用而公屬疾矣病亟手疏勸上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其憂憂國至公血誠雖死不忘其諫公遺稿至此發卷求遺稿謂公平生大節所以蔽天地而不慚賢鬼神而無疑者其學自不欺始蓋理之實然者謂之不欺公能行此心充此理任重道遠無疆自然講於已者為實學復於君者為實德於利者為實利篤志明善以知之鞠躬盡力以行之夫是以天下無不可為之事臨事無不可成之功而儒者有益於人之國信矣夫唐人有言曰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其斯之謂歟謹按論法體和居中善簡而達曰宣沈函道真見理昭徹秉德制行渾然天成非體和居中乎人宗其學家藏其書君信其言民乎其惠非善聞周達乎節行宣惠諸諫曰

宣沈函道

七

士

宣沈函道士知潭州府經奏為南軒先生請諡得旨從之

南軒先生張真公諡議

議曰公以堯舜君民之心振一世沈溺以孔孟性理之學起一世膏肓君臣都前師友講習載在方策莫不家藏其書人慕其學昧者識所趨縉者得其指歸習與性成天理昭晰豈小補哉改明生晚居僻僻想其人恨不得執鞭為御警誨以開茅塞清廟特采公論以易公名中肯後學適茲承之者續緒以為公之應諡所不待議將盡南山之竹不足以發幽潛尚何所措詞惟公之學根原於中庸大學之奧旨參訂於濂溪二程之微言漸漬於忠獻之純忠發揮於五峯之師說於此心於天地充其仁於萬物辨之明毫釐必計行之力食息弗違故其在講筵在講席猶是心也在州郡在藩鎮猶是心也今觀其所言悉可慨見

知上有封復神州之志則以稽古親賢為講知廟堂有和戎之謀則以悅人心充士氣為言其補外臨遣則請先克己以明大義正人心其召還秦蜀則請先務實以修德之政用賢養民論史正志為發運使則斥其病民之實論張說敘書樞密則懼其激武臣之怒在靜江則變漕司抑賣州鹽之法申諸州按察司效法之令自洞酋之譴革綱馬之弊在江陵則嚴盜賊之禁結諸將之歡正淮民出塞之罪行義勇取之法考致要歸無不自所學流出經曰天不愛其道董仲舒曰道之大原出於天道固天之道天不輕以授人自周公孔子以至孟子戰後卒傳雖間有經生文士性理是談體用未明或相矛盾宋興百年濂溪二程發明於前呂謝游楊扶持於後義理貫徹為前儒公與晦庵朱氏出而嗣之相為師友於是演迤溥博不闕於世得其大者足以名當世得其小者亦足善一身考論淵源所自公力居多晦庵朱氏已諡曰文公沒三十六年始議其諡時則後矣諡之曰宣尚與朱氏相參用見羽

東萊先生呂成公諡議

翼孔門之意益法體和居中善聞周達曰宣公之明理謹獨學精行成是謂體和居中公之德言俱立君信民孚是謂善聞周達迹古以驗今博士議是請從謹議

東萊先生呂成公諡議

議曰皇上更化之元年收召故老表名節開振正之路發潛德之光凡有關於人心風化者次第修舉先是侍講朱公張公及公俱以一代儒宗扶掖道統經生學士靡然嚮風然皆不至大位弗獲盡其用論者惜之會有以朱公身名為請上心憫焉遂命有司定議好尚既明聞者興起于後連帥邦侯欽承德意相繼條奏故張公亦得諡荷歟傳哉真足以表揭天極數贊人文垂萬世無疆之福也不祝功載維彼二公蔚乎相望列並時同道碩大光明有如公者可無疑典以詔來世乎竊謂諸儒有道貫乎三極續絕起墜必待其人周衰孔孟沒而斯道無傳宋興二程作而微言復闡南渡以來儒先凋落學者不見前章

典刑浸失其真公河獄間氣文獻故家自正獻公修踐相業汲川諸賢
遣子榮陽公親受業于河南之門獨得宗旨公承休濟美遠有源流擢
進士高第傳學宏詞科公自視欽然思欲會理成身化今傳後以上接
賢聖之緒嘗觀其讀書記有曰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則
公之所自期人固莫窺其際矣由是益極群書尚論千古凡天地之運
化萬物之糾紛世故之推移人事之終始悉加尋繹夙宵靡盬時朱公
張公與有志斯事互相勸切不為苟同必求至於一是而止文教宣昭
朋從益盛公翕受樂與殆海斯納操備矯曲如繩斯設指迷迪昏如斗
斯揭莫不隨其氣質俾之成就蓋有自負其能高視一世壁立倚天者
及見公降心尋氣斂鋒藏鏘脫去故習若未嘗有挾者焉此豈辭首笑
貌所能感動哉乾道淳熙間 孝廟銳意致理登延英講公以儒官召
嘗因輪對勸 帝求實學用真儒若亡何以憂去及起公史館猶舉獨
運萬機一說反覆為 帝言之 帝深聞高論深加器異善類注目特

道命錄卷八

公施設而公疾矣沈疴累歲人為與戚公左圖右書講實不輟曾不以
死生憂事其心自非學底于成篤於信道孰能與此噫學之難成又
矣細行之不矜小者之或遺皆未足以言成惟公器可大受力足超詣
而又虛已受人博取約守故其降才為成才進德為成德養性為成性
內之成已外之成物皆是學也攷之遺編其學以孝弟忠信為才收斂
持養為要其著書立言無非明民至理經世大法曰家範曰家範本末
具舉諸詩有記大事有記取毛鄭衆氏之說或昭明春秋絕筆之
旨其他纂述尚多雖未倫次而人誦家藏見者珍重茲所以暢群儒之
其同示衆言之折衷卓然為世師表者歟夫而未喪斯文少假公年上
之得君行道使天下蒙被休澤次之盡言明道使後學及見全書則公
之初志或庶幾焉方之古人為世純儒則董仲舒而不失之污蔑補性
全其黃叔度之流而言論風旨尤為有傳乎九原如可作也微公其誰
與歸謹按謚法開物濟務通達強立曰成公學探幾先道昌天下體立

用具言旨可行非開物濟務乎充類知至日著月明任重道遠死而後
已非通達強立乎謚曰成於謚為稱謹議
先是嘉慶八年六月知蘇州丘壽椿為東萊先生請謚奉 聖旨曰
祖謙特與賜謚

東萊先生呂成公遺議

議曰斯文之脉既絕而復續儒有之功也蓋自吾夫子文教盛行之時
異端漸不可遏積吾夫子主之至孟軻氏而楊朱墨翟之徒自氏竊起
非孟氏障百川而東之則吾道其喪矣自時厥後殆且千載斯文不斷
如髮逮我本朝濂溪二程倡義理學續孔孟之傳而天下學者始知
所適從群邪醜正衆陷熒真而濂溪二程之學浸晦微又得晦庵朱
氏南軒張氏東萊呂氏復闡六經之旨續濂溪二程之傳而大道以明
人心以正然三儒同功一體天下均所宗師而晦庵朱氏南軒張氏朝
廷既嘗賜謚矣而東萊之宜謚夫誰曰不然奉常按謚法開物濟務通
達強立曰成以成一字易公之名今之學誠足以經綸天下之大經立
天下之大本建諸天地而不悖贊諸鬼神而無疑自世以俟聖人而不
惑惜乎夫奪之年 孝宗方奮意嚮用而公病矣公雖不能盡見之行
事而公之遺書實與六經相為表裏斯又賴以不泯者公之力居多也
謚之曰成夫何憊焉博士議是謹議

道命錄卷八

道命錄卷第八

道命錄卷第九

魏華父為漢溪先生請謚奏

朝奉郎潭州府路提點刑獄公事兼提舉常平等事兼權潭州路運判
鄒了翁狀奏照對臣稷以晚學誤被東注擢司祥刑于蜀之東既服假
司兼攝憲職職分所係其於教學立師崇化善俗所不當後因惟國朝
盛時先正鉅公多仕於蜀其生有顯秩未有郵章載在史冊者不待質
陳如其間有道德隆重學問正大為世師表而爵位弗稱至未舉易名
之與臣偶職學權且先賢故蹟適在所部敢僭陳臣竊見故處節郎
中周顯曾為合州簽判官州事不經其手吏不敢決苟下之民不肯
從獨之賢人君子莫不喜稱之其流風所漸迄今未泯士競講學民知
德風春秋奉實有永無替民始到官督遣吏即其祠而用幣焉退復惟
念是特順所以施諸一方見諸行事之一二爾蓋自周衰孔孟氏沒
秦漢魏晉隋唐學者無所宗主支離泮渙莫適其歸醇實者溺於佔卑

道命錄卷九

道命錄卷九

訓詁傳來者溺於記覽詞章言理則清虛寂滅之歸論事則功利智術
之尚誠民惑世至於淹沒肌髓不可救藥斯民也其雖二氏之所以治
者也涉秦而後幾千百年治曰常少亂曰常多寧不以此而順其時
百世之下窮探造化之曠建圖者闢幽秘即斯人日用常行之際
亦以者窮理盡性之歸使誦其書言者始得以曉然於洙泗之正而
不世之所謂學者非溺於俗師則溺於異端蓋有不足學者矣是以前
世所程頤親傳其傳而聖學益以大振雖三人於時皆不及大用而其
胸襟聖學來哲發天理正人心使孔孟絕學漸盛於本朝而超出于百
代功用所繫治理所關誠為不小特拘命秩未舉節東致紹興初年
胡太學嘗有請于朝乞爵程頤兄弟使得從祀于先聖先師之廟後
胡太學程頤親傳之又嘗白宰相請同程頤兄弟于學曾不果行如
願則又程頤兄弟親炙而師事之者安國從之亦未及以為言則尤
為顯也臣愚欲望 聖慈詳臣所陳如以為可采之下之禮官而先

朝臣雖徐積等故事先將周頤特賜美諡其於表章風節誠非小補臣
竊欲效使臣勸學之職因遂致蜀人甘棠之思故出位僭言冒昧及此
臣知罪矣惟 陛下財幸取進止 貼黃稱臣竊見朝廷近歲每因中
外臣僚奏請如朱熹張栻等蒙賜諡然熹栻之學寔宗周頤及程頤兄
弟今錄其後而遺其先恐於褒崇美意猶有未盡是敢僭請附之
賡昭侯侯 初旨 嘉定九年春上

都省批送禮部勘當申省本部尋行下太常寺勘會去後今據本寺
申檢舉慶元令諸諡光祿大夫節度使以上本家不以葬前後錄行
狀三本中所屬繳奏其繼德立國聲聞顯著雖無官爵聽所屬奏賜
并檢舉紹興五年十一月四日指揮應守臣守御臨難不屈死節昭
著不以官品高下並今本路帥司保明詣實聞奏特與賜諡本寺照
得今來奏內所引邵雍等並係特賜諡體例所有周頤發揮正學誠
有功於名教緣官品未該其賜諡係是特降指揮伏乞省部俯仰

道命錄卷九

二

廷相推行

任伯起為二程先生請謚奏

朝請大夫試尚書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太子左諭德兼同修國史
兼資善堂同修撰兼直學士院任希夷劄子奏臣聞天之生聖賢也不
數苟出而命世明道設教繼前聖開來學其功用實與天地參故孟子
謂堯舜以來至孔子皆五百有餘歲獨孟子去孔子之世百有餘歲若
是之未遠然猶異端橫行正塗壅塞自非孟子闢邪說詎設行則吾道
亦幾於泯矣故論者謂其功不在禹下孟子沒聖學失傳士大夫習於
卑陋故世無善治千七百餘歲而河南二程氏出焉發明天地之純全
古人之大體使大道晦而復明絕而復續直繼孔子之後其聲雖出
於周氏而大成實在於二程道統有傳人心復正視荀楊諸子醇疵相
雜弊壞有間恭惟 神宗皇帝熙寧之際嘗擢程頤為御史
哲宗皇帝即位之初首置程頤於經筵蓋以當世共尊其學 聖心灼

知其賢特加表顯與諸儒而先朝元老如文彥博司馬光呂公著諸賢莫不歸敬而尊崇之其後胡安國曾公亮等皆所以昭大原之統紀增聖朝之光明也近世之得其學者張栻朱熹文皆蒙陛下褒崇賜諡加惠斯文厚其臣待罪謫竊伏思念陛下崇儒重道高出百王凡為程氏之學者既已追錄而其所宗師者節惠之文獨未之講豈非有司之過歟載在謚法有聲聞顯者多文竊謂國朝以來官品未至特宜褒美蓋未有加於二人者也欲望聖慈發德音賜程顥程頤以美謚以昭後學以勸方來實非小補臣冒犯宸嚴無任惶懼俟罪之至取進止十一月二十七日三省同奉聖旨依

魏華公為周二程張四先生請謚奏

朝散郎潭川府路轉運判官魏丁翁狀奏臣聞謚者行之迹昔人所以旌善而懲惡節惠而尊名也爰及後世限以品秩濟以請託於是當位大官者雖惡猶特飾之品秩之所不逮則有碩德茂行而不見稱於世

文正公謚

者矣夏竦高若訥而謚文莊蔡卞鄭居中而謚文正邵洵武終而謚文簡呂惠卿而謚文敏張商英而謚文忠孫汝明而謚文獻林希而謚文節溫益而謚文簡汪伯彥而謚忠定秦檜而謚忠獻此皆名浮於行而章章在人耳目者自餘此類又何可勝數而舉世視為當然未嘗以為訝也至於倡明正學於千有餘載之後上嗣去聖下開來哲如周程顥程頤張載及一時文叔高弟其有功於生民之類亦不為少也此之相後不為近矣而卒未有表而出之者人亦不以為闕也臣竊以為不平久矣竊自前歲誤被東權攝承遺寄遂因職分所關輒為周程陳易名之請又於貽黃有云近歲如朱熹張栻皆已賜謚而熹之學寔宗周程及程顥程頤今錄其後而遺其先似於褒崇美意猶有未盡已荷皇明亟垂允遂以所奏下之有司維持春官亦專以程頤兄弟為請命所由承學之士聞風興起著學術之標準風俗之樞機所關甚不小也而二年于茲猶未有以易其名者豈事大體重未容以輕

議邪抑且邇年以來謚之美者曰文曰宣曰成既有以用諸廟孔之苗裔故思以加諸此者而未能也然猶謂謚法亦豈可以如此惜曰如文如宣如成者既不可得而易則師承之間亦不嫌於同謚也臣愚欲望聖慈申飭有司速加考訂俾隆名美謚早以風厲四方示學士大夫嚮嚮之的則其於崇化善俗之道無以急於此者臣出位犯分待罪聖聽伏候斧鑕之誅貼黃臣竊著本為周順嘗仕本部故冒致易名之請因併及程顥程頤則已有僭越之嫌矣既荷聖慈悉如采納然同時如崇文院校書同知太常禮院張載講道關中世所傳西銘正蒙理窟禮說諸書所以開警愚蒙為功亦不在程顥兄弟下而易名之議亦未有以為言其門人嘗欲謚為明誠中子司馬光以為弟子誅師不合於禮今若自公朝舉行顯典使之偏及諸儒無復遺餘之憾則正學益闡善類皆奮不勝斯道之幸欲乞聖慈併下有司討論施行伏候勅旨謹奏

禮部太常寺申準都省批送下潼川府路提刑權運判魏丁翁狀故虞部郎中周頤之特賜美謚後批送部勘當申尚書省本部未準都省批下之前先準御封付下魏丁翁奏之將周頤特與賜謚事尋下太常寺勘當去後據本寺申周頤發揮正學誠有功於名教官品未該其賜謚係是特降指揮之備申朝廷指揮施行申部今再準批下亦為上件事理本部所據太常寺昨來申到事理備錄在前伏乞朝廷指揮施行伏候指揮嘉定十年正月二十九日奉聖旨依

廉溪先生周元公謚議

議曰大哉元乎在易為乾元之首在春秋為始年之法天下之理蓋未嘗無其初也古道修明人心純一聖賢之功固無自而不幸而渙散殫殘之餘有能復振遺躅尊章絕者自我而續焉者自我而明是故有元之義焉參之大易春秋之說又寧有異指哉自孟軻氏沒異端熾熾重

以專門於漢清談於晉至唐貞元益工其理沈涵以迄五季之陋幾
於盡無不存矣而在人心者亡也宋與鉅公名人為先後先其開
道亦不為淺大槩更相推激不離乎文字論議之末而挈提宗旨孰主
張是天淑諸人有濂溪先生出焉先生道學淵懿超然自得貫乎萬
物之表而其最深切者太極有圖所以發是理之幽秘易通有書所以
闡是圖之精微圖有無窮之義書有不盡之言學者潛玩而服行之如
是可以探二氣五行之運如是可見中正仁義之本如是可見識神
物動靜之別槩曰廣大高深究其歸則不外乎日用飲食之常斷斷乎
其有切於斯世也蓋嘗深探其造道之所由來矣或謂得之先天先天
得之龍紀其說幾於迂誕而無考又曰其圖實出於穆脩脩之傳出於
陳搏老之學也則謂濂溪虛之地而能純明斯道抑有疑焉要之先生
所得之奧不俟師傳而由智慧神交心契固已極其本統不然而流泉
之紺寒愛庭草之交翠體夫子之無言窮顏淵之所以樂是男何味而

道南錄卷九

十五

獨嘯嘯之邪故能發前聖之所未發覺斯人之所未覺使高者不墮
於荒忽使道守者不淪於滯固松意小智何所容其巧詭終究何所
肆其誣如雲雲猶霧有曰斯精如斷港絕潢有泉斯源當曰下枯亡之
餘而平旦之復固清明也當六陰既剝之後而天地之心固生主而不
息也其功用豈不大哉近世朱文公喜張真公試呂成公祖謙魯敬
學或列之篇端或紀于書後或辨于註釋之說或嚴於問對之確先
之名益闡大光明于時矣謹按設法主善行德曰元先生博學力行
道有元脉絡貫通上接乎洙泗下通乎洛以元易為宗以元易為宗
百世之下知孟氏之後觀道者必自濂溪始昔潘師何人敢謂其
慕彼其為說曰善說者理宜不免後人之誦也承議郎行太常博士
格職當議茲復妄論先生抽關發輪得吾道之正傳自為無愧於心
若夫繪畫摹寫以類於濂溪時或與潘同訥則不敢辭謹識

兼權兵部郎
官職修上

太常博士高文善申連準本寺牒備奉 聖旨令文善議擬周頤程
頤程願賜諡恭詳近臣臣等請諡先下博士定議考功覆議既為常
典今三先生明道關教為一代儒宗所有定議諡事關名教所不可
輕乞尊唐寶應及國朝治平編初故事下太常寺或都省集官擬議
議定仍下博士撰文庶幾厭服公論尚書負創付禮部太常寺擬定
申省十年五月六日也會文善罷去為博士議撰此議至是上之後
批送吏部覆議錄申尚書省

明道先生程純公諡議

議曰濂溪之脉吾道賴以復傳者有二程先生在載惟二先生天分
不齊及其體道成德則同歸一致有司議節貶之典未免從而區別然
二先生所得之妙又豈容以差殊觀哉謹者伯淳先生窮理盡性開示
後學諸國太師叶之公言以表其墓曰明道先生天道之不明天實憫
之今茲篤生賢哲資稟特異天意固有屬矣居洛十年充養備至融

道南錄卷九

一六

會貫通內外洞徹人見其氣貌肅然不敢即也而和氣充浹煦然
遠色萬籟亡有也人見其接物粹然若可易也而望之崇深嚴嚴乎規
矩準繩不敢慢也高度清越世故若將浼焉而克動小物雖鄙賤瑣
弗之憚也立言灑落近而易知和之則無窮出之則愈新也切議先生
者所見自不一而不知先生道積于中固純乎而不雜也抑嘗究極先
生所以用力之地矣謂心不可以一事留謂學不可以一善止有謂
莫戒其非天地之全客氣未消防其為義理之勝以至去新學之支離
非釋氏之不相聯屬學者之先立標準片記誦之玩物喪志蓋圭角
必露皆先生之所不若訓不息為生則曰中無間斷惟明易理則曰
敬無間斷純亦不已此天之所以為天也先生妙造精詣渾渾無涯其
體純盡在是歟異時身居御史不用文字以懲詆訐之失元祐諸賢
起敬地先生獨有憂色使之協濟於朝以施調一之功安有紹述報復
之禍哉一時游其門者曰遊乎寬平樂易之中而無有枯槁憔悴感迫

無聊之態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故得先生之敬者非顯之誠明焉
實則公校之端厚方重得先生之和者非淳夫之安恬靜默則中立之
簡易平淡誠以先生會道之全備隨其所得者固已足名世矣按諸論
法中正粹精曰純伊川先生狀其行曰純粹如良金呂本中據諸先賢
之論曰溫然純粹張宣公嘗為之贊亦曰會其純全論以純庶足以
得其實當先生既沒門人學子相與推尊稱美其間固有不同者夫以
親見而師之既無異教必無異辭特以先王大道未易辨故各用其所
知者以名之使其有得乎純之說雖生平百載之上又安有異辭乎謹
議癸卯年仲夏月

伊川先生程正公論議

議曰講道一門兄弟自為師友天下皆知有河南二程之學不幸而明
道先生早世斯文之責又將誰屬幸師道有傳天下學者以其事明
道者事伊川焉則明道為不亡矣欽惟伊川先生材資勁正法度森嚴

伊川先生程正公論議

凡其造詣淵深發微指極者無非明天地之正性行天下之正道以
融液有不待閑邪而誠自存者猶鏡初磨方且自敬而入曰入道莫如
敬不敬則何以致知曰主一之謂敬不一則二三矣至於涵養則用敬
急迫則非敬其著察之深似若一毫不敢少肆於其間宜用敬防非
先生猶未能忘邪蓋先生之學專以敬為主充養既至固宜粹然一出
於正也由是用其所學上足以正君心下足以正人心又豈勉強人力
之所能致歟自王制不存人主親賢士大夫之曰少先生被命經筵凡
所建明殆不一疏宮庭至廣也欲補知 皇帝動履皆親切六家
起居有時也欲講官同曰管見從容納諫直以盡忠為懷以希陳
說乞坐講以表崇儒實不避嫌名以抑尊君之過所以聖人主之
德性者固不嫌乎詳也每念先生一過勸諫則宿願成期以感勵
上心是豈求精於章句之末煩舌之曉曉哉以是而正君心則君心正
當人欲蔽之餘思欲張未流而返之必使天下知有大學之學以正

伊川先生程正公論議

正是心也治其亂其極安其危備損不抑畏則害我憂慮皆憂賊之
不可制者矣夫一惠警之微若未過也則戒其動心忍性蓋有所忿懣
則不得其正一警懼於暗室之頃未為失也則斥其燭理不明蓋有所
恐懼則不得其正以至羽翼文章則惡其玩物過惠難則憫其不能舍生
蓋有所好樂憂事則俱不得其正夫人而能盡去其累矣慮不盡復其
全乎以是而正人心則人心正尊考易傳等書及門人錄其語以行于
世豈非經世之大法誨人之要說也然精微嚴密之旨所以扶世立教
者惟上足以正君心下足以正人心關繫為最切謹按諸法庶物從之
曰正粵自春秋戰國諸侯放恣邪說暴行夷狄禽獸逼人非聖賢任撥
亂反正之責則天下幾何而治寥寥乎數百載人極復建舉夫理萬物
之理悉歸于正視聖賢之功不敷矣今而曰庶物從之豈益美乎諸論
以正其孰曰不宜痛念先生既死浴人思賢無敢會葬致詞以祭者僅
四人年邁而往竟莫有狀其行而銘其墓者獨有宋文公始著年譜誠

伊川先生程正公論議

可於邑格西今得謚先生而撰議焉雖未學虞幾於獲刺抑何幸歟
異時太史采錄或問之曰正之功何如哉則將應之曰上足以正君
心下足以正人心謹議癸卯年仲夏月
濂溪先生周元公續論議
議曰理學之說隱然於唐虞三代之躬行闡端於孔門洙泗之設教推
廣於子思孟軻之講明駁雜於漢唐諸儒之論議而復恢於我 宋濂
溪先生周公頤一濬其源而流之混混益昌于今放諸百世無疑也先
生亦何心於易名哉監司有請博士有議謚曰元公追尊也然而易有
太極是生兩儀乾坤位焉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凡
曰元者謂其肇於此者也故曰元者善之長又曰春秋以一為元先生
之於理學晦而明之室而通之亦可以謂之元乎及觀河汾王通等
孔子之廟而歌曰大哉平君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夫婦婦人
子之力也其與太極合德蓋三復斯言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

靜而生陰是又乾坤之元也夫子生於晚周果何與乎太極哉夫乃春秋之際三綱九法數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弱天下於汚濁理學亦幾乎自矣夫子出而開天理明人極扶持而封植之殆猶乾坤之再造謂之合德太極宜矣知夫子與太極合德則闢夫子所謂合德者其剝蝕之餘證之以元不亦可乎謹議嘉慶十三年正月附官

明道先生程純公覆論議

敬曰嘗觀明道先生有言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之又曰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氣象也先生之品藻聖賢區別於片言隻字之間儼然如在其左右也然則今之議先生之謚者烏可泛然而贊之說乎博士謚曰純公豈有得於春生而為和風慶雲者乎及觀伊川先生狀其行曰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玉而有不流信斯言也謚之以

純曰宜謹議嘉慶十三年正月十六日軍器監考功

伊川先生程正公覆論議

議曰伊川先生程公頤奉其兄明道先生親得濂溪先生而師之宜其心同道行同功無間乎一氣今博士謚明道以純謚伊川以正曰正與純亦有異乎此覆議者所當辨也夫有天資有學術學術得於師承之失資得於稟賦之初以學術而充天資固可以造道之淵微然而天資之得於稟賦者雖聖賢不能以逼同而終亦同歸於道也明道天資純粹其接物如春陽之溫其言之入人也如時雨之潤故曰純若夫伊川天資勁正法度森嚴明道所謂秋殺盡見泰山巖巖氣象之遺風餘韻者卒考之謚論揆之躬行參之立朝大節謚之以正曰宜謹議嘉慶十三年正月十六日軍器監考功

魏華父再為橫渠先生請謚狀

朝請郎直秘閣知潼川府魏人翁狀照會人翁前任潼川府路提刑兼

權運判及後來正除運判判曾兩度具奏乞將先儒周順程顥特與賜謚俱荷 聖慈詔賜俞允天光俯燭正學昭明貌然孤踪允謂榮幸惟是第二次奏狀貽黃為故崇文院校書同知太常禮部橫渠先生張載辭致身名之謚蓋為四人有功正學事體一同竊聞已曾下禮官勘當於今四年未蒙施行學士大夫不無缺望照得橫渠先生舊于關中關明理學窮極道奧偏覽而備造兼體而又用其於理氣性命之分類信聚散之感發前代不傳之秘示後學有守之端不疑所行不懼獨立蓋問世之豪傑三先生之羽翼也方其卒也門人嘗欲謚為明誠中子程純公以問司馬文正公謂弟子謚師不合於禮元祐四年秦鳳路提點刑獄張舜民有請謂先生學際天人誠動金石著於萬古陽變化之端仁義道德之理死生性命之分治亂國家之經罔不究明謚孟軻揚雄之流如荀況董道不足道自其既卒中外臣僚錄其平生以言于朝或乞賜謚或乞錄用其子或乞降謚乞檢會臣僚奏於三

道錄卷九

者之問凡可厚其終者舉一而足庶使賢之典獨見於本朝辭民之太可謂勳功而歷年浸多終未講行乃自比歲傳者如朱文公張宜公呂成公先已賜謚為之倡者如周元公程純公程正公繼亦得請尚此節節無遺憾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檢會了翁嘉定十一年內奏狀用下禮官勘當近因連與賜謚庶幾上以補先朝之闕典下以慰學者之公於其於斯民善俗所關不小須至具申謹狀計十六年正月一日有旨張其特賜謚博士陳其擬謚曰達而考功各官皆不以為然禮部侍郎衛其議於明誠中三年內取一字用之華前時為太常少卿擬用誠字及考諸謚法則至誠感神曰誠誠者以為不可用選秘書郎云奉常迄今未定也按國史本傳無謚曰誠

道錄卷第九

正月十五日三省同奉 御筆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真
我朝周程張顯程頤張載實見力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
中興以來文得朱熹精思明辨折衷會融使中庸大學語孟之書未
同微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讀五臣論著發沃良多今視學有
曰宜令學宮列諸從祀以副朕崇獎儒先之意 淳祐元年

濂溪明道伊川橫渠晦庵五先生封爵指揮
正月十五日又奉 御筆周惇頤程頤張載朱熹宜令學宮列之
從祀所合各加封爵除朱熹已封徽國公續奉 聖旨周惇頤封汝南
伯程頤封河南伯程頤封伊陽伯張載封郾伯 淳祐元年

濂溪先生追封汝南伯制詞
初天祐我朝五緯聚奎篤生哲人上續洙泗故任尚書虞部郎中分司
南京贈宣奉大夫諡元周顯光靈澤落明通公溥尚友造物默契奎聖
建圖著書垂訓萬世演大易不傳之秘闡六藝未發之微千數百年斯

道晦冥一旦如日方中非所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者歟爰從
祀仍錫追封以示褒崇以勸來者可特封汝南伯餘如故 明道行

明道先生追封河南伯制詞
初明道初元天於河南篤生大賢是似顏子故任左丞議郎宗正寺丞
詮純程顯德性粹甚天理渾然由明而誠有過化存神之妙自體達用
有綏來動和之功使得相於熙寧養性之福未艾朕每追惜之然誦其
遺書嘉有月我月而可真足以開萬世之太平也爰從祀仍錫追
封以示褒崇以勸來者可特封河南伯餘如故

伊川先生追封伊陽伯制詞
初明道二年天於河南挺生儒宗是似曾子故任左通直郎崇政殿說
書贈朝請大夫直龍圖閣諡正程頤直內方外智崇禮卑物格知至則
由體驗之功任重道遠則自持守之固發明六藝發嚴義案怡然理順
渙然冰釋豈獨天下之士受先覺之賜朕萬機之暇垂意經術所賴以

續照多矣爰從祀仍錫追封以示褒崇以勸來者可特封伊陽伯餘
如故

濂溪先生加封道國公制詞
上天眷命
皇聖聖旨蓋聞孟軻既沒道失其傳孔子微言自為說諒斯文其未
喪有真儒之間生故汝南伯周惇頤元氣之至精絕學於獨得固
太極而妙幹萬化著通書而同歸一誠俾聖教燦然復明其休功尚其
不泯朕守成繼體貴德尊賢追念前脩久稽彝典從朝廷之祀蓋疏
鄉國之封於戲靈光風想清規之如在玄衮亦若真寵之斯承可
加封道國公主者施行 淳祐六年十一月

江南行臺請加封二程先生公辭狀
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脫因不華狀源道統扶皇極而正人
心洋洋聖蹟振發倫而重後世自孔孟以來道學幾熄下逮故宋二
程出焉續洙泗欲斷之流衍伊洛初分之派上以啓先聖未發之秘下
以造前賢未言之玄擴而充之使一貫之理復著推而廣之至三才之
道並明仁智兼全體用俱備俾千五百年聖人之道復明於世考覈其
功不可言既橫集晦庵南軒魯齋四先生異代同符實崇其道欽惟
聖朝稽古右文褒崇正學舉行典禮略無闕遺竊思先生已錫上公列
子從祀二程先生尚乃伯爵未及加封使舉後以遺先則忘本而崇末
且既同者道統所殊者爵封上論或不能不扼腕卑職切詳風化之司
實關文教知而緘默是為隱言如蒙闡奏請以二程先生并橫渠南軒
一體加封公爵不惟公道之有符實為清聖之盛典如允所請斯文之
幸 天祐二年上

又
竊惟孔孟既沒而無正傳漢唐以來惟尚功利彝倫道統之學逸然不
聞至河南二程子溯天人一致之源得千載不傳之妙立言行允德

竊惟孔孟既沒而無正傳漢唐以來惟尚功利彝倫道統之學逸然不
聞至河南二程子溯天人一致之源得千載不傳之妙立言行允德

竊惟孔孟既沒而無正傳漢唐以來惟尚功利彝倫道統之學逸然不
聞至河南二程子溯天人一致之源得千載不傳之妙立言行允德

竊惟孔孟既沒而無正傳漢唐以來惟尚功利彝倫道統之學逸然不
聞至河南二程子溯天人一致之源得千載不傳之妙立言行允德

允文功業貫於古今體用光於後世昔唐伯齡公未獲榮如蒙恩賜
功錫以公爵其於興隆重道不為小補

行臺著詳伊川明道二先生接學千載不傳之統實有功於後世
宜加封爵以示聖元褒崇之盛與移咨御史臺書奉中書省送禮部
照擬移准太常博士議程張先生加封公爵實為盛典部議具準所
擬及福建分水縣學諭王克明亦嘗建言河南純伯程明道伊川正
伯程伊川二先生傳道國公周濂溪之學為徽國公朱晦庵之師獨
其封爵止列為伯有此不倫觀瞻未允如蒙申明朝廷考論大典後
例封公其於世教不為無補至順元年閏七月二十九日中書平章
欽察台等奏集賢院言河南二程子皆已封伯今宜加以公爵臣等
移文翰林集賢太常諸儒臣集議定擬明道為豫國公伊川為洛國
公之今翰林國史院撰述詞詔給降奉 聖旨那般者

明道先生加封豫國公制詞

道命錄卷十

五

上天眷命

皇帝聖旨朕惟三千之徒慕先顏氏眷言程氏克以之故河南伯程
顥體備至和躬承絕學元氣會鍾於獨得聖人之道賴以復明繫百
世之真儒豈追崇之可後爰蒐盛典爵以上公嗚呼緬想德容儼揚休
而山之華新禮命敷號以風行服此寵靈益綿道統可加封豫國公
主者施行至順二年九月日

伊川先生加封洛國公制詞

上天眷命

皇帝聖旨朕惟孟氏以來千有餘歲不有先覺孰任其承故伊陽伯程
頤本諸躬行動有師法謂初學入德始乎致知格物謂從時隨道在手
觀象玩辭遺書雖見於表章其數尚積於封冊昨之大國庸不褒崇嗚
呼規矩準繩茲有存於於式火龍輔轍匪徒侈於儀章相人文以對
休命可加封洛國公主者施行

明道先生改封齊國公制詞

上天眷命

皇帝聖旨蓋聞聖賢之繼載諸經義理實明於先正風節之屬垂諸世
後豈間於異時不有鉅儒孰膺寵數故太師徽國公朱熹誕生異質
奮擢科名試用於郡縣而善政孔多迴翔於館閣而直言無隱權豪
抑志慮不回著書立言嘉其簡編之富愛君憂國實其經濟之長正學
久達於中原渙號申行於 仁廟詢諸叔議宜易故封國啓營丘爰錫
太公之境土壤鄰汴泗尚觀尼父之宮牆緬想英風載欽新命可追封
齊國公主者施行至正二十二年二月日

道命錄卷十

道命錄卷十

六

道命錄十卷

丙廷藏本

宋李心傳編心傳有丙子學易編已著錄是書載程子朱子進退始末備錄其褒貶貶謫薦舉彈劾之文宋史心傳本傳作五卷此本十卷與本傳不合考卷首元至順癸酉新安程榮秀序稱宋秀巖先生李公道命錄五卷刻梓在江州燬於兵榮秀嘗得而讀之疑其爲初稿尙欲刪定而未成者齋居之暇僭因原本畧加釐定彙次爲十卷如左云云然則此爲榮秀所編非心傳之舊稿矣永樂大典載有心傳原本然所記惟程子事與此本前六卷相同者過半此本所有而永樂大典不載者凡二十八條永樂大典所有而此本不載者凡八條第七卷以下永樂大典全無之則榮秀大有所增刪併所記朱子諸條亦疑爲榮秀所附益則所謂畧加釐正者特諱不自居於改竄耳非其實也其大旨不出門戶之見其命名蓋以孔子比程朱然於道命之義亦未得其解

御製詩序及識語已闢之至悉茲不具論焉

許魯齋考歲畧一卷

〔元〕耶律有尚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四年怡愉等刻

魯齋遺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許魯齋考

歲畧一卷》提要

考歲畧

先生十餘歲時有道士謁其門謂父母曰此兒骨清而神全目光射人當謹視之苟非名冠天下即當神遊八素馳騁方外者也人間富貴不足道耳但兩額頗暗清節有餘而安逸不足惜乎父母俱不得見之時歲饑民食橡栗或易子而食先生聞人有書即往求觀

父母危之每與俱往人厭其迂

時民間徭戍繁迫舅氏適典縣史先生從授吏事參撫名議考求立法用刑之原久之以應辦宣宗山陵州縣追呼旁午代舅氏分辦因見執政方怒舅氏不敢見及見先生應對則以溫言撫慰及還嘆曰民不聊生而事督責以自免吾不為也遂不復詣縣而決意求舉

是時國日以威民皆轉徙無從師授亦無書籍父母知世將亂因欲稍知占候之術以為避難計遂令與占者游故於推步占候之家見書疏義皆散亂毀缺先生凡三往就而共家皆手錄之由是刻意墳典欲求古者為治為學之

曾文公遺書

卷十一

三

序操心行己之方一言一行必質諸書故雖亂離之際入亦稍稍從學焉

亂後先生隱居於魏時實默手聲以針術得名累被朝廷徵訪亦隱於魏最知敬先生每相遇危坐終日出入經傳溫釋老下至醫藥卜筮諸子百家兵刑貨殖水利算數之類靡不研精雪齋姚樞公茂方以道學自任聞先生苦學力行因過相與聚居剖微窮深忘寢與食

壬寅雪齋隱蘇門傳伊洛之學於南士趙仁甫先生即詣蘇門訪求之得伊川易傳晦庵論孟集註中庸大學章句或問小學等書讀之深有默契於中遂一一手寫以還聚

學者謂之曰昔者授受殊孟浪也今始聞進學之序若必

欲相從當悉棄前日所學字章句之習從事於小學洒掃應對以為進德之基不然當求他師衆皆曰唯遂悉取向來簡帙焚之使無大小皆自小學入先生亦旦夕講誦不輟篤志力行以身先之雖隆冬盛暑不廢也諸生出入惴栗惟謹客至則歡然延接使之惻然動念漸濡善意而後出已酉先生年四十一自得伊洛之學水釋理順美如芻豢嘗謂終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是歲有讀易私言先生於書於易尤多致力然每學者請問則必從事於小學卒未嘗以此語也

曾文公遺書

卷十一

七

庚戌春先生力疾還鄉里過衛聞懷之政猶苛虐遂止蘇門與雪齋相比以便講習且為還鄉之漸辛亥雪齋赴徵先生獨處蘇門便有任道之意

甲寅王府徵教授京兆避于大名使者訪焉遂偕往乙卯庶公希憲宣撫關中奏擬授先生京兆提學仍月俸力辭不受往返九六七不能強也

庚申上在正位宸極應詔北行至上都入見問所學曰孔子問所長曰虛名無實誤達聖聽問所能曰勤力農務教授童蒙問科舉何如曰不能上曰卿言務實科舉虛誕朕所不取七月還燕

辛酉三月應召至上都時王文統東正深忌雪齋諸公先生素無因緣而無憚也及實公力排其學術之非必至誤國文統始疑先生唱和其說五月授雪齋太子太師實公太子太傅先生太子太保外倖尊之內定不欲備顧問也實公既以言文統不中欲依卷宮以避禍先生獨以為不可曰姑舍其不安於義者且以一事言之如中古以來師傳與太子相見則就西位東向太子東位西向公能為此事否不然是師道自我而廢也雪齋亦贊其說相與懷麻力辭於闕下凡數日始從其請由是改授雪齋大司農實公翰林侍講學士先生國子祭酒既拜命以疾辭九月得

魯齋遺書

卷三

三

告南還仍奉旨教授懷孟路子弟

壬戌九月召至大都先生居都下也假館於道庵中凡權貴豪右延請皆不往惟姚實二公時時相過始終如一中書左丞張公仲謙由大名宣撫復入中書好善最篤自初見先生屢請執弟子禮先生拒之而止一時賢俊多所薦拔凡中原士夫頗依賴之而公亦以復古進賢為己任每先生進退之際必往返道達上意挽之留之冀有以不屑去也然性褊數忤倖臣故被謫書至是遣人求言先生貽書曰吊者在門慶者在閭一倚一伏孰知其初君子存誠克己就義始若甚難終知甚易可委者命可憑者天人

無率爾事有偶然舍苗不耘固為有害助而推之其害甚大既徵於色又發於聲天道無他庸王汝成

至元元年正月懇辭還懷州六月迅雷起中堂時卜築於此而未遷也先生與一二從者視役其下雷雨驟至火光滿室墁匠從者皆仆而先生弗動也

二年十月召至大都即陳雷震不宜入見上不許十二月奉旨入省議事先生以疾辭丞相安童素聞先生名心慕之乃就訪於行館及還心悅誠服念念不釋者累日謂左右若輩自謂相去幾何蓋什百而千萬也是豈繒繖之可及耶翼日先生與丞相答禮

魯齋遺書

卷三

三

三年春二月召至檀州後山面奉德音寧漢卿獨言王以道當時汝何為不言豈孔子教法使汝若是耶汝不遵孔子教法自若是耶往者不咎今後勿爾也是云是非云非可考行不可者勿行我今召汝無他省中事前雖命汝汝意猶未悉今而命汝人皆舉汝想有其實汝之名分其斟酌在我國家所以無失百姓所以得安其謀謨在汝謂汝年老未為老謂汝年小不為小正當勉從事毋負汝平生所學安童尚幼若承更事汝謹輔導汝有嘉謨先告安童以達於我我將擇焉先生對曰聖人之道至大至遠而學者所得有淺深臣平生雖讀其書所得甚淺然既叨特

命願罄所知者言之所不知者亦不能強也安童聰明且有執持告以古人言語悉能領解臣所知者盡告之但慮中有人間之則難行外用勢力納人其間則難行臣入省之日淺淺見如此不知是否

夏四月自分省召至上都屢蒙訪問遂奏陳時務五事聖旨諭尤令善寫以進朕當詳之一曰立國規摹歷論前代建國北方奄有中夏如魏如遼如金能用漢法故享國長久今國家當行漢法事在不疑然萬世國俗累朝勲貴一旦驅之從臣僕之謀改就亡國之俗其時勢甚難非三十年不能成功齊一吾民使富實興學校練甲兵隨時損益

魯齋遺書

卷三

吏

裁為定制如臣等輩皆足以任此在陛下篤信而堅守之不離小人不營小利不責近效不惑浮言庶幾可以得天下之心成至治之效二曰中書大要今仕者宜頒俸祿使可資以為養未仕者宜明立條式俾就銓叙則失職之怨少紓矣外設監司糾察汚濫內由吏部考訂資歷則踰分之求漸可息矣再任三任抑高而舉下則人才爵祿可得而差次之矣至於貴家世襲品官任子驅良戶口之制亦不可緩也若夫得行與不得行在上之委任者何如而能行與不能行在執政者得人耳其三曰為君難其目曰踐言曰防欺曰任賢曰去邪曰得民心曰順天道六者乃為

君難之目舉其要則修德法財民三者而已此謂治本治本立則綱紀可而法度可行治功可必矣其四曰農桑學校今國家徒知財之巧不知生財之由不惟不知生財而歛財之酷又害於生財夫徒知防人之欺不知養人之善欲其不欺非衣食以養其生禮義以養其心不可也飢患法令之不行不法令自行禁自止誠能優重農民勿使墮落盡職游惰之民歸之南畝歲課種樹懇諭而篤行之十年以後當倉廩實賴非今日比矣自上東都下及司縣皆設學校使皇太子以至庶人之子弟皆從事於學日明父子君臣之大倫自洒掃應對至於平天下之要道

魯齋遺書

卷三

吏

入省因求還家養疾許之四年十一月召至大都六年奉旨議官制先生與左丞張公贊善王公同奏官制送入中書先生歷考古今設官分職之本沿革之由與夫上下統屬之序其權攝增置冗長倒置行之有弊者率皆不取自省部郡縣體統之正左右臺院輔弼之制內外百司聯屬控制之差后妃諸藩陰殺

之防意固為定制以聞其所以取捨欲著成書而未暇也
七年正月拜中書左丞入見奏事畢辭於上前不允大槩
以為臣之所以不敢承受者有三一則臣一介書生遠當
大任非熟非舊不足以服內外之人二則無德無才不能
辦陛下責任之事三則臣之所學迂遠于陛下聖謨神算
未盡脗合陛下知臣未盡信臣未至直以虛名誤蒙採擢
臣若不自度冒當聖眷其旋至悔咎必矣上曰此事皆出
朕意無復多讓先生再三懇請上命左右掖出左右掖之
曰有旨令先生出矣將至門復還奏曰陛下令臣出當自
出省去耶上曰出殿門爾爾後連日求辭不免

卷三

卷三

元

夏五月先生隨省赴上都因具奏阿合馬專權無上蠹國
害民等事渠由是銜之或曰先生夜寢疎隙間無他防備卒
有橫逆奈何先生曰主上在此何得敢爾脫或有之亦命
也人生不應有如許計較

阿合馬欲以其子典兵柄先生以為不可謂國家事權兵
民財三者而已父位尚書省典民與財而子又典兵太重
上曰卿慮阿合馬反側耶先生曰此反側之道也古者姦
邪未有不由如此者上以此語語而相相詰先生曰公何
以言吾反先生曰吾言前世之反者皆由權重君誠不反
何為由其道相復之曰公實反耳人所嗜好者勢力爵祿

弊邑公一切不好欲得人心非反而何先生曰果以君言
得罪亦無所辭

先生以病告辭丞相安童不許臺官李羅奏聞聖意憫惻
召其子師可入見喻以舉官自代先生奏用人者天子之
柄臣下泛論其賢則可若授之以政則當斷自宸衷不可
使臣下有覬覦市恩之漸

先生之教人也恩同父子義若君臣因其所明開其所蔽
而納諸善時其動息而張弛之慎其萌蘖而防範之其日
漸月漬不自知其變也日漸月盛不自知其化也其言談
舉止望而知其為先生弟子卒皆為世用也

卷三

卷三

元

襄陽下上欲遂有江南先生以為不可其辭甚秘
十年諸生糜氣不繼稍稍引去又權臣屢毀漢法四月召
赴上都議事而請還鄉里上命衆議其去留雪齋云先生
出處關時世之污隆我輩不可強之先生自處審矣今日
止當以聖賢待之遂令辭奏曰國學設立于今三年教專
嚴謹諸生學問進長許某所以告辭之意言為年老殘疾
上世有數喪未葬欲歸了此事其意甚哀此係人子孝道
之事宜賜允從由是得告南歸先生至懷簡絕人事常居
山下課僮僕事耕鋤

十三年七月使者來召議改曆十七年二月測驗已周曆

事告成自先生入院恩眷愈隆上每必問先生安否
病則賜藥賜杖至是入見皆如奉事上令先生起賜坐等
問久之六月疾益進八月得請還家就除師可懷孟路總
管以便供給

十八年春先生疾甚醫者診之曰偏陰偏陽謂之疾今六
脉皆平先生其少瘳乎先生曰久病而脉平者不治吾殆
將不起矣遂不服藥頃之稍開適仲春祭祀先生曰吾一
日未死可不有事於祖考乎遂力疾奠獻如禮既徹家人
酸怡如也遂曳杖于門曰予心忤忤然瞑目坐久之曰死
生何異人精神能有幾世事何時窮遂發嘆歌予朱子晤

曾齋遺書

卷十三

三

起林風瑟瑟覺來山月團圓身心無累久輕安况有清涼
池館句穩翻嫌白俗情高却笑郊寒蘭膏元自少陵殘句
處金章不換歌罷奄然而逝俄而雷電晦冥大風拔木城
中老幼往哭其門征商過客相唁於途雖農夫里婦亦嘆
息焉先生嘗與師可曰我平生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
後慎勿請謚立碑必不可也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
識其處足矣賢耶不賢耶碑於人何有至是從其治命葬
而無碑既葬四方學者有不法數千里而來哭於墓者蒲
人王揖年踰六十衰經赴葬司賓者辭曰門人素禮數揖
曰吾師也術藝之師歟賓主之師歟吾猶懼手報之無從

吾將以愧夫王通之門人耳先生去世朝野識與不識莫
不哀傷以為斯道斯民之不幸

先生居家勤儉強於自治公愛魚鱸盡不嚴而整閨門之內
若朝廷然與夫人敬氏相待如賓而夫人謙順自牧周旋
道義先生亦賴其內助焉

先生天資弘毅卓然有守其恭儉正直出於天性雖艱危
窮阨之際所守益堅好學不倦聞一善言善行不啻饑渴
於名利紛華畏若探湯誠心自然天下信之建元以來十
被召旨未嘗不起然卒不肯枉尺直尋而去每入奏對以
格君心為己任氣質雍容誠敬交孚言雖切直而無忤也

曾齋遺書

卷十三

三

衛士或舉手加額曰是欲澤被生民免舜其君者也至於
進退出處之際勇於就義凜然不可以勢利誘而威武屈
也逮其晚年義精仁熟身被四時之和道出群物之表四
方聞之知敬望之知畏親之知愛遠之知慕蓋其胸中浩
大無一毫人欲之私純乎天理之正故其動靜語默之際
周旋出入之頃無往而非斯道之流行矣
先生著述曰小學大義乃甲寅歲在京兆教學者小學口
授之語曰讀易私言是先生五十後所作曰孟子標題嘗
以教其子師可曰四箴說中庸說語錄等書乃雜出於衆
手非完書也

翰林承旨鹿庵王公磐襟字蓋世少所許可獨敬禮先生
每相語則曰先生神明也磐老矣徒增愧縮爾及先生計
吾至則曰設若朝廷賜謚先生非文正不可後世有知先
生者不易磐之言矣

先生居鄉里凡喪葬亦遵古制不用二氏懷州士夫家因
以為俗四方聞風亦有效之者每遇其徒未嘗面詆其非
但從容款語其人已不覺內愧發露感涕出悔其陷溺之
深也近舍有德公者年百餘歲嘗謂先生曰老僧苦行百
年亦不能作佛徒為不孝之人羞見祖宗於地下但願勸
小僧輩易若還俗以壽汝祖宗之嗣此化不度一人

先生平生嗜朱子學不啻饑渴而飲示學者一以朱子為
主或質以他說則曰賢且尊主一家則心不亂及江左混
一始得閱其文亦病其太多

國學事蹟

先生自得小學書則主於此書以開導學者嘗寄其子書
曰小學四書吾敬信如神明然能明此他書雖不治可也
八年授嘉興大學士國子祭酒先生方居相府丞相傳旨
令教蒙古生四人後又奉旨教七人至是有旨令四方及
都下願受業者俱得預其列即今南城之舊樞密院設學
先生自開學家事悉委其子師可凡賓客來學中者皆謝

許魯齋考歲畧一卷

永樂大典本

元耶律有尚撰有尚字伯強號迂齋東平人以伴
讀功授助教歷昭文館大學士諡文正事蹟具元
史本傳世祖時許衡除中書左丞固辭不受因上
奏取舊門生十二人為伴讀有尚其一也是編載
衡言行較史為詳然大端已具於史矣

劉文靖公遺事一卷

〔元〕蘇天爵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鈔藝海彙函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劉文靖公遺事一卷》提要

劉文靖公遺事

中華大天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趙耶蘇天爵編次

先生諱固字夢吉保定容城人世爲儒家五世祖琮生致武校尉臨沁府錄事判官昉昉生奉議大夫中山府錄事俱休生東善金貞祐中南徒其弟國寶登興史進士第終奉直大夫樞密院經歷東善生述是爲先生之父壬辰北歸刻意問學尤通性理之說獨好長嘯嘗遊西山當秋風水落時作一曲而感慨系之中既初左三部尚書劉公肅宜撫真定辟武邑令以疾辭歸先生將生之夕父夢神人馬戴一兒至其家曰善養之既覺而生乃名曰駒字夢驥後改今名及字先生天資絕人三歲識書日記千百言隨目所見皆能成誦六歲能詩十歲能屬文落筆驚人故國子司業硯公弼堅教授真定先生從之游同舍生皆莫能及獨中山滕公安上差可比硯公皆異待之謂先生父曰令子經學貫通文辭游翰常爲名儒初先生之父四十猶未有子乃曰天果使我無子則已有子必令讀書故自真定還居保定謝絕交朋專務教子先生年未弱冠才氣超羣日閱方冊思得如古人者友之著作希聖解吊判制文豪邁不羈之氣可想

見也鄉閭老儒說經止傳疏義爲文盡習律賦聞先生講貫聞先生論著始則誇仙又亦歎服先生杜門授徒深居簡出性不苟合不妄接人保完寡還亦邑公鄉使過者衆聞先生名往往未場先生多避避不與相見不知者或以爲傲先生弗却也里師伐衆先生作渡江賦以表之教飲南遊江湖覽觀儒先盛名迹不果嘗愛諸葛孔明靜以修身之語衆所居曰靜脩間將卽山雷漢又現雷漢真隱先是京師有曰田尚書者西域貴族頗尚文學聞先生名厚禮請教其子先生以水唯先基請迂避之不及往既而易州何

公瑞辭兩淮監使奉親家居藏書萬卷亦以教子爲諸先生平生苦無著讀又樂易之風土遂允其請三年卽歸何公贊以銀幣皆謝不受世祖皇帝卽居靜齋收召諸儒講求治道及踐天位姚文獻公樞許文正公對陽文獻公果商文定公挺皆列臺省而憲章文物現盛治者非偶然也久之諸公相繼告老嘗國者息於功利儒者之古弗獲施用特先生年雖甚官聲聞已彰中朝賢士大夫多稱譽之故相文貞王不忽水薦之尤力至元十有九年朝政更新有詔徵起先生于東樞屏承德卽右贊善大夫幼格皇建學官

中命贊善王公物教近侍子弟恂恂者雖其人乃以先生嗣其教事未幾母戚風疾卽日辭歸明年母卒治喪合禮二十八年朝政又一更新復遣使者以集賢學士嘉議大夫來徵先生以疾固辭不起世祖聞之亦曰古有所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歟明年國子助教吳明陳書于朝薦先生爲國子祭酒士論高之三十年夏四月十有六日先生終于客城春秋四十有五海內聞之無不嗟悼自祖妣趙氏祖妣陳氏妣楊氏妣姚氏配郭氏一子曰和早卒三女皆適名族先生早喪父母事繼母孝以父祖之喪未葬厭

書先父翰林侍制楊公恕揚公濟而功之克襄大事家雖甚貧非其道義一毫不取於人先生師道尊嚴學子造門隨其材品而教焉講說諸經理明義正聽者心領神會初朱子之於四書凡諸人問答與集註有異同者不及訂歸于一而卒或者輕爲四書集義數萬言先生病其太繁擇爲精要三十卷簡嚴辭精實於集註有所發焉有詩五卷親丁亥集先生所選詩自諷賦復取他文焚之今所傳文集十餘卷得于門生故友然不爲空言皆有補於世教其他小學四書語錄亦皆門生所錄性易樂辭說乃先生病中筆

之親授其徒者也先生每以後世史官不明義理情辭之際輕高墳損使忠臣義士之心不得顯白于世嘗曰若將字字論心術則受屈者多矣先生之亡未久吳明復進言于朝曰風俗之薄久矣士之處世不自責重閭人者已喜見顏色不復知有廉耻等事何則欲動于中利奪于外故也伏見故處士劉因隱居教授不取園廩授以三品清要之官辭而不顧若蒙賜臨贈官庶幾息奔競淳風化士類知所懲勸焉延祐中始贈先生翰林學士資善大夫上護軍追封宋城郡公謚文靖是後中外風紀儒臣皆以先生礪俗

與化有功耶代宜如許文正公從祀孔子廟廷禮官會議皆曰可而舊路者未達及也嗚呼天豈生賢也豈無志乎自義理之學不競名節廢頹九任有官見利則動有國家者欲面安寧長久之治必崇禮義廢職耻之風敦大礪儒閣明正學彰示好惡之公作新觀聽之幾使人人知有禮義廉耻之實不為奔競僥倖之習則風俗淳而善類興朝廷正而天下治世祖皇帝再三聘召先生者其以是歟天爵之生也復不獲見先生及游戎均得臨川吳文正公啟為之師吳公於海內諸儒最慎許可獨知尊敬先生豈其間學

出處道同而志合歟當國朝龍興之初歲在己酉二月先生生于保定吳文公亦以是歲正月生于臨川是時南北未一天已生斯大賢它日輔贊國家文明之治吳公年八十餘方終著書立言盛傳于時先生早歲去世雖不及大有著述然風節凜凜天下慕之扶世立教之功大矣

劉文靖公遺事

劉文靖公遺事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元蘇天爵撰天爵有名臣事畧已著錄是編乃所述容城劉因行實也考天爵名臣事畧第十五卷卽紀因事然此卷所述皆事畧所未言蓋天爵於事畧旣成之後別采舊聞補其所闕故命曰遺事元史劉因本傳多採用此卷亦以後來搜輯較爲詳備歟

思賢錄四卷續錄二卷

〔元〕謝應芳輯 續錄卷二〔明〕鄒量輯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道光二十九年詠梅

軒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思賢錄五

卷續錄一卷》提要

思賢錄序

宋史忠諫傳至道鄉先生鄒公浩未嘗不撫卷歎曰嗟乎士必以風節名義而後克士國必以端人貞士而後能國宋有三舍人五諫官之號皆炎趙氏藉以立國者乎其培養成就之功豈一朝一夕之所致哉公職諫官在元符中時則章惇柄國椒房之事言人所不敢言惇危殺公幸其即敗而公謫萬里外及建中靖國初召還蔡京復得政公又以直道不容再度嶺表然而風節愈堅名義愈重公遂著名五諫列吁非其人得光嶽之正氣而又得聖賢之正學者不能公嘗從二程夫子游矣故其學始於事親而鄉黨稱其孝於事君而天下後世稱其忠吁大節若爾其著經有解其君有議固知有德者必有言也後世思其人不可見則讀文者可以尚友焉公之同郡士有謝君應芳者起於二百之後完公之墓於既廢集公之文於既零思賢有編凡若干卷不遠千里來錢唐徵予文編首夫以謝君非公之氏族也非公門人故吏之後也而爲之始終經理不啻其先氏以視公之子孫乃有叛而去以至鬻墓田樵墓林者吾不知其何心也吁忠義之天獨觸感於謝君則知謝君爲端人貞士他紹先生之餘芳者吾不於謝君望之而誰望

至正十二年三月三日楊維禎序

宋自神宗以來容受直諫鼓勇士氣故鄒忠公以其師友淵

學修身慎行正色立朝以爲天子之職莫重於擇相哲

宗不推其賢而使章惇柄國故抗疏極諫又以爲君有過舉

莫重於夫婦后妃之間當哲宗朝孟后廢非其罪又上書極

諫於是連遭貶斥炎烟瘴海萬死一生而公處之裕如非公

天資學力不移於禍福利害不懾於刀鋸鼎鑊其能力追前

修垂範百世乎徽宗立首用蔡京其誤國又有甚於惇者當

卽位肆赦故公復得生還當是時君心旣迷於奸邪國是

淪於昏謬公資志垂歿猶以國家爲念是與司馬文正屬

之際何以異哉公旣返葬毘陵其墟墓易世後松楸殘剝

思賢錄 序

三

至燕廢郡士謝子蘭深維毘陵公父母之邦也流風餘韻

以漸被鄉邑者當宋之亡毘陵獨城守不下雖其民殲焉喪

皆以忠義使然也時旣平矣典禮修且明矣而忠臣烈士

管不續邱壟不完祭田不復何以救勸臣節於是再三言於

官一如子蘭所請子蘭又哀鄒公存歿始終片言隻字無所

不載凡若干卷謂之思賢錄夫宋以仁義立國其家範端凝

非漢唐可及方孟后禮成見宣仁后宣仁固已知其賢且識

其將爲國家當禍難使后不廢且亦從二帝北狩后得脫身

左右高宗享國江表禍福倚伏有難明者若公忠諫大

節則不繫於此

至正十九年歲次己亥遂昌鄭元祐書

思賢錄序

道鄉忠公自少以道學行義知名至兩任言責矯節鯁論炳

耀於元符崇甯之間其奏議序於楊文靖其文集序於李忠

定其葬也銘於陳忠肅其復墓亭也記於葉水心其錄思賢

也叙於楊鐵崖皆天下選也謝子應芳當元季慨然請於有

司建祠宇清壑域請設書院而採掇以刻是錄其諸尙友之

志乎嘉靖庚子守益歸自南雍約南江憲副輒謁林庄

下敦年誼叙宗盟後十年南江之子曉簿於甯都奉義方

刻是錄取後來修墓復田事蹟及奠誄題詠續之而以肇

思賢錄 序

四

之忠節祠平樂之書院序記終焉益盧誦連日夕作曰應也

氏郡後進也表彰先哲惻然欲承之矧在我後嗣其可弗

以遏佚前人光迺拜手而言曰以益觀於言路通塞之際

爲往鑒永嘆云方宋之隆也親擢臺諫極一時之選雖在狂

直屈已而優容之故士爭自洗濯以犯顏敢諫濟時行道而

鳴慶歷和平之福及其替也偏聽獨任羣斥接武若與佞爲

市與忠義爲仇卽有隱憂伏隱熟視以言爲諱馴至靖康板

蕩夷狄橫行而莫可藥故曰拱把干霄養於豫也蟻穴潰堤

漸也嘻其幾微矣哲宗面對以公輔器公大中召還馴

貳吏兵亦曰簡在矣露劾首相引裾椒房還自南荒論事彌

不置非曰嗚然以沽直也而一擗於章惇再誣於蔡京曾不

所學報君父樊社稷展其比隆三五之志爰及紹興錫

謚贈官悼忠良以傷諂佞然其如國計何將厄運侵迫匪獨

力支耶抑國是噉啗匪降自天耶方新州之嵐也袒問皆坐

貶旅舍不容榻夜絕湘江幾葬魚腹擠之死也而竟以生還

及僞疎之誣頒布天下使聞之眞若有罪而端人正士無敢

爲辨欲奪其名也而終以完名顯異時田畫王回曾誕聯列

忠義而惇與京哀然爲姦臣傳首嗚呼觀是錄者可以深長

思矣益嘗尙論而重有感焉鄒氏自舍人公以水孟蘊本

隲蒼生而都官參軍世守弗諼蘊極而發以鍾於公坐不

思賢錄

序

五

立不倚鏃羽師友沈酣道鄉超然有悟於頃耳莫聞拭目莫

睹之眞故處卑官而抗時政遇冗劇而常優游當雷霆迫

獲而不改容易慮餐脫粟駕雞栖而闔門千指欣若養三牲

而食萬錢茲豈以聲音笑貌襲者公矢身許國而安康慈訓

以無愧公議爲主一視險夷而老不衰公以長育人才爲已

任跡門問道無虛席而沈夫人相之館舍繕蓋區畫不懈病

則爲之粥藥至受遺賻以殯貧空尤爲知禮公以正學自樹

而子柄善述之繳進原疏光雪先烈莊外敏中了翁許其大

受而語錄淵源爲龜山門下首稱則公之論於親刑於家燕

翼於後舉可爲末世矜式游定夫之祭公曰志士仁人皆曰

五百年之期是惟我公以斯道鳴乎不然何得之全而養之

則公之廉貪立懦而繫百世思者甯獨蔽以忠義乎公歿

又五百年矣迪惟前人光用施於我宗盟鵠峙玉立飲膏饗

馥甯無厚望以續來思時維

嘉靖庚戌夏六月壬子賜進士及第南京國子監祭酒歸耕

石屋二洞宗後學安成鄒守益頓首拜書

龜巢從祖於元季時曾輯思賢錄四卷續錄一卷具載鄒忠

公存歿始終行實并遺文今因文辭見道鄉集故節去成化

庚寅忠公裔鄒友桐得道鄉全集板焉思賢五卷未梓也

靖間甯都簿鄒駢以伊祖友桐所輯後來修墓彙詠各類增

思賢錄

序

六

列一卷統計六卷前五卷爲明洪武間崑山王仲昭所刻續

錄一卷爲道鄉裔鄒駢所刻迄今代遠年湮不特槩板無

卽鈔本亦不可得夫以公之忠義既烝嘗尸祝於桑梓之邦

復廟食千秋於濂寓之地雖百世下皆當聞風興起宜我龜

巢公景慕前修佑啟來哲惓惓不忘若此蘭生仰止先賢足

徵文獻亦安忍是錄之久而遂失其傳哉謹照忠公裔鄒潤

楚家藏本復節去已刻龜巢集詩若干首命昌霖昌燕分卷

鈔錄以俟欽劄

道光癸卯孟春龜巢十八世從孫謝蘭生厚菴氏謹述

天生賢才以資國用宋故龍圖閣待制贈寶文閣直學士道

卿先生鄒忠公浩始用於宋哲宗時而章惇沮之繼用於宋徽宗時而蔡京又沮之跡其一謫再謫不惟無損於其賢而反有裨於其賢者天實生之宋終用其賢而賢固見於當時宋不終用其賢而賢亦見於後世也予讀宋史得悉忠公之賢知能諫人所不敢諫其存歿始終行實并遺文究畧而不詳今晤毘陵謝厚菴二尹蘭生出伊從祖龜巢先生元季時所輯思賢錄續錄鈔本覺以賢契賢既結而爲思復編而爲錄又彙而爲續錄其存歿始終行實并遺文詳矣使不廣流傳是負龜巢先生以賢契賢之心也其何以興起百世耶爰與厚菴約萃同人之賢者以付諸梓

思賢錄

序

七

道光己酉季冬調補浙江歸安縣知縣古滇張銑謹識

思賢錄目錄

卷之一

忠公事實

卷之二

忠公祠墓

卷之三

祠墓廢興

卷之四

古今題詠

卷之五

續

思賢錄

目錄

奠誄題詠

卷之六

續

奠誄題詠

思賢錄卷之一

毘陵後學謝應芳編

浙江

忠公事實

年譜序

公之鼻祖實居於杭之錢塘自公之祖宦游寓於常喜風俗

淳厚因家焉遂為常之晉陵人公之高祖知白任作坊使

祖元慶任東頭供奉官閣門祇候贈左屯衛大將軍生十

皆力學以文著稱長子賈仲子覃相繼擢咸平進士第軍以

忠賢錄

卷一

一

尚書刑部郎為廣東轉運使迎待比歸舍人卒就葬荆門其

後昇弟隨所寓止公之祖霖字仲說蓋舍人第十子也天

三年擢進士甲科初調筠州推官舍人嘗以詩贈行末云

取蒼生陰陽歸歷任三紀多以陰德及人官至朝奉郎守尚

書都官郎中知涪鼎二州卒

公手澤敘述云云此詩乃曾祖

仕之初者先祖以天禧三年擢進士甲科至和元年年六

十三未嘗一日不奉訓誨故所至以官為家以民為子推恐

朝廷之恩不下流而嘆息愁恨有於聲者陰德及人子已

多乎孟子曰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

傳示子孫世奉承此心弗墜庶幾稍稱前人所以垂裕之

意一有違疾是辱其先是大不孝也非吾子孫也嗚呼音

在耳而先考奄棄諸孤凡是不孝一言一事苟可追念音

不心銘焉而况此其大者顧浩不肖不足以仰對遺訓倘

平陽縣知縣江陰縣知縣

樂清縣知縣山陰縣知縣

歸安縣知縣雲南張全校刊

永嘉縣知縣無錫楊瑞

瑞安縣知縣無錫楊瑞

溫州府經歷武進謝蘭生

人其後散居四方者多矣亦將以此示之蓋曾祖之意無公
所不至不但為先祖發也紹聖三年八月一日浩謹書
之父戡字保之以蔭補太廟齋郎歷官至廣濟軍錄事參軍
贈朝奉郎母張氏封安康郡太君生五子長曰浩即公也次
曰洞洞洺況其淵源有自來矣

年譜

宋仁宗嘉祐五年庚子十月十八日生公

按鄒氏宗譜云云

錦序云十月十八日是子

生也見文集三十三卷

六年辛丑

七年壬寅

八年癸卯

二年乙巳

三年丙午

四年丁未

思賢錄

卷一

二

神宗熙寧元年戊申

二年己酉

三年庚戌

四年辛亥

五年壬子

六年癸丑

七年甲寅

八年乙卯

十六歲而學成

九年丙辰

十年丁巳

十八歲入太學

元豐元年戊午

二年己未

三年庚申

四年辛酉

五年壬戌春登進士第

按公作懷恩錄序云余以元豐

蘇州吳縣主簿未赴改除揚州州學教授

撰樂語下允申公曰使教授他職作儒學士時知

答曰使為翰林學士則可為國子司業則不可後薦之

六年癸亥

七年甲子長子柄生

八年乙丑

哲宗元祐元年丙寅

二年丁卯

三年戊辰 按公作計過齋記云時侍親爲廣濟軍錄事參軍實元祐戊辰中秋未望之三見文集二十卷又按公作焚黃祭文云自廣濟軍錄事參軍爲通直郎實進二等見文集三十八卷別錄無考姑闕以俟知者
四年己巳任穎昌府學教授十二月上皇帝書 論貢舉之說其畧曰何謂利害兩利之說各以四場云云見文集二十一卷

五年庚午

六年辛未

思賢錄

卷一

三

七年壬申除太學博士 按公作易解序云余元祐中爲太學博士又按公作易序云余元祐中爲太學博士又按公作易序云余元祐中爲太學博士
七卷更考別本云明年四月爲襄州教授則二說不同此以後知者

八年癸酉四月爲襄州州學教授 因御史來之節言

紹聖元年甲戌次子柄生

二年乙亥著論語解義十卷孟子解義十四卷成 按公作見文集十七卷

三年丙子丁父憂九月葬父朝奉於林莊 在晉陵縣德澤鄉四十四都

四年丁丑

元符元年戊寅服闋改宣德郎名對除右正言 公辭免除右正言狀見文

集二
十卷

二年己卯九月疏諫立劉后及疏論宰相章惇者三遂以

言事除名勒停羈管新州 公之竄新州黃履言云是月

後二疏論瑤華之廢弁宰臣之奸時當路恐公播傳既與

制獄且將下本貫搜取諫草道路洶家人震懼盡以疏

疏罷上初不甚怒公又反復開陳云云

三年庚辰 是歲三月徽宗卽位首開言路卽召公還四月

國是所繫不宜輕改於是左正四月復宣德郎添監素州

酒稅 謝表見文除右正言 依前辭免除右正言 遷左正

左司諫起居舍人 辭免起居舍人 狀見文集二十卷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辛巳除通直郎試中書舍人 辭免中書

見文集二十卷 賜三品服差同修神宗國史 辭免同修

見文集十九卷 除依前通直郎試吏部侍郎 辭免吏部侍郎

文集十 改除兵部侍郎 差遣如故謝表 遂乞外補奏疏一

十卷 充寶文閣待制知江甯府兼管內勸農使 除知江甯

名奏疏狀見 充江南東路兵馬鈐轄乃加武騎尉封文安

文集十九卷 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餘職如故尋改知杭州未赴蔡京

用事使其黨爲僞疏謂本宮人卓姬生子后殺其母而取

之詔暴其事責授衡州別駕永州安置 謝表見文 集十九卷

崇甯元年壬午

二年癸未正月除名停勒昭州居住 昭州志云公再謫昭州江水不可飲見思

賢錄 按公作感應泉銘見文集三十卷又按
公題題贈平王氏來仙閣見文集三十一卷

三年甲申

四年乙酉移漢陽居住 是年十二月公游永州零陵之清
巖作六二歲詩其自注見文集十

四卷又按冷齋夜
話見思賢錄一卷

五年丙戌復承奉郎遂歸常州 謝表見文
集十九卷 作知思堂

大觀元年丁亥用寶赦轉宣義郎 謝表見文
集十九卷

二年戊子 三年己丑

四年庚寅特復直龍圖閣 謝表見文
集十九卷

政和元年辛卯春三月初九日公以疾終於正寢享年五

有二是年冬十二月初二日葬公於林莊近祖考之塋陳

思賢錄

卷一

五

忠肅公權作墓志 見鄒氏宗譜又
按思賢錄三卷

二年壬辰 三年癸巳

四年甲午六月己酉公之母安康郡太君張氏卒是年七

二月壬寅塋於林莊合朝奉之兆陳忠肅公權銘其墓 按

氏宗譜墓志銘見思賢錄三卷 公初除諫官時恐貽親

憂欲固辭母曰兒能報國無愧於公論吾顧何憂及公兩

請嶺表母
不易初意

五年乙未 六年丙申 七年丁酉

重和元年戊戌

宣和元年己亥七月二十五日公之夫人沈氏始以公恩封

崇德縣君再封蓬萊縣君卒

二年庚子二月二十五日葬夫人沈氏於公之墓石合公

之兆龜山楊文靖公時作墓志銘其墓 見思賢
錄三卷

三年辛丑 四年壬寅 五年癸卯

六年甲辰 七年乙巳

欽宗靖康元年丙午

高宗建炎元年丁未

二年戊申 三年己酉 四年庚戌

紹興元年辛亥 二年壬子

三年癸丑公之子柄集公奏議一卷龜山楊文靖公時為

之序 見思賢錄一卷其
奏議全案無存

思賢錄

卷一

六

四年甲寅

五年乙卯公之子柄集公平生所作文得古律詩賦傳 且

序述及紫微制草策問四六襍著祭文墓銘行狀編次合

為四十卷李忠定公綱為之序 見文集
篇首

六年丙辰三月己酉 高宗追復龍圖閣待制 誥命見思
賢錄一卷

贈寶文閣直學士賜諡曰忠 賢錄一卷

家傳

公十六歲而學成天資仁厚器量闊博事親以孝稱端重寡言坐不踞立不倚處屋漏暗室其容肅如也夜寐恐見祖先則必叉手十八歲入太學聲譽赫然試每在高等記覽該綜援筆數千言立就猶自視以爲不足人有一善必與之交議論挺拔不遂時好

公元符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出試院卽上三疏後二疏論瑤華之廢弁宰臣之姦時當路恐公播傳既與制獄且將下賁搜取諫草道路洶洶家人震懼盡以疏藁焚之至事

疏偶在他篋得以存又云是日奏罷上初不甚怒公反復開

恩賢錄

卷一

七

陳備盡委曲且曰臣知此事皆章惇誤陛下上曰卿何以知公曰臣讀答詔曰以長秋之虛位援故實而有言又讀

曰屬中宮之虛位適宰府之有言故知惇之誤陛下也上可

曰古語有之曰毋以子貴今妃之子則太子也上在所隆亦

何不可公曰分不可踰其猶冠履太妃之有陛下於今日太

妃而已母以子貴非此之謂與上曰此亦祖宗故事豈特朕

耶公曰祖宗之大德在天下可法多矣陛下不法祖宗之大

德而舉其小疵臣恐後世之責人無已者於祖宗大德不能

無累則必自陛下始上拂衣而起公引上之裾泣曰臣淺薄

孤賤蒙陛下特達之知遭遇非衆比今日之事臣上割慈母

之恩下棄妻孥之愛冒萬死以幸陛下之一悟陛下聽臣則天下受其福不聽則天下被其禍以臣螻蟻之命何足汗陛下之斧鑕上入公出待罪

宋史忠諫傳田畫王回

曾誕附

鄒浩字志完常州晉陵人第進士調揚州穎昌府教授呂公著范純仁爲守皆禮遇之純仁屬撰樂語浩辭純仁曰翰林學士亦爲之浩曰翰林學士則可祭酒司業則不可純仁敬謝元祐中上疏論事其畧曰人材不振無以成天下之務下視今日人材果有餘耶果不足耶以爲不足則中外執事未嘗不備以爲有餘則自在以天下之重者幾人正色

恩賢錄

卷一

八

昌言不承望風旨者幾人持刺率之權以肅清所部者幾人承流宣化而使民安田里者幾人人民貧所當富也則曰

如之何官冗所當澄也則曰民情不可擾人物所當求也

曰從古不乏材風俗所當厚也則曰不切於時變是皆不明

於義理之過也蘇頌用爲太常博士來之邵論罷之後累歲

哲宗親擢爲右正言有請以王安石三經義發題試舉人者

浩論其不可而止陝西奏邊功中外皆賀浩言先帝之志而

陛下成之善矣然兵家之事未戰則以決戰爲難既勝則以

持勝爲難惟其時而已苟爲不然將棄前功而招後患願中

飭將帥毋狂屢勝圖惟厥終京東大水浩言頻年水異繼作

雖盈虛之數所不可逃而消復之方尤宜致謹書曰惟先格
王正厥事不以爲數之當然此消復之實也蹇序辰看詳元
祐章奏公肆詆欺重輕不平浩言初旨但分兩等謂語及先
帝弁語言過差而已而今所施行混然莫辨以其近似難分
之迹而典刑輕重隨以上下是乃陛下之威福操柄下移於
近臣頗加省察以爲來事之鑒章惇獨相用事威虐震赫浩
所言每觸惇忌仍上章露劾數其不忠慢上之罪未報而賢
妃劉氏立浩言后以配天子安得不審今爲天下擇母而
立乃賢妃一時公議莫不疑惑誠以國家自有仁祖故事不
可不遵用之爾蓋郭后與尚美人爭寵仁祖既廢后弁斥美
人所以示公也及立后則不選於妃嬪而卜於貴族所以遠
嫌所以爲天下後世法也陛下之廢孟后與郭后無以異果
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抑其不然也二者必居一於此矣一
氏罪廢之初天下孰不疑立妃爲后及讀詔書有別選貴族
之語又聞陛下臨朝慨嘆以爲國家不幸至於宗景立妾怒
而罪之於是天下始釋然不疑今竟立之豈不上累聖德臣
觀白麻所言不遇稱其有子及引永平祥符事以爲證臣請
論其所以然若曰有子可以爲后則永平貴人未嘗有子也
所以立者以德冠後宮故也祥符德妃亦未嘗有子所以立
者以鍾英甲族故也又况貴人實馬援之女德妃無廢后之

忠賢錄

卷一

九

嫌適與今日事體不同頃年冬妃從享景靈宮是日雷變甚
異今宣制之後霖雨飛電自奏告天地宗廟以來陰淫不已
上天之意豈不昭然考之人事既如彼求之天意又如此望
不以一時改命爲難而以萬世公議爲可畏追停冊禮如初
詔行之帝謂此亦祖宗故事豈獨朕耶對曰祖宗大德可法
多矣陛下不之取而效其小疵臣恐後世之責人無已者紛
紛也帝變色猶不怒持其章躊躇四顧凝然若有所思付外
明日章惇詆其狂妄乃削官羈管新州蔡卞安惇左肅繼詩
治其祖送者王回等語在他傳徽宗立亟召還復爲右正言
遷左正言遷左司諫上疏謂孟子曰左右諸大夫皆曰賢未
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諸大夫
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
之於是知公議不可不恤獨斷不可不謹蓋左右非不親也
然不能無交結之私諸大夫非不貴也然不能無恩讐之異
至於國人皆曰賢皆曰不可則所謂公議也公議之所在概
已察之必待見賢然後用見不可然後去則所謂獨斷也惟
恤公議於獨斷未形之前謹獨斷於公議已聞之後則人君
所以致治者又安有不善乎伏見朝廷之事頗異於卽位之
初相去半年遠已如是自今已往將如之何願陛下深思之
改起居舍人進中書舍人又言陛下善繼神宗之志善述神

忠賢錄

卷一

十

宗之事孝德至矣有五朝聖政盛德願稽考而繼述之以揚
七廟之光貽福萬世遷兵吏二部侍郎以寶文閣待制知江
甯府徙杭越州初浩還朝帝首及諫立后事獎嘆再三詢諫
草安在對曰焚之矣退告陳瓘瓘曰禍其始此乎異日奸人
妄出一緘則不可辨矣蔡京用事素忌浩乃使其黨爲僞疏
言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遂再責衡州別駕語在獻愍太子
傳尋竄昭州五年始得歸初浩除諫官恐貽親憂欲固辭母
張氏曰兒能報國無愧於公論吾顧何憂及浩兩請嶺表母
不易初意稍復直龍圖閣羣疾作危甚楊時過常往省之爾
然僅存餘息猶眷眷以國事爲問語不及私卒年五十二高

忠賢錄

卷一

十一

宗卽位詔曰浩元符間任諫爭危言議論朝野推仰復其待
制贈寶文閣直學士賜諡忠浩所與游田畫王回曾誕皆良
士也

畫字承君陽翟人樞密使況之從子以任爲校書郎調磁州
錄事參軍知河西縣有善政民甚德之議論慷慨有前輩風
與鄒浩以氣節相激厲元符中浩爲諫官畫監京城門往見
浩曰平生與君相許者何如今君爲何官浩曰上遇羣臣未
嘗假以辭色獨與浩差若相善天下事故不勝言意欲待深
相信而後發貴有益也畫然之既而以病歸許邸狀報立后
畫謂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絕交矣浩得罪畫迎諸塗浩出涕

畫正色責之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
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毋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
未止此也浩茫然自失歎謝曰君之贈我厚矣建中靖國初
入爲大宗正丞曾布數羅致之不爲屈欲提舉常平官亦辭
請知淮陽軍歲大疫日挾醫問病者藥之遇疫卒淮陽人祀
以爲土神云

回字景深仙游人第進士調松滋令荆河俗用人祭鬼回捕
治甚嚴其風遂革知鹿邑縣入爲宗正寺簿元符中葉祖洽
薦爲睦親府講書與鄒浩友善皇后劉氏立浩將論之密告
回回曰事固有於此者乎子雖有親然移孝爲忠亦大夫

忠賢錄

卷一

十一

人素志也浩南遷人莫敢顧回斂交游錢與治裝往來經理
且慰安其母遷者以聞逮詣詔獄衆爲之懼回居之晏然御
史詰之對曰實嘗與議不敢欺也因誦浩所上章幾二千言
獄上除名停廢卽徒步出都門行數十里其子追及問以家
事不答祖洽亦坐黜徽宗立召還舊官擢監察御史數日卒
年五十三卒象求王觀買易上章乞錄其子恤其家以獎勸
忠義詔除子渙老郊社齋郎蔡京爲相奪之仍列名黨籍
誕公亮從孫也孟后之廢誕三與浩書力勸請復后浩不報
及浩以言南遷誕著玉山主人對客問以譏之其畧曰客問
鄒浩可以爲有道之士乎主人曰浩安得爲知道雖然子於

此時議浩是天下無全人也言之尙足爲來世戒易曰知幾其神乎又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方孟后之廢人莫不知劉氏之將立至四年之後而冊命未行是天子知清議之足畏也使當其時浩力言復后能感悟天子則無今日劉氏之事貽朝廷於過舉再三言而不聽則義亦當去使是時得罪必不若是酷以貽老母之憂矣嗚呼若浩者雖不得爲知幾之士然百世之下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尙不失爲聖人之清也其書旣出識者或以比韓愈爭臣論誕仕亦不顯

續通鑑年編

思賢錄

卷一

主

元符二年九月立賢妃劉氏爲皇后右正言鄒浩上疏言立后以配天子安得不審當孟后罪廢之初天下莫不疑立賢妃爲后及讀詔書有別選賢族之語今竟立之則不免上累聖德乞追停冊禮詔除浩名勒停窠新州蔣之奇呂嘉問葉祖洽皆補外王回除名勒停坐與鄒浩言交通也王琳吳師禮李友諒陳舉朱絳傅楫胡安修范致君王溥勒停自時中岑稷張庭堅畢漸蔡蹈范致虛蔣求葉承各責罰坐以錢銀遣浩且致簡叙別也

鄒浩之窠新州黃履言浩以陛下所自拔擢平昔優獎之故遂敢犯逆職而陛下遽斥之死地人臣孰敢爲陛下論得失

乎上愕然曰卿言甚有本末朕當徐思之履退遽降貴命罷尙書右丞知亳州三年哲宗崩皇弟端王卽位尊皇后爲元符皇后二月復鄒浩等官同時坐累者王回等二十六人悉牽叙有差范純仁等並收叙鄒浩黃隱黃廷堅賈易王回盡與監當差遣三月以龔夬爲殿中侍御史陳瓘鄒浩爲右正言曾布因言於上曰言路得人但章惇蔡京不樂爾

李丙丁未錄

元符三年徽宗皇帝卽位四月戊午御史中丞安惇以質文閣待制知潭州先是鄒浩以言事貶上卽位首開言路召還浩爲右正言惇言浩先朝所棄不可復用國是所繫不可輕改於是右正言陳瓘不平之疏惇罪惡曰臣竊惟天下萬事而人主所當同者一事而已用人是也堯舜之法試而後用是以九年然後見伯鯨之罪歷試然後見大舜之聖不試而用其失多矣陛下欲開言路首還鄒浩取其既往之善可謂得已試之才允合人心無可正救而聞御史中丞安惇尙緣往事論浩罪惡欲寢已成之命自明前舉之當其說以謂先朝之事且當遵承國是所繫不可輕改臣請以祖宗故事明其不然昔唐介之忤仁廟也內指貴妃外詆宰相竊於愼表昭示天下是則鄒浩盡忠之言何異唐介先帝一時之怨何異於仁廟仁廟有日新之意久而變通是以還介於一年之

思賢錄

卷一

古

丙先帝有日新之意未及改命而棄天下於數月之間愛君之人念此傷痛光積前緒正在今日豈有事事不改而可以謂之善繼天下皆非而可以執爲國是乎國家一繼一述皆本於孝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是以太平之久自堯舜三代乃至漢唐皆不及焉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孰大於此若夫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則是孟莊子之所謂孝爾戰戰兢兢何足爲天子道哉陛下居武王繼述之位而執法之臣拘孟莊子不改之說曲徇其情則臣下享因循之利不從公議則聖主被愆妄之譏上誤朝廷一以私意豈風憲之職當如是乎然則鄒浩既來惇可去矣雖聖主寬容姑示含貸而明示思賢錄

卷一

五

好惡亦不可緩黜幽之典宜自惇始伏望卽降指揮以警列位天下幸甚不報章再上其畧曰臣竊惟鄒浩盡忠之言以愛君憂國爲心先帝一時之怒無終絕言者之意臺諫之官所職雖異而國有大事則皆所當言惇居風憲之任理當助浩默而坐視愧責已多況如前日之所爲者乎極天下公議之所非以爲國是拘人臣不改之小孝以爲善述昔也誤朝今復非上原情定罪安可已也且惇之去留實繫國體明示好惡於此乎在上於是下其章三省而惇亦上章請外遂有是命

黃山谷詩

幽州已投斧柯崇山更用憂何且喜龔鄒冠豸又聞張董上坡注云言大奸已誅餘黨不足憂時章惇安置潭州書曰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又曰何憂乎驩兜共工正言四月張舜民爲諫議大夫董敦逸爲左諫議大夫夫字唐諫議大夫班在給舍上一遷爲給事中再遷爲中書舍人有自他官爲諫議者班給舍上一班中戲語曰饒他上坡却須班復在下也

徽宗召爲右正言制

宣德郎新添監素州酒稅鄒浩上書元祐論列經術取士之美意先帝嘉獎擢實諫垣而徑行直情無所顧避其還供奉之職再備闕遺之選無近虛言無厭貴寵百官有邪汝察政思賢錄

卷一

去

楊龜山與忠公書

竊惟天子睿聖方嗣位之始未有左右便嬖近習之私迎意而取悅未有奸邪讒佞欺負之徒投間而亂其聽聖度虛明忠言易入書曰爲上爲德孟子曰一正君而國定矣此正其時不可失也宜迪之以先王道德之要言爲治之大方參之以古今成敗之明效使聖智益明則天下之利病左右之忠邪自判矣舍此宜無足爲者公之道學究極天人之蘊時之所知蓋公之所厭厭者安能上裨高明萬一然愚鄙嘗等一盼之私故輒自竭惟寬仁不罪其狂瞽乃幸也

崇甯元年正月竄鄉浩初劉后爲賢妃生子時正中宮虛位后因是得立然纔三月而薨諡獻慈太子后之立也浩三疏諫隨削其稿尋得罪貶上初卽位及浩還朝首及諫立后事褒嘆再三詢諫草安在對曰焚之矣退告陳瓘瓘曰禍其始此乎異時奸人妄出一緘不可辨矣及蔡京用事使其黨爲僞疏謂本宮人卓姬生子后殺其母而取之詔暴其事安置永州浩母張氏賢浩之爲諫官也恐貽親憂欲固辭母曰兒能報國無媿於公議吾顧何憂

楊龜山作奏議序

忠賢錄

卷一

七

道鄉鄒公自少以道學行義知名於時其爲人也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望之粹然見於顏面不問知其爲仁人君子也其遇事接物猶虛舟然而堅挺之姿如精金良玉不可磨磷元符中用侍臣之薦擢居諫垣從人望也是時哲宗皇帝勵精求治用賢如不及一見卽以公輔期之嘉言入告無不從者適中宮虛位之久大臣欲自結於嬖昵之私爲保位之謀迎意媚合不以正公力言之以爲公議不允忤上旨奸諛之徒惡其害已相與協力擠之於陷穽之中又下石焉皆是也公之章留中不下乃僞爲之加以詆誣不實之語流布中外欲使天下聞之眞若有罪者其爲謀深矣雖有端人正士不敢爲公辨者公旣歿迨今二十餘年昔之奸明凋喪畧盡而

正論行焉眞僞是非始有在矣紹興三年其子柄集公之奏議一編屬予爲序余與公非一朝燕游之好也知公爲尤詳其事之本末皆余所親聞見者故詳著之以昭示來世庶乎使小人知君子之爲善終不可誣也公之將亡余適還自京師聞公疾革未及弛擔卽往省之見其蕭然僅存餘息然語不及私猶以國事爲問蓋其平生以天下之重爲已任至垂絕而不忘也每追念及之愴然不能釋嗚呼亡道凋喪久矣不復有斯人也

李忠定公作文集序

忠賢錄

卷一

八

文章以氣爲主如山川之有烟雲草木之有英華非淵源根底所蓄深厚豈易致耶士之養氣剛大塞乎天壤忘利害而外生死胸中超然則發爲文章自其胸襟流出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孟軻以是著書屈原以是作離騷經與夫小辯曲說飾章繪句以祈悅耳目者固不可同年而語矣唐韓愈文章號爲第一雖務去陳言不蹈襲以爲工要之操履堅正以養氣爲之本在德宗朝奏疏論宮市貶山陽令在憲宗朝上奏論佛骨貶潮陽守進諫陳謀屢挫不屈皇皇仁義至老不衰宜乎高文大筆佑治六經粹然一出於正使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也道鄉鄒公自其少時處閭里遊庠序登仕途其節操風流爲有識者之所推許至元符間職在諫省適有椒房

之事抗章陳列危言鯁論聳動四方遠謫萬里又建中靖國間召還侍從又以直道不容於朝再謫嶺表而氣不爲之少挫遇赦得歸作知惠堂以居奉其母友其諸弟教訓其子姪欣然不知老之將至所養如此故其文章高明闊達溫厚深厚追古作者有黼黻之文有金石之聲有菽粟布帛之用信乎有德之必有言也其子柄翔集公平生所爲文得古律詩賦共七百首雜文四百餘篇合爲二十卷而諫省章疏又別爲一集將鏤版以傳於世求序於綱義不得辭且爲之言曰國之治亂安危存乎言而已矣方嘉祐治平間上之所以求言聽納者既盡其道下之所以獻言開陳者又中於理上下思賢錄

卷一

元

交而志通宜乎協氣嘉生薰爲太平而不可跋及也其後朝廷議變新法言不便者接武竄逐朋黨之論浸興而士始以言爲諱自紹聖元符以來遂無言者當時臺諫具員然類皆毛舉細故以塞責甚者至於變亂白黑顛倒是非投時好以取世資雖謂之無可也獨公奮不顧身犯顏逆鱗論國事之大者於言路閉塞之時號風鳴朝陽然遷謫流離屢瀕於死而任言責者益自懲艾不復激昂習熟見聞以緘默爲當然至崇甯宣和間則又甚矣燕山之後國之大故莫重於此諫諍熟視未嘗有一言及之馴致禍亂四海橫流使公是時猶存居可言之地其肯保位愛身不一開口爲社稷生靈之計

雖三尺之童有以知其必不然也由是觀之公之文章垂於後世誦而讀之者想望風采其仰慕爲何如哉紹興五年歲次乙卯三月二十一日序

高宗追復龍圖閣待制誥

朕履茲艱運述彼亂源傷誦佞之成風悼忠良之獲罪肆褒遺直用勸在官故承議郎鄒浩處心不欺養氣至大言期悟主引裾常犯於雷霆計不惜身去國再遷於嶺徼具臣動色志士傾心方除黨錮之文遽起愆遺之嘆久稽顯命未白沈寃英爽不忘想生氣之猶在姦諛亦死知朽骨之尙寒其還延閣之清資少慰重泉之幽憤噫爲善之效其報也長身雖思賢錄

卷一

壬

抑於生前志卒伸於地下尙其矜饗歆此寵光可持追復龍圖閣待制餘如故

高宗賜諡誥

身名俱泰孰不願爲良臣忠孝難全蓋亦從其大者此古人事上之義亦當時各志於仁朝有直聲世爲昌運故承議郎追復龍圖閣待制賜紫金魚袋鄒浩昔居諫雷擢自泰陵會椒房議立之初欲裨聖主遂草疏論救其失取嫉權臣激怒九重投荒萬里生與母訣死絕身謀未數月而召還復遭讒而見逐朕念我宋得此諍臣隆加華閣之名再錫命書之寵歎九泉之莫作誅一字之惟忠下逮魄榮上承恩渥可特贈

寶文閣直學士諡曰忠

李心傳建炎繫年錄

紹興六年二月己酉故追復龍圖閣待制鄒浩贈寶文閣直學士諡曰忠時浩子柄入對上浩諫立元符皇后章疏手藁給事中呂祉等奏其言直而婉肆而隱有古諫諍之風舉世所傳爲疏激訐淺俗謬妄之說不同竊惟浩之名德表在一世如是而前日追復止於舊職未厭公議欲望優加贈典仍許依曾望豐稷例賜諡庶以副主上優卹黨人旌顯忠直之意故有是命

徐度却掃編

思賢錄

卷一

主

鄒志完以論立后事世所傳疏其辭訛訐益小人僞爲之以激怒者也其子柄後因賜對首辨此事且繳元疏副本上之詔付史館予嘗見之緩而不迫薰然忠厚之言也

程氏遺書

張繹問伊川曰鄒浩以極諫得罪世疑其賣直也伊川曰君子之於人也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世服其言

程氏外書

伊川問學者顏子所樂者何事或曰樂道伊川曰若說顏子樂道孤負顏子鄒志完曰雖未識伊川面已識伊川心何其

造之深也鮮于侁問伊川曰顏子何以能不改其樂正叔曰顏子所樂何事侁對曰樂道而已伊川曰使顏子而樂道不爲顏子矣侁未達以告鄒浩浩曰夫人所造如是之深吾今日始識伊川面

冷齋夜話

零陵邵澹巖有訓狐凡貴客至則鳴公將至而狐鳴寺僧出迎公怪之僧以狐鳴爲言公嘗有詩云步入山來亦偶然初無消息與人傳訓狐底事先知得隔夜飛鳴報老禪

晁氏客話

鄒志完雖遇冗劇事處之常優游因論易曰常禪而不厭若

思賢錄

卷一

主

禪而厭非所以爲常

維揚志

志完嘗爲教授呂申公守維揚命撰樂語鄒不允公曰使教授他時作翰林學士將如何鄒答曰使爲翰林學士則可爲國子司業則不可後首薦之

老學菴筆記

豐相之於舒信道鄒志完於呂望之其爲人似不類然相與皆甚厚不以鄉里及同僚故也相之爲中司時猶力薦信道志完元符中進用則實由望之薦也及以直諫逐望之坐謫非其人疏官謝表云臣之與浩實非素交以其嘗備學校

之選於先朝能陳詩賦之非於元佑比緣薦士遂取充員豈
期蟻賊之微自速雷霆之譴其叙陳終不以志完爲非亦不
易矣

楊學題名記

昔道鄉鄒公封四柏於淒涼之宮其後嬰龍麟蹈虎尾歲寒
之節標不可渝揚之人士聞風興起若書策琴瑟猶在前也
上君子植立如此雖不啻石以列名氏誰謂其不傳哉然則
萬筆斯題者豈惟以名傳爲貴盍究其所以傳者實益就傳
益遠度越前修無難矣願與方來者勉之

見總志

思賢堂記

思賢錄

卷一

五

其畧曰廣陵學官廳嘗庭植四柏灑灑合抱今莫究其所建
炎兵燹後當草創於省倉南淳熙間鄒公興裔重建學宮因
徙於右今之廳事是也圃有四柏乃教授彭君方植以存古
端平後教授李君迪扁堂之東曰景鄒龔君夢龍易其扁愛
柏皆景行道鄉之意也

黃潛使道鄉臺記

南軒先生張公拭易長沙法華臺爲道鄉臺按長沙志云道
鄉臺在潭州善化縣嶽麓山惠光寺元符中吏部侍郎鄒公
浩南遷道潭與主僧法琳同登賦詩元符大臣與寺人郝隨
劉端友相表裡布其黨中外兇焰震灼大夫君子皆被其毒

雖名德雋老且不免薦紳之禍極矣方羣憤左道取容在廷
謀莫敢異道鄉公獨異之正色危言無所隱卽日罷諫職謫
新州明年道潭潭守下逐客之令逆旅主人不敢舍嗚呼公
之不容於朝固也顧不容於行路何哉夜絕湘江天大風扁
舟掀舞小人之志亦慳矣君子之行其道雖嬰龍麟蹈虎尾
不之畏何浮湘之足畏乎旣濟浮屠氏列炬江頭相勞苦方
是時醜正惡直者滋欲圖公而山之僧獨知敬之此詩之所
從作也詩成於困厄流放之餘而無一詞煩冤抑鬱之思其
明於憂患與故是區區者不以動其中也昔杜陵客是邦那
不爲禮於是賦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畱人之章而去自昔視
思賢錄

卷一

五

今蓋有愧焉張敬夫得公之詩於朱元晦將刻石山中且名
其臺曰道鄉因爲書其所以然

昭州志

公再謫昭州江水不可飲汲於數里山中暑月殊以爲苦所
居仙宮嶺下忽有泉涌甘冷瑩徹因疏爲小池日得四五斛
名感應泉將有北歸之命數日前泉乃涸旋有人大醉至門
呼曰侍郎歸矣尋求不見明日命下龜山挽詩云泉甘不出
戶客醉豈無神

張南軒跋甘泉銘

鄒公名節在天下固豈晚生所能贊誦讀其文字之雄猶可

以想見其引龍裾之時而激懦夫於今世

周丞相跋陰陽詩諱必大字子允諱文忠公

詩語忠誠心畫莊厚天禧天聖間氣象大率如此可以尚論其世矣忠公作跋時正遭外艱所謂聰聽祖考之教訓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者耶必大敬題其後

趙肯堂跋詩訓

鄉氏自舍人公以水孟薤本陰陽蒼生爲都曹公訓至忠公道鄉先生之立朝大節殆與日月爭光其源深流長固如此莫爲於前雖美弗彰莫爲於後雖盛弗傳後之人勿替引之雖百世可知也

思賢錄

卷一

重

王質齋跋詩訓

右鄉舍人所作其子都官赴筠州推官詩傳之道鄉先生崇論閎議可以爲鄉氏之寶可以爲毘陵之瑞世徒恨浙西難得好官人世俗難得自立者概於此豈不可畏也哉元符變后一事其與元祐之事一耳使無不汙卽死之念何以報之其輒有道鄉跋語蘇魏公陳了翁李忠定楊龜山周益公終焉可以爲世大寶讀之感嘆今歲二月太守命拜埤尊德敬賢永爲故事因題其後

陳通判跋奏議

予少之時讀國史而知道鄉先生之風節凜乎不可尚也揭

來丞郡得奏稿語錄觀之其言大抵如桑麻穀菽字字皆實

其學力喫緊處本於中庸其立朝事君治已與人皆出於中庸之道當紹聖元符以後國亦多事矣先生擢居言路諫舌切切皆人所駭聞者同時則有陳了翁諸賢共推義穀其友則如田承君出壯語以勉其志投諸瘴嶺之死靡他此豈賈直沽名哉唐子方論文潞公後無聞焉伊川此言蓋不足於其再入也先生還自南荒復踐諫職論事彌不置卒遷謫以去曾南豐之述顏魯公謂其屢斥屢困不以死生禍福爲秋毫顧慮斯足以見公之大噫魯公遠矣吾於道鄉先生亦云寶祐年月日陳炎子跋

思賢錄

卷一

美

朱晦菴大全集

鄉道鄉奏議不見於世德久嘗刊行家集龜山以公所彈擊之人猶在要路故今集中無奏議後來汪聖錫在三山刊龜山集求奏議於其家安止移書令勿刊可惜不知龜山猶以出處一事爲疑故不可不行於世安止判院間之刊於延平德明

或問劉元承捷鄉志完舟人事先生曰道鄉赴貶到某州元承爲守舟人覆云若載鄉正言不敢取一錢元承捷之

毘陵志

公子兩字德久莊重篤學幼負俊聲侍忠公如二水黃山谷

見之深加嘆異呼爲小友未弱冠棄科舉學從龜山先生游先生期以大器每稱之曰是真有志於學乃盡傳其業龜山門人以柄爲稱首陳忠肅公亦稱其才高識遠可以大受靖康初以元樞李公薦布衣補承務郎除編修權給事疏請昭雪忠公遷謫之非辜且不出秦陵之意朝奏夕可贈官贈諡典禮優渥天下偉之素以剛鯁聞莊外敏中與人不苟合前後奏議炳炳真能世其家者著伊川語錄一卷文集二十卷終天台守

柳拭跋奏議

拭少讀年編言行錄諸書仰先生高風勁節舊矣今適以校

恩賢錄

卷一

毛

官來寓里遂得端拜祠像而讀其餘編因識先生以事親之孝推而爲事君之忠以一心之敬推而爲忠孝之兩全其所謂聖道具於六經莫若中庸之爲要而中庸一書又莫若謹獨之爲要此誠天下之名言有不待質之伊洛諸儒而自相脗合者措諸事業之根本實昉於此

滕岳瞻書語錄後

余既錄道鄉語於梓載惟公之言行在文集奏議家傳及語錄者可讀而考也然其事實散在野史雜集中者尙多士豈能周覽而悉見之晦菴先生云呂伯恭大事記通鑑所無者中因用是意搜討而裒集之凡不在前四集中者頗在此矣

命之曰遺事刊諸校宮與語錄並傳云

游定夫與周孚先恭先書

毘陵士人前欲買田以贈志完今聞買宅以延中立此可振頽風激衰俗非好賢樂善未易能爾

徐師川詩并序

十一月九日攜二監子邀單軍兩秀才步出古觀之西北求鄒公志完侍郎寓舍拾青閣故基

鄒公直道仕三黜仍百謫可憐補天手竟作投荒客自予居夷中每尋舊踪跡官吏不嘗省父老誰記憶羣生雖少年往行尙多識云有賢主人館之江上宅拾青閣爲舊來仙名所

恩賢錄

卷一

毛

易藥石救貧病忠信行蠻貊昭晰戒丁甯雨露垂澤澤既歸遂仙去往往侍玉帝側當如蒼生何封豕來薦食百身豈可贖每念令氣塞久欲往一游病此老無力履霜頗強健眼前不撓墮兩兒休籃輿二客同蠟屐危橋出隘巷馮高聊物色喬然但林莽蕪廢長荆棘井窰鄒復遺江山依舊碧要知千載下懷賢求所歷端能有遺像勿使俗駕勒

思賢錄卷之二

忠公祠墓

毘陵志

鄒忠公浩墓在晉陵縣德澤鄉林莊崇甯間歸自嶺表政和初卒葬此嘉定中郡守胡公衛命教授趙絰卽墳築菴給公田贍祠事嗣是郡與學校歲遣祭

忠公墓志

忠肅公陳瓘瑩中

鄉公諱浩字志完世爲杭州錢塘人祖霖故任尙書都官郎中徙居常州晉陵今爲常州晉陵人父戡故任廣濟軍錄事參軍贈朝奉郎公元豐五年中進士第調蘇州吳縣主簿未

思賢錄

卷二

一

赴改除揚州州學教授移雄州防禦推官知安州孝感縣事未赴改除穎昌府府學教授元祐七年除太學博士明年四月因御史來之邵言爲襄州州學教授紹聖三年丁朝奉憂服除改宣德郎元符元年也哲宗召對除右正言明年九月以言事除名勒停羈管新州今上卽位復宣德郎添監索州酒稅除右正言遷左正言左司諫起居舍人明年除通直郎試中書舍人賜三品服差同修神宗國史遷吏兵部侍郎遂乞外補除寶文閣待制武騎尉文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知江甯府尋改知杭州未赴責授衡州別駕永州安置明年正月除名勒停昭州居住崇甯四年冬移漢陽軍居住五年

復承奉郎遂歸常州大觀元年用寶敕轉宣議郎四年特復直龍圖閣公自嶺表還親側凡六年瘴癘歲作今年春大病遂不起政和元年三月九日也享年五十有二母張氏封安康郡太君夫人沈氏蓬萊縣君子男二人曰栢曰栢卜以今年十二月初一日葬於常州晉陵縣德澤鄉林莊原近祖考之塋從公志也叙復宣德郎陳瓘叙次

張夫人墓志銘

夫人張氏常州晉陵人祖鑄光祿卿父天經職方員外郎母吳氏莊德縣君夫人在家爲賢女以適鄒氏爲贈朝奉郎諱戡之妻姑樂安縣君孫氏治家嚴夫人事之順朝奉公仕三

思賢錄

卷二

二

十餘年運蹇不得調而所蒞必以誠無滅裂不適之意夫人有助焉子男五人浩宣德郎直龍圖閣洞假承務郎洞治沈皆士也未仕元符元年哲宗擢浩爲右正言明年以言事竄新州今上卽位召還四遷爲吏部侍郎崇甯元年復貶永州明年竄昭州五年蒙恩復官比歸初志完聞除諫省不敢受欲終辭夫人問其故浩稽首而對曰有言責者義不可默恐或以是貽夫人之憂夫人止之曰勿辭也兒所以報國者若無愧於公議則我何憂乎及新州命下弟治亦坐志完事連逮繫獄一門震駭惟夫人克踐前言懼而弗擾志完再竄益危而夫人不易初意繫送其往笑迎其歸非無苦樂之情也

而一視陰夷斯其所以爲鄒公之母歟志完旣自嶺表得歸
終設直園之寵夫人嚮闕忭踊志完適夫人之適數舞爲壽
如是六年而夫人哭志完矣前一年洞先卒夫人年過七十
再哭其子夫人徐自開釋常依持佛語以蕩滌情累被疾雖
久而氣守不亂臨終之日須湯沐更衣而卒政和四年六月
己酉也享年七十有五十二月壬寅葬於晉陵縣德澤鄉林
莊之原朝奉公之兆夫人初封仁壽縣君進封安康郡太君
孫柄初前葬諸孤遣人來丹坵求銘於瑾瑾以窳廢老疾棄
筆捐書省愆待盡四年於茲矣其何以發揚夫人之美勉爲
叙行狀之語而繫之以銘

思賢錄

卷二

三

銘曰 七十有五非曰不幸子乃適逝其天也夫世事有

訖不訖者壽勿銘亦昭鄒公之母

沈夫人墓志銘

文靖公楊時中立

夫人沈氏其先嘗仕吳越父充將作監主簿母費氏夫人生
有淑質及笄明慧絕人時鄒公隨父官歷陽遂以歸之公歷
官維揚襄穎間士有不遠千里鼓篋而至者踴門問道無虛
席公闢館居之饒饌之事取具於家夫人區處之不少懈病
則躬爲之粥藥故士得悉意於肄業而忘其旅瑣者夫人之
力也公以長育人才爲已任而夫人相之如此非夫婦一德
能如是乎元符中以言事謫嶺南夫人侍其姑安康歸毘陵

思賢錄

卷二

四

而未善也子碩旣葬其母欲以購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吾
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請頒諸兄弟之貧者著在禮經以爲
萬世法夫人之是舉也其合矣乎非遠識庸有是哉宣和元
年七月二十五日以疾卒享年五十有九庚子年二月二十
五日附於公之墓右始以公恩封崇德縣君再封蓬萊縣君
男二人曰柄曰柎柄以布衣名對除承務郎樞密院編修柎
未仕皆以學行世其家銘曰

幼施於內維婦之常中外有聞婦道之光作配君子一德
靡悔銘無溢辭其永不墜

宋故廣濟軍錄事參軍監真州軍資庫鄒君墓誌銘

湖散郎尙書屯田員外郎飛騎尉賜緋魚袋方棠撰

承議郎諸王府記室參軍雲騎尉

傅緝書

奉議郎權發遣梓州轉運使判官公事雲騎尉借緋

孫諤篆蓋

晉陵鄒君保之喪其孤以君位不稱德善不聞世欲得分厚而交深者論譏之走役夫以行誼之狀求銘元祐中余仕爲婺州法曹掾君錄參軍事官守聯屬得君爲詳君聽獄審而用心仁每決重辟哀矜見於言色其無求生之路然後爲之設食飲具棺衾囚見之感泣無憾職主郡帑掌庫吏卒相因缺盜至百萬君至則知之慮坐死者之衆也微露其端衆懼

思賢錄

卷二

立

補償僅足始按其餘罪得減死論者四十二人未幾刑部以君昔爲眞州司戶時劾軍將王舜卿自盜罪在大辟未決從坐者死獄中舜卿弄法者也知鞠獄之制詐以亡者爲首遂不伏誅乞改推舜卿竟不得死至是坐君失入免歸或曰死亡爲首者朝廷之好生也獄官何罪宜辨君曰命也可遠辨耶乃欣然引去此皆余見而知之者雖淺陋又何敢辭爲之叙曰君諱戡字保之其先居於杭之錢塘曾大父智作坊使大父元慶東頭供奉官閤門祇候贈左屯衛大將軍子十人宦游四方父霖遂爲晉陵人仕至都官郎中年五十始有子即君也母樂安縣君孫氏君以父任爲太廟齋郎遷宣長十

四歲而孤事母恭順勤色難之養既冠調池州貴池縣主簿

終更改蘇州吳縣主簿未行丁樂安君憂服除爲眞州司戶

參軍用薦者遷婺州錄事參軍既罷去尋以泰州如阜縣令

提舉市易司勾當公事會前官繼後而逋負逾千戶窘急者

往往忘生君以身任其責使之緩償皆得完故產保妻子而

公家之利益亦不廢改湖州安吉縣丞遇減罷移廣濟軍錄

事參軍秩滿監蘇州鹽務使者才之畱久其任元祐初始訴

王舜卿事於朝雖有司沮抑而理不可屈然法當進秩竟不

與也君於是浩然有歸志親故勸勉及郡太守以禮遣焉不

得已乃至京師即被疾少間擬監眞州軍資庫飭其子洞洛

思賢錄

卷二

六

治行曰二月七日吾決歸矣至期疾革執二子手語以無憾溘然不亂而卒實紹聖三年也平居探玩釋典日造妙理乃能前示歸限忘怛其心豈非有得而然哉享年五十六君性開達無畦畛與人粹和不多反更構陷君一不校待之如初人始服其長者昔都官第進士閤門爲詩以訓焉欲使惠加民而澤垂後世也都官敬奉不敢失墜至辭使者節懼按史之或差也以閤門推是心故都官克光其世都官積之益厚則遺澤所流宜益宏遠君雖爵齒不隆然有賢子浩博學慎德擢儒科主教道嘗選爲太學博士諸生受業者爲矜式焉且嘗顯於時而大其門矣遺澤之萃其是在乎君娶同郡張

氏光祿卿禮部尚書鑄之孫職方員外郎天經之女生六子
長卽浩也自太學出爲襄州教授洞沼皆舉進士三僧早卒
況尙幼一女適應天府虞城尉宋靖孫男四人樞柄概梓孫
女三人將以其年九月十日丙申葬於晉陵縣德澤鄉林莊
之原都官堂之右銘曰

惟鄒之先受封於周漢稱鄒陽枚馬是儔逮君曾高占杭
之藉宦游於常毘陵始宅世載令善澤物庇民允矣中都
家法既循保之溫溫粹範日懋爵齒不稱垂裕厥後嗣子
承之敏行其文源深派長猗歟慶門歸於故墟禮至情備
納銘幽宮以昭千歲

思賢錄

卷二

七

祭忠公文

龜山楊時中立

嗚呼天爵之尊天宜畚之奚爲於公獨厚錫之大鈞賦物實
勞以生胡反吝茲而弗與齡錫與之柅尸之其誰香冥茫昧
理莫可推公昔在廷朝陽鳳鳴譏諛弗溺惟帝之明建中之
初來自南荒人爭覩之景星煌煌秉義不回屹如喬嶽黃陂
萬頃莫能淆濁忠言碩畫百未一施流離困厄天實爲之公
之云亡梁木其壞世亡仁賢人將焉賴生榮死哀身誦道信
公則無憾實哀斯文嗟予與公聲氣相求話言之出其同不
謀項來祝公公疾已困匪疾之憂國事是問精貫白日神其
聽之公胡不淑而不愁遺死而可贖人百其身收天高高邈

乎不聞道之窮矣慟非以私公乎不亡其知我悲

游酢定夫

嗚呼天地之心孰保其靜耶陰陽之端孰受其正耶五百之
休運孰值其應耶嗚呼公乎有行道之志有經國之識有含
萬物之器有任天下之力望之莫見其涯卽之莫知其極雷
霆在上恬不改色鼎鑊當前義不爲惻嗚呼公乎天地厚之
亦旣自成陰陽粹之亦旣自明志士仁人皆曰五百年之期
是惟我公將以斯道嗚乎不然何得之全而養之誠乎孰謂
忠未契於主澤未加於民其書未著其志未伸位不稱其實
用不旣其文奄忽厚夜而違其親乎天下田夫野婦聞之莫

思賢錄

卷二

八

不悽惻而傷神矧伊善士將誰與隣嗚呼天實爲之何怨何
尤東望沾纓孰知我憂

忠簡公許景衡

嗚呼昔我東歸拜公於常崎嶇南征再升公堂道大如天我
不敢知公曰爾來行矣勿疑凡學之要在乎克已天地一氣
萬物同體我拜稽首至矣公言雖不敢知敢不勉旃轉徙楚
郊日月未幾傳聞公喪公豈遠爾惟公所造自明而誠凜然
大節貫於神明死生禍福公初不擇脫屣塵垢亦何忻戚言
念斯民須公設施天實何哉獨不愁遺種蒼鷺呼有識悲咤
慟哭流涕豈惟學者項亦怪公傾困發積充其萌芽俾摧千

尺我感且懼公斯之過終天之訣我獨不悟疵敗之身薄祿
鳴繼敘不捐棺葬不臨穴絮酒致辭又不以時俯仰幽明顏
厚惻惻嗚呼公乎今也已矣更千萬年公則不死

忠肅公陳瓊瑩中

嗚呼公之處世五十二年以身殉國老而彌堅公議所與孰
如公贊嘆公之歿誰則不然公之孝友鄉黨所師移以事君
無毫髮欺國是所繫天子所知胡不少延捨茲聖時如公德
業可遠可久夷險皆行過涉忘咎俯仰不忤摧殞何疚死而
不亡孰曰非壽公初志道如坎之流弗舍晝夜至海而休生
也有涯數盡莫留壽夭不貳亦又何求身如虛舟觸礙而止

思賢錄 卷二

九

止而復行時則可矣載沈載浮虛也足恃驥或維之終不獲
試方其疾革粥藥並廢十日不食清坐飲水未報君親齋志
長逝臨絕之言恨此而已神資之丹不與之年窮達修短孰
能違天我病且老自作苦緣公乃何爲棄我而先人亦有言
既明且哲我危其身驪不及舌吾語在世身何必畱昇迹待
盡將與公游

中書是說之

懷公生而純明玉未琢而先白美早成而衆譽方思苦而躬
積志不屈於小官劄得伸於滿席知所言之如何要目剛乎
策誰行堪乎嶺南乃連歲而再役后皇仁而可憂入章客

而不勞方湛恩於里閭何疾病而易簣嗟無恙於投荒而不
起於安宅知非人之毒君是惟君之自螫君神定而長翁若
星官與羽客雖不達於人間猶齡松而齒石忽舍老母而下
世年幾踰乎半百既疾病而危困獨顧母而噴噴鄉人當君
之斯時候問疲而接迹相率佞佛佞道身可噴而誰惜竟不
驗於須臾徒垂淚於奄奄率是一鄉之情在四海而無射蓋
雲蓄於石中雨爲天下之澤衆有望而不符君志亦又奚獲
行路慟而此及我獨侘傺之際顧惟北方之學不老隱而佛
蹟敢出位以新奇仁義自乎開闢君每幼服而嘆曰高論之
如擲我方貽書以勉此云何生死之隔聞君疾病之未幾胡
竟遺於履舄得非所憂之深遂自違其所適不然風飈之餘
使君疊而神辯嗚呼沈痛之何訴若有子如珪璧庶君後之
必大亘流光而有赫君真今日之死耶我之生亦何益

思賢錄 卷二

十

南郭陳輔之

天下有道以道殉身聖賢出處龍蛇屈信維天生民維獄降
神生民斯何補袞持鈞公性至孝曾參事親公性至孝鄉黨
恂恂經嚴師尊周士虞賓毅列諫垣蹇蹇王臣得罪南遷羣
爲爲滿湘曉月蒼梧暮雲九年兩謫天涯地垠望闕有淚
書原無文堯仁如天恩沾海濱驛路千里山花水蘋故園十
三修甫均經年帝恩寵命降綸復踐臺閣行朝紫宸若生

僕望風雲再振如何昊天萎我哲人不憊遺一老俾上報吾君嗚呼公乎今也則亡萬事已矣夫復何云生死兩途公居度外情之所鍾正在吾輩緬懷平生甯能不愾素車斯來兮悲雞黍之難尋靈牀雖具兮痛人琴之何在賴生芻而致饕縮白茅而成酌庶有感於斯文想英神其來屆

北山程俱

嗚呼天之所靳惟德與名聖之既多則蓄其身有如鄒公外粹中淳孟子之氣顏子之仁其剛也無子子自賢之色而其和也則有合乎挫銳而同塵故純誠見於面目孝友行於閭門行義信於鄉黨操識推於縉紳惟德之富莫與之倫岩穴思賢錄 卷二 士

之下荒微之濱與夫悍卒武夫孺子庸人莫不知公之名惟德與名公取實多要困顛隲非天則那萬里生還鄉閭舞歌公曰上恩其言靡他公歸一年某仕蘭陵始以姻故膺門是登徒見公姿度粹整煥如春溫聽其言也則莫非尊君愛物孝友忠厚之經至於脫粟之飯每甘於列鼎雞栖之駕無異於華軒此固公之優爲者矣而能使闔門干指莫不意滿欣若養三牲而食萬錢則知公之道非不行於世而世之所願莫得兼其全斥久窮極可以忘言所可必者既獨善而居約則庶幾於永年名則不朽德則不愆身則不偶而命復不延又莫知其所以然者豈其獨諶不測所以爲天乎遠日云卜

張輜既陳絮酒隻雞百里來奔升公之堂如有話言寂聽無聞淚如河翻我豈不知公固超然其已出六合而無礙東星漢而長存矣何來去之足論然安有折長松於盛夏埋玉人於九原而見之者無失聲而涕漣者乎臨其穴惴惴其慄言有既而情不能宣也英爽實在尚其鑒焉

墓亭記

水心葉適

余友胡衛道知常州書來曰鄒公塚在此學官弟子薦省必時禮也家既遠而貲落祭不亭守無廬山中松柏皆盡然而敬不專於家者我其責歟教授趙緝實始作亭我命尉朱起章治旁廬舍予聞民衣食以居而汎除焉墓四隅植之以木思賢錄 卷二 士

俟長而庇蔽焉若是則視其家無遠矣役甫就業已畢雖然我欲永久如一日後之勤惰不齊奈何思其氣類一而終始能不慢者惟學之士庶幾故又使司戶朱中守叙其意以請幸子詞而記之也公名浩字志完章子厚獨相之日任諫列子厚迷國罪無匹勿最大者二后廢立之際尤大者臣子不忍言也公既以死爭而子厚將遂殺公袒問皆坐貶族次不容附會其卽敗僅免爾小人猶僞撰公疎激怒官聞故雖元祐黨籍已赦而公三竄謫屈伸榮辱之變未嘗不以正也朝廷雖懲切鄉黨常和樂識慮雖達權操舍常据經學術雖放僻諱肆常純默修之身及家未嘗無本末次第也諫必行人

臣之榮遇也然道之難全而非節不著善聞過人主之盛德也然事之難明而非節不顯紹聖迄宣和諛官五御史一皆豪傑有重名者也記曰釋奠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嗚呼公可以為故矣學之士仰綴一瓦俯緝半甓而楹桷自新也雪幹霜枝蒼鱗翠甲而樵牧自絕也出以公之道而仕處以公之道而止進退自明也衛道托於學之士也深士之報宜厚矣

錫墓田稅糧記

嘉泰二年郡守趙公善防移文免忠公墓田稅元有石刻為後人不肖者毀之其文不存

巡省規格

郡守胡衛衛道

思賢錄

卷二

三

常州照對本州士風近古俊造如林推原所自實繫道鄉生生鄒公之化凡今在學之士孰非鄒公數傳之弟子則鄒公百世之祀固宜在學者以身任之本州近以鄒塋都無林木亦無祠宇蓋因本族人眾不能皆賢以至於此遂自邢融州用錢米及將州學養士寬餘重新起造祠宇巷屋置田贍巷及為相時之便多種林木庶以旌賢宣化益厚士風其在鄒族無一毫干預則自今以往族之賢者歲時拜掃之際固將深遠嫌疑以身率眾必不忍於林木再有科芟亦不許於巷中頻有宿泊然則祠塋之重惟賴學識之賢念師承所自同心巡省而後今日之意可以傳之無窮今措置文簿一面并

藏簿孟子付州學收管逐月請教授於賢職事中輪請一人躬自巡省依後項規格每事書之簿內簿盡更續久而彌新蓋本學要務有在於此非尋常文簿比也嘉定十一年十月日朝請郎權知常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胡衛立

規格

某月某日請某職巡省支路費錢貳貫訖

某月某日學職姓某躬親巡省實具下項

一林木並全大者其圍若干

一亭菴無可修整有則言有

一主菴人盡職不職則言不職

思賢錄

卷二

四

一菴內除主菴人外別無人宿泊騷擾有則言有

錫枋田苗稅記

教授黃恮

傳曰盛德必有百世祀百世之遠詎能斷乎子孫之皆賢必有以相其後者然賢者之有後於其國乃以身殉義不計者也固之生也縱田宅置長子孫冀他日不為若敖氏之鬼卒然漸滅無炊火焉甚而蹈身非義為世大僂孝子慈孫不得為前人蓋賢不肖相越何如也忠公元符中官正言以極諫連遭險斥致臣交鑒黨合擠之陷笄又下石焉是時公視死如歸笑暇曰我今其罔後崇甯五年獲命生還越五年得正

檜鬱然渠龍拱抱公之佳城也春秋祀不乏主昆陵得公重
生獨一束賢邦君往往必躬祭不廢墜是時紹熙間陳公雖
俾學官致歲時祀嘉泰二年趙公善防始蠲墓田暨胡公甫
治刻廬舍時嘉定十有一年也先是郡文學趙緝實始作亭
水心先生並記其事刻石學宮厥後陳公大猷相圮壞更葺
之表以門道最後蠲絹和買則李公迪相望數十年偉哉數
公之舉第廬治矣稅未蠲蠲矣蠲未盡或者有所待歟丙寅
冬十二月泳樂史公能之來守此土因念曩爲武進尉陳公
昉時領郡任嘗命代通墓祭爾來二紀於茲矣又明年德化
洽郡事理春二月偕別乘梅公應發謁公坵隴顧瞻徘徊撫
忠賢錄 卷二 五
然昔嗟吾力所不克爲今慨前政所未盡爲奈何使賢者之
後是以其不腆之田爲先公祀官猶取其餘吾何惜圭勺之
賦不以復之迺命吏悉菴租苗稅幾何盡蠲其賦入公論大
快謂盛德宜爾佐以別駕之賢弁瞻塋戶役錢除去勿取是
舉也亦克用勸佞效官侯泮拜公墓者三堂祠事鄉應龍忠
公六世孫也志學行義克負荷不肯隳厥家靡廢不舉一日
告余賢守貳之德非紀之金石無以垂將來余語之曰名節
之士死且不朽亦惟任理之人時出經紀之與之爲不朽斯
得於理義所同然非有心爲之也因明夫賢者不計其後之
心而人自不能忘者書以示其子孫俾世守勿失無愧行道

之人云
使司照對近奉知郡節制 丞台判鄒忠公坵塋當職管得
一再躬致椒漿之奠墓地官賦前政悉已蠲免菴租苗稅爲
數不多併合收免少見景慕前修之意帖縣刷具菴租管納
數目中以憑給據不得以諸位私租夾帶影射州司已帖晉
陵縣刷具鄒忠公菴租管納數目施行去後續據晉陵縣申
准使府催具鄒忠公菴戶管苗稅數目事今勒鄉司趙昌紐
算到德澤鄉鄒侍郎瞻塋戶苗稅申乞照會奉台判都吏監
攢 錢數呈州司勒鄉司趙昌紐算德澤鄉鄒忠公菴
戶管苗稅具稟案官書擬鄒忠公菴苗稅爲數本少而和買
忠賢錄 卷二 六
本絹舊已蠲免矣今晉陵縣申到數目勒鄉司紐算在前欲
給據仍帖縣照奉台判給據併免帖縣照應仍批鑿版簿呈
押州司已帖晉陵縣照應併批鑿版簿外須至給據者右今
給據鄒忠公祠仰收執照應鄒忠公菴苗稅不管遺失咸
淳四年四月 印日給
通判西廳據劄付鄒正言侍郎以元符極諫著聲賜諡曰忠
近蒙賢守倅出郊臨醑坵塋已奉使府給據蠲免瞻塋官賦
所有德澤鄉鄒侍郎瞻塋戶管役除錢每科壹貫玖伯三十
八文係使縣所合額并與蠲免今月二十六日奉府判太傅
台判鄒忠公修名煇節照映千古孰不景仰矧仕其鄉酌其

墓可不知所崇向乎德澤鄉侍郎贈塋戶役錢自咸淳四年秋爲始免租以示敬賢之意仍批簿給據本司除已付德澤鄉鄉侍郎贈塋戶役錢壹貫玖百三十八文自咸淳四年秋科爲始蠲免仍批簿向後蠲免外須至給據者右今給據付顯忠祠收執照應蠲免德澤鄉鄉侍郎贈塋戶役錢不管遺失咸淳四年四月印日給

墓表

郡守陳大猷東齋

淳祐五年乙巳秋八月表隧道曰有宋道鄉先生之墓

景鄒亭記

郡守李迪愛梅

畧曰端平丙申迪分教維揚後道鄉先生百有餘載訪其手

忠賢錄

卷二

七

植四柏則非舊存者乃嗣植之學廳之左闢一亭榜曰景鄒於以景行先哲也距今踰十年獲試郡先生之鄉公餘登扁爽凭欄訪古有指示余者曰松柏在望先生之佳城余驚而歎曰先生在茲乎九原不可作感予所遇若有相焉敬以景鄒易舊扁先生芳名勒節輝映千古登斯亭也使人忠君親上之心勃勃乎不可遏匪直曰夸高爽騁游觀云

祭忠公墓文

郡守陳諱

紹熙三年壬子知常州陳諱惟公學本誠明義行忠孝元符之際國有直臣方其當言不見鼎鑊時論屢變難以詆誣竊

惟主聖明萬里生還大節凜凜仰貫白日沒祭於社師表一鄉豈惟一鄉四方是則豈惟四方百世興起荒墳三尺松柏弗茂走茲假守敢用展謁廉藺不作猶有生氣願公後昆庶其似之

郡守王遇

嘉定二年己巳知常州王遇惟公大忠偉節爲我宋之直臣識論嘉謨備元符之諫疏晚以紫荷之橐歸於綠野之盛傳說騎箕上比星辰之列周公葬畢第畱坵壠之藏陳跡宛然清芬如在職叨宣化禮尚尊賢念饗祭既肅於學宮而酒埽宜嚴於塋域卜此清明之前日率諸黌校之諸生敬以薦

忠賢錄

卷二

六

饌歎茲窳窳席過而下馬人皆知漢相之賢惟酌以隻雞我獨愧喬公之敬

郡守胡衡

嘉定十一年戊寅知常州胡衡惟公正大之學得之洙泗剛直之氣塞乎天地而以道事君盡言無忌逮居遷謫志操彌厲勁節清風激貪興鄙終始一誠表儀百世松楸在望聞者敬止分符此邦未免展祭涓日之良謹修薄禮凜凜英規如獲瞻視公其來歆諒此精意

郡守趙崇模

十四年辛巳知常州趙崇模儒者立朝莫先名節有能

任此義所當爲如救饑渴患難之來身亦遑恤公以元祐拾遺補闕元符之初蒲伏檻折一斥窮荒想聞風烈過喜登朝出入禁闥幸初政之清明遂得少安於朝列時變之趨勢莫能遏公於是時又成廢黜嶺表來歸晚還芳秘道鄉之名千載一日嗚呼仁者有後理容可必自公至今曾未百年而門戶之訛謠善惡報應莫可究詰崇模承乏藩維將及垂末久欲拜公之墓而吏塵之汨汨行矣合符合酬斯志庶以想望振古之英傑

郡守趙彥誠

寶慶三年丁亥知常州趙彥誠惟公鍾秀茲土抱負瑰奇道忠賢錄

卷二

尤

學行義爲世宗師黼黻之文照耀一時金王其操不磷不緇昔在元符諫列是司事之難言莫甚房幃公獨忤意許直是規再謫嶺海氣不少衰迨其垂歿或往省之惟念國事語不及私嗟嗟若人世復有斯祭典尚德於公實宜薄陳一奠聊慰我思

郡守陳昉節齋

寶祐三年癸丑夏四月日知常州陳昉改知台州令武進尉史能之祭墓曰惟公伊洛正學實有源委直養其氣塞乎天地引裾忠諫有死無貳雖忤權姦不屈剛毅百世而下凛有生氣昉蚤讀公文慕公節義藐焉假守實公舊里九原莫作

聞風興起倏爾易麾再拜追隨潔以薦羞寓此誠意

郡守李迪愛梅

維淳祐八年戊申三月日知常州李迪嗚呼先生精忠勁節一代偉人迪向也幸分教蕪城踵先生之遐躅竦瞻宮宇枌植柏之長青越十餘載叨守毘陵托先生之梓里遐馳坵壠又嘗慨拱木之繁陰雖先後之相望猶親挹其典型靖惟先生講學友龜山了齋以爲夙秦陵擢實諫雷蓋先生自此而升知必盡言言必盡誠數當軸之六罪將以折權姦之敵抗停冊之三奏期以選淑德之英顧懷忠而觸罪而豈沽賣直之名旣而崇甯初政首獎直聲趨還舊省鼎鼎顯榮居封畝之要地主公論之夏盟膺筆削之重任發潛德之幽馨是母怪乎僞疎之未出而此身已不容一日安於朝廷雖然車轍再南一葉甚輕固先生所以順乎上亦先生有以甯其親報國片語勉之服膺安得不於其去也勇而往其歸也笑而迎嗚呼蠻烟瘴雨飛鳶墜翎會剛大之莫奪而疾疢之重嬰甫閱知命竟隔查真世事寢以日異言之猶可痛心若夫節以諫忠陞之西清於以雪九原之沈寃於以昭中興之寵靈百世之下凜凜如生嘗訪公嗣獲窺公文展敬墓下厥有舊聞暮春之月元巳之辰會寓責暨寮案式昭薦於溪蘋此心耿耿公其監予以景鄒之亭

忠賢錄

卷二

辛

郡守王圭靜觀

嗚呼季子之遜道鄉之忠此邦之望百世所宗凡吏於此莫不敬慕我登景鄒望城北東有鬱其松公藏其中曠不展謁我心悵忡歲律更新泰道亨通敬持一觴酌公幽宮世道之卑習爲瘡孽何能起公振此頽風士不苟取臣不苟容豈惟邦人四海所同我懦不立亦以自攻庶幾他時或不愧公

思賢錄

卷二

圭

思賢錄卷之三

祠墓廢興

祭忠公墓文

葉山

元至元十七年常州路儒學教授葉山忠節天性也豈道鄉獨有異於人哉人惟分愛惡於生死繫憂喜於窮通脂韋泆忍媚合諛從大節一喪遺臭奚窮惟公之學本乎中庸故公之忠根乎天命之性而成於謹獨之功是宜切切諫舌蹇蹇匪躬數當軸之六罪氣懾奸兇諫立后之一疏言忤中宮可以擠陷而義不苟同可以斥逐而心不少忤可以蠻烟瘴雨而公則充乎其氣澤乎其容雖生不得遂朱雲之請而死得思賢錄卷三 一

以侶比干而友龍逢巍巍高節凜凜英風百數十年誰不知有忠公之忠嗚呼山蒼蒼水茫茫居今天下思古道鄉景行先哲匪羹有墻墜事復舉首此瓣香

唐駿發可竹

至元十九年壬午月日常州路學教授唐駿發惟公忠貫日月名滿乾坤英聲勁節千載猶存瞻言佳城惟德所殖起敬起慕是儀是式瓣香束芻恪修常祀高山景行益重仰止

至元二十年癸未月日常州路學教授唐駿發惟公氣塞天地忠貫日月抗論崢嶸著節突兀騎雲而歸涼風未歇駿發芹泮備員紛鄉晚出粵自爲儒知仰先哲仲春有祀舊典昭昭

揭敬率佩衿肅薦芳潔雖燕蒿愴嘆九原之不可作然慷慨激烈知先生之不可沒也

至元廿二年歲次乙酉春二月常州路學教授唐駿發惟公忠節照映千古歲時致祭學有舊規駿發鄉之晚生久分講席緬想高風不敢不敬

郡學立祠祝文

童應陳

至元二十五年歲次戊子八月日教授童應陳立祠學宮告之曰先生元符之正臣也以忠直顯於世國有大事犯顏力諫有古爭臣風兩斥炎荒氣不少挫先生之忠根本於中庸之誠嘗與伊川先生論學上蔡龜山講貫尤多親承道統著

思賢錄

卷三

二

書立言有功於後學大矣歸從嶺海沒葬毘陵卒本風生名節凜凜越二百年死猶生也鄉校舊有祠燬於兵弗葺應陳職教此邦大懼曠典迺相學之西廡繪先生容使國人知所矜式仲秋祠成謹率諸生偕英裔辦香妥靈明有敬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其永無斁

祭墓文

至元二十八年辛卯三月初三日教授童應陳先生講學持身以誠先生立朝直諫有聲排雲間闔抗疏嬰鱗不韋者節可殞者身投荒嶺海歸老毘陵矣元一丘先生之塋芬芳千載先生之名維時暮春深緬桑盛先生有靈馭風來歆

孔楷

至元二十九年壬辰二月日常州路學教授孔楷猗猗道鄉秉姿忠良英風直氣凜凜臺綱元符一疏百世流芳鄉校景行遺像在堂盛德必祀春秋不忘月紀仲春爰率舊章瓣香展敬神其洋洋

至元三十年癸巳三月日常州路學教授孔楷惟公河南高弟元符正臣以忠事君以誠立身其誠維何謹獨之學其忠維何奏疏諤諤陟彼林莊載瞻幽宮勁節如生寒松怒風三斤炎荒之死靡憾拱石墓門過者與感楷攝教蘭陵日拜辟容春祭有典瓣香致恭

思賢錄

卷三

三

教授劉蒙梅泉

大德十年丙寅三月日常州路學教授劉蒙惟毘陵地望之重忠氣凜凜知有先生蒙入先生之鄉誦先生之諫蒙與上友拜先生之祠於學者三年矣獨未能酌墓下爲父事維時春暮舉曠典於十有二年之後與公聞孫及諸佩衿汎埽坵壟俯伏松楸皎如茲觴神其格思

教授馬端巽

大德十一年丁未三月日常州路學教授馬端巽惟公致上孤忠生死一節邦人祠公於學使來者有所興起端巽奉命分教幸於桑梓之邦而敬慕朝夕焉高山景行千載一日展

敬墓下學有發誠謹率僚屬式奉明薦英爽不昧尚昭鑒之

盛文彪虎林

至大三年庚戌三月日常州路學教授盛文彪曰惟公精忠
偉節焜耀青史道德之懿根乎中庸季春之月祇率舊章以
清酒牲幣與公之孫必大羅拜墓下景行前修有永無斁

劉鉉忱心

皇慶元年月日常州路學教授劉鉉惟公文章氣節師表百
世亦既祀於學而邦人士舊以仲春謁墓下所以昭事鄉先
生也曠而弗舉如禮何爰率諸友再拜以奠顧瞻喬木英風
凜然公其尚克相於斯文

思賢錄

卷三

四

喬必遷羣山

延祐五年月日常州路學教授喬必遷惟先生直道事君力
持公是不容身於一時而流芳於百世彼欺君諂合得罪名
教者榮辱當何如茲以霜露既降躬祭墓前此鄉人祀先生
之道望以斯道福鄉人也

延祐六年己未三月日常州路學喬必遷惟公直道事君夷

險一節立懦廉頑千載有賴茲以春和景明薄陳菲薦斯文

一脈先生相之

丁琦

致和元年戊辰三月日常州路學教授丁琦學正陳以時學

錄汪文龍宣城鄉貢進士張師曾龜山書院山長湯遂良普
陵縣學教諭徐邁訓導平時中陳顯曾曰天啟斯文周程繼
出哉道而南先生羽翼有言要眇丕闢經籍守節匪躬立朝
正色諫疏既陳茲錄遠戢斷斷孤忠照映白日琦等靖惟昆
陵先生闕里來官來游高風仰止爰及餘春展墓修禮俎豆
既奠靈其鑒此

盛昭克明

維至正九年歲次己丑三月壬辰朔二十有二日癸丑常州
路學教授盛昭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道鄉先生鄒
忠公之墓曰公游程門出類拔萃精通神明氣塞天地慎獨

思賢錄

卷三

五

之學本乎中庸德罔不備由孝而忠元符建中公居諫垣羣
邪當路獨立敢言或攫龍鱗或陷虎口遭時逆運不易所守
再斥炎荒其氣益昌憂國之心至死弗忘一生孤高百世師
表著書立言功尤不少昭在揚學駿奔豆籩斯文之淑亦既
有年忝教於茲公之闕里遺像吾目餘言吾耳仰止高風華
夷所同豈不永懷桑梓之慕偕我士子展墓修禮尚賴於公
德薰晉鄙尚饗

末之聞也復臺
之學實始於盛
教授與應芳等祭畢而欲分韻賦詩子得
屋字此詩已刻
入應集

上鄧縣尹請復墓田啟

孔文舉表鄭公鄉後門閭於高密朱仲晦訪劉公墓禁樵採
於南康蓋爲政必先化民而尊賢乃可學俗有懷先哲敢告
明公竊以昔伊川夫子之門英才輩出吾道鄉先生之學慎
獨功深歷仕三朝知名四海以忠諫連遭斥逐彼炎荒猶奉
蒸嘗庸詎知梓里之間反不及桐鄉之愛致二百年松楸之
地爲十數家禾黍之場所存者馬鬣舊封可表者龜趺斷石
雲祲非類翁仲何歸狐兔悲辛猿鶴驚怨凡所有青瑣舊物
思賢錄

卷三

六

盡皆爲烏有先生大賢之後竟陵遲誰爲一鼓而作氣仁人
之言其利溥願因寸筵而起音憲章有禁地之條主持必當
道之力竊有請也聞斯行之恭惟某官讀五車書擢巍科於
早歲爲百里宰施善政於明時休乎有容撓之不濁大器之
成雖晚美錦之製無傷重道如坵山嗜義若飲食凡後學猶
蒙敬禮於前修豈不追崇亦曰尊所聞行所知用武城絃歌
之化將使耕讓畔行讓路復延陵禮遜之風上考既書高遷
可待知應芳者棲遲隱邑景仰儒宗敢以古人身後之謀請
爲今日目前之政載參元象請問青山雖觸松之鹿罪已難
追而啣上之烏義當重集民德以之而歸恩吾道於是乎自

光慰幽魄於九原藹仁聲於百里道以德齊以禮看齊人之
侵地來歸生也榮死也哀仰柳子之高風未泯其諸懸禱罔
既敷陳至正九年四月日鄰邑布衣謝應芳啟

上趙總管啟

修祭祀於先賢會欽 詔旨禁耕鉏於古塚具載條章詎信
夫戴天履地之人有作此傷風敗俗之事敢持竿牘上謁瞻
幃維古延陵卽今常郡吳季子之讓其國千載清風鄒忠公
之產是邦一生高義游程門得慎獨之學在宋朝爲忠鯁之
臣任諫諍於哲廟徽廟之時遭竄謫於新州昭州之地還家
白首埋骨青山顯忠巷專奉蒸嘗曾免枋田之賦景鄒亭雖
思賢錄

卷三

七

阮兵燹猶傳郡守之名自曩年世代之變更至今日子孫之
凋謝見所有青瑣舊物盡皆易白水眞人古墳爲田松摧新
瓜分舊壠牧童敲火牛孺角盡粉殘碑鶴無華表之可歸鴉
失墓門之所在雖五世之澤或泯亦一坵之土宜存聞而知
之孰可忍也茲幸斯文之有主庶幾薄俗之可敦恭惟某官
福星遠臨仁風先播詩書禮樂早策雋於成均政事文章久
蜚英於臺閣以 聖主重藩宣之寄欲吾民無愁嘆之聲簡
在帝廷出守侯服得元結數十輩足分天下之憂如吳公第
一人豈止河南之治竊念應芳陋學習雕蟲小技遠迎借竹
馬諸童如觀星而爭先輒望塵而下拜草茅雖賤芻蕘可詢

願言尊前代之賢是用爲下車之政申明舊制鼓舞新民屹砥柱於中流迴狂瀾於既倒全歸侵地復作佳城無令酬愧林慚且免山哀浦思號通德門於康成之里繼美前修立思賢碑於孺子之墳垂名不朽幽明有感贊述奚殫

呈學復墓狀

常州路學儒人謝應芳等謹呈儒學公堂嘗謂學校乃風化之地鄉賢實師表之尊惟景慕於前修必舉行於舊典竊見先賢道鄉先生鄒忠公元葬墳地一段計二十一畝七分坐落晉陵縣德澤鄉十四都五保經理係日字五百五十二號顯忠巷名字報官亡宋嘉定年間郡守胡朝請以鄒氏子孫

思賢錄

卷三

八

陵替墳墓荒蕪遂用官錢及本學錢糧修葺益葺亭種木立碑造冊付本學收管爲主每月令學職一人詣墓巡省見有碑文及郡志可考歸附之後本學仍前祭掃近年巷亭廢壞祭禮曠缺本年三月二十二日謝應芳等前去祭掃間但見忠公墓塚周圍禁地俱被人耕種麻麥及有近葬冢穴在內侵占先賢墳地埋沒學業甚傷風化爲此合行具呈伏乞照詳施行至正九年十一月日儒人謝應芳呈

復墓後本學祭告文

維至正十年歲次庚寅九月癸丑朔十有三日乙丑常州路儒學教授吳強孫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躬詣道鄉先生鄒

忠公之墓祭告之曰公爲儒宗能謹獨兮生榮於時亦屈辱兮千古之哀此埋玉兮昔嘉定中壠無木兮守是邦者松楸續兮宋歷既終較簡牘兮鄉校奉嘗或寒暴兮世澤之遠人不淑兮壁畫漂零斯坵粥兮離離禾黍愴心目兮走與諸生聿追復兮再樹而封思亭築兮汎掃之奉敢不曷兮維莫之秋霜落肅兮瞻彼青山思聖聖兮爰有寒泉薦秋鞠兮往事得失敢瀆告兮

復墓後本路官祭告文

維至正十年庚寅十月初二日甲午朝散大夫常州路總管府達魯化赤兼管內勸農事知渠堰事伯顏帖木兒嘉議大

思賢錄

卷三

九

夫常州路總管府兼勸農事知渠堰事野峻台謹以少牢之奠致祭於故宋贈贊文閣直學士道鄉先生鄒忠公之靈惟公受道龍門游揚比肩中庸要旨獨得其傳註釋論孟探索韋編立朝大節其學可甄有功斯文命世之賢尊賢之道經國爲先祠墓敬恭鄉宜慎旃昔在宋季錫租墓田 聖朝寬仁釋老猶然奈何匪人孤恩於天不租而租私鬻自便斧破椒梧犁此故吁學校省掃典故亦愆世降俗薄可爲涕漣某等忝守是邦景慕拳拳理茲侵疆復歸其全飭我多士巡省是專山沐膏雨新松數千祠亭將構碑銘亦鐫幽潛之光發乎九泉陰鳴斯民尚有賴焉

本路給巡省簿旨揮

皇帝聖旨理常州路總管府至正十一年六月初二日據本路儒學申備儒人謝應芳等呈本學先賢道鄉先生鄒忠公有元葬墳地二十一畝七分坐落晉陵縣德澤鄉林莊故宋嘉定年間郡守胡朝請爲見鄒氏子孫陵替墳墓荒蕪川官錢起蓋巷亭栽種樹木立碑造冊付本學收管每月委令學職巡省近年巷亭廢壞墓地俱被外人耕種及有近葬墳穴在內使先賢無祭掃之地本學責得鄒寶臣狀結鄒忠公元葬墳地二十一畝七分自延祐二年經理已後巷亭廢壞故叔祖鄒富一官在日挾令寶臣將上項墳地賣與徐福四等思賢錄 卷三 十一

浮葬骨殖在內除關晉陵縣改正歸學外申乞施行得此行下晉陵縣勾追元買地人徐福四等到官對問明白依例施行去後續據儒學及晉陵縣問責得鄒寶臣等狀招不應將先賢墳地賣與徐福四等爲業照勘相同係是違例事理改正錢業各歸其各人浮葬骨殖責限遷葬申乞施行得此再下晉陵縣出榜禁約諸人毋得作踐去後今照得鄒寶臣不應將先賢墓地出賣雖已追問改正歸學給榜禁約誠恐鄒族人等不行遵守復蹈前非總府發下文簿一面仰儒學收管委令元是儒人謝應芳等每季輪流巡省毋致諸人作踐仍將上項祠宇樹木等項於簿上逐一開寫具報學官印署

以憑稽考先具依准收管狀申施行須至旨揮 至正十年六月印日司吏張思古首領官正印官各署押

重立巡省規格

常州路儒學照得先賢鄒忠公墓地事至正十一年六月奉總府旨揮發下文簿一面仰收管委令元呈儒人謝應芳等每季巡省毋致諸人作踐仍將在上祠宇樹木等項於簿上逐一具報學官印署以憑稽考具依准收管狀申奉此本學已申覆總府照驗去後其前任教官因循未曾舉行爲此今將原發下文簿參照巡省祠墓古碑規式仰儒人謝應芳錢璟等收掌自至正十一年秋季爲始輪流每季親詣巡省思賢錄 卷三 十一

祠墓竹木等項不得縱令鄒氏并彼近鄉民看墳人等侵漁作踐須至每季逐一附簿開寫報學毋致廢弛所有規格開寫於後

規格

某年某月季儒人某前詣鄒墓巡省各項具報於後

一墓地有無諸人侵漁作踐

一竹木曾無被人斫伐

一看墳人是否用心看守曾無修整籬圍

右具如前

某年某月

日具

聖學言忠公祖考二墳狀

嘗謂學校之地風化所先既祠奉於先賢必追宗其先世
兄先賢鄉忠公墳墓近年廢壞已嘗呈蒙本學移文有司追
復付本學管業以奉祭掃外有鄉忠公祖都官郎中墳地十
畝父朝奉公墳地一十三畝俱在德澤鄉十四都五保亦被
人占據如蒙移文本管官司一體禁約庶使鄉民通知禮法
不致侵壞如此則非惟追崇先哲增重斯文抑且敦厚薄俗
有裨治道據此合行具呈伏乞照驗施行至正十一年月日
儒人謝應芳等呈

講祠堂祝文

思賢錄

卷三

主

至正十一年歲次辛卯二月庚辰朔初二日辛巳具官某敢
肅告於故宋道鄉先生鄒忠公之靈曰嗚呼先生命世之賢
邦人奉管理固宜然向來佳城顯忠有菴城墮菴廢碑槐林
慚先生名節千古不朽祠墓廢興榮辱何有惟賢宜尊惟德
宜崇曰祠與墓桑梓之恭墓其復矣祠其榮矣歲時烝嘗禮
亦續矣吾濟茂材忝守此土愛禮存羊豈不懷古去古日遠
禮教日衰嗚呼先生尚或相之

祠堂上梁文

至正十一年
二月初六日

伏以道鄉先生爲前輩典刑有功名教士大夫念斯文骨肉
堂上營理址境之候驅復祠堂之舊觀斧彼錦彼輪焉

焉瞻燕賀於紅塔之陰燁輦飛於青山之外恭惟寶學侍郎

鄒忠公名垂宇宙義薄雲天程夫子道學親傳陳了翁心交
莫逆引龍裾而泣諫身嬰謫於南荒承鳳詔以來歸心不忘
於北闕所學得慎獨之要其事非賣直之私雖曰墮章蔡之
計困於當時乃得註義文之書貽於後世山坵零落風雨漂
搖非賴乎二千石之賢孰起此八十年之廢山川改觀郡邑
增輝恭惟監郡太守兩賢侯事神治民崇儒重道可畏可愛
哀盾之日不同曰清曰和夷惠之風有異猛虎渡河而去義
烏啣土而來追敬前修舉行舊典蘋蘩蕝藻洋洋乎左右之神
樑棟桷椳見此兀突之屋敬陳善頌用舉修梁

思賢錄

卷三

主

梁之東劍井祥光吐白虹一榜三魁人物盛忠君無愧道
鄉翁

梁之西洮湖春水拍沙堤會得浴沂曾點意不妨童冠與
相攜

梁之南銅棺宰律藹晴嵐楊花雪白溪風暖麥穗雲黃野
日酣

梁之北楊子滔滔連海國百年盛世混車書萬里長江護
藩垣

梁之上拱辰星宿森相向欲知天象近如何東壁圖書光
萬丈

梁之下林莊風物堪圖寫四郊啣土集羣鳥百歲掃松來
五馬

伏願上梁之後人傑地靈化行俗美士希賢賢希聖俱成忠
義之名岸爲谷谷爲陵永絕變遷之患

贊于尚書求記文敬于公名文傳字父道號止齋延祐乙卯科進士

不封萬戶侯願識韓荆州嘗竊負謫仙之志手把一封書上
有皇甫字輒敢扣昌黎之門問胡爲今日之來曰端爲古人

之事予其進也適我願兮嘗謂傳道不絕者先民之功沒世
不忘者後人之義若道鄉鄒忠公之葬近在城陰有了翁陳

先生之銘流傳天下孰謂此一坵之土盡廢於八世之孫鄉

忠賢錄

卷三

古

鄭忍於瓜分翁仲隨以蕪沒故諸生爲之太息於當路鳴其
不平賴二侯以公道主盟不半載而佳城復舊築思亭而薦
蘋藻立華表以樹松楸苟非紀載之詳尙慮耕祖之患立羊
公一片石欲大書名世之言如季子十字碑昭示尊賢之意
雖不咎於既往欲有補於將來求之與之完矣美矣敬惟
官老成前輩文章鉅公三千字禮樂縱橫在早歲而聲名揭
日九萬里扶搖直上至晚年而氣節凌秋典文衡則妙於稱
平秉史筆則嚴於褒貶胸次混太虛而涵萬象筆端吐元氣
而含三才萬石君子孫之賢獨樂園花木之秀烟霞一空迺
歸老長洲茂苑之間霖雨八荒將拜 命安車蒲輪之召斯

言非徒與望所期應芳曩客新安聞公舊政復紫陽之闕里

大振儒風勒黃絹之好辭有光吾道諒弗忘於素志必重念

於斯文惟大賢無不容則小子肆有造懇豐靈寄寥廓爲作

先容挾雲漢分天章敢煩揮手於以紀前言往行於以發潛

德幽光當令梓里之間永若桐鄉之愛鏘如韶鈞荷如虎豹

雄文照耀於九原明則禮樂幽則鬼神妙理昭彰於千古存

亡有感敷叙莫殫

立碑祭文

至正十一年歲次辛卯五月十三日常州路學教授趙某等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忠公之靈告之曰嗚呼葬千古

忠賢錄

卷三

五

而不廢者其惟孔林乎琳璫玉匣何代無之樊崇之禍孤傷
鬼悲此雍門之琴田文氏爲之沾衣也若我忠公學孔而賢
生榮死哀理則宜然其寔於茲閱二百年失而復得新松舊
阡尚能使藩侯爲之省掃時奔走乎豆籩思賢之碑龜趺屹
然或謂先生之名節如日月之麗天碑之有無何輕何軒然
向非胡侯勒石之文則諸生之訟侵地者奚足取證其言哉
嗚呼峴山之碑令人墮淚蓋其人之可悲非其石之有異瞻
茲林莊猶魯閭里賢族之微一至於此然而敬不專於家若
其責非鄉校之士乎如某不才典教於茲景仰先哲朝斯夕
斯承舊有時巡省有規勉旃諸生有永弗墮尙微福於斯文

葉遺善於黎田皆讓畔道不拾遺將見此宰上之本猶於林之盛沾雨露於明時

復墓田記

嘉議大夫中書禮部尚書致仕于文傳 撰

奉議大夫太常博士 陳祖仁 書

嘉議大夫都水庸田使司大使王 恪篆額

士君子立朝盡忠所事初不爲身後計也然名節在天下使人愈久愈敬而不忘者吾於道鄉先生鄒忠公見之公世居毘陵自少以道鳴於時 哲宗朝擢居諫垣時章惇爲相威福在已公屢疏劾之未報惇乃迎合上意請建中宮於是立

恩賢錄

卷三

去

賢妃劉氏爲后公極言其不可至引龍裾泣諫弗聽遭貶新州惇計得矣徽宗立詔公還朝惇去而蔡京得政時事日非遂力請外補京等復摺撫前事竄之昭州閱四年而歸政和改元久病垂絕龜山楊公自京師來省視之猶以國事爲問嗚呼忠矣公著論孟解義朱晦翁多引以釋經且有易解文集奏議諸書行於世蓋嘗受學程門得中庸謹獨之要其所成就如此公之沒迄今幾三百年墓在晉陵縣德澤鄉其地二十畝有奇新定間子孫中微地不復治典治者爲之栽松築亭而丞嘗不缺也國朝以來人蔑以典故聞於有司其子孫愈微漫不加省天歷歲饑悉割地於人犁鉏相尋鞠爲禾

黍至正十年春三月郡士謝應芳錢琛蔡誠言於官懇惻之情有足感動人者適監郡伯顏帖木兒公郡守野峻台公相繼下車敦出治之本皆慨然曰表前賢墓以勵風俗非先務乎卽下其事於縣俾究覈之既得實適命儒學教授吳強孫

推瞻士餘資歸直於民取其地籍之於學其不受直者因令守墓焉應芳又與二三同志翦榛莽樹華表植宰木殘碑斷碣淪沒他處者咸購得之昇寘墓所是年冬兩郡侯率僚屬展墓百年墜典一旦復舉明年春郡人王貴王彬構祠宇若干楹落成之日二侯拜掃壠上詢諸遺黎喜復舊規猶慮後之人蹈前覆轍立巡省之規嚴樵牧之禁所司按籍毫髮無

恩賢錄

卷三

七

遺蓋二侯以多士之心爲心期永久而不廢吁非忠義感人之深何以得此於天下後世耶頃者詔修三史集諸儒於國史院分纂之而文傳叨塵末綴至述公傳其徒若田畫王回曾誕等皆牽聯得書彼惇京則以爲姦臣傳首懲惡勸善其庶幾乎子既得謝里居一日常學命諸生過門出銜軸之文以爲贊請書其事於石予曰此義舉也與斯文厚民俗善善以勸來者所得多矣是宜書至正十一年三月之吉記

謝二侯絕句十首 此詩已刻入龜巢集

上監都請設道鄉書院

先哲垂憲後人有裨風化惟後人景行先哲合奉丞嘗必

須當道之舉行乃備 大朝之典故切念伊川程叔子世稱
前代儒宗道鄉鄒忠公親受中庸聖學居仁由義移孝爲忠
任言貴於哲宗徽宗之朝遭編管於新州昭州之地阨窮數
載註釋羣經其爲孟子元談多在晦翁集註是大有功於名
教可無祀典於鄉邦若龜山和靖皆同門之人今常郡姑蘇
有書院之設瞻茲缺典愧我諸生蘋蘩之敬不脩桑梓之恭
何在惟當路建言而請命則中書聞奏以設官於以尊傳道
之賢於以廣崇文之治茲蓋伏遇 監郡相公閣下天資俊
邁風致清高承 九重御選之恩爲一郡民牧之長永清玉
潔持存皆公正之心雷厲風飛發摘有神明之政斯文多幸
思賢錄 卷三 无

監郡建言設道鄉書院關文

嘗謂崇儒重道必追敬於前賢建學立師庶有裨於風化事
或溷晦理宜舉揚欽惟聖朝以周濂溪程明道程伊川張橫
渠邵堯夫司馬溫公朱晦菴張南軒呂東萊九儒及許文正

公得道統之傳詔入孔子廟廷從祀至如程門弟子楊龜山
尹和靖各有書院設立山長人員以奉祭祀況信州路白石
書院饒州路綿江書院溫州路宗魯書院平江路甫里書院
皆近年創建崇奉先賢以爲教養之地自古以來未有如今
日文治之盛也竊見故宋贈寶文閣直學士道鄉先生鄒忠
公程門高弟宋室忠臣作言官於徽哲之朝曾引裾而泣諫
遭斥逐於炎荒之地乃著書而立言其論孟解義朱子集註
多用其說以明聖賢之道又有門人所哀語錄奏議文集等
書行於世當時名賢如呂正獻公范忠宣公及其同門游楊
上蔡諸君子咸敬重之晦翁謂有古諍臣之風南軒謂其名
思賢錄 卷三 无

節在天下非晚生所能贊誦道學忠義載之程氏遺書并宋
史等書粲然可考今毘陵乃世居之地蒸嘗之奉豈容缺典
卑職 忝居郡長景仰儒先近爲所葬墳地廢毀已行規復官
爲祭掃然猶未能盡尊賢之禮如蒙比照信州等處創立書
院事例申覆合于上司乞賜建立道鄉書院名額該員奉祀
教養後學庶不負聖朝崇儒重道之美意今將鄒忠公事蹟
抄連在前合行移關請照驗施行至正十二年五月日朝散
大夫常州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兼管內勸農使知渠堰事伯
顏帖木兒

思賢錄卷之四

古今題詠

宋守倅及海內諸名勝過忠公祠墓者多爲賦詩或題
題顯忠堂壁德祐乙亥蕩爲埃燼區區所傳蓋一二耳
國初校官與鄉老舉行祀典復有倡和至應芳復墓之
初四方賢士大夫作詩以獎勸既復之後又從而歌詠
今併錄之仍以楊文靖公胡忠簡公等挽詞畫贊之作
冠於篇端庶覽者有以起敬起慕焉

挽忠公詩

楊時龜山

思賢錄

卷四

一 伏青蒲上三年瘴海濱泉甘不出戶客醉豈無神報國心
常在知恩志未伸追懷垂絕語空有淚盈巾

舊德今誰在凋零已不多雲天開日月陸海自風波空歎與
歸夢俄聞曳杖歌平生濟川意無處問施羅

程俱北山

蠻貊人無間鄉閭行益尊芝蘭有餘化桃李竟無言遠日來
千里他年歎九原死生如可作安用百身存

夷貊難同趣彭殤共一歸投荒萬里再乘化百年非細行皆
無憾常言亦造微祇應存信史千古有沾衣

良辭

南郭陳輔

侍郎鄒公葬青山門紅塔之陰公之故人獨予與竹西

居士命清老在以白馬素車來會二老合一百四十三
歲意後死者不得預於吾歌也乃爲之辭云

知恩堂下秋水浴龜魚苔巡履痕疎絳紗帳曉寒生早零落
讀殘書青山門外送靈輿淚淚欲成渠滴杯試問新阡草得
到九原無

嶺南歸後相約老林坵各在一山頭昨朝烟火無消息人去
跡空留霜琴欲鼓恨難收江上暮雲愁何當白鶴還鄉日又
是幾千秋

比堂萱草初種滿塔時相映老萊衣瀟湘燕子重來日不見
主人歸空遺清素素誰知窮歎庾郎鮭東吳忠孝他年事看

思賢錄

卷四

二

取甯馨兒

千年白日倏忽到佳城誰遣漆燈明人間玉質埋泉下雲翳
少微星仙期有限不消停三鶴想來迎玉樓碑就憑青鳥歸

寄紫雲卿

畫像贊

忠簡公胡銓邦衡

懷何爲兮加元冠何爲兮其履志不馳兮憤盈道不行兮頽
泚鴟媒兮中唐鳳凰兮鸚鵡籠羌靈修兮浩蕩徒容譽兮何出
理余紛兮濤江息余軫兮盧水淬青萍兮以待彼顛行兮萬
里

陳淵菴山

乎其爲容叩之者莫測其剛也實無所不能而獨不爲其
長也其毅然不撓者遇事而後見之而其超然自遂者頓沛
這次是以爲常也玉在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世睹其
似者而猶悅之蓋其所不可得而形容者雖百世不忘也

景鄉亭詩

弁序

郡守李迪愛梅

迪嘗拜觀道鄉先生贈湘西琳禪師詩詠八年之中三往回
道人一意金石開非干桑梓有分好自是針芥無嫌猜燒香
說了四句偈把手直上千尺臺洞庭青草不我隔東吳可歸
歸去來讀之勁節凜凜逼人敬用前韻奉題景鄉亭

既到狂瀾未易回血誠欲感上心開忠臣身後論方定直道
思賢錄

卷四

三

世間人易猜今古幾多天下士風流千載道鄉臺景鄉正寓
拳拳意願學先生詒後來

孤忠憤激欲天回公道云何蔽莫開神鑒有靈昭正直朋奸
設僞肆羣猜歎詞盛典榮封墓景行芳名過築臺堂共此山
俱不滅悠然古往與今來

直節孤高挽不回衡山雲氣獨能開平生忠鯁自昭白當日
姦諛徒忌猜景行大書新巨扁尊名一字煥容臺從今厥頤
俱生氣曾是賢侯省墓來

謁墓詩

郡守洪鑣石題

高山仰止道鄉名鬱鬱林莊近斗城身到瘴江還不死骨埋

泉壤亦如生庭前青草一春意墓上紫藤千古英我潔癖香
來展敬顧瞻感慨發詩鳴

右前宋諸公祭墓作

謁墓詩

教授葉山熊境

再拜忠公原上墳淒烟斷處酹芳尊青山猶古心長赤骨死
於今氣若存愛國疏章寒後學傳家詩訓淑曾孫瓣香回首
增悲壯不是吾儕爲肉膾

教授唐駿發可行

青山七里道鄉墳夢破黃茅酒一樽五日傷寒誰不死千年
忠節本常存是非青史無今古陰陽蒼生有子孫華屋荒丘

思賢錄

卷四

四

今幾許斷無雞黍爲渠膳

章巖存齋

年來酒不到伶墮弔古誰傾北海樽有宋道鄉名不朽元符
諫省稿猶存衣冠不愧汾陽墓草木應憐德裕孫稅冕想應
非爲肉史遷未必錯書牘

章捷勝欲

致君欲到古皇墳晨立彤墀發獸樽瘴雨蠻烟身縱老秋霜
烈日氣常存時之不遇幾夫子事所難言過長孫春祀舉行
兵燹後喜同瞻史復歸牘

祭墓作

教授唐駿發可行

百世英風節道鄉干戈坵墟骨猶香晉公自信天然定節節
誰令後必昌五馬曾來餘典在隻雞重過故祠荒青山尚有
明年約潛德幽光爲發揚

次韻

霍超龍椿簪

晉日人多說鄭鄉鄉鄉先哲更馨香志偏完固道爲主身縱
顛瘡氣自昌言貴固知當盡節盡臣那肯畏投荒空山馬鬣
英靈在况有名人爲發揚

章巖存齋

讀表歸來老故鄉元符諫稿墨猶香言關鳳閣同朝悚勇抗
龍鱗直氣昌義胆忠肝懷北闕蠻煙瘴雨飽南荒雲初羅拜

思賢錄

卷四

五

先生墓佇見重將祖烈揚

祭墓作

教授劉蒙泉梅

讜論忠言彼一州人心思古尚依依寒泉積雨烟猶濕流水
落花春自歸霽色忽開天意在澹香不舉世情非十年廢典
今重舉與爾聞孫酌夕暉

右諸詩作於詞墓未廢之前

復墓詩

并序

毗陵郡士謝子蘭慨鄉公墓田之瓦裂欲合之詩以言志予
嘉其能仗大義有感於中率爾步韻論諸郡中好事者幸垂
察焉

晉陵令鄭頌德修

退食苦炎熱閉門坐幽獨清風吹詩來凄然秋滿屋感我懷
古心長歌甚於哭鄒公蹇諤士讜論正坤軸不知丞相嘆一
再謫南服扼腕豈無人莫救瓶水覆至今昭州岷嶺可殘膏
覆雖還合浦珠永閉佳城玉年深荒山道遺碑卧叢竹敲火
兒癡頑礪角牛般棘徒興志士悲誰聽窮民告死者恐無知
生者嗟不淑侵疆返龜陰將見植楷木此邦好事多視茲秋
大熟願言推有餘相與補不足會見顯忠菴歸然山林麓

吳郡易偉蕙山

正學危言舊典型後人何忍廢先塋國朝有史書忠傳郡邑
何人爲主盟桑梓分財行古道松根向日蔭佳城謝家玉樹

思賢錄

卷四

六

映華表鄉校形容作頌聲

教授吳強孫子剛

紹聖元符老諫臣青山門外塚嶙峋遺文玉潔光前史舊業
永消愧後人翁仲漂淪猶在野松楸剪伐盡爲薪我來感慨
林莊下一酌東風淚滿巾

學錄曹思順彥信

賢哉鄒夫子宋史不一書傳道出河南游揚並馳驅兩朝作
言官泣諫曾引裾寥寥三百載美譽猶載途青山古城門丘
墓今荒蕪邦人謝子蘭惻然閔耕鋤上書兩使君俛焉不知
劬逝將復侵疆松楸蔭元墟德澤及朽骨福善將何如

開封趙楷君模

緯衣易位綱常變，繡座牽裾涕泗流。不合臺中焚諫草，再從天上落昭州。墓碑蕪沒牛羊夕，隴地瓜分禾黍秋。七世孫兒寒到骨，尚攜麥飯灑荒丘。

復墓詩 并序

絳縣王興祖文振

泰定四年冬，走始游常學觀先賢祠，有繪美須容金紫朝服者，問知其爲道鄉先生之像也。後廿餘年，維揚盛君克明典教是邦，嘗欲刊先生文集，竟弗果。至正己丑冬，友人謝子蘭告予曰：「鄉先生宋之名臣墳壠，皆他人有，近嘗訴之郡邑，業欲求諸好事者助力，以復其土歸諸學宮，俾烝嘗無缺。諸君思賢錄。」

卷四

七

能爲詩以贊其成乎？言之有若甚戚戚然者，走聞之，感而興曰：「昔典常教者，徒能繪先生之像而不能刊先生之文，後典常教者，徒欲刊先生之文而不知復先生之墓，是皆缺典也。今子蘭能一旦奮然用力於此事，誠可謂好義之士矣。夫忠義之心，在人未嘗少泯，今君以大義殉誠告之，彼聞鄒公之名節，感君之誠心，必有悔悟而從之者，是亦好義之人也。子蘭一舉而衆美具，善莫大焉。所謂若堂封馬鬣，封者當復見之，宜有大手筆以紀其事，傳之無窮，詩之作也，走安敢辭。」

王興祖拜手

先生昔日忠義氣，聞者至今猶磨寒。先生沒後二百載，聞者

未免衣裳單。舊時墳壠無復見，過客下馬空長歎。君不見昔日田文全盛時，忍淚一聽雍門彈。又不見襄陽晉時羊叔子，片石已矣空餘山。人生興廢不足論，海水便作桑田看。君義欲復此土，此事正直非爭端。吁嗟昔人有至論，逆其天者終必還。彼聞賢人葬在下，上忍耕種庸何安。君其以理善論說，悅從不待聞。諸官是當牽聯書，不一巍然立石誰能攀。

荆溪儲惟志希道

侍郎葬青山，墓在紅塔陰。松楸一百年，斧斤日相尋。我讀宋史傳，識公忠孝心。道學出程門，尤爲衆所欽。生晚不及見，九原邈幽深。再拜酌一觴，愴悵焉能任。復地禁樵採，立祠禦牟

思賢錄

卷四

六

侵鄉人敬先哲，誰謂不在此。

郡人許士俊升之

元祐諸公競討論，一襟清氣動乾坤。謠言每與奸臣忤，諫疏惟知哲后尊。歸興常懷道鄉圖，醉人能識侍郎門。獨憐千載棲神地，不得飛蓬庇本根。

會稽謝亨子嘉

伊洛分來一派長，滿懷星斗粲文章。引裾直諫中宮事，人道前身褚遂良。

青山門外路橫斜，埋玉曾看繞墓花。爲問松楸今在否，西風禾黍屬誰家。

雲州潘如告子儀

先生古偉人忠義照青史累累棲神域侵削病農邦傷哉君
子澤不振有如此魂魄九泉下淒迷舊桑梓雲初獨何心義
微子陶子推情比丘壠倡善說遐邇墓田或可歸蒸嘗事猶
始願言勇有爲毋俾中道止

京口俞希魯用中

孤忠凜凜剝秋霜伊洛淵源接道鄉諫疏未聞猶可讀墓田
雖在已全荒斯文一派乾坤大公論千年日月光開說侵疆
今盡復偉哉高誼懾奸強

中山李桓晉仲

忠賢錄

卷四

九

忠公高節世固少謝子好賢今亦稀瓦礫百年祠宇廢封疆
一日墓田歸閒風敬慕不自已見義勇爲真庶幾此事有功
名教大毘陵草木增光輝

弗林達德越士

青山城北路迢迢少人烟雲冷孤墳外春來四柏前郡侯今
起廢野客喜懷賢漫有諸孫在誰將諫疏傳

盛陵李梓初

元符內變青天常正色匡君見道鄉祇仗孤忠明大義甯辭
九死落炎威衣冠已付丘山葬名字猶爭日月光終幸人心
同好幾百年草木復蒼蒼

先生道脉源伊洛忠義堂堂塞兩間曾謂綠衣宜象服獨持
白簡冠龍顏同時奸黨汗青史千載高名重太山矯首松楸
澤雨露美君合浦得珠還

天台陳眉壽子長

毘陵之墟既郭且夷鬱鬱佳城鄒公之居憲憲鄒公昔邦之
良其歿斯久其道彌光在宋元符躬居諫垣謬謬匪躬以道
周旋抗疎帝側極論坤德以直忤奸載罹擯斥標本之端亦
有所受涼風載揚以彰厥後往在伊維親受其道格言猶存
素懷深造仁宜有後何迺寢微嗚呼元堂百代之師伊昔嘉
定守臣衛道作亭於菊薦之芹藻缺焉汎掃以迄於今樵蘇

忠賢錄

卷四

十

莫禁犁鉏相奪麗牲有石歲久斯泐榛莽散亡伊誰云惻愍
懇謝君削剗於官表賢封墓其志桓桓侯府既俞發教匪餘
文學吳君廉用積餘歸直於民以取其侵剪蕪樹積亦既成
陰道有新碣原有新亭邦君邑令於焉告成牲牲碩肥其餘
元清執簡就位登降有程神靈洋洋庶其來格伊千百年永
安茲宅嗟爾後人毋忘鄉約守在邦人先子之澤敬而坵木
日封植之相而墓田勿侵削之思其令圖式克若之薦豆以
時誠以格之先生嘉惠流於後人惟爾孫子弗敬其身匪予
汝規率以自激凡百承祀毋愧先德

郡人陳肅伯將

鳳凰朝陽和鳴太平瑞百鳥從喧歌戲粲赤霄遊昔者柳
忠公天質純粹萃華玉樹春秀映層城麗融貫河南學會
要領獨際出身職俎豆淮穎風流思臧否謚法解謬謫補袞
議君王正年少恩愛競陳衛長門生秋草寂寥金屋閉時聞
昭陽問平音雜歌吹朝方降鴻冊暮已奏封事宛轉陳正始
社稷宗廟計權臣肆殘毒抵罪竄荒裔蕭蕭送銅鼓笑語見
魑魅秦陵嘶石馬明堂更寶位徘徊趨魏闕感激俯宸陛至
尊重嘆獎再俾司獻替簡嚴起居作宏雅絲綸製戎曹羽書
靜銓部環林藝崖栽蓬萊閣日月近清秘一麾出江左慷慨
懷古意長嘯新亭賞爽挹龍虎氣藜香藕花靜畫舫西湖樣
思賢錄 卷四 士

遂爲禹穴游復上越臺憩安知鼎焚稿茲乃致奸僞湘流湛
凝碧衡岳鬱積翠豈無鄧酒美憂國不成醉南過蒼梧野陳
詞有虞帝回首九疑雲潸然爲悲涕及承內遷命沈疴困炎
厲百坵竟落落褒贈中興惠惟餘孤墳在歲久盡頽廢黃棘
何榛榛白楊亦翳翳卓哉彼君子哀俗振高義言諸兩賢守
率衆共營置周垣龜甲齊修表螭頭偉銀榜倒薤題琰刻逸
藻記庶幾永終古凱式於後世

虎林李華宗表

挑燈夜誦思賢錄颯颯清風動茅屋蒸惟有宋鄒忠公曾在
程門明慎獨鶴鶴尚淳尚方劍鳳凰聲叶崑山玉手持斑斕

五色絲要補煌煌袞袞龍服元符抗疏觸龍鱗至尊不悅丞相
頃一爲天上伏蒲客兩作嶺南行路人行路難行澁如棘上
有白髮之慈親舊云報國弗我慮願與生死同艱辛自焚諫
草難僞眞國中猛犬何信信先生載道太山重竟以高節全
其身歸作毘陵隱居叟著書立言垂不朽道鄉圃熟羅蒿莪
知恩堂下宿牛斗嗚呼埋玉青山門立石爲表今猶存牛羊
不觸墳上木況忍伐之親子孫墓田久矣隨長夜誰其復之
人姓謝高揖郡守煩構祠奠酒徘徊發悲咤當今聖代敦儒
賢牲帛之儀相後先道鄉書院猶未立安得獻書天子前鉄
壁文章妙無比謹嚴自可裨青史我歌長在白雲裡要使千
思賢錄 卷四 士

秋瞻具美

古汴孟集季誠

天上浮雲遮白日宮中聖女着襟衣賜珠夜半言先入還笄
階前事已非不惜殘年投嶺海尚存孤塚闕泉扉一坏易世
誰爲主猶有諸生薦蘋薇

吳郡顧瑛仲英

唐之永徽宋元符冊妃廢后嗟何辜官男草生一花發誰得
宮中夜賜珠困權盡落奸臣手朝政三緘諫官口遂良還笄
事已矣勞冷九泉呼不起引裾復諫鄒正言力挽頽綱陳正
始嗚呼椒房蹤踰級撤座喧呼背簾立掖庭置獄鞫內人合

問當時健好泣后出瑤華爲教主女史分明安敢語鳳笙龍
管奏霓裳不到步虛壇上去君恩如水覆不收玉階月色年
年秋長門去天咫尺地羊車不肯再回頭遷客南行五千里
滿地草烟收不起布衣初出南薰門錢者王回一人耳建中
天子回天盼再擢中書左司諫罪源廣本數行書又作湖南
此身患三謫還方經數載雷州司戶今安在歸來老母坐高
堂勉子之言終不改斯文天喪沈疴作南渡何人繼伊維青
山門外瘞忠魂華表歸來令威鶴家有枋田墳有地致祭歲
時官不墜平泉樹石陶家園空有子孫傳七世謝家徵士能
勇爲上書陳啟今復之梨花麥飯拜新塚蔓草野田迷舊碑

忠賢錄

卷四

三

我今題詩重太息刊入玉山草堂集永平亦有一瓣香遠路
殷勤作寒食

汝陽素華子英

有宋開國三百年聖君哲后登才賢內無呂賈武韋禍昭憲
垂裕遠且綿宣仁垂簾輔哲廟初政彷彿元豐前奈何權奸
妨國命黨籍忠良俱左遷紫宮正位儼宸極豈假坐視循私
偏說言構獄獄辭具奉詔廢作瑤華仙謀之者誰邪內侍卯
金刀氏相黃豫元符授冊立爲后奸臣揣摩機已先維時忠
公居東省從容奏對言便便屬比祥符永平事春秋大義星
日也后既廢不可復劉豈得擅中宮權遂長還芻爲斥武

好禮上書因諫元忠言逆耳竟遠謫徒步獨上新州船貞哉
賢母成子志身落漳江甘棄捐端王嗣位肆大青又從平地
登青天俄承天語詢諫草云付烈焰飛炎烟僞書一出那可
辨再由衡岳移瀟川淡山寺中啼怪鳥仙官嶺下出甘泉積
波端能動天地神物護衛非僞傳豺狼載路尙猖獗脫身虎
口甯非天恩陵贈諡發潛德佳城鬱鬱林莊前甘棠遺愛尙
勿伐哀丘何忍羣爲田謝君慷慨仗高誼獻書大府心拳拳
建祠設禁禁樵牧新松稚竹清陰圓嗚呼章蔡俱死同惡
豈能謀自全青山門外一坏土諸生至今猶豆遵忠邪由來
難並立不信請視忠賢編

忠賢錄

卷四

四

太原翼義仲

傅說騎箕尾維嶽生甫申英靈在天地昭灼爲星辰宵然復
墓碑新亭夾松筠子孫一綫微鬱鬱幾沈湮生兮身雖屈死
也志卒伸孤忠昭前史爲善固不泯中興悼忠良哀贈此諱
臣奸諛骨既朽寵光命逾新淵源聖賢學其道正而純微言
窮緊象述作該天人嗚呼公之生適當明聖辰寥寥哉古鳳凰
五色瑞世麟登朝立諫省許國不計身張膽照白日直氣橫
秋旻其在元符間極言論章惇肆欺蔽天子三疏尤諄諄后
妃國之根所重在嬖倫周南首關雎王化由此淳葵丘諸侯
會載書猶列陳豈不累聖德懋辭拜皇宸觸身陷穽中削官

炎海濱萬里亟名歸無愧白髮親龍墀照金紫華閣謫絲綸
天官映兵曹出守德在民閱歲而五遷嗣皇禮遇頻禍階焚
諫草丞相素忌嗔投荒萬里再銜冤魍魎隣投文弔湘累花
黯黃陵春終悲后廢時先事宜有論扶天正乾綱庶幾無後
艱草蔓不易除止沸當去薪君子謂知幾凡百宜書紳皎皎
臨絕言憂國合酸辛精忠貫日月堅白無緇磷遂良血湧沱
朱雲檻嶙峋英風儼如生曠世猶今晨吁嗟一坏土青山古
城闌鞠爲禾黍場石闕蔽荒榛毘陵有賢士倡義何殷勤忠
誠有所感激烈氣彌振江山益清峻草木爲欣欣我欲拜其
下昧目驚風塵遺編凜忠義北望空沾巾

忠賢錄

卷四

五

華序殷奎孝章

伏讀新碑淚滿衣權奸先後計全非諫書直欲回今主王化
出來本后妃國史千年公論在毘陵七世子孫徵墓田賴有
鄉人復悵望青山落日暉

諫草歸來遂不甯新州睡足又昭州乍甘元祐書朋黨忍見
瑤華作道派路入蠻荒多歲月地封馬鬣故林坵傍人一樹
思賢淚寒食梨花滿眼愁

河南陸仁良貴

鄒忠公有墓毘陵之郭青山門邇來二百有餘歲獨餘華表
孱孤雲牛羊下來日已久畊犁漸及三尺墳君子之澤五世

斬子孫中微奚足云一朝祠墓不易復感激高情多謝君憶
昔公當言路時上疏定知身必危阿嬰在堂稀八十勸公進
諫情堪悲后無失德那可廢偏妃胡然正宮闈夫婦人道始
后妃王化基定易首乾坤刪詩表關雎想公陞諫口劄切犯
天威公言足以立國紀扶乾綱定坤維豈虞萬里遭放逐但
知諫官職當爲王回相餞亦貶竄故人臨歧送者誰徽廟湛
恩自天降被召寵遇嗟來歸諫疏已焚言不誑可憐却墮奸
臣機奸臣柄國奚足數再逐昭州心獨苦問關萬死亦何爲
得葬毘陵一坏土離宮日薄秋夜涼寂寞瑤華爲教主嗚呼
東京災亂國播遷二帝銳笑亦遭屠珠衣零亂玉鳬飛朱室

忠賢錄

卷四

六

周林嘆襟莽南渡百年尤可哀梓宮灰冷埋烟雨虎龍王氣
竟銷沈白塔崔嵬表江滸烏飛兔走年復年更爲興亡慨今
古方今犄角關干戈海寓板蕩分山河青山門外忠公墓瀕
洞風塵將奈何謝君避亂髮已皓對酒自能長短歌故鄉先
隴總凋落每憶毘陵淚湧沱人生高義不可磨東流浩蕩大
江波吁嗟乎東流浩蕩大江波

淮海秦約文仲

元符年中聖天子册妃廢后竟何由忠良去國鸞皇遠奸佞
盈庭鬼域謀但得緯衣承黼座不辭白髮謫新州毘陵此日
城邊路誰訪累累土一坏

崑山馬慶公振

琦歎鄉公爲世先覺維孝維忠聖賢之學一登程門道得其要靈臺鏡明無隱弗照駒虞麟趾於鄉於家冠豸立朝豈徒觸邪脊言化基本乎宮闈譽謬謬亟用補衮誰其似之褰裾之毗冀主一悟萬死敢辭投畀遐荒內省罔忒前章後蔡徒勞下石惟誠動天感應有泉炎烟瘴霧可濯可汨况復沈潛沈心於易鄒魯之書永解雲釋歸侍慈闈欣欣樂康徵車沓至忍違侍傍懿厥賢母勉兒報國將作而止忠孝兼得噫彼佳城疇敢粥之嘉乃逢掖力能復之新松青青幽花冥冥鹿牲有碑思賢有亭爾車爾馬宜式而下是用作詩以告來

思賢錄

卷四

志

江陰張端希尹

猗嗟忠公光嶽全氣鍾粹美凝立天資坐不箕踞立不跛卧手必叉恐於夢中見祖禰造道潛深工夫端由慎獨始夫誰受之伊洛淵源良有以在元符中哀然出爲名進士擢桂一枝三抗封章論奸宄宮闈正言人所難言言忤旨塞塞匪躬自以遭遇非衆比帝曰咈哉不有君子能救止竟斥炎荒自顧一身惟死耳瘴雨蠻烟再度嶺南行萬里適當其時上下日淪於國是公於其間雪竹霜松挺然起感應泉枯大其疵公返桑梓櫛下全歸不作新昭異鄉鬼紅塔青山白骨千年

嗟於此勒石勒忠世世思賢嚴祭祀孰表章之龜巢老人子蘭氏

玉山熊進德元修

元符君子儒譽譽在言路牽裾論瑤華正始美王度安知猗櫟徒制目僭私怒一麾遂南行萬死不復顧再龍復再尋天門薙爾霧否泰固有時智力終罔措大奸章蔡誅羣小亦刀鋸歸來着綵衣三年壽觴舉疾革故人至憂國語猶吐世澤久乃微鄉人理坵墓先生千載人四海皆景慕矧如牛馬走恨不撰杖屨卓彼青山門馳情辦香去

維揚王貞

思賢錄

卷四

大

元符之歲相章惇諫省惟君讜議聞鵝鶴豈容宜倒置隼鸞安得與同羣忠肝義膽存遺史春雨秋霜有古墳舟向景鄒亭下過獨揮清淚灑寒雲

右思賢錄四卷應芳彙次成帙者三十餘年每欲鐫版以承其傳未能也洪武壬戌夏四月訪岷山諸故人因舉似王克明仲昭蒙欣然命工刻梓蓋以乃翁均盛甫平昔好義仲昭能以其親之心爲心所謂有是父有是子也然忠公名節在天下炳如日星奚待老謬爲之讚述但公之遺文屢經兵燹版皆不存凡應芳所見聞者不可不載况祠墓之祭或斷或續而區區嘗爲起廢所司文移概有可者

政徽集前後三百年祭告哀輓之辭及巡省碑志等作具載其中使後有徵焉吁苟因是有以感發而興起焉者高山景行有引弗替則仲昭之義亦博矣是歲七月二十一日常州府學生謝應芳述

心賢錄

卷五

九

續思賢錄卷之五

謝應芳曰俎豆之事隨時廢興蓋時至則得其人而後行也夫忠公祠墓由元末以來鞠爲草莽又二十餘年郡庠諸生亦淪歿殆盡應芳藐焉自海上來歸固嘗言諸當道適以公務之夥未暇及焉今年春應芳與江陰張端等以纂修郡志之暇披榛覓路一酹荒坵後三日詣郡守張侯陳白侯爲惻然旣而乃爲文弔之帥僚屬校官同爲祭掃明年復如之此思賢錄之所以續也嗚呼我忠公道學繼伊洛忠孝通神明聲名滿天下固不繫祠墓廢興爲損益焉第居此鄉郡者仰承餘澤不能無霜露之思此編繼自續思賢錄卷五

今以往屢書不絕尙有望於來者云洪武十二年正月旣望諸生謝應芳述

展墓文

洪武十年歲次丁巳五月初四日辛巳諸生謝應芳張端惠連等謹以清酌時羞之奠拜祭於道鄉先生鄒忠公之墓曰忠孝兩全天其相邪名節特立世不尙耶伊洛之學果何傳耶新昭之靈抑何愆耶抗言正始豈賣直耶僞疏矯誣其可測耶訓狐知而先鳴誰語之耶嶺泉溢而自涸誰主之耶舍何爲而失耶用何爲而得耶後之人固有能辨而識之者矣青山之阿林莊之坡斯其爲道鄉先生之墓曠百世而不替

尚饗

應芳拜墓而歸口占呈張知府

已刻入龜巢集

弔忠公文

郡守張度

洪武十年度以天官出守昆陵郡聞道鄉先生鄒忠公爲郡之鄉先生也切觀宋史諸書乃益知公之賢嗟乎公弱冠爲名進士及游程門而領中庸慎獨之旨真知實踐無適不然故在家爲孝子立朝爲忠臣以相國奸邪專威福之柄則露効而不拒以后官廢立乖正始之道則力爭而巳雖一再削籍投荒萬里前章後蔡更相下石而公處之泰然卒能不

死非天輔其能然乎及歸親則承權之志遂矣首丘之願畢

二

續思賢錄 卷五

三

矣然此心憂國之死不忘但經濟之才曾不得大展其用嗚呼惜哉若乃元符廣疎之誣苟非善繼者爲之暴白則天下後世不能無憾也天定勝人斯亦可見度幸而讀其書居其鄉承其餘風遺烈以自奮激惟以不能親炙爲恨敬爲文以弔之其詞曰

偉夫子之游龍門兮得洙泗之元珠忍懷寶而迷邦兮駕麟以馳驅神羊突其一角兮觸當道之契輪渾渾乎濁流之沸騰兮投寸膠而澄諸穢衣易位兮諫書重陳力扶頽綱兮乃披龍鱗投笏玉階兮羣吠狴狴紫重困兮漳海之濱天錫甘泉兮甘如飲醴雲開白日兮寒谷生春神人告歸兮

獲其伸視設草而忘憂兮盡歡餘於滄髓抱經綸之偉器兮竟蓋棺而已矣鳳雛出夫丹穴兮音鏘鏘其善鳴雪青蠅之遺汚兮昭先志於汗青悵騎箕之去吾不知其何適兮徒髣髴乎儀刑

祭墓文

維洪武十年歲次丁巳十月初一日丙午中憲大夫知常州府事張度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宋贈寶文閣學士道鄉先生鄒忠公之墓曰公游程門游揚比肩慎獨之學首得其傳孝於事親如曾如嚮移孝爲忠厥德兼全補袞之闕伏蒲涕洟數惇六罪羣邪凜然奈何城狐威福得專擠諸陷阱炎風瘴烟忤物固爾精誠動天遐呬峻嶺應感山泉處困而亨斯文究研既釋論孟復釋章編義文姬孔美端見焉蔽日雲開暫脫迤邐再寵再辱愈磨愈堅明月之珠薤光九淵鳳穴有雛赤霄翩翩暴白先志忠誠備甄德薰晉鄙垂三百年度余守茲郡追慕前賢詢諸遺黎知公故阡增土樹封起碑之顛樵牧有禁谿山清妍何以奠之秋菊寒泉仰止高風服膺奉仰饗知府廣州人名字景儀同知鳳陽親必典明教授萊州費贊訓導周衡儲蒙郡人謝應芳秦思義謝林等同拜墓下

祭墓祝文

郡守張度

維洪武十一年歲次戊午三月壬戌朔越三日甲子中憲大

夫知常州府事張度奉議大夫同知常州府事許恭承直郎
常州府通判程克庸承事郎常州府推官楊仲政曰古者祭
鄉先生於社蓋社以土穀有生民之大功鄉先生以道義有
教人之盛德今茲墓祭是亦祔享於社之遺意也先生忠孝
之志神靈在天尚冀有以淑是邦之民則守土者與有幸焉
謹告

墓表

洪武十三年冬中憲大夫常州府事番陽張度立石墓前大
書曰采道鄉先生鄒忠公墓

應芳開立墓表扶仆碑添土舊封深以爲喜賦詩頌張

續思賢錄 卷五

侯之美云 此詩與集刻
不同兩存之

四

時無孔北海不立通德門通德門不立大儒曷推尊世無文
潞公不立明道表明道表不立斯文尚幽渺今侯能與古人
同立石表我鄒忠公坐令風聲樹鄉土過客下車知敬恭忠
公之忠何謬誇師文淵源出伊洛一朝扣天關獨立批龍鱗
祇知綠衣黃裳悟人主安知毀冠裂冕危其身兩斥遐荒幾
寒燠歸來青山竟薶玉迄今二百九十年陵谷兩番經播遷
折角麒麟卧榛棘復見藩侯駐熊軾賦詩添潁烏啣上頤碑
扶起龜趺石忠公九京知不知大書深刻蟠蛟螭維桑與梓
皆生輝公與我侯名共垂

鄉賢祠

洪武十二年月日知府張度教授賈瓚於府學東廡立先賢
祠題曰故采道鄉先生鄒忠公神主 餘胡文恭公等
二十三人同祀

祭墓文

郡守董子琦

洪武十二年歲次己未三月初三日壬辰常州府知府董子
琦同知楊子震通判郭養智推官陳冕惟公兩朝忠諫一代
名臣著釋羣經有功名教惟茲暮春敬陳菲薦謹告

郡守商準

維洪武十七年歲在甲子十月朔日乙丑中憲大夫知常州
府事商準奏議大夫同知郭天祥迪功郎經歷聶莊將仕郎

續思賢錄 卷五

五

知事王斌謹以往酒致祭於先賢鄒忠公之塋曰大哉聖人
之道兮本乎幼學而壯行惟公之學於伊洛兮得其授受之
真以之事君兮元符有忠諫之勲以之立身兮爲盛宋之名
臣準忝守於是邦兮獲展拜於古塋惟先哲之如在兮鑒區
區之微誠尙饗

教授孫高

維洪武二十四年三月初六日常州府學教授孫高暨縣學
教諭朱文會等謹以清酌庶羞致祭於先賢道鄉鄒忠公之
墓曰惟公淵源伊洛之傳正心誠意超貫儒先孝于而家忠
于而國直言諫論奸佞目側瘴霧蔽日帝廷湮塞再斥再行

不負厥職歸隱鄉閭學益著明德被當時澤垂後生馬戴魏
觀松楸陰陰景星慶雲千載徽音

立碑祭墓文

毘陵太守桂林莫公以工部郎中奉

勅來守是邦化洽人孚乃表古之有道以勸今之爲義太守
公曰我遐搜毘陵有道之先民鄉忠公其卓卓者忠公在宋
哲宗時位列諫官時議立劉妃公引裾泣諫忤章惇坐貶新
州徽宗立名公還朝蔡京方擅政柄公知邪正不兩立力請
外補京撫前事竊公昭州公遭貶竄豈公罪邪實章惇蔡京
奸謀之所爲也公歿今三百餘年而聲名耿耿在於人心豈

續忠賢錄

卷五

六

非公之忠義之所昭垂哉然歷年既久墓蕪碑仆表章前聞
以勸來今非予宜誰於是率武進縣尹朱恕教授尹哲與圭
謁其故墟宣德八年閏八月八日也是日陰雲四合密而不
雨比至墓所雲卷天舒日光燦爛太守公益感忠公之靈既
遂命立石以表其墓而未果至是方作祠堂三間具牲醴登
其墓而享之俾圭爲辭刻諸石其詞曰

維正統元年歲在丙辰五月丙寅朔越十五日庚辰直隸常
州府知府莫愚率厥僚屬謹以潔牲柔毛黍盛庶品敬祭於
故宋贈寶文閣直學士鄉忠公之墓曰恭惟忠公性質天成
忠行義舉日晶月明上疎嬖孽結怨悖京新貶竄遂歸

亨公何所師程門是迪公何所傳朱子攸則今公既沒聲名
有赫綱常所賴天地無極我登公塋起公廢迹公靈有神享
我無斃尚饗

賜進士前文林郎監察御史武進教諭陶圭撰

哀辭

郡人潘賢

恭聞先生稟山川之靈秀兮昔爲邦國之光仰惟先生浩然
之氣兮今猶摩乎彼蒼自程門得慎獨之旨兮接伊洛之流
長居諫垣奮不顧身兮俾直道以扶顛綱痛白不可以涅兮
疾規不可以爲方扣虎關而撓龍鱗兮披忠悃而抗封章願
持五色斑斕之線兮上補綠衣之黃裳故立朝正色引裾泣

續忠賢錄

卷五

七

諫兮宛若鳳鳴於朝陽遭時之不見容兮反以割切爲狂佯
抵權奸之六罪兮凜乎烈日之與秋霜封豕長蛇肆其毒兮
欲薦食而益其吭出膺疏以媒孽兮發禍機而尉畢斯張故
再瀕乎死所兮謫瘴雨蠻烟之炎荒惟公仗忠義以自固兮
雖羸身嶺徼庸何傷何訓狐夜鳴先報兮泉源湧而堪嘗曾
不知處困而亨兮命雖阨而道愈昌切皇恩沛萬里兮驚魂
復安於故鄉著書立言以羽翼吾道兮後學漱其餘芳追過
山瞻其易簣兮猶問以國事而不忘偉孤忠大節表表兮直
與光猷而低昂粲茲往而三百餘祀兮世彌遠而德彌彰幸
斯文之未墜兮抑時之先後而相望雖不能親炙教化兮恒

見風采於羹牆敬偕同志弔遺跡兮薦薄奠而蘋藻馨香諒公之英靈在天兮如景星慶雲高映乎林莊

祭墓文

郡人趙琬

維正統八年歲次癸亥二月丁卯朔越十三日己亥國子監司業趙琬敢昭告於宋道鄉先生鄒忠公之墓曰惟公程門高弟宋室名臣忠義道學望重縉紳元符建中章蔡當國公居諫垣立朝正色椒房之事人所難言公歎抗疏達於帝關以忤奸佞連竄遠地處之泰然夷險一致是非既定終返故鄉憂國之心至死弗忘毘陵城陰惟公井里有幽一宮公藏於此琬生也晚弗克承顏永懷舊德仰止高山謁告南還祇

續忠賢錄

卷五

八

拜公墓晚以陳詞聊表衷素尙饗

正統壬戌秋予請告南還明年春郡守莫公暨斯文同謁拜宋道鄉先生鄒忠公墓既退各賦詩以紀其事云

郡人趙琬

道鄉夫子宋儒紳伊洛淵源派系眞祇仗孤忠扶哲后甯知道道忤權臣兩遭貶謫丹心在萬里歸來白髮新問里晚生懷舊德臨風一酌重沾巾

教授南昌梅友實

憂國一朝焚諫草辭親萬里謫炎荒直言只爲椒房事忠節今畱竹帛芳祠下古碑連野薶塚前流水怨斜陽高山仰止

多惆悵獨對東風酌一觴

訓導臨川聶大年

道鄉先生萬人傑讀書曾立程門雪文章下筆邁千古慷慨立朝多大節元符天子坐紫宸蔡章遺類皆宵人先生極諫宮闈事上殿引裾批逆鱗一朝竄逐南荒去嶺海迢迢瘴烟裏皇天后土鑒孤忠依舊生還葬鄉里野棠花開春正暄古墳寂寞連孤村一坏誰爲奠寒食十世至今餘耳孫我來再拜荒祠下狐兔縱橫松柏路翔風亭榭渺天涯追想先生釣游處斷碑芳草雨溟濛祠前老檜撼天風千年誰與同廟食喚起眉山蘇長公

續忠賢錄

卷五

九

訓導南昌江萬程

一自牽裾出內廷炎荒瘴海避文星匡時有疏皆焚草信史無編不汗青大義堂堂垂宇宙英風凜凜尙儀型空山斜日林莊路五馬親來拜墓亭

訓導錢唐蔣瑛

春日江郊路懷賢獨去遲青山遺舊塚名節重當時烏散雲移樹庭空雨濕碑清觴一酌罷殘照下荒陂

修墓詩 并序

御史廣信李奎

正統十年七月予按治毘陵公餘謁訪忠公遺塚慨見荆棘茂密塚煙路塞幾不可辨因命郡邑設法修治於

是各捐俸貲好義之士皆樂助之公之十三世孫曰平
曰茂曰椿者咸欣然復已售之祭田及爲修砌役工之
費乃培上於墳構亭其前復甃以甃立華表築垣墉植
松柏不數日煥然改觀過者咸知公靈爽之有在也賦
詩六首以述其慨云

久仰高風感慨多乘驄曉出郡城阿誰憐前代忠臣骨葬此
孤村蔓草坡荆棘縱橫惟鳥集庭階廢墜少人過徘徊獨立
思賢處千古其如直道何

進秩言官罷遇深一朝直諫發長吟可憐竟落權奸手無計
能回主上心孤塚僻臨民舍側斷碑斜倚郡城陰讜言不泯
賴思賢錄 卷五 十
關名教喜有聲光耀古今

耿耿丹心炳日明引裾泣諫氣崢嶸欲令官闕正名分豈計
吾身有死生貶謫一從天上別播遷兩向嶺南行林莊墓下
寒溪水猶自潺潺訴不平

中流屹立障狂瀾風節無慙古諫官蹈禍不辭投虎口抗章
直欲犯龍顏捐軀甘向炎荒死奉詔欣從錦里還共仰高名
垂不朽巍巍千古重如山

講道程門學有源堂堂正氣塞乾坤史書備載生前事鄉國
空遺死後墳野菊香殘秋露冷林鴉聲散暮烟昏束芻聊向
祠前奠凜凜英風儼若存

新祠奠罷日西沈俯仰令人思不禁起廢正當風憲職旌忠
設體聖朝心堦墀密甃增新制松柏重栽續舊林過客低徊
瞻望處英靈如在感情深

重修鄒忠公墓亭記

直隸常州府儒學訓導聶大年撰

直隸常州府儒學教授梅友實書

奉議大夫廣西按察僉事鄭觀象

宋故道鄉先生鄒忠公諱浩字志完在崇甯大觀中薦歷諫
職其立朝大節務積誠意以格君心數讜言以扶教道以數
直諫不容於時謫斥嶺表雖投荒萬里而不遺其親越在顛

賴思賢錄 卷五 十一

十一

沛而不忘其君孤忠勁氣上薄霄漢未嘗有所回撓而卒歸
於道德仁義者天性然也先生既沒毘陵郡北之林莊有遺
塚焉宣德中太守莫侯稍加葺理構亭兩楹爲奠薦之所後
十餘年荒廢不治正統甲子秋監察御史廣信李公奎奉命
按臨祇謁墓下惟見荆蒙荒落莫侯所樹之屋亦幾頽壓乃
嘆曰方今聖明在上百廢具舉獨茲不治庸非缺典方與郡
守錢塘葉公葵謀修葺之適國子監司業郡人趙公琬以書
來曰爲我完治道鄉之墓二公乃屬知縣樊恭典史胡能董
其役凡墓之崩者築之屋之傾者扶之草木蒙蔽者攘剔之
地售於他姓者倍與其直復之築垣墉除墓道禁樵採前爲

屋四楹大書其楣曰宋故道鄉先生鄒忠公之墓治句告成
顧大年爲文刻諸石初先生游二程之門致力於謹獨之學
仕宦羣邪嫉正之時雖累官吏部侍郎而立朝之日少平生
之學僅試一二詎非天未欲宋治之隆邪使賢者損斥而不
用嗚呼先生之進退關國家之治忽可謂重矣然一時讒謫
擠排之力不能掩萬世士大夫之公論况毘陵爲先生父母
之邦沒而有知將低回顧戀不能去盛德者必有百世祀尸
而祝之不亦宜乎後之君子有志當世豈無聞其風而興起
者以之事君則爲忠以之事親則爲孝儒者以立柔者以強
求仁義道德之歸以風節自砥礪則祠墓之繫於名教豈曰
續思賢錄 卷五 主

祭鄒公文

御史李奎

維正統十年歲次乙丑八月乙酉朔越十三日丙申巡按直
隸監察御史李奎常州府知府葉葵謹以牲醴之奠致祭於
宋故道鄉先生鄒忠公之墓曰惟公學師聖賢職歷諫輔蹇
蹇王臣匪躬之故孤忠勁節日月爭光一封朝奏萬里炎荒
魂其來歸青山林墓三百餘年荆菅塞路奎忝司風紀銜命

按臨高山景行仰止深深爰屬守臣修其墓屋門墻既新圭
田亦復安靈有祠麗牲有碑一觴致奠千載之思尙興

復祭田記

郡守葉葵

正統十年七月既望大巡廣信李公奎行部至郡與葵欲偕
教化修宋故道鄉先生鄒忠公之墓時官僚士庶之好義者
咸樂爲之助公十二世孫居武進曰宣暨姪曰平及居無錫
曰椿曰茂咸詣官自陳願捐貲贖已售之祭田及充伐石市
材役工之費於是椿出銀三十兩建立華表柱并爲修砌之
助宣平共出銀一十兩與民人殷時用收贖原賣黃塔庄田
一十畝又將已業胡庄村田一十畝共二十畝茂出米一十

續思賢錄 卷五

三

石與陸遇林贖田四畝五分通記二十四畝五分付宗子曰
顯等管佃歲收其入爲修葺奉祀之費其祭日議與春秋祭
社之日同蓋有取於古鄉先生沒祭於社之遺意也况墓與
社稷壇壝邇府縣官至期祭社亦便於稽考督視庶不廢墜
凡遇祭合族之子孫俱要依期至墓所一同行禮其田並不
許宗子典賣亦不許豪強之人私典私買違者許族人并該
郡里老赴官首告問以盜典盜買之罪其價不追田給原主
該納稅糧官爲存畱永爲定論嗚呼若官若平若椿若茂者
皆能爭先慕義尊祖敬宗惓惓不忘其所自出者若此詎非
鄒氏之賢子孫哉雖然忠公之節義忠孝感人之深歷數百

世如一日凡爲臣子者莫不景仰興起況爲其子若孫者乎
宜其餘風遺澤之及於後嗣如是其綿且久俱以賢孝見稱
於今日又喜吾郡民俗之厚於鄒氏一門之有徵也是秋八
月十二日常州府知府錢塘葉綦識

鄒忠公祠墓上牌文

訓導肅大年

伏以崇德尙賢乃朝廷之攸重觀風問俗實臺憲之當先况
前朝骨鯁之臣作後世忠義之鑑表章敢緩振作維新恭惟
宋吏部侍郎寶文閣直學士道鄉先生鄒忠公一代偉人二
儀問氣游程門得聖賢謹獨之旨仕宋室當邪佞雜處之秋
正色立言關宋社之大計炎荒瘴海寄嶺嶠之孤蹤惟皇天

續忠賢錄

卷五

十四

鑒其忠誠得故里正其址首三百年之墳域太息荒涼二十
畝之祭田幾經貨鬻狐兔穴其塚址松柏鞠爲薪蒸來者傷
心誰其繫念茲益伏遇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李公泊郡守葉
侯清朝耳目吾道棟梁別歷仕途心素存於經濟扶持名
教患不聞於存亡睦茲道鄉之故墟實爲斯文而出色於以
築垣墉而掃瓦礫於以建祠宇而樹牌坊伐石刻辭而麗牲
有碑增田置器而奠薦有所求雲仍而主祀潔蘋藻以告成
經營不日成之至盡蔑以加矣楣牌既舉善頌斯陳

牌之上日出扶桑天蕩蕩作新祠墓表忠貞來者幸瞻新
氣象

牌之下人傑地靈昭聖化高山仰止後人思自昔先民登
鄉社

伏願上碑之後英才接武科第增輝爲人子爲人臣當
恒存乎忠孝正其誼明其道式尙友乎聖賢惟懷永圖
庶託不朽

修墓完作

僉事郡人鄒觀

一從元氣分光嶽士節人心寢淪薄行行鮮不爲身謀幾許
鄉忠言謬謬卓哉道鄉起延陵讀書學道師周程立心行已
在慎獨匡時論列據忠貞諫言直諫無顧慮力効奸悖據當
路妖狐反嗜構邪謀萬里投荒觸炎霧徵還除拜沐殊恩未

續忠賢錄

卷五

五

幾貶謫仍遠迤故園歸老樂天命道鄉千載名難湮郡城北
郊遺塚在野草寒烟歲云改居民景仰挹清芬守令常爲禁
樵採豸冠使節來諮詢尊賢舉廢崇斯文新碑將莫葺完屋
舊田收贖遺雲仍嗚呼世間公議不可滅正義忠魂千日月
道鄉名行激頽風千古應編著高節

其二

光嶽氣完靈秀鍾天分有意生我公鳳凰麒麟不世出哲人
已矣垂長風一從講貫伊洛理深契中庸慎獨肯自心自身
自家國致君澤民推廣此元符天子御宸極補衮擢公陪諫
職上疎極言宮闈事兩以直道遭擯斥萬死投荒志弗渝孤

忠大義揚蠻區道同日月播光彩名與泰華爭錙銖聖恩如
春沃焦世生還賜老歸田里耿耿一片鐵石心得葬青山白
雲裡有衍餘澤遺耳孫春秋祭掃精誠存皇天眷善昌厥後
載世奕葉沾清芬迄今已歷三百禩嗟公雖死猶不死勁節
英標尚赫然起儒激貪同一軌我我古墳崇丈尺高車過者
必敬式郡侯重以風化原墓祠巡省嚴修葺蘭臺憲臣日邊
來拜公恭薦椒漿杯磨碑紀美新舊觀吾道有光其偉哉嗚
呼吾道有光其偉哉

謁忠公墓

郡人胡彥昇

當時佐宋衆推賢比郭青山有墓田忠貫日星言劉切道原
續忠賢錄 卷五 七

伊維派派傳業垂後世名難泯身竄遐荒節愈堅薄奠椒漿
修祀事英魂凜凜隔重泉

郡人胡垣

山川毓秀鍾斯人高風勁節真絕倫道出程門專慎獨淵源
一派無涯垠伊昔憶忠禔宋室言忤奸回遭遠謫涼風餘韻
三百年猶有荒墳卧荆棘忠義感人無古今古今忠義同一
心敬弔英魂倍興慨西風落日青山陰

詠鄒忠公墓

郡人朱昱

堂堂忠義貫心胸直道當爲世所容補袞有才絲五色犯顏
無諂諛三封一身去國投荒裔萬古留名尚景鍾我識先生

原不死至今霜雪滿喬松

祭墓文

郡人周源

維景泰七年歲在丙午三月甲午朔越三日丙申直隸常州
府知府周源同知史瑄通判張朝湯清推官宋徽儒學教授
王臣武進縣知縣劉潤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宋故贈
寶文閣直學士道鄉先生鄒忠公之墓曰惟公前朝元老文
學正宗經濟有才蟠於心胸忠義耿耿如日月之麗天聲譽
琅琅照汗竹之遺編節守乎山嶽之高志貫乎金石之堅源
等不揣庸陋叨守毘陵追賢慕道素知公名率諸僚屬拜公
之塋奠以卮酒饋以粢盛靈兮不昧格之微誠尚饗

續忠賢錄

卷五

七

郡守王慥

維天順二年歲在戊寅春二月庚寅朔越十五日甲辰直隸
常州府知府王慥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宋故道鄉
先生鄒忠公之墓曰惟公道學純明忠義堅勁措諸事業赫
乎其盛正色立朝蹇蹇王臣以身許國敢犯逆鱗誓殫孤忠
炎荒再謫節凜永霜氣沮金石士之於學志所不負元符諫
臣公實居首公之精誠上貫日月三百餘年揚芳邁烈瞻茲
毘陵爲公之鄉慥來治郡幸得遺光讀公之文救粟布帛仰
公之行泰山喬嶽屬時仲春不無感焉爰謁墓下生氣儼然
公神在天陟降靡止敬奠一觴鑒此誠爾尚饗

維天順二年戊寅八月十日常州府知府王懋致祭於鄒忠公之墓曰惟公體道得慎獨之旨爲臣盡事上之忠經緯之文孝友之行足以垂休千古爲範將來懋忝守毘陵曷勝仰止敬陳明薦公其來歆尚饗

是秋子謁墓下慨祠宇傾圯垣墉頽敗論公之十二世孫居武進之由村曰恭無錫之華庄十四世孫曰祝曰楷復修葺之增創拜亭二楹於前爲展祭之所至是落成敬設薄儀祭之

維天順二年歲在戊寅十二月己卯朔越二十六日庚辰直隸常州府知府王懋等謹以牲醴庶羞之儀遣本府儒學教

續思賢錄

卷五

太

授蔣憲致告於道鄉先生鄒忠公之墓曰惟公忠義顯著於當時聲譽流傳於後世豐功偉烈中外欽崇塞予小子攸守是邦觀祠宇之傾頽特鳩工而建造適茲落成庸伸致祭謹告

泰和王劬

惟天順四年歲次庚辰三月戊申朔越二十六日癸酉勅授文林郎大理寺左評事泰和王劬儒士宜春劉愚魯致祭於宋道鄉先生鄒忠公之墓曰惟公程門高弟宋室忠臣節操凜乎冰霜精誠貫乎日月劬等偶游茲土企慕曷任再拜崇祀式陳明薦尚饗

同知郝祥

維天順四年歲在庚辰七月乙亥朔越十有三日丁亥直隸常州府同知郝祥通判劉衡孫福推官孟勲謹以牲醴庶羞之奠告祭於宋故贈寶文閣直學士道鄉先生鄒忠公之墓曰惟公天資高邁性分貞純學傳伊洛授受之貞扶輿間氣元符正臣三斤嶺海再犯逆鱗華平瑞木威風祥麟所守者道所有者神毘陵之阡馬嶺嶙峋樹祠表石式慰邦人祥等佐茲大郡展禮未陳祇率僚案薄薦繫景仰先哲瞻拜後塵英風具在盼望來臻尚饗

弔鄒忠公墓詩

郡人尤實

續思賢錄

卷五

尤

宋室求賢寶良王先生待賈猶韞匱元豐出柙播清光蜚聲已耀登科錄一從伊雒得心傳聖學中庸明慎獨同門麗澤侶游場道學因之端可續始鳴教鐸立正言蹇蹇匡時陳痛哭懇言官壺批逆鱗首忤章惇遭斥逐未幾召還司諫垣兩以亞卿綏龍祿章免台衡繼蔡京僞疎一緘謀上讀子焉再竄昭州行禍落危機事誰暴丹鳳啣恩得放歸道鄉深潛勝盤谷閉戶著書聞微辭侍綵承顏悅親目手把斑斕五色絲蒲衾付分獻黃屋大觀舊物復龍圖海宇皇風蕩清穆生還屈指繼六春漳鴈俄漸肆炎毒奄然餘息嗟僅存龜山過視疾已爲危憐猶切國事詢一死如歸又何速青山門外紅塔

陰佳城不假元龜卜玉樹於茲永闕藏千載芳名垂馥郁昆
陵賜諡表孤忠諫草未焚堪快讀屹然砥柱聳中流狂瀾挽
回如轉轂懦夫立志薄夫敦凜凜英風振頽俗先生之澤流
愈長七世始衰荒宰木耳孫嗟餒饉墓田甘畝鄰家遍禾菽
翁仲無言立道旁遺却荒碑卧林麓人心不泯忠義天觸感
誰能踵芳躅惟有那人謝子蘭激烈移文咨案牘興修百廢
理侵疆歸直於民田始曠高山景行兩郡侯三尊遺風思聖
聖龜趺斷石剔蘚看馬鬣舊封加土築墓亭輪奐翬斯飛過
客停車行踰踰增美舊觀崇仰瞻四圍蔚然秀松竹卓哉子
蘭鄉大儒扶輿清氣真全祿讀書不仕老布衣道學相傳幸
續思賢錄 卷五 主

私淑於時當道推任之月勤巡省規嚴肅後來賢守繼尊崇
豸冠一臨又光復物遷轉眼驚過駒嗟予生晚空碌碌繆知
武定掛冠遲獨立思賢淚成掬殷勤無復致生芻青山門外
芻空綠

宋道鄉先生吾邦先哲也名義具載史冊予每讀之未
嘗不掩卷三嘆敬謁墓下遂賦此以致景仰之私云

逆鱗激怒九重天一伏青蒲謫兩遷粹質鍾全光嶽氣清風
吹散瘴江烟淵源道學程門弟譽謬名臣宋室賢來弔先生
祠墓下感懷惆悵淚潸然

祭墓文

同知謝廷桂

維成化五年歲次己丑三月乙酉朔十三日丁酉奉議大夫
直隸常州府同知謝廷桂致祭於宋道鄉先生鄒忠公之墓
曰惟公受學程門造詣純熟中庸之旨得其謹獨以之事親
斯須弗遺以之事君暗室弗欺鄧林之材屈產之乘駕言思
之孰爲之並朝伏青蒲夕窳炎荒浩然之氣至大至剛炯炯
精誠懸之白日生死一間靡遑他恤昔也葬公青山宰木今
也懷公斯文菽粟墓祠展敬再拜林臯梓花薦脯柏葉分醪
敢侑凡辭冀公歆格曰孝曰忠永惟矜式尙饗

懷道鄉先生

郡人尤獻

道鄉直節古今傳泣引龍裾事凜然百世孤忠垂宇宙一生
續思賢錄 卷五 主

高義薄雲天格君甯顧身連貶奉母終歸志兩全不是龜巢
深仰止何人起廢著思賢

曾聞三疎劾章惇可奈奸諛氣欲吞直道狗身心不挫英風
立懦節猶存行行有貶投炎瘴眷眷無忘報國恩四百年來
清淚落試成一掬灑荒墳

讀奏議

新貽何事謫今古恨難平氣節凌秋肅忠貞貫日明儒紳多
仰止舟子亦知名憂國惓惓語誠無愧此生

嗟公職諫垣哲廟正臨軒抗疏陳時要明奸塞蠹源盡忠還
盡孝危行更危言得放歸田日霜筠滿故園

祠墓

道學昭彰行義堅立身修潔獨能全直言只欲名先正極諫
甯知謫屢遷客復龍圖居待制終當廟學配先賢毘陵定謚
孤忠表奏議匡時謫論傳譽滿乾坤明日月光回草木貞山
川儒林起楚人瞻斗文海汪洋思湧泉敬迪後人論孟解發
揮 宣聖繫辭編士心嚮慕還如昨碑石荒涼不計年祠下
千章新種樹墓傍甘畹舊歸田禁樵陰接青山外采藻香橋
綠水邊幾葉雲仍孫遠紹一編文集版重鐫晚生仰止興觀
感特公微忱拜古阡

祝文 刊道鄉集
完告之

續思賢錄 卷五

主

維成化六年庚寅十二月甲辰祭日已巳十四世孫量敢昭
告於宋寶文閣直學士忠公府君曰惟公忠義昭著信史人
皆熟聞之惟公文章聞見一二不得其全而誦之邇者獲公
道鄉全集於翰林學士郡人王廷貴以鄉先生謝子蘭所集
思賢錄附合爲一帙用梓以傳不朽嗚呼公之遺澤浹於鄉
人公之遺文傳於後世剛大之氣充乎宇宙歷百世而不能
泯者也然尊奉輿舉又在我後人盡心焉耳公神在天自告
斯格謹具牲醴揭誠以薦伏惟歆鑒

修墓告文

維成化九年癸巳十月初一日戊午十二世孫鄒大倫鄒良

政鄒明和暨十四世孫鄒量敢告於宋故寶文閣直學士忠
公府君曰惟公繼伊洛得淵源之學劾當國以正始之道奸
相當路直道難容竄逐炎荒節義愈明感應有泉醉客有語
寶公之精忠貫金石通神明而至乎此也雖百世以下生氣
嚴存茲以葺亭頽圯坵壠茫然大倫等不勝悽愴乃上達有
司下會宗族欲鼎新祠墓特鳩工修復公神在天不敢不告
尚饗

神道牌坊

成化九年十一月初一日常州府知府龍晉同知謝廷桂通
判魏儀吳祚推官柳演武進縣知縣熊紳無錫縣知縣李恭
判魏儀吳祚推官柳演武進縣知縣熊紳無錫縣知縣李恭
續思賢錄 卷五
立神道牌坊於青山門外趙聖巷扁曰鄒忠公神道 正書道
鄉故里 芳書

主

重修宋鄒忠公墓祠記

常州府教授臨潼張機撰又
鄉貢進士郡人翟永齡書丹

建甯府經歷郡人鄭畏篆額

毘陵城北青山門外德澤鄉林莊里原舊有宋故道鄉先生
鄒忠公墓公早游二程之門舉進士歷言官正色立朝元祐
中上疏論時政屢劾章惇元符初劉后立抗疏乞追停冊禮
特詔公狂妄削官職管新州建中靖國初召還復上疎時蔡

京用事再謫衡州竄昭州公雖一身去國而忠不忘乎君萬
死投荒而孝不衰乎親忠孝兼全天神感格蠻獠瘴雨之間
而有甘泉醉客馴狐之異是豈人力之所能哉晚年乞歸故
里著易解論孟解義皆程氏心學之所授受屬續之頌惟以
國事爲問嗚呼公之存亡利害一於正而已彼倖京者何以
死哉公墓祠勝國時嘗已墜廢鄉先生謝公子蘭敬於有司
而興復之入國朝屢加修葺成化壬戌秋顛風甚雨悉致頹
壓公十四世孫量請於有司郡守吉水龍公晉二守蒲坂謝
公廷桂然其所請喻公之後人居武進無錫二縣者聽各多
寡以助公費十一世孫普十二世孫宗廣墊墓基楹樞十
續忠賢錄 卷五

三世孫珩勲用和章珮賢忠良禱軻十四世孫漢量南嵩
十五世孫祝榮十六世孫炯合廿有六人咸捐貲有差共得
白金二十五錠有奇且議舉墓樞用和量償董其役國人能
勤惟慎克就厥功構饗堂六楹東西廡各四楹前門四楹中
立碑亭去墓二里許立神道石門於趙墅巷以臨通衢落成
之日二公率僚屬爲文告祭墓下祭畢太守顧謂隣曰故事
實惟司教之所記宜文諸石俾有所考嗚呼公之忠義炳如
日星重如山岳其神散於上下與天地同爲悠久天下後世
誦其事讀其書起敬起仰由是觀之固不待祠之有無也然
三百五十餘年來隨地隨葺方其修葺之時雖兒童婦亦

稱有司爲盛舉是豈有私於公耶人心之天之不泯也宜乎
後世有賢子孫之如是多彼倖京者何以傳哉機因太守之
命而謹錄其辭以告於將來之繼葺者大明成化十年歲次
甲午正月望日立石

謁墓詩

臨潼張機

毘陵城北道鄉墳義節高風世所尊五諫孤忠安宋室兩遷
炎瘴苦驚奔危言讜論誰能及餘韻涼風歿更存祠墓重修
倍典感麗牲碑立表英魂

祭墓文

維成化十年甲午春三月三日鄉生致事膠州吏目卞經大
續忠賢錄 卷五

三

甯都司斷事孫樞昌化縣知縣閔憐廣西右參議陸禎福建
右參政段實永甯縣主簿諸行儒士葛義深州知州尤獻等
敬以清酌時羞之奠致祭於宋道鄉先生鄉忠公之墓曰惟
公一代偉人二程高弟忠肝義膽爲宋室之名臣泣諫引裾
作中流之砥柱不幸權奸擠謫何期瘴海謫遷日晦復明未
幾召還館閣親衰歸侍終全開闢道鄉著書立言啟後學以
憑式竭忠盡孝入先賢而配祀嗚呼此天理之長存人心之
不死也經輩晚生鄉里瞻仰斗山還不可作典則攸存敬潔
瓣香薄醑一觴神在鑒之昭格不忘尙饗

祭墓作

郡人尤獻

祭墓前一日午雨乍霽僉豫不定至期曉霽天朗氣清
惠風和暢後先畢集因知忠公之靈魄也遂成拙句呈
諸鄉丈伏冀和章尙期郢正以合鄒廷度也

道鄉忠義自天成抗諫流傳萬古名魚藻非儀陳上已鶯花
好景近清明拜瞻丘壠依然在想見形容儼若生會說當年
章蔡事至今流水恨難平

郡人葛義省菴

格君有道事無成身落炎荒再削名一片忠肝難泯滅百年
公論自分明茫茫宿草埋孤塚凜凜英風振後生此日采蘋
陪薦罷青山凝睇暮雲平

續思賢錄

卷五

三

十四世孫鄒量

鳩聚羣工始落成旌忠千古尙留名拜瞻故塚神如在扶起
殘碑字亦明幾向遐荒甘斥逐終歸舊土樂餘生縉紳冠蓋
頻登薦盡說當年事不平

昔年忠節自天成百世難磨不朽名再整墓亭增氣象騰刊
文集最高明淵源道學當前代嗣續蒸嘗屬後生珍重儒林
多感慨賡酬誠愿營生平

丹陽朱祐

忠公祠宇搆新成賢胤高垂百世名草木輝生雲霧浩文章
顯著日星明後游俊彥皆賢哲前代英靈不世生景仰盛名

陳祀事登歌寢廟樂昇平

祭墓文

郡守龍晉

維成化十年甲午三月庚戌朔越祭日甲子中順大夫直隸
常州府知府龍晉承直郎常州府通判吳祚之文林郎武進
縣知縣熊紳前任知縣孔鑰常州府儒學教授張機訓導劉
懷武進縣儒學教諭方榮訓導翁玉徐汝陽謹以清酌庶羞
之奠致祭於宋故龍圖閣待制贈寶文閣直學士道鄉先生
鄒忠公之墓曰惟公稟扶輿之清淑爲海嶽之孤雛負天資
之仁厚義剛大於心胸矧記覽之該總實世代之文宗早從
游於伊洛得慎獨於中庸然源深而流遠抑學富而氣充士

續思賢錄

卷五

三

一善而必與尤貴始而要終自元豐之登第三領教於儒宮
析聖賢之微言闡厥義而發蒙旋超遷於諫輔補帝衮之山
龍方瑤華之初廢累抗疏而披衷娶逆鱗而伏蒲誠懇諍之
匪躬誅奸邪之在位嫉首惡之迎逢投炎荒於萬里幸一死
之爲容賴后皇之我監揭白日於天中曠思澤於崇甯復陞
進而登崇奈吹巢之契偷肆醜毒之恟恟忽履衡而臨衣邇
昭州之朔風疏甘泉於感應俄蟹解之冥通還毘陵之卿梓
職濟瀛之是供庶爲忠之與孝斯兩盡而適從何彼蒼之難
謀遂奠楹之西東掩林莊之幽壙澌冰雪於喬松覩精神之
上天矯萬丈之蒼虹雖世運之推移存馬鬣之故封計嬰與

而屢廢益悼往而追踪昨批政之膠輅曷展脩於敬恭乃周視於塋域始剪蕪於深叢勛羣工而底事爰克相而敘同嚴祠堂之奕奕起華表之穹窿慰安神於棲室聊奠獻於庶豐嗣靈祐之下逮邇有恤於卑悰尙饗

修墓完作

郡人朱昱約齋

成化甲午春三月望日郡守龍大夫重建先賢鄉忠公墓祠落成偕通守縣令率兩學儒官行釋奠禮時昱與鄉氏諸孫預拜目茲盛美因成長句以獻

青山門外舊林莊三尺孤墳葬道鄉過客徒令典感愷諸公何以慰淒涼斜陽斷碣無多在春雨頽垣一半荒十世餘孫

續思賢錄

卷五

五

承似續一簣常食薦蒸嘗柱頭白鶴還能語宰上蒼於未得長剪伐雖蒙前守禁巡規仍付學宮藏陽和又喜同新澤吾道端知被耿光共迓朱幡來五馬漫歌黃鳥賦三良清言斷不容章蔡直節眞能比董張往日悠悠甯暇論高風涼瀟尚掄揚駁奔邊豆時修敬鳩聚工傭持擅場風雨萬間成有託江山四顧樂無央瓣香曾爲南豐祝通德多因北海彰林莽盡除前日穢野花猶作去年芳衣冠奠薦傾城出燕雀生成賀屢忙潦畧監儒何敢後拜瞻常在使車旁

祭墓文

郡守劉鉅

維成化丁酉二月庚午祭日癸未直隸常州府知府劉鉅等

致祭於宋道鄉先生鄉忠公之墓曰惟公天生豪傑聖賢之徒游學程門登用元符抗章匡國嶺表是居文章忠義千載不渝鉅等後學忝職於斯再拜墓下用仲常祭尙饗

龜巢十八世從孫謝蘭生得七絕三首附思賢錄末

遠竄遐荒泣路歧死生有命莫含悲玉山對客如何問爲不

知幾疏太遲山畫等與忠公以氣節相激厲公得罪出山畫畫人對客問誠忠公諫太遲爲不知幾云

傳來消息甚分明聽得馴狐一夜鳴萬里程途遷客恨潯山

巖下老僧迎南遷永州潯山巖有馴狐貴客至則鳴忠公將至孤颺鳴寺僧出迎怪之有詩一首

謫居幽勝仙宮嶺湧出甘香感應泉天報忠臣原不焚水源

續思賢錄

卷五

五

涸在北歸先請昭州居山官嶺苦水遠嶺下清泉湧出名感應泉北歸前數日仍涸

右前思賢錄四卷龜巢謝先生所編集也值元季拾掇

先生播匿屢年而我祖忠公祠墓之在林莊者亦焚掠

殆盡

大明洪武壬戌先生與崑山王君仲昭善仲昭亦慕義士也

因先生之志遂捐貲命工刻板成帙後餘年先生偕其友張

公端惠公連走謁墓所見斷碑在地乃言於郡守張侯扶植

碑表構亭以祭旋復舊規遂紀其事如別卷名曰續思賢錄

復鐫版以附其後是舉也實惟張侯之賢有以興之而先生

克倡之德則盛大而無以報也自後又日就圯廢正統改元

郡守莫侯奉命守茲土稍加葺治壬戌秋郡人趙公琬以司
業歸省謁墓而嗟遂致書巡臺李公奎力爲之倡郡守葉公
蔡試守趙公泰邑宰樊公恭與有力焉後人則先考怡靜府
君及叔祖宣居無錫南塘族兄曰椿曰茂咸詣官自陳各助
資以成其事百廢興多所增立皆一時之盛觀也越戊化
壬辰秋顛風甚雨祠宇復悉摧壓量奮不自揣仰號於郡守
龍公晉武守謝公廷桂諭及同宗協力修葺建創饗堂兩廡
碑亭門樓牌坊凡若干楹四隅植以松柏煥然一新復求翰
林學士郡人王公廷貴所藏道鄉集稿暨續思賢錄併爲一
帙以壽諸梓用廣其傳庶幾有引弗替在我後人期同志者

續思賢錄

卷五

三

鑒而續之

成化丁酉秋八月廿八日十四世孫量謹識

續思賢錄卷之六

毘陵山村十四世孫量集

唐給事中祭廣西平樂祠堂文

廣西平樂郡即宋時忠公謫居昭州地也鄉人

感公之忠義塑像立祠以祀之

宏治六年春正月上元日適姻親唐黃門勉仁述其奉使廣
西見舊任平樂太守迺伯唐公復立生祠於學宮之旁塑吾
祖道鄉宗君像於左合祭焉後鄉人又塑太守楊公於右致
迺伯居中未爲安也時陳僉憲陪祀禮後聞陳公與周提學
將欲移吾祖道鄉府君於別祠未知果否因知唐君之言遂
錄其文於卷內

續思賢錄

卷六

一

維宏治五年壬子十月戊戌朔祭日甲子戶科給事中唐貴
謹以清酌致祭於鄉先達道鄉先生伯父太守府君知府楊
君曰惟茲民庶至愚而靈德則父母虐則路人平樂有邦爰
始羸秦流寓守土者至今不知其幾矣或食祿田或長子孫
生而不見德去而不見思迨其歿也遂泯泯焉而無聞雖然
祠屋依泮林而系後世之瞻仰者獨吾道鄉先生暨吾伯父
之與楊君固道學總行之重不可多得而職吏治者雖乎其
循亦邦人崇德報功之意自有公論不容以僞而亂真貴生
也晚幸嘗竊誦道鄉之格言伯父之遺文泰山北斗仰止實
勤茲馳使節式過祠門鄉香再拜薦以藻芹清酒既將辭

跪陳蓋匪徒區區愛慕之私又將以警夫來者之牧民也尚
饗

謁墓詩

錫山十五世孫福

宏治甲寅春正月廿五日偶過林莊得拜鼻祖道鄉府
君墓下愧乏蘋藻之薦徒興悲悼之心聊賦短章以寄
慟云

老祖當時事愚孫此日論諫章明日月忠節貫乾坤香火千
年在高風百世存瓣香聊致敬感昔欲消魂

祭墓所述

愚謂人之祖如木之根水之源也蓋水非源而無流之

續忠賢錄

卷六

長木非根而無幹之榮人非祖而無子孫之綿衍也今
我遠祖忠公府君歿葬林莊由宋及今四百年來賢士
大夫聞者無不景仰觀其墓祠累廢累興可見矣成化
甲午歲鼎新建造鳩工落成量等合族散居不能週奉
碑文祭田付託近墓族兄曰安子姪佈種看守迨今二
十三年不料安等反行褻瀆遷居墓內卸碑石以償酒
債拆屋木以鬻柴薪盜賣祭田斫伐梓木日漸侵漁消
廢蕩然及其死亡老幼不分尊卑亂葬在內宏治丙辰
春居無錫之泰伯卿叔祖以明等以續修宗譜見喻自
量議之道經墓下觀其祠垣頽廢林木乏存雞犬蓄於

祠鈕鑿臨其塚是以不勝感愴回與弟南等言及南曰
近會約齋朱先生云欲舉修葺忠公墓祠非汝爲首而
不能行於是諸弟南嵩袁岩翰具牲醴命子輒撰祭文
偕往祭拜并謝約齋先生之盛意遂書是以紀歲月云
十四世孫量拜手謹述

維宏治九年歲次丙辰三月己卯朔越十七日乙未十四世
孫量等謹具時羞之奠敢昭告於遠祖宋故侍郎贈寶文閣
直學士忠公府君曰惟公德學之淵醇行能之卓異遭濁世
之寡醒俾載軒而載輶抗直節於孤撐鍊奇材於百試史冊
昭回光層雲薄高義數百年聞者莫不興起也况爲公之子
續忠賢錄

卷六

三

孫繼繼承承保艾於錫類者乎邇慶澤之無涯宜愈昌而愈
熾豈蒼茫之靡施固遐孚而永庇青山之陰林莊之原公之
所安而憩也君蒿愴悽若或見焉惟公之神無往不在如水
之行於地也道鄉有集忠諫有傳思賢有編墓亭有記生而
爵死而諡此公之精英爽發衣被光華金昭而玉粹也昔人
有言人之死生猶旦暮之必然惟有文爲不朽與有子爲不
死公固兼而有之也而又何所不至耶自公而下閱十五世
於茲矣山高水流孤墳如塊風杉雨筠歷萬世其奚啻也第
量等庸劣弗嗣塵驅俗紛悵望碑之有淚斬弔原之無文向
蕪祠以長嘆忍哀猿之夜聞爰命工以鳩葺切勞心之孔殷

墓有表而鶴有歸豈曰象之耕而鳥之耘也滿湖曉月蒼梧暮雲綬之妥之亦一時之重勤也而今安在哉重簪仆而垣頽故道宛其未改宰木撼而風聲悲野芳發而蔭苔被焦木之何知羣牛羊而恣采也荒塚之累累或雜遝而見免嗚呼豈惟夫人是亦量之罪也有巡省之規而弗克以守使夫人得以肆其侮而濟其私有歲社之祭而今又不能以時舉離離禾黍徒觸目而嗟咨上焉不得為有力者之所推挽以扶顛而起廢下焉無以自致其力服其役以償坵首之思欲然自視誠有不得於中者甯無悲耶嗚呼豈惟夫人是亦量等之罪也微地通天何怨何尤嗟惟我公樂哉斯坵大明方昕續思賢錄 卷六 四

謁墓作

朱昱

宏治丙辰三月十六日先是延度以書來拉予往展其祖忠公之墓次日厥弟本仁以騎促之至則延度與其叔弟子姪及婦親輩咸在焉祭畢享餘因述唐律四韻併紀月日告夫禮賢當道大夫為之興復云

聯騎翩翩曉出城道鄉祠墓許重登先時已賜迴轡下馬陵道學文章師孔孟衣冠人物繼孫曾高山仰止

須吾輩更親諸公為作興

次韻

十四世孫量

佳作見喻足切贊誦吾祖忠公之盛心也愚不揣鄙俚敬步嚴押八律非敢以為詩聊見寒門出自李唐之末由錢塘而遷晉陵源流如此錄奉約齋先生斤削以助發揮云

祖貫錢塘徙此城傳家世守善如登宗枝星散遷江湖譜系雲初屬晉陵農業勤渠承禹稷儒風授受慕顏曾生平試問從何始淳化年來已發興

六世爰居金斗城元豐進士祖先登貞堅操並文丞相浩瀚才齊杜少陵上疏勒停連呂桀除名竄斥累王曾當時勁節應如此贏得忠公代代興

續思賢錄 卷六

朱六

五

道傳伊洛播諸城仕宦功名次第登直欲秉忠扶社稷那堪遭貶過零陵權奸易逞緣章蔡道學難磨磨總孟曾清白相承垂不朽百年名節尚中興

顯忠巷宇傍常城每有賢侯歲歲登道載諸書昭史册名臣古誌著毘陵何當養子誇宗嗣亂葉餘孫假後曾發續先賢宜究治願祈國法為斯興

投荒遠竄嶺南城瘴雨蠻烟許獨登狐報淡巖過古寺泉收感應返延陵晦翁引註明論孟程子相傳紹孔曾忠孝能全

垂萬古聲名赫赫至今興

寶敝歸田返故城追封贈諡誥重登猶逢中立問朝政肯此
相如居茂陵不尙錙銖遺子息惟畱陰隲歷元曾滔滔逝水
青山外白骨深藏冀永興

馬巖重封泣郡城屢承朱紫後先登昔行巡省歸常學舊免
田租帖晉陵創業有能誰嗣續侵漁無賴犯高曾欲求改正
敦風俗必仗賢明爲舉興

古塚我裁甫近城荒蕪鉏墾不堪登名公會警人亡本後嗣
番爲賊劫陵景仰前修臺憲李斗瞻後舉郡侯曾龜巢去後
年逾久多謝先生又起興

續思賢錄

卷六

六

諸孫魏浦吉鑑

巍巍高塚傍龍城幾度相過不忍登斷碣殘碑空舊跡枯茅
野草只荒陵露田廢宇歸他姓伐木芻蕘假後曾予忝外孫
無可力老天何日得還興

十四世孫南

展墓多勞遠出城主人迎讓客先登忠公世澤存孤塚年少
春風羨五陵伏闕封章扶趙宋禮賢配祭近沂曾可憐荆棘
蒙祠宇不日經營望風興

幸我先塋近古城此邦君相便於登爲憐自昔多忠節將見
如今有信陵兩貶再陳安國策一寒獨念守墳曾祠垣既起

還荒落當道垂仁望作興

半入鄉村半近城先賢祠墓幾人登牛眠穩處當平地馬
封來卽大陵計墮奸雄遭蔡卞志忘溫飽慕王曾後來聞者
皆驚異好事人人欲重興

先賢墓近六龍城幾度經過不忍登昔口碑文微有字舊時
坵壠半爲陵忠扶日月匡前宋名振華夷啟後曾萬物由天
人本祖雲初相繼淳然興

讀廷度本仁次子展臺之作此其尊祖敬宗黜邪歸正
意有在焉感而再賦仍用前韻朱昱具

偏師初下五言城不是雞談孰與登舊刻正須憐石鼓愚民
續思賢錄

卷六

七

何以盜長陵秋霜春雨諸孫思白雪陽春古調曾一讀來章
無限慨感時惟有愴懷興

卞氏忠貞只治城蘇門長嘯快孫登後來更許鄒夫子亘古
遺芳宋晉陵三疏累驅奸相末一官遂謫瘴茅曾涼風不忝
今猶昔直道無過在所興

謁道鄉先生鄒忠公墓次朱約齋韻宏治丙辰六月廿
日賜進士及第觀大司寇政貴溪李祚時奉使晉陵因
暇得以展敬也

謁忠公墓此郊城朱約齋來喜共登家事一官由世勛盟書
數語負王陵奸邪當日難堪畏尸祝何人有此曾千古悠悠

公論在高風應激儒夫典

用前韻奉謝行臺李大人

朱昱

青山門外謁佳城騶從相隨得共登忠節已還蘇蜀國孝廉
猶說瘦辱陵文章用世君如彼杖屨相過我昔曾多謝使華
能遠訪廿年廢事一番興

十四世孫量

使君冠蓋出常城五馬馳裾樂與登直道忠名畱信史禮賢
達德謁荒陵誠明慎獨承伊洛省身克已效顏曾清風儀羽
扶九鼎感謝斯文爲作興

十四世孫南

續忠賢錄

卷六

八

冠蓋如雲過北城祖塋幸喜使君登孔明能下蜀先主光武
嘗高嚴子陵章蔡權傾前代宋周程學繼聖門曾荒祠願爲
陳當道湮沒忠誠藉復興

祭墓文

維宏治十年歲在丁巳三月癸卯朔越祭日戊辰直隸鳳陽
府通判嗣孫閻謹以庶羞之奠致祭於遠祖宋故道鄉府君
之靈曰仰惟德業世顯晉陵讜言宋世忠貫日星百千代下
照耀簡青遺澤於後繁衍雲初惟孫一派游宦四明占籍定
海遼遠家庭終身思慕遙望佳城特將假道叩拜英靈惟靈
有知俯鑒微誠尚饗

孤孫閻因祖銘德先任兵馬指揮謫調定海穿山場官

子孫占籍定海縣四世不知祭掃之因矣至孫閻幸得

前軍都督府都事之職推封父母更荷旌表節母黃氏

光及存歿思孫官至鳳陽府通判自陳致仕順道得拜

祖塋會聚宗嫺實我祖靈默佑之恩豈偶然哉拜祭之

後思慕無已敢記一律以存念云

一拜先塋下寒雲慘不聞鵲聲和淚落山色共愁來諫疏遺

碑在忠誠白日回百年思窳逐攀柏不勝哀

又和朱約齋拜墓韻

故隴纍纍遠郡城草深斜迳掃雲登當年諫疏扶王室千載

續忠賢錄

卷六

九

碑取照晉陵克著經書傳孔氏不求溫飽擬王曾孤孫哭奠
青松下淚灑西風百感興

是年四月六日郡守曾率僚屬遣祭立忠公神主於郡

城延陵館將欲歲時祭祀永爲常典祭文曰

維宏治十年歲次丁巳四月壬申朔越六日丁丑直隸常州
府知府曾望宏率僚屬謹以牲醴祭於故宋龍圖閣待制贈
寶文閣直學士道鄉先生鄒忠公之神曰嗚呼東坡蘇公文
章發忠義之氣龜山楊公道學承伊洛之傳旅寓晉陵流風
不泯後人景仰歲祀有常先是郡守黃灝以鄉先賢伯忱
先生偕弟伯溫先生篤於信道恬於進取已奉祠於二公

矣某制符茲郡編維先生文章進士歷仕四朝施政而善政聲典教而垂教澤或彈劾奸臣或諫止立后雖遭天譴而忠君之名何損雖有賣直之譏而無過之辯已明是直郡中傑然之人物尤足以發後學之山斗其視蘇周諸公固可以相埒麓而與楊公均爲有光於吾道者也合祀一祠里無異論是用涓良率屬奉主以妥於神神其永孚於休尚饗

修理墳塋祠祭勘合

禮部爲乞恩修理先賢墳墓祠祭等事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看得鄒璋奏稱伊祖鄒浩德學行義有功名教要乞照坵文定公弁尙書陳洽等遵

續思賢錄

卷六

十

奉詔書恩例將墓祠修理及查收原額墓田聽令本族子孫看守錄鄒浩忠直載在史冊人所共知今既稱墳塋等項坍塌即便修理其墓田有無徑自查明照例處置仍通行明白回報施行

宏治十年八月初十日行

祭墓文

郡守曾望宏

維宏治十一年歲次戊午三月丁酉朔越七日癸卯直隸常州府知府曾望宏通判傅檜推官汪璉謹以牲醴之奠政祭於宋道鄉先生鄒忠公之墓曰惟公學該今古才抱經綸邦家之寶廊廟之珍政教小試於郡邑英聲煥出於風塵暨官

言路直暢龍鱗効權臣而六罪以列止冊后而三疏連陳昭州貶謫公不以爲屈龍圖復直公不以爲伸清風勁節後人宅兆重整等威如新既醉我酒亦薦我芬慨哲人之不仕寄遺恨於甌上之貞珉尚饗

王以甯

維宏治十四年歲次辛酉三月己酉朔越二十四日壬申直隸常州府武進縣縣丞王以甯謹以牲醴之奠敢昭告於宋故龍圖閣待制贈寶文閣直學士道鄉先生鄒忠公之墓曰惟公文章道學伊洛淵源歷官宋室諫諍極言奸雄章蔡僞疎播傳致公竄逐漳雨蠻烟馴狐有報感應有泉人心不泯

續思賢錄

卷六

十

天聖昭然大觀寶教釋放歸旋事君事親忠孝兩全龍圖追復諸下九原公雖既歿建菴賜田歲供時祀根稅是鄒子孫散處陵谷變遷祠亭廢墜草莽纏連先達屢舉興起復願以甯忝職斯邑仰慕先賢墓祠起廢日久遷延公文既委寸心拳拳敬陳薄奠叩拜墓前率工估計領給官錢宅兆重整儀禮貞堅而今後永承萬年謹告

謁忠公墓下奠文

維皇明嘉靖二十年歲在辛丑秋八月甲寅朔越四日丁巳後學宗晚生守益謹以剛巖柔毛庶羞之儀拜於宋龍圖閣待制贈寶文閣直學士道鄉先生鄒忠公墓下而

直之自天兮紛燕民之秉彜嗟外誘而內訌兮遂遠其天機故士之尚友千載者甘與俗而相違至其悶然獨居亦不免於愧方策而作師資譽我公之耿介兮式見高而心泰批逆鱗於宮闈兮尚方於章蔡甯蘭蕙而凋枯兮弗忍敷榮於蕭艾戲昭平而翱翔兮仰鸞聲之噦噦肆家學之有傳兮克麗澤於道南羌德厚而流芳兮儼爪蹙於華簪昔先公之仰高兮曰黃鍾與大呂嘆宋譜之無稽兮時向風而延佇肆小子之述志兮知錢塘而通譜訂宗盟於十載兮斬虔進於二簋蒙優恩以南歸兮被薜蘿而興瀕冀公靈之陟降兮乞飛霞以容與尚饗

續忠賢錄

卷六

士

同少初徐子南江鄒子及諸生謁忠公墓下

東郭鄒守益

夙慕道鄉風始拜林莊經松楸四百年烟雲護餘勛仰挹德容溫順薦溪蘋靜肅然英爽下陟降若相命紛紛章與蔡僧無忠孝性患失一眈之居然化梟獍誰云毀譽消百年論乃定舜雖有真機一念分殃慶夜深開清樽四座發快詠殷勤別同袍早辭詔典鄭

八賢事實序

八賢者何於唐得二人而宋六人焉唐張柬之李紳宋則劉夢錫胡寅胡銓雷正張世傑也八人者非聲產也何詞之

流寓也新陽肇屬邑也昔多瘴厲能死人夫嶺南去中國直里蠻瘴之鄉舊為貶所而新陽尤嶺南之惡也東之貶新州紳謫端州而肇新州安置浩則羈管二胡相繼放新州雷正尉陽江而世傑則扶宋少帝死恩州之海陵山焚陽江之潮居里夫八人者前後不同而流落新陽之間其迹一也嗚呼合抱棟梁之材不經霜露歷歲寒凌厲摧折何以成其操孔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自古小人之害君子也必置之死而後已而君子之成其節也必瀕於死而後見入賢者或死或不死有天道以默相之也而忠貞大節則表表乎不可掩矣至今凜然猶有生氣嗟乎為國而使賢者之害於

續忠賢錄

卷六

三

小人如此豈國之利哉亦可悲矣肇慶城東北舊有寺郡守曾叔溫改忠節祠祀八賢祠既成乃錄事實夫祠以崇其象錄以考其實考實以示法也崇象以系思也其可以風於後之人矣時予與大參羅君有事嶺西郡守白其事羅為志祠而予序茲錄云

嘉靖三年五月賜進士奉政大夫廣東按察僉事上虞曹軒

拜書

肇慶忠節祠記

賜進士大中大夫廣東布政使司左叅政吉水羅僑撰文賜進士通議大夫福建按察使司四會盧宅仁書丹

賜進士儒林郎光祿寺寺丞陽江劉鉉篆額

肇慶忠節祠祀唐中書令張文貞公東之太尉李文靖公紳
宋少師劉忠肅公摯侍郎學士鄒忠公浩致堂胡公寅忠簡
胡公銓少師雷忠宣公正少傅張越國公世傑祠在府治比
關外一隅不邇闕闕劇地先淨明寺故址今太守曾君直以
刑部秋官郎中守正不阿得告家食用言官薦起守是邦比
至謁 文廟暨包孝肅公祠畢喟曰先王之制祭祀也凡法
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粵稽唐
宋諸老之寓端者不已遺乎粵奉檄毀淫祠卽以淨明寺非
額建幽微可祠祇疎名上請大中丞肅公張公閱疏喜曰此
續忠賢錄！

卷六

四

逸事也而若承之都哉巡按侍御史松滋謝公亦曰俞茲缺
典也而刺史能舉之懋哉無何侍御史豐城徐公繼代聞是
舉歎曰黜邪崇正以顯陟明罰關繫匪細惟良二千石乃克
任茲可以觀政矣其行之無惑於時太守唯毅然曰淫祠
無補幻教非所以道民也乃撤佛像沈之江命松臺驛丞
張士富董其役肅載經營易舊增新前爲門三間中爲堂一
鉅間後爲寢三間掖以東西廊十有二間越三月而祠告成
費不貲於民而力省功倍爲地深一百三十五尺闊九十三
尺太守洵是歲嘉靖癸未八月之吉奉八賢主知祠率僚屬
諸生行釋奠禮惟謹邦人拜手稽首咸允若惟茲八賢張文

貞公在武后時抗疏忤旨首謀誅二張復中宗尊爲武三思
中傷貶新州長流灑水李文肅公累官翰林學士與李德裕
元稹齊名剛介不回爲李逢吉左謫貶端州司馬劉忠肅
忠公皆以直氣讜言爲章惇邢恕所擠排胡致堂胡忠簡皆
以極論和議之非爲秦檜所切齒前後安置羈管新州雷忠
宣公初授陽江尉比用薦入對稱旨修謹不可犯累官至少
師觀文殿大學士進封魏國公張越國公世傑以宋亡不屈
竟墮水死葬陽江潮居里蓋諸公心存忠亮志厲丞弼苟利
於社稷不復計其身之禍福苟益於國家不復計其後之利
害蓋其所當自盡者已也所不敢必者天也而隱隱有不朽
續忠賢錄！

卷六

五

者存亦何負哉或謂諸公東西南北之人也合數百年而肇
合祀於一堂之上其果有知而居歆也與噫有其誠則有其
神易之假有廟書之禮望雅頌之於昭來假語庸之洋洋如
在皆是理也况顯忠遂良振起風化首邦侯之責欣慕私淑
景行先哲者邦人之志惟太守賢克茲舉底績開發幽潛迪
邦人以順於道而將有無窮之興起焉乃君子之教也故曰
可以觀政矣予特記之俾邦人知政之大

嘉靖二年歲在甲申夏四月吉日

忠節祠祝文

嗟嗟草公七忠一節天地正氣剛常典則藥石梁肉顯晦百

折泰山鴻毛死生壁立義泣鬼神誠貫金石照耀千古風教
萬國眷焉端州新恩瀧水嗟嗟羣公過化之地廟貌儼然修
我祀事奔走對越惟於敬止精爽在天昭格弗替

道鄉書院記

嘉靖庚寅平樂道鄉書院成其守龍子道亨走使以書告於
治曰平樂在唐爲昭又曰樂宋亦曰昭徽宗崇甯奸蔡柄國
政以私竄鄒忠公於昭百代之下聲光耿蔚草木衣被昭有
遺思焉先是涪涯李公掘地得斷碑識其刻曰道鄉書院意
前此其有建乎興廢弗可考已會董學泰泉黃公按行郡以
命諸某曰民之多僻廢教之由民氣或柔或剛其敝也回舒

續思賢錄

卷六

志

激烈用罹於咎溺厥教俾若糞以殞吾之不逮維汝庸揭潛
昭德以程有衆俾正厥嚮往亦惟汝庸某曰唯唯迺訪公之
故居搜厥蘊崇得舊址爽塏可屋佛宮道舍與祀弗典者毀
之厥貲可材鄉之耆若士與民義可使遂條其事以上之行
都玩行院宣司監司具報曰可復集昭之耆耆與士而告之
曰惟教克惠爾性惟君子實開爾軌爾弗思弗執予則有愆
予其固之以惠爾衆既成謀矣若可否亦爲爾之見矣曰諾
民生墮爾顯蒙恣於性情聞諸教教之所覆民所望也其誰
弗從迺募義勸分角費程力號工授方五月而後成維吾子
記之俾昭有光訓焉不亦遠乎治曰可以觀世運矣則公同

下道莫明於春秋戰國然孔孟之學盛於北其世道亦從而
北時南則有荆楚之強孔孟而下道莫明於宋然周宋之學
盛於南其世道亦從而南時北則有胡元之亂至於我朝文
明之化敷於四海詩書禮樂蠻服攸暨可謂當天地之中運
撫四方之盛氣自生民以來未之能過也平樂在昔爲竄逐
之地今彬彬齒於中土此固聖人甄育之澤而君子過化之
功亦不可誣焉我觀之子衮衣繡裳衮衣章甫實獲我所非
誠於道而能然乎田畫之言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
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由今而觀則嶺海
非能亡志完而志完之道適能存嶺海於今日耳天地無擇

續思賢錄

卷六

志

仁故大王者無擇化政遠君子無擇教故久也雖然今之爲
道也吾憂焉而孔孟周朱之說微故德學廢而詞章之性學
廢而功利之仁義廢而富貴之詞章害學也功利害道也富
貴害義也三害出天下無真儒矣臨事變處邪世強志抗節
如志完或寡也况望其王道之行邪泰泉之教龍子之政其
殆有憂與孟子曰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與昭之人宜知所
以自興矣乎周書有之惠不惠懋不懋書院去府治北凡半
里廣爲大十有一表倍廣之一前爲門中爲堂乃五楹左右
爲棲士之舍凡二十楹周以垣顏曰道鄉從公號也其應義
而相厥費有差以俸入者爲教授葉秀訓導陳大倫凡二人

以原與金入者爲庠之士莫華羅元相輩凡二十二人以地與金入者爲士民范希仁莫希曾凡二人獨以材木順覽典地與金入甲於衆者爲鄉之耆致仕同知莫克廉及其子希思凡二人

賜進士出身左春坊太子左贊善經筵國史官前翰林院編修茶陵張治撰

續刻思賢錄跋

思賢錄凡五卷鄉先生謝龜巢元季時所集皇明洪武崑山王君仲昭所刻至是百七十餘年矣龜巢序云居此鄉仰者仰承餘澤不能無霜露之思此編繼自今以往屢書不絕尙

續思賢錄

卷六

太

有望於來者其景慕於公若此況我後嗣承休先烈五百年來則夫焄蒿悽愴當有甚焉者矣顧可使是錄之失傳乎成化庚寅先祖友桐得道鄉全集板馬嘉靖甲辰家君復檢閱損缺而鐫補之獨是錄則欲更新就梓而未果也咄茲授簿甯都奉家君命捐俸鳩工乃刪其文辭之載於全集者不錄而續之以先祖所輯後來墓宇修復之蹟及賢士大夫與詠之辭彙次共爲六卷復思公之忠義感人蒸嘗尸祝廟食百世毘陵其桑梓也則有道南書院新陽昭州其所流寓也則有忠節祠有道鄉書院其事實悉已成刻茲綴其序記附之終篇而請於宗伯文夫司成東廓先生題其書工既訖書此

以識歲月若夫公之踐履學術循名姱節所以振風教而繫

八思者則諸先生前後之述備矣不復贅言

嘉靖庚戌夏六月既望道鄉十六世孫鄒曉謹識

家君與鄒忠公裔鄒潤菴先生素相友善因得其家藏從

祖龜巢公所輯思賢錄抄本命昌霖暨仲弟昌燕分卷抄竣

以待壽梓緣梓費無出事遂寢已酉冬會張鏡蓉密得軒湯

果卿楊保三繆雲士諸明府各出板資錢十五千文二尹費

衛生衛守府韓東侯亦有所助藉成美舉書此以記高誼云

龜巢十九世從孫謝昌霖謹識

續思賢錄

卷六

元

思賢錄六卷終

氏部梅桂師謹識

思賢錄五卷續錄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元謝應芳撰應芳字子蘭武進人至正中薦授三衢清獻書院山長阻兵不能赴明洪武中歸隱橫山以終自號龜巢老人事迹具明史儒林傳是編爲其鄉宋寶文閣直學士鄒浩而作正錄成於至正十五年分爲五目曰事實曰文辭曰祠墓曰祠墓廢興曰古今題咏有楊維禎鄭元祐二序續錄則皆應芳及知府張度等祭墓之作成於明洪武十二年其中又載有洪武十三年以後祭文碑記諸篇迄於正統十年則後人所附入也

臨川吳文正公年譜一卷

〔明〕危素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成化二十年方中等刻臨

川吳文正公集附

附《四庫全書總目·草廬年譜

二卷附錄二卷》提要

臨川吳文正公年譜序

臨川吳文正公年譜一卷門人危素所纂次初公既捐館其長孫當嘗草定其次序又以請謚來宗師以蔭補官朝廷知其能世家學劇致清顯數期素判訂其書以傳于世素惟及公之門者在朝在野猶有其人故屢致辭讓當以江西肅政廉訪使奉詔招提盜賊十年不返而最後及公之門者亦皆相繼物故素於是不敢緩也嘗錄禁林調官嶺北暇日取其藁頗加紕繆凡公自製之文見於集十者可以互見宜不必載其與人論辨勝負一時之言亦復刪去祭文輓詩行狀謚議神道碑并附見焉嗚呼方宋周元公倡聖賢之絕學關洛之大儒繼出遷國江南斯道之傳尤盛於閩境已而當國者不明重加禁絕嘉定以來國是既章而東南之學者靡然從之其設科取士亦必以是而宗其流之弊往往馳騁於空言而汨亂於實學以致國賄以亡而莫之悟公生於淳祐長於咸淳而斯何時也迺毅然有志接乎流俗以徑造高明之域宋既內附隱居山林者三十年研經籍之微玩天人之妙豪傑志宣公力薦起之仕或不久而即退

或拜命而不行要之與意於為世之用著書立言
以示後世然存乎簡編者果之英彦亦可以
潛心於此而無負公之所屬望豈非吾學者哉素
幾弱冠以親命經座下侵尋業與無能發明師
訓夙夜畏懼莫知所云年譜之成君子有以悲其
志矣至正二十五年正月既望門人榮祿大夫嶺
北等處行中書省

臨川吳文正公年譜

公諱濂字伯清姓吳氏其先七世始自豐城縣
徙撫之崇仁縣六世周始居崇仁鄉之站原生
二子璣璣家高宗渡江還民為兵璣以餘役長
鄉兵戍江東因家太平州潯生曄公高祖也謹
厚慈儉家日饒裕有寇自寧都縣境至屋廬盡
燬敗築於吳山之下曰咸口年至八十餘曾祖
考大德澄然無時俗嗜好中年即謝家事優游
村泉亦享耆壽祖考鐸工進士詩賦精通天文
星曆之學寬厚不肖細務考極心粹實謙退

不與人爭進力為善大札崇節者多畏其年
不敢侵視或盡室不起乃養善景仰一力持以
自隨終以飲饗全活者數十家有喪不能舉者
竭力周恤終身以為常妣游氏生二子長則公
也

宋淳祐九年己酉牙理宗朝

正月壬戌日申時生

地者公父老云豐城徐覺海夢筆之新見崇仁
於夢中見公祖長興覺述諸新世貴
吳曰曰吾所占傳人子良是幸自重

十年庚戌

十一年辛亥

二歲額異日發

至數百篇琅琅成韻諸大人
總有題色富而之而去

十二年壬子

寶祐元年癸丑宋理宗朝

三歲就外傳公五歲始知書外博讀詩經史記諸書

幼學公自乃宮市人愛其過勤致疾量給膏

明也

二年甲寅

二年乙卯

咸平元年

四年丙辰

五年丁巳

九歲

六年戊午

十歲始得朱子大學等書讀之

開慶元年己未

景定元年庚申

二年辛酉

十三歲大肆力於群書應舉之文盡通

不盡正時

三年壬戌

秋時十四歲

之則

四年癸亥

十五歲知厭科之業而用力聖賢之學作動謹

二歲

為持養之要

秋而

神

年甲子

秋侍大父如郡城

之門

問

早小

皆

咸淳元年乙丑

八月作

戊子大父卒

冬葬大父於姑原之古宅十一月壬子作理一

冬葬大父於姑原之古宅十一月壬子作理一

冬葬大父於姑原之古宅十一月壬子作理一

冬葬大父於姑原之古宅十一月壬子作理一

冬葬大父於姑原之古宅十一月壬子作理一

冬葬大父於姑原之古宅十一月壬子作理一

三手丁卯

十九歲作道統圖并敘較正孝經又取他書之言

傳十○公謂朱子於諸經各有成書獨未及於書於春秋發取諸家之訓說而成其

之志精力方強凡天文地理律曆田賦名物

筆數博考經傳而得夫觀察之微制作之故

作皇極經世續書公潛心研索之書每遇夫

四年戊辰

作題四書一章紀夢一章襟識一章矯輕整情

二銘

五年己巳

六年庚申

八月應鄉貢中選以乾合本和萬國字賦

郡守書答程教授書作襟識二章

七年辛未

春省下第三月癸酉纂次舊作題曰私錄程

其後曰若有來此二十二年關人多矣未見年

方弱冠而有此志也從雖老不厭自棄願聞

八年壬申

授徒山中

九年癸酉

甲戌以上皆庚宗

徙樂安縣以縣丞黃西翁招

六元至元十一年乙亥元世祖平宋入下

撫州內附

十二年丙子

奉親避寇時寧都

十四年丁丑

十五年戊寅

十六年己卯

十七年庚辰

隱居布水谷公與前貢士樂安鄭松結廬谷中

山外隱居一事一徑可通在樂安之高山上有田有池

屏絕人事年可通歲今為古隱觀益以公舊隱

十八年辛巳

留布水谷纂次諸經註釋孝經成

十九年壬午

留布水谷較易書詩春秋脩正儀禮小戴記成

二十年癸未

冬還自布水谷

三十一年甲申

五月己酉朔父左丞公卒公居喪治葬於古
行鄉黨姻戚亦多休致不用
行屠里俗或識之則以為辭

二十二年乙酉

居喪冬葬父左丞公於里之魯步東邊

二十三年丙戌

八月釋服程文遠公以江南行臺侍御史承詔
我冬府公至撫州命郡縣問勞至益公出仕
力以歸老辭程公曰誠不肯為朝廷出中原山
川之隔白游夫人治行

十一月如建昌路同程公行故也

二十四年丁亥

春適燕

程公時上所請以復命終不忍舍公
知天多中老成而宋之遺士亦有南歸者
皆如公之不可歸而惜其去誠詩送別聞文康
公復之詩曰羣材方用楚士國辭燕趙文康
公復之詩曰羣材方用楚士國辭燕趙文康
先生為山所為兵部郎中書朱子與其師對
生三為山所為兵部郎中書朱子與其師對

二十五年戊子

授徒宜黃縣明新堂

宜黃具東子建義塾有日
禮本吉路聘延公受徒其中屬陳堯叟有書
湘夫人寓門人鄭志道舊臺自留義塾數月奉

秋還家朝命求較定易書詩春秋儀禮大戴記

小戴記程文康公請於朝曰吳政不發仕而
大戴記程文康公請於朝曰吳政不發仕而

大戴記程文康公請於朝曰吳政不發仕而

二十六年己丑

進呈諸經今節錄其要

二十七年庚寅

二十八年辛卯

夫人余氏卒

夫人諱惟恭父世居里之人

二十九年壬辰

三十年癸巳

三十一年甲午以上皆元世祖朝

正月甲子如福州程文康公為福建閩海十一

月戊申還家

元貞元年乙未元成宗朝

八月如龍興迨西山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

問易經數十條留居郡學有各問之辭

又從學者之令學居郡學有各問之辭

之次無其生人問公至贊語終疑難

半春秋其公之問公至贊語終疑難

未思領悟公令其親程子寬而近思錄

程子曰先生所學程朱二子所學也

程子曰先生所學程朱二子所學也

程子曰先生所學程朱二子所學也

二年丙申

如龍與... 公其客也... 以教其子公振

大德元年丁酉 成宗

二年戊戌

董志... 公以江南行臺... 中平入觀政食極

二年己亥

居喪

四年庚子

六月作正中堂于咸口之原... 長子文淵與教堂

五年辛丑

授應奉翰林文字... 侍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

編脩官... 公特為御史中丞... 司教誨

授事中丞書

年壬寅

八月壬戌... 行元公為請序

二年癸卯

春治歸五月己酉至揚州... 董忠宣公言應奉翰

至真州... 公使使... 張恒問孝經七月

手甲辰

授將仕郎江西等處儒學副提舉十月還家

年己巳

較定邵子公嘗謂邵子著書... 不於易直可上

較定蔡書... 公嘗謂邵子著書... 不於易直可上

十年丙午

四月... 授州... 月朔上官

十一年丁未

墨正集

釋考人多荒
過高者不
之

至大元年戊申 元武宗

[illegible]

二年巳酉

正月丁未次子襲卒制字上巳卯既生至元壬午亡

卷之六

三年庚戌
四年辛亥

授文林郎國子司業癸酉上官尚書省臣伏誅

集賢堂書省奏升公司業劉公賡銓侍御史拜

舊臣故自臺臣來領學事

之意甚重吾豈敢當司業大儒吾猶有所質問
時不可失師不易遇者主其色之公乃又星

公學校奏疏
胡文公二學教法
朱文公貢舉私

禮記大戴記附春秋三傳附右諸經各專一經

拉浪熟讀經文傍通諸家講說義理度數明白
 分曉凡治經者要兼通小學書及四書二行

實孝於父母弟在家弟於兄在外弟於長睦和

鄉里以及衆人三曰文藝古文詩四曰治事

舉貨禮儀考律纂
江度文
是度水利各依所

習讀通典刑統集經諸書是為經定教法同列
發改諸為試行大等按分法公經教之以爭非
合法也論議不

皇慶元年壬子 元仁宗

正月移疾去職 公登舟賦詩別僚友皆為之
涕者監學命屬吏及諸生十人送至通州三月

至真州留學 七月至建康冬還家

二年癸丑

集賢院知公之教人不倦同至都堂請以國子
祭酒召公還朝平章李公孟為好言曰吳司業
高年養病而歸今即召
還是苦之也遂不復召

延祐元年甲子 元仁宗

作久大堂 命長子文董其役故古 八月江西貢
院考鄉試 規制趙文敏公募額 辦不獲

二年乙卯

正月如龍興 時經理田稅限期嚴迫使者復過
奉行尤苛民不堪命群情洶洶邑父老知公與
部使社願祖在朝廷有交承之誼請往康其言
公既行一日使者已越
表瑞不及入步而還

三年丙辰

留宜黃縣五峯 公欲善易集言五峰僧舍時
靜門人往從者二十餘人

四年丁巳

七月江西省考鄉試 時患足瘡堅卧不出使者
率印將留山中不去不使

五年戊午

還白永豐縣武城書院授集賢學士奉議大夫
五月戒行八月次儀真 疾復作使者至無復命
十一月留建康書院言成

六月己未

留建康十月留江州 命人十一月庚寅京周元

七年庚申

留江州七月湖廣省請考鄉試 以疾還家 學官

至治元年辛酉 元英宗朝

二年壬戌

如建康 庚戌王氏義規制有司 十月還家易集

三年癸亥

三月

翰林學士太中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
命遺直省舍人劉寺詩給與給與給與
家目日上周知先生年已高所以召者必欲
見先生宜時二月寅寅戒行三月甲辰次龍興
以四省還五月至京師相開公至大壽六月已
官相續已上官七月勅撰金書佛經序時書藏於慶壽
速傳旨撰序如神上意一追薦列聖一新天示
命一為民祈福對口主上意經之意為國為民
其意也神所為至言輪迴之事彼之為者
利益之說人所為至言輪迴之事彼之為者
且下其意也神所為至言輪迴之事彼之為者
其意也神所為至言輪迴之事彼之為者
說以應感世人今列聖之神上同日月何待子

孫若按日國初以來凡為無道之君不知其
其祖父之過而欲效之無佛法矣若超世已故是証
也先生謂後駕還奏之會上崩不及奏而止上命
八月丁卯上還次南坡崩遇害十一月晉王
入即位十二月癸酉逆賊以次伏誅歸河東治
柯勅撰國子監崇文閣碑
奉定元年甲子八奉定帝

正月推登極恩賜文錦四萬二月開經筵用如
左至趙簡王也命公同中書平王午會議進講
章張珪均祭酒卿文原為講官王午會議進講
事宜條奏勅講官賜坐三月壬寅上御明仁殿
聽講大儒附講能小知卿中書上御明仁殿

池亭聽講資治通鑑其大孝章及四月壬戌
中書集義太廟神主議者皆見同堂異室之制
新廟作之次故命集義馬先生曰世祖皇帝
於太祖幸考古制而行之古者天子七廟各
為官太廟居廟中左三廟為昭右三廟為穆
穆神主各以次遞遷其廟之中如令中書省
六部對列省部之設亦效金宋之典官府尚
前代不考古之典故廟之七月脩
英宗皇帝實錄中書會議司天監屬許其官長
二年乙丑書奏兩院會
議公曰云云

正月朔以疾不辛卯移疾養疾南城天辛凡中
書遣官問疾將朝中如公庚戌中書請議事直省
翰林國史院開局纂脩
英宗皇帝實錄公以是錫宴丞相親至二月進講八
月辛亥移疾實錄丙子中書其燕舉留左丞知
領官屬至院燕舉即命小車出城傳文及朝士
大夫知者追薦于都門外諸生送通州中書
間知至揚州不及而還十一月至龍興延祐經
道至揚州不及而還十一月至龍興延祐經
則有詔增重之稅惟江西等處免之吏以初包
銀今為害甚重定改元中書集義馬先生曰世
以二事為言下詔免包銀且命罷之

英宗皇帝實錄公以是錫宴丞相親至二月進講八
月辛亥移疾實錄丙子中書其燕舉留左丞知
領官屬至院燕舉即命小車出城傳文及朝士
大夫知者追薦于都門外諸生送通州中書
間知至揚州不及而還十一月至龍興延祐經
道至揚州不及而還十一月至龍興延祐經
則有詔增重之稅惟江西等處免之吏以初包
銀今為害甚重定改元中書集義馬先生曰世
以二事為言下詔免包銀且命罷之

名而公又言之乃督憲未行即是值奉使宣慰之

十二月還家

授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

而後致乎丞相乃言於上曰江南吳越其舊德重

高望朝年召為學士加議政事建朝延故老今以年

之意使天下有為之者勸而命分賜之統緒亦得

無窮金織文幣光至表家傳旨諭三月己巳拜命

謝泰國公張珪薦章其畧云欽承明詔肇啓經

國家之令典其誠備位宰相首當勸諫及解機務

之舊恩懇之誠備位宰相首當勸諫及解機務

仍通等官自念世備成行所謂明經實慰寡

况通等官自念世備成行所謂明經實慰寡

翼益有成漢申公起滿輪之心切以耆願為國

文實以論治之體翰林學士吳之激心非徒外

氣中而神和博考之微而極乎神化之妙乎聖

傳深造衣一得寶與之微而極乎神化之妙乎聖

為過前當諸說再切溫潤完厚康禮健聰明不

代還其學問良非小補云云未幾復舉以合

之昭昭然於國史二事所以職職重之從軍旅

在焉翰林學士長志慮於世勸人足思進所表

四年丁卯三月省憲樂安縣七世祖張氏步八留清江
天曆元年元年是年歲在戊辰八月還家
二年己巳
七月江西南省請考鄉試不赴易簪言外翼成
至順元年庚午不月至順時元文宗朝
伯子文以校官意舉文承歷授奉議大夫同
管營務事叔子京以侍養授官許官一子博養
春王恭政問
二年辛未
春危素問八月家婦曾氏卒制大十一月孫會
卒
三年壬申
昭邵學

臨川吳文正公集卷之一

此本也

褒賢集一卷褒賢祠記二卷
諸賢贊頌論疏一卷諸賢
詩頌一卷諸賢論頌一卷
祭文一卷

不著撰者

北京圖書館藏明刻范文正公集附

附《四庫全書總目·褒賢集五
卷》提要

褒賢之碑

宋仁宗皇帝篆額 觀文殿學士光祿大夫



書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事畿內勸農使上柱國臣王
舉正題 宋推誠保德功臣資政殿學士金紫光祿大
夫尚書戶部侍郎護軍汝南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
戶食實封六伯戶贈兵部尚書謚文正公范公神道碑
銘并序

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汝南
文正公薨于徐州以其年十有二月葬于河南其樊里
之萬安山下公諱仲淹字希文五代之際世家蘇州事
吳越太宗皇帝時吳越獻其地公之皇考從錢俶朝
京師後爲武寧軍掌書記以卒公生二歲而孤母夫人

公集

無依再適長山朱氏既長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都
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而公
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爲文章論說必本於
仁義符八年舉進士禮部選第一遂中乙科爲廣德
軍司理參軍始歸迎其母以養及公既貴天子贈公曾
祖蘇州糧料判官諱夢齡爲太保祖祕書監諱贊時爲
太傅考諱鏞爲太師妣謝氏爲吳國夫人公少有大節
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
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
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趨捨其有所
爲必盡其力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
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天聖中晏丞相薦公文

學以大理寺丞爲祕閣校理以言忤熈宗太后旨通判河中府陳州久之上記其忠召拜右司諫當太后臨朝聽政時以至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爲壽有司已具公上疏言天子無北面且開後世弱人主以彊母號之漸其事遂已又上疏請還政天子不報及太后崩言事者希旨多非太后時事欲寢治之公獨以謂太后受托先帝保佑聖躬始終十年未見過失宜掩其小故以全其大德初太后有遺命立楊太妃代爲太后公諫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代立者繇是罷其冊命是歲大旱蝗奉使安撫東南使還會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閣爭不能得貶知睦州又徙蘇州歲餘即拜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益論時政闕失而大臣權倖多忌惡之

金寶集

二

居數月以公知開封府開封素號難治公治有嚴事日益簡暇則益取古今治亂安危爲上開說又爲百官圖以獻曰任人各以其材而百職脩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如此而可以爲公可以爲私亦不可以不察由是呂丞相怒至交論上前公求對辨語切坐落職知饒州徙潤州又徙越州而趙元昊反河西乃以公爲陝西經略安撫副使遷館圖閣直學士是時新拜大將延州危公請自守鄜延捍賊乃知延州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公以謂無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聞乃自爲書告以逆順成敗之說甚辨坐擅復書棄一官知耀州未逾月徙知慶州既而四路置帥以公爲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兵馬都部署累遷諫

議大夫樞密直學士公爲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於延州築素澗城墾營田復承平永平廢寨屬羌歸業者數萬戶於慶州城大順以據要害奪賊地而耕之又城細腰胡盧於是明珠滅威等大族皆去賊爲中國用自邊利久墮至兵與將常不相識公始分延州兵爲六將訓練齊整諸路皆用以爲法公之所在賊不敢犯人或疑公見敵應變爲如何至其城大順也一旦引兵出諸將不知所向軍至桑遠始號令告其地處使往築城至於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騎三萬來爭公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既失計乃引去於是諸將皆服公爲不可及公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已所得賜賚皆以

金寶集

三

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爲說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召之卧內屏人微衛與語不疑公居三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治乃決策謀取橫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公歸矣初西人籍爲鄉兵者十數萬既而黥以爲軍惟公所部但刺其手公去兵罷獨得復爲民其於兩路既得熟羌爲用使以守邊因徙屯兵就食內地而紆西人饋輓之勞其所設施去而人德之與守其法不敢變者至今尤在慶曆三年春召爲樞密副使五讓不許乃就道既至數月以爲參知政事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公歎曰上之用我者至矣然事有先後而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也既而上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闔天章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

疏於前公惶恐避席始得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
上之其詔天下興學取士先德行不專文辭革磨劘例
遷以別能否減任子之數而除濫官用農桑考課守宰
等事方施行而磨勘任子之法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
與騰口而嫉公者亦幸外有言喜爲之佐佑會邊奏有
警公即請行乃以公爲河東陝西宣撫使至則上書願
復守邊即拜資政殿學士知邠州無陝西四路安撫使
其知政事纔一歲而罷有司悉幸罷公前所施行而復
其故言者遂以危事中之賴上察其忠不聽是時夏人
已稱臣公因以疾請鄧州守鄧三歲求知杭州又徙青
州公益病又求知潁州有界至徐遂不起享年六十有
四方公之病上賜藥存問既薨朝一日以其遺表無

懷賢集

四

所請使就問其家所欲爲贈以兵部尚書所以哀卹之
甚厚公爲人外和內剛樂善泛愛喪其母時尚貧終身
非賓客食不重肉臨財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
妻子僅給衣食其爲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其行已臨
事自摺紳處士里閭田野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
字而樂道其事者甚衆及其世次官爵誌于墓譜于家
藏于有司者皆不論著著其繫天下國家之大者亦公
之志也歟銘曰

范於吳越世實陪臣倣納山川及其士民范始來此中
間幾息公奮自躬與時偕逢事有罪功言有違從豈公
必能天子用公其難其勞一其初終夏重跳邊乘吏意
命公往問彼驕頑有不聽順鉏其穴根公居三年

怯勇墮完見憐默擾卒俾來臣夏人在廷其事方議帝
趣公來以就予治公拜稽首茲惟難哉初匪其難其在
終之群言營營卒壞于成匪惡其成惟公是傾不傾不
危天子之明存有顯榮歿有贈謚藏其子孫寵及後世
惟百有位可勸無怠翰林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知制
誥充史館修撰歐陽修文翰林學士兼侍講尚書吏
部郎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王洙書

墓誌銘

富弼撰

皇祐四年夏五月二十日甲子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
范仲淹以疾薨于徐吏走驛馬以公喪聞天子感慨不
一御垂拱殿朝特贈兵部尚書太常考行謚文正錄孤
賻物悉用如等中外士大夫駭然相吊以泣至於岩壑

懷賢集

五

處逸無不痛惜之其孤護惟憤還洛卜以是年十二月
一日壬申葬于河南縣萬安山尹樊里先隴之側孤馳
使來求銘將納于窆曰公之先始居河內後徙長安唐
肅拱中履水相則天以文章稱實公之遠祖也四代祖
唐末爲幽州良鄉縣主簿遭亂奔二淝家於蘇之吳
縣自爾遂爲吳人時中原多故王澤不能逮遠於是世
食錢氏之祿蘇州糧料判官夢齡以才德雄江右即公
之曾王父也判官生贊時幼聰警嘗舉神童任祕書監
集春秋洎歷朝史爲資談錄六十卷行於時祕監生墉
博學善屬文累佐諸王幙府端拱初隨錢俶納國終武
寧軍節度掌書記公即掌記之第三子也朝廷以公貴
用太保太傅太師追贈三代又擇徐許越吳四大國追

封王妣陳氏妣陳氏謝氏爲太夫人公諱仲濟字希文不幸二歲而孤吳國太夫人以北歸之初亡親戚故舊貧而無依再適長山朱氏公既長未欲與朱氏子異姓懼傷吳國之心姑姓朱後從事於吳國命始奏而復焉公少舉進士祥符八年中第調廣德軍司理權集慶軍節度推官制置使舉監泰州西溪鹽廩以舉進大理丞又舉知興化縣建州閩隸以吳國老疾辭監楚州糧料院丁憂去官服除晏丞相以文學薦公于朝試可署祕閣校理時章獻皇太后臨政已已歲冬至上欲率百僚爲壽詔下草儀注摺紳失色相視雖切切口語而畏憚無一敢論者上又專欲躬孝德以勵天下而未遑餘恤公獨抗疏曰人主北面是首顧居下矧爲后族強

今要事

六

偏之階不可以爲法或宮中用是爲家人禮權而卒於正斯亦庶乎其可也疏奏遂罷上壽儀然后頗不憚昇出爲河中府通判轉殿中丞謀葬吳國再請通判陳州遷太常博士聞京師多不關有司而署官賞者訪焉出於中旨廼附驛奏疏甚懇至願以上官賀宴事爲戒明年章獻后棄長樂權爲右司諫屬朝廷用章后遺令策太妃楊氏爲皇太后與政制出都下詢諸公上疏極諫古者立太后所以尊親也不容冀幸於其間武相相臨一二而數况復稱制以取惑天下耶臣恐後世有以窺之者上悟第於后泣號而止公殫補闕失無所阿忌貴倖仄目不欲久留諫職因江淮飢以才命公體量安撫雖別領走外亦懇懇不忘憂國途中上時獎十事皆政

教之大者累月還朝道議廢郭后上書曰后者君稱以天子之寵至尊故稱后后所以長養陰教而母萬國也故繫如此之重未宜以過失輕廢立且人孰無過陛下當面諭后失放之別館挾妃嬪之老而仁者朝夕勸導俟其悔而復其宮則上有常尊而下無輕議矣書奏不納明日又率其屬及群御史伏閣門論列如前得語上遣中貴人揮之令詣中書省宰相竊取漢唐廢后事爲解時呂夷簡爲相公曰陛下天資如堯舜公宜因而輔成之奈何欲以前世弊法累盛德耶中丞孔道輔名骨鯁亦扶公議論甚切直又明日晨率道輔將留百辟班揖宰相廷辨抵漏舍會降知睦州臺吏促上道在郡歲餘知蘇州朝廷知清議屬公就拜禮部員外郎天章閣

金賢集

七

待制召還有入內都知閻文應者專恣不恪事多矯旨以付外執政知而不致達公聞知而不食將入辨謂若不勝必不與之俱生即以家事屬長子明日盡條其罪惡聞於上上始知還命竄文應嶺南尋死于道公自還闕論事益急宰相陰使人諷公待制主侍從非口舌任也公曰論思者正侍臣之事予敢不勉宰相知不可誘乃命知開封府欲撓以劇煩而不暇他議亦幸其有失即罷去公處之累月威斷如神吏縮手不敢侮其奸京邑肅然稱治于時官方無紀每對未嘗不爲上力陳治亂之道皆由用人得失此實宰相之職也天子日擁萬幾非所宜專然不可以不察因取職局官品以類遞次正於超遷序進附見其下爲圖以獻庶上易覽宰相益

不悅嗾其黨短公於上前公亦連詆寧相坐是去閣職
貶知饒州是日上封贈書論公以忠義獲譴極道所不
可者皆當世英豪宰相指為朋黨相繼謫去治饒未久
從潤又徙越實元初羗人壓境叛間歲悉衆寇延州大
戰沒關中警嚴於是還公舊職移知永興軍道授陝
西都轉運使議者謂將漕之任不預戎事遂改充經略
安撫副使仍遷龍圖閣直學士吏部員外郎以寵之至
部首按鄜延時延安始因兵火障戍掃地城外即寇壤
巋然孤壘人心危恐廢食待窺凡朝廷遣守皆以事避
免既遷延不時往公遂留不行騎奏願兼領延州事以
待寇之復來上嘉而從之屬亡戰日久兵無紀律猝有
外警蕩然不支公於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析為六將

一 金寶集

小一

分命裨佐訓飭不數月舉為精銳士氣大振莫不思戰
而寇知我有備即引去朝廷推其畫諸路皆以為法成
青澗城復散亡屬羗萬餘帳開管田數千頃以收軍實
人視邊塞其完固如山立不可動謂宜討賊不可坐守
老吾師朝廷下其議將從之公執猶以為未無幾涇原
師出敗于好水川天子由是益信公智謀過人遠甚前
此賊以書署僭號遣公請和公不忍俾朝廷報賊乃自
占荅熟其僭署為陳逆順禍福立遣使者還未出境聞
好水川敗始悟賊書誦而非誠益自信立報為是執政
以公擅報罪當誅上知公其責止命削一官降知耀州
幾月拜戶部郎中起知慶州尋遷左司郎中本路經略
安撫招討使兼兵馬都部署有馬若者素為賊衝然地

與境相衝久不能城公至自領牙兵出不意駐桑遠若
別遣蕃將取其地得之先命長子入據以率衆公亦親
往勞士有頃賊三萬騎叩城下公麾兵血戰則遽北戒
諸將勿追已而果有伏兵夜遁城既立詔名大順徐又
戒細腰復胡廬等寨招明珠滅威二強族各萬餘人及
並環千餘帳內附自此環慶屬羗悉為吾用先是辛驕
難使主將威務姑息公築延慶城堡募民不足乃雜
使禁旅蓋素服公威惠勞苦雖且死不怨久之慶原師
再喪定川關轉復震而虜生公知親率垓下兵連夜
赴援且將邀賊歸路擊之會已出塞遂班師因移其兵
羅于關輔人心由是大定初定川事聞上頗駭謂侍臣
曰得范仲淹出援吾無憂矣數日公奏至上大喜懷其

一 金寶集

九一

章示執政曰吾知范仲淹可用加樞密直學士右諫議
大夫時朝廷以戍卒屢劾譴黜鄉人懼甚竄匿不願黜
公改命但刺其手非校戰請農于家後罷兵獨環慶路
鄉軍得復為民德公至于今不忘朝廷恩以西路
委公置府於涇州授陝西四路經略安撫招討使方謀
取橫山故地漸復靈夏然後可以誅賊賊知無日懼
不克當因遣使講和明年春召公為樞密副使凡五議
不從乃拜之與議謂公有經綸之才不宜局於兵府是
秋改參知政事上倚公右於諸臣公亦務盡所蘊以圖
報然天下久安則政必有弊者三王所不能免公將廟
以歲月而人不知為悠久之道也上方銳於求治間
命公條當世急務求公始末奉詔每辭以事大不可忽

致於是露熏降手詔再遣內臣就政事堂督取開龍圖閣給紙札令立疏者各一日面詰者不可數退曰吾君求治如此之切其暇歲月待耶即以十策上之蓋取士課吏減任子更衛兵擇守宰謹勅令厚農桑之類者又先時別上法度之說甚多皆所以抑邪僂振紀綱扶道經世一一可行上覽奏褒納益信公忠耿不爲身謀卹也遽下二府促行論者漸齟齬不合作謗害事公知之如不聞持之益堅明年秋邊奏疑若有警者公慮帥臣恃和而懈因懇請按邊即命河東陝西宣撫使麟州向者亦被寇掠邈然在賊腹中本道帥病無供給奏欲棄之曰麟棄疆場日蹙不可請復廢障使民耕于鄙於是得不棄又代郡西四州軍附邊有廢地九廣著令禁不

全集

十一

得耕郡縣以敵嫌不敢正視前歐陽修來使書藉其利害請弛禁許人耕以輸可代轉輓之勞以帥議不協罷公至於其利大且亡所避者屢奏如脩議便後上計可嵐一境而塞粟已充矣公既度陝以西蓋好農而邊計尚缺疏手奏願解政事復領四路以提議諸將即除授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安撫使以疾請鄧州遷給事中三年又請制郡因得厝先人之墓移杭州加禮部侍郎祀明堂復遷戶部又移青州兼東路安撫使幾歲病疾又請穎肩輿至彭門遂不起年六十四公爲學好明經術每道聖賢事業輒改聳勉慕皆欲行之於已自始仕慨然有康濟之志凡所設施必本於仁義而將之以剛決未嘗爲人屈撓歷補外職以嚴明馭吏

使不得欺於民皆受其賜立朝益務選雅事有不安者極意論辯不畏權倖不憂憂患故屢亦見用然每用必黜之黜則忻然而去人未始見其有悔色或唁之公曰我道則然苟尚未遂棄假百用百黜亦不悔噫如公乃韓愈所謂信道篤而自明者也其在陝西尤爲宣力以儒者奉武事又邊備久廢忽而王師新敗剝喪破漏而莽平無所取濟公周旋安集坐可守禦奮銳觀變適圖進計會羌人復修貢朝廷始議息兵乃從其請於是不成殄滅之功然其閭武練將可以震敵城要屬雜羌可以扼寇此後世能者未易其過也至於懇田阜財立法著信愛民全國體赫赫在人耳目皆可爲破賊之地者又可道哉其歷二府纔歲餘而罷若夫天下至重久

全集

十一

安之獎至深而欲以一二歲臨之而望治雖愚者知其不可得况所奏議阻而不行者十八九行者又即改廢不用茲所以重主憂而生民未得安也宣撫之初議者秉問鋒起蓋以奇中造端而語無所不及甚者必欲擠之以死而後已賴上寬度明照知公無他始終保全獲效牖下嗚呼道之難行也而至是乎憐人苟欲伸已志而不志乎邦家此先民所以甘藜藿而蹈江海也公天性喜施與人有急必濟之不計家用有無既顯門中如賤貧時家人不識富貴之樂每撫邊賜金銀甚而悉以遺將佐在杭盡以餘俸買田於蘇州號義莊以聚疎屬而歛無新衣友人饋資以奉塋諸孤無所處官爲假屋韓城以居之遺表不干私澤此蓋見其始卒志於道不

為祿仕出也作文章猶以道名世不為空文有文集
二十卷奏議十七卷兩府事三卷娶李氏故參知政
事昌齡之姪封金華縣君子於鄱陽今舉而附焉四子
純佑守將作監主簿少有氣節以疾廢于家純仁進士
第光祿寺丞純禮太常寺太祝皆溫厚而文識者曰范
氏有子矣三女長適殿中丞蔡交次適封丘主簿賈蕃
諸孫三長正臣守將作監主簿一男純粹一女二孫幼
路曰

公之世系源干陶唐晉會食范厥姓始彰雕座蠡增滂
審雲實茲惟閭人間代而出或霸或季所有何述粵自
得姓千五百年獨公挺生為天下賢涉聖之餘揭厲泗
公道尊德進事公日繁人獲一善已謂其難公實百之
仲

如無有然遭時得君位亦顯焉惟此讒慝志莫究宣元
元辛艱噫嘻乎天

文正公傳 張唐英

范某字希文蘇州人武寧軍掌書記贈太師壻之子幼
孤母適朱氏祥符八年登進士第曰朱說者是也累遷
大理寺丞上相府書極陳天下之利害當時皆以王佐
許之宰相晏殊薦其文召試秘閣校理上欲以冬至率
百僚上太后壽抗疏言不可遂罷出通判河中府遷陳
州屢上疏言內降之弊引羣后為戒章獻厭世擢為右
司諫言楊妃不當稱太后郭后不當廢降知睦州遷蘇
州召為禮部貢外郎天章閣待制論事益切執政忌之
命知開封府欲處以煩劇而不暇他議某明敏通照決

全集卷

十一

仲

全集卷

十三

事如神京師謹曰朝廷無憂有范君京師無事有范
每上殿奏事多陳治亂以開悟人主歷詆人臣不法言
者以某離間君臣落職知饒州事司諫高若訥言及黜
大輕歐陽脩上書責之亦得罪余靖尹洙皆坐朋黨被
絀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以詳其事不肖指若訥也實
元初元昊叛上知其才兼文武復職知永興軍道授陝
西都轉運遷龍圖閣直學士時延安新被圍朝廷擇
皆民不行某奏請兼領延安軍以待寇至上嘉而從之
閱兵至八千遷六將俾領之日夕訓練號為精兵焉
某聞之第戒曰無以延州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
數萬兵甲不比大范老子可欺戎人呼知州為老子大
范謂范雍也城青澗開營田招屬巷及請戒諸路養兵
畜銳不宜輕動賊許以書請和某以元昊國之叛賊不
可俾朝廷報賊乃自作書與陳逆順賊尋陷好水某益
信報賊書為是而執政以其擅報當誅上以為閫外之
事專之不足罪止移知耀州尋起知慶州兼經略招討
未幾賊兵三萬叩城某磨兵血戰賊兵奔北遂戒諸將
無遁奔既而果有伏兵又奪賊馬砦為大順城及築細
腰復胡蘆等砦招明珠滅威二強族萬餘人及命環州
种世衡招千餘帳自是屬羌皆為用久之王師再喪於
定川某晝夜領兵赴援初閔輔人心動搖及見其懼
流令嚴明威震戎落人心遂安第相賀曰邊上自有龍
圖公為長城吾屬何憂初上聞定川之敗頗以閫中為
曰若得某出援可無慮及聞某出師甚喜時議黜

軍某誰令其手及兵罷環慶路皆復得為農上尋以
四路都招討委之開府於涇某與韓琦叶謀必欲收
靈夏橫山之地元昊大懼稱臣明年春召為樞密副
以鄭戡代之秋拜參知政事乃上取士課吏減子更附
兵擇守宰謹赦令厚農桑之策塞僥倖之塗開公正之
路天下側耳以聽太平凡所措置上未行一而權勢者
大惡之明年契丹與元昊爭銀甕旋而韓府奏警果自
請出為河東陝西宣撫二虜聞之皆不敢動悉以邊事
為請以資政殿學士復總四路之師開府邠州以疾請
鄧州移杭州青州遷戶部侍郎又請改陰至徐州而薨
年六十四奏至上嗟悼泣下曰朕方將大用不謂其早
死贈兵部尚書謚文正子純佑有才識以疾廢于家次

十一

十四

純仁登進士第有父風今為都官直外郎

褒賢集

褒賢祠記卷之一

涇州長山縣建范文正公祠堂記

古之治天下所謂不賞而民勸者非謂絕而不賞之也
賞一善而百善進也何哉自京師至於郡縣郡縣至於
鄉黨其間有德行節義可稱者取而旌之爵於朝廷死
表其門閭如此風俗莫不勉勵也漢唐之間雖不及於
三代而以號為治者此道素行也且今之天下何異乎
古之天下然而風俗未厚於古者得非此道之廢歟故
文正公范希文之于於陵也豈特德行節義而已矣夫
公家世姑蘇幼而孤弱無父所怙而後隨其母氏來居
茲土留而不出遂為邑人及其長也卓有所立鄉人奇
之嘗廬於長白自諷誦雖刻苦不服每患其寡友一
日超然遐舉四走方外求老師巨儒以成就其業不數
歲間大通六籍聲名傾動當世祥符中會明天子詔天
下舉賢者能者公素擅鄉閭之譽為卿大夫之所賓與
一上而中殊科尋補職任驟歷臺諫丕功碩惠加乎生
民鯁議謹言許於當國天下之人無賢不肖不謀而同
辭曰范公如登輔相太平可期及乎領邊郡握兵權談
笑樽俎之間折衝方面之難威聲遠布坐鎮獷俗以致
疆場塵清投烽釋警虜不敢犯邊盜不敢入寇天子倚
之如金湯視之如腹心何患乎西戎何憂乎北狄特以
海內既安邦國無事乃擢貳樞府參預機務天下之人
驩然相語曰范公用矣但翹首政足以俟太平爾公自
是負上重責以謂其功不可亟成也必待馴致故其所

為志在遠大移風易俗釐革頽弊下輯臣儀上裨宸戰
欲行之以人而冀効於後也大易稱漸以正邦公寔用
之矣惜乎其不能終之而罷設使而終之則周召伊傅
曷以加此嗚呼天之生公將以輔世功未及宣何速寡
之詩云彼蒼者天殲我良人此之謂也公沒之後邑里
無傳焉噫古之人有德行節義取而旌之猶能以厲其
風俗況有功於天下者乎治平中澤出宰是邑訪公之
跡得公之實因謂邑中諸君子曰范公爵位如此其達
功烈如此其顯豈非茲邑之勝事耶何久而不為之祠
諸君從容而語曰今日之議允符夙昔之願蓋邑素有
是心而患在位者未嘗注意既聞澤言翕然樂從爰飭
梓人構堂宇命繪工圖儀形一日二之日經始三之

一

二

四之日告成財斂餘羨用不漁民既而修虔誠謂偉像
洋洋乎如在使夫十室之民朝夕耳傾而目属自非崑
瑣之類得無聲激薄者敦懦者立如是何患風俗不及
古也故曰不賞而民勸謂此矣愚之所以建公祠者非
止為乎公也為民也非止為乎民也為天下也澤竊邑
茲又慙無異政聊述其美以傳之後公之能事大叅歐
陽公褒賢之碑詳矣此不爾縷舉其梗槩而已治平二
年三月四日記尚書虞部員外郎知縣事上騎都尉賜
緋魚袋韓澤述將仕郎守縣尉兼主簿事劉鼎三班奉
職監酒稅徐士安宣奉郎守殿中丞知縣事兼兵馬都
監郭槩同立石鄉貢進士王特篆額郊社齋郎韓郭仁
書丹刊者重選

范公泉記

洪範五行一曰水混混然利物源泉為本養老愈病醴
泉為上昔宋皇祐中范文正公常帥青社有德於人而
州之乾方洋溪醴泉出焉後人目之曰范公泉其與戴
公山嚴公瀨邵伯塘鄭公渠埒美儼踪矣以經兵革遂
致湮絕鞠為園蔬踰五十載耆老過之靡不興嘆廼者
連帥完顏公思欲發前賢之跡慰青人之意乃按圖誌
詢故老得其故處畚鍤清泉復出方池流溝作亭莚木
巨壑層城映帶左右屈曲靖深蕭然如屏蒼碧翠阜間
又且築臺開軒西崖缺處招引西山秀色可攬朝烟夕
霏四時有之物外勝絕紛綸全集邦人萃止神明還觀
滋液甘寒宜藥宜茶嗚呼物有否而泰物有塞而通醴
泉之瑞感而應地不愛寶是造物之無盡藏也范公以
善政致之于前今公復以善政致之于後前後相望如
蹈一軌可謂異世同流者矣他日芝封趣公歸朝後人
思之亦如思范公也古者思其人愛其樹僕於斯泉云
城王謨南麓任詢書營丘王樞篆大定辛丑十一月
朔朔輔國上將軍山東統軍使

范文正公書堂記

傍鄉邑山也巖山處其東長白峙其南聖王諸山連峯
委會於其西聖王之南有山曰會仙其峰壁立特起蒼
翠可愛其中有堂故基曰書堂世傳以為文正范公之
別墅也公復有上書堂在會仙之南巖堂山之盡巖
之得名者亦以公嘗讀書於其上故也因為之嘆曰自

開闢以來不知其幾千萬年矣而山之名由公而得公而致其幾三百年矣聞公之名其猶如生其果何似而然哉嘗讀推公之出處矣憶昔公之始來居是山也非為棲身遁迹之舉必也讀天下書窮天下事以為天下之用耳其出也非為肥身榮家之計必也幼而學壯而行以伸平日之蘊耳惟公有是心也故能一旦立於朝廷之上忠犯天顏恩流海內歸然為一代宗臣及其歿也復使斯人聞風而作興慕義而感動者然歟此公之德所以盛也仲元忝為邑人求游堂下慨然有感於中乃為之歌曰鄒邑之陽兮聳列群山會仙特起兮秀色可食有峰兮峨峨有水兮潺潺松風兮蕭颯白雲兮往還公之游兮水曲公之居兮山顛公之誦兮林市公之

八寶堂

四

林

之歌兮雲間瞬千古兮易往仰高風兮莫攀德魏魏兮山之高心休休兮雲之間凜兮孤松之操淵兮巨浸之瀾誰復繼此遐踪兮躋斯民於壽域之安金國翰林學士劉仲元記

池州范文正公祠堂記

文正范公以勁節大志盛德壯烈卓然為宋名臣凡宿游人懷其惠莫不有祠池陽雖非公所仕之地而亦祠之學宮蓋以其少長於長山朱氏也國史本傳又歐陽公撰神道碑俱云公生二歲而孤母貧無依改適長山朱氏然人漫不知長山為何地朱氏為何人而公之寓於其家幾何時也天台丁君木宰池之青陽縣成暇日討究先賢遺事慨然慕之長山去縣僅十五里朱之

五

五

五

故在遂訪求其家不得公之續譜遺墨及公與母謝夫人之書像又從好古博雅之士根掘其本末源流既畢委故人程君煥過黟而言曰將為祠堂願有述焉黟謝不敢其請益堅有不得辭凡公之立言立功具載方冊不必贅叙獨以其在長山之事言之謹稽諸記錄公之父壻從吳越錢氏入朝歷成德成信武寧軍掌書記以卒元妃陳氏繼室以謝氏其卒于徐也歸葬於吳中之天平山陳氏附焉謝氏無以為生改適朱君文翰公生于端拱二年猶在襁褓而鞠於母朱氏云族有在應天府者故公以及冠辭母絕江途淮學於應天蓋景德之末祥符之初也閱五六歲登進士第則在祥符之八年欲便親養授廣德軍司理參軍迎母以往攝集愛軍節度

三四歲近者一二歲猶皆立祠長山獨無祠可乎此丁
令君所以拳拳不能已也放禮誼經法施於民以死勤
事以勞定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皆所宜祀公於數者
殆無愧焉其神氣精爽如五行麗天芒寒色正不可
與中國夷狄所共瞻仰豈特其平生經歷之處宜奉祠
而猶區區於是邑之長山者蓋祀國之大節邦政之
所成可以興起人心可以扶持教化此不特為公設也
祠堂擇地之爽塏且與朱氏附近為屋十楹有室以奉
遺像有堂以嚴祭享有東西廂以居守祠者憩待祠者
固以門扁繚以周垣夾道以松杉而直達于通衢規模
遠潔不侈不陋費從官給役不民勞委學賤王震董其
成朱氏近族守其祀是亦可矣令君又云去長山數里

卷之五

六

有滕子京待制墓公與滕為同年進士生嘗薦諸朝死
管銘其墓欲以配祀黼嘗聞公之守嚴修子陵祠而以
唐隱士方干配况滕既奇才而公與之同時共事情好
款密以配公祠為宜遂并書以贊其決且諗來者勿廢
云紹定二年九月二十有二日朝請大夫丁黼記

增修范文正公祠記

長白張臨撰

太中大夫參議中書省事張養浩題額

奉訓大夫僉燕南河北道廉訪司事劉從禮書

古今仕其貴同何古人殷震天下事業巍巍而後世不
能也吁能者未必得為得為者未必能者也雖然能者
不難其人得為者每難其時文正公先生范公事業巍
巍者屢進屢黜卒之擯斥難其時如此使先生終為之

事業巍巍為何如嗚呼俗因五季之後廉耻道喪士昧
出處賢不肖滂濫先生以剛大毅決之資拔出衆人之
中進退超邁委靡之世為變尊王黜霸明義去利凜然
有冰泗之風其後真儒輩出聖學復明如發洙泗之埋
藏實指其處其可不謂之有功於聖門乎事業巍巍
不足為先生道長山視先生情比桑梓宋治平二年
人韓澤知縣事首率邑中祠祀先生石刻無恙金元
燬至元己卯邑士故江南河北道廉訪簽事韓居仁
兄居貞唱邑中新之淫祠猖熾祈氓悉往先生祀為之
寒然今膠州同知歷下莫侯文淵尹縣始舉祀典居貞
洎今富寧庫同提舉王居敬偕邑中十餘鉅姓助牲醴
費距今三十餘年不輟朱氏賴先生庇猶奉酒掃居其
五百四

卷之五

六

傍縣為之蠲賦延祐六年寧夏子俊順昌監縣濟陽
楊侯僖為尹滕陽左侯津勾稽俱慕先生者也深以祠
廢不治縣甚耻一日同謁祠下觀彫剝俱曰盡葺之
捐俸金若干邑士皆以楮鏹助忽楊侯遷西臺御史
子俊亦瓜代次年秋左侯偕繼政燕山蒙古忽台汴澤
梁侯至始鳩匠腐者易之缺者補之危者崇之象服非
者更之增內門三楹厨二楹東西廂木悉植柏左侯詣
余曰先生記之惟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孟子所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先生志也士大夫居相
君之位視天下赤子之樂不以人理待吮剥之困苦之
乃曰吾能為君實倉廩充府庫聞先生之志如何故
俗陽樓記至此未嘗不三復莊誦久為之感慨承左侯

之命余雖老不覺壯心如昔是以不讓樂爲之書云至治元年八月己巳日記

高郵軍興化縣重建濯纓亭記

天聖間文正范公爲是邦作濯纓亭於南谿之上賦詩曰笑解塵纓處滄浪無限清公之意豈特挹滄浪之清以滌我塵垢而已邪君子目擊而道存矣中更兵燹蕩爲莽區後有重建於稅務之南者尋亦圯廢耆老云鄉校前廼故址也余旣整適學之路即故址爲亭而扁之以舊名亭並谿當邑東西之中眼界軒豁荷汀蘋清鷗鷺翔集風帆露檝朝夕往來景物互變而俱宜草色際天波瀾漫則於春宜水輪浮空商瀨沆碭則於秋宜宜酷暑南薰徐來爰無鬲閭涼徹肌骨宜隆寒黃蘆旅

八

一

鴈粧點雪意如展畫圖凡是諸景昔也散漫而不屬今皆萃列於斯亭之上足以廣吾胸中之雲夢而助筆下之波瀾夫名所以詔是實也斯名也其義則夫子取之孟子屈子發明之而文正范公昭揭之青青子衿蒹葭修之暇於是而遊息焉對景而自得因名而心會吾知是邦人物自今未易量矣紹興癸丑良月承直郎知高郵軍興化事呂谿吳莘記并書冬主日修職郎主簿眉山孫之奇立石

高郵軍興化縣滄浪清風記

文正范公先生吾道之元氣也蓋夫子之道不行於春秋戰國而爲萬世師公之道際運文明措之華夏而爲萬世法興化最幸涵濡於祠業問津之始嘉定十七年

五區

八

九

城既建學以祠明年築城立四門門祠縣望南白馬將軍北金吾將軍東得勝龍母西昭陽君陰陽家之說龍角宜仇即城爲樓樓獨軒偉公端冕學宮從夫子以詔多士矣想其晝日垂簾琴之清弄舜之曲也野渡橫舟纓之潔莘渭之志也清風徐來吟情夷猶滄浪之歌童舞冠詠瞻之仰之斯道如存其敢生一忽心乎敬像公燕游書清風鳴琴馴鷗三詩于壁而以滄浪清風名之垓之城化雜費取於酒蠹後先於湖嶺尺三枳而杵千堵萬甃而匠百其能築斯城而祠公與羣望於門也亦公與神陰賜垓不敢忘永矢堅珉後之權酷於斯讖征於斯栖旅於斯携妓於斯不畏神寧不畏公神之不予禍止一時公之不予愧垂千古滄浪不足以洗其愆清風不足以掃其鄙可不戒哉鑰于學以嚴啓閉徑于學以杜游藝邑士民與來者尚恪守之於是賦迎享送神之章誓以斯文而刻焉詞曰學以用世何幽明星斗千載炯所臨我文正公世典刑滄浪之水天與清水哉水哉濯吾纓衮衣赤舄同此心堯舜之曲宓子琴絃歌夏入清風吟冠童風零詠至今民懷吏登神顧歆後二百年築斯城城高水濶峙孔庭侑公舍莫春秣丁公相我民金湯成四墉之望中耆英寄樓龍角甘棠陰華寒色正欄更橫羣祠翼從森效靈鷗翔南溪悅逢迎月明滄州冉冉雲乘秋菊寒泉酌德馨儼如侍公敢不欽歌圖旅榻酷與征環而陟之咨尔神二三子兮同鑰局嚴以公道折未萌公亦福汝邑里寧峨冠曳履龍嶧嶧三山陳

核撰

高郵軍興化縣重建縣學記

詔天下州縣皆立學仁宗朝參知政事范公仲淹請也然國初文治已盛如周黨遂有賢守令學校必興按泰州圖經魯易占建如皋縣學錢魯望記之實祥符八年時公爲西溪鹽運令興化興化如皋均泰邑也要終而原其始即彼而得於此正使學不待公而翔非公所作成者耶後公二百載當嘉定十六年九月辛丑拙以祇事吉夫子一殿巋然與重門峙立於水天蒼蒼中諸生謂埃今鄭簿章以公濯纓滄浪二亭故址爲學學未備者十七八先生尚嗣成之埃謝不敏意此學之興必仁宗皇帝初政公試民事之日也文明之運輔宰所臨

四百一十

十一

學重於天下而士得師矣埃雖愚敢不力請無煩民無擾士以令始至供堂繕五百佐是役新第吳君應西辱上學褒門殿餘繕千縣累酷美數月繕二萬有奇合三右鵠材庀工十七年春爲崇化堂五間軒三挾二右官位左學職東西廊二十二前列從祀若土祠若祭器若書籍若錢穀皆有所後分四齋曰博文曰敏行曰貫忠曰篤信齋有爐亭殿加兩挾周以陞楯栢扉中門列戟十二東祠范公屋三鑿方池亭其對復濯纓名益東位便門祠亦庶二總公厨漏瀝初屋五十合門殿共六十區堂之崇二十尺袤一百三十尺量棟沈沈他率稱是門納湖光城築之閣道連複清淑扶輿之氣萃焉明年夏五月以成增田架僦月割酒量錢十四補弟子貞

食日三十歲元正長至縣載酒三行闔耆艾與縣官序

拜崇化堂之爲比於是吳君率諸生請記之石埃嘗謂講學師友之職也興學守令之職也幸不乏事何記然埃嘗爲學官永嘉昔語人者不敢不以告夫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不如丘之好學也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學非外求也教非外立也忠信夫人之天姿人倫夫人之天性諸君以爲外乎內乎上以學明之下以學成之而天之所以予我我所以日用常行者豈能越於忠信忠信又豈能越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哉我國家學以明人倫既同符於三代文正公忠信而好學又一本於夫子埃謂諸君得師者此也公刻苦而學成以忠信大節受知仁宗

褒賢相繫

十一

自西溪議海堰請邑興化以成之與京口之麥舟吳郡之義莊信也爭郭后抗呂相主西事而夏人欽塞登政路而身任太平忠也諸君拜公於鄉校得公於詠游不以公自期得乎埃濫宰於斯勉焉不近築城浚河振貸杆禦修堤岸立義阡必賴諸君講行之詎無意哉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必以范公之學爲學斯無負國家教養天下之至恩允蹈孔孟垂世立訓之格言云寶慶元年七月甲子承議郎知高郵軍興化縣主管勸農營田公事賜緋魚袋三山陳埃謹記

高郵軍興化縣重建范文正公祠堂記

盛德必百世祀文正范公天聖間嘗宰興化遺德在民永久弗忘寶慶乙酉邑令三山漫翁陳君埃始創祠

附干學之左歲久弊漏崇亨欲壓淮東總管高沙陸君

元齡攝今年餘慨然捐錢市木甓撤而新之以舊祠在大成殿東兩廟並峙未富於禮乃徙堂基與齋室並郡太守姜公聞而嘉之亦遣木材相其成凡爲屋三楹前序稱是規模視昔頗高敞立棟於良月旦日之乙未工三旬而畢聖飾俱備邑庠士友舉酒慶成大發時以簿藏領學事諭于衆曰昔文正公爲士時已有澤民之志每謂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初仕鹵溪鎮官即請于朝築捍海堰爲承楚泰三州民田無窮之利作小官時志慮力量已如此異時勲名滿宇宙皆自此發之觀大節必於細事觀立朝必於平日前輩謂士自一命以上苟存心於澤物皆有濟吾脩學古入

八賢祠記卷二

十二

官當志文正公之志彼囊帛圓金笑與秩終身寵而載高位家肥而食厚祿止自爲溫飽計念不及吾民者蓋少愧哉維陸君輒爲攝承又當邊事孔棘之時象弭魚服靡不日戒而能景慕先賢載立祠宇爲前治邑者之所不暇爲是可尚矣今特取文正公滄浪三詠濯纓亭兩詩刊諸石兼以漫翁祀公詩列真堂之東西以補闕典用成陸君之美使後之登斯堂者景先哲之高風以勵壯志激滄浪之清波以滌塵襟鼓金玉之遺音以發幽趣廉貪立懦則五詩昭揭庶亦少補於世教云昔景定庚申長至日九華葉大發記

八賢祠記卷之二

文正公祠堂記

孟子之言氣曰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才直之爲言大公至正之道也以大公至正之道固守而力行之不爲富貴貧賤威武之所搖奪雖乘田委吏之卑亦必盡吾誠克吾職卒而至於立國家定社稷安邊境服羗戎其功烈與日月爭光而精神折衝萬里之外謂之氣塞乎天地之間可也後世見古人功名之盛以爲類出於偶然不知蚤正素定於胷中者未嘗無所從來而其銘鼎彝書竹帛者非一日之積也文正范公未第時已慨然有天下之志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逮遭明天子有爲於時其立朝如史魚汲直其憂國

八賢祠記卷二

一

如賈誼劉向其守邊如馬伏波羊叔子雖庸人孺子莫不知之獨筮仕之初有卓然大過人者國史失其傳故不得而不紀也公以進士釋褐爲廣德軍司理參軍日抱其獄與太守爭是非守數以盛怒臨公公未嘗少撓歸必記其往復辯論之語于屏上比去至字無所容食止一馬鬻馬徒步而歸非明於所養者能如是乎獄官有亭以公名之者舊矣公卒二十年而高郵孫覺莘老爲廣德軍始以詩志公之事而刻之亭中又六十九年丹陽洪興祖慶善來守讀莘老之詩而慕之初廣德人未知學公得名士三人爲之師於是郡人之擢進士第者相繼于時慶善乃求公遺像繪而置之學官使學者世祀之而屬予記其事嗚呼公之盛德豈待文而後傳

而藻亦豈記公者哉昔段秀實盡忠於唐世徒以為一時奮取功名之人而不知居官必有可書之事柳宗元為據其實上之史官今所以知段太尉逸事者宗元發之也秀實固不足以擬公而余幸從慶善得公之詳與夫徵夏無且畫工為無所愧安知後世不采此以補史官之闕乎然慶善為政而首及公可謂知所本矣桑亦不姑剛亦不吐文正公有焉好賢如縑衣慶善有焉其可以不書紹興九年六月新安汪藻記

重建文正范公祠記

文正范公勲業在國史其祠於廣德則已具見於內相浮谿汪公之記茲以祠宇久圯不修從弟鏞以嘉定二年為郡博士撤而新之求記於鏞語之曰文正公盛德

後賢祠記卷三

二

絕識才無文武非贊揚所能盡然大要在立志不苟而已矣方在貧約則朝莫甘藿粟之味既已富貴而子弟均布帳之清在海陵為一倉官而築海堤數百里在桐川為一獄掾而所立已卓然如此一馬微矣居則饗以養士去又鬻之徒步而歸其跋乞米帖云顏魯公唐則第一等人而饒粥不繼非所謂君子固窮者歟又有書云老夫平生屢經風波惟能忍窮故能免禍公之所存類如此此其所以大過人者故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公之自處直欲追古人而及之故其見於行事亦非今人所能及也學既奉公之祠則為士者無徒慕公之名位當求其所以致此者鏞既為推公之所以致此者而為之記又因以勉吾弟與同黨之

鏞雖老尚當相與思古人與稽之義云三年仲夏望日四明樓鏞記并書鏞篆額

義田記

錢公輔

范文正公蘇人也平生好施與擇其親而貧疏而賢者成施之方貴顯時於其里中買負郭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養濟群族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者一人主其計而時其出納焉日食人米一升歲衣人衣一緡嫁女者錢五十千娶婦者二十千再嫁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者如再嫁者之數葬幼者十千族之聚者九十口歲入梗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給其所聚需然有餘而無窮仕而家居侯代者預焉仕而之官者罷其給此其大較也初公之未貴顯也嘗有志於是矣而力未之逮者二十年既而為西帥以至於參大政於是始有祿賜之入而終其志公既沒後世子孫至今修其業承其志如公存也公雖位充祿厚而貧終其身沒之日身無以為斂子無以為喪唯以施賢活族之仁遺其子而已昔晏平仲敝車羸馬以朝陳相子觴之曰君位之上卿祿之百萬而敝車羸馬是隱君之賜也晏子曰自臣之貴父之族無不乘車者母之族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族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臣而舉火者三百餘家如此為隱君之賜乎彰君之賜乎於是齊侯以晏子之觴而觴相子予嘗愛晏子好仁齊侯知賢而相子服義也又愛晏子之仁有等級而言有次序也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而後及疎遠之

賢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晏子爲近之今觀文正公之義其與晏子比肩矣然晏子之仁止於生前而文正公之義垂於身後其規模遠舉又疑其過之嗚呼世之都三公位享萬鍾祿其卽第之雄輿馬之盛聲色之侈妻孥之富止乎一已而族之人弗得其門而入者豈少哉況於施賢乎其下爲卿爲大夫爲士而廩稍之充奉養之厚足乎一已而族之人操壺瓢爲溝中瘠者又豈少哉況於賙人乎是皆文正公之罪人也公之義滿朝廷事業滿邊陲功名滿天下後必有良史書之者予可無書也獨書其義田以警世云公諱某字希文

昔逮事

忠宣公親聞緒論嘗云先文正置義田非謂以斗米尺縑使能飽煖族人蓋有深意存焉

四

時年尚少未甚領略歷三紀當宣和末避亂南渡紹興乙卯自領海被召至行闕丙辰春出使至淮上始過平江時義宅已焚毀族星居村落間一旦會集于墳山散亡之餘尚二千指長幼聚拜慈顏恭睦皆若同居近屬以家譜考之自麗水府君下逮良字諸孫蓋十餘矣然後見文正之用心悟忠宣之知言也紹興己巳十月辛未曾孫直方記

范氏義莊申嚴規式記

中奉大夫權尚書吏部侍郎兼權給事中兼侍講劉集

撰 朝議大夫權尚書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太子

左諭德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國子祭酒曾從

龍華分題蓋 朝散郎左司諫兼侍講范之柔立石

事公平居語子弟曰吾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疎

然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疎也吾安得不恤

其飢寒哉且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始發於吾得至大

官若貴富而不恤宗族何顏以入家廟架歛祔歛曰公

之行百世之標的公之言薄俗之鐵砭也吾鄉居家遇

有不如意事卽因公言以自規責不敢有一毫恚心

官中都獲與公之孫左司諫公之柔游見其處已靜而

明際物莊而和雖姿稟之懿亦家法所自來一日於公

几間得文正公與其兄推官帖問以遺女乏資共甘苦

通有無不啻已子使人歎玩不去手司諫公因言先祖

所創義田今幾二百年聚族數千百指雖甚寒者賴以

無離散之患義莊故址曩因兵火爲居民侵據之柔與

吾兄良器極力經理爲屋以棲義廩餘以待族人之無

家者浸還吾祖之舊惟是義莊規式歲月易隳請之朝

屬之卿郡勒之堅珉俾世守而傳之無窮者吾猶不敢

懈也幸僑位諫垣當具本未奏陳乞申嚴行下庶不負

文正公所以責望子孫之意暨得旨如請屬架以記不

容以不敏辭抑聞之士尚志志有小小大功業利澤亦如

之方文正未遇讀書長白山東栗栗而食人不堪其憂

而公貫通古今經濟之略已具於此時及率言官叩關爭事自請鎮靈夏迄破戎人之膽功烈焜耀則歛而惠宗族者抑餘事也忠宣公致身台輔忠賢是信想其捐所載麥歸毫時文正公已心知其有子矣嗚呼有文正則有監簿忠宣左丞侍郎數賢子厥後不熾昌競爽尚得為有天理邪諫垣所以立身承家固已無媿於乃祖願益以文正忠宣之弘猷大節自勉公之族人又當相與扶植以成諫垣之志則范氏之門益大義廩之儲益闢義居之族益貴達富盛相望將不止如今之所見云嘉定四年三月一日築謹記

范氏復義宅記

吳門范氏自唐柱國麗水府君居于靈芝坊今在雍熙寺之後五世孫文正公少長北地皇祐中守杭始至故鄉訪求宗族買田千畝作義莊以贍之宅有二松名堂以歲寒閣曰松風因廣其居以為義宅聚族其中義莊之收亦在焉中更兵燬族黨星散故基榛蕪編民豪據為居宇為場圃僦直無幾甚失遺意粟無所儲寓於天平山墳寺倍有往來給散之勞尋復圯廢改寘城中反寄他舍病此久矣自公長子監簿而下又五世而至良器一日謂二弟曰先君奉議念此有年齋志而歿吾儕當有以振起之慨然自任思圖其新於是歷告居民盡除僦直約期而遣之不服者訴于郡于監司以至上達臺省提刑臨川何公異太守四明鄭公若容咸義此舉力為主張由是悉得故地周一千四百四十八丈首捐

四十九

一

一

一

私帑繚以垣牆創建一堂仍扁歲寒以祠文正結屋十楹以處貧族就立新倉復舊觀庀役於慶元二年之季夏中秋告成不愆於素觀者無不歎息親掌出納一年以為後式選族子之廉謹者二人繼之詳具要求以補舊規揭于堂上田籍之傳遠者俱刻之石以為永久之計介弟之世科於百二十有四載之後尤勇於義既力贊其兄謀之屬鑰為記始末論不佞先祖少師收郵宗族有意於此而載不與伯父楊州始為之雖不及文正公之盛而寒宗之貧者賴以自給亦四十餘年于茲先王欲附益之清貧終身猶未果也見范氏家法乃之觀歎定舉也衍文正公累世之遺澤仲先義九原之餘恨久以綿范氏無窮之休豈不偉哉嗚呼文正公奮身孤貌未嘗賴宗人毫髮之力既達則闔族受鮮衣推食之恩天佑范氏三子鼎貴皆以宏才高誼上繼父風後人得維持焉藉以保其家良器一布衣而決意興起不惟義宅載新義莊亦復整飭剔蠹省費又為數世之利用心如此後其興乎嗚呼文正公初立規矩止具給予之目僅設預先支請之禁不數年忠宣公已慮其廢壞故治平奏請聖旨違犯義莊規矩之人許令官司受理又與右丞侍郎自願寧以至政和隨事立規闕防益密今之規約又加密矣一門同姓為此義事其難如此况天下之大思所以為億萬世之計者又可忽乎嗚呼衣冠之族不免飢寒者甚眾願如范氏之宗派而不可得今坐享飽煖者幾人若人人如良器

五十四

一

七

一

用心更相扶持以永其傳則善矣若曰是我所當得者而不思自力甚者反爲害於其間則文正諸公實臨之其間於有司曰公元者蓋今之族長云三年立秋顯謨閣直學士太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奉化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樓鑰記并書

文正公讀書堂記 今名溪東書院

范文正公讀書堂乃湖石常平使者無澧守料院董侯所建也初文正公少孤且貧從其母歸朱氏朱宰澧之安鄉公侍母偕來嘗讀書于老氏之室曰興國觀者寒暑不倦學成而仕爲時名郎邑之士咸知敬慕築堂祠之既燬于兵及元初憲使范公處義復創于觀側因陋就簡將頽圯矣侯謂問學精勤立大志於窮約者莫如

余侯有記卷二

范公名節不屈成大勲於顯用者亦莫如范公學者所宜宗師將徙書堂于近城廡使四邑之士仰其高風而景其遺行乃卜澧之陽惟東食彭山突兀其前諸峰環列左右旁挾兩水東西來朝氣象軒豁勝景畢露豈地靈顯晦自有時耶於是度材充工分畫經始中建一堂旁列兩廡設四齋以育士植五閭以爲門後創一樓扁曰通經蓋取文正公讀書十年大通六經之旨之意立文正公祠於堂之東偏外又闢一門繚以周垣克壯形勢棟宇華麗輪奐與鼎新實一郡偉觀也斯堂之役郡博士鄭自得掌其事吳杰直學張轍憲董之以底成績堂成士未有養乃活沒官之田有數百畝拘而籍之貳車馬公壬仲又助金千緡增需田爲不朽計侯命友龍記之

余侯有記卷三

九

友龍嘗讀國史見文正之勲名事業鏗鏘字宙蓋不特著見於參預大政之時而實根本於窮居江湖之日其言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此志已定於素故能入贊萬機出破西賊而致我仁祖四十二年之盛治者公之力也噫以文正公之立身行已視聖賢爲無憚而建功立業又書之青史而不愧蓋其窮之養即達之施初之學即壯之行猶火然泉達有不吝禦澧之士其可不知取則哉雖然爲飛戾天魚躍于淵氣使然也士氣消長亦在居民上者有以感發之耳今文正公之遺蹟懿範既爲澧人所敬慕然非侯振揚而尊顯之其何以聳人心而激士氣俾強於爲善以振文正之絕響乎哉侯之心亦勤矣士登斯堂苟篤志好學切磋講貫紹文正之事業以副侯之所期則可以無負不然安坐而食既飽而嬉不能克志厲行追蹤前哲得無媿乎堂建於寶慶丙戌之秋成於是歲之冬費於公帑樽節之餘而無毫髮科歛之擾是皆可書故併記之以詒來者侯名與幾字叔存番禺人明年丁亥上元日承直郎澧州軍事推官任友龍記朝奉郎通判澧州軍州事賜緋魚袋羅源書朝請郎大宗正丞兼金部郎官聶沐隸額吳郡建祠奉安郡守潛公講義咸淳十年平江府太守潛說友以公鄉郡建專祠爲邦人式得地于公義莊義宅之傍祠宇數十楹以奉公祀奏請于朝撥田以供春秋二丁祭祀朝廷從其請奉安日潛公講魯穆叔荅范宣子不朽之說太上有立德其

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此謂之不朽

春秋魯穆叔荅范宣子不朽之說也亦嘗因不朽之義而適古人之所自立者乎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人之所以與天地並而為三者以其能立於仁義故也天之所以立不根乎陰陽則戢覆若為而不息地之立不因乎剛柔則戢載若為而無疆人之立不本乎仁義則盛德至善若為而民不能忘何則德以仁義而立則德為純德功以仁義而立則功為宗功言以仁義而立則言為格言固未有無所立而能不朽者亦未有外仁義而能卓然有立者是故本諸身證諸庶民建諸天地而不悖者仁義而已矣富貴利達不與焉夫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豈

後賢記卷三

十一

教人以好名哉謂其不知所以立而無善之可稱耳君子而能立萬世不可忘之德業則天下自有萬世不能忘之人心夫舜以孝禹以功皐陶以謨皆非有意於立而自尔立者其仁至義盡弗可尚矣後乎夷之清惠之和管仲之一正天下史佚周任之有言亦皆隨其所立傳於來世彼晉楚之富趙孟之貴非不自視矜然也往徃於榮華之飄風不踰踵而奔為遼塵矣曾子曰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夫仁義理也萬形皆有榮惟理獨不朽宣子乃以世祿為不朽不知物之至易朽者莫世祿若也故穆叔之對以立德為上立功次之立言又次之且證之曰臧文仲既沒矣其言立由是觀之則德也功也言也苟立其一亦可不朽而况三

者俱立有如文正范公者乎公生我朝盛時實鍾天地間氣光明俊偉二百年後猶使人悚然起敬况當時乎考亭朱子論本朝人物或歎其初或議其小獨於公而稱其傑出之才夫才而謂之傑出則必有參天地之化開盛衰之運者矣蓋公之於仁義如飢渴之於飲食須臾不置其見於脩身齊家處宗族待閭里居官行事愛民利物浩如也此非富公所謂道大德具者乎我是以知公之德之立皆仁義之所充拓陳宮壺之戒弭朝廷之憂腹中甲兵西賊破膽而天章一疏實將振起我宋一代之治若使盡見施行則後來者無所用其紛更而國家蒙福莫之與京矣此非韓公所謂大忠偉節者乎我是以知公之功之立皆仁義之所成就公在天聖

後賢記卷三

十一

中遺宰相書無慮萬言經濟規模大抵略見其後為牧守為將帥為執政平生所為無出於此蓋言之必可行也雖文大冊小篇短章靡不燦然一出於正此非蘇子所謂有德有言者乎哉我是以知公之言之立皆仁義之布濩流衍天地付公以不群之資而公能自立其與天地相為不朽之事而富貴利達固不足為公輕重也嗟夫孰不為德而立德難若存若亡德焉乎立孰不為功而立功難條成條墜功焉乎立孰不為言而立言難可無可有言焉乎立惟立始能不朽惟不朽始可言立若公則言非徒言而功皆酬其言功非徒功而功皆本於德無他仁義以為之主也德立則功與言俱立矣是又合穆叔之所謂三者而一之此之謂不朽信乎其為

朽也彼皇皇汲汲於富貴利達而不知可大可久之
爲何事卒於下同衆人泯滅漸盡者何可勝紀其視公
之所立果何如哉凡公宦轍所至皆祠而奉之吳父母
國也乃無專祠以慰里人不朽之思說友景行高風久
矣濫茲分牧亦且踰林始克肇新斯堂儼設公像以補
此邦之闕典是役也上而朝廷中而士大夫下而閭巷
之老倪莫不謂宜然則公之所以深服乎人心而莫間
於今古者只是就仁義上立脚做了天地間第一等人
而已做官易做好人難誰謂華高企其齊而敢因穆
叔不朽之說試從諸君評之庶相與立乎其大者

蘇官廬殿前地階前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
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
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

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
者乎蓋謂公兼此夷清惠和聖人之德而可爲百世之
師也

文正范公祠記

中奉大夫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使徐琰譔 朝列大
夫治書侍御史行御史臺事李處巽書并篆額 至元
壬辰予奉 命廉訪浙西蒞吳中是爲文正范公之鄉
尊賢勵俗政所當先既仰慕其餘烈獎進其後人仲秋
次丁有司以故事告將舍采于公祠予肅然起敬日至
當偕僚吏拜祠下與觀盛典是日成禮訪義莊登歲寒
堂索園之碑歸然獨存祠正在其左門堂寢室嚴整合

度蓋宋郡守潛公說矣所建牲牢器幣則撥田以給之
俾公子孫世守而歲祠焉薦奠儀文皆當時所定乃甲
戌建祠旋被兵意有所增廣而不遂亦未暇有所記也一
日主祠邦瑞踵予門求記且曰祠雖建於前代禮實存
於今日有一言而可以母底荒墜者繫我公之靈實永
賴之余固辭弗獲辭移治錢塘九再歲徵踐言益勤謹
按釋奠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說者謂如唐虞有夔伯
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自奠之近世則通祀孔子
向微通祀公獨非故有之夔夷乎而石守道慶曆之詩
固已指公輩爲夔高矣又按鄉先生歿而祭于社社稷
民以生先師民所以生師法公獨不祭於鄉乎矧公爲
政所去見思慶鄧數州之民往往生祠畫像既歿後祠

子長白于海堰于睢陽于廣德于鄱陽公蘇人也郡學
以建學祠公天平山先壟僧寺舊有祠然稽協古典必
專祠于此而後愜於人心夫亦何爲而然耶致君之志
動物之誠放諸四海而準百世而下聞者莫不興起也
是豈區區富貴利達以銜耀於頃臾者可同言而語哉
昔宋人定五代軍鎮之亂以儒立國儒而見用者何限
以公而不得相其君展其憂天下致太平之略彼一時
也非可爲之時乎自其入館閣爲諫官諫則必黜黜而
益諫陳善閉邪寧以身蹈不測而不悔非直以言語侍
從爲職也故雖當路不容委之邊鎖才兼文武適受主
知正已而不求人相與解仇戮力卒臣夏人以安中土
爲所當爲一以自信其屢爲守帥又豈尋常多議論少

事功者哉晚參大政請倣周官六職分任輔相漸復上制開陳未終權倖甚間不得安于朝廷之上雖其國家盛衰由此而分而君子小人迭為勝負常使人躊躇鑒戒而未已也嗚呼尚論其世不知其人可乎或以為王佐或以為傑出要其平生則以為有德者又公光明俊偉之本原歟留心聖賢和毅力行漢唐人材鮮克進於是矣初公買田以贖族滋大立塾以教其人而子孫類份份焉遭 聖朝仁恕恤其科徭祭前古忠烈比有事於公源深流長天佑善人於公蓋無與者昔晁仲約之款賊完城公不肯加誅文忠富公服其絕識蔡確詩獄公之子忠宣公謂責之太重元祐諸賢亦以自悔即其存至公全大體世之研幾成務不當如是耶人有古今

金匱要略卷三

十四

道有顯晦瞻相儀形是豈一家一鄉所得私者遠惟苟成人宅心知訓而予也曾何足以發之至元三十一年正月廿日記

義學記

前朝奉大夫牟嶽謨

集賢直學士朝列大夫

前江浙等處儒學提舉趙孟頫書并篆額

古者二十五家為閭閻左右各設塾鄉先生為之師褒衣博帶晨坐閭門教其民之出入田畝者有教有養誠為良法自井田廢閭左發古制盪除漢以來或為講堂為精舍而養則未之聞也范又正公嘗建義宅置義田義莊以收其宗族又設義學以教教養咸備意最近古夷攷厥初宋時天下有四書院應天府書院為首先是

郡人咸同文聚徒講授士不遠千里而至文正公亦依之以學同文為人質直尚信義宗族貧乏則調給之喪則賑卹之不積財不營居室或勉之輒曰人生以行義為貴安用是義之一字寔與公意合登公登第立朝為守為帥以至大用名位日盛祿賜日厚成義莊義學為其宗族者宅於斯學於斯所耕者義田所由者義路河適不宜嘉遺後人可謂薦至繼繼承承亦惟成規是守粵乙亥兵戈倣擾未遑茲事至元丁丑主祭邦瑞提官士貴其議與學士地于吳縣三讓里距里塋二里所謂日庀工為屋三十楹祀文正公於其中會講之堂扁曰清白東齋曰知本西齋曰敬身外關至為教諭偃息之處庖廩廡蔬茹之圃咸在外為周垣扁其大門曰

金匱要略卷三

十二

義學清溪松竹之間昉聞弦誦聲是役也義莊掌計之勞為多提管又搏節助濟浮用增田山崖百畝備師資束脩之禮子弟筆札之費一有以勸大德成成

朝旨以義莊義學有補世教申飭司禁治煩擾常加優卹無復干吾藩者可肆志於學矣至大戊申提管馳書來嘗俾為之記昔錢公輔嘗記義田畝也自收與斯文竊聞文正公早歲就學應天時夜以繼日冬月憊其以水沃面食糜度日人不堪其憂其苦心勞形者如此博通六經尤長於易學者從之叩質樂與往復無微弗究其難疑答問者又如此用力何啻十倍今人耶咨爾來學書爾佩衿盍亦追思先志僥焉幸以繼之而為作殿後幾他日業精行成式克有立得名為儒以應

至用以副二范君惓惓與學之意其年七月旦日記

忠烈廟記

前朝奉大夫牟謙讓 集賢直學士朝列大夫前行

江潤等處儒學提舉趙孟頫書 中奉大夫潮東道

宣慰使都元帥李果篆額

文正范公忠烈廟今在姑蘇三讓里天平山公自睦移

有弟郡再首三世松楸不但漢人過家上冢之榮而已

即白雲菴奉香火泊登政府得追封三世置墳寺始

泰政嘗為白雲寺祀後國公唐國公周國公蓋慶曆時

也猶未有忠烈廟之名先是元昊據靈武納旌節僭位

威脅諸藩雖為邊患朝議舉兵攻討遂以邊事付公

用種世衡察青州城扼衝要大營屯田聽民互市鄺

延乃異時西夏貢路但嚴備不出以示招納又築大順

城以捍環慶繁細腰胡廬十二寨以制明珠滅威二族

元昊勢漸折乃命公及諸號知兵者分領要害為持義

計以待其弊已而昊卒納款如公言而公在廟堂以議

論不同均佚南陽既遠謝事矣公外剛內和恩威迭用

當時邊人相語此小范老子冑中有數萬甲兵不比大

范老子大范指雍也或以龍圖老子稱之其為人所

畏愛如比鄰屬諸郡與屬羌皆立生祠繪像以事其終

也屬羌苗敬百舉哀僧舍哭之如父三日乃去宣和間

吳神宇文虛中以郡人思公不忘祠事甚謹奏賜額忠

烈廟他有舊額皆易新榜紹興失秦隴慶陽廟貌迤邐在

方始改奉於天平山每歲上巳三司率僚屬郡博士

率前序偕來致祭廟久頽毀至元乙酉主祭邦瑞提督

士貴共議重建取義學餘米歸之義莊為土木費司計

邦翰宗遜等佐之其年四月既望新廟成丙戌二月既

望率族奉安前設文正公神像內設三國公神儀廟凡

十楹黜聖丹漆飾極壯麗供具皆完好大德甲辰行省

聞于 朝禁治煩擾崇奉尤嚴於是士貴以書抵獻俾

記厥成謝焉末學固辭弗獲惟昔文正公在朝聞延州

危急自請代張存直欲委身不測之地人以爲難獻竊

謂未若公上百官圖詆宰相為張禹雖觸盛怒坐以越

職曾不少沮為尤難蓋不顧其一身之利害禍福故能

內肅朝綱外亢方面謚曰文正廟號忠烈如是之偉也

大士大夫則知尊祖矣尊之者何銘其德善也是宜作

為銘詩刻石列廡下其辭曰 南陽諸葛蜀漢再造志

決身殲民哭陌道乃廟沔陽成郡樊子號曰忠武西人

悲喜相傳尚記戲雙誅郤於惟文正異世同轍雖老益

壯雖死不忘精忠盛烈夏日秋霜昔討靈武皇威遠加

聲勢震輝摧其角牙忠烈有廟參錯西土公像在堂莫

予敢侮天平之山白雲之泉公歸自西廟貌宛然誰實

新之偉矣柱石上公之服揚休山立內祀先公爰脩廟

制維垣啓宇光榮三世式濟世美忠宜第昆粵至斯今

代有賢孫迺厚義廩迺廣義學同志合慮新廟攸作潔

我牲醴率我宗黨揭虔妥靈默通貺靈公在帝旁玉虬

既駕神遊委迤馭風來下佑我後人俾熾而昌廟祐是

保千載奉常

保千載奉常

保千載奉常

保千載奉常

有除天人之學斯可以服天下之望有擴宇宙之量斯可以成天下之務有堅金石之操斯可以任天下之重隆然曄然震耀于世者則文正范公其人也夫大聖大賢必曠世而一見天之降材不偶然也唐虞之盛邈矣孔孟之聖而不能得時以行其道三代以來唯伊尹周公之道能施於用下此則子房之於漢祖不屑盡其用孔明之於漢室不克盡其用魏鄭公裴晉公之於唐祖見於用而公於宋慶曆皇祐之間雖用之猶未究也然而公之精忠大節正言直氣固已昭三光而徹兩儀亘千萬年凜然猶生非學際天人量擴宇宙操堅金石者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其曷能與於此公諱仲淹字希文范氏世爲蘇州人蚤歲讀書長白山祠于山之醴泉寺舊矣惟公功業在世名教在人與天壤爲不朽固無待乎祠而存而祠之屢壞屢葺閱歷如一日有以驗人之慕公之深而其來游來歌者慨其風烈有以興起則是祠也於名教風厲甚大尚論公之平昔俾來者有所法公服勤茹淡篤行力學堅彊刻礪壁立初載信道不屈守職敢言屢貶屢復嘗謫益勵絕迹凡近宅心高明窮達無間始終一致其操其學爲如何書條政務至萬餘言迨其得位舉見於用立朝奏陳皆可垂憲崇化厚俗敦尚風義救荒惠貧所部晏然出帥西師夷夏登服熟耄來歸卒臣元昊及大政請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守宰均公田厚農

桑脩武備減徭役調通負重命令更蔭補之法嚴監司之選皆經國遠圖嘗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自任以天下之重而力於成天下之務者爲如何公輕財好施尤厚宗族恩例俸賜常均及之置義田宅聚族以給在邊恩資皆以上意分賜諸將坐呂相貶至其再起驩然相約戮力平賊其量爲如何民饗公利以范爲好公所履歷民多立祠中國外夷莫不喜稱公之姓字而樂道其善夏師之擾關輔提動聞其出鎮人心遂安夏人謂公腹中自有甲兵數萬至有破膽之謠仁宗聞其往援定川喜曰吾固知范某可用也及登政府一以太平責之降手詔開天章閣賜坐趣條具天下事天下之人視其去留以驗治否其所以繫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天下之望者又何如哉蓋嘗論之公生于宋仕于宋而其人品器量風節則偉然三代之臣也宋儒言本朝人材以公爲第一蓋確論之不可易者起巖齋西晚生東瞻長白不遠五舍巡拜祠下惕然興懷既件其蹟復繫以辭俾歌以祠公其辭曰 繫真材之閒出兮卷兩儀之效靈在地則爲山嶽兮在天則爲列星膺半千之名世兮必興運之是丁開一王之盛治兮示四海之儀刑復隆古之泰道兮措羣生于枚寧惟公之生允無愧于是兮固已揭日月而奮雷霆蹟效著于人心兮劇金石之勒銘威於外夷兮忠赤簡于大廷不希世以詭隨兮唯大猷之是經上方軌于三代兮下垂譽于千齡沒面

於冥冥尚歛福以錫民兮驅疫癘而殄蝗螟騰故山之
陳述兮鑒澤泉之清冷俯岫幌兮歛巖扃息風馬兮駐
雲輶薦松醪之醲郁兮擷野藪之芳馨仰精爽之來下
兮庶肅然之一聆儼鄙頑與貪儒兮將如寤而如醒恍
神遊之無方兮斯荒祠而涕零耿英靈之如在兮齊長
白之亭亭

范公慶州祠堂碑陰記

范公之名與其施設天下之人無智愚稚耄皆所以想
聞而懼一不得知者垂四十年既薨則茲銘神道表記
公終始尤得其詳今龍圖閣直學士汝南周公因慶民
之思又爲作祠堂命屬僚書其實于廡下然公之惠愛
及民之多有不士大夫之聞者文亦不克究日月之光

金石錄卷三

十一

猶或晦焉昔西事初慶以賊羗臣屬日久忽於儲備一
旦重兵宿壁亡所取濟鳳翔府天興令持監司符檄來
攝州事以芻糧數百萬計暴加於民促圖已功沸若羹
鼎至有力不堪焚掠窮民他邦甚者斷吮絕脰死以期免
公是時方經略四路請留延安民聞之亟相提挈馳告
麾下公即日走符檄放天興令者還任凡百苛歛一切
罷去未幾公即受命專本路之師竄者還危者安里巷
相保卒如平時之樂及朝廷欲驅邊人而戰先墨以著
軍籍獨公所部之衆改涅其手非講習攻鬪各聽處田
塋故上不糜廩食而得其用下不失爲良農此略從三
代之法較之他路歡感斯可計矣先是賊黠狂熾日虞
竄增屯士馬殆十數倍民坊佛廟皆得而止之公恤其

金石錄卷三

十一

非便乃圖視內外得州之北隅拓城樹宇分列營校二
興之日有奮鉦發及枯骸者詢之即昔之廢壘焉公命
索其所餘以俸金買近阜民田聚而葬之喪具祭品必
親視而後給是歲久旱已而復雨僉謂公之陰德故天
報之郡以慶高鰥於井飲舊矣公至乃以地勢述之命
匠氏直城之西北鑿及甘泉凡百餘井人無一金之費
日用以足前此戍守多闕輔之卒往往三數歲不能得
其歸公謂人久勞則怨且情將何以固衆心而取完力
也自余更相戍役止一歲爲限推此五事實公始末至
與民至而所爲者雖體有大小蓋不獨善士所悅若庸
夫悍兵皆骨髓其錫迄今無忘公嘗出使江淮守七州
而西師爲開封內史以至恭預大政柄率皆除大害興
大利由一方訖四海父荷子戴固縷縷有條目或薦紳
先生暨太史氏未能盡其傳諒亦然也汝南公方將博
采遺烈以盡力祠之意會郡進士劉頌件右來獻且曰
此而不書大懼舌語所傳不足以信後世因爾次其說
請刻于碑之陰時嘉祐五年五月十一日文林郎試祕
書省校書郎權儀州軍事判官監環州折博務寨周輔
記
內殿承制慶州兵馬都監燕在城巡檢雷周輔書并題
額 龍圖閣直學士朝散大夫尚書兵部郎中環慶路
馬步軍都部署經略安撫使燕知慶州軍州事及管内
勸農使護軍永安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賜紫金魚袋
同沅
義渠荔菲彬刊

文正書院記

吳郡祀范文正公舊矣自公貴顯時置義田義學以淑其族之人公歿而子孫世守之不廢然而未有專祠也咸淳甲戌郡守潛公說友始請建祠而割田以供祀事公之子孫亦世守之不廢然而未有書院也至正丙戌郡守吳公秉堯建議請以書院易祠僉憲趙公承僖按行吳中是其議遂得請于行省行省上之中書中書議以茲事有闕世道且不設教官而以其子孫之居嫡者世主之於事便乃下從其請公八世孫文英適主祠事導力殫慮改制增擴亦既宏且遠矣祁時佐領江浙儒學以公事來謁祠下式睹其成衆謂不可以無紀而祁也幸際其會宜為文辭既不獲則取其家傳而徵之公之生當宋端拱己丑其歿也以皇祐壬辰至潛公為守時二百二十年天下郡縣凡公之所至蒙其澤而聞其風者率為公立祠而於吳獨為缺典至吳公為守時又七十年他郡縣且有以祠為書院者矣而於吳尚仍舊規蓋吳為公父母之邦公之父祖墳墓在焉子孫居焉族之人比屋而群處焉所以表異而褒崇之者宜有加於他郡而反若不及者是宜賢郡守之有請也是宜廟堂之上之從之也昔公以正大之學卓冠群賢以忠義之氣振厲天下其功之被當時而澤後世者固不可偏舉獨舉其切而近者則公於所在開設學校以教育多士至吳郡則以已地建學規制崇廣迨公之子公試公復割日以成公之志當是時天下郡縣未嘗皆

四頁十

八卷書院記卷二

三

置學也而學校之徧天下自公始若其察泰山孫氏於貧窶中使得以究其業延安定胡公入太學為學者師卒之泰山以經術大鳴于時安定之門人才輩出而河南程叔子尤遇賞拔公之造就人才已如此其後橫渠張子以盛氣自負公復折之以儒者名教且授之以中庸卒之關陝之教與伊洛相表裏蓋自六經晦蝕聖人之道不傳為治者不知所尊尚寥寥以至于公而後開學校隆師儒誘掖勸獎以成就天下之士且以開萬世道統之傳則公之有功名教夫豈少哉夫以公之有功名教如此則後世之宗而祀之為學校以廣之固宜與夫子之道相為無窮蓋夫子之道與天地為無窮而公之功則與夫子之道為無窮也此書院之所以立也雖然祠則改矣書院則既立矣凡范氏之子弟與夫四方之來者宜何如亦曰誦其詩讀其書為其人之為而已公之為夫人之所能為也以公為不可為而不為者自棄也為之而弗力者自畫也高山仰止遺貌襲然必有寤寐我公於千百載之上者承務郎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李祁撰嘉議大夫中書禮部尚書郡人于文傳書翰林侍讀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泰不華篆額至正十年八月日立

四頁

八卷書院記卷二

三

諸賢贊頌論疏

韓琦公 魏公謂挺然忠義奮不顧身師魯之存也身安國家可保明消息盈虛之理希文之所存也敢問二公曰立一節則師魯可也考其終身不免終亦無所濟若成就大事以濟天下則希文可也韓公與孫元規龍圖書云近方知希文留徐將治已差下人致書藥誼徐及裁記為慶通中忽領來教且承希文疾遂不起聞之驚慟數日不能飲食忠正大賢天下屬望平生素蘊未得舒盡遂至于此深可哀哀痛痛所幸者到公治所後事得仁者盡力幹辦亦賢者之先識希文瞑目無憾矣今專差人致奠如公未發告令一幹吏同辦之

金鑑論疏

富鄭公稱之為聖人

石徂徠比之為夔高

張橫渠謂才氣老成

歐陽公 按公神道碑云

自公坐呂公貶羣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為黨或坐竄逐及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驩然相得戮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能正上既賢公可大用故卒置群議而用之歐陽公手自記日脩學道三十年所得者平心無怨惡尔脩初以范希文事得罪於丞相坐黨人遠貶三峽流落累年比呂公罷相始被進擢及後為范公作神道碑言西事呂公惟用希文盛稱二公之賢能釋憾而共力於國家者希

文子純仁大以為不然刻石時輒削去一節云我父至死未嘗解仇每歎曰我亦得罪於丞相者惟其言公所以信於後世也嘗聞范公平生自言無怨惡於一人燕其與呂公解仇書見於范集中豈有父自言無怨惡於一人而其子不使解仇於地下父子之性相遠如此邵氏聞見錄曰歐陽作碑辯不可則自削去驩然効力等語歐陽殊不樂謂蘇明允云范公碑為其子弟擅於石本改動碑中文字令人恨之

歐陽公 論范公為家所推云韓琦仲淹富弼等遇

陸下聖明可謂難逢之會陛下有仲淹弼等亦可謂難得之臣陛下既已傾心待之仲淹等亦各思報臣謂事無不濟但顧行之如何耳况仲淹弼是陛下特出聖意

金鑑論疏

自選之人初用之時天下已皆相賀然臣所慮者仲淹等所言必湏先絕僥倖因循姑息之事此等之事皆外招小人之怨怒而奸邪未去之人湏時有讒沮若稍聽之則事不成矣臣謂當此行事之初尤湏上下叶力凡小人怨怒仲淹等自以身當浮議陛下亦湏力拒待其久而漸定日見成功

歐陽公 論范公為家所推云韓琦與仲淹皆是國家委

任之臣材識俱堪信用然仲淹於陝西軍民思信尤為衆所推今若令仲淹外捍寇兵而琦居中應副必能大事若陛下以新用仲淹責其展効則且令了此一事故邊防稍定不兩三月可以還朝既先弭於外庶可漸於缺政

歐陽公論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天下皆知其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說不遠欲廣陷良善不過指為朋黨欲搖動大臣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為小人之利欲蓋去之則善人少過難於一求瑕唯指以為朋黨則可以一時盡逐大臣不可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人主之所惡故須此說方可傾之臣料杜衍等四人各無大過而一時盡逐必有朋黨專權之說上惑聖慈臣請詳言之杜衍為人清審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韓琦則純正而質正富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為性既各不同雖皆歸於盡忠而其所見各異故於議事多不相從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諒仲淹力爭而寬之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急脩邊俗富弼料九事力言契丹必不來至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及爭水各城事韓琦則是尹洙而非劉滬仲淹則是劉滬而非尹洙此數事尤為彰著陛下素已知者此四人者可謂公正之賢也平日間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為國議事則公言廷爭而無私以此而言臣見杜衍等真得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讒為朋黨誣矣陛下於千官百辟之中親選得此數人一旦罷去而使蘇子美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此臣所以為陛下惜也

蘇子美聞京尹范希文謫鄱陽尹十二師魯以黨人貶鄧中歐陽永叔移書責諫官不論救而

貶夷陵令因成此詩以寄且寬其遠邁也

朝野蔚多士衮然良可羞伊人秉直節許國有深謀大議搖巖石危言犯采旒蒼黃出京府憔悴謀南州引黨俄嗟尹移書遽竄歐安慙言得罪要避曲如鉤鄧路幾來馬荆川還泝舟傷心衆山集舉目大江流遠動家公念師魯父作深貽壽母憂歐陽永叔橫身罹禍難當路積仇讐衛上宰無術亢宗非所優吾矣思正士莫賦畔牢愁

蘇子美上文正公書云舜欽觀古之烈士受人一言一

顧之重不計已之能否事之重輕殞命捐軀無問而不入或促其禍敗累於所知者多矣然史氏裨說皆援之以稱述其事而警厲偷淺舜欽竊謂其勇敢敦氣節則

一

一

有餘至于成就大詳趣道與權則不足矣故舜欽自少小迨於作官所為不敢妄必審處已之才能而傳會于道人雖不知自信甚薦且久矣昨者朝廷以閣下才謀絕世負天下之重望倚之以究西事閣下開置幕府收策志慮英華之士以自廣蓋以兵者重器資群材以共舉一失其任則折衄報之而閣下誤有采聽將引猥瑣置於左右委言垂意發於顏色舜欽非不知依閣下之重可以取先價而自振起設臨機事不能有所建弼耻也有所建弼而不合於義不行焉亦耻也况於傾撓哉及是則不惟虧損閣下之望舜欽終身可廢無所容焉是以上犯盛德懼激避辭者蓋在此也然舜欽雖至冥愚內荷閣下之顧夙夜感慨思有所報昨聞閣下以張

存不才自求守延州物喻喧然以閣下領經略之權自
可往來陳右進退在已延州逼近賊鋒而能舍安遂以
就危臨雖告人不遠也又或云閣下居長安統帥於大
不能明立功名將高舉遠去以自異此二除未必中
閣下之度以舜欽觀之既白張存則不得不請但裁
於邊徽斥候皆可處置在延則局于一州於他郡不接
矣他郡不接或可不能仰制關中事則可慮也蓋關中
之俗大抵強悍豪忍又形勢險固出於天下方今秦
鄉民藉之為兵得操弓矢以自肆習往來道路輿寇賊
不辨小人少思慮加之氣俗又得此利器幸而歲常豐
父兄家老聚居可約束不幸小歉父兄不能保有其子

金瓶梅

五十一

弟必將人人依險以自快則其將奈何耶况煩細迫而
驅之以向敵人頗失望有天下而失人以信後將何所
恃焉昨者延安鎮戎殺民畜不可勝紀死氣結戾不
判必能變化陰陽之和今雖稍稔恐來年宿麥不登民
必狼顧矣弱者流轉強者化而為寇賊則心腹自有疾
矣閣下居延州雖能制異賊之命係虜其種族逐之絕
漠而遁亦何救關中之事耶故舜欽謂西羌不足憂於
關中也近日竊聞隣郡數勝頗得馬畜屠其柵壘火其
積聚朝廷即時越次以賞其勞使人得自負其所軍聲
稍振士百其勇以舜欽觀之古之善禦戎者豈特是哉
蓋務訓撫吾民使安其業不以非義動扼其衝塞絕其
互市閉之沙漠之外俟其隙且困則破散之晨鈔夕盜

與競尺寸之地非大國之體也舜欽返慮將佐不知
事銳而少思狙豪駭之勝中其詭譎而所喪必大蓋兵
家之法必以餌驕人而後取之况老弱常以伏奇包衆
勝中國當此之際閣下能部勒諸將分乘險阻不使習
小利以為功持重其體而死其奸謀不憚曠日而使之
內潰此孫武所謂善之善者也况夫體幽靜則謀精而
威氣張銳則令頓而愾閣下立謀而首令者也以身繫
安危可不慎哉若能去延州之狹以自任撫關中之水
以示信而又沉遠變動則何敵之敢亢耶懸料古人所
難况舜欽淺識而欲上贊遠略然區區之誠腦臆于內
萬冀一得以補高明撫斷之餘特賜省閱幸甚幸甚窮
邊寒苦乞加練護不任慷慨之至

五十二

金瓶梅

六

又答范資政書云道遠且阻不得上記以候起居家兄
封到閨月所賜手教一通訓愛切至情義並隆懷感益
深不言可喻舜欽昨得罪後都下沸騰未已其謗皆出
人情之外而往往信而傳之自念非遠引深潛則不能
快警者之意又以世居京師墳墓親戚所在四方茫然
無所歸始者意欲重去不得已遂沿南河且來吳中既
至則有江山之勝稻蟹之美兗州有田數頃郡中殷回
車院以居之親友分俸伏臘似可給豈敢更求贏餘以
足所欲日甚間曠得縱觀書策及佳時著述有未備者
皆得綴緝之治易頗有所得苦與處無人商論乃知君
子理身格物之道自有本也險難萌而不之見宜其悔
焉况舜欽性疏且拙疏則多觸時忌不能防閑小人拙

則靡事不敏無所施為因此遂得退藏蓋亦自幸苟致之劇地責其功績徒自勞困而無補於時也衣食之勿止此而已今得心安舒而身逸豫坐探聖人之道又無譏察而責望之何樂如是攝生事亦留意今飲食起居皆自適內無營而外無勞斯莊生所謂遁天之刑也也歲餘來能飲冷而少病此其効歟舜欽既廢于世本當於江湖之上與魚鳥麋鹿同樂不欲使聲問踪跡一至於人間因閣之教丁寧委析不得不具道所懷幸閣察焉

去冬捧策問條日甚備深明幽思之故實之坐右一食三誦嚴然如臨師保之前雖未能盡其要處而粗忘墮獲之苦專人至又承親筆伏審坐鎮之暇體力平

余領錄

七

裕且謂其窮道著書日與聖人語於堂奧晏然自居得易艮象時行時止而其道光明也此閣下教之愛之之過實也夫適其時之動靜使其道之光明此大君子之行藏屈申非罪戾人之所可為也本以不知時之可止而遂於行踴此機弄今既止而雖欲行莫可得也閣下前視卿輔之地不欲處謙讓引去偃息藩鎮以閑放自喜此正得時止之道也處此至靜益宜思念康世尊本之術充於胸中因時而發大芘天下則其道卷舒而光明矣放廢者安有此理但守六五一爻之義而已庶乎語言有序悔吝稍亡不貽知己之所憂念耳閣下其察之

五月日舜欽頓首獻書于參政諫議閣

五月日舜欽頓首獻書于參政諫議閣

下舜欽伏觀自唐至于本朝賢者在下位天下想望傾屬歎至公相聲名烜赫未有如閣下者自閣下作諫官天下之人引領數日望閣下入兩府使天下被其賜及閣下受譴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皆歎息怒罵以謂宰相蔽君怙權不容賢者在朝將日衰莫無復太平之期當是時無此言者眾指以為愚唯是險姦凶穢之人嫉閣下聲名出入其於讐寇然駭於群議暗鳴伏毒不敢開口但日日窺伺閣下之失將以快意相決走賊不庭西方用武策畫顛倒兵師故沒眾謂非閣下之才不能了此事天子采閣下之議用閣下於延州果能使士卒奮騰而寇聞之不取窺境有求和之請時堂上有沮陷者議者欲食其肉舜欽守靜思閣下功業未及天下而天下之人愛而美之非人之盡受惠也由閣下蘊至誠以康濟斯民為己任故誠之感人如四時之氣鼓動萬物遠近無不披也去年天子又采天下之議召閣下入政府天下之人踴躍詠歌若已得之皆曰朝廷用人如此萬事何足慮日傾耳拭目望閣下之所為未及半年時舜欽自山陽還臺已聞道路傳云閣下因循姑息不肯建明大事時尚竊竊私語未敢公然言也舜欽始絕不之信必謂怨惡之人扇成此謗談者好奇易傳耳及至都下言者稍不復避人矣舜欽始疑之是何知於前而昏於此耶而又為辯之曰治久疾者不可速責以效荷以捍剽暴藥攻之死生未可知也談者或然之已而

余領錄

八

陳鐸

又當問下之薦不復可與眾辯矣與之合倡實不忍

爲何惻然愧羞暗不復言退而念慮終夕不能去懷乃知古之烈士爲知己死者以此也舜欽又竊觀閣下所爲於時亦孜孜數有建白未堪爲曠是何毀之多也豈誠之少衰不銳於當年乎豈施設之事未合羣望乎豈以爲高世之名未見爲高世之事乎愚者不可曉但聞論議之衆皆云教訓鑒工更改磨勘復職田定贖刑之類皆非當今至切之務譬如倒懸者饋之以食大饑者飲之以漿徒益人之忿耳舜欽受閣下非常之知日思所報欲閣下之舉復加於當年念之無他術焉必取衆議而用之則皆厭然而服不復有所詆訾矣今輒條數事布於左右非出於淺見寡識蓋得之羣言焉若閣下擇其一二上聞而行之於國實利人又甚樂故非刻薄

論

九

編

僥一時之利今議稍喧矣閣下若更畏縮循嘿顧望而不爲則不唯國計漸隳亦恐禍患及身矣如此則使姦纖之人得以藉口而快意天下之人疑惑有名之人又天子不肯采議而用人是不爲來者之地閣下其念之今所建之事不合指極不過於免位則天下之責不及若不建事而無所爲天子將采天下責而免閣下若天子未免閣下安能肆然久當天下之責乎必因事求免舍胡而退則人無後望平生令名至此盡之矣夫建事而免絕異遠甚苟建而得行位自不免於朝廷之利甚大閣下之聲名復還不亦美乎所建之事不必某之所陳其術在衆論之長者閣下納而行之無憚其大且難矣嗚呼歲月有去而無回功名難成而易隳此古人所

以珍重寸陰而皇皇於立事也若蹉跌失時齟泊前志則抱恨萬世爲來者所笑我無復自明亦已痛哉亦可惜哉幸閣下留意焉

又諫乞不責范孔二公疏云孔道輔范仲淹剛直不撓致位臺諫後雖改他官不忘獻納二臣者非不知緘口坐得卿輔蓋不敢負陛下委注之意而皆懼中傷竊謂而去使正臣奪氣鯁士咋舌目覩時弊口不敢論昔齊侯問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爲大對曰大臣持祿而不及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得上通此患之大者故漢文感女子之說而肉刑是除武帝聽三老之議而江充以族肉刑古法江充近臣女子老人愚老疏隔之至也豈以義之所在賤不可忽二君從之後世稱聖况國

聖

論

十

一

家班設爵位列陳豪英當責其公忠安可教之循默實之使諫尚恐不言罪其敢言孰肯獻納物情閑塞上位孤危軫念于茲可爲驚惶望陛下發德音寢前詔勤于采納下及芻蕘可以常守隆平保全近輔若詔勝未削欺罔既成則不唯堂下遠於千里竊恐指鹿爲馬之事復見於今朝矣

奏范仲淹公巡撫陝西開已差范仲淹宣撫陝西

近又除參知政事未有巡邊之日竊以西賊不朝其言驕慢必無可從之理范仲淹久留邊郡威名在敵若早令經制事宜開中百姓有休息之期故邊將雖多莫如朝廷輟柄臣以臨之柄臣之中莫如仲淹自行望於西人未行之間早遣巡邊無使後時以失大計

又伏見陝西路招討使韓琦范仲

淹各除樞密副使並以西寇未寧慷慨辭恩命朝廷再賜手詔督令赴關臣竊料琦等必再有陳論辭讓於未決之間而異同之說有三焉曰使琦仲淹皆來也曰一內一外也曰皆留在邊也臣竊謂仲淹作招討使羗戎既畏其威名今在樞府正議兵謀其畏必甚况在陝西民既倚賴在樞府必陳利病而行之所賴者愈大以物議言之二臣之忠勇其心一也若以才謀人望則仲淹出韓琦之右故仲淹宜來琦當留邊於理甚當其韓琦范仲淹伏乞朝廷不聽辭讓各授恩命

段少連諫范仲淹不當責疏云臣因義激心以賊獲譴天容地載蒙幸何深然理有所未伸情有所未達鬱悵

十一

十一

十一

之心不得不盡陳之道輔仲淹與臣等議皇后不宜廢是以羣詣殿閣上疏而執政進說使臣等不獲面對道輔仲淹出守外郡臣等蒙罰中外皆以為非陛下之意持宰執假天威以斷來者之說不報又上疏曰臣伏準戒諭自今不得羣詣殿門請對且伏閣上疏自有故事昔唐陽城王仲舒伏閣雪陸贄之枉崔元亮叩殿陛理宋申錫之寃今陛下未忍廢黜皇后而兩府列狀議降為妃諫官御史敢廢伏閣之事乎陛下深惟道輔仲淹等所言為阿黨乎為忠亮乎不報

顏間大忠卑謙元功方召以贊中樞以尊嚴廟佑我仁祖格于皇天是肅是虔不傾不騫維慶有祠邦民瞻思

慶山可夷茲堂巍巍

元遺山贊曰文正范公在布衣為名士在州縣為能吏在邊境為名將其材其量其忠一身而備數器在朝廷則又孔子所謂大臣者求之千百年間蓋不一二見非但為一代宗臣而已丁酉四月獲拜公像於其孫國職為之贊云以將則視管樂為不忝以相則方韓富為有餘其忠可以支傾朝而寄末命其量可以際國蓋而蟠方與朱衣玄冠佩玉舒徐見于丹青英風凜如古之所謂垂紳正笏不動聲氣而措天下如泰山之安者其表固如是歟

呂中論文正公為本朝人物第一云先儒論本朝人物以仲淹為第一觀其所學必忠孝為本其所志則先天

十二

十二

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有所為必盡其力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此諸葛武侯不計成敗利鈍之誠心也觀其論上之儀雖晏殊有不能曉寬仲約之誅雖富弼有所不能知而十事之規模雖張方平余靖之諸賢有所不能識仁宗晚年欲大用而范公已即世矣豈天未欲平治天下歟

呂中論韓范同心云元昊所以敢於憑陵者人皆以為寶元康定積弱之故而不知其志已萌於德明與中國易馬之時元昊所以終於帖服者人皆知其一韓一范之功而不知其夷簡之功也蓋當夷簡未入相之前張士在政府王駿在密院夏竦在帥涇州范雍帥延州

為相則無補君務而不免韓琦政府養病之譏本兵
不習邊防而忘曩日曹瑋元昊必反之言為帥則師無
功而徒以墮虜人詐和之計當夷簡既入相之後與仲
淹釋憾於朝廷而協力於西事前日之蔽賢固可罪今
日之補過亦可書此仲淹所以樂為之用也自夏竦未
罷帥之前師惟不出出則致敗寇惟不來來則傷殘劉
平之敗范雍奪節鉞任福之敗韓琦罷經略而竦為四
路統帥三歲擁握大師未嘗身履行陳自夏竦既罷帥
之後付秦鳳於韓琦付涇原於王沿付環慶於仲淹付
鄜延於龐籍分為四路各任經略敵勢相援此元昊不
復有深入之謀也韓琦所上之攻守策其意則主於攻
故不免有好水川之敗至於仲淹所上攻守策則言攻

金鑑

十三

有利害守有安危攻宜築近邊城取其近而兵勢不危
守宜開屯田用土兵圖其久而民力不匱是則攻不至
於輕戰守不至於示弱而舒徐待其斃也然至於協謀
以取靈夏之地則韓范同此心也惜乎志未遂而二公
歸矣

東坡先生詩集

蓋自李文靖抑四方言利害之奏
所以積而為慶曆元祐之緩勢自文正范公天章閣一
疏不盡行所以激而為熙寧之急政吾觀范文正之於
慶曆亦猶王安石之於熙寧也十事之奏實慶曆三年
九月矣始於明黜陟重命令當時之言見用明黜陟之
法則以十月壬戌行擇官長之法則以十月丙午行任
子之法則以十一月丁亥行館職之法以癸未行公田

之法以壬戌行貢舉之法以明年三月行裁黜陟之法
以明年五月行其餘厚農桑覃恩信重命令皆悉用其
說或著為令行之未及一年而陳執中之徒已不悅矣
嗚呼使慶曆之法盡行則熙寧元祐之法不變使文正
之言得用則安石之口可塞今文正之志不盡行於慶
曆安石之學乃盡用於熙豐神宗銳然有為之志不遇
范仲淹而遇王安石世道升降之會治亂得失之機於
是乎決矣

楊龜山龍川志曰范文正公薦於忠亮雖喜功名而不

為朋黨早歲排呂申公勇於立事其徒因之矯厲過直
公亦不喜也自饒州還朝出領西事恐申公不為之地
無以成功乃為書自咎解仇而去故歐陽為文正神道

金鑑

十四

碑言二公晚年歡然相得由此故也後生不知皆咎歐
陽公子見張公言之乃信

朱文公言曰范文正公作成忠義之風本朝范質人謂

其好宰相只是欠為世宗一死耳如范質之徒却最敬
馮道輩雖蘇子由議論亦未免此宋朝忠義之風却是

目范文正作成起來也

范文正經理西事看得多是收拾人才

朱文公曰天地間氣第一流人物

朱文公曰范文正公與范仲淹云右范文正公與其兄子
之書也其言近而易知凡今之仕者得其說而敬之亦
足以檢身而及物矣然公所自謂未嘗營私者必若公
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然後為能充其

實而其所論親僚友以銷壅蔽之萌明禁防以杜私之萌者引而伸之又非獨効一官之守者所宜知也侯官大夫陳君焯得公此帖刻真坐隅以自警省蓋三復焉而歎其指之遠而不可窮也敢竊識其說於左庶幾覽者有以發焉年月日新安朱熹謹書

公論文正公振作士氣曰問本朝如王沂公人品甚高晚年乃求復相何也曰便是前輩都不以此事為非所以至范文正方厲廉耻振作士氣曰如寇萊公也因天書欲復相曰固是朱子語類

又問先生前日曾論本朝惟范文正公振作士大夫之功為多不知使范公處韓公受顧命處事亦能如韓公否曰看范公才氣亦須做得又曰祖宗以來名相如李

文正公

十一

仲

文靖王文正諸公只恁地善亦不得至范文正時便大厲名節振作士氣故振作士大夫之功為多問范文正作百官圖以獻其意如何曰他只說如此遷轉即是公如此遷轉即是私呂許公當國有無故躡等用人處故范公進此圖於仁宗因舉詩云誨爾序爵人主此事亦不可不知假如有人已做侍御史宰相驟擢作侍從雖官品高然侍御史却緊要為人主者便須知把他擢作侍從如何不把做諫議大夫之類

公論文正公近得周益公書論呂范解仇事

曰初范公在朝大臣多忌之及為開封府又為百官圖以獻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某為超遷某為左遷如

出知饒州未幾呂亦罷相後呂公再入元昊方犯邊乃

以公經略西事公亦樂為之用嘗奏記呂公云相公有汾陽之心之德仲淹無臨淮之才之力後歐陽公為范公神道碑有歡然相得戮力平賊之語正謂是也公之子堯夫乃以為不然遂刊去此語前書今集中亦不載疑亦堯夫所刪他如藁談所記說得更乖熹謂呂公方寸隱微雖不可測然其補過之功使天下實被其賜則有不可得而掩者范公平日曾襟裾達毅然以天下國家為已任既為呂公而出豈復更有厯然之意况公常自謂無惡於一人此言尤可驗忠宣固是賢者然其規模廣狹與乃翁不能無間意謂前日既排申公今日若與之解仇前後似不相應故諱言之却不知乃翁心事

文正公

十一

仲

政不如此歐陽公聞其刊去碑中數語甚不樂也問後來正獻亦及識范公否曰正獻通判潁川時歐陽公為守范公知青州過潁謂之因語正獻曰太博近朱者赤歐陽永叔在此宜類近筆硯異時同薦三人則王荊公司馬溫公及正獻公也其知人如此又曰呂公所引如張方平王拱辰李淑之徒多非端士終是不樂范公張安道過失更多但以東坡父子懷其汲引之恩文字中十分說他好今人又好看蘇文所以例皆稱之介甫文字中有說他不好處人既不好看看亦不信也

又論范文正高處云呂申公斥逐范文正諸人至晚年

復收用之范公亦竭盡底蘊而為之用這見文正高處忠宣辨歐陽公銘志事這便是不及文正又曰范文正

傑出之才喜嘗謂天生人才自是得用豈可厚誣天下以無人自是用不到耳且如一个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已任無一事不理會過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許多事業今則所謂負剛大之氣者且先一筆勾銷拜停到第四五等人氣宇厭厭布列臺諫如何得事成故喜向謂姓名未出而內外已知其非天下第一流矣

又論人自是得用豈可厚誣天下今人却說他有相業何者善處置爲相正要以進退人才爲先使四夷聞之知所畏方其爲相其才德之大者如范文正諸公既不用下而豪俊踴躍之士石曼卿諸人亦不能用其所引援皆是半間不界無狀之人弄

得天下之事日入於昏亂及一旦不柰元昊何遂盡換與范公文正若非范文正公則西方之事決定弄得郎當無如之何矣今人以他爲有相業深所未曉子蒙又論文正有奸諂諂云德粹以明州士人所寄書納先生因請問其書中所言先生曰渠言漢之名節魏晉之曠蕩隋唐之辭章皆懲其弊爲之不然此只是正理不

有以使人奮起今日須要作和申將來只便委靡了如范文正公作子陵祠堂記云先生之志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器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胡文定公父子極喜此語大抵前輩議論大而大今日議論細而小不可不理會熹問此風俗如何可變曰如何可變只且自立可學

又論文正公氣節如何云苗劉之事今人多責之朱呂當時他也是自做未得古人定大難者不知是如何不知范文正冠兼公人物生得如何氣貌是如何平日飲食言語是如何謙底人今不復得親自看且得箇依稀樣子看是如如何如如今有志節擔當大事人亦須有平

又論文正公名節云當韓公召來只是要去語人云入見上坐亦不定豈能做事業云韓公當仁廟拜用時與韓魏公在政府十餘年皆無所建明不復如舊時曰此事看得極妙當記取又問使范文正公當此定不肯回曰文正却不肯回須更精密似前日又論文正公名節云因論李泰伯曰當時國家治時節好所論皆動正如此番南豐携歐公書往餘杭見范文正公文正云歐九得書令將錢與公今已橋得甚處錢留公矣亦欲少款適聞李先生來欲出郊迎之云云偶

於朝廷而後已是則一世之正人端士莫不惡之况范
歐二公或以諷議為官或以諫諍為職又安可置之而
不論且論之而合於天下之公議則又豈可謂太過也
武逮其晚節知天下之公議不可以終拂亦以老病將
歸而不復有所畏忌而慮失天下之事或終至危亂不
知何而彼衆賢之排去者或將起而後用則其罪必
歸於我而并及吾之子孫是以寧損故怨以為收之桑
榆之計蓋其慮患之意雖未必盡出於至公而其補過
之善天下實被其賜則與世之遂非長惡力戰天下之
公議以貽患於國家者相去遠矣至若范公之心則其
正大光明固無宿怨而倦倦之義實在國家故承其善
意既起而樂為之用其自訟之書所謂相公有汾陽之

卷三

金鑑錄

十九

心之德其無勝准之才之力者亦不可不謂之傾倒而
無餘矣此書今不見集中恐亦此最為范公之盛德而
他人之難者歐陽公亦識其意而特書之蓋呂公前日
之貶范公自為可罪而今日之起范公自為可書二者
各記其實而美惡初不相掩則又可見歐公之心亦非
淺之為丈夫矣今讀所賜之書而求其肯要則其言若
曰呂公度量渾涵心術精深所以期於成務而其用人
才德兼取不為諸賢專取德望之偏故范歐諸公不足
以知之又未知其諸子之賢而攻之有太過者後來范
公雖為之用然其集中歸重之語亦甚公平蓋特州郡
之常禮而實則終身未嘗解仇也其後歐公乃悔前言
之知其諸子之賢故因范碑托為解仇之語以見

意而忠宣獨知其父之心是以直於碑中刊去其語雖
以取怨於歐公而不憚也凡此曲折旨意微密必有不
苟然者顧於愚見有所未安不敢不詳布其說以求是
正伏惟恕其僭易而垂聽焉夫呂公之度量心術期以
濟天下之務則誠然矣然有度量則宜有以辨人才之邪正欲
成天下之務則必從善去惡進賢退奸然後可以有濟
今皆反之而使天下之勢日入於昏亂下而至於區區
西夏一方之病非再起范公幾有不能定者則其前日
之所為又惡在其有度量心術而能成務也哉其用人
也欲才德之兼取則亦信然矣然范歐諸賢非徒有德
而短於才者其於用人蓋亦兼收而並取雖以孫元規
滕子京之流特才自肆不入規矩皆亦將護容養以盡
其能而未嘗有所廢棄則固非專用德而遺才矣如呂
公所用如張李二宋姑論其才亦夾非能優於二公者
乃獨去此而取彼至於一時豪俊駢馳之士窮而在下
者不為無人亦未聞其有以羅致而器使之也且其初
解相印而薦王隨陳堯佐以自代則未知其所取者為
才也耶為德也耶是亦不足以自解矣若謂范歐不足
以知呂公之心又不料其子之賢而攻之太過則其所
攻事皆有顯跡不可掩安得為過且為從諫諍之官
為國論事乃視宰相子弟之賢否以為前却亦豈人臣
之誼哉若曰范公之仇初未嘗解則范公既以呂公而
再逐及其起任而事而超進職秩乃適在呂公三入之
時若范公果有怨於呂公而不釋乃閱默受此而無一

卷四

金鑑錄

二十

語以自明其前日之志是乃內懷憤毒不能以理自明
但以貪得美官之故免而受其籠絡為之駭使未知范
公之心其肯為此否也若曰歐公晚悔前言之失又知
其諸子賢故因范碑以自解則是畏其諸子之賢而欲
為自托之計於是寧責死友以結新交雖至以為無
有愧負幽明而不遑恤又不知歐公之心其恐為此否
也况其所書但記解仇之一事而未嘗并舉其他美則
其斥逐忠賢之罪亦未免於所謂欲蓋而彰者又何足
以贖前言之過而媚其後人也哉若論忠宣之賢則雖
未易輕議然觀其事業規模與文正之洪毅開豁終未
有十分肖似處蓋所謂可與立而未可與權者乃翁解
之事度其心未必不深耻之但不敢出之於口耳故

金鑑

王

潛於墓碑刊去此事有若避諱然者歐公以此深不平
之至屢見於書疏非但墨莊所記而已墨莊文正公五世孫况龍
川楊龜山先生志之於此又以親聞張安道之言為左
驗張實呂黨尤足取信無疑也若曰范公果無此事而
直為歐陽所誣則為忠宣者正當沫血飲泣貽書歐公
具道所以然者以白其父之心跡而俟歐公之命以為
進退若終不合則引義告絕而更以屬人或姑無刻石
而待後世之君子以定其論其亦可也乃不出此而直
於成文之中刊去數語不知此為何等舉措若非實諱
此事故隱忍寢默而不敢誦言則曷為其彼之明白而
直為此黷闇耶今不信范公出處文辭之實歐公丁寧
反覆之論而但取於忠宣進退無據之所為以為有無

之決則區區於此誠有不能識者若據實而論范公
呂公前日未免蔽賢之罪而其後日誠有補過之功
歐二公之心則其終始如青天白日無纖毫之可議若
范公所謂平生無怨惡於一人者尤足以見其心量之
廣大高明可為百世之師表至於忠宣則見雖狹然亦
不害其為守正則不費詞說而名正言順無復可疑
矣

公不可苟同諸公平居相稱若尚同也而議

毀則如朱嘗爭不害其為同上前爭事若好異也而下
不可也非異仲淹也恐素人主之操柄也富公欲罪昆
仲約范公曰不可非異富公也恐導人主以嗜殺也韓

金鑑

王

公欲擊西夏杜公曰不當擊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
修邊備富弼料九事且言契丹必不來君實景仁以足
弟自號者也而鍾律之議終其身不相下韓范素號相
得者也而城水洛之議互爭沫澠之是非是數公者其
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譏為朋黨可謂誣
矣

公論范公且朋黨之倡其萌於范呂交際之時

乎謂申公為小人耶爭宸妃誕育之功而喪於成禮當
宮庭避災之頃而願望清光乃拜手疏八事如正朝綱
塞邪徑禁賄賂下佞士直得大臣輔相之體而其大者
釋仲淹之宿怨容孫沔之直言是未可以小人之譽也
謂申公為君子耶敢有司不受臺諫夷簡倡之戒百官

趙鼎言事夷簡主之罷相之後密表之類奏內侍之
結是失大臣進退之義而其大者因私憾而預理華之
議因此事而忌富弼之能是未純於君子也仲淹之比
肩聯事豈能帖帖阿附而為詭隨之態乎方其始蘇召
還正恠公議待制之除俾伸素蘊而處鈞衡之地者思
有以昭之以待臣等其口以劇務撓其心然百官之圖
四論之獻凜然生言者之氣大臣不堪遂以朋黨目之
仲淹於是而有鄙陽之行是行也李紘王質載酒往餞而
欲附黨以為幸歐陽脩余靖尹洙抗疏力爭而願同貶
以為榮仲淹何嫌哉以至韓琦救蔡襄之詩程琳議黨
人之誘若谷下君子之類此皆管救仲淹也惜夷簡之
黨勝仲淹之黨不勝至使受知薦主方尔從坐同年進

金鑑論

廿三

士又相繼出諸賢皆以朋黨逐矣至仲淹陝西召還
公議日夜謀畫圖報主知然按察之令嚴磨勘之法
密未有恠僥倖之意小人不悅再以黨論之仲淹於是
復為陝西之行是行也身再去國讒者益甚買昌朝
王拱辰而逐益桑仲淹所薦也錢明逸論章得象而去
富弼富弼仲淹所厚也陳執中因孫甫而去杜衍杜衍
嘗為仲淹言也邸獄之起朋黨作仇一網之打私徒相
慶雖歐陽公以去國之身懷不自己抗疏力言至謂羣
邪相賀于內四夷相賀于外未嘗不忠于國者而大勢
卒不可挽矣方仲淹始為夷簡黨目之所斥諸賢尚有
在也及仲淹再為夏竦黨論之所貶諸賢皆為倒戈蓋
宋用心慘於夷簡此元瑜所以初是仲淹而復希執

中也然嘗反覆史傳切謂黨禍之作固小人之罪而
君子之風附君子之名不得盡其辭責故嘗妄為之說
曰黨論之始倡蔡襄賢不肖之詩激之也黨論之再作
石介一襲一契之詩激之也其後諸賢相繼斥逐又歐
陽公邪正之論激之也何者負天下之令名非惟人情
不造物亦不吾堪尔吾而以賢自處孰肯以不肖自
名吾而以夔契自許孰肯以大奸自辱吾而以公正自
褒孰肯以邪曲自毀哉如必過為別白私自尊尚則人
而不仁疾之已甚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安得不重為君
子之禍孫復謂禍始於此仲淹謂惟鬼壞事韓琦亦謂
天下事不可如此其亦有先見云耳唐自牛僧孺李宗
閔對策至李德裕朱崖之貶一報一復凡四十二年而

四十九

金鑑論

廿四

後息我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待遇臣下恩亦至矣夫豈
無藥石以砥砭之湯沐以櫛治之未幾雲開日出所廢
之人尋即召用所罷之官隨已復職如范文正以忤申
公而得貶其始也雖為之下朋比之詔及西事之興不
准宥其過而且大用杜富歐余以邸獄而去始者所
行之人雖盡廢黜而陳執中既罷之後諸賢復召而或
畀之鈞衡或列於論思氣類相感竟不至傷吾保泰之
和諸賢何憾哉

又論元昊所以臣服云蓋自天聖中曹實臣嘗語王

曰君異日當柄用願留意邊防因以元昊桀悍語之時
德明尚無恙也其言至寶元而驗寶元以來逆難犯順
忘食肉衣綺之恩肆猾夏亂華之虐懷敏福平以將自

詭有先教剛愎之態無充國老成之慮其勇而無謀不能辦事當時志者已預占之矧如夏竦設心措慮但欲進擊一聞持重堅守之師則柄鑿矣自為提帥端坐長安四路軍政遙聽即制其誤國債軍之罪自不能諱於張方平之一疏由是好水之役任福不能嬰其鋒芝川之役劉平不能遏其勢遣使至境范雍不能明其詐遣人納降士彬不能察其欺當其時也天子不得怡宰相不暇食百官不敢退安於私第中書置議事之廳羣策集經略之幙韓公不肯袖手於大事當決之時富公不肯結舌於虜使可斬之日小范老子胸中數萬甲兵略展布於代回國事之頃請出兵者有呂夷簡言官兵不如鄉兵者有田況身為軀量使而知四路屯兵之數者

金鑑

卷一

有王堯臣王守忠監軍之命不行夏竦通曉所羅蕃族之議復寢張奎鑄錢之請既上歐陽脩通漕運權商賈之策復施我常有以破元昊而元昊終不請降於我也以卿廷一路觀之狄青擊之於保安許懷德破之於永平入金明則見困於周美至延州則見摧於王信以涇原一路觀之虜寇三川王珪敗之沮其兵虜在自豹任福克之制其兵以河東一路觀之在麟州則張元易旗幟以誤敵其衆大潰在府州則張旨築城障以堅守其賊果遁至環慶一路所在自為守備相為牽制者又非諸路之所能及青澗既成則以种世衡懷環州屬羗自是人精於射虜不敢近大順未城則以范純佑促慶州版築自是城寨截然虜不敢入一韓一范之謠屹然為

天雨柱蛇豕膽喪犬羊屏息有以也夫於是議和之使至于境上者一至于范仲淹者再至于龐籍者亦再然猶未敢保其無他而輕許之也暨夫遣使納款者一遣矣事者四然後賜誓之使不得已而出疆嗚呼羽檄交馳之間勉於支撐拯救之圖玉帛相尋之後亦不廢屬憂虞之心擇武勇於陝西選武臣於諸路諄諄然綸綍之明揚以和好為權宜以戰守為實務慨然捐紳之論奏募入粟以助邊出內帑以助邊撙節三司用度之數蓋其持危益深而防閑益密救敗扶傷而經畫多未嘗窮追遠討以強兵而來懲去備無大勝亦無大負未嘗急征暴斂以豐財而量入為出不至有餘亦不至不足每觀夏竦范雍經略西事之日與韓琦范仲淹經略西事之日勝負利鈍大略可攷信守備亦惟其人而已不然以跋扈之元昊初而帝中而男終而臣者又豈無所自耶

金鑑

卷一

卷一

劉漫塘先生論本朝人物曰南渡前范文正公合居第一語錄

黃頌論疏

諸賢詩頌

廣德司理詩

孫華老

維持狴犴下枉直情必通太守異趣舍挺然不曲從有
事爭論之粉屏記其終言小俸祿薄家居率窮空賣馬
以自給徒步氣彌充

游百花洲盤礴文正祠下以生存華屋處零落

歸山丘為韵賦十詩

黃魯直

其一

憶昔昭陵日傾心用老成功歸仁祖廟政得一書生

其二

半生但著鞭勿哭西州民故有不亡者南山相與存

其三

其一 全詩頌

慶州自不惡籍甚載聲華忠義可無憾公今有世家

其四

公歸未百年鶴巢荒古屋我吟殄瘁詩悲風韻高木

其五

傷心祠下亭在時公燕處臨水不相猜江鷗會人語

其六

公有一杯酒與人同醉醒遺民能記憶欲語涕飄零

其七

委徑問誰俗高丘省仙作昔游非苟然今花幾開落

其八

在昔實方枘成功見圓機九原尚友心白首要同歸

其九

其十

人去洲渚在春回花草班清談值淵對發興如江山

次韻其一

夏均仲父

神文秉周禮廟樂奏九成當時夔一足不待魯諸生

其二

嘖嘖雀噪屋惜惜蛛網門我來九頓首生氣凜如存

其三

堂堂古遺直心嚴貌無華人見不嫵媚何以娛大家

其四

樸敫復樸敫何以棟我屋風雨莫輕搖南山無老木

其五

其一 全詩頌

有酒當自醕有室莫共處古今一丘貉何能坐飛語

其六

夢回四賢篇長風吹人醒曉哉不我見淚與秋露零

其七

百代無幾人九原何可作不必溫御史解令君膽落

其八

寶元乃多故公時搃戎機胸中百萬兵要取橫山歸

其九

公歸今幾時遺懿何班班公議要難沒言波可懷山

其十

我心不可規滔滔誰與游向來秉大雅心復成一丘

懷范樓

中泰大夫致仕楊用道

初載希文此屈隆天衢一旦遂高搏古人直許到襲襲
當世猶能並富韓事與陶朱均日煥名彰長白倚天寒
何但東坡為流涕遺編我讀亦沈淵

故寧海軍刺史楊中奉才學與蘇黃不相上下近
於李舜臣家得公墨跡慮其湮沒命工勒石以傳
永久泰和乙丑春休日宣武將軍行主簿都騎尉
王國器立石

長山書事

孫弘多許浣齊人玉石由來各自分汲黯有靈吾可問
此山曾見范希文

至元七年秋七月二十有四日汶水節齋陳祐按
部過此故題進義副尉長山縣主簿崔仲元立石

詩頌

謁文正公祠堂詩

長白何岩巖下有讀書室人云小范老於此度辰名蕭
蕭翳荆榛落落臨泉石拳拳往拜瞻赫赫如相及維宋
慶曆間多士麟鳳集孰為天下憂一疏丹心白中朝元
有人西夏諒難圖力言師出凶深慮手滑失炳幾先見
明韓富有慚德奈何時相阻欲碎和氏璧向非仁廟知
千載血應碧至今忠義氣高隘萬仞壁所以行業隆要
自清苦積功臣何代無名為富貴役視公乎昔懷膏壤
邈相隔但能一善兼亦足百歲塞遺容揭日星未覺闕
塞黑長歌景行詩風林撼秋色

右延祐四年三月廿又七日翰林學士資善大夫
知制誥同脩國史張養浩偕

龐提領拜謁祠下

文正范公祠

吳潛

仁誼功忠一片心兵間招弄更精神當時老上龍庭種
豈信江南有此人

長山溪畔夢我青想見當年念母情願我遠游營底事
擡頭重感老先生
長山青陽縣東二十里文正范仲淹
幼鞠于朱氏讀書其地紹定二年縣
令丁才立祠祀
請大夫丁韓記

池州青陽文正祠

理齋楊少愚纂註

范壩饒州書記歸逕池之青陽謂長山朱文翰留
謝題之越三月公生端拱己丑歲也說名登第於
祥符乙卯歸姓於天聖丁卯文翰任淄州長史亦
嘗往長白山初仕廣德軍云便迎母家書界池州

詩頌

朱延之范太師戶置田青陽活朱氏孤遺獨墓碑
為忠宣公諱耳

七子母聖善凱風吹棘薪前贖書世子文姜絕不親詩
亡春秋作寧以諱失真人之大倫五克諧信義仁吾身
所由出同出先吾身循此而孝弟道與堯舜均異姓事
居三友妻上君臣事母豈殊父母或從乎人從人良有
由夫命志莫伸所以謝夫人寄生天麒麟恩復歸宗
善平處天倫春秋明時中大經所經綸敢借魯衛書重
為范氏陳

澧州路安鄉縣太平興國觀文正公讀書

堂東原申屠駒致祭祝詞

維元統三年歲次乙亥六月辛丑朔越十有六日丙寅

後學東原申屠嗣巡歷至澧州路安鄉縣請太平

先師文正范公之讀書堂謹以三牲酒饌雜果盤蔬敬祭而昭告曰惟公有出將入相之才則見諸事業有致君澤民之志則見乎文章捍海濤而築巨堰恤宗族而為義莊嗣也昔嘗拜公之像於興化今復拜公之像于安鄉蓋非族公之自寒微而至通顯乃特慕公之秉方止而備賢良也尚饗

與祭官

敦武校尉澧州路安鄉縣達魯花赤兼勸農事馬合謀承事郎澧州路安鄉縣尹兼勸農事呂袁友進義校尉澧州路安鄉縣主簿夏思德縣尉楊宋

全詩

五

篇

照略案牘鄧天祐將仕郎吉安路儒學教授致仕羅勉道安鄉縣學教諭張巖儒生李恒周泰劉浚劉南昌青陽賓常德等處權茶提舉司司吏魯思明

祝辭

維

大元至正七年歲次丁亥八月辛未朔越二十有一日辛卯奉議大夫奉元路耀州知州兼管本州諸軍與魯勸農事東平申屠嗣謹以潔牲清酌真楮淨香致祭于文正范公而昭以告曰

公昔嘗寵知於耀嗣今亦忝知于耀嗣也龜勉焉惟前賢之是希庶幾乎追後人之所誦謹告

與祭官

雲南省臨安路建水州儒學正校栩塞仲義陝西省奉元路耀州同官縣儒學教諭韓城程好問

讀祝儒生汴梁李鼎

詩頌

全詩

六

諸賢論頌

忠宣公謚議節文

鄧忠臣

議曰每思捐身而進策嘗願休兵而息民祇知扶危而濟傾寧恤蹶前而憂後方讒言亂國而明蔡確之無實洎姦黨投石而謂大防之可原義形正色憤激至誠非特救當世正人端士之網羅直欲戒後世亂臣賊子之迷惑循公忘已爲國惜賢又曰父母之國有時而去股肱之義於是或虧放之江湖忽如草莽紉蘭澤畔更甚屈原之悲占鰥坐隅已分賈生之死又曰側席南望而挾浮雲之蔽趣節東歸而詠零雨之濛又曰法座想見其風采詔書相望於道塗云云

論忠宣公有量

程氏遺書

置

一論頌

一

明

子言范公堯夫之寬大也昔余遇成都公時攝帥有言公於朝者朝廷遣中使降香峨眉山察之也公一日訪于欽語余曰聞中使在此公何暇也公曰不爾則拘求已而中使暴怒以鞭傷傳言者耳屬官喜謂公曰此一事足以塞其謗請聞於朝公既不折言者之爲非又不奏中使之禍也其有量如此

論忠宣公分資蔭與進士事

龜山語錄

科舉取人不得間有得者自是豪傑之士因科舉以進耳且資蔭得官與進士得官孰爲優劣以進士爲勝以資蔭爲勝者此自後世流俗之論至使人耻受其父祖之澤而甘心工無益之習以與孤寒之士角勝於場屋

一第以爲宋是何見識夫應舉亦自寒士無祿不

得已藉此進身耳如得已何用應舉范堯夫最有見識然亦以資蔭與進士分優劣建言於有無出身人銜位上帶左右字不可謂無所蔽也其言曰欲使公卿家子弟讀書耳此意甚善但以應舉得官者爲讀書而加獎勸焉則彼讀書者應舉得官而止耳豈真學道之人至如韓持國自是經國之才用爲執政亦了得不可以其無出身便廢其執政之才曰堯夫所別異者莫非此等人否曰執政不是合下便做亦自小官以次遷之如後來吳坦求等在紹聖中被駁了學士以無出身故也彼自布衣中朝廷以其學行賜之爵命至其宜爲博士乃復以爲無出身奪之此何理也資蔭進士中俱有人惟其人用之如一右字亦自沮人爲善

置

一論頌

二

論忠宣公以德報怨

邵氏聞見錄

元符末呂惠卿罷延安帥陸師閔代之有訴惠卿多以人冒功賞者師閔以其事付有司未竟罷去曾布爲樞密使素與惠卿有隙特自太原移德孺延安蓋德孺於惠卿亦有隙也德孺至取其事自治有自皇城使追奪至小使臣者德孺由是大失邊將之心議者謂有詞於前政事已在有司德孺乃取以自治失矣德孺聰明過人而曾布所使惜哉未幾德孺亦以論伐法罷如忠宣丞相則不然公帥慶陽時爲樞密種詒無故訟於朝上遣御史按治詒停任公亦罷帥至公爲樞密副使詒尚停任復薦爲永興軍路鈴轄又薦知隰州公每自咎曰先人與种氏上世有契義純仁不肖爲其子孫所訟

寧論事之曲直哉嗚呼可謂以德報怨者以德報之
於是乎有愧於忠宣矣

論李清臣

邵氏聞見錄

紹聖初哲宗親取用李清臣為中書侍郎范丞相純仁
與清臣論事不合范公求去帝不許范公堅辭帝不得
已除觀文殿大學士判穎昌府召章惇為相未至清臣
獨當書益觀倖相位復行免役青苗法除諸常平使
者惇至不能容以事中之清臣出知北京建中靖國初
上皇即位用韓忠彥為相清臣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忠彥與清臣有連故忠彥惟清臣之言是聽清臣復用
事范右丞純禮忠彥所薦也清臣罷之劉安世呂希純
皆忠彥所重清臣不使入朝外除安世帥之武希純帥
高陽張舜民忠彥薦為諫議大夫清臣出之帥真定其
所出與外除及不使入朝者皆賢士清臣素所憚不可
得而用者忠彥儒甚不能為之主曾布為右相用范致
虛諫疏云河北三帥連衡恐非社稷之福劉安世呂希
純同日報罷清臣亦為布所陷出知北京伯溫常論紹
聖建中靖國之初朝廷邪正治亂未定之際皆為一李
清臣以私意幸相位壞之邪說既勝衆小人並進而
臣自亦不能立於朝矣使清臣在紹聖初同范丞相在
建中靖國之初同范右丞劉安世呂熙純張舜民以公
議正論共濟國事則朝廷無後日之禍而清臣亦得相
位享美名矣此忠臣義士惜一時治亂之機為之流涕
者也

又論徽宗不及相忠宣云

王侁

臣侁曰元符末命欽聖定策以立徽宗起范純仁于謫
中欲任以相事而純仁以病不能造朝烏乎純仁不得
相徽宗于初政此治亂之所以分也夫忠臣進則朝廷
尊羣陰用則禍亂作徽宗既已誤矣於是改過不吝以
彰信民遜位于子以克謹天戒雖二駕遂狩而大業
復興有以也夫

本傳贊

臣侁曰純仁忠厚仁恕宰平天下不澄不撓人莫能窺
其際而其愛君憂國之心凜然有仲淹之風噫使熙寧
用其言則元祐無改更之患元祐行其說則紹聖無黨
錮之禍孟子謂仲尼不為己甚者臣於純仁見之矣

四百九

論

四

林

跋文正公道服贊

文與可

希道比部借示文正詞筆觀之若侍其之左右令人
既喜而且凜然也熙寧壬子孟夏丙寅陵陽守居平雲
閣題石室文同與可

論忠宣公不當與安燾同除

王巖叟

王巖叟言伏觀畫黃除同知樞密院安燾知樞密院試
吏部尚書范純仁同知樞密院者臣謹按畫資材關葺
器械銀庫立朝以來無一長為人所稱燾之不材舊位
且非所據况可冠洪樞顯兵柄所有書命謹繳連封進
其范純仁除命伏乞分為別敕行下又言臣聞古人有
言曰貴當賢則臣下親罰當罪則姦邪止陛下下日逐
章惇於汝州可謂罰當罪矣一日擢范純仁為執政可

請賞當賢矣燕之進則未有所當此臣所以當力爲門
下言也又言陛下用范純仁雖驟何故無一人有言蓋
當賢也一進安燕則諫官御史交章論奏蓋非公望所
與也

送范德孺知慶州

黃魯直

乃翁知國如知兵塞垣草木識威名敵人開戶玩廢女
拖耳不及驚雷霆平生端有活國計百不一試難九京
阿兄兩持慶州節十年駢驛地上行渾渾大度如卧虎
頭耕桑長兒女折衷千里雖有餘論道經邦正要渠
妙年出補父兄處公自才力應時須春風旂旗擁萬夫
幕下諸將思草枯智名勇功不入眼可用折筭管堯胡
德孺五丈和之字詩韻難以愈工輒復和成

一編頃

五

可發一咲

黃魯直

且然聊爾耳得也自知之獨咲真成夢狂歌或似詩照
灘禽郭索燒野得伊早晚來同醉僧窓卧虎皮

次韻德孺新居病起

黃魯直

渾渾經畧府寂寂閉門居京洛聖賢澤江湖魚鼈猶官
如一夢覺話勝十年書積喜過從近扶筇不駕車

次韻德孺惠觀秋字之句

黃魯直

少日才華接貴游老來忠義氣橫秋未應白髮如霜草
不見丹砂似箭頭顧我今成喪家狗期君早作濟川舟
漢家宗廟英靈在定是寒儒浪自愁

祭文

富鄭公

維年月日具銜富某謹遣左教練使陳節詣徐州以清
酌庶羞之奠恭祭于故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范公六
丈之靈嗚呼公平天之生公實將濟此下民乎功乎未
宣何遽奪之而不踐其初乎天乎忍爲是而不自信之
其乎不然何賦公道大德具而罔克終其施乎某愚不
文而不能盡揚公之懿聊書其概以寓其悲公幼孤無
依零丁自生徒步遊學至于成名奔走銓選益困于行
僅改一秩卿寺之丞有宗公晏薦公文章典校圖籍館
閣之光獻后誕節姦謀請皇下率百辟北面奉觴公聞
駭走出疏干囊雖示民孝君入臣行願得元宰外行故
常帝首宗之內宴是將衆爲公標公膽益張于時非公
大節幾忘並悟獻姦通于外獻既往矣諫垣召拜風
夜寒寒益用不忘帝怒振掖講從廢歷公率諸僚御史
協力伏閣而諫氣直寰域坐是謫去中外失色累易郡
璽召尹上京尹職非志志安朝廷連柱柄臣又竄南征
忠亮信特天下皆傾有夏不軌西鄙用兵遽召起公來
撫方城大將失律閔陝震驚延是孤危賊謂已物命者
必辭公獨請之人惜公去公馬星馳居未席暖賊遁而
歸賊措無所羽書見詒公比尊君不欲中報手爲答書
禍福以告既驛以聞上覽而喜者明贊云可附于史昧
者詆媒嫉其出已胡然守邊宜賜以死常憂通臣勉徇
所欲徙公內藩物論麻起俄建帥旗擁護諸將帝心思

賢天下是訪提貳樞復參政鈞二府交入萬微日新不設機械不作崖岸坦坦一心惟道之踐踐聞得行孤立誰辨因其出撫遂留幽方穰下得請旋易于杭又易青社曾未盈歲恙起不測又求潁水及徐不行記友以死嗚呼公止於是而已乎昔某初冠識公海陵顧我譽我謂必有成我稔公德亦已服膺自是相知莫我公比一氣殊息同心異體始未聞道公實告之未知學文公實教之肇復制舉我憚大科公實激之既舉而任政則未諭公實飭之公在內史我陪客帳得同四輔之儀公撫陝西我撫河北又分三面之寄公既罷去我亦隨逝從古罪人以于魑魅公我明時咸得善地自此蠱孽戾皆如沸必實其死以快其志公云聖賢鮮不如是出焉

祭文

以道俯仰無愧彼姦伊何其若天意我聞公說釋然以寧既而歟歟果不復行於是相勗以忠相勸以義報主之心死而後已嗚呼哀哉公今死矣忠義已矣萬不仰一齋恨多矣世無指人吾道窮矣我雖苟活與死均矣嗚呼哀哉師友僚類殆三十年一日棄我悲何可存我守蔡印公薨彭門我去無所公來已魂我慟幾絕公聞不聞走使持奠作文叙冤嗚呼哀哉尚饗

歐陽文忠公

月日廬陵歐陽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范文正公之靈曰嗚呼公平學古居今持方入國丘軻之艱其道則然公曰彼惡公好奸公曰彼善公為樹朋公所勇為公則躁進公有

公為近名讒人之言其何可聽先事而斥羣議衆排有事而思雖仇謂材毀不吾傷譽不吾喜進退有儀夷行險止嗚呼公平舉世之善誰非公徒讒人實多公志不舒善不為惡豈其然乎成難毀易理又然歟嗚呼公平欲壞其棟先摧榑榱傾巢破敵披折傍枝害一損百人誰不罹誰為黨論是不仁哉嗚呼公平易名誑行君子之榮生也何毀沒也何稱好死惡生殆非人情豈其生有所嫉而死無所爭自公云云謗不待辨愈久愈明由今可見始屈終伸公其無恨焉懷平生寓此薄莫

舒王

嗚呼我公一世之師由初迄終名節無疵明肅之盛身危志殖理華失位又隨以斥治功亟聞尹帝之都閉袞

祭文

興良稚子歌呼赫赫之家萬首俯趨獨繩其私以走安湖士爭留公蹈禍不懷有危其辭謁與俱出風俗之衰駭正怡邪蹇蹇我初人以疑嗟力行不回慕者興起儒先酋酋以節相修公之在貶愈勇為忠稽前引古誼不營躬外更三州施有餘澤如灤河江以灌尋尺宿賊自解不以刑加猾盜涵仁終老無邪講藝歌慕來千里溝川障澤田桑有喜戎孽猖狂敢隨我疆鑄印刻符公屏一方取將於伍後常名顯收士至佐維邦之彥嚴之所加庸不敢瀕以其餘威走敵完鄰昔也如至瘡痍滿道藥之養之內外完好既其無為飲酒笑歌百城晏眠吏士委蛇上嘉曰材以副樞密稽首辭讓至于六七遂參宰相釐我典常扶賢贊傑亂冗除荒官吏於朝士變

於鄉百治日後倫重勉疆彼廟不遂歸傾帝幸屏于
外身也道塞謂宜苟老尚有以爲神乎孰公使至於
蓋公之才猶不盡世肆其經綸公執與計自公之責
庫逾寧夷俱色辭傲許以容化于美婦不靡珠玉翼
公字執壽惡果因死憐窮惟是之奢孤女以嫁男成厥
家夢寐未深就銀平厚其得甚詳以法永久碩人今亡
邦國幾憂矧鄰不肖屏公知尤求凶萬里不往而留涕
哭馳辭以贊謬差

韓忠獻公

維某年某月某朔某日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
祭于資政范公之靈嗚呼哀哉上天生公固爲吾宋以
堯舜佐吾君若既忘身而忠國以成康期吾俗若又竭

金文

甲

信

忘而仁衆升贊樞宰孰云不用殿撫藩服云不重何
太平之策噤而不得施若委經綸於一夢此一人所震
嗟而天下之所深痛豈止乎平生之交得計音而長慟
嗚呼哀哉僕始立朝接公尚疎道同氣合千里相符忝
帥於西乃與公俱協心畢力擢窮兇渠義切王室情均
友于雖千載而萬險仗忠信而如無僕之望公公驥僕
驚十駕未遠敢擬齊驅入胡不辨遂連公呼自顧無有
愧常汗珠繫公是託終履夷途叛卷來附一節同趨典
公並命參翊萬權凡有大事爲國遠圖爭而後已歎言
如初指之爲黨果如是乎道卒與于時疾謂公迂而僕
愚相緣補外訪毀崎嶇感公之知謂死不入嗚呼哀哉
定之去青不遐驛置自公之東宿問時至愛顧益深交

明莫二蠅頭細書以時爲寄珠貝累幅氣嚴法備自云
矍鑠以將厚意謂公康寧曰保純粹忽以疾聞求醫往
視矍然遣使候公監寐會公得賴肩輿赴治尚煩公答
親筆數字意公少痊粗以爲慰方具書藥詣公所慰得
元規報云公永逝讀之駭然手足具廢氣填滿膺食不
知味惟公事君之大端固始終而一致有生即有死若
雖聖智具安避所惜者國家待賢而後又天胡不仁而
不憖遺嗚呼哀哉公之所存履躋蹈尚高文奇謀大忠
偉節充塞宇宙照曜日月前不愧于古人後可師于來
哲固有良史直書海內公說且億萬世不可磨滅此爲
天而爲壽若信識者之能別豈於一奠之間可盡公之
德烈惟是冥然而思默然而悲此生未殞曾無已時公

金文

五

乎公乎知乎不知

祭文終



褒賢集五卷

浙江巡撫
孫進本

不題撰人名氏取宋元人著作有關范仲淹者及
朝廷所降文牒等類合爲一書一卷爲傳碑銘祭
文二卷爲儀典禮三四卷爲碑記五卷爲諸賢
贊頌論疏中間載至元順帝至正間則明初人所
編也

欽定滁陽王廟碑歲祀冊一

卷敕賜滁陽王廟碑一卷

敕賜滁陽王廟碑〔明〕張來儀撰

陝西省圖書館藏明鈔國朝典故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滁陽王廟

歲祀冊一卷》提要

欽定滁陽王廟碑歲祀冊

國朝典故十

皇帝制諭滁陽王廟王廟等自古豪傑之士有大功於天地人神者生雖不獲其福死必血食廟祀焉所謂死而不

亡名傳永世者也惟滁陽王定遠之民當元運將終群

雄並起王亦乘時倡義旌克濠城拒守二載時朕從事

恩禮甚厚歲癸巳王行兵肝貽甲午移駐環滁乙未

南巡和陽嬰疾而薨先是命朕率六鎮禦和陽及王

薨王子不能馭諸豪英兵且乏食朕率衆渡江秣馬

厲兵東征西討凡十有三年帝業乃成朕追念舊恩特

封滁陽王立廟於州歲時奉祀洪武十五年秋召守滁陽

于百戶等免徵田租者二十員名未供時祀其宥比首

率而祀之故茲制諭

一祭祀日期用四孟日

正月初三日

四月初三日

七月初三日

十月初三日

前件四孟之祭係是古禮其餘俗節不行

一祭祀禮物每祭合用

山羊一羖三十斤

猪一口三十斤

香一炷

燭一對二兩重

菓子隨時不拘多少

酒四瓶

饅頭粉湯照神位

紙一付張

一奉祀人員二十戶照依田數多者多出少者少出買辦祭物

官十七戶

王傑

田地二頃九十七畝五分正米一十七石五斗六升五合

何衆

田地二頃五十三畝四分正米一十七石五斗七升七合

蕭忠

田地三頃四十四畝六分正米一十八石一斗二升三合

陳良

田地二頃六十八畝六厘正米一十七石二斗八升五合

郭才

田地三頃四十九畝八分五厘正米一十七石七斗二升

費誠

田地二頃六十三畝一分四厘四毫正米一十二石七斗一升五合

駱聚

田地二頃一十二畝二分正米一十九石三斗九升九合

許貴

田地二頃二十九畝五分正米一十七石一斗一升五合

楊和

田地二頃九十二畝九分七厘正米一十八石七斗五升四合五抄

宋用

田地二頃一十八畝九分三厘四毫正米一十三石九斗七升五合

紀通

田地二頃九十五畝正米一十二石二斗三升七合五抄

曹勝

田地二頃七十五畝正米一十九石六斗八升二合五抄

朱英

田地二頃三十三畝八分六厘一毫正米一十七石六斗二升八合

陳興

田地二頃七十四畝正米一十七石二斗六升

俞勝

田地二頃五十三畝四分八厘正米一十五石八斗六升八合

林阜

田地八十四畝三分三厘二毫正米一十四石九斗九合二抄

呂勝祖

田地五頃二十七畝正米一十三石六斗九升五合

有廟人三戶

宿郊子

田地一頃三十畝正米一十八石七斗六升

范興伍

田地九十三畝五分正米一十六石四斗二升七合五抄

劉興旺

田地二頃畝正米一十七石六斗五合

護身

洪武十五年七月

勅賜滁陽王廟碑

洪武十六年十一月七日

皇上親蒙滁陽王事實召太常司丞臣張來儀諭之曰王

之恩德注在朕心今將有廟祀而碑刻未具甚闕典也汝

其據此為文于石臣來儀謹再拜奉

詔謹按王諱子興姓郭氏其先曹州人王父少好術數常從

異人遊得其書年長未娶南遊定遠邑人神其術將有

為叩之必驗邑中富翁家有處女以醫未許嫁王父過其

門翁以女命求卜數成曰此貴人也翁曰替目未配王父

曰翁能不鄙我乎則妻之翁曰諾既而娶不數年夫婦

家日贍生子三女一王中子也始生父卜之喜謂人曰是

兒得佳兆異日非常人必大吾家既長兄弟列籍三

人皆善值元末民間有造言者王孫中其說信之甚焉思不事業而妄散家財陰結賓客至正壬辰汝穎兵起王識天下當變乃召所結賓客子弟拔濠梁據之特

皇上潛居民間為詭言所逼與禍將及遂挺身入濠梁抵其城為門者所執將欲加害人以告王王親馳活之撫之麾下間召與語異之取為親兵者數月王謂曰汝輩居當為汝婦王善歸與夫人飲食語及斯事夫人忽悅惜謂王曰方今兵亂正當收召豪傑是子舉止異常若不撫於家使為他人之親是失智矣王悟遂以女妻之

孝慈皇后是也王為人勇悍善戰時軍帥四人名位皆在王上王素剛直不屈人下每遇四人輒目語難而王剖決通敏數以非語侵之衆故倉卒朱棣客軍首帥趙彭以兵來駐濠二姓皆僭稱王王等遂為所制一日衆挾趙勢拘王於獄將害之

皇上自軍馳歸或曰勿往曰再生父母有難可不赴乎遂入王家明日彭帥聞遣人釋王以歸明年夏還故里收元卒七百獻王王就令將之又明年夏染病未差王聞元義兵欲歸將說之左右無可使得過濠門示意趙起因請扶疾往卒說降之得其精卒三千既而彭趙來屯泗州因挾王以往特

皇上乃駐滁陽知衆不可共事獨堅守以待後遣人賂彭趙左右賂行王得縱歸滁陽時王兵共四萬其麾下僅萬人皇上所部三萬有奇明年乙未王命守和陽既而信流言親至和陽視師值王驍人亦駐其中聞王至移軍吳處

皇上禮送行者俄為所報王聞驚惶得疾尋卒歸吳滁州夫人張氏生三子長戰歿次為降人所陷幼與群小陰謀伏罪次夫人張氏生女一為妃生蜀王豫王如意王女二洪武年天下既一剖符行封追思更生之恩寔帝業所始乃封滁陽王建廟墓滁陽命有司歲時率滁人祭之臣朱儀伏聞自古帝王之興雖命受於天未始不因乎人蓋必有

所佑助維持而後成及其既成也其所佑助維持之者亦以與享其榮傳之無窮而施之罔極惟我皇上奮布衣提一劍而起外無尺土一民之助而王能脫危難藏潛微納于二室授以兵柄慨然不少吝惜遂肇大業可謂有知人之鑒矣及今大統既定四海一家推本尋源寔由於王爰建頌碑永血食蓋非王無以闢萬世之業非

皇上無以永王之名臣謹卽是為銘銘曰
皇受天命發跡濠梁乃其始興附於滁陽滁陽先知識聖於微聖有大難王脫其羈取彼神龍翼之風雲浴日成池洗其垢氛龍騰日升伊誰之功有相自天是啓王業

皇喬無孫王命予之

皇家未殂王命女之謀行諫從肝膽弗疑妾之言之終以吳我

離束鉞專征付以閭外顛強感驕有衆日大愛生不意卒

疾于驚弓何啓其緒弗享其成

皇明日昌既臣萬方割符賜爵乃侯乃王爰念舊恩極天罔報

一飯必酬矧有大造乃封大郡乃建廟庭乃復滁人護其

園塋祠官孔嚴報祀春秋蠶酒銅羹黍稷羊牛王其來

敬母曰無後王女

皇妃三王挺秀王支百世王有廟祀禁勢者確孰王之似小

臣受詔作此銘詩勒著貞珉以求無期

洪武十七年三月吉日承直郎太常司丞臣張羽儀

奉

初撰中書舍人胡廷鉉奉

初書并篆額

滁陽王廟歲祀冊一卷

左都御史張若淮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明初追封郭子興爲滁陽王立廟

滁州令有司歲時奉祀此本前列洪武十五年敕

諭一通具載祀典規條及守廟人戶次爲太常寺

丞張羽所撰滁陽王廟碑文蓋卽從廟中碑刻抄

出別行者也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十卷

〔明〕崔子璉輯 崔曉增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十三年唐胄等

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崔清獻全

錄十卷》提要

崔清獻公全錄叙

菊坡公吾鄉先民史稱晚出番禺屹
然有大臣風竟與唐張文獻公異代
齊名予少知慕之而喜見其行之狀
於門人李文溪者後讀本傳而知其
狀之未備及觀宋立齋先生校增公
言行錄又知雖傳亦不能備公也公
平生以博大端純之學而勵之以嚴
霜烈日之操故清明在躬日底深造
而不可量以朝著則蹇諤以郡縣則
字牧以刑憲則風采識者已以經濟
望之及選撫淮也力阻和議大備內

修遂截然長城淮左金人不敢深入
以蜀變而推帥也至則叛者帖然首
睦將帥凡拊循儲積捍蔽之數張既
弘且要全蜀之命脉精神遂倍二虜
不敢窺西和蜀人比祠於忠定清獻
爲三賢及歸而鄉郡驚變於摧鋒登
陴一諭羅拜遂遁噫公何脩而得此
哉文憲山一代偉人獨稱公德之盛
跨映一代則知士之無本徒欲乘幾
會智術以取耀於一時者難矣而世
之多公者每以不屑相位一事爲重
至稱爲千載一人又推其隱意比之

叔盼然公自撫蜀乞祠終於禮書不
赴者已在茂陵之世理宗之立蓋儻
成於后相一時之奸謀與魯宣親見
喋兄血而就之者不同端平之傾心
延佇雖在彌遠既死之後然帝之多
慾如貞魏極一時之賢皆不能久於
其位宋至是爲何時且一艾不畜而
七年之病尚可活耶觀公素以末路
結果語其弟臨終又戒子姪以勿仕
則其沉幾以自信者不待他推其意
而已巍然如泰山之重矣若徒區區
以不屑跬步相位爲公榮者其末也

我是錄哀狀傳言行而蓋以新得者
為較全余久得之於蒲圻胡大叅廷
獻凡入滇入京復廣不離筭今至贛
始出與教官吳誠楊昱輩校之而付
邵憲副煉梓以廣傳蓋以公非但可
師於吾之一鄉而已也

嘉靖十三年龍集甲午孟春吉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瓊山唐胄書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目錄

卷之一

言行錄

言行錄序

黎貞序

劉復序

余鼎序

宋端儀序

言行錄上

卷之二

言行錄中

卷之三

言行錄下

行狀門人李昂英撰

宋史列傳

續通鑑綱目

卷之四

奏劄二

第三次辭免秘書少監

辭免兼國史檢討官

辭免秘書少監乞赴宣幕

秘書少監乞補外

辭免除秘書監

再辭免除秘書監

辭免除兼太子侍講

辭免除工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

同修撰

辭免除煥章閣待制知成都府本路安撫使

辭免除四川制置使

四川制置乞祠

辭免召赴行在

卷之五

奏劄二

辭免禮部尚書

再辭免禮部尚書

第三次辭免除禮部尚書

第四次辭免除禮部尚書

辭免除顯謨閣直學士知潭州湖南安撫使

辭免知潭州湖南安撫使

再辭免知潭州湖南安撫使

辭免除寶謨閣學士

辭免除煥章閣學士

辭免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

卷之六

奏劄三

再辭免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

辭免徽猷閣學士

乞守本官致仕

辭免召赴行在

奏暫領經畧安撫使知廣州印乞除官代

奏乞謀帥為代

申山前事宜併牒彭提刑節制諸軍隨宜

調遣就行督捕事

奏盜賊寧息乞賜除代

申彭提刑管提舶之功

申石運判李運判黃提舉之功

辭免除參知政事

卷之七

奏劄四

再辭免參知政事

第三次辭免參知政事

第四次辭免叅知政事

第五次辭免叅知政事

第六次辭免叅知政事

第七次辭免叅知政事

辭免除資政殿學士宮觀

辭免特授正議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第

一詔奏狀

第二詔趣行辭免奏狀

卷之八

遺文

四川制帥手帖

付吳統制

又蒙鈞染

御寶賞封樞密院劄

舉通判宋謂知循州劄

與循州宋守書

又

仙遊鄭氏家塾記跋

重建東嶽行宮記

歐陽氏山墳記

寄增邑宰

遺詩

送時漕大卿淮西檢法

壽李叅政壁

壽邕州趙守

張進武善風鑑謂予多骨日聳早晚入塋

求詩贈之

題吉水龜潭李氏仁壽堂

送聶侍郎于述

揚州官滿辭后土題王玄亭

嘉定甲戌正月以金部郎分間東淮正當

金虜奔巢南奔之時人不顧往以君命

不敢辭首尾五年而不得代戊寅臘月

以少遂召而病且衰矣自知不堪世用

決意南歸舟次豫章三疏丐閑而不得

請幡然東下艤棹南康重湖閣夜夢人

告之曰死於廬山之下覺而識其事并

以小詩謝山神

送索校書赴湖州別駕

柴秘書分符章貢同舍錢別用蔡君謨世

間萬事皆塵土留取功名久遠看之句
分韻賦詩得世字

陳秘書分符星渚同舍錢別用杜甫老手
便劇郡之句分韻賦詩得老字

危大著出守潮陽同舍錢別用杜工部北
風隨爽氣南斗近文星分韻賦詩得北
字

張秘書分符星渚同舍錢別用山谷晚風
池蓮香度曉日宮槐影西分韻賦詩得
晚字

李太著赴豫章別駕同舍錢別用杜工部
天上秋期近人間月影清之句分韻賦
詩得天字

嘉定庚辰正月二日楊尚書率同年團拜
于西湖因為遊湖之集適湖水四合乘
興鑿冰泛舟如所約也杜侍郎賦詩和
之

答李侍郎嘉定庚辰冬之官成都至城外
驛侍郎亦赴鎮常得相遇于道惠詩答
之

寄黃州趙別駕庚辰入蜀舟次黃岡適趙
倅奇夫公檄行邊不遇以詩寄之

送魏秘書赴召

送夔門丁帥赴召

送成嘉父

送范漕赴召

壽轉運使趙公汝燧

送洪陽岩赴班

君疇班引後宰古田滿成趨京時文溪以
宗正少卿召入極力引薦君疇自六院

入臺文溪力也後以言事去國嘉定甲
申以禮部尚書得請便道還家作此詩

卷之九

宸翰

制詔宣賜夏藥

轉朝散大夫進封開國子加食邑

宣賜夏藥

宣賜臘藥

轉朝請大夫

宣賜臘藥

四川制置乞祠不允詔

辭免召赴行在不允詔

辭免禮部尚書不允詔

除禮部尚書

轉朝議大夫

理宗御劄一

其二

其三

其四

其五

其六

其七

贈挽上

文類

宋文

與崔菊坡尚書書又公

家大酉書公文集端

克齋游公侶跋公齋房大書

洪平齋書贊及跋

跋崔丞相二帖文天祥

酌文劉克莊

跋文集後李肖龍

元文

常祭祝版

廟樂辭龔煥文

祠堂詩序何成子

跋崔清獻公七劄十三疏後李習

跋崔清獻公洪文忠公帖半載

奉祠祝文劉孫繼和

卷之十

贈挽下

文類

國朝文

脩墓記梁昇

記菊坡大字馬楠

崔清獻公祠堂記陳建

重脩祠堂記曾榮

贊黃鍊

跋劔閣祠後陳獻章

跋重建東嶽行宮記甘鐸

紀祠堂興廢之由五世孫子璣

紀名公挽祭詩文八世孫曉

詩類

宋詩

贈公平叛卒戴石屏挽詩三首劉克莊

元詩

唐律吳桂馥

唐律陳黃裳

唐律崔龜

唐律羅天與

唐律潘昇

唐律柯芝鳳

唐律黃甲登

古律蘇順孫

樂府陸濟國

宋丞相全錄

十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卷之一

言行錄

言行錄序

黎貞序隱士廣東新會人洪武戊寅撰

易稱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故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孟軻氏以為百世師范景仁踐步宰相不屑就司馬公以為天下勇雖未至於聖亦曠古之獨行間世之偉人也夫功名權利為眾所趨雖即署之微斗升之粟垂死猶戀戀而不忍捨矧位至將相祿至萬鍾得為而不為一斷之以義非冠天下之勇百世之師者能如是乎有宋云相崔清獻公其人也功成身退棄相位如脫屣輕貴如浮雲真二公之等儔清風于千載之上矣丁嘗稽古今仕宦而至將相者非難唯善行其道者為難其始進功名顯赫者非難其終退從容以善者為尤難今觀公出處進以道退以義可謂善於善終信乎天不虛生斯人也始由太學進士尹新州循良之政慈惠之教已洽乎民心矣

讜論奇

右帥淮陽侍講春宮經畧嶺南嘉謨績素播乎遠近矣舉賢薦能若遊伴

洪咨夔魏了翁李庭芝家大酉三十餘輩各以道
德功名表表于世大體立而規模遠矣桑梓英俊
若李昂英楊江中吳純臣溫若春出自門下因公
獎拔皆至顯宦體國奉公不以避嫌而蔽賢矣逮
自蜀致政歸老五羊上之眷禮愈隆虛相位以召
公蒲輪几杖中使絡繹而公竟不一動豈無謂歟
禮七十致仕公踰年八十血氣已衰知足不辱知
止不殆深得進退存亡之義也或曰姜子牙八十
應文王之遇而起郭子儀八十赴德宗之命不違
人臣之義死生以之豈以衰憊而忽於事君哉余
曰君子觀時而動商季之時紂之惡浮于桀民苦
虐政如坐塗炭文武切於救民太公出而輔之一
戎衣而天下定唐祚中衰逆胡扇禍四海分崩令
公以雄才重望繫天下安危未嘗一日去位安得
以清獻公爲比哉公遇理宗上無失德朝多俊傑
然北鄙自南渡以來虎視江左百年強敵其間宰
相才識如李綱張浚將帥忠勇如張韓劉岳猶不
能挫其一毫之銳况下於數公者乎其端根錯節
雖有賁育之勇良平之智亦付之無如奈何公鼓
舞四十餘年智勇竭盡晚年辭位道之常也若復

強勉應命隨時浮沉不過胡廣馮道輩貪祿固寵
之常態耳何有補於事功哉端平已未冬即官蔡
節奏上曰崔某辭免已到未知幾時可來節奏崔
某年高地遠病日半之臣料未必能來蓋當時近
臣奏對若此則公之忠誠可見矣此余所謂公得進
退存亡之義者豈不信然嗚呼公之德業可謂至
矣史冊書之天下誦之子孫保之非公也公也非
幸也宜也故天愛公壽以八十餘而不衰君愛公
勤以七詔而不倦士愛公西山輩薦于朝咨夔輩
讚于傳民愛公祠于蜀之仙遊廟于廣之蒲澗是
豈智力之所能爲哉故公盡天之理以事天則天
亦必盡天之理以報公也天與理其可必而可信
乎公之子孫聯絡替組貳百餘年至今猶繩繩揖
揖如蠡斯之盛是天固可必而理固可信也爲子
孫者尤當善守家規翼翼以誠身兢兢以保業進
脩不已善慶擴充必有出類拔萃繼承先志復秉
鈞軸于今日矣公有文集值兵火不存公之五世
孫子璣僅得一二用附子錄因出斯錄示古岡黎
生貞生郡人也盥手恭讀再四感慨嗟嘆遂紀其
實摘其要而書于卷末云

劉履序

州部廣東司主事江西廬陵人永樂五年六月撰

宋嘉熙三年十一月十一日觀文殿大學士廣東路經署安撫使崔與之以疾薨年八十二贈太師謚清獻累尚南海郡公公自司法至學士累遷三十餘年而拜尚書與相凡七徵皆辭不起竟得請以學士致仕歸田里理宗高其風節大書菊坡二字賜甚厚無所有惟圖書白窗鷄而已公平生不事家人生業不尚浮華不愜聲色故歷仕四十七年而無疵可指其未仕也以經史文章綱常制度善惡得失明其學既仕也以致君澤民經邦輔國進賢退不肖為己任既退也又以全題為己樂可謂明哲之士社稷之臣矣五世孫子璉輯公之政事文章德行薦擢出處暨夫君命臣對之辭名曰言行錄將鈔梓發公之潛德于後世求予考正訛舛序篇端余讀再四竊伏自念天生聖賢異於人其建德業立事功必有超於人何則見大電繞北斗樞星而生步大人之武而生見菖蒲發花而生及其生也所謂皆聖賢之事載諸史冊可考公之毋露坐有星墮懷妊而生公故公所行德業大異衆人良有以夫後竊方公之政事若張九齡文章

若陸贄德行若婁師德薦擢若狄仁傑出處若張子房故公之仕歷三朝而聲譽益彰况乎君臣相遇為難而力辭歸老為尤難宜其祀於仙遊廟于蒲澗從祀於增邑之學宮而子孫相繼與言行錄永傳於百世百世之下仰清獻公之光感發興起而復公侯之始者則子璉輯是書功莫重焉孝莫大焉

余鼎序

翰林院脩撰星子人永樂十四年八月撰

嶺海間離火明秀之氣發而為奇木美石犀珠玳瑁翠羽之屬然未是以當之惟其絢繡磅礴之彌久則英明偉特之材間世而出則羽翼當朝梁棟世道使天下後世誦其書景其行想見其入於嶺海之表明秀之氣於是燁然見焉惟南海崔伯胃氏偕其弟伯張持其六世祖清獻公言行錄介予友戶科都給事中李公孟昭徵子序之竊惟嶺南在唐有張曲江張曲江後三百餘年而宋有忠忠襄公忠襄公後百餘年而清獻繼出是三鉅公與嶺海同其高深與日星相為炳耀豈非所謂天下後世之所想見者耶公於開禧嘉定中歷秘書史館侍講東宮多所論建其帥在東也繕治

兵備禦虜寇殫忠盡瘁算無遺策其撫川蜀也推誠心以綏士卒明尺律以整武備迄數歲而境內帖然宋室無西顧之憂以公之可恃也尋還南海會群盜猖獗公登城一麾而渠魁奔潰豈非公之德化素孚於人乎時理宗注意宰輔屢勅召公寔已衰憊不能遠道乃抗疏力辭懇切之情出于肺腑然當時皆以端揆望公未嘗信其衰也未幾公遂蓋棺而衆議定矣噫公之始終光明俊偉人謂其有大臣風又謂其與張余二公異代齊名斯言得之公之孫子至今以文獻相傳猶能繼述祖德而不忘且蜀人以張忠定趙清獻偕公爲三賢祠于仙遊閣南海以公與張曲江祠于學宮然則公之聲光赫然於川嶺之間未嘗泯也豈無慕其流風餘韻而興起者乎覽是編者當肅容起敬

宋端儀序

廣東按察司提學僉事福建龍溪人弘治十年六月撰

宋至寧宗末韃靼日彊金虜南徙而李全又叛附不時宋人立國錢塘僅僅支撐以免亡滅假使當時繼統正傳授明縱彼腥羶之氣逼人崛起之勢可畏而我之民藝物則固自若也柰之何黥后權臣相倚爲奸利子竑廢而理宗立旋又擠竑於死

地三綱淪人紀壞國之所仗以爲精神氣脉者至是蓋已斷喪無遺雖當時名士往往隨世以立功名大賢君子則有的知其不可而嘆息痛恨焉思欲完其名伸其道以求無忤於心而扶植倫紀者南康李公燭莆陽陳公宓與南海崔公與之輩沒齒不肯輕拜理宗除命其意固有所主然李公曾露諸言論間人易得而知之陳崔二公則未嘗片言以著形迹是以淹淹二百餘年其事猶昧晦弗彰夫君子尚論古人因時以考其行據事以原其意張子房終始爲韓之心楊龜山始能得之勿謂古人心術卒不可得而測也予初讀宋史陳公傳發公所以堅卧不起意實有在於茲來南乃得崔公言行錄觀之蓋公嘉定末自蜀帥罷歸及寶慶後帥湖南不起帥江西不起端平中再除吏部尚書又不起值權鋒軍士作亂薄廣城公登陴撫諭朝廷聞之即家除帥公既平賊遂謝闕寄徒以不忍鄉鄰荼毒龜勉一出而帥臣六閩月俸給悉還公帑已而衆除降麻前後辭免至二十疏雖祠祿永錫亦不受此公微意之所寓也昔魯宣公爲弑君者所立公弟叔貽非焉終其身不食兄祿與之

財則曰我足矣公之心其叔胥之心乎自古豈有
倫紀晦蝕之人而可與共成正大光明之業者哉
按史理宗初立有鄧若水者不勝忠義激烈欲上
書請帝誅權臣讓國于近屬之賢者向使其策得
行公豈不爲衛武之九十人相文彥博之九十平
章以副當宁思賢之心以援四海將溺之民而樹
功名於晚歲耶惟其意有所主心有不安故其出
處之際確乎有定力而不可移焉近世評公者或
謂其清風高節或謂其洪度雅量或謂其知幾知
微要之皆淺哉乎其知公也他書載公有菊坡文

集與夫所謂嶺表便民榜海外澄清錄今皆亡失
子孫所傳寫不過辭榮章奏若誥勅答詔及遺文
詩歌一二而已又皆與言行錄參錯無倫緒予皆
畧爲之更定而并以其所知者增益焉因揣公心
事之微以自附於推見至隱之君子而就正于有
道云爾

言行錄上

公諱與之字正子其先汴人紹熙庚戌補大學士
癸丑登進士乙科爲潯州司法再調淮西檢法格
知建昌軍新城縣通判邕州知賓州提點廣西路

刑獄兼提舉河渠常平事召除金部員外郎嘉定
甲戌以直寶謨閣帥淮東就任加龍圖閣將作監
太府少卿已卯冬召入除秘書監兼太子侍講庚
辰春擢權工部侍郎兼國史實錄院同脩撰四月
以煥章閣待制帥成都辛巳冬權四川宣撫使因
以爲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甲申丐祠以權禮
部尚書召力辭歸田里理宗登極除顯謨閣學士
起以湖南帥辭不赴遂除煥章閣學士提舉鴻慶
宮紹定己丑復除徽猷閣學士起以江西帥與其
便道趨朝又辭不赴乞致仕不許端平甲午除吏

宋史卷一百一十九

部尚書不起拜端明殿學士提舉崇福宮乙未三
月以廣州軍變除廣東路經畧安撫使兼知廣州
六月事定即召代拜叅知政事七辭不起除資政
殿學士提舉洞霄宮丙申年拜右丞相兼樞密使
十三疏辭不許嘉熙戊戌始得請改觀文殿大學
士宮觀如前己亥以觀文殿學士致仕與宰臣恩
例十一月以疾薨年八十有二贈太師謚清獻累
爵南海郡開國公母夫人羅氏露坐有星墮懷妊
而生公幼名星郎及壯補上庠初參齋夜夢有
烏龍蜿蜒盆中翌旦公適至盥于盆聞者異之師

太學
講評

公蚤孤家貧刻苦向學讀書務通大義不事章句
爲文務得大體不事綴緝少儻有大志應接事
物動有機警初任潯州法掾部使者巡按壓境驛
治久地郡妄督辦甚峻瓦無所取公命吏以茨易
解瓦覆之倉卒完集在淮西幕時王樞密當國有
子豪奪僧寺田官吏無敢決其訟公直筆擬斷不
爲權勢屈王聞而壯之薦于朝由是諸臺交剡爭
致家德有謝
王樞密啓

治新城以撫字寓之催科酌道里爲信限悉蠲浮

費民輸直造庭下東廡交錢西廡給鈔未納無泛

比已納無泛追不事一箠而賦益辦前是編民以
役破家相踵公既去所以蠹役者民爭應恐後會
歲侵舉行荒政供億軍需無窘蹙峻迫狀邑境帖
然當路取其規畫下諸州縣倣行之上其治行狀

見辭在內
陸攝狀

通判邕州未赴特旨與在內陞擢差遣公力辭竟
之本任識者高其有難進之風

倅邕未非適賓州軍開諸臺以公長於應變列辟
賓守其折姦萌不動聲色憲使楊公方爲時名流

按部至賓見公處事識大體愛民有實惠期以經
濟事業諸郡邑獄訟久不決者悉歸之剖決如神
一道稱快遂特薦之家集見謝
賓州啓

守賓年餘除本路憲使詰云爾分符未久治有休聲
茲予命汝持節于本道豈徒爲爾寵哉以爾習知
風土之宜則廣右之民有所未便及所願欲而不
得者皆可以罷行之公益自奮厲以爲嶺右去天
遠甚官吏任情摧剝須澄清之視事日首榜所屬
明示要束吏姦民瘼纖悉畢載號令明肅觀者懼
焉以公擊搏不避權勢貪污之徒有望風解印綬

去者其榜一曰獄囚充斥之弊二曰鞠勘不法之

弊三曰死囚冤枉之弊四曰贓物供攤之弊五曰
戶長科役不均六曰弓手土軍搔擾七曰催科泛
追八曰緝捕生事九曰姦猾健訟十曰州縣病民
等事後其守高惟肖廣舶趙汝楷見之服爲吏師
梓行于世家集

公道經連州時官民耆儒迎謁于州治將行因書
曰有才者固難得苟無德以將之反爲累爾窮達
自有定分枉道以求之徒喪所守州人以為名言
刻于石

公爲廣西憲欲渡海決囚吏人云海濱有神最靈若欲渡海須預決於神不然鮮克有濟公曰海外諸州官吏不法久矣我欲爲民除害豈問神耶遂理舟渡海離岸方頃間風濤大作柁爲之折公亦不禱于神回舟整柁以行諸吏畏恐公乃就舟中陰禱於天須臾天色開霽風浪帖息及至海効四郡貪黷吏數人自此官吏始知有國法不敢害民矣至今海外立公祠堂歲時祀公不絕亦公恤民一念上通于天故也廣人集公政迹爲嶺海澄清錄

廣右境土荒蕩四州又越海外昔者輶車按行之所不到公應巡所部創風畫暑星行露宿以葉舟渡朱崖衝冒川途之險而弗顧自春徂冬徃反數千里形容凋瘵鬢毛悉斑所至塞帷問俗導人使言有條利害以告者必爲之罷行乃去幽枉之民遮車而赴愬者駢肩累迹于道

嘉定七年金虜爲難輶所攻棄燕來汴李全復據京東兩淮腹背受敵命公帥淮左陞辭首疏以選擇守將招集民兵爲第一事別疏畧曰金虜垂亡惟定規模以俟可乘之機最是要務山東新附置

之內地如拍虎枕蛟急須處置自古召外兵以集事事成與否皆有後憂當來若欲招納合計爲兵若干錢穀若何而倚辦爲農若干田牛若何而措畫今既米之無以安之使飢餓於我土地及其陵犯又無控禦之術幾至稔禍事勢如此只得因病處方無徒以受病之源歸咎既往乞下制司區處要使命令一出帖耳退聽

守揚州登城臨眺形勢謂濠河陘陘塞裳可涉守禦非宜乃度遠近準高下程廣狹量深淺爲圖請于朝許之河面濶十有六丈底殺其半深五分廣之一環繞三千五百四十一丈壕外餘三丈護以旱溝又外三丈封積土以限淋淤又廣地七丈以受土使與危堞不相陵復作業城五門爲月河總百十七丈而南爲裏河又八十七丈西北曰堡城寨周九里十六步相去餘二里屬以夾城如蜂腰地所必守左右充淺隘浚之槩如州城壕計七百三十一丈且甃女牆以壯其勢外壕既深水勢趨下市河濶不可舟有警易餉難爲力又加深廣造輿梁五經始于八年八月訖于九年九月工一百一十五萬四百二十五費朝家緡錢三十四萬八

千七百五十六米石二萬一千八百四十七州家
激捕為緝錢五萬一千六百有節縮有道勸懲有章
公私不以為病揚州東橋

公城外羊馬牆內環植柳樹官軍多以小枝應數
公出餽資將校募諸營選大如臂者培植長茂周
遭六萬一千五百餘株二三年後小者可為薪大
可為樁木留根四尺槎牙交錯禁限工具春至復
生集家

揚州倉廩少且地壤新糴無所放處公視北門內
舊柴場地於市河為近昌初倉廩十二座積粟充

裕集家

備禦之計入患兵少公獨以兵不在多在素練耳
以諸軍分作三等教閱弩手以年力高強而善射
者為上挽踏施放合格者為中餘為下鎗手以身
材及等仗而有膂力者為上雖不及等仗而少壯
善擊刺者為中餘為下騎兵則以人騎輕捷武技
精熟為高下先布陣勢縱橫來往用草棒相擊以
習刀法或用包頭毬槍馳逐格刺以習槍法然後
犬走馬圓射用拒馬圍隔射垛至四十步施放三
箭來往四遭精熟又加步數五日一赴州治教場

閱習委幕僚督視籍中否優劣月終比較賞罰則
親按激犒練習既久上等出等中等為上下等為
中人皆可用戰則上等居前鋒中等佐之守則上
等當衝要中等助之下等供戰守雜役遇敵戰勝
賞亦有差仍下諸州縣屯戍一體行之由是淮東
軍聲大振集家

諸屯軍馬歲例九月後三十八日壓馬出城三十里
回習為文具公至始泐簽牌分寓八卦如探得乾
字即令旗頭牽乾卦旗出北門將校率群騎視所
向以往遇岡坡溝澗徑趨直前不令迂繞取道使

人馬相得遇險不憚緩急可恃為用集家

淮東數百里皆夷曠惟滁州盱眙軍多山林方山
石固山嘉輔礪崖高峙上有泉源公募民築五山
寨累石為城料簡丁壯選材力服衆者假以官資
統之月差一百二十五人分布守望官支鎗四百
一十貫米七十五石有警邊民悉家于中併力捍
禦又慮姦民乘時剽掠以路鈴劉諶老成忠義用
為五寨都總轄鎮壓之集家

淮郡有萬弩社公謂追襲邀擊騎射為優遂請于
朝乞於本路屬邑更勸萬馬社募淮民為之縣額

百人應募者閱試合格官助鞍轡錢二十千人復租稅三百畝平時散在田里緩急調用仍選材智出衆者統之

浙東大飢流民渡淮求活以數千計公命僚屬於南門外籍口給錢米民得無飢亂以死無不感慕且請下朝行之兩淮端明洪公咨夔嘗有詩曰寨下人家益益春又推餘澤及流民慶州小范青州富合作先生社稷身

洪平齋文集

廟堂貽書欲主和議公荅曰古今未有無夷狄之中國而中國所持以待夷狄者不過戰守和三事

而已唯能固守而後可以戰可以以和權在我也守且不固遂易戰而爲和權在彼也自大將屯重兵于山城孤絕之地而淮東守禦全勢因此大壞局面一差着着費力彼方得勢而我與和必遭屈辱况虜寇尚留吾境敵情多詐從違未足深信徒使軍情疑貳邊防縱弛必爲所誤犬羊貪狼之性非其力屈未易和也今招信之寇雖未退而五山寨錯落相望邊民米麥盡數在砦野無所掠其勢只得攻青平山又復失利而去統制陳世雄等軍分頭頭兵關集山砦併力剿逐其勢必不能久駐又

淮陰之寇楚州已遣季先所部忠義人前去迎擊敗之更看事勢如何且如東海漣水爲我所有山東歸順之徒爲我所用一旦議和則漣海二邑若爲區處山東諸酋若爲頓放蕭牆之禍必甚於額更和未可遽言也比因繆將喪師辱國憤恨俱廢寢食心氣大作委無精力可以應酬乞別差通敏者以任和議之責

韓集

虜哀小舟渡淮爲官軍驚遁報至公曰虜性多詐強則示弱弱則示強今來哀殘恐我遣師故爲虛喝耳遂移文成軍仰預行體探密作隄備以俟其

來併力剿殺毋容一八一騎脫去後瀆頭果告警俘擒幾盡

集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卷之二

言行錄中

淮陰實應滁州築城浚壕措置守禦官軍勞苦公
委官相視激賞費交子六萬貫悉自撙節那融不
請科降集

楚州青河口寇所必趨無險可恃遇警敵於對岸
覘我軍虛實瞭然在目若乘虛伺困奔衝而來不
戰自潰公乃築城置戍可守可戰申請乞置副都
統于楚州以總內外之兵於是山陽淮陰如常山
蛇集

盱眙屯重兵雖臨以大將而有外實內虛之勢公
白廟堂曰用兵如奕棋置子雖踈取勢欲接旁角
失勢腹心勝之今局而似少差使智者臨枰不過
急於求活萬一敵以疑兵牽制盱眙以勁兵由他
道而來則孤城隔絕于外將有腹背之憂豈能涉
遠相援乞移大將近裏以養威却於統制官中選
智勇可當一面者總戍山城蓋滁與盱眙距天長各
百三十里大將駐天長虎視四郊則臨機隨勢策
應出入變化不為敵所窺而淮東倚禦之勢全矣
集

時廟堂以張皇為戒公上劄言守邊以鎮靜為先
以張皇為戒古今之通論也然事勢有萌猶戒張
皇備禦未周徒為鎮靜識者隱憂謀聞燕山已立
新主韃靼又復交攻山東乘虛寇之亦甚蹙迫然
且簽刷軍馬敷料糧草屯海州屯清河屯招信濠
梁此其意向可疑彼境之人皆言其垂涎歲費不
得欲以兵脅取豈容無備如滁州合整輯關隘以
為障蔽盱眙合措置山砦以為聲援楚州合經理
清河口守把淮口以為控扼輪日教閱激作士氣
常時戒嚴以守為戰非惟緩急不致誤事亦可集

事集

制司密遣劉璋等渡淮攻泗州全軍敗覆公慮虜
兵乘勝衝突亟遣強勇馬軍百騎星馳盱眙沿淮
一帶巡哨官給鎧仗及紅綠白布馬衫各百領併
諸色旗幟令其隨處換易晝夜往來莫測出沒或
多或少或分或散遇平野則馳騁打圍移文州縣
却稱分頭遣去五百騎巡邏又慮盱眙孤城孤立
積穀九萬餘石及鎮江揚州節次搬去攻守之具
甚多亟選精銳軍三千人厚加激犒星夜馳去捍
禦又慮朝廷愛顧以書馳報曰天長盱眙等處各

已增戍雖無舟師已密令將在淮馬船牢守恐為羊皮軍所襲彼若車運小舟渡師即是送死可報東門之後彼若措置大舟亦非旬日可辦則備禦大畧已成倫序矣盱眙添到策應軍五千餘併收拾散亡共可及萬人內揚州撥去敢戰精銳二千八百人皆平時素練之士儘可為用事已至此只得隨機應之願寬懷抱

集家

泗州盧鼓推遣殺降旗軍七人送歸南岸告之曰盧元帥不殺降兵公謂我青面軍彼所忌也故設計誘之以離其心怠其力耳即貽書劉都統曰官

淮委州全錄卷二

三

軍渡淮攻戰自合奮不顧身今已降虜又復來歸

須從軍法以沮賊謀以固士心

集家

楚州武鋒敢勇旗軍王勝等一百餘人搶奪寨門

帶器甲逃去入射陽湖從者益衆公即下諸處牢

固守禦又慮蔓不可圖遣將官李椿齎旗榜往諭

之軍衆各稱揚州安撫恤軍愛民願聽招諭王勝懷

疑令溫富徙往招提寺別寨固守及降公摘王勝

溫富誅之餘悉蠲罪分隸諸戍

集家

公除秘監丐祠不許舟次池口得報江淮宣撫使

薛允恭謀公謂除命在前薛命在後雖未受然

已報行況今殘虜寇還義當體國只合申審乞免造朝以就宣募遂移京口聽候指揮尋有旨令入奏方回棹赴闕首奏臣自外來但知外患未息之為可憂致身內地始知內治未立之為可慮蓋內外之情不通最為今日大患人才之進退言路之通塞國勢之安危係焉用人必親其人聽言必行其言事之巨細必有良規而後可以獨運事之利害必有真見而後可以獨斷願於用人聽言之際一付公論詔大臣首清中書之務力為外禦之圖延接諸賢參稽衆論九大施設大經畫合謀而參

淮委州全錄卷二

四

訂之以求至當之歸

集家

廷對劄子言立國之道在謹邊備以為藩籬安人心以為根本根本固則藩籬壯乞行下江淮制置司應淮郡尚有賊盜去處亟作措置務要綏靜俾民復業為國強遠又乞契勘極邊會經盜賊戎馬侵擾去處稍加寬恤去年殘欠且與開豁今年夏春或免或減等第施行務有以係其心寬其力不惟可以實邊緩急可以為官軍聲援

集家

又奏事功之不立由意嚮之不明意嚮之不明由規模之不定殘虜雖微窮默必搏要汲汲自治以

待之乘機一動收功萬全臣昨乘障五年力持守禦一說始終不變毀言日至不遑恤也有為進取之舉者臣知其必不利又有為議和之說者臣亦斷以為不可行既而竟如所料今虜退三閱月朝廷幸目前之暫安寢不經意邊臣日上平安之報而不言禦備之方正恐不待秋高邊塵已聳必有潰裂四出之患乞行下江淮制置司安撫司軍帥邊守凡有城壁去處各仰開具逐處見管官軍若干民兵若干屯駐大軍若干橋樑米麥草料若干城池關隘有無疎畧合作如何葺理戰守器具有無缺少合作如何措置軍儲馬料柴草之類有無匱乏合作如何辦集遇風塵之警若為捍禦若為應援若為制勝各從實具申樞密院詳酌施行山東忠義節制司開具實管人數若干已收剌若干揀退若干見安頓於何地統御以何人今欲分作幾屯防秋在即寨宇卒未成就合作如何料理今欲立為幾軍其制領正副將以下合作如何區處逐一條具申上其間有合商確事件庶幾豫為之畫毋致臨期誤事

奏

時論謂直言為好名公奏人才國之元氣進退消

長之機乃治亂安危之候涵養元氣而壽其脉有國者所當加意而人才之消長由士氣之屈伸士氣之屈伸由言路之通塞彼其不敢昌言於公朝而隱憂於私室不敢明告於君父之前而竊議於朋友之間非盛世所宜有也

奏

公奏對間一日上問卿里有何人才公薦吳純臣有監司之才遂除廣西憲溫若春宜清要之任遂除秘書郎後皆稱職

為講官時說漢書二節是前人無此發明一云漢文帝君臣不學即位初元首以獄刑錢穀問周勃勃謝不知問平平舉大體以對惜乎文帝不學不能舉周事以詰平周以冢宰通三年而制國用以八法而平邦國非留意獄刑錢穀乎以此詰平知其無以藉口矣二云周亞夫鞅鞅非少主臣此是亞夫強項氣習細柳之屯去中都不遠閉營門以拒天子謂之警不虞則可而尊君之禮則未至也景帝忌刻宜其不能容孔子論為臣則曰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亞夫不學毋怪乎恭敬之事未之有聞

曾就

嘉定十三年四月出帥成都是時二虜交攻往來

寇蜀益都謀帥難其人故有是命公奏天下之事
須要中外相應大小相維而後有濟蓋中外當如
一家貧富休戚實同其責而勢不可不相屬大小
當如一體疾痛痒皆切於身而情不可不相孚
臣蟻蟻無援孤立萬里外設或中外勢不相屬大
小情不相孚以致誤事一身獲戾何足深計而事
體關係利害非輕內引復奏實邊而後可以安邊
富國而後可以強國竊聞軍興以來帑庾告竭設
若有警搏手無策而後有請于朝恐無及矣臣區
區此行職所當為義有可為誓當糜捐以圖報稱
不敢為身計至於廣科撥以寬民力厚儲積以壯
邊聲陛下當為蜀計正嘉納之奏

十四年十一月宣撫使安公丙薨宣司奉印來歸
軍民屬望公權宜納之以安反側亟聞于朝繼得
旨權宣撫職事十二月除四川路安撫制置使先
是有日者在大慈寺見公語幕客平齋洪公曰帥
嶺南古佛西蜀福星也至節前後當度劔時宣聞
猶無恙已而如其言

公嘗題劔閣云萬里雲間戍立馬劔門關亂山極目
無際直北是長安人苦百年塗炭鬼哭三邊鋒鏑

天道久應還手寫留也奏炯炯寸心丹對青燈搔
白髮漏聲殘老來勲業未就妨却一身閑梅嶺綠
陰青子蒲澗清泉白石恠我舊盟寒烽火平安夜
歸夢到家山

公每謂士大夫處同僚常因小憤而誤國家大事
由不能勝已私治客氣故帥淮時嘗奏名位相統
屬而勢不合支移相關白而情不通聲色笑貌相
周旋而意不叶事鮮有濟及之蜀亦以內外一家
大小一體為對

公任蜀閬適邊戍久不解甲總計告乏秋糴是時

主計者茫然公即下成都府撥三十萬錢引為倡
仍牒茶馬司撥三十萬三路漕司各撥二十萬潼
川遂寧漢州各撥一十萬接濟總所急缺乘時糴買
以備來歲支遣且申朝廷將上項錢理作科降
自昔用蜀每病運漕之難蓋蜀地僻遠灘流險絕
每一綱運動歷半朞且有沉折之患成都苗頭歲
十五萬石舊及十萬即折輸以實私索鮮有為公
家計者公自庚辰冬到官留意軍儲並收正色二
三年間所積頗厚壬午秋省倉見管二十九萬餘
石歲支有餘遂撥十萬石優立賞格選官津運至

利沔魚關等處安頓以充朝廷播積之數通計舊糧三十餘萬石專備經常外不測之用

集

公身藩翰而心王室務薦賢以報國在蜀擢拔充多若游侶洪咨夔魏了翁李庭芝家大酉陳韓劉克莊李昂程公許黎伯登李性傳王辰應王漢魏文翁高稼丁燦家抑張裨度正王子申程德降郭正孫蘇植黃申高泰叔李鏐各以道德文學功名表表于世隆州進士李心傳累舉不第以文行聞于國諸經皆有論著尤精史學嘗著高宗繫年錄號詳洽國史院取其書備檢討又纂集隆興乾道淳熙典故及著泰定錄等書以白衣召入史館亦公時薦

集

公在蜀省費薄歛公私裕如將去舉羨餘三十萬緡歸之有司以佐邊用一無私焉代者輒乾沒虜攻三關調度無以繼仕於蜀者鮮不為奇王美錦所動公至官爭以為饋悉卻之去之日至蜀口四路制領舉所嘗卻者以獻有加焉俗謂之大送公卻愈力

公至成都時安公丙以執政任宣間夏人書來約夾攻公聞之亟致書安公曰自金虜棄燕山東兩

河勢如破竹滅亡可待異時震鄰之患大有可憂金人不顧死亡南窺淮漢宜及此時招納豪傑選將練兵脩固堡障以待蜀連年彼兵士氣未振豈宜輕舉彼區區西夏衰微益甚何足為吾之掎角萬一失利虧損國威公必悔之其年師出攻秦鞏二州不克夏人先退大將王任信以逗撓伏誅果如公言安公深相敬服又關外四州蜀之扞蔽中興二吳百戰死守和尚原仙人谷散關之地公權宣撫兼制置申明賞罰措置有方首擊尾應敵不敢犯及丐開史相以其黨鄭損代至議棄四州地於是劔門之險與虜共矣累朝所有激賞庫金席卷以遺權貴鄭雖以此得罪國家首蜀尾淮上流失勢漸不可支蜀士夫流離出峽言之必流涕或云禁中時時撫髀興嘆其後命余玠經復迄無成功惜哉

集

理宗登極以湖南帥召不起繼召以江西帥又不起端平初又除吏部尚書亦不起力請休致乙未二月循梅戍軍曾忠等由惠城倡亂徑擣廣州主將熊喬脫歸告變庾使黃歲等以一郡生靈係命於公請登陴撫諭公為惻然亟偕往詰其故叛

卒一見羅拜城下以賊平久不得撤戍為對公遂召秘書李公昂英節推揚公汪中緹城諭賊曉以逆順許之自新賊始引去公授諸臺嚴為備禦撤摧鋒統制毗富道會諸戍將追擊之

集

叛卒初抵城薄北門摧鋒本寨繞一壁隔人心憂危懼生內變公與庾使黃公議開府庫大犒諸軍令熊喬回本寨鎮壓密護北門區處有方關防甚倚時軍氣頗驕大肆剽掠擇其尤無良者誅之於是帖息民恃亡恐

集

變聞于朝三月除公廣帥始賊自廣遁去趨肇慶

卷之二十一

十一

郡境招納亡命從者響應勢益張入據府城官軍進擊賊棄城潛遁去盤礮四會懷集間郡邑洵洵公不敢辭即家治事

集

賊自懷集迤運入封州境山徑險峻不可追擊公亟與憲使彭公鉉遣將調兵四面圍襲氣勢翕合賊屢戰北窮屢求歸公以徒分隸諸軍悉殲之縣寇平即力辭聞事所得廣帥月廩錢一萬一千餘

緡米二千八百餘石悉歸于官一無所受

集

端平二年閏七月拜叅知政事五辭

集

曰臣之事君死生唯命此古今不易之大義也避事者或

偷惰以自便沽名者或矯激以為高方命之誅皆所不貸至如年齡已邁疾疫已深任重力綿不容勉強則情可憫罪可寬也伏念臣忠恪一心拳拳體國頃年筋力未衰東淮西蜀萬里奔馳才雖不逮而力可往未始辭難至於駕力既窮不堪鞭策雖長沙南昌分閫之寄相去非遠亦不能往陞伏里居十有二年矣陛下垂憐舊物未忍棄捐擢之政途急於畱任何物衰遲誤蒙簡知如此趣行有命但切震驚寔是氣體支離不能拜跪何以趨進班行久病喪心施為顛倒何以應酬事機况駸駸

卷之二十一

十一

八十歲之陳人為迢迢數千里之遠役能克顛仆於道路乎茲累疏連章之有請而真情實意之未孚目斷天高辭窮莫措惟俛首窮閭凜凜俟譴而已夫以一介螻蟻之微敢於屢犯雷霆之威豈得已哉伏望聖慈念臣衰殘俾遂乞骸之願以保全其末路則洪造曲成之恩大矣端平三年十一月拜右相與左相李宗勉並命喬行簡為平章三奉詔書四承御劄中使關彬鄒成玉淵銜命趣行往復再三宣賜路費金三百兩曲示優崇延佇之意復命廣帥彭公鉉以禮勸勉就道又以郡人李公昂

英嘗從公游輟自班行界之便郡專往諭志公控辭至十三疏竟不爲動

案

上既知公必不可強乃下御劄乞言公疏數千言大畧曰國家聖聖相承惟用人聽言爲立國之本自任則用人不廣自是則聽言不專而用人聽言之本又皆歸之清心寡欲其論用人則以德勝才爲君子才勝德爲小人以真德秀洪咨夔魏了翁薦其論聽言則乞以和議之實意脩邊之大畧衆議而公行之母事獨斷又謂內臣不可令採訪外事及問群臣能否以開干預之門

案

公自謝事遠里所得祠祿衣賜悉辭不受客有問者公荅曰仕而食祿猶懼素餐今既佚我以老而貪君之賜可乎聞者嘆服

公自中年喪偶不再娶官至貴顯不蓄聲妓買宅一區未嘗增飾園池臺榭亦未嘗增置產業便坐左右畱書無玩好書室所養白官鷄一隻而已其恬淡無欲蓋由天性非矯也

公嘗刪政處士劉臯語命其客具中隸書爲座右銘云無以嗜欲殺身無以貨財殺子孫無以政事殺民無以學術殺天下後世時臨江蕭大山客

門下八分書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爲去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以爲對公喜之

曾紀

宰臣恩例不妄予人其好嘗爲外甥求之公曰官之賢否係民休戚非可私相爲賜竟靳不予

家法清嚴親故倚勢妄作必見斥絕終身不齒鄉閭德之官秘監時嘗遺其弟書曰須是閉門守常不得干預外事昨來面對奉拳拳憂國之誠只得直言時事廟堂大不樂後來又因兩淮分置制帥復入文字力爭以爲非便相忤益深大抵官職易得名節難全及茲末路政要結果分明有如朝翔蓬萊道山之上平生夢寐所不到尚復何求若得脫去倘得歸隱以終天年此莫大之幸屢次丐祠尚未得請縱有譴責不遑恤也真老近來習字何如且要養他氣質使一言一動不得輕妄仍不得以姑息待之公喜換後進然愛人以德不可干以私鄉邑呂公仁孫初第之官求先容公正色曰入仕之始當以職業自見不患人不已知後聞其居官清謹密薦之當路陞狀及格莫知從來文溪先生懼魁甲馳書謝公荅曰士以得時而爲難名者造物之所惜山川清淑之氣蘊蓄幾百年鍾此

間出之奇况年不可及自守其堅即其中之所存自此而充之遠到未易量也比聞春風得意之初聲光不露盛名之下謙以將之夫所養厚則所受必大區區贅喜正爲是也初筵不必擇官擇地榮進素定茲爲發軔之初

公之子字叔似性寬厚納婦有苗田六百石爲資奩公命婦之垂笄戒用緇黃子姪俱戒無出仕識慮高遠非世俗所及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卷之三

言行錄下

嘉熙三年己亥仲冬以疾薨遺表言事有萬變而隱乎微人唯一心而攻者衆出而大小忠良之臣歲規之日少入而左右佞倖之徒承順之時多倘戒謹之志稍衰則清明之躬易怠蓋天下以身而爲本惟聖人以禮而自防毋不敬則內敬常存思無邪則外邪難入大書特書用以自警安行勉行久而有功事天則求其對越無愧之心報親則思其付托不輕之意登延碩彥以輔成王德惠養黎元以培固邦基經筵不徒親攷歷代興衰之故而爲之監戒言路不徒廣求庶政缺失之因而急於變更責已可以弭天災正家可以厚風俗握君子小人消長之機而辨之在早審中國外夷盛衰之勢而防於未然宗廟齋莊之時洋乎如鬼神之在其上宮庭燕款之際肅然如師傳之在其傍故凡興居食息之間無非恐懼脩省之地此則檢身之要者在乎恪意以行之上以綿萬年基業之傳下以均四海生靈之福

公榜燕居以狗坡題曰韓魏公云保初節易保晚

節難余嘉定辛巳建制閩于益昌愛公寒花晚節之句築菊坡以自適今告老歸里復以名其居後文溪李公侍講經筵理宗思公風節嘉嘆久之大書菊坡二字賜其家公自筮仕如素宦卷舒無可議謹難進易退之禮則舍內除而貳遠郡舍禮書而返故廬盡急病攘夷之義則弃秘書而赴閩叅棄政府而就鄉部明惡盈好謙之理則掉頭制閩不待躡足之疑閉目相印不至墮淵之辱故能四十七年未嘗一玷彈墨晚節尤光明俊偉隨如先生劉公鎮挽之曰始終無玷缺出處最光明

張忠定公再治蜀去之後十年薨人思之繪像祠于成都三井觀仙遊閣又四十九年而趙清獻公亦再治蜀人思之如忠定清獻沒百三十有六年待制崔公始來郡寓文節公劉光祖謂公勁峻佻忠定廉約似清獻立朝議論愛君子惡小人又與昔賢同宜以配之乃岳趙崔二公並祠焉各為之讚曰今代崔公二老奇拔立朝抗論蹇蹇諤諤天產遐遠扶世卑弱蜀力憊甚忍復殘割公來護之赤子是活宜以公像賓仙遊閣成德三賢閣記公第在廣城墓在增邑西五十里從考妣也故文

溪挽公詩曰死孝傍先君州縣舊有祠堂每歲長官率僚屬遇次丁致祭後陳公龍復宰增邑謂張文獻公唐相也曲江至今歲有墓祭邑不可缺典乃專介往會祭儀定以每歲菊節縣率僚屬祭墓下以公愛菊也仍撥田隸菊坡舊居祠堂長奉祠二職掌之歲時廣城墓祭費

崔清獻公行狀

門人李鼎英

崔與之字正子增城人家貧力學自奮先廣士有當試成均者率憚遠不行公毅然勇往既中選朝夕肄業足跡未嘗至壘市禮部奏名廷策極言宮闈皆人所難言擢乙科廣人由冑監取第者自公始歷潯州司法淮西檢法官皆有守法持正之譽改秩宰建昌新城素號難治公始至歲適大歉民有強發廩者公折其手足以徇因請自劾守大異之開禧用兵軍需苛急公悉以縣帑收市一毫不取於民和糴令下公依時直躬自交受令民自槩不擾而辦為諸邑最趙漕使希惲令諸邑視以為法且特薦于朝他司相繼論薦時相欲留中公不就通判邕州薦者咸以為訝勉公不可諸公申其請有旨與在內陞擢差遣公抗章控避乞俟滿而

後受從之邑守武人性苛刻遇禁卒無狀相率為亂公時攝賓陽聞變亟歸叛者將擁門拒之公疾馳以入執首亂者戮之縱其徒不問闔郡帖然擢守賓陽提點廣西刑獄甫建臺偏歷所部二十五州六率皆荒寂之地朱崖隔在海外異時未嘗識使者威儀公至父老駭異諸郡縣供帳之類一切不受兵吏不給券携緡錢自隨計日給之停車決遣無頃刻暇獎廉劾貪多所刺舉風采震動召除金部屬金虜南奔邊聲震恐淮東密邇故汴朝廷謀將帥難其人除公直寶謨閣知揚州安撫淮東公言邊釁已開相持六年凡所措置大抵虛文從事宜擇守將集民兵以固基業一作根本除公工部侍郎尋加煥章閣待制知成都府本路安撫使公言實邊斯可安邊益州為四路心腹惟恃錢穀厚於他郡軍兵帑庾告匱宜厚儲積以壯邊陲拜疏即行初安丙夏夾功金虜不克虜乘勝數盜邊蜀大擾丙薨公便宜度刻以鎮關表除公制置使盡護西蜀之師西北二國合從攻鳳翔叩鳳州借糧於我公條畫事宜密授諸將隨宜酬答騰榜諭陝西五路遺黎俾築塢自固倚我軍為聲援建言成都

灘瀨險遠艱於漕運立運米常格奏行之自是兵皆足食蜀賴以全五年乃歸除禮部尚書公輕舟出峽徑歸五羊自是不復出矣築室所居之西偏扁菊坡刻韓魏公老圃秋容淡寒花晚節香之句於門塾蓋雅志也公之門無雜賓連帥部使者時候其門歲僅一再見未嘗一問外事端平乙未二月摧鋒致兵自惠陽懷衆北州城郡守魯治鳳宵遁官吏群逃里第請公登城公有與至開諭禍福又遣門人李昂英楊江中繼城親諭之其徒俯伏聽令咸欲釋甲以歸而倡謀者以嘗害博羅令懼不允相率遁去入據古端州以自固俄有旨依舊端明殿學士廣東經畧安撫使兼知廣州公即家治事區處條畫揣摩調度洞中事機召兵四集賊一戰不支聚其衆於苦竹嶺窮蹙乞降公命分隸降卒於諸軍而戮其桀黠者俄拜叅知政事八辭不受踰年拜右丞相上遣中使促召命守帥彭鉉勸請又命即官李昂英衡命而至遜辭凡十三疏上知公志不可回詔即家條上時政公手疏數萬言上皆欣納家藏御劄七通有文集十卷其文明白謹嚴家大酉書其端曰東海北海天下老亦有

盡歸西伯時白麻不能起南海千載一人非公誰
公善知人生平薦引惟將倡洪咨夔林峇魏了翁
李性傳程公許後皆爲公輔一作公嘗度劍閣留
題詞云滿潤清泉白石怪我舊盟寒里人采其語
立公生祠於其地及薨贈太師諡清獻初公持節
廣右見於施行者維揚倅高惟肖製梓曰崔公嶺
海便民榜朱崖之人又編次其罷行擾民之政曰
崔公海上澄清錄在蜀時蜀人繪公像於仙遊閣
與張忠定詠趙清獻并祠號爲三賢淳祐甲辰
廣帥方大琮祠公與張文獻九齡于郡庠號曰二

獻

宋史列傳

崔與之字正子廣州人父世明試有司連黜每曰
不爲宰相則爲良醫遂究心岐黃之書貧者療之
不受直與之少卓犖有奇節不遠數千里遊太學
紹熙四年舉進士廣之士繇太學取科第自與之
始授潯州司法參軍常平倉久弗葺慮雨壞米撒
居解元獲之郡守欲移充常平之積堅不可守敬
服更薦之調淮西提刑司檢法官民有窘於豪民
逋負毆死其子誣之者其長欲流之與之曰小民

計出倉猝忍使一家轉徙乎况故殺子孫罪止徒
卒從之知建昌之新城歲適大歉有彊發民廩者
執其首折手足以徇盜爲止勒分有法貧富安之
開禧用兵軍旅所需天下騷然與之獨買以係省
錢吏告月解不登曰寧罷去和糴令下與之獨以
時賈糴今民自聚通判邕州守武人苛刻衣賜不
時給諸卒大開漕司檄與之攝守叛者帖然乃密
訪其首事一人斬之閩郡以寧權發遣賓州軍州
事郡政清簡尋特授廣西提點刑獄徧歷所部至
浮海巡朱崖秋毫無擾州縣而停車裁決獎廉劾
貪風采凜然朱崖地產苦蓋民或取葉以代茗州
郡征之歲五百緡瓊人以吉貝織爲衣衾工作皆
婦人役之有至期年者棄稚遺老民尤苦之與之
皆爲榜免其他利病罷行甚衆瓊之人次其事爲
海上澄清錄嶺海去天萬里用刑慘酷貪吏厲民
迺疏爲十事申諭而痛懲之高惟肖嘗刻之號嶺
海便民榜廣右僻縣多右選攝事者類多貪黷與
之請援廣東循梅諸邑減舉員賞格以勸選人熙
寧免役之法獨不及海外四州民破家相望與之
議舉行未果以語頗戡戡守瓊遂行之召爲金部

員外即時即多養資望不省事與之鉅細必親
省決吏爲欺者必杖之莫不震栗金南遷于汴朝
議疑其進迫特授直寶謨閣權發遣揚州事主管
淮東安撫司公事寧宗宣引入內親遣之奏選守
將集民兵爲邊防第一事既至浚濠廣十有二丈
深二丈西城濠低因疏塘水以限戎馬開月河
置釣橋州城與堡砦城不相屬舊築夾土城往來
爲易以甃因濬有山林之阻創五砦結忠義民兵
金人犯淮西沿邊之民得附山自固金人亦疑設
伏自是不敢深入揚州兵久不練分彊勇鎮淮兩
軍月以三十八日習馬射令所部兵皆做行之淮民
多畜馬善射欲依萬弩手法創萬馬社募民爲之
宰相不果行浙東饑流民渡江與之開門撫納所
活萬餘楚州工役繁夥士卒苦之叛入射陽湖亡
命多從之者與之給旗帖招之衆聞呼皆至首謀
者獨遲疑不前禽戮之分其餘隸諸軍山東李全
以衆來歸與之移書宰相謂自昔召外兵以集事
者必有後憂宰相欲圖邊功諸將皆懷倖倖都統
劉琬承密劄取泗州兵渡淮而後牒報琬全軍覆
沒與之憂憤馳書宰相言與之乘輅五年子養士

卒今以萬人之命壞於一夫之手敵將乘勝襲我
金人入境宰相連遺與之三書俾議和與之答曰
彼方得勢而我與之和必遭屈辱今山砦相望邊
民米麥已盡輸藏野無可掠諸軍與山砦併力勦
逐勢必不能久駐况東海漣水已爲我有山東歸
順之徒已爲我用一旦議和則漣海二邑若爲區
處山東諸酋若爲措置望別選通才以任和議與
之自劉琬敗亟脩守戰備遣精銳布要害金人深
入無功而和議亦寢時議將姑闕兩淮制置命兩
淮帥臣互相爲援與之啓廟堂曰兩淮分任其責
而無制閫總其權則東淮有警西帥果能疾馳往
救乎東帥亦果能疾馳往救西淮乎制閫俯職兩
淮特一水之隔文移往來朝發夕至無制閫則事
事稟命朝廷必稽緩誤事矣議遂寢召爲秘書少
監軍民遮道垂涕與之力辭召命竟還將度嶺趣
召不已行次池口聞金人至邊乃造朝奏今邊聲
可慮者非一惟山東忠義區處要不容緩前後累
疏數千言每歎養虎將自遺患升秘書監燕太子
侍講權工部侍郎未幾成都帥並居誼以贖貨爲
叛卒所逐總領楊九鼎遇害蜀大擾與之以選爲

煥章閣待制知成都府本路安撫使至即帖然時
安丙握蜀重兵久每忌蜀帥之自東南來者至是
獨推誠相與丙卒詔盡護四蜀之師開誠布公兼
用吳蜀之士拊循將士人心悅服先是軍政不立
戎帥多不協和劉昌祖在西和王大才在沔州大
才之兵屢劫昌祖不救遂棄阜郊吳政屯鳳州張
威屯西和金人自白遂堡突入黑谷威不尾襲而
迂路由七方關上青野原金人遂得入鳳州與之
戒以同心體國之大義於是戎帥協和而軍政始
立先是丙嘗納夏人合從之請會師攻秦鞏而夏
人不至遂有阜郊之敗與之至是飭邊將不得輕
納踰年夏人復攻金人遣百騎入鳳州邀守將來
援兵與之使都統李冲來言曰通問當遣介持書
不當遣兵徑入若邊民不相悉或有相傷則失兩
國之好宜歛兵退也夏人知不可動不復有言初
金人既弊率衆南歸者所在而有或疑不敢納與
之優加爵賞以來之未幾金萬戶呼延越等扣洋
州以歸與之察其誠納之籍其兵千餘人皆精悍
善戰金人自是不敢窺興元既復鏖榜邊關開諭
招納金人謀得之自是上下相疑多所屠戮人無

固志以至於亡蜀盛時四戎司馬萬五千有奇開
禧後安丙裁去三之一嘉定損耗過半比與之至
馬僅五千與之移檄茶馬司許戎司自於關外收
市如舊嚴私商之禁給細茶增馬價使無爲金人
所邀總司之給料不足者亦移檄增給之乞移大
帥於興元雖不果行而凡關外林木厚加封殖以
防金人突至隔第關盤車嶺皆極邊號天險因厚
間探者賞使覘之動息悉知邊防益密總計告匱
首撥成都府等錢百五十萬緡助糴本又慮關外
歲糴不多運米三十萬石積沔州倉以備不測初
至府庫錢僅萬餘其後至千餘萬金帛稱是蜀知
名士若家大酉游似李性傳李心傳度正之徒皆
薦達之其有名浮於實用過其才者亦歷歷以爲
言沔帥趙彥呐方有時名與之獨察其大言亡實
他日誤事者必此人移書廟堂欲因乞祠而從之
不可付以邊藩之寄後果如其言與之以疾丐歸
朝廷以鄭損代既受代金諜知之大入與之再爲
臨邊金人乃退召爲禮部尚書不拜便道還廣蜀
人思之肖其像於成都仙遊閣以配張詠趙抃名
三賢祠理宗即位授充顯謨閣直學士知潭州湖

南安撫使薛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遷煥章閣學士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又薛授徽猷閣學士提舉南京鴻慶宮端平初帝既親政召爲吏部尚書數以御筆起之皆力辭金亡朝廷議取三京聞之頗足浩歎繼而授端明殿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亦辭俄授廣東經畧安撫使兼知廣州先是廣州摧鋒軍遠戍建康留四年比撤戍歸未踰嶺就留戍江西又四年轉戰所向皆捷而上功幕府不報求撤戍又不報遂相率倡亂縱火惠陽郡長驅至廣州城聲言欲得連帥泊幕屬甘心焉與之家居有與登城叛兵望之俯伏聽命曉以逆順禍福其徒皆釋甲而首謀數人懼事定獨受禍遂率之遁去入古端州以自固至是與之聞命亟拜即家治事屬提刑彭鉉討捕潛移密運人無知者俄而新調諸軍畢集賊戰敗請降桀黠不悛者戮之其餘分隸諸州帝於是注想彌切拜參知政事拜右丞相皆力辭乃訪以政事之孰當罷行人才之孰當用舍與之力疾奏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雖不高而忠實有守者次也用人之道無越於此蓋

忠實之才謂之有德而有才者也若以君子爲無才必欲求有才者用之意嚮或差名實無別君子小人消長之勢基於此矣陛下勵精更始擢用老成然以正人爲迂闊而疑其難以集事以忠言爲矯激而疑其近於好名任之不專信之不篤或謂世數將衰則人才先已凋謝如真德秀洪咨夔魏了翁方此柄用相繼而去天意固不可曉至於敢諫之臣忠於爲國言未脫口斥逐隨之一去而不可復留人才豈易得而輕棄如此陛下悟已往而圖方來昨以直言去位者亟加峻擢補外者蚤與召還使天下明知陛下非疏遠正人非厭惡忠言一轉移力耳陛下收攬大權悉歸獨斷謂之獨斷者必是非利害胸中卓然有定見而後獨斷以行之此聞獨斷以來朝廷之事體愈輕宰相進擬多沮格不行或除命中出而宰相不與知立政造命之原失其要矣大抵獨斷當以兼聽爲先儻不兼聽而斷其勢必至於偏聽實爲亂階威令雖行於上而權柄潛移於下矣又曰邊臣主和朝廷雖知而未嘗明有施行憂邊之士剴切而言一鳴輒斥得非朝廷亦陰主之乎假使和而可保亦當議而

行之可也又曰比年以變故層出盜賊跳梁雷電震驚星辰乖異皆非細故京城之災七年而兩見宣數萬戶生靈皆獲罪於天者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此陛下所當凜凜惟有求直言可以裨助君德感格天心又曰戚畹舊僚凡有絲髮實緣者孰不乘間伺隙以求其所大欲近習之臣朝夕在側易於親昵而難於防閑司馬光謂內臣不可令其采訪外事又問以群臣能否蓋干預之門自此始也若謂其所言出於無心豈知愛惡之私因此而入其於聖德寧無玷乎帝覽奏嘉歎趣召愈力控辭至十有三疏嘉熙三年乃得致仕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自領鄉郡不受廩祿之入凡奉餘皆以均親黨薨時年八十有二遺戒不得作佛事累封至南海郡公諡清獻

論曰唐張九齡姜公輔宋余靖皆出於嶺嶠之南而為名世公卿造物者曷嘗擇地而生賢哉先王立賢無方蓋為是也番禺崔與之晚出屹然大臣之風卒與三子者方駕齊驅洪咨夔許奕直道正言於理宗在位之日陳居仁見稱循吏親結主知劉漢弼抱忠以死哀哉

辛巳	甲申	丁亥	辛巳	甲申	丁亥	辛巳	甲申	丁亥	辛巳
續通鑑綱目	陳子經	四川宣撫使	丙卒詔	寧宗嘉定十四年	四川宣撫使	丙卒詔	以崔與之為四川制置使	盡護蜀軍	丙卒詔
甚著朝廷賴之	及卒	紹興之	盡護蜀軍	丙卒詔	以崔與之為四川制置使	盡護蜀軍	丙卒詔	以崔與之為四川制置使	盡護蜀軍
嘉定十七年	金宗正	紹興十九年	春三月	召崔與	之為禮部尚書	以鄭損為四川制置使	與之辭不	拜與之治蜀	特士
理宗寶慶三年	金宗正	鄭損棄三關	逃歸	與之	入與之再臨	金人乃退	出續綱目	及本傳	紹定四年
金宗正	鄭損棄三關	逃歸	與之	入與之再臨	金人乃退	出續綱目	及本傳	紹定四年	金宗正
如淵逃歸	以李璣為四川制置使	趙彥呐為副使	知興化府	初彥呐治西河五年	甚得軍民之心	安必與國事	不可付以邊	端平二年	召崔與之
端平二年	召崔與之	參知政事	不至	與之	自成都	有除命	皆力辭	不起	及拜
作亂與之	力辭	不起	及拜	廣東	撫會	推鋒	軍士	即家治事	帝注
遣使趣之	且訪以	政事	召參	大政	與之	力辭	帝乃	舍者與之	上
惟辨其	子小	人而	已忠	實而	有	才	供	一	代
嘉納之	乃命	益力	與之	之	辭	至	三	疏	不
端平三年	九月	召崔與之	為右丞相	兼樞密使	復	辭不至			

嘉熙二年詔與之提舉洞霄宮與之未嘗造朝帝居位○出師便

嘉熙三年十二月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崔與之卒

與之未嘗造朝帝居位○出師便
晚出番竭此然有大臣風與張九齡齊名與代贈少師村南海郡公謹清獻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卷之四

奏劄一

第三次辭免秘書少監嘉熙二年

朝散郎新除秘書少監崔某伏昨準恩命除秘書少監控辭不獲祇命而行途中偶觸風寒宿疾大作輒上丐祠之請伏準省劄備奉聖旨不允依已降指揮疾速前來供職舟行聞命臨深益危伏念某碌碌州縣庸材耳低飛逐食若將終身頃自朝廷更化之初開明公道收拾滯材凡抱寸長皆得自見某誤蒙寵擢假避驅馳方擁州麾便持憲節入登郎省出領帥藩引之深淵之中置之層霄之上偏方寒士遭遇明時前此所未有也惟是乘邊滋久用力徒勤計治罔功黜幽有典忽拜清除之目晉陪中秘之游雖公朝以其病而優之豈庸流所敢夢而到此蓋名者造物之所甚惜得之非據鬼神害盈疾疾相陵視昔尤甚帝鄉在望引足千鈞歸心動搖萬想俱息亟上祈閑之請泝江而西舟行以風為程望日渡邈繼承明命復闕俞音仰窺寬大之仁未有棄捐之意傳聞江潯趨共行感厚恩勉強而欲前策病骨應墮而莫進不免披

露忱款額天哀鳴期得請而後已某非不知瀆專
有罪方命有誅輒以螻蟻之賤蠱犯雷霆之威茲
豈得已欲望朝廷察此孤危之山檢照前申特賜
敷奏畀以真祠庶幾歲月之小休實獲乾坤之大
造他時應有繁難委使誓當一死以報萬分除已
扶病迺遷取道江西度嶺而歸聽候從欲之命疊
冒威嚴罪不容貸奉聖旨依屢降指揮不允仍疾
速前來供職

辭免兼國史檢討官

嘉慶十一年

朝散郎新除秘書少監崔某狀三上丐祠之請奉

崔某和全錄卷四十一

聖旨依屢降指揮不允仍疾速前來供職續准省
劄脩奉聖旨李大東兼詳定勅令官崔與之兼國
史院編脩官兼實錄院檢討官恩出殊常驚心汗
背某竊惟君命至重出必惟行臣之事君生死惟
命此古今不易之大義也避事者或欺僞以自便
要譽者或矯激以爲高方命之誅誠不容貸至如
抱病已甚陳力莫勝進無益於絲毫退尚沾於升
斗則情可憫罪可寬也伏念某奔走萬里辛苦一
生適值明時猥玷清選顧惟群玉之府世之耆儒
碩學選武其間者能幾人推然不文曠有此幸非

特一身之寵抑爲五嶺之光自非衰疾出於大不
獲已何至棄榮而取辱捨貴顯而就困窮其功之
情昭然可見所以喋喋控陳廩廩俟譴不謂俞音
克閱異數遽來擢貳道山辭至三而未獲贅員吏
局俾共二以奚堪竊負益危鵲梁有愧蓋求去而
得進與辭少而受多於義皆不安進退愈難如臨
淵谷某自度纖冗不敢更瀆威嚴仰煩誅斥除已
恭稟屢降供職指揮一面扶憊起發前去庶見衰
殘之狀乞加審察之公所有續降兼職恩命欲望
朝廷特賜敷奏收回成渙庶安愚分奉聖旨不允
仍疾速前來供職

辭免秘書少監乞赴宣幕

嘉慶十一年

朝散郎新除秘書少監兼國史院編脩官兼實錄
院檢討官崔某狀昨已分間終更召擢自顧衰病
有玷恩榮諱祠至三已決歸計天高聽藐未賜矜
從君命有嚴豈敢違戾只得遵稟回棹而前舟次
池口忽覩本州進奏官報狀某蒙江淮宣撫使辟
充參謀官雖曰未有被受然已報行今欲遵照屢
降指揮徑詣闕庭緣上件辟命已有所聞若冒然
而前即是辭勞而就逸避煩使而觀清持於心實

不惶安蓋緣除命在前辟命在後只合申審乞免
造朝徑自赴幕又恐伺候回降必是遲延今來殘
廣寇邊義當體國豈容踟躕其行雖風雨未霽今
已一面順流東下徑趨京口聽候指揮遵守施行
準省劄勘會已降指揮同知樞密院事曾某已除
叅知政事劄付新除秘書崔少監遵依元降指揮
疾速前來供職仍具知稟起發狀申樞密院尚書
省

秘書少監乞補外

嘉祐十年

朝請即秘書少監崔某狀昨者又戊罔功僥倖善

罷自知無用於世決意南歸三請弗從幡然祇命
庶見凋殘之狀必蒙矜憫之私敢圖誤恩俾塵清
綴叨榮踰分福謝災生頭風之疾已深時復眩絕
每遇朝參月分常有顛沛之虞妄意欲求南中一
郡以爲歸計自顧衰謝無能固不足以任劇若爲
朝廷牧養細民或可勉強爲之伏念某守邊五年
服勤萬狀及茲末路困悴自憐南州事簡民淳得
少休息是亦閔勞均逸之意欲望朝廷特賜敷奏
畀以南中家便州郡差遣用榮其歸實出天地生
全大賜奉聖旨不允

辭免除秘書監

嘉祐十年

朝請即試秘書少監崔某狀伏準省劄奉聖旨崔
與之除秘書監程倬除秘書少監內有兼職人依
舊某自天聞命無地措身伏念某孤立疇依冥行
自信少負衆遂之志徒有壯懷晚爲稻粱之謀寧
無媿色茲辭雲中之戍忽塵天上之班恩重難酬
器盈易覆俗眼方窺於藏室孱軀已入於病坊求
小壘以便私屨布由中之款晉大達而增寵返登
巖止之顛在儒者可謂至矣豈陳人所宜冒處而
况一身如寄百恙相陵儻貪恋於目前必狼狽於
身後伏望朝廷檢照累申事理特賜敷奏改畀家
僦州郡差遣以保全其末路實出大造生成之賜
所有省劄未敢祇拜奉聖旨不允

再辭免除秘書監

嘉祐十年

朝請即試秘書少監崔某狀昨具辭免秘書監除
命伏準省劄奉聖旨不允某恭承訓飭倍切凌兢
自度纖微安敢煩瀆而理有未安情有未孚不允
冒昧控陳竊惟漢以蓬山萃四方之名流唐以瀛
州極一時之妙選當世以爲盛事後人又爲美談
逮我國朝尤重茲選自非途學異才清脩曠

容濫廁其間是以人才輩出前後相望實爲他時
峻用之儲其昨被殊恩俾塵步列辭避弗獲循省
自危猶曰管領英游有長在焉今大蓬之席既虛
宜得鴻碩之彥爲斯文重望伊庸陋有此僥踰清
朝以其病而優之諸儒問何來而至此得之非據
稟不自勝儻或冒居祇自速戾亦緣其分量盈滿
衰病侵陵所患頭風已成不治之疾日來又苦脾
泄醫療月餘尚未平愈飲食全減肌肉頓銷日夕
懷歸但作首丘之想而已輒犯嚴誅洵伸危懇欲
望朝廷閱其凋瘵之狀察其真切之情檢照前申
不允

辭免除兼太子侍講

嘉定十三年

朝請即試秘書監崔某狀伏準省劄備奉聖旨崔
與之兼太子侍講開命自天措躬無地竊以三代
仁而且久皆由教法之明一時賢而有才方預儲
僚之選治平中如陳薦孫固尚不符於衆望紹興
間惟范冲朱震斯可副於眷懷顧如勸講之員尤
爲進德之助伏念某性資愚陋學術荒疎西崑方

婉於首登東禁又叨於末屬曾無一之足取俾共
二以奚堪况東德溫文已著星輝之象而執經啓
迪要宏日就之功靖惟何人冒居此職儻或垂於
辭受恐難免於曠厥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投回成
渙改畀名流庶允穆於師言以少安於愚分所有
恩命未敢祇拜奉聖旨不允

辭免除工部侍郎兼同脩國史兼實錄院同
修撰

嘉定十三年

朝請即試秘書監兼太子侍講崔某狀伏準省劄
奉聖旨宣繒除吏部侍郎即余應符除給事中崔與
之除工部侍郎並日下供職續奉聖旨崔與之陞
兼同脩國史兼實錄院同脩撰陟道山之長除墨
尚新貳起部之卿絲綸復下叨榮踰分履薄驚心
竊惟冬官事簡而職清天子眷隆而選重五材是
飭不徒技巧工匠之咸精九門既通要在獻納論
思而有益茲爲顯擢宜得名流伏念某奮自遐方
縉然孤進寸長無取不過碌碌州縣之才多病相
乘但作栩栩田園之夢不圖末路有玷清班誤恩
深愧於便藩授老力求於閑散忽晉大蓬之峻復
從少海之游墜亞藝官仰聯法從魯未數旬之頃

疊此三命之榮念時事方殷惟脩械脩車以爲急務而帝簡有在豈替筆持橐以爲美觀況史才自古爲難雖宿學有詞莫措茲聖經方襲六以爲七非陋儒可共二而蕪三反覆以思凌兢而懼欲望朝廷敷奏收回成命改畀時髦俾得遂於歸心庶少安于愚分所有恩命未敢祇拜奉聖旨不允

辭免除煥章閣待制知成都府本路安撫使

嘉慶十三年

朝請郎權尚書工部侍郎兼同脩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崔與之奏伏準省制奉聖旨崔與之除煥

章閣待制知成都府本路安撫使填見闕臣聞命

自天驚心汗背伏念臣碌碌州縣庸才兩奔走四方未嘗擇地以勤掩拙實陪其勞致蒲柳之易凋桑榆之浸晚加以多病日就衰殘巧閑便私欲全晚節不謂非常之寵濫及無聞之人起部陞班禁塗接武平時敢作此夢耶方此凌兢莫知所措益部謀帥弄印久之復俾庸虛濫膺其選以清廟候對之職光賁其行誤恩便藩實爲異數力綿任重殆將壓焉蜀居江漢上游而成都實爲根本重地必碩德雅望而後可以鎮服人心必遠識長材而

後可以應酬事變壹道蕃宣之寄全在得人承平無事猶重所選厥今邊聲未寂時事方殷其可嘗試之乎况天下之事要須中外相應大小相維而後有濟蓋中外當如一家貧富休戚實同其責而勢不可不相屬也大小當如一體疾痛痾癢皆切於身而情不可不相孚也臣一介窮過蒙獎援東西惟命其敢辭難義所當爲死且弗顧但恐蜉蟻無援孤立于萬里外設或中外勢不相屬大小情不相孚或致誤事一身獲戾何足深計而事體關繫利害非輕儻辭避之或稽必顛隳之立見欲望聖慈察其真實之悃收回成渙改畀長才俾臣退奉其祠獲全末路實出洪造生全之大賜奉聖旨不允

辭免除四川制置使

嘉慶十五年

朝請郎煥章閣待制知成都府本路安撫使暫權四川宣撫司職事崔與之伏奏臣猥以衰遲誤蒙簡拔俾專益郡牧民之寄龜勉服役一載而羸力鈍事叢絲髮無補方苗旦夕上新開之請適宣聞虛次以印來歸不克從權收管以安人心以俟朝命繼準聖旨指揮令臣暫權宣府職事君門萬里

控避無從緣時暫攝職不敢煩褻有請茲承恩
界以制垣之重寄加之延閣之隆名揣分非宜捫
膺自懼厥今時事孔棘邊聲未寧剝肉成瘡有根
本先撥之慮張顧待哺有撫蘇後憂之憂况二虜
之相持正三邊之交急勢成危證命繫良醫豈繫
不根之蹤可任于蕃之責欲望聖慈俯憐其惻收
回成渙改界名流俾臣仍舊時暫權宣撫司職事
聽候差除正官施行庶幾仰寬顧憂下安愚分所
有恩命未敢祇拜奉聖旨不允

四川制置乞祠
嘉定十年六月

煥章閣直學士朝散大夫成都潼川府夔州利州
路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軍府崔與之狀奏臣嶺
海寒士遭值昌明更化十有六年之間擢從冗散
職升禁塗恩數便蕃眷簡隆厚銘膺鏤骨誓效糜
捐昨自被命入蜀誰不以上下和衷為難臣亦以
為難而義不容辭也再命護蜀誰不以表裏壤證
為憂臣亦已為憂而義不容辭也君命有嚴冒茲
遠役三邊責重四路事繁自顧衰遲了無能解惟
有一誠體國恃天而行外而二三蚌鷸之相持上
賴國威邊聲稍息內而十萬貔貅之待哺仰憑天

意威事若登而况聖度寬洪有求斯答廟謨堅定
可守而行覆轍所加體詞未及方圖末路益勵初
心緣臣蒲柳之姿一生勞苦老而易衰福過災生
百病交作近來頭風發動甚於常時呻吟號痛
刺如破加以心忡健忘肌肉盡銷殘息如絲旦暮
人耳臣非不知委身報國臣子職分而邊關重寄
安危所關萬里奔馳四生勞勩綿力窮而不可強
幸事多而不可常况抱病已深恐誤國事伏望聖
慈憐其久成察其危衷亟選長材來為臣代賦臣
祠廩俾待終於衡茅實出天地始終生全之賜奏

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

辭免召赴行在
嘉定十年六月

六月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崔與之召赴行在其
四川安撫制置命鄒孟卿時暫權續申鄒孟卿致
仕奉聖旨崔與之候有四川制置使正官到日起
發赴行在奉聖旨鄒損除寶謨閣待制四川制置
使兼知成都府填見闕崔與之候正官到日起發
赴行在自天聞命無地容身伏念臣老矣一行淒
其萬狀惟知盡瘁不敢辭勞方沅峽建西州之牙
復度劔守北門之鎬風霜刮面歲月壓頭以衰

再辭免禮部尚書

嘉靖十七年

煥章閣直學士朝請大夫前四川安撫制置使崔
某狀昨辭免除權禮部尚書乞改昇祠祿繼準省
劉倫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仍令疾速前來
供職聞命自天凌兢失措某既衰且病力丐真祠
宜黜而升忽叨顯擢顧六官於禮為重而八座非
賢莫居被寵踰涯捫膺增惕異辭雖切俞命未頒
區區血誠不克再有控請伏念某孤陋寒儒起身
荒左遭逢盛際猥被使令恩重感深期於報稱南
抗海表東涉淮壩西北戍於蜀口苟可勉強未嘗
輒辭屬以桑榆浸晚蒲柳易凋宿恙日深百骸柴
立去夏一病死而復生雖殘息僅存已成沉痾歸
田有請急於投閑天閱其勞獲釋重荷一旦生出
三峽已為過幸常伯清選臺所不到今若扶備養
榮必顛仆於道路伏望朝廷察其危迫之情特賜
敷奏賦以祠廩俾待盡子衡茅實出始終生全之
大賜奉聖旨依已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疾速
前來供職

第三次辭免除禮部尚書

嘉靖十七年

煥章閣直學士朝請大夫前四川安撫制置使崔

某護蜀罔功僥倖滿替伏準恩命除禮部尚書尋
具辭免丐祠而歸續準降詔不允六月初至岳州
再具辭免八月半至靜江府準省劉指揮三省同
奉聖旨依已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仍疾速前
來供職聞命震惕情迫於中輒冒嚴誅瀝血控請
竊惟君命召不俟駕於禮固所當然有疾不能造
朝其情亦在所閔伏念某天子甚畜夜行不休入
而奉筆橐於清廟出則建牙幢於巨鎮公朝謂其
忠實有餘而材力不逮往往用其長而護其短曲
加容覆未底譴訶及其抱病危困又為除代俾得
生還春官攝承更叨清近之選恩隆數異前所未
聞感戴鴻私若為稱塞自當仰體勤歸之意策鈍
而前實緣某自壬申歲持嶺右憲節半年行部遍
歷障鄉因染風眩之疾十有三年矣病根日深遂
成沉廢加以多事損心健忘尤甚怔忡自汗通夕
不交睫或睡而覺神不附體恍然久之而後定此
皆垂亡之證某豈不知命出惟行三瀆有罪自非
衰病大不獲已其敢煩褻徒自速辜伏望朝廷念
某平生勞苦之蹤末路凋殘之狀察其真切由衷
之懇特為敷奏畀以祠祿實出生全之恩奉聖旨

依屢降指揮不得再有陳請仍疾速前來供職

第四次辭免除禮部尚書

寶慶元年

煥章閣直學士朝請大夫前四川安撫制置使崔景狀昨者第三次辭免權禮部尚書除命伏準省劄奉聖旨依屢降指揮不允不得更有陳請仍疾速前來供職自天聞命震懾手中勢分有嚴其敢屢瀆其竊惟父母之命人子固不可違而人子有疾父母亦覆憂之仰恃鴻造生育之恩冒罪以請伏念某西陲解戍衰病相乘暮鳥急於投林纔出三峽即渡洞庭泝瀟湘取道桂林而歸萬里脩途

崔景狀奏

一

適值劇暑遽入五嶺秋令已深正當風瘴之時又客乍歸易於衝感宿恙為梗甚於前時自顧弱植孤根去鄉井十有三年頽齡已邁方幸生還而卧病不能出門戶趣行有命扶憊莫前自惟平生奔走四方王事盡瘁惟有一誠體國至於神疲力竭而後已未嘗輒辭况春官最為清近之選血氣雖衰豈無得心而奄奄垂盡之餘陳力有不容強累具控辭出於真實不敢一語欺天肺肝吐露已盡高而弗聞日夕懷懼欲望朝廷稔念衰蹤特為敷奏亟昇祠祿休養病軀如或稍可支持當糜捐

圖報不敢辭也奉聖旨依屢降指揮不允仍日下前來供職具已發日申尚書省

辭免除顯謨閣直學士知潭州湖南安撫使

寶慶元年

煥章閣直學士中奉大夫前四川安撫制置使崔與之狀奏伏準省劄奉聖旨崔與之除顯謨閣直學士知潭州湖南安撫使填見闕令所在軍州差撥兵級三十人津發疾速之任候任滿前來奏事恍承誤渥深切驚心歸班之命屢辭方茲俟謹予郡之恩繼下復爾叨榮雖大造曲成而不遺顧小

崔與之奏

五

器已盈而自懼伏念臣樸忠素守艱阻備嘗惟四方奔走投老而不休故百恙侵陵乘虛而為梗五年守巴蜀自知駕力之窮六月泝瀟湘已失孤丘之計陛下嗣登大寶勉思遠圖勵精方新進德不已親近正人以新聖學招徠名彥以興治功當此天日清明之初誰無風雲依乘之志況臣起身遐壤荷國厚恩先皇帝拔臣於冗散之中徑躋清近聖天子召臣於歸休之後不容控辭竊實意之上乎忽溫言之下逮長沙巨屏猶付重權延閣窮班更陞華丘仰見公朝未忍棄捐之意徒有末路不

堪驅策之憂緣臣暮景相催宿病尤甚秩宗事簡尚不能一望於清光連帥責嚴其何以仰當於隆委自顧衰殘之狀實深顛踣之虞欲望聖慈察臣愚惻界臣祠祿俾仰病於田里免速斃於道途僅溝壑之未填或涓埃之可報所有省劄未敢祇拜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

辭免知潭州湖南安撫使寶慶元年

煥章閣直學士中奉大夫前四川安撫制置使崔某狀昨準省劄指揮崔某除顯謨閣直學士知潭州湖南安撫使尋具辭免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院

降詔聞命自天驚心汗背某投老多病屢申懇以丐祠求退得遂復蒙恩而予郡叨榮非據履薄自危伏念某起自炎陬蟬蟻無援清朝拔士取之疎冗無聞之中猥玷使令寢階通顯可謂遭逢之幸粵從西戍抱病支離息影窮閭庶使休養不徒誤渥下賁衰蹤六卿峻除方力辭而得請九牧重任俄寵數之選來洪私倍費於生成弱植豈勝其負荷亟騰免牘尚闕俞音某自惟耄耋殘齡駸駸謝事一衰已甚有病相乘名曰頭風積成奇證每一發動輿死為謀加以心病日深形骸立十目所

共見也長沙據上流之雄事任甚重詎容久闕正官欲望朝廷特賜敷奏別選名流以副隆委載念某自去春益昌解印之後將及二年衰病無能為役而又未能忘祿表鳴鑾矣情詞已窮併乞垂憐畀以祠廩抑亦見聖代始終保全老臣之意奉聖旨依已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再辭免知潭州湖南安撫使寶慶二年

煥章閣直學士中奉大夫前四川安撫制置使崔某狀昨準省劄指揮除顯謨閣直學士知潭州湖南安撫使填見闕即具辭免奉聖旨降詔不允尋再具

辭免奉聖旨依已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某聞命自天不勝震懼竊惟令出惟行稽留有罪亟當遵稟其敢重違而情迫于中不容自默者伏念某碌碌庸才屢膺煩使鞠躬盡瘁不敢告勞淮蜀十年技窮力屈投老多病僥倖終更歸伏衡茅庶便醫藥公朝矜念舊物寵數狎來聞寄非輕猥叨顯擢自惟荷國厚恩雖未有以補報頭顱至此而猶有未忍棄捐可謂衰晚遭逢之幸仰惟初政清明求士如渴何物冗陋首玷榮除恩重感深若為稱塞自應驅馳而往圖報萬分而日暮也憤莫任

鞭策盡其辭凡尚未科從惟有稟稟候議而已嘗聞士大夫保初節易保晚節難方精力強盛之年統志事功東西惟命而不辭隨其所長皆可展布以自見及其老也精力既衰非惟不足以任事必至廢事且誤事也國家以忠厚之意待士大夫制為祠官之廩庸示優恩或老而丐歸或病而求養或久勞而欲均休俾之少遂安閑而又不失寸祿以保全其末路忠厚之至也區區危懼冒罪控陳欲望朝廷察其情信其言檢會累申特賜敷奏曲從所欲頂踵生全之恩大矣奉聖旨除寶謨閣學士依所乞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任便居住

辭免除寶謨閣學士寶慶二年

煥章閣直學士中奉大夫新除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增城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賜紫金魚袋崔與之狀奏伏準省劄奉聖旨除寶謨閣學士依所乞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任便居住臣均佚琳宮忽被予祠之寵陞華奎閣更叨進職之榮異數便蕃危衷震惕伏念臣受材庸下遭時盛明通籍九門入蓬清廟之邃分符萬里出臨巨屏之雄計治罔功黜幽有典荷公朝用其長而護其短至末路

憐其病而全其歸陟之文昌六聯之峻班繼以元戎十乘之重寄恩加頂踵感至涕洟屬初政之方新撫孤蹤而欲躍驥雖老而伏櫪尚欲加鞭鶴已病而乘軒何堪受中自嘆桑榆之景但傾葵藿之心未酬大恩徒抱遺憾輒布投閑之悃深虞方命之誅忱辭既孚淵聽甚邁簪履不遺於舊物絲綸更侈於新除祠官得請以為榮銘心知幸學士為真而非據踰踏難勝儻辭受之或乖則顛隲之立見上件宮祠指揮臣除已恭稟遙謝祇受訖所有寶謨閣學士恩命未敢祇拜欲望聖慈收回誤恩庶安愚分實出天地始終大賜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

辭免除煥章閣學士紹定元年

寶謨閣學士新除提舉南京鴻慶宮南海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賜紫金魚袋崔與之狀奏伏準省劄倫奉聖旨崔與之除煥章閣學士提舉南京鴻慶宮任便居住恭承明命震惕于中伏念臣一介寒生受資綿薄遭逢盛際猥玷使令入從出藩泰竊過分矢心自勵仰荅鴻私而歲月蹙頹老且病矣俯伏陳茅之下待盡為期公朝未以宣稱

賦以無功之祿全其末路麋鹿得遂山林之性鳬鴈猶為稻粱之謀進職再祠肆頒成渙顧知真庭清適所以佚老之優自揣非才實深危懼况煥章遠閤地禁職清以待當世名彥尤非衰朽所宜冒居陛下垂憐簪紱舊臣雖不堪世用而眷遇有加踰踰難勝漂乎維谷上件宮祠指揮臣除已恭稟選謝祇受訖所有煥章閣學士恩命未敢祇拜欲望聖慈收回誤渥俾臣仍舊職以奉祠實為至幸奉聖旨不允

辭免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

二年

煥章閣學士中大夫提舉南京鴻慶宮崔與之狀伏準省節備奉聖旨崔與之差知隆興府充江西安撫使填見闕令所在軍州差撥兵級三十人津發疾速之任候任滿前來奏事自天聞命無地措躬不圖垂盡之年猥被殊常之寵伏念某起身嶺海踈拙亡奇蚤遇眷知誤蒙器使四方于後一毫罔功紫橐高華致身法從偏方寒士有此榮達銘之肺腑勉思報稱而器盈斯溢福過為災自蜀一病之後生意蕭然不堪世用遂決歸休之計朝廷矜念舊物恩渥還來庸彰異數六卿近綴優趣歸

班十連重權繼叨顯推雖驚力莫勝於負荷而鴻私過費於生成龍之奎閣之隆名賦以琳宮之清祿老多幸天實假之惟是年事日益高病勢日益深百念俱灰但作首丘之想某官簿之年七十矣方面有請求致其事以畢此生忽奉恩綸界以南昌分閫之寄事出非望恍然驚心仰感眷遇不衰之意而頭顱如許來日幾何殘息如絲朝不保夕實非驅馳王事之時鍾鳴漏盡夜行不休必顛仆而後已凌兢失措披瀝控陳欲望終其樸實之情全其晚暮之節收回誤恩許某守本官職致仕實出始終保全之大賜所有省劄寄留廣州軍資庫未敢祇拜伏望朝廷更為敷奏施行奉聖旨不允仍依已降指揮疾速之任令學士院降詔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卷之六

奏劄三

再辭免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

三年

煥章閣學士中大夫提舉南京鴻慶宮南海郡開國侯崔某狀昨準省劄備奉聖旨崔與之除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尋具辭免奉詔書不允崔趣之任仍具已起發及到任月日申某聞命震懾局春不安若命有嚴其敢再瀆而事出危迫情有未孚不免冒罪控陳伏念某平時奔走四方未嘗擇地才雖弗逮而力可往東西惟命不敢辭也玩惕既

久疾疾相仍天閔其勞憐遂開道清泉白石方托此生畫棟朱簾忽形於夢自惟一生荷國厚恩愧未有以補報雖老不堪用而猶未忍棄捐所願祇命而前仰答知遇自嘆頽齡易暮弱植難扶雖有拳拳體國之心而力不容強亟馳免牘尚闕俞音偃倭循墻恍然失措顧知一路蕃宣之寄其責非輕自度衰殘若為勝任頃年頭風之疾秋冬為甚今發作無虛日自早晨為其所苦食後方少定若遇風寒則終日奄奄無復生意甚至攻注而目牽引口齒呻吟不已繼以叫號年事至此能再少再

壯乎使之臨事非惟無益於事必至誤事授老廢疾一身何足惜而大體所繫其可不自量耶某去冬因往外邑營一歸藏之地抱病而歸幾於不救今若扶憊出嶺四千里行役道途銜涉祇自速斃而已六年蒙遠老之恩自謂微生之幸一旦獲方命之罪竊為末路之羞反覆以思朝之票票勢不獲已輒露枕洎游千雷霆之威欲望朝廷察其真切之情特為敷奏俾從所欲併乞檢照前申許致其事庶幾瞑目牖下得為聖代全人一髮寸膚盡出終惠奉聖旨除徽猷閣學士提舉南京鴻慶宮

任便居住

辭免徽猷閣學士

三年

煥章閣學士中大夫提舉南京鴻慶宮崔某狀伏準省劄備奉聖旨崔與之除徽猷閣學士依所乞提舉南京鴻慶宮任便居住恭承明命靈賜于中義有未安情不容默伏念某一從家食六閱歲華耄矣無能表而且病大馬雖未填於溝壑綿力已窮靡甦得自遂於山林安心盡息公朝念其西清簪橐之舊界以南昌鼓角之雄頭並齒路以何碑鍾鳴漏盡而為佳舞辭二十石貞符之寵併上

十歲謝事之章有方命之罪而不忍加刑無劾官之勞而又從受祿珍臺續食借曰憐其老而優之奎閣陞華或者謂何功而得此孤首丘而已幸燕負山而益危辭受或乖顛隲立見上件宮祠指揮除已恭稟選謝祇受訖所有徽猷閣學士恩命未敢祇拜欲望朝廷特為敷奏收回誤渥俾仍舊職以奉祠實出始終大賜奉聖旨降詔不允

乞守本官致仕

紹定五年

徽猷閣學士大中大夫提舉南京鴻慶宮崔與之狀奏不避嚴誅輒有由衷之懇仰塵淵聽臣竊惟七十致仕禮之經也昨嘗引年告老期畢此生適有南昌分間之命自顧衰頹不堪驅策疊具控免幸獲矜從然猶未忍棄捐界之祠廩強顏祇命終不遑安伏念臣天外寒蹤人間棄物一衰甚矣百恙乘之踐歷何功貪餐有忝茲迫桑榆之晚尚煩芻豆之供陛下眷遇舊臣每加優異而人臣出處大節要自省循已踰謝事之期徒負空餐之刺可止而不知止此心得無嫌乎况又病支離僅存殘息養痾牖下生意蕭然及此明時得遂乞骸之願瞑目可無憾矣欲望聖慈閱其遲暮之年察其危

迫之惓惓臣守本官職致事則末路生全之恩大矣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降詔

辭免召赴行在

紹定六年

徽猷閣學士大中大夫南海郡開國侯崔與之狀奉伏準省劄三省同奉御筆崔與之李奎鄭性之可召赴行在臣恍聞成命莫知所從不圖垂盡之年猥被殊常之寵省循非據震惕不安伏念臣嶺海不振之蹤衰遲暮景遭際昌齡中外回旋實身通顯淮蜀遠戍不敢辭勞平生分量薄而僥倖多踐歷深而補報少桑榆易暮蒲柳先秋未請許國之心已作歸田之夢陛下嗣登太寶擢用舊人秩宗近班三蒙趣召連帥重寄兩玷榮除鴻私兼覆而未忍棄捐驚力告疲而不堪驅策復叨遂閣嚴凝之職得遂清都泮奭之游乞身無從捫膺有愧忽奉起家之命俾為赴闕之行居然陳人何自得此春隆數異前所未聞局脊難勝凜乎維谷伏緣臣流年七十有六老將焉用病莫能興近又為風邪所中左臂偏枯殘息奄奄朝不保夕自惟奉奉獻畝之中身在外而心玉室豈不

奏暫領經略安撫使知廣州即乞除官代

端平二年春二月九日賊自廣州退道徑趨肇慶府界經略司催趣循連南雄州三處戍兵付統制毗富道統卒二十二日賊至肇慶城下二十三日攻城官軍小卻二十四日夜賊棄城遁官軍追逐至地名冷水坑賊據險設伏以待之官軍輕進隨賊計中遂致失利賊今乘勢盤泊于四會懷集兩縣之境流毒漸廣未有安靖之期三月十二日承提刑司逋到御前劄子三月二日三省同奉聖旨崔與之除廣東經略安撫使兼知廣州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自顧衰殘何能為役臣仰體陛下

一時權宜委用之意不敢控辭暫此守印以俟朝命已於當日交領印訖時暫居家治事臣自事變之後百憂熏心宿疾大作深恐有誤使令欲望聖慈亟選素有威望之人或長材敏識稍知方畧者當此重寄遠方甚幸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

奏乞謀帥為代

端平二年四月十七日

端明殿學士大中大夫廣東經略安撫使兼知廣州崔與之不避嚴誅輒伸危懼臣十年晦處衰病日侵累疏乞身未遂所欲昨緣惠陽戍卒相挺為亂肆其跳梁陛下仁不忘遠上勤顧憂以臣校老

里居俾之就守鄉郡以任招撫之責臣仰體陛下

一時權宜委用之意勉強祇命徒有為國為民之心而忘其衰朽自領事之後疲於應酬心疾大作怔忡自汗神思恍然軍期繁興日不暇給遂將廣州職事牒請提舉常平黃成兼攝以分勞經略司則牒請提舉市舶管瀛參相幕謀以相扶助今來事日益繁病日益深近又為風邪所中半身不遂餘息奄奄當此多事之時日夕懷懼不免披折肺肝籲天控請伏望聖慈憐臣老命亟賜謀帥以為代庶免有誤國事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

申山前事宜併牒彭提刑節制諸軍隨宜調遣

遣就行督捕事

端平二年五月初二日

端明殿學士大中大夫廣東經略安撫使兼知廣州崔某照對本司據節次探報申叛賊自四月十四日以後只在懷集縣管下石疆場割泊十九日起離二十二日至大梁村係封州開建縣界並是山徑險峻去處未有向望近準省劄降下黃榜如能悔過自新收納器械束身自首依舊軍分收管本司遣軍兵謝興齋黃榜錄本先入賊巢告諭今據謝興回司繳到曾忠等遵命投誠不願再謀第

二兵籍欲移往別州住劄即是賊徒終懷疑心未
易柔服徒以受招為名而不遵黃榜指揮且有難
從之請往返遷延恐為所誤除已牒提刑司一面
照應施行仍將山前諸軍併請提刑節制隨宜調
發就行督捕庶幾事權歸一易於集事今毗富道
統制一軍住懷集縣界候江東軍到即自四會進
兵會合又慮賊徒勢窮計迫衝突封川開建奔出
梧賀州界亦已遣飛虎軍并本司勇敢等軍把截
開建一帶以防其竄逸激浦水軍屯泊四會定海
水軍屯泊肇慶以守把江面纔候江東軍至續具
別狀供申

奏盜賊寧息乞賜除代

端平二年七月初五日

端明殿學士太中大夫廣東經略安撫使兼知廣
州崔與之照對臣四月間抱病貼危奏乞除代伏
準省劄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臣恭聞成命
震惕于中伏念臣授老里居十有二年矣適今春
戍兵倡亂上貽顧憂忽承誤恩俾守卿郡臣仰禮
陛下一時權宜之意不敢輒辭竊意三兩月間可
以結局不謂狂徒自知稔惡終懷疑心招諭不從
繼以討捕咎然陳人何走以任此披瀝有請天高

弗聞正當軍期旁午之時只得扶衰任責應酬百
冗靡憚異常今當諸軍會合狂寇盡平亟欲少求
休息六月二十一日恭承明詔之頒訓辭有曰旦
夕除代有人至而受之事卿乃得即安仰見陛下
憐憫老臣委曲撫存之意拜手伏讀感涕交零輒
敢吐露危衷冒罪控告欲望聖慈念臣年齡已邁
精力已窮亟賜謀帥以為代庶幾早釋重負以活
餘生仍乞趁此明時就令致仕則始終保全之恩
大矣

申彭提刑管提舶之功

端平二年七月初九日

端明殿學士太中大夫廣東經略安撫使兼知廣
州崔某照對今春戍兵作逆聲勢鴟張帥聞適虛
俾之承乏力綿責重何以克勝自非幕畫得人誰
與共濟竊見朝請即提舉廣南市舶管瀛才識俱
高剛正有守遂於三月間屈其入幕以相扶助繼
蒙朝廷特為敷奏奉聖旨管瀛兼經畧司叅謀官
荷其以國事為念悉心裨贊乃有蒙成之幸五月
間諸處調發軍馬漸次齊集遂牒本路彭提刑節
制山前諸軍就行督捕庶幾事權歸一可以集功
某嘗謂士大夫同王事者往往先有功名之念遂

生疑忌之心上下自爲謀彼此不相應多致誤事
今來管提舶參謀帥幕適與彭提刑素相厚善心
志相孚通帥憲兩司之情往來山前議事相與參
訂從長而行提刑遇事轉區處得宜斯充有濟
今寇盜寧息實賴彭提刑山前制勝之功管提舶
幕中參謀之助其衰老無能因人成事而不敢沒
其實須至申聞者

申石運判李運判黃提舉之功

照對摧鋒軍兵曾忠等因在惠州出戍生變輒犯
廣州城壁俄而遁去徑入肇慶府橫行下懷集四
會開建之郊本司節次調遣韶州駐劄摧鋒軍統
制此富道湖南飛虎軍統制蘇洪飛沿江制司統
制陳萬各領所部官軍前去逐處把截又遣廣州
水軍叢浦定海水軍控扼肇慶一帶江面緣諸項
軍馬分投調遣道途隔驛饋運孔難遂移牒轉運
司任責應副山前軍食無令缺誤荷朝議大夫運
判石孝淳以國事爲念多方措置猶慮儲糧有限
差人於惠連韶封等州增糴預爲乏缺之防分委
屬官充隨軍督運仍擇有精力者分充水陸受給
官區處皆有成畫石運判任滿朝散大夫運判李

華繼之正當山前諸軍會合賊徒窮迫之時自懷
集開建而上係與湖南廣西接壤無非山徑險峻
去處皆係是陸運李運判悉照前官元措置施行
加以程督嚴明夫運齊集是致軍餉寬餘其昨以
經略使兼知廣州廣乃卿郡爲南川重地事物浩
穰訟牒叢夥凡所裁決寧無妨嫌而况年老且病
軍務冗擾日不暇給所有郡事委無心力可以應
酬遂牒朝請大夫提舉常平黃歲時暫兼知廣州
用以分勞荷其忠心體國相視如一家檢提吏姦
脩明軍政郡綱整飭裏外肅清是時軍期正繁費
用百出而帥司財計枵虛歲乃那撥鹽司椿積見
錢五萬貫以濟軍用急缺支遣王事所關略無留
吝凡此者皆孝淳華歲協力共濟之功遂藉此以
集事須至申聞者

照得叛卒曾忠等昨自惠陽倡亂徑趨廣城正
欲掩我不備當采若非統領熊喬星馳前來告
變則倉卒何以禦之賊在城北就日門外剗泊
門裏即是摧鋒寨特一門之隔耳人心憂危恐
生他變喬在本寨彈壓仍護北門區處有方關
防甚密伺其出入察其情偽預爲之防是時軍

氣頗驕問有與人爭競或出言狂悖者即戮以
警之軍情貼然潛銷內應以禦外侮此則喬之
功也其竊謂熊喬身為主將而盜發所部其罪
固不可逃盜發而能禦盜其功亦不可掩併乞
照會其申稟

辭免除參知政事

端平二年七月十八日

端明殿學士太中大夫南海郡開國公崔與之伏
準省劄三省樞密院同奉御筆曾從龍知樞密院
事兼參知政事崔與之除參知政事鄭性之除同
知樞密院事陳卓依舊端明殿學士除金書樞密

院事

十一

院事臣自天開命無地容身不圖垂盡之年猥被
殊常之寵伏以聖明望治惟簡拔於人才疑丞設
官實參陪於國論嘉謀嘉猷以補衮衣之闕同
德以助鼎餗之和厥任非輕惟賢是與如臣起身
荒遠朽無寸長適值明時屢叨煩使四方環轍毫
髮罔功退伏田廬優尋一紀頽齡已邁宿恙相乘
豈復作榮塗之夢陛下垂憐舊物而猶未忍棄捐
恍奉十行之書躍升四輔之選事出非望凜不皇
安伏念臣年七十有八矣棲遲暮景凋落寒根耳
目昏瞶而視聽全衰氣體支離而拜跪久廢養病

送日生意蕭然顧惟君命之嚴亟欲驅馳而往仰
副眷懷庶乎瞻望清穆之光敷陳忠赤之悃而君
門萬里策鈍莫前自惟一生荷國厚恩甲申年以
春官召甲午年以天官召既老且病再三控辭情
切語真皆蒙矜允得免道途顛沛之虞今茲擢貳
政塗尤為異數而臣年愈高病愈深力愈不容強
也輒敢披露衷款冒昧懇祈欲望聖慈念臣桑榆
之景無多察臣樛櫟之材焉用收用誤渥改昇名
流仍令臣守本官致仕以畢此生末路有餘榮矣
所有上件省劄寄晉廣州軍資庫未敢祇拜

奏

十一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卷之七

奏劄四

再辭免叅知政事

端平二年七月

端明殿學士太中大夫南海郡開國公崔與之照對臣昨者恭奉御筆除臣叅知政事即具辭免馳奏訖閏七月二十一日恭奉御前金字牌通到御劄一封趣臣就道亦已具表稱謝訖所有臣區區危迫未盡之惻不免冒罪控陳臣竊謂臣之事君以忠要無毫髮欺隱之情君之遇臣以恩常有頂踵生全之意神宗朝范鎮未及謝事之年力求休致上察其真情而從之不以其為矯也逮元祐更化諸賢畢集鎮獨不至上察其高年而從之不以其為慢也蓋上下之情相孚所言必見察所欲必見從故能進以禮退以義足為不朽之榮如臣疎庸何足比數惟有忠實一意始終不渝冀全晚暮之節臣頃者分符西戢解組南歸屬聖天子御極之初有大宗伯歸班之命逢辰多幸揣分難勝適

抱病以衰支遂授閑而有請雖乘車之年未及而操轡之力已衰錫以奎閣之隆名賦以琳宮之清祿一從家食十閱歲華自謂杜門養病可以畢此

生矣陛下改元更始蒐獵遺才天官峻除首膺嚴召虛懷注想親劄趣行禮出殊常前所未有異辭殊切淵聽甫回方此踰年再叨殊遇恭知深篤擢貳政奎雲章陸離先後交映實意過安車之禮溫言重衮之褒恩下九天春生五嶺倖踰至此報稱謂何伏念臣老矣無能仕焉可止顧君命惟行而弗惟父然帝鄉可望而不可期馳隤自嘆於衰蹤蹇鈍矣堪於遠役徒負朝廷旌獎之意寧免道塗顛仆之憂折肝哀鳴重足俟譴伏望聖慈察臣平時質直之情必不以為矯也憐臣末路凋殘之狀必不以為慢也俯鑒由衷之款特寬方命之誅俾臣保此餘齡以待盡于牖下則天地曲成之恩大矣奉御筆不允令學士院降詔

第三次辭免叅知政事

端平二年八月

端明殿學士太中大夫南海郡開國公崔與之照對臣昨者兩嘗具奏辭免叅知政事恩命奉御筆不允令學士院降詔竊以九重圖任陳力莫能一劄頒榮趣行愈急仰服丁寧之訓實深危迫之憂情有未孚言不容默伏念臣起自寒遠出際昌期中外四筵其身並近年至老及久竊沐閣下圖齒

髮之哀伴作股肱之助眷隆數異郵命交馳何自而得此耶士有懷才抱藝老死巖穴而嘆不遇時者多矣如臣才碌碌以無聞景翳窮以將入雖不堪世用而猶未忍棄捐可謂末路遭逢之幸矢心自勵期報涓埃歲月壓頭有孤初志茲聞命不敢俟駕而有疾不能造朝累疏懇祈出於真惻天高莫測尚闕俞音臣一身榮獨而時依百病侵陵而自苦孤根已露殘息如絲頭風為蓄積成奇證發作始無虛日或遇風寒時復眩絕加以心疾益添驚悸自汗或睡而覺神不附體恍然久之而後定此皆垂亡之證今若扶億倉卒四千里行役衝冒跋涉能免顛路於道路乎况弼亮近臣實為一之遇血氣雖衰立無得心自非病瘁大不獲已其敢方命自取謹詞輒不避三瀆之誅披瀝控告伏望聖慈垂念舊物特假誤恩免為赴關之行俾遂首丘之願就令致仕以畢餘生當出天地始終生全大賜奉聖旨依屢降詔不允不得更有陳請

第四次辭免案知政事

端平二年十月

端明殿學士大中大夫南海郡開國公崔與之恭準御前金字牌遞到御劄一封以臣辭免案知政

事除命未賜允從趣令就到臣除已具表稱謝訖續奉詔書以臣再辭免上件除命不允不得再有陳請恩榮稠疊戒飭嚴明冒寵踰涯驚心汗背伏念臣了無能解徒有樸忠平生愛君愛國之心夷險一致未嘗輒為身謀蓋委貲事君東西惟命至於神疲力盡而後已其敢辭勞陛下親政之初急於望治予旌巖穴搜拔遺才公道昭明人心興起此正明主可為忠言之日諸賢力行好事之時臣拙伏窮荒猥蒙收召逢辰多幸誓報涓埃而多病久衰無能為役但欲乞身於暮景庶幾得謝於明時前後奏陳出於忠惻不敢一語為欺逮茲盡之年更被殊常之寵政機參預恩數便蕃宸翰再頒光昭三徑恩重感深惟有涕感而已緣臣年事已去百病叢生拜跪不能則廢禮視聽不真則廢事廢禮廢事將焉用之而况心氣頭風交相為病春間為寒邪所中半身不遂涉秋以來此疾復作須人扶掖而行十目所共見也若迫於成命不自揣量奔走倉卒死於道路則晚節掃地遺憾何窮若重一死不能扶億而前則何以仰答隆眷要若慢令之罪其可逃乎恐非陛下所以保全老臣之

意久覆以思凌兢而懼不免冒犯嚴誅披瀝以告
伏望聖慈察其真切憫其哀鳴乞此殘齡以全末
路至今致休俾瞑目于牖下為聖代全人實出終
惠奉聖旨依已降指揮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第五次辭免叅知政事

端平二年十一月

端明殿學士太中大夫南海郡開國公崔與之伏準
省劄以臣第四次辭免叅知政事恩命奉聖旨依
已降指揮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聞命自天周章失
措臣竊惟君命至重出則惟行臣之事君死生惟
命此古今不易之大義也避事者或偷情以自便

金鑑卷之七

五

治名者或矯激以為高方命之誅皆所不貸至此
年齡已邁疾疾已深任重力綿不容勉強則情可
憫罪可寬也伏念臣偏方寒士百不如人徒有忠
恪一心奉奉體國頃年筋力未衰之時東淮西蜀
萬里奔馳才雖不逮而力可往未始辭難蓋君命
不敢違而王事所當盡瘁也至於驚力既窮不堪
鞭策雖長沙南昌分閫之寄相去非遥亦不能往
踰伏里居十有二年矣陛下垂憐舊物未忍棄捐
推之政途急於圖任屬時多事虛守尤勤何物衰
邁誤蒙簡拔如此越行有命但切震驚感戴氣體

支離不能片起何堪越進班行久病衰心極為
倒何以應酬事機况踰八十八歲之陳人為迢迢
數千里之遠役能免顛仆於道路乎朝夕以思莫
知死所茲累疏連章之有請而真情實意之未孚
目斷天高詞莫能措惟有祝首窮閭凜凜侯謹而
已夫以一介螻蟻之賤敢干嚴犯雷霆之威豈得
已哉伏望聖慈洞鑒由衷之懇特施從欲之仁念
臣衰殘俾遂乞骸之願以保全其末路則鴻造曲
成之恩大矣奉御筆依原降指揮不允不得再有
陳請

第六次辭免叅知政事

端平二年正月

端明殿學士太中大夫南海郡開國公崔與之伏
準省劄以臣第五次辭免叅知政事除命奉御筆
依原降指揮不允不得更有陳請臣竊惟君命之
嚴稽留有罪亟當盡棄其敢重違而區區危迫之
情有不容默者大抵人惟自信而後見信於人昨
者參預之除出於非望眾意控避盡吐肺肝言之
孔多未蒙聽信則前後由衷之語幾於為欺豈不
大可懼耶蓋四輔之設所恃以答國論密贊錢
機者也豈容衰邁無用之人所敢冒居公朝時過

臣每加優異而人臣出處大節當自省循儻懷不止之貪忘在得之之戒力微責重立見顛隳技老獲罪一身何足惜而上誤國事利害非輕伏念臣年七十有九矣凋殘之狀日甚一日心疾益深怔忡自汗神昏思短健忘如癡加以頭風相陵極其痛楚牽引唇齒時復暈絕養病一室中猶且惴惴然朝不保夕數千里衝冒跋涉何以克堪臣自惟一生荷國厚恩媿無毫髮補報雖老無能為而猶未忍棄捐鴻私倍費於生成驚力豈勝其負荷眷懷深篤禮意有加士之遭遇其時未有如臣僥倖之甚者也惟是趣行不已日夕驚心陛下非不憐臣之老也知其老而未知其老且病也若不披瀝以告期於感通祇自速戾而已無益於國徒殞其身不惟末路之可羞抑於明時而有玷喋喋哀鳴非得已也欲望聖慈念臣垂盡之年恕臣屢瀆之罪許令休致俾遂生全則頂踵曲成之賜大矣奉御筆卿忠清足以範俗惠直足以揉邦國之紀也民之望也朕自去秋以來數降詔書趣卿政路而奏牘未上至於五六殊喲朕意夫有德者進則朝廷尊嚴強暴消靡卿便可驅車造朝東德輔時不

責卿以事

第七次辭免叅知政事

端平三年四月

端明殿學士大中大夫南海郡開國公崔與之伏準省劄以臣第六次辭免叅知政事除命奉御筆卿便可驅車造朝不責卿以事臣仰見陛下眷遇之意不衰而訓飭之辭愈嚴也聞命憂懼疾疢轉增情梗于中詞莫能措伏念臣一介寒遠推鈍亡奇碌碌州縣之才耳四方奔走驚力易窮頃自西陲解成而歸已知不堪世用自隱衡茅養病送日連今十有餘年中間誤蒙簡記疊被召除內而六卿之峻班外而九牧之重寄力具控免皆荷矜從不圖垂盡之時更被殊常之寵九重注想四輔陞華蛇負山而昂勝孤首丘而為幸巽辭屢矣俞音杳然策足趨趨驚心骸棘豈敢復有言也緣臣病勢貼危日甚一日心氣怔忡而如啜頭風暈絕而欲顛視聽全衰拜跪久廢半身不遂語澁聲乾肌肉盡銷僅存皮骨豈能久於世乎大抵委質事君一死豈敢自愛但要死得其所耳如使精力未衰老而益壯死於社稷死於封疆豈非臣之素願今頭顱如許僅不量力輒取倖心僕僕貪榮徒死何

補褒劄趣行而不已孱軀扶憊而莫前披瀝抗章
至於六上伏俯候報幾及一年顧天雖切而情莫
乎積日既久而罪愈大恐激雷霆之怒重煩斧鉞
之誅不免吐露肝膽喋喋哀鳴以覩萬死一生之
幸伏望聖慈憐臣餘年至此來日幾何檢會累奏
事理特從所請則項踵保全之恩大矣奉御筆除
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任便居住

辭免除資政殿學士宮觀

端平三年七月三

端明殿學士六中大夫南海郡開國公崔與之照
對臣昨者疊具辭免參知政事除命伏準省劄備

崔與之奏

九

奉御筆除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任便

居住臣聞命自天措身無地班高參預屢騰避
之章職晉寧嚴更界清閑之祿冒寵便蕃而非據
省躬震懾以自危義有未安情豈容默伏念臣一
身如寄百念俱灰冉冉頽齡謝事而未得請奮
殘息抱病而莫能興濫膺明哲之知擢寔疑丞之
列綿力不足以勝重寄孱軀不足以涉遠途七疏
控辭盡吐由衷之款九門愛隔第懷方命之憂忽
有意之上乎有溫言之下逮竊惟書殿乃崇儒之
華秩祠宮為佚老之優恩久矣在朝懋著勳勞之

天及其去國庸彰體貌之隆如臣伏櫪無能採薪
有疾雖圖任管蒙於東掖而趣行自莫任於驅馳
有罪而不忍加刑無功而又從受祿得無歉乎事
出殊常顛躋立見顧天地未即終棄而鬼神亦將
害盈崇地難居清議若揭儻昧保身之道徒貽沒
齒之羞輒敢披瀝其私觸突以請伏望聖慈洞鑒
忱辭收回誤渥曲從所欲以畢此生俾臣仍舊官
職致仕實出始終保全大賜所有新除省劄寄留
廣州軍資庫未敢祇拜

辭免特授正議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第一

詔奏狀

十月

崔與之奏

十

照對端平三年九月十三日午時承廣州送到尚
書省劄子備錄麻制頒降授臣政議大夫右丞相
兼樞密院使臣聞命自天措躬無地切惟人主以
論相為職大臣以濟時為心內而彌綸萬化主經
國之宏規外而鎮撫四夷有籌邊之遠畧安危所
寄揀擇非輕是必疇咨在廷之僉言博采當時之
名彥惟力量洪而後可以任重惟精神壯而後可
以折衝時事方殷人材為急若泛求於遐僻必大
駭於觀瞻伏念某嶺海寒根乾坤棄物少而有志

不過州縣碌碌之才老矣無能但作田園耨耨之
夢昨荷朝廷之禮猥叨參預之除虛懷側席以良
勤蹇步加鞭而莫進日虞譴責天賜包容寵以秘
殿之隆名賦以琳宮之清操悉出外望敢昧誠心
免積載馳答簡深篤永遂由中之懇更登取上之
巔大號揚于王庭細書頒于方國共政晉陪於揆
席本兵仍涉於邊惟思重丘山懼深淵谷涕泗橫
流而有感形容枯槁以無知臣行年八十矣一身
孤立百病交攻心氣日深頭風時作視聽昏瞶步
履攔珊元氣漸微生意垂絕去天既遠喪日無多
顧於未填溝壑之前俾以遂乞骸骨之願伏望聖
慈垂憐枯朽洞鑒微忱特寢誤恩曲加終惠許臣
仍舊守本官致仕以保餘齡所有上件省劄寄廣
州軍資庫不敢祇拜干犯天威臣下情無任戰慄
俟命之至

第二詔趣行辭免奏狀

照對臣昨准尚書省劄子錄麻制指揮除臣右丞
相兼樞密使已即具辭狀馳奏去訖繼承廣州轉
示省劄九月二十四日奉聖旨令廣東經略彭鉉
以禮勸勉催促上道毋致遷延臣聞命驚惶無地

容身懷不自安辭莫能措伏念臣犬馬之齒八十
矣一衰已甚四窮可憐揆老而被峻除難為負荷
久病而為速役必致顛隤自惟一生受國厚恩忝
竊過分至於垂死而猶未遐棄可謂晚景遭逢之
幸臣奉拳體國之心老而彌篤豈不欲扶持弱植
一望清光奚奈歲月壓頭力不容強昨者奉政之
除七疏冀辭蒼年而後得請臣凋殘頻挫之狀零
丁孤苦之蹤吐露盡矣今者驟升次輔之職且預
本兵之寄思愈隆位愈重而臣病瘁愈甚於前時
免積控陳計猶未上微忽承帥彭鉉特詣敝廬
促行甚急宣勸良勤被出匪常驚心汗背重念臣
軍事已去病勢已深餘息厭厭生意垂絕只得披
肝滴血明告君父欲望聖慈察臣已老而情逼憫
臣將死而哀鳴許臣謝事俾待盡于丘園免遽蹙
於道路實出天地保全之大賜不敢再瀆恐犯天
威下情無任戰慄俟命之至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卷之七終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卷之八

遺文

四川制帥手帖

二月初奏剡已上并專書廟堂薦懷甚力旦夕當有峻除欲煩統制比來有一二邊事欲面分付緣李帥出邊要人在司彈壓難以輕動又恐將來命下即合起發愈是來不得今已行下戎司時暫差官抵替統制即便疾速赴司又薦隴西爲守庶幾得人共濟國事千萬察之不可泄也十三日押

付吳統制

制帥親染云戎帥膺三軍之重寄而以統制兼之終是事權不顯正此多事盍正其名今來朝廷區處行下委是合宜可喜可賀

又蒙鈞染

十八日遣使臣樊厚前去想已到矣忽二十二日未時準庚牌遞到省劄有金州統制之除亦賜勅書已下李都統差官時暫兼權中軍都統制職事仍管幹營寨候到即便疾速起送前去金州交割職事不須更來本司恐成遲滯二十二日某手書上都統太尉吳

御前劄子付金州都統吳彥

御寶實封樞密院劄

四川崔制置申某竊惟人材難得而將才尤難得自非平時察訪而牧畜之則緩急無以爲用某冒膺閫寄無補絲毫時事孔艱以選將厲兵爲急其間有材畧過人可用爲將帥之儲可不薦拔之乎某伏見脩武郎興元府駐劄御前中軍統制吳彥人物偉健議論通暢留心軍政宣力邊防有慷慨功名之志輕財好義得士卒心欲望朝廷特賜旌擢處以統制之寄庶幾邊陲得人諸將亦知所勸矣除已錄奏聞伏乞照會申聞事右三月十七日奉聖旨吳彥特差權金州都統制任責措置捍禦邊面具管幹日時伏申樞密院今劄付吳彥照會准此

嘉定十六年三月十八日押押押

舉通判宋詡知循州劄

端平二年正月

竊見通判廣州軍宋詡練歷已深廉介有守昨試令之程鄉又宰惠之歸善一意撫字安靜無擾邑人至今思之循州介乎二邑之間凡民情之休戚風土之利病耳目所接罔不備諸今承郡香馬多

藉評贊委以決事咸謂精明竊以凋郡擇守最戒貪殘倘使宋調爲之必有成效

與循州宋守書

循爲南中佳郡今非昔比矣狐鼠之妖方息鴻鴈之居未安茲得通材以當隆委出於上簡不勞陞辭下慰遠民之望也撫摩爲心鎮靜得體元氣充足而外邪自消千里民生之寄得所托矣縱未歸華顯之班抑亦在澄清之選

又

執事承郡綱解紐之餘有廢俱興佳聲載路比者

鄰寇侵軼疲此傷弓之民幾無固志而制變有方旋即按堵十連威望宿著軍政孔脩此或有意外警明以告之必能調遣以相應援

仙遊鄭氏家塾記跋

鄭君學術純正而有源流天分疏明而不表襮蓋官行已蔚有聲稱一見知爲老成篤實之彦也既而出示家塾記名公 子妙墨盈軸得其平時躬行之素尤所起敬世道旣降教法不存古訓益薄君未仕之前創義塾于家聚族而教之用心仁矣今問津仕途以行所學及物廣即是心而

充之達業豈易量哉

重建東嶽行宮記

紹熙甲寅四月

邑之南二里嶽舊有祠祠已久而廢爲之宰者奪於簿領之繁速於財用之乏而不遑及張侯鼎來擲節浮費繞數月而公帑充牣於是評諸屬里有今當營繕而未能者咸與新之以故百廢俱興壯觀甲於他邑祠廢尚矣一邑人以爲請侯懼然曰神與今均受民寄而祠不稱今之咎也奚辭乃鳩工度財相其故址而加敞焉殿別後先廊異內外凡棟題瓦石咸易以新始作於紹熙四年五月之

甲午以五年二月戊子而落之規模雄深卅腹輝煥塑繪悉備森列乎神之左右觀者色莊心敬而善念生茲固宅神亦化民之一助也侯乃致書禁以識其事再拜辭不敏弗克且曰嶽謚公古制也而以帝稱自本朝始古臣而今君之庸非有功於民崇其祠宜也奚書爲然而侯之意所以奉神庇民之外初非有所覬也意則然矣安得而不書侯名勛字希聖丞相魏國公之姪孫南軒先生則其叔父也侯守魏國公忠亮之節而又親傳南軒誠教之學此心所存毫髮無歉復有所求於神哉始

飯章以例告廟觀其致祝之辭寡簡數語信所行於心而妄禍於冥冥對越之際已見其真矣今獨於此而有所觀誰其信大抵微祠徧天下民之遷善悔惡者趨焉侯宇民以仁而又托民以神是役也可以堅人嚮善之心可以答神庇民之貺而侯一無與焉乃侯之本意也亦其所願識之右此記昔載廣州舊志世罕得而見之近當道使而傳之正德甲戌秋七月後學清澤甘鐸跋記之役敬書于移忠齋八世孫世近得之太喜而購錄之

歐陽氏山墳記碑高二尺六寸大三尺二寸

紹興年間經官買到番禺縣管下末泰里地名馬家園金液池崗地三段紐計三頃七十

五畝五步逐年送納地基錢四百二十九文

今具所葬墳于後

祖妣歐陽夫人不具

外祖歐陽二助教外祖妣二十五娘

祖妣外祖墳山營墓九十餘年矣請買之初有松拱

把今皆合抱此山之故址也宗族皆葬其旁自後嗣

續無人尋致荒圯有力之家從而權占侵犯此亦勢

之所必至也與之幼孤而貧居於外邑入仕之後始

往營焉創造庭宇增種松杉招地客村名上塘守護

靈祇以安大抵有感則有哀有廢則有興物理之常

也謹書以鏡諸石庶後來者有考焉

嘉熙三年七月一日孫觀文殿大學士正議大夫

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南海郡開國公食邑三千八

百戶食實封六百戶崔與之謹立惟見村場地限

亦種松樹以圖清秀靈樞之遠有所瞻也天順三

年九月十七日廣平重建亭宇一座三間于上塘

村內監丞丞相清獻公原立祖妣碑銘以覆于中

春秋拜祭使後子孫當肅容起敬皆天明天順龍集庚辰春三月清明日八世孫崔應

寄增邑宰

忽來青李之帖其藍田白壁清廟朱絃負建安八

斗之才惟其多矣推鄴侯萬卷之學詎可量哉製

錦有道垂簾自閑看一鷄之紛來送雙鳬而直上

其一從話別幾欲寄音好客自當時之心衰遲猶

在逢人說項斯之話遠大相期

遺詩

送時潛大卿維西檢法

卿月高華照楚墟澄清雅意見登車星分屯壘雲

中戍風引輪艘塞下儲十二聚民行惠政三千議

獄謹刑書最聲烜赫流聰繼聖詔今朝下玉除

越山輝映繡衣鮮屈指重來是幾年濡縑按行方

易地追鋒趣召已朝天步趨接武星辰上獻納依
光日月邊到得中流須砥柱功名事業要雙全
十年宦海任飄零豈料光華伴使星落魄半生頭
已白爬沙一見眼長青天涯明月方依樹淮上長
風忽散萍別淚誰能効兒女不堪官柳暗長亭

壽李參政壁詩

青牛老仙紫雲旄西關西度天風高手携柱下五
千卷來擅一世文章蒙玻璃江頭梅欲蕾暮願山
麓寒方慶颺車羽輪下霄漢從以萬鶴如雲濤
天挺特有喬木大地負荷須巨鰲百斛篆鼎筆端

韓五色瑞璽胷底線笑談更化定大計乾機坤軸
回鈞陶蒼生脫險誕登岸沙甯閑此杭川鰲鴈湖
風物午橋似滿引鑿落歌離騷酒酣耳熱自擊缶
世間萬事輕鴻毛塗炭未蘇兵未洗雲雷可使屯
其膏玉堂昨夜進麻草延英趣對猩紅袍太平事
業有所屬北卷燕薊西臨洮扶持世極壽國脉突
兀一柱擎天牢五羊僊客起爲壽安期大棗東方
苑

壽邕州趙守

大厦開朱明物態豐且碩薰絃發新奏生意轉無

極間氣清而和融結賦有德碧梧挺幽幹曠度浸
九澤富哉學古曾仁義供服食渾樸希世珍外溫
而內直驂騑開道路聲光日斯赫九關通籍初南
來墜雙鳥片心清徹底杯水餞泥軾京兆入幕賓
去天不盈尺佳最入聰續行行陟文石邕爲五管
雄地控西南域專閭難其人弄印無以易袖却經
綸手天邊樹牙戟猥獠叢篁中深棲而屏息夜月
照銅柱整囊聲寂寂邊人解帶卧危地成樂國屏
風御墨鮮早晚來召驛媿我樸樸才潦霧耳遠役
題坐遇知己孤根費培植崧高生申甫好語誼井

陌碧油塞雲端阻莫陪賀客歌詠淇奧詩清脩如
圭璧他年玉班頭蒼髯而赤轂

張進武善風鑑謂予牙骨日聳早晚入堂求
詩贈之

葵葵碧眼照人寒一別重逢歲又殘老去但求閑
處樂君來尚作向時看誰將伏多夸顧骨我有盟
鷗託肺肝坎止流行隨所遇何須覓夢到邯鄲
瘦插秋山聳兩角荒寥不直半文錢孤山放鶴林
和靖風雪騎驢孟浩然萬事轉頭渾是夢一身安
分總由天煩君束起前途事我欲滄江買釣船

題吉水龜潭李氏仁壽堂

嘉定癸酉以廣西憲赴召經此

拙直多忤物孤根徒自危
祈開三扣關天遠不我知
尺書趣入覲君命其可違
火雲正燒空短蓬氣如炊
脩途久困頌病骨尤支離
奄奄尚殘息艤棹江之湄
來登三元山炎歊頓無威
裴徊古亭上好風吹客衣
聊爲三日留食斯賤於斯
澗泉漱漱鳴四山翠屏圍
夜深松桂寒朝瀟生林霏
李君亦達士與我真忘機
乃於山之巔預作佳城基
生則此其樂死則此其歸
採藥求長年華髮世所希
荷鍾欲自埋不以遺體爲
要皆非中道識者之所嗤
知

命故不憂季君其庶幾
觸目此境界陡悟昔者非
更作首丘想行色應遲遲
還遊仁壽菴細玩淵明詩
壁有歸去來辭之句
寓形復幾時皇皇欲何之
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
自憐一身孤蒲柳先秋衰
百念盡灰冷故園勞所思
我有石壁山畝計十有奇
歸去營一窟曲肱送斜暉
培植先人樹投老長相依
清泉白石盟甘心天一涯

送聶侍郎子述

淮東

嘉定丙子侍郎爲蜀之行舟過揚州此詩贈之

碧幢紅旆白貂裘去踏西風萬里秋
要得處方醫壞證便須投矢負全籌
百年機會真難遇一線光陰更易流
早辨出師諸葛表祁山斜谷辭綢繆
吳蜀相通一水長聞公西土意差彊
人謀合處天心順民力寬時國勢張
參井光芒搖戟纛關河事業耀旂常
雪山自是西人重赤舄歸來早趣裝

揚州官滿辭后土題王立亭

天上人間一樹花五年於此駐高牙
不隨紅藥矜春色爲愛霜筠耐歲華
四塞風沉天籟寂半庭月冷市塵賒
臨行更致平安祝一炷清香十萬家

嘉定甲戌正月以金部郎分闕東淮正當金虜奔巢南奔之時人不願往以君命不敢辭首尾五年而不得代戊寅臘月以少蓬召而病且衰矣自知不堪世用決意南歸舟次豫章三疏丐開而不得請幡然東下艤棹南康重湖閣夜夢人告之曰死於廬山之下覺而識其事并以小詩謝山神

來到廬山日日陰斜風細雨亂雲深
移舟夜壑人問世荷歸泰郊物外心要
把封疆安社稷誰教軒冕換山林殷勤
招隱知深意五老朝來露玉簪

送來校書赴湖州別駕

奎璧光芒久聚東奏篇入獻大明宮
曾中抱負經綸業筆下鋪張造化功
四海高名如日揭一襟和氣與春融
誰知正大傳家學惟有繁華體國忠
華殘峻登群玉表清脩屹立急流中
校讎正對青藜月關漢俄分畫戟風
自喜合簪方衮衮不世分袂大忽忽
送君悵望雲帆別顧我凋殘雪鬢蓬
戰羽孤棲憐病鶴脫身高舉羨冥鴻
星躔已應魁三象天路須知天五通
若水臘前新蟻綠橘洲霜後巨螯紅
清談岸幘聊遊戲獻納歸班萬口同

紫秘書分符章貢同舍餞別用蔡君謨世

間萬事皆塵土留取功名久遠看之句分

韻賦詩得世字

王立蓬山巔聲望高一世清秋玉壺露耿耿無纖翳
中流屹砥柱愈激而愈厲平生學古曾非爲資身
計中造事萬般命所實關繫憂世危明主誰流洛
陽涕直諫逆批鱗言言皆獻替胡爲厭承明退飛
勇且銳有山巒而孤雄踞虎頭勢民困科擥推剝
已無藝猱獠叢策中挑梁無虛威弄印無以易要
起百年弊西風吹馬耳新涼雨初霽尺劄聞

先聲遠氓已懷惠旌旗簇小隊盡戰森兵衛一方

覆盂安中原誰共濟顧我亦漫仕空山老松挂勸

悔作歸夢乞身尚滯滯着鞭公已先脂秣以相繼

陳秘書分符星渚同舍餞別用杜甫老手便

副郡之句分韻賦詩得老字

天生一代奇人瑞國之寶少游翰墨場聲譽日果

蟠胷三萬卷致君應有道懷璧掩其光幾書州

縣考翩翩鳳新雛飛上群玉島即星繁光躔同舍

未爲老自詭乘一障決計何太早分以星千符廬

阜足幽討榮途競奔逐砥柱迴瀾倒自顧孤危蹤

歸意尤浩浩白頭頻送客何以慰離抱江頭潮正

平西風一帆好

危大著出守潮陽同舍餞別用杜工部北風

隨爽氣南斗近文星分韻賦詩得北字

天地清淑氣人才隨所得君獨稟其全濟之以學

力蒼皮四十圍直幹三百尺填胷書萬卷絢朱雲

五色清和間韶濩勁直沮金石間氣之所鍾表表

才稱德韞藏不自衒况復耐官職頽波正流靡不

濡而不激平生憂國心一語三歎息著庭史筆健

寒於照東壁畫省方翔翔忽厭青綾直揭陽落天

南自說何太蕭東風吹馬耳易林甘遠役時事禁
如絲宵衣尚顧北袖藏醫國方向以壽其脉行行
無疾驅有詔且前席

張書分符星渚同舍餞別用山谷脫風池
蓮香度曉日宮槐影西分韵賦詩得脫字

堂堂問世無名赫而烜全才得之天學力培其
本孤高寧萬仞清都蘭九畹胃中富甲兵馳驟著
華苑文武康濟才孤忠尤蹇蹇入可連籌帷出可
臨邊相自許何太廉一麾江湖遠我來陪萬游方
恨合併晚盡簪遽分袂此情殊繾綣高牙奉親行
天涼綵輿穩廬山橫几案道院庶嘉遯金瓯夜騰
光三遠兵未偃豈不念王室罄此忠赤悃當饋屢
興歎追鋒必于友江梅小春時斑衣照歸衮

李大著赴豫章別駕同舍餞別用杜工部天
上秋期近人間月影清之句分韵賦詩得天
字

精神炯炯一癯仙研筆蓬萊最上巔光大聲名如
揭日老臣議論可回天坐食直上亨衢穩風月平
分去意堅愧我衰顏歸未得兩句三作送行篇

嘉定庚辰正月二日楊尚書率同年闕拜于

西湖因爲遊湖之集適湖水四合乘興擊水
泛舟如所約也杜侍即賦詩和之

雪裏同騎白玉鰲湖山人物一時高銀潢下瀉波
千頃寶鑑旁開水半篙我欲乘風驚老大誰將剪
水戲兒曹梅花紙帳扁舟夢但覺歸心長羽毛

荅李侍即嘉定庚辰冬之官成都至城外驛
侍即亦赴鎮常得相遇于道惠詩荅之

相竹老歲寒梅攀澹春風邂逅萬里橋相對雙鬢
蓬論心豈無酒舉觴不忍空恐渠道旁嗤嗤吐醉
頰紅送以靜觀頤荅以晦養蒙障塵馬上去意氣

如飛鴻荊州舊分虎武陵世憑熊所至相勞苦父
老携兒童地偏舞袖長難瘠牛鼎豐甘棠子孫枝
蒙密成芳叢聞之白玉堂起草誰其工要爲官擇
人頗收還禁中曾藏經濟方醫國收全功世事俱
塵土惟有汗竹公雨足芳茁苗風暖蒲長茸離索
抱孤影目斷三峽東

寄黃州趙別駕庚辰入蜀舟次黃岡適趙倅
奇夫公檄行邊不遇以詩寄之

銅梁玉壘碧雲端尺舸西風兩鬢殘世道多岐今
已慣人生一見古來難丈夫不作謀身計巧匠那

能袖手看月白風清雪堂夢銀波萬頃月龍寒

送魏秘書赴召

萬里脩門道誰傳桂子來好將其積力爲作太平
姝大易機緘露中庸氣脉回須知經濟學元不墮
秦灰

國論參稽定人材護養成古來同此恨老去向誰
傾太白雲猶濕瞿塘水正生掛帆千斗極屬耳鳳
凰鳴

送愛門丁帥赴召

憶昔們三峽班荆擁幕寒宦情雙髮底世事兩眉
端壞證扶須力危機發更難留中經濟學爲國好
加餐

議論方前席功名早上坡去帆瓜蔓水道愛竹枝
歌同志晨星少孤愁暮雨多倚風窮望眼碧色渺
平沙

送成嘉父

諸老不敢更我來客友之調高城音夏曲局熟奕
秋棋南斗挨船舵西風吹髮絲莫將金玉質膏沐
盡長眉

送范潛赴召

汲古千尋綆通今八面窓相逢俱氣許未語已心
降分鎮中邊蜀歸途內外江禁城風雨夜應念鹿
門麗

棋於觀局易藥到處方難休戚君眉睫安危我肺
肝別來年事晚病起面華寒東望疆人意天風送
健翰

壽轉運使趙公汝燧

雨過雲容掃使星明德星高揭福星旁照槐屋猶
暄梅正熱最是清和景好望金節雲間縹緲和氣
如春清似水漾恩波沾渥天南道晨鵲噪有佳報

天家黃紙除書到便歸來升華天下安邊養浩好
是六逢初度日碧落笙歌會早遍西郡歡聲多少
人道菊坡新醞美把一觴滿酌歌難老瓜樣大年
期棗

送洪賜岩赴班

賜岩洪君疇天錫清源人與余鄉李文溪
丙戌同年交情彌厚君疇入廣幙數年舉
刻足當班見文溪詩以餞其行

法吏了繁劇儒生擅文墨世多兼兩長遠到須器
識昔在晉魏公曾此趨幕職一逢龔莊敏期以柱

天極紫微得夫君嘉禾乏栽植廣城底山川融結
此英特精神天獨饒醉益春可即讀書細研磨作
文工組織庭隅立兩造片言分曲直疾頑戒已甚
爭事退如默武庫物兼蓄滄海蠡莫測同僚摠稱
好載路譽聲塞五羊書選重濟物多陰德榮通付
儻來薦剡豈求待薰涼快馬耳汗漫捧鵬翼歸裝
可對人南物毫不殖二同羞著我握手倒巾幘幽
棲泉石邊喜在文溪側平章詩浩蕩指點蒼黑白
此樂竟何如滿懷春拍拍咳唾落珠璣襟期重膠
漆高誦歸去辭永守免園冊焉知暮歲後苦被功

名迫終能幡然起行矣各努力長途希樹陰蕭郎
謹服食懸知風月宵定啓山夫憶

君疇班引後宰古田滿成趨京時文溪以宗

正少卿召入極力引薦君疇自六院入臺文

溪力也後以言事去國嘉定甲申以禮部尚

書得請便道還家作此詩

九重天上別龍顏萬里江南衣錦還聖主有憐雙
鬢白老臣長抱寸心丹短蓬疎雨春聽浪瘦馬輕
寒曉度關何處好尋幽隱地長松流水白雲間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卷之八終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卷之九

宸翰

制詔宣賜夏藥

勅與之卿以漢庭侍從之臣總蜀道藩宣之寄遠
在萬里賢於長城屬時炎蒸細懷耆艾爰修珍良
之錫用清保衛之宜今賜卿銀合夏藥至可領也
故茲示諭想宜知悉夏熟卿比好否遣書指不多
及

轉朝散大夫進封開國子加食邑

嘉定十五年四月

勅朕荷上帝之閑休承列聖之洪業無時或怠每

思中土之未平有寶非常何意舊章之復觀肆敷

慶澤式書禁途敷文閣直學士通奉大夫知潭州

軍州充荆湖南路安撫使鄒應龍等德望甚尊才

猷克壯入殫宸告皆愛君憂國之言出殿藩方有

猷難折衝之畧委念璇穹之感格坐臻玉鎮之遘

歸皆由祖宗在天之靈尚賴臣子今日之助用陞

顯秩式衍新寵朕之治庶幾文軌之攸同可依前件

足爾其輔規恢之治庶幾文軌之攸同可依前件

宣賜夏藥嘉定十五年

勅與之南陔宣職炎歊孔熾西陲制備牧御良勞

分汝尚藥之珍往賜衛生之輔今賜卿銀合夏藥至可領也故茲示諭想宜知悉

宣賜臘藥

嘉定十年五月

勅與之朕身處深宮心懷外閭鐵衣金柝夙嘉牧御之勞翠管銀甕往問起居之節勉循所部推廣吾仁今賜卿銀合臘藥至可領也故茲示諭想宜知悉

轉朝請大夫

嘉定十年四月

勅德懋者官宜不限賢能之次法行自近其可忘致會之成爰錫明綸用昭異數煥章閣學士朝散

大夫成都潼川府夔州利州路安撫制置使崔與之擅南海清淑之氣續先儒正大之傳輒自侍臣護我全蜀巴渝萬里三農咸樂於春犁運谷千重一騎不鳴於秋草俄積天時之運載循銓法之常顧日月中興朕肯自安於江左而太平西起卿寧無意於閭中可特授朝請大夫賜如故

宣賜臘藥

嘉定十年六月

勅與之卿以禁案之耆儒領制閭之重寄雖并絡增雄之久當雪山凝凜之時勞勩良多保調宜謹爰發珍劑庸寓眷懷今賜卿銀合臘藥至可領也

故茲示諭想宜知悉

四川制置乞祠不允詔

嘉定十年六月

勅與之省所奏乞賦祠廩事具悉卿道德足以鎮浮智識足以制變賦寬四蜀民氣頗甦塵靖三邊軍聲益振使朕無西顧之慮而風動中原之遠繫卿之功維天所相胡然引疾乃尔請祠夫化以久成方精忠而許國吏難數易矧耆艾之臨邊其務養於神明以茂凝於勲績所請宜不允

辭免召赴行在不允詔

嘉定十年十二月

勅與之省三省進呈卿狀辭免召赴行在恩命事

具悉全蜀之寄擇帥惟艱頃因倣擾之餘煩我侍從之老繇錦城而建制閭閻而控邊陲宣國威靈諸將稟命殲民疾苦四路莫安外無列燧之虞內有長城之託念賢勞之既久聞宿恙之未清方界趣還乃祈均究孔明治國之畧盍歸手未推德裕籌邊之謀入告于后矧懋坤維之績率成晉接之恩舊比所同卿辭難徇所辭宜不允候鄭損到日交割訖疾速起發赴行在

辭免禮部尚書不允詔

嘉定十年五月

勅與之省所辭奏免除禮部尚書候正官到日交

賜卿來供職思其其恩詩帥之艱於爾為甚
弄印而更其是等深當世之思治運圖而有成豈
不重然心之待卿五年作牧一歸不喻平居則濟
介以自給之事則勞險而弗避以粉錫之命通
長缺之旨日僕告歎乃仍抗牘天四路兵民之
計何止為聞一身瘁疾之微喜已其愈晉晉禮樂
之任非有勳力之憂老成之來虛行以待所辭宜
不允仍應速前來供職

除禮部尚書

勅春卿雖之萬里有偉得人峻常伯之六官可稽

出命斯心簡在士論翕然煥章閣直學士請請入
天增城縣開國子食邑六百戶賜紫金魚袋崔奧
之德守融深才猷縉栗此由推擇亟晉其於文官
迺克對敷果驟寬於西顧念四載賢勞之久宜一
時寵數之隆遂若禮樂之司以式兵戎之務趣就
未離於蜀道承休已列於天朝宣室宴議將虛心
於聽納儀曹清簡尚篤意於論思吏部不喻先思
豈至可依前朝請大夫特授權禮部尚書勅如故

轉朝議大夫

勅朕承隆治繼世而有天下中

錫庶邦矧班法從之嚴可後溫綸之寵正奉大夫
守吏部尚書兼脩玉牒官葉時等以禮樂詩書之
彥為言語侍從之臣方基圖績紹之初正君臣倍
合之始爰陞峻秩用表殊恩如在先朝勿替嘉猷
之告庶令初政克承前烈之休可依前件

理宗御劄

卿年高德邵國之望也朕親政以來渴想猶切虛
天官以俟游覽奏牘奚辭之確耶朕惟寡昧冀揚
前烈當勉為朕起以副圖任之意書不云乎尚猶
詢茲黃髮則罔所愆此朕惓惓於卿者眷然有懷
其趣就道勿復引辭

其二

朕拙簡者英參預大政命下之日朝野交懽亦惟
卿名德素孚有以壓服眾論也屬時多虞正賴協
濟毋事異辭亟祇承渥令專遣劄書賜卿雖未能
如古者安車聘召之禮傾心注想實則過之其即
戒行以副朕尊用老成之意

其三

朕親政之始訪求耆碩卿其首也側席逾兩朞而
溪駕之行尚爾悠逸豈朕好賢之意未篤耶先朝

如文彥博九十餘老猶肯預聞國事卿何如年乃不爲朕一出使貽恨同時恐非仁賢之志方虛政地以待其勉趣車徒亟式副延佇再此親劄宜體至懷

其四 嘉熙元年二月

朕親攬萬機敷求賢哲用勵相我國家若時登庸莫如耆德卿才高經濟節守清忠信爲國之著龜宜秉鈞於廊廟誕敷渙號允穆師言已令帥臣優禮津發昔衛武公九十而爲相今卿年未八袞壽考康寧亟乘蒲輪進登槐位使蠻夷畏漢相之風

采人民瞻師尹之儀刑以尊朝廷安社稷而有無窮之聞豈不休哉

其五 嘉熙元年三月

卿允文允武善斷善謀簡自朕心爰立作相縉紳交賀中外均懽亟令帥臣以禮導發申飭專使齋詔趣行既側席以待賢宜脂車而就道胡屢稱於耄老謂莫任於驅馳昔衛國武公百歲猶勤於歲微而我朝彥博九十尚總於平章矧卿力則弗衰年猶未及盍副四方之望不遠千里而來共圖事功以安社稷豈特卿有無窮之聞抑使邦其永孚

于休

其六 嘉熙元年四月

朕比以亞輔起卿海濱屢覽來章引病力甚良爲憫然此去天氣上炎度決未可就道趣行之命當俟涼秋第今中外之務猥多以卿老成之慮夙懷康濟之猷九政事之孰當罷行人才孰當用舍卿宜條畫奏上朕當審自施行毋事匿情式副延佇

其七 嘉熙元年十二月

朕以卿夙負經綸之學久乎中外之望擢登揆席一稔于嗟控免益堅皆以年齡之晚疾病之故道路之長爲辭朕非不亮卿言之懇切然置國家之

安危計一身之利害非世所仰望於卿者矧比覽條奏詳明精切謀國致君備極忠愛所以日憶注想冀卿之幡然也李鼎英久從卿游今輟自班綴俾以便郡專往見卿明諭朕志秋冬之交天字清佳卿宜即日就道式副至懷

贈挽上

文類

宋文

與崔菊坡尚書書

某伏自尚書帥蜀東歸曾飭一箋於江之上下遣人追送隸也不力及夔子而仙臆已過月峽矣洪考功之還緘前書同詩卷丹囊就附其舟以行雖臯綏已不及事然門人所以戀德之誠非此則無以少見其意度先生必能照之度外也尚書志正而氣一養熟而道凝惟其視宇宙之大無一物足以動其心所以安分義之閑雖萬鍾不能奪其志嗣君訪落圖任舊臣累詔起趣徵亢章不出難進易退之風高矣但溫公既歸洛朝廷每有大事知無不言雖詔書中有不便於言事者亦請改易魏公去國之後或勸其勿復以時事為言公慨然以君臣之誼責之乃知國家之命脉關言語之通塞係善類之消長尚書身雖在外詎可翳然林泉之間不以溫公魏公之所當言者為言哉况尚書負海內之望多士之所楷模苟惟不言言則必用况在蜀中凡所薦進之士有登于朝者有籍記於中書者有留於連帥之幕府者川泳雲飛次第按擢如某者尤謬庸亡奇亦以尚書舊辟廁撫機之例置之機杼前脩所謂一經品題便作佳士真不虛言也蜀邊一向恬靜頻年田里間亦不為不熟而

物價之昂竟不肯減所幸者關表差平自此外別無所聞今因漕司人便輒附一緘申詞純有某宰神泉日冬夜九詩及前崇慶王使君所記杜倉碑一本并呈幸賜標月之指餘祈冲輔耆德進乘新陽矜有登延之拜

家大酉書公文集端

西蜀家大酉書文集端云東海北海天下老亦有孟歸西伯時白麻不能起南海千載一人非公誰又書三賢贊後曰崔公塞饋送之路而匪頒諸將撫恤戍卒訓獎騎射則無吝色也薄賓客之費而

守有城壁戰有器械士有衣褐則惟恐後也是清之中有通焉疆場彼此易生於矛盾公則屈已以就事兵財異同常患於秦越公則降心以體國是直之中有和焉未嘗絕外夷然不輕於合從以開邊隙未嘗非內附然不苟於納叛以遺後憂是剛決之中有審焉為文書環於四壁公退無燕私涉筆至於夜分左右無所僕是深居之中又窮天下之勞苦而人不知也抑吾嘗南游聞諸縉紳相與語淮楚事皆曰使崔揚州之言見用豈有今日之患乎及歸見關表父老又曰虜連年盜我邊而不

能入西和有崔公城可恃故也公去淮蜀幾年而人思之此可強而致哉公始以禮書出蜀力辭帥譚又辭後五年又以隆興起公嚮用之意益切堅壁如初天下士益信之曰是足以追清獻之高風而相頡頏也夫孰無在躬之清明苟不為利欲所晦蝕則固有所謂志氣如神者在此崔公所以大信服於人也此三賢之所以並稱也又謂忠定之魁傑如高山深林龍虎變化風雨晦冥雷霆不測清獻之凝遠如鳳凰麒麟雍容閑雅孤狸豺狼望而退縮崔公之雅重如入宗廟見古聖洗易直之心油然而生

克齋游公佖跋公齋房大書

東南民力竭矣諸賢寬得一分民受一分之賜蓋公之絕筆也克齋游公佖跋之曰故丞相清獻崔公居今行古每以前哲之微言懿行自度大書深刻環列齋房所書凡十二條六經格言則如九思九容等事先正格言則如司馬溫公言所為事未嘗不可對人言趙清獻公言曰所為事夜必焚香告天不可告者不敢為等語朝夕顧瞻周旋罔墜溫文正公之清如水而澄之不已直如矢而端之

不止公實有為其施之政無非仁民愛物之事影響本於形聲固宜然也及啓手足前數月乃復取王文正邵康節語合而書之以示其心之所存然則公平日之學蓋以治己之嚴形為恤民之寬也今日所書非以身教有時而窮言傳無時而盡乎王公戚嗟於豐盛之餘心聲一發生意徧滿此固不待論若康節之為此言則荆舒用事之時也舒律已同符溫國而見之於用天淵不侔溫國念念在民痛詆新法言不獲用奉身以退逮相元祐政絃恐弗及故天下誦而歌舞之荆舒則不然如酷吏之自潔其身而慘刻少恩勇於行不恤之政卒以貽靖康之禍康節一分之寬蓋知其必至此極而以爲猶愈乎已也今民力之竭何但過於天禧亦非熙豐比矣狼其貪虐其政者徧天下彼視荆舒之律已猶萬不及也而謀其私者過之則戕國家之根本斷斯民之命脉其將何所底止乎公濡毫及此治將死深悲之意而所望於世之賢人君子至切也學者誠以公之自度者治其身使私意不存仁念常著而又仰高山於兩文正戒覆轍於一荆舒則民不止受賜於一分公庶乎含笑於九

原矣

洪平齋書贊及跋

洪平齋在蜀跋公書翰曰以續栗緯恢博以簡靜翼方嚴從容論議如正志審固之鏃劃然而破的如躊躇四顧之刃譙然而中窾如鳴和鸞逐水曲之馭安然王良造父之手而六轡如舞也用能起久憊之俗彌紛集之變又贊公書容曰清獻之清忠定之定航海健帆燭天老鏡在淮記公重修城濠曰公以正大學問發為政事所至聲迹章灼擊楫東來恩信孚浹軍民歸命侍為長城識者以經

卷九

上

濟事業望之人壽公詩曰嶺左江山間出賢開元宰相最居先中間不數余安道直至于今五百年在朝通公書曰縉紳間謂凡任制閫莫有終譽獨吾翁坡不待躡足之疑便引掉頭之興綽然餘裕久而愈安公孫碩膚德音不瑕考槃在澗碩人之寬詩取碩大為言蓋其胸中浩乎而淵盎乎而春貧賤富貴不能移吾之所樂維先生以之並洪平齋文集

跋崔丞相二帖

文天祥

人

菊坡翁盛德清風跨映一代歸身海濱當相不拜天下之士以不得見其秉鈞事業為與窮悵今

兩帖所稱規模意向局面話頭者則文武之道具在是矣一朝踐其位此固舉而措之者也後書論

遷尤切是時楚叛極矣而公以不得盱眙為憂若不可終日者嗚呼寧知三十年後楚之餘燼復然而連水之迫迺有過於盱眙者乎考引昔今為之永嘆右帖跋語皆宋名賢所作先人失錄近於宋史得之書而紀之八世孫曉識

酌文

劉克莊

人

置相如此國其庶幾都人相告曰望袞歸清獻琴鶴君實重焉使坐廟堂一清朝野公方累疏堅卧固辭上遣黃璫苦諭莫移九今之人動色單食公

卷九

十三

於相印閉目不視如公所立石世猶興誰其似之嚴光管寧

跋文集後

李肖龍

人

清獻崔公以嶺海間氣為聖代偉人出仕也得尹之任應物也得惠之和遁世也得美之清仕止久速各當其可其庶幾於聖之時乎聞其風者油然而興入其鄉者竦然敬况生公之里薰其德挹其馨客有問公之言行者而曰莫之知其可乎肖龍生而有知公已仙去聞諸耆老語焉而未詳也因誦后村劉公酌公之文曰如公所立石世猶興明然

嘆曰公平生出處細行斬大節揭揭是不可以
無傳也歷仕官至麾節功被于遐祇名震于異域
見諸施州泰山之毫芒耳西歸不起猶曰中堂非
伴食之地端平更化天子虛揆席延佇將舉國以
聽而高蹈完節之志堅壁如初天下莫得以窺其
遠識人有屯施未光之恨九原不可作也併與其
所可見者悔焉而弗彰吾黨實也高山仰止僕竊
有志於斯昭往哲垂方來將求名世屬之筆世路
風塵前脩凋謝士午冬偶遊寶邑訪求殘編僅得
一二哀集詮次印正於梅先生李處士乃壽諸梓
繪畫日月多見不知量也聊姑述其繁云俾因
之所以試規公之所未試因僕之所得聞廣僕之
所未聞猶有望於來者雖然求之於世豈公志哉

元文

常祭祝版

路學儒官姓名

惟公嶺海間生廟堂偉器清節高風流芳百世既
祠學宮復祠故第茲以仲春揭虔與祭尚饗

廟樂辭

龔興文

瞻箕尾兮概光藝沉水兮奠桂漿惝惝清風兮穆穆
公欲下兮回翔揚之宮兮益之閣終非吾土兮不

能以樂鐃劍佩兮歸來故居兮如昨祖貽兮潔尊
春秋兮公有孫無時往兮不復公道進兮盤桓
府潭潭兮廟奕奕公端委兮闕血鼓奏兮佚愉矣
芬兮盼豐分命兮祝釐利成兮降墀送公兮何許
靈在天兮無不之無不之兮奈何雲八荒兮山之
阿儻春春兮莫適公平生兮菊坡神送

祠堂詩序

大德九年乙巳夏五月

何成子進

士生是邦必以邦之先哲自待曲江之士慕文獻
其志毅南海之士慕清獻其志恬蓋所自待者厚
然也嶺海三千餘年任宰相者僅二公止耳福甫

亦越分鳴珂烏衣書錦綠野將中州一何盛耶識
者則曰生宰相固不易生賢相尤為難唐之中否

天生文獻將以扶之不能也宋之將微天生清獻
亦將以扶之又不能也二公皆以直道落落於時
而清獻所遭之時抑又異夫開元之際矣自端平
更化當寧虛轡白麻造門中使絡繹數千里公辭
至十數竟不起此其胸中熟知進退存亡得喪之
節尚以曲江之出為戒夫豈以富貴利達動其心
榮其子孫耀其鄉邦如前所云者成子生乎公之
後不獲挹公之風因公之嫡孫繼祖復其故第為

公祠廼率同志以詩爲喜且以寄所慕云

跋崔清獻公七劄十三疏後 李習

右宋理宗賜故相崔清獻公七劄其額則今憲僉周公伯溫所篆并書也嘗聞公言行錄則知公紹熙中繇曹庠登乙科歷官三十餘年所至皆有古良吏風具諸舊史可信不誣也及寶慶紹定兩起不赴端平以來二年之間七劄諄諭俾登端揆是時年已近八袞矣故雖老且病猶且十三疏上衷誠懇切言人所不能言真可與出師陳情相摸擬讀之尤能使人感憤激越非古所謂忠臣者能如是乎既良且忠爲臣之誼政在乎此矣能保首丘令終牖下良有以夫今我皇元脩撰宋史若清獻崔公者必在佳傳其大節高致固不待世人之占

購也今曾孫振宗爲增城文學掾謂余曰振宗兄弟今日衣冠不絕而得爲士類者皆先丞相河潤之澤也况今承乏邑庠而墓田去縣無百里故祠遺址爲園蔬每一念之惻然興懷因舊設主於講堂之西歲春秋仲丁祭之遂即其所塑像以儼祀焉嗚邑人景仰之恩寓于孫感念之意敬以所書七劄刻諸石庶幾乎悠久不磨文獻之徵固不在

是歟周公嘗許贊一詞于左惜其去官蚤而未有及也遂屬予跋其末云

跋崔清獻公洪文忠公帖 牟獻

宋嘉定中清獻崔公以次對帥蜀其後遂制置西事賓客從者文忠洪公實韻牋翰崔公清規重德洪公雄文直道參會一時蜀人紀之以爲殆過石湖放翁也崔公出蜀歸卧五羊杜門謝病而洪公以考功郎論已陵事得罪擯天目山下端平改紀崔公遂相白麻一出天下傾想風采公力辭不拜御筆手詔勞于道朝臣中使守門趣發公訖不起以至謝事是時亦起洪公爲臺諫給舍爲兩制

論駁不少貶顧以病不大用賓主相爲終始蓋如此至是丙申得觀兩帖於唐思善家爲之感嘆崔帖後右中書省印乃程滄洲家舊物云

出國朝文觀

奉祠祝文

嗣孫繼祖

維大德八年歲次甲辰十二月己酉朔越二十有一日己巳嗣孫崔繼祖等敢昭告于

故曾祖右丞相少師清獻公嗚呼公之事業在邊陲言行在天下數名在奉常在太史蜀人愛之祠于仙遊廣人愛之祠于蒲潤至於毓靈所降官輟

所之莫不廟突然貌儼然蓋舉天下祠之也繼祖
等貌是諸孤遭家多難不幸逢聖世通祀先賢憲府
清明俾仍舊貫爰脩於第塑像妥靈消吉薦觴用
伸虔告尚饗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卷之十

贈挽下

文類

國朝文

脩墓記

梁昇卿

宋贈太師右丞相崔清獻公之墓也在增城縣雲
母里之古華山公之父贈太師諱世明之墓在石
壁山母贈申國太夫人羅氏之墓在四望岡公之
夫人林氏附焉皆同里相望後世子孫從而附墓
者以十數計元代之成龍砌宏麗林木蒼鬱上干

雲霄元氏訖錄盡皆廢廟當時碑碣無復存者入
國朝平治四十餘年其五世孫子璉等脩而葺之
幾復其舊樹松千百使如昔時其用心可謂至矣
徵予文誌之予與子璉同被辟搜遺書始識于郡
學之明倫堂相與定交今十餘載且嘉其能於繼
述義不得辭按狀公諱與之字正子其先汴人贈
太傅諱克字子仁葬江西寧都黃金坑者公曾太
父也贈太傅諱雋葬惠州河源縣義合村者公之
祖父也公之母夫人羅氏露坐有星墜懷娠而生
公遂名星即及長惆儻有大志讀書務通大義不

事章句爲文務得大體不事靡麗紹熙庚戌由計
偕升大學發進士第自漳州司法起家累官至金
部員外郎直寶謨閣帥淮東皆有惠政加龍圖閣
轉將作監太府少卿除秘書監太子侍講擢工部
侍郎兼國史實錄院脩撰帥成都授四川安撫制
置使甲申丐祠以權禮部尚書徵辭不赴理宗朝
除顯謨閣學士提舉鴻慶宮紹定間復除徽猷閣
學士帥江西冀其便道趨朝竟辭不拜端平中以
吏部尚書徵不起拜端明殿學士提舉崇福宮乙
未七月廣州軍變事聞除廣東經略安撫使即家

集賢堂

十一

治事事平拜中書參政七辭不就改資政殿學士
提舉洞霄宮丙申拜右丞相兼樞密使九十三疏
辭詔不允戊戌始得請改觀文殿大學士官觀如
故就以本官致仕與宰相恩例其繫銜則金紫先
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南海郡開國公賜
紫金魚袋食邑三千八百戶實食六百戶是年十
一月以疾薨年八十二謚清獻噫公以王佐經濟
之才負正大淵源之學可謂間氣所生其文章事
業昭耀史冊淳祐間廣帥方太琮塑公像與張文
獻公祠于學人謂之二獻公咸淳間經略使劉應

集賢堂

三

龍祠公于高桂坊今南海縣學是也郡人復祠公
于故第建學于傍又祠公于蒲澗之菊湖以公之
號菊坡故也菊湖之祠以兵燹廢故第之祠指揮
胡通毀之墟爲移第至今未有舉而祠之者子璩
即其居桂華堡額像祠之以墓石無文俾予爲誌
予謂古不脩墓見諸禮經然公以一代偉人名重
今古而榮墓頹塌弗稱觀瞻過者必曰此宋丞相
墓也爲子孫者寧不汗顏乎子孫脩而葺之可謂
知其職矣又能訪求遺文錄其言行第其編次綴
梓以傳焉諸永久猶以十三疏未獲求之不置可
謂能繼述志事老而彌篤者也先子璩嘗以例應
賢良徵至使觀政將授以官子璩固辭歸老岩谷
惜不見其設施使其翫然改焉致身廊廟必能世
其家業揣其能聲是可恨也予既重其請且欲寓
夫高山仰止之誠於是銘曰獻以清惟德乃馨億
斯萬年子孫繩繩

記菊坡大字

馬愉

菊坡二大字宋理宗皇帝書賜故右丞相金紫先
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南海郡開國公賜
紫金魚袋食邑三千六百戶食實封六百戶贈太

師諡清獻崔公與之家也公子孫寶藏距今二
百三十餘年猶墨尚新公六世孫伯胃偕七世孫
裕將摹勒上石刻名公祠用垂永久復走京師求
余誌其下方欲俾來葉觀之知其所自益加寶重
庶幾追念乃祖之武思有以振起無敢墜辱按史
公字正子廣州人生平每慕韓魏公為人韓嘗言
士之保初節易保晚節難故詩有不羞老圃秋容
淡且看黃花晚節香之句公心契之因自號曰菊
坡及老而歸又目所居之寢曰晚節堂既門人李
昂英者侍講經筵詢論及公帝追念不已遂有是
錫蓋公忠貞之言直諒之節有以仰副淵衷維持
社稷而帝至是始有悔於既往悼惜老成發乎情
所不能已然公少負義氣俯視當世慨然有志於
熙寧元祐諸賢初舉進士累遷淮東安撫時有與
虜和好之議公即遺書宰相累疏朝廷力詆其非
以爲彼方得志恐虧國體卓然遠略有過人者總
蜀帥將士睦軍政肅然邊防益密始至軍食不充
公調度轉餉不數年公私給足庫廩盈溢兵民相
安恬然無擾代還虜謀知之遂大入公再臨邊虜
驚懼遁去公以疾歸廣蜀人思之爲肖像立祠與

忠定趙清獻並祀于成都仙遊閣上蓋公以誠
心結於人心威名著於夷夏既至暮齡清操愈厲
真視二公無媿家居累召不起會廣州成卒銜怨
以叛攻掠近鄙適有經略安撫兼知廣州之命至
公亟力疾而起即家治事諭以順逆兇黨即散事
平復致其命蓋用權以濟時慰安反側有不得已
也朝廷偉其識趣召愈急待以執政之位公連章
固辭復條陳時政十餘事其言皆切於治體匡扶
國勢摧折權姦排斥佞倖精衷之發皎然日星之
明屹乎砥柱之立當時士大夫聞者咸嘉嘆之公
雖未久立于朝以當大柄其愛國爲民至老未始
或一息怠慕韓公之風以自況者庶其卒云嶺海
之限古稱遐僻人才之生唐有張文獻公九齡宋
初有余忠襄公靖聲名事業正大光明所謂傑然
者也公晚出其鄉雖不遇夫開元慶曆之盛得行
其志而周旋職務隨分戮力清風峻節磊落瑰奇
與二公先後相望豈非其山川之秀鍾靈爲人特
然而起者歟吁廣之人必將觀於斯尚將有以感
於斯

崔清獻公祠堂記

宣德己酉

陳健

宋右丞相贈太師崔公既薨葬增城縣雲母里古
華山之原其帥蜀與廣有功德及人甚大皆建祠
祀之在蜀則與張忠定趙清獻並祠于仙遊閣在
廣則與張文獻祠郡庠而高桂坊與蒲澗之菊湖
增城之墓域以及海外咸有祠焉元大德甲辰公
曾孫繼祖端祖復祀于耆德坊故第

國朝洪武戊申

王師入廣指揮胡通以祠為私第祀事遂寢歲戊
寅公五世孫子璉始於所居桂華堡肇建祠堂塑
公像祀之仍割私田若干畝以供祀費祭儀一依

增城縣志

卷十

徽國朱文公所定禮密族人行之有年子璉子作
其以祠堂久未有記而徵予文公諱與之字正子
先世汴人其徙居廣之增城者世以積善稱曾大
父克大父雋俱贈太傅父世明贈太師母羅氏贈
申國大夫人配林氏封申國夫人初申國露坐有
星墜懷中既而生公幼名星即岐嶷異常兒及
長補大學生初參齋或夜夢為龍蜿蜒盆中翌旦
公適至盥于盆間者異之由是才名日起適于同
列紹熙庚戌由大學生登癸丑進士乙科為海州
司法調淮西檢法改知新城通判邕州尋守賓州

增城縣志

卷十

後以廣西提刑召除金部員外郎嘉定甲戌以直
寶謨閣帥淮東加龍圖閣將作太府少卿已卯冬
召除秘書監兼太子侍講庚辰春權工部侍郎兼
國史院實錄脩撰以煥章閣待制知成都辛巳冬
權四川安撫使因以為安撫制置使盡護蜀軍明
年召為禮部尚書不拜理宗御極以湖南江西帥
召不起復以叅知政事召不至自成都乞歸廣州
每有除命辭之益力乙未春循梅戍卒曾忠等作
亂徑擣廣州公肩輿登陴賊望公羅拜城下命秘
書李昉英節推楊汪中繼城喻以逆順許以自新
賊始引去事聞于朝除公廣東路經略安撫使兼
知廣州時賊勢猶盛郡邑沟沟公不敢辭即家治
事指授諸將方略率諸軍殲之寇平力辭閫事而
上注想彌切及右丞相之命下年已八袞矣控辭
至十三疏不許嘉熙二年詔提舉洞霄宮未嘗造
朝上嘗虛位待之至是始得奉祠任便居住踰年
而卒壽八十有二垂歿有遺表以聞及戒家人不
用緇黃積階金紫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
國爵南海郡開國公賜以金魚袋食邑三千八百
戶實食六百戶素愛韓魏公寒花晚節尚號曰

菊坡後門人李昂英侍講經筵理宗思公風節大書菊坡二字賜其家初為漳州司法改淮西幕擬斷不避權勢由是知名及治新城倅邕守賓治行尤著有循良風後陟廣西憲法令嚴明貪墨之徒有望風解印綬去者嘗渡海決獄遇風濤之險陰禱于天風浪帖息其立朝也多所敷陳有謬謬之節及帥淮左料敵制勝雖古今名將無以加時朝堂欲主和議而力陳其非守成都時與安丙書不當與夏人夾攻金虜丙不聽師出果敗績及為制置以關外四州為蜀軒轅竭力措置後鄭損來代議棄之蜀竟不能支公老料事出人意表者多類此論薦人物若洪咨夔魏了翁家大酉劉克莊九二十有六後皆知名昂英汪中則鄉邑及門士也公性廉約家法清嚴雖蒙宰臣恩例不妄與人其姊嘗為外甥求之公曰官之賢否係民休戚非可以私相為賜竟靳不予又戒子姪不許仕進親故倚勢妄作嘗斥絕之終身不齒平生不畜聲妓不嗜玩好所居室左右帷幄書而已中年喪偶不再娶產業亦不增置子叔似納婦有資資田六百畝公命歸之初在蜀將去舉羨餘三十萬緡付有司

以佐邊用一無所私行至蜀口四路制領以奇玉美錦米獻俗謂之大送悉卻之後帥廣所得月廩錢一萬二千餘緡米二千八百餘石悉歸于官一無所受劉文節公光祖謂公勁峻似張忠定廉約似趙清獻宋史謂公屹然有大臣風蓋無愧也嗚呼嶺南自張文獻以清風勁節相於唐後余忠襄亦以文武才略顯於宋而余則未嘗大拜也及公之出眾以公輔望之而天子亦注意焉適當休致之年竟辭不拜蓋得古人進退之義清獻之謚不亦宜乎傳曰有德者百世祀若公不惟吾廣祀之西蜀外海亦祀之矧為公後乎子璉有學行洪武中以賢良徵至京師辭歸躬率子弟力學以守先訓不惟肇建祠堂以脩祀事復以公塋墓在增城者歲久弗治復率子弟脩之仁孝之心蓋可尚也因伯箕之請遂撫史牒以及家集事尤著者記之而公平生所建勲業與出處大節讀之者一覽見矣若夫堂構制度之詳姑略之而不書云

重修祠堂記 宣德庚戌 南康狀元 盧仲冬撰

天之生賢罔不以世道之盛衰而其出也必有所為甚非偶然之故也若宋丞相清獻崔公與之豈

非其人哉公紹熙進士歷潯州司法叅軍通判
邕州金人將南侵特授公寶謨閣待制權發遣揚
州主管淮西安撫司事公既至繕脩武備訓練士
卒金人引退不敢犯蜀將董居誼為叛卒所逐成
都軍亂朝廷用公為煥章閣待制出知成都叛者
聞公至皆帖然不敢動其渠魁潛遁公捕斬之蜀
人遂安召拜禮部尚書理宗即位授顯謨閣直學
士知潭州兼湖南江西安撫使尋改廣東經略使
先是廣州軍叛嶺南大擾公有與登城叛兵俯伏
聽命海嶠肅然拜右丞相抗疏力辭復上言人主

當辨君子小人貴於獨斷而尤聽為先其言反
復間切疏凡十三上辭職嘉熙三年始得以觀文
殿學士致仕年八十餘而終公平生負志節其見
之行事軒昂磊落光明正大而實當宋運衰弱之
時公之出也足以維持國家而鎮服當世時論謂
其屹然有大臣之風信哉斯言矣公之祠有三其
在故宅者洪武初指揮胡通據為私第公之五世
孫子璩徙城南之桂華以居乃即居之東重構祠
繪像子孫環而居之歲時祀事弗廢公六世孫
伯胃從成北京屢嘗歸拜門下乃與堂兄伯重

子公器叶謀以重新之祠尚未有文間以屬大學
生何善承請予為記夫以公之功德施於社稷被
於生民誠所謂不隨死而亡者由是蜀之人祠之
廣之人又祠之他人且然而況於為其子孫者乎
宜夫子璩重修於其前而伯胃請記於其後也嗟
夫為崔氏之後者顧瞻先祠抑豈無春雨霜露之
感水木本源之念乎宜其益加脩輯而思有以繼
述之於無窮也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并書以
為記焉

贊

黃諫翰林院
大學士

貌古而真心古而純東國鈞軸為世偉人嶺南間
氣無間中夏斯與曲江齊名並駕

跋劍閣祠後

陳獻章

新會人翰林院

右調水調歌頭吾鄉先生宋丞相崔清獻公鎮蜀
時題劍閣即此祠也曩嘗拜公坐我于床與話平
生仕止久速偶及之不知其已翱翔于蓬萊道山
之上因請公手書公忻然命具紙筆於座古今幽
冥一理人之所見則有同異感而通之其夢也耶
其非夢也耶今書遺其後七世孫同壽云

跋重建東嶽行宮記

甘肅

成

右此記始予潯州司歷官進封增城開國子累爵
至南海郡開國公崔清獻公筆也公不可作已觀
其門人李文溪稱其文曰明白謹嚴皆此類也予
每讀之竟為之惕然是記寥落於二志間而增之
人士罕有以見其完璧雖他書有菊坡文集與夫
嶺南便民榜海上澄清錄今皆化為烏有矣其言
行錄所載不過詔誥勅劄并辭榮奏疏及詩詞一
二而已於戲宋代賢相公其最也豈以其文翰哉
若公之德業若公之心事若公之風節不可得而
見焉庸敢續附于錄以致追慕之意云右此贊蹟
史當道名

賢達念前哲美與忠貞之盛事也予為之子孫幸
不知所藉共遂通叙而紀之俾後人觀感而實之
八世孫

紀祠堂興廢之由洪武伐五世孫子璩

子孫於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
是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仰惟我先祖清獻公
以儒術仕宋三朝其勲業見於行事制作足以範
俗邦之士君子取其言行切於事者錄之詞章繫
乎政治者集之刻梓傳世蓋有年矣值元季兵燹
家藏文集為之灰燼所存者言行錄一編尤慮先
公美迹不耀乎後乃蒐摭鄉閭田里值卿先生陳

閨卿謂予曰菊坡之文吾得其全為諸生分持而
嗣錄之今不獲存矣因翻其故笈得嘉定誥命并
奏稿一十六篇後復得端平詔命七篇敢不敬愛
用附于錄因書遺亡之意于篇末庶幾同志相與
博採而歸之噫吾聞君子存心不掩人之善樂成
人之美苟天不墜公之聲光則斯文或恐復存於
後日將來子孫宜加意焉雖然公之文存亡未決
而公之功業必見於史牒無疑此姑置之今略舉
其近者言之聖人之制九能捍禦大災大患於民
者雖異代尤旌之祀典是以古者祀鄉先生于社
不過崇德報功為人勸爾初公請老而歸杜門謝
病推鋒致卒曾忠自惠陽擁眾扣州城郡守宵遁
官吏造門白其事公肩輿登城諭以禍福賊眾遁
去據古瑞州事聞俄有旨依舊端明殿學士廣東
安撫經略使知廣州即家治事區處調度召兵四
集賊一戰不支窮促乞降渠魁就戮是年拜叅知
政事五疏丐辭不赴次年復詔拜右丞相又十三
疏辭不赴公薨淳祐間廣帥方公太琮以公之學
蘊先儒淵秘之傳以公之才負濟世經綸之治祠
公與張文獻公于學咸淳間經略劉公應龍祠公

于西城之高桂坊今南海縣學是也此郡志所紀
有元大德間邦之群彥追思公之德業請于憲府
祠公于故第建學舍于左吾大父提舉公給私田
以供祠費凡吾子弟及閭里俊秀者延師肄業以
育其才春秋則府庠儒官率諸生登吾門少長
咸列于庭盛服致祭薦脩之品莫不如式祭畢而
燕設核維族脩爵無算酒酣則雅歌賦詩燕饗不
亂秩秩雖離一何盛耶洪武戊申

王師抵州城祠為指揮胡通所據作私第祀事浸
廢以迄于今茲非禮典之大闕歟然崇德報功繫

乎風化終不可泯異時有好古博雅君子任方伯
之寄於可為之時引郡志舉而復之所以闢乎名
教之重者非私也古之所謂因事以陳情辭有重
復而不可殺者故特書屢書不一書之庶幾申吾
哀痛之辭云

紀名公悅祭詩文

八世孫曉輯

成化間檢討陳公獻章一夜夢吾清獻公坐床上
李忠簡公坐床下野服咯颯而陳參其間與話平
生仕止久速偶及劔閣之題因請手書公忻然命
具紙筆書以付之既覺紀以詩曰清獻堂堂四百

春夢中留字識天人報君西蜀清油幕老我東籬
白萬巾萬里歸心長短賦九天辭表十三陳南風
欲理增江掉也借青山卜基隣時公八世孫潛客
門下示遺芳卷復許示遺像於其還也贈之詩曰
積雨苔苔上經旬斷履痕誰為門外客公係菊坡
孫澤與派風遠名因避相尊丹青遺像在何日照
江門後潛携公遺像過白沙陳公迎拜于貞節堂
觀感間系以詩羊舌卧古佛仙遊照福星清風彌
宇宙白首拜丹青是日有送紫菊花至者起甚復
成詩高風千古鎮浮華擬酌寒泉薦菊花江上一

株紅帶雨丹青同日到山家遂齋伯于外館書招
親友馬默齋容一之李世卿輩感其禮儀制文托
以菊水薦之以公愛菊也其詞曰先生宋代之名
臣吾鄉之前哲卷舒太空之雲衣裏秋潭之月淮
蜀委之而有餘疑丞尊之而不屑故能劔刀於當
年而全身於晚節猗歟先生挺生南越膺厚深沉
清通朗徹藐子區區心馳夢謁稽首丹青警歎若
接按彼神丹點絃頑鐵庶幾有年不遠途轅秋菊
之芳寒泉之列奚而薦之用表貞潔祭畢對菊又
成詩曰春事歸桃李西風聲未休長官三徑晚丞

相一坡秋又曰菊坡持酒越江濱御筆親題與醉
中丞相九回微不起碧空長挹夢中人弘治庚申
秋九月之吉左方伯周公孟中右方伯鄧公祥潔
具禮儀致祭于吾清獻公之神曰嗚呼神龍輕九
天而距翊霸一穴鳳凰翔千仞而鴟鴞相爭食惟
公力辭宰輔之命而聞其風者頑不庶懦不立亦
獨何心哉雖然所可見者公之跡亦曰爵祿可辭
富貴不淫而已所不可見者公之心豈不以大厦
將顛非一木之能支耶孟中幸旬宣是方景仰高
風敬齋辦香拜焚祠下於戲人有曠百世而能相
感者以其心之同也公其有知庶鑒鄙懷尚饗一

詩類

宋詩

贈公平叛卒

戴石屏

角巾私第自逍遙諸老之中此老高無可奈何懷
印綬甚非得已佩弓刀德尊奎壁群兇伏天落金
牌一劄褒綏急驚心護卿井生情兒輩說功勞

祝詩

劉克莊

莆田人
號后村

麻卷揚庭久蒲輪就道遲虛傳楊綰用不素蔡謨
辭祝杜從渠誚催梁得許悲流傳千載下猶足勵

清規

昔侍瓊花宴回頭二紀餘稽康作書願魏勃掃門
跡尚意開黃閣安知尾素車蕭然旋馬第入指相
君居

先帝謀元帥煩公護蜀淮軍皆歌范老民各像車
崖北顧猶關慮西歸已暮懷早令扶日月寧不掃
氛霾

元詩

唐律

吳桂發

號東

下馬傍徨有所思槐陰符鬱見孫枝成都府內三

賢閣耆德坊中丞相祠石室書真鴻範寶

作石於家藏之監本紀閣瓊花屏乃愛棠碑公詩
以其副歸之府學書閣瓊花屏乃愛棠碑公詩
今無悉細吟伊呂蕭曹句魯斐誰欺敢說詩

唐律

陳黃裳

蜀西

丞相祠堂六十年庚桑尸祝尚依然海雲蒼狗成
陳迹褒鄂貂蟬映彩椽二獻金甌雖不朽一抔玉
盤亦堪憐肯堂幸有聞孫在秋菊寒泉薦篆煙

唐律

崔龜

寶安

象笏猶存舊典刑魏謩亦此振家聲矧今故第堂
堂復不日新祠恰恰成嘉定間關全蜀險端手倉

卒護鄉城此功此德垂千古自有人人香火情

唐律

羅天與號田

清獻騎龍帝所歸貂蟬猶舊丰姿綠視昔日三公第古栢今朝丞相祠老圃寒香光烈在故家喬木後人思殊勲高節遺青史今有鉅公詳為碑

唐律

潘昇號東窓

天南奇氣鍾此老眇視人間冕有蟬去曲江張半千里繼清獻趙作三賢山高水遠今猶昔屋舊祠新人亦天扶植每難冰雪後寒花從此再鮮妍

唐律

何芝鳳號古井

嶺海幾千年異事祠興祠廢數應關丹青正想官三太香火未應僧半間景仰當時皆頭見蕭條異代信多難夜窓細讀辭榮表邈矣清風不可攀

唐律

黃甲登號存耕

昔年身佩國安危去蜀猶深當饋思出處一生無玷玉功名千載不刊碑祠前古栢尋何處坡後寒花有幾枝盛德固應延世教相門今見復興時

古人題

古律

蘇順孫號後

菊坡命世賢朱明洞天品入則淵渟器出為國

城敵愛叔子傳兒聞君實名萬鍾若華芥兩府門生風米尚未泯德澤宜莫京近市故府宅經今猶驛亭荒荒秋容圃冥冥瓊花昇緬懷讀書處恍惚復聲天道有好還潛德亦發榮昔年燕寢地今日坐奠楹素梓恭敬意猶露萬萬情興起百世下懷哉此風清

樂府

詞水蘭花慢

陵濟國

歷陽人

艤羊城晚櫂仰千載一人疆甚霜簡能嚴白麻莫起風節堂堂開張武侯膽略是丁年曾作辭去國金湯艤艤秦雲帶恨依依淮月吹涼故鄉歸去老汾陽汗竹識行藏到如今寧寧慮精義氣牛斗爭光可常得知身復正塵飛滄海粵天長蒲澗舊明休問菊坡秋圃還香

崔清獻全錄十卷

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明崔子璣編其書成於永樂中皆其五世祖與之遺事遺文也與之字正子廣州增城人紹熙四年進士理宗時累官廣東安撫使拜叅知政事右丞相致仕卒謚清獻事迹具宋史本傳與之所著有菊坡文集佚於兵火又有嶺海便民勝海上澄清錄二書皆記其當時政事後亦不傳僅存其言行錄三卷奏劄詩文五卷子璣因哀爲一編又以理宗御劄及諸家詩文爲附錄二卷其言行錄三卷林鉞跋稱宋太社司令李公哀輯而不載其名宋端儀序稱略爲更定甘鏞跋又稱旁考史傳補其脫略然則已非原本矣又蔣曾瑩家別有寫本分爲二集內集二卷前卷爲言行錄後卷爲奏劄詩文外集三卷上卷爲所賜詔札中卷爲宋史本傳及續通鑑綱目諸書所記與之事下卷爲題贈詩文題其十四孫燿所重編成於嘉靖庚申前有測引一篇稱重編先錄旣成有謂不當以行先言者有謂不當以臣先君者後見舊板篇次記號乃知新本爲後人剗改燿所重編實還其舊今觀其

書雖併十卷爲五卷而次序略與子璣本合則所謂還其舊者確不誣也

陸右丞蹈海錄一卷附李江

州遺墨一卷

〔明〕丁元吉輯

上海圖書館藏清康熙十二年王乃昭

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陸右丞蹈

海錄一卷》提要

陸右丞蹈海錄



後學

事實

宋史列傳

陸秀夫字君實，楚州鹽城人。生三歲，其父徙家鎮江。稍長，從其鄉二孟先生學。孟之徒恒百餘，獨指秀夫曰：「此非凡兒也。」景定元年，登進士第。孝庭芝鎮淮南，聞其名，辟置幕中。時天下稱得士多者，以淮南為第一。號小朝廷。秀夫才思清麗，一時文人少能及之。性沉靜不苟，求人知，每僚吏至，問賓主交歡，秀夫獨飲，無一語。或時宴集，府中坐席頗間，終日未嘗少有希合。至察其事，皆治庭芝遺器之，雖次官不使去也。就幕三遷，至主管機宜文字。咸淳十年，庭芝置制淮東，權參議官。德祐元年，遼事急，諸僚屬多亡者，惟秀夫數人不亡。庭芝上其名，除司農寺丞，權宗少卿兼權起居舍人。二年正月，以禮部侍郎使軍前，請和不就。而父二王走溫州。秀夫與蘇劉義追從之，使人召陳宜中、張世傑等皆至，遂相與立。孟王于福州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宜中以秀夫久在兵間，知軍務，每事咨訪。始行，秀夫亦悉心贊之，無不自盡。旋與宜中議不合，宜中使言者劾罷之。張世傑讓宜中曰：「此何如時，動以臺諫論人，宜中皇恐亟召秀夫還時，君臣播越海。」

濱底事疎略楊太妃垂簾與群臣語猶自稱奴每節朝會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時在班行中悽然淚下以朝衣拭淚衣蓋浥左右無不悲愴者屬并澳風作予以驚疾羣臣皆欲散去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以置之古人有一旅一城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欲未絕宋此豈不可為國邪乃與衆共立衛王時陳宜中往占城以與世傑不協屢召不至乃以秀夫為右丞相與世傑共秉政時世傑駐兵厓山秀夫外為軍旅內調工役凡有所述作又盡出其手雖多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諸至元十六年二月厓山破秀夫走衛王舟中而世傑劉義各斷難去秀夫度不可脫乃仗劍驅妻子入海即負王赴海元年四十回翰林學士劉鼎孫亦驅家屬并輜重沉海不死被執拷掠無完膚一夕得脫卒蹈海鼎孫字伯鎮江陵人進士也方秀夫海上時記二王事為一書甚悉以授禮部侍郎鄧光薦曰君後死幸傳之其後厓山平光薦以其書還度陵大德初光薦卒其書存亡無從知故海上之事世莫得其詳云

宋陸君實傳

宋龔開

陸君實諱秀夫字君實一字實翁楚州鹽城人生三歲父母相抱避地南來居京口比免幻出從師肄業聰明頓悟異他兒郡有二孟先生以宿學教授生徒大小學多逾百人知君

實不凡制日侍之學舉子文下筆有奇語不待師頌日進不休年十五應鄉舉得貢補太學牒非其好也後三年歲在丙辰用鄉書登乙科是時殿撰章子美徙居京口負時望以兄之孫子妻之因留婦家需次淮尉李祥甫庭定制置淮東君實當欽板帳和而同年進士錢淳甫真孫子制使有連又殿撰贊塔于是相携入淮南幕府淮尉書考曆而已淮南幕府號小朝廷人物如林淳甫與君實能自植立其為人沉靜寡言與人交不介然凡僚吏自公事過閱要以主賓相接為貴而君實退然托處非謝舉謁告未嘗過閱有集則持敬尊俎間終日與衆客俱退制使以此推敬重之不欲撓拂其志制以舉格改合入官三遷至主管機宜文字分擬諸房公事職無不舉京湖制使呂少傅薨任李制使改鎮江陵君實仍以機宜在行襄陽守李制使投間寓朱方君實與親友朝暮見不以前疎為少後客為多日從事詩酒如在山林間也未幾印制使應雷卒於維揚開治大敵壓境人心易搖金字牌命李制使往維揚用乙夜絕江小駐瓜洲維揚出鐵騎三千來迎擁元戎兩時頃入城君實以鞍馬從自是惟慳之謀無不與而機職領之如故召赴都堂稟議權臣誘進之君實恬無自獻之意備比除提轄文思院出為制置大使參議官兼淮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淮憲與浙石不作既無臺治亦無

公使供給以政多制垣上介兼領因之榮幕為君實處之晏如也事會艱危制臣令赴闕奏請留中未幾隨王師府過浙東景炎新造君實以端明殿學士參贊都督軍事陳宜中既得相推知君實久在兵間歷詣戎事引以自近多所咨訪君實亦傾心贊助之期底于濟議又不合以言者誦大將張少保世傑謂宜中曰大業未濟人才有限動輒令臺諫非論人世傑若不可相公意亦當如此宜中皇恐即日召還還海上君實遂執政事淹漬誅茅築土為殿陛遇時節朔會君實端笏盛服如立文右班未嘗少怠既罷則望海山安然至以朝服拭泪悲動左右草莽中百種疏略君實隨宜裨補盡心力而為之及祥興繼立兩軍相見于崖山南軍入舟三百掩分前後中三部以對敵者為前鋒而以中部居宸殿中暨及居其後前鋒失利波濤掀舞旌旗交錯部伍為之混亂君實出倉卒仗劍驅妻子先入海號哭拜幼君曰陛下不可再辱拜起抱幼君以匡絛束如一體用黃金銼腰間君臣赴水而死已卯歲二月六日也年四十二君實在海上與青原人鄧中甫光薦善嘗手書日記授中甫曰足下若死後以此冊傳用中桑梓之義先是僕嘗序大略成長句四韵率明從賦詩或謂僕盍疏一傳存公之大體勿以詳略為拘僕聞之泣下既而歎曰吾郡以辭誤以景炎為盛興云

明年南遷化之碇洲

景炎改元之十一月御舟入海自泉而潮十二月次甲子門明年正月次梅嶺四月移廣州境次官富場六月次古塔九月次淺灣十二月駐香山一名武山一名虎頭山入海至井澳一名仙女澳風大作舟敗幾溺復入海至七洲洋欲往占城不果遂駐碇洲鎮碇洲屹立海中當南北道隸化州見新史填海錄

又明年四月戊辰殂于舟中

自井澳颶風驚悸成疾以至大漸遇風之日新史以為丙子填海錄以為丙寅

越三日庚午衛王龔位是日黃龍見海上群臣皆賀乃升其地為翔龍縣

庚午龍見海中書于新史而填海錄以為是日午登壇禮畢還宮御筆所向有龍擎空而上身首角目俱全華入宮雲陰不見非于海中也翔龍縣填海以為伴龍又以為龍興

拜張世傑少傳樞密使蘇劉義開府儀同三司殿前都指揮使陸秀夫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餘進官有差

景炎新造之初世傑為檢校少傅兩鎮節度使主管殿前司公事兼諸路經制鎮撫大使廣東西蕃應大使秀夫為

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累遷權尚書直瑞明殿學士尋

州明年七月劉義經制等使免兼殿司十月秀夫還

行朝除同簽樞密院事祥興嗣立世傑以

夫以 祥 之皆未嘗進升惟劉義以間官累加開府

儀同三司填海錄所載視新史為詳而秀夫之官位與新

史異

會雷州失守而六軍所治居雷化大牙處乃稍北徙廣州之

境五月寓祥宮于香山院尋葬其地上廟號曰端宗陳宜中

以宰相為山陵使事畢宜中一夕浮海去莫知所之

上廟號以四月辛巳祥宮發引以八月乙亥永福陵攢宮

復土以九月壬午朔皆非五月亦非先寓于香山先是宜

中辭相位而以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御舟次碇洲衆舟

皆來會惟宜中自南著洋將柁往占城累召不至山陵使

乃親文殿學士曹洲子非宜中也見填海錄而新史不書

六月世傑等遂奉御舟抵厓山厓山者在新會縣南八十里

距海中與奇石山相對立如雨霏潮汐之所出入也山故有

鎮戍世傑以為北天險可托以自固始不復事轉徙矣

六月己未御舟發碇洲乙亥至新會縣居里之厓山起

行殿庚辰升廣州為祥興府見填海錄而新史謂升廣州

為翔龍府

宜中之去劉義追之不能及夜泊仙女灣俄有天火飛集其

舟延燒衆舟焚盡

劉義追宜中事無可考

八月庚申月貫南斗己巳夜復有星大如去衆小星千百隨

之自西北流墮東南海水中聲隆如雷蓋天狗云

己巳星墜海中書于新史而填海錄以為癸亥夜一鼓後

墮廣州南初墮紅火如其中爆裂為五既墮地殷如鳴鼓

一時頃止非墜於海中也

其年十月蒙古漢軍數路並進江東宣慰使張弘範以舟師

由海道出漳潮江西行省叅知政事李恒以水騎出梅嶺

弘範拜蒙古漢軍都元帥恒為副元帥大興所書可考而

恒廟碑謂恒為都元帥江淮省亦遣弘範至自漳潮

明年己酉己酉朔宋改元祥興行元會禮丁巳登海舟

世傑就厓山港恭結巨艦千餘艘為方陣中艦外舳舻以

大索四圍起樓櫓如城堞以待敵見大興新史及填海錄

己未弘範兵至厓山庚午恒亦以兵來會乃先遣斷其汲道

舟人茹乾糧餘十日渴甚則下海水飲之海鹹不可飲者

亦輒病嘔洩軍中大困

事見大典及填海錄新史不書

二月戊寅朔世傑部將陳寶降

陳寶二月戊寅朔降見新史而填海錄及其所撰祥興本紀於正月乙丑書統制陳寶與張瑄張達忿爭而降又書統制陳忠與張瑄張達不協而降其實一事而日月亦與新史不同

癸未大戰恒南向隨潮下弘範北向隨潮上交攻之

恒乘早潮退攻其北至午潮上洪範攻其南見新史恒廟碑不書而弘範廟碑詳書之但誤以癸未為癸未之明日云

自朝至日中戰未決會日暮雨暴作斥寇四塞宋師部伍大亂秀夫朝服抱宋主赴水死

世傑命小舟取幼主入己舟秀夫恨世傑舟或不免或反為人所賣被執尋於是死之

後宮及百官吏士從死者以萬數國秀等文武班行之降者數百餘人是歲寶至元二十六年也

國秀官承宣使見大典

以州迎師國秀

為神龍衛都指揮使沿江招撫使時寶已死填海錄所載已詳至叔國秀事乃多誤書其名曰寶云

世傑知大事已去乃挾閭閻十八潰圍奔南恩州五月庚戌還至海陵山遇颶風舟敗死馬餘喪盡沒自是嶺海間無後宋軍憾矣

世傑劉義等三十餘艘新纜乘間而遁世傑出仙女澳得風入洋追兵不果而還舟至山東欲向占城土豪強之回廣東乃回舟越南恩之海陵山散潰稍集謀入廣擇安室子立之六月庚辰颶風大作將士勸世傑登岸世傑慮為人所局即登樓露香以祝風濤愈甚墜水溺死諸將焚其屍以骨葬朝居里赤坎村劉義出海岸後為其下所殺見填海錄

其事往往傳所不書蓋嘗有志論錄附傳而以備本事然恨其不能記陸公終何官爵

終於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見填海錄新史書秀夫景炎之初為簽書樞密院事祥興之初為左丞相而大典於秀夫之事第稱之曰端明殿學士蓋丞相文天祥家傳謂秀夫以樞密兼位宰相者言其以簽書行相事耳恒廟碑又誤以端明為資政云

慮

日不容無小失修故久未敢稱

述項遊宣城有蘇寶章者縣小吏也傑邂逅見之戲謂曰前朝貼黃中有寶章推以是字汝縣吏亦帶職耶其人無所對傍一人曰寶章乃蘇劉義之子以恩補官嘗直寶章閣人習呼之而莫能變其名也

劉義次子景曰直寶章閣見填海錄

傑為之嬰然起將以向所記客記質之寶章故為不聞者徑去傑嗟惋久之因念曰祀宋大國也其不足徵之矣他何撰焉姑叙容語傳末庶幾傳疑之義云爾至大二年十一月東陽布衣黃潛謹叙

弔魏詩歌

輯陸君寶魏詩叙

處元丈夫之能事挽歌哀亡之至情因能事而發至情尚幽明相須之理至若無間親疎久近而能使人一切哀之如漢之李廣將軍知與不知皆為出涕此其理又安在哉故嘗求其說於太史公傳贊有云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曰

吾不然也夫李將軍英偉傑特人也當其窮而自財非命與非義相為重輕非義重則命輕命輕則不知死之為非故人之哀之也不復以久近親疎為間蓋知者哭其私而不知者為人才世道悲也嗚呼以英偉傑特之人窮自而財時人哀之尚無間於親疎久近之別而況舍生就義為萬世綱常立本而絕無而僅有之事乎是固大忠之道也陸公君寶其謂是矣往僕自泉南回浙西聞公死事悲悼不勝情將以詩弔而不敢輕為懼傳聞失之實也及其既久有聞於鄉人尹聖予云得其詳於聖招封國秀聖得之華信即來信即公安蘇池人仕海上目擊其事可信無疑然後成長句一首併為之

序又自惟念公之事在人心在天下後世欲存一己之私非是於是乃遂謄寫庸似諸作者伏惟諸作者與之素文或聞名而未及識或識而未至於殮一切以天理民彝之幸忠之詞異時刊刻以傳其亦庶乎其可也詩無先後次第至則登載惟公出處大畧已見鄙文或曰厓山收時公位右丞相樞密使非雖然皆一時物不足以為公之重輕既貳其傳孰為定名改字而不爵如布衣云壬辰三月二十八日淮陰龔開序

魏詩

淮陰龔開

立事寧將敗事論在邊難與在朝分從來大地為浴海可得孤臣抱幻若南北一家今又見乾坤再造古晉開他年自有春秋筆不比田橫祭墓文數闢天地人何預分在君臣理可無間宋如山夷叔饒史書猶曰白嬰誣舊邦新命方開化公法私情本不論忠義未須論彼此後先崇長是昌圖

河南方回萬里

亘古無斯事于今有若人龍精同祀手蛟室共沉身蹈海言能殘憂天志不伸曾微一環土魚腹疼君臣

彭城鄭時叔苑

蒼姬噬誌錄漢大可能矣自古誰無死存孤志未厭力殫精

衡石身殉龍驤萬里烟清閣忠魂費海驚

吉州龍仁夫親復

存孤臣子志已矣并成非無地泰黃鏡終天慘立玉衣魯連
生獨恥苟息死同歸薄晚蓬萊頂桓：危六飛
絕矣陳橋祀夷茂碧海波夢中姬旦抱天上魯諸公羅日月
綱常在滄浪血淚多吾州文替相雙廟晚同科

出合止湯炳龍子文

七日陰靈事可知樓船魚貫誰為人心自感興元拒天意
難同建武時黃屋朔風那有濟角中水浴更無期公為萬世
綱常計兒女板舷不敢悲公安子塔先公元女板舷末來公
後示之曰汝先志我即承乃晚
於海間闊海島豈謀身要白心存力不能天上龍章空苦夢
人間魚腹了中興英雄一死從君父忠義遺編託友朋萬里
楚魂招不得詩成惟有淚霑膺

虎林盛彪 中父

紫宸黃閣共樓船海氣赤：日月偏平地已無行在所丹心
猶數中興年生投魚腹不見水死抱龍驤直上天板蕩城臣
竟如此流光青史更無前此與姚姚時同再考

出與生尹應許 聖子

誰使煙臺醜禍深末流無復救危梓君臣霄壤孰同死社稷
丘墟可再生叔寶井中空大辱仲連海上特虛名一家骨肉

俱魚腹得丹心萬古明

古今忠義獨斯人危在須臾見益真身不迷亡憂哀節君非
同遊俱蒙塵平時誰執朝廷柄末路方知社稷重楚些欲招
招不得滄溟南望浩無津

永嘉俞德鄰宗大

杞國天將壓蒼梧雲正愁龍胡誰可挽魚腹葬何憂萬死丹
心在千秋王氣收懸知精衛念今古不能休

七朝建辟霧一日倒狂瀾天意克難料皇圖不再安寧甘臨
東海誰忍繫南冠自古孰無死從容就義難
群雄紛愛死一士獨捐生厝數絕難續常綱緼後明人知念
王端天立禍程嬰淚眼休枯甚他年有史評

蜀宇文叔簡子敬

量炎未久改祥興強欲持危力莫勝梧野御沙方慘：虞洲
浴日竟沉：空衣黃鳥三良殉俄從白雲千歲東國慘人亡
兩俱盡忠魂追悼淚沾襟

京口郭榮星 元德

黑風吹海浪崩騰獨抱龍驤氣拂肩臣子但知全大節國家
那得再中興眼前兒女誰能顧身後功名有足備獨憶城南
秋雨夜一窗曾共讀書燈

錢唐仇遠

乾坤那可問至痛老臣心甘抱白日沒不知滄海深忠魂隨
上下義骨肯浮沉草木長淮淚秋風起暮陰

良齋佚先中正卿

宣公高節有餘馨耿々丹心醉六經獨力生難扶社稷全家
死不負朝廷世間民聽猶天聽海底台星共地星歲月不銷
忠義氣壓山十倍向時青

東陽方鳳韶卿

祚微方擁幼勢極尚扶顛整背舟中測龍胡水底天華存周
已晚蜀盡漢無年獨有丹心似長依海日懸

雜著

陸右丞像贊

金華宋源

身抱龍髯兮眼不見水鳳闕雖遊兮龍堂則通玉雪皎如芳
肯汚泥滓赤日出海兮爾心不元

陸秀夫抱 王入海圖詩

元姚燧

紫宸黃閣共樓船海氣昏々日月偏平地已無行在斯丹心
猶數中興年生藏魚腹不見水死抱龍髯直上天板蕩純臣
有如此流芳千古更無前

誄陸右丞遺墨

勾金曾翁

別師游宦去國事又乘桴有地皆周鼎無人可趙孤生期斯
楚足元學抱龍胡遺墨仍留在顏書此得無

新得南海志觀宋李庄山事蹟

改國今安在新營忽北山藩王牧末墟義將杆邊開典禮存
周法威儀復漢班開街旗幟動結寨舳舨環節制通江邏搶
牌集洞鑾龍濟多繁礮嶺崎嶇半條管置陣移官港惟宮泊女
灣狗流疑尾掃龍須莫再攀真蹟湏求繼驅馳獨任艱搶掠
殘成屋殺修壁居闌瑛瑁洲仍隔珊瑚島併於乾餐桂竈賊
肉飲輒輟道斷無前援民家有老疎颯嶺雲赤帶鯨聞電
朱股大業從舟盡元戎棄仗困炎丘朝服冀貝闕御弓彎
傑隨冠冕婦嬰泣劍鏃狀駸衝柵象精衛龍鵬收氣捷延
喘英颯欲起存一沉知有決再縛恨何顏士矢曾青蓋行哉
被翠鬟城危嗟唄開井倚病脂斑斑出督空懸令迴軍却算錢
蜀墟家失與哀漢國忘機月照丹心苦風揚白骨頑欲儒輕
戰勇穢史進降奸世遠神終在天高淚或潛綺羅歸北府疆
理泥南寰毒浪悲海內烟氛蒼莽間一時磨石處萬里凱歌
還

詠史詩有序

國朝合肥王忠

秀夫初在抗都與廣王益王及太后妃嬪等航海而南至
福州廣王即帝位改元景炎後至廣東之南川景炎崩衛
王即位改元祥興遂遷于厓山以秀夫為丞相張世傑太
傅天祥少保會張弘範舟師至秀夫見勢既不可為及取

舟中諸器物悉沉之於水仍伏劍驅妻子赴水於是登柳舟請上曰皇太后尊已甚陛下不可再辱當為國死遂抱帝俱投水中秀夫文筆英妙凡事皆其潤色紀綱之若賜文天祥勅王詔謂天祥如鋼百煉而愈利如水萬折而必東是已

由閩航海到厓山國運亡閩抱不還抱主共投深水去絕勝俘虜走度寰

劍江陳宗冕

祥興元年六月有大星南流墜海中小星千餘隨之元人進薄世傑之舟宋師南北受敵兵士皆疲不能復戰俄有一舟搖旗仆諸舟之搖旗皆仆世傑知事去乃抽精兵入中軍諸軍大潰元叩薄宋中軍會日暮風雨霖霖四塞咫尺不辨世傑乃與蘇劉義斷維以十六舟奔港而去陸秀夫走帝舟大且諸舟環結度不得出走乃先驅其妻子入海即負帝同溺焉帝崩後宮諸臣從死者甚衆越七日屍浮海上者十萬餘人因得帝屍及詔書之寶

大小天星墜海洋厓山兵敗事堪傷王帥十萬俱淪喪帝駕亡宋宋即亡

論陳石丞

國子助教蔣景高曰夫雖不可以羽回輪運不可以蓬止天

下之勢人孰不知之彼陸秀夫輩自以死國之難故溺其妻子而不辭文履善艱難萬狀猶欲有為豈當車而奮螳螂之臂哉誠以廉耻禮義有所懸之耳

題鄧洲所藏陸樞密手簡

京口俞希魯

希魯讀先子所作宋樞密陸公秀夫挽歌詞壯顏毅色猶凜凜有生氣欲髣髴其音塵邈不可得義山郭先生與公為同舍友平昔所往復尺書片簡收輯無遺余得并而視之前脩典刑森然在目字畫通勁自成一家非隨俗嫵媚者所可同日語降歎之餘敬識紙尾

石丞遺文

丹陽館記

丹陽館之所始無可考按郡志紹興十四年朝廷命守臣鄭茲建之於時和議既成館是用作中門南向按送伴使在東館客使在西館厥後凡奉法衛命者皆館焉部使者亦如之在郡國諸邑為特鉅屋與歲陳廩：將歷於是百二十有六年矣咸淳五年冬長沙趙公以外司農典州領謂是邦江淮閩浙之所交也四海賓客之所合也輅車騎驛之所會也而舍於隸人不亦羞當世之士乎七年春乃一大脩之悉撤其舊而新是圖木甍瓦石所材孔良孔惠孔時役不告勞暨訖工功與報畧等而其鉅也如於昔落成馳書秀夫曰子之居

是邦也盡記諸需嘗考之周官里有市有候館有積嗟夫此王者之政也晉文公崇大諸侯之館猶汲馬繕脩是務廢城驛甲天下財幾何時庭除燕堂庶幾過者太息今州縣皆驛也夫以古人則視館如廢後世則視州縣如驛蓋學之不講而吏道之衰也久矣公典土于茲能以遠之慮以奉之心休而力有餘茲館固舉廢之一事於千古之所以創中之所以獎今之所以脩其可以弗記公名潛字元普忠靖公之子忠肅公之孫忠肅師張宣公淵源所漸有自來矣奉議郎宣持差充京湖制置大使司主管機宜文字陸秀夫記

奉二孟先生尺牘

秀夫百拜覆判簿秘書郎中先生師席前秀夫升違函文傳見清明尊柳之誠與日俱積初漸一歸萬里遂待以故起居之問未及拜今既不果行則不敏之罪甚矣尚望師慈特垂容宥即辰春先秀麓恭惟絳帳雍容尊候動止萬福秀夫仰竊教誨之餘餘僥倖得遊辟雍所以感激詎容語盡之一筆攸隔茂孫面仲不免頃首還奉辭辭以酬秀夫近始克取二親過此比聞令塔正奉狀元得意南宮今歲榜稍遲意捷四日以慰孝秀夫仰教育之恩借以芝椿百春為壽尚望先生諒其誠心特賜首肯命之曰留瑣蔓馬悵惕或有使令之及聞斯行諸伏乞心照不備初八日秀

夫百拜

附錄

東海遺錄序

項予嘗從鄉先生學見福唐劉汝鈞貽書括蒼吳思齋予善論文丞相宋瑞事云自江西初起時時睡山谷將暮義徒畔此洞丁造轅門請中伏不啻數萬而尹玉寶為號持大衣冠指虎泉皆諸關賊汝求効死已而當關二撥交沮用兵帥無宣諭卒無犒賞數月餘僅令守姑蘇一路張彥挑重兵居崑陵且有叛志尹玉克以絕太湖柁橋首尾不救而溺死未幾獨松告急朝廷四詔政府六書赴奔聊攝援根本一日一夜倉皇就道及至行都而獨松隨以破而後令駐兵餘杭守獨松朝議不一衆心離散會有尹京之命徐廣逸奪其印不與洪輔適德剛適北軍八城與檣又絕江通乃即日拜樞使又拜右揆補與檣延且令休軍前詳解殺然請行及被囚以北中道奔逃收集亡散無兵無糧天下大勢去矣帝霸交馳正偽更作是不一姓當世之為大臣元老者視易姓如閭傳郵况當淪海橫流之際而使乃以異姓未深得朝廷事權欲隻手障之至死不恤微其二子止有姚色於宗周矣其書天畀如此乎後又獲見在陰莖間所作文宋瑞陸秀夫二傳蓋

蓋詳為方唐末五代之季藩鎮跋扈武臣始於君臣父子之義不明而土地甲兵之強類無不欲黃屋左纛自為者先宋知其然一旦踐大位即罷諸節度兵符盡削備臣以為治終不足以盡復乎石晉所創之規土逾乎宣和兵亂北兵南下急若建瓴曾不得乘一障而遂至瓜分不守後宋再造東南區、山海之間內政不循外獨恃大江淮以為固久之南北夾攻而汴蔡之藩籬自撤其荊襄受閩鄂諸有虜巴蜀侵陷廣西之烽燧亦不絕此其國勢垂危受兵處多結如囊中探丸閩中逐鹿無復有潛龍隱伏地矣所幸者天下學士大夫二三百年初宗培養作成之澤重者久忠臣義士或死節或死節蓋無姓馬辛之宋瑞秀大前後死國精忠激烈誠有在於天地而不於古今者嗚呼吳晉陳隋之變豈復有一人若是哉冀聞者字聖予少嘗與秀夫同居廣陵幕府及世已改多往來故宋家並貧故人賓客候問日至立則沮如坐無几席一子名俊每備伏榻上就其背按紙作唐馬圖風騷露氣家許蘭勛備盡諸能一持出人輒以數十金易得之籍是故不仇然竟無所求於人而死志節既峻儀觀甚偉文章議論愈高古至為此二傳大率類司馬遷以同所為陳壽以下不及也此其人殆亦無負於秀夫者哉余改私列二傳以崇其端尚之故老徵之雜記題曰東海道錄且

以待太史氏之采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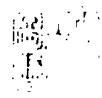
大忠祠碑

翰林羅倫撰

君臣父子之倫天之經地之義民之秉彜也不可解於心孟子曰生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死我所欲所欲有甚於死者不可解於心也若宋丞相文公天祥陸公秀夫樞密使張公世傑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參天地而獨立贊萬古而不泯夫豈有為而然哉不可解於心也夷狄禍宋竊矣遼橫於初當眾諸公折之金侵於中張鄭諸公死之韓岳諸公禦之元撼於終忠臣義士紛起而以死禦之三公者其大也元帥渡江自鄂入衛上下驚歎卡彪說降斷舌磔之以元自誓繼立二王力竭勢盡辨香祝天颶風覆舟者樞密使世傑也外等軍旅內創工役正色立朝勸講大學抱帝赴海從死十萬者丞相秀夫也起義潁州烏合萬餘鼓行赴難出使阜寧奮罵不屈被留虜營鎮江亡歸開柙南劍繫執五坡司學斥山悲歌慷慨正氣塞天就因燕獄從容南面而後死者丞相天祥也三公者其死不同其心一也一者何也義之盡仁之至也烏乎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此公之所以為心也自古夷狄之禍未有盛於元矣宋亡則中國夷狄矣春秋之義萬古之大防在此也兩國興亡而已乎此公之所以為心也宋以仁義立國禮義養士卒食其報自時厥

後合尊之子辛嗣大統陰易元祚已帝中華世主沙漠天之
助宋路而後起仁義何負於國哉先是倫謂陳公甫曰表其
先賢教德勸忠公甫以告金憲陶君魯君慨然曰吾等九丘
山宋亡歲二百餘年變為丘墟表章之與有大此乎乃相地
建祠於行宮之旁以祀三公。甫題其額曰大忠立表歌亭
於西澗刻石詞諸詩其下祠兩廡以勅王義士伍隆起等附
馬賈田若干頌復伍氏之後一人上之君敏於為政多遜功
民賴之又出餘力修廢典是大有功於名教也防禦紛事林
君錦提學僉事胡君榮成相厥成以公甫門人易元陳庸告
紀成事嗚呼此祠成而忠義勸人極立此道而中國尊矣

秋快



題跋



金孝江州道墨卷

康熙癸丑二月晦日嬾簪老實錄于金昌北溪寓樓告年
六十有六

李江州遺墨

頤水流寒信日東顧藍原白厲會風化行墨緩瀟湘外身在冰
堂秋月中吏靜竹聲驚鳥雀官梅影上簾梳座舟歸載惟琴
鶴擬看英名微

兩宮 沈陰李輔拜手

贈左忠文公李輔論議

太常博士張耒撰

夫死生利害在人為甚重而不以少動其心者非特然其見之
士鮮弗能無惑也一有惑焉則汨于計慮之私而有遊蹟苟全
者矣惟君子乃能安乎此由其義命素明諸中雖尋常造次之
必是況于事君而可食焉以避其難哉若江西行府參政依前
兼江州路總管李輔以進士冠天下以才良躋侍從以政事知
要郡匪船之節蹇自持一旦暴賊起都境陷武昌省憲諸臣

竄死弗暇毒熇肆灼正當其衝守無完城故無蘭師輔獨能開
倉庫募士兵以忠義激人心再戰再克威聲甚張方將防禦上
游駐兵旁郡而賊鋒轉逼德我先奔并孤城以供七路壯節而
弗奔手到罵賊力盡乃殞其英風景烈足以炳耀乎國史而歷
厲乎人臣矣夫殺身報國曰忠德美才秀曰文揆諸二法允稱
所褒請以忠文諡之

洪武乙亥春解廬於友人李嗣宗家弊低中見此詩乃元李
江州守李公子威手書也予幼年嘗聞公守江州被賊寇攻
圍日久援兵不至力不能支城將陷有詩曰駭物何神孕福
臨龍隨塵起氛埃烟迷郡邑人民苦五滿江湖鬼物聚人
世百年遭此厄天戈萬里義時來指生力盡徒為尔可惜都
成一炬灰至正間天下分崩士人半明苦甲四稽狀元詩曰

四稽狀元同此日他年公論定難逃空令太守投三尺不見元
戎用六韜宗指不如善善元公平爭似子威高世間碌一偷生
者黃甲由來得便免當時與論可見予尚記憶其詩今觀其墨
蹟有感于衷不忍毀棄持歸于家紙已朽爛缺第六句第二字
妄以清字補之便于讀誦遂裝池成卷錄歐陽圭堂所撰本傳
于卷首

當代名公詩文以光其遺墨竊意公之事業其元史鮮不特
贊然讀其詩想其人度義存孤臣子心者觀此亦足有所興
起云 錢唐朱灝敬書

右詩一首故元江州守沈陰李公子威所作而其手書也公与
余忠宣公關俱死忠節名在史策而若於民之耳目以起夫人
之敬愛者故沒身餘三十年其遺書手蹟為人所艷慕以此所謂

殺身以成仁者與對中嘗聞諸老言子威為監察御史時上
書為吳閩一請辭朝臣勅之而子威亦以是勸于士禘及江淮
兵起乃抗言于朝願以一殘破州郡守以自効諒是言之子威
豈非志士仁人也哉張地真原令其非封守也許遠以
其能授之共而下之卒与俱死昨陽其事于子威求飲江州蓋
相類夫有民社之責臨難而逃死者固亡異于大亂不足以施
而日于天地之間至于士力守職亦其分內事而當為者也此
不注非陽子威不求江州府何傷而切為是者嗚呼此世所
以為此而子威所以為子威也元有天下九十三年非無大入
也而學士大夫工于言語文字不能如子威之見款募于人者
何可勝數然則子威雖亡而所以不亡者固在是矣伏唐朱微
常山壯流清余為之書憶以敬之其窮隱伯其識趣此是圖冠

大祀垂紳而入橋門者當如之以爲敬勿書焉而勿書并識其後是歲洪武二十八年春三月乙卯會稽胡粹中書抗郡于

侯部郎中兼翰林侍書朱廷輝今後姓蔣致政將歸錢塘持二卷微予題識予展閱之其一則其祖自明爲池陽郡掾時平反銅陵許氏獄活三十二人陰德之事其一則其父子激振拾元季死忠義江州守李子威子書所作之詩廷輝珍藏之皆裝潢成卷當代名公鉅儒多爲題識嗚呼陰德忠義有聞于世大矣行之於身者固難擬拾他人之手澤者非得其心之同然者不能也爲人子孫而能顯揚其父祖之功德使久而不泯者固非由事然世志罕見今廷輝乃斯人也予斯二子且使忠義之名傳播于人人不獨可謂孝子慈孫又真可謂仁人君子矣用書以爲世道勸

禮部尚書昆陵胡淡書

元綱既解但列主堅旌旗莫國真可鄙偷生竟何爲嗟江州守烈一英雄姿勢疎志不鍾力盡心無惜身曾不卹視死真如歸歟名垂竹帛日月同光輝閭閻足興起千載猶一時况茲親遺墨慷慨接容儀精忠凛毛髮悲風動寒威伊誰得相感片紙不思迷室愛婉家訓貽謀詩良規健志豈不重乎澤州不茲旁矣際全盛謀猷無所施焉我事良臣尚友斯日期倘常若名義忠孝昭民彛永爲來者勸視此其無貽

禮部郎中錢唐蔣君廷輝以其先君子所遺守江州李公甫遺墨一紙見示予得而觀之感嘆之極爲賦五言古詩一首曰古鳥守親君父子之好尚如此可以見其爲人矣因書以

聯焉

嘉議大夫禮部左侍郎會稽章漱書

忠臣孝子儒仁義不顧其身以何事君父世既殊共事戴之史冊傳之無窮矣其片文隻字有流傳人間者又事形而實歲之蓋重其人目以及其蹟焉古今擅名文章何限而有傳不傳何也嘗亦不傳之故矣或施施其心或禽犢其行故所者雖有長簡鉅冊過之者率亦當手一披日一顧甚者詭譎之妄擲之蓋賤其人以及其蹟也文以人而傳豈不然歟則夫世之用心于文而真傳于遠也雖致敬其行可乎錢唐朱子淑得李忠文公辭古自作之詩什襲如拱璧既付其子輝宜護之尤謹間示余屬讀其後教爲書此廬陵楊士奇

忠文大節傳千古公謚周孫世幾以家塾朽藏忠孝華族士誰

禮部郎中兼翰林侍書蔣廷輝所藏元李忠文詩其于士也予觀之重有感焉夫人有以詩而名者詩有以人而傳者其所重果何如哉忠文大節固不存乎詩也廷輝先君子以之贈子孫厥有意哉因賦詩二絕以歸之

宣德六年龍某年亥冬十二月朔旦

嘉議大夫太常卿兼翰林學士

國史總裁楊溥識

詩者志之所形觀于詩可以知其人元昭隴西郡王李嗣子威東郭化義著于國史彰然不可尚矣今觀其詩遂友詩僅

五十六字而其侃然正大之氣溢于言外字畫蒼古飄逸如瑞人雅士使人歛衽起敬世人多尚泰靜而誇珍園室玩爭先競形而抗之朱子微甫問于人前弊者中自公遠望而獲拱屏榮漢以示子孫子微獨以心哉傳曰善不害己出是之謂也厥子遊暉仕為郎中侍書持行甚嚴良有以哉 外卷黃淮識

右七言律詩一首元江州總管李黼子威之作且其自書也子威守江州罵賊而死後之忠臣烈士皆其風者尚猶感激思奮況於公謚議及於抗郡文學相料中跋共為一卷禮部郎中並翰林侍書將遊暉以承予題蓋子威之詩則遊暉先人子威所藏而就題識者也然則世之所以貴人臣之忠義而遊暉之所以重其親之手跡遺物者是皆分由子威同其諸特士以嘉美之云

宣德六年歲次辛亥十月甲午榮祿大夫少傅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建安楊榮書

書李江州遺墨後

此元江州路總管李公威所自書其詩錢唐朱啟子微甫而藏之今子微之子暉裝此為卷以承予題蓋公守江州勢力盡慷慨就死其節義深然真乃日月身光霄壤相輝仰宜存於片帛是字之間哉雖然目之所觸而思之故凡觀之之達聖者孰不慨然想慕公之英風義氣儼乎如生皆有以奮發而興紀又豈在予言辭之工乎畫之美哉暉字廷暉及姓將氏今為禮部郎中並翰林侍書云

宣德六年辛亥十月戊午中順大夫詹事府少詹事並

翰林侍讀學士廬陵曾啓書

李忠文守江州通四郡多憂之日以嚴羸禦悍暴莫不知其難然忠義所激唯知城存與存城亡與亡了不足道及至元我鮮體賊勢擁據城陷之吳罵賊而殞其忠義一氣殆與日月爭光而金石同固有志之士固將景仰風于既往矧遠望尚存如親顏面者耶若是詩者忠文之手澤錢唐儒者朱顯子微甫之流皆間道敬之以此遠其後人可謂知所景仰者矣子微之子禮部郎中並翰林侍書暉又繼并先人手澤而什籍之矧又謂敬敬承先志者也夫不忘其先者也極慕先烈忠也唯忠與孝其臣子之所當饒焉者欲忠文之詩子微之詩即中之從襲于斯二者為之已敬羨教美

宣德八年詔集終丑春二月戊戌通議大夫行在工部右侍郎

前翰林侍講並脩

國史吉水羅汝敬書

李江州之精忠大節百世之士也其遺物存者人固當寶而玩之況其詩乎此詩失所贈人名氏然觀其詩意則其人之與江山之心術光明正大皆可見矣錢唐朱子微甫之愛若拱璧子微真好德之士哉予自其子禮部郎中暉所為而觀之敬慕其人故題其後如此中順大夫詹事府少詹事並翰林侍讀學士王直題時宣德六年十二月二十日也

元至正末余忠宣公開中安慶李忠文公黼守江州皆以死節著二公忠身黃甲首冠多士卒終殺身成仁以不負所學其子偉矣余公乃集其子世良人讀一而尊慕者最夥李公之文章世不多見思記其手澤令人望之如景星慶雲空之若珊瑚玉

樹豈直以其詞翰之可貴哉蓋伯之甘棠也蔣君賢父子臨藏既久而又素襟于銘詞諸賢蓋特傳之子孫以忠義為訓其祝富豪之家捐千金購法書名畫以供玩好者志尚如此豈無於辨之者

宣德壬子惜月初吉奉識大夫 衡府左長史三衛金定識

予幼時誦先曾大父懿溪先生哭李江州詩有曰東我李大夫勳華積秋霜良房失賴色南斗無精光已慨想其為人今復得拜觀江州手澤暨楮仲大夫題識之什益三復之興感嗚呼忠義人心所同也況公之大節爭輝日月窮天地而不泯者乎宜乎人無古今而皆景仰仰歎不置也其手澤為錢唐蔣氏家藏今禮部郎中廷暉出示予敬再得書此于卷末蔣氏之子孫尚愛愛之哉

翰林侍讀廬陵周敘識

李忠文公之臨難死節其氣赫若秋霜烈日天下後世仰之凜然尚有生氣觀公手書所語意字畫豪邁清勁類其為人於此可以想見公之風烈矣夫以公之孤忠大節使人景慕不忘如此況得親其遺墨而不為一興起者乎錢唐朱子徽伯藏于家四十年其子廷暉為礼部郎中無待書索于京師而觀之足以慰乎平昔慕公之私也曰識其後廷暉尚寶藏况子徽甫之所好與共乎澤尚存也

宣德七年壬子夏四月朔

奉議大夫左奉訪左庶子並

翰林侍讀周述識

頃過南康度廬阜至九江徘徊瞻望思昔李忠文公守此其死

也壯哉大丈夫其人不可得惟見其山之高江渚之深林木之森蔚誠郭祠宇臨之如瞻不亡可慨乎今親廷暉郎中所藏公手書七言律詩一章詞語清醇華壯勁健而氣猶新生氣凜凜在日尤有所慨歎而敬仰焉忠臣義士之遺蹟使人感歎如此廷暉之父子以有得此書極珍愛之自諱其後以遠廷暉廷暉家藏之甚謹也宜矣 臨川王英題

礼部郎中並翰林侍讀錢唐蔣廷暉以其尊府所藏元李江州手書律詩一首示予且求予題予常讀江州傳觀其死節事忠義之氣凜然若生使人悲歎慨慕之不已及今親其辭翰神情風裁宛然在目使人追思仰望之不可及嗚呼當時受是而忘義棄誠而全生殆者不其少又草草豈無存者能見者歟愛之若此孰能使之者宜藏之若此孰能使之廷暉父子之賢於此亦可知矣

翰林侍讀 讀學士李時勉書

右元江州路總管李公子威遠詩一首錢唐朱君子徽伯之友人李嗣宗家其子礼部郎中廷暉持以示予讀之公在公間以進士第一擢御史正色立朝器有風采出守安郡擁旌驅車嬰孤城日與賊抗百戰以死何其烈哉夫君臣者人道之大端忠義者人臣之大節彼策名委質以事人者宜其謀之熟矣奈何食人之祿一旦有恙苟生自恕之心無舍生取義之志使有國家者不為恃以為安焉在其為人臣哉若公之有不顧身死于官守精忠大節蓋偉然也果何愧于君臣之義哉去今幾百年士大夫相與論公死事人一面有矜色皆想慕其為人詩章翰墨宜寶藏之唯謹也若人云疾風如劒中板蕩後純臣記之于公詎不信夫三復此詩為之慨然時

宣德七年歲次壬子夏五月丁丑翰林侍

讀學士奉訓大夫兼修

國史廬陵錢習禮書

士君子讀聖人之書行聖人之言提其主于用舍至有不幸為臣而死忠為子而死孝者世不多有苟有其人而足以見天理之存人心者不可奪若孝忠文公其一人也公賴人泰定中廷試魁多士累應朝職以南寇興公出守江少即以攻守策上行省請兵屯江北不報公嘆曰吾不知死而矣寇至公力戰敗之寇及至又敗之寇益眾大至諸將守臣皆棄城遁公守孤城城陷而巷戰力盡揮劍叱賊曰殺我無殺百姓公與子秉昭俱罵賊死之所謂不幸為臣死忠為子死孝者公卓然焉於乎烈矣哉誦公節義使人于三綱五常之道奮然而自奮者公于名教有助也此詩公作而予者承唐朱子激發而後之以達其子廷輝廷輝益愛公故有詩于當代名公乎是以見其父子之所慕慕也

宣德七年六月望日翰林院

國史檢討廬山陳繼謨

甲科名譽金山丘死節精靈貫斗牛元史初存忠義信古今誰似孝江少

江如遠望似如新鐵畫如鉤日有神不是英風壯世久知零首在泥塵

錢唐朱士得祿歲五邑祥有光更喜風毛傳世德百年初翰並房芳 四明陳致宗

錢唐朱版子言所藏也

于今八十餘年子以有子礼部郎中時及恭漢成恭就余序之李公清忠大義見諸史策流傳于天下後世者如青天白日人皆仰之不待誦說而表之偉一死猶不死也昭昭其詩讀其謚議氣其人之不幸而遭夫亂世又幸其死其所足以概夫平生謚曰歲守節及知和柄之沒凋不其然乎及此六年有余忠宣公闕者与韓建力守安慶死尤傑然公如安慶江淮表裏二公死則紅巾不沒可支矣余嘗過謁二公之初黃鵬鵬少前葉為然不豫臨殯子以不藏金而藏此詩時不遠先志於表章一皆可嘉也噫夫豈有所為而為之也哉惟忠義人心之所同然志士仁人豈有不於忘情者矣謹後花末以附驥尾云子修本姓蔣氏輝今沒姓馬 余言前也此詩李初詩附錄于後孤城斗絕倚江柳双劍聲古寂氣古悍隱青山屯倖懷封報白

畫入黃堂當年只惜王孫去此日偏令過為懷故英荒初夢主海一掃聊希時料觴王初詩敬順王

宣德七年秋八月

古史官國子祭酒並翰林侍講

太子賓客致百豫章彭儼士

李江如之死忠事義元史天下所共慕也錢唐朱子激發而後近得其親之所作贈人之詩而室愛之題識以藏于家其所慕可知矣今子激發之子礼部郎中並翰林院侍講廷輝又實愛之益至其所慕約不可知邪古之人謂父母之所愛而愛之况江少何可慕一安耶况又有父一子得報信于家其不有親戚而與起者邪門以親手不能不為故美也

宣德七年九月辛巳翰林侍 講學士奉訓大夫兼修國史廬陵陳循書

昔司馬溫公既死人身購其家觀之而盡工遂有致富者仍武蓋墓其為人元李忠文公既死後唐朱子微伯其手書碑人詩一首室而藏之又豈在父字翰墨之間哉今其子廷輝乃亦并其祀之手澤崇祀成墓藏之蓋謹是蓋不獨有慕于忠文而懷之思祀之念未嘗少忘也然則廷輝之存乃廷輝之子者孫者世之展而祀之則忠孝之道其在是矣

宣德八年春正月既出翰林侍

讀郡人苗素謹識

右李江州遺墨一紙錢唐朱子微伯之其子廷輝室之而俾予識之惟江州為元名進士以經學魁天下歷官中外厥身忠孝當元運告終乃以忠義守節持日既久援兵不至力戰罵賊而死不恤其哉今觀其詩詞音清韻華畫通動發然吾君子之風不可犯之色則其胸中可為可見矣雖然江州之孤忠高節固不在乎翰墨之傳否以子微之微藏什禁若明珠大璐所以愛慕不置者則夫人之賢可知矣吁士有瞻百世而相感者其殆若乎

翰林院侍講南高毅謹

事有異世而足以感人之心者特存乎其人焉觀之朱君子微所藏李江州遺墨是已江州既死去今未遠赫然在人耳目莫不知慕故子微偶得其手書一詩室而藏之既為私標張路不謹識及後其後以藏于家豈非愛其人而兼屋之之為乎廷輝不惟藏而寶諸且微當時士大夫題跋所以修其先人手澤而思貽後人者至矣雖然廷輝之心豈惟貽厥後人乎抑使覽之者思乎臣子之忠否所與祀感慕矣吁可以興可以

親伯詩云乎哉

宣德九年春秋朔旦奉訓大夫右奉坊右諭德清江黎帖識余嘗讀元史而至李忠文死後言未嘗不掩卷歎息以有剛勁豪傑挺然不可拔之士初未知其於文及親祀部郎中錢塘為先生所藏忠文律行一首出其手筆初意工微楷法勁美然後知忠義之士皆由讀士出也昔韓文公作張忠遜傳後序記張籍談于嵩言越為文操代筆主就未嘗記草則之忠義人其間知知其讀之者少法、獨元有劉剛韓文公之知忠文之至亦是其而英文之同識向非此作未必不日一失二也則之史僅出于高言忠文之文則按此可信惜予非韓不從發姑書此以傳云宣德十年春二月朔日監察御史張楷識

大凡君子有所撰述而可傳于後、人仰其文章而於教不忘夫豈偶然哉蓋必道相合心相契其前言性行有所感發此

起故斯身、尔若元之臨西郡公李肅先為總管守江州東第死義忠誠已顯著于先代班、然而顯耀史策失別有詩一章初稿供養今禮部郎中並翰林侍講蔣氏廷輝庶父子際特室而藏之豈徒以其詩之工而字之善蓋子微平日亦以忠義存心一旦見李公詩遂想其人風采嘉其忠節而喜其於文故特為一錄豈不然又乃愛慕之深耶嗟夫子微往矣廷輝後善健承先志恭讀成快亦

昭代聞之登諸儒仲題跋大第短章俾披奏玩讀者莫不奮然感慕肅而公毅身成仁之德及厥父樂與人為善之美又豈不益垂于悠久歟

宣德九年歲次甲寅秋九月申游

行在翰林院編修建安柏壽夫後

元忠文公類之李公子威嘗賦七言近體一首取吉于楮洪武
乙亥歲唐朱君子度於友人李則安所居之舊第第六句第二
二字君以清字補之君念之忠而不忍棄置遂成卷楮仲君
子自召文初以著厥美君之子礼部郎中廷輝同示于微言曰
觀會稽胡轉中所述謂之在朝時為吳潤一請辨板効不為時
論所與目就任兵部自效心竊疑之曰考元史云在泰定初廷
試第一人入翰林為脩撰嘗代祀西嶽以王人序諸侯上折行
省臣及為御史首言輪禍盜嘗古今大祭今太廟惟二祭非礼
又謂取均教化之基不當隸集賢宜屬有臣並領諸王分封世
系咸疎要成書可考宜做先代作正玉牒遂遷文閣博士兼
任監官每以聖賢心法為上言一覽其所言正所言之當也

此書為閣一請辨即後由祝主太監拜礼部侍郎奉旨詳定
中外封事遂議中外官通用遂召江如路德管之命其書請
一郡自效即不知神中何怪也若夫高名大節天下後
世而共知者古所難得余斜而配芳配美故其片代隻字流傳
人間以之者不啻如拱璧初以幅乎是宜廷輝父子宜愛珍藏
也時

宣德十年乙卯春正月既望嘉議大夫通政使司通政司羊瑛
陳建書

孟子曰未有仁而遠其親者未有義而後其君者然仁之至為
孝義之至為忠扶持世道防範天倫莫先于此考諸信史古夫
象傳忠文云其一人焉言計亦順引寧默心跡不可得則長跪
自銘戮力戰守固存君國及不於吏則見老授命即是觀也

在當時諸公之間蓋臨仁孔義無感者也文章之傳美在于人
由前而已今則此詩風韻清峻華采道勁愛賞彌日想見斯人
方其在江州上攻守之策不行吾吾不知死所之歎豈非素志
先定而後發于言者欤是卷份唐朱君子度手片而藏之者其
子廷輝祔集元謹娶父子知所慕先哲如此蓋亦其風而
靡于心者乎國子祭酒金華貝泰拜于書于卷末
忠文名節立山重史筆傳來信不虛拘墨猶為人愛惜孔原可
作後以如

君家父子慕忠賢片代珍藏已百年疏伯 當朝太子華卿之節
義共流傳

儀曹中修唐蔣先生廷輝持其先君子啟甫所藏元江州
中李忠文公詩一首來咏索題伏覽

當朝鉅公屢出以發其義者已至碩翁以人及敢置詞于其間
然現 先生父子所以慎重此詩者豈直以翰墨非美養之
名節而不可見乃見此詩如見其 馬宜其慎言至于此也
目眩二絕并去此川清歲月云

正統元年正月初吉昌陵趙院後園子司業

右李忠文公遠星了昔錢唐朱氏家藏也予敬閱之目有所感
為世之士文章如老言語不矣後朱氏沒斷弄者何附此無他
德不中以配之也公以一介女生受民社之寄嗚危無存亡之
秋乃敢效死不吝可謂殺身成仁者矣其德不愧故其言可傳
後來片楮流傳人間而人知愛之豈非英風義氣足以傳動乎
人而秉其好德上人心之所同然者乎士君子名節一虧而後
時言辭翰墨以長存者現此二可以少警矣

李江初之死忠事載元史天下所共慕也錢唐朱子淑甫邂逅
伯其親士所作贈人之詩而寶慶之題識以藏于家其所慕乃
知矣今子淑甫之子礼部郎中並翰林院侍書廷晖又寶愛之
益至其而慕獨不可知耶若之人謂父母之所愛而愛之况江
初有可慕一實耶以又者父之手澤耶傳之于家其不有觀感而
興起者邪固以觀予、不能不為歎美也

宣統七年九月辛巳翰林侍講學士奉訓太僕寺卿
閔史戶陸陳楠書

此葉重出

派重賦重罰該乃托意深遠非偶然也讀著章句以尋常善承視之改實微除按此文實得此快同時江州墨跡適購寒窗按文命滿被勒被平附誌傳翰墨園集吳縣潘暉時已卯冬月於中江旅次

英文辭之情與不抑有年有不齊焉竇祐一科得士為盛信國以一
甲一人望天下大節獨有微言不能同科知名之士有疊山君寶
兩先生疊山高挺不仕胡元獨善其身遺文亦不泯獨君寶蹈海而
逝遺聞散佚居山之業無傳焉可悲焉嘗聞嚴家有臨海一條去由
見之積蠶風藏書記較舊鈔本有吳石倉手跋云得自槧衛剛先生
家亦不詳編次姓氏茲獲觀 於文嚴康熙時虞山王顯孫手寫
陸石堂臨海錄一快題曰從學京口丁元吉編次首條宋文本傳次
以葉開撰傳次則弔說詩歌雜著附錄之屬蓋錄遺文丹陽館紀承

二孟先生尺牘二首雅若元斤削而左丞行事略其其為不朽之業
 得此可無遺憾矣嘗覽自古夷狄之禍未有盛於有宋一代者契丹
 橫暴於先女真捷據於中蒙古崛起於遼而中國淪為夷狄矣春秋
 之義華夏之所為志之士宜所憤發況其更甚於此者乎茲丹徒附
 係李江州遺墨一卷江州風烈三難國史典在丞前後詳映此先聖
 夷夏之辨毫髮之念則相匪不可以道里計夫視今之蒲伏虜廷甘
 執膝圖者十我而下能去愧死此本為瑣川吳氏故物經藏雲間轉
 氏讀有所書 揆文蓋得之解氏者江州遺墨真蹟一卷則同
 邑顧氏過雲樓舊藏善伯兄報將收諸流市 揆文以此冊為伯
 兄託心余因得快讀一過駐者數語以志嚮往吳縣潘承弼識於海
 濱寓廬時己卯十二月六日



陸右丞蹈海錄一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明丁元吉編元吉鎮江人是書成於成化中記宋

陸秀夫海上死難事蹟採宋史本傳及龔開所作

傳黃潛所作年譜益以諸家題咏彙為一編並載

秀夫遺文二首末附桑海遺錄序大忠祠碑及祭

文一首

張乖崖事文錄四卷

〔明〕顏端 徐瀚輯

北京圖書館藏明弘治三年邢表等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張乖崖事

文錄四卷》提要

張乖崖事文錄前序

乖崖事文錄者為張公仕實而集之也公諱詠字復之謚忠定乖崖其自號也濮州鄆城人登宋時進士第令崇陽兩知益州累官至尚書其善政善教著聞今首固已家傳人誦膾炙人口矣惜乎終出衆錄恨無完本閱歲之久不無湮沒數百載之下有能乖崖其心乖崖其行彙成其集以裕後來垂於不朽者則寥寥焉同郡劉公摠誠景仰鄉邦先哲予宣山東政時恒慕政教之善以景仰不已咸欲完集刺傳於世以貽永久未遑致詳歲弘治間予與公以左右布政使於蜀藩一日政餘偕公謁乖崖廟觀其石觀其像刺傳之心沛然矣時則蒐獵郡史類訪蜀郡士夫家所藏偏錄以完其集合衆錄披閱之餘遂命成華二學教諭顏端徐瀚三復校正其

差訛汰其重複次第篇目聚為此書以便記覽
集成遂捐俸錢梓以永厥傳公與予有同寅
之雅謂予當序諸首竊惟人有善而揚之君
子光明之心也揚善而垂於不朽君子忠厚
之至也乖崖歷任之際見諸言論形諸踐履
發於詩詞聲賦與夫謚議傳贊祠記之屬公
則刊傳以揚之使乖崖善有未實公必不
舉之由其知之明見之真豈阿私所好而
空譽之哉噫世遠而乖崖之名愈彰錄成而
著述之功愈芳聯芳匹美於守山之間燦
然條成於篇目使守一郡牧一邑潛玩而躡
躡之必善政教必美風化必振紀綱或司六卿
位公孤躡躡不違則彌縫參贊弘化調燮商
不各得其道如此者乖崖之功也乖崖濮郡
之先哲劉公濮郡之後哲不以時迹拘則乖崖
世雖遠而心之神明相接迹雖異而心之天理

相孚矣於戲乖崖其心乖崖其行彼此有
之而刊行此書之功非特為一身計為治
國家者計為佐理天下者計其有裨於國
家天下豈曰小補之哉
弘治三年歲在庚戌仲春月既望
賜丁丑科黎淳榜進士第通奉大夫四川等處
承宣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前
勅進階文林郎文安邢表書



張垂崖事文目錄

卷之一

垂崖傳

垂崖事實

卷之二

聲賦

擬富民侯傳贊

勸學篇

悼蜀詩四十韻

罵青蠅文

聞鵲鳩絕句

勸酒惜別長短句

寄傅霖逸人絕句

答傅霖逸人絕句

題秋雨絕句

大名府請首薦張暉書

答王觀察書

卷之三

傅逸人贈張忠定公絕句

陳搏贈張垂崖惠鬢贊絕句

張忠定公謚議

張忠定公祠堂記

垂崖堂記

忠定張公祠記

卷之四

國朝

御製張詠惠民

跋垂崖祠堂記

祭垂崖文

名賢詠垂崖詩

張華崖事文錄

成都縣儒學教諭應山顏端纂
華陽縣儒學教諭臨安徐瀚校正

華崖傳

張諫字復之濮州鄆城人少任氣不拘小節雖貧賤
客遊未嘗下人太平興國伍年郡舉進士議以諫
首薦有夙儒張覃者未第諫與冠舉致書郡將薦
覃為首眾許其能議是歲諫登進士乙科大理評
事知鄂州崇陽縣再遷著作佐郎以蘇易簡薦入
為太子中允遷秘書丞通判麟相二州乞掌濮州

市征以便養儀召還賜緋魚知浚儀縣會李沆宋
湜寇準連薦其才以為荆湖北路轉運使奏罷歸
峽二州水遠大就轉太常博士太宗聞其強幹召
還超拜虞部郎中賜金紫旬日與向敏中並擢為
樞密直學士同知銀臺通進封駁司兼掌三班院
張永德為并代部署有小枝犯法笞之至死詔案
其罪諫封還詔書且言陛下方委永德邊任若以
一部校故權辱主帥臣恐下有輕上之心太宗不
從未幾果有營兵脇訴軍校者諫引前事為言太
宗改容旁之出知益州時李順構亂王繼恩上官

正總兵攻討頻師不進諫以言激正勉其親行仍
盛為供帳餞之酒酣舉爵屬軍校曰爾曹蒙國厚
恩無以塞責此行當直拔寇壘平蕩醜類若老師
曠日即此地還為爾死所矣正由是決行深入大
致克捷繼恩帳下卒繮城夜遁吏執以告諫不欲
與繼恩失權即命繫投背井人無知者時寇略之
際民多脇從諫移文諭以朝廷恩信使各歸田里
且曰前日李順脇民為賊今日吾化賊為民不亦
可乎時民間訛言有白頭翁午後食人兒女一郡
器然至暮路無行人既而得造訛者戮之民遂帖

息諫曰妖訛之興冷氣乘之妖則有形訛則有聲
止訛之術在乎識斷不在厭勝也初蜀士知向學
而不樂仕宦諫察郡人張及李畋張達者皆有學
行為鄉里所稱遂敦勉就舉而三人者悉登科士
由是知歡民有謀訴者諫灼見情偽立為判決人
皆服服好事者編集其辭錢板傳布諫嘗曰詢君
子得君子詢小人得小人各就其黨詢之則無不
審矣其為政恩威並用蜀民畏而愛之丁外艱起
復改兵部郎中會詔川陝諸州參用銅鉄錢每銅
錢一當鉄錢十詔上言昨經利州以銅錢一換鉄錢

五綿州銅錢一換鉄錢六益州銅錢一換鉄錢八
若一其法公私非便望依旬估折納銅錢真宗即
位加左諫議大夫咸平初入拜給事中戶部使改
御史中丞承天節齋會丞相大僚有酒失者諫奏
彈之二年同知貢舉是夏以工部侍郎出知杭州
屬歲歉民多私鬻鹽以自給捕獲犯者數百人諫
悉寬其罰而遣之官屬請曰不痛繩之恐無以禁
諫曰錢塘十萬家飢者八九苟不以鹽自活一旦
蜂聚為盜則為患深矣俟秋成當仍舊法有民家
子與娣婿訟家財婿言妻父臨終此子終三歲故

見命掌貨產且有遺書令異日以十之三與子餘
七與婿諫覽之索酒酣地曰鑒父智人也以子幼
故託汝苟以七與子則子死汝手矣至命以七給
其子餘三給婿人皆服其明斷知永興軍府五年
馬知節自益徙延州朝議擇可代者真宗以諫前
在蜀治行優異復命知益州仍加刑部侍郎樞密
直學士就遷吏部侍郎轉運使黃觀上其治狀有
詔褒美會遣謝濤巡撫西蜀上因令傳諭諫曰得
卿在蜀朕無西顧之憂矣歸朝復掌三班領登聞
檢院諫中歲塲生腦領妨巾搨求知顏州真宗以

其公直有時望再任益部皆以政績聞不當在小
郡令中書召問將委以青社或真定令其自擇諫
辭不就遂命知昇州大中祥符初加左丞三年春
州民以諫秩滿借留就轉工部尚書令再任是秋
以江左旱歉命充昇宣等十州安撫使進禮部上
聞諫腦瘍甚憫之令薛昺馳驛代還以疾未見恨
不得面陳所蘊乃抗論言近年虛國帑藏竭生民
膏血以奉無用之土木皆賊臣丁謂王欽若啓上
侈心之為也不誅死無以謝天下章三上出知陳
州初諫與青州傅霖少同學霖隱不仕諫既顯求

霖者三十年不可得至是來謁閣吏白傅霖請見
諫責之曰傅先生天下賢士吾尚不得為交汝何
人敢名之霖笑曰別子一世尚爾邪是豈知世間
有傅霖者乎諫問昔何隱今何出霖曰子將去矣
來報子爾諫曰諫亦自知之霖曰知復何言翌日
別去後一月而諫卒年七十贈左僕射謚忠定諫
剛方自任為治尚嚴猛嘗有小吏忤諫詠械其頸
吏恚曰非斬某此枷終不脫諫怒其忤即斬之少
學擊劍慷慨好大言樂為奇節有士人遊宦遠郡
為僕夫所持且欲得其女為妻士人者不能制諫

過於傳舍知集事即陽假此僕為駁軍騎出近郊至林麓中斬之而還嘗謂其友人曰張詠幸生明時讀典墳以自律不爾則為何人邪故其言曰事君者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己效公不言己能斯可以事君矣性躁果下急病創甚飲食則痛楚增劇御下益峻尤不喜人拜跪命典客預戒止有違者詠即連拜不已或倨坐罵之真宗嘗稱其材任將帥以疾不盡其用自號乖崖以為乖則違眾崖不利物有集十卷第說為虞部員外郎

論曰傳云邦有道危言危行三人者躬骨鯁蹇諤之節蔚為名臣所遇之時然也禹偁制戎之策厥後果符其言而醇文與學為世宗仰錫身沒之後特降褒命以實直操與夫容容嘿嘿以持祿固位者異矣諒所至以政績聞天子嘗曰詠在蜀吾無西顧之憂其被獎諭如此然皆骭髓自信道不諧偶故不極於用云

乖崖事實

張公嘗訪陳希夷一見公陳即厚遇之顧弟子曰此人於名利澹然無情達必為公卿不達則為帝下師張公他日又謁希夷希夷欲隱居陳曰公方自官

職未可議此值今之勢如失火之家待公救火豈可不赴也

碑

公少學劒樂為奇節有士人遊宦遠郡為僕夫持其不法事恐之且欲其女為妻即止歲久益恣橫不可制詠寓傳舍知其事即陽假此僕為駁軍騎出城至林麓中斬之而還

張公令崇陽民以茶為業公曰茶利厚官權之不若蚤自異也命拔茶而植桑民以為苦其後官果摧茶他縣皆失業而崇陽之桑皆以成比歲獲絹百萬疋其民至今亦富始令下時惟通城一鄉不變

其後別自為縣其俗至今尚貧

叢談

公曰臨事有三難能見一也見而能行二也當行必果決三也

公性剛毅曾責決一吏彼吏辭不伏公曰這的莫要劔喫彼云決不得喫劔則得公命牽出斬之以徇軍情貽相顧自是俱服公之威信令出必行

公在崇陽時常坐城門下見里人有負菜而歸者問何從得之曰買之市公怒曰女居田里不自種而食何惰耶答而遣之

叢談

公在朝廷時太宗飛詔付中書曰張詠向敏中皆

名臣名臣計之

公初知益州斬一猾吏前後郡守所倚任者吏皆稱無罪公封判令至市曹讀示之曰爾輩得好知府矣蓋李順嘗有死罪此吏縱之也

李順黨中有殺耕牛避罪逃亡者公許其首身拘母十日不出釋之復拘其妻一宿而公斷云拘母十夜留妻一宵倚門之望何疎結髮之情何厚爾為惡黨今又逃亡許令首身猶尚顧望就市斬之於是首身者繼至並遣歸業民悉安居 並語錄

公鎮成都一日見一卒抱小兒在廊下戲小兒忽怒

扯父擊面公見之集衆語曰此方悖逆乃自習俗幼已如此況其長成豈不為亂遂殺之

公嘗以蜀地素狃游手者衆事事之後生齒日繁稍遇水旱則民必艱食時米斛直錢三十六乃按諸邑田稅如其價歲折米六萬斛至春新城中細民計口給券俾輸元估糴之奏為求制逮今七十餘年雖時災饑米甚貴而益民無餓色者公之賜也碑詠李蜀李慈羅廩米比廣比時減三之一以濟貧凡凡入戶為保一家犯罪一保皆坐不得釋民以少嚴犯法王文康知益州錄者收錄之沈

民無所濟復為寇文康奏復之蜀人大喜為之請曰蜀守之良先張後王惠我赤子俾無流亡何以報之俾壽而康

宣和五年正月臣寮上言聞蜀父老謂本朝名臣治蜀非一獨張詠德政居多如賑糴米事者在皇祐甲令常刻石遵守至今行且百年其法一斛止約小錢錢三百五十文人日二升團甲給磨坊場糴糴歲計米六萬石始二月一日至七月終貧民關食之際悉被朝廷實惠

公患蜀人鉄錢重不便貿易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為一界而換之六十五年為二十二界謂之交子使富民主之

王均李順之亂官於蜀者多不挈家以竹公知益州單騎赴任官屬懼其嚴莫敢蓄侍婢公不欲絕人情遂自買一妾以侍巾櫛自此官屬稍置姬侍矣公還問呼其父母出貲以嫁之仍處女也一日有術士上謁自言能煨汞為白金公即市汞百兩煨煨一火而成不耗銖兩公立命工煨為一大香爐鑿其腹曰充大慈寺殿上公用送寺中以酒植遺術者而絕之 東軒筆錄

公凡有作與先帖諸縣於民籍中係工匠者具帳申
來分為四番役十日滿則罷去夏則邪入牛歇至
冬抵暮放各給木札一捲以禦寒工徒皆悅有一
毛匠因雨乞假公判云天晴蓋毛雨下和泥事雖
至微公悉周知

益不貢士幾二十年學校頽廢公察郡人張及李政
張達者皆有學行為鄉里所服遂延獎加禮篤勉
就舉後三人登科歷美官於是兩川學者知勸文
風益振碑

公每斷事有情輕法重情重法輕者必為判語讀以

示之蜀人鏐板謂之戒民集大拉以救風俗為孝
義為本也

湘山野錄

張公知益州得便益從事時王維恩上官正宿翰等
討賊漸有成功領師不進專務飲博剽掠恣橫餘
寇勢復張六詠至以言激正等仍盛具饒之舉爵
屬軍校曰爾曹蒙國厚恩無以塞責此行當拉寇
壘平蕩醜類若老師曠日即此地還為爾死所矣
正由是決行深入大致克捷

張公在蜀督維恩出軍討賊而諸軍請食馬粟蜀公
命以錢給之維恩詔曰馬不食錢給錢何也公召

謂曰今賊餘黨所在尚多民不敢出招安使頓兵
城中不即討賊而蜀粟何由得之維恩懼即出城
討賊公計軍食有二歲備乃奏罷陝西運糧上喜
曰向益州日以運糧為請詠至方踰月已有三歲
備此人何事不能了朕無慮矣

張公以順黨始皆良民一旦為賊脇從當示以恩信
許其自新即揭榜諭之已而首者相踵公皆釋其
罪使歸田里一日維恩械賊數十人請公行法公詢
之悉皆前所自首者復縱之維恩恚而問公公曰
前日李順脇民為賊今日僕化賊為民不亦可乎

公度維恩日橫以狀聞上命上官正為招安使順
之餘黨公撫安于內正擒討于外再閱月而兩川

悉平

張詠為御史中丞時真宗令進所著述具稱文善取
常批綃金龍扇以賜之曰美今日獻文事

詠自蜀還也詔以諫議大夫牛冕代公公聞之曰冕
非撫御才其能綏輯乎始踰年果致神衛大校上
均之亂遂見擒益州後討平之而民尚未寧會益
州馬公知節徙延安上以詠前治蜀長於安集威
惠在人復以公為樞密直學士遷刑部侍郎知益

州蜀民間之皆鼓舞相慶如赤子以失父母而知復來鞠我也公知民信已易嚴以寬允一令之下人情無不慰愜蜀郡復大治轉運使黃觀以政迹聞賜詔加獎就改吏部侍郎既令謝濤巡撫于蜀上遣濤諭公曰得卿在蜀朕不復有西顧之憂

張公討劉玠兵回有以賊首級求賞者公曰當奔突交戰之時豈暇獲其首耶此必戰後翦來知復為誰殺直段倫曰學士果神明也當時隨倫為先鋒入賊用命者皆中傷被体主帥令付營將埋矣公命悉早以來先錄其功帶首級者次之於是軍情

以公賞罰至當相顧歎躍

語錄

張公守蜀聞寇萊公大拜曰寇準真宰相也又曰吾生無福門人李畋疑而問之曰人千言而不盡準一言而有餘然任太早用太速不及學爾

張寇布衣交也萊公以兄事之張常面折不少怨雖貴不改也萊公在岐張公自蜀還留語既別類萊公曰曾讀霍光傳否曰未也更無他語萊公歸取其傳讀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矣

張公聞邸報忽再言可惜李畋請問其故曰余政陳左臺總亡也斯人難得唯公唯正為國家欽怨

身斯人難得退為詩哭之

張公誨李畋曰子異日為政信及於民然後教之言及於義然後勸之動而有禮然後化之靜而無私然後民安而樂業矣行此四者在乎先率其身不然民退必有後言矣

忠定公曰為政之道府吏曰治未也庶民曰治未也僧道曰治未也未若識見無私學古之士曰治斯治矣

張公問李畋曰百姓果信我否對曰侍郎威惠及民民皆信服公曰前一任則未也此一任應稍稍爾

秀才只此一箇信字五年方得成

忠定公有清鑒善臧否人物凡所薦辟皆方廉恬退之士嘗曰彼好奔競者將自得之何假吾舉

張公復知成都時關中率民負糧以餉川師道路不絕公至府問城中所屯兵尚三萬人而無半月之

食公訪知鹽價素高而稟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得以米易鹽於是民爭趨之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軍中喜而呼曰前者給米皆雜糠土不可食今

一精好此翁真善幹國事者

詠在蜀李春耀稟米其價皆時估三之一以濟貧民

九十一戶為一保一家犯罪一保皆坐不糴民以此以敢犯法

詠在益州時有僧行止不明有司執以白公公判其牒曰勘殺人賊既而紫問果一民也與僧同行道中殺僧取其祠部戒牒三衣自披剃為僧寧為問公何以知之公曰吾見額上猶有紫巾痕也

張公採訪民間事無遠近悉得其實不以耳目委任於人公曰彼有好惡亂我聰明但各於其黨詢之再詢無不審矣李畋問其言公曰詢君子得君子詢小人得小人各就其黨詢之雖事有隱匿者亦

十得八九矣

牟崖守蜀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令軍隊大閱始出衆遂高呼者三牟崖亦下馬東北望拜而三呼復攬轡行衆不敢譴或以告韓魏公公曰使琦亦無所措置

張公自奉養寡薄儉陋雖寒士不若凡公退閣靜室焚香燕坐聚書萬卷往往自為校正旁無聲色之好李畋嘗侍坐因謂公寢禪室不如公曰吾不為輕肥為官以至此吾往年未第歸嘗以詩寄遠人傳霖云前年失脚下漁磯苦恋明時未得歸寄語

巢由莫相笑此心不是愛輕肥

張公在成都常夜夢謁紫府真君接語未久吏忽報請到西門黃兼濟承事兼濟以幅巾道服而趨真君降階接之禮頗隆盡且揖張公坐承事之下詢顧詳歎已有欽嘆之意公翊且即遣客詣西門請黃承事者戒令具常所衣服來比至果如夢中所見公即以所夢告之問平日有何陰德蒙真君厚遇如此且居某之上座耶兼濟云無他長惟每歲遇禾麥熟時以錢三萬緡收糴至明年禾麥未熟小民艱食之際糴之價直不增升斗亦無高下在

我者亦無所損而小民得濟所急公曰此承事所以坐某之上也今索公策二吏掖之使端度四拜黃公後裔繁衍至今仕路者比比青紫

西川都巡檢使韓景祐為所部廣武卒劉肝所誣掠懷安軍破漢州公方會僚屬報至飲燕如故賊人掠懷安軍掠邛蜀將趁益報者愈急公復不問其止召上官正謂曰賊始發不三四日破數郡勢方銳不可擊氣驕敢逼吾城乃送死耳請出兵北至方井當遇賊破之必矣正即受教行至方井果遇賊戰斬肝首餘黨悉平衆益服公料敵制勝人所不及

公謂李畋曰大小之事皆須用智智猶水也不流則腐九百不用智則臨大事之際寧有智來

李畋告瘡既瘳請謁公曰子於病中曾得移心法否對曰未也公曰人能於病中移其心如對君父畏之慎之靜久自愈

公又謂李畋曰子知事有陰陽否對曰未也曰九百公事未著字前則屬陽主生也通變由之著字後則屬陰主刑也刑貴正名不可改

公初知成都時有錄曹叅軍老病廢事諫責之曰何故不歸明日叅軍求去且以詩留別其略曰秋光

多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興濃詠驚嘆曰吾過矣同僚能詩亦能政矣而吾不知留遂慰薦之

公去蜀留一卷實封文字與僧正希白云後十年觀此候十年公薨于陳訃至蜀人罷市號慟希白為公設大齋會請知府凌策發所留文字乃公畫像

自為贊云幸則遠俗崖則絕物垂崖之名聊以表德目此知為垂崖

張公嘗謂人曰吾榜中得人最多慎重有雅望無如李文靖深沉有德鎮服天下無如王公面折廷爭素有風采無如寇公當方面寄則諫不敢辭

公在銀臺時張永德為并代帥小校犯法執之而死有詔按罪公封還詔書曰永德方被邊寄若責一小校遂摧辱之臣恐帥体輕而小人慢上矣不納果有營卒脇刺其大校者上如悟公言面加勞諭

魏公碑

公守杭時偶成詩謂獨恨太平無一事江南閑殺老尚書適有屬吏蕭楚望來謁公退望於案上見此遂易恨字為幸字公出見且詰且怒望曰為公全身公名高位重正奸人側目之秋何恨之有故敢易此公曰古謂一字之師若此近之矣

公在陳一日方食邸報至公且食且讀既而極索慟哭者久之復彈指者久之詈罵者久之乃丁謂逐萊公也公自知禍必及已乃迨三大戶於便坐與之博袖間出彩骰子勝其一坐乃買田宅為歸計以自汙晉公聞之亦不害也余謂此智者之為也范迺貴為殿直押兵過金陵公為守回問曰天使沿路來還曾見好官員否迺貴曰昨過袁州萍鄉縣邑宰張希顏者雖不識之知其為好官員也公曰何以言之迺貴曰自入縣境驛傳橋道皆完葺田萊墾闢野無惰農及至縣則墨市無賭博市易不

敢諍事夜宿邸中聞更鼓分明以知其必言政也公大笑口希顏固善矣天使亦好官員也即日同薦於朝希顏後為發運使巡貴亦為閣門祇候皆號能吏也

東軒筆錄

詠言吾頃與今丞相寇公南陽張覃取大名府解試罷騰議吾名居覃之右雖未知實恐傷無量吾上府帥書言覃之德有古人風以某之文近覃之文則未知覃之德遠某之行焉矣遂薦覃為解且曰士君子當以德義相先不然未足為士矣詠知陳州宰遠表言不當造宮觀場天下之財傷生

民之命此皆賊臣丁謂誑惑陛下乞斬謂頭置國門以謝天下然後斬詠頭置丁氏之門以謝謂帝嘆其忠

張尚書知成都召遼朝議以任中正代之言者以為不可時王旦為相上責問之對曰非中正不能守詠之規使他人往安有更變矣

蘇軾書公帖云以寬得愛止於一時以嚴得畏止於力之所及故寬而見畏嚴而見愛皆聖賢之難事所及者遠矣張公治蜀用法之嚴似孔明孔明必不遺愛皆至矣而此之任而愛之也

時金陵多火災居者不安垂屋簷知皆奸民所為潛捕得之乃命先折其脛斬之以徇火患遂息種道釋張公詠知杭州有沈章訟兄彥均割家貨不平公捷而遣後半載公因過其所居下馬召章并彥曰汝弟訟汝治家掌財伊幼小不知貨多汝汝又分之不均果乎彥曰均平章曰不均公曰兄之族入於弟室弟之族入於兄家即時對換人莫不服高瑛王曙咸平中知益州盜賊屏息外戶不閉奏復張詠預羅以濟貧民法蜀民大悅比之張詠號前張後王

卷之一終

卷之二

聲賦

聲賦之作豈拘模限韻春雷秋虫之為事也蓋取諸聲成之文王化之本苟一所補不愧空言爾賦曰

罔象迷冥大人忽生混沌初窺吁然震驚二儀成形萬靈吐英天機動制軋然為聲故形有美惡焉

音有大小焉伊物類之動作俟人事而克全至于大雷隱空萬竅吼風不為之隆品物磨臬羽足動發不為之末未若人音與天通功與物長雄口吻之格出於耿躬道機之張騰凌鴻濛其所聞者義黃唐虞繼踵而至於宇宙隘其神造化侔其智在

知五音八聲之枚數金石絲竹聲之器數者本不正而聲不清何嘗動天地泣鬼神而有諸三五迭生異業同聲唱古寡應呼今得精儀事以之繁會時風為之勁清作禮者有周旋之矧制樂者有大武之名故聖人之音鏗如鏘金聖人之治潏如流水加以商辛夏癸行無輟軌情怨沸空滌娃盈耳民不知告政聲遂毀幽厲縱作心胡可度唱僻者輕脫和偽者交錯鼓鈺之響日馳礼義之風日薄王道民政潰然投堅攻乎亡國之音聚為終身之樂秦惟一吉天搖地坑烘赫火烈荒茫海傾阿房輦材枿山迴紫塞築壘旬轟震雷鉗聖愚儒四海睽孤剗剗亡命痛腦連胫于是民失其業怨口喋喋野薄其農荆榛颺風刑失其矩民哀無所兵革填委死為怨鬼故怨之為氣也散為蠶蠶積為屯雲鬱六合陽炎不照怨之為聲也烈風相倚怒濤兼起鬼哭於郊神號於市川谷為之聞擊山巒以之崩圯陳吳一呼而宗社毛毀天窮地解醜聲不已泊于漢唐惟高興光太宗續堯開元嗣皇智冠絕古氣凌旻蒼倚天憑怒即動壘竹八荒按劍大呼即交映於中方借力者黎猷助聲者賢

良亦不能廣仁義於遠秦使道德之激揚掩商秦之餘韵系唐虞之聲芳者也未若我后凝神定思誠求理致與聖作則為難於易惟禮是崇惟仁是著叩乎杳冥清靜以听聞古謬惑皇心不平於以忠良是旌息嗟吁之聲不肖是黜息濫謬之聲均物惻隱息哀怨之聲厚施薄歛息流亡之聲四人是別息澆競之聲狂狴是理息冤枉之聲道德是守息兵革之聲人勞是恤息彫斲之聲小人是遠息邪佞之聲正音是奏息滄瀆之聲奇哉狀矣光嗟舜驚致章獲之調下覺唐堯之頌輕浩蕩

擬富民侯傳贊

漢武晚年以丞相為富民侯富民大本也侯爵勸功也推導之若此將復古王之功歟嘻大朴未散民命在天風教已闢民命在賢不可黷之非賢先王仁孝以辯之民不可擾擾之生弊先王所簡儉以御之粵自桀作瑤臺民始知勞秦易井田民始知弊所謂上閭其欲而下散其求四人桓

去勞就安百述鑿彫偽散朴棄周之民也真可哀哉一作之百取之班白不得息雉陸而趨驅焦勞功力竭而飢凍繼之浮民姦我利非賢盜我食何嘗以得佑助徒俾日攻之故謂今得日埋窮兵亦私末途喧而大本取弊者於斯也哉非有大聖正智其誰極之歟漢洗秦弊七十年武威文經漸被四海以高祖之仁文帝之儉尚不能推民壽鄉切磨三代加以武皇事威窮修四十年間民力凋半函下富民之詔尊為上公之號憂勞誠思亦至矣乎徒知民富而後國昌不知國正而後民治吁不能師三代育民之法徒事末術良可悲矣亦由止奔流之舟雖萬斯篙未若五尺之纜之要也療已弊之民雖百斯術未若一正其本之仁也嗚呼末途未塞本弊不正欲民富國者未之有也漢雜霸道史或過矣余愛其君有富民之志臣崇富民之號又憤不能開通之因附史氏作贊以矯之贊曰

五后之世事簡而民靜夏商周之世事正而民治故貧富之名掃所稱焉三代之季四人亂倫百途競新出之餓民無階休存遂使抱

仁義智能者易以要功於其間如武皇帝命富民侯又如何哉又如何哉

勸學篇

大化不自言委之在英才玄門非有閉苦學當自開世上百代名莫遺寒如灰晨雞固自勉男子胡為哉胃中一片地無使容纖埃海鷗尚可狎人世何嫌猜勤慎君子職類閭如瓊瑰刻薄小人事斯輩真可哀放蕩功不遂滿盈身亦灾將心能自灰禍福本無媒

悼蜀詩四十韻

至道紀號元祀春正月為審官院考績引對天子曰天厭西蜀歲祥飢饉任失其人枉政殘剝興惡作孽授命虎族殄滅免逆矧彼黔首不聊其生觀人安民朕意罔怠寬則育奸猛則殘俗得夫濟者實難其人爾惟方直歷政有績叩焚幽避性理其俗克畏克愛汝其欽哉祇奉命乘輅西征夏四月二十有八日供職運謀術庸陋罔敢怠忽豪猾抑之賦歛乃息存恤窮弱招携流亡杜朕剝削宣揚皇風問一歲而民弗克安非郡縣之罪偏將之罪也有聽者既不知民心上畏王師之剝掠下畏

草孽之強暴手良家困弊漸復從賊庶餘其死可念也天子遠九重孤賤者憐權要而不敢言嗚呼雖采詩之官闕之久矣然詠歌諷刺亦不可寂然詠歌憐蜀古詩四十韻書于視政之廳有識君子幸勿以狂瞽為罪蜀國富且庶風俗矜浮薄奢僭極珠貝狂佚務娛樂虹橋吐飛泉煙柳閑朱閣燭影逐星沉歌聲和月落關難破百萬呼靈艇大噓遊女白玉璫驕馬黃金絡酒肆夜不扃花市春慚作未稼暮雲連統繡淑氣錯熙熙三十年光景忽如昨天道本害淫侈極禍必作當時市政者罔

思救民瘼不能宣淳化移風復儉約情性非方直多為声色著從欲竊虛譽隨俗縱貪攫委食生靈肌作威恣暴雲倭罔天子聽所利惟剝削一方念恨具千里攘臂躍火氣烘寒空雪彩揮蓮萼無人能却敵何假施擊斫害物黷貨輩皆為白刃燦瓦礫積臺榭荆棘迷城郭里第鎖苔蕪庭軒喧燕雀斗粟金帛市東蜀羅綺傳悲夫驕奢民不能飽兼董朝廷食元戎帥師蕩兇惡虎旅一以至梟巢一何弱燎毛焰品燹破作鋒熠燿兵交不可戢殺人如戲謹倪旄皆麗誅玉石何所度未能翦強暴爭

先謀剽掠良民心計空賒死心殞穰四野起豺狼
五畝孰耕鑿出師不以律餘孽何由却裨夫熾蜂
蠱寨術能龍絡連陸未肅清胡顏食天爵世方尚
奔競誰復振寒謬黃屋遠萬里九重高寥廓時稱
多英雄才豈無櫛霍近聞命良臣拭目觀奇略
罵青蠅文

火帝降炎臣異邇矣六合敵然如蒸萬物長羸如騰
如陵不可謝其玄造不可名其至能忽陰薄陽化此
青蠅觸類并朋飛翬切臆而露芳筵預登當是之
際無人不憎我疑奸人之鬼佞人之鬼堙鬱不散托

蠅寄跡不然者何以變白為黑變黑為白所以恣其
點染所以逐其慙慙奸佞之作敗君之德黑白之變
為物之賊欲益而彰順非而澤使潔者不得自明玄
者不得自默連壁失珍兼金奪色致義士之感心幾
撫脾而太息衆君子矯而議曰天運地施融之虫之
何者不有何生不宜信妍醜以自任亦浩混乎無知
蠅斯耿末胡足罵為殊不知天地不言儼乎仁者持
準操柱以上化下使惡不續善真不類儼而唐光之
雍熙稱周王之風雅防邪之明雖小不捨厚汚若成
悔何及也于是連呼童奴疾致如意常案輒食對客

樓臂指西風而馬曰未斷爾祖終惡爾類管乎青
蠅止于藩

聞鵲鳩絕句

書中曾見曲中聞不是傷情即斷魂北客南來心未
穩教聲相應過前村

勸酒惜別長短句

春日遲遲轉空碧綠楊紅杏插春色人生年少不再
來莫把青春枉拋擲思之不可令人驚中有萬恨千
愁并今日就花始暢飲坐中行客酸離情我欲為君
舞長劍歌苦悲人苦服我欲為君彈瑤琴淒風死

去無回心不如轉海為飲花為性羸取青春片時樂明

朝尺馬嘶春風洛陽花發臘脂紅車馳馬走狂似沸
家之帳幕臨清空天子聖明君正少勿恨功多苦不
早富貴有時來偷閑強歡笑莫與離憂買生老

寄傅霖遠人絕句

前年失脚下漁磯苦戀明時不忍歸為報集由吳相
笑此心非是愛輕肥

吞傳逸人絕句

蕭蕭疎葉對門牆見說新秋贈味長何事輕地來帝
里至今魂夢繞寒塘

題秋雨絕句

蕉帳瀟瀟竹院深客懷孤寂伴燈吟無端一夜空階雨滴破思鄉萬里心

大名府請首薦張軍書

昨日公府試罷群曰騰議以某名在張軍之右雖未知實恐惕無量竊以張軍者內實敏直外示謙和樂貧著書十五年未嘗一日變節事繼母恭懼猶初授教時一家無有若太和之俗矣且魏大都也萬人畢詞之君子况郝馬魏之輩乎年往在相與探討某也不佞心常慕之明公下車在近旋遣將以

某之文近軍之文未知軍之德遠某之行萬之也竊

敢僭冒聞于觀聽惶恐抑又聞古之取士也先以德行聞今之取士也先以文詞聞古之得士也鮮今之得士也衆藉其用克歸於真故周設俊造專德行可進也定四科衆善可進也迄有唐大正貢部備行奇業者盡取之非行而文詞者亦取之流於百世之下將為不易之典國家四海久安賢俊間出得士之衆於古無上猶復不帝恩賢於內詔諸侯貢士於外恭惟明公以德行宏才充應其選一命而通治大都再命而通治大都皇上用明公也

公之賢謗天下之賢某亦何人未預明公試始隨士之列卒得知言之感遇惟慰通胸懷因欲盡其愚伏望德憐之某嘗少年不量力秉心勵行期到古人十五年通塞絕往還除此歲一寧親月無暇日然其心頑難通故文辭不殆於軍也性復遷怪執行望軍遠矣明公決以某為先是不知軍之善行播某之惡也若軍為先則詭薄之俗可易仁義之風可翦又乎乎古昔尊德上賢之教也幸甚幸甚某若齷而不伸則負掩賢之過言之越則有犯上之罪伏望終始鑒宥之

荅王觀察書

杜徒

少年無思算好陪高談極飲殆踰壯歲方遂策名泊于登朝又倅邊郡塞外清帖公事稀日典虎侯雜戲為樂五木未止六博已具投壺奕碁排象旋子斯實取末無足快心其所至者蹴鞠引強擊射美帖讓挾擊肘啤爭贏有以壯臨軍之容資佳會之具其或八月草枯皆縱獵寒風吹面則欬裂皮實驚塵隨人則縑黑衣復渴飲水之酒飢於連血之肉馬不絕馳才不下臂知得為快不知勞勩為苦也又若天清氣和列坐暢飲樂奏繁劇

盤擊劍以電轉。騎角觝以虎爭。餘兵未窮則巨
 解相罰。非倒甕非頻冠。略不云上。與希生者道真。
 喪魄時。第年方盛。氣尚壯。酒量過常。遂成飲癖。決
 於南中。良堅不達。積痼成疾。陰濁之氣
 久而。之祭。又將一紀。與膏育以同道。亦腐腸
 之異名。堅亦難措手。誠由性愚不。養食
 酒不知樽節之所致也。非身災命。之則
 暫食。齋痛飲水。二旬未能入。上負
 明君捨爵之恩。下累平生行心之願。由此而較。乃足
 罪。前兄為中執中。者諸侯跋扈宰相。弄權
 授。人風教頗僻。法度踰紊。私謁公行。繩遠整綱。
 執憲之司也。俾天子之道。廓如坦途。濫之蹤。浪
 然。絕豈異乎。豈有親太。欲揮持正之風。
 凜然可惧。故公卿庶正。不可得而洽也。兄肯苦相舍
 略無避嫌親。簡題手封。靈藥遠在千里。致于下交
 必欲祛弟羸疴。使之丁壯。起弟驅走。使之報君。有以
 見君子之用心。憂於人急於義。不與古賢並者。誰可方
 爰薦阻。開報復諒。不以為慢。而信為感之深。兄
 臨民有仁。遠有術。苦寒在候。善飯是宜。無任祝

頌瞻望之至

卷之二終

卷之三

贈張忠定公絕句

傅道人

忍把浮名賣却閑門前流水對青山青山不語人無事門外風花任往還

贈張垂崖患瘡絕句

陳搏

自吳入蜀是尋常歌舞筵中救火忙乞得金陵養閑散也須多謝瘡邊瘡

張忠定公謚議

劉敞

大常礼院謚故礼部尚書張公曰忠定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同判吏部尚書曹劉敞覆議曰尚書布衣之

八

三六

時任陝自喜破產以奉賓客而借軀報仇往過直及讀書為文折節受學則奕厲明白務求道真至於策名試吏傲儻奮發思自見於世不令已失時蓋有古賢之風而聖考神宗知人善任使每盡其用雖專斷於外而上不疑此其所以威激慷慨能成功名者也夫英偉卓犖之人固自負其材可以意氣忠信結而不可以祿位貨利取也尚書再在蜀及他臨蒞皆朝廷所倚重或兵荒之餘而言聽計從德澤下流民到于今稱之蓋君之面任一則士之報施重不其然自宋興以來言治者甚衆其直已以事上盡心以

撫下生有榮名死有遺愛者尚書始無與並焉末年以疾害于朝謂不至大位士君子以為恨今上甄德念功使有司追賜之謚而曰廉方公正安大慮竊以謂無間然矣請從博士之論以充太史之錄謹議

張忠定公祠堂記

垂崖祠堂記為崇陽民記也公諱諫字復之太平興國中嘗宰崇陽蓋流風善政遺之至今雖三尺童子能傳公之臨民何德及此而遺愛至於如此歟公之臨民無文字以慰斯民而民不能忘公之心且有請於余也余惟公生有奇節志操過人而臨政之績最

八

三七

著於蜀蓋始於崇陽而盛治西蜀先是邑地廣人稀境之會茂林重嶺民阻於食遂畝粟植茶拙於治產公宣以政教舍末務本俗素無桑柘而藝之教令未孚而公繩之以法不數年盡一邑之境皆植桑至今羅紉衣被公一日坐北峯亭鄉民市蕨而還公召皆之以其不能自時而易於他人也自此家植蔬菓俗習勤儉利用羣生民到于今受其賜其教民之術大略類如此夫當盤錯之地若過於嚴密臨朴野之境者失於鄙慢是不能教者也惟公治崇陽一以惇悌之心待之故人皆知愛而亦不能忘公嗚呼可謂

感德矣哉然而公之治蜀之跡世皆知而其傳之盛也至於崇陽之遺美去思則士大夫不能得而傳欲承之崇陽尹以記公之祠不獨著邑人之不忘而將廣其傳也元豐三年九月一日新淦州軍事推官承務郎試秘書省校書郎權縣事王欲記

垂崖堂記

垂崖堂為忠定張公復之作也垂則遠衆崖不利物此復之自贊其畫像云爾故在成都仙游寺時或慕寫至鄂之部刺史廳事後壁間迫隘器塵與像弗稱今既更諸爽愷并書所以作堂意揭示來者謹按

八垂崖 卷三十八

復之名詠鄆城人太平興國五年第進士宰崇陽有異政淳化初繇浚儀權使荆湖北路越三歲召拜樞密直學士出守成都大中祥符八年卒於淮陽建謚忠定則皇祐三年詔也復之矯節景行海內傾慕其居朝廷之日少處方面之日多不登相位君子歸譏于時范平仲王子明皆復之同年之賢者平仲相真宗攘却夷狄天下至今受其賜而復之顧謂澶淵一御我不能為使復之當平仲之任其處此必有道矣王清昭應宮之役子明不能強諫奉天書行事每有愧色復之獨抗疏乞斬丁謂以謝天下子明病革

宗擬相復之則復之亡矣使復之無恙丁謂何敢肆其奸欺周懷政雷允恭亦安從始禍復之嘗譏平仲不學無術或謂復之太過而平仲獨心服焉未路低面還東鈞軸訖與禍會視復之學術寧不以愧哉復之本不欲仕希夷子謂當拯民於水火不宜輒自肥遁復之乃仕攘袂纓冠誠非得已允所與交多方外佚人視棄軒冕猶棄敝屣耳其至大至剛以直之氣一生未始少屈至今凜然也畫像服飾悉如隱者之態使從遊乎茲邑江山皆復之舊所經行風安神會尚能有為余但恨復之於當時私謗竊議果不足信

八垂崖 卷三十九

要以宋子京趙閱道韓推主司馬君實所錄為實

忠定張公祠記

愛其人以及其所經從所遊處彌遠而親久而益不忘故觀河洛而思禹見甘棠如見召伯焉此一念之真也垂崖張公有遺愛於崇陽邑人祠之至今嗚呼可感也已按公之終更而去也民思之生祠公于所見美亭春秋祭祀不絕紹聖中移置淨刹院紹興復祠于美亭隆興二年邑令陶楙以北峯亭亦公遺跡乃從焉而命梵安淨者主祠亭郡志云爾今郡別駕白雲翁介其父老言曰美亭舊有公祠前令新

亭而有祠廢大德庚子邑長改建社壇于亭前因復立石伐實係辭夫一念之不忘則窮天地亘萬世而猶存而不繫辭之有無也居而惟恐其久去而猶忌其復來彼此何以行於人哉有民社者可以監矣仁人心也吾以此心彼獨無是心乎所謂一念之真也有民社者又可以勉矣此吾所以重有感於斯也因書以遺白雲翁使刻之祠之成也邑長馬合馬捐俸以倡山長徐逢午吳楚賢葛文蔚徐潮運應斗龔德英兼桂龍照之耆老葛立之劉時正董之白雲翁者武昌路總管府治中察罕申也大德七年歲在癸卯

冬十月望日記

卷之三終

卷之四

國朝

御製 張詠惠民

張詠字復之濮州人中進士第以大理評事知鄂州崇陽縣民以茶為業詠曰茶利厚官將權之不若早自異也命拔茶植桑民以為苦其後權茶他縣皆失業而崇陽之桑皆已成為絹而比者歲百萬匹民以殷富淳化中東西兩川旱民飢吏失救卹寇李順陷成都詔王繼恩充招安使率兵討之命詠知成都府事時關中率負糧以餉川師道路不絕詠至府問城中所屯兵尚三萬人而無半月之食詠訪知鹽價素高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听民得以米易鹽民爭趨之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軍中喜曰此翁真善幹國事者遷知益州詠以其地素狹游手者衆事寧之後生齒日繁稍遇水旱則民必艱食時斗米直錢三十六乃按諸邑田稅如其價歲折米六萬斗至春籍城中細民計口給券俾輸元估糴之詠奏為求制其後七十餘年雖時有災饑米甚貴而益民無餒色者詠後歷官至太子中允遷秘書丞判湖北路轉運使樞密直學

士同知銀臺通進封駁司熟掌三班院加左諫議大夫拜給事中戶部使改御史中丞遷工部吏部侍郎年七十卒贈左僕射謚忠定弟誥為虞部員外郎

七之施惠於人而欲使之無飢寒困苦之患必視其受惠之虞為之經紀條畫俾人得以享其利者非賢守令不能也若張詠之為崇陽令民多以植茶為產詠乃命去茶植桑其後他縣權茶失業而崇陽之桑果得其利民遂殷富及知成都冠至陷郡城中乏食听民以米易鹽於是廩庾充積而人賴以活後守益州民衆食艱乃先為之儲蓄雖遇歲歉而民無饑餒者此蓋由其仁愛矜卹之心出於一念之誠故所至民被其惠有非要名微譽者之所能也宜大屢登顯仕享茲壽考生有榮名沒膺謚贈上天之報亦彰矣彼有民社而貪殘殘刻視民之疾患漠然不之恤者視詠賢否何如哉

詩曰

種桑可富種桑非桑听更鹽足活饑饉粟更能防歲歉蜀中多見士民歸

為官郡縣號循良善政由來達上香不獨當時蒙顯推沒膺謚贈有輝光

改垂崖祠堂記

按茶栽桑鑿山灌田垂崖治崇陽之善政也民到于今稱之及其使荆湖守成都威震於不毛信行於交子則自崇陽之政基之耳若危瀾淵之擲抗昭應之疏平仲心服子明愧死而丁謂之奸允恭之禍亦必待公沒而後作噫朝廷有正人天下之福也公之成就當世為何如記者以不登相位歸譏于時余于四百年後亦云洪武端蒙單閼雨水後五日括蒼達考廣書于有齋皆洪武六年新構祠堂於北峯亭基知縣親行

祭垂崖文

繫昔前哲出宰崇陽鑿山引水按茶栽桑有緣在匪有禾在倉衣食豐足民賴以昌惠及百世報祀無央茲建祠宇北峯之崗卮酒一奠神其安康

題垂崖先生詩歌

長樂謝士元巡撫都御史

志尚剛方政尚嚴臨民美績許誰兼崇陽茶按桑成拱蜀郡兵行盜竟殲丁謂首向天下斬霍光傳可故

人屹臨行貌出平生像自號幸崖寔自謙

文安邢表左布政使

早際風雲占甲科一生忠愛許誰過臨民不異黃丞
相拜寇何殊馬伏波官歷兩朝名望重宦遊三省政
聲多宋朝豪傑如公少青史流芳迥不磨

同郡劉忠右布政使

力當方面任承流兩度分符到益州德表幸崖應自
甄志追諸葛更誰儔從容卒止民間安鎮靖曾好主
上憂愧我同鄉復同宦不勝仰止思悠悠

鄧人金澤右參政

每崖一八四四

竹帛於昭治蜀功道參諸葛位司空每施王政寬嚴
內盡納民心畏愛中入覲進言能悟主出門下馬避
呼嵩幸崖遺教垂千古凜凜清風孰與同

成都孫敬致仕參議

生平操履尚方剛自號幸崖表異常拜蓋撫安稱蜀
郡技藝遺惠在崇陽西來兩治神明仰北望三呼知
識長青史至今垂不朽令人欣慕挹餘芳

毘陵於寬大理寺評事

發解推軍尚德人涖官清鑒動朝紳才非撫御知牛
覓見果神明贊段倫泰技崇陽除權患兵行蜀道靖

烽塵平生薦辟多廉退奔競何由得近身

應山顏端成都縣學教諭

政教嚴明氣節剛知榮知益更知抗茶株拔去令民
富益禁寬未救歲荒補衮正需胸內線故人先報
遺瘡九原不作嗟何及長使英雄思渺茫

臨安徐瀚華陽縣學教諭

平生無意慕甘肥再鎮西川屈指揮官舍渾如僧舍
寂道心寧比宦心微靈祠草木常春色大筆文章燦
輝煌嶺不知高幾許惟公清節與相依

成都李俊楚府教授

每崖一八四四

讓薦登科道等倫鵬林碩德志經綸朝廷養倚知忠
節郡縣綏安仰智仁造就美賢期大用滌除妖冶治
通神斷財息盜寬荒禁萬世湮酬有脚春

壽春徐摘舉人

五星煌煌聚奎日已兆文明隆宋室太平一榜得人
多忠定張公乃其一學究誠明富治才性賦方剛本
天質出當方面不少辭大節精忠具名實兩曾啣命
知益州勤勞寧肯忘國恤聞風盡瞻摧將校畏
威皆股栗坐令蜀寇一特平官家西顧無憂休更留
遺表誅奸回未向中朝居輔弼德輝燭燭照人寰政

績章：禹史筆至今廟食列三公秦李漢文賢可
述來方岳得創公同鄉好古情尤密蒐輯遺文壽梓
傳欲使声名更洋溢惟公景仰心迹同人謂垂崖今
復出當年一出為明時功業文章重鼎彝義激忠心
應勇往任專方面亦優為偶臨倉卒能無亂欲斬奸
邪竟不移千載成都遺澤在堂：血食見危祠

柳茂之 成都縣學生

春秋酌奠拜行祠細想高風實可師令守不違為已
任子民當誓與公期甚詢訕或除妖叟登辨奸邪戮
小兒信是臨行有遺像垂崖別號自謙卑

梁詔 成都縣學生

一自承恩佐帝開才高責重士林尊崇陽尚感當年
惠巴蜀猶存舊日恩激將成功忠益著化民向善意
何悖幸從祠下瞻遺像猶似臨民氣象存

李大章 成都縣學生

淋漓御墨記名臣鯁直忠良有幾人封駁論音回帝
怒寬舒益禁恤民貧政行郡邑功何異論斬奸邪志
未伸生克獨當方面寄死傳千載享明禋

李大韶 成都縣學生

刺名推解古今難御墨題名尚未乾封納綸音撼義

膽激揚征旅露忠肝重官蜀地三農慶一奏明并五
鬼寒碩德奇才肅不盡芳名千古重於山

徐厚 成都縣學生

鄧邑山川獨孕奇登科第太平時兩朝勲業人臣
執一代文章學者師惠及十州依舊在變遺全蜀至
今思
聖朝嚴春秋祀千古祠堂象耳池

張華崖事文錄後序

華崖事文錄張忠定公嘉言懿行與夫時人著述之不一也公家世濮州生於大宋文明光徽氣完鍾於靈秀是以操履堅剛問學明正由名進士官至尚書敷歷中外其嘉言懿行足以模範今古如布帛菽粟杞梓楹楠有裨於世用不淺也也當時若寇萊公曹叅軍輩皆心悅而敬服之奈何時遠世殊著於殘篇斷簡者漫散無統不便省閱余生長是邦景仰後塵間得一二如獲拱壁此特太倉壹毫芒者常惜其不能成帙及觀風雨京時更加蒐輯未觀全本弘治紀元未官蜀藩竊喜華崖之政蹟在人耳目唯蜀士大夫家多是書之編類有次第豈非天之未喪斯文也歟下車謁廟仰止益虔退而諏諸同寅左方伯邢公會逢其適先得我心之同然者

蓋邢公旬宣山東政時慕華崖之心益密嘗遣使往祭於寢既來於斯又走卒於崇陽杭州旁求傳采華崖之名題古刻以廣其傳其景仰先哲樂道取善之意殆有甚焉者遇政務之暇連篇累牘相與校讐考訂始得成帙余亦序於簡末蓋尚友古人公共之心非蔽於鄉曲之私然也後之同志者察言觀行想見其儀刑則公之剛方嚴

政事文章足以起懦而砥頑矣其有補

當時有益於後世不亦偉歟以故併附壹時諸縉紳之唱咏於右以啓後人之高山仰止景行止之意云

弘治三年春三月望日

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布政使前監察

御史濮陽劉忠權誠拜手書

張乖厓事文錄四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顏端徐瀚同編端應山人官成都縣教諭瀚杭州人官華陽縣教諭前有文安邢表序蓋宏治三年表爲四川左布政使以張詠爲蜀名宦故屬二人輯錄此編一卷爲本傳及事實二卷爲遺文十二篇三卷四卷爲同時贈答及後人祠記祭文之類詠全集尚有傳本端等未見故所輯頗挂漏焉

唐李衛公通纂四卷

〔明〕王承裕撰

陝西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正德十六年弘道書院刻清道光十八年重修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李衛公通

纂四卷》提要

唐衛公像
文武兼資
將相並任
遺像巍然
百世起敬
王承裕拜贊



唐衛公遺像記

此唐凌煙閣功臣衛國公之遺像也。額廣頤滿，準隆起目，神光煥發，眉疎整不踰背際，口方不露齒耳，高髻鬚如虬然，色赤白服烏紗巾，角垂肩紫錦袍，綵雜小花，玉帶金固，紅其鞞，靴履不可得見。當唐之世，王珪謂公爲文武之才，呂溫謂公爲仁義之佐。公去今八百餘年，拜瞻遺像，風神有春陽之和，煦有秋日之嚴，萬壠幹有挺然而不可屈之狀，有確然而不可動之勢。建大功以定邦國，著大名以垂宇宙，固理也。王呂之言，不亦可徵哉！凡具眼者，不問可知爲異人而區區之見天之生公，大河喬嶽，華秀鍾靈，豈偶然邪？像作不傳，厥自藏於尚寶，李少卿家，因命繪史模之。公李姓，靖名，藥師字，衛國公，會景武，益三原人也。弘治八年歲在乙卯秋八月，里人王承裕拜記。

唐李衛公通纂序

有唐開國雖其君舉義以成大業然一時佐命宣力之臣其功不既多乎王珪對太宗曰兼資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靖當時以爲確論靖封衛國公圖形凌煙閣自古兼文武將相而稱者固不多見衛公豈可但以智謀勇敢視之也哉衛公吾三原人也嘗閱輿地志見公祠之在他處者爲多蓋公之遺書

國家建學設官教人講而習之可謂功施於國法施於民者矣祠而祀之宜也三原公之故里顧無祠以妥其神不缺典邪先太師端毅公眞知平公傾慕而

贊

序

道書院

飲藍之成化間嘗伐石題曰唐衛公李其故里樹於道左以表厥蹟復爲詩吊之自是鄉之人類知乎公而亦有記其一二事高談於里社間者然猶未爲祠以祀也予生也晚每讀唐書至公傳未嘗不撫卷而歎曰衛公眞孟子所謂大丈夫哉三原山川草木藉以焜耀矧生公之地長公之鄉慨想乎公之遺烈者其所藉又不但如山川草木而已也祠而祀之非吾人之責而誰與近予以語從遊白縣縣達巡按臺臺以縣作公之祠上下同志工藝合力不日告成嗣是而脩歲祀之禮可以慰公如在之神矣祠之作也凡

物皆公故里義士所集而未嘗以煩諸細人焉尚慮鄉之人未盡知乎公乃取諸書所載有涉於公者通爲纂之史牒纂則公勲業之盛可以知文集纂則公譽望之隆可以知遺作纂則公學識之大可以知存蹟纂則公惠澤之深可以知夫所謂智謀勇敢之人果能如是也哉纂既成縣之王侯成章請曰願刻諸梓將舉公故里之人人給一編俾誦之讀之仰之慕之以延公之休於無窮予曰此殆予纂之意乎遂畀之而且爲序云

正德十六年辛巳春三月甲子三原王承裕書于弘道書院之攷經堂

道書院

序

二

道書院

唐李衛公通纂卷第一

史勝纂

唐吳兢貞觀政要李靖京兆三原人也隋大業末爲馬邑郡丞會高祖爲太原留守靖觀察高祖知有四方之志因自鎖上變將詣江都至長安道塞不通而止高祖尅京城執靖將斬之靖大呼曰公起義兵除暴亂不欲就大事而以私怨斬壯士乎太宗亦加救請高祖遂捨之武德中以平蕭銑輔公祐功歷遷揚州大都督長史太宗嗣位召拜刑部尚書貞觀二年以本官檢校中書令三年轉兵部尚書爲代州道行軍總管進擊突厥定襄城破之突厥諸部落並走磧北擒隋齊王暕之子楊政道及煬帝蕭后送于長安突利可汗來降頡利可汗僅以身遁太宗謂曰昔李陵提步卒五千不免身降匈奴尚得名書竹帛卿以三千輕騎深入虜庭尅復定襄威振北狄實古今未有足報往年渭水之役矣以功進封代國公此後頡利可汗大懼四年退保鐵山遣使入朝謝罪請舉國內附又以靖爲定襄道行軍總管往迎頡利頡利雖外請降而內懷猶豫詔追鴻臚卿唐儉攝戶部尚書將軍安脩仁慰諭之靖副將張公謹曰詔使到彼

虜必自寬乃選精騎齎二十日糧引兵自白道襲之公謹曰詔許其降使人在彼未宜討擊靖曰此兵機也時不可失遂督軍疾進至陰山遇其斥候千餘騎皆俘以隨軍頡利見使者甚悅不虞官兵至也靖軍乘霧而行去其牙帳七里頡利始覺列兵未及成陣單馬輕走虜衆因而潰散斬萬餘級殺其妻隋義成公主俘男女十餘萬斤土界自陰山至於大漠遂滅其國尋獲頡利可汗於別部落衆悉降太宗大悅頡利謂侍臣曰朕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國家草創突厥強梁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頡利朕未嘗不痛心疾首志滅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今者暫動偏師無往不捷單于稽顙耻其雪乎群臣皆稱萬歲尋拜靖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賜實封通前五百戶又爲西海道行軍大總管征吐谷渾大破其國改封衛國公及靖身亡有詔許其墳塋制度依漢衛霍故事築闕象突厥內燕然山吐谷渾內磧石二山以旌殊勲

唐世南會稽餘姚人也貞觀初太宗引爲上客因開文學館館中號爲多士咸推世南爲文學之宗授以記室與房玄齡對掌文翰嘗命寫列女傳以裝屏風于時無本世南暗書之一無遺失貞

觀七年累遷秘書監太宗每機務之隙引之談論共觀經史世南雖容與懦懦若不勝衣而志性抗烈每論及古先帝王為政得失必存規識多所補益及高祖晏駕太宗執喪過禮哀容毀頓久替萬機文武百僚計無所出世南每入進諫太宗甚嘉納之益所親禮嘗謂侍臣曰朕因暇日每與虞世南商榷古今朕有一言之善世南未嘗不悅有一言之失未嘗不恨其極誠若此朕用嘉焉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憂不理太宗嘗稱世南有五絕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學四曰詞藻五曰書翰及卒太宗舉哀於別次哭之甚慟喪事官給仍賜以東園秘器贈禮部尚書諡曰文懿太宗手勅魏王泰曰虞世南於我猶一體也拾遺補闕無日暫忘實當世名臣人倫準的吾有小善必將順而成之吾有小失必犯顏而諫之今其云亡石渠東觀之中無復人矣痛惜豈可言耶永幾太宗為詩一篇追思往古理亂之道既而嘆曰鍾子期死伯牙毀琴朕之此篇將何所示因令起居補遂良詣其靈帳讀訖焚之其悲悼也若此又令與房玄齡長孫無忌杜如晦李靖等二十四人圖形於凌煙閣○李劼曹州離狐人也本姓徐氏仕李密為右武

候大將軍密後為王山所破擁眾歸國勳猶據密舊境十郡之地武德二年謂其長史郭恪曰魏公既歸大唐今此人眾土地魏公所有也吾若上表獻之則是利主之敗自為己功以邀富貴是吾所耻今宜具錄州縣及軍人戶口總啓魏公聽公自獻此則魏公之功也不亦可乎乃遣使啓密使人初至高祖聞無表惟有啓與密甚怪之使者以勳意聞奏高祖方大書曰徐勳感德推功寔純臣也拜黎州總管賜姓李氏附屬籍于宗正封其父蓋為濟陰王國公王爵乃封舒國公授散騎常侍尋加勳右武侯大將軍及李密叛誅勳發喪行服備君臣之禮表請收葬高祖遂歸其屍於是大具威儀葬於黎陽山禮成釋服而散朝野義之尋為竇建德所攻勳陷于建德又自拔歸京師從太宗征王世充竇建德平之貞觀元年拜并州都督令行禁止號為稱職突厥甚畏憚太宗謂侍臣曰隋煬帝不鮮精選賢良鎮撫邊境惟遠築長城廣屯將士以備突厥而情識之惑一至於此朕今委任李劼於并州遂得突厥畏威遠遁沙垣安靜豈不勝數千里長城耶其後并州改置鄜州府又以勳為長史累封英國公在并州凡十六年召拜兵部

尚書兼知政事勣時遇暴疾驗方云鬚灰可以療之
太宗乃自剪鬚爲其和藥勣頓首見泣以陳謝太
宗曰吾爲社稷計耳不煩深謝十七年高宗居春宮
轉太子詹事加特進仍知政事太宗又嘗宴顧謂勣
曰朕將屬以孤幼思之無越卿者公往不遺於李密
今豈負於朕哉勣雪涕致辭因噬指流血戰戰兢兢
服覆之其見委信如此勣每行軍用師頗任籌算臨
敵應變動合事機自貞觀以來討擊突厥頡利及薛
延陀高麗等並大破之太宗嘗曰李靖李勣二人古
之名將韓白衛霍豈能及也○貞觀四年李靖擊突
厥頡利敗之其部落多來歸降者詔議安邊之術中
書令溫彥博議請於河南處之准漢建武時置降匈
奴於五原塞下令其部落得爲捍蔽又不離其土俗
因而撫之一則實空虛之地二則示無猜之心故是
合宜之道也太宗從之秘書監魏徵曰匈奴自古至
今未有如斯之破敗此是上天剿絕宗廟神武且其
世寇中國萬姓冤讎陛下以其爲降不能誅滅卽宜
遣還河北居其舊土匈奴人面獸心非我族類強必
寇盜弱則卑服不顧恩義其天性也秦漢患之若是
故發猛將以擊之收其河南以爲郡縣陛下奈何以

內地居之且今降者幾二十萬數年之後滋息過倍
居我肘腋甫爾王畿心腹之疾將爲後患尤不可處
以河南也溫彥博曰天子之於物也天覆地載有歸
我者必養之今突厥破除餘落歸附陛下不加憐恤
棄而不納非天地之道阻四夷之意臣愚甚謂不可
宜處之河南所謂死而生之亡而存之懷我厚恩終
無叛逆魏徵曰昔代有魏時胡落分居近郡郭欽江
統勸述出塞外武帝不用其言數年之後遂傾瀛洛
前代覆車殷鑒不遠陛下必用彥博言遣居河南所
謂養獸自遺患也彥博又曰臣聞聖人之道無所不
通突厥餘眾以命歸我收居內地教以禮法選其酋
首遣居宿衛畏威懷德何患之有且光武居南單于
於內郡以爲漢藩翰終於一代不有叛逆太宗竟從
其義自幽州至靈州置順化長四州都督以處之
其人居長安者近且萬家十二年太宗幸九成宮突
利可汗弟中即將阿史那結社率陰結所部并擁突
利子賀羅鶻夜犯御營事敗皆捕斬之太宗自是不
直突厥悔處其部衆於中國還其舊部於河北建牙
於故定襄城立李思摩爲乙彌泥熟俟利苾可汗以
主之因謂侍臣曰中國百姓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

乃同枝葉擾其根本以厚枝附用求又安未之有也
初不納魏徵言遂覺勞費日甚幾失久安之道貞觀
四年太宗與侍臣議安置突厥之事中書令溫彥博
對曰隋文帝勞兵馬費倉庫樹立可汗令復其國後
遂孤恩失信圖煬帝於鴈門今陛下仁厚從其所欲
河南河北任情居任各有酋長不相統屬力散勢分
安能爲害給事中杜楚客進曰北狄人面獸心難以
德懷易以威服今命其部落散處河南逼近中華久
必爲患至如鴈門之役雖是突厥背恩自由隋主無
道中國以之喪亂豈得云興復亡國以致此禍夷不

逸兵強九州殷富四夷自服今者招致突厥雖入提
封臣愚稍覺勞費未悟其有益也然河西民庶饑饉
藩夷州縣蕭條戶口鮮少加因隋亂戡戡尤多突厥
未平之前尚不安業匈奴微弱以來始就農畝若卽
勞役恐致妨損以臣愚惑請停招慰且謂之荒服者
故臣而不內是以周室愛民攘狄竟延七百之齡秦
王輕戰事胡故三十載而絕滅漢文帝養兵靜守天
下安豐孝武揚威遠畧海內虛耗雖悔輪臺追已不
及至於隋室早得伊吾兼統鄯善且旣得之後勞費
日甚虛內致外竟損無益遠尋秦漢近觀隋室動靜
安危昭然備矣伊吾雖已臣附遠在藩裔民非夏人
地多沙鹵其自豎立稱藩附庸者請羈縻受之使居
塞外必畏威懷德永爲藩臣益行虛惠而收實福矣
近曰突厥傾國入朝旣不俘之於江淮以變其俗乃
置於內地去京不遠雖則寬仁之義亦非久安之計
每見一人初降賜物五匹袍一領首帥悉授大官祿
厚位尊理多廢費以中國之租賦供積惡之凶虜其
衆益多非中國之利也太宗不納承裕曰衛公敗突
厥後之人有所擇而不至於誤也
貞觀二年正月庚午刑部

尚書李靖檢校中書令三月壬戌李靖為關內道行軍大總管以備薛延陀三年八月丁亥李靖為定襄道行軍大總管以伐突厥四年二月甲辰李靖及突厥戰於陰山敗之三月甲午李靖俘突厥頡利可汗以獻八月甲寅李靖為尚書右僕射八年十一月辛未李靖罷己丑吐谷渾寇涼州執行人鵠臚丞趙德楷十二月辛丑特進李靖為西海道行軍大總管侯君集為積石道行軍總管任成郡王道宗為鄯善道行軍總管膠東郡公道彥為赤水道行軍總管涼州都督李大亮為且末道行軍總管利州刺史高甌生

李靖

李靖

李靖

李靖

武於城西

宋歐陽修唐書百官志太宗貞觀八年僕射李靖以

疾辭位詔疾小瘳三兩日一至中書門下平章平章之名蓋始於此永淳元年以黃門侍郎郭待舉兵部侍郎岑長倩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始自是之後終唐之世不能改

宋宋祁唐書李靖傳李靖字藥師京兆三原人姿貌魁秀通書史嘗謂所親曰丈夫遭遇要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其舅韓擒虎每與論兵輒嘆曰

李靖

李靖

李靖

李靖

可與語孫吳者非斯人尚誰哉仕隋為殿內省長史部尚書牛弘見之曰王佐才也左僕射楊素指其牀謂曰卿終當坐此大業末為馬邑丞高祖擊突厥靖察有非常志自囚上急變傳送江都至長安道梗高祖已定京師將斬之靖呼曰公起兵為天下除暴亂欲就大事以私怨殺誼士乎秦王亦為請得釋引為三衛從平王世充以功授開府蕭銑據江陵詔靖安輯從數童駟道金州會蠻賊鄧世洛兵數萬屯山谷問盧江王瑗討不勝靖為瑗謀擊卻之進至峽州阻銑兵不得前帝謂近留詔都督許紹新靖紹為請而免開州蠻再肇則寇夔州趙郡王孝恭戰不利靖率兵八百破其屯要險設伏斬肇則俘擒五千帝謂左右曰使功不如使過靖果然因手勅勞曰既往不咎向事吾久已忘之靖遂陳圖銑十策有詔拜靖行軍總管兼攝孝恭行軍長史軍政一委焉武德四年八月大閱兵夔州時秋潦濤瀾漲惡銑以靖未能下不設備諸將亦請江平乃進靖曰兵機事以速為神今士始集銑不及知若乘水傳壘是震霆不及塞耳倉卒召兵無以禦我此必擒也孝恭從之九月角師叩夷陵銑將文士弘以卒數萬屯清江孝恭欲擊之靖

曰不可士弘健將下皆勇士今新失門悉銳拒我此救敗之師不可當宜駐南岸待其氣衰乃取之孝恭不聽留靖守屯自往與戰大敗還至丹陽空其巢穴靖視其亂縱兵擊破之取四百餘艘溺死者萬餘人即率輕兵五千為先鋒趨江陵薄城而營敵其將楊君茂鄭文秀俘申士四千孝恭軍繼進銳大懼檄召江南兵不及到明日降靖入其都號令靜嚴軍無敢動或請靖籍銳將拒戰者家貲以賞軍靖曰王者之兵弔人而取有罪彼其脅驅以來籍以拒師本非所情不容以叛逆比之今新定荆郢宜示寬大以慰其民若降而籍之恐自荆而南全城劇屯敵之死守非計之善也止不籍由是江漢列城爭下以攻封永康縣公檢校荊州刺史乃度嶺至桂州分道招慰酋領馮盎等皆以子弟來謁南方悉定裁量款效承制補官得郡凡九十六戶六十餘萬詔書勞勉授嶺南撫慰大使檢校桂州總管以嶺海陋遠久不見德非震威武示禮義則無以變風節率兵南巡所過問疾苦延見長老宣布天子恩意遠近懽服輔公祜據丹陽反詔孝恭為帥靖入朝受方畧副孝恭東討李元勳等七總管皆受節度公祜遣馮惠亮以舟師三萬人當塗

陳正通步騎二萬屯青林自梁山連鎮以斷江道築却月城延袤十餘里為犄角諸將議曰彼勁兵連柵將不戰疲老我師若直取丹陽空其巢窟惠亮等自降靖曰不然二軍雖精而公祜所自將亦銳卒也既保石頭則牢未可拔我留不得志退有所忌腹背蒙患非百全計且惠亮正通百戰餘賊非怯野聞今方持重特公祜立計爾若不意挑攻其城必破之惠亮拔公祜擒矣孝恭聽之靖率黃君漢等水陸皆進苦戰殺傷萬餘人惠亮等亡去靖將輕兵至丹陽公祜懼眾尚多不能戰乃出走擒之江南平直東南道行臺以為行臺兵部尚書賜物千段奴婢百口馬百匹行臺廢檢校楊州大都督府長史帝歎曰靖乃銳公祜之膏肓也古韓白衛霍何以加八年突厥寇太原為行軍總管以江兵萬人屯太谷時諸將多敗獨靖以完軍俄權檢校安州大都督太宗踐阼授刑部尚書錄功賜實封四百戶兼檢校中書令突厥部種離畔帝方圖進取以兵部尚書為定襄道行軍總管率勁騎三千繇馬邑趨惡陽嶺頡利可汗大驚曰兵不遠國來靖敢提孤軍至此於是帳部數恐靖縱謀者離其腹心夜襲定襄破之可汗脫身遁頡利進封代

國公帝曰李陵以步卒五千絕漠然卒降匈奴其功
尚得書竹帛靖以騎三千蹀血虜庭遂取定襄古未
有輩是漂吾渭水之耻矣頡利走保鐵山遣使者謝
罪請舉國內附以靖爲定襄道總管往迎之又遣鴻
臚卿唐儉將軍安脩仁慰撫靖謂副將張公謹曰詔
使到虜必自安若萬騎齎二十日糧自白道襲之必
得所欲公謹曰上已與約降行人在彼奈何靖曰機
不可失韓信所以破齊也如唐儉輩何足惜哉營兵
疾進行遇候邏皆俘以從去其牙七里乃覺部衆震
潰斬萬餘級俘男女十萬擒其子疊羅施殺義成公
衛安撫使十三 張寶相擒以獻於
主頡利亡去爲大同道行軍總管張寶相擒以獻於
是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矣帝因大赦天下賜民五
日酺御史大夫蕭瑀劾靖持軍無律縱士大掠散失
奇寶帝召讓之靖無所辨頡首謝帝徐曰隋史萬歲
破達頭可汗不賞而誅朕不然赦公之罪錄公之功
乃進左光祿大夫賜絹千匹增戶至五百既而曰向
人諸短公朕今悟矣加賜帛二千匹還尚書右僕射
靖每參議恂恂似不能言以沈厚稱時遣使十六道
巡察風俗以靖爲畿內道大使會足疾懷乞骸骨帝
遣中書侍郎岑文本諭旨曰自古富貴而知止者蓋

少疾頡憊猶力于進公卒引大體朕深嘉之欲成
其美爲一代法不可不聽乃授檢校特進就第賜物
千段尚乘馬二棹賜官府佐皆勿廢若疾少間三日
至門下中書平章政事加賜靈壽杖頃之吐谷渾
遣使謂侍臣曰靖能復起爲帥乎靖往見房玄齡
曰吾雖老尚堪一行帝喜以爲西海道行軍大總管
任城王道宗侯君集李大亮李道彥高甌生五總管
皆屬軍次伏侯城吐谷渾盡火其莽退保大非川
諸將議春草未芽馬弱不可戰靖決策深入遂踰積
石山大戰數十多所殺獲殘其國國人多降吐谷渾
伏乞慈愛自經死靖更立大寧王慕容順而還甌生
軍歸鹽澤道後期靖薄責之既歸而憾與廣州長史
唐奉義告靖謀反有司按驗無狀甌生等以誣罔論
靖乃閤門自守賓客親戚一謝遣改衛國公其妻卒
詔墳制如衛霍故事築闕象鐵山積石山以旌其功
進開府儀同三司帝將伐遼召靖入謂曰公南平吳
北伐突厥西定吐谷渾惟高麗未服亦有意乎對曰
往憑天威得效尺寸功今疾雖衰陛下誠不棄病自
瘳矣帝憫其老不許二十三年病甚帝幸其第流涕
曰公乃朕生平故人於國有勞今疾若此爲公憂之

年七十九贈司徒并州都督給班劍羽葆鼓吹陪
葬昭陵諡曰景武子德春嗣官至將作少匠坐善太
子承乾流嶺南以靖故徙吳郡靖兄端字樂王以靖
功襲永康公梓州刺史○孫令問玄宗為臨淄王時
與雅舊及即位以協贊功遷殿中少監預誅竇懷貞
封宋國公實封五百戶進散騎常侍知尚食事恩待
甚渥然未嘗輒干政率游畋自娛厚奉養侈飲食至
躬視封宰有譏之者荅曰此畜養天所以養人與蔬
果何異安用妄分別邪後坐其子與回統部酋宗
通婚貶撫州別駕卒○五代孫彦芳大和中為鳳翔

李德裕

史記

十五

弘治書院

司錄參軍家故藏高祖太宗賜靖詔書數函上之一
曰兵事節度皆付公吾不從中治也一曰有晝夜視
公疾大老姬遣來吾欲熟知公起居狀皆太宗手墨
它大略如此文宗愛之不廢手其舊物有佩筆以木
為管镌刻金其上別為環以陷其間筆尚可書也靖
破蕭銑時所賜于闐玉帶十三勝七方六制勝各附
環以金固之所以佩物者又有大鑑大鵬筆囊等物
常佩於帶者天子悉留禁中又勅摸詔本還賜芳
并束帛衣服權德輿嘗讀太宗手詔至流涕曰君臣
之際乃爾耶爾耶爾耶爾耶元王孝恭傳河間元王孝恭

李德裕

史記

十六

弘治書院

到巴陵見船疑不進銑內外阻絕遂降帝悅遷荊州
大總管詔圖破銑狀以進孝恭治荊為置屯田立銅
冶百姓利之遷襄州道行臺左僕射時歲大旱乃
遣使者緩輯安慰其款附者四十有九州朝廷號令
暢南海矣未幾輔公祏反寇壽陽詔孝恭為行軍元
帥討之引兵趨九江李靖李勣黃君漢張鎮州盧祖
尚皆稟節度將發大饗士柘水變為血坐皆失色孝
恭自如徐曰禍福無基惟所召耳願我不負於物無
重諸君憂公祏禍惡貫盈今仗威靈以問罪極中血
刃賊臣授首之祥乎盡飲罷眾心為安公佐時焉

亮等據險邀戰孝恭堅壁不出遣奇兵絕糧道賊饑夜薄營孝恭卧不動明日使羸兵扣賊壘挑之祖尚選精騎陣以待俄而兵卻賊追北且蹕遇祖尚軍薄戰遂大敗惠亮退保梁山孝恭乘勝破其別鎮賊赴水死者數千計公祐窮棄丹陽走騎窮追生擒之江南平璽書褒美賜甲第一區女樂二部奴婢七百口寶玩不貲進授東南道行臺左僕射行臺廢更爲揚州大都督

御覽

史略

十七

孔道書院

疎突厥親諸胡胡性讎覆大軍臨之內必生變可取五也華人在北者甚衆比聞屯聚保據山險王師之出當有應者可取六也帝然所謀及破定襄敗頡利璽詔慰勞封鄒國公秦瓊字叔寶貞觀十三年改封胡國公後四年詔趙國公無忌河間王孝恭萊國公如晦鄭國公徵梁國公玄齡鄂國公敬德衛國公靖宋國公瑤襄國公志玄夔國公弘基蔣國公通鄭國公開山譙國公紹邨國公亮陳國公君集鄒國公謹盧國公知節永興郡公世南渝國公政會

國公勳并叔寶並圖形凌煙閣

貞觀初使突厥還太宗謂儉曰卿觀頡利可取乎對曰衛國威靈庶有成功四年馳傳往誘使歸欽頡利許之兵懈弛李靖因襲破之儉脫身還

御覽

史略

一八

孔道書院

落五萬降於勣詔拜光祿大夫行并州大都督府長史治并州十六年以威肅聞帝嘗曰煬帝不擇人守邊勞中國築長城以備虜今我用勣守并突厥不敢南賢長城遠矣侯君集傳李靖討吐谷渾以君集爲磧石道行軍總管師次鄯州議所向君集曰王師已至而賊不走險天贊我也若以精兵掩不備彼不我虞必有大利靖然其計簡銳士約齎突入追及其衆於庫山大戰破之皇太子承乾數有過慮廢知君集怨望私引入問自安計君集舉手謂曰此手當爲殿下用之承乾事覺捕君集下獄帝自臨問曰我不欲令刀筆吏辱公君集辭窮不能對帝詰群臣曰君集

於國有功勞不忍置諸法將丐其命公卿其許我乎

群臣皆曰君集罪大逆不道請論如法帝乃謂曰與公訣矣今而後徒見公遺像已因泣下遂斬之君集臨刑色不變謂監吏曰我豈反者蹉跌至此始帝命靖教君集兵法既而奏靖且反兵之隱微不以示臣帝以讓靖靖曰方中原無事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而求盡臣術此君集欲反耳靖嘗語人曰君集其有異慮乎後果如言薛萬均傳從李靖討吐谷渾萬均萬徹各以百騎行前卒與虜遇萬均單騎突無敵當者勇蓋三軍追奔至磧石山風折旗萬均曰虜且來俄而虜至萬均直前斬其將衆遂潰聖書勉勞還本衛大將軍從李靖討頡利可汗以功授統軍副李勣擊薛延陀率數萬騎為先鋒繞擊陣後虜顧見遂潰太宗嘗曰當今名將惟李勣道宗萬徹而已勣道宗雖不能大勝亦未嘗大敗至萬徹非大勝即大敗聖傳時珪與房玄齡李靖溫彥博戴胄魏徵同輔政帝以珪善人物且知言因謂曰卿標鑒通昭為朕言玄齡等材且自謂孰與諸子賢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玄齡兼資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彥博濟繁治劇衆務必舉臣不如胄以諫諍為心耻君不父亮卿臣不如徵至

敬海揚清疾惡好善臣於數子有一日之長帝稱善而玄齡等亦以為盡已所長謂之確論李太亮傳貞觀八年會討吐谷渾與李靖俱出大戰破之俘其名王獲雜畜數萬進爵為公拜右衛將軍長孫無忌傳帝欲功臣並世襲刺史貞觀十一年乃詔有司朕憑賢佐之力克剪多難肅清寓內益時屯共資其力世安專享其利朕所不取刺史古諸侯雖名不同而監統二也無忌等義貫休戚效挺夷險嘉庸懿績簡在帝心其改錫土宇用世及之制乃以無忌等為趙州刺史以次凡十有四人無忌等辭曰群臣拔荆棘事陛下今四海混一臣不願違左右而使世牧外州與遷徙等帝曰割地封功臣欲公等後嗣長為藩翰而薄山河之誓反為怨望朕亦安可彊公土宇耶遂止十有四人靖其一也魏利傳武德八年頡利攻靈朔與代州都督蘭馱戰新城暮敗績於是張瑾兵屯石嶺李尚遷屯大谷秦王屯蒲州道初待突厥用敵國禮及是怒曰往吾以天下未定厚於虜以紓吾邊今卒敗約朕將擊滅之毋須姑息命有司更所與書為詔若勅瑾未至屯虜已踰石嶺圍并州攻靈州轉擾路心李靖以兵出潞州道行軍總管任瓌屯太行瑾

戰大谷敗績中書侍郎溫彥博陷於賊鄆州都督張
德政死之遂攻廣武爲任城王道宗破其欲公設掠
絳州請和去敗并州數縣入蘭鄆彭州諸屯或小勝
不能制俄寇原州折威將軍楊擊之且發士屯大
谷九年攻原靈又圍涼州進犯涇原李靖與戰靈州
虜引去寇西會州圍烏城翔伴隴渭間平道將軍柴
紹破之於秦州斬一特勒三大將虜千級大抵虜得
志則深入負則請和不耻也其七月頡利自將十萬
騎襲武功京師戒嚴攻高陵尉遲敬德與戰涇陽獲
侯斤烏沒啜斬首千餘級頡利遣謀臣執失思力入
朝以覘我因誇說曰二可汗兵百萬今至矣太宗曰
我與可汗嘗面約和爾則背之且義師之初爾父子
身從我遺賜玉帛多至不可計何妄以兵入我都畿
自誇盛強耶今我當先戮爾矣思力懼請命蕭瑀封
德彞諫帝不如禮遣之帝不許繫於門下省乃與侍
中高士廉中書令房玄齡將軍周範等馳六騎出玄
武門幸渭上與可汗隔水語且責其負約群酋見帝
皆驚下馬拜俄而衆軍至旗鎧光明部隊靜嚴虜太
駭帝與頡利按轡即麾軍却而陣焉蕭瑀以帝輕敵
叩馬諫帝曰我思熟矣非爾所知也夫突厥掃地入

衛公集

史牒

三二

弘道書院

寇以我新有內難謂不能師我若闔城彼且大畧吾
境故吾獨出示無所畏又盛兵使知必戰不意我能
沮其始謀彼入吾地既深懼不能返故與戰則克和
則固制賊之命在此舉矣是日頡利果請和許之翌
日刑白馬與頡利盟便橋上突厥引還蕭瑀曰頡利
之來諸將多請與戰陛下不聽旣而虜自退其策柰
何帝曰突厥衆而不整君臣惟利是視可汗在水西
而酋帥皆來謁我我醉而縛之其勢易甚又我敕長
孫無忌李靖潛師幽州以須若大軍踵其後伏邀諸
前取之反覆掌爾然我新卽位爲國者要在安靜一
與虜校殺傷必多彼敗未及亡懼而修德與我爲怨
其可當耶今仆械卷鎧啗以玉帛虜志必驕驕則亡
之端也故曰將以取之必固與之瑀再拜曰非臣愚
所逮也乃詔殿中監豆盧寬將軍趙綽送突厥頡
利獻馬三千匹羊萬頭帝不納詔歸所俘於我貞觀
元年薛延陀回紇拔野古諸部皆叛使突利討之不
勝輕騎走頡利怒囚之突利由是怨望是歲大雪羊
馬多凍死人饑懼王師乘其敝卽引兵入朔州地聲
言會獵議者請責其敗約因伐之帝曰匹夫不可爲
不信況國乎我旣與之盟豈利其災遼險以取之耶

衛公集

史牒

三一

弘道書院

須臾無禮於我乃伐之明年突利自陳爲頡利所攻求救帝曰朕與頡利盟又與突厥有昆弟約不可不救奈何兵部尚書杜如晦曰夷狄無信我雖如約彼常負之今亂而擊之侮亡之道也乃詔將軍周範壁太原經畧之頡利亦擁兵窺邊突厥俗素質畧頡利得華士趙德言才其人委任之稍專國又委政諸胡斥遣宗族不用興師歲入邊下不堪苦胡性冒暑數翻覆不信號令無常歲大饑哀歛苛重諸部愈貳又明年屬部薛延陀自稱可汗以使來詔兵部尚書李靖擊虜馬邑頡利走九俟斤以衆降拔野古僕骨同

蘇密等以隋蕭皇后楊政道降或言中國人舊密通書於后中書舍人陽文瓘請劾治帝曰天下未一人或當思隋今反側旣安何足治耶置勿劾頡利竊走保鐵山兵猶數萬令執失思力來陽爲哀言謝罪請內屬帝詔鴻臚卿唐儉將軍安修仁等持節慰撫靖知儉在虜所虜必安乃襲擊之盡獲其衆頡利得千里馬獨奔沙鉢羅行軍副總管張寶相擒之沙鉢羅設蘇尼失以衆降其國遂亡復定襄恒安地斥境至大漠矣頡利至京師告俘太廟帝御順天樓陳仗衛士民縱觀吏執可汗至帝曰而罪有五而父國破賴隋以安不以一鋌力助之使其廟社不血食一也與我鄰而棄信擾邊二也恃兵不戢部落攜怨三也賊華民暴禾稼四也許和親而遷延自遁五也朕殺爾非無名顧謂上盟未之忘故不窮責也乃悉還其家屬館於太僕廩食之思結俟斤以四萬衆降可汗弟欲谷設奔高昌旣而亦來降伊吾城之長素臣突厥舉七城以獻因其地爲西伊州吐谷渾傳隋時其王慕容伏允號步薩鉢嘗寇邊煬帝遣鐵勒敗之壁西平復命觀王雄破其衆伏允以數十騎入泥嶺亡去

因王之統餘衆俄追還伏允客党項隋亂因得復故地高祖受命順自江都還長安于時李軌據涼州帝乃約伏允和令擊軌自效當護送順伏允喜引兵與軌戰庫門交綏止即遣使請順帝遣之順至號爲太寧王太宗時伏允遣使者入朝未還即寇鄯州帝遣使者讓且召伏允以疾爲解而爲子求婚帝意帝召子親迎亦稱疾有詔止婚遣中郎將康處真臨諭又掠岷州都督李道彥擊走之執名王二斬級七百連歲遣名王朝俄寇涼州鄯州刺史李玄運表吐谷渾牧馬青海輕兵掩之可盡致乃命左驍衛大將軍段志玄左驍衛將軍梁洛仁率薛苾党項兵擊之未至三十里志玄等不欲戰壁而留虜知之驅牧馬走副將李君羨率精騎尾襲懸水上得牛羊二萬還是時伏允羣不能事其相天柱王用事拘天子行人鴻臚丞趙德楷帝遣使曉敕十反無悛言貞觀九年詔李靖爲西海道行軍大總管侯君集積石道任城王道宗鄯善道李道彥赤水道李大亮且末道高甌生鹽澤道並爲行軍總管率突厥契苾兵擊之党項內屬羗及洮州羌皆殺刺史歸伏允夏四月道宗破伏允于庫山俘斬四百伏允謀入磧唐兵燒野草故

靖馬多饑道宗曰柏海近河源古未有至者伏允西走未知其在方馬羶糧乏難遠入不如按軍鄯州須馬壯更圖之君集曰不然嚮者段志玄至鄯州吐谷渾兵輒傳城彼國逆衆用命也今虜大敗斥候無在君臣相失我乘可以得志柏海雖遠可鼓而至也靖曰善分二軍靖李大亮薛萬均以一軍趨北出其右君集道宗以一軍趨南出其左靖將薩孤吳仁以輕騎戰曼都山斬名王獲五百級諸將戰牛心堆亦水源獲虜將南昌王慕容孝收雜畜數萬君集道宗登漢哭山戰烏海獲名王梁屈蘇靖破天柱部落於赤海收雜畜二十萬大亮俘名王二十雜畜五萬次且末之西伏允走圖倫磧將託於闐萬均督銳騎追亡數百里又破之士乏水刺馬飲血君集道宗行空荒二千里盛夏降霜乏水草士縻水馬秣雪閱月次星宿川達柏海上望積石山覽觀河源執失思力馳破虜軍重兩軍會於大非川破邏真谷順之質隋爲金紫光祿大夫伏允立其弟爲太子順歸常鞅鞅自以失位欲以功自結天子乃斬天柱王舉國降伏允懼引千餘騎遁磧中衆稍亡從者纔百騎窮無聊即自經死國人立順爲君稱臣內附詔封西

平郡王號越胡呂耳耳可汗帝恐未能定其國遣李大亮率靖兵鎮援順久質華國人不附卒為下所殺立其子燕王諾曷鉢諾曷鉢幼大臣爭權帝詔侯君集就經紀之始請頒曆及子弟入侍詔封諾曷鉢河源郡王號烏地拔勒豆可汗遣淮陽郡王道明持節冊命賜鼓纛諾曷鉢身入謝遂請婚獻馬牛羊萬一李列傳唐與其名將曰英衛擢皆罪亡之餘遂能依乘風雲勒功帝籍蓋君臣之際固有以感之獨推期運非也若靖闔門稱疾畏遠權逼功大而主不疑雖古哲人何以尚茲勳之節見于黎陽故太宗

衛公集

史記

卷七

弘道書院

勤勤於托孤誠有為也至以老臣輔少主會房帷易奪天子畏大臣依違不專委誠取決惟議者聽勳乃私已畏禍從而導之武氏奮而唐之宗屬幾殲焉及其孫因民不忍舉兵覆宗室掘冢而暴其骨嗚呼不幾一言而喪邦乎惜其不通學術昧夫臨大節不可奪之義反與許李同科可不戒哉世言靖精風角鳥占雲祲孤虛之術為善用兵是不然特以臨機果料敵明根于忠智而已俗人傳著詭譎祥祥皆不足信故列靖所設施如此承前日衛公生平獲事許身之務集衆長至見旁傳不一然其議論之不執已見說其書特各舉大略以簡參攷唐李衛公通纂卷第二

唐李衛公通纂卷第二

文集纂

唐呂溫凌煙閣功臣李衛公靖頌有隋之末群盜熾

義帝怒震發五星從太白煥照參野將有聖人兵定

天下金精下射猛毅感激激李公矯矯從此奮跡躍于

中原王者則獲壯士不死初公不利於我帝欲戮之壯其言而免壯士公自稱

唐威載赫帝曰汝傑致天之罰手付金鉞俾往式遏

不庭則殺如鸞發發如火烈烈摧枯燦雪應鼓如截

遠若荆巫險若江湖強若匈奴莫不率從莫不震恭

車書混同氛祲蕩空衛侯之功功則維何威明惠和

衛公集

文集

弘道書院

策勇駕智長驅仁義仁義曠蕩帝王之將萬古何瞻

鐵山鐵山嶺鐵山鐵山嶺功臣頌序我二后受成命撫

輿運軋坤軸撼乾樞鼓元氣而雷域中騰百川而雨

天下雷收雨霽如再開闢蕩焉與太極同功貞觀十

七年太宗以功成治定秉為而不有之道讓德於祖

考推勞於群臣念匡濟於艱難感風雲於疇昔思所

以撫之無窮乃詔有司擬其形容圖畫於凌煙閣者

二十有四人益象乎二十四氣之佐天照勲德也昔

者舜以五臣致理周以十亂反王高祖以三傑作漢

四代而高視者其惟聖唐乎至若唐荅公劉渝公之
倫探花符建帝圖首戴神堯舉晉陽而活天下此則
大禹之拯溺也魏鄭公以致君爲已任諫若不及蹇
蹇左右秉心宣猷此則伯繇之勵言也虞永興糾合
群儒旁求百代明備王禮克諧帝樂使我大國煥乎
其有文章此則夷夔之制作也長孫趙公舉大義除
二兇安宗廟定社稷以振我丕赫無疆之休此則周
公之匡救也英衛受天勇智雄武佐聖鼓行海內歷
定四方此則太公之鷹揚也房杜玄機朗識並運惟
幄神發響效謨成天功此則蕭何之指蹤也子房之
決勝也尉遲秦程剛毅木訥氣鎮三軍力崩大敵匹
馬孤劍爲王前驅此則吳漢之樸忠賈復之雄勇也
其餘皆棟棟殊材黼黻異制傳諸古烈罔有慙德皇
王之際於斯爲盛其始也文爲經武爲緯智斯作忠
斯述其末也大不偏小不遏退者全來者達控而縱
之使自用之推而引之使自盡之不設籠檻以觀遠
廊之致不頓韁鎖以極權奇之變執一德而衆力展
懸大信而群情竭高祖聚之以義太宗用之以道高
宗終之以仁傳聖萬代享其功利此非威歟昔陸機
袁宏爲晉人而歌功於漢魏作者猶或稱之况乎遊

文集

三 弘道書院

代觀國光目晚凌煙而頌聲不作某不揣賤劣有
斐然之志輒盡所蓄各爲頌一章上以見王業之艱
難中以明聖賢之相須次以朗前哲之光韻末以聳
後人之誠節侯君集張亮負勲跋扈自陷大逆敢沒
其名用彰天刑使伐勞懷貳者懼春秋之義異姓爲
後故以河間元王爲頌首云
唐肅宗皇帝公故物記二年冬端符於三原令座中
揖其群官有客曰李丞某謂端符曰是衛公之胄也
其家傳賜書與他服器十餘物者訖讎端符即丞居
爲客謁丞延入就列端符因跪請曰籍君僕射公之
詞固願見僕射公之烈之多其事辭雖史記或闕畧
具天下耳舌矣聞君世傳文帝詔與公服物者願得
以觀丞慘慘曰諾即其家僮僕躍步奉賜書一函他
物一器出發視玉帶一首末爲玉十有三方者七控
兩隅者六每綴環焉爲附而固以金丞曰傳云環者
列佩用也王之粹者若含怡然澤者若煥釋然公擒
蕭銑時高祖所賜于闐獻三帶此其一也素錦袍一
其襟袂促小裁製絕巧密光爛爛如波旁出紫文綾
襖一促製小袖如袍其爲文林樹於上其下有馳馬
射者又雜爲後猓虎軀索馳者靴袴一往來爲鈞屬

文集

三

弘道書院

鎮劍文疑非華人所爲也自始傳於今莫能名其物象笏一差狹不類今笏者佩筆一以奇木爲管鞘刻飾以金別爲金環以限難其間鞘者火鏡二大觿一小觿一筭囊二椰盃一蓋嘗佩於玉帶環者十三物亡其五有存者八文帝爲兒時與公子某年上下文帝命居宮中侍吾兒戲即賜皇太子服物黃綾袍排綾袍皆爲龍鸞文素錦襖絳五采爲花若鳥者素錦半袖小笏皆緻巧工今之良工不能爲也文帝賜書二十通多言征討事厚勞苦信必威賞而已其兵事節度皆付公吾不從中理也暨公疾親詔者數四其一曰有晝夜視公病大老嫗令一人來吾欲熟知公起居狀丞曰權文公視此詔常泣曰君臣之際乃如是邪端符既畢觀若有物擊惻其心者於玉帶見遠方致物而上不專有以賜有功也於文錦衆物見其時之工志工不志靡也於賜公子以皇子衣服見視臣子而猶兒也於詔征討見擇將材付將職也上尚不曲制其事旁他可動哉於問公疾見上憫公如家人之視子姪也公之勞烈如其大固有以感之獨推其運吾不信也丞曰子觀吾故物異他人之觀亦似動色隱心者於霜露變時每閱省是物人雅謂子

王文辭幸爲記吾得觀以慰吾慕思也故曰衛公故物記

宋張山陽城縣衛國李公祠記在昔隋氏虐用其民上帝震怒乃眷有唐神堯龍飛實有聖子武定天下混一區宇垂三百載維時上將佐佑帝功大庇生人勲烈格天享封衛國諡景武公其姓李氏名字彰灼見於舊史方共四征不庭指期奏功韓白衛霍蓋無以加南平蕭銑開置百郡東擒公祐吳會懷服北伐突厥頡利就擒斥地陰山至於大漠西伐吐渾伏允授首更立其王舉國請吏唐之威德震疊洋溢竊嘗考公之起中義慷慨上變江都確然大節有不可奪及君臣已定則委質就列受命策勲功成事遂則闔門自守以保其身雖有高唐誣罔不能行焉此其去就進退既明且哲者也故能保大名享上壽及其薨也鐵山積石以表其墳班劍羽葆以送其葬哀榮之禮備矣始終之節盡矣又嘗考公之兵法行於今者名曰問對仁義制奇正虛實天官時日鬼神龜卜出入變化其用如神肆我國家立於學官置師弟子講而學之可謂功施於國法施於民祀之宜也在石晉時蓋嘗出其靈響陰相兵威進封王爵諡曰靈

顯以吞神明維此路城微子故墟北行十里爰有樊
塹重岡複嶺土厚水深風俗淳固是宜神靈安定休
正作廟於此百有餘歲載在祀典禮以時舉水旱厲
疫禱無不應牲牢獻享傍走數郡歲月寢久風雨傾
圯民乃相與更而新之曾不踰時壯麗輪奐又架石
爲梁以便其塗礱石爲碑將紀其功民以其誠來告
于令令君濟陰谷大同以其可紀也屬山記之且正
其冕服山歎而言曰夷狄之爲中國患久矣平城困
高冒頰嫚呂武帝發奮黜武窮兵僅因乖亂呼韓臣
宣寔終劉石唐祖之興屈身受辱而公總護諸將生
俘可汗殲厥醜類上刷國耻下舒民力近古以來一
人而已固當刻之金石以詔後世山不敢以不敏避
也先是英公鄂公立像以待非禮也谷侯命爲別室
以祭之紹聖元年甲戌閏四月十二日記山司戶
宋呂昇卿諱衛國李公祠記衛國李公佐命唐室勳
德第一生挺奇節沒爲明神固其理也傳稱公京兆
人元符元年九月昇卿行部入潞城界至微子嶺有
靈顯王廟在焉視古刻乃知爲公之祠廟貌甚盛邑
人祠祭信向言神威靈祈請如響問始所以建廟則
曰王占籍於此與唐史不同莫可考者時昇卿初自

朔澗就移河東因涉邑入境以十五日入廟具禮修
敬焉昇卿晉莊人
轉運副使

元宋勳上潞唐衛國李公祠記有設宇於此像神於

堂列土偶之武弁者於門人曰是神也漬之能禍而
家尊信之能福而身而子孫目爲種福之所鄉鄰之
多財者必分與而益築之多力者必競趨而効役之
多藝者必出巧而莊嚴之無他凡以能利吾一身之
私且微福乎再世者也上黨東北六十里而近故有
唐封衛國李公諱靖之祠巖然驛塗之左唐宋賢人
勒銘題詠者十許石中外堂廡舊制百餘區兵餘存
者十無三四自予往來其下見之三十年立者日以
傾腐者日以漫村之民初未經意至元二十三年曲
沃人杜公佐自澤州尹來治上黨修政修教起滯補
弊其歲民稱善逮三歲當去慨然語僚吏曰李僕射
佐太宗定天下今其祠去吾邑北一舍不知作自何
代而淪廢將盡更十許寒暑滅無遺矣吾聞先賢鉅
公功烈暴白者載之祀典郡國在所有之以勸善報
德故也欲約鄉社協力完治之以爲一方望僚吏欣
然佐力於是與龍祥觀道士申仁顯同心服役志奔
霜露之苦踰人雅敬事鬼神其好善鉅室之族舉願

輸財左右翕然勸成之執畚鍤者恒十數百人伐木於山攻石於旁近甃土於其前橋下爲堂十有三爲周廡五十楹聲飛鼓翼盡復故制視前功加盛麗二十六年秋八月余罷河北河南道憲司將赴召都下因過家鄉郡士夫競言杜多技尚賢畢志於官事爲杜介請文復祠之事於石未畢而杜卒後五年主長子縣簿趙公龍謁曰杜上黨脩衛國公祠其力不可令遺沒幸終惠之竊謂邵詩言饒彼南畝田畯至喜每嘆邠人能婦子相率同家盡力以聽吏教爲吏者亦善推君上之德意相勞苦民樂生善是也夫民之

衛公集

文集

八

卷之八

善事非可以法令驅之苟安吾室家使服善順事誠心悅而從之固有以然是王政也行甚平知甚易以時耕桑以時開塗川通關梁均有無同好惡序序以教之正身以先之丁寧懽愉交謁如家人如斯而已也夫德不治苟強力以拂民民未必從出智以求奇名未必彰世利私計往往過營便利民病噫古之所謂善人爲邦百年可勝殘去殺其効焉知不出於此哉衛公非能致禍以鼓衆致禍以動人耳目者也杜公非營私徵福有爲而爲之者也申公非僥倖求名者也各處異邑兩賢同心脩治廢祠啓一方起敬慕

之心殆爲吏之善事耳可爲傳乎顧非世吏比取其實以記南道憲司

國朝洪善初涪川縣唐衛國李公祠涪陽西河十

餘里岡阜平衍山水巖從粵有古祠相傳以爲有唐衛國公之祠也祠燬於兵迨今三十有餘年矣洪武五年春三月不雨僉曰昔者旱邑令禱於是必應今茲旱得無爾耶予乃齋沐率僚佐躬詣祠下芟荆榛治瓦礫設木主于祠舉酒上香致敬復爲文以告之未幾雨應明年夏六月又不雨民甚憂予復與僚佐致懷許新公祠弗懈益虔越三日雨降四日雨足民

衛公集

文集

九

卷之九

甚悅種秋穀始成又明年春正月丙子鳩工立木因舊圖新不旬日而樓神有所矣邑人鑿石請記予曰公之嘉庸懿績精忠休烈等山嶽貫金石宜乎圖形凌煙流馨史冊千萬世不朽豈但一邑一祠而已哉公諱靖字藥師京兆三原人於是述其靈驗并其便槩俾來者知所企敬云善初本縣知縣

唐杜牧注

子貢頌夫子之德曰文武之

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遠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近者季孫問冉有曰子於戰學之乎性達之也對曰學之季孫曰事孔子惡乎學冉有曰即學於孔

子者大聖兼該文武並用適聞其戰法猶未之詳也復不知自何代何人分爲二道曰文曰武離而俱行因使搢紳之士不敢言兵或耻言之苟有言者世以爲廢暴異人人自不比數嗚呼亡失根本斯最爲甚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尊大儒術有淮夷叛則出征之夫子相魯公會於夾谷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叱辱齊侯伏不敢動是二大聖人豈不知兵乎周有齊太公秦有王翦漢有韓信趙充國耿弇虞詡段熲魏有司馬懿吳有周瑜蜀有諸葛武侯晉有羊叔子杜元凱梁有韋叡元魏有崔浩周有韋孝寬隋有楊素國朝有李靖李勣裴行儉郭元振如此人者當其一時其所出計畫皆考古校今奇秘長遠策先定於內功後成於外彼壯健輕死善擊刺者供其呼召指使耳豈可知其所由來哉

唐柳宗元傳錄歌談次曲輔
氏憑江淮竟東海命將平之輔公祿稱帝於丹陽詔李勣討之爲奔鯨沛奔鯨沛盪海垠吐雷驛日腥浮雲帝怒下顧哀墊昏授以神柄推元臣謂李孝恭等手援天矛截修鱗披攘蒙霧開海門地平水靜浮天根羲和頤耀乘清氛赫爰溥暢融大鈞右奔鯨沛十八句梁之餘保荆衡巴巫窮南越良將取之不以師蕭統後梁

拒漢水皆附焉武德四年李孝恭李靖討平之爲蒼枿苞枿謝矣惟根之蟠彌巴蔽荆負南極以安曰我舊梁氏緝綏艱難江漢之阻都邑固以完聖人作神武用有臣勇智奮不以衆投跡死地謀敵縱化敵爲家慮則中浩浩海裔不威而同係縲降王定厥功潭漫萬里宣唐風

夷九譯威來從凱還金奏象形容
震赫萬國罔不龍若苞枿二十八句笑歎之大古夷狄莫強焉師大破之降其國告于廟

李靖李勣討之頽利惟
李靖李勣討之頽利惟鐵山靖東開爲鐵山碎鐵山碎大漠舒二虜勁頽利突利連穹廬背北海專坤

隅歲來侵邊或傳於都天子命元帥奮其雄圖破定襄降魁渠

李靖襲定襄破之頽利所親來窮竟窟宅
斥余吾百蠻破膽邊岷威武輝耀明鬼區利澤彌萬祀功不可踰官臣拜手惟帝之暮若鐵山碎二十二句李靖滅吐谷渾而海上爲吐谷渾吐谷渾威強背西海以夸歲侵擾我疆退匿險且避帝謂神武帥往征靖皇家烈烈旆其旗熊虎雜龍蛇王旅千萬人銜枚默無譁東刃踰山微張翼縱漠沙一舉刈羶腥尸骸積如麻除惡務本根况敢遺萌芽洋洋西海水威命窮天涯係虜來王都

稿樂窮休嘉登高望遠詩竟野如春華行者靡不
親戚護要遞凱旋獻清廟萬國思無邪石吐谷渾二
十六句李靖高昌為高昌麴氏雄西北高昌王麴文
通武德十三年侯君集別絕臣外區既恃遠且險縱
傲不我虞烈烈王者師熊螭以為徒龍旗翻海浪駟
騎馳坤隅賁育搏嬰兒一掃不復餘平沙際天極但
見黃雲臣靖執長纓智勇伏囚拘文皇南面坐夷
狄千群趨咸稱天子神往古不得俱獻號天可汗以
覆我國都兵戎不交害各保性與軀右高昌二十二
句唐司空圖三賢贊并序隋大業末房公李公魏公
衛金通纂 十一
同師文中公嘗論其徒曰玄齡也志而密靖也惠而
斷徵也直而遂俾其遭時致力必濟謨庸厥後果然
宜有贊激云三賢志同夙尚儒風以植公忠出遇太
宗諷議從容謀厥群雄君勞臣惕荒夷阻關百千年
杜稷宋呂祖謙通鑑標目武德三年十月趙郡王孝
恭宗圖梁主銑於江陵銑降以歸殺之按新
史岑文本傳河間王孝恭平荊州其下欲掠敘文本
說孝恭曰自隋無道四海救死延頸以望真主蕭氏
君臣決策歸命者意欲去危就安大王誠縱兵剽係
恐江嶺以南向化心沮觀此則銑不當殺明矣唐初

李靖子第宗室征伐四方惟李靖建方面之功然必
以孝恭主兵而靖副之宋兗州刺史銑故梁子孫因
隋之亂保據荆楚非唐之叛臣也唐師伐之銑又以
百姓之故不忍固守而降然則唐初割據之主銑最
無罪高祖誅之淫刑甚矣實華音訓曰昌夏卿直筆
新例云銑得亡國之禮識天命之歸曰橫不足為比
隋末英雄競起非獨銑也及其能以百姓為念其仁
愛誠足憐爾至於守兵者哭而有掠兵十餘萬觀其
兵勢士志猶足以亂江表史臣安可以世克建德為
比而謂之力困計殫乎且諸將嘗請以銑之諸將家
財賞戰士李靖曰降而籍其家後誰復降者諸將既
以降而免銑不當死明矣吾見高祖殺降之過未見
所以為聖也唐太宗貞觀四年三月甲午李靖傳
利可汗以獻夏四月戊戌西北君長詣帝號為天可
汗宋唐仲友論突厥既平若分其故地衆建酋長使
為外臣中國可以息肩喜功不已復受天可汗之號
此最處置之失也蓋既為之王則叛服必勞中國終
唐世所不通故曰有教無類彼以窮歸我我收處內
地將教以禮法職以耕蠶又選酋長入宿衛何患之
邇且光武置南單于卒無叛亡於是中書侍郎顏師

古給事中杜楚客禮部侍郎李百藥等皆勸帝不如
使處河北樹酋長俾統部落視地多少令不相臣國
小權分終不得亢衡中國夏州都督實靜上封曰夷
狄同夫禽獸不可以刑法威不可以仁義教衣食仰
給不務耕桑徒損有為之民以資無益之虜彼首丘
之情未易忘也恐一旦變生犯我王畧莫如因其破
亡之餘加其無妄之福假以賢主之號妻以宗室之
女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權弱勢分易為羈制此
長轡遠御之道帝主考博訪卒度朔方地自幽州屬
靈州建順祐化長四州為都督府割頡利故地左置
衛李通纂
文集
十四
弘道書院
定襄都督右置雲中都督二府統之擢豪酋為將軍
郎將者五百人奉朝請者且百員入長安自籍者數
千戶議者尤以為不便欲建突厥國於河外考博又
奏曰既已納之無故遣去深為可惜與魏徵等爭論
數年不決其後突厥可汗弟結杜謀反帝始悔云宋
司馬光資治通鑑唐太宗貞觀二十三年五月辛酉
衛景武公李靖平唐仲友論靖自因上急變君臣之
義也勳不負李密意氣之交也太宗逆取順守不過
假仁義是以重意氣之交深託李勳至於知君臣大
義如靖者不免於讒毀賴靖忠智有以自明耳太宗

之知人失於此矣宋何去非楊素論戰必勝攻必取
者將之良能也良將之所挾亦曰智勇而已徒智而
無勇則遇勇而挫徒勇而無智則遇智而蹶智足以
役勇勇足以應智然後以戰必勝以攻必取天下其
孰能當之昔者楊素之於隋可謂一代之名將矣而
賀若弼議之謂其特猛將耳非所謂謀將也蓋弼
之過於自負而輕於議人也隋自平陳之役素已為
統帥矣其克敵斬虜功策為多既得陳主而江湖海
公群盜蜂起大者數萬小者數千而素專閭外之權
轉戰萬里窮越嶺海無向不滅已而突厥犯塞宗室
衛李通纂
文集
十五
弘道書院
狎兵而社稷危矣素之授鉞專征其所摧陷者不可
勝計遂空虜庭而清內難然素之兵未嘗小衄隋功
臣無與肩者其為烈亦至矣而弼猶不以謀將處之
特曰猛而已夫目之以猛而不許之以謀蓋所謂徒
勇而無智者矣考素之功烈如此苟其智之不逮則
凡所以決機取勝者其誰之謀也自隋文平一天下
所謂名將者獨韓擒賀若弼史萬歲與素耳擒自平
陳之後不復立尺寸之功獨史萬歲從素征討以
驍勇而弼乃以大將自處而目是三人者皆不能盡
其材亦見其不知量而務以其私言動世主也素之

戰我嚴整而喜誅無戰必求士之過失者斬之以令
常至百輩而先以數百人赴敵陷陣不能而還却者
悉斬之復進以數百人期必陷陣而止是以士皆必
死前無堅敵此邪所以得目之為勇也嗟乎素非有
忍於士也以爲士之必死者乃所以決生必生者乃
所以決死故也唐之善於兵者無若李靖其爲書曰
畏我者不畏敵畏敵者不畏我是以古之名將士卒
而殺其三者威振於敵國殺其一者今行於三軍靖
豈以卒不足愛哉以爲殺一而百奮者可期於勝也
縱一而百惰則情者可期於敗也奮而克敵與天情

衛公遺集

文集

十六

弘道書院

而爲敵所克則是殺者乃所生之愛者乃所害之也
善爲將者能審乎此則無惡乎其苟忍也雖然在素
之術有足以致勝未足以爲勝之工也法曰兵無選
鋒曰北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其啓行者選鋒之
謂也越王勾踐之伐吳其爲士者數萬而又君子六
千人所謂君子者其選鋒也素之所使以陷陣者其
選鋒之謂歟然至有不克而還不免於誅者疑其非
選之特精而養之素厚之士也又嘗觀唐太宗之將
未嘗先以其身親搏戰也必以驍騎勁旅而經營於
其傍或暇臨於其高常若無意於戰其兵既交其闔

皆力而未決也卒然率之而奮士皆殊死突貫其敵
之陣而出其背凡所嬰者無不摧敗猶之二人之相
搏也材鈞而力偶方相持而未決也卒然一夫起其
旁而助之則夫受助者蔑不勝矣此法所謂以正合
以奇勝者也使素之所用以爲鋒者皆精其選而又
量敵之堅脆以遣之使其必足以陷敵無志乎不克
而還又加之誅而常出於唐太宗之奇則如弱者亦
可得而安議矣宋孫之翰唐太宗命李靖討吐谷
論天子善任人而能至威柄則大臣不驕太臣不驕
則中外自肅太宗以吐渾拒命一日謂侍臣曰欲李

衛公遺集

文集

十七

弘道書院

靖爲帥討之靖功名之大當世勳臣方以老病家居
聞其言亟見執政請行天子使大臣如是功名不逮
於靖筋力未衰於靖者敢驕慢乎人臣不敢驕慢則
各盡其才節人臣各盡才節天下事不足治矣天子
使人至是者無他善任人而能至威柄也孫之翰唐
太宗時議李靖命爲僕射論太宗之明李靖之賢君
臣之心可無間矣况靖深入虜地方成大功安得容
讒人之言且謂靖軍無綱紀致虜中奇寶散於亂兵
之手此不識事體之言也靖善用兵法今素整以少
精騎深入虜中無綱紀安能成功乎虜中奇寶若果

有之散之兵衆正得事宜突厥凌中國久矣一日平之張天威雪國耻安邊寧人非靖盡心兵衆盡力何以成此功以寶貨散之軍衆是上不奉君欲下足恩衆心故謂正得事宜但不知寶貨之有無爾太宗爲君何至以奇寶爲意猜疑賢將尚賴仁明之德不行重責靖之忠誠無所缺望不然君臣之間兩有大過矣及數月始悔其事命靖爲相亦足光其功德宜罪讒人以戒於後世可也

房山先生文集卷之六 兵部 房山先生文集卷之六 兵部 房山先生文集卷之六 兵部

助太宗者也房杜濟太宗者也雖然使房杜有伊周之學能與三代之制度以副太宗之所好彼其自喜宜如何而豈復快心於一高麗哉號令典刑悉因隋舊僅得魏徵仁義之說以輔之固足濟太宗之武使不至於如隋終豈免於偏勝封建井田肉刑明堂之屬不能建明而顧以空言止高麗之伐哉

通鑑纂要卷之八 太宗 通鑑纂要卷之八 太宗 通鑑纂要卷之八 太宗 通鑑纂要卷之八 太宗

如何對曰往歷天威薄展微效今殘年朽骨惟擬此行陛下誠不棄疾且瘳矣太宗愍其老不許太宗欲取高麗若委之靖固能辦之然太宗方欲以高麗爲己功故棄靖不用耳所以無功之可紀也

六韜直解藝文志云太公二百三十七篇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注曰尚父本有道者或者近世有以爲太公術者所增加也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孝成時任宏論次兵書俱不載所謂六韜者唐李靖獨言張良所學太公六韜三畧是也豈六韜三畧其先本太公遺書周史黃石公推演而增加之歟

之歟國朝李衛公祠諡曾於南廣錫靈祠清豁于今復見之血食自應垂永世勲名何止冠當時間花野草春風在枯木寒鴉夕照遲亦有殘碑寫西嶽摩挲不覺鬢成絲

唐宋以迄于今名臣如李衛公如裴晉公如顏平原魯公皆一時爲國文武效用之人言辭筆札大書深刻炳焉煥焉於祠屋之間不可誣也亦嘗有過焉而讀讀焉而思者乎晉公題名馬總韓愈諸人皆在蓋平淮出師時蹟也之數人者其氏名功烈人喜談而樂道之如昨日然蓋將與嶽之神相爲無窮生則爲

名臣死則為明神其諸公之謂乎多然卒雖盡故姑錄平日所見纂之使公商
征當時有平發頌未得其文尚俟續書焉

衛公通纂

文集

卷第三

唐李衛公通纂卷第三

唐李衛公通纂卷第三

遺作纂

衛公上西嶽書布衣李靖不揆狂簡獻書西嶽大王
閣下靖聞上清下濁爰分天地之儀晝明夜昏乃著
人神之道又聞聰明正直依人而行至誠感神信不
虛矣伏惟 大王嵯峨擅德肅爽凝威為靈術百
神配位名雄四岳是以歷像清廟作鎮金方遐窺歷
代哲王莫不順時禋祀興雲致雨天寶肯從轉尊為
祥何有不賴嗚呼靖者一丈夫耳何得進不偶用退
不獲安呼吸若窮池之魚進退似失林之鳥憂傷之
心不能自已社稷凌遲宇宙傾覆奸雄競逐郡縣土
崩遂欲建義橫行雲飛電掃斬鯨鯢而清海岳卷氛
祲以開山河使萬姓昭蘇庶物昌運即應天順時之
作也又太寶不可以濫據欲仗劍竭節未有飛龍在
天捧忠義之心身傾濟世志吐肝膽於陛下惟神鑒
之願告進退之機得遂平生之志有寶德之時終陳
擊鼓若三問不對亦何神之有靈然後靖即斬大王
頭焚其廟建縱橫之畧亦未晚也惟神裁之

凡出兵且以二萬人為準分為七軍中
軍四千人左右虞候二軍各二千八百人左右四軍

各二千六百人總而言之得三萬人內取萬四千人爲二百八十隊出戰六千守輜重凡中軍四千人內揀戰兵二千八百人五十人爲一隊計五十六隊其間弩手四百弓手四百馬軍千跳盪五百奇兵五百左右虞候軍各二千八百人每軍取戰兵一千九百人弩手三百弓手三百馬軍五百跳盪四百奇兵四百左右軍各二千六百人每軍內揀戰兵一千八百五十人弩手二百五十弓手三百馬軍五百跳盪四百奇兵四百凡出戰布陣先後右虞候軍引出次右軍次中軍次後軍次左軍次左虞候軍自馬軍八十隊外其步軍二百隊中軍三十六隊左右虞候兩軍各二十八隊左右廂四軍各二十七隊須先置大隊以三十隊或作三隊合爲一隊防賊併兵衝突其隊在陣中安置使均其大隊五十隊或作五隊中軍三隊餘六軍各二隊通五十七隊合有七十隊或作七十爲戰駐等隊其馬軍各在當戰駐隊後左右下馬立布陣訖鼓音發其弩手去賊百五十步卽發箭弓手去賊六十步卽發箭若賊至二十步內卽射手合弓弩令駐隊人收其射手先絡膊將刀棒自隨卽與戰鋒隊齊入奮擊戰鋒每隊重行在戰隊前聞鼓聲卽入也其

馬軍跳盪奇兵不得輒動若步兵被賊賊逐則跳盪馬軍奇兵迎前騰擊步兵須却回整頓援前若跳盪奇兵又爲賊排退戰鋒等隊卽須齊進奮擊如擊賊退馬軍亦不得遠追審知賊勢散亂然後進襲敗賊也收軍其舉槍卷旗一依教法如營不牢固無險可隊充驍隊令堅營壘若營牢固持即軍中量抽一兩不要防守其驍隊亦不須出戰若敵人恃險因山布陣不得橫列兵士分立則宜爲立戰陣法其法弩手弓手與戰鋒隊相間引前駐隊兩邊相翼布列既定諸軍聽角聲展旗簇隊看大將黃旗向敵亞鼓聲動諸軍弩手弓手及戰鋒隊各令人捉馬一時籠槍大呼齊入若弩手弓手戰鋒等隊排比回還卽跳盪奇兵再入如見黃旗却立不亞及聞擊鉦聲乃止膊上架槍引還各於舊處排立如聞角聲卽卷幡簇隊如便故散更聽鼓角聲依軍次還營此出戰布兵之大率也其便宜變易則接諸陣之法○凡軍行遇敵既縮馬方陣待戰陣具陣敵人或擊我前或擊我後進止未得者其陣中間充忌斷絕須速令總管部勒逐方面兵相承勿斷也○凡兵出戰每營跳盪馬軍隊戰鋒隊駐隊等分爲五等各將領出時先用某等兵入戰若續者益兵則更令一等進如此至盡

五等輜重隊不得輒用○凡兵每隊有隊頭六須隊頭前引則戰次立執旗次立左僊旗在左右僊旗在右次即隊兵分作五行在僊旗後左右均立第一行戰鋒七人第二行八人第三行九人第四行十人第五行十一人五行皆鮮鏗布列爲隊也○凡戰隊皆以副隊頭一人執刀押後觀兵士不入陣者斬果毅領僊人執刀又居後督戰觀不入陣者斬兵士盡須知左膊右肩行立依次○凡隊頭與賊鬪迫賊即左右僊旗急須赴前救援若僊旗又被賊迫賊即行內急前救援前行進救爲賊所迫則行準前進救之○

來則設伏退軍誘之○凡駐軍結陣不得包原隰險阻在內○凡前有深草我則緩行以待之候賊來入草則焚之賊若守不進我則迂路攻之○凡糧道易絕雖有大利不宜深入○凡前無虜掠糧不支月不宜深入○凡暴寒暑雖見大利不宜進攻○凡賊無故退軍不可進逐○凡賊守隘險我不得前進則易路退軍以誘之○凡兵趨賊帳或中道遇大城要害須下之或備之而後過○凡與敵相迎我從直路置賊迂路使之力疲可勝○凡前路有險阻賊又回守則示利誘之潛令人取背奪之○凡未測彼情雖遇羸弱不進攻之○凡賊半隱半見似驚似亂必有謀不進攻之○凡賊數來掠我激怒士衆或偏師挑戰者不須應之恐設伏陷軍○凡賊入隘口待十過其三則從後促脅之如賊驚亂即奮兵橫斷之然後戰○凡賊出隘口來關候其半出擊之左右夾攻斷其進退之路可全虜○凡賊隊暴來掠吾苗稼牛羊者當勿擊其銳按兵自固候其暮去必重掠力疲其心亦恐退還務速行隊不屬我則追擊之○凡賊來震威部伍又整我須且擇險地自固早詢禁掠無激其怒賊既衆又且日久伺其懈怠或方食時可急擊也

○凡兵士當戰不得離隊獻功恐為賊所乘○凡擊敵營陣初破不得更捉生口○凡戰勝還奔約三百步則須收軍整隊恐賊窮返關軍亂難整遣候騎審探若已潰則長驅追襲仍分散逐之勿令賊聚得聚○凡賊敗而走追之防有救援過一里且止則嚴兵緩進常去十里隨之晝則時驚之令不得食夜則以火照之以鼓脅之令不得宿野

衛法 古今以來臨戎對敵每作四面陣周同受敵以為必固儻若選鋒而擊之其陣必破此非天殃將之失也故或作鳥陣或作蛇陣皆以隊伍步騎相接或被衝破一處即敗散不全大將避潰師之罪移過於下遂使驍勇小將無罪受誅今則翻成定制各立陣名部曲分關各明奇正若失一陣則斬一將形勢既就諸戰陣相應猶手臂相救以此攻守萬無一失然以中軍為中黃陣次有若前衝後衝左突右擊白雲青蛇大赤大黑摧兇決勝先鋒破敵以上除中黃之外餘十二陣以應十二辰○大黑子○大赤午○破敵丑○左突寅○青蛇卯○摧兇辰○前衝巳○先鋒未○右擊申○白雲酉○決勝戌○後衝亥

此每八百人為一小方陣陣周圍十二步每隊三十

人中間二百人並騎射長槍短兵等伏在陣中隨便衝擊其白雲青蛇大赤大黑既擬掩尾起追每陣加騎長槍一百人凡都計馬步軍共萬八百人成一大陣其中三千人是騎射長槍馬軍除中黃大黑大赤白雲青蛇之外餘八陣每陣抽騎射弓弩一百人共八百人充遊奕軍挑戰亂兵引敵如兵少即於隊中藏人兵多即於隊中加數必要存其陣隊止即為營動即為陣逢賊告急鼓聲一發陣即立成更不在旁煩指布此則應變之法出入如神攻取皆勝所謂無敵其小陣皆有四頭每頭配勇將一人用戰鼓一面

衛法 中央立一大旗號凡每面如有賊來攻擊即諸陣相應欲救南陣即向南鼓動八百人一時順同向南轉戰東西北同此只轉步兵騎兵不移每陣相去廣狹一百步狀如衝陣設詐挑戰引之令又即背他陣突出弓弩騎射長槍左右夾擊前抄其背後掩其尾是以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

茲不備錄

一卷 李靖六韜三卷

卷三行

唐李衛公通纂卷第三

三卷載公南征事詳承裕曰史稱衛公素資文武出孤陋所得僅于百之一二

衛公通纂

唐李衛公通纂卷第三

唐李衛公通纂卷第四

存蹟纂

唐莫休符風土記臨桂子城在濰江之西周三里十有八步高一丈二尺李靖所築也南門曰瞻仙東門曰東江西門曰靜江

元程瑁雲陽志李衛公屯軍戌在縣東北十里即孟店鎮也城址尚存俗謂衛公養老宮

西北即清谷河上流衛公嘗提兵駐此後人因以名川衛公觀星臺在屯軍戌西衛公嘗於此屯兵因作臺以觀天象遺基存焉

衛公通纂

臨城縣志唐衛國李公祠在縣東北三十里宋紹聖初創建元至元間重建歷封靈顯王加封靈澤王

國朝洪武三年錫號唐衛國李景武之神有司歲祀宋司戶參軍張山記

山西通志唐衛公祠在上黨東北六十里元河北河南道憲司宋勃記

臨汾縣志唐李衛公祠在縣東北二里洪武八年重建

潞州志唐衛公祠在州東一里元至元三年建

建

唐李衛公祠在州西南三十里松嶺山旁

有靈巖寺公率兵北征突厥時經此寺奉視諸僧不忍去後因立廟

唐李衛公祠在縣東十餘里 國朝洪武

七年重修知縣洪善初記

唐李衛公廟在城東七星山下宋紹聖二

年建乾道間重修公嘗有大功於桂士民敬而祀之

過如建初擬其目為故蹟而祠廟以下是後人崇德

定為存蹟焉

衛公通纂

李衛

二

弘治書院

提領生徒

王廷獻

楊子美

繕寫生徒

來時熙

檢書生徒

郝大業

此集舊版存三十二張缺二十八張 道光十

八年閏四月孟熙李公補刻焉 閩山王稷識

唐李衛公通纂卷第四終

李衛公通纂四卷 直隸總督 採進本

明王承裕撰承裕字天宇三原人吏部尚書恕之

子宏治癸丑進士官至南京戶部尚書諡康僖事

迹附見明史恕傳承裕與唐李靖為同里故既為

建祠又纂其遺事為此書明史藝文志著錄作四

卷此本凡史牒纂一卷遺作纂一卷文集纂一卷

存蹟纂一卷與明志合所載皆習見之文至李衛

公問對一書出自阮逸偽托而一概列入絕無辨

證可知其考訂之疎矣

朱子實紀十二卷

〔明〕戴銑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正德八年鮑雄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朱子實紀
十二卷》提要

刻朱子實紀序

朱子實紀一十二卷發源
載氏所編而刻於歙鮑樵
氏予在白鹿洞書院歲朱
子出處事會得實紀而
覽惻愴俛仰於是慨然而
悲焉按實紀朱子年二十
二仕七十致仕中間五十
年更事四朝然官不過待
制在外者九考立朝則四

十日而已白鹿洞建書院
也時年五十矣猶知南康
軍事於戲何其遇不易至
此哉它不必論孝宗者非
宗之英明君哉亦不為不
知公三十年間詔對垂拱
殿者一延和殿者二而已
豈所謂多退而寒者至
耶世常言用舍有命而閔
運數故以文帝之明而使

賈誼李廣沒於下位有武
帝之好文而董仲舒不能
安諸其朝夫宗之南也斯
則何時而可以漢之二帝
諉耶故知賢而不好是曰
不知好而不用是曰不好
用而不專猶不用也若孝
宗者於公為用耶好耶知
耶於戲雖之哉當是時大
臣知公者陳俊卿輩數人

身之寡矣舉者已歟者繼
引者厄嫉者力黃氏狀公
行曰百年論言必有知愚
言者予讀之未嘗不泣然
而悲也公既沒於是大人
君子宗其學達官顯夫程
其猷言臣文士頌其業門
人發明其授受見者懷其
儀刑罔者淑其緒理薄海
內外遵誦其書於是謚贈

議於上祠廟建於下蔭錄
及其子孫蓋編不俟百年
而遂已之何則水平則鑑
物故賢者沮抑於生時而
論每空於身後者以平也
然於宋則何補矣人曰仲
尼之不遇春秋不幸萬
世之幸如是則公之遇不
遇吾又奚悲戴氏名銑字
寶之為給事中卒有謚曰

江愈者戴甥也以實紀親
雄先世名元康者嘗復
朱子祠田也文載實紀中
三人者誠朱子鄉人云

明正德八年冬十一月朔

朱子實紀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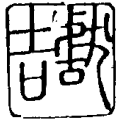
六

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江

西按察司副使奉

勅授學士郡李夢陽撰并

書



朱子實紀序

朱子實紀紀朱子之始末與夫今昔尊崇之實也
舊名年譜今更曰實紀何也謂之年譜則紹乎前
彰乎後者不足以該必曰實紀然後并包而無遺
亦猶史家有世表年表總謂之實錄也或曰堯舜
始末孔子紀于典孔子始末馬遷紀于世家漢溪
伊川始末朱子紀于事狀年譜是編亦擬孔朱而
作歟鏡避席而對曰不然此果齋李氏之書屢經
鉅補頗涉淆舛加以事或逸于時文寔增于後未
有裨其全者然於朱子受罔極之恩且為鄉後輩
與有瞻隆之責過不自揆竊因其舊而脩之釐為
十有二卷以致景行之私非敢妄作也夫堯舜周
程之事固賴孔朱以傳乃若孔子雖無世家而六
經之昭于萬世者自若朱子雖無實紀亦奚病其
書之昭于萬世哉書昭于萬世即道之昭于萬世
何賴乎此編也抑朱子嘗言伊川年譜不能保無
謬誤此固夫子自道亦足以見紀述之難大賢且
然矧區區小子乎同志君子幸原其僭而加訂之
以讀之者有以觀朱子德業之全而興起焉得有
所據以為希賢希聖之階則其為助似當不小爾

正德丙寅歲十月朔旦後學婺源戴鏡謹書

朱子實紀序

八

朱文公先生年譜序

天生斯民必有出乎其類者為之君師以任先覺之責然而非一人所能自為也必並生錯出交脩互發然後道章而化成是故有堯舜則有禹皋陶有湯文則有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各當其世觀其會通以盡其所當為之分然後天衷以位人極以立萬世之標準以定雖氣數訕信之不齊而天之愛人閱千古如一日也自此閭節授之法壞射飲讀法之禮無所於行君師之枋移於孔子則又有冉閔顏曾群弟子左右羽翼之微言大義天開日揭萬物咸覩自孔子沒則諸子已有不能盡得其傳者於是子思孟子又為之闡幽明微著熾辨似而後孔氏之道歷萬世而亡敝嗚呼是不曰天之所命而誰實為之秦漢以來諸儒生於籍去書焚師異指殊之後不惟孔道晦蝕孟氏之說亦鮮知之千數百年間何可謂無人則往往孤立寡儔倡焉莫之和也絕焉莫之續也乃至國朝之盛南自湖湘北至河洛西極關輔地之相去何翅千有餘里而大儒輩出聲應氣求若合符節曰極曰誠曰仁曰道曰中曰恕曰性命曰氣質曰天理曰人欲曰陰陽鬼神若此等類凡皆聖門講學之樞

要而千數百年習浮踵陋莫知其說者至是脫然如
沈疴之間大寐之醒至于呂謝游揚尹張侯胡諸儒
切磋究之分別白之亦幾無餘蘊矣然而絕之久而
復之難傳者寡而咻者衆也朱文公先生始以彊志
博見凌高厲空自受學延平李子退然如將弗勝於
是歛華就實反博歸約迨其蓄久而思渾資深而行
熟則貫精粗合外內群獻之精蘊百家之異指毫分
縷析如視諸掌張宣公呂成公同心協力以闡先聖
之道而僅及中身論述靡竟惟先生巍然獨存中更
學禁自信益篤蓋自易詩中庸大學論語孟子悉為
之推明演繹以至三禮孝經下迨屈韓之文周程邵
張之書司馬氏之史先正之言行亦各為之論著然
後帝王經世之規聖賢新民之學繁然中興學者習
其讀惟其義則知三才一本道器一致幽探乎無極
大極之妙而實不離乎匹夫匹婦之所知大至於位
天地育萬物而實不外乎暗室屋漏之無愧蓋至近
而遠至顯而微非若棄倫絕學者之慕乎高而譁世
取寵者之安於卑也猗其盛歟吾友李公晦方子常
輯先生之言行今高安洪史君友成為之錄木以壽
其傳高安之弟天成屬予識其卷首嗚呼帝王不作

而洙泗之教興微孟子吾不知大道之與異端孰
為勝負也聖賢既熄而關洛之學興微朱子亦未知
聖傳之與俗學果孰為顯晦也韓子謂孟子之功不
在禹下子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子生也後雖不
及事先生而與公晦及輔漢卿廣音者嘗共學焉故
不敢以固陋辭
年 月 日臨印魏
了翁序
文公先生年譜序
洪武二十七年甲戌秋我文公闕里掌祠事朱境以
書告曰年譜謀錄諸梓邑賢令佐斯文朋友願就微
猷敢以序文為請嗚呼大賢君子一動一靜一語一
默無非教也况吾文公之年譜乎哉刊以傳示於人
固其宜也然在當時年譜與行狀二文並傳故年譜
所載求師取友注述本末出處進退居官蒞政前後
次第悉詳年月書之而行狀則惟以發明求端用力
之精義微旨造道成德之淵奧要歸所以承先聖道
統之傳信有在也昔伊川撰明道行狀而伊川之年
譜行述則有待於文公嗚呼大賢君子盛德形容良
不易易也此康節墓誌所以惟屬之明道而濂溪之
行述亦待吾文公而後方為撰述蓋惟聖賢能知聖

賢故也中庸稱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均之而聖人也達而在上則立君道以正萬方窮而在下則立師道以教萬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達而在上之聖人也立君道以正萬方者也仲尼窮而在下之聖人也先儒有言孔子集羣聖之大成而朱子則集諸儒之大成是亦所謂立師道以教萬世者與今文公之學薄海內外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家有其書人誦其言然經焚之餘此文或不能盡見也以平日仰慕之心誠得此而寓目焉則其感發興起若時雨之露

朱子集序

慨自有不能已者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其是之謂與若邑令佐倡率刊行而前廣西護衛知事李文徵辭疾家居集議督工力就厥緒均知崇尚斯文以隆治化咸可尚也故不敢辭以復命于掌祠云是歲之九月三日庚子後學汪仲魯謹序

文公先生年譜重刊序

五星聚奎而機發於先紫氣出井而瑞徵於後天生豪傑斯文在茲則我朱夫子之生也有自來矣其資也至明其質也至粹其氣也至大至剛故其學窮天地之理盡人物之性博極群書折衷衆論直以醇洙

泗之源疏濬洛之流會而通之止於至當之歸孔子曰天之未喪斯文千五百年於此矣其書傳之天下後世徧華夷讀之者尊之信之於往聖所作先賢所述咸得其指歸而不為他岐之惑其有功於道學自孔孟而下至周程數子孰有加於此哉新安婺源乃朱夫子父母之邦其先世丘墓舊居宅里咸在比魯闕里廟祀攸宜括蒼葉公公回來為邑丞既新厥廟復以年譜舊刊本板文字磨滅漫不可辨謀欲重刊爰得舊本若行狀褒典記文附於年譜之後者與邑之儒士孫對拱悉加校讎補其遺闕正其訛繆命

朱子集序

工鉅梓徵序於予嗚呼文運之興固繫於天道統之傳實在於人我朱夫子自少至老注意經傳銳情治教以斯道為己任積歲累月竟無虛日天地之心生民之命於焉以立木鐸再鳴不可誣也今賢佐復能刊正是編嘉惠後學使得於觀感者如親見先師於平生言是為則行是為法動足為道以為萬世法程甚盛心也故不自揆僭序其畧以表為政者知治化之本云宣德六年冬十二月既望德興後學孫原貞謹序



太師徽國文公像

右像乃朱氏家廟所藏文公六

十一歲時所寫真也茲謹模真

卷端使學者得以想見

大賢道德之氣象云

朱子實紀凡例

一是書首列道統源流見朱子之學上有所承列世系源流見篤生大賢遠有所自而子孫世次附焉

一果齋李氏著紫陽年譜三卷原本不存久矣宣德間發源刻本頗有疎脫今取朱子語類大全集行狀本傳道命錄李心傳年譜節略邵瑋等書參互考訂訛者正之畧者詳之其論著關繫之大舊或未載而歲月可考者增入逐年之下間有引證及附鄙見一二皆稱按以別之

一年譜舊本附錄勉齋黃氏所撰行狀今增以宋史本傳

一朱子故鄉及宦寓之處廟宅祠院在在有之今據一統志徽州志建寧志等書所載以類編入一朱子門人甚衆今據語錄姓氏德靖考亭淵源錄宋端等書畧節編載其號稱高第有著述者居先錄有問答及見稱許者次之或姓字爵邑僅存者實于后惟西山真氏私淑而得正傳配享祠堂故亦入高第之列

一年譜舊本附錄朱子授官誥詞今增以謚議封

誥優崇公移及銘贊祭告諸文

一讚述紀題諸文其作者必稱名尊朱子也名下著其字號爵邑朝代各隨所稱未有所考者闕之

一舊載并新增古今名公詩文凡為朱子而作者其序次惟以廟宅祠院等類為別不以人之先後主於備事亦不敢有所去取

凡例畢

朱子實紀凡例

三

朱子實紀目錄

第一卷

道統源流

世系源流

第二卷

年譜

第三卷

年譜

第四卷

年譜

第五卷

行狀

第六卷

宋史本傳

第七卷

廟宅 祠書院墓坊亭附

第八卷

朱子門人

第九卷

褒典

朱子實紀目錄

四



第十卷

讚述祝詞

銘贊 事實

第十一卷

紀題碑記

序 跋 上 梁 文

第十二卷

紀題詩詞

目錄

朱子實紀卷之一

道統源流

世系源流

道統源流

周靈王二十一年庚戌冬十月庚子孔子生

昌平鄉陳邑人仕魯為大司寇攝相事卒魯哀公

誅之曰尼父西漢元始元年追謚褒成宣尼公東

漢永元四年封褒尊侯後魏太和十六年改謚文

聖尼父後周大象二年進封鄒國公隋贈先師尼

父唐貞觀二年升為先聖十一年尊為宣父乾封

元年贈太師天授元年封隆道公開元二十七年

追謚文宣王宋大中祥符元年加謚宣聖文宣王

五年改為至聖文宣王元大德十一年加封大成

武聖文宣王詔封爵仍舊實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之道為萬世道德之宗主

孔子傳之顏子

開元二十七年加贈復聖公

元至順二年加贈聖公

元二十七年贈太師少師太極元年加贈太師太保開元

二十七年贈太師少師太極元年加贈太師太保開元

聖元至順二年加贈宗聖公

曾子傳之子思子

封沂國公配享先聖元

子思子傳之孟子

順二年加贈亞聖公

至宋濂溪先生周子

郎中分司南京贈宣奉大夫謚元靖祐元年追

封汝南伯從祀孔子元至順六年加封道國公

得孟氏不傳之統

周子傳之明道先生程子名顥字伯淳號明道河南伯從祀孔廟元正寺丞順六年加封諡國公

伊川先生程子名顥字正叔號伊川明道先生之弟仕宋任左通直郎崇政殿說書

二程子傳之龜山楊先生名時字中立號龜山年進士歷官工部侍郎龍圖閣直學士謚文

楊先生傳之豫章羅先生名從彥字仲素號豫章先生授博羅縣主簿謚文質

羅先生傳之延平李先生名侗字愿中劍州先生

李先生傳之晦庵先生朱子名熹字仲晦號晦庵興十八年進士歷官煥章閣待制朝奉大夫謚文

實集諸儒之大成

靖文

見宋舊記

世系源流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瑒 廷雋 昭元 惟南 振

朱氏其先吳字文和按朱字致堯生子

之貴中瑒為陶氏世譜序云

祐中瑒為陶氏世譜序云

諱古瑒以兵持承旨之疏

三千茂瑒以兵持承旨之疏

因家焉官制亦不見然則

茶院朱氏始弟矣生有昭

祖卒美邑之元

傳同生子廷

絢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絢 絢 絢 絢 絢

字義夫即 字良材隨 字喬年號 即朱子事

生 子 子 子 子

絢 絢 絢 絢 絢

絢 絢 絢 絢 絢

絢 絢 絢 絢 絢

絢 絢 絢 絢 絢

絢 絢 絢 絢 絢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朱子實紀卷之二

宋高宗建炎四年庚戌九月甲寅朱子生于延平尤

宋子先世居鄆州之黃陂唐天祐中遠祖瓌以刺史陶雅命領兵三千戍婺源

因家邑之萬安鄉松巖里七傳至韋齋先生松當
宣和末尉建之政和丁外艱時方臘亂睦道梗且

貧不能歸遂葬其親于政和設國寺之側自後性
來僑寓建劔二州是歲館于鄭氏而朱子生焉○

按甲寅乃是月十五日相傳朱子生時婺源故宅井中有紫氣見

紹興元年辛亥朱子二歲

二年壬子朱子三歲

三年癸丑朱子曰附曰附於天又問天何所附韋齊韋齊奇

之○按行狀云能言韋齋指示曰此天也問曰天

之上何物章齋異之與此所記不同然當是事

三四歲時也

五歲上學矣○按朱子小名沈郎

小字季延此云五一蓋以行誦耳

王立乙卯六歲
六手丙辰朱子

六年丙辰七歲
七年丁巳朱子甫孝至大義書八字於其上曰若

十一日八歲五方無不如此便不成人。

砂列八卦端坐默視

九
子
朱
好
自
知
力
學
聞
長
者
言
取
不
忘
按
語

力云日三十歲自癸丑至丁未一車云

十數歲時讀孟子至聖人亦易做

十年庚申朱子十歲春韋齋出知饒州旋請祠朱子

傳學於家庭初韋齋師豫章羅仲素先生與延平

所傳河洛之學獨得古先聖賢不傳之遺意於是

益自刻厲痛刮浮華以趨本實日誦大學中庸之

書以用力於致良知誠意之地自謂于急害道因取

自來

十一年辛酉朱子十歲

十二年壬戌朱子十一歲三月辛亥丁韋齋憂

水南亭年稟學于胡籍溪劉草堂劉屏山三君子

之門先是韋齋疾革手自為書以家事屬必傳劉

致中少傳之弟子輩彥中且顧謂朱子以此三人

事之而惟其言有淵源吾所教者乃為築室於其

第以三君子之門人而數年教如子姪而白雲劉

公籍溪胡公最久焉然不數年屏山劉公相繼而下

病時某以童子侍疾一日請屏山劉公相繼而下

生乃欣然告曰吾於易得入德之門焉所謂道不遠

者不日於根春容時字於易得入德之門焉所謂道

德不日於根春容時字於易得入德之門焉所謂道

書門符佩韋是畏其期望之意如此朱子晚歲猶

得也草堂墓表有云初在太學訪師蓋識父師之傳

歸過南郡見元城劉公過則陵之見龜山楊公皆請

業馮先生拜受其言精思力行踐履日進莊篤

有見於學受學可謂明其言曰心為物漬故不能

克已歸功於山也耶由是有一意下學然嘆曰所謂

諸生歸功於山也耶由是有一意下學然嘆曰所謂

大畧如此

十四年甲子朱子十歲葬韋齋于西塔山在崇安縣

後改葬于武夷鄉上梅里寂歷山中峰之原○按

朱子皇考遷墓記云乾道六年七月遷于里之白

山豈韋齋之墓嘗再遷歟然行狀成於慶元五年

止云初歲地勢卑濕不著白水之遷成於慶元五

其後始卜遷寂歷升但明年庚申朱子沒矣不知

十五年乙丑朱子十六歲○按語錄云某年十五

營一段解得痛切讀之未

十六年丙寅朱子十七歲○按語錄云某年

十七年丁卯朱子十八歲○按語錄云某年

常一後生三篇錄云某年十七八讀中庸大學每

十八年戊辰朱子十九歲春登進士第王佐榜第五

語錄云某少年時做得十五六篇義後來只如此

發舉及第人但不可不當作文字及其得也如此

斷此或問先生省試報罷時如何云某年十五自

亦嘗留心于禪一及去赴試時便會一意思去胡

見他說得也然好及去赴試時便會一意思去胡

動了遂得舉夏准勅賜同進士出身

始猶能食已則去朱子為文初論之以為學如不
及尺寸之除也今或謂諸山晨起入學未及日中而
各已散去豈愛日之意哉蓋今日之學者舍科舉而
遊之業則無為也故苟足應有司之求則可以得志
而後已者果何為而然哉諸君愛日不倦則可以死
於科舉斯已矣所以為學則將有欲已而不能者因
秀民充第子負得則將有欲已而不能者因科舉之
居教授常百餘人行峻不為愛敬之有柯翰者家之
益有所嚴釋不為愛敬之有柯翰者家之
趣而理義有以博其心則亦無區區防之於法所
漸摩之義以學博其心則亦無區區防之於法所
壬寅二先紀子寅次丁酉則

二十四年甲戌朱子二歲七月子塾生

朱子實紀卷二

六

二十五乙亥朱子二歲正月請于府書歸建府中
故閣以藏之而為之守視出內暴涼之禁戒又料簡
學術名節者得可也○縣學釋奠舊例以人吏祠以
事禮朱子至求政和五禮興新儀印更相參考無之乃
周禮訓釋外明○朱子常平州縣事學士得大日夕觀
臨事無外○朱子常平州縣事學士得大日夕觀
凡州縣官民所應考釋義著論以為宜大夫庶民之
好禮者誦其州縣刊印而頒之民問擇士之篤厚
州縣使行禮者有禮焉其祭器祭服皆給一人為之
之圖與書並頒之禮書之其祭器祭服皆給一人為之
錄云在同安夜而歲之其祭器祭服皆給一人為之
為學須是專心致志乃知

二十六丙子朱子十七歲七月考滿代者不至按語
同安簿滿到泉州候批書客邸借冬奉檄走旁郡
得孟子一冊子細讀方尋得本意

二十七丁丑朱子十八歲春返同安館于陳氏○六
冬十月代者卒不至以四考滿罷歸其教民懷其
祠于學立

二十八戊寅朱子十九歲正月見李先生于延平○
十一月以養親丐祠十二月差監潭州南嶽廟歸
於仕進泊如也

二十九己卯朱子三十歲○三月八月召赴行
在辭用執政陳十一省劄趣行辭朱子方控辭

朱子實紀卷二

七

抑奔競知祖之者以故不就○是歲籍溪胡公仇
詎我知謾將行止驗天機猿鶴有詩曰執我仇
先生袖手歸其後又寄詩曰先生去上芸香閣
老新我身角冠留取幽人空谷一川風月要人
看變舊意萬古青翠作屏晚來相對空谷一川
自重舒卷之意亦可畧見五峯胡公好為詩有
山中雲出雨太虛一洗塵埃山更好似為青溪
以互其相發明故附焉

三十年庚辰朱子三十一歲冬見李先生于延平退寓舍
院閱月而後去○按是歲延平與朱子書云聞召
命不置復有指揮今來亦執前說辭之甚佳蓋守
之已定自應如此

三曰戰曰守曰和此三說者是而非相攻可否相奪
談者各飾其私聽者不勝其眩由不拆衷於義理

和者而其說不出於利害之間又其餘則忘其嘯

履所序六戊午
議為之流涕

二年丙戌朱子三

三年丁亥朱子三
八月如長沙訪南軒張公道經

昭武謁黃端明
俱尊明名中宇通老朱子以其齒德

而見之○九月抵長沙留止兩月而月矣荷

子與曹晉叔書云此月八日止兩月矣荷

敬夫愛予甚篤相與講明其所未聞月矣荷

益敬夫學問愈高所見卓然議論出人意表近讀

其語說不覺胃中灑然服又南軒贈行詩

曰遺經得綢繆心中灑然服又南軒贈行詩

全牛朱子答詩曰昔我抱冰炭從君識乾坤始知

太極蓋要妙詩曰昔我抱冰炭從君識乾坤始知

茲酌醉莫處特達見本根萬化從此流千聖同茲源

從延平李先生學受初不煩萬化從此流千聖同茲源

之旨未達而先生受初不煩萬化從此流千聖同茲源

往從而問焉是時范念德侍行嘗言二先生論中

庸之義三日夜而不能合其後朱子卒更定其說

以此觀之則二先生晤聚講論而深相契十一月

者大畧可見而未發之旨蓋終有未合也十一月

庚午偕南軒登衡嶽至嶺南已丑除樞密

院編脩用執政陳俊卿命劉珙十二月至自長沙南

軒別後遂得范伯崇林擇之東歸擬拾

道中所作詩得二百餘篇名東歸擬拾

起就職辭中省乞嶽
七月大水奉府檄行祖水災

省劉再越就職又辭
親去國朱子遂力辭詳見吹

相汪尚書諸書丞

五年己丑朱子四
正月戊午子在生○六月作大

九月戊午丁母孺人祝氏憂八月省制復行會

歲士確之女後贈願人追封粵國夫人○按朱子

於父母墳墓所託之鄉人必加禮敬已以上則拜

六年庚寅朱子四
正月癸酉葬祝孺人于後山天

湖之陽在陽縣崇泰里名曰家禮成朱子居喪

酌居墓側旦望則歸奠几筵蓋自始死至祥禫共

酌古今咸盡其變因成喪祭禮又推之於冠婚共

為一編命曰家禮既成為一童行痛去至易黃後

其書始出其間有與先生晚歲之論不合者黃後

未暇更定○七月作皇考朱府君遷墓記十二月

召赴行在以喪制未終辭
與王庭珪以詩人

七年辛卯朱子四
三月省制候服闋依已降指揮

○八月五夫三月初立社倉
朱子所居之鄉每歲

牟利細民發原極奮動相賊殺易至挺變遂因前

所貸米初立社倉為倉三亭一門諸守舍皆備其

規畫條約見社倉須知及社倉記又延和奏劉云

散或遇歉每石量收息米二斗自後逐年依此云

十有四年支息未滿成倉三間後即盡蠲之至今

六有石納息未滿成倉三間後即盡蠲之至今

一、月監想出納以此之故一卿四十二月起行
五十里之間雖過凶年人不開食十二月起行
五、月及奏辭指疾速起發已是大全集此月首
辭則前行至次年正月建寧府到二月始謝恩具
八年壬辰朱子四正月編次論孟精義成初學者
而與折衷至是書出始知通之有統學之有宗因
名曰二以祿不及養辭○四月再起行折朱熹
依已降指揮疾在資治通鑑綱目成初司馬公既編
錄又著舉要曆胡文定公又著舉要補遺朱子因
二公四書別為義例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
太書以提要而分註以備言大畧綱目之精自有通
錄以來未有此書其後再加更定六月省劄起行
未畢然大經大法則已聚然矣
辛以遺期十月而銘解義成自二程子皆推而銘
其門者必令看大學而銘而未十二月省劄再起
有發明其義者朱子首為之解十二月省劄再起
行辭○八朝名臣言行錄成按此書之大成歲月無
序列于綱目序後當
在是年或次年成耳
九年癸巳朱子四三月省劄再起行又辭且乞差
四月太極圖傳通書解成其序畧曰周子之學其
之言皆發此圖之蘊而程子兄弟語及性命之際
亦未嘗不因其說然周子既手以授二程而程本
因附書後傳者見其如此遂誤以圖為書之卒章
不復鑒正使立象盡意之微肯暗而不明而驟讀
焉書者亦不復知有所統
五月有旨特與改秩官
觀率朱子既累辭召命宰相梁克家因奏朱某累
辭兩召不起宜蒙優錄上曰朱某安貧守道廉退

可嘉特以政令入官主管六月編次程氏外書成
台州崇道觀任便居住
十一、月省劄檢會依已降指揮行下
淳熙元年甲午朱子四五月省劄檢會不
許辭免指揮行下又辭○五月省劄再檢會依已
降指揮六月拜命初朱子以為改官賦祿蓋朝廷
小臣終年安坐一日無故而驟得之求退得進
義所不安故三具辭免避適年上意愈堅始
命拜
二年乙未朱子四五月東萊呂公來訪講學于寒
泉精舍編次近思錄成呂公自東陽來會留止旬
書關大體而切日用者彙次成十四篇近思錄
朱子嘗語學者曰四子之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
之階梯蓋言為學當自此而入也○錢東萊至稿
湖陸子壽子靜來會湖東萊歸朱子送之至信之
湖二陸俱清江劉清之子澄皆來會相與講其
考子壽詩云孩提時知愛長知敬古聖相傳只此
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聖相傳只此
據塞着意精微轉陸沉重友朋勤學須知至
不磨心消流積至滄浪水學石崇知泰華易簡
工夫終久須辨只命朱子云德業風流下井易簡
真偽先須辨只命朱子云德業風流下井易簡
三載更須心偶扶藜杖出寒谷以沉却愁說到
言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以詩觀之則學之同異
可畧見矣其後朱子壽頗悔其非而子靜終身守其
言不變後東萊與朱子書云子靜留身守其

安在七月作晦庵於蘆峰之雲谷有雲谷記○跋袁機仲通鑑記

1

三年丙申朱子四十七歲二月歸婺源省先墓有歸新安祭墓及祭

告遠相墓文時邑令張漢率諸生請講書于學
復請撰藏書閣記許之而以程氏遺書外書文集

其資稟循誘不卷至六月乃去○按朱子答

東萊書云取道補城以往自常山關化趨婺源又云李通旦夕或同過婺源然後入制又云某十二

山間墳墓歸亦不能久留也又作茶院朱氏譜序

子孫領兵三千戌之是為制置茶院府君卒葬連同

宣建之政和而葬承事府君於其邑遷爲建人淳熙丙申吉遷故里將展連岡之墓則與方夫人十

卷之八

五公馮六人之墓皆已失之因至詢訪得連同兆
墓所在乃率族人言於有司而後得之然而三墓
者則遂不可復見至於蘆村府君其墓遠居故
里者尤當以時相率展省更力訪求其墓而表識
之以塞子孫之責而墓之曾大父王撫府君無他
子其墓在故里者待有薄田於其下得以奉守不
廢當實諸有司以為祭田使後之子孫雖貧無得
窺云又按程學士敏政送朱子裔孫辨序云聞之
長老淳熙中文公歸展祖墓既然思返其故廬因
扶西山蔡元文公與俱蔡氏雖精於堪輿之說而實
則觸產力勸文公還閩則先生平日倦倦於新安
之山水可知已○已上數條有關省墓時事故附
焉
六月除祕書省祕書郎薛○七凡答汪尚書書
萬方而終不能回迂疎之學用力既深而自信愈
篤以此自足知決不能與時俯仰以就功名故二十
年來甘自退藏以未已志所願故者不過條身求
道以終餘年因其暇日諷誦遺經參考舊聞以求
聖賢立言本意之所在既以自樂問亦筆之於書
以與學者共之且以待後世之君子而已此外實
無毫髮
餘念也八月不允再辭仍舊官觀時上諭大臣欲
參政翼茂良以朱子推行耿介屢召不起為言遂
有此除朱子以改官之命正以嘉其無退之節今
乃冒進擢之寵是左右望而爵市利乃辭會有言
虛名之士不可用者以故再辭遂差主管武夷山
觀冲佑十一月令人劉氏卒次年二月葬於建陽縣
日宰如而規壽藏於
其側名其庵曰順寧
四年丁酉朱子四十八歲六月論孟集註或問成朱子既
孟集義又作詳說既而約其精粹得本旨者為
集註又疏其詳說以去取之意為或問然恐學者轉
而趨薄故或問之書未嘗出以示人時書肆有刻
刊行者亟請諸縣官追索其板故惟學者私傳有
之其後集註則改日益精密而或問則不復鑒正
故其去取間有不同者然辨析毫釐互有發明亦
學者所當熟味也○十月周易本義詩集傳成詩
詳說即泐家口義

毛鄭以宗皆以小序為主其與經文并序則穿鑿
為說以通之而後諸儒莫能正朱子獨以經文
為主而訂其序之是非復為一編附實經後以還
其舊又答東萊書云讀易之法竊疑卦爻之詞本
始因其吉凶訓戒之意而推其義理以明之也後
人但見孔子所說之義理而不復推其本義王周之
本意因斷卜所說之義理而合委曲偏主一義無復
通於日用之實類皆牽合曲徇此則聖人當時自
含諷刺之意明言義理以詔後世何用人當時自
為此舉深隱晦之辭乎○十一月跋麻衣易說卦象
五年戊戌朱子四歲八月差知南康軍辭不允令疾
速之任候任滿前來奏事宰相史浩必欲起朱子
權發遣南康軍事仍借排十月丙子東萊累書勉之行南
管內勸農事仍借排十月丙子東萊累書勉之行南
已甚苟一向固拒則上之人謂賢者不肯為用於
大體却有害也朱子於是始有出意十一月省劄檢會已降指揮十
二月又趣之任

朱子實紀卷之二

朱子實紀卷之三

年譜

六年己亥朱子五歲正月復丐祠未報終行至信州

縣中庸集解周子通書跋發源二月在道丐祠省

劄趣行○三月再趣行是月晦到任首下教三條

一以郡士瘠民稀役煩稅重所以窮鄉之方俾

陳二俾管下士民鄉鄰父老歲時集會教戒子弟

使備孝悌忠信之行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

上篤厚親族和睦鄉鄰父老各推通惠難相恤以成

風俗之善三俾鄉黨父老各推通惠難相恤以成

於誘掖之遺入學當以暇時與學官同共講說經旨

以誘掖之遺入學當以暇時與學官同共講說經旨

覆試未通則為教暢其旨盡置不倦學官授以論語

者禮之以為學職立濂溪周先生祠于學宮以二

士風翕然不為學職立濂溪周先生祠于學宮以二

程先生配別立五賢堂以祠陶靖節劉西園父子

明教化焉為風俗非徒假守界付民社固將使之宣

其為訪尋陶馬威公侃謝文靖公安陶靖節先生潛

前朝孝子司馬馬威公侃謝文靖公安陶靖節先生潛

公了齋先生館之廢址濂溪先生周公而濂溪先生劉

祠尤延之為記○五月祠南軒為記五賢六月奏

乞蠲減星子縣稅錢對補會下戶部言濂溪先生實以

子奏事者禁別籍異財已犯者復合之○六月

引以自劾賦愛蓮說跋十月復建白鹿洞書院以

不時高仰之田吉病行視陂塘並廬山水清遠環

不殘及賞格亦請其多不科數年矣其四
則本九經多施者及閏三月合符解綬東歸
治郡尤者繩治不致豪民倫美教化為急
義風士俗不廢文馬行四月過九江拜濂溪先生書
堂遺像劉子澄來謁請為諸生說大極圖義濂溪
以誌之渡湖口以家七月除直祕閣無流除朱子
恩不拜所勸出至家七月除直祕閣無流除朱子
既為位以東復與南軒相繼下世深痛斯文之不
記一篇以復成一家之言有補學而從之祭文有謂
扣此日講授之語蓋嘆其難繼也又與呂公帖云昨
疏至此恐未安蓋為學之序已而後空言而不及告
理而後看其書中故程子教人先讀論語次及諸
當就論孟經書中教人先讀論語次及諸
左氏論其言則皆躬行而後學之切遠至於
意得躬行其言則皆躬行而後學之切遠至於
而得躬行其言則皆躬行而後學之切遠至於
意得躬行其言則皆躬行而後學之切遠至於
祭見此八月改除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司
仍遂拜命不取辭即日單車上道辭前所授職名
子澄所編曾子十一月已亥奏事延和殿去國
之說凡兩得見上極陳災異之由與夫脩德任
賊畧無寧歲意者德之崇未至於天災之廣未
及於地與政之大者有未舉而小者無所繫之廣
小之遠者未去而近者失其職而賈者竊其初而
直

余子實紀卷三

六

余子實紀卷三

七

諒之言罕聞而諛諂者衆德義之風未著而
已詳而致反躬又言陛下下歟即夫必有是
召災而致反躬又言陛下下歟即夫必有是
任賢以政事姑不取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
求私而致反躬又言陛下下歟即夫必有是
右私而致反躬又言陛下下歟即夫必有是
之權日輕使令之賤始易制而燕閒備使而
時聽外廷之論其理以陰察此輩而重犯之
固已失其術矣夫又欲進無聽士大夫之言
無入問近習便之側媚之態莊嚴而難近
難入問近習便之側媚之態莊嚴而難近
分狡獪之術未及施而輒敗此輩之勢已
公論雖欲大施其術而輒敗此輩之勢已
寵下之計權中其輕大者而輒敗此輩之勢已
使陛下之德業日隆網紀日壞邪佞充塞
行兵之民怨盜賊日熾網紀日壞邪佞充塞
國策首領獨受其弊其為一為容謀下無
之策首領獨受其弊其為一為容謀下無
放實蓄米不勸分其數量為荒歉之務早
其四乞發倉儲以賑其米不勸分其數量為
問官借賑與丁錢催其米不勸分其數量為
庫支借賑與丁錢催其米不勸分其數量為
當稅錢到則依價出糶米不勸分其數量為
下官吏奉行不度者許不奏劾老病時醫
受民吏奉行不度者許不奏劾老病時醫
獄捕盜官不許差出之類仍依富強陳例
得替待官不許差出之類仍依富強陳例
諸令自今水旱約及三分以上第五等
路具帳與先與全戶約及三分以上第五
次亦如之及推行崇安社倉法於天下
十二月視

事于西興朱子既至司則前所募以商米卹已輻

悉晝夜不憚至廢食分晝既定則民隱規畫

於會稽諸縣以七郡窮山長谷靡所不到按歷始

存恤自遺餘行秋毫無出皆陳輕車辟所不問

需皆自不齊以行秋毫無出皆陳輕車辟所不問

其境至有官吏其風采夙夜戒飭常使雖所

衢屬吏賈祐之等不恤荒政皆按不可勝計○大抵短

畫類南康時而用心尤苦所活不可勝計○大抵短

相王淮曰朱其政事却可謂宰

九年壬寅朱子五歲正月條奏巡歷諸郡救荒事宜

將乞借撥官會給降度牒推賞助入又請夏詔

捕蝗復奏疏言事畢云為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

禮之費為收其本詔戶部無得推舊欠詔諸

路漕臣遵依條限檢放稅租詔率臣沙太被災

庶幾猶足以下結人心消其乘時作亂之意不

臣恐所憂者不止於此而及於國家之甚也

朝廷愛民之心而及於國家之甚也

受民之憂明公憂國之念不與財身之輕重

與國之憂明公憂國之念不與財身之輕重

收身而猶大可安國之勢則其所得肯頒行社倉

應時為之者條奏紹興和買之弊說與守同歲

類然後用貫頭均紐仍用高下等第之奏免台

丁絹惠素乞每丁納半錢半絹之條奏義役之法

均出義田雇去役首免排役次官以保正副長

收義田仍令上奏立公海四州鹽法乞做福建下

戶兼充戶長奏立公海四州鹽法乞做福建下

行奏改諸郡酒坊此可以便民若憂深慮遠莫不

之規為誣劾奏前知台州唐仲友不法七月

父州境民訴太守新除江西提刑唐仲友不法

紛紛急趨台城則新者益眾至不可勝數因盡

其促限催稅違法擾民貪汙淫虐審養亡命偷

官錢備造官會等事節次劾之仍送紹興鞠實

相王淮與同里開為姻家匿不以聞仲友亦自

且乞送浙西無礙官體究未幾仲友罷任初王

相營救甚至而紹興獄具情未得按章至十

度其勢益熾乃取首章語未幾仲友罷任初王

任同台上曲說開陳放他無礙官體究未幾仲

祠移文毀之秦檜八月除直徽猷閣以張

除江西提點刑獄詔去冬已罷秦仲友罷任

詔與江東提刑梁總兩易其任再辭九月

徒費大農數十萬緡之積而無以全活下

仲友反為所誣雖已罷其新任而根究指

之與新命至即日解職還家五具辭免大

所除其乃填唐仲友解職還家五具辭免大

墳墓田產合該還避詔特免守法則恐復

至重傷朝廷體若復奉公守法則恐復

辭職不允之命同按不實之罪唐仲友

並賞詔十一月受職名力辭新任乞祠

黨與眾多禁布星顯並當要路自共事

若宰制幹旋於上小者馳騁經營下

月之明而拾遺之威者臣不敢言其亦加害於
臣之遺跡而力則遠矣臣聞聖人之所自亦復無
身反為魚肉而其變亂白黑註誤聖朝不惟有
相意上疏時吏部尚書卿丙監御史陳賈奉時
十年癸卯朱子五正月詔與宮觀上覽奏知不
乞祠可差生常二月拜命初朱子起於南康使
所出卓然可學及是知進之難行退而奉祠杜
有憾四月武夷精舍成之四月方士友來者甚
精舍雜

十一甲辰朱子五歲力辨浙學之非朱子還自浙
兩章務於外每語學者且觀孟子道性善及求放心
性而誤之誤以為舍六經語孟而尊史遷舍窮理盡
性而祖陸九淵力為呂祖謙之學以尊陸九淵之
術之害極力為呂祖謙之學以尊陸九淵之學以尊
而講以聖賢書云為呂祖謙之學以尊陸九淵之
變則亦隨力所至推廣之益以明之若通古今考
也若如重而反輕定收歛之實少聖賢親切之訓
不在於此而在此則學問之思孟不在此而在此
不若如必為而在於此則學問之思孟不在此而
以造於高明而正人簡易固之陳陳之徒然後可
聖人則當以明之簡易固之陳陳之徒然後可
學之書具在彼以之教為主今六經語孟中庸既
為不可讀此以之教為主今六經語孟中庸既
而如此則聖人所以立言垂訓者其狹小而不
唐於仲尼以兩家論之優劣則然於堯舜而達
亦正其本領恐不如此若以聖賢之為師取其是

而鑒其非不當以彼為準則也今之論議不見天
理本原而多遷就下梢頭只是成就一箇私意
甚好學事又曰六國表議論乃是成世一箇私
標語恐是平日講論聖賢何為却取此等議論
討論世變者力於太深所以上不免此弊又與
書云伯恭無恙時愛說史學身後後生輩糊塗
說出一脚不穩議論時愛說史學身後後生輩糊
約立脚不穩今幸少定然其體不可令者論辨之
降極力排之○是年春讀東萊桑中詩說者論辨
通鑑舉要曆

十二年乙巳朱子五歲二月崇道秩滿復丐祠○四
月拜華州雲臺之命○八月有
十三年丙午朱子五歲三月易學啓蒙成王以自
為卜筮至夫子作十翼專用義理發揮經旨而未
行於世遭秦煨燬易以卜筮故獨得全志于漢魏
流為識緯之學王弼始明孔氏之微言而并其
本則未及馬康節邵子傳明義理之微言而并其
而亦未及於康節邵子傳明義理之微言而并其
本義又懼學者未明厥旨乃作格義四篇以易
易不本象數既支離散漫而無所附著其本象數
者又不知法象之自然未定章合附會故其篇目
以本圖書原卦畫明著策考變占為次凡掛撰及
變文又易書始還其舊儒八月孝經刊誤成○與
之失而過諸簡易條暢備

十四年丁未朱子五歲正月至莆中哭陳福公紀
從曉歲知已且為中興賢輔故千三月編次小學
里赴平為文祭之○序律呂新書○又懼其失序
書成無本而後發揮大學以開悟學者○書以訓
亦正其本領恐不如此若以聖賢之為師取其是

史 82-677

者又自州而上之朝廷自朝廷而下之棘寺棘寺
 獄議而後致辟焉其維持防閑可謂周且審矣然
 縣之具獄使其文辭得而察之情節欲清庶獄之
 非出入生死有不得其人則拆換詞變亂情節
 者莫若遴選州縣治獄之官竊見將欲清庶獄
 獨負推鞠一或不得其人則拆換詞變亂情節
 無所不至欲望明降指揮令縣丞同行推訊無
 處即用主簿仍遇大提刑到獄即限兩日內具入
 款洗吹飛申本州及提刑司照會庶幾粗華舊弊
 其三言經總制錢其四言諸州科罰上有七年多
 羅織富民其五乃言陛下即位二十有七年而思
 循荏苒無尺寸之功可以仰酬聖志嘗反覆而思
 之無乃燕間螻蛄之中虛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未
 純人欲未盡是以除惡未絕是以去其根一善不
 量邪正是非得失之機朋分角立交戰於其心之
 體貌大臣非不厚而便嬖側媚得以及被腹心之
 寄寤寐豪英非不切而柔邪庸繆得以久竊廊廟
 之權非不樂聞公議正論而有時不容非不聖譏
 說殄行而未免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讐貼而不
 免畏怯苟安非不欲愛養生靈財久而未免歎息
 愁然則必謹而察之此為天理耶為人欲耶果天
 理也則教之以德而人不使其少有疑滯推而至於
 動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
 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
 天下之事將惟陛下之所欲為無不如志矣又言
 置將之權旁出閣寺上曰這箇事却不然盡是瑛
 士大夫論如何由他對曰彼雖不敢公然皆託於
 守臣薦屬吏蓋有受宰相堂諫風肯兄此如監司
 百出何所不可臣往蒙賜對亦嘗以此為說聖奸偽
 謂為不然臣恐疏遠所聞不審退而得之士大夫
 與夫防夫走卒莫不謂然獨陛下未之知耳至夫
 者未遠而復還謂生昇問上曰陛下知此人否上
 曰固是但漏洩文書乃是他人子弟之罪對曰豈有
 為奸所過而父兄無罪然此特一事耳此人挾勢

言過來對曰小人無才尚存不為惡至當
為六院察官則取私以充之雖曰親任然其途
一往來其相得之恩豈肯言其過失入之則
可往矣至其知私為賢而用之則近日常言
聚之唯恐其去之不為賢而用之則近日常
多須臾刻削此卒以在為苞苴至軍政不
主刻削此卒以在為苞苴至軍政不
米說未聞此果有對豈可不理會刑獄浩繁
上曰卿自詳練不在此處是任盜賊刑獄浩
生所正惟誠意此四所職司而勿言者朱子
稱善不除兵部郎官以足疾丐祠乙亥依舊
西提點刑獄中免謝辭官後不日兵部侍郎
余千寶

與朱子論易及兩銘不合栗怒至是遣吏抱印來
迫以聽部郎栗怒至是遣吏抱印來
勅本郎栗怒至是遣吏抱印來
呈上曰林栗怒至是遣吏抱印來
授以前江之命仍舊職七月在道辭免新任
○八月以足疾丐祠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崇福
官辭磨勘及職名皆不許轉朝奉郎先是朱子行
復任外臺君無禮為人臣子有犯名罪當誅章
未降人知何得外臺君無禮為人臣子有犯名
以私意劾之其所言不實御史胡公弼上疏言
自用人者為最人所共知論思獻納之臣無事
庸人援之其下栗怒至是遣吏抱印來

論新任職事朕諒其誠復從所請可疾速之任固
辭高山崇福宮時廟堂知上春厚九月復召辭
憚朱子崇福宮時廟堂知上春厚九月復召辭
為許其開退方是為兩罷之策馬九月復召辭
之計則其為世觀災十受職名○十一月起入
對再辭上封事初朱子入奏事迫於疾作當面
事以問至是再辭遂併封事投匭以進其書曰
今天下大勢如再辭遂併封事投匭以進其書
之急務為陛下受病者蓋大臣之病也天下
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風俗業務
力備明軍政六者是大臣之病也天下
此心雖在紛華波動之中幽聖王化風俗業
精之一之有差失而不自知神聖明王化風
微諍之職凡飲食酒漿衣履次舍器用財賄
諫諍之職凡飲食酒漿衣履次舍器用財賄
余千寶

官官之政無一不領於家宰使左右前後一動
一靜無不聽其制無一不領於家宰使左右
特守其心聽其制無一不領於家宰使左右
知其左右果有如此之私功乎所以精一克
知然賞罰之權有如此之私功乎所以精一
藉藉則陛下所以左右便之私功乎所以精
聖王也至陛下所以左右便之私功乎所以
使妖嬖之徒巧命供掃之役不當假借崇長
遲妖嬖之徒巧命供掃之役不當假借崇長
外以累聖相政陛下所以左右便之私功
人至使聖相政陛下所以左右便之私功
其除授之是非則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
聖王又明矣至是非則不得議其制置之得
之而後官俸之選號為得人而庸妄之輩
於其間又時使邪佞為之得而庸妄之輩
無以發其數輩而親友尊德樂義之心獨
臣以發其數輩而親友尊德樂義之心獨

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介乎其間則雖欲懲精勞力以求正乎六事亦將徒為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為矣踰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楊復曰先生當孝宗初政棄封陞對皆陳復讐之義力辨和議之非其後延置而不論何哉竊觀戊申封事有曰此事之失已在隆興之物不合遽然罷兵講和遂使寔安孰毒年之志日滋日長坐薪嘗膽之志日遠日忘是以不勝慮者何恢復之急務為言也此所以奉拳獨以天下之大本天下之急務為言也又曰大本誠正急務誠簡而治效不遠國勢不強中原不復仇虜不滅臣請伏鈇鉞之誅以此言觀之先生曷嘗忘復讐之義哉但以事不可以幸成政必先於自治翼能如是則復中原滅仇虜之規模已在其中矣翼日除主管西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辭時上已有蓋將以為燕翼之課朱子因奏草奏疏言講學以正心脩身以齊家達便嬖以近忠直抑私恩以抗

太子朱子實錄卷三

公道明義理以絕神姦擇師傳以輔皇儲精選任以明體統振綱紀以厲風俗節財用以固邦本脩政事以懷夷狄凡十事欲以為新政之助會執政有指通學為邪氣者力辭新命遂不果上○朱子當孝宗朝陞對者三上封事者三其初因以講學窮理為出治之大原其後則直指天理人欲之分精則克復之心行官禁時政風俗披靡滯極其史後則直指心術官禁時政風俗披靡滯極其史經蓋所望於君父愈深而其言愈切孝宗亦開懷容納武博編摩秘省郎曹之除蓋特引以自近守南康持浙東江西之節又知其不可強留而授之至是復有經帷之命朱子之盡心孝宗之受盡言亦未為不遇也然朱子之言皆痛切大臣近侍孝宗之眷愈厚而疾者愈深是以一日不能安其身於朝廷之矣而始出太極通書西銘二書解義以授學者初陸象山之兄九韶子美嘗有書與朱子言太極圖說非正曲加扶掖終為病根意謂不當於太極上更加無極二字朱子答書云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以為萬化根本

不言太極則無極論於虛寂而謂能為萬化根本
又曰無極只是無形太極只是有理子美不以爲
然而試其辨以說無極第一書有曰易之大傳曰形
之申其辨以說無極第一書有曰易之大傳曰形
已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
言無中也豈宜以無極字加於太極之上言無極
字出於老子聖人之書所無也朱子之書有云
之謂道此豈真以無極爲道而後又曰一陰一陽
乃道體之所爲也故語道體之至一陰一陽是
語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名二物實無兩體周
子所以謂之無極者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爲體
在無物之前而無極者不立於其有物之後以爲
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今乃
試無極之不然則是直以太極爲有形狀之分矣
又於形而上者之上復有太極乎之語則是又

朱子實紀卷三

太

以道上一別有一物爲太極矣如老子復歸於無極
無極乃無窮之義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象山第
二書有曰老子以無爲觀天地之始以有爲萬物之
母以常無觀妙以常有觀微直將無字搭在上而
正是老子之學豈可諱也朱子之書有曰諱老子
之言有如南北水火之相反更請子細看眼未可
易議評也如曰未嘗則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
必同也以是戲事故附之

十六年己酉朱子六正月除秘閣脩撰仍舊官祠

○二月光宗即位拜祠命辭職名不允甲子序大

學章句○三月戊申序中庸章句二書之成以矣

或問及中庸輯畧○序通鑑韻語二書又各有四月再辭職

名○五月從所請仍舊直寶文閣令學士院降詔

獎諭詔詞云云以爲寵卿以商秩不若閏五月單
恩轉朝散郎賜緋魚○八月除江東轉運副使再
辭詔疾速之任滿前來奏事朱子以祖鄉田產
宮簡習與監司則字送爲賓主故不敢受十一月改知漳州再辭不允
除命乃不敢辭

朱子實紀卷之三

朱子實紀卷三

一九

朱子實紀卷之四

年譜

光宗紹熙元年庚戌十一月六日到任首下教令數

條臨漳素號道院比年風俗衰薄朱子以教民未

今禮至有居父之喪而不服者朱子教之曰

之命父老解以訓子第釋氏之教南方為盛男

女聚僧廬為傳經會女不嫁誘諸私為庵舍以居

禁之俗為大變時即會女不嫁誘諸私為庵舍以居

知至郡齊請使列學職者接之倡學舊有士如康時

高登祠登以政言件秦檜死容州朱子既生義

記至是祠登以政言件秦檜死容州朱子既生義

到時及等者有賞不及者留射及等則止入教場

者罷之為人兩月之政事又得其會射及等則止入教場

不心奏蠲減本州諸色上供及經總制無額等錢

四餘千七奏經界利害初朱子為同安簿已知縣

僚有奏請行於閩中者詔監司條具利害以聞臣

同下其行否與詳畧之利害各一法盡得其說乃

奏經界利害畧之利害各一法盡得其說乃

三將不得行之詳則足為一稅均之法必公則之

否則為害之詳則足為一稅均之法必公則之

滋他日之弊故必盡行差官置局丈量步畝

圖帳三說而後可三行又各為條畫其便易

民猶更無弊此法之行貧民下困雖所深憂而

故雖有餘之故其不能以言者皆財力之辨

喜安靜厭紛擾者又或不能深察其情而望大

云經界尤利害之大者退而講究巨細未敢
不盡規規之利害蓋已十八而講究巨細未敢
本州田稅不均隱漏官物動以萬計公田私田
為豪宗大姓所冒占而民產私田或受其害
入則諸縣之困民受其害而民產私田或受其害
相正諸縣之困民受其害而民產私田或受其害
反覆計論欲救其弊而民產私田或受其害
若秋冬之交早陽行之地度郡計不入官法
此秋冬之交早陽行之地度郡計不入官法
畫為井字之區中區右為高墾後區前為
三應左應右應為高墾後區前為
卦應左應右應為高墾後區前為
生挑李而為小區前為高墾後區前為
此條未詳何年八月陰符經界事相
類故附焉○五月陰符經界事相
足疾不能赴錫宴自効仍丐祠不允○郡刊四經

四子書成
傳之厄後漢經大訓炳若日星先聖其文畧曰恭惟
後漢經大訓炳若日星先聖其文畧曰恭惟
說以曉於世之學者亦復散之云云又畧曰恭惟
其見義往而巳然自諸儒分傳之學其端故
以見義往而巳然自諸儒分傳之學其端故
文取義往而巳然自諸儒分傳之學其端故
為定議於往而巳然自諸儒分傳之學其端故
所局而無以通卦交之理為全經之書其端故
書皆取而無以通卦交之理為全經之書其端故
伏生之書多為今文而篇目之書其端故
之則生之書多為今文而篇目之書其端故
自文之書多為今文而篇目之書其端故
色之雅生之書多為今文而篇目之書其端故
者反雅生之書多為今文而篇目之書其端故
或願與疑讀其易則為時者不記之則先秦古
亦皆願與疑讀其易則為時者不記之則先秦古

穿鑿傳會於其難可也春扶則出左氏經文別為
一書以踵三經之後四子則謂程子之教人必為
六經之用其難乎大學論語孟子中庸之書然後及乎
也然其者不先於孟子而達之序固如此而不可
為入道之漸○按語錄云某如方見得聖人所以
言一字不吾欺只今六一歲方理會得聖人所以
曰其覺得今年方無誤又曰某當初講學也豈意
到這裏幸而天假之年許多道理前年列上釋奠
禮儀數事先是守南康日嘗言之朝乞取政和
則莫之省至是列上釋奠數事且移書禮部告
乃得頗為討究則淳熙所錄之板已不復存百計
乃能定議後得諸老吏之家又以議論不一越再歲
因務冬有旨本州先行經界朱子以閩南春旱事
不祠歲行之先是條畫經界當行之事鉅細畢備
榜州縣貧民下戶莫不深喜而寓公豪右燕併侵
漁者所不便既為異論以搖之州人有居要路者
幸其有是請亟格從之後遂有言經界不便者詔
竟不行如所料云

二年辛亥朱子六
春復陳君舉書朱子往歲聞陳
詩說以書問之至是書來報云來徵詩說年來或
與士友言之未嘗落筆愚見頗以雅頌之音蕭
羣惠訓詰章句付之諸生又謂二十年間見異
同無從就正問欲以書扣之念長者前有長樂之
年後未見其益而學他如永康之說動數千言更
切強未見其益而學他如永康之說動數千言更
書大精頗傷簡易持已甚反涉朱子答以此益
謂人之為學要須簡易此其甚反涉朱子答以此
雖未見其益而學他如永康之說動數千言更
實必用意於點之益而積累止夫漸見端緒自
除必即見其益而積累止夫漸見端緒自
以為詩俗自便之計耶今人為學既已過高而傷

巧是以其說常至於依違遷就而無所分別蓋其
言中未嘗無礙於辭也若其之疑有以致然非獨
故而後能於辭也若其之疑有以致然非獨
雖至於未盡不取厚然於今日此心耿耿猶恨其
言之為未盡不取厚然於今日此心耿耿猶恨其
敢以復其說千言幸甚老病幽憂死無日念此
大事非一人私說引論招州軍務江成三月復
馬○二月與趙卿書引論招州軍務江成三月復
除秘閣修撰官觀以繼月長子塾卒于婺州報至
遂除秘閣修撰官觀以繼月長子塾卒于婺州報至
歸朱子去郡即辭免職名蓋上初政嘗申是命朱
是月與留丞相書云論其請辭而於路聽從欲之
得去此只侯受命一面論其請辭而於路聽從欲之
報也又蒙垂論深以士大夫之惡朋黨而欲去之
朋黨之禍止於縉紳而古之惡朋黨而欲去之者
之務去則彼小人之國蓋不察其賢否忠邪而惟黨
所歸而君子之為公心直道無所回互往往反為
其所蔽而君子之為公心直道無所回互往往反為
杜門自守以孤其黨漢唐紹聖之行事蓋未遠也夫
且忠邪顯相先天下之無朋黨者此其一也
且忠邪顯相先天下之無朋黨者此其一也
其去之不盡而引以害吾用賢之功也然不惟不
國天下之為不盡而引以害吾用賢之功也然不惟不
君子之黨是為黨而引以害吾用賢之功也然不惟不
為之黨是為黨而引以害吾用賢之功也然不惟不
教化之風俗為幾乎○朱子治漳僅及一林崇始
而慕中而越族半歲乃肅然不敗于私屠健易
不為傳經禮俗朝暮之會者有在為之屏息時
附鬼為妖迎遊於街衢而女校掠空門者亦皆相
視紋戰不敢迎遊於街衢而女校掠空門者亦皆相

或役人進之常四境倫之氏亦望風而逃改復
生業化而之漳民又思之○嘗病本州醫重
為民害首罷漳海十有一鋪其餘諸舖欲係經
正賦稅均乃悉除之人以不及行爲恨○所立社
皆稽合古典可爲世法五月端次建陽寓同由橋
○七月再辭職名詔論撰之職以寵名儒乃不敢
辭○九月除湖南轉運副使辭不允再辭仍以漳
州經界不行自劾○秋冬累書與

三年壬子朱子六歲二月乞補滿宮觀從之先是詔
相議行已久湖南使節事不始築室于建陽之考
亭先居是齊嘗過而愛之書曰記曰考亭溪山清
學徒益盛始議建精舍于所居之旁之○歸自臨漳
○跋趙直閣忠節祠四月跋方季市所授韓文者

陳同甫來訪同甫名亮永康人以文雄浙間自負
與書箴其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且謂漢唐行事非
三綱五帝之義以風切之同甫有書辨難朱子累
答書極力開論同甫雖千里外必遣人問遺歲以爲常至
是來訪○朱子居功若不自極力爭辨此道無由得明
西頃恬永康事功若不極力爭辨此道無由得明
十二月除知靜江府廣西經畧辭○孟子要畧成
按行狀不載此書大全
集亦無序跋侯更考

四年癸丑朱子六歲正月有旨不許辭免疾速之任
再辭○二月仍舊宮觀○七月序十二月差知潭
州湖南安撫辭○或傳是冬使人自虜中回虜問南
廟堂遂有是除以辭速
就近不爲無憾力辭

五年甲寅朱子六歲正月有旨不允再辭○二月詔

疾之任詔長沙巨屏得賢爲重往抵成命母執謙

援屬郡恐其四月啓行五月至鎮撫途所觀光雅

填擁數不可行長沙士子夙知向學及鄰郡數百

里間學士雲集朱子誘誨不倦坐席至不能容蓋

召問之士遣諭洞獠降之過或薦軍校田昇可用

即問以數十輩馳往取文書粗若告身者數通自隨

論以禍福來失喜聽命遂并其妻更建嶽麓書院

子序以福至官給衣冠引教不誅其妻更建嶽麓書院

書院本樞密劉公南軒先生舊規以持久浸廢墜士

之淳實者往往整復之別置員額以待不廢墜士

入者其廩給與郡庠等後復更建於夷壤之地規

模一新焉○朱子窮日之力治郡事甚勞夜則與

諸生講論隨問而答畧無倦色每訓以切務奏

實母厭厭平近而慕高遠慨惻至到聞者感動

撥飛虎軍隸本路節制從之賴飛虎軍以壯聲勢

而乃遙隸襄陽六月申省乞歸田里不允時孝宗

不便遂有是請○六月申省乞歸田里不允時孝宗

子哀憫不能自勝又聞光宗以疾不能執事中外

洵益憂懼遂申省乞歸田里以疾不能執事中外

明於上然後守藩述職三綱五帝之義有以建立修

所以內外相維守藩述職三綱五帝之義有以建立修

志不然以外相維守藩述職三綱五帝之義有以建立修

所應恃而能服其衆哉又草封事極言父子天性

不應以小嫌廢過宮禮言頗切直後以寧宗即位

不果七月寧宗即位召赴行在奏事辭上在藩邸

德每恨不得爲本宮講官至是首加召用一日先是

蜀人黃裳爲翊善善講官至是首加召用一日先是

云母不可制當制其侍御僕從上問此誰之說
曰朱某也說自後每謂必問朱某之說云何蓋願
心已久故履位之初首加志錄考正太常所下釋
皆出上意也○跋東萊辨志錄考正太常所下釋
黃申明指揮付學官遵行先是漳州任內得請施
去官復格不下至是前太常博士詹體仁還為少
卿乃復取往年所被敕命下之本郡然吏文重復
繁冗幾不可讀且曰屬有大典禮未遑備下諸州
也既而朱子召還奏事行有日矣適苦目貴乃力
疾躬為鈎校刪剔根柢定為數條以附川案仍移
學官符屬縣且關帥司并下巡內諸州僅畢而行
則不復下其書他州夫錄故死節五人為之立廟
東晉王敦之亂湘州刺史譙閔王司馬承起兵討
賊不克而死紹興初金賊犯順通判潭州事孟彥
卿趙民彥督兵迎戰賊陣遇害城陷之日將軍劉
節兵官趙事之從前未有廟貌乃牒本川於城隍
廟內創立祠堂象五人及考譙王本傳并家其參
佐數人侍左右各立位版記其官職姓名八月除
奉祀如法後又請于朝賜廟額曰忠節
煥章閣待制兼侍講辭不允力辭奏事之命兩旬
除命以為起躍不次之除不免冒昧之譏乞仍舊
奉祠行至信州有旨不允○跋南軒三家禮範
九月再辭有旨依已降指揮不允疾速供職行且
而且云陛下嗣位之初方將一新庶政所宜愛惜
名器若使侍門一開其弊豈可復舊至於博延儒
民之專思所以大振綱綱者為防微遠慮之圖願
問之臣實實輔弼用人或謬有所繁非輕故預有
道聞南內朝禮尚簡近習已有所繁非輕故預有
言是月晦次闕外先是朱子行至上統開以內批
大臣進退亦當存其體貌宜如此或謂此蓋廟
堂之意曰何不風其請去而後許之上新立豈可
各陳所欲施行之策紛紜不決次朱子曰彼方為

我方為肉何暇談及此哉蓋是時近習
用事御筆指揮皆已有所端故朱子憂之
且帶舊職奏事已丑入國門辛卯奏事行宮便殿
其畧曰天運艱難國有大務所當大策皇帝陛下
不可以常理處也所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
寅紹丕圖所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者亦
曰陛下之懷耳充吾未嘗求位之心則可以盡吾
罪引慝之懷耳充吾未嘗求位之心則可以盡吾
清定省之誠始勤終不越乎此而大倫可正大本
立矣陛下之誠始勤終不越乎此而大倫可正大本
如前日之未嘗有位之心而全享乎萬民之尊奉
器用之須不嘗有位之心而全享乎萬民之尊奉
其誠意期以勤格夫觀心而後行猶伏德自慕
嚴飭羽衛益勤問夫觀心而後行猶伏德自慕
猶未復初則臣有所不信也然為親心猶未底
序而致窮理之要必在精之於讀書為學之道
不易之理也夫自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以至
於出入起居應事接物之際莫不各有其理有以
窮之則知其所以然之理而無毫髮之累此為窮
善則從之窮理也至於論之則其理之理則其理
莫先於窮理莫不具於論之則其理之理則其理
所以而必在於是莫不具於論之則其理之理則其理
夫貪多而務廣誠能心若夫讀書則其理之理則其理
漬決於心而理會之善為之勸者深而不移之為
切矣此心之理會之善為之勸者深而不移之為
之存者則在於心而理會之善為之勸者深而不移之為
常為一身之誠能嚴恭萬事之網而不通之有頃刻
以之接物書以之觀理無所不周而欲之有頃刻
以之讀書以之觀理無所不周而欲之有頃刻
難以苦讀已試之本也此意語者皆愚臣平生為學
如人庶幾劉散見請曰先生是初朱子行上心以
門人庶幾劉散見請曰先生是初朱子行上心以

敢問其道何先曰今日之事非大政更不足以為
天意服人心必有為之者然非飲食之志而
不格天人之位為其後幾積誠盡孝以通
輔贊之功則非吾之所任以言乎落沃之道則非
吾之敢當然天下無不可為之時人主無不可進
知善以天子之命召藩臣當不俟駕而往吾
制侍講不允壬辰辭待制職名乞改說書差遣事
後面納劄子辭職名有旨依已降指揮不允日下
供職乃受講筵職事又申省以未得進說而先
受厚恩萬一與時未效消埃而疾病不支遂竊侍
從職名而去則臣死有餘誅上謂卿經術淵源
正資勸導儒道之職勿復拜辭上孝宗山陵議狀
趙彥逾按視謂士肉淺薄極深五尺下有水石旋
改新穴視舊僅高尺餘孫逢吉覆按亦乞少寬日
月別求吉兆有旨集議臺史輝之議遂中輟朱冠
亮上議狀言壽皇聖德神功宜得吉主以奉衣冠
之歲當廣求術士博訪名山不宜偏信臺史罔上
誤國之言固執紹興坐南向北之說委之水泉砂
礫之中殘破浮辛丑受詔進講大學庚子內引幸
講筵每遇大寒大暑亦繫龍講月分乃奏乞除
朔望旬休及過官日外不以寒暑雙月日諸色
假意白可感而早晚進講從之○朱子每講修積
然明白可舉而行講畢有以論著者數陳開作坦
無隱上亦差無實錄院同脩撰辭不允再辭不許
虛心嘉納差無實錄院同脩撰辭不允再辭不許
章恩授朝請郎甲辰例賜紫金魚袋乙巳晚講乞
今後省看詳封事時以雷雨之異下詔求言因奏
官看詳擇其善者條上取旨施行庶幾聞者知勸直
言日聞詔差洗有間劉光祖看詳限十日奏聞
乞三年內賀禮並免日百官猶賀朱子欲不出不

可乃草創三年明曰立班我進有旨却賀表不
受末復請三年明曰立班我進有旨却賀表不
講庭留身奏四事時有旨修葺東宮三數百間
逐之朱子出殿憂乃具奏四事其略曰上帝震
怒災異數出勝憂乃具奏四事其略曰上帝震
進見之期而壽皇在廣因山未上皇帝未
少弛太皇太后皇太后皆不宜大興土木
晨昏之養尤不可闕下詔自責然日繼往
壽康之養尤不可闕下詔自責然日繼往
進見之期而壽皇在廣因山未上皇帝未
獨斷而大臣不與謀移舍不及議正使出於
尤所當閉固拒而不肯見固亦宜矣至於
其間之必無異乎此徒備禮而實無益於
下之傳聞皆謂左方或當於柄理而非為治
外傳聞皆謂左方或當於柄理而非為治
九其於公議乎至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
墮其交結眩惑之計但欲於於於於於於於
遷就苟且了當不為壽皇體慮安寧之慮不
為宗社血食久遠之圖臣願陛下首罷修葺
之一役而以其工料回就慈福重華之間草
帝之十間使粗可居如是則上有一事也若
之奏而盡兩宮晨昏之禮此一事也若夫過
計則臣又願陛下下馬前之禮此一事也若
之先入首白太皇太后皇太后皆不宜大
皇帝即當流涕伏地抱膝然後隨之而伸望
織而太皇太后皇太后皆不宜大興土木
綱則臣又願陛下下馬前之禮此一事也若
之弛張人材之進退則左右環擁更進譬喻
之勿勿已見此三事也若夫陵之二三大臣
壽皇之遺體得安於內則宗社生靈皆蒙福
矣此四事也行之今日最急之務切乞留神
復思慮而行之今日最急之務切乞留神

戊午朔晚講是日講至盤銘日新因論成湯有盤

意○講及數次復編次成既取皆入主憂勤警戒之

點○以來他日請問上成既取皆入主憂勤警戒之

於下日耳宋之頃首謝因復奏疏勉上進德累言頌

治道俾陳觀史已用力處益用力焉數召大臣切至

失羣臣進對亦賜溫顏反詢訪以求政事之得

子庶門人曰上可與為善願常得賢者輔導焉○朱

矣○望庚申早講辛酉晚講奏禮律嫡孫承重斬衰

三年禮經教令子為父嫡孫承重為祖父皆斬衰

也○漢文短喪之後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

不為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從可知已人紀廢壞三綱

天孝誠內發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以

大布超越千古拘牽牽制之弊華去百王衣冠皆以

守之風甚盛德也所宜著在方冊為世法後子孫

行之法易月之外且以布衣布冠視朝聽政以代

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不惟上違禮律無以風示天

下且將使壽皇已革之弊去而復留已行之禮舉

未復隆臣病之然既往之失不及追改惟有禮

尚稽奏禮律預行拈定詔體壽皇聖考成法明詔禮

又謂承重者法意甚明而禮經斬衰三年嫡孫承

而為祖後者服斬衰而不見木經未詳何據但小

記云祖父母而為祖母後者三年可以旁照至為

服告斬之文方見父在而承國於祖之服向來入

此文字時無文字可檢歸米稽致始見此說方得

無疑乃知學之不識其害如此而禮經之文誠未

有制一斷不可直謂人向使無鄭集成則此事終未

宣祖而附孝宗繼復有請併挑僖宣二祖而正太

祖裕享東向之位乞議挑僖主所歸者宰相趙汝愚

議朱子此說給舍樓鑰陳良皆附和之矣亥當集

為不挑僖祖則百事皆順一挑僖祖則百事皆外

遂其尊祖之心所謂祖不得享時暫東向之禮而可

得故大儒程頤之說或謂僖祖無功德併其說上之宰

相不聽復奏疏論之臺諫因乞且依禮官初議樓

鑰獨乞主併挑之說兩寅得肯來日內引丁卯後

對賜食上問外事人才畢請宣引之旨上於丁卯後

取文書一卷恐上必問及乃取所論畫為圖本貼

朱子既被旨恐上必問及乃取所論畫為圖本貼

說詳盡至是出以奏陳久之上再三稱善且曰僖

祖乃國家始祖高宗時不曾挑孝宗時亦不曾挑

撰數語俟臣再令臣僚集議上亦然之既退即以上

降出廟堂則聞已毀四祖廟而附之既退即以上

意諭廟堂則聞已毀四祖廟而附之既退即以上

求勝事竟不行之論為非異議之徒忌其札已藉以

之議上意已自開納而丞相特之不下便將太廟

甲子在

告乙丑直日准告封發源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

戊辰入史院

朱子以實錄院累無紀綱備官三

員檢討官四員各欲著撰不相統攝

戊辰入史院

朱子以實錄院累無紀綱備官三

員檢討官四員各欲著撰不相統攝

戊辰入史院

朱子以實錄院累無紀綱備官三

員檢討官四員各欲著撰不相統攝

戊辰入史院

朱子以實錄院累無紀綱備官三

員檢討官四員各欲著撰不相統攝

戊辰入史院

朱子以實錄院累無紀綱備官三

員檢討官四員各欲著撰不相統攝

戊辰入史院

朱子以實錄院累無紀綱備官三

員檢討官四員各欲著撰不相統攝

戊辰入史院

朱子以實錄院累無紀綱備官三

所仙前後往往不相應嘗與眾議欲以事日分之
譬之六部吏部專編差除禮部專編典禮刑部專
編刑法須依次序編排各員首末然後類聚為書
方有條理又如一事而記載不同者須置簿抄出
與眾會議然後去取庶幾存得總底在及置六房
吏若周官史氏後人各掌其事時檢討官不從○有
擬上政除官觀尋除實文閣待制知江陵府湖北
安撫辭前疏乞賜施行既退即降御批朕留身中言
趙汝愚留卿回京立議已除卿官觀可悉宰相
奏以謝卿仍申省照會遂行給事中樓鑰封還錄黃
中書舍人鄧綰對奏留之上許除京祠已而不
下起居卿劉光祖又言之中書舍人陳傅良再封
還錄黃有旨依已降指揮工部侍郎黃艾因對問
所以逐朱某之驟上曰始除工部侍郎黃艾因對問
欲與卿復吏部侍郎孫逢吉亦上疏留又因講權輿
差知江陵府詔不候受告疾速之任○初上之立

也趙相求能通意於長信宮者知閣門事韓侂胄
自疏於太皇太后親屬也請効力遣入白不許出
遇太后許之乃命復舊職請入白不許出
遂定侂胄自謂有定策之功且依託肺腑出入宮掖
居於中用事朱子離長沙已聞之即揚聲出宮
免其彭年請對白發其奸龜年出陳之使客使侂
待郎彭年請對白發其奸龜年出陳之使客使侂
益得志時丞相政事四方知名之士聚於本朝
言於上引以觀新政而事已多從中出朱子既
酬其勞勿使數以手書遣生徒密白丞相當以厚
杜漸謹不可忽之意丞相方謂其易制所倚以為
腹心謀事之人又皆持祿苟安無復遠慮朱子獨
懷忠憤因講罪奏疏極言之侂胄大怒陰與其黨
謀先去其為首者則其餘去之易耳乃於禁中為
無不切頗見嚴憚而一時爭名之流亦知無不言
前疏則內批徑下朱子既去國彭龜年遂改使侂

因奏曰政緣陛下近日逐得朱某太暴故亦欲陛下
亟去此小人既而省劄直批龜年與卿既由此藉
勢益張拳拳附和并疑丞相視正士如深仇衣冠
之禍蓋始於此云○戊戌行至玉山邑宰司馬述請
為諸生講說辭不獲乃就縣庠宿儒因學者所請
問而發明道要聞者興起遂刻講義一篇以傳于
世此乃朱子晚年教人親丁未還家辛未復辭前命
切之訓讀其深味之○丁未還家辛未復辭前命
仍乞追還新舊職名朝例也○十二月詔依舊煥
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竹林精舍成煥
洲○朱子既歸學者甚眾至是精舍成率諸生行
釋菜之禮以告成事其文曰後學朱熹敢昭告于
允聖至聖文宣王恭惟道統遠自羲軒集厥大成
兩維元聖述古垂訓萬世作程三千其徒此若時
厥後口耳失傳得其宗逮思及孟益以光大自時
俾我後人如夜復旦某以凡陋少蒙義方中靡常
師晚親有道載鑽仰雖未有聞賴天之靈幸無
失墜逮茲遐老同好鼎來落此一丘群居伊始探
原推本敢昧厥初冀必告虔庶其昭格陟降庭止
惠我光昭傳之方來永無教令以吉日恭簡釋
菜之禮以先師完國公顏氏明道程氏沂水侯
氏鄉國公孟氏濂溪周公顏氏明道程氏沂水侯
先生康節邵先生橫渠張先生溫國司馬文正公
延平李先生從祀○又精舍規約整肅置堂長以
司之且書其門符云道
迷前聖統朋誤達方來

寧宗慶元元年乙卯十六歲正月復乞追還舊職名
不允○二月答曾致座三月再辭不允以議舊祖
効并累中省有旨次對之職除受已久與廟議初
不相開依已降指揮不得再有陳請○先是吏部
轉會廢勘至是五月乞致仕不允初侂胄印欲排
其辭及是誣以不悅竄永川中外震駭大懼一
既去矣侂胄本代人志在招權納賄上大夫者利

無取或素為清議所推者乃教以除之其已者然
後或以肆志而莫予違陰誦姓名按之其以次者
遂或更道學之名曰偽學蓋謂貪黷放肆乃人真
情其廉潔好學者皆為偽也於是群小附和以收偽
名進者蓋起而大府寺丞呂祖謙以論救承相
紹興朱子自以蒙累朝知遇之恩且尚帶從臣職
禍因以明丞相之冤子第諸生更進諫諍以為必
且賈禍朱子不聽蔡元定入諫請以著次之遇
之同入朱子不聽蔡元定入諫請以著次之遇
致云休七月復辭職名并乞休致紹興謝事非
得再有九月乞錫職名乞錫職名紹興謝事非
依已降十一月再辭職名又言已罷職官不致復
指揮

朱子實紀卷四

十五

朱子實紀卷四

十五

廷欲以此別真偽望體此意勿固辭朱子辭益力
廟堂不樂伯壽嘗執弟子禮恨不薦已因行詞以
逢迎之是後小人是歲楚辭集註成後又有辯証及
如云慶元乙卯相公講死於孝亭精舍時朝廷治
黨人方急丞相趙公講死於孝亭精舍時朝廷治
形於色忽一日出示學者以所釋楚辭一篇其退
而思之先生平日居教學者皆以大學語孟中庸
書次而六經又次而史漢至其義何也然先生特
除論及之耳乃獨為楚辭解釋其義何也然先生特
終不言其筆亦不為辭有請
二年丙辰朱子歲二月申省乞改正已受從臣恩
數言昨來疏封錫服封贈蔭補廩十二月號職罷
祠先是臺臣恩數皆常改正不詐十二月號職罷
動天文辭復言為學之冠以匹夫腐儒之主之柄鼓

毀是利取士稍涉義理者悉見黜落六經語孟中
庸大學之書為世大禁士子避時所忌文氣日果
曲射利者多欲為世大禁士子避時所忌文氣日果
然朱子之相報曰死生禍福久已置之度外不煩
告之相報曰死生禍福久已置之度外不煩
祖流之相報曰死生禍福久已置之度外不煩
從之立蔡元定意謂論伊川得為富貴遂奏乞職罷
足以致之立蔡元定意謂論伊川得為富貴遂奏乞職罷
也至是緒餘始無所忌惴惴然姓名是猶有羞惡之心
傷先生之學之行卓然在後世果何是歲始修禮書
儀禮經傳通解其書大要以後世果何是歲始修禮書
而以小戴傳通解其書大要以後世果何是歲始修禮書
相傳之屬或又自別於經或附於義其外如弟子職保
禮學禮邦國禮十七朝禮喪祭禮類其外如弟子職保
體已具者蓋十七朝禮喪祭禮類其外如弟子職保

朱子實紀卷四

朱子實紀卷四

遭秦滅學禮樂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綴竟無全
書其禮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為禮之綱領
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
冠義等篇乃其義說耳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
諸科禮雖不行而義說耳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
以宋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
科棄經其任虛文以宗末其失已甚而博士諸生又
不過據其虛文以宗末其失已甚而博士諸生又
度數之實而虛文以宗末其失已甚而博士諸生又
大議率用耳學應斷而巳成也然乃樂之為教則又絕
無師授律尺短長聲而巳成也然乃樂之為教則又絕
說者而不知其為長聲而巳成也然乃樂之為教則又絕
史籍考訂其說欲以儀禮為經而取禮記及諸經
人抄寫諸儒之說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
而鍾律之制則未成會家除用學徒分教無不檢閱
加參考別為一書以補六藝之闕而亦未能真也
欲望聖明特詔有司許臣就秘書省開借禮樂諸
書自行招致舊月學徒十餘人踏空問官屋數

問與之居處令其編類可以興起廢墜垂之永久
使士知實學異時可為聖朝制作之助則斯文幸
甚會去國
不及上

三年丁巳朱子六十八歲正月按是月朔旦朱子書於歲

百七十六年壬戌此其憂傷微意可見矣○跋河圖洛
書拜命表謝畧云雖補過以修身無及桑榆之暮
○前數日之夕朱子方與諸生講論有以知小報來
者畧起視之復坐講論如初翼旦諸生乃知有指
揮後竟無告命蓋據垣不別蔡元定於寒泉周易

叅同契考異成郡縣捕元定甚急元定色不為
泣下者朱子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日朋友相愛
定會宿寒泉相與訂志可謂兩得之矣明日獨與元

博聞同輩皆朱子為之哀憫元定從游最久精
長於天文地理樂律曆數兵陣之說凡古書經籍
肯綮學不暢達朱子論易推本河圖洛書邵氏皇

經世書先天下而後生多與元定往復而為精詣
故其賤也恨無與語者其沒也祭之以為精詣
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識不復可

見並游之好同志之樂已矣○時黨禁益深朱子
稱善類斥逐無遺仲所樂同契○時黨禁益深朱子
與同志講道於竹林精舍不為較或勸以謝絕生

徒儉德避禍者朱子曰禍福之來命也或又微
先生有天生德於予底意思却無微服過宋之意
曰其不曾上書自辨又不教做却詩謗訕只與朋友

相書云其自少鄙拙凡事不能及人獨聞古人為
已之學而心猶好之又以為是乃人之所當為而
力所可勉遂委已從事焉庶幾粗以塞其受中

生之責初不敢為異以求名也既而問里後生有

相問者因以所聞告之而流傳之誤乃有自遠至
者其才之高下質之厚薄雖為不同然皆以是心
至其不得拒也不謂其之厚薄雖為不同然皆以是心
註誤連染上緊斯道下及眾賢例得獲罪於心而
猶以不道之法至有初不相識而橫罹其禍者杜門

自不聞知外間風色是歲韓文考異成
四年戊午朱子六十九歲集書傳按大全集止載二典禹
諸說又蔡九峯書傳序云慶元已未冬先生令沈
侯更集書傳又云二典禹謨先生蓋嘗是正而此乃
如外祖祝公遺事○是歲答李季章書云親舊凋零
所以惜此通公遺事○是歲答李季章書云親舊凋零
能就若更得此餘日正為所編禮傳已畧見端緒而未

五年己未朱子七十歲四月詔從所請朱子初疑名在
繼以尚帶階官義當納祿有旨依所始用野服元
乞守朝奉大夫致仕有致仕謝表始用野服元

客榜畧云榮陽呂公嘗言京洛致仕官與人不相
深矣又謂上取衣下裳大帶方履比之京洛自不為
美已且使窮鄉下邑得見祖宗盛時京師舊俗其

行狀
六年庚申朱子七十一歲正月作聚星亭贊有陳氏故
聚星亭至是作新之朱子為本原前陳氏故
屏上而為之贊末云或乃附曹群亦忘漢嗣守之

獨樂古今共嘆又曰高山景行好德所同課忠貞孝
戒其意蓋三月辛酉改大學誠意章戊午歲嘗與
有在矣

有在矣
戊午歲嘗與
有在矣

有在矣
戊午歲嘗與
有在矣

有在矣
戊午歲嘗與
有在矣

有在矣
戊午歲嘗與
有在矣

大學又修得一希簡易平實次第可以終年足日
政誠意章句刻疾其不徒與心先已未夜為諸
生說太極圖中夜復說而銘甚詳日言為理
要惟事事審求其是去其非積久之心與理
萬事天地生萬物而己矣人應甲子以疾終于正
寢前夕夢亥精舍諸生入問疾告之曰諸君遠
來固道足方有進步處諸生退乃作三書一與云
在固道足方有進步處諸生退乃作三書一與云
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及令收禮書底本踵而
成之其書界行間具逐項合修條目且封一卷往
黎式一與范念德托寫禮書甲子即命移寢中堂
不諱常則以儀禮手朱子稿參用之半乃領之就枕誤
搖首然則使人正之柳婦人無得近諸生揖而退
良久恬然而逝午初刻也享年七十有一送終諸
事皆用遺訓焉是歲大風拔木洪流崩岸枯於國
萎豈小變哉○朱子平居倦倦無一念不在於國

記錄雜說舉輒成誦微醺則吟哦古文氣調清壯
其所聞見則先生每愛誦屈原楚騷孔明出師表
淵明歸去來辭并杜子美數詩而十一月壬申葬
已此二條歲月無考故附于末
于建陽縣唐石里之大林谷送者幾千人○言者
乞約束
會葬
嘉泰二年壬戌十月除華文閣待制與致仕恩澤
先是時論欲稍示更張以就平遂
有此除郡不中爰故以生存出命
嘉定元年戊辰十月詔賜謚與遺表恩澤謚曰文
肅伏誅天下稱快朱子忠
誠先見始得暴白于世
三年庚午五月贈中大夫寶謨閣直學士後以明
贈通議大夫
理宗寶慶三年丁亥正月贈太師追封信國公御筆
見後第
紹定三年庚寅九月改追封徽國公詞見後第
卷
淳祐元年辛丑正月詔學官列之從祀三省同奉
見後第
元至正二十二年壬寅二月改追封齊國公制詞見
卷○按今制稱徽國文公而齊國之號未聞及於
建祠祀俱稱徽國文公而齊國之號未聞及於
何時常考汪春坊仲魯文公家廟記作於洪武
丙辰之歲則稱徽國唐山長仲紫陽書院記作
於洪武己未之歲則稱齊國蓋當時未有定制
故稱謂不同如此然其後卒仍徽國之舊恭意

聖明繼興雖有勝國封詔而天下諸司循襲已久
莫之或從且以微為文公文公以之封國於
義實協而改封曰齊殊無意謂故邪其實封齊
見矣姑識之以俟知者正焉

朱子實紀卷之四

朱子實紀卷之四

十一

朱子實紀卷之五

行狀

宋故朝奉大夫華文閣待制贈寶謨閣直學士通

議大夫謚文朱先生行狀

曾祖絢故不仕 妣汪氏

祖森故贈承事郎 妣程氏贈孺人

父松故任左承議郎守尚書吏部員外郎兼

史館校勘累贈通議大夫

妣孺人祝氏贈碩人

本貫徽州婺源縣萬年鄉松巖里

朱子實紀卷之五

先生姓朱氏諱熹字仲晦父朱氏為婺源著姓以儒
名家世有偉人吏部公甫冠擢進士第入館尚書郎
兼史事以不附和議去國文章行義為學者師號章
齊先生有文集行於世吏部公因仕入閩至先生始
寓建之崇安五夫里今居建陽之考亭先生以建炎
四年九月十五日午時生南劍尤溪之寓舍幼穎悟
莊重能言章齊指示曰此天也問曰天之上何物章
齊異之就傳授以孝經一閱封之題其上曰不若是
非人也嘗從群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
卦也少長厲志聖賢之學於舉子業初不經意年十

八貢于鄉中紹興十八年進士第以左迪功郎主泉州同安簿蒞職勤敏纖悉必親郡縣長吏事倚以決苟利於民雖勞無憚職兼學事選邑之秀民充弟子貧訪求名士以為表率日與講說聖賢脩己治人之道年方踰冠聞其風者已知學之有師而尊慕之歷四考罷歸以奉親講學為急二十八年請奉祠監潭州南岳廟明年召赴行在言路有托抑奔競以沮之者遂以疾辭三十二年祠秩滿再請孝宗即位復因其任會有詔求直言因上封事其略言聖躬雖未有闕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闕遺

朱子書卷五

二

而脩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可徧以疏舉然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陛下毓德之初親御簡策不過諷誦文辭吟詠情性比年以來欲求大道之要又頗留意於老子釋氏之書記誦詞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今日之計不過脩政事攘夷狄然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起之也今虜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讎則不可和也義理明矣知義理之不可為而猶為

之以有利而無害也以臣策之所謂和者有百害而無一利何苦而必為之願疇咨大臣總攬群策鑒失之由求應之之術斷以義理之公參以利害之實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使吾脩政攘夷之外了然無一毫可恃為遷延中已之資而不敢懷頃刻自安之意然後將相軍民無不曉然知陛下之志更相激厲以圖事功數年之外志定氣飽國富兵強視吾力之強弱觀彼釁之淺深徐起而圖之中原故地不為吾有而將焉往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

朱子書卷五

三

廷者監司之本欲斯民之得其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今之監司姦賊狼藉肆虐以病民者莫非宰執臺諫之親舊宿客其已失勢者既按見其交私之狀而斥去之尚在勢者豈無其人顧陛下無自而知之耳明年政元隆興復召辭不許即入對其言大學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蓋有是物必有是理然理無形而難知物有迹而易觀故因是物以求之使是理瞭然於心目之間而無毫髮之差則應乎事者自無毫髮之繆陛下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觀理故天下之事多所未察未嘗即理以

應事故天下之事多所未明是以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救斯平治之效所以未著由不講乎大學之道而溺心於淺近虛無之過其二言君父之讎不與其戴天乃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凡有君臣父子之性者發於至痛不能自己之同情而非專出於一己之私然則今日所當為者非戰無以復讎非守無以制勝是皆天理之同然非人欲之私忿也未言古先聖王制御夷狄之道其本不在乎威強而在乎德業其任不在乎遠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紀綱今日諫諍之塗尚壅倖幸之勢方

朱子書

四

張爵賞易致而威罰不行民力已殫而國用未節則德業未可謂脩朝廷未可謂正紀綱未可謂立凡古先聖王所以強本折衝威制夷狄之道皆未可謂備三劉所陳不出封事之意而加剴切焉先生以為制治之原莫急於講學經世之務莫大於復讎至於德業成敗則決於君子小人之用舍故於秦對復申言之蓋學有定見事有定理而措之於言者如此除武學博士待次乾道改元促就職既至以時相方主和議請監南嶽廟以歸三年差充樞密院編脩官待次五年三促就職會魏掇之以布衣召為國子錄因論

曾觀而去遂力辭先生嘗兩進絕和議抑倖幸之戒言既不行雖擢用狎至不敢就出處之義凜然有不可易者尋丁內艱六年復召以未終喪辭七年既免喪復召以祿不及養辭四年之間辭者六九年有旨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先生以改秩昇祠皆進賢賞功優老報勤之典今無故驟得之求退得進於義未安再辭淳熙元年又再辭上意愈堅始拜命改宣教郎奉祠二年除祕書郎先生以改官之命正以嘉其廉退今乃冒進擢之寵是左右望而罔市利力辭時上諭大臣欲獎用廉退執政以先生為言故有是命會有言虛名之士不可用者以故再辭即從其請主管武夷山冲佑觀五年差發遣南康軍事辭者四始之任先生自同安歸奉祠家居幾二十年間關貧困不以屬心涵養充積理明義精見之行事者益霽然矣至郡懇惻愛民如已隱憂興利除害惟恐不及屬邑星子土瘠稅重乞從蠲減章凡五六上歲值不雨講求荒政凡請於朝言無不盡官物之檢放倚閣蠲減除豁帶納如秋苗夏稅木炭月椿經總制錢之屬各視其色目為之條奏或至三四不得請不已并奏請截留綱運乞轉運常

朱子書

五

平兩司撥錢米充軍糧備賑濟申嚴鄰路斷港遏糴之禁選官吏授以方畧俾視境內具知荒歉分數戶口多寡蓄積虛實通商勸分多兩全活其施設次第人爭傳錄以為法訖事奏乞依格推賞納粟人者凡數四郡濱大江舟艤岸者遇大風輒淪溺因募飢民築堤捍舟民脫於飢舟患亦息先生視民如傷至姦豪侵擾細民撓法害政者懲之不少貸由是豪強斂戢里閭安靖數詣郡學引進士子與之講論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又奏乞賜書院敕額及高宗御書石經板本九經注疏等書者至再每休沐輒一

余子實紀卷五

六

至諸生質疑問難誨誘不倦退則相與徜徉泉石間竟日乃反又求栗里陶靖節之居西澗劉屯田之墓孝子熊仁瞻之閭旌顯之猶以不得悉行其志為恨明年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遂上疏言天下之大務莫大於恤民恤民之本又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今日民間特以稅重為苦正緣二稅之入朝廷盡取以供軍而州縣無復贏餘則不免於二稅之外別作名色巧取於民今民貧賦重若不討理軍實去其浮冗則民力決不可寬惟有選將吏覈兵籍可以節軍費開廣屯田可以實軍儲練習民兵可以益邊

備今日將帥之選率皆膏粱子弟廝役凡流所得差遣為費已是不貲到軍之日惟望裒歛刻剝以償債負總餽餉之任者亦皆倚負幽陰交通貨賂其所驅催東南數十州之脂膏骨髓名為供軍而輦載以輸權倖之門者不可以數計然則欲討軍實以紓民力必盡反前之所為然後乃可冀也授將印委利權一出於朝廷之公議則可以絕苞苴請託之私而刻剝之風可革務求忠勇沉毅實經行陣之人則可以革輕授非才之弊而軍士畏愛蒐閱以時竄名冗食者不得容於其間又擇老成忠實通曉兵農之務者使

余子實紀卷五

七

領屯田之事付以重權責以久任則可以漸省列屯坐食之兵稍損州郡供軍之數軍籍既覈屯田既成兵民既練州縣事力既紓然後可以禁其苛斂責其寬恤庶幾窮困之民得保生業無復流移漂蕩之患矣所謂其本在於正心術以立紀綱者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附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

此一二小人者上則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說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謹言而安於私智之鄙態下則招集士大夫之嗜利無耻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為引援擢賞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則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宰相師傳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墻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觀觀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略能驚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明言以擣其囊

宋子實紀卷五

八

橐窰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此一二人之門名為陛下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蓋其所壞非獨壞陛下之紀綱乃併與陛下所以立紀綱者而壞之則民又安可得而恤財又安可得而理軍政何自而脩土宇何自而復宗廟之隤趾又何時而可雪耶先生在任嘗用劄子奏事後因臺諫言用劄子非舊制遂奏乞罷黜又以致入戶逃移自劾者再以疾請奉祠者五將滿除江西提舉常平茶鹽事待次初廟堂議遣先生使蜀上意不欲其遠去故有是命

詔以脩舉荒政民無流殍除直秘閣凡三辭皆以前所奏納票入未推賞難以先被恩命會浙東大饑易提舉浙東常平茶鹽事時民已艱食即日單車就道復以南康納票入未推賞辭職名且乞奏事之任納票實行遂受職名入對其一言陛下臨御二十年間水旱盜賊略無寧歲意著德之崇未至於天與業之廣未及於地與政之大者有未舉而小者無所繫與刑之逮者或不當而近者或幸免與君子有未用而小人有未去與大臣失其職而賤者竊其柄與直諒之言罕聞而諂諛者衆與德義之風未著而汙賤者

宋子實紀卷五

九

騁與貨賂或上流而恩澤不下究與責人或已詳而反躬有未至與夫必有是數者然後足以召災而致異其二言陛下即政之初蓋嘗選建英豪任以政事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燕閑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已也則時聽外廷之論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公言以為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

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嬖側媚之態既足以盡心志其胥吏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此其生熟甘苦既有兩分恐陛下未及施其駕馭之術而先墮其數中矣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無米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為竊位固寵之計中外相應更濟其私日往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隳綱紀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愁民怨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飢饉荐臻群小相挺人人皆

金華縣志卷五

十

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無所得而國家顧乃獨受其弊其三言採荒利害如州縣早傷早行檢放從實蠲減勸諭人戶賑糶務得其平納粟之人早行推賞所納米數仍減其半乞撥豐儲倉米三十餘萬石以備濟糶州縣新舊官物並且住催紹興丁身等錢預行蠲放及免米商力勝稅錢量立賞格官吏違慢者奏劾昏病者別與差遣仍差選得替待闕官廟持服官負時暫管幹其四言水旱三分以上第五等戶免檢並放五分以上第四等戶依此施行乞行著令及請頒行社倉條約於諸路其五言紹興和買乞議革

其弊其六言南康嘗乞蠲減星子租稅有司拒以對補吝細鄙狹不達大體其七言白鹿書院請賜書額先生所對奏劄凡七其一二皆自書以防宣洩又以南康所上封事繕寫成冊用袋重封於閣門投進後五劄亦有非一時採荒之急者當倥偬不暇給之際而憂深慮遠從容整暇蓋急於採民罄竭忠悃不敢有所隱也先生所居之鄉每歲春夏之交豪戶閉糶牟利細民發廩強奪動相賊殺幾至挺變先生嘗帥鄉人置社倉以賑貸之米價不登人得安業至是乞推行之白鹿書院事本不暇及前期執政使人諭以

金華縣志卷五

十一

且宜勿言先生因念主上未必有鄙薄儒生之意而大臣先為此言不可及對卒言之上委曲訪問悉從其請先生初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客舟之米已輻輳復以入奏荒政數事推廣條上情詞懇惻條目詳密日與僚屬寓公釣訪民隱至廢寢食分晷既定按行所部窮山長谷靡所不到拊問存恤所活不可勝計每出皆乘單車屏徒從所歷雖廣而人不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蒼黃驚懼常若使者壓其境至有自引去者由是所部肅然而尤以戒盜捕蝗興水利為急大抵措畫悉如南康時而用心尤

苦初奏紹興和買之弊至是乞先與痛減歲額然後用買頭料數惟恐真下戶受其弊則請參用高下等第均敷及減免下戶丁錢以優之又乞免台州丁錢至於差役利害亦當條具數千言申省義役之法則乞令均出義田罷去役首免排役次官差保正副長輪收義田仍令上戶兼充戶長又乞取會福建下四州見行產鹽法行於本路沿海四州又乞依處州見行之法改諸郡酒坊為萬戶於採茶之餘猶悉及他事以為經久之計先生猶以徒費大農數十萬緡無以全活一道飢民自劾又以前後奏請多見抑却幸而從者又率稽緩後時無益於事蝗旱相仍不勝憂憤復奏言為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責躬求言然後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為收糴之本詔戶部無得催理舊欠詔諸路漕臣遵依條限檢放稅租詔宰臣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以下結人心消其乘時作亂之意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於餓殍而在於盜賊蒙其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上及於國家也復上時宰書云朝廷愛民之心不如惜費之甚是以不肯為極力救民之

事明公憂國之念不如愛身之切是以但務為阿諛順指之計然民之與財孰輕孰重身之與國孰大孰小財散猶可復聚民心壹失則不可復收身危猶可復安國勢一傾則不可復正至於民散國危而措身無所則其所聚有不為大盜積者耶九年以賑濟有勞進直徽猷閣辭知台州唐仲友與時相王淮同里為姻家遷江西提刑未行先生行部訟者紛然得其姦賊偽造楮幣等事劾之時久旱而雨奏上淮匿不以聞仲友亦自辯且言弟婦王氏驚悸病篤論愈力章至十上事下紹興府鞠之獄具情得乃奪其新命授先生先生以為是蹊田而奪之牛辭不拜遂歸尋令兩易江東辭及辭職名且言唐仲友雖寢新命已具之獄竟釋不治則是所按不實難以復沾恩賞並不許受職名再辭新任且乞奉祠言所劾賊吏黨與衆多垂當要路大者宰制幹旋於上小者馳騁經營於下若其加害於臣不遺餘力則逮至師友淵源之所自亦復無故橫肆祗排為臣之計惟有乞身就閑或可少紓患害時從臣有奉時相意上疏毀程氏之學以陰詆先生者故有是言十年差主管台州崇道觀先生守南康使浙東始得行其所學已試之効卓

然而卒不果用退而奉崇道雲臺鴻慶之祠者五年
自是海內學者尊信益衆十四年除提點江西刑獄
公事待次以疾辭不許遂拜命十五年促奏事又以
疾辭不許遂行又以疾請奉祠者再准罷相遂力疾
入奏首言近年以來刑獄不當輕重失宜甚至涉於
人倫風化之重者有司議刑亦從流宥之法則天理
民彝幾何不至於泯滅又言州郡獄官乞注有舉主
關陞及任滿銓試第二等以上人常調關陞及省部
胥吏並不得注擬若縣獄則專委之令或不得人則
無所不至亦望令縣丞或主簿同行推訊又言提刑
司管催經總制錢起於宣和末年倉卒用兵權宜措
畫其始亦但計其出納之實數而隨以取之及紹興
經界民間投印違限契約所入倍於常歲自後遂以
是年為額而立為比較之說甚至災傷檢放倚閣錢
米已無所入而經總制錢獨不豁除州縣之煎熬何
日而少紓斯民之愁嘆何時而少息又言江西諸州
科罰之弊至其末篇乃言陛下即位二十有七年而
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嘗反覆而思
之無乃燕間蠅漢之中虛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未純
人欲有未盡歟天理未純是以為善不能充其量人

宋王實紀卷五

十四

欲未盡是以除惡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
是非得失之機朋分角立交戰於其中故體貌大臣
非不厚而使嬖側媚得以深被腹心之寄寤寐豪英
非不切而柔邪庸繆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聞
公議正論而有時不容非不聖讒說殄行而未免誤
聽非不欲報復陵廟讎恥而不免畏怯苟安非不欲
愛養生靈財力而未免歎息愁怨凡若此類不一而
足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則必謹而察之此為
天理耶為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其
少有壅闕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
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
是裁之則聖心洞然中外融澈無一毫之私欲得以
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為陛下之所欲為無不如
志矣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正心誠意為上所厭聞
戒以勿言者先生曰吾平生所學只有此四字豈可
回互而欺吾君乎及奏上未嘗不稱善曰久不見卿
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勞卿州縣
除兵部郎以足疾丐祠未供職本部侍郎林栗前數
日與先生論易西銘不合至是遣部吏抱印迫以供
職先生以疾告遂疏先生欺慢時上意方嚮先生欲

宋王實紀卷五

十五

易以他部郎時相竟請授以前江西之命仍舊職名
又令吏部給還改官以後不曾陳乞磨勘蓋先生改
秩既出特恩其後累任祠官無績可考以故不曾陳
乞磨勘者十有四年先生行且辭曰論者謂臣事君
無禮為人臣子有此名罪當誅戮豈可復任外臺耳
目之寄章再上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
栗亦罷辭磨勘及職名不許轉朝奉郎未踰月再召
時廟堂知上眷厚憚先生復入故為兩罷之策上悟
復召先生受職名辭召命以為遷官進職皆為許其
閑退方竊難進易退之衰復為彈冠結綬之計則其

宋李實紀卷五

十六

為世觀笑不但往來屑屑之譏又促召初先生入奏
事迫於疾作嘗面奏以為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具
封事以聞至是再辭遂併具封事投匭以進其畧曰
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肢無一
毫一髮不受病者臣不暇言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
日之急務為陛下言之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
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
備明軍政六者是也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
雖在紛華波動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
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猶恐隱微之間或

有差失而不自知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凡
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
無一不領於冢宰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
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
髮之私陛下之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果有如此
此之功乎所以脩身齊家而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
効乎宮省事禁臣固不得而知然爵賞之濫貨賂之
流閭巷竊言久已不勝其籍籍則陛下所以脩之家
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
恩遇過當往者淵觀說汴之使勢焰熏灼傾動一時

宋李實紀卷五

十七

今已無可言矣獨有前日臣所面陳者雖蒙聖慈委
曲開譬然臣之愚竊以為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
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
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臣竊聞
之道路自王莽既逐之後諸將差除多出此人之手
陛下竭生靈膏血以奉軍旅而軍士顧乃未嘗得一
溫飽是皆將帥巧為名色奪取其糧肆行貨賂於逆
習以圖進用出入禁闥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為欺
蔽以至於此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為我之私
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

除授之是非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者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至於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官寮之選號為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懷薄關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有箴規之效至於從容朝夕陪侍遊燕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唐之六典東宮之官師傅賓客既職輔導而詹事府兩春坊實擬天子之三省故以詹事庶子領之今則師傅賓客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何其輕且褻之甚耶夫立太子而不置師傅賓客則無以教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獨使春坊使臣得侍左右則無以防其戲慢嫖狎奇袤雜進之害宜討論前典置師傅賓客之官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至於選任大臣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任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直以一念之間未能徹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為輔相則恐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掄之際常先排擯此等

實之度外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之第一流矣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宮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間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則其所以熏蒸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姦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廷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能無所撓敗紀綱不正於上是以風俗頹弊於下蓋其為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為尤甚大率習為軟美之態依阿之言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為得計下之事上固不敢少忤其意上之御下亦不敢稍拂其情惟其私意之所在則千塗萬轍經營計較必得而後已甚者以金珠為脯醢以契券為詩文宰相可唱則唱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恥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群譏眾排指為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在下之賢人君子復如

崇宣之間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嗚呼此豈治世之事而尚復忍言之哉至於愛養民力脩明軍政則自虞允文之為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撥者號為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以為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為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在亡其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何矣而曷

宋史紀事本末

卷五

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胡人之首如太祖皇帝之言我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趣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為限以為未足則又造為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脅之於是中外承風競為苛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倍寇士卒以殖私財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祈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即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奏為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其等級推先案牘具備則誠以為公薦而

可以得人矣而豈知其諧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乖刺如此則彼智勇材畧之人孰肯抑心下首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以為將帥者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脩明軍政激勸士卒以強國勢豈不誤哉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慙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為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為矣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乙宮無崇政殿說書時上已有

宋史紀事本末

卷五

倦勤之意蓋將以為燕翼之謀先生嘗草奏疏言講學以正心脩身以齊家遠便嬖以近忠直抑私恩以抗公道明義理以絕神姦擇師傳以輔皇儲精選任以明體統振綱紀以厲風俗節財用以固邦本脩政事以攘夷狄凡十事欲以為新政之助會執政有指道學為邪氣者力辭新命除秘閣脩撰仍奉外祠遂不果上先生當孝宗朝陞對者三上封事者三其初固以講學窮理為出治之大原其後則直指天理人欲之分精一克復之義其初固以當世急務一二為言其後封事之上則心術宮禁時政風俗披肝瀝膽極

其忠鯁蓋所望於君父愈深而其言愈切故於封事之末有曰日月逾邁如川之流一往而不復不唯臣之蒼顏白髮已迫遲暮而竊仰天顏亦覺非昔時矣忠誠懇惻至今讀者猶為之涕下先生進疏雖切孝宗亦開懷容納武博編摩秘書郎曹之除蓋將引以自近守南康持浙東江西之節又知其不可強留而授之至是復有經惟之命先生之盡忠孝宗之受盡言亦未為不遇也然先生進言皆痛詆大臣近習孝宗之眷愈厚而嫉者愈深是以不能一日安其身於朝廷之上而孝宗內禪矣光宗即位再辭職名仍舊直寶文閣降詔獎諭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者再覃恩轉朝散郎賜緋衣銀魚改知漳州又再以疾辭不許時光宗初政再被除命遂以紹熙元年之任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歲減經總制錢四百萬加意學校教誘諸生如南康時又以習俗未知禮祿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釋氏之教南方為盛男女聚僧廬為傳經會女不嫁者私為庵舍以居悉為之禁俗大變郡有故迪功郎高登忤秦檜貶死為奏請昭雪獲其直會朝論欲行泉漳汀三州經界先生初仕同安已知經界不行之害

至是訪事宜擇人物以至予量之法洞見本末遂疏其事上之且言必可行之說三將必至於不能行之說一蓋為經界法行息爭止訟大為民利而占田隱稅侵漁貧弱者所不便及具宣德意榜之通衢則邦民鼓舞而寓公豪右果為異議以沮之遂因地震及足疾不赴錫宴自劾其冬有旨先行漳州經界南方春早事已無及明年屬有嗣子之喪再請奉祠除秘閣脩撰主管南京鴻慶宮先生以當上初政嘗辭前件職名已降褒詔從其請難以復受辭者再詔論撰之職以寵名儒乃拜命除荆湖南路轉運副使再辭漳州經界竟罷遂以前言經界可行自劾三年再以病辭乞補滿宮觀從之又數月差知靜江府廣南西路經略安撫辭四年又辭主管南京鴻慶宮未幾差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以辭遠就近不為無嫌力辭五年再辭有旨長沙巨屏得賢為重會洞獠擾屬郡遂拜命赴鎮至則遣人諭以禍福皆降之申教令嚴武備戢姦吏抑豪民先生所至必興學校明教化湖湘士子素知學日伺公退則請質所疑先生為之講說不倦四方之學者畢至又以南康漳州所申改正釋奠儀式為請錄故死節五人為之立廟孝宗升

遐先生哀慟不能自勝又聞上以疾不能執喪中外
洶洶益憂懼遂申省乞歸田里言天下國家所以長
久安寧惟賴朝廷三綱五常之教建立備明於上然
後守藩述職之臣有以稟承宣布於下所以內外相
維小大順序雖有強猾姦宄無所逞志不然以一介
書生置諸數千里軍民之上亦何所憑恃而能服其
衆哉又草封事極言父子天性不應以小嫌廢彝倫
言頗切直會今上即位不果上上在潛邸聞先生名
每恨不得先生為本官講官至是首召奏事先生行
且辭除煥章閣待制待講辭不許又再辭且言陛下

宋子實紀卷五

書一

嗣位之初方將一新庶政所宜愛惜名器若使倖門
一開其弊豈可復塞至於博延儒臣專意講學將求
所以深得親懽者為建極導民之本思所以大振朝
綱者為防微慮遠之圖顧問之臣實資輔養用人或
繆所繫非輕蓋先生在道聞南內朝禮尚闕近習已
有用事者故預有是言又不許遂奏乞且依元降指
揮帶元官職奏事者再及入對首言乃者天運艱難
國有大咎所謂天下之大變而不可以常理處者太
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丕圖可謂處之以權而
庶幾不失其正矣然自頃至今亦既三月或反不能

無幾於逆順名實之際禍亂之本又已伏於冥冥之
中竊為陛下憂之尚猶有可諉者亦曰陛下之心前
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此則道
心微妙之全體天理發用之本然所以行權而不失
其正之根本也誠即是心而充之則所謂求仁得仁
而無怨終身所然樂而忘天下者臣有以知陛下之
不難矣借曰天命神器不可無傳宗廟社稷不可無
奉則轉禍為福易危為安亦宜可舍此而他求哉充
吾未嘗求位之心則可以盡吾負罪引慝之誠充吾
未嘗忘親之心則可以致吾溫清定省之禮始終不

宋子實紀卷五

書一

越乎此而大倫正大本立矣次言為學莫先於窮理
窮理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致
精之本又在於居敬而持志又三劄言湖南歲計入
少出多不可支吾乞裁減差到諸班換授歸正雜色
補官貲數邵州邊防全無措畫以致猥人侵犯乞移
置寨柵增撥戍兵潭州城壁乞行計度脩築既對面
辭待制待講不許翌日又辭待制職名乞改作說書
差遣以為未得進說而先受厚惠萬一異時未効消
埃而疾病不支遂竊侍從職名而去則臣死有餘罪
上手札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牢辭

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遂拜命會趙彥逾按視孝宗山陵以為土肉淺薄掘深五尺下有水石旋改新穴比舊僅高尺餘孫逢吉覆按亦乞少寬月日別求吉兆有旨集議臺史憚之議遂中寢先生竟上議狀言壽皇聖德神功宜得吉土以奉衣冠之藏當廣求術士博訪名山不宜偏信臺史罔上誤國之言固執紹興坐南向北之說委之水泉砂礫之中殘破浮淺之地不報覃恩轉朝請郎賜紫章服兼實錄院同脩撰再辭不許拜命受詔進講大學先生以平日論著敷陳開析務積誠意以感上心遂奏乞除朔望旬休及過

朱子實紀卷五

其

宮日分不以寒暑雙隻月日諸假故並令蚤晚進講又乞置局看詳四方封事瑞慶節免稱賀皆從之復因有旨脩葺舊東宮為屋三數百間遂具四事奏言當上帝震怒災異數出畿甸百姓飢餓流離太上皇帝未獲進見壽皇因山未卜太皇太后皇太后皆以尊老之年煢然憂苦不宜大興土木以就安便壽康定省之禮所宜下詔自責頻日繼往顧乃逶迤舒緩無異尋常太上皇帝必以為此特備禮而來其深閉固拒而不得見亦宜矣朝廷綱紀尤所當嚴上自人主下至百執各有職業不可相侵今進退宰執移易

臺諫皆出陛下之獨斷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正使其事悉當於理亦非為治之體況中外傳聞皆謂左右或竊其柄而其所行又未能盡允於公議乎此弊不革臣恐名為獨斷而主威未免於下移欲以求治而返不免於致亂末復申言敢官之卜不宜偏聽臺史膠固繆妄之言墮其交結眩惑之計皆不報先生進講每及數次復以前所講者編次成帙以進上亦開懷容納且面諭以求放心之說甚善所進冊子宮中常讀之今後更為點來先生知上有意於學遂以劄子勉上進德其畧言願陛下日用之間語默動

朱子實紀卷五

其

靜必求放心以為之本而於玩經觀史親近儒學已用力處益用力焉數召大臣切劘治道俾陳今日要務畧如仁祖開天章閣故事至於群臣進對亦賜溫顏反覆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其人才之邪正短長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又奏禮經教令子為父嫡孫承重為祖父皆斬衰三年嫡子當為父後不能襲位執喪則嫡孫繼統而代之執喪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為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可知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整正壽皇聖帝至性自天孝誠內發易

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以大布所宜著在方冊為世法程間者遺詔初頒太上皇帝偶違康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以世嫡承大統則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遵壽皇已行之法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不惟上違禮律且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痛之然既往之失不及追改唯有將來啓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則其變除之節尚有可議欲望明詔禮官稽考禮律預行指定會孝宗祔廟議宗廟迭毀之次有請併祔僖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祔祭則正東向之位者有旨集議僖順

余子實紀卷五

文

翼宣四祖祧主宜有所歸自太祖皇帝首尊四祖之廟以僖祖為四祖之首治平間議者以世數浸遠請遷僖祖於夾室未及數年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廟與稷契無異請復其舊詔從之時相雅不以熙寧復祀僖祖為是先生度難以口舌爭遂移疾上議狀條其不可者四以為藏之夾室則是以祖宗之主下藏於子孫之夾室至於祔祭設幄於夾室之前則亦不得謂之祔欲別立一廟則喪事即遠有毀無立欲藏之天興殿則宗廟原廟不可相雜議者皆知其不安特以其心急欲尊奉太祖三年一祔時暫東向之故不

知其實無益於太祖之尊而徒使僖祖太祖兩廟威靈相與爭校強弱於冥冥之中并使四祖之神疑於受殯傍徨躑躅不知所歸令人傷痛不能自己今但以太祖當日追尊帝號之心而默推之則知太祖今日在天之靈於此必有所不忍又況僖祖祧主遷於治平不過數年神宗皇帝復奉以為始祖以為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所謂有其舉之而莫敢廢者乎又擬為廟制以辯議者一旦併遷僖宣二祖析太祖太宗為二之失復引元祐大儒程頤之說以為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蓋出僖祖安得為無功

余子實紀卷五

文

業議狀既上廟堂持之不以聞即毀撤僖宣廟室更創別廟以奉四祖宰相既有所偏主樓鑰陳傳良又復牽合裝綴以附其說先生所議頗達上聽忽有旨召赴內殿奏事因節略狀文及為劄子畫圖以進上然之且曰僖祖國家始祖高宗孝宗太上皇帝不曾遷今日豈敢輕議欲令先生於榻前撰數語以御批直罷其事先先生方懲內批之弊因言乞降出劄子再令臣寮集議既退復以上意諭廟堂而事竟不行經生學士知禮者皆是先生一時異議之徒忌其軋已權姦遂從而乘之上之立也丞相趙汝愚密與知閣

門事韓侂冑謀之侂冑於太皇太后為親屬因得通中外之言侂冑自謂有定策功居中用事先先生自長沙辭免待制侍講已微寓其意及進對復嘗再三面言又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共攻之龜年出護使客侂冑益得志先生又於所奏四事疏中斥言左右竊柄之失後因講筵留身復申言前疏乞賜施行既退即降御批云憫卿耆艾方此隆冬恐難立講已除卿官觀宰相執奏不行明日徑以御批付下臺諫給舍亦爭留不可除竇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力辭尋除知江陵府又力辭仍乞追還新舊職名詔依舊煥章閣

金華書院藏

卷五

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慶元元年又乞追還舊職不許趙丞相亦罷誣以不軌謫永州丞相既當大任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以觀新政先生獨惕然以侂冑用事為慮既屢為上言又數以手書遣生徒密白丞相當以厚賞酬其勞勿使得預朝政且有分界限立紀綱防微杜漸謹不可忽之意丞相方謂其易制所倚以為腹心謀事之人又皆持祿苟安無復遠慮丞相既逐而朝廷大權悉歸侂冑先生自念身雖閑退尚帶侍從職名不敢自嘿遂草書萬言極言姦邪蔽主之禍因以明其冤詞旨痛切諸生更諫以

筮決之遇遯之同人先生默然退取諫藁焚之自號遯翁以廟議不合乞收還職名又以疾乞休致不許先是吏部取會磨勘至是轉朝奉大夫又辭職名乞休致又以嘗妄議山陵自劾又言已罷講官不敢復帶侍從職名詔依舊秘閣脩撰二年又言昨來疏封錫服封贈蔭補磨勘轉官皆為已受從官恩數乞改正沈繼祖為監察御史上章誣詆落職罷祠四年十二月以來歲年及七十申乞致仕五年依所請六年三月甲子終於正寢十一月壬申葬建陽縣唐石里之大林谷嘉泰二年除華文閣待制與致仕恩澤傳

金華書院藏

卷五

伯壽故家子嘗執弟子禮恨不薦已先生辭次對除脩撰也伯壽行詞有慢偽等語及先生沒伯壽守建寧又不以聞故復職之命猶生存也自先生去國侂冑勢益張鄙夫憮人迎合其意以學為偽謂貪黷放肆乃人真情潔廉好禮者皆偽也科舉取士補涉經訓者悉見排黜文章議論根於理義者並行除毀六經語孟悉為世之大禁猾胥賤隸頑鈍無恥之徒往往引用以至卿相繩趨尺步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後遊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阿異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遊市肆以自別

其非黨先生日與諸生講學竹林精舍有勸以謝遣
生徒者笑而不答先生既沒善類悉已排擯群小之
勢已成佐胃志氣驕溢遂至擅開邊釁幾危宗社而
生靈塗炭矣開禧三年佐胃伏誅凶徒憮黨根株片
截嘉定元年詔賜謚與遺表恩澤明年賜謚曰文又
明年贈中大夫特贈寶謨閣直學士後以明堂恩累
贈通議大夫先生平居惓惓無一念不在於國聞時
政之闕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未振則
感慨以至泣下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拜必抗章
而力辭屬易退之節則一理不合必奉身而亟去其

朱子實紀卷五

廿二

事君也不貶道以求售其愛民也不徇俗以苟安故
其與世動輒齟齬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事
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
如此然紹道統立人極為萬世宗師則不以用舍為
加損也自韋齋先生得中原文獻之傳聞河洛之學
推明聖賢遺意日誦大學中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
之地先生蚤歲已知其說而心好之韋齋病且亟囑
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冲三人吾友
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必往事之而惟其言
之聽則吾死不恨矣先生既孤則奉以告三君子而

稟學焉時年十有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之經傳
徧交當世有識之士雖釋老之學亦必究其歸趣訂
其是非延平李先生學於豫章羅先生羅先生學於
龜山楊先生延平於韋齋為同門友先生歸自同安
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延平稱之曰樂善好義鮮
與倫比又曰穎悟絕人力行可畏其所論難體認切
至自是從遊累年精思實體而學之所造者益深矣
其為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者所
以成始成終也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
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

朱子實紀卷五

廿三

實持敬之方莫先主一既為之箴以自警又筆之書
以為小學大學皆本於此終日儼然端坐一室討論
典訓未嘗少輟自吾一心一身以至萬事萬物莫不
有理存此心於齊莊靜一之中窮此理於學問思辨
之際皆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
不可易然充其知而見於行者未嘗不反之於身也
不睹不聞之前所以戒懼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
際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事
物既接而品節不差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
乎天理之正不安於偏見不急於小成而道之正統

在是矣其為道也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稟陰陽五行之氣以生則太極之理各具於其中天兩賦為命人所受為性感於物為情統性情為心根於性則為仁義禮智之德發於情則為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端形於身則為手足耳目口鼻之用見於事則為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常求諸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叅諸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貫徹古今充塞宇宙無一息之間斷無一毫之空闕莫不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先生之於道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聖賢而無疑矣故

朱子實錄卷五

一 廿四

其得於己而為德也以一心而窮造化之原盡情性之妙達聖賢之蘊以一身而體天地之運備事物之理任綱常之責明足以察其微剛足以任其重弘足以致其廣毅足以極其常其存之也虛而靜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不窮其守之也歷變履險而不易本末精粗不見其或遺表裏初終不見其或異至其養深積厚矜持者純熟嚴厲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索而精猶以為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常慊然有不足之意蓋有日新又新不能自己者而非後學之所可擬議也其可見之行則脩諸

身者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其閒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匕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行於家者奉親極其孝撫下極其慈閭庭之間內外斬斬恩義之篤怡怡如其祭祀也事無纖鉅必誠必敬小不如儀則終日不樂已祭無違禮則油然而喜死喪之儀哀戚備至飲

朱子實錄卷五

一 廿五

食衰經各稱其情賓客往來無不延遇稱家有無常盡其歡於親故雖疎遠必致其愛於鄉閭雖微賤必致其恭吉凶慶吊禮無所遺調郵問遺恩無所闕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入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若其稽諸事業則州縣之設施立朝之言論經綸規畫正大宏偉亦可舉見雖達而行道不能施之一時然退而明道足以傳之萬代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則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於大學中庸則補其闕遺別其次第綱領條目粲然復明

於論語孟子則深原當時答問之意使讀而味之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於易與詩則求其本義攻其末失深得古人遺意於數千載之上凡數經者見之傳注其關於天命之微人心之奧入德之門造道之闕者既已極深研幾探賸索隱發其旨趣而無所遺矣至於一字未安一詞未備亦必沉潛反覆或達旦不寐或累日不倦必求至當而後已故章句字義至微至細莫不理明詞順易知易行於書則疑今文之艱澁反不若古文之平易於春秋則疑聖心之正大決不類傳注之穿鑿於禮則病王安石廢罷儀禮而

傳記獨存於樂則憫後世律尺既亡而清濁無據是數經者亦嘗討論本末雖未能著為成書然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若歷代史記則又考論西周以來至於五代取司馬公編年之書繩以春秋紀事之法綱舉而不繁目張而不紊國家之理亂君臣之得失如指諸掌周程張邵之書所以繼孔孟道統之傳歷時未久微言大義鬱而不彰先生為之哀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於世太極先天二圖精微廣博不可涯涘為之解剝條畫而後天地本原聖賢蘊奧不至於泯沒程張門人祖述其學所得有深淺所見有疎密先

生既為之區別以悉取其所長至或識見小偏流於異端者亦必研窮剖析而不沒其所短南軒張公東萊呂公同出其時先生以其志同道合樂與之友至或識見少異亦必講磨辨難以一其歸至若求道而過者病傳註誦習之煩以為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不假脩為可以造道入德守虛靈之識而昧天理之真借儒者之言以文老佛之說學者利其簡便詆訾聖賢捐棄經典猖狂叫呶側僻固陋自以為悟立論愈下者則又崇獎漢唐比附三代以便其計功謀利之私二說並立高者陷於空無下者溺於卑陋其

害豈淺淺哉先生力排之俾不至亂吾道以惑天下於是學者靡然向之先生教人以大學語孟中庸為入道之序而後及諸經以為不先乎大學則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語孟之精微不參之以論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旨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其於讀書也必使之辨其音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義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知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為已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蓋亦欲學者窮理反身而持之

以敬也從遊之士迭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未諭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復戒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於言進道難則憂形于色講論經典商畧古今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至諸生問辨則脫然沉痾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為憂樞衣而來遠自川蜀文詞之傳派及海外至於夷虜亦知慕其道竊問其起居窮鄉晚出家蓄其書私淑諸人者不可勝數先生既沒學者傳其書信其道者益衆亦足以見義理之感於人者深矣繼往聖將微之緒啓前賢未發之機辨諸儒之得失闢異端之訛

宋子實紀卷五

六

謬明天理正人心事業之大又孰有加於此者至若天文地志律曆兵機亦皆洞究淵微文詞字畫騷人才士疲精竭神常病其難至先生未嘗用意而亦皆動中規繩可為世法是非資稟之異學行之篤安能事事物物各當其理各造其極哉學備而道立德成而行尊見之事業者又如此秦漢以來迂儒曲學既皆不足以望其藩牆而近代諸儒有志乎孔孟周程之學者亦豈能以造其閫域哉嗚呼是殆天所以相斯文篤生哲人以大斯道之傳也先生疾且革手為書囑其子在與門人范念德黃幹尤拳拳以勉學及

脩正遺書為言翌旦門人侍疾者請教先生曰堅苦問溫公喪禮曰踈畧問儀禮領之已而正坐整冠衣就枕而逝門人治喪者既一以儀禮從事而訃告而至從遊之士與夫聞風慕義者莫不相與為位而聚哭焉禁錮雖嚴有所不避也嗚呼天又胡不慙遺以永斯道之傳而遽使後學失所依歸哉先生所著書有易本義啓蒙著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詞集註辨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語孟集義孟子指要中庸集畧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本朝名臣言行錄古

宋子實紀卷五

七

今家祭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皆行於世先生著述雖多於語孟中庸大學尤所加意若大學論語則更定數四以至垂沒大學誠意一章乃其絕筆也其明道垂教拳拳深切如此楚詞集註亦晚年所作其愛君憂國雖老不忘通鑑綱目僅能成編每以未及脩補為恨又嘗編次禮書用工尤苦竟亦未能脫藁所輯家禮世多用之然其後亦多損益未暇更定平生為文則季子在類次之矣生徒問答則後學李道傳嘗裒輯鈔版未備也娶劉氏追封碩人白水草堂先生之女草堂即韋齋所囑以從學者

也其卒以乾道丁酉其塋以祔穴子三人長塾先十年卒次楚迪功郎監湖州德清縣戶部新市犒賞酒庫後十年亦卒季在承議郎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女五人婿儒林郎靜江府臨桂縣令劉學古奉議郎主管亳州明道宮黃幹進士范元裕仲李二人亦早卒孫男七人鑑鉅銓鐸鉉鉉鑄鉅從政郎新差監行在雜買務雜賣場門銓從事郎融州司法叅軍鑑迪功郎新辟差充廣西經略安撫司準備差遣餘業進士女九人婿承議郎主管華州雲臺觀趙師夏進士葉韜甫周巽亨鄭宗亮黃輅從政郎紹興府會稽縣丞趙師郡黃慶臣李公玉曾孫男六人淵洽潛濟濟澄女七人先生沒年矣狀其行者未有所屬筆在以幹從學日久俾任其責先生既不假是而著幹之識見淺陋言語卑弱又不足模倣萬一追思平日步趨謦欬則悲愴哽咽不忍書亦不忍忘也竊聞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蓋千有餘年之間孔孟之徒所以推明是道者既已

煨燼殘闕離析穿鑿而微言幾絕矣周程張子崛起於斯文湮塞之餘人心蠹壞之後扶持植立厥功偉然未及百年躋駁尤甚先生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則撫其言行又可略歟輒採同志之議敬述世系爵里出處言論與夫學問道德行業人之所共知者而又私竊以道統之著者終之以俟知德者考焉謹狀

嘉定十四年正月

日門人奉議郎主管亳州明

道宮黃幹狀

行狀之作非得已也懼先生之道不明而後世傳

朱子實紀卷五

中

朱子實紀卷五

里

者之訛也追思平日之聞見參以敘述奠誅之文定為草藁以諭同志反復詰難一言之善不敢不從然亦有參之鄙意而不敢盡從者不可以無辨也有謂言貴含蓄不可太露文貴簡古不可太繁者夫工於為文者固能使之隱而顯簡而明是非愚陋所能及也顧恐名曰含蓄而未免於晦昧名曰簡古而未免於艱澁反不若詳書其事之為明白也又有謂年月不必盡記辭受不必盡書者先生之用舍去就實關世道之隆替後學之楷式年月必記所以著世變辭受必書所以明世教狀先生

之行又豈可以常人比常體論哉又有謂告上之語失之太直記人之過失之太訐者責難陳善事君之大義人主能容於前而臣子反欲隱於後先生敢陳於當世而學者反欲諱於將來乎人之有過或具之獄案或見之章奏天下後世所共知而欲沒之可乎又有謂奏疏之文紀述太繁申請之事細微必錄似非行狀之體者古之得君行道有事實可紀則奏疏可以不述先生進不得用於世其兩可見者特其言論之間乃其規模之素則言與行豈有異耶事雖微細處得其道則人受其利一失其道則人受其害先生理明義精故雖細故區處條畫無不當於人心者則鉅與細亦豈有異耶其可辨者如此則其尤淺陋者不必辨也至於流俗之論則又以為前輩不必深抑異學不必力排稱述之辭似失之過者孔門諸賢至謂孔子賢於堯舜豈以抑堯舜為嫌乎孟子闢楊墨而比之禽獸衛道豈可以不嚴乎夫子嘗曰莫我知也夫又曰知德者鮮矣甚矣聖賢之難知也知不知不足為先生損益然使聖賢之道不明異端之說滋熾是則愚之所懼而不容於不辨也故嘗太息而

為之言曰是未易以口舌爭百年論定然後知愚言之為可信遂書其語以俟後之君子幹謹書

朱子實紀卷之五

朱子實紀卷之五

聖

朱子實紀卷之六

宋史道學本傳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父松字喬年申進士第胡世將謝克家薦之除秘書省正字趙鼎都督川陝荆襄軍馬招松為屬辭鼎再相除校書郎遷著作以御史中丞常同薦除度支貲外郎史館校勘歷司勳吏部郎奉檜決策議和松與同列上章極言其不可檜怒風御史論松懷異自賢出知饒州未上卒熹幼穎悟甫能言父指示之曰天也熹問曰天之上何物松異之就傳授以孝經一閱題其上曰不

朱子實紀卷六

若是非人也嘗從群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年十八貢于鄉中紹興十八年進士第主泉州同安簿選邑秀民充弟子貢日與講說聖賢脩己治人之道禁女婦之為僧道者罷歸請祠監潭州南嶽廟明年以輔臣薦與徐度呂廣問韓元吉同召以疾辭孝宗即位詔求直言熹上封事言聖躬雖未有過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可偏遺而脩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可偏舉而本原之地不可以不意陛下毓德之初親御簡策不過諷誦文辭吟詠情性又頗留意於老子釋

氏之書夫記誦詞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脩攘之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誤之也夫金人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讎則不可和也明矣願斷以義理之公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數年之後國富兵強視吾力之強弱觀彼繫之淺深徐起而圖之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斯民之得其所本

朱子實紀卷六

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今之監司姦賊狼藉肆虐以病民者莫非宰執臺諫之親舊賓客其已失勢者既按見其交私之狀而斥去之尚在勢者豈無其人願陛下無自而知之耳隆興元年復召入對其一言大學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陛下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觀理即理以應事是以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著其二言君父之讎不與共戴天今日所當為者非戰無以復讎非守無以制勝且陳古先聖王所以強本折衝威制遠人之道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除

熹武學博士待次乾道元年促就職既至而洪适為相復主和論不合歸三年陳俊卿劉珙薦為樞密院編脩官待次五年丁內艱六年工部侍郎胡銓以詩入薦與王庭珪同召以未終喪辭七年既免喪復召以祿不及養辭九年梁克家相申前命又辭克家奏熹屢召不起宜蒙褒錄執政俱稱之上曰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熹以求退得進於義未安再辭淳熙元年始拜命二年上欲獎用廉退以勵風俗龔茂良行丞相以熹名進除秘書郎力辭且以手書遺茂良言一時權倖群小乘間

余子實紀卷六

一三

讒毀乃因熹再辭即從其請主管武夷山冲佑觀五年史浩再相除知南康軍降旨便道之官熹再辭不許至郡興利除害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多所全活訖事奏乞依格推賞納粟人間詣郡學引進士子與之講論訪白廉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為學規俾守之明年夏大旱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遂上疏言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

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傳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說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勢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耻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為引援擢實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宰相師傳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壅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觀觀自守而未嘗

余子實紀卷六

一四

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能略驚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正言以擣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為陛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且云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之知上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為亡也熹以疾請祠不報陳俊卿以舊相守金陵過闕入見薦熹甚力宰相趙鼎言於上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

自見矣上以為然乃除熹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旋錄救荒之勞除直秘閣以前所奏納粟人未推賞辭會浙東大飢宰相王淮改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即日單車就道復以納粟人未推賞辭職名納粟賞行遂受職名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脩德任人之說次言陛下即政之初蓋嘗選建英豪任以政事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燕閑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已也則時聽外廷之論將以

朱子實紀卷六

一

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無聽士大夫之言以為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嬖側媚之態既足以蠱惑其志其胥吏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采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為竊位固寵之計日往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墮綱紀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

兵怨民怨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荐臻群小相挺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丁無所得而顧乃獨受其弊上為動容所奏凡七事其一二事手書以防宣洩熹始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則客舟之米已輻輳熹日鈞訪民隱按行境內單車屏徒從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凡丁錢和買役法權酷之政有不便於民者悉釐而革之於救荒之餘隨事處畫必為經久之計有短熹者謂其疏於為政上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熹以前後奏請多所見抑幸而從者率稽

朱子實紀卷六

六

緩後時蝗旱相仍不勝憂憤復奏言為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責躬求言然後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為收糴之本詔戶部免徵舊負詔漕臣依條檢放租稅詔宰臣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下結人心消其乘時作亂之意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於飢殍而將在於盜賊蒙其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上及於國家也知台州唐仲友與王淮同里為姻家吏部尚書鄭丙侍御史張天經交薦之遷江西提刑未行熹行部至台訟仲友

者紛然按得其實章三上淮庶不以聞熹論愈力仲友亦自辨淮乃以熹章進呈上令宰屬看詳都司陳庸等乞令浙西提刑委清強官究實仍令熹速往早傷州郡相視熹時留台未行既奉詔益上章論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辭不拜遂歸且乞奉祠時鄭丙上疏詆程氏之學且以沮熹淮又擢太府寺丞陳賈為監察御史賈面對首論近日搢紳有所謂道學者大率假名以濟偽願考察其人擯棄勿用蓋指熹也十年詔以熹案乞奉祠可差主管台州崇道觀既而連奉雲臺鴻慶之祠者五年十四年周必大相除熹提點江西刑獄公事以疾辭不許遂行十五年淮罷相遂入奏首言近年刑獄失當獄官當擇其人次言經總制錢之病民及江西諸州科罰之弊而其末言陛下即位二十七年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嘗反覆思之無乃燕間蟻濫之中虛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所未純人欲有所未盡是以為善不能充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交戰於其中故體貌大臣非不厚而使嬖側媚得以深被腹心之寄寤寐英豪非不切而柔邪庸繆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

聞公議正論而有時不容非不聖讒說殄行而未免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雖耻而未免畏怯苟安非不愛養生靈財力而未免歎息愁怨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謹而察之此為天理耶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其少有壅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此裁之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所欲為無不如志矣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為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戒勿以為言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奏上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以州縣為煩也時曾覲已死王朴亦逐獨內侍甘昇尚在熹力以為言上曰昇乃德壽所薦為其有才耳熹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翌日除兵部郎官以足疾丐祠本部侍郎林栗嘗與熹論易而銘不合劾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緒餘謂之道學所至輒携門生數十人妄希孔孟歷聘之風邀索高價不肯供職其偽不可掩上曰林栗言似過周必大言熹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強登對上曰朕亦見其跛曳左補

闕薛叔似亦奏援熹乃令依舊職江西提刑太常博士葉適上疏與栗辨謂其言無一實者謂之道學一語無實尤甚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詔熹昨入對而論皆新任職事朕亦諒其誠復從所請可疾速之任會胡晉臣除侍御史首論栗執初不通喜同惡異無事而指學者為黨乃熙栗知泉州熹再辭免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未踰月再召熹又辭始熹常以為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具封事以聞至是投匭進封事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支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

宋王實錄卷六

九

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為陛下言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紀變化風俗愛養民力脩明軍政六者是也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凡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陛下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脩身齊家而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宮省事禁臣固不得而知然爵賞之濫貨賂之

流聞巷竊言久已不勝其籍籍則陛下所以脩之家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徃者淵觀說井之徒勢焰重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有前日臣所面陳者雖蒙聖慈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竊以為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臣聞之道路自王莽既逐之後諸將差除多出此人之手陛下竭生靈膏血以奉軍旅顧乃未嘗得一溫飽是皆將帥巧為名色奪取其糧肆行貨賂於近習以圖進用出入禁闥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為欺蔽以至於此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為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者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至於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官僚之選號為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懷薄關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有箴規之効至於從容朝夕陪侍遊燕者又不過使宦者數輩而已師傅賓客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右春坊

宋王實錄卷六

十

遂直以使臣掌之既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又無以防其戲慢狎奇褻雜進之害宜討論前典置師傅賓客之官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至於選任大臣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以任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直以一念之間未能撤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為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擇之際常先排擯此等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第一流矣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宮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間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則其所以薰蒸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着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所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姦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廷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正於上風俗頹

金華書院藏

卷六

金華書院藏

卷六

弊於下其為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為尤甚大率皆為軟美之態依阿之言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為得計甚者以金珠為脯醢以契券為詩文宰相可啗則啗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恥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群議衆排指為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昔時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此豈治世之事哉至於愛養民力脩明軍政則自虞允文之為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為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樹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以為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為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在亡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何矣而曷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敵人之首如太祖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促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為限以為未足則又造為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脅之於是中外承風

競為苛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掊剋士卒以殖私利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斬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即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奏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等級推先察牘具備則誠以為公薦而可以得人矣而豈知其論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乖刺如此則彼智勇材略之人孰肯抑心下首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以為將帥者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脩明軍政激勸

宋子實紀卷六

十三

士卒以疆國勢豈不誤哉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備精勞力以求正夫六者亦將徒為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為矣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熹力辭除秘閣脩撰奉外祠光宗即位再辭職名仍舊直寶文閣降詔獎諭居數月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改知漳州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以習俗不知禮采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

以教子弟士俗崇信釋氏男女聚僧廬為傳經會女不嫁者為庵舍以居熹悉禁之常病經界不行之害會朝論欲行泉汀漳三州經界熹乃訪事宜擇人物及弓量之法上之而土居豪右侵漁貧弱者以為不便沮之宰相留正泉人也其里黨亦多以為不可行布衣吳禹圭上書訟其擾人詔且需後有肯先行漳州經界明年以子喪請祠時史浩入見請收天下人望乃除熹秘閣脩撰主管南京鴻慶宮熹再辭詔論撰之職以寵名儒乃拜命除荆湖南路轉運副使辭漳州經界竟報罷以言不用自劾除知靜江府辭主

宋子實紀卷六

十四

管南京鴻慶宮未幾差知漳州力辭黃裳為嘉王府翊善自以學不及熹乞召為宮僚王府直講彭龜年亦為大臣言之留正曰正非不知熹但其性剽忍到此不合反為累耳熹方再辭有旨長沙巨屏得賢為重遂拜命會洞獠擾屬郡熹遣人諭以禍福皆降之申教令嚴武備戢姦吏抑豪民所至興學校明教化四方學者畢至寧宗即位趙汝愚首薦熹及陳傅良有旨赴行在奏事熹行且辭除煥章閣待制侍講辭不許入對首言乃者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丕圖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自頃至今三

月矣或反不能無疑於逆順名實之際竊為陛下憂之猶有可諉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此則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充未嘗求位之心以盡負罪引慝之誠充未嘗忘親之心以致溫清定省之禮而大倫正大本立矣復面辭待制侍講上手劄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牢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遂拜命會趙彥逾按視孝宗山陵以為土肉淺薄下有水石孫逢吉覆按乞別求吉兆有旨集議臺史憚之議中輟臺竟上議狀言壽皇聖德衣冠之歲當博訪

宋李實紀卷六

十五

名山不宜偏信臺史委之水泉沙礫之中不報時論者以為上未還大內則名體不正而疑議生金使且未或有窺伺有自脩葺舊東宮為屋三數百間欲徙居之臺奏疏言此必左右近習倡為此說以誤陛下而欲因以遂其姦心臣恐不惟上帝震怒災異數出正當恐懼脩省之時不當與此大役以拂謹告警動之意亦恐畿甸百姓飢餓流離沾於死亡之際或能怨望忿切以生他變不惟無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以致未有進見之期亦恐壽皇在殯因山未卜几筵之奉不容少弛太皇太后皇太后皆以尊老之年煢然

在憂苦之中晨昏之養尤不可闕而四方之人但見陛下亟欲大治宮室速得成就一旦翩然委而去之以就安便六軍萬民之心將有扼腕不平者矣前鑑未遠甚可懼也又聞太上皇后懼忤太上皇帝聖意不欲其聞太上之稱又不欲其聞內禪之說此又慮之過者殊不知若但如此而不為宛轉方便則父子之間上怨怒而下憂恐將何時而已父子大倫三綱所繫久而不圖亦將有借其名以造謗生事者此又臣之所大懼也願陛下明詔大臣首罷脩葺東宮之役而以其工料回就慈福重華之間草創寢殿一二

宋李實紀卷六

十六

十間使粗可居若夫過宮之計則臣又願陛下下詔自責減省興衛入宮之後暫變服色如唐肅宗之改服紫袍執控馬前者以仲負罪引慝之誠則太上皇帝雖有忿怒之情亦且霍然消散而惟意浹洽矣至若朝廷之紀綱則臣又願陛下深詔左右勿預朝政其實有勲庸而所得褒賞未愜衆論者亦詔大臣公議其事稽考令典厚報其勞而凡號令之弛張人才之進退則一委之二三大臣使之反復較量勿循已見酌取公論奏而行之有不當者繳駁論難擇其苦者稱制臨決則不惟近習不得干預朝權大臣不得

專任已私而陛下亦得以益明習天下之事而無所疑於得失之筭矣若夫山陵之下則願默臺史之說別求草澤以營新宮使壽皇之遺體得安於內而宗社生靈皆蒙福於外矣疏入不報然上亦未有怒熹意也每以所講編次成帙以進上亦開懷容納熹又奏勉上進德云願陛下日用之間以求放心為之本而於玩經觀史親近儒學益用力焉數召大臣切磨治道群臣進對亦賜溫顏及覆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其人才之邪正短長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熹奏禮經教令子為父嫡孫

宋史熹本傳

十七

承重為祖父皆斬衰三年嫡子當為其父後不能襲位執喪則嫡孫繼統而代之執喪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為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可知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孰能釐正壽皇聖帝至性自天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用大布所宜著在方冊為萬世法程開者遺詔初頒太上皇帝偶違康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以世嫡承大統則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遵壽皇已行之法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不惟上違禮律且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痛之然既往之

失不及追改有將來啓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會孝宗祔廟議宗廟迭毀之制孫逢吉曾三復首請併祧僖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祫祭則正東向之位有旨集議僖順翼宣四祖祧主宜有所歸自太祖皇帝首尊四祖之廟治平間議者以世數寢遠請遷禧祖於夾室後王安石等奏禧祖有廟與稷契無異請復其舊時相趙汝愚雅不以復祀禧祖為然侍從多從其說吏部尚書鄭僑欲且祧宣祖而祔孝宗熹以為歲之夾室則是以祖之主下歲於子孫之夾室神宗復奉以為始祖已為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所

宋史熹本傳

十九

謂有舉之而莫敢廢者乎又擬為廟制以辨以為物豈有無本而生者廟堂不以聞即毀撤僖宣廟室更創別廟以奉四祖始寧宗之立韓侂冑自謂有定策功居中用事熹憂其害政數以為言且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共論之會龜年出護使客熹乃上疏斥言左右竊柄之失在講筵復申言之御批云憫卿著艾恐難立講已除卿官觀汝愚袖御筆還上且諫且拜內侍王德謙往以御筆付熹墨諫爭留不可樓鑰陳傳良旋封還錄黃脩注官劉光祖鄧驛封章交上熹行被命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辭尋除知江陵府

辭仍乞追還新舊職名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
京鴻慶宮慶元元年初趙汝愚既相收召四方知名
之士中外引領望治喜獨惕然以侂冑用事為慮既
屢為上言及數以手書啓汝愚當用厚賞酬其勞勿使
得預朝政有防微杜漸謹不可忽之語汝愚方謂其
易制不以為意及是汝愚亦以誣逐而朝廷大權垂
歸侂冑矣喜始以廟議自劾不許以疾再乞休致詔
辭職謝事非朕優賢之意依舊祕閣脩撰二年沈繼
祖為監察御史誣喜十罪詔落職罷祠門人蔡元定
亦送道州編管四年喜以年近七十申乞致仕五年

朱子書集卷一

十一

依所請明年卒年七十一歲其手書屬其子在及
門人范念德黃幹奉奉以勉學及甫正遺書為言翌
日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喜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
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家故貧少依父友劉子羽寓
建之崇安後徙建陽之考亭簞瓢屢空晏如也諸生
之自遠而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共往往稱貸於人
以給用而非其道義則一介不取也自喜去國侂冑
勢益張何澹為中司首論專門之學文詐沽名乞辨
真偽劉德秀仕長沙不為張栻之徒所禮及為諫官
首論留正引偽學之罪偽學之稱蓋自此始太常少

卿胡紘言比年偽學猖獗圖為不軌望宣諭大臣權
住進擬遂召陳賈為兵部侍郎未幾喜有奪職之命
劉三傑以前御史論喜汝愚劉光祖徐誼之徒前日
之偽黨至此又變而為逆黨即日除三傑右正言右
諫議大夫姚愈論道學權臣結為死黨窺伺神器乃
命直學士院高文虎草詔諭天下於是攻偽學自急
選人余嘉至上書乞斬喜方是時七之繩趨尺步稍
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從游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
丘壑依阿其儒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
冠狎遊市肆以自別其非黨而喜日與諸生講學不

朱子書集卷一

十一

休或勸其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有籍田令陳景思
者故相廬伯之孫也與侂冑有姻連勸侂冑勿為已
甚侂冑意亦漸悔喜既沒將葬言者謂四方偽徒期
會送偽師之葬會聚之間非妄談時人短長則繆議
時政得失望令守臣約束從之嘉泰初學禁稍弛二
年詔喜已致仕除華文閣待制與致仕恩澤後侂冑
死詔賜喜遺表恩澤謚曰文尋贈中大夫特贈寶謨
閣直學士理宗寶慶三年贈大師追封信國公改徽
國始喜少時慨然有求道之志父松病亟嘗囑喜曰
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冲三人學有淵

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三人
謂胡憲劉勉之劉子翬也故熹之學既博求之經傳
復徧交當世有識之士延平李侗老矣嘗學於羅從
彦熹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其為學大
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為主嘗
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而道統
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所著
書有易本義啓蒙書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
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旨西銘解楚辭集註
辨證韓文方異所編次有論集義孟子指要中庸
輯畧考刊誤小學書通鑑自宋名臣言行錄家
禮禮思錄內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皆行於世熹
沒朝廷以其大學語孟中庸訓說立於學官又有儀
禮經傳通解未脫藁亦在學官平生為文凡一百卷
生徒問答凡八十卷別錄十卷理宗紹定末祕書郎
李心傳乞以司馬光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朱
熹七人列于從祀不報淳祐元年正月一視學手詔
以周張二程及熹從祀孔子廟黃幹曰道之正統待
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者不過數人而能
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

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
子繼其絕至熹而始著識者以為知言熹子在紹定
中為吏部侍郎

朱子實紀卷之六

朱子實紀卷之六

十一

朱子實紀卷之七

廟宅祠

書院墓

坊

亭附



婺源縣朱子廟宅在縣治南前臨街左有齋井

知公廟里後其地漸為居鄰所侵僅存四步元

廟地始復文傳其情邑士汪鎬以已地易所

十廟以立國文傳又請于朝用鎬孟故宅立

孫勳初奉祀事文公廟鎬助其費復捐田三

資而後歸葬以紹興戊午食友歸省墓願以

言同知李和召田主與人籍其田而償其價

以私財償之而田始歸氏學士虞集為記父志

正壬辰廟宅悉毀初知縣程南唐廷禮相繼

創葺待制王律司直郎汪仲魯為記宣德辛亥

建世孫葉公回重脩進士汪敬為記統庚申燬

又燬知縣喬鼎若千楹彭御史自機知縣陳斌重

宅一新設門詔給官帑重建壬戌畢工廟

崇安縣朱子故宅在內五夫里潭溪之上屏山之

劉子馬後齋少傳為築室里旁朱子奉母少傳

陽山識鄉關常在日也寢堂曰義齋晚年修居

命名別室曰晦堂曰敬齋曰義齋晚年修居

猶存

建陽縣朱子故宅

在縣西三桂里考亭書院之右

愛其溪山清遠欲卜居之不果紹興壬子朱子

故居元李頌此後建守吳某書其扁曰文公

武居元李頌此後建守吳某書其扁曰文公

武居元李頌此後建守吳某書其扁曰文公

武居元李頌此後建守吳某書其扁曰文公

武居元李頌此後建守吳某書其扁曰文公

武居元李頌此後建守吳某書其扁曰文公

武居元李頌此後建守吳某書其扁曰文公

武居元李頌此後建守吳某書其扁曰文公

武居元李頌此後建守吳某書其扁曰文公

武居元李頌此後建守吳某書其扁曰文公

武居元李頌此後建守吳某書其扁曰文公

武居元李頌此後建守吳某書其扁曰文公

武居元李頌此後建守吳某書其扁曰文公

武居元李頌此後建守吳某書其扁曰文公

武居元李頌此後建守吳某書其扁曰文公

武居元李頌此後建守吳某書其扁曰文公

武居元李頌此後建守吳某書其扁曰文公

武居元李頌此後建守吳某書其扁曰文公

武居元李頌此後建守吳某書其扁曰文公

武居元李頌此後建守吳某書其扁曰文公

武居元李頌此後建守吳某書其扁曰文公

徽州府朱子祠

一在府學講堂之北今明倫堂之西
初朱子既歿徽士卽州學繪而

為福之元及國朝累祀永燬成
記歷郡守趙師端建祠於今所勉齋黃幹

日
珠
子
忌
辰
有
司
致
祭
禮
部
尚
書
周
檄
知
府
王
祐
重
建
得
請
于
朝
以
每
歲
三
月
九

洪謨登山東按察僉事潘楨為記
一在婺源縣學講堂朱德安知府邑人胡貺率

士友重建汪應辰為記後遷于學之東偏咸淳
戊辰知縣洪松龍

一在婺源縣治之東二里朱塘昔朱子嘗與諸生

恍如所夢因命作亭其上書之堂二字後璘之子鉅創祠以祀朱子而以父叔配食邑人許用

御記 為

一在祁門縣學西廡宋咸淳二年

知縣潘子昌建元至正壬辰燬
一舊在績溪縣學文廟西廡下
國初丁未歲

元定配後祀有碑尚存弘治間教諭顏槃等白
于提學御史陳朴數府縣重建陝西布政使司

記富為

一在休寧縣學里
朱震雷建今廢

建寧府朱子祠一在府城內紫霞洲宋寶慶三年
季子在孫鑑建於今祠之左歲久

便賴國朝永樂十三年給事中薛儺御史趙彥祿以使事至率都指揮師祐知府劉敬等

翰林院五經博士以奉祀事祠旁隙地舊為武庫所侵九世孫挺等自於巡按御史莊欽復之

知府劉鉞即其址遷建今祠為堂五間中祀朱子以黃倫劉倫蔡元真德秀配享左右為兩廡

重刊後主表

縣在建陽縣學士真德秀為記

一在建陽縣鰲峰書院道源堂之左名曰道義之祠宋劉珙書額國朝成化六年按察副使

何喬新
重建

官中祀朱子以蔡沉黃榦真

德秀劉燾配御史滕祐為記

奉講堂舊家祀之御史陳仲述為記宣德五年

一脩在泉州府學宮宋教官及建東志為祀

一在南安縣學明倫堂之左元元統
二年知縣劉昇火圯建廡曰尊道堂

余子實紀卷七 四

國朝洪武二年知縣呂復重建宣德六年

州府朱子祠一在龍溪縣學大成殿之

一在臨漳臺舊龍江書院講堂之東宋淳祐六

存曰道源堂通判徐明叔記宋李書院殿惟堂獨
國朝成化四年按察僉事周諤倡知府王

文等重建副使
何喬新為記

州府朱子祠一在府學宋嘉定間郡守趙崇模建以祀朱子及其門人郡人楊方

一在縣城之右
知縣何衍建今廢

後述鼎朱子福湖陳堯道為記

1. The first part of the document is a list of names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addresses. The names are listed in a column on the left, and the addresses are listed in a column on the right. The names are: John Doe, Jane Smith, and Bob Johnson. The addresses are: 123 Main St, 456 Elm St, and 789 Oak St.

建陽崇化里書坊宋乾道間朱子

三
手
是
學
洪武二十七年禮部侍郎張智重建復圮正統

在建陽縣崇泰里蘆峯之巔宋淳熙二年朱子作晦庵於此而命其谷曰雲谷

自為記元季傾圮國朝成化十七年按察
諭事談俊捐俸令朱子九世孫格重建

在松溪縣治西南莫詳創建之始亦為
朱子設也元至正十六年行省叅政

阮德柔拓而新之揭法記國朝洪武初重建
正統十三年燬於兵惟像獨存景泰六年巡按
御史張諫檄知縣張紳重建中為講堂堂後為
朱子祠南為泮池架以石梁又南為門張諫為
記

時在建元正問邑人因為祠以祀韋齋

及朱子後燬於兵國朝成化十四年訓導吳憲白於提學僉事周孟中即舊址重建知縣沈倫建閣於其後扁曰天光雲影邑諸生楊曉輩共捐貲重塑二像而以黃餘蔡元定劉堦真德秀配郎中林雍為記

元在同安縣城隍廟之左即舊大成殿址
元至正十年知縣孔公俊建以祀朱子

請額賜今名仍給租以贍士林泉生為記後贈
于寇國朝成化十二年知縣張祿移建今所
中為正堂堂後為方庭北作畏
露庵門廡厨福俱備繚以周垣

權在晉江縣即今縣學址也宋咸淳三年
守趙宗正建前為禮殿後為朱子祠

傍列四齋曰志道
據德依仁游藝

舍宋紹興初韋鵬嘗監此鎮後朱子為

同安簿周至鎮與耆老訪父時事嘉定四年鎮
官游絳因士民之請於鎮而建書院繪二先生

像祀之歲久傾圮
二年知之府徐源
十而祀之府徐源
十而祀之府徐源

龍江書院舊在漳州府治西北臨漳莖初朱子守漳時欲於此築室講學未果後守危猗

書院學士
虞集為記

在漳州府城東北二十里 國朝洪武三十三年知府錢古訓建中塑朱子像

黃幹配

在長泰縣南登科山 國朝洪武末教諭章叅建中為堂祀朱子以陳奚先生

高登北溪先生陳淳配前為齋舍以
使訓蒙成化十八年知縣劉鐸重建

鄭氏此即鄭氏故居也嘉熙元年縣館于

李脩建以祀韋齋及朱子中為祠堂翼以兩齋
曰景行曰傳心縣令施瀆增創講堂武淳四年

余子賢紀卷七

縣令黃廣孫倉四齋又於福堂之右建夫子遊
居室前為櫺星門後為講堂德祐元年敕賜南

漢書院額元至正四年明憲僉事趙承禧分立
二祠改創四齋曰明德復禮持志率性國朝

永樂十二年知縣汪誠雷殷相繼脩葺正統十三年寇變惟存敕賜門額景泰二年監察御史

許仕達命通判楊季琦
重刻司堂扁以舊額

元在樂清縣治東宋建以祀朱子舊名義

也義

元在青田縣西七十里石門洞宋淳熙九年朱子提舉浙東循行至此有文上之

興元至正中廉訪使王
侯始即謝客堂故址建

先在山絕似武夷有碧澗脩筠似故山之

人句
葉嘉
嗣定
昌中
建郡

美化書院 在紹興縣東六十里朱子嘗講

稽山書院 在紹興府城內開龍山之陽宋淳熙中

其後吳華請以祠為

鄧山書院 在寧波府城西五里元邑人趙需建

文公書院 初在奉化州龍津之左名龍津書院元

友龍徽知州李炳移建于川

嶽麓書院 在長沙縣嶽麓山宋郡守朱洞建樞密

守潭州重脩與

東山書院 在餘干縣冠山之左宋趙汝觀

鵝湖書院 在鉛山縣鵝湖山下朱子

與陸九淵兄弟講道於此

墓

韋齋朱獻靖公墓 在崇安縣上梅里中峯院北建

四年墓韋齋於西塔山其後改墓寂寂歷山中峯

之原及考朱子皇考遷墓記有曰府君將殆欲

既懼體魄之不獲其安乃以乾道六年遷於白

水之鄉子峯下又朱子慶元五年撰韋齋行狀

云公卒之明年葬于建寧府崇安縣之五夫然

奉而遷於地勢卑濕懼非久計乃以慶元某年

北蓋公之詩有鄉關落白蒼茫外樽酒寒花寂

歷中之句故也以此考之當是三遷而後葬此

齋於西塔山條下所疑頗同故著之

粵國夫人祝氏墓 在建陽縣西崇泰里天湖之陽

於此旁構精舍扁曰寒泉元季順圯國朝正

統十年八世孫謝以舊墓平濕移建今所中為

祠堂前門旁廡仍建小屋以為祭祀齋宿之所

太師徽國文公朱子墓 在建陽縣嘉禾里唐石之大

名龍峰後唐乃朱子與蔡元定所卜風吹羅帶

形初朱子嘗夢神人報云龍峰後塘既得此地

果後塘也慶元六年十一月葬令人劉氏葉

同處今七世孫鐫一房築室墓傍在彼居守

坊

文公廟里坊

一在婺源縣治南今廟宅之前宋咸淳五年賜額曰文公廟里編使蛟峯

方逢辰書後燬國朝洪武初駙馬都尉王克恭重立牌坊邑人書舍人詹希原書額後屢

燬今重立

朝一在建陽縣三桂里宋咸淳九年立後圯乃孔朝永樂十一年主簿陳政復立。按闕里乃國

子所居里名非指官

道學淵源坊

在建陽縣西三桂里文公廟里之前宋李立圯於水國朝正統十二年

森重立

泰山喬嶽坊

在建陽縣而三桂里文公廟里之前正德元年按察使汪昇民檄有司

更前二坊額為尊德性道問學

宋李實紀卷二

源頭活水坊

在建陽縣而三桂里考亭國朝正統十三年八世孫洵樹重立

亭

虹井亭

一名韋齋井在婺源縣治南朱子故居之左今廟宅之西韋齋作井銘云道寓斯人

如水在地汲之益深有味外朱子嘗曰聞先君于太史公生此地時井中有氣如白虹經口

不絕又相傳朱子生時井中有紫氣見後故居為縣所侵井亦湮塞元知州于文傳嘗齋之

國朝正統中八世孫湛言于知縣陳斌作亭其上扁以虹井舊額進士汪敬為記弘治間毀主

簿謝鏐重建

晦庵亭

在婺源縣治東二里朱塘宋滕溪齋之子鉅沿文公昨夢之語所建有諸名公題詠

天光雲影亭

在建陽縣考亭書院燕居廟之前舊址久廢國朝天順間知府劉鉞重

建

光風霽月亭

在政和縣治之南星溪書院內國朝咸化間知縣沈倫建

宋李實紀卷二

方塘半畝亭

在尤溪縣治之南南溪書院內宋嘉禧間縣令李簡建

朱子實紀卷之八

朱子門人

蔡元定

字季通建州建陽人學者稱西山先生朱也卒贈通其問答之辭曰吾老友不當在弟子新書燕樂原陰符經解世著有大衍詳說律呂

黃幹

字直卿號勉齋福州閩縣人朱子之婿以蔭補歷官知漢陽安慶和州授承議郎朱子病

蔡沉

字仲默元定次子學者稱九峯先生朱子嘗

劉燾

字晦伯號雲莊建陽人乾道八年進士歷官

真德秀

字景元一字希元浦城人慶元五年進士

張洽

字元祐從江之清江人嘉定元年中第歷官

陳淳

字安卿漳州龍溪人嘉定十年以特奏恩授

嘗曰安卿看得道理儘密諸生未有及之者所著語孟大學中庸口義字義詳諸禮詩女學

李燾

字敬子號弘齋南康建昌人紹熙元年進士

輔廣

字漢卿號潜庵慶源府人居崇德學有稱傳

葉味道

初名賀孫以字行括蒼人居永嘉嘉定十

也

李方子

字士公晦號果齋邵武光澤人嘉定七年進

陳植

字器之永嘉人擢第授通直郎學有稱潛室

李季札

字仁說近思錄錄字訓續編會遇集家塾記

彭龜年

字子壽臨江軍清江人乾道五年進士歷

安撫使以偽學追三官停勒再起除集英殿修撰卒贈寶謨閣直學士加贈龍圖閣學士謚忠肅所著有經解祭議

馮椅字奇之號厚齋南康都昌人紹熙四年進士太極圖西銘輯說孝經章句喪禮小學

潘柄字謙之號瓜山植之弟所著有四書諸第子傳讀史記及詩文志錄合二百餘卷

趙師淵字幾道號訥齋黃巖人朱子嘗令補校通鑑綱目

楊復字志仁號信齋福州長溪人著禮圖解十四卷儀禮圖解十七卷家禮雜說附註

卷二

黃願字商伯南康都昌人隆興間進士歷官廣東嘉尚卒謚文簡所著有西坡集

廖德明字子晦劍州順昌人乾道中進士歷官史部左選郎朱子稱之曰德明學有根據所著春秋會要後漢集

鄭可學字子嘗謂之曰斯道不絕如綫惟冀勉勵以副所望所著有春秋博議三

童伯羽字敬義號龜亭人朱子為扁其樓曰醉經堂曰敬義軒稱教義先生書諸經皆有訓

徐僑字崇父號毅齋婺州義烏人淳熙十一年進士歷官權工部侍郎寶謨閣待制謚文清

鄭性之字信之初名自誠改今名福州候官人嘉祐四年進士第一所著知縣察院事並纂

知政事加觀文殿學士所著有端平奏議宋編年備要

王遇字子正號東淵龍溪人乾道五年進士歷官有論議講義兩

蔡璠字德粹號溪齋婺源人淳熙八年進士歷官所聞等書及

鄭文適字成叔號庸齋福州閩縣人嘉泰甲子貢或問春秋集解後禮

程先字傳之休寧人長編庸齋集等書

祝穆字編和父欽人居建安朱子內姪所著有事文類聚方輿勝覽諸書

胡泳字伯量南康建昌人朱子稱其堅苦又曰伯約及編次喪

何鎬字叔京邵武人潭州善化令學者稱墨溪先生所著有易論語說及錄乙未以前問答

江默字德功崇安人乾道五年進士建寧縣令朱子嘗曰吾鄉士大夫如德功者一意讀書亦不多得所著有國朝綱

陳孔碩字膚仲號北山侯官縣人淳熙二年進士歷官中大夫秘閣脩撰所著有庸學講義

傅伯成字景初泉州晉江人隆興元年進士歷官謚忠簡所著有

程端蒙字正思號蒙齋饒州德興人朱子為表其墓稱其任道勇而用志專所著有小學字

黃士毅字子洪號壺山莆田人徙居吳興謚次朱子書說七卷文集一百五十卷語類一百

三十八卷類註

儀禮未成書

陳駿字敏仲號仁齋寧德人登進士所著

林用中字擇之古田人朱子目為畏友嘗曰擇之

林夔孫字子武古田人以特奏名任縣尉所著有

問

陳易字後之泉州永春人慶元丙辰進士授懷安

論孟

程洵字允夫號克庵婺源人朱子內弟以特科恩

德性齋集

楊揖字通老號悅堂福寧州長溪人淳熙五年進

實信道甚篤所著

度正字周卿合州人紹興元年進士歷官禮部待

子稱其志趣不凡

周端朝字子靜號西麓永嘉人嘉定中進士歷官

忠所著有西

吳昶字叔夏號友堂休寧人所著有

鄭昭先字景紹開縣人淳熙十四年進士歷官知

湖道

程永奇字次卿號格齋先之子所著有六經

潘友恭字恭叔友端之弟任從事郎明州司理恭

自代狀畧云居家孝友持已

林允中字專志苦學所著有草堂集

王力行字近思泉州同安人嘗著朱氏

高禾字穎叔晉江人淳熙辛丑進士

方士繇字伯謨莆田人寓居建安朱子稱

徐寓字堅所著有永嘉人朱子稱其務學求師志尚

曾興宗字光祖號唯庵寧都人肇慶府節度推官

應集

黃義勇字去私臨川人白鹿書

鄭師孟字齊卿號存齋寧德人朱子稱

劉砥字履之號存齋長樂人朱子嘗曰砥及其弟

謹畏所錄有朱子庚戌問答及

余偶字子稱其警敏有克齋集

林學蒙字正卿福州永福人道南書院堂長

汪莘字叔耕號方壺休寧

龔鄂字雲伯號南峯寧德

曾達震字誠叟閩縣人所

林湜字正甫福州長溪人晚居平陽紹興庚辰進

有樂隱

黃皆字子耕豫章人舉進士歷官知素

趙詠道字子耕豫章人舉進士歷官知素

李閑字子耕豫章人舉進士歷官知素

李相祖字子耕豫章人舉進士歷官知素

吳必天字子耕豫章人舉進士歷官知素

陳文蔚字子耕豫章人舉進士歷官知素

楊道夫字子耕豫章人舉進士歷官知素

楊驤字子耕豫章人舉進士歷官知素

楊與立字子耕豫章人舉進士歷官知素

潘植字子耕豫章人舉進士歷官知素

襲蓋字子耕豫章人舉進士歷官知素

劉礪字子耕豫章人舉進士歷官知素

甘節字子耕豫章人舉進士歷官知素

潘子善字子耕豫章人舉進士歷官知素

晏淵字子耕豫章人舉進士歷官知素

黃義字子耕豫章人舉進士歷官知素

黃義字子耕豫章人舉進士歷官知素

黃義字子耕豫章人舉進士歷官知素

黃義字子耕豫章人舉進士歷官知素

黃義字子耕豫章人舉進士歷官知素

林學履字子耕豫章人舉進士歷官知素

萬正淳字子耕豫章人舉進士歷官知素

楊至字子耕豫章人舉進士歷官知素

徐容字子耕豫章人舉進士歷官知素

余大雅字子耕豫章人舉進士歷官知素

鄭南井字子耕豫章人舉進士歷官知素

金去偽字子耕豫章人舉進士歷官知素

林恪字子耕豫章人舉進士歷官知素

李儒用字子耕豫章人舉進士歷官知素

廖謙字子耕豫章人舉進士歷官知素

孫自脩字子耕豫章人舉進士歷官知素

王過字子耕豫章人舉進士歷官知素

陳芝字子耕豫章人舉進士歷官知素

蔡恩錄字子耕豫章人舉進士歷官知素

郭道遙字子耕豫章人舉進士歷官知素

林賜字子耕豫章人舉進士歷官知素

嚴世父字子耕豫章人舉進士歷官知素

吳英字子耕豫章人舉進士歷官知素

魏椿字子耕豫章人舉進士歷官知素

游倪字子耕豫章人舉進士歷官知素

周明作 <small>字元興建陽人所錄</small>	吳稚 <small>字和建陽人所錄</small>	湯泳 <small>字叔永丹陽人所錄</small>	鍾震 <small>字春伯潭州人所錄</small>	黃卓 <small>字先之有錄</small>	吳振 <small>字仲方臨川人所錄</small>	劉子蒙 <small>字有詩及陽人所錄</small>	楊方 <small>字直寶漢關兼吏事朱子稱其篤學不易得所</small>	錄有庚寅問答	楊長孺 <small>字伯子廬陵人歷官直敷文閣</small>	潘履孫 <small>字坦翁友恭之子寓居紹興歷官奉</small>	曾祖道 <small>字擇之有錄</small>	周謨 <small>字舜卿南康建昌人朱子稱其講學待</small>	錢木之 <small>字子升晉陵人寓永</small>	石洪慶 <small>字子餘臨漳人朱子稱其強</small>	李輝 <small>字晦叔南康建昌人疑</small>	李孝述 <small>字善善之從子有所錄問答一卷</small>	林武 <small>字景文號尚綱永嘉人以恩科</small>	劉剛中 <small>字近仁光澤人嘉定四年進士調蘭</small>
-----------------------------	---------------------------	----------------------------	----------------------------	-------------------------	----------------------------	-----------------------------	--------------------------------------	--------	---------------------------------	-----------------------------------	--------------------------	-----------------------------------	-----------------------------	--------------------------------	-----------------------------	----------------------------------	--------------------------------	-----------------------------------

吳壽昌 <small>字大年邵武人所錄</small>	梁瑒 <small>字子語錄邵武人所錄</small>	呂燾 <small>字昌昭號月坡南康建</small>	沈佃 <small>字有茂仲永嘉人所錄</small>	陳研 <small>字其切自備福州長樂人朱子稱</small>	汪德輔 <small>字長孺鄱陽人所錄</small>	包揚 <small>字顯道南康建昌人所錄</small>	郭友仁 <small>字安所錄元山陽人寓臨</small>	李祀 <small>字良仲平江人所錄</small>	蕭佐 <small>字所錄有甲寅問答</small>	舒高 <small>字所錄有甲寅問答</small>	黃升卿 <small>字所錄有辛</small>	丘珏 <small>字王父邵武人所錄</small>	林子蒙 <small>字所錄南人有</small>	李文子 <small>字公謹方子之弟紹熙四年</small>	劉炎 <small>字潛夫邵武人所錄</small>	董拱壽 <small>字仁叔鄱陽人所錄</small>	歐陽謙 <small>字所錄建昌人</small>	范念德 <small>字伯崇建安人歷官朝奉郎江東帥機朱</small>
-----------------------------	-----------------------------	-----------------------------	-----------------------------	---------------------------------	-----------------------------	------------------------------	-------------------------------	----------------------------	----------------------------	----------------------------	--------------------------	----------------------------	---------------------------	--------------------------------	----------------------------	-----------------------------	---------------------------	-------------------------------------

劉丙字紹仲煥之弟淳熙戊戌進士歷官朝請大夫朱子稱之曰紹仲不苟如此不易得其凡

晦伯亦甚好他

林大春字熙之號隨齋朱子有詩送之

林師魯號芸谷古田人朱子稱之曰

余範字彞孫古田人

陳齊仲同安人朱子答書有

許升字順之號存齋同安人朱子為作序序齋

許景陽字子春同安人朱子

楊履正字子明朱子

包定之其用意精密

余大猷字方叔大雅之弟

徐子融字子山朱子稱其志

詹體仁字元善浦城人隆興元年進士歷官直龍

倦不

任希夷字伯起邵武人淳熙三年進士歷官端明

少師謚宣獻朱子嘗

王玩字南卿江川人隆興元年進士歷官

陳定字師德守之弟以蔭補校

潘友端字端叔金華人朱子

傅君定字其刻朱子

李唐咨字堯卿朱子稱

方誼字賓王朱子稱其為學親切的當

滕珙字德章號蒙齋其父墓有曰二子皆能自立有

聲州縣間又稱

劉孟容字公度隆興府人第進士歷守長沙

葉寅字直翁邵武人朱子

馮允中字作肅邵武人朱子

彭蠡字子師號梅坡南康都昌

呂煥字德遠其第朱子嘗

李宗思字伯諫建安人朱子稱其為教人

吳居仁字溫父建陽人融州節

傅脩字子期豫章進賢

林憲卿字公度號存齋福州懷

姜大中字叔權朱子稱

丁堯字復之崇安人朱子誌其墓稱

包詳道建昌人朱子

方耒字耕道莆田人乾道中登第任宣教

方士字若水莆田人淳熙丁未登第任從事

游開字子蒙建安人朱子稱

趙蕃字昌父號章泉官至秘閣朱子

宋之源	字深之雙溪人第之潤之江
黃幹	字尚質長溪人官王
陳址	字廉夫莆田人以恩補調監南安縣
汪清卿	字與仲發源人朱子嘗寓其
汪瑞雄	字季英婺源人嘗建東山
劉炯	字季銘煥之弟慶元
李壯祖	字處謙閩之弟嘉定
董銖	字叔重饒州德興人登進
呂勝已	字季克號渭川居士邵武
陳孔夙	字仁仲孔碩之兄寓
王介	字元石發州金華人紹熙元年進士歷官集
曹彥約	字簡甫號昌谷都昌人淳熙八年進士歷
郭嘉卿	字子奇台川僊居人嘉定七
葉武子	字成之仰武人嘉定甲戌進士
陳守	字師中莆田人以蔭補歷官奉直大夫
陳宇	字允初莆田人以蔭補歷
楊仕訓	字尹叔漳浦人擢進士
傅誠	字至叔號雪湖莆田人淳

潘友文	字文叔金華
陳範	字朝弼崇安人嘉定
戴蒙	字義伯永嘉人紹興庚戌中第
李東	字子賢邵武人紹熙
饒幹	字進士萬安縣人淳熙二
趙師端	字進士徽州人第
趙師恕	字進士仁餘
余元一	字景思興化軍僊遊人淳
俞聞中	字夢達邵武人淳熙
張揚卿	字清叟瑞安人登
祝汝玉	字信安人休
趙善佐	字佐卿宋宗室居仰武歷官
葉文炳	字進士縣令
上官謐	字安國邵武
歐陽光祖	字慶嗣崇安人乾道八年登第
王瀚	字伯海金華人武當軍節推奉郎
王漢	字季海海人
謝璵	字公和縣人
許文蔚	字衡甫號環山休寧人紹興庚
汪楚材	字太初休寧人紹熙元年進士歷承直

朱子稱其
天資明敏

寺承謚忠朱子稱其篤學力行

其禮圖甚精

楊楫揚方俱揚師

將樂人 道南書院堂長

字國秀南
康建昌人

字敬之
永嘉人

宇元思
九江人

字邨叔
州人

州字 宜器 春者 人

德柄

字南紀

一字寶之

廬陵人
老將樂人
思錄問答

仁道
知思

之味之道

潮陽人從

字恭甫

陵

退思
嘉人

字丕顯
州連江
人福

字子儀
宜春人

永字慶長
會稽人

卿建安人

直字閩字清字入忠

先臨淮致遠

字夢良
莆田人

實人永福

字金華入高

游之弟

字良仲號南

二字仁仲號方

字幼度
閩清人

父 隆
人 古
田 人

中
字寶石號槃問古
田人有槃問集

疾知南
康軍

國字彥禮號鼎山古田人朱子
楚辭集解凡楚集皆贊之

明人開封

字元作朱
子之甥

古臨桂縣之婿

祝癸第穆之

劉子禮建州人

翁易字梓翁崇安人授徒竹林精舍

劉叔通建州人

黃仲本邵武人

趙師雍字然道疑師淵之弟

程實之字士華號尊已翁歛人遷德興

程標字文伯號翠林婺源人詢從子所輯有先賢格言

滕珏字德玉瑋從弟

陳利用字光卿同安縣學司書兼奉祠嘗編大同集

周介字公謹初姓葉

林克之余正父問丘次孟黎季成

周伯壽魯可幾李德之鄭仲履

康淵字叔

連嵩劉李文邵浩

林揆字一

符叙字舜

周憫劉純叟

劉礪字正之建陽人

劉實之礪之弟

李克宗字子能泉州南安人

方大壯字復之號飛方南康人

陳勝私南康人

黃謙南安人

郭植廬陵人

饒克明邵武人

劉鏡字叔光惠安人號稱高第

曹彥純字約之兄

輔萬廣之

黃孝恭字令裕邵武人

吳唐卿南康人

林巖泉州人

曹晉叔建安人

魏應仲建陽人

朱魯叔僊遊人

劉賁字炳文南康人

薛洪字持中永嘉人

蔡元思字東人勉

王仲傑字雲人

彭樓字子應宜春人

葉永卿 周得之 江亭先

俞子壽 李秉文

符初字復仲

俞潔字清已

詹觀字尚賓

丁仲澄

王翰

周順

劉子晉

劉定夫

朱子實紀卷八

一五

吳南字宜之

張顯父字敬之有孟子問答

曾極字景建

鞏仲至

朱子實紀卷之八

朱子實紀卷之九

褒典

除提點江西刑獄公事誥

敕宣教郎直徽猷閣主管南京鴻慶宮朱某爾好古
道據正不阿利物愛人用志彌篤旌州麾分使節先
德後刑民從其化而救荒之政所全活者尤衆久從
家食念之不忘江右持平往我惟允行爾盡心之學
廣我好生之仁可依前官差提點江南西路刑獄公
事

淳熙十四年七月

日陳居仁
行詞

朱子實紀卷九

除直寶文閣王管西京嵩山崇福宮誥

朕惟庶節不立風俗未淳思得難進易退之士表而
用之庶幾曠然變其舊習爾之學術遠有淵源其為
操行養之久矣志在憂世曾未得一日立於朝比以
部刺史入奏便殿朕嘉其謹論留賓郎曹蓋將進諸
清要之地遽以疾諗祈反初服既勉從於素志復更
請於真祠夫招麾何意於去來仕止不形於喜愠此
古之清達之士也朕察爾於是陞職二等聽食優閑
之祿身雖在外亦有補於風化云

淳熙十五年八月

日中書舍人
鄭僑行詞

除知潭州湖南安撫詔

敕具位十國為連師帥是寄矧長沙據湖湘上游賜履甚廣視邦選侯尤難其人以爾學古粹深風節峻特可以為世之師仁心仁聞威惠孚洽可以為時之帥兼是二者往臨藩方聲望所加列城聳服儒先相望士氣方振爾其為朕教之楚俗雖安尚有凋瘵爾其為朕撫之典刑所存奚事多訓可

紹熙四年十二月

日中書舍人樓鑰行詞

除煥章閣待制侍講詔

朕初承大統未暇他圖首關經惟詳延學士眷儒宗

余子實紀卷九

之在外須召節以趣歸徑登從班以重吾道具位朱熹發六經之蘊窮百氏之源其在兩朝未為不用至今四海猶謂多奇擢之次對之班處以邇英之列若程頤之在元祐若尹焞之於紹興副吾尊德樂義之誠究爾正心誠意之說豈惟慰滿于士論直將增益于朕躬非不知政化方行師垣有賴試望之于馮翊不如實之本朝召賈傳于長沙自當接以前席慰茲渴想望爾遙驅可

紹熙五年八月

日黃由行詞

覃恩授朝散郎詔

敕具位學先王之道而明於當世之務三仕三已義不苟合天下高之蓋累朝之所嘉嘆而不忘也長沙謀帥強為時起肆予初政式邁其歸于以勸講朕將虛已聽焉爰因大賚序進厥秩雖曰舊章亦冀樂告可

紹熙五年十月

日中書舍人陳傅良行詞

轉朝奉大夫詔

敕登崇俊良固欲符於眾望丕視功載自難廢於彝章雖吾法從之英亦用叙遷之典具位受才宏遠造道精醇舉明主於三代之隆夙懷北志以六經為諸

余子實紀卷九

儒之倡務淑斯人爵每見於辭榮節素高於難進載稽吏考爰陟文階積久以致亨恐未免如昔人之議舉賢不待次當有以徇天下之公其體朕心勿忘猷告可

慶元元年三月

日中書舍人鄧駟行詞

罷待制仍舊宮觀詔

敕具位朱熹從欲者聖人之仁尚謙者君子之行眷我執經之老辭夫次對之榮既諒忱誠其頒茂命以爾心耽墳典性樂丘樊被累朝之特招稱疾屢矣於十連而趣召肯起翩然既陪東學之遊兼侍西清之

遂見卿幾晚方善桓榮之說書高論未聞遽若貢生之懷土仍夫華職秩以真祠蓋彰優老之風且示隆儒之意逮茲累歲始復有陳前受之是今受之非誰能無惑大遜如慢小遜如偽夫豈其然顧而務徇於名高在我詎輕於爵馭俾解禁嚴之直復居論著之聯雖雅志之勉從在至懷而良弗噫厭承明勞侍後既違持橐之班歸鄉里授生徒杜究專門之業其祇予訓用蹈于中可依舊秘閣脩撰官觀差遣

慶元元年十二月

中書舍人傳
伯善行詞

賜謚指揮

余子實紀卷九

四

勘會嘉泰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已降指揮朱熹已致仕可除華文閣待制依條與致仕合得恩澤十月十八日三省同奉

聖旨特與賜謚令有司議定申奏仍依條與遺表恩

澤一名

右劉付禮部太常寺

嘉定元年十月二十九日

謚議

議曰三才定位非道無與立也儒者之學所以講明大道正人事之綱常而參天地之化育故世之治亂常視道之隆污若饑者之食必以穀粟寒者之衣必資桑麻不可易也自周衰正學不明道術分裂急功

利者昧本原其流為申韓尚清虛者忘實用其弊為莊老孔孟生乎其時躬履是道既與其徒辯問講究又著而為書使後世有傳焉然轍環天下試毀因阨至老而不獲用身死而後其道始明是何不能取信於當時而乃獲伸於後世邪蓋真偽之相奪固不容以口舌勝而枉己直人者又聖賢之所不為也百年之後愛憎泯而是非定則謗毀熄而公議行矣至漢之揚雄隋之王通唐之韓愈學孔孟者也其出處通塞大抵皆然故待制講朱公自少有志斯道既仕志愈篤累辭召請益得以涵養所學其後不獲命亦

余子實紀卷九

五

屢位于朝分符持節于外而類多齟齬不合主上龍飛擢侍經筵未幾力排權臣而遂去尋以論者詆為偽學奪職而公亦繼以下世矣權臣既誅聖化日新乃還舊職特命賜謚以公之學曾不究用於平生而僅昭白於身後豈其儒者之道固不能以苟合而亦不可以終泯蓋異時而同符也謹按謚法道德博聞曰文廉公方正曰忠惟公躬履純誠潛心問學近承伊洛遠接洙泗自格物致知閑邪存誠以為踐履之實用功於不睹不聞之際加省於日用常行之間及行著而習察德新而理明然後明聖賢蘊奧之旨救

清談功利之偏訓釋諸經平實坦明使後學有所依
據居鄉則信於朋友而有講切之功居官則信於吏
民而以教化為務非道德博聞之謂乎勤恤民隱如
恐傷之秦滅橫賦脩舉荒政為民有請不避煩瀆必
使實惠下究仕部使則糾發吏姦不撓於權勢雖忤
時必得其職乃已至於立朝則從容奏對極言無隱
剴切論疏發於至誠方權臣初得志竊弄威福知其
漸不可長禍且及天下抗章極論繼於講筵密奏雖
知取禍弗顧也非庶方公正之謂乎彼詞章制作兼
備衆體雄深雅健追並古作亦可以為文矣而未足

余子實紀卷九

六

為道德博聞之文也彼盡心獻納隨事規拂或抗直
以揚名或削橐而歸美亦可以為忠矣而未必皆庶
方公正之忠也曰文與忠惟公足以當之而無愧合
是二者以定公行傳之天下與來世庶乎久而益信
謹議嘉定二年大學
博士章棟上

覆謚議

議曰謚古也復謚非古也謚法曰謚生於行者也苟
當於其行一字足矣奚復哉故侍講朱公沒於爵未
得謚上以公道德可謚下有司議所以謚謹獻議曰
六經聖人載道之文也孔氏沒子思孟軻更述其遺

言以待斯世文章未墜漢末諸儒采摭以資文墨鄭
司農王輔嗣輩又老死訓詁謂聖人之心真在句讀
而已隋唐間河汾講學已不涉聖賢聞奧韓愈氏復
出特其文近道爾蓋孔氏之道賴子思孟軻而明子
思孟軻之死明者復晦由漢而下闇如也及本朝而
又明濂溪橫渠剖其幽二程子宿其光程氏之徒噓
其焰至公聖道粲然矣公之學以誠持中敬待外其
於書捨六籍則諸子曲說不得干其思其於道不敢
深索也恐入乎幽不敢過求也恐汨其統讀書初貫
穿百氏終也縮以聖人之格言自近而入微由博而

余子實紀卷九

十七

歸約原心於眇忽析理於錙銖采衆說之精而遺其
粗集諸儒之粹而去其駁嗚呼醇矣哉孟氏以來不
多有也公中科第猶少也薄游徑隱閉門潛思朝廷
每以好官召公莫能屈不得已而出惟恐去之不早
自官簿書考者九而閑居者四十餘年山林之日長
問學之功深也平居與其徒磨切講貫皆道德性命
之言忠敬孝愛之事由公學者必行已莊與人信居
則安貧而樂道仕則尊君而憂民重名節而愛出處
合於古而背於時若此者真公之學也嗚呼師友道
喪人各自是公力扶聖緒木末宏闊而弄筆墨小技

者以為迂癯於山澤與世無競而汨沒朝市者以為矯自童至耄動以禮法而跡地於繩墨者矜以為誕世嘗以是病孔孟矣公何恨焉初太常議以文忠謚公按公在朝之日淺正主庇民之學鬱而不施而著書立言之功大暢于後合文與忠謚公似矣而非也有功於斯文而謂之文簡矣而實也本朝歐蘇不得謚文而得者乃楊大年王介甫介甫經學非醇也其事業亦有可恨楊公正復文士爾文乎文乎豈是之謂乎世多評韓愈為文而非也原道謂軻之死不得其傳斯言也程子與之公晚為韓文立考異一書豈

余十書卷末

其心亦有合歟請以韓子之謚謚公謹議尚書吏部員外郎鄭

考功郎官劉彌正上奉聖旨依

贈官封爵指揮

朕每觀朱熹所著論語中庸大學孟子注解發揮聖賢之蘊羽翼斯文有補治道朕方勵志講學編懷典刑深用嘆慕可加贈太師追封信國公謚如故

寶慶三年正月

日翰林學士程秘行詞

贈太師追封信國公制

敕天之未喪斯文以方冊之具在書者所以載道歷古今而罕明惟我宋之化成有二程之傑出雖博極

群經而窮理必提挈要指以示人故於論語大學之傳與夫子思孟軻之作常誨人而不倦俾學者之易知沿襲既訛本真浸失嗣興道統允屬儒先華文閣待制贈寶謨閣直學士謚文朱熹極高明而道中庸多聞見而守卓約凡六籍悉為之論述於四書尤致於精詳紛然衆說之殊折以聖人之正朕自親學問灼見淵源常三復於遺編知有補於治道載惟一節歷事四朝早錫郡符晚登臺後始終之際待遇弗渝然而學士隆名博聞美謚備舉當時之茂典未充列聖之盛心是用析圭五等之尊定位三公之冠申加

余十書卷末

禮贈式究前猷噫身沒言存所恨丘原之難起源深

澤遠實同義理之無窮尚其不忘歆此嘉命可

寶慶三年正月

日王暨行詞

郊禮推封制

肇祀南郊已訖泰壇之禮推恩邇列爰申禰廟之褒式重典刑用昭愍錫具位某心潛列聖德配前脩家有成書發千古不傳之秘戶多滿屨為四方來學之宗聽白首於禁塗皦孤忠於講席雖用之不盡莫紆經濟之懷然仰之愈尊淳厚推崇之典茲繇令子克相精裡適當竣事之初宜舉因心之教維垣極品已

增松櫟之春廣信稱公不改封疆之舊諒惟英識克對殊休

寶慶三年正月

日陳卓行詞

改追封徽國公制

敕饗明堂而霈澤具有靈章謂故國以移封式尊儒道昔屢舉褒揚之典茲再疏迫遜之恩眷我宗工若時明訓具位朱某傳孔孟之學抱伊傳之才講道以致知格物為先歷萬世而無弊著書以抑邪與正為本關百聖而不慙阜陵知之而有廉靜之褒寧廟用之而賴論思之益非漢唐諸子所可擬議於伊洛二

宋子實紀卷九

十一

老尤能發揮肆子訪落一作客止之初深有不同時之恨每閱四書之奧旨尤為庶政之良規雖已加禮贈之崇然未盡憲章之善適逢裡歲載錫嘉名爵之父母之邦位以公師之品豈專踵故式表教忠噫指書社而封斯道遂明於今日即桐鄉而祀厥光實異於前聞有赫其靈尚淑爾後可依前贈太師改封徽國公謚如故

紹定三年九月

日鍾震行詞

濂溪明道伊川橫渠晦庵五先生從祀指揮

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惇頤

程顥程頤張載真見力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辯折衷會融使中庸大學論孟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觀五臣論著啓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宜令學宮列諸從祀以副朕崇獎儒先之意

淳祐元年正月十五日

改追封齊國公制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蓋聞聖賢之蘊載諸經義理實明於先正風節之屬垂諸世襲崇豈間於異時不有鉅儒孰膺寵數故宋華文閣待制累贈寶謨閣直學

宋子實紀卷九

十一

士太師追封徽國公謚文朱熹挺生異質蚤擢科名試用於郡縣而善政孔多廻翔於館閣而直言無隱權姦屢抑志慮不回著書立言嘉乃簡編之富愛君憂國負其經濟之長正學久達於中原渙號申行於仁廟詢諸僉議宜易故封國啓營丘爰錫太公之境土壤鄰洙泗尚觀尼父之宮墻緬想英風載欽新命可追封齊國公餘並如故

至正二十二年二月

日危素行詞

追謚韋齋獻靖公制

考德而論時灼見風標之峻觀子而知父迨聞詩禮

之傳久閱幽堂不昭公論故宋左丞議郎守尚書吏部員外郎兼史館校勘累贈通議大夫朱松仕不躁進德合中行遡鄒魯之淵源式開來學闡圖書之蘊奧妙契玄機奏對每忤於權姦嗣續篤生於賢哲化民成俗著書滿家既繼志述事之光前何節惠易名之孔後才高弗展嗟沉滯於下僚道大莫容竟昌明於永世神靈不昧休命其承可謚獻靖公

累朝優崇事畧

宋理宗嘉熙二年建寧守臣王埜創朱子祠御書建

安書院額扁賜之

淳祐四年詔改滄洲精舍為考亭書院御書額扁

賜之

淳祐六年徽州守臣韓補徙朱子祠于江東道院

舊基御書紫陽書院額扁賜之

咸淳元年九月壬子命宰執訪司馬光蘇軾朱熹

後人賢者能者各上其名錄用

咸淳五年詔賜文公關里于婺源繡使方逢辰書

額

元至元元年三月婺源知州干文傳請于朝得肯立

徽國文公之廟

至正間遣京學危旂奉制加封朱子齊國公并頒上醢少牢致祭

國朝正統四年奉禮部勘合據順天府推官徐郁奏准行令該縣每年於均徭戶內僉點二戶看守朱子祠廟

景泰六年詔以朱子建安九世孫挺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婺源九世孫楸送國子監讀書

景泰七年奉禮部勘合內一件崇祀事該傳奉聖旨顏子孟子程明道程伊川朱文公德禮部行所

在有司與他整理祠堂如原有的脩理無的蓋

造務要時常脩飾不許損壞春秋猪羊致祭此

景泰七年欽降建安致祭朱子祝文

成化十二年婺源申增朱子祠春祭

聖朝奉祀尊崇之典極云至矣然祭一節止於

九月十五日辰奉本縣慶壽一祭其他雖節

次丁日行事庶不負
聖朝崇重之意斯文幸甚

本朝公上承道統下開學統
其功非五顯之扶名教集

經得享春秋之祭文公無之則
是異端重吾道

縣祀典不修報本安在查得先
奉本府定派本

縣祀典不修報本安在查得先
奉本府定派本

縣祀典不修報本安在查得先
奉本府定派本

縣祀典不修報本安在查得先
奉本府定派本

縣祀典不修報本安在查得先
奉本府定派本

縣祀典不修報本安在查得先
奉本府定派本

縣祀典不修報本安在查得先
奉本府定派本

縣祀典不修報本安在查得先
奉本府定派本

縣祀典不修報本安在查得先
奉本府定派本

縣祀典不修報本安在查得先
奉本府定派本

縣祀典不修報本安在查得先
奉本府定派本

縣祀典不修報本安在查得先
奉本府定派本

縣祀典不修報本安在查得先
奉本府定派本

縣祀典不修報本安在查得先
奉本府定派本

縣祀典不修報本安在查得先
奉本府定派本

成化十八年奏行歙縣紫陽書院致祭劄付

府歙縣儒學為中明祀典事奉禮部貴字四
百

府歙縣儒學為中明祀典事奉禮部貴字四
百

府歙縣儒學為中明祀典事奉禮部貴字四
百

府歙縣儒學為中明祀典事奉禮部貴字四
百

府歙縣儒學為中明祀典事奉禮部貴字四
百

府歙縣儒學為中明祀典事奉禮部貴字四
百

府歙縣儒學為中明祀典事奉禮部貴字四
百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
部恭看朱子講明道學有功於萬世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
部恭看朱子講明道學有功於萬世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
部恭看朱子講明道學有功於萬世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
部恭看朱子講明道學有功於萬世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
部恭看朱子講明道學有功於萬世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
部恭看朱子講明道學有功於萬世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
部恭看朱子講明道學有功於萬世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
部恭看朱子講明道學有功於萬世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
部恭看朱子講明道學有功於萬世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
部恭看朱子講明道學有功於萬世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
部恭看朱子講明道學有功於萬世

弘治十五年奏行婺源修理朱子祠廟并致祭

徽州府為婺源儒學祠廟事據本府別卷
付准勘合科付奉禮部貴字六百四號勘合

徽州府為婺源儒學祠廟事據本府別卷
付准勘合科付奉禮部貴字六百四號勘合

徽州府為婺源儒學祠廟事據本府別卷
付准勘合科付奉禮部貴字六百四號勘合

徽州府為婺源儒學祠廟事據本府別卷
付准勘合科付奉禮部貴字六百四號勘合

朱子實紀卷之十

讚述

仇詞 識跋

銘贊

事實

字朱元晦祝詞

劉屏山

子輩字彥冲崇安人米興化軍通判

冠而欽名粵惟古制朱氏子熹幼而騰異交朋尚焉

請祝以字字以元晦表名之義木晦於根春容聯敷

人晦於身神明內腴昔者曾子稱其友曰有若無實

若虛不斥厥名而傳于書雖百世之遠也揣其氣象

知顏氏如愚迹參並遊英馳俊驅豈無他人夫誰敢

居自諸子言志回欲無伐一宣於聲終身弗越陋巷

闡然其光烈烈從事於斯惟參也無慚貫道雖一省

身則三夾輔孔門翱翔兩駿學的欲正吾知斯之為

指南惟先吏部文儒之粹彪炳育珎又華其繼來茲

講磨融融熹熹真聰廓開如源之方駛望洋渺瀰老

我縮氣古人不云乎純亦不已悵友道之衰變切

切而唯唯子德不日新則時予之耻勿謂此耳克之

益克借曰合矣宜養於蒙言而思必動而思躋凜乎

惴惴惟曾顏是畏其後以元為四德之首不放當遂更曰仲晦

寫照銘

朱子

乾道九年歲在癸巳予年四十有四而容髮凋悴遽已如此然亦將脩身以罪此生而已無他念也福唐

元為予寫照因銘其上以自戒云

端爾躬肅爾容檢於外一其中力於始遂其終操有

要保無窮

書畫像自警

朱子

從容乎禮法之場沈潛乎仁義之府是予蓋將有意

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奉前烈之遺矩惟

闇然而日脩或庶幾乎斯語

朱晦菴像贊

陳亮

字同甫號龍川永康人宋進士第一

體備陽剛之純氣合喜怒之正睟面盎背吾不知其

何樂端居深念吾不知其何病置之釣臺捺不住寫

之雲臺捉不定天下之生久矣以聽上帝之正令

朱子贊

有序

陳淳

門人

自孟子沒聖人之道不傳更千四百餘年得濂溪周

子河南二程子者出然後不傳之緒始續然濂溪方

開其源甚簡質而未易喻明道又不及為書伊川雖

稍著書大槩方捉綱發微未暇及乎詳密而斯文之

未整者猶為多矣故百年之內見知聞知亦不乏人

而斯道復傳之緒若顯若晦聖人殘編斷簡竟未有

能正訂以為後學之定準而百氏爭衡於世者亦紛

乎未決求其諸之極而得之粹體之全而養之熟真

可以嗣周程之志而接孟子以承先聖者惟吾先生一人超然獨與心契凡向之精義已確而不能易者今表而出之宏綱方舉而未張者今闡而大之旨有隱而未瑩者光明而灑落之辭有樸而未澤者磨刮而潤色之訛者正之闕者補之偏者救之繁者約之上以達乎群聖之心而下以貫乎百氏之說寸長片得兼蒐並輯著定為成書以扶翼聖訓其為言大中至正精粗具舉而本末不遺命理切盡而達意周到金精而玉潤日光而月潔渾圓而至察踈暢而甚續豐不餘一言約不欠一字合百家而一統總衆論

朱子書紀卷十

三

而同歸集諸儒之大醇洗千載之積誤使聖人精蘊瞭然在目而異端曲學無復容喙高明有志者得以省研索之半功而雍容於聖門之人蒙稚新學者亦得以識趨向之正途而不迷於文義之歸故周程所以得先聖不傳之傳者至是始彰信於天下而先聖所以為萬世法程者至是又益定而且尊其於斯文之功可謂大矣蓋先生稟氣純陽清明剛健卓絕世表聞道甚早而力行有成其為學大綱一主程氏而節目加詳所以獨知自得而契乎先聖尤多其功力之到又無所不盡自志學至於不踰矩其等級無不

有以至其極自明德至於平天下其規模無不有以備其全其文之博也天下之書無一之不讀而邪正純駁必有以究極其歸趣天下事物無一之不格而幽明巨細必有以洞灼其表裏千古人才論而友之賢愚淑慝亦無一不探索其衷曲其知之至也瑩萬理於胸中炳千古於目前是極其所真是而不可移非極其所真非而不容易善極其本之所由來而無不徹惡極其幾之所從起而無所遁其大經大法停當乎上下者固昭如大明之中天而其至纖至悉自本而之末自末而緣本或出或入或分或合至於千

朱子書紀卷十

四

變萬化紛綸錯綜縱橫顛倒亦無不粲然有條如衡別鑑照無星毫之紊其自信之篤也雖前哲之所已言而吾心不安則不敢輒為之徇雖前哲之所未言而吾心所安則卓然特立而不顧其自守之確也終始屹然不以衆論而搖不以利害生死而動好善如好好色而咨賞采訪不以微而廢惡惡如惡惡臭而無或必為之隱忍回互果於從義如洪濶赴壑而不可禦嚴於克己如一劒斷蛇而不復續至其體道為一身即書心即理無一言之不實踐無一行之不素充粹然規矩準繩之內貌莊而體胖神全而志定視聽

坐立不拘拘於持敬而自有成法舉動周旋不勉勉於中禮而悉有常度望之儼然而可畏即之溫然而可親其接人也終日怡悅薰然春風之和而可挹事有所不可則其斷之也雷霆之威又厲然而不可犯胸懷磊落明決而所以主於中則鎮密而無滲漏節操壁立萬仞而所以處於中則坦夷而無峻迫智之圓足以周流不窮而制行則直方膽之大足以勇為不懼而小心則兢畏視其表則泰山巖巖而不可動測其蘊則滄溟浩浩而不可竭剛大之氣有以配義與道而無餒弘毅之質可以任重致遠而無虞虞義

余子實聖卷十

一五

無決裂之病行恕無姑息之弊道愈高而心愈下德愈盛而禮愈恭公天下之見而不自是大天下之量而不自足其見於著述凡片文隻字以往不過即其身心之所素者而寫之爾其見於設施為教為政亦無非大用流行而成已之餘也其見於講論亦不過自大原中流出如取物諸囊直探而示之叩者辭未竟而答之已縷縷不待思慮而從容已出無非妙道至義曲當人情而深盡物理令人渙然有省於言下忻懌不能止也先生明睿上達日新而不已所著之書每有溫則有改每改益覺超越又所未前聞者

先生行健不息終日乾乾篤於好學雖老病後觀書不怠切於育人材晝夜無倦色雖抱病支離必引至卧內力坐而共講日用酬酢與事周流雖病困亦未嘗厭數而於繁劇之常優閑而有餘交錯之地常泰定而不亂先生教人循循有序其始必從事於小學洒掃應對之節以立其本然後循進於大學明德新民之道以成其功大學然後論孟論孟然後中庸中庸然後及六經諸書而其所以為教之目則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其所以為學之法則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而行之自脩身至于處事接物又各

余子實聖卷十

六

有其要其終始涵養必以主敬為務而致知之功視力行為加多必極根源之洞徹毋徒影象之髣髴真能知則真能行矣去冬淳侍教又謂當大作下學之功毋遽求上達之見當如曾子專從事於所貫毋遽求曾子之所一當如顏子專從事於博約毋遽求顏子之卓爾凡所講道一本乎實盡性至命不越乎人心日用之近窮神知化不出乎人倫事物之常論天命之性無極之真其所自來雖極微妙而其實即人心之中所當為者而已但推其本則出於人心而非人力之所能為故曰天命雖萬事萬化皆自此中流

出而實無形象之可指故曰無極非謂日用之間別有一物光輝流轉而所以為此事則惟在擇善固執中正仁義而已又非別有一段根源之功在講學應事之外者是乃學問徹上徹下緊密之處也其開端示人大要類此故當四方英俊來往之會隨所至之深淺而引接之如群飲於河莫不各充其量而歸當天下言論交湊之衝隨所執之是非而為之剖決不出數語而定其或自植一家不肯回心向道者彼固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為可慕然至誦其書談其行則亦未有不為之仰服而陰自怯縮也先生

朱子書紀卷一

一七

盛德充實光輝見之者起敬事之者革心過其門者無不肅親其聲歎者放心邪氣不復萌于中其極盛至於威名四達充塞海內遐邇行旅賤隸皆能稱道之守臨漳云先生進退行藏以道而不輕辭受取予以義而不苟不枉尺而直尋寧範我馳驅而終日不獲一有經世濟物之圖不見是而無悶有制禮作樂之具不見知而不悔雖當毀怒咆哮人所危慄之際而綽然不以為憂雖當禁令苛急人所拘忌之中而泰然不以為病方且考遺經述舊典徜徉於林泉之下悠然不知身世之不足也嗚呼若先生者真王

佐之全材亞聖人而具體質之全曾子所謂託孤寄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之君子孟子所謂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大丈夫在先生素為有餘而子思子所謂唯知利行造於知之成功之一則在先生已全盡無愧而進乎純熟矣其正詩之允矣君子展也大成與夫以如是之才豈易再得而進焉不獲大施所蘊以覺斯民同吾道之歸退焉又不及大備斯文以惠來學為無窮之用今其已矣蓋天下之同痛悼豈但諸生而已哉先生道德昭昭在人心耳目者固不容諸生之私談

朱子書紀卷一

一八

而其口無擇言身無擇行則又未易以盡形容至於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抑又有不可得而形容者況溥從遊未久又非密邇莫能深詳據所見以伸其哀慕之情云耳不自知其為贊且惜也又約而為之贊云德稟純陽清明剛健篤學真知全體實踐集儒之粹會聖之精金聲玉振紹古作程

又贊

陳宥門

貌溫而嚴德剛而粹春融秋肅淵澄岳峙道光二程識高百氏生遇明時進難退易天假之閒斯文大備偉哉夫子教垂萬世

又贊

趙汝騰

字茂實宋宗室居古田歷官禮部尚書賜明敏學士諡忠清

理明義精德盛仁熟折衷群言如射中鵠絕學梯航斯文菽粟在慶元初中行獨復

又贊

林興祖

字宗起羅源人號木軒元鉛山州知州

自甲子來凡幾庚戌不有二庚戌安有今日前庚作後庚續日月行天照人心目

又贊

吳澄

字幼清號草廬崇仁人元翰林院學士諡文正

義理精微蠶絲牛毛心胸恢廓海濶天高其傑之才聖賢之學景星卿雲泰山喬嶽

又贊

王栢

字仲會金華人號魯齋元賜監文憲

龍門遺韻冰壺的源理一分殊折衷群言潮吞百川雷開萬戶灑落荷珠霈然教雨

又贊

丘濬

字仲深號深庵瓊州人國朝大學士贈太保諡文莊

全體大用之學繼往開來之儒析之極其精而不亂合之盡其大而無餘

朱子事實

李方子

字子門

先生之道之至原其所以臻斯域者無他焉亦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敬者又貫通乎三者之間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故其主敬也一其內以制乎外齊其外以養其內則無二

無適寂然不動以為酬酢萬變之主外則儼然肅然

終日若對神明而有以保固其中心之所存及其久

也靜虛動直中一外融而人不見其待守之力則篤

敬之驗也其窮理也虛其心平其氣字求其訓句索

其旨未得手前則不敢求乎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

乎彼使之意定理明而無躁易凌躐之患心專慮一

而無貪多欲速之弊始以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

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自表而究

衷自流而遡源索其精微若別黑白辯其節目若數

一二而又反復以涵泳之切已以體察之必若先儒

朱子實錄卷十

十

所謂沛然若河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

順而後為有得焉若乃立論以驅率聖言鑿說以妄

求新意或援引以相糾紛或假借以相混惑粗心浮

氣意象勿勿常若有所迫逐而未嘗徘徊顧戀如不

忍去以待其浹洽貫通之功深以為學者之大病不

痛絕乎此則終無入德之期蓋自孔孟以降千五百

年之間讀書者衆矣未有窮理若此其精者也其反

躬也不親不聞之前所以戒懼者愈嚴愈敬隱微幽

獨之際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慮未萌而知覺不

昧事物既接而品節不差視聽言動非禮不為意必

固我與迹俱泯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蓋語默云為之際周旋出入之頃無往而非斯道之流行矣合是三者而一以貫之其惟敬乎先生天資英邁視世之所屑者不啻如草芥翛然獨與道俱卓然獨與道立固已迥出庶物之表及夫理明義精養深積盛充而為德行發而為事業人之視之但見其渾灝磅礴不可涯涘而莫知為之者雖門人弟子親炙之久固亦莫得而形容也姑以蠡測管窺者言之則脩諸身者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其閒居也未明而起幅巾深衣大帶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匕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行於家者奉親極其孝撫下極其慈閨庭之間內外斬斬恩義之篤怡怡如也其祭祀也事無纖鉅必誠必敬小不如儀則終日不樂已祭無違禮則油然而安死喪之際哀戚備至飲食衰絰各稱其情賓客往來無不延遇稱家有無常盡其歡於親故雖踈遠必致其愛

於鄉閭雖微賤必致其恭吉凶慶弔禮無所遺賙卹問遺恩無所闕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至於入以事君則必思堯舜其君出以治民則必欲堯舜其民言論風旨之所傳政教條令之所布固皆可為世法而其考諸先聖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則以訂正群書立為準則使學者有所據依循守以入於堯舜之道此其勲烈之尤彰明盛大者語孟二書世所誦習為之說者亦多而析理未精釋言未備大學中庸自程子始表章之然大學次序不倫闕遺未補中庸雖為完篇而章句渾淪讀者亦莫知其條理之繁然也先生蒐輯先儒之說而斷以己意彙別區分文從字順妙得聖人之本旨昭示斯道之標的又使學者先讀大學以立其規模次及語孟以盡其蘊奧而後會其歸於中庸尺度權衡之既定由是以窮諸經訂羣史以及百氏之書則將無理之不可精無事之不可處矣又嘗集小學書使學者得以先正其操履集近思錄使學者得以先識其門庭羽翼四子以相左右蓋此六書者學者之飲食裘葛準繩規矩不可以須臾離也聖人復起不易

斯言矣其於易也推卦畫之本體辨三聖之旨歸專主筮占而實該萬變以還潔靜精微之舊其於詩也深玩辭氣而得詩人之本意盡削小序以破後儒之臆說妄言美刺悉就莠夷以復溫柔敦厚之教其於禮也則以儀禮為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註疏諸儒之說補其闕遺而析其疑晦雖書不克就而宏綱大要固已舉矣謂書之出於口授者多艱澁得於壁藏者反平易學者當沈潛反復於其易而不必穿鑿附會於其難謂春秋正義明道尊王賤霸尊君抑臣內夏外

余子實記卷一

三

夷乃其大義而以爵氏名字日月土地為褒貶之例若法家之深刻乃傳者之鑿說謂周官徧布周密周公運用天理熟爛之書學者既通四子又讀一經而遂學焉則所以治國平天下者思過半矣謂通鑑編年之體近古因就繩以策牘之法以綱提其要以目紀其詳綱倣春秋而兼採群史之長目倣左氏而稽合諸儒之粹褒貶大義凜乎烈日秋霜而繁簡相發又足為史家之矩範謂諸子百家其言多詭於聖人獨韓子論性專指五常最為得之因為之考訂其集之同異以傳于世而屈原忠憤千古莫白亦頗為發

明其旨樂律久亡清濁無據亦嘗討論本末探測幽眇雖未及著為成書而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若夫析世學之繆辨異教之非擣其巢穴而殄其隱微使學者由於大中至正之則而不躐於荆棘榛穽之塗摧陷肅清之功固非近世諸儒所能髣髴其萬一也自夫子設教洙泗以博文約禮授學者顏曾思孟相與守之未嘗失墜其後正學失傳士各以意為學其驚於該洽者既以聞見積累自矜而流於泛濫駁雜之歸其溺於徑約者又謂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而陷於曠蕩空虛之域學者則知所傳矣亦或悅於

余子實記卷一

四

持敬之約而憚於觀理之煩先聖身任道統而廣覽載籍先秦古書既加考索歷代史記國朝典章以及古今儒生學士之作靡不徧觀取其所同而削其不合稽其實用而剪其煩蕪參伍辨證以扶經訓而詰其舛差秋毫不得遁焉數千年間世道學術議論文詞之變皆若身親歷於其間而耳接目覩焉者大本大根固已上達直遂柯葉散殊亦皆隨其所至究其所窮條分派別經緯萬端本末巨細包羅囊括無所遺漏故所釋諸書悉有依據不為臆度料想之說外至文章字畫亦皆高絕一世蓋其包涵停蓄博博淵

泉故其出之者自若是其無窮也學者據經辨疑隨問隨析固皆極其精要暇而辨難古今其應如響愈和愈深疊疊不絕及詳味而細察之則亦融貫於一理而已矣嘗有言曰學者望道未見固必即書以窮理苟有見焉亦當博考諸書有所證驗而後實有所裨助而後安不然則德孤而與枯槁寂滅者無以異矣潛心大業何有哉矧自周衰教失禮樂養德之具一切盡廢所以維持此心者惟有書耳詎可輟輟經傳遽指為糟粕而不觀乎要在以心體之以身踐之而勿以空言視之而已矣以是存心以是克己仁豈

朱子書紀年

五

遠乎我至於晚歲德尊言立猶以義理無窮歲月有限憊然有不足之意洙泗以還博文約禮兩極其至者先生一人而已先生教人規模廣大而科級甚嚴循循有序不容躐等凌節而進至於切已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丁寧懇到提耳而極言之每誦南軒張公無所為而然之語必三歎焉學者即其所誦而質其疑意有未論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覆戒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于言進道難則憂形于色講論商畧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至諸生問辨則脫然沉疴之去體一日

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為憂晚見學者繳繞於文義之間深慮斯道之無傳始頗指示本體使深思而自得之其望於學者益切矣嗚呼道之在天下未嘗亡也而統之相傳苟非其人則不得而與自孟子沒千有餘年而後周程張子出焉歷時未久寢失其真及先生出而後合濂洛之正傳紹鄒魯之墜緒前聖後賢之道該徧全備其亦可謂盛矣蓋昔者易更三古而混於八索詩書煩亂禮樂散亡而莫克正也夫子從而贊之定之刪之正之又作春秋六經始備以為萬世道德之宗主秦火之餘六經既已爛脫諸儒各以

朱子書紀年

六

已見妄穿鑿為說未嘗有知道者也周程張子其道明矣然於經言未暇登正一時從遊之士或昧其旨遁而入於異端者有矣先生於是考訂訛繆探索深微總裁大典勒成一家之言仰包粹古之載籍下採近世之文獻集其大成以定萬世之法然後斯道大明如日中天有目者皆可睹也夫子之經得先生而正夫子之道得先生而明起斯文於將墜覺來裔於無窮雖與天壤俱弊可也

朱子易箴私識 祝穆門人

穆觀近歲所編文公朱先生年譜其書易箴時事頗

不疑誤恐不容無辨蓋先生以建炎庚申三月薨於考亭所居之正寢是歲春先生故宅
庚申三月薨於考亭所居之正寢是歲春先生故宅
之前其山絕頂有數百年合抱之木一株勢干雲霄
一旦忽為巨風所拔夏六月溪流大漲素所未有宅
前之岸為洪濤捲去數百尺則所謂木稼山顏大賢
之厄其關於造化盛衰之運固如此今年譜所書則
謂是日大風拔木洪流崩岸二異併見於易簣一日
之間則其事近惟能無駭聽竊謂不若改是日為是歲
則可紀實矣至於先生疾革則惟仲子監酒公侍而
季子侍郎公時方調官中都先生首索紙筆作季子

朱子年譜卷十

十一

書與之訣別次作勉齋黃公書先生之簡又其次欲作退
守范公書先生之簡則手弱不能運筆亟命子代書尚力
疾筆寫一二字且拳拳皆以編輯禮書為囑纔扶就
既然而逝今年譜所書乃謂先作黃范二書而後
作季子書則其事失倫何以垂範首第五倫視兄子
及己子且不能無別曾謂先生治命而顛倒其親疎
之序乎切謂行狀所紀先後已得其實固不當復為
異同也愚以幼孤先生念其外家子數育于家塾方
易簣時實與童子執燭之列追念當時所見恍然如
昨日事謂宜刊正而年譜摹板乃建安書院掌之僭

嘗以此二疑自之富沙知郡實齋王公許以更定而
未果輒私識之庶幾吾黨之士尚有考焉

朱子繫年錄跋 王栢

朱子繫年錄者錄朱子之遺事而繫之以年也先生
舊有年譜門人各以意裒集往往詳其出處者或略
於講學備其著述者或缺於事實殊恨未周某生也
晚曾不獲侍滄洲之杖屨高山景行寤寐不忘近年
以來得先生遺書一二而潛心焉每欲考先生著述
之前後以驗其進德之序文字缺畧力所未能暇日
搜掇姑以其可考類為此編先之以師友之淵源次

朱子年譜卷十

六

之以致君澤民之事業而以易簣淵冰之戒終之故
於此三節特加詳焉置之凡格時備參訂後有可考
又將續之是亦魯鈍者之拙工不足為他人觀也因
識其歲月于后

祭朱晦庵文

陸游

字務觀號放翁山陰人
宋秘書監寶章閣待制

捐百身起九原之思傾長河注東海之淚路脩齒耄
神往形留公沒不忘庶其歆饗

祭晦庵先生文

黃幹

門人

吁嗟斯文有廢有興其廢也三綱淪而九法斁其興
也大經正而大誼明是其所關豈不甚重而夫子明

一疾而殞其生若昔孔孟迄乎周程與世相望各以道鳴迨去古之益遠紛異說之縱橫其精微之蘊既不可得而見幸而託諸文字之間者亦且踵訛承舛而莫見其全經自夫子之繼作集累聖之大成其知生知其行安行其襟懷洒然光風而霽月其言動肅然左矩而右繩望之者雖憚其貌莊而言厲即之者常樂其心和而氣平資本高明而志道益遠性實通敏而索理益精主敬以立本而動靜無間格物以致知而毫釐畢呈大而察諸天地陰陽之變遠而驗諸古今事物之情仁義禮智不離五性之所賦洒掃

朱子書卷十

十九

應對洞見一理之所形其精義入神既有自然之權廢則窮經考古莫不炳然如日星謂中庸為造道之閫奧謂大學為入道之門庭究本義以言易而探卜筮之旨黜小序以正詩而力辨雅鄭之聲探語孟之編而如對鄰魯之問答述周程之書而一新濂洛之典刑至於星曆地志曲藝小數不可以悉究騷人墨客窮年卒歲僅見其可稱莫不折之以理而各造其極蓋亦得之於天命而非學可能信本深而形鉅故未成而聲宏其立朝也危言正色屢形於感慨其臨也仁民利物一本於哀矜立經陳紀而不為苟簡

之計摧姦摘伏而不求姑息之名當就而就事乎矯激可止而止力辭夫寵榮積者厚而施不遐身雖否而道則亨婆娑丘園湛若無營上以尋墜緒之茫茫下以警瞶俗之冥冥諸老先生咸資於質正後學小子幸得於師承肆逃禪之論者莫能以惑世騁雜伯之說者不容於抗衡傳聖統以繼絕學正人心而息邪說夫子之功大矣則一存一亡豈不有係於斯世之重輕嗚呼蒼天曾是莫聽曷不百年大命以傾榦丙申之春師門始登誨語諄諄情猶父兄春山朝榮秋堂夜清或執經於坐隅或散策於郊垌或談笑

朱子書卷十

廿

而春容或切至而丁寧始受室於潭溪復問舍於星亭庶依歸以終老指溪山以為盟胡睽離之未幾忽夢奠乎兩楹奉疾革之貽書對使者而涕零亟奔命以來歸乃獨觀乎丹旌悵此生之疇依菟欲絕而復醒念囑託之至重豈綿力之能勝想音容而奉遺書敢不早夜以服膺惟力策乎駕鈍庶無愧於英靈莫卮酒以陳辭尚有鑒於微誠

又祭文

陳淳

嗚呼痛哉吾道之不幸而先生之亡也自孔孟既云沒至周程始得其宗然提其綱者甚簡而未悉闡其

緒者莫繼其志誦其書者莫追其蹤獨吾先生見
守劉超群儒而妙契能至至而終終體致廣大而用
盡乎精微志極高明而行道乎中庸自一本而萬殊
無一事之不貫由萬殊而一統無一理之不融所以
能訛者訂而闕者補晦者瑩而畧者詳啓群哲之未
發集百氏之所長會聖訓以作程極至正而大中辭
達意以俱到無或欠而或豐折天下言論之衡而定
于一合今古道術之異而歸之同使真是真非若黑
白之不亂人心衆理有脉絡之可通聖心賢蘊如丹
之炳炳帝謨皇範在目之洋洋大金聲之條理粹玉
振之玲瓏蓋不直可以當周程之嫡嗣是又益精而
益光所謂青於藍而寒於水半其事而倍其功天既
不付之以重任使大施所學以措斯世於堯舜何不
假之遐齡使大備斯文以覺後學於無窮嗚呼痛哉
吾道之不幸而先生之亡也禮經修矣而未具將誰
有制作之才可以紹其業書傳纂矣而未就將誰有
帝王之學可以畢其章春秋深斥諸儒失聖經之旨
又將誰與發其大義而振其宏綱嗚呼吾道真不幸
而先生之亡也先生之臨浩乎滄溟先生之德巍乎
穹窿望之儼然乎其教即之溫然乎其雍其春風之

朱子實紀卷十

廿一

朱子實紀卷十

廿一

和薰然襲人而可挹其雷霆之威厲然斷事而不可
當其襟懷磊落明快如青天白日之豁其節行屹立
萬仞如泰山華嶽之崇其取善也樂而無纖微之棄
其疾惡也嚴而無回互之蔽其強健天行而不息其
明睿日進以無疆其應學者愈出愈新直探諸懷而
不匱而言之入人也又渙然洞徹乎心胸真可謂通
儒全才而體道之大成抑自學知利行之至已純熟
而從容淳以小生獲侍門牆荷警策之十年幸不至
於迷蒙昨歲暮之趨隅誨諄諄而益隆謂愚根本之
已立正可潤步而力攻責之以參乎之貫戒之以點爾
之狂宜友善於天下毋孤陋乎厥鄉宜上論於千古
毋隘守于厥躬須萬變之畢習庶十分之可充於臨
岐之丁寧且再約乎茲冬宜謂斯言之在耳反為永
訣之悲傷嗚呼而今而後有疑無復質矣但日誦遺
編以自攷而無嚴訓之忘薄寫情而既奠泣涕其
淋琅惟昭明而不昧有以迪乎愚衷

又祭文

范念德門人

天之生賢蓋亦不數儲精孕靈及河維嶽厥惟孔艱
是以殊邈先生之生黃河其清先生之亡維嶽其頽
不知何年復此胚胎徒友紛集窳窳告期山哀浦思

雲慘風悲臨穴一慟萬古長辭

時偽禁嚴會葬者亦幾千人范念德方為鑄錢司主官官公激檢視坑塲因便道會葬率同門之士訣祭於墓隅念德歸未至鄱陽有旨鑄官罷任蓋臺祭勅其離次會葬云

婺源朱子祠祝文至正十三年九月十五日

葉伯顏元婺源州知州

惟茲之土實公故邦建祠立廟以奉蒸嘗惟公之道與日齊光師表萬世炳煥三綱妖氣肆虐遂墮餘殃豈因替墜以廢彛章茲當誕節塵消波蒼泉清酒冽黍稷惟香官僚濟濟群珮錚錚一觴以奠神其未享又祝文成化十三年二月十八日

朱子實祀奉

陳金字汝彌應城人國朝婺源知縣今任右都御史

惟公道承孔孟學祖周程明吾儒之日月掃異說之榛荆功崇德盛仁熟義精培萬世之元氣集群聖之大成惟時之春惟仲之丁謹以牲帛粢盛元酒大羹竭精專之一念伸報祀之寸誠公其降鑒於我時歆尚享

禮部頒降祝文 周洪謨

維成化十八年歲次壬寅九月丙申朔越十五日庚戌直隸徽州府知府王哲等敢昭告于太師徽國朱文公惟公發明聖經繼承道統功兼諸

儒澤垂永世茲逢佳旦不勝感仰爰備牲醴敬陳明薦以先儒黃直卿蔡元定配尚饗

又祝文成化二十一年二月程敏政字克勤號篁墩休寧人國朝左諭德歷

官贈禮部尚書

伊川道脉先生之所由傳環溪女宗先生之所自出未復亨之墓而詳其世德嘗有取於程氏之先答成甫之書而勉之進脩復有望於程氏之後惟敏政程氏小子新安一生活在家庭獲誦於遺書登仕籍乃塵于講幄曾無肖似徒切戰兢今茲幸進于門墻始得致恭于桑梓辨香在御旨酒一陳伏惟明靈祐此愚昧嗚呼泰山喬嶽之容固常目念之如在正心誠意之學願終身誦之弗忘謹告

又祝文成化二十一年二月

司馬壘字通伯山陰人國朝監祭御史

嗚呼夫子勇決如顏子精專如曾子慎密如子思剛正如孟子至于大全前人之所未備永立後人之所標極其功實倍於四子百世之下不可復加矣聖生也晚不得從門人後然夫子之精神即天道之流行者隱顯游息固當在聖心目之間也茲者憑藉餘稊提學東南得過闕里展此誠敬夫子其歆饗之

欽降婺源致祭朱子祠祝文

維弘治某年歲次某甲子某月某日某甲子直隸

徽州府婺源縣知縣某欽奉

朝命致祭于

宋贈太師徽國文公朱先生曰惟公義理精微道德純備闡揚聖學宗主斯文功冠諸儒教行百世鄉邦故在風範攸存茲值仲秋敬陳品物式備薦祀以報明靈尚享

考亭書院祝文

劉克莊字潛夫號後村而田人宋龍圖閣直學士謚文忠

嗚呼魏巍文公宋之夫子翼翼考亭建之闕里竹林

朱子書院卷十

一廿五

蕭蕭下有精廬於此授徒於此著書後千百年過者必式拜俯灑掃邑令之職昔祀于寢今遷于堂配以高弟儼如茲觴

又祝文

前人

今天子讀四書傳註追懷儒宗親灑宸翰師垣公爵赫然光寵昔夫子追王於唐朝而充鄒以下封爵皆後世有司所裁訂未有議論定於當時褒崇發於獨斷如陛下之於先生者也敢因舍菜敬奉豆籩以告

又祝文

陳尚德

臨寧州寧德人號

惟先生起南服不待文王尚友顏曾潛心周孔志期

善善道不偶時退而盡精四書以俟後聖叙正周易

詩書盡去西漢以來儒者之陋纂脩三禮以開來世

太平之基明正道而窮其本原闢邪說而據其津要

蓋堯舜孔孟之道至周子程子而始明周子程子之

學至先生始光大於天下先生之道之心與百聖同

先生之德與曾孟同先生之才之志與伊尹同辭辨

幾於孟子而下學之工夫過之其功德之及人則皆

不在禹下矣某深山鄙人與鹿豕為伍年十五未見

先生之書二十三十見先生之書而不知讀飢寒多

過暗室多欺今雖知讀先生之書而齒已暮矣然於

朱子書院卷十

一廿五

先生之道則高山仰止未嘗一日而忘于懷也今奉

一杯寒水拜遺像雖死終無貳於先生之道管見一

二恨不得生先生之時一侍函文之席雖遠謦欬然

先生之心磅礴宇宙不與身俱死也

欽降建安致祭朱子祝文

惟景泰某年歲次某甲子

春三月某甲

朔某日某甲

子曾孫翰林院五經博士某祇奉

朝命昭告于

先祖太師徽國文公曰惟公德盛仁熟理明義精布

諸方冊啓我後人屬茲仲春謹以牲帛醴儀用申嘗

薦尚享

紫陽書院舍萊祝文

淳祐丙午六月朔
韓補號思軒玉山人宋徽州知府歷官寶文閣學士

大道之秘聞自羲軒洙泗既遠孰窮其源賴有先覺
振彼微言四書之述警瞶滌昏扶植民彝固極之恩
瞻彼像設徧于侯藩豈繁粉里敢昧所尊穀梁之飽
布帛之溫行手蠶貍配手乾坤通利而恩益培其根
書堂告成劍佩盈門崇肉于豆崇酒于樽肅拜稽首
先生如存

奉安御書刻石告文

淳祐庚戌至日前人

聖上留神典學作之君師丕闡文教以範當世嘉與
海內之士同底于道惟先生斯道所宗垂規具存廼
親灑神毫放下郡國以詔承學之士憲臺奉承上旨
特以繁陽故里教所宜先俾刊之琬琰揭于精舍師
友講明之地天光下臨昭垂無極雖曰師規猶帝訓
也敢告

又祝文

至正九年四月
王思順元江浙金憲

堯舜之道非孔孟不能明孔孟之道非先生不能識
其於聖經賢傳剖釋精微指示歸的析衷異論削除
非僻使後之學者敬之如神明仰之如星日續千載

道學之統流萬世生民之澤韓愈云孟子之功不在
禹下而孟子之心孰不讓先生之力也哉某以新學
之儒生叨清流之要職分憲紀以南巡道大賢之鄉
邑獨躬拜於祠下觀顏容而感激致一瓣之名香謝
凶書之教益懇陳詞而祭酒願服膺而勿失

又祝文

黃庭桂字德芳元江浙金憲

先後庚戌篤生聖賢扶世樹教皆原於天惟我文公
絕學鑽妍由有父師克紹厥傳四書理奧六經言玄
理自我聞言自我宣如珠貫繩如水赴淵沾溉士類
奕奕綿綿茲遇仲秋時祀潔蠲神歸故國被袞龍蟠
以安以侑於焉揭虔尚享

重脩紫陽書院告文

彭澤字清物號幸庵開中人國朝知徽州府歷官太子太保左都御史

徽國朱文公先生曰嗚呼先生之道上接羲農以及
孔孟以來千載不傳之統如日在天如水行地學者
于先生之道所得雖有高下淺深之殊然謂非被日
之光濡水之澤不可也時則西山先生蔡公勉齋先
生黃公咸以貞元之會同生於時親相授受講明斯
道天下後世為幸何如澤生也晚不幸不得執掃除
役于先生之門然亦幸生于先生之後自成童時輒

得讀先生所著小學書論孟集註大學中庸章句或問易本義詩傳通鑑綱目伊洛淵源錄宋名臣言行錄及諸奏議詩文并見之立朝作郡建白惠澤之槩雖蠡不及知孱懦不能佩服而此心感仰追慕之者誠有如文中子所謂受罔極之恩于孔子魯齋許平仲於先生所謂信如神明尊如父母也獨恨少年安於怠惰不能盡讀先生之書盡識先生之學盡副先生繼往開來垂世立教以望我後人之意耳竊念幸得勛力未衰俯仰無累被二十年讀誦探討服行之功庶或少窺先生之道於萬一顧懷祿往苒坐廢時月

朱子書

廿九

年踰四十寂寞無聞幾無面樞衣于先生廊廡下者去年秋叨承

上命自刑部郎署承乏徽守僉謂得官先生故鄉道化漸被所先格言至論必有傳之的而知之真者觀法興起將有所就詎意天限愚蒙無復寸進案牘叢脞詩書寇讐徒弊精神無補政理側身思疚寢食靡寧賸茲紫陽書院敝壞殊甚特令所司稍加修葺用安尊靈第恐為斤梓塗墮者所驚褻敢因經始謹茲告知因以素所嚮慕而畫於自棄之恨述而稟教嗚呼雖極土木之功竭駑鈍之力豈可以為先生重輕

第以少效有司宣化之職庸慰邦人之仰耳在天之靈尚

垂昭鑒

奉禮部劄付告徽國朱文公文

彭澤

天地之性人為貴故人以耿然之軀與天地並列而為三才先生嘗訓之曰才者德之用也又曰足以為為之謂才天地惟才故能生人生物司禮司氣而為萬化之原人惟才故能位天地育萬物而極彌綸叅贊之功天地人之氣皆形而下者故有

朱子書

三

能有不能而天地人之理則形而上者自生生不已而無不能者焉惟生生不已而無不能故天地生哲人哲人成天地若預定於冥冥之中而有所謂歷數之自然者使有天地而不生哲人以成其功使生哲人而不能代天地以贊其化則天地塊然一物而吾人匪萬物之靈是尚可謂之才也哉粵自洪濛肇判不知積幾有萬年而始為堯舜之治天地之運聖賢之統自後世贊之為淵源自當時觀之為盛極自堯舜歷夏商迄周衰千五百年耳世衰道微至臣子弑君父天乃生哲人如孔子

者出使不墜堯舜以來之道統自孔子歷秦漢唐宋一千五百年耳俗降風移至夷狄有中國天乃生如先生者出使不墜孔子以來之道學夫堯舜之後無孔子則堯舜之道不明於後世孔子之後世無先生則孔子之道又豈孰能盡發其蘊以昭示無窮哉天地之功固非孔子及先生所能盡成而使天地間聖帝明王英君誼辟以及真儒碩士有所啓迪有所發明有所依歸有所師法以位以育以成弥綸參贊之功者則自孔子與先生始也故萬世之下報功崇德之典獨孔子與先生為盛

金華集卷

三

蓋萬世之公論歸諸萬世之大功固其理也

聖明之興去先生餘三百年自先生歿表章崇重堯舜以來至先生之道惟我

明為盛

太祖驅胡元而有天下肇修人紀自古臣子弑君父夷狄侵中國之大亂大患自孔子而後其功惟獨大故於孔子及先生崇報之典惟獨優固天地之心孰非先生之功邪頃者先生鄉後之賢者戴君銑建言於

朝請官先生之嗣於故鄉若孔子闕里且舉祀典

於專祠若建寧考亭在先生未為重輕在我皇上則祇奉天地之純佑遠承堯舜之真傳寅鑽聖祖之丕緒大振中國文明之化所繫則甚重也澤生也晚然幸於先生之後

聖明之朝自黃小時即得伏讀我

祖宗以來頒降四書五經及性理大全諸書期以由先生之言而私淑孔子以來之教以上窺堯舜以來精一執中之傳而因以伏測天地之功化然限於匪才未能也茲者叨以科名竊祿于徽九所舉措惴惴焉惟恐戾於先生之訓而遺臭方來今

金華集卷

三

乃復以

聖明崇儒之典而得奔走執事於先生堂廡之下為幸何如

綸音載頒幽明咸快敬陳薄奠祇告厥由嗚呼三千四百年間天地之心僅兩見耳天地固不能不生孔子之與先生先生之與孔子方始不媿天地之生哉尚資神化翊我

皇明俾弥綸參贊之功上承堯舜是一先生之功也澤等

明之饑飢臣耳倘蒙昭格佑啓愚衷必有樹立以惠

先生之鄉人廟不耳墜橫渠所謂不才何川所謂天地間一蠹也嗚呼屏山練水精爽如新秋月春風典刑固在乾坤萬物視乃同胞而況故鄉耶先生其鑒之謹告

紫陽書院落成率諸生釋菜告文

續集

維正德七年歲次壬申二月丙子朔直隸徽州府知府熊桂等敢昭告于

先師徽國朱文公曰惟斯道之正統寥寥千百載間不絕如綫賴有周程出焉於是斷者續而晦者顯天復篤生我夫子以嗣其傳註述群經不闕餘緒是謂集諸儒之大成開萬世之迷塗厥功盛矣顧茲紫陽

朱子遺集

卷一

定維故鄉而後學之依歸彌切書院廢興因陋就簡良可慨也桂忝守是邦景企遺範遂議撤佛宮得勝地若天相者改創于茲中肖像而祠之規制粗備復選拔七校之有志者俾聚講其間庶密通夫子英爽朝夕興起蓋不徒誦其書業其文而已所以明正學振士風臻實效為夫子鄉邦之光端有望焉樞趨之初用修虔告惟夫子尚克相之尚饗

忌日諸生釋奠告文

維正德七年壬申春三月丙午朔越有九日甲寅鄉後學生王舜臣等敢昭告于

太師徽國朱文公先生嗚呼吾人生先生桑梓之邦受先生罔極之恩於先生諱日當倍悲痛況諸樞趨祠下切磋講明先生之道學者邪山嶽儀刑無復心目感時仰昔芹藻揭虔惟先生在天之靈不昧庶其昭格也尚饗

正德十年紫陽書院開講告文

桂承乏先生鄉郡光陰冉冉已五載于茲矣自鼎新書院拔七校士講習于門牆亦已四載矣以先生之緒餘群薦于有司大魁于天下亦已有其人矣然先生之所以垂訓與桂之所以簡授屬望者則不止於此焉尚冀默軫七機使諸生因材成就以下副所期庶紫陽之門牆益有輝光而區區師帥之責亦藉以無媿也改歲之初諸生復集謹以清酌用伸虔告尚饗

朱子實紀卷之十

朱子實紀卷之十一

紀題 碑記 序 止齋文 派 表 跋

始建文公祠記

楊剛中 制燕國院編脩

文公祠者即文公先世之遺基而構焉者也新安為文公父母之邦婺源之遺居固在歲久而侵於居鄰者存不文尋甚而丘壟夷松楸至為庸下之所竊瑩訴正無從公論齊奮及知州事于侯校道來踐其官省憲交符委以訊決侯起家進士政特公良承命躍然不頗不厲一問而舉得其情咸願歸強以贖罪戾

朱子實紀卷之十一

十一

故雖倔彊大慙開隧致歲莫敢肆謾亦聽于敘積年隧翳一日而還凡屬見聞靡不諧擇侯方訊除擴其詳度其宜議賈土以定其遷築祠以守其復於是汪君景周出州官族思佐侯成權地等居輟畀遷者又謂初基再徙成書院於州者皆吾祖吾父之力也復地建祠亦吾先志乃為之相方畫址拓故有而弘之衡舉武者四十登其二以為後因環四外以闢衢屹崇墉於三面華封對峙流碧橫馳春築既崇薨補加峻前門後室翬隆屋而中居庭廡明脩廊櫺虛穆飾塗甃甃絢煥澄平儀像既陳昭穆嚴祀水清井冽注

祭肅如又買祭田為畝三十舉田與墓一領之祠肇

工於元統二年某月某日至明年某月某日告祭行禮以落其成且使來請願書其事於石以貽永久予惟文公之教既以徹乎無倫被乎無垠俾高狀明加贊斯贊若斯祠之建則非干侯之賢不足以恢復非景周之力不足以圖新彼其以職導民而尚賢之不知聞訴而若不省者視干侯之見義踴發者為何若又如大賢之流化出其鄉祖宗之丘墓託其地而乃竊埋啓塚以犯之雖其心迷罔知革然使聞景周之發賞靡計專力而弗資於人以成一州之所歸敬者

朱子實紀卷之十一

十一

寧不為之汗流心悸無所容於天地耶蓋干侯之績於是而著而景周之襲輝三世起廢百年者亦曷可使之無彰也遂詳列其本末而顯書之而復系之以詩焉干侯名文傳官為奉議大夫吳郡人景周名鎬詩曰大賢之化高溥下弘可於其鄉而有丕承偏之攘之既邈其往闢之華之翕莫于罔靡逸無旋式憚爾然爾情爾昏盍稽其傳嗟爾州人來觀祠宇有揭孔揚宜爾終古州祠既闕州風其淳彼蹈匪人彼獨何人

朱氏家廟復田記

虞集字伯生 奎章閣侍書學士 諡文靖

為治於郡國者表先民於百世之上所以正民心之趨嚮而開其教思於無窮善其父兄君子之所為所以諷其子弟細民於易從也敦禮節尚名義厲廉耻以變其鄙薄可得而書者今於徽之婺源見之婺源文公朱子父母之邦也其先吏部在宋政和戊戌以上舍出身調建州政和尉丁艱服除調劔之尤溪歷靖康建炎至四年庚戌文公生焉亂亡未定涪港莞庫以自給同郡張侯敦頤教授於劔邀與還徽而吏部之來閩質其先業百畝以為資歸則無以食也張

大宋朱子集卷一

三

侯請為贖之計十年之入可以當其直而後以田歸朱氏癸亥吏部沒張侯以書慰文公於喪次而歸田焉既葬吏部於建之崇安丁卯公自建寧舉進士明年登第授同安簿紹興庚午省墓於婺源以其租入充省掃祭祀之用乾道己丑丁母憂淳熙丙申歸省故鄉松楸已傷於鄉人矣與鄉子弟講學於汪氏之敬齋脩墓而去宋之將亡徽建阻於兵族人藏其契券而竊售之又見侵於富民而某丘某方父老猶識朱氏故物之所在也丙附聖元將三十年朱氏之學徧天下而朱氏子孫志尚未足以復其舊五世從孫

光訴於浙省閩憲者又將三十年而兩府以屬守臣前進士千侯文傳始復其宅基於城南請于朝得旨立徽國文公廟於其地則後至元乙亥三月八日也而田則未歸無以為祭光又以為言同知州事蔡陵李祁之來亦進士也覈得田主名召與之議三分其田償其價之二歸其田之一約雖定價錢無所從出其一亦未肯歸也歛士鮑魯卿聞廟之成也願割私田以供祭未果行而卒其子元康見吏民之紛紛思成父之志於是賣其私田若干與材木之山得為中統鈔者一萬五千緡以贖舊田三分其價得元

大宋朱子集卷一

四

直之二其一則歲收其租而還之滿其數而止既成約而田歸朱氏之廟矣今奉祀者文公五世孫勳謀諸守貳父兄邦人請置張鮑之祠於廟側張侯字養正卒官知衡州鮑文學字景曾而其田之畝數與其租入之數錄其券之副而刻之碑陰云噫孔子之居於魯也蓋有宅焉歷戰國秦項之暴魯人固相與護視之至於西都世之平治久矣諸侯王之世封魯者始欲壞之而其堂壁固在也神靈感之而止者豈有他哉其餘之心有所未安也其餘之土田周公魯公上田也其餘之城郭周公魯公之城郭也時代雖

殊為其守者為之主宅之廢興則有任其責者矣不然東阡西陌禾易長畝風雨霜露之變匪今斯今何獨於此惓惓乎賢者之所存固有係於沒世不忘者與張侯經營於文公父子之時鮑君以私財而復田於朱子五世二百年之後故鄉之人孰無良心善性哉于李二君可謂知為治之本者矣傳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吾尚有觀於徽之為鄒魯乎為之來請記者其郡人懷慶文學程文余在奎章同館生也至正丁亥二月望前

重建文公家廟記

朱子實錄卷五

一五

王禕字子充義烏人國朝翰林待制贈學士諡忠文

徽之婺源文公先生子朱子父母之邦也先生之先家歛之黃墩唐天祐中八世祖制置公瓌以官留居婺源今州東萬安鄉松巖里其世所居也蓋自吏部公當宋宣和建炎間歷建之政和劔之尤溪尉因葬其親於政和而先生生於尤溪由是僑居建劔之間吏部之卒復葬建之崇安而先生遂定居於建矣先生於紹興戊辰既登進士第至淳熙丙申屬于祠家食兩嘗歸婺源展省丘墓宗族而去當丙申之歸也先隴松楸已傷於鄉人而與鄉之子弟講學於汪氏

之敬齋則故居已不復存厥後事異而世殊故居之遺址亦非朱氏子孫之所能有矣有元延祐戊午先生之四世孫甘肅儒學提舉林江剡儒學提舉彬偕來婺源省丘墓訪故居遺址悉為他姓侵據於是移文本州令從孫光聽決其事久無定論光始訴于省憲至元統甲戌而吳郡于侯文傳守是州兩府以其事諉之然後故址以復且請于朝用顏子孟子故宅立廟例立朱子家廟於其地得旨如所請而家廟以建廟成之歲為後至元乙亥上距先生之歿一百三十六年矣然廟雖成而無田以為祭朱氏故所有田百畝久占於富民光復以為言繼而恭陵李侯祈佐是州為之經理而盡復之始得用其田入以供祀事而五世嫡孫勲實自建來歸奉祠焉至正壬辰州燬于寇廟亦不存甲午權知州事括蒼葉侯景淵癸卯知州英六白侯謙兩嘗新之皆旋燬於兵燹今元年丁未金華程侯斗南字彥梁為守之明年州事既簡乃議為之重建鄉之人士咸樂輸材薦工以欣助之爰即故址以基以構廟室中嚴門廡如列規制之備悉視其舊而加整飭焉庀事於四月訖工於九月董其役而領祠事者勲之子境也於是儒士王傳練順

祖孫原善江存張紹皆州人以謂程侯之績不宜無述乃相與謀屬禱為文刻諸廉牲之石嗚呼自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朱子而復明朱子之道固集聖賢之大成者也厥今天下學官以先生為通祀然其於藝源則猶孔子之曲阜闕里所在家廟建焉又所謂賢其賢親其親也歟先民有言盛德必百世祀況乎先生之道萬世所宗師朱氏子孫脩其歲事有引勿替固將世世而不忘若夫賢師即崇尚教道而認認焉圖起其廢墜非知為治之本末者不及此也

朱子實紀卷二

七

葬好德人心所同嗣為政者盍亦思所慕效也哉禕是用備著其事以示後來若復田之事已具虞文靖公所為記而茲并及之者以其有繫於廟事也洪武三年庚戌春正月

重脩文公家廟記

汪仲魯名獻以字行婺源人國朝左春坊左司直郎

洪武八年秋七月徽州府通判方公戾止屬邑婺源下車即詣闕里謁拜徽國文公之廟顧瞻墻宇傾壞寢庭未立慨然歎曰文公之學大顯天下作則來世天朝頒令禮式攸遵廟貌弗崇何以欽明祀而昭訓

典矧厥考吏部公言行卓卓以啓丕休祀原先世廟宅所宜於是度地鳩工爰構寢堂于廟庭之北首捐資俸縣官士庶聞命歡趨發帑咸助選邑士程達道以董其事達道先輸廩餼以給群工屋六楹中為四龕為若子孫奉高曾祖禰之所以行歲事蓋遵家禮之懿範也公去事息時宛陵唐侯來知縣事良是斯舉力就厥緒邑士趙湜夙夜躬勤以督工役廟庭中峙飾舊如新兩廡門墉支葺圯傾易腐枿缺墜塗丹堊巍然炳煥嚴邃穆清士民瞻觀起敬起慕釋奠致告愾然聲容之接懷然道德之在目也又詢求文公

朱子實紀卷二

一

遺像墨蹟鑄置廡下以訓示將來叶公與唐侯所以正民心而導迪其趨嚮可謂同符者矣載稽伊始宋政和間吏部公官于閩歷靖康建炎未得歸至四年庚戌而文公生焉邑人張衡州敦頤經營吏部所贊田百畝歸之而吏部卒矣文公既葬吏部于建陽歸婺源省墓以張氏所歸田租入充祭祀之費逮景定咸淳間文公之學時所共崇錫命闕里宋之亡也徽建阻兵故朱氏之遺址侵于居隣而田亦竊售於族人矣有元至元乙亥州守于文傳因五世從孫光之訴始復其地遂請于朝立徽國文公之廟其費悉出

於邑人汪鏞度地廣狹計屋材九以畀遷民而侵地始復且給祭田三十畝於是田與墓地一領於祠而主其祠者文公五世孫勲也待制楊公剛中為記其事于石然其竊售之田則未歸焉至元丁丑光又以為言同知茶陵李祁霰實其田而價值之費則歛鮑魯卿之子元康繼厥父志輸錢壹萬伍千緡田始復歸于朱氏之廟記之者侍講學士虞文靖公集也至正年間詔封公為齊國公而吏部公錫謚獻靖壬辰兵變鞠為荒墟歲戊戌冬

聖天子肇基金陵命院判汪同即婺源城城浚隍始

余子實紀卷十

九

因故井經度基緒加弘於昔蠲其租稅以奉祠事歲在甲辰州尹白謙為屋以棲神位朔望行禮又四年丁未後尹程斗南因按察知事張允誠之言始創今廟主其祠者前掌祠之子境記之者待制王公禕也歷歲寢弊增脩備制則由今通判公而成公之志者實唐侯也嗚呼周轍東遷孔鐸以鳴宋舟南渡朱子以生所以祖述憲章格迪後賢以立天地之心以植生民之命繼往聖之絕學開萬世之太平者道統攸存氣運所關不可誣也闕里故宅古井存焉吏部生而白氣起文公生而紫氣騰則斯文之興也容非天

乎天定則能勝人而廟有待於郡邑之賢侯大夫世遠弗湮而終以興脩於來世鄉民興感力就不圖人心天理之不容終泯也如此昔也千侯拓地建廟則汪鏞以私力成之繼而李侯復其田畝則鮑元康以私帑濟之今公與唐侯新寢庭內外完美以啓人心之向慕昭教化於無窮者固士庶之歡趨而程達道趙堤亦有以佐之焉斯後也不可以無紀述也遂以屬筆於仲魯不敏辭公名本字叔文臨海人由起居注來官吾徽拳拳以教化為先務唐侯名廷禮宛陵之宣城人由進士舉任隴州判官轉知婺源者也

余子實紀卷十

十

洪武丙辰六月朔

重建文公家廟記

汪敬字益謙婺源人國朝戶部主事

徽國朱文公闕里家廟元州守于文傳肇創於元統甲戌至正壬辰廟燬于兵甲午權州事葉景淵癸卯州守白謙兩嘗新之又旋燬焉自後州守程斗南重建於元年丁未郡判方叔文邑令唐廷禮又重脩葺且創寢堂洪武甲寅歲也經歲既久廟寢頽壞洪熙乙巳臨海童公孟韶以進士奉命纂脩永樂實錄至癸酉謁祠下仰瞻之餘感慨久

之遂諭邑及合郡人士資助重新命邑儒士孫思齋主其役奉命惟謹是歲正廟成第未完門廡而童公值事訖去其崇重先賢之意隆矣宣德六年辛亥括蒼葉侯公回來貳邑事凡廟內事有當備及門廡脩建悉命文公八世孫湛日親督役且刻年譜等書一稔之內與然惟新其克成厥終之功多矣十年乙卯予以奉使歸寧獲拜新祠湛請予記粵自文公既歿故址為邑他姓所有後百三十六年子孫得復而家廟始建越數載兩厄灰燼而新之迨于

國初復新僅周甲子今又重新規模宏大綴飾渾堅

余十實紀卷十一

二

謀垂遠久在茲舉矣噫祠未甚壞而遂有新圖是蓋文公功業文章有深足興感人者抑亦秉彝好德良心在人固有然乎故予於此槩述元今廢興之由童公經始葉侯成終之績而不復為繁文竊以春秋之法不沒人善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以為後千百年相繼為政於茲者勸也若文公功德之盛如日星昭天人皆見而知之矧自元至今有諸先正記述詳悉予奚容喙宣德十年乙卯春三月望

重創發源朱文公祠宇記

彭勛 永豐人國朝提學御史

發源文公朱夫子之世家也邑故有祠正統庚申歲

除前一日市不戒于火祠為之燬明年二月既望賜巡教至邑其守祠八世孫湛湊狀請脩復且謂公柄斯文非自計則事弗克就神無所栖蓋市屋多覆茅自洪武至於洪熙凡延燒者數四迄今十有五年而又罹於此前脩雖累得人今非公則將奚告勗閱其言切而誠遂懷永久之圖乃以行臺所積罰贖金付縣令陳斌俾市材木陶磚甃為之重構委醫官程璿儒者孫叔拱孫希泰以敦其匠中為堂三間門為屋五間兩傍共為廂房六間以妥其神堂後為屋若干

余十實紀卷十一

三

以居其嗣孫首自祠前東北隅循繞其後止於祠前西北隅砌磚垣四十五丈有奇高二十五尺以為之防庶幾其無後患也是年冬落成於戲朱子集群賢之大成從祀天下之孔廟其道學之高明如星斗之麗乎天固不假於褒贊然欲學夫孔子者孰不資之始焉資之始而不脩其牆屋經紀其胤嗣則亦無所用其情也此予於徽建之祠嗣每致其力而又自形於言者特以告夫後來君子相與繼脩而勿替時正統辛酉十月朔

縣庠朱文公祠堂記

汪應辰

澤川人

婺源朱文公先生之世家邑有學架重屋以叢典籍學有祠肖周程三夫子像而事焉二役皆先生為之記今觀其遺刻而先生所以迪後人厚里俗者用意遠且大矣邑諸生服教之久感德之深據經考禮謂所事先生者當如周之周公魯之仲尼不必有合乃營度祠宇于講堂之後以紱植祀以嚴鄉國宗事之敬而胡君斐實倡其事乃訪于鄰以記筆請且曰先生之道之教庶乎吾子有以發之也應辰生也後既不及瞻拜先生盛德之容質也鈍雖曰誦其詩讀其

朱子實紀卷上

一

書而於先生之道未之有聞也其敢凌節以措一辭則退謝不能他日胡君復命其子升來請益力應辰竊惟先生明道著書覺悟萬世罔極之賜其誰不懷矧此婺源者河之崑崙雲之泰山而詩書六藝之鄉魯也風聲之流播淵源之漸潤固有異于他邦者其猶有待於佔畢而訊說耶雖然敢不為子言之自道喪千載周程勃興洙泗之統續於既絕厥猷盛矣然開端者渾璞未盡露作法者彌綸未及詳兩程子殁門人高第各自名家雖祖述憲章之本不殊而大義微言之寢乖者有之矣先生以命世特起之才遠紹

旁搜精思獨得闡發極於光大剖析入於毫芒星斗揭而衆宿辨次江河導而百川滌源於是語道有定名言經有定旨為學有定序科條品式粲然戶曉使後之學者無槁植之迷而得夷塗無拮据之勞而獲廣居先生之功信不在孟子下數十年來家有其書矣人熟其言矣宜乎成人有德小子有造矣而口傳耳授之俗成真知實踐之士猶未之多見也蓋由其有定名也則曰道在是矣何假乎思而後得也由其有定旨也則曰經止於此矣何事乎講而後明也由其有定序也亦曰吾知學之門戶矣何待升其室而

朱子實紀卷上

一

後覩其奧也是則先生所為孜孜以講學為已任者毋乃適以貽苟簡自畫者之地豈特世之人疑之吾黨亦或疑之雖然天之生先生也豈偶然哉其任道其立言將以望斯世之虞有志於學而非為夫口耳自畫者設也士誠志於學則道本於率性離形去智非所以為道也經切於明理支分派異非所以立經也學由於為己隨聲逐迹非所以為學也主以五性綱以四書翼以致知居敬二義既前恭衡倚必身體心驗其所以然則所謂定名定旨者如飢食而渴飲泉達而大然所謂定序者亦將歷階拾級而深造之

矣嗚呼士而無立志乎雖聖賢與居而不足士而果有志乎則先生之言存而有餘矣子盍以是歸而質之賢父兄儻以為然其鏡諸麗牲之石以告來者孟子曰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邑之士豈無感慨興起於斯言者乎若夫周元公祠于序而文公堂也二程子東西鄉而文公則南也諸君之訂正而無違禮焉是又以禮事先生升之當考啓也嘉熙三年冬十月甲子

婺源朱塘晦庵亭祠堂碑

許月卿字宋士婺源人宋江西運幹號山屋

朱子實紀卷十一

五

孔子廟終漢世不出闕里婺源朱文公之闕里也上即位之十有八年始以公從祀孔子則天下皆得祀况婺源乎二十有三年滕和叔以書來曰先君從游於朱塘之上鉦兄弟子姪既公文公昨夢之語作晦翁亭又立祠其西為屋若干楹文公南鄉坐先父溪齋先生告院君季父蒙齋先生合肥君東西鄉以侑焉秋八月庚申告成將徹田聘士以掌為鑰庶幾中丁之祀勿替引之謹伐石請書其事月卿發書歎曰不亦善乎今佛老之宮神恠之祠布滿宇內而吾黨之於儒先頌其詩讀其書顧不得朝夕望其儀刑以

朱子實紀卷十一

二十六

自振厲則茲舉也不亦善乎嘗考之二滕公近聞於朱子者曰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人性無不善則無不可為堯舜者要不可以一鄉之善士為足也嗚呼祠宇崇崇像設嚴嚴恍然當時師友之函文也學者可以自勉矣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待其志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雖地之相遠世之相後如會一堂况世若此其未遠居若此其近哉雖然為己為人界限之大者也漢唐之儒以聞道之難而學無本近世之儒以聞道之易而學無實竊道德性命之說以為譁衆取寵之資俗日以益薄治日以益卑職

此之故歟嘉定以來士大夫專以朱氏之學為仕途捷徑二滕公當是時退然如未嘗升紫陽之堂者人為之莞而莫或顧之也陵陽李文惠公持節江東旁收朱門記錄答問之語得之如獲拱壁待其人以殊禮溪齋獨不以微利焉聞其風者鄙夫寬薄夫厚矣溪齋諱璘字德粹蒙齋諱珙字德章壽不兄若也月卿既善茲舉不敢以固陋辭遂書其事如左又為迎饗送神樂章以遺之其詞曰游子悲兮故鄉駕予行兮朱塘山深兮水靜荷華澹其自芳昔吾夢兮斯境莞一笑兮徜徉宜為亭兮永

上以領略兮風光去之兮幾何李子兮肯堂亭既峙
兮翼翼廟載作兮崇崇憲教蒸兮蘭藉寒泉碧兮秋
菊鄉以奉兮以嘗以拜兮以饗誰配之兮二滕儼師
友兮第兄超忽兮來八荒髣髴兮紛語降若起兮吾
思惠我兮光明對越兮屋漏保之兮無疆扶宏綱兮
勿之墜萬子孫兮餘慶淳祐七年 月 日

徽州朱文公祠堂記

黃幹

道原於天具於人心著於事物載於方策明而行之
存乎其人聖賢迭興體道經世三綱既正九疇既叙

余子實紀卷十

七

則安且治聖賢不作道術分裂邪說誣民充塞仁義
則危且亂世之有聖賢其所關繫者甚大生而榮死
而哀秉彜好德之良心所不能自己也堯舜禹湯文
武周公生而道始行孔子孟子生而道始明孔孟之
道周程張子繼之周程張子之道文公朱先生又繼
之此道統之傳歷萬世而可考也文公徽人也其歿
也徽之士相與言曰公之系茲土吾郡之盛事也即
郡之學繪而祠焉太守趙君師端至視其祠扁且狹
不足以稱邦人思慕之意改創於講堂之北且屬幹
記之竊惟自昔聖賢之生率五百餘年而一遇孟子

既歿千有五百餘年無聞焉考其世系則又皆中土
之所生而南方則又無聞焉歷世之久輿地之廣其
間豈無閎博俊偉之士而不足以與聞斯道之傳至
我本朝周程張子既相望於一時而文公復興於未
及百年之後周子既生於春陵而文公復生於新安
豈非治教休明文風周浹天運之所關地靈之所萃
曠古之創見而一代之極盛者歟秦漢以來斯道晦
蝕天理不明人心不正事物當然之則昧沒而不彰
方策不刊之訓殘闕而將墜周程張子既推明其大
端而傳訛襲舛浸失本真追我文公稟高明之資厲
強毅之志潛心密察篤信力行精粗不遺毫釐必辨
至其德威仁熟理明義精歷代相傳之道粲然昭著
故雖窮鄉晚出亦皆知有聖賢教人之旨然則公之
生於世有功於斯道大矣至公之歿海內之士莫不
齋塔涕洟失所依歸而況生長於公之故里者乎宜
其思慕不能自己趙君大其祠宇以慰其心也亦宜
矣我雖然思其人不若遵其道慕其迹不若師其心
今公之書既家藏而人誦之矣惟不為習俗之所遷
不為利祿之所誘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躬
行以踐其實則雖越宇宙如親見之道之明且行世

之安且治可冀也此當世之所宜共勉微之士其可無以勉之哉師端與其兄弟皆從遊於文公先生之門其為政知所先務如此堂成於嘉定七年八月董其役者歆令孫涇十月朔

文公先生祠堂記

彭方字季直都昌人

晦庵先生朱文公祠于泮宮舊矣今復立祠縣圃非直為觀美也邑政之所宜得師者在是也夫政學一源體用一致成已成物非有二道士君子講學以明之亦將推充以行之爾矧先生父母之邦實為新安

朱子實地

一

其生也為學者之標準其歿也為萬世所宗師則此邦之人要當尸而祝之社而稷之可也任長民之職孰不有志乎學道愛人之事而可不知所取則乎且斯堂以歲寒得名自元豐元祐間蘇續溪嘗為之詩蔣穎叔嘗為之賦今先生之祠於此乎立而歲寒之義始著蓋先生抱孔孟之學接周程張子之傳以一心承道統以一身衛名教平生安貧樂道難進易退山林之日長講學之功深雖歷仕四朝而其身卒不於朝廷之上雖荐更變故而曾不以夷險易其操

之節惟先生可以當之嗚呼先生身脩而道立理明而義精其至德在吾心其垂教在方冊其議論在表著其事業在生民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然要其全體大端亦曰誠而已矣先生之體是誠也猶歲寒之本有是心也以是而立人極以是而開來學其示人以入德之方必主敬以立其本觀理以致其知養之於虛明靜一之中察之於幽獨隱微之際學問思辨緝熙無窮仁義中正卓爾有立所以統情性該事物合隱顯齊彼我貫徹古今充塞宇宙者皆是心實為之則夫

朱子實地

一廿一

縣圃之堂采歲寒之義以奉先生之祠也宜哉若乃群山環合古木千章地勢高縈軼埃壚之混濁陰籟瀾覆集灝氣之清激則又斯堂之勝足以安先生之靈而慰邦人之思方生長星江蓋自先生來為邦牧下車而新白鹿洞書院先君實執經講下先生以為經諭相與難疑問答講明論孟大學中庸西銘諸書以授學者故雖以方之不敏亦得以私淑家庭之訓為終身持守之要茲以晚學承乏邑宰入里門而思前哲親喬木而想高風其依依之誠有不能自己者是祠之立所以見高山景行之志非惟朝夕之游泳

得以瞻道德於前後而施於有政捨是無所矜式焉
後之君子其位同其志同其所師又同願相與推廣
而葺新之俾勿壞嘉定十五年壬午中秋日

績溪縣重建朱文公祠記

胡富字永年績溪人
國朝戶部尚書

徽之績溪縣儒學東故有文公朱夫子祠傾圯不治
百餘年莫有任起廢之責者弘治癸亥廣東博羅何
侯由南臺侍御簡知是郡凡稽古右文有涉風教者
以次舉行既三載奏最旋車取道于績邑宰廣平王
君育英以其事請侯曰誠今日之先務也亟成之由

余十貴紀卷一

世一

是發帑鳩工而一時郡僚又皆相繼協贊經始于正
德丙寅秋越明年春告成為堂若干楹高敞靚深中
位文公而以蔡西山黃勉齋諸賢侑食背崇岡瞰清
池枕大徽山襟帶乳溪諸水而鳳山鷄嶺羅列於前
山川之靈寔毓於此先是侍御濟南李君廷壽謫為
邑簿欲相地於明倫堂之西湫隘不稱而教諭龍溪
顏君槃偕寅友又嘗舉其事白于提督學政侍御蕭
陽陳公委前令薛君鑒未幾以遷去遂中輟至是績
之諸生爭相歎服追邇於數公而亟成于一旦其崇
儒重道之功不可不紀乃馳書而快請記其事富也

人也不敢以謗劣辭為之言曰維徽國文公先生自
少勵志聖賢之學充積既久所得益精且深其立朝
言論州縣設施經綸規畫正大宏偉亦可槩見晚遭
擯斥自反無愧日與黃蔡諸賢討論不輟釐正經言
總裁大典以續洙泗河洛之傳付得喪禍福於禮義
今讀其書崇其道薄海內外皆受先生罔極之恩矧
績溪隸徽實其桑梓之鄉可無專祠也哉禮以義起
雖自今伊始無不可者况作之於前而又有足徵耶
雖然侯所以圖興復新祠宇匪直侈大觀而事彌文
也蓋讀其書當論其世崇其道當繼其迹當考先生

余十貴紀卷一

世一

所得不越乎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
踐其實侯期待後學正惟在此而吾黨之士所宜畢
力而不容以緩焉者樞趨祠下仰瞻遺像則竦然以
敬而思與之齊洗磨淬礪修于鄉而達之天下庶幾
先生之後復有其人吾邑山川之靈鍾秀遂將媲美
河洛以上窺洙泗之淵源斯無負吾侯期待之意而
允駿奔走於大役之間者亦可忘其為勞矣若夫姑
擬緒餘以干榮利而於聖賢事業漫不加省非走所
敢知也侯名歆字子敬別號象山又號榕溪起家名
進士云

儒學重脩晦庵祠記

真德秀門人

寶慶三年知建陽縣事莆田劉侯脩晦庵祠以其高弟勉齋黃公配食既又謂朱范二太史劉魏二聘君皆可為法當得祠于學八月上丁工告備妥俯如禮則揖其學之士而語之曰諸君亦知予置祠之意乎古之君子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厚之至也維我文公先生高明光大之學得之於天然溯其淵源而自則吏部府君首以河洛緒論淑之於家庭比其長也出從諸儒先遊則有若草堂劉公者寔告之以聖賢講學門戶雖其德業之大成猶待後日而開端正始之功有不誣者至若秘閣范公則吏部之友而先生嘗從之考覈質義焉良齋魏公則草堂之門人而先生之所友也今也新先生之祠而遂及于四君是亦古人推本之義也雖然豈獨是我當紹興間秦丞相倡邪議事寇讎朱范二公以史官連名入奏顯斥其非至擯黜流落而弗悔劉公用從臣薦給禮後省屬檜方深仇正論亦浩然引疾以歸良齋起布衣遭明天子一見合肯徑官儒官垂用矣顧拜疏閣門亡

虛日竟以是弗容于朝是四君者其學同其道同其

朱子實紀卷上

世一

朱子實紀卷上

世一

出處大致又同合而祠之使為士者有所觀法豈不休哉繼自今學于斯者苟能潛心文公諸書以致其濬源培本之功而考於四君子之風流以警其媿作其懦則靜而體動而用窮所養達所施具於此矣此余所以並祠之意也西山真其聞而嘆曰偉哉劉侯之斯舉乎方侯年盛志壯時天材逸發詞筆凌厲蓋自賤如李謫僊之流意其不屑州縣間事也一旦為令邨民隱重教道懇懇焉有兩都循吏風至其飾考亭祠表四君子尤世俗指目以為迂者吁使侯病迂之名而循世吏之所急其俗之同者迺道之棄也然則侯之趨舍豈不甚明矣我侯名克莊字潛夫世以正學傳其家云

重脩徽國文公朱先生祠堂記

楊榮字勉仁建安人國朝大學士贈太師謚文敏

徽國文公朱先生祠在建安郡城北之紫霞洲蓋宋寶慶三年正月所建以奉先生之祀者也歷元迄今幾二百年棟宇頽圯上雨旁風其弊壞可謂極矣國朝永樂乙未監察御史蔣彥孫給事中陶偉巡部八閩至于建安躬謁祠下相與言曰先生發明聖賢之道羽翼六經折衷群言以嘉惠學者有功於天下

後世甚大建安為先生過化之地其有祠宜矣而歷世滋久廟貌若斯何以稱士民之瞻仰乎盍相與新之於是福建行都指揮使司都指揮師公祐侯公鏞徐公信郡守劉敬議以克合迺命耆儒許弘暨先生之七世孫鐵董其事仍率邑之賢者相與捐貲出力庀材鳩工凡堂寢門廡以及衆屋撤朽易堅葺弊為完什者植之敬者正之黜聖丹漆煥然畢具經始於是年春正月竣事于秋八月於是建安縣學教諭楊壽夫具其本末謁予以記其成予邑人也奚可以辭惟聖賢之言載之經傳兩以發至道之蘊奧者固無

朱子實錄卷之五

卷之五

不明且備矣然而燬燼於秦火剝蝕於漢儒議論紛紜穿鑿傳會學者張張焉莫之適從而群聖入之道幾乎熄矣迨至宋濂洛諸大儒相繼而作闡幽發微以明聖賢之道上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可謂盛矣而其後又有若先生者傑然特出著書立言擴先聖之未發正諸儒之乖誤剖析折衷無復遺蘊然後聖入之道昭然如日之行天先生之功其所謂集大成者歟雖然先生之道德天下後世之所共仰而尊之者豈特吾建安為然而祠宇不稱一旦諸君子作而興之泮然舊觀此不惟一時之瞻望而已有志於聖賢

之學者安知不緣此而遂為之興起乎然則是舉也其所以關係又豈小也哉予實有望於建安之士也遂樂為之記焉

重脩朱文公祠堂記

李賢

字原德鄧州人國朝大學士贈太師謚文達

道在天下賴人而明然非聖賢不能明也而聖賢之生世不常有孔孟以來千有餘年發明斯道者始得周程張朱四人而朱子明道之功為最多其用心也為益勞何也孔子之時載籍未繁邪說未熾刪述六經之外無聞焉而朱子之時載籍不勝其繁邪說不

朱子實錄卷之五

卷之五

勝其熾六經之外書傳子史又倍蓰焉莫不一一折衷而發明之其用心之勞可知矣嗚呼孔孟而後群賢用心孰有勞於朱子者乎能勞群賢未勞之心亦能見群賢未見之道此朱子明道之功所以為最多然則洙泗以還博文約禮兩極其至紹道統立人極而為萬世宗師者朱子一人而已奉祀之典在天下後世固宜極盛而況其父母之邦乎建寧太守劉君鉞走書至京師告予曰建寧文公之闕里也子孫世居焉舊有祠宋寶慶中所建者歲久而廢

予永樂中有巡按御史率郡守重建之正統初詔

復其子孫官為脩葺祠墓後復以九世孫挺為五經博士以奉祀事又以高第弟子蔡九峰黃勉齋真西山劉文簡配享天順六年冬鉞來守是郡拜謁祠下觀其規模狹隘弗稱遂詢得所復之地展而脩之中為正堂輔以兩簷東西為廊前為大門後為神厨復建閣以為藏書之所經始於是年八月甲子落成於明年六月甲申敢請記以示永久夫治郡莫先於化俗化俗莫先於興賢一郡之中有先賢焉為郡守者必當表而出之以勵後進况文公大賢天下後世所共尊崇者哉劉君此舉可謂得治郡之要矣雖然表祀先賢固將以感化郡人而在已亦宜取法凡文公作郡治民之術具載方冊可考也劉君尚體而行之是為記

新建朱文公祠記

劉鉞字伏德安福人國朝建寧府知府

建安之有朱文公祠其來尚矣先生之先微之發源人猶孔子之先宋人也厥考韋齋歷尉建之政和延之先溪二邑始寓居龍寺尋假館鄭氏而生先生亦猶叔梁紇仕魯為鄒大夫禱于尼山而生孔子也先生年十四而韋齋歿于建之水南環溪精舍遺命先

生師事胡籍溪劉草堂劉屏山三君子而以家屬之少傳劉公子羽公為築室于崇安五夫里先生遂奉母祝夫人遷而居焉晚年遵韋齋治命改卜建陽之考亭居之八年而歿後二十七年是為寶慶三年其季子在佐其嫡兄塾之子鑑相宅城闕從士大夫請作祠以奉先生遺像建安之祠實自茲始嘉熙中建守王楚別創建安書院亦為祠其中以祀先生而以真西山配之元至正間遣京學提舉危旂航海奉制加封頒土醢少牢告祠于家仍致祭于書院于時兩祠猶並存也世移物改書院尋毀惟家居之祠僅存

然歷年既深梁棟朽壞

國朝永樂初有繡衣黃門使行部過祠督責守臣為加脩葺仍舊貫撤朽更新去壞為完始有足觀者正統初

詔復其家景泰間奉

特旨徵嫡長九世孫挺入京

欽授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俾歸以奉祀事尋敕有司每歲春秋給官錢為備牲帛祭品仍頒祝詞命挺恒主其祭繼又因憲臣有請增益祭品以門人黃幹

朝廷崇報之典茂以加矣惜乎舊祠規制淺隘俎豆陳設奠獻升降俱莫能展因循日久大不足以稱崇報之意天順五年冬予自職方貢外郎來守是郡越三日拜謁祠下顧眎局促心甚不安銳志改圖而慮難其地退而與樅商之樅曰屋西有堂數楹敗梁朽柱固在先侍郎舊居也舊為武臣所據近因

朝廷有脩祠之命賴司法之力已復之矣其址高闊廣闊足以改創祠宇但乏力耳今遇賢侯下車之初首詢及之誠有待也既得地又慮財無所出乃經營謀度遇有羨餘公錢輒存積以俟又發庫藏得無名

余手實紀卷上

一

色布五百餘疋仍不足乃分俸錢以為之勸而郡中尚義好名之士咸翕然響應各隨宜出貲以為之助越三時而財用稍備適遇賈人販大木至有不期然而然者於是發賞市材命工興役專委甌寧縣學訓導王遜夫相樅以掌其事復命老人魏應璧吳禎分董其役中構堂四楹前為重門夾以兩廡堂後建閣以奉庋前代制誥并畫像遺書閣之前左為庫右為厨悉以次告完其費金以千計而一毫不科於民用人力以萬計而一夫不役於里絰始於壬午八月落成於明年六月又明年臘月之吉始移奉先生故像

于中而列黃劉蔡真四配像於左右題其額曰道學淵源之祠而虛其兩廡俟參考先生門下平日從游之徒并子孫之賢而有功於奉祀者分立牌位從祀於其間焉嗟夫先生發明六經表章四書集群賢之大成繼往聖之絕學其傳道之功不在顏孟下前人道之詳矣是宜配享孔廟位次顏孟方協公論而乃列諸從祀之末與漢儒為伍於義未安今觀先生過化之處莫不有祠皆有義存焉婺源之祠表所自也尤溪之祠著所生也考亭之祠承厥終也其他遊宦講學之地所祠不一然皆莫宜於建安之祠焉蓋建

余手實紀卷上

一

安古郡名總各邑而通諸道先生往來始終寓於斯後嗣嫡長累世居於斯前朝頒封神命藏於斯我朝錄蔭後人褒崇明祀寔在於斯以是較之祠之立莫宜於建安而建安之祠當為諸祠之魁凡我有官蒞是邦者豈可視為尋常而忽之哉朔望率郡人子弟焚香拜謁此理之常固不可忽春秋循例給祭品必豐必潔此歲事之常尤不可不謹門丁庫役更替有常不可缺也脩飾祠宇

帝命昭昭不可違也此皆有官者之責若每晨必祭每祭必誠典守戒嚴固敢瀆慢其責在承祀蔭官與

凡朱氏之後人焉祠成之初已請少保李公記之矣然紀其大而遺其細予故敢續書始末詳細以詔來者

縣學朱先生祠堂記

葉適字正則永嘉人宋寶文開學士諱忠定

初新安先生朱公同安縣主簿今知縣事毛君當時祀公學宮昔孔子既脩述堯舜三代紀法垂後世而黃老申韓之流亦各自為書學者蕩析畔離苟私所受未有博探詳攷務合本統也及董仲舒稍推明之與人主意合則雜家異學始絀而歸一於孔氏矣姑

朱子實地卷三

世

設祿利毆靡使從宜道德果盡信哉故經師句生無有知者徒為短挾蔽大義而已獨司馬遷採論語發明孟子不言利為傳世家孔安國解古文論語揚雄數稱顏淵篤好孟軻小戴集記大學中庸鄭玄併注之孟子有趙岐論語又有何晏韓愈李翱文人也愈本曾參翔尊子思矣噫二千年間萌蘖汎濫若存若亡而大義之難明如此則其博探詳攷知本統所由而後能標顯曾孟子為之傳揭大學中庸為之教語學者必不如是不足達孔子之道也然後序次不差道德幾盡信矣非程張暨朱呂數君子之力歟今天

箋傳衰歇而士之聰明亦益以放恣夷夏同指科舉冒淺淺識而深守正說而偽受交背於一室之內而不以是心為殘賊無幾矣余每見朱公極辨於毫釐之微尤激切而殷勤未嘗不為之歎息也夫學莫熟於好道莫成於樂顏曾孟子所以潛其心也行莫如誠止莫如善大學中庸所以致其義也夷佛疾疢也科舉痺痼也公所甚懼也毛君嘗與余學去而宰同安有患政夫政之得民速不如教之及民遠也嘉定五年五月

朱文公祠記

朱子實地卷三

世

陳宓

孔子所以為萬世師者學不厭誨不倦而已此二者若易而實難其功若小而甚大非至聖而大賢不足與此近世有儒宗其好學也不唯獨得於師而博采四方士友之長不唯自有諸已而下取一介賤微之善大而天地陰陽之運小而鳥獸草木之情精而道德性命之源粗而度數儀文之末二帝三王之道孔孟周程之心既有以默參其奧下至諸子百家天官地志兵機律曆莫不窮其理其誨人也無知愚敏鈍貴賤疎戚隨其才性曲加誘掖平生宦遊之日少家

居之日多自朝至暮自少至老孜孜矻矻應接不
有問斯答如響應聲著書垂訓易箒而後已嗚呼若
文公朱先生者可謂之學不厭誨不倦非耶此祠堂
所為作也先生所著書數十種而尤切於世教者曰
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語孟集註近思錄家禮小學家
傳而入誦之莆雖最爾邑昔稱士鄉先生初仕于泉
及淳熙間凡三至焉楚承教之士不少先生沒廿
二年矣前輩往往凋謝晚生益知嚮慕校官陳君汲
既前諸書以惠後學矣謂誦其書不知其人可乎
於是即學宮而祠之末學小子瞻望其端莊剛毅寬
裕溫和之容反覆其精微詳密深切懇到之誨可以
釋師儒不並世之憾矣苟讀其書而不體諸已敬其
像而不師其心過斯堂寧無愧乎陳君謂定嘗登先
生之門宜記作祠之歲月云

重建朱文公祠記

滕祐建安人國朝監御史

浦城徽國文公祠以天順戊寅歲因僧寺之舊改為
之至于今幾四十年然邇寺之始建又不知其幾十
年矣仍舊則苟成物久則易弊故棟宇日就傾圯而
棲神之位置於左廡瓦礫間前之好事者又以西山

余子實紀卷上

七

余子實紀卷上

七

文忠公為邑之賢合位於文公而並祀之文忠後朱
子而生蓋私淑其道而興起焉者亦猶孟軻之於孔
子也以此之並位過矣是祠與位兩宜易之弘治壬子
夏六月建寧同知周侯時中以政蒞茲邑見而嘆曰
是豈所以祇儒先繫仰思哉庸圖新之歸而謁諸太
守劉公與公曰是役烏可緩也遂以其事屬之知縣
鄧應仁經理而相成之應仁曰茲義舉民咸願有助
也於是鳩工之精市材之良卜日而就事焉祠既成
侯乃奉文公於中堂而以劉雲莊蔡九峰黃勉齋及
文忠公分位而享仍扁其門曰紫陽書院蓋不惟規
模宏壯視昔有加而配位之正又足以合人心道義
之公而無歎焉侯心亦既寧止監察御史滕祐聞而
諗之曰聖賢之道散在天下無所不有士慕其道想
其人則必為之祠廟為之肖像瞻拜之祭奠之思以
有歸也矧浦城密邇考亭聲教薰炙同於闕里故文
忠公以晚生聞知之賢讀其書得其心而文章道德
遂為一代名儒今之地固昔之地也今之民豈非昔
之民乎苟有君子明揭而昭示之則幡然者眾矣此
祠之所以建也建之而或苟於成處之而或乖於
義則不足以聳瞻視而協典禮此祠之所以重建也

自茲以往凡邑之士拜于斯祭于斯觀廟貌之尊嚴
動往轍之遐思奮而興勉而脩近而思所以效法焉
得無復有私淑前脩成就德業如昔之文忠者乎則
此祠之建其有裨於學教也不小吾儒理人先學教
而後刑政周侯其真知務者哉使後之理人者皆為
侯之所為學教之興其有既乎於是邑之士民相率
詣祐請曰幸書以為記祐曰記之祠中後皆為堂各
五楹東西為廡前為門各三楹終始於是年秋八月
相役而終其事者署縣事建安縣丞郭璟董役者義
民程鳳翔耆士葉孔瞻云

白鹿洞書院記

朱子書卷十一

卷十一

呂祖謙字伯恭婺州人宋著作郎燕國史院編脩監成

淳熙六年南康軍秋雨不時高仰之田告病郡守新
安朱侯嘉行賤陂塘並廬山而東得白鹿洞書院廢址
慨然顧其僚曰是蓋唐李渤之隱居而太宗皇帝驛
送九經俾生徒肄業之地也書院初於南唐其事至
鮮我太宗於迅掃區宇日不暇給之際獎勸封殖如
恐不及規模遠矣中興五十年釋老之宮圯於寇戎
者斧斤之聲相聞各復其初獨此地委於榛莽過者
太息庸非吾徒之耻哉郡雖貧薄顧不能築室數楹

上以宣布本朝崇建人文之大旨下以續先賢之風
聲於方來乎廼屬軍學教授楊君大法星子縣令王
君仲傑董其事又以書命祖謙記其成祖謙竊嘗聞
之諸公長者國初斯民新脫五季鋒鏑之厄學者尚
寡海內向平文風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閑曠以
講授大率多至數十百人嵩陽嶽麓睢陽及是洞為
尤著天下所謂四書院者也祖宗尊右儒術分之官
書命之祿秩賜之扁榜所以寵綏之者甚備當是時
士皆尚質實下新奇敦行義而不偷守訓詁而不鑿
雖學問之淵源統紀或未深究然甘受和白受來既

朱子書卷十一

卷十一

有進德之地矣慶曆嘉祐之間豪傑並出講治益精
至於河南程氏橫渠張氏相與倡明正學然後三代
孔孟之教始終條理於是乎可考熙寧初明道先生
在朝建白學制教養考察賓興之法綱條甚悉不幸
王氏之學方興其議遂格有志之士未嘗不嘆息於
斯焉建炎再造典刑文獻浸還舊規闕洛緒言稍出
於毀棄剪滅之餘晚進小生驟聞其語不知親師取
友以講求用力之實躋等凌節忽近慕遠未能窺程
張之門庭而先有王氏高自聖賢之病如是洞之所
傳習道之者或鮮矣然則書院之復宜苟云哉此邦

之士盡相與緝先儒淳固慤實之餘風復大學離經辨志之始教由博而約自下而高以答揚熙寧開迪樂育之大德則於賢侯之勸學斯無負矣至於考方志紀人物亦有土者所當謹若李濬之遺迹固不得而畧也侯於是役重民之勞賦功已狹率損其舊十七八力不足而意有餘矣興廢始末見於當塗郭祥正所記者皆不書

白鹿洞書院新田記

虞集

南康白鹿洞書院山長柴實翁誦其郡守崔侯之言

宋子實紀卷十

世

曰昔者斯洞在南唐時學者之盛猶至數百人宋初固不待言矣及朱文公作而興之以講道其間其規約之要被乎天下學者嚮往以為宗焉此其所建立又非昔人所能及者翼之不敏假守茲郡誠不敢以學校為緩於聖人之道誠亦知所尊信而未之能學也思致其所以為教者而未之能為也然而繕其廩既使其師弟子得安於治其業顧力雖不足猶庶幾可能乎乃視學田之入而節縮其冗泛計其資之積可易民田百畝實翁之未至也教授王君肖翁實攝書院之事乃能親行田視其肥磽去取之故所得皆

上壤夫侯之意王君之勞田之始入皆不可無記願刻其事于石嗚呼朱子之書學者蓋家藏而人誦之矣其於聖賢之傳為學之要本末始終毫分縷析無復餘蘊使窮鄉下邑獨學特行之士苟能玩而習之思而得之體而踐之及其久也猶可以入聖賢之域況乎有明師良友相先後之討論問辨以求其正觀感契會以推致其極者乎此其人固何待於人之食而後用也雖然侯郡守也書院郡之學也自侯為之者當如是耳來者其勿負侯之心也哉侯名翼之字鵬舉燕山人歷官多美政守斯郡也二年矣通練樂易敏勤堅信民無隱情庭無留事其用民力也若增石開繕郡治非必當為者不為也是以事集而人不

宋子實紀卷十

世

重建白鹿洞書院記

胡儼字若思南昌人號順庵

白鹿洞在南康廬山之陽五老峯之下山川環合林谷幽邃遠人事而絕塵氛足以怡情適興養性讀書宜乎君子之所棲託士大夫之所講學焉唐貞元中李渤與兄涉俱隱於此嘗養白鹿以自娛故洞因以為名寶曆中渤為江州刺史即洞建臺榭環流水植花木其盛槩遂有聞於時南唐昇元中立學館設主領賜經書給廩食聚生徒常數百人在當時謂之白鹿國庠宋初天下止有四書院曰白鹿曰嶽麓曰嵩陽曰睢陽學者宗焉太平興國二年知江州周述奏請九經詔俾國子監給印本驛送之皇祐中比部郎

朱子實紀卷五

卷一

中孫琛復置學館教其子弟四方就學者亦給其食後羅兵燹棟宇消落淳熙六年紫陽朱文公先生來為郡守親訪其處惕然興懷於荒涼廢壞之餘重為興作堂廡齋塾頗復舊觀給田聚書招延士類表揭教條以為洞規又上奏狀請賜教額一時文風士習之盛濟濟焉彬彬焉其用心之勤嘉惠學者之意見於詩賦與東萊呂公之記詳矣後文公為浙東提舉復遣錢屬郡守錢聞詩建禮聖殿并塑先聖像繪十哲像其興教遺愛者不亦遠乎越二年郡守朱端章相繼有作復撥田以增給焉興廢本末大略如此歷

宋以及元季廢經表亂書院遂廢殿堂齋舍鞠為茂草丸礫荆榛翳于荒丘

國朝洪熙初余休致而歸偕侍講余正安僉憲黃汝申嘗一造焉周覽故蹟徒有感而已正統元年東莞翟溥福來守是郡志喟然嘆曰前賢講學之所乃廢弛若是豈非吾徒之責哉於是率僚屬捐俸入以為之倡而三邑義士葉剛梁冲楊振德等聞風而興或出資費或助力役剷穢除荒取材僦工先作禮聖殿大成門貫道門次作明倫堂兩齋儀門先賢祠以及燕息之所凡為屋若干間興事於三年秋七月訖工於是年冬十二月董其事者剛也美哉輪奐燦然一新郡邑士民莫不興歎七年孟夏監察御史昆明張公仲益行部至南康躍然喜曰能興文教郡守美事也乃擇日造其所遊覽之際顧謂溥福曰是不可以不記溥福遂錄其事來告余惟郡守者民之師帥教化者政之先務而獄訟徵輸簿書期會不與焉今溥福興廢舉墜能為人之所不為可謂達治本知先務矣然必有教之之師養之之具拔俊髦而造就樂菁莪而長育俾之知明誠之兩進與敬義而信立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庶不負先賢立教之大

朱子實紀卷五

卷一

旨也他日有賢者興道明德立以嗣夫先賢之教者則溥福今日興建實為張本云

重脩白鹿洞書院記

彭時字純道安福人國朝大學士贈太師謚文憲

江右名山以十數惟匡廬最勝廬山古跡以十數惟白鹿洞最勝洞即唐李渤隱居之所南唐始立學館至宋表章為書院而其規制大備於晦庵朱夫子此其所以最勝於廬山而有名於天下後世也予自始學已聞其名欲往而未暇成化丙戌冬蒙

恩歸省道過南康首問所謂白鹿書院者郡邑學者

朱子書院集卷一

四

言曰書院距府二十里其地正當廬山五老峰下前守翟侯嘗興復於久廢之餘今守何侯成提學僉憲潮陽李公之志經營措置重加脩葺以去年秋始事而以今春畢工視昔加宏壯矣予聞此益欲往觀焉又自以違親歲久恨不一日拜膝下奚暇從容他適我乃不果既至家居未踰月而

召命且下中貴護往還者促行甚急予意白鹿洞之行又不遂矣乃歲除前一日舟次南康舟人遽報北風漸猛不可行中貴曰宜少停以待風止予竊喜曰此乃天相予成白鹿洞之行也中貴亦喜而偕行於

入命驛吏具肩輿與太守何侯濬同知譙君讚教諭

石慎等聞之皆騎以從循岡阜北行十餘里乃折而西行路徑崎嶇一水凡五六渡而後至蓋其間山勢秀拔左右環拱如合抱狀前有溪上下多巨石石間刻字皆文公遺蹟背山臨水棟宇翼然東為禮聖殿又東為先賢祠西為明倫堂又西為文會堂俱有廊廡門塾制作合度不侈不陋而又繚以垣牆樹以松竹深遠清曠誠於讀書養性為宜予入謁廟祠既俯仰四顧心甚樂之但恨不得久留以遂好古懷賢之思也悵然而去去數月何侯書來屬記吳君復具事實并致諸名公

朱子書院集卷二

五

述作於余以必其成顧余不敏何足以記此雖然予既以不得久留為恨得託名其間亦復何辭故不辭而記之曰書院之作何所始其始於前代郡縣未立之時乎學校未立而書院興理有不得不然者厥後郡縣皆有學學校之政備矣實若無所事乎書院然好古君子乃獨惓惓致力於此豈無意耶誠以學校課試遵時制士未免乎科舉之習書院教養崇古法自可專於性命道德之學也夫科舉之習盛則外重內輕趨浮華而忘本實者有矣惟出於科舉之外而學夫性命道德之學則士習正而真才出道明德立

無所用而不宜進可行道於當時退可著書立言垂範於來世科目得失有不足言也吾意文公昔者興崇書院其志固在乎此而今念憲公與何侯等所以脩葺之者豈非欲學者學於此而有成然後偕科目以進斯可建功立業而昭實用於天下也耶其嘉惠來學之心至矣遠矣學者尚體其心脩朱子洞規之序必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庶幾出處進退皆有益於名教不亢增高於廬山大有光於江右歟請以此言勒諸貞石以俟

重脩白鹿洞書院記

朱子書院記

李賢

竊惟三代之教人也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國有學規模廣大制度詳備師無不立士無不習是以人倫明而風俗美宜乎比屋可封而人皆君子之行矣斯時也豈復有所謂書院之建降及後世學校之政不脩而人才日以零替於是賢士大夫始留意焉此書院所以建也宋初天下郡縣未立學校時則有四書院而白鹿洞其一也然此書院于今為尤著者實由大儒朱文公興起之也嘗觀文公來知南康建此書院於傾廢之餘用心甚勤所以為賦為詩求記以形

容紀述之者亦慮夫歲久傾廢尚冀後人有誦遺文而感發者或能續而脩之庶復興起而一郡之士又有所造就矣此文公之心真所謂繼絕學而開太平之心也守斯土者果委靡不振則已苟有景慕前賢之志則必慨然為之而不辭也噫斯人也豈易得哉不然文公去後三百餘年郡守所更不下數十而重脩者僅一見焉如翟侯溥福是也由斯觀之則此書院傾廢之日多而興起之日少欲望斯郡人倫常明風俗常美人才常勝難矣茲有吾鄉之士曰何濬者走書至京告子曰濬於成化改元承乏南康視篆後往謁白鹿洞書院觀其頽弊欲重脩之時提督學校僉憲李公先見委焉乃儲材聚工屬星子知縣周讓董其事閩郡尚義之家咸出財以助其費凡在是役者罔不歡然効力起工於歲八月落成於明年之二月其殿祠齋堂廡門橋垣之類或新其舊或增其缺莫不弘其規制壯其觀瞻大非昔時之比矣行將延師集士以振文風敢乞為記用紀其事刻之于石以告後來予惟是書院也在文公作興之日則有東萊呂先生為之記在翟侯重脩之日則有祭酒胡先生為之記顧予何人敢續二先生為記乎雖然何侯之

感意則不可拂也茲有一言告焉何侯所以重脩是書院者蓋亦景慕文公之高風而興起也凡文公之用心於斯者亦當體之而用心焉給曰之未復者復之聚書之未備者備之揭昔日之教條以為洞規集今日之士友以相講習必使是郡人倫明而風俗美才賢濟濟見用于時庶臻實效而不為虛文矣何侯其視此而加勉焉苟或忽之則前功盡棄殆無異於不脩者是以君子所為必慎其始而成其終也豈草草哉若夫是洞顛末之詳具載前記茲不復贅

重脩白鹿洞書院記

余子實紀卷十一

十一

李齡

湖陽人江西按察司提學僉事

南康府北行一十五里廬山五老峯之東舊有白鹿洞書院院後有崇山峻嶺騎馳雲蟲而來結為院基群山環繞於左右前三小峯峭拔奇偉如拱如揖西有泉水瀉出于岩谷之間衝濤觸石懸為瀑布湧為雪浪匯為清池淵泓澄碧洞鑒萬景折派而東經于院門而去嘉葩茂樹脩篁奇石交布於其上唐李渤先生兄弟愛其山水之勝隱居讀書於其地嘗養白鹿以自娛因以名其洞後經五季之亂故址已廢宋淳熙五年戊戌晦庵朱文公先生來知南康軍始

訪其處復建書院又上言請賜敕額及賜御書石經監本九經於其中列聖賢教人為學次第以示學者置田以贍其用每休沐輒一造與諸生質疑問難誨誘不倦暇則相與優游泉石間據幽發粹竟日乃返一時名人陸子靜劉子徵林擇之輩皆嘗從先生游焉後文公為浙江提舉復遺錢屬郡守錢聞詩建禮殿塑宣聖繪十哲像備官僚學徒行釋菜之禮其垂教貽謀之意深矣歷宋及元屢經兵燹書院遂廢我朝正統丙辰東莞程君溥福繼守是邦仍其舊基復構殿立像殿前有大成門右有先賢祠中白鹿左濂

余子實紀卷十一

十一

溪石晦庵三先生像像前有二程張橫渠陳了翁陶靖節劉西礪父子七先生神主在焉殿左有明倫堂東西齋儀門貫道門堂左有文會堂祠右有燕息房總若干間歷歲滋久梁棟朽腐成化紀年乙酉齡奉命督學至南康翼日謁書院仰瞻其陋謀欲脩之適知府中州何君濟抵任且在國學素有師弟子之好因以命之君乃謀於推官沈瑛知縣周讓募義民廣廷華等得穀五百斛鳩工聚材命主簿曹昇耆民廖笙高鑑教讀唐維禎董其事邑人聞風慕義捐貲財施磚瓦助力役者比比經始於是歲八月朔日以明

年二月訖工既重脩其舊復增建兩廡櫺星門貫道橋剷除荒穢周以垣墻樹以松竹殿堂祠宇煥然一新乃聚在泮諸生朱暉梁貴等與郡人子弟之俊秀者講學討論繼先賢之遺教而興學於當時誠書院之再興也興廢始末前祭酒胡先生記之詳矣星子縣學教諭吳慎復慮是功不記無以垂勸將來乃具其事請記于石齡惟是洞山川之勝非若禪官道院徒為遊觀具而聖賢遺像在是朱子教人成規在是先儒之遺風流澤在是一郡之教化盛衰在是誠為政之首務也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若

重脩白鹿洞書院記

何喬新

江人刑

廬山五老峰下有白鹿洞乃唐李渤讀書處洞中養一白鹿故名南唐元宗始即其地為國學給田以食其徒宋興因而不廢太宗嘗以九經賜洞中學者俾肄習之來學者嘗數百人至熙寧末其學始廢南渡以來晦庵先生來守南康訪其遺址請于朝而復之

宋王象

里

宋王象

里

又定為學規以示學者來學者益盛元季毀於兵燹而書院墮廢殆盡學田多為佛寺所據予少讀先生白鹿洞賦及和允延之廬山雜詠諸詩慨想當時規制之盛渴欲一往訪風泉雲壑之樓尋昔賢之芳躅庶有以自發者然宦遊中外竟莫能一至焉成化初江西按察僉事潮陽李公齡因提學訪其遺址稍作學舍又買田百餘畝又得廢寺田八十餘畝以食學者創復之初猶未大備弘治八年嶺南蘇君葵由內翰遷按察司僉事以董學政嘗過書院憫其廢思更新之告于巡按王君元善又謀於按察使陸君珩僉事沈君清沈君銳協圖起其廢宗室上高賢王聞之助以白金百兩諸公又鉤較羨財節縮冗費以供工匠之食材丸之需乃屬劉守定昌撤其敝腐酌為規制中為文廟傍為兩廡明倫文會二堂以次居左各有儀門以時啓閉文會之前為延賓館東西齋舍六十餘間經始于弘治丁巳年八月旬日至明年十月七日始用少牢告于先聖先師而落成焉兵部郎中婁君性罷政家居諸公延請以典教事惟養士之田未敷蘇君告于巡按監察御史陳君銓陳君慨然以為已任乃考學田舊為僧寺所據者今多為汙

菜廢壞矣於是收市開先寺開田四百六十餘畝又市泗洲寺蕪田四百三十餘畝合李君所置幾千餘畝以供祀事以瞻學徒先是鎮守江西太監董公讓雅重斯文嘗謂興復先賢遺跡非圖經久之計不可至是亦捐已白金十斤以益市田之直僉以為百年之廢興於一旦誠為盛舉乃具顛末令諸生黎允吳漸求予為之記予惟諸公此舉有功於吾道甚大必屬諸大手筆豈鄙劣所敢當固辭不敢為二生請之益堅乃為之言曰吾夫子之道至孟子而失其傳濂溪晦庵二先生出然後有以紹墜緒而振絕學濂溪嘗知南康寓家湓江之上晦庵亦知南康講學茲洞之中則江右乃二先生過化之地凡一草一木皆衣被道德之光矣况靈而為人秀而為士者乎我國家文運幸興

聖天子崇道以淑人心而在位任治諸公篤意斯道因二先生過化之地作為學舍以教諸生又市腴田以養之延典教者以教之期得明睿之才以佐休明之治而已凡來學於茲者仰廬阜之巍然而興高山景行之思臨湓江之淵然而悟逝者如斯之肯導所聞行所知斯不愧二先生之遺教而亦無負鎮巡與

在仕諸公作興之意矣喬新老矣雖不獲與諸生誦於茲然亦私淑二先生者也願與諸生共勉焉既詳識其事而田之疆畝與稅籍之所隸具列于碑陰弘治己未夏四月望

白鹿洞書院宗儒祠記

楊庶豐城人南京光祿寺少卿

白鹿文廟之外別祀周子朱子及祀陶元亮李潛之李公擇陳瑩中劉凝之劉道原其祀或合或分前後不一稽之往牒槩可見矣憲副錫山邵先生國賢恭捧璽書來督江右學政弭節南康亟謁洞學周視規

余于實紀卷上

一

制乃言曰諸祀之舉當矣獨以朱子之門人高第嘗學於此者若此邦之士李弘齋燾黃西坡顥輩獨不得與李公擇劉道原父子比乎外郡之士張主一洽輩獨不與陶元亮比乎閩中之士黃勉齋餘蔡九峯沉輩獨不得與李潛之陳瑩中比乎今視之同為傳舍之過客去而不復問焉豈所以尊道學哉於是併考之得十有四人鼎勑一祠扁曰宗儒以朱子南向以十四人者東西向畧如文廟之祀孔子而配顏曾思孟之制既畢事乃以書報庶曰朱子門人已從祀朱子矣其為記之廉嘗移書先生亦及斯事先生謂

得我心之所同然然庶何足以知此程子有言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孰知斯人之為功世之論朱子者謂其集諸儒之大成而劉靜脩有邵至大周至精程至正而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以正之說近時議朱子者復謂朱子之所集非周程張邵之大成不過如蔡元定之樂律周必大之詞章陳同父之事功暨呂東萊張南軒陸象山之長耳竊謂光風霽月龍德正

朱子實錄卷五

五

誠有過當由後言之則豈盡然也哉試以孔子論之其集大成有二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集堯舜禹湯文武之大成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集伯夷伊尹抑下惠之大成也朱子亦然象山之尊德性南軒之辯義利東萊之矯氣質固有以兼之而太極圖通書西銘之解其義邵易程易之會其全大學中庸二程之所表章者復為之次第章句論語孟子二程之所尊信者復為之裒集發明以至伊洛微言時有辯析已精而益精已密而益密若是者謂之集周程張邵之大成殆非過也蓋吾朱子自孔子以來一人而已至十四人者於朱子之學皆有羽翼之功倡明之力合而祀之則數

百年之缺典已備矣庶之繆論朱子者如此不識憲副先生以為何如先生於洞學起廢甚銳其招延四方學者必首諭之曰非罷十年科舉進取之念無輒過此其教條大要本朱子之舊而復提掇其要緊為人之語如誠明敬義者懇懇以示人晚生後進知所向方矣先生所考十四人最為詳備多洞志所未載而朱子門人之歷洞學者其盡在是哉

白鹿洞學田記

婁性上饒人南京兵部郎中

朱子實錄卷五

五

白鹿洞書院乃紫陽朱夫子集士講道之所士之饗殮有田十五頃世遭兵燹院毀田淪無籍可稽莫知疆畝所在迨我朝崇儒重道之典興更歷多賢院創殿廡堂齋數十楹而田則不及二頃典學憲念東廣蘇君伯誠督理院事憫棟宇卑隘且就傾圯謀諸侍御王君元善同寅陸君用節沈君庶夫沈君文進乃屬郡守劉君邦泰撤其故而一新之楹以百計材美工良命與之厯數倍於前較之淳熙之盛不多讓焉十三郡士慕風雲集者不遠千里而來凡五百有奇歲入租二百餘石罄於鳩工之費士皆裹糧無他貯以給之三閱月家單不自贍者日辭去蘇君又謀

待御陳君秉衡以養士不可無田無田是無院也適郡之開先寺僧為徭役所併稱貸不足乃出田四頃六十餘畝求售焉陳君計直償之繼而泗洲寺亦以開先之故出田求售數縮十之一陳君知為壞償之倍其直經營貿易則潘貳守重玉林節推伯之勤焉共幾十頃悉歸之於院以為養士久遠之需直出公帑羨餘官民無預蘇君懼世邁年湮固保厥終乃磨石四通命予記之并列田稅籍所隸與其頃畝之數于碑陰一樹之院堂一樹之郡齋一樹之察院行臺一樹之典學分司為千萬年計也予亦與院事者義不容辭昔崇安令趙侯彥繩取僧田二頃入於學宮使無君父者不得獨安其飽學為忠孝者得以無管於外益脩其業紫陽頌其務一而兩得信矣古今相去三百餘年事之默相符合有如此者夫士之藉田以養道之藉士以興其義一也三代盛時野無無田之夫家無不學之人故道興治隆風動千載其後田不井授士之養無所出故院有田則士集而講道者千載一時院無田則士難久集院隨以廢如講道何哉陳君有功於道也博且久矣使其在紫陽時或紫陽在今日又不知何如其頌也士之食於陳君

者不思謀道惟利祿之是媒則為虛集於此而不如在學宮之為優也是亦素餐而已矣然士之來此者領蘇君之教必知以道自勗焉予亦不可不為之過慮也其職田事者又當謹出內之典無倫合之私庶不負陳君處心之効矣陳君名銓秉衡其字湖南永州人由進士歷陞今職聲實在朝著書不能悉其治行之懿況此舉乾坤盛事也當垂之載籍故紀其事之顛末以待觀風者採云

武夷書院記

韓元吉

字無咎潯川人宋知建州歷官吏部尚書

武夷山在閩粵直北其山勢雄深盤礴自漢以來見于祀事閩之諸山皆後出也其峯之最大者豐上而欽下巋然若巨人之戴弁緣隙磴道可望而不可登世傳避秦而僊者蛻骨在焉溪出其下絕壁高峻皆數十丈岸則巨石林立磊落奇秀好事者一日不能盡則卧小舟杭溪而上號為九曲以左右顧視至其地或平衍景物環會必為之停舟曳杖倚徙而不忍去山故多王孫鳥則白鷗鷓鴣聞人聲或磔磔集崖上散漫飛走而無驚懼之態水流有聲其深處可泳草木四時敷華道士即溪之窟僅為一廬以待游者

之食息往往酌酒未半已迫曛暮而不可留矣山距驛道纔一二里許逆旅遙望不憚僕夫馬足之勞幸而至老氏之宮宿焉明日始能裹飯命舟而溪之長復倍於驛道之遠促促而來遽遽而歸前後踵相屬也予舊家閩中為宦于建安蓋亦遽歸之一耳吾友朱元晦居于五夫山在武夷一舍而近若其外圃暇則遊焉與其門生弟子挾書而誦取古詩三百篇及楚人之詞哦而歌之得酒嘯詠留必數日蓋山中之樂悉為元晦之私也予每愧焉淳熙之十年元晦既辭使節於江東遂賦祠官之祿則又曰吾今營其地

朱子書

五

果盡有山中之樂矣蓋其遊益數而於其溪五折負大石屏規之以為精舍取道士之廬猶半也誅鋤草茅僅得數畝面勢清幽奇木佳石拱揖映帶若陰相而遺我者使弟子具畚鍤集瓦竹相率成之元晦躬畫其處中以為堂旁以為齋高以為亭密以為室講習肄業琴歌酒賦莫不在是予聞之恍然如寐而醒醒而拍隱隱猶記其地之異也且曰其為我記之夫元晦儒者也方以學行其鄉善其徒非若畸人隱士適歲山谷服氣茹芝以慕夫道家者流也然秦漢以來道之不明久矣吾夫子所謂志於道亦何事哉夫

子聖人也其步與趨莫不有則至於登泰山之巔誦言於舞雩之下未嘗不遊胷中蓋有其地而一時弟子鼓瑟鐃然春服既成之詠乃獨為聖人所予古之君子息焉者豈以是拘拘乎元晦既有以識之試以告夫來者相與酬酢於精舍之下俾或自得其視慢亭之風抑又何如也是歲八月

重脩武夷書院記

王遂

人宋朝請大夫知建寧軍歷官華文閣直學士

國初學校未立而四書院以興名卿賢相多出其中學之不可一日廢如此慶曆間詔州縣置學來遊日

朱子書

五

眾孔孟之後傳說四起盈目而不流塞耳而不能決者歷千八百年周程張朱核而剔之尊本朝安中國為功甚大士生是時始得其學而又得其所以學三代而下未有盛於此者也白鹿嶽麓東湖象山考亭建寧莫不有書院而武夷諸峰山水清美神仙之窟宅隱君子之盤旋作為精舍昔者胡劉之問難朱子之講學諸生不遠千里而聚首執簡以寫天地之秘以發鬼神之贖皆在於此而大屏如故九曲猶在徒為漁夫樵人之觀觀學士諸生固已隨其所學而解散矣仁智有堂寒棲有館既已荒苔宿草蕪蔭而家

葺一言之教入誨於身者獨以為萬世之所宗仰
子侍郎在冢孫郎中鑑動承學之思懷肯堂之念因
精舍之舊葺治而廣大之士人能蒙正朴茂而恬靜
不妄納交因委其居守又詹樞好學而粹於文不苟
於科第就命之講說崇安後進欣然從之遊前使者
潘公友文彭公方撥公田以食之今大夫陳君樵子
捐萬金植大其規模以養以誨寒暑不替遂命致錢
酒以饋欲走山下以觀五曲之勝而未能也夫虹橋
慢亭固騷人逸士之所動心而四經十傳志得意悟
乃於山林有取焉何哉爵祿軒冕非諛聞寡見之能
及游心於獨觀理於妙必有出於耳目思慮之表遂
老矣不能起文公於既往質平生之所疑類與里之
後生誦詩讀書以博其所未至或者天子賜歸翱翔
山中得以觀挹道德竊載而歸是非大夫崇尚之意
歟精舍立於淳熙癸卯脩於淳祐甲辰為之者知縣
陳君樵子佐之者熊家詹樞云

重建武夷精舍記

丘錫字永錫崇安人
國朝建昌府學教授

昔文公朱夫子於宋淳熙之十年辭使節於江東遂
賦祠官祿作精舍於武夷之五曲大隱屏之下與門

人讀書講道其中文公之繼往哲開來學之心至矣
精舍則五楹堂曰仁智左廡曰隱求室右廡曰止宿
寮又作觀善齋寒棲館石門塢晚對亭潁川韓元吉
記之詳矣淳祐元年文公封徽國公位祀文廟咸淳
四年命有司廣其精舍建古心堂於外元季兵燹鞠
為茂草我

朝之有天下有司不以為意先生八世孫洵與澍慨
然以繼承為志適值

朝廷復其家洵澍各出家貲重建精舍經始於正統
戊辰五月落成於是年八月休考亭書院制仁智堂

則立文公神主以文肅黃公幹文節蔡公李通文簡

劉公論文忠真公德秀配享左廡仍扁曰隱求右廡
仍扁曰止宿前為廳扁武夷精舍門庭齋館以漸而
立以予兩預

朝廷纂脩而於文公諸書備見遂託以記其事昔勿
軒熊公之記考亭書院有曰周東遷而夫子出宋南
渡而文公生原道統之意真萬世之確論也予何人
斯而敢當其所託乎竊惟道之大原出於天而賦於
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故篤生大聖大賢俾之以斯
道而覺斯人庶乎有以全其天之所賦行其率性之

道立身於天地之間而無愧於天地之心者也若吾
夫子於群聖之經則刪之定之贊之述之而為集群
聖之大成者也文公於諸儒之書則取之去之考之
正之而為集諸儒之大成者也夫子以前之群聖行
斯道於當時而夫子則述之於後世者也文公以前
之諸儒亦明斯道於當時而文公則傳之於後世者
也斯道之明也猶斯道之行也非有功於人而實有
功於天地也而洵澍兄弟於精舍出財力而重建焉
則其尊祖敬宗之心繼志述事之孝亦可嘉也已後
之人能致其高山景行之思而脩之治之則精舍之
在五曲者豈不與武夷之山川同其悠久乎遂書其
大槩以示於來者

考亭書院記

熊禾

周東遷而夫子出宋南渡而文公生世運升降之會
天必擬大聖大賢以當之三綱五常之道所寄也道
有統義軒邈矣陶虞氏迄今六十二甲辰孟子歷序
道統之傳為帝為王者千五百餘歲則堯舜禹之於
蕪也湯尹之於伊亳也文武周公之於岐豐也自是
而下為霸為強者二千餘歲而所寄僅若此儒者幾

無以藉口來世嗚呼微夫子六經則五帝三王之道
不傳微文公四書則夫子之道不著人心無所於主
利欲持世庸有極乎七篇之終所以大聖人之居而
尚論其世者其獨無所感乎嗚呼由文公以來又百
有餘歲建考亭視魯關里初名竹林精舍後更滄洲
宋理宗表章公學以公從祀廟庭始錫書院額諸生
世守其學不替龍門方侯逢辰灼見斯道之統有關
於世運故於此重致意焉歲戊子侯為郡判官始克
脩復邑令古澶郭君英又從而增闢之乙巳侯同知
南劍郡事道謁祠下顧謂諸生曰居已完矣其盍有

朱子書院記

一

所養乎書院舊有田九十餘畝春秋祀猶不給侯捐
田為倡郭君適自北來議以克協諸名賢之胄與邦
之大夫翕然和之合為田五百畝有奇供祀之餘則
以給師弟子之廩膳名曰義學田初省府以公三世
孫沂充書院山長既歿諸生請以四世孫椿襲其職
侯白之當路仍增置弟子貲屬其事于邑簿汪君蒙
且以書來曰養可以粗給矣而教之不可無師也謂
未猶逮有聞俾與前貢士魏夢牛分教大小學蓋有
甚欽然者既又屬未記其事將何為辭重惟文公之
學聖人全體大用之學也本之心身則為德行舉而

措之家國天下則為事業其體有健順仁義中正之性其用有治教農禮刑兵之具其文則小學大學語孟中庸易詩書春秋三禮孝經圖書西銘傳義通鑑綱目近思錄等書學者學此而已今但知誦習公之文而體用之學曾莫之究其得謂之善學乎矧曰體其全而用其大者乎公之在考亭也門人蔡氏淵嘗言其晚年閒居於大本大原之地充養敦厚人有不得窺其際者蓋其喜怒哀樂之未發發聞師說於延平李先生者體驗已熟雖其語學者非一端而敬貫動靜之旨則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嗚呼此古人授

朱子實錄卷三

李

受心法也世之溺口耳之學何足以窺其微哉公之備三禮自家鄉至邦國王朝大綱小紀詳法畧則悉以屬之門人黃氏幹且曰如用之固當盡天地之變酌古今之宜而又通乎南北風氣損文就質以求其中可也使公之志克遂有王者作必來取法矣嗚呼古人為治之大經大法平居既無素習一旦臨事惟小功近利是視生民亦何日而蒙至治之澤乎秦人絕學之後六經無完書若井田若學校凡古人經理入道之具盡廢漢猶近古其大幾已失之矣當今海宇一統京師首善之地立胄學與文教文公四書方

為世大用此又非世運方興之一幾乎邵氏觀化所謂善變之則帝王之道可興者以時考之可矣誠能於此推原義軒以來之統大明夫子祖述憲章之志上自辟雍下達庠序祀典教法一惟我文公之訓是式古人全體大用之學復行於天下其不自此始乎今公祠以文肅黃氏幹配舊典也從以文節蔡氏元定文簡劉氏燾文忠真氏德秀建安武夷例也我文公體用之學黃氏其庶幾焉餘皆守公之道不貳其侑公也實甚宜公以建炎庚戌生於劍之南溪父吏部韋齋先生之仕國也公蘊經世大業屬權奸相繼用事鬱鬱不得展道學為世大禁公與門人益務堅苦泊如也慶元庚申殁于考亭後十年庚午彊場事起又六十七年丙子宋亡公曾孫浚以死節著嗚呼大聖大賢之生其有關於天地之化盛衰之運者豈可以淺言哉夫子之六經不得行於再世而公之四書迺得彰著於當代公之身雖詘於時而公之道卒信於其後者天也過江來中州文獻欲盡自左丞輩懷許公衡倡明公學家誦其書人尊其道凡所以啓沃君心栽培相業以開治平之原者皆公餘澤也方侯創義學東平袁君璧適以臬事至閩訪求公後表

朱子實錄卷三

李

浚之嗣子彬于省長南溪建安二書院奉章齋及公祠又以考亭廼公舊宅慷慨為語諸生小學入門之要尤以師道不立為憂既而金華陳君舉司文吳會為胄學徵藏書攷尋文獻且欲於此繼成公志以復六經古文為屬誠鉅典也而必有疎焉天運循環無往不復欲觀周道舍魯何適正學一脈亟起而延續之則天地之心生民之命萬世之太平當於此乎在侯之功不亦遠乎侯世以德顯其仕閩以化為政道南七書院皆其再造也考亭西北偏有山焉曰雲谷晦庵在焉侯亦為之起廢汪君於山之麓為門以識

朱子實地集卷上

奎

之凡公墳宅悉從而表樹焉庶乎知為政之先務矣精舍創於紹熙甲寅前堂後室制甚樸實慶乙酉邑令蒲陽劉克莊始闢公祠今燕居廟則淳祐辛亥漕使眉山史侯季溫舊構也書院之更造惟公手創不敢改棟宇門廡奐然一新邑士劉熙實始終之義學之創興宋奕黃軀首師以聽華恭孫葉善夫趙宗叟盱江李廷玉與有謀焉而厚幣庾完堅茨以迄于成則虞子建劉實也賢勞皆可書時提調官總管燕山張仲儀教授三山黃文仲助田名氏悉書石陰後甲辰三歲大德十二年四月朔日

考亭重建書院記

虞集

國家提封之廣前代所無而自京師通都大府至於海表窮鄉下邑莫不建學立師授聖賢之書以教乎其人群經四書之說自朱子折衷論定學者傳之我國家尊信其學而講誦授受必以是為則而天下之學皆朱子之書書之所行教之所行也教之所行道之所行也今郡縣學宮之外用前代四書院之制別立書院以居學者因朱子而作者最多建寧一郡書院凡七皆朱子之遊息或因其師友門人而立者也

朱子實地集卷上

奎

考亭書院在建陽城西五里其始未有熊禾之記陳義記事甚大而備然而賦入不充於廩稍而繕完不能無疏也至正元年辛巳通守劉侯伯顏至郡且二年矣文雅樂善以學校之事為已任知無不為文公五世孫所以考亭之事告諸通守通守曰是吾職也乃輟他學之羨積得中統鈔千五百緡以屬諸縣典史陳德敬共其事與山長朱汝舜直學張隆祖會邑人士而告以侯意咸曰此吾黨小子願執事焉第侯公府為之先爾翕然趨勸而共作新之加葺更造悉視其所宜而不敢過自堂徂基亦既合矣而新作文

公祠堂先成所以部使者太守之命來求屏山書院
記遂併求考亭之書焉蓋聞諸所曰今考亭書院昔
朱子之舊宅也其先吏部章齋之言曰考亭溪山清
邃可以卜居朱子不忘先君子之言蓋至晚歲而後
能築室以承其志而終身焉於是百五十餘年矣意
其精神魂魄之往來猶顧懷於茲者乎子孫後進來
學於斯者誦詩讀書求其志氣神明之所在嘉蔬之
薦執事有恪高堂虛室若有聞乎其音聲瞻前忽後
若有見乎其儀刑思其居處思其嗜好思其言語雨
露之沾濡蒸蒿之升降觀感而化之者莫斯之為近

朱子書院記

一

重脩考亭書院記

彭時

自孔孟遺學之傳既泯逮于有宋儒先輩出得其傳
於千載不傳之後可謂盛矣然而著書立言繼往聖
於已遠開來學於無窮功未有盛於朱文公先生者
也先生鍾元氣之會具希聖之才早聞濂洛緒論因

大肆其力以探洙泗之淵源故其為學博文約禮兩
極其至用能包羅天地囊括古今貫徹乎人倫物理
遂兼六經四書與先儒之所傳述者而推明之而訓
釋之而折衷訂正之闡幽發微示天下後世以大中
至正之道使學者循之可以入德措之可以成治而
無異端他岐之惑其用心至勤且遠矣自孔孟而下
諸賢明道立教之功邈乎無與並者是宜為萬世文
教之宗也夫宗其教誦其書以致景仰之誠固當無
所不至而况居處講習之地乎建陽之西里有地曰
考亭實先生之故居也當其時四方來學者衆乃於
居之後別建滄洲精舍為講授之所厥後理宗尊顯
道學御書考亭書院四字以揭之歷元至今屢脩屢
壞天順壬午監察御史安成劉君鈞姑蘇顧君儼同
過而致敬焉慨其弊壞欲重新之時建寧推官吉水
胡君緝莊郡政首捐俸為倡先生之八世孫洵出已
貲以為助於是興復如故中為堂前為廳事後為寢
室俱翼以廊廡而庫廩庖湍之所則於寢室左右附
焉居之前舊有池池上有天光雲影亭亦已蕪廢至
是併新之榜以故額亭中立石以半畝方塘一鑑開
之詩刻焉事方就緒而御史劉君以代去其兄鉞自

朱子書院記

一

兵部職方員外郎來守建寧固喜而力贊其成又明年監察御史餘姚魏君瀚按治過之益加嘆賞且戒工亟完之不旬月而工告畢至若經營於始則胡君之功居多也胡君馳書來京屬時為記竊惟建之考亭猶魯之闕里也孔子生於陬邑及長始徙闕里後世致瞻仰者惟以闕里稱焉先生生於尤溪晚乃定居考亭則考亭之關繫亦重矣今諸君協心於考亭書院之興復者宜非以先生得孔氏道學之正傳為萬世所宗仰而此其聲跡之地所當崇重而勿廢耶能勿廢之以復乎舊觀則先生道德之容儼乎如在其上者猶可想見矣繼自今遊處於是者尚當起敬

余子實記卷十

六

起慕學其學心其心循其軌範以進於孔孟之門墻庶幾備已者有其序治人者有所本而道德之成功業之建可期矣夫如是然後無負於先生繼往開來之教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其斯之謂歟諸君拳拳於興復書院致力如此蓋知景仰先賢而嚮往之者也因書此以告庶來學仕處於是者皆知所勵云

建安書院記

王遂

淳祐三年夏前建安太守王公移書今郡守王遂曰堊疇昔受命也上之訓辭曰游胡朱真流風未泯表宅里以善其民則予汝澤堊再拜稽首天子之所以命者敢不敬謹入郡學則游公御史胡公文定之祀於鄉先生有年矣惟是朱文公聚學考亭之下其在周程猶孔子之得孟子元年春駕幸太學命撤王安石之祠而祀周程張朱則文公之宜祀也較然而真公退居遷陽十年篤意文公之學不下及門之士詔叅大政而沒賜謚文忠邦人所共惜也乃臨北津築祠以祀文公而文忠嬖之並祠而立齋舍因室而營

余子實記卷十

六

書院上許之山川之明豁風日之清美可以迎前脩而來後學其工役之大小興築之多寡則已戒吏而飾之費獨堊不及記其事而落其成微子無以遺後人曰初公之未奉詔也以廖公德明之門人鄭師尹為賢而開館迎之尤以蔡公元定之孫模為賢而移書致之使校朱真二先生遺書會書院成請蔡君典教事其敬之者至而愛之者深矣適公入覲鄭以故歸蔡亦憂去士不能不舛望後兩年項公寅孫攝府事因其不能致者而致之公時居發又以蔡屬遂既至請撥田于朝以為之食別築孔子禮殿於西而跋

坐以為之祀而力未及也抑早歲幸讀文公之書長不登其門於文忠則嘗預聞乙亥救荒乙未得士之盛其大經大法一言一行得諸心存觸諸目擊今居是邦不能是師是學而徒欲發揚其美何居抑聞之教學相長也道義無窮也前之作者非有餘後之繼者非不足也道在天地間亦各盡力以求諸心而已自孟子後千七百載之疑更諸儒講說之異文公不取諸言論之間而驗之躬行之實不索之想像之末而察之義理之精四書之訓為世標準入朝三疏能動孝宗之聽而不能不困於邪說之橫派求放心一

本亭書集卷五

充

語先帝之所深知而不能不惑於偽學之明禁肆我聖上褒崇德厚可謂建諸天地而百世以俟聖人也已文忠初年以言語文字受知當宁布政方牧事業偉然不幸讒說廢放退而講習皆本文公衍義一書君人之集燧在焉所謂論諫本仁義而煥如丹青者矣然二先生之門多有論著無非天理人心之正脩已治人之方王公已刊之祠宇而門弟子少有存者惟蔡君為巨擘誠帥諸生用力於四勿盡心於一貫持敬於端莊靜一之中而致之於學問思辨之際雖師亡而道遠學在而文存容詎知後之所作者不有

盛於今耶此聖上所為風厲之意王公所為屬念之深而尤有覲於四方之來學者也遂以是操簡執筆而不敢以固陋辭

紫陽書院記

諸葛泰

金壇人宋從政
即徽州州教授

淳祐六年徽州紫陽書院成明年淮西總領上饒韓公補移書金壇為泰言曰余之守徽也紫陽之地未及闢而書院未及築也踰年即江東道院舊基而創焉前為祠堂坐文公像於其上勉齋黃公幹西山蔡公元定侑之乃為堂中揭明明德三字以來學者六

本亭書集卷五

五

齋並設書樓立其前披雲閣峙其後庖廡廡左右夾置所以尊師道而昭地靈也聖上表章六經親灑宸翰作紫陽書院四大字以賜守臣雲漢昭回江山焜耀植碑亭於門之左設宸奎閣於堂之陰其尊君命而侈上賜者厚矣抑學成制定而登載無所或者其何以尊顯前聞開道後學乎泰愧不敢當顧生世已晚於文公之門無復從游之舊獨嘗授讀其書招來其徒薄游建安攷論其學而未能深造自得何敢僭以承命夫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紫陽者非韋齋吏部朱公之所自生而文公所為不忘其本者

乎吏部少居婺源游於郡學登是山而樂之其精神
志念之感未嘗一日忘也因從宦而寓尤溪刻紫陽
書堂印章以示懷思文公以吏部之志從崇安潭溪
之上營晦庵於建陽雲谷奉遺命從籍溪胡公草堂
屏山二劉公以學近質於延平李公侗而遠交於南
軒張公拭歸築精舍於武夷最後作室建陽考亭四
方之學者咸聚而名其堂曰紫陽書院所謂正丘首
而營菟裘者意有在矣自歎麓廬山本書院之舊而
濂溪建安延平考亭其建立次第則因文公之學而
作焉皆有御筆照臨其上然未有若紫陽管乎東南

朱子實記卷十一

主

江流上下山川之美卓然於一時者吏部所未及登
也吏部當紹興初力排和議大明正論固已開士牛
庚子論諫之源學莫大於三綱五常而綱常莫急於
忠孝其仁義禮智之論與夫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
端皆由是而之焉者也經行遺愛一草一石皆文公
感念之所故庚午歸婺源省拜墳墓宗黨丙申與蔡
元定再至游從數月其鄉人子弟必有躍然興起者
其於鄉校記書閣以著易詩書禮春秋之盛記學祠
以侈濂溪明道伊川之美則隨其資稟脩誘不倦有
非筆舌所能盡者矣然則徽之學者當以文公為始

而學文公者蓋自吏部始夫宜屑屑於科舉以釣聲
利而已自心而得謂之性率性而行謂之道堯舜禹
文之所行是也以已而從乎人謂之學以人而資乎
已謂之問繇孔顏曾孟以至本朝周程張氏之所言
是也其行道立言豈但一事一理之合於是而已哉
道之統學之的在乎以朱氏為師法而已則夫游乎
書院者沉潛乎四書之妙玩味乎易詩之秘涵泳乎
太極通書而銘之解而終之以通鑑綱目讀書者與
理一則養心反身而持之以敬油油聖人之歸豈復
他求請即是以復明問而使來者學焉是則文公之
教與韓公之設書院宜偶然哉泰固不敢愛於言也
淳祐七年八月既望

朱子實記卷十一

主

徽州重建紫陽書院記

方回

字萬里歙人元建
德路總管號虛谷

紫陽山去古歙郡之南門五里而近故待制侍講贈
太師徽國文公朱先生郡人也合山與人稱曰紫陽
夫子若洙泗先聖然此書院之所以作而名之曰紫
陽也始郡守上饒韓公輔作書院在南門之外倚山
瞰溪陟其門朱榜金書折旋過風泉雲壑軒拜夫子
祠趨而橫入左右齋廡中而肄講為明明德堂前為

書樓後為宸奎閣而其上又為披雲之閣閣之後景
穹為大成殿更六政而後大備紀有文刻有圖傳於
世至元十三年丙子冬去始作時三十有一年矣鎮
帥設險固圍撤城外凡屋為柵郡檄俾遷於南門之
內江東道院實古郡學遺址也諸生綿絕安靈明年
建祠於道院西為外門十五年按察使者至謀諸總
府以書院地與古郡學地兩易以溪山偉觀為明明
德堂而書其顏得前進士汪君一龍曹君涇為之師
前貢士許君豫立為學正相與搏縮租入以其年冬
經始興復得經歷趙君仲璋與今治中汪君元龍白

余子書院志

卷一

總府皆捐貲率同僚為助而士亦醵泉相役平窪亢
卑據亥揖異為先聖廟前門後殿各三楹而崇祀之
廡各倍之講堂東西齋廡之數視廟制而在其西又
西偏足舊重屋為三以大其門又別為小重屋三面
水西山以傲披雲之舊服具器備以十七年仲春丁
祭告成於是諸生相與言曰昔之書院西向挾紫陽
山於其左今之書院若廟若祠若堂皆南向得紫陽
山之正學者俯而讀仰而瞻曲是以想夫子之步趨
瞻歎將必有得其正傳者庸詎知書院之遷非風氣
之所宜乎然回聞之士有廣狹勢有向背棟宇有隆

殺儀文有盈縮皆物也有不物者焉先聖有言殷因
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
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尚忠質文建寅丑子可
以隨世損益曰綱曰常百千世一也則何損益之有
古之祀也以尸以主而後世肖形以象之古之坐也
以席以几而後世高座以華之古功臣與食於大烝
而後世享先聖也以其門弟子及賢者侑之漢孔廟
不出闕里許天下建原廟自唐正觀始唐釋奠惟侑
顏子加以孟子自宋元豐始宋初止有四書院詔郡
縣皆立學自慶曆中始近世所至有廟學書院而又

余子書院志

卷一

升曾思之侑自濂溪至東萊俱列從祀而又無不專
為之祠益從今尚損與古違世也抑所謂雖百世可
知者亦能從而損益之否乎回嘗陟古宛之郭觀魯
之泰山與洙泗之水而識孔林之所在漢高祖引天
下兵至而聞絃歌之聲魯恭王欲壞其宅而得科斗
之書卒全護之歷世無恙歟今魯也紫陽今洙泗也
夫子之教百世千世與紫陽不朽士欲與之俱不朽
者其亦有道矣文足徵也獻足徵也五典五禮六德
六行待其人然後行天地之常經古今一日也至元
十八年八月望日

重興紫陽書院記

陳浩

紫陽書院三燬三復紀年一百三十斯亦天道一阨也一燬再燬茲不復紀三燬於西江彭黨一覽不存彼方豕突陸梁於江漢吳越安知紫陽夫子之道在生民如菽粟布帛不可一日而無者固將與天地日月相為久長是燬猶不燬也文運重開

聖人龍飛淮甸所附城郭必先學校次及廟宇無一不新而紫陽書院豈可後耶然倉廩歲入僅足兵食時固有所不逮不有學道者出不倡善於一鄉一里

朱子書院卷五

七五

孰能興先哲之廟食使千載如一日焉於是徽士唐桂芳請於部使者黃公庭桂卜地東門適走里豪鵠材僦工九六閱月而成殿三楹兩廡三門衣冠肖像煥然可觀主者郡守魏珣董役者縣丞胡拱辰贊助則前山長張璉也又虎院之左方以俟他日有為予惟紫陽夫子道貫兩間流河峙岳雖牛僮馬走皆知為大賢君子此固毋庸多喙但院之三燬三復必由一百三十年者豈無謂哉蓋紀元者必以十二萬為一元以九千六百年之餘為元閏紀歲者必以十二月為一年以氣盈朔虛之餘為歲閏茲院之燬興不

一百二十年必一百三十年天道至此豈非一阨閑物已往開物其兆於此乎吁為天道者至此否而泰為人事者至此窮而通為文運者至此晦而復明也歟此紫陽書院所以興紫陽道學所以明桂芳其有功於名教也不既多乎

重脩紫陽書院記

唐仲一名桂芳歙人號白雲

郡縣古未有書院也始於白鹿嶽麓者四風俗清純園冠方領之士往往依山石林即幽曠以宮以田以講聖賢之絕學蓋不以科目得失累其中遠道義而薄

朱子書院卷二

七

詞章則書院之設廩廩乎不可尚也漢東胡侯善雄才碩德嘗貳臨川典衡陽政稱神明元年春朝京考功奏為東南最特拜新安守以衡陽未滿代也新安股肱郡意嚮甚侯下車未久葺壞植什厲精致治一日伏謁徽國太師朱文公祠下顧瞻棟橈風雨欲壓詰諸生興創之由諸生羅列進曰紫陽書院三燬三復一燬再燬茲不復述三燬壬辰濁亂莽馬荆棘之區庚子部使者黃公庭桂契卜東關鵠材就工閱六月成協謀知府魏珣歙縣丞胡拱辰董役則張從唐仲也後八年仲已退于郊侯念之不肯置命耆

老仇榮輔齋府檄就隱而委職祠吏明日躬詣黃堂
辭謝不報時縣丞趙普覺舉以重建為已任祁門
縣丞吳子固適來攝邑事贊襄弘多初穆陵宸翰出
兵燹之餘淪落山麓水溪普覺率丁壯數百縻以長
繩載以巨木輓轆車軋歷險弗循如蹴平陵於是宸
翰屹立大門之內士民聚觀摩挲游息侯益以倫堂
之楹鳩昂鱗次黜聖聖墜下左乍右輪奐一新俎豆
揭虔牲肥酒冽神其眈蟹濟濟從邁莫不咏侯之賢
如魯信焉諸生請曰子檢知類末可碑之以文仲竊謂
聖賢之道與元氣相與久長時有隆污元氣未嘗不
貫其中時乎東遷彼一庚戌也時乎南渡此一庚戌
也夫子不生萬世網常何以賴文公不生箋註諸經
何以明哉新安闕里紫陽為山之重吏部章齋先生
寓閩南印章曰紫陽書堂文公曰紫陽書樓皆不忘
桑梓也二先生尚爾宜後人尸而祝之以為講學之
地也嗚呼文公之道覆燾天下若菽粟布帛豈可一
日無者矧遺風餘教猶未泯乎繼有作者必有感於
斯侯字明善構鼓樓警昕夕浚陂開虞旱曠衡陽臨
川屢建廟學興石鼓書院自有記不特書是年丁未
十月

紫陽書院增置學田記

唐元

學校之設舊矣其教焉養焉皆三代遺法也文備成
周菁莪樂育洋洋德意為士何修何幸逢斯辰風教
陵夷群居弗養趨為游說揣摩闢迷本失真嗚呼
斯文在宮壤曷可一日廢哉歷災劉而瀛而奎漸追
古典至慶曆則天下郡縣皆有學有田禮義浸濯河
嶽發祥而七大儒繼生盡啓群聖關鑰幾復三代之
懿我文公先生其一人焉異時與門人高弟陟降星
壚卜居未果神遊故郡山川草木尚有餘耀今書院
曰紫陽從先正志也始創於城南隅則韓侯補魏侯
克愚為之也再遷南阜則山長張公炳為之也百年
舊制輪奐輦飛廉稍未充迄今方來後至元三年郡
守嘉議公忽先慨然自任命天台楊某直學吳國英
節縮浮費為市田圖歲會其贏得錢以貫計若干既
而教諭蔣某攝書院事與直學貢其積貲益加又得
錢以貫計若干買田三十畝有奇為養士之助公勤
懇篤至弗啻視為私家事前所罕有贊之者知事張
侯為有力是不可無述元謂蒐財庀工以据高明凡
隸于學者皆可居焉也拓疆增庾以食其徒凡以儒

名者皆可進焉也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知其人之者知其心也先生之書具在讀其書而知其心又以知先生集賢聖之大成也二三子其務學哉公西域人果毅有才畧嘗為部使者用法平允方大新孔子廟以雄特稱從事張侯三衢人由科第起家以文行著于時履畝宣勞則程元道姚廷用張珽孔彬孔榮也

重修紫陽書院記

唐仲

凡有天下郡縣莫不興崇廟學獨宋初稱四大書院

宋子實集卷十

卷十

歷茲以往殆紛紛矣或父母之鄉或講學之地或仕宦懷其遺愛則專而祠之尸而祝之以示不忘意有攸在也齊國文公以真知實踐之學紹聖賢不傳之緒其性理精微著於六經四書出處大節編於年譜不復書書院顏末特加詳焉淳祐間理宗賜額紫陽書院一建于城南門知府韓公思軒魏公靖齋也再遷于南阜山長張公仲文也三遷于東關僉憲黃公德芳知府魏公均祥也自庚子迄于己未二十稔矣知縣陳侯則威嘒嘒儒者也咨始惟勤役力有方以導以庭以協吉日縣丞鄧侯循理業許以為己責陶

凡堅緻伐木孔良中堂靚深盡除朽蠹斗拱四出清風棲簷兩廡樹之欄楯屹立三門輝映翼異言言公具玄袞金龍蜿蜒蘋藻薦馨不諂不瀆一日邑教若仲玉訓導俞希尹汪子實奔走來乞文仲曰文公書院有四建安考亭仕宦之邦也崇安武夷講學之地也婺源晦庵父母之鄉也殊不知其先府君吏部公諱松號章齋尉允溪而文公生雖轉徙不常其寓南閩婺源本歙黃墩之世家也所以章齋印章曰紫陽書堂崇安甥館曰紫陽樓意公父子拳拳不忘山川鍾秀其神必靈幽明一致其寃必歸故曰曲阜夫子之闕里也紫陽文公父母之鄉也則專而祠之尸而祝之其制禮之當然者也侯由胄學發身秉性剛決不屈於物廉以養心忠以報國下車以來民懷其愛吏畏其威所謂烈丈夫者非公其誰耶其可敬也已其可歌也已

重修紫陽書院記

周洪謨

字堯佐長寧人號寄齋國朝太子少保禮部尚書

紫陽書院舊在徽郡南門五里宋淳祐中郡守韓補創造理宗御書院額元至元中郡守魏克愚遷門內之江東道院後以鬻於水而遷於南阜元末燬

國朝洪武中重建於欽學之右舊則西向今則為東而與紫陽山為正應書院為徽國朱文公諡中為堂肖公像有司歲嚴祀事而以黃勉齋蔡元定配食堂之前左右架兩廡又其前為重門堂之後為學舍若干楹以棲講學之士於乎講學所以明道也道在天地間歷萬古如一日三皇二帝夏商周之君天下莫不以斯道而立人極至周末而否天乃生素王孔子使明群聖之道以師表萬世於是刪詩定書脩禮正樂周易以贊春秋以作未幾而阮於楊墨鄒孟氏力闢之自漢而下斯道又阮於佛老至宋周程張邵者出始能即遺經以發明道奧攘除異端逮夫文公則又蕪諸子而集大成千載之薄蝕者炫然以明百家之騷駁者粹然以正皆公之功也今夫九州萬國及海外諸番若高麗日本琉球交趾之類皆知尊公道學而沐公教澤況其鄉黨縉紳之士得不仰而慕之乎此書院所由設也是不惟潔俎豆以報公之功且有以激後學觀感興起之志其有益於風化殆非淺矣自國初來有司累葺積歲既久而圯滋甚同知張英謀之知府王勤通判婁琮推官楊宣知縣王鯨相與協圖理肇工於成化十六年九月落成於明年二月

二日乃遣人求筆其事於石以示來裔若夫嗣苴之使益遠而益新則有待後學崇儒重道者成化十八年六月

湛盧書院記

揭泌

齊國朱文公講道於建寧而楊羅李之道愈尊劉蔡之學亦顯其徒若黃若真若陳若李皆得以表於後世天下崇尚其道尊用其書凡師友游息問辨之地皆建書院起於文公之祠堂在縣治之右七十步至正十六年福建行省參知政事阮公德柔同知建寧路時因其址而拓之中為講堂北為文公祠祠之南為展禮之庭堂之南為泮池而梁其上翼以兩廡又南為大門堂之左為燕居門之右為興文神祠門之左為叅政公祠以面湛盧山故名曰湛盧書院明年閩海僉事殷若帖木兒行部覆其事而嘉之俾請于朝二十二年得請而賜額明年署羅文諒為山長遂來請記余嘉其請曰惟文公之道孔孟之道也孔孟之道二帝三王之道也松溪之人能服行文公之道唐虞三代之人矣今之書院昔為祠堂不過朝夕企仰以致其慕而已今也列為學宮有訓迪之師焉有

講誦之友焉當求文公之微言輿論而推明之追文公之善行懿德而懋勉之日有所進月有所益庶乎文公之道在是而不負朝廷尊崇之實意與夫參政作興之初心何其幸也

大同書院記

林泉生

字清源永福人元翰林直學士知制誥謚文敏

孔君師道尹同安之明年政平民信乃謀其邑人曰昔先正朱文公主是邑薄民至今稱之今

國家表章理學凡文公舊所講習之地悉為立學設師弟子負閩中最盛同安獨闕焉非所以致尊崇也

余子實紀卷十

八

吾將興舉墜典何如眾欣然曰唯命乃卜邑學之東偏相土之剛度材之良弘宇峻陞列廡崇堂建禮殿以奉先聖作戟門于殿之外又外為櫺星門殿之後作別室祠文公以鄉賢櫺鄉呂先生大圭配講室齋序如邑學既成名之曰大同書院泉郡上其事於憲帥二府適覃懷許公為閩海憲使即為上聞請額于朝以列學官邑人榮之他日師道遺儒紳張與學以書來求林泉生記之予嘉其能因民所尊信者而興學立教有循吏之風記之不辭按傳文公弱冠登進士第授同安主簿即從延平李先生問學往復從遊

若十年盡得濂洛要領篤信力行悟契古道在同安教人必以格物致知為言蓋斷然以聖賢之道自任人亦斷然以聖賢之道期之今去之二百年矣予嘗過同安觀所謂高士軒者文公之所作也古老相傳弊則必葺俾勿壞同安多古碑刻凡朱子所撰述者邑人能成誦之彼豈為虛敬哉誠之感人者久而不泯也不然簿之為官微矣何二年之績有百年之思乎余嘗讀朱子之書而得其所用心者則嘆曰嗚呼心公天下學資後世宜其身沒而道彰世遠而言立也夫孔子之道至孟子而無傳兩漢以來學士大夫孰不欲為聖賢哉窮理盡性之無其師則知者立異愚者昧焉大道荒聖門塞則強者爭岐柔者畫馬寥寥手有餘年天生周元公於春陵生二程於河洛生張子於關中相先後以為師弟朋友傳心講道上繼墜緒燭幽啓鏤盡破群疑孔曾思孟久湮之言一旦皜皜行乎天下天下始知聖賢之可學六經四書之可信也觀太極圖通書易傳西銘等書皆極性命道德之蘊非東周以後之文也四子之有功於斯道大矣及龜山楊氏載道而南再傳而得朱子朱子又有功於四子者也蓋慮四子之書廣大弘博初學不知

余子實紀卷十

八

所入嘗與呂成公采周程張子之言作近思錄聖門近思之教至是始發之朱子之序有曰使窮鄉晚進志學而無師友者得此而玩心焉亦足得其門而入矣嗚呼即斯言也可以見朱子之心矣夫天之生人無窮而生聖賢則曠千載而一二焉人不可一日而無學聖賢不可待而師也朱子有憂之故述古成書擴前聖未發之蘊開後世入學之塗使聖賢不生志道者得由書以悟入非小補也嘗慮人無小學之功遽入大學矯揉致力鮮不懈矣故作小學書使洒掃應對之童服習忠信孝弟之教禮閑情欲學變氣質

朱子書

卷一

則其成材也易又慮學者以大學為大不可升以中庸為幽深玄遠不可能以聖賢為天資之高不可到則亦自棄而已矣故作四書集註章句或問使學者持敬以入大學則格致誠正脩齊治平皆一理也由謹獨以入中庸則始於日用常行無過不及及其至也天地位萬物育焉學顏子者自無間斷始學孟子者自求放心始故切切以為訓使致力於是者知聖賢可學而到也不惟此耳其他凡所著書欲學者以約得之則用力專而成功易吾黨小子受其戒簡可以進道敢忘先儒用功之勤乎予所謂心公天

下學資後世者此也今朱子之書布滿天下而戰國秦漢後百氏龐言不攻自廢天之興起斯文必自此始因同安尊崇朱學故詳為之言或者因予言而有得焉不徒祠而祀之為崇也師道名公後孔子五十三世孫也閩海憲使魏國文公之孫從先宣也聖賢之後克濟世德又於是復見之可以書書院作於至正十年之夏成於十一年之秋記於十六年之正月邑諸生王芳孫謝宜翁孔克原郁璋邑吏林英皆服集事附列記後云

重建文公書院記

朱子書

卷一

高論先王之制黨序序遠矣唐詔天下置郡縣學厥後四書院之名特聞宋慶曆熙寧學校寢盛處士之廬遂廢建徽國朱文公始復白鹿洞之舊祀孔子始開元禮尋創竹林精舍升曾子子思以配孔子以周程張邵司馬李延平七先生從祀是即諸儒講道之地以立書院者蓋眾文公既沒凡所居之鄉所仕之邦莫不師尊之以求講其學故書院為尤盛其徒不事月書季考所習皆窮理盡性之蘊其官在郡博士之上其廩官給之田或好義而多貲者請自給世

祖皇帝混一區宇郡縣學益崇且侈願以力創書院者有司弗奪其志部使者加察詳焉行省設官以主之其選視學正錄皇上嗣大歷服播告中外勉勵日加明年置各省提舉以敦教事永嘉陳君友龍以朝廷首選寔來江淞始至起士林于家俾復文公書院於奉化之陽士林載拜承命奉公牒以白諸州州刺史而下翕然曰請如牒昔文公提舉浙東常平日循行台溫郡泊州奉化之龍津長吏率諸生請講書于學宮景定初橘洲姚公希得建海閭敬齋謝公昌元方在幕府出籌畫前進士李君瀾舒君必童君勿該請立書院于津之左聚徒讀書其下榜曰龍津書院尋遷廟學東偏至元十八年改扁文公書院山長李芝皓王磁主之既亦廢弛先是前朝請大夫趙公崇熹有志改築卒不就檄下日其猶子必英圖寶廬山以進其婿前太學博士陳先生著規示之於是州達魯花赤察罕知州事李侯炳與其貳星侯繫李侯居安議允協其屬咸君洵鄭君元均贊甚力以工給其役以吏董其事木石之費一不以侵官士又明年祠宇成奉遺像行舍菜事凡受學士林而志于立者咸願為之徒鄉人士亦樂以義廩三之一為之贍州若

宋子實記宋士

八七

宋子實記宋士

八八

府狀其實于所部于省斯其成矣噫嘻夫子之道散在六經綱領在四書千載之下說益支道益遠子朱子者出諸儒之論始定今天下一家學者無科舉之累取朱子之書而讀之君臣父子之綱身心家國之目體用無該本末一致其不為世道深繫乎余不得為朱子徒也余私淑諸人也今而後獲與二三子周旋矩範之下詎可不知其所自邪或曰州刺史之功刺史不有曰是惟陳君之力陳君力足以任斯文之寄而不屈於貳道足以起學者之慕而不間於欲故初置書院凡九所復昇潤宜興隸學之田萬八千畝皆事之著者予不得槩書之云

太師信國朱文公褒封記

方朔卿

人宋徽

國初五星聚奎肇開文明之祥代生偉人羽翼斯道其振微績絕集衆美而大全者實維我朱文公之功皇上臨御之三年益崇儒術以公所著中庸大學語孟解有補治道親灑宸翰贈太師追封信國公徽為道德鄉命下之日衿佩閭閻相慶于學於是繪冕服像如鄒魯乃吉蠲拜祠下聃卿為文以告焉儀形若存命數有奕卓哉徽乎盛舉也禮既行或問昔我孔

聖再造彝倫功被萬世然皇皇環轍不遇于時晚而著書秦火厄之漢興過魯祀以太牢封其孫為奉嗣君自是諸儒推明其業時君表章而褒崇之典猶多闕也久乃謚為宣尼公又謚為文宣公謂宣尼以字為謚無取焉爾大象啓鄒土之封乾封隆太師之秩開元更以王爵至我朝乃冠以至聖夫孔子之道如此其大也功如此其巍也彰隆名植徽稱猶如此其遲且難也今文公之學以正心為入門以居敬為實地以正人心關異端明道立教為事業此孔孟傳之文公者也歷事四朝翔而後集入講經惟君有嚴師出秉麾芥民有慈父道未為不行時未為不遇也雖正道晦蝕於權姦當國之時而復大明於嘉定更化之後公去今未久肯堂之哲子踐寢之名派皆駸駸顯用矣謚而贈贈而封視孔子又易易然何邪願聞其說且紀今之成以為此邦不朽之榮紳卿歛衽離席而言曰天將啓太平之運其君臣必有崇師重道之心者千數百年自漢以來徂於黃老申韓之習雖明君賢相猶甘心焉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未有真知聖人之道者千數百年間治少亂多由此故耳方今帝學日新緝于光明朕肱惟良將順其美如舜禹皋

如湯伊萊見聖知聖以心合心故能格遺文於簡冊發潛德之幽光胙之有邦尊之維垣豈為過乎由此觀之道運之未興也孔子之爵謚曠代而始定道運之既興也文公之爵謚一旦而遽崇聖賢何所加損而治之隆替不占有乎矣吾君相尊文公所以尊孔子也吾學者學文公所以學孔子也體吾君相之心以深潛孔子文公之心學者皆得師焉儒術行師道立三綱以張五常以明九疇以叙萬物以育太平之治可以立致將天下萬世是賴豈徒為此邦榮雖然榮莫榮於此邦也太史公適魯觀孔堂車服禮器低回留之而不能去其將有登斯堂瞻斯像低回留之而不能去也夫皆曰敬書以告來者寶慶丁亥夏五月朔

重建紫陽書院記

羅玘 字景嵩南城人國朝吏部右侍郎前翰林侍讀

徽之紫陽山鄉先生徽國文公講學處也後人作院祀之因以山名宋穆陵特賜額焉然屢遷矣入我國初始得遷于歛之學以面是山屬僧寺其後勝藏于冥望氣者言宜院於斯賓面于主士後當有魁天下者正德庚午冬豫章熊侯來知府事拜公院下曰

是弗稱出而望得寺焉曰可院也推官張鵬以御史
洗君圖而弗果告侯狀上之報可侯喜徙僧撤寺而
始事之越壬申三月院成則中為祠像公左則勉齋
黃公配西向配後定宇陳公林隱程公環谷汪公亦
西向右則西山蔡公配後雲峯胡公道川倪公東
山趙公亦東向祠之兩廡祀生于徽之賢者曰企德
之堂西向堂後有講堂曰尊德性焉南向祀仕于徽
之賢者曰遺愛之堂東向堂後有講堂曰道問學焉
南向凡講堂四周皆棲士之舍祠階之前為道矩為
三廉拓中為臺臺下為方塘雙泉灌之名曰活水以
石梁之貫于道以屬于內門之外其前以穆陵賜額
鐫諸石豎其內徙公之石刻豎院之諸文亦徙焉豎
之其道貫于外門之外為衡道迤過之少曲為坊以
院名大書扁之偉哉勝自天開我都人士咸訝倏然
得是奇觀哉而曰役之不我及何哉侯又喜曰可教
也乃拔七校士合四十人入肄其中釋菜與開講差
廢詎卜矣百需於俸餘資無贏糧矣殿最於聲實徵
絕釣采矣自是聲教日彬彬乎其盛矣迺癸酉秋士
多領賢書試南宮入

廷對第一人者唐皋也繫侯作院崇公推公之教教

人公亦默孚化機其神矣乎而言機祥家者侈為奇
應侯不謂然獨德鵬與繼鵬張應祺曰微一佐吾幾
息而止矣侯名桂字世芳前大理正有聲在徽以師
帥自任而其效若此有民人焉者其有激也夫侯走
院士陳有容越湖山來督記于於留都先受狀迺發
而次其事為記授之歸俾勒焉以告于世世

復紫陽莊基序

唐元

先庚戌而生者孔子也後庚戌而生者子朱子也道統寔有關焉歸魯之侵疆者仲尼也歸紫陽之侵疆者唐侯勳庸有足紀焉嗟夫天下萬變之機日過乎吾前而吾心自有一定不可移之見所謂一定不可移之見以理為之準則也即事論事則如施言蠟貌適足以文其姦即理論事則如覆盆之下容光必照今紫陽之莊基是也惟我書堂前代太守思軒韓公創之靖齋魏公繼之靖齋之父鶴山先生與西山真先生號南北兩山皆宗文公之學克承父志故於紫陽特加之意買田刊書惠至邇也佃甲與臺之役也始而事主擎跪曲拳終而叛主驅戈入室春秋書三叛人與夫竊寶玉大弓事雖小夫不倫叛主之惡亦無少異宅爾宅田爾田書堂業也今乾沒之似為已有天其可欺哉雖犁其庭掃其穴亦不過也昔魯仲連嘗謂人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釋難解紛也平原君欲以千金為壽而仲連却之故有高世之知術者所以能成不賞之功後世稱誦不已然則昔人所謂天下之士者其莊公門矣惟公文足以善化應足以屬俗仁足以及物智

足以摧姦以是施之百里之間一洗往昔臨民之陋習神鑒其衷有孚盈缶於學田僅一節耳由是以推其餘其允合於人心興墜而起廢者何翅百千也夫砥礪以刺犀兕者其鋒不可犯仰觀群流者惟金石而為能循良志伸貪夫吐舌其舉甚盛也余老矣幸忝宗盟未諧一識輒為引首以寓贊美之意焉

紫陽書院遺文序

劉定之

永新人國朝翰林侍講學士

宋之盛時濂溪關洛諸儒雖發揮古先聖賢之道然向非紫陽朱文公纂述於後亦無以集其已往之大成垂諸方來而常明也論其功者謂洙泗賢於群聖則紫陽亦賢於諸儒遠矣譬彼江海之水雖其源實遠然至于末流統宗會合而後大不亦信哉此紫陽書院之廢興與其文章之散合而終不泯者以斯道之所存也按圖志紫陽山在徽郡南五里秀特為郡巨鎮處士祝確翁扁其讀書樓為紫陽實妻章齋以女而生文公後章齋去徽為閩人然其印章與文公書樓皆號紫陽不忘本也嘉定甲戌郡守趙師端始創文公祠于郡學勉齋黃直卿記之欽令彭方遷祠于縣圃之歲寒亭淳祐間郡守韓補請于

理宗御書紫陽書院額賜之遂作書院于郡南門外元至元丙子按察使與忠公郡守魏克愚遷于門內之江東道院即宋時郡學址也迨祐乙卯溪漲屋壞山長張仲文遷南阜與紫陽山對置學田購山地令士之來學者可賴以養未幾燬于兵

皇明初山長唐仲張珽請于僉憲黃德芳稍復舊規于歛學之右儒士張士脩汪子容唐彥武等續脩飭之正統甲子巡按徐御史郁遷諸射圃教誦皮岳訓導蕭翰儒士吳遜鮑寧江龍程孟張遠程慶等咸相其役而達復蒐集遺文得金仁本抄錄唐長孺家藏文公所作與他人所述有關於書院者悉彙為帙題曰紫陽遺文夫宋元至

宋子實紀卷五

卷五

今歷代未甚久然書院之廢興文章之散合可感者亦何限矣使非得其人則廢者惡復可興散者惡復可合哉其所以能興而合之者得非以斯道之本於心哉斯道之本於心無往不然豈但微郡然而微郡文公父母邦也於此無有能然焉則他亦無有能然焉矣而其能者豈不足稱哉當是時微郡之仕于朝者御史許君仕達贊其事尤力間言於余故余惜以是為序亦所以至其嚮往之心也正統十四年已

已七月之吉

徽國文公生旦致祭詩序

唐元

天之生聖賢也不數蓋將以立萬世之法程為人心之大防也是故周唐成而生孔子宋唐成而生文公尼丘之禱圩頂輒應與宅井之紫氣上騰一生而榮也山頽木壞與大風拔木洪水崩山一死而哀也孔子之道著於心發於口筆於書而六經成先生足其所未盡羽翼之而傳註出其道同孔子周遊天下僅為侯國司寇先生在朝四十日焉祠補外晏如也其出

宋子實紀卷五

卷五

處又同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先聖後賢之澤雖千萬世不斬可也今天下學者咸知尊紫陽而父母之邦專祠在焉至正二年壬午九月既望惟我徽國文公始生之辰書院率循舊典備舍菜禮初獻則廣信張公景範亞獻則番易朱公克用終獻則三衛張公仲亨裸薦有臨昭答靈貺退而燕于明明德堂醖尊序行酬酢有儀雍雍于子髫冠侍列笑談交作芝蘭芬襲神人懼喜於是新安唐元賦詩以彰盛集明日屬和繼至克用公且命元為引首將刻梓以傳山長史君仲衡溧水人僕紫陽老諸生也是為序

紫陽書院集序

續編

王守仁字伯安餘姚人

豫章熊君世芳之守微也既敷政其境內迺大新紫陽書院以明朱子之學萃士之秀而躬教之於是七校之士俱政之弗繼也教之或湮也而程生曾集書院之故復并白鹿之規遺後來者使知所敦刻成畢生珊來致其合語請一言之益予惟為學之方白鹿之規盡矣警勸之道熊君之意勤矣興廢之詳程生之集備矣又奚以予言為乎然吾聞之德有本而學有要不於其本而泛焉以從事高之而虛寂卑之而支離流蕩失宗勞而靡所得矣是故君子之學惟以求得其心雖至於位天地育萬物未有出於是心之外也孟氏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真放心而已者一言以蔽之故博學者學此也審問者問此也慎思者思此也明辨者辨此也篤行者行此也心外無事心外無理故心外無學也是故於父子盡吾心之仁於君臣盡吾心之義言吾心之忠信行吾心之篤敬懲心忿怒心慾遷心善改心過處事接物無所往而非求盡吾心以自慊也譬之植焉心其根也學也者其培壅而灌溉之者也扶衛而刪鋤之者也無非有

事於根焉爾已朱子白鹿之規首之以五教之目次之以為學之叙又次之以脩身之要又次之以處事之要接物之要若各為一事而不相蒙者斯殆朱子平日之意所謂隨事精察而力行之庶幾一旦貫通之妙也歟然而世之學者往往遂失之支離瑣屑色莊外馳而流入於口耳聲利之習故吾因諸士之請而特原其本以相勗庶乎操存講習之有要亦所以發明朱子未盡之意也

考亭書院上梁文

馮夢得

伏以闕里聞斯文之統緒垂二千年考亭接正學之淵源恰六十載又新輪奐加惠佩衿恭惟太師徽國文公晦庵先生體用大全明誠兩進以道接堯舜禹三聖之道以心傳周程張諸子之心先太極而始後太極而終皆備於我由百世之下等百世之上不易吾言真如泰山北斗以仰之所謂河圖洛書之在是惟滄洲之勝槩迺晚歲之下居源頭之水不窮戶外之屢常滿寂寥木鐸寧無江漢秋陽之思蕭索竹林

一余十實集卷二

九

誰繼風露夜檠之讀茲蓋伏遇植齋運判寶章大監望宗西蜀學派東蒙堂下步趨曾髣髴乎金石絲竹眼前突兀將收拾乎棟楠棟梁開玲瓏之八窓屹堅高之數仞何但儼萬廬雕岳之勝抑將廣濶洛關河之傳相與講磨如聆警欬溪山清邃緬懷千古之風猷雲漢昭回增耀九重之天札輒成善頌同舉脩梁

東

高山仰止我文公會得滄洲無限意百

川學海水朝宗

西

故家喬木與雲齊野服恂恂笑談地箇中喚醒幾人迷

南

一抹清烟寫碧嵐借問開山公案初

北

此去聚星亭咫尺明河未落斗復昂認取人心中大極

上

使星大作斯文倡滿堂衿佩玉鐔鐔宛似考亭初氣象

下

諸賢當識其大者但將誠敬為入門是亦聖人之徒也

秋以上舉之後絃歌不絕衣鉢相傳寤寐千載之心涵泳四書之澤君子之道為飛魚躍各遂性真先生

之風山高水長莫窮教惠

紫陽書院上梁文

唐仲

歟之紫陽魯之鳧繹兩庚戌而聖賢生下而蟠地上而際天一書而文運合式當恢復之始已遂樂育之深竊以道闡千年學理諸子正誼明道伸舒僅闕戶庭格物致知昌黎幾迷根本每推關洛次第直窮洙泗工夫北面宜尊南歸浩嘆瑞騰紫氣家婺源而產允溪明照青藜隱武夷而仕廬阜沉潜六經之旨反復四書之編如總貫珠似髮受櫛分毫析縷含英

咀華所謂日月之行空光芒不夜何慚雨露之潤物
沾溉長春豈特榮之一時實可祭之百世初構表城
之內再營斷隴之巔治亂相仍捕遷靡定朱轡皂蓋
先後厲魏侯之勛皓首龍眉潦倒笑唐生之卜規模
莘故事業鼎新恭遇念憲相公先生圭璧粹溫冰霜
皎潔詩題紅萼早充畫省之賓轡壓金環甫作皇華
之使仲寬未異飢渴嫉惡不翅仇讎為丞相之腹心
任朝廷之耳目郡縣以興庠序絃誦咸聞憺愉而舉
賢良參苓悉備况今俎豆之地在昔文獻之區龍象
公圭歸故鄉之魂魄象筵神主儼多士之儀刑杞梓

李士奇記卷上

十一

儲材斧斤奏技門樓高敞堂宇翬飛尚遺剝落之碑
御題大字將拜褒崇之詔渙號殊恩六偉齋歌雙虹
高舉 魁郎偉

東

縹緲花屏拭目中 一點文星移次舍
十年靈雨集新宮

西

崑崙盡棟與雲齊 故鄉見說韋齋井
紫氣如雲白似霓

南

紫陽在望碧如藍 後永要識先生學
好把遺絃仔細參

北

學子步趨佩鳴玉 黃山昨夜月如輪

祇許白雲簷下宿

上

異世懷賢心獨往 有時化作雀歸來
滿谷松聲雜笙磬

下

吾道如山本無價 見時已悟庖羲心
鹿跡沙中觀畫卦

伏願上梁之後春秋歲祀朝夕瞻依道脉久存適彼
人間之樂土文風大振盡庇天下之歡顏采藻增輝
哦松善助

重建紫陽書院上梁文

汪思宇得之婺源人

李士奇集卷上

重

繼往聖而開來覺功在乾坤崇正學而黜異端事高
今古繫聿新於輪奐良有幸於絃歌竊惟南宋之庚
戌與東周相符是以紫陽之夫子與洙泗並著斯文
未喪集諸儒之大成吾黨有依興一邦之文獻固宜
祀之百世要當傳之一心自昔則然於今匪懈顧荒
蕪寂寞之地遷徙屢屢於前脩而爽愷高明之區榮
煌乃崇於佛氏誠非諸士之快甚為吾道之羞茲者
恭遇郡伯熊公石崖先生洪都英俊甲第名賢隆簡
靜之風蕪蒞教之責以興起斯文為任以表章先哲
為心眷茲院之新圖實此邦之盛典撤青蓮宇亦奚

漸巡撫河南之梁公申白鹿規真燕作教授湖州之
安定上有洗侍御以通敏之見主其事下有張節推
以劉斷之才成其謀負問政挹紫陽山攬後前而大
好尊德性道問學堂開左右以宏深額存宋主之舊
題功軼韓侯之始事繫我蘋藻于厥儀刑偉矣衣冠
在茲親炙麗澤之資罔怠高山之仰不忘蓋將振儒
先道學之傳抑以裨

聖朝文明之化言厖學幻從前慨善地之久淪經明
行脩自後觀英豪之輩出脩梁載舉美頌斯興

東

紫陽山色古今同

朝來試揭朱簾看

朱子實記卷上

五

雲淨孤峯倚碧空

南

萬仞花屏抹翠嵐

一旦宮牆重出色

幾年寂滅墮空談

西

舊時宸翰煥新題

東南鄒魯君知否

千載真傳莫著迷

北

吾道原來聽不得

當年偽禁底須嚴

此日尊崇自無極

上

衿佩循循咸禮讓

可憐俗吏簿書忙

誰管斯文有興喪

下

大禹塗人同類者

吾徒合識郡侯心

義利關頭明取舍

伏願上梁之後山川不改俎豆長輝正學闡前古之
微宜有光於故國真才需

明時之用期不負於平生心胷海濶天高道體鳶飛
魚躍

朱子實記卷上

二

重脩武夷書院疏

熊未字去非建陽人宋寧武州司戶參軍號退齋

宇宙間三十六名山地未有如武夷之勝孔孟後千五百餘載道未有如文公之尊蒼崖碧澗山水依然赤字綠文圖書在是倡明斯道實由此山四書衍洙泗之傳綱目接春秋之筆當今環海數州之內何人不讀其書豈是空山一畝之宮其徒不為之守幾載兩凌風震一朝地闢天開茲蓋伏遇府判梅庵先生以蜀西之真負道南之望昭布明時之德化厚培昌運之人才倘斯文其在茲乎捨此地又何適矣爰謀爰始以經以管既為吾道中人皆非已分外事尚弘乃力用相于成小學成始大學成終肯但作房杜諸人之事業千載在前萬載在後尚永懷乾亨一老之典刑

重建文公神道門疏

熊未

竊惟建之考亭寔惟東西關里文公墓在縣西北偏唐石九頓峯下神道門在麻沙鎮西可一里許累朝表章雙表屹峙過者莫不致恭焉年深屋老石無損壞忽此一夕風雨暴作門屋壓倒者過半竊觀上司

行下先賢祠墳墓遺跡去處皆務脩葺况

聖朝表章文公之學又非他比門臨驛道如此損壞曷稱觀瞻今擬一新起蓋仍就其傍作草廬三間召人居守灑掃中為祠宇以為過者下馬瞻敬之所顧惟工力繁浩召匠計費用鈔二十餘錠非得當路主盟豈易圖就敬奉簡書以請

右伏以文公百世之師即今夫子微國千年之墓視昔孔林公之文如日麗天公之神如水行地空存遺蛻曷想冥鴻但目商容之間者必式車而過仲舒之墓者為下馬道之所在疇敢弗恭况

朝廷崇獎之方新又府縣奉行之惟謹凡經游歷靡不表章顧沙川驛道之傍即唐石墓門之闕我我雙表奕奕衆瞻忽焉風震雨凌致此梁傾棟撓此通國上下之所驚慌豈為人子孫而不動心敢瀝懇忱用干當路堯舜禹湯文武雖遠幸是道於此大明天地日月山川猶存則此門亦當不朽輒奉以請願相其成

御書紫陽書院四字謝表 韓補

地闢紫陽祠儒先而立教天題華扁寵侯服以承休
事聳觀瞻情均鼓舞臣補惶懼惶懼頓首頓首切以
化民成俗者必由學記久明遠者莫如書嘉祐崇曲
阜之宮親濡廟額中興重首善之地特染殿顏是皆
貴飾於人文予以翼扶於聖統眷考亭之講道自微
國以篤生家習遺書若見官墻之美堂存舊址尚遺
金玉之音像祠幾徧於藩方疊宇獨虛於故里閱時
浸久曠典未蒐叨承命以撫封勉詢謀以卜築念薄
書期會宜為大務而道德性命實在斯文適恢麗澤
之規俾識高山之仰甫茲就緒徹凝旒宸奎煥四
字之垂鄉井侈一時之耀恩深雨露與草木以咸蒙
光照乾坤儼義娥之常耀允謂無前之渥是為不世
之逢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正筆以心得書之體五帝其臣莫及猶研
極於睿思百家之指不同欲脩明於正學爰闢龜畫
馬圖之秘俾參鹿洞鷺洲之榮臣拜賜殊常瞻威若
咫尺石室之祀雖慚蜀守之和歌雲漢之章但祝
周王之壽考

御書跋

皇帝即位二十有二年神化堅凝寓縣寧謐深惟人
極民彝之大實儒者扶持之功法宮觀淵獨觀昭曠
百兩玩好拒却不疑厥既御寶附題華扁用宏賁于
首善之地矣下至方國之建書院者悉次第而敷錫
焉臣去冬待罪古歛乞為先儒朱熹立祀因闕疊宇
以育英俊儒紳勸講達于帝聰有旨賜紫陽書院四
字鳳飛鸞聲道勁偉特凡厥瞻觀如望屬車之塵罔
不欽竦而誇耀臣既率屬拜賜因念昨以宗正簿入
對王音諭臣曰朕宮中無他好惟讀書寫字而已始

臣疎遠未能蠡測今觀八法精妙超入神品如此聖
學之進豈易涯哉先是門臨通衢惟璇題尊嚴懼或
褻玩乃規祠堂之左別敞高楹以虔昭揭復於直舍
後增創傑閣為尊奉寶箴之所工役告竣進諸生語
之曰天不愛道故龍馬龜圖見于河洛王者重道故
雲章奎畫披于州閭今此數楹之屋非有虹彩翠氣
沓離宛延如唐室千二百區之壯也偏州斗壘介在
萬山非有中卷充街纓笏匣序如漢京辟雍之盛也
聖上不泄不忘寵光無間非以先儒之道在是乎人
能弘道非道弘人惟孝惟忠克勤罔怠是所以對揚

天子之休命不然則暗室屋漏一念弗謹天威不遠
顏咫尺可不懼諸臣既伐石深刻謹拜手稽首書于
下方淳祐六年十有一月望具位臣韓補謹識

白鹿洞賦草跋

虞集

昔者文公先生既重作白鹿洞書院屬呂成公記之
而又自作此賦豈無意於其間乎某嘗泛彭蠡登匡
廬升斯堂三復於斯文矣於所謂誠明兩進敦善偕
立凜然有遲莫無及之歎今夫荒澗寂寞之濱朝誦
暮絃者豈無其人哉安知其不與愚同此感也今此

朱子實紀卷十一

五

篇緝錄文公全書者以冠諸首家傳而人誦之則不
待皆至乎白鹿洞者平章迂軒趙公之幼子乃購得
其稿本觀其草具之謹改定之精充足想見其意度
他日請使善工模之而勒諸石以補洞中之闕庶後
之覽者有所觀感豈私玩云乎哉

跋朱子墨蹟

朱子葬母祝令入之地得之西山蓋其家每欲得葬
地則必求之西山也

跋朱子遺墨

汪舜民

字從仁號靜軒婺源人
國朝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朱夫子九世孫婺源司訓君賴索子所藏夫子遺墨
刊示學者予以此本應之嗚呼夫子集諸儒大成所
以教天下後世者固不在此然而一草一木謂非造
化所及不可也司訓君克懋家學而致意乎此則其
大者可知矣覽者當自識之

朱子實紀卷之十一

朱子實紀卷之十一

五

朱子實紀卷之十二

紀題 詩詞

挽文公先生 曾極人

皇天開太極廣成聖賢生六籍文將絕千年道復明
淵源羅仲素師友李延平迺舍閩溪急潺湲洛水聲

聞考亭先師之訄 時黨禁方嚴 程永奇人

忽聞摧岱岳吾黨更何依欽枕看炊黍登樓送落暉
祥麟傷史筆山鳥悵儒衣此道終難絕他年有是非

拜婺源文公祠 李奎朝陽人國史監御史

天啓文明贊治平萬年宗主賴先生經窮六籍開來

朱子實紀卷之十二

學道繼諸儒集大成祠枕星源青嶂合亭臨虹井綵

雲橫衆驥遠謁逢秋祀瞻拜偏興景仰情

又 程敏政

洛水初傳道已南後生何幸此庭叅一時氣數存虹
井萬古儀刑仰晦庵塵鎖斷碑餘劫火山園新廟擁
祥嵐正心誠意言猶在三復無能祇自慙

拜婺源文公祠 鮑楠字辰用號龍山歙人國朝戶部員外郎

劫火何年地半虛數椽宮廟作新居遺容不改當時
範刻石猶傳絕代書白日青天須藉此陰雲寒雨適

繼余平生膏頌成虛讀安得憶侯一問諸

拜婺源文公關里 吳文度字憲之金陵人國朝監察御史

千里登堂愜素衷撥開雲霧見崆峒心傳洙泗功常
在教著微闢道德崇二氣貞元歸正脉六經山斗仰

高風紫陽亭下空流水百折縈迴統故宮

又 宋端 湘陰人國朝徽州府同知

千載巍然廟貌存晚生猶得誦遺言六經已變秦灰
後一脉真傳魯教尊燦燦文星昭聖瑞源源道學在
乾坤樞衣進謁門墻下薄抹頻繫爵一樽

題文公故居 熊未

我我雲谷山森森滄洲水中有宅一區過者視關里

朱子實紀卷之十二

文獻尚可徵豈不自魯始載誦鄒氏書千載若為俟

又 高道凝 監御史

當年韋齋翁曾愛此山水卜居繼先志世比道德里
吳守扁已傾遺構孰經始文運無終窮百聖端可俟

拜文公先生祠 無名氏

夢真極間已百年遺經遺像尚依然一生忠孝存方
寸千古文章集大全雲谷春融梅富貴寒泉夜靜月

蜨娟有孫抱道脩清節不負朝廷不愧天 元注先生之孫名凌宋亡歿

題白鹿洞 方岳 字巨山祁門人宋史部郎號快崖

茲山信雄深鍾梵上雲雨微吾紫陽翁幾何不豪取
有來青牛車肯作白鹿主詩書衣被之一變至鄒魯
唐虞際淳熙此道日方午澗聲撼皇墳山翠濕章甫
紛其四方人會此共談塵岳也互鄉童屨二不及戶
却後七十年空堂漂遺矩四書在乾坤六老自今古
昭回雲漢光不闕天尺五厥惟紹續難謹勿小吾土

遊白鹿洞

胡儼

騎從金笳發肩輿畫戟開路穿芳草徑山倚白雲隈
秋色淨如洗晴嵐翠作堆昔賢遺教在尋訪洞中來

遊白鹿洞

余宗

昔賢遺教址面面擁青峯峭壁斜生竹懸崖倒掛松
聽泉心自潔題石興偏濃五老雲霄外相看為改容
紫陽興學日遺刻徧岩幽經史曾充棟文章昔汗牛
流傳千數載廢墜百餘秋盛世重興復從教士子遊

遊白鹿洞

金紳

雨霽風清暑氣收遠趨祠廟拜前脩救荒遺策曾敷
奏治世良規愧講求耿耿聲光昭宇宙煌煌香火越
春秋禮容升降多觀感匪直公餘事宴遊

白鹿書院拜文公像

夏寅國朝江
西副使

山人養白鹿鹿死山人傾偶逢紫陽翁再起書院名

車停構一宇雲流走群英枕石石不頑漱泉泉有靈
彭蠡萬頃波流作泗水聲匡廬九疊峯峙為泰山形
白鹿比蒼麟因之了諸經我來訪書院僻近南康城
遺像在古祠鍾鼓置兩楹拜瞻不能去豈為山水行

又

周孟中

字時可安福人
國朝廣東布政使

五老峯前白鹿場昔賢曾此講虞唐百年道誼丘山
重千古林巒草樹香輕世方知物外樂採榮偏覺靜
中忙自從一去希賢室雲壑風雩夢不忘

又

張元禎

字廷禎南昌人號東白
國朝吏部侍郎翰林院學士

潺潺流水泛輕危千古風流又一時五老雲端應失

笑此中真趣幾人知

誰似南康太守賢乘閑常此聽潺湲光風霽月無邊
趣勝地元來自傳

又次韻

黃仲昭

字仲昭莆田人
國朝江西提學僉事

獨來蘋蘩薦一卮淵源道化想當時茫茫墜緒期重
續聖學心傳愧未知

仰止無由見昔賢青山翠嶺水潺湲當年豈是耽山
水千古誰將此意傳

過武夷書院

陳元英

疎簾透月山猿嘯竹葉飛塵瓦雀行笑指碧池春藻

密溪流猶帶讀書聲

題文公武夷精舍 晁子東

數椽茅屋俯清溪學者盈門得所棲地僻任從雲聚散林深不礙石東西巍巍道德千年在漂漂聲猷萬古齊遺像載瞻三太息一庭烟草有餘淒

經理武夷書院 劉梅村

中分九曲隱屏峰一隙祠堂著晦翁水作當年弦誦響山猶先輩典刑同外無烟火塵埃到上與神僊窟宅通昨夜武夷山下望一輪明月照儒宮

又和韻 月山

九曲中間大隱峯百年猶屬紫陽翁一川風月渾無恙大地山河已不同剝復來知靜動坎流民止騷窮通我行已與梅花約信到環中第一宮

又和韻 熊禾

大隱東南第幾峰我思論學武夷翁春秋詞義今如昨文獻風流已不同陽欲復時宜靜俟道當窮處有時通先生若有觀梅約好把詩篇和諸宮

題考亭書院 匡顯

山下深溪溪上亭亭前下馬慨高情四時書屋雲未往千載儒風道顯明甕牖春回山色秀滄洲雨過竹

陰清源頭活水誰能識空記溪山第一名

考亭書院拜文公像 高道凝

斯文千載日星懸獨有先生道學傳筆削百王今有統發揮六籍古無前高名已與江山共陳迹都隨歲月遷一瓣心香問疇昔空餘古木鎖寒烟

題滄洲精舍 熊禾

我觀前輩人作事皆典則堂室雖云卑古制端不易當年小神龕奉主虔祀秩誰知正學行頒作天下式

又 李好直

翠屏蒼蒼源水泱泱於穆哲人于焉脩歲闢滄洲于

朱子集卷三

六

林藪導活水於方塘沈潛乎仁義之府涵泳乎道德之場聖道之淵源由是而滂沛後學之流演由是而汪洋撒彼藩籬毀我面牆月白風清雲影天光倚歟滄洲山高水長蓋與夫東魯之洙泗前宋之伊洛雖千百世而同芳

詠考亭書院桂樹 鄭潛

字彥昭歙縣人元泉州路總管

先生自植庭前樹今日人看手澤存元氣數榮關造化孫枝繁衍蔭丘園四時不改風烟色千載猶承雨露恩更喜天香滿書屋遠將孔檜細同論

別考亭書院 吳與弼

字子傳號康齋撫州崇仁人國朝徵士

考亭拜罷賦歸歟昨夜青山夢舊聞沿道若逢相識問慙慙細說建陽居

題紫陽書院

王勤字而勉武邑人國朝徽州府知府

治教休明景運還先生鍾秀紫陽山平生夢寐惟堯舜終歲沉潛在孔顏道學淵源無有繼經書傳註不容刪徽州城外遺書院松竹陰陰義理關

題晦庵亭二首

錢時字子是號融堂淳安人宋國史撫幹

安宅緊誰得真居流光衮衮隙駒馳晦翁行樂今遺跡闕里追攀要及時卜築定非徒想像扁題應不為鱗漪藏情游息皆功用肯受人間外物移

朱子實地集

七

築室如何不立基基成方會展宏規譬如務學先存志志若無愆久自知偶爾塘名符姓氏更昭亭榜壯門楣薦飛魚躍春風裏好為而翁永保持

又二首

許月卿

古壇黃葉滿霜林何幸朱塘元古粉試上月臺因問月知涵雲谷幾多雲夢遊當日成何事嗜學于今喜舊聞我憶昨遊春水滿重來秋老看崖垠遊子從來悲故鄉歸來襟袖芷蘭芳夢魂飛去雲濤遠杖策閑行天水光可是月中曾到此安知身後却餘香紫陽弟子有賢子卜築新亭真肯堂

又次韻二首

呂午字伯可歙人號竹坡宋右文備撰

華居夙近聖賢居傳習何勞更遠馳應想杖藜行樂處恰如琴瑟在前時朱塘境勝深而窈繡水波明清且漪景象至今同闕里聞知誰不盡風移

亭名赫赫喜初基好揭當年舊學規道造淵源心自得言垂星日衆皆知定無俗客窺門戶應有山靈護棟楣誰謂東家丘已遠君家世世共維持

又

饒虎臣宛陵人宋徽州守

魯人尊孔里鄭公亦名鄉聖賢不世出若麒麟鳳凰一時所尊師百代遺芬薌嗚呼晦庵翁天以扶人綱

朱子實地集

八

傳道續洙泗致君可虞唐當年困護口沒世悲壞梁褒崇自神聖尸祝徧四方平生夢遊處築亭仍肯堂斯亭豈徒築景行故不忘而我觀畫圖恨不兩翼翔寄語來登者毋徒說風光

又

方岳

吾州斷雲邊山水則大好不知幾何年有一晦庵老去為考亭人草樹日枯槁見時所釣遊豈不慨懷抱歸來乎令儀杖屨費幽討寒綠翁家塘昨夢幾傾倒田田君子花藉藉書帶草誰其月三間聊以寄吾浩翁今為飛僊落葉紛不掃滕侯所書紳歲月畧可攷

諸郎表章之三峯倚晴昊藐予抱遺書生世恨不早
至今章句間兀兀首空皓孔林不我遐魚鳥亦樂道
緬懷草堂雲春風動芹藻

又

王亞夫天台人宋

山川以人重百世亦興起我觀晦庵亭畢見師友義
惟翁紹元聖動靜參至理萬物備一身會景皆可喜
朱塘豈其夢寓意聊復爾經營得面勢猶想翁所指
問誰亭中遊高山同企止鷺魚驗飛躍風月挹光霽
發水流湯湯源派自洙泗肯堂侈師傳美我賢父子
紫陽啟新居封國表故里此意公不忘與亭千萬祀

又

馬廷鸞字仲號碧梧樂平人宋右丞相兼樞密使

翁書河漢明人文快宣朗翁名嵩岱高在在足標榜
紫陽闕里居朱塘今泗洙誰其董仲舒復此脩吾書

又

程鳴鳳字朝陽號梧岡祁門人宋武學狀元知南雄州

古來何物支乾坤除四書外旁無門晦翁乘風遊混
淪天宇掃淨浮雲皆周程扶起周孔尊隻手闢斷狂
瀾奔當時正氣橫八垠猶爾不免遭群誼曾幾何日
班庭驚晚夢有柳粉榆村翁已倦去誰招魂有亭渠
渠波云云風烟苔徑新履痕滕侯肯堂之弟昆溪山
在再更寒暄空餘碧樹吟霜猿人間興廢誰能論秦

田可變海可翻翁之所恃無有焉斯文不死道常存

又

陳淳祖卓山人宋徽州人

翁憶紫陽山君名晦翁亭神行天壤內來去非將迎
點參事洙泗父子俱見稱師友出一門漸磨功化精
愛君如玉尺典刑諸後生

又

戴復古字式之號石屏天台人

晦翁時昔此登臨草木曾聞聲欬音四海共尊傳道
統一亭聊寓敬賢心故鄉景物應如舊前輩風流尚
可尋千古文公經史學武夷山水共高深

題道源堂

熊禾

宋朱子嘗祀朱子

伊洛何年此道南道源堂上意誰參苦文夫子遺經
六建學文公精舍三落落此生徒苦志悠悠吾道豈
空談是邦賴有賢師帥扶植斯文首晦庵

登雲谷呈熊戶曹

陳大觀

四書日行天萬古仰餘光讀之十五載稍稍知慚惶
不辭千里遠意升文公堂多謝退齋翁為予補迷方
初來心猶疑久之念俱亡齒齒南澗石廬峰正斜陽
雲葉弄晴影瑤花吹古香失笑丹崖上振衣岩溜傍
須更林景開仰見天蒼蒼晦庵數弓屋破碎雲中央
土花照人碧廟瓦如鴛鴦下有神僊宅金碧相焜煌

王狗守洞口白蟻遶丹房上有赫曦臺宜邈超八荒
君山粒米小滄海寸線長乃知子朱子宵次不可量
道高古無上聊託千仞岡斯人今已去餘迹欣未忘
悠哉一長嘯宇宙空茫茫

乙未寒泉懷古 暨深道

東萊先生雅好古當年尚友朱夫子浙水渺渺閩山
重躡屨千里來相從屏山水得佳趣携書更入寒
泉去茫茫學海無涯津泗沂濶遠知何處淵源濂洛
猶可尋誰能涉淺航其深十四卷書非草草精意微
言日星景書成晤語不忍散氣變倏駭風露早主人

留客客不安送君還次武夷山山神呼風揭浮騎千
崖露泣秋空寒前行曲曲有佳致平林一鏡无清闊
出山俗事紛相尋誅茅有意何時成回舟刻石紀歲
月忍使風標坐埋沒尋常送客止關頭慙慙更至槐
湖別我我二山來從西衣冠儼整風骨奇天資向上
自超卓直指傳註為支離百聖千賢皆學問上達工
夫須自近古今正學何可磨徒惜高賢有遺恨東都
許下晉山陰雖有聚合無講明迷途孰與迪明覓近
思錄與火極辨湖山人散今幾年六十甲子重周天
道編寥落集蟲蠹舊迹埋沒生荒烟窮鄉晚進重慨

感豈必書在心無傳

省朱文公官坑祖墓

趙訪字子常休寧人國朝徵士號東山

攢簇千峯一嶂開乾坤間氣此胚胎百靈受職環真
宅五緯回元拱夜臺魯國共悲祠廟毀閭闔不見子
孫來干戈不息諸生老獨抱遺書詠七哀

拜文公墓哀辭

錢寅翁

唐石九峰兮矯如龍游峰下寒泉兮玉脂浮浮中有
蓋世翁兮一丘翁不見兮焉求四書兮翁在此亦既
見兮九峯山水竭吾力兮不能忘金風吹松兮聲琅
琅

溪並峰兮石齧足角巾露衣兮來薦秋菊窮源兮大
林谷古木千章兮珮鳴鏘鏘僊人來兮紫陽視世驚
聖哲兮空皇皇昔可為兮雲一壑來日大難兮九原
又不作歸讀吾書兮猶自可樂

題章齋井

程文字以文婺源人號然南生元禮部員外郎

比屋絃歌古婺源畫圖連水水連天文公宅後章齋
井夜半祥光生紫烟

又

汪偉字思偉婺源人號好古生國朝教諭承德郎大興寺左評事

章齋當日浚源深一旦虹光出井陰道學上傳洙泗
遠餘波千載淑人心

刻朱子實紀後序

朱子實紀凡十二卷前南京戶科給事中戴紳峰先生所編也先生自幼有志朱夫子之學謂年譜出于果齋者於今脫畧即欲編實紀及入翰苑官給舍益廣蒐輯又慨吾婺源夫子闕里國家褒典弗稱建寧言于

朝加創祠宇歲春秋特祭著之令甲如實紀所載正德丙寅編成自爲序越二年而先生卒又五年乃今正德癸酉歛鮑雄以

道氏始板行焉先生是編該括大備而年譜中綱目亦多爲之權衡後之人欲知夫子之道者尚從茲始哉傳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道見于行符于言聖賢一動一靜皆道之發求之言者淺得之行者深故必曰是以論其世也宅井氣騰人知夫子之生大風拔木人知夫子之死姑置褒崇表章散見異代者勿論若其自洒掃應對之微以至修齋治平之大中間窮

達常變歲月履歷之詳上而道統世系之所自下而道派世澤之所及不惟天下不之知鄉里後人亦懵然今世之弊士多業舉子徒記誦夫子三四注釋以藻文詞媒聲利魚筌兔蹄得此棄彼雖夫子雜著諸書容或不甚著目况行之云乎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嗚呼自古而今孰無良心要在於知其人也知有其人尚可作責沈文不知有其人不免如東家丘之于其鄰

也先生之編朱子實紀誠不爲
無意若先生家譜易志悉出一
時之筆其音校五經批點四書
注等書則成于丁卯廢黜後惟
此編積以歲年不遺餘力愈依
門下間嘗類所貯書以供採擇
復從役於先生弟鍊成之氏校
錄用是獨知其爲之之不易廢
幾無負罔極之恩者蓋先生誦
法夫子無日休息於此焉可以
驟見立朝審諤允蹈乎有言責
者盡其忠之旨又豈直紀夫子

之行于紙上而已哉愈與成之
屢謀鋟梓力有所待今年春以
道曰吾友鄭作宜述氏來任斯
事愈素稔以道爲有德長者且
鮑之先魯卿父子購復婺源文
公廟祭田若干畝世有義行遂
託以傳未幾愈家禍盜火是編
元稿賴以道得免天地鬼神固
默有以呵護之而以道之功何
可得而少之也邪山嶽遺刑桑
梓餘蔭在所當爲者不敢謂有
功而欲知夫子之道而不論其

世則其所失不小也故詳書之
 於末簡以告夫同志而亦自警
 云下元日後學婺源汪愈拜書



朱子實紀

卷一

朱子實紀十二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戴銑編銑字寶之婺源人宏治丙辰進士官至
 給事中以疏彈太監高鳳下詔獄廷杖創甚而卒
 事迹具明史本傳是書詳述朱子始末首曰道統
 源流世系源流次年譜次行狀本傳次廟宅次門
 人次褒典次讚述次紀題其書本因年譜而作其
 標曰實紀者銑自序稱謂之年譜則紹乎前彰乎
 後者不足談必曰實紀然後并包而無遺蓋年譜
 主於明朱子學問之序出處之道而銑是書則主
 於以推崇褒贈誇耀世俗爲榮其立意本各有取
 也

